古籍更多精彩　請至宋朝吧

唐會要

百度宋朝吧共享

宋朝吧章

查尋更多資料　請至宋朝吧

Baidu 宋朝吧
華夏民族之文化
歷數千載之演進
造極於趙宋之世
宋朝
吧章

寻找更多资料，请至 宋朝吧 查找！

《唐會要》

宋　王溥

需要更多新书 请进来看吧

目录

卷一
帝号上
卷二
帝号下 杂录 追谥皇帝 杂录
卷三
皇后 杂录 内职 杂录 出宫人
卷四
储君 杂录 追谥太子 杂录 皇太孙
卷五
诸王 杂录
卷六
公主 杂录 和蕃公主 杂录
卷七补
封禅
卷八补
郊议
卷九上补
杂郊议上
卷九下补
杂郊议下
卷十上补
亲拜郊 亲迎气 杂录 后土社稷
卷十下补
藉田 藉田东郊仪 九宫坛 皇后亲蚕
卷十一
明堂制度
卷十二
飨明堂议 庙制度
卷十三
亲飨庙 禘祫上
卷十四
禘祫下 献俘
卷十五
庙议上
卷十六
庙议下
卷十七
祭器议 庙灾变 缘庙裁制上
卷十八
缘庙裁制下 配享功臣 杂录

需要更多资料　请上宋朝吧

卷十九
庙隶名额 孝敬皇帝庙 让皇帝庙 仪坤庙 诸太子庙 公主庙 百官家庙
卷二十
陵议 亲谒陵 公卿巡陵
卷二十一
缘陵礼物 诸僭号陵 皇后诸陵议 陪陵名位 诸陵杂录
卷二十二
社稷 祀风师雨师雷师及寿星等 岳渎 前代帝王 龙池坛
卷二十三
武成王庙 寒食拜埽 缘祀裁制 牲牢 忌日 讳
卷二十四
受朝贺 诸侯入朝 二王三恪 朔望朝参常朝日附 廊下食
卷二十五
辍朝 杂录 百官奏事 亲王及朝臣行立位 文武百官朝谒班序
卷二十六
册让 举人自代 读时令 命妇朝皇后应仪制附 皇太子冠 皇太子加元服 皇太子见三师礼 皇太子不许与诸王及公主抗礼 乡饮酒 大射 讲武 笺表例 待制官 侍读
卷二十七
行幸
卷二十八
搜狩 祥瑞上
卷二十九
祥瑞下 追赏 节日
卷三十
大内 宏义宫 通义宫 庆善宫 太和宫 洛阳宫 大明宫 玉华宫 九成宫 奉天宫 三阳宫兴泰宫附 兴庆宫 华清宫 诸宫 杂记
卷三十一
舆服上
裘冕 章服品第 内外官章服 杂录 冠 巾子 鱼袋
卷三十二
舆服下
笏 异文袍 辂车 乘车杂记 羃　　戟
雅乐上
卷三十三
雅乐下 太常乐章 凯乐 燕乐 清乐 散乐 破陈乐 庆善乐 诸乐 四夷乐
东夷二国乐 南蛮诸国乐 西戎五国乐 北狄三国乐
卷三十四
论乐 杂录
卷三十五
学校 褒崇先圣先师已下附 释奠 经籍 书法
卷三十六
修撰 氏族 蕃夷请经史 附学读书
卷三十七
五礼篇目 礼仪使 服纪上
卷三十八

[illegible]得更多资料 请上[illegible]吧

服纪下 夺情 葬 辰日 杂记
卷三十九
定格令 议刑轻重
卷四十
君上慎恤 臣下守法 定赃估 论赦宥
卷四十一
断屠钓 左降官及流人 酷吏 杂记
卷四十二
历 浑仪图 测景 地震 日蚀 月蚀
卷四十三
彗孛 五星临犯 星聚 流星 山摧石陨 水灾上
卷四十四
水灾下 火 木冰 螟蝛 杂灾变 太史局 杂录
卷四十五
功臣
卷四十六
前代功臣 封建 封建杂录上
卷四十七
封建杂录下 封诸岳渎 议释教上
卷四十八
议释教下 寺
卷四十九
像 僧道立位 僧尼所隶 杂录 燃灯 病坊 僧籍 大秦寺 摩尼寺
卷五十
尊崇道教 观 杂记
卷五十一
官号上
侍中 中书令 名称 识量上
卷五十二
官号中
识量下 忠谏
卷五十三
官号下
举贤 委任 崇奖 杂录
卷五十四
省号上
门下省 中书省 门下侍郎 中书侍郎 左右散骑常侍 给事中
卷五十五
省号下
中书舍人 谏议大夫 匦
卷五十六
起居郎起居舍人 左右补阙拾遗 符宝郎
卷五十七
翰林院 尚书省诸司上
尚书省 尚书省分行次第 尚书令 左右仆射

卷五十八
尚书省诸司中
左右丞 左右司郎中 左右司员外郎 吏部尚书 吏部侍郎 吏部郎中 吏部员外郎 司封郎中 司封员外郎 司勋郎中 司勋员外郎 考功郎中 考功员外郎 户部尚书 户部侍郎
卷五十九
尚书省诸司下
度支使 别官判度支 户部郎中 户部员外郎 度支郎中 度支员外郎 金部郎中 金部员外郎 仓部郎中 仓部员外郎 铸钱使 延资库使 出纳使 礼部尚书 礼部侍郎 礼部郎中 礼部员外郎 太庙斋郎 祠部郎中 祠部员外郎 膳部郎中 膳部员外郎 主客郎中 主客员外郎 祠祭使 兵部尚书 兵部侍郎 兵部郎中 兵部员外郎 职方郎中 职方员外郎 驾部郎中 驾部员外郎 库部郎中 库部员外郎 刑部尚书 刑部侍郎 刑部郎中 刑部员外郎 都官郎中 都官员外郎 比部郎中 比部员外郎 司部郎中 司部员外郎 工部尚书 工部侍郎 工部郎中 工部员外郎 屯田郎中 屯田员外郎 长春宫使 虞部郎中 虞部员外郎 水部郎中 水部员外郎
卷六十
御史台上
御史台 东都留台 御史大夫 御史中丞 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 监察御史
卷六十一
御史台中
馆驿使 弹劾
卷六十二
御史台下
谏诤 推事 出使 知班 杂录
卷六十三
史馆上
史馆移置 诸司应送史馆事例 修前代史 修国史 在外修史 修史官 史馆杂录上
卷六十四
史馆下
史馆杂录下 宏文馆 文学馆 崇文馆 集贤院 崇元馆
卷六十五
秘书省 殿中省 闲　使 内侍省 太常寺 光禄寺 卫尉寺 宗正寺
卷六十六
太仆寺 群牧使 大理寺 鸿胪寺 司农寺 木炭使 太府寺 少府监 将作监 国子监 东都国子监 广文馆 军器监 西京军器库 都水监 宫苑监 西京苑总监
卷六十七
东宫官 詹事府 左春坊 右春坊 家令寺 率更令 太子仆寺 王府官 致仕官 员外官 试及邪滥官 伎术官 留守 京兆尹
卷六十八
河南尹 诸府尹 都督府 刺史上
卷六十九
刺史下 都督刺史已下杂录 别驾 判司 县令 丞簿尉 州府及县加减官
卷七十
量户口定州县等第例 州县分望道
关内道 河南道 河东道 河北道 山南道 陇右道 淮南道 江南道 剑南道 岭南道
州县改置上
关内道 河南道 河东道

卷七十一
州县改置下
河北道 山南道 陇右道 淮南道 江南道 剑南道 岭南道
十二卫 东宫诸卫
卷七十二
京城诸军
羽林军 神策军
府兵 军杂录 马 诸监马印 诸蕃马印
卷七十三
单于都护府 三受降城 安北都护府 灵州都督府 安东都护府 营州都督府 安南都护府 安西都护府 姚州都督府 杂录
卷七十四
选部上
论选事 掌选善恶 吏曹条例
卷七十五
选部下
选限 藻鉴非因铨选藻鉴附 杂处置 东都选 南选 附甲 冬集
贡举上
明经所集业附 帖经条例
卷七十六
贡举中
进士 缘举杂录 制科举 孝廉举 开元礼举 三礼举 三传三史附 童子 明法
卷七十七
贡举下
科目杂录 宏文崇文生举 崇元生道举附 论经义
诸使上
观风俗使 巡察按察巡抚等使
卷七十八
诸使中
黜陟使 采访处置使 五坊宫苑使 皇城使 元帅 都统 节度使每使管内军附 亲王遥领节度使 宰相遥领节度使 诸使杂录上奏荐附
卷七十九
诸使下
诸使杂录下
谥法上
卷八十
谥法下 复字谥 朝臣复谥 杂录
卷八十一
勋 阶 用荫 考上
卷八十二
考下 冬荐 甲库 当直 休假 医术
卷八十三
嫁娶 租税上
卷八十四
租税下 杂税 租庸使 两税使 户口数 杂录 移户

卷八十五
团貌 杂录 定户等第 户口使 籍帐 逃户
卷八十六
奴婢 道路 街巷 桥梁 关市 市 城郭
卷八十七
转运盐铁总叙 漕运 转运使 河南水陆运使 陕州水陆运使
卷八十八
盐铁 榷酤 盐池使 盐铁使 仓及常平仓 杂录
卷八十九
疏凿利人 硙碾 泉货
卷九十
闭籴 和籴 食实封数 缘封杂记 内外官禄
卷九十一
内外官料钱上
卷九十二
内外官料钱下 内外官职田
卷九十三
诸司诸色本钱上 诸司诸色本钱下
卷九十四
北突厥 西突厥 沙陀突厥 吐谷浑
卷九十五
高昌 高句丽 百济 新罗
卷九十六
契丹 奚 室韦 靺鞨 渤海 铁勒 薛延陀
卷九十七
吐蕃
卷九十八
回纥 西爨 昆弥国 林邑国 真腊国 白狗羌 曹国 殊柰国 拔野古国 霫●国 党项羌
卷九十九
东谢蛮 西赵蛮 牂牁蛮 南平蛮 南诏蛮 东女国 婆利国 倭国 大羊同国 乌罗浑国 女国 石国 吐火罗国 昙陵国 康国 盘盘国 朱俱婆国 甘棠国 罽宾国 流鬼国 史国 拂林国 乌苌国 耨陀洹国
卷一百
瑟匿国 悉立国 求拔国 俱兰国 骨利干国 诃陵国 婆登国 波斯国 都播国 结骨国 天竺国 葛逻禄国 泥婆罗国 大食国 火辞弥国 驳马国 金利毗迦国 多摩苌国 虾夷国 哥罗舍分国 日本国 师子国 多蔑国 多福国 耽罗国 拘蒌蜜国 骠国 占卑国 杂录 归降官位

唐会要卷一

宋王溥撰

帝号上

献祖宣皇帝讳熙。凉武昭王皓曾孙。嗣凉王歆孙。宏农太守重耳之子也。武德元年六月二十二日。追尊为宣简公。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追尊宣皇帝。庙号献祖。葬建初陵。在赵州昭庆县界。仪凤二年五月一日追封为建昌陵。开元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诏改为建初陵。

懿祖光皇帝讳天赐。宣皇帝长子。武德元年六月二十二日。追尊懿王。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追尊光皇帝。庙号懿祖。葬启运陵。在赵州昭庆县界。仪凤二年三月一日。追封为延光陵。开元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诏改为启运陵。

太祖景皇帝讳虎。光皇帝第二子。武德元年六月二十二日。追尊景皇帝。庙号太祖。葬永康陵。在京兆府三原县界。

世祖元皇帝讳昺。景皇帝第二子。武德元年六月二十二日。追尊元皇帝。庙号世祖。葬兴宁陵。在京兆府咸阳县界。

高祖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讳渊。元皇帝第四子。母曰元贞皇后独孤氏。隋义宁二年五月二十日。受禅于太极殿。年五十三。武德九年八月八日。传位。称太上皇。贞观九年五月六日崩于大安宫垂拱前殿。年七十。其年十月庚寅。葬献陵。在京兆府三原县界。谥曰大武皇帝。庙号高祖。哀册文。秘书监虞世南撰。谥册文。阙。谥议。阙。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追尊高祖神尧皇帝。天宝八载六月十五日。加尊高祖神尧大圣皇帝。十三载二月九日。加尊高祖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年号一。尽武德九年。

宰相十六人。秦王。裴寂。刘文静。萧瑀。窦威。窦抗。陈叔达。杨恭仁。封德彝。裴矩。高士廉。齐王元吉。宇文士及。长孙无忌。杜如晦。房元龄。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讳世民。高祖第二子。母曰太穆顺圣皇后窦氏。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于武功别馆。武德元年六月一日。封秦王。九年六月七日。册为皇太子。八月九日。即位于东宫显德殿。年二十九。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崩于翠微宫含风殿。年五十二。其年八月庚寅。葬昭陵。在京兆府醴泉县界。谥曰文皇帝。庙号太宗。哀册文。中书令褚遂良撰。谥册文。阙。谥议。阙。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追尊太宗文武圣皇帝。天宝八载六月十五日。加尊太宗文武大圣皇帝。十三载二月九日。加尊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年号一。贞观二十三年。

宰相二十九人。裴寂。萧瑀。陈叔达。李靖。封德彝。宇文士及。长孙无忌。杜如晦。房元龄。高士廉。温彦博。岑文本。魏征。侯君集。杨师道。戴胄。刘洎。李世绩。张亮。马周。褚遂良。崔仁师。杨宏礼。王珪。杜淹。杨恭仁。许敬宗。高季辅。张行成。

高宗天皇大圣大宏孝皇帝讳治。太宗第九子。母曰文德顺圣皇后长孙氏。贞观二年六月十三日。生于东宫丽正殿。五年。封晋王。十七年四月七日。册为皇太子。二十三年六月一日。即位。年二十二。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称天皇。宏道元年十二月四日。崩于东

都贞观殿。年五十六。文明元年八月庚寅。葬干陵。在京兆府奉天县界。谥曰天皇大帝。庙号高宗。哀册文。天后武氏撰。谥册文。阙。谥议。阙。天宝八载六月十五日。追尊高宗天皇大圣皇帝。十三载二月六日。加尊高宗天皇大圣大宏孝皇帝。年号十五。永徽七年正月七日。改为显庆。显庆六年二月三十日。改为龙朔。龙朔四年正月一日。改为麟德。麟德三年正月五日。改为干封。干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改为总章。总章三年三月十八日。改为咸亨。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改为上元。上元三年十一月三日。改为仪凤。仪凤三年四月二十二日。敕改来年正月一日为通干元年。十二月十日敕停不行。四年六月十五日。改为调露。调露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改为永隆。永隆二年十月六日。改为开耀。开耀二年二月十三日。改为永淳。永淳二年十二月四日。改为宏道元年。

宰相四十七人。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李世绩。柳奭。宇文节。韩瑗。来济。崔敦礼。李义府。许敬宗。杜正伦。辛茂将。任雅相。卢承庆。许圉师。上官仪。刘祥道。窦德元。乐彦玮。孙处约。姜恪。陆敦信。戴至德。刘仁轨。杨武。李安期。张文瓘。赵仁本。阎立本。李敬元。郝处俊。来恒。薛元超。李义琰。高智周。张大安。裴炎。王德真。崔知温。郭待举。岑长倩。郭正一。魏元同。刘齐贤。

中宗孝和大圣大昭孝皇帝讳显。高宗第七子。母曰则天顺圣皇后武氏。显庆元年十一月五日生。二年二月二日。封周王。仪凤二年十月三日。徙封英王。改名哲。永隆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册为皇太子。宏道元年十二月六日。即位。年二十八。嗣圣元年二月六日。改为庐陵郡王。房州安置。圣历元年六月。遣职方员外郎徐彦伯迎于房州。圣历元年九月十五日。册为皇太子。依旧名显。二年腊月二十五日。赐姓武氏。神龙元年正月二十四日。即位于通天宫端扆殿。年五十。二月五日。国号依旧称大唐。十一月。上尊号应天皇帝。三年八月三日。加尊号应天神龙皇帝。景龙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崩于神龙殿。年五十五。景云元年十一月己酉。葬定陵。在京兆府富平县界。谥曰孝和皇帝。庙号中宗。哀册文。工部侍郎徐彦伯撰。谥册文。阙。谥议。阙。天宝八载六月。追尊中宗孝和大圣皇帝。十三载二月。加尊中宗孝和大圣大昭孝皇帝。年号三。神龙三年九月。改为景龙。景龙四年六月四日。改为唐隆元年。

宰相三十八人。刘景先。岑长倩。郭待举。韦宏敏。安国相王。姚元之。韦安石。唐休璟。崔元暐。杨再思。张柬之。房融。韦承庆。袁恕己。桓彦范。敬晖。武三思。祝钦明。魏元忠。李怀远。豆卢钦望。韦巨源。李峤。于惟谦。苏瑰。宗楚客。萧至忠。纪处讷。张仁亶。韦嗣立。崔湜。赵彦昭。韦温。郑愔。张锡。裴谈。岑羲。张嘉福。

睿宗元真大圣大兴孝皇帝讳旦。高宗第八子。母曰则天顺圣皇后武氏。龙朔二年六月一日。生于蓬莱宫含凉殿。十一月十八日。封殷王。干封元年七月。徙封豫王。总章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徙封冀王。初名旭轮。改名轮。上元三年正月。徙封相王。永隆二年。又改封豫王。改名旦。嗣圣元年二月七日。即位。年二十二。太后临朝。天授元年九月。降为皇嗣。仍名轮。圣历元年。封相王。又名旦。神龙二年正月六日。立为皇太弟。辞不就。二月十四日。改封安国相王。唐隆元年六月二十四日。即位于承天门楼。年四十九。延和元年八月二十五日。传位。开元四年五月二十日。崩于百福殿。年五十五。其年十月庚午。葬桥陵。在京兆府奉先县界。谥曰大圣元真皇帝。庙号睿宗。哀册文。紫微侍郎苏颋撰。谥册文。阙。谥议。阙。天宝八载六月。追尊睿宗元真大圣皇帝。十二载二月。加尊睿宗元真大圣大兴孝皇帝。年号三。景云二年正月十九日。改为太极。太极元年五月。改为延和元年。

宰相二十五人。平王。李峤。萧至忠。张仁亶。韦嗣立。赵彦昭。韦安石。苏瓌。唐休璟。裴谈。张锡。岑羲。崔湜。刘幽求。钟绍京。李日知。薛稷。姚元之。崔日用。宋璟。郭元振。张说。窦怀贞。魏知古。陆象先。

元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讳隆基。睿宗第三子。母曰昭成顺圣皇后窦氏。垂拱元年八月五日。生于东宫之别殿。以其日为千秋节。后改为天长节。三年闰正月二日。封楚王。长寿二年十二月。降封为临淄郡王。唐隆元年六月二十一日。进封为平王。七月二十六日。册为皇太子。延和元年七月五日。即位。年二十八。先天二年十一月。上尊号开元神武皇帝。开元二十七年二月七日。加尊号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天宝元载二月十一日。又加尊号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七载五月十三日。又加尊号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八载闰六月五日。又加尊号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十二载十二月七日。又加尊号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至德元载七月十二日。传位。册为太上皇帝。干元元年正月五日。加尊号太上至道圣皇天帝。元年建巳月五日。崩于神龙殿。年七十八。广德元年三月辛酉。葬泰陵。在京兆府奉先县界。谥曰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庙号元宗。哀册文。左散骑常侍王缙撰。谥册文。阙。谥议。阙。年号三。先天二年十一月一日。改为开元。开元三十年正月一日。改为天宝。天宝十五载八月十五日。传位。

宰相三十四人。刘幽求。韦安石。魏知古。崔湜。陆象先。窦怀贞。岑羲。萧至忠。郭元振。张说。姚元之。卢怀慎。源干曜。宋璟。苏颋。张嘉贞。王晙。李元纮。杜暹。萧嵩。宇文融。裴光庭。韩休。裴耀卿。张九龄。李林甫。牛仙客。李适之。陈希烈。杨国忠。韦见素。崔圆。房管。崔涣。

使相八人。源干曜。张说。王晙。张嘉贞。王琚。杜暹。萧嵩。哥舒翰。

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讳亨。元宗第三子。母曰元献皇后杨氏。景云三年九月三日。生于东宫之别殿。以其日为天平地成节。初名嗣升。先天元年九月封陕王。开元十五年三月徙封忠王。改名浚。二十三年七月。改名玙。二十六年六月三日。册为皇太子。改名绍。天宝三载。又改名亨。十五载七月十二日。即位于灵武郡。年四十六。至德三载正月五日。上尊号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干元二年正月一日。加尊号干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皇帝。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诏去干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等尊号。惟称皇帝。宝应元年四月十八日。崩于长生殿。年五十二。宝应二年三月庚午。葬于建陵。在京兆府醴泉县界。谥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庙号肃宗。哀册文。兵部侍郎裴士淹撰。谥册文。阙。谥议。阙。年号五。至德三载三月五日。改为干元。干元三年闰四月九日。改为上元。上元二年九月二日。改为元年。以今年十一月建子为岁首。以斗所建辰为名。至建巳月。改元宝应。后以正月为岁首。建巳月仍为四月。

宰相十六人。韦见素。崔圆。房管。裴冕。崔涣。李麟。苗晋卿。张镐。王玙。吕諲。李岘。第五琦。李揆。萧华。裴遵庆。元载。

使相八人。裴冕。郭子仪。李光弼。崔涣。崔圆。张镐。王玙。吕諲。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讳豫。肃宗长子。母曰章敬皇后吴氏。开元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生于东都上阳宫之别殿。以其日为天兴节。二十年八月二十一日。封广平郡王。名俶。至德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进封楚王。干元元年三月。改封成王。五月十九日。册为皇太子。十月五日。改名豫。宝应元年四月二十一日。即位。年三十七。二年七月七日。上尊号宝应元圣文武孝皇帝。大历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崩于紫宸之内殿。年五十四。其年十月己酉。

葬元陵。在京兆府富平县界。谥曰睿文孝武皇帝。庙号代宗。哀册文。中书侍郎崔佑甫撰。谥册文。阙。谥议。阙。年号三。宝应二年七月二十日。改为广德。广德三年正月一日。改为永泰。永泰二年十月十二日。改为大历。

宰相十二人。雍王适。苗晋卿。裴遵庆。元载。李辅国。刘晏。李岘。王缙。杜鸿渐。裴冕。杨绾。常衮。

使相十九人。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李怀仙。王缙。辛云京。杜鸿渐。崔圆。裴冕。田承嗣。朱泚。李正己。李宝臣。李忠臣。李抱玉。来瑱。马璘。崔宁。薛嵩。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讳适。代宗长子。母曰睿真皇后沈氏。天宝元载壬戌岁四月十九日。生于长安大内之东宫。不置节名。元年建丑月。拜特进。封奉节郡王。宝应元年五月。充天下兵马元帅。进封鲁王。八月。改封雍王。十月。出镇陕州。广德元年。拜尚书令。元帅如故。食实封二千户。赐铁券。图形凌烟阁。三年。册为皇太子。大历十四年五月。即位。年三十八。建中元年正月。上尊号曰圣神文武皇帝。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崩于会宁殿。年六十四。十月。葬崇陵。在京兆府云阳县界。谥曰神武孝文皇帝。庙号德宗。哀册文。刑部侍郎许孟容撰。谥册文。阙。谥议。阙。年号三。建中尽四年。兴元一年。贞元尽二十一年。

宰相三十五人。崔佑甫。常衮。李勉。杨炎。卢杞。马燧。关播。萧复。乔琳。刘从一。姜公辅。卢翰。李晟。张延赏。韩滉。崔造。柳浑。李泌。董晋。赵憬。陆贽。贾耽。卢迈。崔损。赵宗儒。郑余庆。杜佑。齐抗。高郢。郑珣瑜。张镒。刘滋。齐映。浑瑊。窦参。

使相二十人。郭子仪。朱泚。李宝臣。李正己。李忠臣。梁崇义。李希烈。李怀光。陈少游。李抱真。张孝思。王武俊。刘元佑。浑瑊。李纳。严震。田绪。刘滋。韦皋。李师古。

顺宗至德宏道大圣大安孝皇帝讳诵。德宗长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辛丑岁正月十二日。生于长安之东内。不置节名。大历十四年六月。封为宣王。建中元年正月。册为皇太子。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年四十五。七月。以疾未瘳。令皇太子监国。八月。传位。居兴庆宫。称诰。元和元年正月。上尊号曰应干圣寿太上皇。其月十九日。崩于兴庆宫之咸宁殿。年四十六。七月。葬丰陵。谥曰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庙号顺宗。哀册文。礼部侍郎赵宗儒撰。谥册文。礼部侍郎崔汾撰。谥议。太常寺少卿崔枢撰。大中三年十二月。追崇尊谥曰至德宏道大圣大安孝皇帝。谥册文。中书侍郎马植撰。谥议。兵部尚书归融撰。年号一。永贞一年。

宰相七人。贾耽。杜佑。郑珣瑜。高郢。韦执谊。杜黄裳。袁滋。

使相五人。刘滋。韦皋。李师古。张茂昭。吴少诚。

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讳纯。顺宗长子。母曰庄宪皇后王氏。大历十三年戊午岁二月十四日。生于长安之东内。不置节名。贞元四年六月。封为广陵郡王。开府仪同三司。名淳。二十一年四月。册为皇太子。改名纯。七月。权勾当军国政事。永贞元年八月。即位。年二十八元和三年正月。上尊号曰睿圣文武皇帝。十四年七月。又上尊号曰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崩于大明宫之中和殿。年四十三。五月。葬

景陵。在京兆府奉先县界。谥曰圣神章武孝皇帝。庙号宪宗。哀册文。门下侍郎令狐楚撰。谥册文。户部侍郎杨于陵撰。谥议。权知礼部侍郎李建撰。大中三年十二月。追崇尊谥曰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谥册文。左仆射平章白敏中撰。谥议。兵部尚书太常卿归融撰。年号一元和尽十五年。

宰相共二十九人。贾耽。韦执谊。杜佑。杜黄裳。袁滋。郑余庆。于3 。郑絪。武元衡。李吉甫。韩宏。裴洎。李藩。权德舆。李绛。张宏靖。韦贯之。裴度。李逢吉。王涯。崔群。李墉。李夷简。皇甫镈。程异。令狐楚。萧俛。段文昌。崔植。

使相十一人。刘济。李师古。张茂昭。吴少诚。王士真。田季安。高崇文。裴均。王锷。刘总。田宏正。

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讳恒。宪宗第三子。母曰懿安皇后郭氏。贞元十一年乙亥岁七月六日。生于大明宫之别殿。不置节名。二十一年四月。封为建安郡王。名宥。元和元年八月。进封遂王。七年十月。册为皇太子。改名恒。十五年正月。即位。年二十六。长庆元年七月。上尊号曰文武孝德皇帝。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崩于寝殿。年三十。十一月。葬光陵。在京兆府奉先县界。谥曰睿圣文惠孝皇帝。庙号穆宗。哀册文。右仆射平章李逢吉撰。谥册文。中书侍郎平章事牛僧孺撰。谥议。阙。年号一。长庆四年。

宰相十四人。韩宏。裴度。李夷简。皇甫镈。令狐楚。张宏靖。萧俛。段文昌。崔植。杜元颖。王播。元稹。李逢吉。牛僧孺。

使相五人。刘总。田宏正。李光颜。李愬。刘悟。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讳湛。穆宗长子。母曰恭僖皇后王氏。元和四年己丑岁。六月九日。生于东宫之别殿。不置节名。长庆元年三月。封为鄂王。寻改为景王。二年十二月。册为皇太子。四年正月。即位。年一十六。宝历元年四月。上尊号曰文武大圣广孝皇帝。二年十二月八日。中官苏佐明等作难。帝遇害。年十八。太和元年七月。葬庄陵。在京兆府三原县界。谥曰睿武昭愍孝皇帝。庙号敬宗。哀册文。司空平章事裴度撰。谥册文。右仆射窦易直撰。谥议。阙。年号一。宝历尽二年。

宰相七人。杜元颖。王播。李逢吉。牛僧孺。李程。裴度。窦易直。

使相三人。李光颜。刘悟。乌重胤。

唐会要卷二

帝号下

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讳昂。穆宗第二子。母曰贞献皇后萧氏。元和四年十月十日生。以其日为庆成节。长庆元年。封为江王。名涵。宝历二年十二月。即位。改名昂。年十八。开成五年正月四日。崩于大明宫之太和殿。年三十二。八月。葬章陵。在京兆府富平县界。谥曰元圣昭献孝皇帝。庙号文宗。哀册文。中书侍郎平章事崔郸撰。谥册文。中书侍郎平章事李 撰。谥议。太常少卿杨敬之撰。年号二。太和尽九年。开成尽五年。

宰相二十四人。杜元颖。王播。李逢吉。牛僧孺。窦易直。裴度。韦处厚。杨嗣复。李　。路随。李宗闵。段文昌。宋申锡。李德裕。李固言。郑覃。王涯。李训。贾餗。舒元舆。李石。陈夷行。崔珙。崔郸。

使相五人。乌重胤。史宪诚。王智兴。李载义。刘从谏。

武宗至道昭肃孝皇帝讳炎。穆宗第五子。母曰宣懿皇后韦氏。元和九年甲午岁六月十一日。生于东宫。以其日为庆阳节。长庆元年三月封颍王。名瀍。开成五年正月。立为皇太子。其年。即位。年二十七。会昌二年正月。上尊号曰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五年正月。又上尊号曰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六年三月。改名炎。其月二十三日。崩。年三十三。八月。葬端陵。在京兆府三原县界。谥曰至道昭肃孝皇帝。谥议。礼部侍郎陈商撰。年号一。会昌尽六年。

宰相十五人。李固言。李石。杨嗣复。李　。崔郸。牛僧孺。崔珙。李德裕。陈夷行。李绅。李让夷。崔铉。杜悰。李回。郑肃。

使相四人。刘从谏。王元逵。王起。何宏敬。

宣宗圣武献文孝皇帝讳忱。宪宗第十三子。母曰孝明皇后郑氏。元和五年庚寅六月二十三日。生于大明宫。以其日为寿昌节。长庆元年三月。封光王。名怡。会昌六年丙寅三月二十一日。武宗不豫。立皇太叔勾当军国政事。翌日。即位。改名忱。年三十七。大中二年戊辰正月。上尊号曰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大中十三年己卯八月七日。崩于大明宫。年五十。大中十四年二月庚辰。葬贞陵。在京兆府云阳县界。谥曰圣武献文孝皇帝。庙号宣宗。哀册文。中书侍郎蒋伸撰。谥册文。门下侍郎平章事夏侯孜撰。谥议。兵部侍郎郑颖撰。咸通十三年壬申。追崇尊号曰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年号一。大中十三年。

宰相二十三人。李让夷。李绅。郑肃。李回。白敏中。韦琮。崔元式。李德裕。卢商。马植。周墀。崔龟从。任铭。魏扶。令狐绹。裴休。魏　。崔慎由。郑朗。萧邺。刘瑑。夏侯孜。蒋伸。

使相十一人。魏　。杜悰。崔郸。王元逵。何宏敬。王起。张仲武。崔慎由。卢耽。白敏中。郑涯。

懿宗睿文昭圣恭惠孝皇帝讳漼。宣宗长子。母曰元昭皇后晁氏。太和七年癸丑十一月十四日。生于藩邸。以其日为延庆节。大中元年丙寅。封郓王。名温。大中十三年己卯八月。立为皇太子。监国。改名漼。翌日。宣宗崩。即位。年二十七。咸通三年。壬午正月。上尊号曰睿文明圣孝德皇帝。咸通十二年辛卯正月。再上尊号曰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咸通十四年癸巳七月。崩于咸宁殿。年四十一。干符元年二月甲午。葬简陵。在京兆府富平县界。谥曰睿文昭圣恭惠孝皇帝。庙号懿宗。哀册文。中书侍郎平章事崔彦昭撰。谥册文。门下侍郎平章事王铎撰。谥议。礼部侍郎崔沆撰。年号一。咸通尽十四年。

宰相二十一人。令狐绹。白敏中。萧邺。夏侯孜。蒋伸。杜审权。杜悰。毕諴。杨收。曹确。高璩。萧置。徐商。路岩。于琮。韦保衡。王铎。刘邺。赵隐。萧仿。崔彦昭。

使相十人。卢耽。何宏敬。张允伸。何全皞。李福。崔慎由。崔铉。康承训。曹确。韦宙。

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讳儇。懿宗第五子。母曰惠安皇后王氏。咸通三年壬午五月八日。生于东内。以其日为应天节。初封普王。名俨。咸通十四年癸巳七月。立为皇太子。改名儇。是月。懿宗崩。即位。年十二。干符二年乙未正月。上尊号曰圣神聪睿仁哲明孝皇帝。光启元年五月。上尊号曰至德光烈皇帝。文德元年三月。崩于武德殿。年二十七。十二月。葬靖陵。在京兆府奉天县界。谥曰惠圣恭定孝皇帝。庙号僖宗。哀册文。中书侍郎平章事孔纬撰。谥册文。门下侍郎平章事韦昭度撰。谥议。右丞权知礼部侍郎柳玭撰。年号五。干符七年。改广明元年。广明二年。改中和元年。中和五年。改光启元年。光启四年。改文德元年。

宰相二十三人。萧仿。崔彦昭。郑畋。卢携。王铎。李蔚。郑从谠。崔沆。豆卢瑑。王徽。裴澈。萧遘。韦昭度。郑昌图。杜让能。孔纬。张浚。韦保衡。赵隐。刘邺。裴坦。刘瞻。刘崇望。

使相六十人。王铎。郑从谠。高骈。李可举。王重荣。李克用。陈敬瑄。朱玫。孙惟晟。李匡威。张均。王敬武。陈儒。钟傅。李鋋。李茂贞。朱全忠。王处存。东方达。令狐绹。杜悰。路岩。曹确。杜审权。赵隐。李蔚。韦昭度。郑畋。李都。崔安潜。周宝。张允伸。王镕。刘邺。王重盈。王行瑜。李罕之。李昌言。李昌符。齐克俭。齐克让。杨师立。朱瑄。满存。乐彦贞。刘巨容。诸葛爽。赵德諲。李思恭。时溥。安师儒。周岌。秦宗权。曹金正。杨守亮。杨守忠。杨守信。顾彦晖。顾彦朗。曹诚。

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讳晔懿宗第七子。母曰惠安皇后王氏。咸通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生于东内。以其日为嘉会节。十三年壬辰四月。封寿王。名杰。干符四年丁酉。遥镇幽州。文德元年戊申三月。立为皇太弟。监国。改名敏。翌日。即位。改名晔。年二十二大顺元年庚戌正月。上尊号曰圣文睿德光武宏孝皇帝。天佑元年甲子八月。梁王密令蒋元晖等弑于东都椒殿。年三十八。葬和陵。在河南府缑县界。谥曰圣穆景文孝皇帝。庙号昭宗。哀册文。中书侍郎平章事柳璨撰。谥册文。右仆射平章事裴枢撰。谥议。太常卿王溥撰。年号七。龙纪二年。改大顺。大顺三年。改景福。景福三年。改干宁。干宁五年。改光化。光化四年。改天复。天复四年。改天佑。

宰相二十五人。韦昭度。孔纬。杜让能。张浚。刘崇望。崔昭纬。徐彦若。郑延昌。王抟。崔胤。李磎。陆扆。孙偓。郑綮。朱朴。崔远。裴贽。裴枢。王溥。独孤损。柳璨。陆希声。苏检。卢光启。韦贻范。

使相三十九人。李鋋。张全义。孙惟晟。王重盈。钱镠。罗宏信。李罕之。雷满。王建。赵匡凝。成汭。孙德昭。周承诲。李匡威。杨守信。张均。李磎。赵德諲。崔安潜。董彦弼。徐彦若。韦昭度。王镕。王处直。陈敬瑄。朱瑄。时溥。王珙。杜洪。刘崇望。朱全忠。李思恭。王行瑜。李茂贞。王抟。杨守亮。杨守忠。顾彦朗。杨晟。

哀皇帝讳柷。昭宗第九子。母曰积善皇太后何氏。景福元年壬子九月三日。生于大内。以其日为干和节。干宁四年丁巳封辉王。名祚。天复三年癸亥二月。拜开府仪同三司。充诸道兵马元帅。天佑元年甲子。昭宗崩。翌日。蒋元晖矫遗诏。以帝即位。改今名。年十三。天佑四年丁卯三月。禅位于梁。梁奉帝为济阴王。迁于曹州。明年二月。遇害前刺史氏叔琮之第。年十七。葬济阴之定陶乡。谥曰哀皇帝。后唐明宗初就故陵置园邑。有司请

谥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庙号景宗。中书复奏据少帝行事。不合称宗。存谥而已。知礼者亦以昭宣之谥非宜。年号一。尽天佑四年。

宰相六人。裴枢。独孤损。崔远。柳璨。张文蔚。杨涉。

使相十三人。王师范。钱镠。韩建。张全义。王镕。罗绍威。刘仁恭。朱全忠。王处直。李茂贞。赵德諲。王建。赵匡凝。

杂录

大历十四年七月。礼仪使吏部尚书颜真卿上言。高祖至肃宗七圣。庙号尊号。文字繁多。皇帝则悉有大圣之号。皇后则尽有顺圣之名。使言之者惑于今。行之者异于古。请高祖以下累圣谥号。悉取初谥为定。谨按旧制上谥号。高祖为武皇帝。太宗为文皇帝。高宗为天皇大帝。中宗为孝和皇帝。睿宗为圣真皇帝。元宗为孝明皇帝。肃宗为孝宣皇帝。其庙号如故。仍请准汉魏及国朝故事。于尚书省议定奏御。乃令尚书省议之。时以谥号前后繁多不经。儒学之臣。思改者久矣。会真卿上奏。皆谓必克正焉。而兵部侍郎袁　。官以兵达。不详典故。乃上言。陵庙中玉册既刊矣。不可轻改。遂罢之。　曾不知陵中玉册。实纪其初号。后虽追尊。而册文如故。

兴元元年正月。上在奉天。颁罪己之诏。让去徽号。其后虽剪大盗。复天步。群臣屡请。终不许焉。

元和十五年四月。礼仪使奏。群臣告天。请大行皇帝谥。准礼及故事。合集中书门下御史台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于南郊告天毕。议定。然后连署闻奏。

太和七年十二月。宰臣王涯等四人。上表请册徽号。不许。至开成二年二月。因御紫宸殿。宰相郑覃。李固言。李石等。以请诸道节度观察使。频有表章。以加徽号为请。上固谦抑不允。其月自朔至晦。诸道节度观察使请上徽号者。凡二十余道。或再请三请者。皆报不许焉。

大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追尊顺宗宪宗谥号。初。群臣以河湟既复。请加尊号。上深执谦让。三表不许。曰。河湟已复。继承先志。朕欲追尊顺宗宪宗谥号。以成功烈。其事如何。宰臣白敏中等对曰。臣等愚昧。思虑所不及。故遂行之。至册日。上御宣政殿。百僚拜讫。乃降阶受玉册于太尉。拜受讫。授礼官。将奉迎以退。上俯偻。不瞬目送使者。流涕呜咽。俟太尉奉策出。升殿。群臣莫敢动焉。先是。中书门下奏。追尊二祖仪注。皇帝行事与差官展礼。旧记不同。礼许从宜。不必法古。臣等商量。其日皇帝于宣政殿受玉册。遣宰相已下持节奉册赴太庙。庶协典礼。诏可之。

天佑二年三月。起居郎苏楷议昭宗谥号曰。皇帝御宇。由治乱以审污隆。宗祀配天。资谥号以定升降。故臣下君上。皆不得而私也。有司先定尊谥曰圣穆景文孝皇帝。庙号昭宗。按后汉和帝安帝顺帝。缘非功德。遂改尊称。亦允臣下之请。今郊禋有日。祫祭惟时。伏望别议新庙之称。庶协先朝罪己之德。于是太常卿张廷范改谥曰恭灵庄闵孝皇帝。庙号襄宗。楷。礼部尚书循之子。凡劣无艺。干宁二年。应进士登第。物论以为滥。昭宗命翰林学士陆扆。秘书监冯渥复试。黜落。不许再入举场。楷负愧衔怨。至是与起居郎罗衮。起居舍人卢鼎连署议。楷目不知书。其文罗衮所作。盖时政出贼臣。哀帝亦不能制之也。

追谥皇帝

孝敬皇帝讳宏。高宗第五子。永徽四年正月封代王。显庆元年。册为皇太子。上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薨于合璧宫倚云殿。五月五日。赠谥曰孝敬皇帝。

殇皇帝重茂。中宗第四子。圣历三年腊月。封北海郡王。神龙元年二月。改封温王。景龙四年六月。册为皇太子。七日。即帝位。二十四日。让位于睿宗。降封温王。景云二年正月。改封襄王。集州安置。开元二年四月。薨于房州。年十七。追谥殇皇帝。

让皇帝宪。睿宗长子。本名成器。文明元年。立为皇太子。及睿宗立。降为皇嗣。改为皇孙。后为蔡王。又为宋王。复为宁王。开元二十九年。薨。追册让皇帝。葬惠陵。

奉天皇帝琮。元宗长子。本名嗣直。封郯王。改名潭。又名琮。天宝十载。薨。谥靖德皇太子。肃宗元年。追册为奉天皇帝。葬齐陵。

承天皇帝倓。肃宗第三子。本封建宁郡王。薨。宝庆初。赠封齐王。大历三年。追封承天皇帝。葬顺陵。

杂录

龙朔元年。孝敬命太子宾客许敬宗等。于文思殿博采古今集。摘其英词丽句。以类相从。勒成五百卷。名曰瑶山玉彩。表上之。制赐物三万段。总章元年二月。敕征辽军逃亡限内不首。及更有逃亡者。身并处斩。家口没官。孝敬上表切谏。请免其配没。从之。其月。亲释奠司成馆。因请赠颜回太子少师。曾参太子少保。制并从之。咸亨二年。驾幸东都。太子监国。时属大旱。关中饥乏。取廊下兵马粮视之。见有食榆皮蓬实者。乃令家令等各给米使足。时义阳宣城二公主。以母得罪。幽于掖庭。太子见之惊恻。遽奏请出降。又请以同州沙苑地。分借贫人。诏并许之。

承天皇帝倓。既为张良娣所构。肃宗怒而幽死、又欲摇动代宗。时代宗收复两京。遣判官李泌入朝献捷。从容语及倓事。泌曰。臣幼稚时。念得黄台瓜辞。陛下闻其说乎。高宗大帝有子八。天后所生四子。自为行第。故睿宗第四。长曰孝敬皇帝宏。为太子监国。仁明孝悌。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之。立雍王贤。贤每自忧惕。知必不保全。与二弟同侍父母之侧。$ 由敢谏。乃作黄台瓜辞。令乐工歌之。冀天后闻之哀愍。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自可。四摘抱蔓归。太子贤终为天后所逐。死于黔中。陛下有今日运祚。已一摘矣。慎$ 再摘。上愕然曰。卿安得有是言。自是夺宗之计不行。

元宗尝与让帝宪及岐王范等书曰。昔魏文帝诗云。西山一何高。高处殊无极。上有两仙童。不饮亦不食。赐我一丸药。光辉有五色。服药四五日。身体生羽翼。朕每思服药而求羽翼。何如骨肉兄弟。天生之羽翼乎。夫陈思王有超代之才。堪任经国之务。绝其朝谒。卒令忧死。魏祚未终。遭司马宣王之夺。岂神丸之效也。虞舜至圣。舍傲象之愆。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此为帝王之轨则。于今数千岁。天下归善焉。朕未尝不废寝忘餐钦叹也。顷因余暇。妙选仙经。得此神效方。古老云。服之必验。今分此药。愿与兄弟同保长龄。永无限极。时申王等皆先薨。唯宪独在。上尤加恩贷。每至宪生日。必幸其宅。移时宴乐。居常无日不赐宪酒酪及异馔等。尚食总监及四方有所进献。食稍甘。即皆分以赐之。宪奏请年终录付史馆。每年至数百纸。开元二十九年冬十月。京城寒甚。凝霜封树。

学者以为春秋雨木冰即是。亦名树介。言其象介胄也。宪见而叹曰。此俗为树稼者也。谚曰。树生稼。达官怕。必有大臣当之。我其死矣。其年十一月。薨。上闻之。号呼失声。左右莫不掩泪。

唐会要卷三

皇后

宣皇帝皇后张氏。谥宣献。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追谥。

光皇帝皇后贾氏。谥光懿。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追谥。

景皇帝皇后梁氏。谥景烈。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追谥。

元皇帝皇后独孤氏。谥元贞。武德元年六月二十二日追谥。

高祖皇后窦氏。武德元年六月二十二日。追谥穆皇后。贞观九年五月九日。追尊太穆神皇后。天宝八载六月十五日。追尊太穆顺圣皇后。

太宗皇后长孙氏。武德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立为皇后。贞观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崩于立政殿。年三十六。谥曰文德皇后。咸亨五年八月。追谥文德圣皇后。天宝八载六月。加尊文德顺圣皇后。

高宗皇后王氏。永徽元年正月。立为皇后。六年十月十二日。废为庶人。

天后武氏。贞观十年。文德皇后崩。太宗闻武士　女有才貌。召入宫。以为才人。时上在东宫。因入侍。悦之。太宗崩。随嫔御之例出家。为尼感业寺。上因忌日行香。见之。武氏泣。上亦潸然。时萧良娣有宠。王皇后恶之。乃召入宫。潜令长发。欲以间良娣之宠。既入宫。宠待逾于良娣。立为昭仪。良娣王皇后协心谋之。递相谮毁。上终不纳。俄诬王皇后与母柳氏求厌胜之术。昭仪所生女暴卒。又奏王皇后杀之。上遂有废立之意。上从容言王氏无子。以风长孙无忌。无忌竟不顺旨。永徽五年。中书舍人李义府。上表请废王皇后。立昭仪。以厌众庶之心。上悦。谓李绩曰。立昭仪之事。褚遂良固执不从。遂良既是顾命大臣。事不可。当止也。绩遂密奏曰。此是陛下家事。何须更问外人。许敬宗又言于朝曰。田舍翁积得十斛麦。尚欲换却旧老妇。况天子富有四海。立一皇后。有何不可。关诸人何事。妄生异议。上意乃定。遂立为皇后。显庆五年十月已后。上苦风眩。表奏时令皇后详决。自此参预朝政。几三十年。当时畏威。称为二圣。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称天后。宏道元年十二月。高宗崩。十二月。皇太子即位。尊为皇太后。临朝摄政。载初元年九月九日。即位。改国号称周。赐帝姓武氏。神龙元年正月二十三日。传位于中宗。二十六日。徙居上阳宫。二十七日。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十二月二十六日。崩于洛阳仙居殿。年八十一。谥曰大圣则天皇后。国子司业崔融为哀册文。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祔葬干陵。唐隆元年七月七日。依旧为天后。景云元年十月十八日。改为大圣天后。延和元年六月十七日。又改为天后圣帝。八月五日。改为圣后。开元四年十二月。改为则天后，天宝八载六月十五日。追尊则天顺圣皇后。年号二十。嗣圣二年二月七日。改为文明。文明元年九月五日。改为光宅。光宅二年正月一日。改为垂拱。垂拱五年正月一日。改为永昌。永昌五年十一月一日。改为载初。载初元年九月九日称周。改为天授。天授三年四月四日。改为如意。如意元年九月九日。改为长寿。长寿三年五月十日。改为延载。延载二年三月一

日。改为证圣。证圣元年九月二十九日。改为天册万岁。天册万岁二年腊月。改为万岁登封。万岁登封元年四月一日。改为万岁通天。万岁通天二年九月九日。改为神功。神功二年正月一日。改为圣历。圣历三年五月五日。改为久视。久视二年正月五日。改为大足。大足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改为长安。长安五年正月一日。改为神龙。

宰相七十八人。刘仁轨。薛元超。郭正一。姚元崇。裴炎。袁恕己。敬晖。岑长倩。郭待举。魏元同。刘齐贤。韦宏敏。桓彦范。王德真。刘祎之。武承嗣。骞味道。崔 。李景谌。韦方质。沉君谅。裴居道。韦思谦。苏良嗣。韦待价。张光辅。王本立。范履冰。邢文伟。武攸宁。傅游艺。史务滋。宗秦客。格辅元。乐思诲。任知古。欧阳通。裴行本。狄仁杰。杨执柔。李游道。袁智宏。崔神基。崔元综。李昭德。姚 。李元素。王璇。娄师德。韦巨源。陆元方。豆卢钦望。苏味道。王孝杰。武什方。杨再思。杜景佺。周允元。孙元亨。李道广。王方庆。王及善。宗楚客。武三思。吉顼。李峤。张锡。韦安石。李怀远。顾琮。李迥秀。朱敬则。唐休璟。韦嗣立。崔元暐。张柬之。房融。韦承庆。

中宗皇后赵氏。天宝八载六月十五日。追尊和思皇后。皇后初为英王妃。母常乐公主得罪。妃坐废。幽死于内侍省。中宗崩。将葬于定陵。莫知瘗所。将行招魂附葬之礼。太常博士彭景直曰。招魂葬礼非古。不可备棺椁置辒辌。宜据汉书郊祀志。葬黄帝衣冠于桥山。遂以皇后祎衣。于陵所寝宫招魂。置衣魂舉。以太牢告祭。迁衣于寝宫御榻之右。覆以夷衾焉。

皇后韦氏。神龙元年二月十二日。立为皇后。十一月二日。尊为顺天皇后。三年八月十五日。加顺天翊圣皇后。唐隆元年六月二十日。降为庶人。初。神龙元年十二月。侍中桓彦范上表曰。昔孔子论诗。关雎为始。言后妃者。人伦之本。理乱之端也。故英皇降而虞道兴。任姒归而周宗盛。桀奔南巢。祸阶妹喜。鲁桓灭国。惑以齐媛。伏见陛下每临朝听政。皇后必施帷幔。坐于殿上。得闻政事。臣历选列辟。详求往代。帝王有与妇人谋及政者。莫不破国亡身。倾辀继路。且以阴乘阳。违天也。以妇凌夫。违人也。违天不祥。违人不义。由是古人譬以牝鸡司晨。惟家之索。易曰。$ 攸遂。在中馈。言妇人不得预于国政也。伏愿鉴古人之言。察古人之意。上以社稷为重。下以苍生为念。宜令皇后无往正殿。干及外朝。专在中宫。聿修阴教。则坤仪式固。鼎命维新。

睿宗皇后刘氏。唐隆元年六月二十八日。赠皇后。景云元年二月二十三日。追谥肃明皇后。天宝八载六月十五日。追尊肃明顺圣皇后。

皇后窦氏。唐隆元年赠皇后。景云二年。追谥昭成皇后。天宝八载。追尊昭成顺圣皇后。赠谥日月。并与肃明皇后同。

元宗皇后王氏。长寿二年。纳为妃。先天元年八月二十日。立为皇后。开元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废为庶人。

皇后杨氏。至德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追尊皇后。谥曰元献。立庙于太庙之西。四时荐享。皆准太庙一室之仪。至宝应二年四月。迁神主于太庙。祔元宗室。

皇后武氏。恒安王攸止女。攸止卒后。后尚幼。随例入宫。及王皇后废。赐号惠妃。宫中礼秩。一同皇后。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薨。年四十。赠皇后。谥曰贞顺。仍立庙于京师昊天观之角。干元之后。享祀仍停。初。十四年四月。侍御吏潘好礼。闻上欲以惠妃为皇后。进疏谏曰。臣尝闻礼记曰。父母之雠。不共戴天。公羊传曰。子不复父雠。

不子也。昔齐襄公复九世之雠。丁兰报木母之恩。春秋美其义。汉史称其孝。陛下既不以齐襄为法。丁兰为戒。岂得欲以武氏为国母。当何以见天下之人乎。不亦取笑于天下乎。非止亏损礼经。实恐污辱名教。又惠妃再从叔三思。从父延秀等。并干乱朝纲。递窥神器。豺狼同穴。枭獍同林。至如恶木垂阴。志士不息。盗泉飞液。正夫莫饮。良有旨哉。且匹夫匹妇。欲结夫妻者。尚相拣择。况陛下是累圣之贵。天子之尊乎。伏愿陛下详察古今。鉴戒成败。慎择华族之女。必在礼义之家。称神祇之心。允亿兆之望。为国大计。其在于兹。且惠妃本是左右执巾栉者也。不当参立之。故春秋书宋人夏父之会。无以妾为夫人。齐桓公誓命于葵丘。亦曰无以妾为妻。此则夫子恐开窥竞之端。深明嫡庶之别。又汉成帝欲立赵氏为皇后。刘辅极言。汉桓帝欲立薄氏于中宫。李云切谏。又见人间盛言。尚书左丞相张说。自被停知政事之后。每谄附惠妃。诱荡上心。欲取立后之功。更图入相之计。伏愿杜之于将渐。不可悔之于已成。且太子本非惠妃所生。惠妃复自有子。若惠妃一登宸极。则储位实恐不安。皇太子既守器承祧。为万国之主本。何可轻易。辄有摇动。古人所以见其渐者。良以是也。昔汉高祖以戚夫人之故。将易太子之位。时有商山四皓。虽不食汉庭之禄。尚能辅翼太子。况臣愚昧。职参宪府。慷慨关心。感激怀愤。陛下留神省察。

苏冕驳曰。此表非潘好礼所作。且好礼先天元年为侍御史。开元十二年为温州刺史。致仕。表是十四年献。而云职参宪府。若题年恐错。即武惠妃先天元年始年十四。王皇后有宠未衰。张说又未为右丞相。竟未知此表是谁献之。

肃宗皇后吴氏。宝应元年五月十九日。追尊皇后。谥曰章敬。

皇后张氏。至德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良娣张氏册为淑妃。干元元年三月六日。立为皇后。宝应元年。有罪幽死别所。

代宗皇后独孤氏。大历十年。追尊曰贞懿皇后。十月十六日忌。皇后沈氏。开元末。选入宫。天宝末。以胡寇犯阙。元宗西狩弃妃。故为贼所得。拘于东都之掖庭。代宗收东都。见之。留宫中。及史思明再犯河洛。遂失所在。十余年求之不得。至德宗即位。建中元年八月。追尊为皇太后。遂以睦王述为奉迎皇太后使。工部尚书乔琳为副。升平公主宜备起居。候知行在。即严扈法驾奉迎。至二年二月。群臣以皇太后问至。称贺。既而谬焉。四方诈称太后者数四。至贞元元年九月。礼仪使奏太皇太后沈氏。厌代登真。于今二十有七年。大行皇帝至孝惟深。哀思罔极。建中初。已发明诏。舟车所至。靡不周遍。岁月滋深。迎访理绝。谨按晋庾蔚之议云。寻求三年之外。又俟中寿而服之。今参详礼经。博稽故事。伏请以大行皇帝启攒宫日。百官举哀于肃章门内之正殿。先令有司造袆衣一副。发哀日。令内官以袆衣置于幄座。自后令宫人朝夕上食。先告元陵。次告宗庙。上太皇太后谥册。次造神主。择日祔代宗庙。其袆衣。备法驾奉迁于元陵祠殿。置于代宗皇帝衮衣之右。便以今年十一月二日发哀为忌。追册曰睿真皇后。从之。

德宗皇后王氏。贞元二年十一月。册为皇后。其月二十一日忌。三年正月。上尊谥曰昭德皇后。其谥册文初令兵部侍郎李纾撰。上以纾谓皇后为大行皇后。非也。诏学士吴通元为之。通元又云咨后王氏。亦非也。按贞观中岑文本撰文德皇后谥册文曰。皇后长孙氏。斯得之矣。其年二月。皇后发引。梓宫进辞太庙于永安门。升辒辌车于安福门。从阴阳之吉也。三月。以皇后庙乐章九首付有司。令议庙舞之号。礼官请号坤元之舞。从之。其乐章初令宰臣张延赏柳浑等撰。及进。留中不下。又命翰林学士吴通元为之。时上务简约。不立庙。令于陵所祠殿奉安神主。三年正月十八日。太常博士李吉甫奏曰。准国朝故事。昭成皇后。肃明皇后。元献皇后。并置别庙。若于大行皇帝陵所祠殿奉安神主。礼经典故。检讨无文。伏以元献皇后。庙在太社之西。今请修葺。以为大行皇后别庙。敕旨。宜依。

仍付所司。至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翰林待诏杨季炎等奏。奉进止。宜于两仪殿虞祭毕。择日祔庙。准经勘择。用三月十八日一时。两仪灵座。便请除之。诏下太常。详求典故。太常卿董晋。与博士李吉甫张荐等奏曰。伏惟古礼。合用今年七月卒哭祔庙。国朝故事。高祖六月而葬。睿宗十月而葬。并葬讫便卒哭。祔庙。圣朝典故。伏请遵仍。令所司于今月十八日已前择卒哭位。哭讫。以十八日祔庙。制曰。可。

顺宗皇后王氏。贞元元年八月。册为太上皇后。元和元年五月。册为皇太后。十一年三月四日忌。宪宗皇后郭氏。元和十五年闰正月。册为皇太后。大中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忌。其年七月。上尊谥曰懿安皇太后。

皇后郑氏。会昌六年四月。上尊号曰皇太后。大中元年。上尊号曰孝明皇太后。

穆宗皇后王氏。长庆四年二月。册为皇太后。会昌四年正月十二日忌。五年四月。上尊谥曰恭僖皇太后。皇后萧氏。宝历三年三月。册为皇太后。大中元年四月十五日忌。其年八月。上尊谥曰贞献皇太后。

穆宗皇后韦氏。会昌时。追册为皇太后。谥曰宣懿。武宗母也。

敬宗皇后。史阙。文宗皇后。史阙。武宗皇后郑氏。

宣宗皇后晁氏。大中十三年九月。上尊谥曰元昭皇太后。

懿宗皇后王氏。咸通十四年八月。册为惠安太后。文德元年四月。上尊谥曰恭献皇太后。

僖宗皇后。史阙。

昭宗皇后何氏。光化元年四月册为皇后。天佑元年册为皇太后。居积善宫。天佑二年十二月。为梁王密遣人所害。

杂录

开元四年正月。大理少卿李衢奏。奉进止。令修皇后谱牒事。伏请降明敕。奉敕。宜依。仍令户部量事供其纸笔。贞元二年十二月。有司以皇后在殡。请禁公私声乐。诏曰。大行皇后丧。庶民之间。并已除服。缘情制礼。须使合宜。其太常权停教习。京城及诸府。任举乐音。

三年正月。诏中书门下两省及常参官。各宜撰大行皇后挽歌词三首。其月。诏内外诸亲。设祭于大行皇后。并不假饰花果。已后公私集会。并宜准此。初。皇后母郕国夫人郑氏等。请设祭。可之。自是宗室诸亲。及李晟浑瑊。神策六军大将。皆请设祭。自启攒宫后。日有数祭。至于将迁座乃止。

元和十一年三月。顺宗皇后王氏。崩于南内之咸宁殿。谥曰庄宪。初。太常少卿韦縓进谥议。公卿署定。欲告天地宗庙。礼院奏议曰。谨按曾子问。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古者天子称天以诔之。皇后之谥。则读于庙。江都集礼引白虎通曰。皇后何所谥之。谥之于庙。又曰。皇后无外事。无为于郊。传曰。故虽天子。必有尊也。准礼。贱不得诔贵。子不得爵母。所以必谥于庙者。谥宜受成于宗庙。故天子谥成于郊。皇后谥成于庙。

今请准礼。集百官连署谥状讫。读于太庙。然后上谥于两仪殿。既符故事。允合礼经。从之。其年四月。西川节度使李仪简。遣使往南诏告皇太后哀。凡天子之丧。嗣天子以卿大夫告于四夷。太后皇后之丧。则方镇告之。故事也。时以太后崩。不听政。欲准故事。冢宰以总百官。宰相礼仪使裴度献议曰。冢宰是殷周六官之首。既掌邦礼。实统百司。故王者谅阴。百官权听之制。后代设官。既无此号。不可虚设。且国朝故事。或置或否。古今异制。不必因循。其诸司公事。望请中书门下处分。从之。其年七月。礼仪使奏。自秦汉以来。天子之后称皇后。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加太字者。所以加尊称也。国朝典礼。皆称旧制。开元六年正月。太常奏。昭成皇太后谥号。已牒礼部。礼部以太字非之。太常报曰。入庙称后。义系于夫。在朝称太后。义系于子。并载在史策。垂之不朽。今百司文牒及奏状。参详典故。恐不合除太字。如谥册入陵。神主入庙。即当去之。奏可。十五年五月。庄宪皇太后弟故左金吾卫大将军王用妻胡氏进状云。请用姑庄宪皇太后荫。补千牛。申中书门下。称准格无条。伏见贞元中。沈翚用姑睿真皇太后荫。元和中妾弟二男浩。亦用皇太后荫。伏乞天恩允妾所奏。可之。仍入格令。

天佑元年九月。册昭宗皇后何氏为皇太后。中书门下奏请太后宫请以积善为名。从之。

内职

旧制。皇后之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一人。为夫人。正一品。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各一人。为九嫔。正二品。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宝林二十七人。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正八品。以备周礼六宫之数。其外又有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分掌宫中服御药膳之事。宫正纠愆失。彤史纪功书过。龙朔二年。改易官名。置赞德二人。正一品。以代夫人。宣仪四人。正二品。以代九嫔。承闺五人。正四品。以代美人。承旨五人。正五品。以代才人。卫仙六人。正六品。以代宝林。供奉八人。正七品。以代御女。侍栉二十人。正八品。以代采女。又置侍巾三十人。正九品。咸亨二年。复旧。高祖太宗黜隋之乱政。未下车而大放宫女。正位配尊。惟其旧德。宫阃之职。备员而已。所谓刑于内以正乎外。及高宗永徽之后。政出宫中。公卿大夫。罔不惮服。其取威也多。山陵未毕。而冢嗣再废。遂阙剪王室。改立宗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及中宗追王韦氏。崇宠三思。使以先朝故事尊诱之。于是庆云之瑞。宣于朝廷。桑女之歌。布于天下。防闲之道大坏。乱逆之谋预召矣。卒以祸败。为后王诫。元宗即位。大加惩革。内外有别。家道正矣。

懿宗淑妃郭氏。生同昌公主。帝在藩邸。常经重疾。妃侍医药。见黄龙出入卧内。既间。妃以异告。帝曰。慎勿言之。贵必不相忘。婕妤崔氏。王氏。此条原本有阙。

杂录

贞观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尚书八座议曰。谨按王者正位。作为人极。朝有公卿之列。室有嫔御之序。内政修而家理。外教和而国安。爰自周代。洎乎汉室。名号损益。时或不同。然皆寤寐贤才。博采淑令。非唯德洽宫壶。抑亦庆流邦国。近代以降。情溺私宠。掖庭之选。有乖故实。或微贱之族。礼训蔑闻。或刑戮之家。怨愤充积。而滥吹名级。入侍宫闱。即事而言。窃未为得。臣等伏请。今日以后。后宫及东宫内职员有阙者。皆选有才行充之。若内无其人。则旁求于外。采择良家。以礼聘纳。

永徽六年十月。武后未立。上特号为宸妃。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奏言。帝王嫔妃。自有恒数。今若别立妃号。臣等窃以为不可。乃止。

贞元六年七月九日。太常卿崔纵奏。谨按司封令及六典。王母为太妃。高祖宇文昭仪生韩王元嘉。后为韩国太妃。太宗燕妃生越王贞。后为越国太妃。今诸王母未有封号。请遵典故。其月。吏部郎中柳冕署状。称历代故事及六典。无公主母称号。臣谨约文比义。公主母既因公主而贵。伏请降于王母一等。命为太仪。各以公主本封。加太仪之上。旨依。

元和四年。德宗皇帝妃韦氏卒。废朝三日。妃祖濯。尚中宗女定安公主。官至卫尉少卿。父会昌中为义王驸马。妃少入宫。性敏顺。善于承奉。德宗重之。遂册为妃。六宫服其德。崇陵复土毕。于园寝终三年之制。至是卒。

尚宫宋氏葬。奉敕令所司供卤簿。准故事。只合给仪仗。诏以鼓吹赐之。宋氏姊妹五人。皆有文学。贞元中。泽潞节度使李抱真。贡至阙下。德宗召入宫试。兼问经史文义。深加赏叹。自后皇太子及诸王公主等。多从受学。姊妹中。尚宫尤通达人事。自宪宗穆宗。呼为先生。其名实根本。具在宪宗实录。宝历元年。赠梁国夫人。其年七月。敕殿中。上奉御郭环曾祖故陈州刺史崇。可封工部尚书。曾祖母唐氏。可赠晋昌郡夫人。祖母李氏。可赠陇西郡夫人。父右威卫将军义。可赠礼部尚书。以环妹才人有宠故也。未为妃后。一旦褒赠。荣及祖祢。前例无之。

天佑二年九月六日。内出宣旨。乳母杨氏可赐号昭仪。乳母王氏。可封郡夫人。第二乳母先帝已封郡夫人。可准杨氏例改封。中书奏议。言乳母古无封夫人赐内职之例。近代因循。殊乖典故。昔汉顺帝以乳母宋氏为山阳君。安帝乳母王圣为野王君。当时朝议。犹或非之。惟中宗封乳母于氏为平恩郡夫人。尚食高氏为蓨国夫人。今国祚中兴。礼仪革旧。臣等商量。杨氏望赐号安圣君。王氏福圣君。第二王氏康圣君。从之。

其年十二月。敕宫嫔女职。本备内任。近年以来。稍失礼仪。今后每遇延英坐朝日。只令小黄门祗候引从。宫人不得擅出内。

出宫人

武德九年八月十八日。诏王者内职。取象天官。上备列宿之序。下供埽除之役。肇自古昔。具有节文。末代奢淫。搜算无度。朕顾省宫掖。其数实多。悯兹深闭。久离亲族。一时减省。各从娶聘。自是中宫前后所出。计三千余人。贞观二年春三月。中书舍人李百药上封事曰。自陛下受命已来。诏示天下。薄赋轻徭。恤刑慎狱。躬行节俭。减损服御。虽尧舜德音。无以过此。然阴气郁积。亦恐是旱之咎征。往年虽出宫人。未为尽善。窃闻大安宫及掖庭内。无用宫人。动有数万。衣食之费。固自倍多。幽闭之冤。足感和气。亢阳为害。亦或由兹。至七月三日。上谓侍臣曰。妇人幽闭深宫。情实可愍。隋氏末年。求采无已。此皆竭人财力。朕所弗取。且洒埽之余。更何所用。今将出之。任求伉俪。非独以省费息人。亦各得遂其性。于是命尚书左丞戴胄。给事中杜正伦等。于掖庭宫西门简出之。开元二年八月十日诏曰。古者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女。以备内职焉。朕恭膺大宝。颇修旧号。而六宫旷位。未副于周礼。八月算人。不行于汉法。至于姜后进谏。永巷脱簪。袁盎有言。上林引席。此则朕之所慕。未曾忘也。顷者。人颇喧哗。闻于道路。以为朕求声色。选备掖庭。岂余志之未孚。何斯言之妄作。往缘太平公主取人入宫。朕以事虽顺从。未能拒抑。见不贤莫若自省。欲止谤莫若自修。改而更张。损之可也。妃嫔已下。朕当拣择。使还其家。宜令所司将车牛。今月十二日。赴崇明门待进止。

大历十四年五月。出宫人百余人。

贞元二十一年三月。出后宫人三百人。其月。又出后宫及教坊女妓六百人。听其亲戚迎于九仙门。百姓莫不叫呼大喜。

元和八年六月。出宫人二百车。任其嫁配。十年十二月。出宫人七十二人。

长庆四年二月。敕先在掖庭宫人。及逆人家口。并配内园者。并放出外。任其所适。其月敕文。宫中老年及残疾不任使役。并有父母者。并委所司。选择放出。

宝历二年十二月。敕在内宫女。宜放三千人。愿嫁及归近亲。并从所便。不须寻问。

开成三年二月。文宗以旱出宫人刘好奴等五百余人。送两街寺观。任归亲戚。翌日。因紫宸对。宰相李　曰。陛下放宫女数多。德迈千古。汉制八月算人。晋武平吴。亦多采择。仲尼所谓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宰相郑覃曰。昔晋武以采择之失。中原化为左衽。千古可为殷鉴矣。

唐会要卷四

储君

太子建成。高祖长子。武德元年六月七日。册为皇太子。九年六月四日。伏法。追封息王。初。武德元年六月。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疏谏曰。臣闻性相近而习相远。以其所好相染故也。皇太子及诸王等左右群僚。不可不择而任之。但是无德义之人。家门不能邕睦。及好奢华驰骋。嫚游声色。不得使亲而近之。臣历观往古。下览近代。至于子孙不孝。兄弟离间。莫不为左右乱之。愿陛下选贤才以为皇太子僚友。如此则克隆盘石。永固维城矣。

中山王承干。太宗长子。武德三年六月。封恒山郡王。五年八月。徙封中山郡王。九年十月。立为皇太子。贞观十七年四月六日。废为庶人。居黔州。十八年十二月二日。薨。开元二十四年。追封恒山郡王。谥曰愍。初。贞观十三年。黄门侍郎刘洎上疏曰。太子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常识忧惧。无由晓风俗。虽复神机不测。天纵生知。而开物成务。终由外奖。是故周储上哲。思望奭而加裕。汉惠深仁。引绮园而昭德。原夫太子。宗祧是系。善恶之际。兴亡斯在。苟不勤始。将悔于终。故晁错上书。令先通政术。贾谊献策。务前知礼乐。臣今不曲陈故事。请以圣德言之。陛下多才多艺允武允文。尚且虽休勿休。日慎一日。求异闻于振古。劳睿思于当年。乙夜观书。事高汉帝。马上披卷。勤过魏后。陛下自励如此。而令太子优游。臣所未喻一也。如暂屏机务。即寓目雕虫。屈宋不足以升堂。钟张何阶于入室。陛下好古如此。而令太子悠然静处。不寻篇翰。臣所未喻二也。备该众妙。独秀寰中。犹晦天聪。俯询凡议。听朝之隙。引见群臣。降以温颜。访以今古。陛下自行如此。而令太子久入趋侍。不接正人。臣所未喻三也。若谓无益。则何事劳神。若谓有成。则宜申贻厥。蔑而不急。未见其可。上遂敕刘洎。令与岑文本马周。递日往东宫。与太子谈论。十六年二月。谏议大夫褚遂良谏曰。昔圣人制礼。尊嫡卑庶。谓之储君。道亚霄极。其为崇重。用物不计泉货财帛。与王者共之。庶子体卑。不得为例。所以塞嫌疑之渐。除祸乱之源。而先王必本人情。然后制法。知有国家。必有嫡庶。然庶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正礼特须尊崇。如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奸。承机而动。私恩害公。或至乱国。臣伏见东宫料物。岁得四万段。付市货卖。凡值一万一千贯文。魏王支别。封及廪物。一年几值一万六千贯文。是储君料物。翻少藩王。朝野闻见。以为非

是。昔汉明帝披舆地图。等诸国户口。令诸子租岁。不过二千万。明德马后为言。亦不偏得。此则防其嗜欲。节其骄恣。伏愿陛下颇择汉法。宏此无偏。储君之用。微附古昔。则天下幸甚。因诏曰。储贰不会。自古例程。近代以来。多为节限。求之故寔。深非事宜。自今皇太子出用库物。所司勿为限制。至其年八月十四日。上谓侍臣曰。当今国家。何事最急。各为我言之。右仆射高士廉曰。养百姓最急。黄门侍郎刘洎曰。抚四夷最急。中书侍郎岑文本曰。行礼义最急。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当今四方仰德。谁敢为非。但太子诸王。须有定分。陛下宜为万代法。以遗子孙。上曰。此言是也。朕年将五十。已觉衰怠。既以长子守器东宫。弟及庶子。数将五十。心常忧虑。颇在此耳。但自古嫡庶。无良佐何尝不倾败家国。公等为朕搜访贤德。以辅储君。爰及诸王。咸求正士。且事人岁久。则分义情深。非意窥觎。多由此作。于是限王府官寮。不得过四考。十七年三月。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上表。言皇太子及诸王。陛下处置。未为得所。太子国之本也。伏愿深思远虑。以安天下之情。上曰。我识卿意。我儿虽患脚。犹是长嫡。岂可舍嫡立庶乎。

燕王忠。高宗长子。贞观二十年八月。封陈王。永徽三年七月。册为皇太子。六年十一月。武后既立。礼部尚书许敬宗奏曰。臣闻元储以贵。立嫡之义尤彰。罔敢同名。正本之文愈显。既而皇后生子。合处少阳。出自涂山。是为吾君之胤。夙娴胎教。宜展问竖之心。乃复为孽夺宗。降居藩邸。臣以愚诚。窃所未喻。且今之守器。素非皇嫡。永徽爰始。国本未生。权引彗星。越升明两。近者元妃载诞。正胤降神。重光日融。爝火宜息。安可以滥兹皇统。叨据大器。国有诤臣。孰逃其责。窃惟息姑克让。可以思齐。刘强守藩。宜遵往轨。追踪太伯。不亦可乎。踵武延陵。固当安矣。宁可反植枝干。久易位于天庭。倒袭衣裳。使违方于震位。蠢尔黎庶。云谁系心。垂裕后昆。将何播美。且父子之际。人所难言。事或犯鳞。必婴严宪。伏自思忖。荷眄前朝。引于陋巷之中。申以后车之礼。云台画像。十有八人。三纪于兹。惟臣仅在。常思勉力。少报鸿恩。今兹冢嗣执珪。下支当璧。孟侯沦屈。大典未申。臣既分职文昌。典司嘉礼。位陪宗伯。不敢旷官。效命之秋。宜在兹日。及召见。上曰。卿朕之伯夷。立嫡之义。在礼何如。对曰。正国本则万事理。皇太子国之本也。本犹未正。万国无以系心。东宫者。所出本微。今知国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窃位而怀疑。恐非宗庙之福也。愿陛下熟计之。上曰。忠已自让。对曰。能为太伯。愿速从之。显庆元年正月六日。降为梁王。官寮皆惧罪亡匿。无敢见者。太子右庶子李安仁。独候忠泣涕。拜辞而去。时论美之。

章怀太子贤。高宗第六子。永徽六年正月。封潞王。龙朔元年九月二十日。改封沛王。咸亨二年五月十三日。敕尚书省与夺事。及须商量拜奏事等文案。并取沛王贤通判。其应补拟官。及废置州县。并兵马刑法等事。不在判限。三年九月。改名德。徙封雍王。上元二年六月三日。改名贤。册为皇太子。调露二年八月二十日。废为庶人。唐隆元年七月七日。追赠太子。谥曰章怀。贤初封潞王。为幽州都督。始出阁。容止端雅。高宗深所叹赏。谓司空李绩曰。此儿已读得尚书礼记。诵古诗赋复千余篇。暂经领览。遂即不忘。我曾遣诵论语。至贤贤易色。遂再三覆诵。我问何为如此。乃云性爱此言。及为皇太子。令监国。处分明审。为时所称。仪凤中。手敕褒美。贤又令右庶子张大安等。注范晔后汉书。表上之。赐物三万段。仍以其书付秘阁。时正议大夫崇俨。以符劾之术为则天任使。密称英王状类太宗。又宫人潜议云。贤是后姊韩国夫人所生。贤亦自疑惧。则天又常撰少阳政范。及孝子传以赐之。仍数作书以责让。及崇俨为盗所杀。则天疑贤所为。又使人发其阴事。诏中书侍郎薛元超。黄门侍郎裴炎。御史大夫高智周。与法官推鞫之。于东宫马坊搜得皂甲数百领。乃废为庶人。幽于别所。

节愍太子重俊。中宗第三子。圣历元年腊月。封义兴郡王。神龙元年二月十九日。徙封卫王。二年七月五日。册为皇太子。三年七月五日。兵败自杀。唐隆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赠太子。景云元年七月。谥节愍。十一月。陪葬定陵。废太子瑛。元宗第二子。本名嗣谦。景云元年九月二日。封真定郡王。先天元年八月十一日。进封郢王。开元三年正月十七日。册为皇太子。十三年三月十日。改名鸿。二十三年七月。改名瑛。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废为庶人。初。二十三年。将废太子。谋于宰臣。张九龄曰。太子天下之本也。动之则摇人心。且太子之在东宫。未闻大恶。臣闻父子之道。天性也。有过父恕而掩之。无宜废绝。且其状未着。恐外人窥之。伤陛下慈父之道。宝应元年五月十九日。敕宜复旧封皇太子。初。瑛母赵丽妃。有才貌。善歌舞。元宗在潞州。甚宠遇。及武惠妃宠幸。丽妃恩顾渐薄。时鄂王瑶母皇甫德仪。光王琚母刘才人。皆元宗在临淄邸得幸。及惠妃承恩。鄂光之母。亦渐疏薄。于是瑛与鄂光。自谓母氏失职。常有怨望。遂为李林甫及驸马杨洄所诬。元宗震怒。并废为庶人。俄又赐死。天下冤之。后惠妃屡见三庶人为祟。

惠昭太子宁。宪宗长子。元和元年八月。封为邓王。四年闰二月。立为皇太子。六年十二月薨。谥曰惠昭。庄恪太子永。文宗长子。太和四年正月。封鲁王。六年十月。立为皇太子。开成三年十月薨。谥曰庄恪皇太子裕。昭宗长子。大顺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封德王。干宁四年二月十四日。册为皇太子。天佑元年薨。

杂录

贞观十六年六月。苑西守监穆裕。农圃不修。太宗怒甚。命于朝堂斩之。侍臣战栗。莫敢进言。太子承干谏曰。人者有生最灵。一死不可复活。命即斩之。理恐未尽。请付法司推鞫。太宗意解。即答而释之。长孙无忌进曰。陛下发天威之怒。太子犯颜进谏。斯诚四海之福。太宗曰。自朕御天下。虚心正人。即有魏征。朝夕纳谏。自征云亡。刘洎继之。太子幼在朕前。每见规谏者。常心悦之。染以成性。故有今日之谏耳。

十七年闰六月。诏曰。皇太子地惟储副。寄深监抚。兼统禁旅。是允旧章。宜知左右屯营兵马事。大将已下。并受处分。十九年。高士廉刘洎等。表称皇太子与百官书疏。先无礼式。请详定其仪。诏曰。皇太子地在震方。礼绝群后。而令书法式。未着彝章。近代以来。例皆明白。谦过逼下。书依众庶。无以别贵贱之差。将何显尊卑之序。理非通允。宜有更张。凡处分论事之书。皇太子并宜画令。左右庶子以下署名。宣奉行书按画日。其余与诸亲及师傅等书。不在此限。二十年。太宗于寝殿侧。置一院。令太子居之。绝不遣往东宫。门下侍郎兼太子宾客褚遂良上疏谏曰。臣闻周家问安。三至必退。汉储视膳。五日乃来。礼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出宿于外。学书计。然则古之达者。岂无私爱。欲使成立。凡人尚犹如此。况君之世子乎。且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滞爱。滞爱或生愆。伏愿远览殷周。近遵汉魏。常许旬日半月。遣还宫。专学艺以润身。布芳声于天下。则微臣虽死之日。如生之年。太宗从之。长安三年。太子詹事崔神庆上表曰。臣伏思五品以上。所以带龟者。比为别敕征召。恐有诈妄。内出龟合。然后应命。况太子元良国本。万方所瞻。古来征召。皆用玉契。此诚重慎之极。防萌之虑。臣昨见缘突厥使见太子。合入朝参。直有文符下宫。曾不降敕处分。太子当时又报臣云。昨日至晚侍奉。不见圣人谕及遣来。今者直准台符入朝。事得安否。臣又思周礼仪注。例皆奏闻。台符所下。必将非妄。臣又自到朝堂。审知是實。所以太子遽往。当今人禀淳化。内外同心。然古人虑事于未萌之前。所以长无悔吝之咎。臣愚见太子既与陛下异宫。伏望召太子。先报来日。非朔望朝参。应须宣唤。伏望降墨敕及玉契。以符重慎之道。

开元十六年五月敕。所选皇太子及诸王等妃。既是百官子女。礼合避人。今追就府县。及过本司。未为得所。其应预妃者。宜令所司具名录奏。各令女及近亲随使。于命妇朝堂待进止。

干元元年四月。代宗自楚王改封成王。张皇后有子数岁。阴有夺宗之议。宰臣李揆因对见。肃宗从容谓曰。成王嫡长有功。今当命嗣。卿意如何。揆拜贺曰。陛下言及于此。社稷之福。天下幸甚。不胜大庆。肃宗喜曰。朕计决矣。

建中元年二月。国子司业归崇敬上言。准制。皇太子时幸太学。行齿胄之礼者。伏请每至春秋国学释奠之时。所司先奏听进止。其释奠齿胄之礼。如开元礼。或有未尽。请委礼仪使更以古议详定闻奏。

贞元中。裴延龄韦渠牟以奸佞相次选用。延龄尤狡险。判度支。务克剥聚敛。自以为功。天下怨怒。陆贽李充以谗毁受谴。阳城等伏阙恳谏。几至得罪。顺宗在东宫。每进见辄言延龄辈不可用。而谏臣可奖。德宗卒不相渠牟延龄而宥城等者。东宫之力也。德宗尝泛舟鱼藻宫水嬉。命皇太子升舟。舟具皆饰以金碧丹青。妇人盛饰操舟。光彩耀烛。众乐俱发。德宗顾太子。今日如何。曰。极盛。然后退以奢谏。德宗不悦焉。

贞元二十一年四月。册广陵王为皇太子。时顺宗即位已久。而臣下未有亲奏对者。内外咸言王伾王叔文专行断决。日有异说。又属频阴雨。皆以为群小用事之应。及将行册礼之时。雨乃止。天景清明。有庆云见。识者以为天意所归。及睹皇太子仪表。班行悚动。退无不相庆。至有感而泣者。道路欢悦。递相传告。中外有属焉。

元和五年二月。太常礼院奏。百官避皇太子名讳。详礼经。公卿大夫与太子同名无嫌。盖尊统于上。太子同在臣子之列。国朝故事。东宫官号。并东宫殿及门名。与太子名同皆改。然无百官避东宫名者。德宗在春宫。处州旧名不改。并御史院同姓名者亦不改。伏以宫臣名及宫殿门名。并百官宗姓中。有与皇太子名同者。即干仪制。礼合回避。台官及王公爵土名号。推义比例。并无改文。诏可。六年闰十二月。皇太子薨。前四年。有司将行册礼。改以孟秋。再卜日。临事皆以雨而罢。至十月方就廷。册纔二周岁而薨。

元和十年。皇太子侍读谏议大夫韦绶奏。皇太子学书至依字。辄去其傍人字。臣问其故。答曰。君父每以此字可天下之奏。臣子岂合书之。上深嘉叹之。其年五月。韦绶罢侍读。绶好谐戏。兼通人间小说。太子因侍上。或以绶所能言之。上谓宰臣曰。侍读者当以经术傅导太子。使知君臣父子之教。今或闻韦绶谈论。有异于是。岂所以傅导太子者。因此罢其职。寻出为虔州刺史。其年十二月。惠昭太子薨。命国子司业裴茝议废朝礼。茝奏。故事无皇太子薨礼。请辍视朝十二日。盖用期服易月之制也。其年。惠昭太子既薨。穆宗时为遂王。宪宗以澧王居长。又多内助。将建储贰。命翰林学士崔群与澧王作让表。群执奏曰。大凡已合当之。则有陈让之义。若不合当。因何遽有让表。今遂王嫡子长。所宜正位青宫。乃从之。及后穆宗即位。拜吏部侍郎。召见别殿。谓之曰。我升储位之时。卿为羽翼。群奏曰。先帝之意。元在陛下。顷者授陛下淮西节度使。臣奉命草制。且曰。能办南阳之牍。允符东海之贵。若不知先帝深旨。臣岂敢轻言。

长庆二年十二月。上御紫宸殿。册皇太子。故事。册太子御宣政殿。时以圣体未康。虑劳登御。故从便也。是日。备宫悬于殿庭。列内仗于两阁门内。群臣辨色序立于宣政门外。俄就外廊食讫。始具衣冠剑履。入自月华门。列位于正衙。辰后一刻方入阁。上临轩。复以中官列侍。太子步自崇明门。以宫寮翼从。驸马二人扶衣冠。礼仪使导以进。及乐作。扇开。群臣拜讫。太子进至龙墀东南。再拜受册。摄中书令杜元颖跪读册文讫。以授太子。太子再拜舞蹈。乃归于崇明门幕殿。群臣贺皇帝讫。退诣崇明门谒太子。太子命举帘执笏答拜。宫寮拜则受之。

开成元年五月。中书门下奏。臣等累奉德音。令与皇太子于甲族选妃家。今商量于两都及侧近精择甲族。可以选尚者。敕冢嗣元良。家国之庆。人伦之始。在娶元妃。虽吉事尚更于待年。而嘉偶宜深于善教。至于先定。冀选义方。属在德门。遂成好合。在东京委裴度。西京委宰臣。各申旨谕。两月内送中书门下。开成三年十月。庄恪太子薨。太常礼院奏皇太子薨。礼仪至重。诸祠祭除天地社稷之外。并合权停。其天地社稷祭日。悬而不乐。虞祭已后。却依例程。从之。

追谥太子

懿德太子重润。中宗长子。本名重照。惠庄太子撝。睿宗第二子。惠文太子范。睿宗第四子。惠宣太子业。睿宗第五子。靖恭太子琬。元宗第六子。恭懿太子Ö。萧宗第十二子。昭靖太子邈。代宗第三子。文敬太子謜。德宗之子。本顺宗子。上爱念之。养为子。怀懿太子凑。穆宗第六子。悼怀太子普。敬宗长子。靖怀太子汉。宣宗第二子。会昌六年封王。大中六年薨。追谥靖怀。

杂录

懿德太子生于东宫内殿。高宗甚悦。及满月。大赦。改元永淳。是岁立为皇太孙。开府置官属。及中宗迁于房州。其府废。圣历初。中宗为皇太子。封为邵王。大足元年。为人所构。与其妹永泰郡主之夫魏王武延基等。窃议张易之兄弟。何得恣入宫中。则天命杖杀之。年十八。重润风神俊朗。早以孝友知名。既死非其罪。大为当时所惜。中宗即位。追赠皇太子。谥曰懿德。陪葬干陵。仍为聘国子监丞裴粹亡女为冥婚。与之合葬。

惠庄太子撝。初生。则天尝以示僧万回。万回曰。此儿是西域大树之精。养之宜兄弟。则天甚悦。始令列于兄弟之次。

惠文太子范。好学尚书。雅爱文章之士。无贵贱皆尽礼接待。与阎朝隐。刘廷琦。张谔。郑繇。篇题唱和。又多聚书画古迹。为时所称。上禁约王公。不令与外人交结。驸马都尉裴虚己。坐与范游燕。兼私挟谶纬之书。配徙岭外。万年尉刘廷琦。太祝张谔。皆坐黜。雅称风格秀整。时士庶冀有所成功。忽然殂谢。远近失望焉。

皇太孙

贞观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诞皇太孙。宴宫寮于宏教门。太宗幸东宫。自殿北门入。谓宫臣曰。顷来生业稍可。非乏酒食。而唐突公等宴会。朕有甲观之庆。故就卿为乐耳。谓太子曰。尔国之储贰。府藏是同。金玉绮罗。不足为赐。但先圣典籍。可为鉴诫耳。因赐尚书毛诗孝经各一部。太子太傅萧瑀曰。今所赐书。请陈其要旨。申明义趣。可为深诫者。皆委曲言之。上大悦。以为师傅得人。永淳元年三月十五日。立皇孙重照为皇太孙。将置府寮。上召吏部侍郎裴敬寻。郎中王方庆。问今立太孙。前代故事如何。方庆进曰。臣按周礼有嫡孙。汉魏以来。皇太子在。亦不立太孙。但封王耳。晋太康元年。立愍怀太子第二子临淮王臧为皇太孙。永宁元年。立愍怀太子第三子襄阳王尚为皇太孙。官属即转为太孙官属。齐永明十年。立文惠太子长子南郡王昭业为皇太孙。使居东宫。今皇太子在而立太孙。旁求载籍。未有前例。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对曰。可。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苟不失上下之序。亏政理之道。亦何事而不可。诗曰。贻厥孙谋。以燕翼子。礼曰。君子抱孙不抱子。孙可以为王父尸。以其昭穆同也。今陛下肇建皇孙。创斯盛典。所以彰子孙千载之盛。福祚灵长之应也。上悦。使方庆详求典故。官属员品。乃奏太孙府置师傅。

及文学祭酒。及左右长史。东西曹掾。主簿管记司录以下六曹从事等官。各加王府一级。上后颇以为疑。竟不补授而止也。宪宗皇帝六七岁时。德宗抱置膝上。谓曰。汝是何人。在吾怀中。对曰。第二天子也。上大惊喜。由是重之。

唐会要卷五

诸王

旧制。亲王食封八百户。有至一千户。公主三百户。长公主加三百户。有至六百户。高宗朝。以沛英豫三王。及太平公主。武后所生。食封逾于常制。垂拱中。太平至一千二百户。圣历初。皇嗣封为相王。太平公主皆三千户。长安中。寿春王兄弟五人。各三百户。神龙初。相王太平公主同至五千户。卫王三千户。温王二千户。成王七百户。寿春等王皆七百户。嗣雍王衡阳临淄巴陵中山王五百户。安乐公主二千户。长宁一千五百户。宣城宜城宣安各一千户。相王女为县主者。各三百户。卫王升储位。相王加至七千户。安乐三千户。长宁二千五百户。宣城以下二千户。长宁安乐皆以七千户为限。虽水旱亦不破损。免以正租庸充数。唐隆中。嗣雍王寿春王封为亲王。各加至一千户。开元中。宁王五千五百户。岐王薛王各五千户。申王四千户。邠王一千八百户。皇妹为公主一千户。咸宜公主加至一千户。其后皇子封王者二千户。皇女为公主者五百户。又诸皇女为公主者例加一千户。其封自开元以后。约以三千户为限。初。贞观中。高宗为晋王。以文德皇后最少子。于后崩后。累年。太宗怜之。不令出阁。高宗朝。睿宗为殷豫王。虽长成。亦以则天最少子。不令出阁。嗣圣纂大位。圣历初。封为相王。始出阁。中宗时。以谯王重福失爱。出迁外藩。卫王重俊为太子。又与成王千里等起兵。将诛韦后。故温王重茂虽年十六七。竟亦居宫中。先天之后。皇子幼则居内。东封后。以年渐长成。乃于安国寺东附苑城为大宅。分院居之。名为十王宅。令中官押之。于夹城中起居。每日家令进膳。又引词学工书之士入教。谓之侍读。十王谓庆忠棣鄂荣光仪颍永延盛济等。以十举全数。其后寿信义陈丰恒凉七王。又就封。入内宅。开元二十五年。鄂光得罪。忠王继大统。天宝中。庆棣又殁。惟荣仪十四王居内。而府幕列于外坊。岁时通名起居而已。外诸孙长成。又于十宅外置百孙院。每岁幸华清宫。侧亦有十王宅百孙院，十王宫人每院四百余人。百孙院三四十人。又于宫中置维城库。以给诸王月俸。诸孙纳妃嫁女。亦就十宅中。太子不居于东宫。但居于乘舆所幸之别院。太子之子。亦分院而居。婚嫁则同亲王公主。于崇仁里之礼院。

高祖二十王。卫王元霸。追谥怀。巢王元吉。建成同谋。伏法。谥刺。楚王智云。追谥哀。荆王元景。与房遗爱同谋。伏法。汉王元昌。承干同谋。伏法。酆王元亨。周王元方。徐王元礼。韩王元嘉。事具杂录。彭王元则。谥曰思。郑王元懿谥曰惠。霍王元轨。事具杂录。虢王元凤。谥曰庄。道王元庆。谥曰孝。事具杂录。邓王元裕。谥曰康。事具杂录。鲁王灵夔。舒王元名。丘神绩所陷。死非其罪。事具杂录。江王元祥。谥曰安。事具杂录。密王元晓。谥曰贞。滕王元婴。事具杂录。

太宗十二王。楚王宽。吴王恪。事具杂录。濮王泰。谥曰恭。事具杂录。齐王佑。庶人。蜀王愔。庶人。谥曰悼。事具杂录。蒋王恽。为人诬告。惶恐自杀。事具杂录。越王贞。事具杂录。纪王慎。事具杂录。江王嚣。谥曰殇。赵王福。曹王明。庶人贤通谋。徙于黔州。而自杀。代王简。

高宗三王。原王孝。谥曰悼。泽王上金。周兴诬告。恐惧自杀。许王素节。事具杂录。

中宗一王。谯王重福。谋反。伏法。

睿宗一王。随王隆悌。

元宗十九王。棣王琰。鄂王瑶。得罪自杀。光王琚。为人诬告。死非其罪。夏王一。事具杂录。仪王璲。颍王　。怀王敏。谥曰哀。永王璘。事具杂录。寿王瑁。事具杂录。延王玢。盛王琦。济王环。信王　。义王玼。陈王珪。丰王珙。言不逊。赐死。恒王瑱。事具杂录。凉王璇。汴王璥。谥曰哀。

肃宗十一王。越王系。事具杂录。西平王佖。追封卫王。彭王仅。兖王僴。泾王●。灵昌王荣。襄王　。杞王倕。召王偲。定王侗。淮阳王僖。追封宋王。

代宗十八王。均王遐。追封。睦王述。丹王逾。恩王连。韩王迥。简王遘。益王乃。隋王迅。荆王选。追封。蜀王 Y。忻王造。韶王暹。嘉王运。端王遇。循王遹。恭王通。原王逵。雅王逸。

德宗九王。舒王谊。本名谟。系昭靖太子之子。德宗怜之。命为子。通王谌。虔王谅。肃王详。事具杂录。资王谦。云王譓。追封代王。昭王诫。钦王谔。珍王諴。

顺宗二十二王。郯王经。均王纬。溆王纵。莒王纾。密王绸。郇王综。邵王约。宋王结。集王缃。冀王絿。和王绮。衡王绚。钦王绩。会王纁。福王绾。珍王缮。抚王纮。岳王绲。袁王绅。桂王纶。翼王绰。蕲王缉。

宪宗十七王。沣王恽。深王悰。洋王忻。绛王悟。建王恪。鄜王憬。琼王悦。沔王恂。婺王怿。茂王愔。淄王协。衡王憺。澶王　。棣王惴。彭王惕。信王　。荣王　。

穆宗一王。安王溶。

敬宗四王。梁王休复。襄王执中。纪王言扬。陈王成美。开成四年十月。立为皇太子。求行册礼。寻降为陈王。

文宗一王。蒋王宗俭。

武宗四王。益王岘。兖王岐。德王峄。昌王嵯。

宣宗十一王。雍王汉。雅王泾。卫王灌。夔王滋。庆王沂。濮王泽。鄂王润。怀王洽。昭王汭。康王汶。广王澭。

懿宗六王。魏王佾。凉王健。蜀王佶。威王侃。吉王保。睦王倚。

僖宗二王。建王震。益王升。

昭宗十五王。棣王祤。虔王禊。沂王禋。遂王袆。景王秘。祁王祺。雅王禛。琼王祥。端王祯。丰王祁。和王福。登王禧。嘉王祜。颍王禔。蔡王佑。

杂录

韩王元嘉。少好学。聚书至万卷。皆文句详定。秘府所不及。又爱碑文古迹。多得异本。闺门修整。有类寒素。与其弟灵夔相友爱。兄弟集见。如布衣之礼。修身洁己。内外

如一。当代诸王。莫能及者。唯霍王元轨。抑其次焉。元嘉子黄公撰。少以文才称。诸王子之中。与琅邪王冲。为一时之秀。

霍王元轨。初为蜀王。徙封吴王。太宗尝问群臣曰。朕子弟孰贤。侍中魏征对曰。臣愚昧不尽知其能。唯吴王数与臣言。未尝不自失。上曰。朕亦器之。卿以为前代谁比。征曰。经学文雅。亦汉之闲平也。由是宠遇弥厚。因令妻征女焉。又尝从太宗游猎。遇群兽。命元轨射之。矢不虚发。太宗抚背曰。汝武艺过人。恨今无所施焉。当天下未定。我得汝岂不安乎。高祖崩。去职。毁瘠过礼。自后。常布衣。示有终身之戚焉。每至忌辰。辄数日不食。后改封霍王。为绛州刺史。迁徐州。元轨前后为刺史。唯闭阁读书。吏事责成于长史司马。谨慎自守。与物无忤。不忘接士。在徐州。唯与处士刘元平为布衣之交。人或问元平王之所长。答曰。无。问者怪而复问之。元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见其长。至于霍王。无所不备。吾何以称之哉。为定州刺史。有突厥来寇。元轨令开门偃旗。虏疑有伏。惧而宵遁。州人李嘉运。与贼连谋。事泄。高宗令收按其党。元轨以强寇在境。人心不安。唯杀嘉运。余无所及。因自劾违制。上览表大悦。谓使者曰。朕亦悔之。向无王。则失定州矣。有王文操者。遇贼。二子凤贤。以身蔽捍。文操获全。二子皆死。县司抑而不申。元轨察之。遣使吊祭。表其事。诏并赠朝散大夫。令加旌表。其礼贤爱善如此。后因入朝。屡上表陈时政得失。多有匡益。高宗甚尊重之。及在外藩。朝廷每有大事。或密制问焉。高宗崩。与侍中刘齐贤等知山陵事。齐贤服其谙练。谓人曰。非我辈所及。元轨尝使国令征封。令白请依诸国赋。贸易取利。元轨曰。汝为国令。当正吾失。反说吾以利耶。拒而不纳。

道王元庆。历赵豫滑徐沁卫州刺史。皆以政闻。事母甚谨。及母薨。请躬修坟墓。优诏不许。

邓王元裕。好学。善谈名理。与典签卢照邻为布衣之交。

舒王元名。高祖在大安宫时。太宗晨夕使尚宫起居。送珍馔。元名保傅等谓元名曰。尚宫有品秩高者。见宜拜之。元名曰。此我二哥家婢也。何用拜为。太宗闻而壮之。曰。此真我弟也。封王之后。历数郡刺史。元名性高洁。罕问家人产业。朝夕矜庄。门庭清肃。尝诫其子豫章王亶等曰。藩王所乏。不虑无钱财官职。但勉行善事。忠孝持身。此吾志也。及亶为江州刺史。以善政闻。高宗手敕褒美元名。以赏其义方之训。高宗每欲授元名大州刺史。固辞曰。忝预藩戚。岂以州郡户口。为仕进之资。辞情恳到。故在石州向二十年。赏玩林泉。有尘外之意。垂拱中。转青州。又拜郑州。州境邻接都畿。诸王及帝戚莅官者。或不检摄家人。为百姓所苦。及元名到。大革其弊。

江王元祥。贪鄙多聚金宝。营求无厌。为民吏所患。时滕王元婴。蒋王恽。虢王凤。亦以贪暴。有授得其府官者。以比岭南恶处。为之语曰。宁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蒋虢。滕王元婴。为金州刺史。颇骄纵。动作无度。高宗与书诫之曰。王地在宗枝。寄深盘石。幼闻诗礼。夙奉义训。实冀孜孜无怠。渐以成德。岂谓不遵轨辙。踰越典章。且城池作固。以备不虞。关锁闭开。须有常准。鸠合散乐。并集府寮。严关夜开。非复一度。遏密之悲。尚缠比屋。王以此情事。何遽纷纭。又巡省百姓。本观风问俗。遂乃驱率老幼。借狗求罝。志从禽之娱。忽黎元之重。时妨农要。屡出畋游。以弹弹人。将为笑乐。取适之方。亦应多绪。何必此事。方得娱欢。晋灵虐主。未可取则。赵孝文趋走小人。张四又倡优贱隶。王亲与博戏。极为轻脱。一府官寮。何所瞻望。凝寒方甚。以雪埋人。虐物既深。何以为乐。家人奴仆。侮弄官人。至于此事。弥不可长。朕以骨肉至亲。不欲致王于法。今与王下上考。以愧王心。人之有过。贵在能改。国有宪章。私恩难再。兴言及此。惭叹盈怀。

吴王恪授安州都督。及将赴职。太宗以书诫之曰。吾以君临兆庶。表正万邦。汝地居茂亲。寄惟藩屏。勉思乔梓之道。善侔闲平之德。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三风十愆。不可不慎。如此则克固盘石。永保维城。外为君臣之忠。内有父子之孝。宜自励志。以勖日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故诫此一言。以为庭训。恪有文武才。太宗尝称其类己。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长孙无忌既辅立高宗。深所忌嫉。永徽中。会房遗爱谋反。遂因事诛恪。以绝众望。海内冤之。

太宗以魏王泰爱文学。特令就府别置文学馆。任自引召学士。又以泰腰腹洪大。趋拜稍难。复令乘小舆舁至于朝所。其宠异如此。后司马苏勖以自古名王多引宾客。以著述为美。劝泰请撰括地志。遂奏引著作郎萧德言等。就府修撰。数岁方毕。及上表之日。诏令付秘阁。赐泰物万段。德言等赐物有差。贞观十六年四月。诏泰移居武德殿。泰为太宗所爱。礼秩如嫡。魏征上疏谏曰。陛下爱魏王。宜使知定分。抑其骄奢。不处嫌疑之地。今武德殿近储后焉。上陵下替。不可以训。太宗曰。我几错误。遂遣泰归本第。十七年五月。上亲谒太庙。以谢承干之过。魏王泰以罪降爵为东莱郡王。太宗因谓侍臣曰。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伺者。两弃之。传之子孙。以为永制。于是列宫寮等。各以大义责之。流降有差。初。承干既废。魏王泰因入侍奉。太宗面许。立为太子。翌日。谓侍臣曰。泰昨入见。自投我怀中云。臣今日始得与陛下为子。是更生之日。臣有一孽子。臣百年之后。当为陛下杀之。传国晋王。父子之道。固当天性。我见其如此。甚怜之。褚遂良进曰。陛下失言。伏愿审思。无令错误也。安有陛下百年之后魏王持国执权。为天下主。而能杀其爱子。传国晋王者乎。陛下比者立承干为太子。复宠魏王。爱之逾嫡。嫡庶不分。所以至今日。既立魏王。伏愿陛下别安置晋王。始得全矣。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因起入内。是日。太宗御两仪殿。群臣尽出。诏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房元龄。兵部尚书李绩。谏议大夫褚遂良。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此。我心无聊。因自投于床。引佩刀欲自刺。无忌等惊惧。争前扶抱。取佩刀以授晋王。无忌等请太宗所欲。报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谓晋王曰。舅许汝也。汝宜拜谢。晋王因下拜。太宗于是御太极殿。召文武六品以上。告立晋王为太子。群臣皆蹈舞称庆。诏幽泰于北苑。

蜀王愔累授襄州刺史。改封蜀王。转益州都督。尝非理殴系所部县令。又畋猎无度。数为非法。太宗怒曰。禽兽调伏。可以驯扰于人。铁石镌炼。可以成方圆之器。至于愔者。曾不如禽兽铁石乎。乃削封邑及国官之半。贬为虢州刺史。后复加实封满千户。愔在州。数游猎不避禾稼。深为百姓所怨。典军杨道整叩马谏。愔曳而捶之。后为御史大夫李干佑所劾。高宗谓荆王元景曰。先朝栉风沐雨。平定四方。远近肃清。车书混一。上天降祸。奄弃万邦。朕纂承洪业。惧如驭朽。与王共戚同忧。为国为家。蜀王畋猎无度。侵扰黎庶。县令无故被罚。阿谀即喜。忤旨便瞋。如此居官。何以共理。历观古来诸王。若能动遵礼度。则流庆子孙。违越朝章。则诛不旋踵。愔为法司所劾。朕实耻之。帝又引杨道整劳勉之。拜为匡道府折冲都尉。赐绢五十匹。贬愔为黄州刺史。

蒋王恽自安州都督除梁州。恽在安州。多造器用玩具。及将行。有车四百两。州县不堪其劳。越王贞累授相州刺史。善骑射。涉文史。兼有吏干。但信谗言。官寮有正直者。多被贬退。又纵诸僮竖。侵暴部民。由是皆伏其才而鄙其行。则天临朝。加太子太傅。除蔡州刺史。则天称制。贞与韩王元嘉。鲁王灵夔。霍王元轨等。密有匡复之志。垂拱三年七月。遂各起兵赴神都。则天命左豹韬卫大将军曲崇裕等。率兵十万讨之。其众大溃。贞等首并枭阙下。贞将起兵。与寿州刺史驸马都尉赵瑰书曰。伫总义兵。来入贵境。瑰甚喜。复许率兵相应。瑰妻常乐公主。高祖第七女。和思皇后之母也。谓其使者曰。为我报王。与其进不与其退尔。诸王若是男儿。不应至许时尚未举动。我尝见耆老云。隋文帝将篡夺周室。尉迟迥是周室外甥。犹能起兵相州。天下响应。况尔诸王。并国家懿亲。宗社是托。

岂不学尉迟迥。感恩效节。舍生取义耶。夫为臣子若救国难。则为忠。不救为逆。诸王必须以匡救为急。不可虚生浪死。取笑于后代。及贞等败。瑰与公主皆死。贞长子冲。好文学。善骑射。历密济博三州刺史。皆有能名。与父贞相次举兵。七日而败。神龙初。侍中敬晖等。以冲父子翼戴皇家。义存社稷。请复其官爵。武三思令昭容上官氏代中宗下手诏不许。开元四年。诏追复爵土。令备礼改葬。太常请谥曰敬。诏从之。五年。又下诏封贞侄孙琳为嗣越王。以奉其祀。仍为立碑。至开成四年六月。其裔孙女道士元贞。护先代数丧归葬。时论称之。因降敕曰。越王事迹。国史着明。枉陷非辜。寻已昭雪。其孙珍子。他事配流。数代漂蓬。不还京国。元贞弱女。孝节卓然。启护四丧。绵历万里。况是近族。必可加恩。行路犹或嗟称。朝廷固须恤助。委宗正寺京兆府与访越王坟报知。如不是陪陵。任祔茔卜葬。其事仍令京兆府接厝。必使备礼葬毕。元贞如愿往京城。便配咸宜观安置。

纪王慎为襄州刺史。以善政闻。玺书劳勉。百姓为之立碑。慎少好学。长于文史。与越王贞齐名。时人号为纪越。许王素节。六岁封雍王。寻授雍州牧。素节能诵古诗赋五百余言。受业于学士徐齐聃。精勤不倦。高宗甚爱之。则天立为皇后。每被谗嫉。出为申州刺史。干封初。诏曰。素节既患旧疾。宜不须入朝。而素节实无疾。自以久乖朝覲。遂着忠孝论以见意。时王府仓曹张柬之。因使潜封此论以进。则天见之不悦。诬以赃贿。降封鄱阳郡王。仍于袁州安置。累进封为许王。除舒州刺史。天授中。与泽王上金。同被诬告。追赴都。临发州。闻遭丧哭者。谓左右曰。病死何由可得。更何须哭。行至都城南。被缢死。

夏悼王一。母贞顺皇后。为惠妃时生。钟爱无敌。故名为一。孩孺而薨。时驾在东都。葬于城南龙门东岑。欲宫中举目见之。

永王璘数岁失母。肃宗收养。夜自抱眠之。及元宗幸蜀。诏璘为山南东路及岭南等道采访使。江陵郡大都督。璘至江陵。召募将土数万人。恣情补署。江淮租赋。破用钜亿。以薛镠李台卿蔡坰为谋主。因有异志。肃宗闻之。诏令归覲于蜀。璘不从命。遂擅领舟师东下。甲仗五千人。趋广陵。以季广琛为将。璘生宫中。不更人事。其子襄城王 。又勇而有力。既握兵权。为左右眩惑。遂谋狂乱。璘虽有窥江左之心。未露其事。吴郡采访使李希言。乃平牒璘。大署其名。璘遂激怒。牒报曰。寡人上皇天属。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礼绝寮佐。而简书来往。应有常仪。今乃平牒抗威。落笔署字。汉仪隳紊。一至于斯。乃使浑惟明取希言。季广琛趣广陵。采访李成式希言等。各以兵拒之。先是。肃宗以璘不受命。使内官啖廷瑶等招讨之。后兵败。将南投岭外。为江西采访使皇甫侁下防御兵所擒。因中流矢而死。

寿王瑁母武惠妃。频产夏王怀王。及上僊公主。皆襁褓不育。瑁之初生。让帝妃元氏。请于邸中收养。妃自乳之。名为己子。十余年在宁邸。故封建晚于诸王。邸中常呼为十八郎。及让帝薨。瑁请制服。以报乳养之恩。元宗从之。

恒王瑱性好道。常服道衣。天宝末。从驾幸蜀。不复衣道衣矣。

越王系本名儋。干元二年七月。为天下兵马元帅。后与张皇后构异谋得罪。

肃王详。德宗第五子。建中三年薨。性聪慧。上尤怜之。追念无已。诏如西域法造塔安置。礼仪使判官司门郎中李岩上疏曰。坟墓之义。经典有常。自古至今。无闻异制。层砖起塔。始于天竺。名曰浮图。行之中华。窃恐非礼。况肃王天属。名位尊崇。丧葬之仪。存乎简册。举而不法。垂训非轻。伏请准令造坟，庶遵典礼。从之。

唐会要卷六

公主

凡公主封有以国名者。郇国代国霍国是也。有以郡名者。平阳宣阳东阳是也。有以美名者。太平安乐长宁是也。惟元宗之女。皆以美名名之。

高祖十九女。长沙。降冯少师。襄阳。降窦诞。平阳。降柴绍。高密。降长孙孝政。后降段纶。长广。降赵慈景。后降杨师道。长沙。始封万春。降豆卢怀让。房陵。降窦奉节。后降贺兰僧伽。九江。降执失思力。庐江。降乔师望。南昌。降苏勖。安平。降杨思敬。淮南。降封道言。贞定。降崔恭礼。衡阳。降阿史那社尔。丹阳。降薛万彻。临海。降裴师律。馆陶。降崔宣庆。安定。降温挺。后降郑敬元。长乐。降赵瑰。

太宗二十一女。襄城。降萧锐。后降姜简。汝南。早薨。南平。降王敬直。后降刘元意。遂安。降窦逵。后降王大礼。长乐。降长孙冲。豫江。降唐义识。巴陵。降柴令武。普安。降史仁表。东阳。降高履行。临川。降周道务。清河。降程怀亮。兰陵。降窦怀悊。晋安。降韦思安。后降杨仁辂。安康。降独孤谋。新兴。降长孙曦。城阳。降杜荷。后降薛瓘。高阳。降房遗爱。金山。早薨。晋阳。早薨。常山。早薨。新城。降长孙诠。后降韦正矩。

高宗三女。义阳。降欢毅。高安。降王勖。镇国太平。降薛绍。后降武攸暨。中宗八女。新都。降武延晖。宜城。降裴●。定安。降王同皎。后降韦濯。三降崔铣。长宁。降杨慎交。后降苏彦伯。永寿。降韦鐬。永泰。降武延基。安乐。降武崇训。后降武延秀。成安。降韦捷。

睿宗十一女。寿昌。降崔真。安兴。早薨。荆山。降薛伯阳。淮阳。降王承庆。代国。降郑万钧。凉国。降薛伯阳。后降温义。蔡国。降王守一。后降裴巽。郇国。降薛敬。后降郑孝义。金仙。入道。玉真。入道。霍国。降裴虚己。

元宗三十女。永穆。降王繇。常芬。降张去奢。孝昌。早薨。唐昌。降薛锈。灵昌。早薨。常山。降薛谭。后降窦泽。万安。入道。上仙。早薨。怀思。早薨。高都。降崔惠童。新昌。降萧衡。临晋。降郭潜曜。建平。降豆卢建。后降杨说。封卫国。真阳。降源清。后降苏震。信成。降独孤明。寿春。降吴澄江。后入道。封楚国。普康。早薨。昌乐。降窦锷。永宁。降裴齐丘。平昌。降温西华。后降杨徽。封宋国。兴信。降裴2 。后降裴颖。三降杨敷。封齐国。咸直。降阳洄。后降崔嵩。宜春。早薨。广宁。降程昌胤。后降苏克贞。万春。降杨朏。太华。降杨琦。寿光。降郭液。乐城。降薛履谦。新平。降裴 。后降姜庆初。寿安。降苏发。

肃宗七女。长乐。降豆卢谌。改封宿国。宁国。降郑巽。后降回纥可汗。三降薛康衡。封萧国。和政。降柳潭。大宁。降裴清。封郯国。宜宁。降郑沛。封纪国。永和。降王诠。延光。降裴徽。后降萧升。封郜国。

代宗十八女。灵仙。早薨。真定。早薨。永清。降裴仿。升平。降郭暧。封虢国。华阳。入道。玉清。早薨。嘉丰。降高怡。长林。降沉明。太和。早薨。嘉诚。降田绪。初封武清。赠赵国。谥庄懿。玉虚。早薨。普宁。降吴士广。晋阳。降裴液。义清。降柳杲。寿昌。降窦克良。新都。降王赞。后降田华。西平。早薨。章宁。早薨。

德宗十一女。唐安。降韦宥。早薨。赠韩国。谥贞穆。义阳。降王士平。赠魏国。谥宪穆。义章。降张茂宗。寻薨。赠郑国。谥庄穆。临贞。降薛钊。永阳。降崔諲。普宁。早薨。文安。入道。咸安。降回纥武义成功可汗。赠燕国。谥襄穆。义川。早薨。宜都。降柳昱。晋平。早薨。

顺宗十一女。汉阳。降郭鏦。普安。降郑何。赠梁国。谥恭靖。东阳。降崔杞。西河。降沉翚。云阳。降刘士泾。襄阳。降张克礼。浔阳。入道。临汝。早薨。阳安。降王承系。平恩。早薨。邵阳。早薨。

宪宗十九女。普宁。降于季友。改封永昌。赠梁国。谥惠康。永嘉。入道。衡阳。早薨。汾阳。降韦让。赠郑国。谥温仪。宣城。降沉　。岐阳。降杜琮。赠晋国。谥庄淑。陈留。降裴模。真宁。降薛翊。南康。降沉汾。普康。早薨。临真。降卫洙。真源。降杜中立。永顺。降刘宏景。安平。降刘异。寿安。降王元逵。本琛王女。永安。入道。义宁。早薨。定安。初封太和。降回鹘崇德可汗。贵乡。早薨。

穆宗八女。义丰。降韦处仁。淮阳。降柳正元。延安。降窦澣。金堂。降郭仲恭。初封晋陵。清源。早薨。饶阳。降郭仲词。义昌。入道。安康。入道。

敬宗三女。永兴。天长。宁国。

文宗四女。兴唐。西平。朗宁。光化。

武宗七女。昌乐。寿春。永清。延庆。静乐。乐温。长宁。

宣宗十一女。万寿。降郑颢。永福。西华。降严祁。赠齐国。谥恭怀。广德。降于琮。义和。饶安。盛唐。平原。唐阳。许昌。丰阳。

懿宗八女。同昌。降韦保衡。封卫国。谥文懿。安化。普康。昌元。昌宁。金华。仁寿。永寿。

僖宗二女。唐兴。永平。

昭宗十一女。新安。平原。降李继侃。信都。益昌。唐兴。德清。太康。永明。新兴。普安。乐平。

杂录

高祖第三女平阳公主。义兵起。公主于鄠县庄。散家资招引山中亡命。得数百人。起兵以应高祖。略地至盩厔武功始平。皆下之。每申明法令。禁兵无得侵掠。故远近奔赴甚众。得兵七万人。公主间使以闻。使者至。高祖大悦。及义军渡河。公主引精兵万余。与太宗会于渭北。与其驸马柴绍。各置幕府。营中号为娘子军。京城平。封为平阳公主。以独有军功。每赏赐异于他主。及薨。追谥曰昭。

太宗长女襄城公主。出降中书令萧瑀子锐。公主雅有礼度。太宗每令诸公主。凡厥所为。皆视其楷则。又令所司别为营第。公主辞曰。妇事舅姑。如事父母。若居处不同。则定省多阙。再三固让。乃止。令于旧宅而改创焉。即荐福寺是也。

贞观五年。长乐公主出降。太宗以皇后所生。敕有司资送倍于永嘉长公主。秘书监魏征谏曰。不可。昔汉明帝欲封其子。云我子岂得与先帝子等乎。可半楚淮阳。前史以为美谈。天子姊妹为长公主。天子之女为公主。既加长字。即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浅深。无容礼有逾越。上然其言。长孙皇后遣使赉钱四十万。绢五百匹。诣征家赐之。

十一年。侍中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礼有妇见舅姑之仪。近代以来。公主出降。此礼皆废。珪曰。今主上钦明。动循法制。吾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遂与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亲执笄。行盥馈之道。礼成而退。物议韪之。自是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备礼。自珪始也。

十六年七月三日。敕晋王宜班于朝列。晋王及晋阳公主。幼而偏孤。上亲加鞠养。晋王或暂出合。公主必送出虔化门。涕泪而别。至是公主言于太宗曰。兄今与百僚同列。将不得在内耶。言讫。哽噎不自胜。上为之流涕。

永徽元年正月。衡山公主欲出降长孙氏。议者以时既公除。合行吉礼。侍中于志宁上疏曰。伏见衡山公主出降。欲就今秋成礼。窃按礼记云。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郑玄云。有故。谓遭丧也。固知须终三年。其有议者。准制公除之后。须并从吉。此汉文创制其仪。为天下百姓。至于公主。服是斩缞。使服随例除。无宜情随例改。心丧之内。方复成婚。非惟违于礼经。亦是人情不可。陛下方奖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此事行之若难。犹宜抑而守礼。况行之甚易。何容废而受讥。伏愿遵高宗之令轨。略孝文之权制。国家于法无亏。公主情礼得毕。则天下幸甚。于是待三年服阕。然后降。

咸亨二年五月十六日。城阳公主薨。公主初适杜荷。坐承干事诛。公主改适薛瓘。太宗使卜之。卜人曰。两火俱食。始则同荣。末亦双悴。若昼日行合 之礼。则终吉。上将从之。马周谏曰。臣闻朝谒以朝。思相戒也。讲习以昼。思相成也。燕饮以昃。思相欢也。婚合以夜。思相亲也。是以上下有成。内外有亲。动息有时。吉凶有仪。先王之教。不可黩也。今陛下欲谋其始而乱其纪。不可为也。夫卜筮者所以决嫌疑。若黩礼乱常。先王所不用。上从其言。瓘后为房州刺史。公主随之。及薨。双柩齐引而还。

显庆三年九月十九日。诏古称厘降。唯属王姬。比闻县主适人。皆云出降。娶王女者。亦云尚主。滥假名器。深乖礼经。其县主出嫁。宜称适。娶王女者。称娶。仍改令文。

神龙二年闰正月一日。敕置公主设官属。镇国太平公主。仪比亲王。长宁安乐。唯不置长史。余并同亲王。宣城新都安定金城等公主。非皇后生。官员减半。其金城公主。以出降吐蕃。特宜置司马。至景龙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停公主府。依旧置邑司。唐隆元年六月二十六日。敕公主置府。近有敕总停。其太平公主有崇保社稷功。其镇国太平公主府。即宜依旧。酸枣县尉袁楚客。奏记于中书令魏元忠曰。女有内。男有外。男女有别。刚柔分矣。中外斯隔。阴阳着矣。岂可相滥哉。然而幕府者。丈夫之职。非妇人之事。今公主开府建寮。崇置法官。秩若亲王。以女处男职。所谓长阴而抑阳也。而望阴阳不愆。风雨不爽。其可得乎。窃谓非致远之计。乖久安之策。书曰。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此之谓也。君侯不正。谁正之哉。

开元十年。永穆公主出降。敕有司优厚发遣。依太平公主故事。僧一行谏曰。高宗末年。唯有一女。所以殊其礼。又太平骄僭。竟以得罪。不应引以为例。上纳其言。

天宝七载。皇女道士万安公主出就金仙观安置。赐实封一千户。奴婢所司。准公主例给付。

干元三年正月十九日。永昌县主婿韦嗣道。宜付吏部与散官。自今以后。县主婿出身者。并准此为恒例。

建中元年九月。诏婚嫁函书。出于近代。既无经据。即可停之。时县主将嫁。既有吉日。所司供设已备矣。而襄王之幼女卒。上从妹也。命改用中旬。或奏曰。礼物已备。供帐已设。撤之倍劳。且殇服不足以废事。上曰。尔爱其费。我爱其礼。卒罢之。十二月。出嫁岳阳等十一县主。初。开元中。置礼会院于崇仁里。自兵兴以来。废而不修。公郡县主。不时降嫁。殆三十年。凡皇族子弟。皆散弃无位。或流落他县。上即位。始叙用枝属。以时婚嫁。公族老幼。莫不悲感。及县主将嫁。小大之物。必周其用。于是有司度人用一笼花。计钱七十万。上使损之。及三万。乃止。上曰。吾非有所爱。但不欲无益之费耳。各以其余钱赐之。以备他用。旧例。皇姬下嫁。舅姑反拜而妇不答。至是乃刊去慝礼。率由典训。

贞元二年二月。太常奏长林公主出降。准开元礼。合乘厌翟车。去年嘉诚公主出降。得驾部牒。造来多年。不堪乘驾。又得内侍省报。旧例相沿。乘金根车。其时便已行用。今缘礼会日逼。创造必不及。请准嘉诚公主例。乘金根车。敕宜依。自是公主出降。相承金根车。至今不改。至四年二月七日。太常卿董晋奏曰。今月八日正衙。册新都长公主。准开元礼。其日皇帝御正衙。命使行册礼。陈乐悬。伏准贞元二年五月。册嘉诚公主。二年三月。册长林公主。皇帝并不御正殿。亦不设乐悬。遂为典故。又奏今月十日。新都长公主出嫁。行五礼。准旧例。并合前一日于光顺门行五礼。今奉敕。其日早于光顺门便行册礼。遂为故事。至十五年七月三日。有司奏。册公主仪注。伏准开元之仪。侍中合宣制。今仪注误以中书令宣制。则其日侍中阙行事之仪。中书令合受册。又合以册授与册使。今仪注误以中书侍郎授册使。则其日阙中书令授册之仪。内册案自东上阁出。诣横街北。合宣付中书门下。其侍中中书令其日并行事。今仪注误。独宣付中书令。则侍中无凭宣付。今欲改正。制曰。可。至二十一年四月七日。敕礼部。礼仪使奏。旧制例正衙命使。使出含元殿西廊侧门外。登辂车。从光范门入。诣光顺门进册。伏缘诸王及公主。并同日内册。其载册辂车。车数不足。今商量册使出宣政门。便自兴礼门出。各赴延英光顺门进册。既便于事。又合礼经。制曰。可。

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诸郡县主婿每停官后。郡主每季给钱七十千文。县主每季五十千文。如受官后。即停。其郡县主婿已亡殁者。依准此。仍令度支随季折给绫绢。

六年十一月。诏郡主婿检校四品京官者。户部月给俸钱三十千文。度支岁给禄米一百二十石。县主婿检校五品京官。给俸钱二十千文。禄米百石。其有出身及先任正官。并负才学政术。欲从上举选者。听之。如官已登朝。不用此制。又敕诸公主。每年各给封物七百段匹。此依旧例。春秋两限支给。诸郡主每季各赐钱一百贯文。诸县主每季各赐钱七十贯文。其郡县主婿见任前资正员外员官等。一依支给。

十一年十月。义阳公主出降秘书少监王士平。士平。武俊之子也。上慎重其事。先时令宰臣访于礼官。令参定见舅姑之仪礼。又武俊在镇。仍定公主遣使仪。

十四年。故怀泽县主婿检校右赞善大夫窦克构状言。臣顷以国亲。超受宠禄。及县主薨逝。臣官遂停。臣陪位出身未授检校官日。自有本官。伏乞宣付所司。许取前衔婺州司

户参军。随例调选。诏许赴集。仍委所司比类前任正员官。依资注拟。自今以后。郡县主婿。除丁忧外。有曾任正员官。停检校官俸料后者。准此处分。其余先是兼试同正员等。不在选序者。停检校官俸料后。任便赴集有司。据检校官量降三资与正员官。元无官者。与解褐正员官。

十五年七月。敕驸马郡县主。如实无子。准式养男。并不得用母荫。

永贞元年正月。度支奏。故永昌公主薨。准贞元中义阳义章公主葬料。一切砖瓦等充给。上令度支都支三千万。于数内圆融造作。

元和三年三月。敕县主婿请授外官。如赴任。县主不得离京。自今以后。永为常例。

七年十一月。京兆尹元义方奏。永昌公主祠堂制度。敕宜减制。宰臣李吉甫奏。窃以祠堂之设。礼典无文。盖德宗皇帝恩出一时。事因习俗。当时人间。不无窃议。昔汉章帝欲为光武原陵。明帝显节陵。各起邑屋。东平王苍上疏。言其不可。东平王即光武之爱子。明帝之爱弟。贤王之心。岂惜费于父兄哉。诚以非礼之事。人君所当慎也。今者。依义阳公主欲起祠堂。恐不如量置墓户。以充守奉。翌日。上谓吉甫曰。昨日所奏罢祠堂。深惬朕心。朕初疑其 费。缘未知故实。是以量减。及览所奏。方知无据。然朕不欲破二十户百姓。当拣官户谨信委之。十二月。诏曰。王者教化。本于婚姻。由亲以理疏。自内而刑外。故诗称好合。所以成子姓也。礼有待年。明其必及时也。恭惟累圣之后。子孙众多。教于公宫。已知妇顺。而从人之义重。择配之才难。以兹兢兢。久旷嘉礼。况时方无事。年及有行。宜加禄邑之荣。以俟御轮之吉。言念于此。惕然兴怀。思宏厚恩。用协敦叙。恩王等女六人。可并封县主，仍委中书门下。与宗正卿及吏部尚书侍郎计会诸亲之内。及常选之中。精求其人。副我诚意。时十六王宅诸王女。久不降嫁。德音初下。人感叹焉。

九年八月。岐阳公主出降杜悰。发左右神策兵三百赴光范门翼道。至其宅。京兆尹裴武充礼会使。

太和三年正月。敕浔阳平恩邵阳三公主。皆舍俗入道。宜令每年各赐封物七百段匹。仍准旧例。春秋两限支付。四年五月。敕出降县主妆粉钱。宜令所司。自今以后。从出降日支。

四年正月。敕驸马窦澣。公主衣服逾制。从夫之义。过有所归。宜罚两月赐钱。

开成二年十二月。敕驸马尝为公主行服三年。颇乖典法。自此准礼。夫妻服齐缞。杖。周。时岐阳公主既薨。驸马杜悰。因礼文不为重服。时论推美。故有是诏。

三年十二月。敕驸马都尉尚公主后。宜令守检校官二周。年满则量人材资序。改转正员官。仍为定例。

会昌五年七月。中书门下奏。伏见公主上表称妾李氏者。伏以臣妾之义。取其贱称。家人之礼。即宜区别。臣等商量公主上表。请如长公主之例。并云某邑公主第几女上表。郡县主亦望依此例称。从之。

大中四年二月。以起居郎驸马都尉郑颢尚万寿公主。其年诏曰。女人之德。雅合慎修。严奉舅姑。夙夜勤事。此妇之节也。先王制礼。贵贱同遵。既以下嫁臣寮。仪则须依古典。万寿公主妇礼。宜依士庶。

其年二月。敕诸县主婿选尚之初。多无官绪。或正员初秩。授检校朝官。从前条流。都未详备。自今以后。县主婿如先有官。宜超资与进改。如未有官者。且授检校官。待三周年后。与第二任正员官、仍委宗正卿检勘闻奏。

五年四月。敕夫妇之际。教化之端。人伦所先。王猷为大。况枝连帝戚。事系国风。苟失常仪。即紊彝典。其有节义乖常。须资立制。如或情有可愍。即务从权。俾协通规。必惟中道。起自今以后。先降嫁公主县主。如有儿女者。并不得再请从人。如无儿者。即任陈奏。宜委宗正等准此处分。如有儿女妄称无有。辄请再从人者。仍委所司察获奏闻。别议处分。并宣付命妇院。永为例程。其月敕亲王公主葬。宜准故事。辍朝一日。其年八月。敕公主邑司。擅行文牒。恐多影占。有紊朝章。今后公主除缘征封外。不得令邑司行文书牒府县。如缘公事。令邑司申宗正寺。与酌量事体施行。

咸通十二年二月。葬卫国公主于少陵原。先是。诏百寮为挽歌词。仍令驸马韦保衡自撰公主神道碑。京兆尹薛能为外监护。供奉官杨复璟为内监护。仪注甚盛。上与郭淑妃御延兴门哭送。

和蕃公主

宏化。宗室女。贞观十三年十一月。降吐谷浑慕容诺曷钵。文成。宗室女。贞观十五年正月十五日封。降于吐蕃赞普弄赞。命江夏王送之。弄赞亲迎于河源。见王。行子婿礼甚谨。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媿沮之色。谓所亲曰。我祖父未有通婚大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当筑一城。以夸示后世。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从之。金城。雍王守礼女。神龙三年四月十四日。降于吐蕃赞普。宁国。肃宗女。干元元年七月十七日。出降回鹘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置公主府。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自蕃还。至贞元五年四月十二日。议罢公主府。置邑司。永乐。宗室女。开元二十五年十一月三日。出降契丹松漠郡王李失活。燕郡。余姚公主女慕容氏。开元十五年闰五月十九日。出降契丹松漠郡王李郁子焉。固安。从外甥女辛氏。开元五年二月。出降奚首领李大酺。至八年。大酺戮死。共立季弟鲁苏为主。仍以公主为妻。时鲁苏牙官塞默羯谋害鲁苏。翻归突厥。公主密知之。遂诱而杀之。上嘉其功。赏赐累万。公主嫡母嫉主荣宠。乃上言云主是庶生。请别以所生主嫁鲁苏。上怒。乃令离婚。东光。咸安公主女韦氏。降奚首领鲁苏。交河。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女。开元五年十二月。出降突骑施可汗苏禄。和义。宗室女。天宝三载十二月十四日。出降宁国奉化王。静乐。天宝四载三月十四日。封外甥女独孤氏。降松漠都督怀顺王李怀节。宜芳。外甥女杨氏。天宝四载三月十四日。出降饶乐都督怀信王李延宠。崇徽。仆固怀恩女。大历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出降回鹘可汗。咸安。德宗女。贞元四年十月。出降回纥天亲可汗。其月二十六日。敕置咸安公主府。准亲王例。太和。宪宗女。长庆元年二月。出降回纥崇德可汗。

杂录

景龙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幸始平县。送金城公主。以骁卫大将军杨矩为使。上初谓侍中纪处讷曰。昔文成公主出降。即江夏王送之。卿识蕃情。又有安边之略。可为朕充此使也。处讷辞以不练边事。上又使中书侍郎赵彦昭代行。司农卿赵履温谓之曰。公国之宰辅。

而为一介之使。不亦鄙乎。彦昭曰。计将安出。履温因为阴托安乐公主。密奏留之。至是命矩行。

二月一日。改始平县为金城县。又改地为凤台乡怆别里。

开元二十一年正月。命工部尚书李皓。持节于吐蕃。以国信物一万匹。私觌物二千匹。皆杂以五彩。遣之。及还。而金城公主上言。请以今年九月一日。树碑于赤岭。定蕃汉界。诏张守珪李行祎与吐蕃使莽布支同往观树焉。既树。而吐蕃遣其臣随汉使人分往剑南及河西碛。历告边州曰。两国和好。无相侵掠。汉使告亦如之。

二十九年。金城公主薨。吐蕃使来告哀。

贞元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太常卿董晋奏。公主出降蕃国。请加玉册。制曰。可。三年九月。遣回纥使合阙将军归其国。初。合阙将其君命请婚于我。许以咸安公主嫁之。命公主见合阙于麟德殿。且命中谒者赍公主画图。就示可汗。以马价绢五万匹还之。许其互市而去。以殿中监嗣滕王湛然为送咸安公主使。仍兼婚礼使。

四年十月。回纥公主及使至自蕃。上御延喜门。禁妇人及车舆观者。时回纥可汗喜于和亲。其礼甚恭。乃上言曰。昔为兄弟。今即子婿。子婿半子也。彼犹父。此犹子也。父若患于西戎。子当遣兵除之。又骂辱吐蕃使者。及使其宰相等率众千余人。及其妹骨吐禄毗伽公主。夷妹迷叙骨吐禄公主。及职使大首领等妻妾。凡五十六妇人来迎可敦。凡遣人千余纳聘。马三千匹。上令朔州及太原分留回纥七百余人。其宰相大首领至者。馆于鸿胪寺将作监。回纥使者见于宣政殿。上召回纥公主及使对于麟德殿。颁赐有差。

元和三年正月。咸安公主薨。废朝三日。初。王师平史朝义。北虏微有功。恃此不修臣礼。至贞元四年。回纥武义成功可汗。始遣使献方物。仍求结亲。德宗与群臣议。许之。遂以公主降焉。命使册可汗为勇猛分相智惠长寿天亲可汗。册公主为孝顺端正智惠长寿可敦。御制诗送之。事具德宗实录。天亲可汗卒。子忠贞可汗立。忠贞可汗卒。子奉诚可汗立。奉诚可汗卒。国人立其相。是为怀相可汗。皆从故法尚公主。在蕃二十一年卒。册赠燕国大长公主。赐谥曰襄穆。

太和公主。长庆元年二月封为公主。册为回纥可敦。出降爱登里逻骨没密施合毗伽保义可汗。以中书侍郎平章事崔植充册使。户部侍郎平章事杜元颖充五礼使。五月。诏缘改定太和公主出降回纥事宜。令中书舍人王起赴鸿胪寺宣示回纥等使。保义可汗既立。遣使求婚。遂封第九妹为永安公主。将以降嫁焉。其年三月。保义可汗卒。四月。册九姓回纥为崇德可汗。五月。遣使请迎所许嫁公主。朝廷以封第五妹为太和公主以降。今回纥虽狄人。固请永安。而终不许。故命中书舍人王起充鸿胪寺以宣谕焉。又诏左金吾大将军胡证。充送公主为回纥可敦归国及加册可汗等使。光禄卿李宪充副使。太常卿李锐充婚礼使。公主置府。官属准亲王例。仍铸邑司印一面。及发。上以半仗御通化门送之。敕常参官于章敬寺前立班。仪卫甚盛。仍令京兆府权置公主幕次。暂驻受百寮之谒见。士女倾城观焉。

会昌元年十一月。敕缘回纥国中离乱颇甚。太和公主恐未安宁。须遣文臣专往访问。宜差通使舍人苗绾充使。三年二月，太常礼院奏太和公主到日。百寮于章敬寺门立班。旧例并以邑司承命入拜。命承命出答拜。今商量邑司官秩。多是至卑者。缘恐事太轻。今请公主左右一人。戴鬓帛承拜褵裆。将命出入。以代邑司官。谓得礼之变。从之。其月二十五日。公主自蕃还京。诏左右神策各出军二百人。及太常仪仗卤簿。从长乐驿迎公主入城。

其日。改封定安大长公主。罢太和公主府。宰臣及文武百寮于章敬寺门立班候参。参毕。太和公主便赴太庙。谒宪宗穆宗二室。回从光化门入内。其日。宰相及文武百寮赴宣政衙。于东上阁门进名奉贺。赴兴庆宫贺太皇太后。二十七日敕。安定大长公主自蕃还京。莫不哀悯。百辟卿士。皆出拜迎。宣城贞宁临贞贞源义昌等公主并宗室近亲。合先慰问。晏然私第。竟已不至。度于物体。稍似非宜。各罚封绢一百匹。以塞愆违。阳安长公主既不与定安光顺相见。又两日就宅宣事。皆不在家。罚封物三百匹。三月。中书门下奏。伏闻定安大长公主。二月二十五日。以回纥背叛恩德。侵轶边陲。于光顺门内。脱去簪珥。变服请罪。陛下释其愆负。方敢对见。又以宣城公主等违敕不到。各罚封物。伏以礼法之行。始此中壶。王化盛事。人伦美谈。周易云。正家而天下定矣。臣等忝在枢近。不任抃贺踊跃之至。伏望宣付史馆纪述。为百代典制。从之。

唐会要卷七原阙　今照四库全书本增补

封禅

兖州刺史薛胄。以天下太平。登封告禅。帝王盛烈。遂遣博士登太山观古迹。撰封禅图及仪上之。高祖谦让不许。册府元龟。

贞观五年正月癸未。朝集使请封禅。旧唐书太宗本纪。

贞观五年正月。朝集使赵郡王孝恭等。佥议以为天下一统。四夷来同。诣阙上表请封禅。帝手诏曰。省表具怀。自有隋失道。四海横流。百王之弊。于斯为甚。朕提剑鞠旅。首启戎行。扶翼兴运。克成鸿业。遂荷慈睠。恭承大宝。每日昃思治。弗敢康宁。兢兢夕惕。用忘兴寝。履薄驭朽。不足为喻。赖三灵显命。百辟同心。海外无尘。远夷慕义。但流遁永久。雕残未复。田畴多旷。仓廪犹虚。家给人足。尚怀多愧。岂可遽追前代。取讥虚美。所望恂恂济济。协力尽诚。辅其不逮。致之王道。如得雅颂形于金石。菽粟同于水火。反朴还淳。当如来议。十一月己亥。朝集使利州都督武士　等。诣朝堂又上表请封禅。帝曰。隋末分离。群凶竞逐。我提三尺剑。数年之闲。正一四海。是朕武功所定也。突厥强梁。世为纷更。今乃袭我衣冠。为我臣吏。殊方异类。辐辏鸿胪。是朕文教所来也。突厥破灭。君臣为俘。安养之情。同于赤子。是朕仁爱之道也。林邑贡能言鸟。新罗献女乐。悯其离本。皆令反国。是朕敦本也。酬功录效。必依赏格。惩恶罚罪。必据刑书。割亲爱。舍嫌隙。以宏至公之遗。是朕崇信也。非朕专自矜伐。欲明圣人之教不徒然也。比年谷稼频登。疾疢不作。诚宜展礼名山。以谢天地。但以丧乱之后。民物雕残。惮于劳费。所未遑也。册府元龟。

贞观六年。平突厥。年谷屡登。群臣上言请封泰山。太宗曰。议者以封禅为大典。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阙封禅之礼。亦可比德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修封禅之仪。亦何异于桀纣。昔秦始皇自谓德洽天心。自称皇帝。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汉文帝竟不登封。而躬行俭约。刑措不用。人皆称始皇为暴虐。汉文为有德之君。以此而言。无假封禅。礼云。至敬不坛。埽地而祭。足表至诚。何必远登高山。封数尺之土也。侍中王珪曰。陛下发德音。明封禅本末。非愚臣之所及。秘书监魏征曰。隋末大乱。黎民遇陛下始有生望。养之则至仁。劳之则未可。升中之礼。须备千乘万骑之费。动役数州。户口萧条。何以能给。太宗深嘉征言。而中外表章不已。上问礼官两汉封山仪注。因遣中书侍郎杜正伦。行太山上七十二帝坛迹。是年。两河水潦。其事乃寝。旧唐书礼仪志。

贞观中。百官上表请封禅。太宗许焉。唯魏征切谏。以为不可。太宗谓魏征曰。朕欲封禅。卿极言之。岂功不高耶。德不厚耶。远夷不服耶。嘉瑞不至耶。年谷不登耶。何为不可。征对曰。陛下功则高矣。而人未怀惠。德虽厚矣。而泽未旁流。诸夏虽安。未足以供其事。远夷慕义。未足以供其求。符瑞虽臻。罻罗犹密。积岁一丰。仓廪尚虚。臣所以窃谓未可。臣未能远譬。但喻于人。今有人十年长患瘵。治且愈。皮骨仅存。便欲使负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乱。非止十年。陛下之良医。除其疾苦。虽已乂安。未甚充寔。告成天地。臣窃有疑。且陛下东封。万国咸集。要荒之外。莫不奔走。自今伊洛。洎于海岱。灌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岂可引彼夷狄。示之虚弱。殚府竭财。未厌远人之望。加年给复。不偿百姓之劳。或水旱之灾。风雨之变。庸夫横议。悔不可追。岂独臣言。兆人咸尔。太宗不能夺。乃罢封禅。大唐新语。

太宗谓房元龄曰。封禅是帝王盛事。比奏请者不绝。公等以为何如。魏征对曰。帝王在德。不在封禅。自丧乱以来。近泰山州县。雕残最甚。若车驾既行。不能令无使役。此便是因封禅而劳役百姓。太宗曰。封禅之事。不自取功绩。归之于天。譬如元龄等功臣。虽有益于国。能自谦让。归之于朕。岂以不言而欲自取。今向泰山。功归于天。有似于此。然朕意常以嵩高既是中岳。何谢泰山。公等评议。

贞观六年。公卿百寮。以天下太平。四夷宾服。诣阙请封禅者。首尾相属。帝不许。尝从容而言曰。朕本诸公子也。始望不及此。属天下丧乱。遂有救焚拯溺之志。义师入关之始。群凶鼎沸。当此之时。但得三分天下。亦为足矣。朕以不武。内禀太上皇之谋。外假士大夫之力。数年之闲。六合大定。升中告禅。信亦其时。然朕往昔蒙犯霜露。遂婴气疾。但恐登封之后。弥增诫惧。有乖营卫。非所以益朕也。少欲自怡。用安年寿。公卿等勿复为言。册府元龟。

贞观十一年。群臣复劝封山。始议其礼。于是国子博士刘伯庄。睦州刺史徐令言等。各上封禅之事。互设疑议。所见不同。多言新礼中封禅仪注。简略未周。太宗敕秘书少监颜师古。谏议大夫朱子奢等。与四方名儒博物之士。参议得失。议者数十家。递相驳难。纷纭久不决。于是左仆射房元龄。特进魏征。中书令杨师道。博采众议。堪行用而于旧礼不同者。奏之。其议昊天上帝坛曰。将封先祭。义在告神。且备谒敬之仪。方展庆成之礼。固当于坛下址。先申齐洁。赞享已毕。然后登封。既表重慎之深。兼示行事有渐。今请祭于泰山下。设坛以祀上帝。以景皇帝配享。坛长一十二丈。高一丈二尺。又议制玉牒曰。金玉重宝。质性贞坚。宗祀郊禋。皆充器币。岂嫌华美。實贵精确。况三神壮观。万代鸿名。礼极殷崇。事资藻缛。玉牒玉简。式韫灵奇。传之无穷。永存不朽。今请玉牒长一尺三寸。广厚各五寸。玉简厚二寸。长短阔狭。一如玉牒。其印齿请随玺大小。仍缠以金绳五周。又议玉策曰。封禅之祭。严配作主。皆奠玉策。肃奉诚虔。今玉策四枚。各长一尺三寸。广一寸五分。厚五分。每策五简。俱以金编。其一奠上帝。一奠太祖座。一奠皇地祇。一奠高祖座。又议金匮曰。登配之策。盛以金匮。归格艺祖之庙室。今请长短令容玉策。高广各六寸。形制如今之表函。缠以金绳。封以金泥。印以受命玺。又议方石再累曰。旧藏玉牒。止用石函。亦犹盛书箧笥。所以或呼石箧。今请方石三枚。以为再累。其十枚石简。刻方石四边而立之。缠以金绳。封以石泥。印以受命玺。又议泰山上圜坛曰。四出开道。坛场通义。南面入升。于事为允。今请介丘上圜坛广五丈。高九尺。用五色土加之。四面各设一阶。御位在坛南。升自南阶。而就上封玉牒。又议圜坛上土封曰。凡言封者。皆是积土之名。利建分封。亦以班社立号。谓之封禅。厥义可知。今请于圜坛之上。安置方石。玺缄既毕。加土筑以为封。高一丈二尺。而广二丈。以五色土益封。玉牒藏于其内。祀禅之土封。制亦同此。又议玉玺曰。谨详前载方石缄封。玉检金泥。必资印玺。以为秘

固。今请依令用受命玺。以封石检。其玉检既与石检大小不同。请更造玺一枚。方一寸二分。文同受命玺。以封玉牒。石检形制。依汉建武故事。又议立碑曰。勒石纪号。显扬功业。登封降禅。肆觐之坛。立碑纪之。又议设告至坛曰。既至山下。礼行告至。柴于东方上帝。望秩遍礼群神。今请其坛方八丈一尺。高三尺。陛仍四出。其禅方坛及余饰。请从今礼。仍请式柴祭望秩同时行事。又议废石阙及大小距石曰。距石之设。意取牢固。本资實用。岂云雕饰。今既积土厚封。足与天长地久。其小距环坛。石阙回建。事非经诰。无益礼仪。烦而非要。请从减省。太宗从其议。仍令附之于礼。旧唐书礼仪志。

案颜师古传。帝将有事泰山。诏公卿博士杂定其仪。而论者争为异端。师古奏。臣撰定封禅仪注书。在十一年。于时诸儒。谓为适中。于是以付有司。多从其说。

贞观十一年。颜师古封禅议。将封先祭。义在告神。且备款谒旧唐书作谒敬。之仪。方展庆成之礼。固当为唐书作于。坛下距。唐书作趾。预通典一作先。申齐洁。赞飨已毕。然后登封。既表重慎之深。兼示行事有渐。今请祭于山下。封于山上。四出开道。坛场通义。南面入升。于事为允。今请山上圜坛。广五尺。高九尺。用五色土为之。唐书作加。四面各设一陛。唐书作阶。御位在坛南。升自南陛。唐书作阶。而旧本作宜。就行事。行事。唐书作上附玉牒。旧藏玉牒。止用石函。亦犹书盛箧笥。所以或呼为石箧。然其形大质重。转徙非易。岱宗倘无此石。皆应取自他山。所以不为混成。累辑而作。大要在于周固。稽其缜旧本作缉。密。而近代仪注。更名石 。 非稽古之文。旧本作称。本无义训可寻。赢旧本作盈。缩之闲。贵在折中。旧本作衷。不烦纷议。更增疑惑。今请方石三枚。以为再累。其十枚石检。刻方石四边而立之。缠以金绳。用备检约。凡言封者。皆是积土之名。利建分封。亦以班社立号。谓之封禅。厥义可知。今若置牒坛上。止因累石。不加缮筑。即以为封。匪唯严秘之道。有妨简率。亦乃名实不副。理恐乖爽。今请于圜坛之上。安置方石。封印唐书通典作玺缄。既讫。旧本作毕。加五色土筑以为封。高一丈二尺。而广二丈。金玉重宝。质性坚贞。宗祀严禋。皆充器币。岂嫌华美。實贵精确。况乎三神壮观。万代鸿名。礼极殷崇。事资藻缛。玉牒玉检。式韫灵奇。旧本作事韫灵奇。传之无穷。永存旧本作在。不朽。至于广袤之数。足以载文辞。缄束之方。务在申胶固。今宜立制。随时损益。丰功厚德。既以跨蹑前踪。盛典宏规。无劳一遵曩式。今请玉牒长一尺三寸。广厚各五寸。玉检厚二寸。唐书有长短阔狭一如玉牒。其印齿疏密。随印大小。距石之设。意取牢固。本资实用。岂云巧唐书作雕。饰。今既积土厚封。更无差动。天长地久。宁假支持。斜设横安。请并弗旧本作不。置。勒石纪号。垂裕后昆。美盛德之形容。阐后王之休烈。其义远通典作大。矣。其事尚焉。我皇声畅九垓。威横八极。灵祇不爱其宝。兆庶无得而稽。但当赞述希夷。以摅臣下之至。具旧本作其。祭坛之例。旧本作制。登封之所。肆觐万国。受记旧本作职。百神。固宜刻颂。显通典作明旧本作播。扬功业。至于小距环坛。旧本作圜。石阙别树。唐书作回建。事非经据。无益礼仪。烦而非要。请从减省。神灵玺宝而弗用。由来无所施行。其六玺虽以封书。莫不披于群下。受命之玺。登封则用昭事上元。表兹介福。休征纬兆。岂因常贯。又封检之玺。分寸不同。即事而言。请并更造。既顺肃虔之理。永垂创制之名。禅坛制度。请从新礼。行事仪式。亦并依之。自外委细。不载于文者。职在所司。随事量定。议曰。谨率愚管。其录如前。庸疑之言。不足观采。但封禅大礼。旧典不存。秦汉以来。颇有遗迹。阙而不备。难可甄详。昔在元封。倪宽专赞其决。逮乎光武。梁松独尸其事。搢绅杂议。不知所裁。至如流俗传闻。记注臆说。未尝从事。徒有空言。乖殊不一。曷足云也。且夫沿革不同。着之前诰。自君作古。闻诸往册。方今台铉佐时。远超风后。秩宗典职。追迈伯夷。究六经之妙旨。毕天下之能事。纳于圣德。禀自宸衷。果断而行。文质斯允。诏旨集公卿及儒生学士议登封事。谨依访闻。具件如右。但封禅大礼。旧典不存。秦汉以来。颇有遗迹。阙而不备。难可甄详。昔在元封。时主博采群论。建武有司。亦禀成规。至如记注近书。委巷浮说。不足凭据。无所取

材。且夫沿革不同。着于往册。自君作古。實惟令范。圣朝丕业。方贻万载。臣下庸蔽。不敢专决。请垂鉴察。克断宸衷。谨录奏闻。伏听裁择。谨议。文苑英华。

贞观十四年十月甲戌。赵王元景等。表请封禅。奏曰。夫功成道合。古今以为隆平。登封降禅。圣贤谓之大典。是以出震则天之后、革夏变商之君。继韶夏而施尊名。崇号谥而广符瑞。顾迟迟焉。群臣区区。诚为此也。原夫大始云构。生灵厥萌。黎庶布乎穹壤。皇王司其右契。遐哉上古。以迄于兹。历选休征。未有如今日之盛也。所以敢罄窥管。无惧触鳞。沥胆披肝。言亦备矣。援天引圣。辞亦殚矣。幸蒙亭育之泽。降以听览之恩。大赉虽敷。犹申后命。未便涣汗。方事逡巡。怀生之徒。不遑宁处。伏乞皇帝陛下。则天成务。应物为心。协三才之会昌。乃霈然而动色。遂万姓之延首、俯凝旒而改容。虽复龙图告征。龟书袭吉。尚谘诹于四岳。建明谟于兆人。欲使六合之中。沃心遍于朝野。八纮之内。下问浃于华戎。凡在人灵。畴无忭跃。今兹百辟咸集。九有攸同。并执玉以来庭。俱式歌而且舞。远则重译佥议。近则端笏参谋。欣睹增天之高。愿逢加地之厚。绝域忘生而越险。华发忍死而争趋。中外之心克谐。愚智之情允睦。掌故事者。草登封而待期。执羁靮者。俨车徒而俟命。庶官承职。三事夙兴。远迩昌言。明灵幽赞。莫不倾视俯听。希陪肆觐之礼。效祉呈祥。钦承告成之庆。山称万岁。企和銮而发奇。云浮五彩。伫华盖而交荫。两仪之情转迫。万国之望愈深。臣又闻之。屈己从众。至人所以称仁。丝言显发。哲王以之敷信。昨已奉明诏。许以试之。寔降皇情。俯同人欲。宽仁之利斯博。示信之道宜宏。即日庶尹驰心。咸奉章而守阙。列藩翘足。各伏地以祈恩。所冀天慈。深加昭察。制可群寮之奏。克以发轸之期。颁示普天。申明绝典。使夫一时之士。欣独高于万代。八荒之酋。荷周沾于再造。则臣等死日。犹生之年。不任诚恳之至。谨与连率方牧等。奉表诣阙固请以闻。帝冲让不许。至于再三。于是下诏曰。自古明王。君临区宇。功济天下。道被生民。内外无虞。年谷丰稔。莫不归功上元。致礼厚地。腾茂实于六合。飞英声于百代。今公卿在列。屡述虚心。岳牧具僚。固陈佥愿。理在难夺。敬依来请。顾循诸己。仍怀惭德。册府元龟。

贞观十五年四月辛卯。诏以来岁二月。有事于泰山。六月己酉。有星孛于太微。丙辰。停封泰山。唐书太宗本纪。唐太宗已平突厥。年谷屡丰。群臣请封泰山。太宗初颇非之。已而遣中书侍郎杜正伦。行泰山上七十二君坛迹。以是岁两河大水而止。其后群臣言封禅者多。至十五年。将东幸。行至洛阳。而彗星见。乃止。唐书礼乐志。

贞观十五年三月庚辰。肃州言所部川原。遍生芝草。先是。百僚及雍州父老。诣朝堂上表请封禅。四月辛卯朔。下诏曰。肇有蒸庶。树之司牧。载籍所纪。风烈犹存。至于道洽品物。功成宇县。天眷彰于符瑞。人事表于隆平。莫不增封岱宗。广禅梁甫。荣镜六合。对越三神。前圣所以垂其尊名。后王所以仰其休烈。盖由此也。自火德既衰。三光分裂。金行失御。九鼎沉沦。诸华竞逐。彝伦大坏。虽周室削平赵魏。隋氏混一文轨。而金革之事。未戢于封疆。雅颂之音。弗闻于朝廷。遂使至教阙如。淳风莫反。齐郊绝类帝之礼。日观缺升中之仪。其已久矣。朕丕膺景命。嗣守洪基。承大乱之余。当率土之责。负扆兴惕。纳隍在虑。上凭宗社之灵。下资士庶之力。草昧伊始。援干戈以靖乱。区夏既平。宏礼乐以纬俗。尉候无警。菑畬有年。比屋咸保其欢。含气不违其性。殊方异域。尽地界而来庭。应图合牒。殚天符而表瑞。缅怀前载。详求诸己。岂伊寡德。能致此乎。固乃上元所协赞也。而群公卿士。百辟庶僚。因陈人祇之意。请遵封禅之典。推而不居。至于数四。文武之情弥切。内外之议日闻。诚请频繁。淹历年载。朕继迹百王。因心万物。上奉苍昊。义在荐功。下抚黎元。方祈厚福。既迫兹理。敢不祗从。猥以眇身。齐美上代。永言夙志。凛乎增惕。可以来年二月。有事泰山。所司宜与公卿并诸儒士。及朝臣有学业者。详定其仪。博考圣贤之旨。以允古今之中。务尽诚敬。称朕意焉。于是诏太常卿韦挺为检校封禅

大使。礼部侍郎令狐德棻副焉。朝廷参议其仪。异端竞起。秘书少监颜师古。乃奏称臣撰定封禅之礼书。在十一年春。于是诸儒参详。以为适中。诏公卿定其可否。多从师古之礼。六月己酉。有星孛于太微宫。犯帝位。辛亥。朝散大夫行起居郎褚遂良进曰。陛下拨乱反正。功昭前烈。告成升岳。天下幸甚。而行至雒阳。彗星辄见。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且汉武优柔数年。始行岱礼。臣愚伏愿详择。丙辰。诏曰。自古皇王。受天之命。建显号于封禅。扬功名于竹帛者。莫不功济夷夏。道协人祇。然后登泰山之高。刊梁甫之石。未有七德靡记。九部寂寥。而欲齐声于圣哲。垂美于篆籀者也。朕承宗庙之重。当区宇之责。寅畏三灵。忧勤万姓。虽戡剪祸乱。克定遐荒。而至教犹郁。刑典未厝。胜残之化。未洽于率土。平和之风。多惭于往烈。是以览经籍而自失。想坛场而增惧。亟寝搢绅之奏。屡拒公卿之请。逡巡大典。荏苒历载。近者文武百僚。州县庶尹。频繁抗表。殷勤固陈。咸以为两仪交泰。四夷宾服。礼乐兴行。年谷丰稔。苍昊呈符于上。灵符不可以久替。黎献协心于下。众欲不可以固拒。朕迫兹群议。敢不敬从。欲荐功上元。大报后土。升中之仪已具。省方之期有日。今太史奏彗星出于西方。朕抚躬自省。深以战栗。良由功业之被六合。犹有未着。德化之覃八表。尚多所阙。遂使神祇垂佑。警戒昭然。朕畏天之威。寝兴靡措。且旷代盛典。礼数非一。行途之闲。劳费不少。冬夏凋弊。多未克复。将送仪仗。转运粮储。虽存节省之义。终烦黎庶之力。非惟上亏天意。亦恐下失人心。解而更张。抑有故实。前以来年二月有事泰山。宜停。庶夙夜自修。遂其罪己之志。勤恤匪懈。申其纳隍之情。倘蒙灵祇回眷。宗社分福。朝廷同于大道。风俗归于朴素。告成之美。更思其宜。仍命所司。泰山有前代帝王。因封禅立碑。及石函检之类。往遭离乱。被贼毁发。并修立瘗藏之。册府元龟。

二十年十一月。司徒长孙无忌与百官及方岳等。上表请封禅。不许。司徒长孙无忌与百僚又请封禅。诏曰。朕念远役初宁。颇须休息。深知所请。甚合机宜。即事省方。恐生劳扰。俟百姓闲逸。可徐议之。十二月己丑。司徒长孙无忌等。又诣顺天门抗表请封禅曰。臣闻阴阳不测。陶冶生灵之谓神。道德元通。仁育黎元之谓圣。圣也者。自天之攸纵也。神也者。代天之理物也。是以惟天称辟。灵心作其会昌。惟辟奉天。至诚表其封禅。升中之道。抑斯之谓欤。由是先王急焉。当仁不让。景中必 。时至则行。务在告其成功。故无俟于终日。伏见纶旨。辞远役之初宁。缓此嘉期。托俟人之逸豫。岂容前歌拔拒。戢武之后辞劳。拓境开疆。太平之秋有倦。诚如睿虑。未昭百姓之心。假此空言。實乖千里之应。臣等伏膺麟阁。纵观太始之初。沈研鸟文。历选橧巢之上。悠悠栗陆。未辨牺牲。淼淼大庭。孰知樽俎。衮心为饰。尚报大帝之功。茹毛充荐。轻展介丘之礼。西叙穷乎积石。东渐迫乎沧江。化未覃于九夷。贡有关于三脊。犹且范围天地。斡运羲舒。扬翠旌于奉高抚朱弦于岱岳。迓百神而宾上帝。契三灵而谒大坛。玉牍灵文。飞英华于万古。金绳秘检。腾清辉于八埏。是知纪号垂名。崇高莫加于肆类。推功辑瑞。广厚莫大于登封。若乃灵贶所集。人谋允洽。虽固执于撝谦。谅无得而辞也。伏惟皇帝陛下。研精探赜。神无不照。唯几所鉴。洞出象帝之初。先天成则。超贯混元之际。由是大明扬彩。丽雕轩于再中。景宿腾辉。藻璇题以霄映。奔山车而叠轸。促日驭之鸣銮。跃泽马而相趋。征天驷之徐轫。烟川清野。蓄泄于弈弈之阿。熏风惊途。扇荡于云云之峤。其冥兆也如彼。其显应也若斯。而陛下因事逡巡。方稽大典。使尊名显号。 光于琰碑。绝异殊尤。沮绚于琼简。孰谓畏天之命。顺人之欲者欤。率土凄凄。深所未喻。臣又闻之。游海若者。冯夷之宫为陋。登太山者。鲁侯之邦盖小。是知绛霄不极。九垓网络于胸中。赤县无涯。四海括囊于度内。何者。升山巢睫。窃比所以悬殊。朝菌灵椿。长短自然相度也。若夫大乐云替。封豨盗钟。大礼既湮。长鲸裂冕。酌抚石于无体。钧天之响郁兴。采埽地于无形。禋宗之道愈劭。则女希惭其创制。轩后归其正名矣。至若比屋见诛。农夫化为京观。禀 无类。刍牧穷于染锷。重兴粒食。颂栖亩之余粮。首建骖騵。咏徒行之兼乘。则农皇贬于推毂。羲氏退以扶

轮矣。既而凝旒阐化。中外禔福。负扆胜残。飞沉遂性。亭育侔于宇宙。就望体于云日。荷其德以难名。用其功而无谢。故乃邈高辛之顺义。孕颛顼之疏通矣。加以刑清政肃。委金科而罔施。毁犴空囹。设画衣而莫犯。通关梁于夐服。共苑囿于黎蒸。击壤而谣。传清音于戎狄。耕田而食。建可封于皂隶。外户设而不扃。神兽驯而靡触。故以光融伊帝。景焕虞廷。至于卑宫菲膳。孝享通于鬼神。大路越席。至敬极于严配。黄屋建三辰之旆。垂范裕于千祀。元哻垂九旒之藻。设法悬于万代。小正调其玉烛。应祥蓂而不亏。中天朗其金镜。与贞明而同晷。则文命以是伏膺。元王于兹负笈矣。洎乎翦商除害。夷项昼灾。戮冀野而复皇猷。诛畤华而清帝道。提倚天之长剑。拯涂炭于游魂。挥驻日之雕戈。畅怀生于仁寿。则骇文武之仍代。吞高光之累叶矣。论彼数君。时闻一善。能兼之者。實归仁圣。若乃提封海外。总一寰中。日域穷芳华之津。月竁跨蒙波之表。喁喁向内。并为冠带之伦。飘飘驾风。总萃王庭之会。赆北荒之明月。牣天府以摛光。篚南州之火毛。纛旗亭而吐曜。龙伯钓鳌之旅。咸编列于武臣。凤洲君子之渠。各委质于文吏。斯乃书契之所未睹。超古先而绝类矣。窃惟域中三大。义均一体。感通由乎影响。弥纶切乎交际。是知德逾厚者贶逾深。功尤高者祥尤着。当今皞穹储祉。浃天纮以宅心。后土锡符。总坤维而服化。由是百官累息。万国耸神。佥发叩阍之请。伫副上灵之望。伏愿时纡睿绂。远振天声。征鸿儒。聘鲵齿。考逸义。缉遗编。摭秦煨之逸文。采鲁壁之余蠹。酌云经而定议。宪河图而缮仪。然后玉路乘春。金镳肃景。五牛翻其析羽。六龙辉其镂钖。鼓丰隆而惊翠微。振列缺而清绿野。凝笳发岫。合万岁于山言。飞盖登峦。错五松于林秀。登圜坛而接武。隆曜魄而齐尊。俾夫一代衣冠。置其名于册府。四方夷狄。凿其窍于灵宫。则普天欣赖。怀生再造。朝闻夕死。抃若登仙。臣等深荷玉成。不胜至愿。重竭愚瞽。昧死以闻。诏曰。朕遐观哲王。焕在方册。功既成矣。咸备礼以升中。道既行焉。必奉符而告禅。所以发挥天命。昭格上灵。其有建显号以创鸿徽。施尊名而腾茂烈者。莫不扬辉于镂玉。绚景于涂金。昭昭然丽三辰而并运。滔滔焉播四冥而极深。朕诚寡德。良深景慕。曩者。氓俗凋弊。国步甫安。勉致隆平。日不暇给。而槐卿守阙。请继美于云亭。岳牧叩阍。祈踵武于梁岱。自惟菲薄。至道未凝。抗礼皞穹。實怀疑惧。缅寻幼齿。运钟交丧。忘其家以徇天下。委其体以济寰中。翊戴先皇。削平诸夏。出于万死。首导五横之源。不顾一生。光锡兆人之命。越自炉炭。获返营魂。拔于鬼录。并登仁寿。窃惟天地之大德。存于施生。朕以径寸之小心。袭于造育。降期体泰。谅或繇兹。不然者何能致于此也。遂得池隍象浦。苑囿龙沙。置一候于鹣林。同六爻于鳏水。實资天眷。贲以咸亨。岂朕微庸。而能及此。今兹列辟卿士。鸿生硕德。各述灵征。累陈丹款。既迫群议。当事敬从。乃诏有司。广召搢绅先生。议方石圜坛之制。草封禅射牛之礼。修造羽仪辇辂。并送之雒阳宫。册府元龟。

贞观二十一年正月丁酉。诏以来岁二月。有事于泰山。八月。泉州海溢。壬戌。停封泰山。唐书太宗本纪。

贞观二十一年正月丁酉诏曰。朕闻天高地大。首播黎方，娲皇燧人。肇恭元箓。是知施生为德。处崇高而不言。亭毒攸资。委钦明以司契。洎乎三正迭建。五运相迁。休烈存乎典坟。至道流乎雅颂。其有仰齐七政。俯会百神。察灵眷于祥符。报元功于昭告。莫不罄情梁岱。继踵云亭。对越两仪。尽先圣之能事。扬蕤三统。垂曩哲之尊名。悬镜天衢。罔不繇于此也。自中阳绝组。堙白水于穷流。宫孽绍兴。阻黄星于天堑。永嘉东播。化金马以为牛。道武南徂。飞苍鹅以登阼。周吞岳裔。逮三叶而巢倾。隋并舜后。及二帝而舟覆。莫不以凶易乱。以暴代昏。各肆巨壑之心。规享上灵之佑。却行求进。其可得乎。由是寂寥千祀。无怀之风不嗣。泯弃七经。子长之言殆绝。遂使成山日观。久阙升中之仪。汶上明堂。畴闻类帝之义。顾瞻礼乐。深有可嗟。朕幼践危机。愍斯穷运。上同负翼。下靡息肩。负荷休征。投旗鞠旅。肃恭储祉。吟云跃鳞。顺朱乌以行诛。骞丹凤而遐举。射九乌而悬日月。区品物以煦阳和。练五石以造乾坤。济崩角以全眉寿。于是尊奉先帝。凝

旒于庙堂。躬履兵锋。忧勤于燮辅。既而仰逼威命。俯顺乐推。越自唐侯。言膺下武。深惟忧责之重。自勖若厉之怀。遂致灵贶无涯。剪毛头而降锡。游魂削衽。尽穷发以开疆。东苑蟠桃。西池昧谷。咸覃正朔。并充和气。较凝祯于往代。穷今古而罕闻。考光泽于前皇。罄缥缃而莫睹。岂朕眇身。勤劳所逮。谅由高明垂鉴。祚此隆平。今兹三事大夫。百僚庶尹。各述天人之意。请蹑封禅之踪。顾惟寡薄。推而不有。杜绝群言。至于数四。中外之情尤切。企伫之望逾深。朕又详思。荷裁成于穹昊。自古贤哲。并归功于大帝。迫斯至理。弗获固辞。展礼上元。实增惭惧。可以贞观二十二载仲春之月。式遵故实。有事于泰山。诸内外具僚。岳牧卿士。既相敦喻。将事告成。各罄乃心。无亏政道。恪居职务。以协时雍。所司宜与搢绅先生。载笔圆冠之士。详求通典。裁其折中。深加严敬。称朕意焉。仍令天下诸州。明扬侧陋。其有学艺优洽。文蔚翰林。政术甄明。才膺国器者。并宜总集泰山。庶令作赋掷金。不韫天庭之掞。被褐怀玉。无溺屠钓之闲。务得英奇。当加不次也。遣太常卿杨师道为检校封禅大使。户部侍郎卢承庆为副。后改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为大使。司空梁国公房元龄等议云。梁甫社首二山。并是古昔禅祭之所。十五年议奏。请禅梁甫。今更奉诏详议。梁甫去泰山七十里。又在东南。至于行事。未为稳便。社首去泰山五里。是周家禅处。臣等参详。请禅社首。有诏依奏。余并依十五年议。八月壬戌。诏曰。朕闻探元赜者。先实而后宾。体至公者。本仁而末礼。名归于己。往哲存而弗务。德利于人。前圣徇而为急。是用范围天地。权轻重以会时宜。取则阴阳。适变通以从众欲。由古之封禅。无夺事机。所谓奉天。咸资务隙。朕仰窥前志。历选哲王。无怀有巢。缅逾绳契之末。龟文凤纪。越在俎豆之先。扣寂寞以传疑。故可略而言也。至于三元立统。百物正名。步骤之轨非遥。损益之源可挹。虽尧心广运。局疆域于流沙。禹迹遐宣。限提封于碣石。犹且先引即叙。次展玉帛之仪。首创宾门。方备云亭之典。告成之义。罔弗由兹。况朕奄有方舆。阐域该于千古。仰承灵眷。降福超于百王。巨海所环。莫非臣妾。长河攸括。并入封疆。日者夷夏同文。祯符狎至。谓可鸣銮日观。勒牒仙闾。许以来春。亲行告禅。而今延陀一姓。流窜西陲。控弦万计。初归正朔。新就絷维。又以公卿庶僚。各陈诚请。遂有翠微之役。无非板筑之劳。既而山谷阻深。朝宗有碍。重披丹恳。请建玉华。且复频有兴造。恐致烦劳。兼闻河北数州。颇伤淹涝。朕为人父母。思济黎元。顺动升中。理无兼遂。其介丘之礼。宜且权停。其玉华宫制度。务从菲薄。更令卑陋。庶免风雨。称朕意焉。册府元龟。

案唐书谢偃传。太宗时。偃为宏文馆直学士。撰玉牒真纪。以劝封禅。

唐实录。贞观五年正月。朝集使赵王孝恭等。请封禅。手诏不许。十二月己亥。朝集使表请。帝曰。未遑。六年。百僚又请。不许。十一年。帝将有事封禅。国子博士刘伯庄等皆上封禅事。言新礼简略。敕吕儒及颜师古朱子奢参议得失。议者数十家。递相驳难。不决。于是元龄征师道采众议。以为永式。十四年十月甲戌。赵郡王元景等表请。壬辰。诏从。十五年三月庚辰。肃州言所部川原。遍生芝草。先是。百僚及雍州父老诣朝堂表请。四月辛卯朔。诏以来岁二月。有事于泰山。诏太常卿韦挺为检校封禅大使。礼部侍郎令狐德棻副焉。秘书少监颜师古奏。臣撰礼书。在十一年春。诏公卿定可否。多从师古之礼。六月己酉。有星孛太微宫。辛亥。起居郎褚遂良进曰。行至洛阳。彗星辄见。或有未允合者。丙辰。停封泰山。

显庆四年六月。诏许敬宗议封禅仪。敬宗请以高祖太宗俱配昊天上帝。太穆文德二后并配地祇。从之。通鉴。

麟德元年七月丁未。诏以三年正月。有事于泰山。唐书高宗本纪。

麟德元年七月丁未朔。诏宜以三年正月。式遵故寔。有事于岱宗。所司详求茂典。以从折衷。其诸州都督刺史。以二年十二月。便集岳下。诸王十月集东都。缘边州府襟要之处。不在集限。天下诸州。明扬才彦。或销声幽薮。或藏器下僚。并随岳牧举选。九月乙丑。诏曰。来年行幸岱宗。州县不得浪有烦扰。其水浅可涉。不可缮造桥梁。所行之处。亦勿开道路。诸州及寺观并百姓。不得辄献食。册府元龟。

麟德二年二月壬午。如东都。十月丁卯。如泰山。唐书高宗本纪。

麟德二年春正月壬午。幸东都。丁酉。幸合璧宫。甲子。以发向泰山。停选。五月。以司空英国公李绩。少师高阳郡公许敬宗。右相嘉兴县子陆敦信。右相钜鹿男窦德元。为检校封禅使。冬十月戊午皇后请封禅。司礼太常伯刘祥道上疏请封禅。丁卯。将封泰山。发自东都。十一月丙子。次于原武。以少牢祭汉将纪信墓。赠骠骑大将军。十二月丙午。御齐州大厅。乙卯。命有司祭泰山。丙辰。发灵岩顿。旧唐书高宗本纪。

麟德二年十月丁卯。帝发东都。赴东岳。从驾文武兵士。及仪仗法物。相继数百里。列营置幕。弥亘郊原。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国。罽宾。乌苌。昆仑。倭国。及新罗。百济。高丽等诸蕃酋长。各率其属扈从。穹庐毡帐。及牛羊驼马。填候道路。是时频岁丰稔。斗米至五钱。豆麦不列于市。议者以为古来帝王封禅。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十二月丙午。至齐州。停十日。丙辰。发灵岩顿。至于泰岳之下。庚申。帝御行宫牙帐。以朝群臣。册府元龟。

干封元年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禅于社首。以皇后为亚献。壬申。大赦改元。唐书高宗本纪。

干封元年。封泰山。为圆坛山南四里。如圜丘。三壝、坛上饰以青。四方如其色。号封祀坛。玉策三。以玉为简。长一尺二寸。广一寸二分。厚三分。刻以金文。玉匮一。长一尺三寸。以藏上帝之册。金匮二。以藏配帝之册。缠以金绳五周。金泥玉玺。玺方一寸二分。文如受命玺。石 以方石再累。皆方五尺。厚一尺。刻方其中。以容玉匮。 旁施检刻。深三寸三分。阔一尺。当绳刻深三分。阔一寸五分。石检十枚。以检石 。皆长三尺。阔一尺。厚七分。印齿三道。皆深四寸。当玺方五寸。当绳阔一寸五分。检立于 旁。南方北方皆三。东方西方皆二。去 隅皆一尺。 缠以金绳五周。封以石泥。距石十二。分距 隅。皆再累。皆阔二尺。长一丈。斜刻其首。令与 隅相应。又为坛于山上。广五丈。高九尺。四出陛。一壝。号登封坛。玉检。玉牒。石 。石距。玉匮。石检。皆如之。为降禅坛于社首山上。八隅。一成八阶。加方丘三壝。上饰以黄。四方如其色。其余皆如登封。其议略定。而天子诏曰。古今之制。文质不同。今封禅以玉牒金绳。而瓦尊匏爵秸席。宜改从文。于是昊天上帝褥以苍。地祇褥以黄。配褥皆以紫。而尊爵亦更焉。是岁正月。天子祀昊天上帝于山下之封祀坛。以高祖太宗配。如圜丘之礼。亲封玉册。置石 。聚五色土封之。径一丈二尺。高九尺。已事。升山。明日。又封玉册于登封坛。又明日。祀皇地祇于社首山之降禅坛。如方丘之礼。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配。而以皇后武氏为亚献。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率六宫以登。其帷帟皆锦绣。群臣瞻望。多窃笑之。又明日。御朝觐坛。以朝群臣。如元日之礼。乃诏立登封坛曰万岁台。降禅坛曰景云台。以纪瑞焉。其后将封嵩岳。以吐番突厥寇边而止。礼乐志。

高宗即位。公卿数请封禅。则天既立为皇后。又密赞之。麟德二年十一月。车驾东发巡狩。诏礼官博士。撰定封禅仪注。有司于干封元年正月戊辰朔。先是。有司斋戒于前祀七日。平旦。太尉誓百官于行从中台。云。来月一日封祀。二日登封泰山。三日禅社首。

各扬其职。不供其事。国有常刑。上斋于行宫四日。致斋三日。近侍之官。应从升者。及从事群官。诸方客使。各本司公馆清斋一宿。前祀一日。诸卫令其属未后一刻。设黄麾半仗于外壝之外。与乐工人俱清斋一宿。至其年十二月。车驾至山下。及有司进奏仪注。封祀坛以高祖太宗同配。禅社首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同配。皆以公卿充亚献终献之礼。于是皇后抗表曰。伏寻登封之礼。远迈古先。而降禅之仪。窃为未允。其祭地祇之日。以太后昭配。至于行事。皆以公卿。以妾愚诚。恐未周备。何者。乾坤定位。刚柔之义已殊。经义载陈。中外之仪斯别。瑶坛作配。既合于方祇。玉豆荐芳。实归于内职。况推尊先后。亲飨琼筵。岂有外命宰臣。内参禋祭。详于至理。有紊徽章。但礼节之源。虽兴于昔典。而升降之制。尚缺于遥图。且往代封岳。虽云显号。或因时省俗。意在寻仙。或以情觊名。事深为己。岂如化被乎四表。推美于神宗。道冠乎二仪。归功于先德。宁可仍遵旧轨。靡创彝章。妾缪处椒闱。叨居兰掖。祇以职惟中馈。道属于蒸尝。义切奉先。理光于苹藻。罔极之思。载结于因心。祇肃之怀。实深于明祀。但妾早乖定省。已阙侍于晨昏。令属崇禋。岂敢安于帷帟。是故驰情夕寝。眷嬴里而翘魂。叠虑宵兴。仰梁郊而耸念。伏望展礼之日总率六宫内外命妇。以亲奉奠。冀申如在之敬。式展虔拜之仪。积此微诚。已淹气序。既属銮舆将警。奠璧非赊。辄效丹心。庶裨大礼。冀圣朝垂则。永播于芳规。萤烛末光。增辉于日月。于是祭地祇梁甫。皆以皇后为亚献。诸王太妃为终献。丙辰。前罗文府果毅李敬贞。论封禅须明水实樽。淮南子云。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高诱注云。方诸。阴燧大蛤也。熟摩拭令热以向月。则水生。以铜盘受之。下数石。王充论衡云。阳燧取火于日。方诸取水于月。相去甚远。而火至水来者。气感之验也。汉书仪云。八月饮酎。车驾夕牲。以鉴诸取水于月。以阳燧取火于日。周礼考工记云。金有六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郑玄注云。鉴燧。取水火于日月之器也。准郑此注。则水火之器。皆以金锡为之。今司宰有阳燧。形如圆镜。以取明火。阴鉴形如方镜。以取明水。但比年祀祭。皆用阳燧取火。应时得。以阴鉴取水。未有得者。尝用井水替明水之处。奉敕令礼司研究。敬贞因说先儒是非。言及明水。乃云周礼金锡相半。自是造阳燧法。郑玄错解以为阴鉴之制。依古取明水法。合用方诸。引淮南子等书。用大蛤也。又称敬贞曾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法试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敬贞所陈检有故实。又称先经试验确执。望请差敬贞自取蚌蛤。便赴泰山。与所司对试。是日制曰。古今典制。文质不同。至于制度。随世代沿革。惟祀天地独不改张。斯乃自处于厚。奉天以薄。又今封禅即用玉牒金绳器物之闲。复有瓦樽秸席。一时行礼。文质顿乖。驳而不伦。深为未惬。其封祀降禅所设上帝后土位。先设稿秸瓦甒瓢杯等物。并宜改用裀褥罍爵。每事从文。其诸郊祀。亦宜准此。于是昊天上帝之座。褥以苍。皇地祇。褥以黄。配帝及后。褥以紫。五方上帝及大明夜明席。皆以五色。内官以下席。皆以莞。旧唐书礼仪志。

干封元年正月戊辰朔。有事于泰山。亲祀昊天上帝于封祀之坛。己巳。帝登于泰山。封玉牒于介丘。庚午。降禅于社首山。皇后为亚献。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先是。李绩许敬宗等。议封禅仪注。请以高祖太宗二座。俱配昊天上帝。诏从之。壬申。帝御朝觐坛受朝贺。大赦天下。癸酉。帝谓群官曰。升中大礼。不行来数千载。近代帝王。虽称封禅。其闲事有不同。或为求仙克禋。或以巡游望拜。皆非尊崇祖业。近在隋朝。丧乱最甚。老者填沟壑。少壮染兵锋。高祖发自晋阳。拨乱反正。先朝躬擐甲胄。缵成大业。埽除氛祲。廓清区宇。遂得四海宅心。万方仰德。朕丕承宝历。十有七年。终日孜孜。夙夜无怠。属国家无事。天下太平。华夷乂安。远近辑睦。所以躬亲展礼。褒赞先勋。情在归功。固非为己。遂得上应天心。下允人望。今大礼既毕。深以为慰。公等休戚是同。故应共有此庆。欲与公等饮宴尽欢。各宜在外更衣。即求相见。仍敕所司撤幄帐。施玉床。三品以上升坛。四品以下纵列坐坛下。纵酒设乐。群臣及诸岳牧。竞来上寿起舞。日晏方止。戊寅。诏兖州置寺观各三所。观以紫云仙鹤万岁为称。寺以封峦非烟重轮为名。丙戌。发自泰山。改

号封祀坛为舞鹤台。介丘坛为万岁台。降禅坛为景云台。以祀日各有灵鹤及山呼万岁之瑞故也。册府元龟。

干封元年正月。帝亲享昊天上帝于山下封祀之坛。如圜丘之仪。祭讫。亲封玉策。置石　。聚五色土封之。圜径一丈二尺。高九尺。其日。帝率侍臣以下升泰山。翌日。就山上登封之坛。封玉策讫。复还山下之斋宫。其明日。亲祀皇地祇于社首山上降禅之坛。如方丘之仪。皇后为亚献，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翌日。上御朝觐坛。以朝群臣。如元日之仪。礼毕。燕文武百寮。大赦改元。案本纪是年三月改元总章。旧唐书礼仪志。

案大唐新语。高宗干封初。封禅岱宗。行初献之礼毕。执事者趋下。而宫官执帷。天后率六宫升坛行礼。帷席皆以锦绣为之。识者咸非焉。

上元三年二月。诏今冬有事于嵩岳。闰三月。以吐蕃犯塞。停之。案本纪。是年十一月改元仪凤。

上元三年二月。诏以今冬有事于嵩岳。命所司草仪注。务从典故。闰三月。诏以吐蕃犯塞。停嵩岳封禅之礼。册府元龟。

调露元年秋七月己卯。诏以今年冬至。有事嵩岳。礼官学士详定仪注。冬十月。单于大都护府突厥阿史德温传。及奉职二部。相率反叛。庚申。诏封嵩山宜停。旧唐书高宗本纪。

永淳二年春正月甲午朔。幸奉天宫。遣使祭嵩岳少室箕山具茨等山。西王母启母巢父许由等祠。十一月癸亥。幸奉天宫。时天后自封岱之后。劝上封中岳。每下诏草仪注。即岁饥边事警急而止。至是复行封中岳礼。上疾而止。旧唐书高宗本纪。

高宗既封泰山之后。又欲遍封五岳。至永淳元年。于洛州嵩山之南。置崇阳县。其年七月。敕其所造奉天宫。二年正月驾幸奉天宫。至七月。下诏将以其年十一月封禅于嵩岳。诏国子司业李行伟。考功员外郎贾大隐。太常博士韦叔夏。裴守贞。辅抱素等。详定仪注。于是议立封祀坛。如圜丘之制。上饰以元。四面依方色为圜坛。三成。高二丈四尺。每等高三尺。坛上径一十六步。三等各阔四步。设十二陛。陛皆上阔八尺。下阔一丈四尺。为三重壝。距外壝三十步。内壝距五十步。燎坛在坛东南外壝之内。高三尺。方一丈五尺。南出陛。登封坛圆径五丈。高九尺。四出陛。为一壝。饰以五色。准封祀禅祭坛。上饰以金。四面依方色。为八角方坛。再成。高一丈二尺。每等高四尺。坛上方十六步。每等广四步。设八陛。其上坛陛皆广八尺。中等陛皆广一丈。下等陛皆广一丈二尺。为三重壝之大小。准封祀。为埋坎。在坛之未地。外壝之内。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朝觐坛于行宫之前为坛宫。方三分。壝二。在南。坛方二十四丈。高九尺。南面两陛。余三面各一陛。封祀登封。五色土封石　为圜封。上径一丈二尺。下径三丈。高九尺。禅祭五色土封。为八角方封。大小准封祀制度。所用尺寸。准历东封。并用古尺。诸坛并筑土为之。礼无用石之文。并度影以定方位。登封降禅四出陛。各当四方之中。陛各上广七尺。下广一丈二尺。封祀玉帛料。有苍璧。四圭有邸。圭璧。禅祭有黄琮。两圭有邸。无圭璧。又定登封降禅朝觐等日。准礼。冬至祭天于圜丘。其封祀请用十二日。准东封祀故事。十二日登封。十三日禅祭。十四日朝觐。若有故须改登封已下期日。在礼无妨。又辇舆料云。封祀登封。皇帝出乘玉辂。还乘金辂。皇太子往还金辂。禅祭。皇太子如封祀。又衣服料云。东封祀祭日。天皇服衮冕。近奉制依贞观礼。服大裘。又云。衮冕服一具。斋服之通天冠服一具。

回服之翼善冠服一具。马上服之。皇太子衮冕服。又斋则服远游冠。受朝则公服远游冠服。马上则进德冠服。礼仪志。

永淳二年七月庚申。诏以今年十月。有事于嵩岳。宜令礼官学士等。审定仪注。务展诚敬。仍令天下岳牧。及京官五品以上。各举所知有孝行儒学文武之士。于是诏礼官议射牛之事。太常博士裴守真奏议曰。据周礼及国语。郊祀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汉武惟封泰山。令侍中儒者射牛行事。至于余祀。亦无射牲之文。但亲舂射牲。虽是古礼。久从废省。不可复行。据封禅祀礼。日未明十五刻。宰人以鸾刀割牲。质明而行事。比銮驾至祠所。牢牲总毕。天皇惟奠玉酌献而已。今若祀前一日射牲。事即伤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伤晚。若依汉武故事。即非亲射之仪。事贵随时。不可行。用神功破阵乐。及功臣庆善乐。二舞每奏。上皆立对。守真又议曰。窃惟二舞肇兴。讴吟攸属。赞九功之茂烈。协万国之欢心。义均韶夏。用兼宾祭。皆祖宗圣德。而子孙享之。详览传记。未有皇王立观之礼。况升中大事。华夷毕集。九服仰垂拱之安。百蛮怀率舞之庆。陶甄化育。莫匪神功。岂于乐舞。别申严敬。臣等详议。二舞时。天皇不合起立。诏并从之。寻以帝不豫。改用来年正月行封禅之礼。十月癸亥。车驾幸奉天宫。十一月丙戌。诏曰。朕闻仁者德之本。协亭育之至途。礼者道之末。乃帝王之余事。历选往初。详观曩躅。恻隐以孚其化。变通以会其神。朕以虚薄。祗膺宝位。旰食宵衣。惧忝于宗社。如伤若厉。伫济于黎元。每以皇基肇辟。范围覆载。遗惠所覃。照格区宇。虔荷灵命。尝虑下亏鸿业。遍刊群岳。不足报元功。已升闻于日观。思款谒于天台。志在告成。谅非为己属今兹丰稔。方有事于嵩丘。崇累圣之丕绩。祈兆人之嘉佑。顷者分使出巡。存问风俗。河南河北。尚有十余州旱涝。加以朔方寇盗。时或侵边。关内流离。未能复业。一物失所。犹甚纳隍。数郡不宁。岂宜备礼。前欲以来年正月封禅中岳者。宜停。册府元龟。

嗣圣十三年。即武后万岁通天元年。腊月甲戌。如神岳。甲申。封于神岳。丁亥。禅于少室山。唐书中宗本纪。

案王元感传。天授中。元感直宏文馆。武后时已郊。遂享明堂。封嵩山。绍兴韦叔夏等草仪具。众推练洽。

唐会要卷八原阙　今照四库全书本增补

郊议

元宗开元十二年闰十二月辛酉。文武百官吏部尚书裴漼等。上请封东岳曰。臣闻道协乾坤。圣人之元德。功存礼乐。王者之能事。故旁征前载。博考鸿名。躬历数之期。遇天人之应。莫不发号施令。升中合符。泽浸黎元。以茂声实者矣。伏惟开元神武皇帝陛下。握符提象。出震乘图。英威迈于百王。至德加于四海。梯航接武。毕尽戎夷之献。耕凿终欢。不知尧舜之力。恶除氛沴。增日月之光辉。庆袭休荣。杂烟云之气色。灵物绍至。休祥沓委。江茅将鄗黍均芳。双觡与一茎齐烈。固可以稽典训。设坛场。悉符瑞之美。答神祇之贶。谦而不发。虽在于圣心。理则难辞。孰违于天意。臣幸遭昌运。谬齿周行。咸申就日之诚。愿睹封峦之庆。无任勤恳之至。谨于朝堂奉表陈情以闻。帝手诏报曰。自中朝有故。国步艰难。天祚我唐。大命集于圣真皇帝。朕承奉丕业。十有余年。德未加于百姓。化未覃于四海。将何以拟洪烈于先帝。报成功于上元。至若尧舜禹汤之茂躅。轩后周文之懿范。非朕之能逮也。其有日月之瑞。风云之祥。则宗庙社稷之余庆也。地平天成。人和岁稔。则群公卿士之任职也。抚躬内省。朕何有焉。难违兆庶之情。未议封崇之礼。甲子。侍中臣干曜。中书令臣说等奏。臣闻自古受天命。居大宝者。必登崇高之邱。行封禅之事。

所以展诚敬。报神祇。三五迄今。未之阙也。是以高宗因文武之业。盛岱亭之礼。方册所记。虞夏同风。圣移三朝。年经五纪。封崇之典。缺而未修。山川望幸。属在今日。陛下靖多难。尊先朝。天所启也。承大统。临万邦。天所命也。焉可不涉东岱。禅云亭。报上元之灵恩。绍高宗之洪烈。则天地之意。宗庙之心。将何以克厌哉。且陛下即位以来。十有四载。创九庙。礼三郊。大舜之孝敬也。敦九族。友兄弟。文王之慈惠也。卑宫室。菲饮食。夏禹之恭俭也。道稽古。德日新。帝尧之文思也。怜黔首。惠苍生。成汤之深仁也。化元漠。风太和。轩皇之至理也。至于日月星辰。山河草木。羽毛鳞介。穷祥极瑞。盖以荐至而为常。众多而不录。正以地平天成。人和岁稔。可以报于神明矣。鸿生硕儒。上章奏而请封禅者。前后千百。圣情撝挹。天鉴未回。臣等仰考神心。傍采众望。封峦展礼。时不可抑。陛下纵不欲以成功告天。岂不可以天休报德。臣等昧死上请以闻。帝手诏报曰。夫登封之礼。告禅之仪。盖圣人之能事。明王之盛业也。朕以眇身。托王公之上。夙夜祗惧。恐不克胜。幸赖群公。以保宗社。至于休征符瑞。皆先帝遗庆。朕何赖焉。岂可以礼百神。觐群后。备岱亭之礼。展封祀之仪者哉。虽诚请是违。而宿心未暇。臣干曜说等又上言曰。臣等考天人之际。稽亿兆之情。以为治定功成。登封告禅。鸿名盛则。属在圣明陛下让德冲深。未允群议。神祇阙望。臣等惧焉。且今四海和平。百蛮率职。莫不含道德之甘实。咀仁义之馨香。是以上帝聿怀。名山望幸。珍符荐至。年谷屡登。开辟以来。未之有也。臣闻自古受命而封禅者。七十二君。安有殊风绝业。足以方今也。然犹蹑梁父。登泰山。飞英声。腾茂实。而陛下功德之美。符瑞之富。固以孕虞夏含殷周矣。有何退让逡巡于大礼哉。夫昭报天地。至敬也。严配祖宗。大孝也。厚福苍生。博惠也。登封纪号。丕业也。陛下安可以阙哉。况天地之符彰矣。祖考之灵着矣。苍生之望勤矣。礼乐之文备矣。陛下安可以辞哉。故臣等愿因神祇之协赞。顺华夏之恳诚。早稽旧章。特垂新诏。庶几仲夏乘农之隙。以展巡狩朝觐之仪。则天下幸甚。臣等昧死重请以闻。帝又诏报曰。夫治定然后制礼。功成然后作乐。朕承奉宗庙。恐不克胜。未能使四海乂安。此礼未定也。未能使百蛮效职。此功未成也。焉可以扬景化。告成功。虽欲答于神祇。终候安于兆庶。再省诚恳。恻怵良深。干曜说等又再上言曰。臣闻圣人者。与天地合德。故珍符休命。不可得而辞。鸿名盛典。不可得而让。陛下功格上天。泽流厚载。三五之盛。莫能比崇。登封告成。理协幽赞。故符瑞毕臻。天意也。书轨大同。人事也。菽粟屡登。和平也。刑罚不用。至理也。今陛下稽天意以固辞。违人事以久让。是和平而不崇昭报。至理而阙荐祖宗。亿兆之情。犹知不可。况上帝临照。神宗顾諟。其可止乎。愿纳王公卿士列岳搢绅之望。回命有司。速定大典。臣等不胜恳切。敢昧死再拜上请以闻。时儒生墨客。献赋颂者数百计。帝不得已而从之。丁卯下诏曰。自古受命而王者。曷尝不封泰山。禅梁父。答厚德。告成功。三代之前。率由斯义。自魏晋已降。迄至周隋。帝典阙而大道隐。王纲弛而旧章缺。千载寂寥。封崇莫嗣。物极而复。天祚我唐。文武二后。膺图受箓。洎于高宗。重光累盛。承至理。登介邱。怀百神。震六合。绍殷周之统。接虞夏之风。中宗宏懿铄之休。睿宗粹穆清之道。巍巍荡荡。无得而称者也。朕昔戡多难。禀略先朝。虔奉慈旨。嗣膺丕业。是用创九庙以申孝敬。礼二郊以展严禋。宝菽粟于水火。捐珠玉于山谷。兢兢业业。非敢追美前王。日慎一日。实以奉遵遗训。至于巡狩大典。封禅鸿名。顾惟寡薄。未遑时迈。十四载于兹矣。今百谷有年。五材无眚。刑罚不用。礼义兴行。和气氤氲。淳风淡泊。蛮夷戎狄。殊方异类。重译而至者。日月于阙廷。奇兽神禽。甘露醴泉。穷祥极瑞者。朝夕于林　。王公卿士。罄乃诚于中。鸿生硕儒。献其书于外。莫不以神祇合契。亿兆同心。斯皆烈祖圣考。垂裕余庆。故朕得荷皇天之景佑。赖祖宗之介福。敢以眇身。而颛其让。是以敬承群议。宏此大猷。以光我高祖之丕图。以绍我太宗之鸿业。永言陟配。祇感载深。可以开元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式遵故实。有事泰山。所司与公卿诸儒。详择典礼。预为备具。勿广劳人。务存节约。以称朕意。所缘封禅仪注。兵马陪集。并皆条奏。布告遐迩。册府元龟。

开元十二年。四方治定。岁屡丰稔。群臣多言封禅。中书令张说又固请。乃下制以十三年有事泰山。于是说与右散骑常侍徐坚。太常少卿韦绦。秘书少监康子元。国子博士侯行果。刊定仪注。立圆台于山上。广五丈。高九尺。土色各依其方。又于圆台上起方坛。广一丈二尺。高九尺。其坛台四面为一阶。又积柴为燎坛于圆台之东南。量地之宜。柴高一丈二尺。方一丈。开上南出户六尺。又为圆坛于山下。三成十二阶。如圜丘之制。又积柴于坛南为燎坛。如山上。又为玉册。玉匮。石 。皆如高宗之制。元宗初以谓升中于崇山。精义也。不可喧哗。欲使亚献已下。皆行礼山下坛。召礼官讲议。学士贺知章等言。昊天上帝。君也。五方精帝。臣也。陛下享君于上。群臣祀臣于下。可谓变礼之中。然礼成于三亚终之献。不可异也。于是三献皆升山。而五方帝及诸神。皆祭山下坛。元宗问前世何为秘玉牒。知章曰。玉牒以通意于天。前代或祈长年希神仙。旨尚微密。故外莫知。帝曰。朕为民祈福。无一秘请。即出玉牒以示百寮。乃祀昊天上帝于山上坛。以高祖配。祀五帝以下诸神于山下。其祀礼皆如圜丘。而卜日告天。及庙社大驾所经。及告至问百年朝觐。皆如巡守之礼。其登山也。为大次于中道。止休三刻而后升。其已祭燔燎。侍中前跪。称具官臣某言请封玉册。皇帝升自南陛。北向立。太尉进昊天上帝神座前。跪取玉册。置于案以进。皇帝受玉册。跪内之玉匮。缠以金绳。封以金泥。侍中取受命宝跪以进。皇帝取宝以印玉匮。侍中受宝。以授符宝郎。太尉进皇帝。跪捧玉匮授太尉。太尉退。复位。太常卿前奏。请再拜。皇帝再拜。退入于次。太尉奉玉匮之案于石 南。北向立。执事者发石盖。太尉奉玉匮。跪藏于石 内。执事者覆石盖。检以石检。缠以金绳。封以石泥。以玉宝遍印。引降复位。帅执事者以石距封固。又以五色土圆封。其配座玉牒。封于金匮。皆如封玉匮。太尉奉金匮从降。俱复位。以金匮内太庙。藏于高祖神尧皇帝之石室。其禅于社首。皆如方丘之礼。唐书礼乐志。

上诏中书令张说。右散骑常侍徐坚。太常少卿韦绦。秘书少监康子元。国子博士侯行果等。与礼官于集贤书院。刊撰仪注。元宗初以灵山好静。不欲喧繁。与宰臣及侍讲学士对议。用山下封祀之仪。于是张说谓徐坚韦绦等曰。干封旧仪。禅社首。享皇地祇。以先后配享。王者父天而母地。当今皇母位。亦当往帝之母也。子配母享。亦有何嫌。而以皇后配地祇。非古之制也。天鉴孔明。福善如响。干封之礼。文德皇后配皇地祇。天后为亚献。越国太妃为终献。宫闱接神。有乖旧典。上元不佑。遂有天授易姓之事。宗社中圮。公族诛灭。皆由此也。景龙之季。有事圜丘。韦氏为亚献。皆以妇人升坛。执笾豆。媟黩穹苍。享祀不洁。未及踰年。国有内难。终献皆受其咎。掌座斋郎及女人执祭者。多亦夭卒。今主上尊天敬神。事资革正。斯礼以睿宗大圣贞皇帝配皇地祇。侑神作主。乃定议奏闻。上从之。旧礼。郊祀既毕。收取玉帛牲体。置于柴上。然后燔于燎坛之上。其坛于神坛之左。显庆中。礼部尚书许敬宗等。因修改旧礼。乃奏曰。谨案祭祀之礼。周人尚臭。祭天则燔柴。祭地则瘗血。宗庙则概萧灌鬯。皆贵气臭。同以降神。礼经明白。义释甚详。委柴在祭神之初。理无所惑。是以三礼义宗等。并云祭天以燔柴为始。然后行正祭。祭地以瘗血为先。然后行正祭。又礼论说太常贺循上言。积柴旧在坛南燎。祭天之牲用犊左胖。汉仪用头。今郊用胁之九 。太宰令奉牲胁。太祝令奉圭璧。俱奠燎薪之上。此即晋氏故事。亦无祭天之文。既云汉仪用牲头。头非神俎之物。且祭末俎皆升。右胖之胁。惟有三礼。贺循既云用祭天之牲左胖。复云今仪用胁九 。足明燔柴所用。与升俎不同。是知自在祭初。别燔牲体。非于祭末。烧神余馔。此则晋氏以前。仍遵古礼。惟周魏以降。妄为损益。纳告庙之币。事毕瘗埋。因改燔柴。将为祭末。事无典实。礼阙降神。又燔柴正祭。牲玉皆别。苍璧苍犊之流。柴之所用。四圭骍犊之属。祀之所须。故郊天之有四圭。犹祀庙之有圭瓒。是以周官典瑞。文势相因。并事毕收藏。不在燔例。而今新礼引用苍璧，不顾圭瓒。遂亦俱燔。义既有乖。理难因袭。又燔柴作乐。俱以降神。则处置之宜。须相依准。燔柴在左。作乐在南。求之礼情。实为不类。且礼论说积柴之处。在神坛之南。新礼

以为坛左。文无典故。请改燔为祭。始位乐悬之南。外壝之内。其阴祀瘗埋。亦请准此。制可之。自是郊丘诸祀。并先焚而后祭。及元宗将作封禅之礼。张说等参定仪注。臣徐坚康子元等建议曰。臣等谨案显庆年修礼官长孙无忌等。奏改燔柴在祭前。状称祭祀之礼。必先降神。周人尚臭。祭天则燔柴者。臣等案礼迎神之义。乐六变则天神降。八变则地祇出。九变则鬼神可得而礼矣。则降神以乐。周礼正文。非谓燔柴以降神也。案尚臭之义。不为燔之先后。假如周人尚臭。祭天则燔柴。容或燔臭先以迎神。然则殷人尚声。祭天亦燔柴。何声可燔。先迎神乎。又案显庆中。无忌等奏称。晋氏之前。独遵古礼。周魏以降。妄为损益者。今案郭璞晋南郊赋。及注尔雅。祭后方燔。又案宋忠所论。亦祭后方燔。又检南齐北齐及梁郊祀。亦饮福酒后方燔。又检后周及隋郊祀。亦先祭后燔。据此即周遵后燔。晋不先燎。无忌之事。义乃相乖。又案周礼大宗伯职。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注云。礼谓始告神时。荐于神座也。下文云。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皆有牲币。各如其器之色。又礼器云。有以少为贵者。祭天特牲。是知苍璧之与苍牲。俱各奠之神座。理节不惑。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即明祀昊天上帝之时。以旅五方上帝明矣。其青圭赤璋白琥元璜。自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日。各于其方迎气所用。自分别矣。今案显庆所改新礼。以苍璧与苍牲苍币俱用先燔。苍璧既已燔矣。所以遂加四圭有邸。奠之神座。苍牲既已燔矣。所以更加骍牲。充其实俎。混昊天于五帝。同用四圭。失特牲之明文。加为二犊。深乖礼意。事乃无凭。考功员外郎赵冬曦。太学博士侯行果曰。先焚者本以降神。行之已久。若从祭义。后焚为定。中书令张说执奏曰。徐坚等所议燔柴前后。议有不同。据祭义及贞观显庆已后。既先燔。若欲正失礼。求祭义。请从贞观礼。如且因循不改。更请从显庆礼。凡祭者本以心为主。心至则通于天地。达于神祇。既有先燔后燎。自可断于圣意。所至则通于神明。燔之先后。臣等不敢裁定。元宗令依后燔及先奠之仪。是后太常卿宁王宪奏请郊坛时祭并依此。先奠璧而后燎柴瘗埋。制从之。时又有四门助教施敬本驳奏旧封禅礼八条。其略曰。旧礼。侍中跪取匜沃盥。非礼也。夫盥手洗爵。人君将致洁而尊神。故使小臣为之。今侍中大臣也。而盥沃于人君。太祝小臣也。乃诏祝于天神。是接天神以小臣。奉人君以大臣。为非礼。案周礼大宗伯曰。郁人。下士二人。赞祼事则沃盥。此职也。汉承秦制。无郁人之职。故使近臣为之。魏晋至今。因而不改。然则汉礼。侍中行之则可矣。今以侍中为之则非也。汉侍中其始也微。高帝时籍孺为之。惠帝时闳孺为之。留侯子辟疆。年十五为之。至后汉楼坚。以议郎拜侍中邵阖自侍中迁步兵校尉。其秩千石。少府卿之属也。少府卿秩中二千石丞秩千石。侍中与少府卿班同。魏代苏则为之。旧侍中亲省起居。故谓之执兽子。吉茂见谓之曰。仕进不止执兽子是言其为亵臣也。今侍中名则古官。人非昔任。掌同燮理。寄实盐梅。非复汉魏执兽子之班。异乎周礼郁人之职。行舟不息。坠剑方遥。验刻而求。可谓谬矣。夫祝以传命。通主人之意。以荐于神明。非贱职也。故两君相见。则卿为上摈。况天人之际。其肃恭之礼。以两君为喻。不亦大乎。今太祝下士也。非所以重命而尊神之义也。然则周汉太祝。是礼矣。何者。按周礼大宗伯曰。太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六祝之辞。大宗伯为上卿。今礼部尚书。太常卿比也。小宗伯中大夫。今侍郎少卿比也。太祝下大夫。今郎中太常丞比也。上士四人。今员外郎太常博士比也。故可以处天人之际。致尊极之辞矣。又汉太祝令。秩六百石。与太常博士同班。梁太祝令与南台御史同班。今太祝下士之卑。而居下大夫之职。斯又刻舟之论。不异于前矣。又曰。旧礼。谒者引太尉升坛。亚献。非礼也。谒者已贱。升坛已重。是微者用之于古。而大体实变于今也。按汉官仪。尚书御史台官属有谒者仆射一人。秩六百石。铜印青绶。谒者三十五人。以郎中满岁称给事。未满岁称权谒者。又案汉书百官公卿表。光禄勋官属有郎中员外。秩比二千石。有谒者掌宾赞。受事员七十人。秩比六百石。古之谒者秩异等。今谒者班微。以之从事。可谓疏矣。又曰。旧礼。尚书令奉玉牒。今无其官。请以中书令从事。案汉武帝时。张安世为尚书令。游宴后宫。从官以宦者一人出入。帝命改为中书谒者令。至成帝。罢宦者用士人。魏黄初改秘书置中书监令。旧尚书并掌制诰。

既置中书官。而制诰枢密皆掌焉。则自魏以来。中书是汉朝尚书之职。今尚书玉牒。是用汉礼。其官既阙。故可以中书令主之。议奏。元宗令张说徐坚。召敬本与之对议详定。说等奏曰。敬本所议。其中四条。先已改定。有不同者。望临时量事改摄。制从之。十二年十一月丙戌。至泰山。去山趾五里西。去社首山三里。丁亥。帝服羃冕于行宫。致斋于供帐前殿。己丑日南至。大备法驾。至山下。元宗御马而登。侍臣从。先是。元宗以灵山清洁。不欲多人上。欲初献于山上坛行事。亚献终献于山下坛行事。因召礼官学士贺知章等入讲仪注。因问之。知章等奏曰。昊天上帝君位。五方时帝臣位。帝号虽同。而君臣异位。陛下享君位于山上。群臣祀臣位于山下。诚足以垂范来叶。为变礼之大者也。礼成于三。初献亚终。合于一处。元宗曰。朕正欲如是。故问卿耳。于是敕三献于山上行事。其五方帝及诸神座于山下坛行事。元宗因问玉牒之文。前代帝王。何故秘之。知章对曰。玉牒本是通于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求各异。或祷年算。或思神仙。其事微密。是故莫知之。元宗曰。朕今此行。皆为苍生祈福。更无秘请。宜将玉牒出示百僚。使知朕意。其词曰。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启李氏。运兴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极。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绍复。继体不定。上帝眷佑。锡臣忠武。底绥内难。推戴圣父。恭承大宝。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宗。谢成于天。子孙百禄。苍生受福。庚寅。祀昊天上帝于山上封台之前坛。高祖神尧皇帝配享焉。邠王守礼亚献。宁王宪终献。皇帝饮福酒。癸巳。中书令张说。进称天赐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复始。永绥兆人。帝拜稽首。山上作圆台四阶。谓之封坛。台上有方石再累。谓之石　。玉牒玉册。刻玉填金为字。各盛以玉匮。束以金绳。封以金泥。皇帝以受命宝印之。纳二玉匮于　中。金泥　际。以天下同文之印封之。坛东南为燎。积柴其上。皇帝就望燎位。火发。群臣称万岁。传呼至山下。声动天地。山下祀坛。群臣行事已毕。皇帝未离位。命中书门下曰。朕以薄德。恭膺大宝。今封祀初建。云物休佑。皆是卿等辅弼之力。君臣相保。勉副天心。长如今日。不敢矜怠。中书令张说跪言。圣心诚恳。宿斋山上。昨夜则息风收雨。今朝则天清日暖。复有祥风助乐。卿云引燎。灵迹盛事。千古未闻。陛下又思慎终如初。长福万姓。天下幸甚。先是。车驾至岳西来苏顿。有大风从东北来。自午至夕。裂幕折柱。众恐。张说倡言曰。此必是海神来迎也。及至岳下。天地清晏。元宗登山日。气和煦。至斋次。日入后。劲风偃人。寒气切骨。元宗因不食。次前露立。至夜半。仰天称某身有过。请即降罚。若万人无福。亦请某为当罪。兵马辛苦。乞停风寒。应时风止。山气温暖。时从山上布兵。至于山坛。传呼辰刻。及诏命来往。斯须而达。夜中燃火相属。山下望之。有如连星。自地属天。其日平明。山上清迥。下望山下。休气四塞。登歌奏乐。有祥风自南而至。丝竹之声。飘若天外。及行事日。扬火光。庆云纷郁。遍满天际。群臣并集于社首山帷宫之次。以候銮驾。遥望紫烟。憧憧上达。内外欢噪。元宗自山上便赴社首斋次。辰巳闲至。日色明朗。庆云不散。百辟及蕃夷。争前迎贺。辛卯。享皇地祇于社首之泰折坛。睿宗大圣贞皇帝配祀。五色云见。日重轮。藏玉策于石　。如封坛之仪。壬辰。元宗御朝觐之帐殿。大备陈布。文武百僚。二王后。孔子后。诸方朝集使。岳牧举贤良。及儒生文士上赋颂者。戎狄夷蛮羌胡朝献之国。突厥颉利发。奚契丹等王。大食。谢　。五天。十姓。昆仑。日本。新罗。靺鞨之侍子。及使内臣之蕃。高丽朝鲜王。百济带方王。十姓摩阿史那。兴昔可汗三十姓。左右贤王。日南。西竺。凿齿。雕题。牂柯。乌浒之酋长。咸在位。制曰。朕闻天监惟后。后克奉天。既合德以受命。亦推功而复始。厥初作者。七十二君。道洽迹着。时至符出。皆用事于介丘。升中于上帝。人神之望。盖有以塞之。皇王之序。可得而言。朕接统千岁。承光五叶。惟祖宗之德在人。惟天地之灵作主。往者内难。幽赞而集大勋。闲无外虞。守成而缵旧服。未尝不干干终日。思与公卿大夫。上下协心。聿求至理。以宏我烈圣。其庶乎馨香。今九有大宁。群氓乐业。时必敬授而不夺。物亦顺成而无夭。懋建皇极。幸致太和。洎乃幽遐。率由感被。戎狄不至。惟文告而来庭。麟凤已臻。将党情而在薮。以故凡百执事。亟言大封。顾惟不德。切欲勿议。伏以先圣储祉。与天同功。

荷传符以在今。敢侑神而无报。大篇斯在。朕何让焉。遂奉遵高宗之旧章。宪干封之令典。时迈东土。柴告岱岳。精意上达。肸蠁来应。信宿行事。云物呈祥。登降之礼斯毕。严配之诚获展。百神群望。莫不怀柔。四方诸侯。莫不来庆。斯是天下之介福。邦家之耿光也。无穷之休祉。岂独在予。非常之惠泽。亦宜逮下。可大赦天下。封太山神为天齐王。礼秩加三公一等。仍令所管。崇饰祠庙。环山十里。禁其樵采。给近山二十户复。以奉祠神。元宗制纪泰山铭。御书勒于山顶石壁之上。其词曰。朕宅位有十载。顾惟不德。懵于至道。任夫难任。安夫难安。兹朕未知获戾于上下。心之浩荡。若涉大川。赖上帝垂休。先后储庆宰相庶尹。交修皇极。四海会同。五典敷畅。岁云嘉熟。人用太和。百辟佥谋。唱余封禅。谓孝莫大于严父。谓礼莫盛于告天。天符既至。人望既积。固请不已。固辞不获。肆余与夫二三臣。稽虞典。绎汉制。张皇六师。震詟九宇。旌旗有列。士马无哗。肃肃邕邕。翼翼溶溶。以至于岱宗。顺也。尔雅曰。泰山为东岳。周官曰。兖州之镇山。实万物之始。故称岱焉。其位居五岳之伯。故称宗焉。自昔王者。受命易姓。于是乎启天地。荐成功。序图录。纪氏号。朕统承先王。兹率厥典实。欲报元天之眷命。为苍生而祈福。岂敢高视千古。自比九皇哉。故设坛场于山下。受群方之助祭。躬封燎于山上。冀一献之通神。斯亦因高崇天。就广增地之义也。乃仲冬庚寅。有事东岳。类于上帝。配我高祖。在天之神。罔不毕降。粤翌日。禅于社首。佑我圣考。祀于皇祇。在地之神。罔不咸举。暨壬辰。觐群后。上公进曰。天子膺天符。纳介福。群臣拜稽首。呼万岁。庆合欢同。乃陈诫以德。大浑协度。彝伦攸叙。三事百揆。时乃之功。万物由庚。兆人允植。列牧众宰。时乃之功。一二兄弟。笃行孝友。锡类万国。时惟休哉。我儒制礼。我史作乐。天地扰顺。时惟休哉。蛮夷戎狄。重译来贡。累圣之化。朕何慕焉。五灵百宝。日来月集。会昌之运。朕何惑焉。凡今而后。儆乃在位。一王度。齐象法。权旧章。补缺政。存易简。去烦苛。思立人极。乃见天则。于戏。天生蒸人。惟后时乂。能以美利利天下。事天明矣。地德载物。惟后时相。能以厚生生万人。事地察矣。天地明察。鬼神着矣。惟我艺祖文考。精爽在天。其曰懿尔幼孙。克享上帝。唯帝时若。馨香其下。丕乃曰。有唐氏文武之曾孙隆基。诞锡新命。缵我旧业。永保天禄。子孙其承之。余小子敢对扬上帝之休命。则亦与百执事尚绥兆人。将多于前功。而毖彼后患。一夫不获。万方其罪余。一心有终。上天其知我。朕惟宝行三德。曰慈俭谦。慈者覆无疆之言。俭者崇将来之训。自满者人损。自谦者天益。苟如是则轨迹易循。基构易守。磨石壁。刻金石。冀后之人。听辞而见心。观末而知本。铭曰。维天生人。立君以理。维君受命。奉天为子。代去不留。人来无已。德凉者灭。道高斯起。赫赫高祖。明明太宗。爰革隋政。奄有万邦。罄天张宇。尽地开封。武称有截。文表时邕。高宗稽古。德施周溥。茫茫九夷。削平一鼓。礼备封禅。功齐舜禹。岩巍岱宗。卫我神主。中宗绍运。旧邦维新。恭己南面。氤氲化淳。告成之礼。留诸后人。缅余小子。重基五圣。匪功伐高。匪德矜盛。钦若祀典。丕承永命。至诚动天。福我万姓。古封泰山。七十二君。或禅亭亭。或禅云云。其迹不见。其名可闻。祗遹文祖。光昭旧勋。方士虚诞。儒书不足。佚后求仙。诬神检玉。秦灾风雨。汉污编录。德未合天。或承之辱。道在观政。名非从欲。铭心绝岩。播告群岳。于是中书令张说撰封祀坛颂。侍中源干曜撰社首坛颂。礼部尚书苏颋撰朝觐坛颂。以纪圣德。旧唐书礼仪志。

开元十三年四月乙丑。抚州三脊茅生。有上封事者言曰。昔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将欲封禅。问于夷吾。夷吾对曰。江淮间三脊茅生。用以缩酒。乃可封禅。其时无茅。桓公大惭而罢。自历千古。今始一生。昔宣王南征。责楚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则是其地。其茅今高一尺。至八月长足。方堪缩酒。特望圣恩。至时令采用。祭泰山。并掘根于苑内植之。时宰臣已遣使于岳州采沅江茅。乃奏曰。管夷吾谓桓公是诸侯。不合封禅。故称茅以拒之。及伐楚之日。尊周室。行伯道。乃责楚云包茅不入。王祭不供。若以茅为瑞。是不知经义。臣等历任荆楚。博访贡茅。沅江最胜。臣已牒岳州取讫。今称抚州有茅。请移

根入苑。且貉不踰汶。橘不过淮。移根苑中。信是虚语。望敕抚州。且进六束。与沅江相比用之。帝曰。可。癸酉。诏朝集使各举所部孝悌文武。集于泰山之下。十一月丙戌。至泰山下。去山趾五里。丁亥。帝羃冕服于行宫致斋。戊子。敕曰。封祀告成。为万姓祈福。必资清洁。以副朕心。其行事官及斋郎应致斋者。宜令御史行斋。切勿容疏怠。有雄野鸡飞入斋宫。驯而不去。久之。飞入仗卫。忽不见。邠王守礼等贺曰。臣谨案旧典。雌来者伯。雄来者王。又圣诞酉年。鸡主于酉。斯盖王道遐被。天命休祯。臣请宣付史官。以彰灵贶。册府元龟。

案唐书列传。张说为中书令。倡封禅议。受诏以诸儒草仪。及登封还。诏说撰登封坛颂。刻之泰山。

唐张说封禅坛颂。皇唐六叶开元神武皇帝。再受命。致太平。乃封岱宗。禅社首。凿石纪号。天文焕发。儒臣志美。立碣祠坛曰。厥初生人。俶有君臣。其道茫昧。其气朴略。因时欻起。与运而纷落。泯泯没没。而无闻焉。尔后圣人。取法象。立名位。衣裳以等之。甲兵以定之。于是礼乐出而书记存矣。究其源。致敬乎天地。报其本。致美乎鬼神。则封禅者。帝王受天命告成功之为也。阅曩圣之奥训。考列嗣之通术。畴若天而不成。曷背道而靡失。由是推之。封禅之义有三。帝王之略有七。七者何。传不云乎。道德仁义礼智信。顺之称圣哲。逆之号狂悖。三者何。一。位当五行图录之序。二。时会四海升平之运。三。德具钦明文思之美。是谓与天合符。名不死矣。有一不足而云封禅。人且未许。其如天何。言旧史者。君莫道于陶唐舜禹。臣莫德于皋陶稷　。三臣备德。皆有天下。仲尼叙帝王之书。系鲁秦之誓。明鲁祀周公。用王礼。秦承伯益。接周统。孔圣微旨。不其效欤。然秦定天下之功高。享天禄之日浅。天而未忘庭坚之德也。故大命复集于皇家。天之赞唐。不惟旧矣。其兴之也。元灵启迪。黄祇顾怀。应归运以义举。抚来苏以利见。汤也无放夏之惭。武也无伐殷之战。高祖创业。四宗重光。有德格天。漏泉蒸云。濡露菌蠢。滋育氤氲。涵煦若天地之覆载。日月之照临。溥有形而希景。罄无外而宅心。百有八年于兹矣。皇帝攘内难而启新命。戴睿宗而缵旧服。宇宙更辟。朝廷始位。盖羲轩氏之造皇图也。九族敦序。百姓昭明。万邦咸和。黎民于变。立土圭以步历。革铜浑以正天。盖唐虞氏之张帝道也。天地四时。六官着礼。井田三壤。五圻成赋。广九庙以尊祖。定六律以和神。盖三代之设王制也。武纬之。文经之。圣谟之。神化之。然犹战战兢兢。日慎一日。约规诲以进德。遂忠良以代工。讲习乎无为之书。讨论乎集贤之殿。宠勇爵。贵金门。翼乎鹓鸾之列在庭。毅乎貔貅之师居鄙。人和傍感。神宝沓至。干符坤珍。千品万类。超图轶牒。未始闻记。我后以人瑞为心。不以物瑞为意。王公卿士。俨然进曰。休哉陛下。孝至于天。故合于道。前年祈后土。人获大穰。闲岁祀圜丘。日不奄朔。感祥以祚圣。因事以观天。天人交合。其则不远。意者乔岳埽路。望翠华之来。上帝储思。俟苍璧之礼久矣。焉可专让而废旧勋。群臣固言。勤帝知罪。至于再。至于三。帝乃揖之曰。钦崇天道。俯率嘉话。恐德不类。敢惮于勤。其撰巡狩之仪。求封禅之故。既而礼官不诫而备。军政不谋而辑。天老练日。雨师洒道。六甲案队。八神警跸。孟冬仲旬。乘舆乃出。千旗云列。万载林行霍濩磷烂。飞焰扬精。原野为之震动。草木为之风生。历郡县。省谣俗。问耆年。举百祀。兴坠典。葺阙政。攸徂之人。室家相庆。万方纵观。千里如堵。城邑连欢。邱陵聚舞。其中垂白之老。乐过以泣。不图蒿里之魂。复见干封之事。尧云往。舜日还。神华灵郁。烂漫乎穹壤之间。是月来至于岱宗。祗祓斋宫。涤濯静室。凝神元览。将款太一。议夫泰山者。圣帝受天官之宫。天孙总人灵之府。自昔立国。莫知万类。克升中而建号。惟七十而有五。我高宗六之。而今七矣。非夫尊位盛时。明德旷代。辽阔难并之甚哉。先时将臻夫大封也。累封坛于高冈。筑泰坛于阳址。夫其天坛三袭。辰陛十二。咸秩众灵。列座有次。崇牙树羽。管磬镛鼓。宫悬于重壝之内。干戚鋋殳。钩戟戣戳。周卫于四门之外。伐国重器。传代绝瑞。旅之于中庭。玉辇金毂。翠冒黄屋。夹之于端路。庶官百辟。

羌夷蛮貊。褒成之后。让王之客。叙立于礼神之场。髦头拿牙。铁马金镞。介胄如雪。旗帜如火。远匝于清禁之野。于是乎以天正上元。法驾徐进。屯千乘于平路。留群臣于谷口。皇帝御六龙。陟万仞。独与一二元老。执事之人。出天门。临日观。次沆壑。宿巉岩。赤霄可接。白云在下。庚寅。祀高祖于上封。以配上帝。命众官于下位。以享众神。皇帝冕裘登坛。奠献俯偻。金奏作。佾羽舞。撞黄钟。歌大吕。开阊阖。与天语。请将信公。奉斗布度。懋建皇极。勤恤苍生。招嘏乎未兆。禳灾乎未萌。上下传节。而礼成乐遍。福寿同归。而帝赐神策。乃检玉牒于中顶。扬柴燎于高天。庶衷诚而上达。若凭焰而驾烟。日辔方旋。神心余眷。五色云起。拂马而随人。万岁山呼。从天而至地。越翌日。尊睿宗。侑地祇。而礼社首。遂张大乐。觐东后。国风惟旧。无黜幽削爵之诛。王泽惟新。有眚灾大赉之庆。不浃日。至化洽于人心。不崇朝。景福遍于天下。然后藏金匮于祏室。回玉銮于上都。煌煌乎真圣朝之能事。而高代之盛节者也。于斯之时。华戎殊俗。异音同叹曰。岳合多雨。山峻多云。岂有大举百万之师。克期千里之外。乃行事之日。则天无点翳。地无纤尘。严冬变为韶景。寒谷郁为和气。非至德孰能动天。如此其顺者乎。昔人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今信知圣人作而万物睹。其心服之谓矣。或曰。祭泰折。主先后。非体欤。曰。是礼也。非宜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侑神崇孝。无嫌可也。且夫柴瘗外事。帝王主之。蒸尝内事。后妃助之。是开元正人伦。革弊礼。起百王之法也。故令千载承末光。聆绝韵。咀甘实。漱芳润。烁元妙之至精。流不已之淑声。臣说作颂。告于神明。四皇坟而六帝典。虽吉甫亦莫能名。徒采彼舆人之诗曰。大矣哉。维天为大。维皇则之。率我万国。受天之祺。子孙百代。人神共保绥之云尔而已矣。

徐坚传。元宗时。坚充集贤学士。从上封泰山。以参定仪典。加光禄大夫。

裴光庭传。元宗有事岱宗。中书令张说。以天子东巡。京师空虚。恐突厥乘间窃发。议欲加兵守边。召光庭与谋。对曰。封禅所以告成功也。成功者。德无不被。人无不安。万国无不怀。今将告成而惧突厥。非昭德也。大兴力役。用备不虞。非安人也。方谋会同。而阻戎心。非怀远也。此三者。名实乖矣。且诸蕃突厥为大。贽币往来。愿修和好有年矣。若遣一使召大臣。使赴行在。必欣然应命。突厥受诏。则诸蕃君长。必相率而来。我偃旗息鼓。不复事矣。说曰。善。吾所不及。因奏用其策。突厥果遣使来朝。契丹酋长与诸蕃长皆从行在东封。还迁兵部侍郎。

康子元传。子元越州会稽人。仕历献陵令。开元初。诏中书令张说举能治易老庄者。集贤直学士侯行果。荐子元及平阳敬会真于说。藉说以闻。并赐衣币。得侍读。子元累擢秘书少监。会真四门博士。俄皆兼集贤侍讲学士。元宗将东之泰山。说引子元行果徐坚韦绦商裁封禅仪。初。高宗之封。中书令许敬宗议周人尚臭。故前祭而燔柴。说坚子元白奏。周官乐六变。天神降。是降神以乐。非缘燔也。宋齐以来。皆先饮福酒。乃燎。请先祭后燔。如贞观礼。便。行果与赵冬曦议。以为先燎降神尚矣。若祭已而燔。神无由降。子元议挺不徙。说曰。康子独出蒙轮。以当一队耶。议未判。说请决于帝。帝诏后燔。并唐书。

酉阳杂俎。明皇封禅泰山。张说为封禅使。说婿郑镒本九品官。旧例封禅后。自三公以下。皆迁转一级。惟郑镒因说。骤迁五品。兼赐绯服。因大酺次。元宗见镒官位腾跃。怪而问之。镒无词以对。黄旛绰曰。此泰山之力也。

开元十八年。百寮及华州父老。累表请上尊号。并封西岳。不允。旧唐书元宗本纪。

銮驾进发。禅仪无此篇。皇帝将有事于泰山。有司卜日如别仪。告昊天上帝太庙太社。皆如巡狩之礼。告太庙高祖祝文。加封祀配神作主之意。告睿宗祝文。加禅祭配神作主之

意。皇帝出宫。备大驾卤簿。軷于国门。祭所过山川。古先帝王名臣烈士。皆如巡狩之礼。通事舍人承制。问百年。所经州县刺史县令。先待于境。至太山下。柴告昊天上帝于圜丘坛。皆如巡狩告至之礼。有司摄事。前祀所司以太牢祭于太山神庙。如例程。

斋戒。　前七日。太尉戒誓百官。封云封于泰山。禅云禅于社首山。斋仪同封祀。皇帝散斋于行宫后殿四日。致斋于前殿三日。服羼冕结佩等。并如圜丘仪。百官如别仪。

制度。　将作大匠先领徒于太山上立圜台。广五丈。高九尺。土色各依其方。又于圜台上起方坛。广一丈二尺。高九尺。其台坛四面各为一陛。玉版长一尺三寸。广五寸。厚五寸。刻牒为字。以金填之。用金匮盛。其玉牒文。中书门下取进止。所司承旨。请内镌其名检等。并如后制。郊社令积柴为燎坛。于山上圜台之东南。量地之宜。柴高一丈二尺。方一丈。开上南出户。方六尺。又为圜坛于山下。三成。十二陛。如圜丘之制。随地之宜。坛上饰以元。四面依方色。坛外为三壝。郊社令又积柴于坛南燎。如山上之仪。又为玉册。皆以金绳连编玉牒为之。每牒长一尺二寸。广一寸二分。厚三分。刻玉填金为字。少府监量文多少为之。又为玉匮一。长一尺三寸。并检方五寸。当缠绳处。刻为五道。当封宝处。刻深二分。方。取容受命宝印。以藏在座玉册。制度如玉匮。又为黄金绳。以缠玉匮金匮。又为石　。以藏玉匮。用方石再累。各方五尺。厚一尺。纵凿石中。广深令容玉匮。　旁施检处。皆刻深三寸三分。阔一尺。南北各二。东西各三。去隅皆七寸。缠绳处皆刻深三分。阔一寸五分。为石检十枚。检石　皆长三寸。阔一尺。厚七寸。皆刻为三道。广一寸五分。深四寸。当封处大小取容宝印。深二寸七分。皆有小石盖。制与封刻处相应。以检擫封印其检。立于　旁当刻处。又为金绳三。以缠石　。各五周。径三分。为石泥以封石　。以石末和方色土为其封。玉匮。金匮。石　。同用受命宝。并所司量时。先奏请出之。为石距十二枚。皆阔二尺。厚一尺。长一丈。邪刻其首。令与　隅相应。分距　四隅皆再累。为五色土。圆封以封石　。上径一丈二尺。下径三丈九尺。禅礼制度。将祭。将作先于社首山禅所为禅祭坛。如方丘之制。八角三成。每等高四尺。上阔十六步。设八陛。上等陛广八尺。中等陛广一丈。下等陛广一丈二尺。为三重壝。量地之宜。四面开门。玉册。石　。玉匮。金匮。金泥。检距。圆封。立碑等。并如封祀之仪。

陈设。　前祀三日。卫尉设文武侍臣次于山下封祀坛外壝东门之内道北。皆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设诸祀官次于东壝之外道南。北向西上。三师南壝之外道东。诸王于三师之南。俱西向北上。文官从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于祀官之东。皇亲五等以上。诸亲三等以上。于文官之东。东方诸州刺史县令。又于文官之东。俱北向西上。介公酅公。于南壝之外道西。东向。诸州使人。于介公酅公之西。东向。诸方之客。东方南方。于诸王东南。西向。西方北方。于介公酅公西南。东向。皆以北为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于西壝之外道南。北向东上。设诸馔幔。各于内壝东门西门之外道北。南向。北门之外道东。西向。坛上及东方之馔。陈于东门外。南方及西方之馔。陈于西门外。北方之馔。陈于北门外。前祀二日。太乐令设宫悬之乐于山下封祀坛之南。内壝之外。如圜丘仪。右校埽除坛之内外。禅仪祭前二日。尚舍坛长施大次于外壝东门内道北。尚舍铺御座。守宫设文武官次。于大次前。东西相向。诸祀官于东壝外。文官九品以上。于祀官东。皇亲诸亲。又于其东。蕃客又于其东。介公酅公。于西壝外道南。武官九品。于介公酅公西。蕃客又于其西。褒圣侯于三品文官下。有诸州使分于文武官后。设陈馔幔于内壝东西门外道北。南向。其坛上及东方馔。陈于东门之外。南方西方北方馔。陈于西门之外。其陈乐悬则树灵鼓。右校埽除。又为瘗坎于坛壬地。前祀一日。奉礼郎设祀官公卿之位。于山下封祀坛内壝东门之外道南。分献之官于公卿之南。执事者位于其后。每等异位。重行西向北上。设御史位于坛上。一位于东陛之南。西向。一位于西陛之南。东向。设奉礼位于乐悬东北。赞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设协律郎位于坛南陛之西。东向。设太乐令位于北悬之

间。当坛北向。设从祀之官位。三师位于悬南道东。诸王位于三师之东。俱北面西上。介公酅公位于道西。北面东上。文官从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于执事之南。东方诸州刺史县令。又于文官之南。每等异位。重行西向。俱以北为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于西方。值文官皇亲五等以上。诸亲三等以下。于文官之南。每等异位。重行东向。诸州使人。位于内壝南门之外道西。重行东面。皆以北为上。设诸国客使位于内壝东门之外东方。于诸王东南。每国异位。重行北向。以西为上。西方北方于介公酅公西南。每国异位。重行北向。以东为上。其褒圣侯文官三品之下。诸州使人。各于文武官后。禅仪。奉礼设御位于坛东南。设祭官位于内壝东门外道南。分献官于祭官南。执事者位于后。设御史位二。于坛东南西向。令史陪后。设奉礼位于悬东北。赞者二人在南。差退。协律郎于坛上。太乐令于北悬闲。并如常设。望瘞位于坛东北。从祭官于执事南。皇亲又于南。诸州刺史县令又于南。蕃客又于南。介公酅公于内壝西门外道南。武官于后。蕃客于武官南。设门外位于东西壝门外道南。皆如设次之式。设牲榜于山下封祀坛之外。当门西向。苍牲一。居前。正座。又苍牲一。配座。青牲一。在北少退。南上。次赤牲一。次黄牲一。次白牲一。次元牲一。以上五方帝座。又青牲一。大明。又牲一。夜明也。禅礼。设牲榜于东壝外。如式正座。黄牲一。居前配座。黄牲一。在北少退。神州黝牲一。在南少退。设廪牺令位于牲西南。令史陪其后。俱北向。设太祝位于牲东。各当牲后。祝史陪其后。俱西向。设太常卿省牲位于牲前。近北。又设御史位于太常卿之西。俱南向。设昊天上帝酒尊于圆台之上下。太尊二。着尊二。牺尊二。山罍二。在坛上。于东南隅北向。象尊二。壶尊二。山罍四。在坛下。于南陛之东北面西上。设配帝着尊二。牺尊二。象尊二。山罍二。在坛上。皆于昊天上帝酒尊之东北向西上。其山下封祀坛。设五帝日月。俱太尊二。在神座之左。其内官于牲闲。各象尊二。在第二等。中官每陛闲。各壶尊二。在第三等。外官每陛闲。各概尊二。于内壝之内。众星每道闲。各散尊二。于内壝之外。凡尊各设于神座之左而右向。五帝日月以上之尊。置于坫。内官以下尊。俱藉以席。皆加勺　。设爵于尊下。禅仪。设皇地祇太尊二。着尊二。牺尊二。山罍二。在坛上东南隅北向。象尊二。壶尊二。山罍四。在坛下南陛之东北向。俱西上。设配帝着尊二。牺尊二。象尊二。山罍二。在坛上正座。尊东北向西上神州太尊二。在第一等。每方岳镇海渎。俱山尊二。山林川泽。各蜃尊二。邱陵以下。各散尊二。皆于坛下。皆加勺　。设罍洗。各于坛南陛东南。亚献之洗。又于坛东南。俱北向。罍水在洗东。篚在洗西南肆。篚实以巾爵。设分献罍洗篚　。各于其方陛道之左。俱西向。执尊罍篚　者。各于尊罍篚　之后。各设玉币之篚。于坛之上下。尊坫之所。祀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设昊天上帝神座于山圆台之上。北方南向。以三脊茅为神藉。设高祖神尧皇帝神座于东方西向。席以莞。神座皆于座首。又太史令郊社令设五方帝日月神座于山下封祀坛之上。青帝于东陛之北。赤帝于南陛之东。黄帝于南陛之西。白帝于西陛之南。黑帝于北陛之西。大明于东陛之南。夜明于西陛之北。席皆以　秸。设五星十二辰河汉。以及内官之座于第二等。十有二陛之闲。各依方面。几席皆内向。其内官中有北斗北辰。位南陛之内。差在行位前。设二十八宿及中官之座于第三等。亦如之。布外官席位于内壝之内。众星席位于内壝之外。各依方次。席皆以莞。设神位各于座首。禅礼。神位。皇地祇神座于坛上。北方南向。席以　秸。睿宗大圣真皇帝座于东方西向。席以莞。神州于第一等。席以　秸。东南方岳镇以下于内壝内。各于其方。嵩岳以下于坛之西南。俱内向。席皆以莞。所司陈其异宝。及嘉瑞等于乐悬之东西厢。禅礼无瑞物。

省牲器。　省牲之日。午后十刻。去坛二百步所。诸卫之属。禁断行人。晡后二刻。郊社令丞帅府史二人。及斋郎。以尊坫罍洗篚　入设于位。凡升坛者各由其陛。赞引引御史诸太祝七人。与祝史行埽除于下。其五星以下羊豕。所司各依令先备。如常仪。并如别仪。禅礼无五星以下羊豕。余同。

銮驾上下。禅无上山仪。　前祀三日。本司宣摄内外。各供其职。卫尉设祀官从祀群官五品以上便次于行宫朝堂。如常仪。前祀二日。尚舍直长施大次于圆台东门外道北。又于山中道设止息大次。俱南向。尚舍奉御铺御座。卫尉设从驾文武群官。及诸方使应从升者。于圆台南门之外。文东武西。并如常仪。郊社令设御洗于圆台南陛之东北向。罍水在洗东。篚在洗西南肆。设巾　。其日。奉礼设御位于圆台南。当坛北向。设群官五品以上版位于御位之南。文东武西。重行北向。相对为首。设东方诸州刺史县令位于文官之东。诸州使人位于武官之后。设蕃客位东方南方于文官东南。每国异位。北面西上。西方北方于武官西南。每国异位。北面东上。设御史位于圆台。东面。如祀礼。设奉礼赞者位于群官东北。西向。设执事位于东门之内道南。西面。皆北上。前祀一日。未明七刻。捶一鼓为一严。二严时节。祀前三日。侍中奏裁。未明五刻。捶二鼓为再严。侍中版奏请中严。从祀官五品以上。俱就次。各服其服。所司陈大驾卤簿。未明二刻。捶三鼓。为三严。诸卫之属。各督其队。与钑戟以次陈于行宫门外。谒者赞引。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从祀群官。诸侍臣结佩。俱诣行宫门外奉迎。侍中负宝如式。乘黄令进辇于行宫门外。南向。侍中版奏请登山。皇帝服衮冕。乘辇以出。称警跸如常仪。黄门侍郎进。当辇前跪奏。称黄门侍郎臣某言。请銮舆进发。俛伏。兴。退复位。銮舆动。又称警跸。黄门侍郎侍中中书令以下。夹引以出。千牛将军。夹舆而趋。驾至。侍臣上马所。黄门侍郎奏请銮舆权停。敕侍臣上马。侍中前承制。退称制曰可。黄门侍郎退称侍臣上马。赞者承传。文武侍臣皆上马。诸侍卫之官。各督其属。左右翊銮舆在黄麾内。符宝郎奉六宝。与殿中监后部从在黄钺内。侍臣上马毕。黄门侍郎奏请銮舆进发。退复位。銮驾动。称警跸如常。鼓吹不鸣。不得喧哗。从祀官在元武队后如常。若复先置。则听临时节度。车辂鼓吹。待于山下。御史大夫刺史县令。前导如式。至中道。止息大次前。回辇南向。侍中奏请降辇。如常。皇帝降辇之大次。群臣皆随便而舍。停大次三刻顷。侍中奏请皇帝出次。升辇进发。如初。驾至台东门外大次前。回辇南向。侍中进当驾前跪奏。称侍中臣某言。请降辂。俛伏。兴。皇帝降辇之大次。如常仪。通事舍人承旨。敕从祀群官退就门外位。禅仪。銮驾出行宫。如封泰山之仪。

荐玉币。　祀日未明三刻。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率其属。以玉币及玉册。置于山上圆台坛上坫所。礼神之玉苍璧。币以苍配。座之币亦如之。又以玉匮。金匮。金绳。金泥。盛于篚。置于石　之侧。良酝令帅其属。各入实尊罍玉币。凡六尊之次。太尊为上。实以泛齐。着尊次之。实以醴齐。牺尊次之。实以盎齐。象尊次之。实以醍齐。壶尊次之。实以沉齐。山罍为下。实以清酒。配帝着尊为上。实以泛齐。牺尊次之。实以醴齐。象尊次之。实以盎齐。山罍为下。实以清酒。其元酒各实于五齐之上尊。礼神之玉。昊天上帝以苍璧。昊天上帝及配帝之币以苍。禅祭日未明三刻。以下实尊至馔幔内。与夏至北郊同也。　太官令帅进馔者。实诸笾豆簠簋。各设于馔幔内。未明二刻。奉礼帅赞者先入就位。赞引引御史以下行埽除。如常仪。禅礼自未明二刻。下至埽除讫。就位。与夏至方丘同。驾将至。谒者赞引。各引祭官。通事舍人分引从祭群官。诸方客使。俱就门外位。自銮舆至大次以下。至进熟。与方丘同。未明一刻。谒者赞引。各引文武五品以上。从祀之官。皆就圆台南立。谒者引司空入。行埽除讫。出复位。侍中版奏外办。皇帝服大裘而冕。出次华盖。侍卫如常仪。侍中负宝陪从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导。皆博士先引。入自东门。殿中监进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镇珪授殿中监。殿中监受进。皇帝搢大珪。执镇珪。缫藉华盖仗卫。停于门外。近侍者从入如常。谒者引礼部尚书。太常少卿。陪从如常。大珪如搢不便。请先定近侍承奉之。皇帝至版位。北面立。每立定。太常卿与博士退立于左。谒者赞引。各引祀官次入就位。立定。太常卿前奏。请再拜。退复位。皇帝再拜。奉礼曰。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谨具。请行事。退复位。正座配座。太祝取玉币于篚。各立于尊所。太常卿引皇帝诣坛。升自南陛。侍中中

书令以下。及左右侍卫量人从升。以下皆如之。皇帝升坛。北向立。太祝加玉于币。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币。东向进皇帝。搢镇珪受玉币。凡受物皆搢镇珪。奠讫执镇珪。俛伏。兴。登歌。作肃和之乐。以大吕之均。太常卿引皇帝进。北面跪奠于昊天上帝神座。禅则皇地祇神座。俛伏。兴。太常卿引皇帝立于西方东向。又太祝以币授侍中。侍中奉币。北向进。皇帝受币。太常卿引皇帝进。东面跪奠于高祖神尧皇帝神座。俛伏。兴。太常卿引皇帝少退。东向再拜。讫。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乐作。皇帝降自南陛。还版位西向立。乐止。太祝还尊所。

山下封祀坛。其日。自山下五步立人。直至下坛。递呼万岁。以为节候。　祀日未明三刻。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率其属。以五帝及中官外官以下之玉币。各置于坫所。五帝之玉。以四珪有邸。日月以珪璧。币各依方色。良酝令率其属。各入实尊罍玉币。五帝俱以太尊。皆实以泛齐。日月之尊。实以醴齐。其内官之象尊。实以醍齐。中官之壶尊。实以沉齐。外官之概尊。实以清酒。众星之散尊。实以旨酒。其元酒各实于五齐之上尊。礼神之玉。青帝以青珪。赤帝以赤璋。黄帝以黄琮。白帝以白琥。黑帝以元璜。日月珪邸。五帝日月以下币。皆从方色。　太官令帅进馔者。实诸笾豆簠簋。各设于馔幔内。未明二刻。奉礼帅赞者先入。就位。赞引引御史以下入。行埽除。如常仪。未明一刻。谒者赞引。各引祀官皆就位。太乐令帅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陈于悬内。武舞立于悬南道西。谒者引司空入。行埽除讫。出复位。于皇帝奠玉币也。封祀坛谒者赞引。各引祀官入就位。立定。奉礼曰。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协律郎跪。俛伏。兴。举麾鼓柷。奏元和之乐。乃以圜钟之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征。姑洗为羽。圜钟三奏。黄钟太簇姑洗各一奏之。舞文舞之舞。乐舞六成。偃麾。戛敔。乐止。奉礼曰。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谒者七人。各引献官及诸太祝。奉玉币各进奠于神座。如常仪。将进奠。登歌作肃和之乐。以大吕之均。余星座币亦如之。进奠讫。各还本位。初。群官拜讫。夜明以上。祝史各奉毛血之豆。立于门外。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各由其陛升坛。以毛血各致其座。诸太祝俱迎受。各奠于神座前。诸太祝与祝史退。立于尊所。

进熟。　皇帝既升。奠玉币。太官令出。帅进馔者奉馔。各陈于内壝门外。谒者引司徒出。诣馔所。司徒奉昊天上帝之俎。初。皇帝既至位。乐止。太官令引馔入俎。初入门。雍和之乐作。以黄钟之均。自后接神之乐。皆用雍和。馔至陛位。乐止。祝史俱进跪。彻毛血之豆。降自东陛以出。昊天上帝之馔。升自午陛。配帝之馔。升自卯陛。太祝迎引。各设于神座前。设讫。谒者引司徒太官令。帅馔者降自东陛以出。司徒复位。诸太祝各还尊所。太常卿引皇帝诣罍洗。盥洗爵等。并如圜丘仪。太常卿引皇帝。乐作。皇帝诣坛。升自南陛。讫。乐止。谒者引司徒升自东陛。立于尊所。斋郎奉俎从升。立于司徒之后。太常卿引皇帝诣昊天上帝酒尊所。执尊者举　。侍中赞酌泛齐。讫。寿和之乐作。皇帝每酌饮福。皆作寿和之乐。太常卿引皇帝进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兴。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乐止。太祝二人持玉册进于神座之右。东面跪。又太祝一人。跪读册文。讫。俯伏。兴。册文并中书门下撰进。少府监刻文。皇帝再拜。初读册文讫。乐作。太祝进奠册于神座。还尊所。皇帝再拜。乐止。太常卿引皇帝诣配座。以下。至终献。光禄卿降。复位。并如圜丘仪。皇帝将升献。太官令引馔入。其山下封祀坛。五帝日月以下之馔。亦相次而入。俎初入门。雍和之乐作。以黄钟之均。馔至陛。乐止。祝史俱进跪。彻毛血之豆。降自东陛以出。木帝之馔。升自寅陛。火帝之馔。升自巳陛。土帝之馔。升自未陛。金帝之馔。升自酉陛。水帝之馔。升自子陛。大明之馔。升自辰陛。夜明之馔。升自戌陛。其内官中官众星之馔。所由帅长。皆先陈布。诸太祝迎引于坛上。各设于神座设讫。谒者引司徒。太官令帅进馔者。俱降自东陛以出。司徒复位。诸太祝各还尊所。于山上太尉之亚献也。封祀坛谒者七人。分列五方帝。及大明夜明等献官。诣罍洗盥手。洗匏爵讫。各由其陛升。俱酌泛齐讫。各引降。还本位。初。第一等献官将升。谒者

五人次引献官各诣罍洗讫。各由其陛升。诣第二等内官酒尊所。俱酌醴齐。各进跪奠爵于内官首座。兴。余座皆祝史斋郎助奠。相次而毕。谒者四人。次引献官俱诣罍洗盥洗。各由其陛升坛。诣第三等中官酒尊所。俱酌盎齐以献。赞引四人。次引献官诣罍洗盥洗讫。诣外官酒尊所。俱酌醍齐以献。赞引四人。次引献官诣罍洗盥洗。诣众星酒尊所。俱酌沉齐以献。其祝史斋郎酌酒助奠。皆如内官之仪。讫。谒者赞引各引献官还本位。武舞六成。乐止。舞献俱毕。上下诸祝。各进跪彻豆。兴。还尊所。奉礼曰。赐胙。赞者唱。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元和之乐作。奉礼曰。众官再拜。在位者俱再拜。乐作一成。止。

燔燎。　终献将毕。侍中前跪奏曰。请就望燎位。太常卿引皇帝就望燎位。太祝奉玉币等就柴坛。置于柴上户内讫。奉礼曰。可燎。东西面各六人。以炬燎火。半柴。侍中前跪奏。礼毕。太常卿引皇帝出。赞引引祀官以下皆出。其山下封祀坛。献官献毕。奉礼曰。请就望燎位。诸献官俱就望燎位。诸太祝各取玉币等就柴坛。自南陛下置于柴上户内讫。奉礼曰。可燎。东西面各六人。以炬燎火。半柴讫。奉礼曰。礼毕。献官以下皆出。禅仪。皇帝既升奠玉币。下至跪奠爵。俯伏兴。与方丘同。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乐止。太祝二人。持玉册进于神座之右。东向跪。又太祝一人。跪读册文讫。俯伏兴。皇帝再拜。祝文并中书门下进。少府监刻。初读祝文讫。至配座读册。皆亦如之。其拜奠并同方丘。配座初读册讫。至寘土半埳。太常卿引皇帝还版位。与方丘同。

封玉册。封检附。　燔燎毕。禅仪。皇帝既就望瘗位。侍中跪奏。称具官臣某言。请封玉册。太常卿引皇帝自南陛升坛。北向立。近侍者从升。如式。少府监具金绳金泥等。并所用物立于御侧。符宝郎奉受命宝。立于侍中之侧。谒者引太尉进昊天上帝神座前。禅仪。进皇地祇神座前。跪取玉册。置于案进。皇帝受玉册。跪叠之。内于玉匮中。缠以金绳。封以金泥。侍中取受命宝。跪以进。皇帝取宝以印玉匮讫。兴。侍中受宝。以授符宝郎。通事舍人引太尉进。皇帝跪捧玉匮。授太尉。太尉跪受。皇帝兴。太尉退。复位。侧身捧玉匮。太常卿前奏。请再拜。皇帝再拜讫。入次。如常仪。太尉奉玉匮之案。于石 南北向立。执事者发石盖。太尉奉玉匮。跪藏于石 内。执事者覆石盖。检以石检。缠以金绳。封以石泥。讫。太尉以玉宝遍印讫。引降复位。将作帅执事者。以石距封固。又以五色土圜封。后续令毕其功。禅仪同。配座玉牒。禅仪。太尉又进睿宗大圣贞皇帝座。跪取玉册内金匮。封以金匮。皆如封玉匮之仪。讫。太尉奉金匮从降。俱复位。封禅还。以金匮内太庙。藏于高祖神尧皇帝之石室。如别仪。太常卿前奏。礼毕。若有祥瑞。则太史监跪奏讫。特称奉贺。再拜。三称万岁。内外皆称万岁。讫。又再拜。太常卿引皇帝还大次。乐作。皇帝出东门。禅仪。皇帝出中壝门。殿中监前受镇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监又前受大珪。华盖侍卫如常仪。皇帝入次。乐止。谒者赞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从祀群官。以次出复位。立定。奉礼曰。再拜。众官在位者皆再拜。讫。赞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禅礼祭讫。以奇禽异兽合瑞典者。皆纵之神祀所。

銮驾还行宫。　皇帝既还大次。侍中版奏请解严。将士不得辄离部伍。转仗卫于还途。如来仪。二侍中版奏。请中严。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诸祀官服朝服。皇帝出次。升辇。降山下至圆坛所。权停。乘黄令进玉辂。太仆升。执辔以下。入宫。并如圜丘仪。禅仪同。

朝觐群臣。禅登讫。行此礼。　禅之明日。朝觐群臣。及岳牧以下于朝觐坛。如巡狩仪。皇帝服羃冕。乘舆以出。曲直华盖。警跸侍卫。入自北壝门。由北陛升坛。即御座。符宝郎奉宝置于座。扇开。乐止。通事舍人引三品以上。及岳牧以下。入就位。如常仪。通事舍人引上公一人。舒和之乐作。公至西陛。就解剑席。乐止。脱舄。跪解剑。置于席。兴。相礼者与通事舍人引进。当御座前。北面跪。称具官臣名等言。天封肇建。景福维新。伏惟开元神武皇帝陛下。万寿无疆。俛伏。兴。通事舍人引上公降坛。诣解剑席。跪带剑。

纳舄。乐作。通事舍人引复位。立定。乐止。典仪曰。再拜。赞者承传。上公以下皆再拜。侍中前承制。降诣上公之东北西向。称有制。上公及群臣皆再拜讫。宣云。封禅之庆。与公等同之。上公及群臣又再拜舞蹈。三称万岁。讫。又再拜。引退。

考制度。　如巡狩仪。开元礼封禅仪。

开元二十三年九月丁卯。文武百官尚书左丞相萧嵩等。累表请封嵩华二岳。表曰。臣闻封峦之运。王者告成。当休明而阙典。乃臣子之深过。伏惟神武皇帝陛下。受命继天。应期光宅。垂庆云而覆露。畅和气以生成。物荷深仁。时惟天道。文明之化洽矣。穆清之风被矣。淳源既泳。福应咸臻。盈于天壤。昭于方策。盖非愚下。所能颂美。且天之在上。日监在兹。嘉大圣之神功。降元符以表德。恭伸昭报。祇事升中。古昔大猷。孰先兹道。臣等睹休征以上请。陛下崇谦让以固辞。事恐劳人。抑其勤愿。德音所逮。自古未闻。昔虞巡四岳。周在一岁。书称其美。不以为烦。宁彼华嵩。皆列近甸。复兹丰稔。又倍他年。岁熟则余粮。地近则易给。况费务盖寡。咸有司存。储峙无多。岂烦黎庶。吏当首路。以望属车。陛下往封泰山。不秘玉牒。严禋上帝。本为苍生。今其如何。而阙斯礼。伏愿发挥盛事。差报元辰。先检玉于嵩山。次泥金于华岳。天休既答。人望见从。上下交欢。生灵幸甚。臣等昧死。敢此竭诚。理在至公。祈于俯遂。无任悃款之至。谨诣朝堂陈请以闻。帝固让不从。手诏报曰。升中于天。帝王盛礼。盖谓臻兹淳化。告厥成功。今兆庶虽安。尚俟丰年之庆。边疆则静。犹有践更之劳。况自愧于隆周。敢追迹于大舜。顷年迫于万方之请。难违多士之心。东封泰山。于今惕厉。岂可更议嵩华。自贻惭恧。虽藉公卿。共康庶政。永惟菲薄。何以克堪。朕意必诚。宜断来表也。册府元龟。

天宝九载正月丁巳。诏以十一月封华岳。三月辛亥。华岳庙灾。关内旱。乃停封。唐书元宗本纪。

天宝九载正月。文武百寮。礼部尚书崔翘等。累上表请封西岳。刻石纪荣号。帝固拒不许。翘等又奉表恳请曰。自今月辛亥。至于癸丑。累表诚祈。请纪荣号。圣心恭默。冲让再三。臣等伏读纶言。退增祇栗。敢重沥愚恳。期诸必遂。臣闻圣人之言。与春秋而同信。上天之宰。将影响而合符。昭报不可以久稽。成命不可以固拒。今灵山謦跸。望玉銮之升中。儒林展仪。思金匮之盛礼。发祥储祉。喻以封山。人事天时。不可失也。伏惟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陛下。祖武宗文。重熙累洽。沾风化而砥砺。在动植而昭苏。外户不扃。余粮栖亩。其神功至道。广瑞殊祥。前表缕陈。安敢浮说。夫修德以俟命。勒功以告成。将欲竭款神祇。雍熙帝载。未为过越也。伏惟览公卿之议。考封禅之礼。陟华盖于翠微。转钩陈于云路。泥金于菡萏之上。刻玉于明星之前。使三五六经。复再闻于唐典。七十二姓。不独纪于夷吾。敷景福以浸黎元。锡大庆而后天地。苍生之望也。朝廷之幸也。无任诚恳悃款之至。谨诣朝堂奉表陈请以闻。帝手诏不许曰。轻修大典。所不愿为。时或传中旨。请纪荣号。何如空言。请封西岳。乙卯。群臣又奉表请封西岳曰。臣翘等伏稽古训。上请增封。再奉明旨。未蒙允诺。臣等承诏。惶骇失图。臣闻省方展义。君人之大典。登封告成。王者之丕业。是以古先哲后道洽则封。所以答神祇之功。增兆庶之福。无私于己。故行之者不思。必顺于天。故言之者难夺。敢昧万责。竭诚终请。伏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陛下。绍文武之丕烈。合君臣于昌运。均雨露。和阴阳。四海无波而静默。群生自乐而仁寿。繇是德怀蛮貊。泽洎昆虫。宗庙祀典。罔不祇肃。要荒殊俗。亦莫不庭。自皇王以来。载籍所记。未有混区宇。穷祯祥。地平天成。德茂道洽。若今日之盛者与。固可告太平之功。展封崇之礼。故臣与王公侯伯。黎老缁黄。累陈白奏。备竭丹恳。岂谓圣恩犹阻。皇鉴未回。伏奉癸丑诏书曰。轻修大典。所不愿为。臣等战栗。匪遑宁处。实以陛下功成道洽。理实升中。且夫龟龙咸格。天意也。夷夏大同。人事也。时

和年丰。太平也。无为清净。至理也。允应大典。岂谓轻修乎。奉若灵命。安可不为乎。臣等敢冒宸极。重明其义。窃以西岳华山。实镇京国。黄虞之所循省。灵仙之所依凭。固可封也。况金方正位。合陛下本命之符。白帝临坛。告陛下长生之箓。发祥作圣。抑有明征。又可封也。昔周成王以剪桐为戏。唐叔因是而定封。盖人君之言。动有成宪。斯事至细。犹不忽也。况陛下眷言封祀。宿着神明。道已洽于升平。事未符于琬●。岂可抑至公于私让。弃诚信于神明乎。固不可得而辞也。日者封章累奉。嘉应必臻。一献而甘雨流。再陈而瑞雪降。则知人天之意。影响合符。若然者。陛下安得稽天命以固辞。违人事以久让。太平不告。其若休祥何。至理不答。其若神祇何。伏愿仰答天心。允祇灵贶。上以扬祖宗之盛烈。下以副亿兆之恳诚。克崇上报。永光大典。臣等幸甚。宗子又上表曰。臣彻等伏见祯祥委积。河海澄清。长瞻北极之尊。屡献西封之疏。诚恳不达。天鉴未从。徘徊阙廷。陨越无地。陛下再造区宇。肇康生人。与天合符。与道合契。故得灵芝表瑞。玉版呈文。九谷岁衍于京坻。百蛮尽习其冠带。能事备于典策。盛德光于祖宗。升中告成。是属今日。惟夫太华。高冠群山。当其少阴。镇此西土。自有虞巡狩。历祀三千。夏殷以还。罕能肆觐。陛下虽加进宠号。增崇庙宇。而大礼未施。精意空洁。又陛下顷岁建碑。曰尝勤报德之愿。未暇封崇之礼。万姓瞻矛。言可复也。臣以为天地之主。岂徒言哉。神祇厚望。故已久矣。伏愿俯顺百辟兆人之请。明征刻石铭山之记。暂迁万乘。降被三峰。奠珪璧于中坛。奏笙镛于上帝。使普天蒙福。重锡无疆。频冒宸严。并期必遂。无任恳切屏营之至。谨诣朝堂奉表陈请以闻。凡三上表。上乃许之。丁巳诏曰。以今载十一月。有事华山。中书门下及礼官详仪注奏闻。务从省便。是载三月。西岳祠庙灾。时关中久旱。诏曰。自春以来。久愆时雨。登封告禅。情所未遑。所封西岳宜停。册府元龟。

唐会要卷九上原阙　今照四库全书本增补

杂郊议上

武德四年十一月甲申。有事于南郊。唐书高祖本纪。武德初定令。每岁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景帝配。其坛在京城明德门外道东二里。坛制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广二十丈。再成广十五丈。三成广十丈。四成广五丈。每祀则昊天上帝及配帝设位于平座。藉用　秸。器用陶匏。五方上帝。日月。内官。中官。外官。及众星。并皆从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坛之第二等。内五星以下官五十五座。在坛之第三等。二十八宿以下。中官百三十五座。在坛之第四等。外官百十二座。在坛下外壝之内。众星三百六十座。在外壝之外。其牲。上帝及配帝用苍犊二。五方帝及日月。用方色犊各一。内官以下。加羊豕各九。旧唐书礼仪志。

圜丘坛。北辰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座。并差在行位前。余内官诸座。及五星十二辰。河汉四十九座。在第二等十有二陛之间。中官。市垣。帝座。七公。日星。帝席。大角。摄提。太微。五帝。太子。明堂。轩辕。三台。五车。诸王。月星。织女。建星。天纪。十七座。及二十八宿。差在前列。其余中官一百四十二座。皆在第三等十二陛之间。外官一百五。在内壝之内。众星三百六十。在内壝之外。五星三辰。以象尊实醍齐。七宿以壶尊实沉齐。皆二。五星十二辰二十八宿。笾豆各二。簠簋俎各一。四时祭风师。雨师。灵星。司中。司命。司人。司禄。笾八豆八。簋一簠一。俎一。牲皆少牢。席皆以莞。唐书礼乐志。

贞观二年十一月辛酉。有事于南郊。唐书太宗本纪。

古籍更多新版　請進來看吧

案裴寂传。贞观二年。太宗祠南郊。命寂与长孙无忌同升金辂。寂辞让。太宗曰。以公有佐命之勋。无忌亦宣力于朕。同载参乘。非公而谁。遂同乘而归。

刘黑闼传。初。秦王建天策府。其弧矢制倍于常。后余大弓一。长矢五。藏之武库。每郊丘重礼。必陈于仪物之首。以识武功云。

五年十一月丙子。有事于南郊。唐书太宗本纪。

自周衰礼乐坏于战国。而废绝于秦。汉兴。六经在者。皆错乱散亡杂伪。而诸儒方共补缉。以意解诂。未得其真。而谶纬之书出以乱经矣。自郑玄之徒。号称大儒。皆主其说。学者由此牵惑没溺。而时君不能断决。以为有其举之。莫可废也。由是郊丘明堂之论。至于纷然而莫知所止。礼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玄以为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宝也。又曰。兆五帝于四郊。此五行精气之神也。玄以青帝灵威仰。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枢纽。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纪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说。后世莫能废焉。唐初。贞观礼。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灵威仰于南郊。以祈谷。而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皆祀五天帝。其配神主。主贞观初。圜丘明堂北郊。以高祖配。而元帝惟配感帝。礼乐志。

冬至。祀昊天于圜丘。乐章八首。贞观二年。祖孝孙定雅乐。贞观六年。褚亮虞世南魏征等作此词。今行用。旧唐书音乐志。

降神用豫和。　上灵眷命兮膺会昌。盛德殷荐兮协辰良。景福降兮圣德远。元化穆兮天历长。

皇帝行用太和。　穆穆我后。道应千龄。登三处大。得一居贞。礼惟崇德。乐以和声。百神仰止。天下文明。

登歌奠玉帛用肃和。　闾阳播气。甄耀垂明。有赫圆宰。深仁曲成。日严苍璧。烟开紫营。聿遵虔享。式降鸿祯。

迎俎入用雍和。　钦惟大帝。戴仰皇穹。始命田烛。爰启郊宫。云门骇听。雷鼓鸣空。神其介祀。景祚斯融。

酌献饮福用寿和。　八音斯奏。三献毕陈。宝祚惟永。辉光日新。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叠璧凝影皇坛路。编珠流彩帝郊前。已奏黄钟歌大吕。还符宝历祚昌年。

武舞用凯安。　昔在炎运终。中华乱无象。酆郊赤乌见。印山黑云上。大赉下周军。禁暴开殷网。幽明何协赞。鼎祚齐天壤。

送神用豫和。　歌奏毕兮礼献终。六龙驭兮神将升。明德感兮非黍稷。降福简兮祚休征。

又郊天乐章一首。大乐旧有此辞名。不详所起。

送神用豫和。　苹蘩礼着。黍稷诚微。音盈凤管。彩驻龙旗。洪歆式就。介福攸归。迎乐有阕。灵驭遄飞。

贞观十四年冬十一月甲子朔。日南至。有事于圜丘。

十七年己卯。有事于南郊。唐书太宗本纪。

贞观十七年十月甲寅。诏曰。朕闻上灵之应。疾于影响。茂祉之兴。积于年代。朕嗣膺宝历。君临区宇。凭宗社之介福。赖文武之同心。时无风尘之警。野有京坻之积。厚地降祉。贞石来祥。莹翠色而流光。发素质而成字。前纪厥初之德。次陈卜年之永。后述储贰之美。并名字昭然。楷则相次。旷代之所未闻。耆老之所未睹。自天之佑。岂惟一人。无疆之福。方覃九土。自非大报泰坛。稽首上帝。则靡申奉天之志。宁副临下之心。今年冬至。有事南郊所司率由旧典。十一月己卯。有事于南郊。太宗升坛。皇太子从奠。于时累日阴雪。是旦犹云雾晦冥。及太宗升坛。烟氛四散。风景清朗。文物昭映。礼毕。祝官读谢天祝文曰。嗣天子臣世民。敢昭告于昊天上帝。世民纂成鸿基。君临宇县。夙兴旰食。无忘于政道。导德齐礼。良愧于前圣。爰有成命。表瑞贞石。文字昭然。历数惟永。既旌高庙之业。又锡眇身之祚。逮于皇太子某。亦降祯符。并具纪姓氏。兼列名字。仰瞻云汉。实铭大造。俯惟寡薄。弥增寅惧。敢因大礼。重荐玉帛。上谢明灵之贶。以申祗栗之诚。皇太子亦恭至泰坛。虔拜于苍昊。庶凭眷佑之德。永膺无疆之休。初。十六年。太宗遣刻受命元圭玉玺。白玉为螭首。其文云。皇天景命。有德者昌。并神笔隶书。然后镌勒。是日。侍中负之以从。册府元龟。

永徽二年冬十一月辛酉。有事于南郊。唐书高宗本纪。

高宗永徽二年。以太宗配祀明堂。而有司乃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太尉长孙无忌等。与礼官议。以为自三代以来。历汉魏晋宋。无父子同配于明堂者。祭法曰。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以祖宗合为一祭。谓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以文武共配。而王肃驳曰。古者祖功宗德。自是不毁之名。非谓配食于明堂。春秋传曰。禘郊祖宗报五者。国之典祀也。以此知祖宗非一祭。于是以高祖配于圜丘。太宗配于明堂。礼乐志。

永徽二年。太尉长孙无忌等奏议曰。据祠令及新礼。并用郑玄六天之义。圜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祀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天帝。臣等谨案郑玄此义。唯据纬书。所说六天。皆为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属穹苍。故注月令及周官。皆为圜丘所祭昊天上帝为北辰星耀魄宝。又说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明堂严父配天。皆为太微五帝。考其所说舛谬特深。按易云。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以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诗传云。元气昊大则称昊天。远视苍苍则称苍天。此则天以苍昊为体。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为两仪。天尚无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肃群儒。咸驳此义。又检太史圜丘图。昊天上帝座外。别有北辰座。与郑义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风等状。称昊天上帝图位。自在坛上。北辰自在第二等。与北斗并列为星官内座之首。不同郑玄据纬之说。此乃羲和所掌。观象制图。推步有恒。相缘不缪。又案史记天官书等。太微宫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况之曰帝。亦如房心为天主之象。岂是天乎。周礼云。兆五帝于四郊。又云。祀五帝则掌百官之誓戒。唯称五帝。皆不言天。此是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又孝经唯云郊祀后稷。别无圜丘之文。王肃等以为郊即圜丘。圜丘即郊。犹王城京师。异名同实。符合经典。其义甚明。而今从郑之说。分为两祭。圜丘之外。别有南郊。违弃正经。理深未允。且检吏部式。唯有南郊陪位。更不别载圜丘。式文既遵王肃。祠令仍行郑义。令式相乖。理宜改革。又孝经云。严父莫大于配天。下文

即云。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则是明堂所祀。正在配天。而以为但祭星官。反违明义。诏从无忌等议。存祀太微五帝于南郊。废郑玄六天之义。礼部尚书许敬宗等。又奏称于新礼祭毕。收取玉帛牲体。置于柴上。然后燔柴。燔坛又在神坛之左。臣等谨按祭祀之礼。必先降神。周人尚臭。祭天则燔柴。祭地则瘗血。祭宗庙则概萧灌鬯。皆贵气臭。用以降神。礼经明白。义释甚详。燔柴在祭初。礼无所惑。是以三礼义宗等。并云祭天以燔柴为始。然后行正祭。祭地以瘗血为先。然后行正祭。又礼说晋太常贺循上言。积柴旧在坛南燎。祭天之牲用犊左胖。汉仪用头。今郊天用胁之九　。太宰令奉牲胁。太祝令奉珪瓒。俱奠燔薪之上。即晋代故事。亦无祭末之文。唯周魏以降。妄为损益。约告庙之币。事毕瘗埋。因改燔柴。将为祭末。事无典实。礼阙降神。又燔柴正祭。牲玉皆别。苍璧苍犊之流。柴之所用。四珪骍犊之属。祝之所须。故郊天之有四珪。犹庙之有珪瓒。是以周官典瑞。文义相因。并事毕收藏。不在燔柴之例。今新礼引用苍璧。不顾珪瓒。遂亦俱燔。义既有乖。理难因袭。诏从之。通典。

敬宗等又议笾豆之数曰。案今光禄式。祭天地日月岳镇海渎先蚕等。笾豆各四。祭宗庙笾豆各十二。祭社稷先农等。笾豆各九。祭风师雨师。笾豆各二。寻此式文。事深乖谬。社稷多于天地。似不贵多。风雨少于日月。又不贵少。且先农先蚕。俱为中祭。或六或四。理不可通。又先农之神。尊于释奠。笾豆之数。先农乃少。理既差舛。难以因循。谨案礼记郊特牲云。笾豆之荐。水土之品。不敢用亵味。而贵多品。所以交于神明之义也。此即祭祀笾豆。以多为贵。宗庙之数。不可逾郊。今请大祀同为十二。中祀同为十。小祀同为八。释奠准中祀。自余从座。并请依旧式。诏并可之。尊附于礼令。旧唐书礼仪志。

总章元年十二月丁卯。有事于南郊。唐书高宗本纪。

旧唐书高宗本纪。咸亨四年十一月丙寅。上制乐章。有上元。二仪。三才。四时。五行。六律。七政。八风。九宫。十洲。得一。庆云之曲。诏有司。诸大祠享即奏之。

上元三年十一月丁卯。敕新造上元舞。圜丘方泽享太庙用之。余祭则停。

唐书韦万石传。上元中。迁太常少卿。当时郊庙燕会乐曲。皆万石与太史令姚元辩增损之。

干封初。高宗东封回。又诏依旧祀感帝及神州。司礼少常伯郝处俊等奏曰。显庆新礼。废感帝之祀。改为祈谷。昊天上帝以高祖大武皇帝配。检旧礼。感帝以世祖元皇帝配。今既奉敕。依旧复祈谷为感帝。以高祖大武皇帝配神州。又高祖依新礼见配圜丘昊天上帝。及方丘皇地祇。若更配感帝神州。便恐有乖古礼。案礼记祭法云。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殷人禘喾而郊冥。周人禘喾而郊稷。郑玄注云。禘谓祭上帝于南郊。又案三礼义宗云。夏正郊天者。王者各祭所出帝于南郊。即大传所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此则禘须远祖。郊须始祖。今若禘郊同用一祖。恐于典礼无据。旧唐书礼仪志。

干封二年十二月。诏曰。昔周京道丧。秦室政乖。礼乐沦亡。经典残灭。遂使汉朝博士。空说六宗之文。晋代鸿儒。争陈七祀之义。或同昊天于五帝。或分感帝于五行。其后递相祖述。礼仪纷杂。自今以后。祭圜丘及五方明堂感帝神州等祠。高祖大武皇帝。太宗文皇帝崇配。仍总祭昊天上帝及五帝于明堂。礼仪志。

则天垂拱元年。诏有司议。卒用元万顷范履冰之说。郊丘诸祠。以高祖太宗高宗并配。唐书礼乐志。

垂拱元年。成均助教孔元义奏。严父莫大配天。天于万物为最大。推父偶天。孝之大。尊之极也。易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天也。昊天之祭。宜祖考并配。请以太宗高宗配上帝于圜丘。神尧皇帝配感帝南郊。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一名而有二义。经称宗祀文王。文王当祖而云宗。包武王言也。知明堂以祖考配。与二经合。伯仪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曰。禘郊祖宗。皆配食也。祭昊天圜丘曰禘。祭上帝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明堂曰祖宗。此为最详。虞夏退颛顼郊喾。殷舍契郊冥。去取违舛。惟周得礼之序。至明堂始两配焉。文王上配五帝。武王下配五神。别父子也。经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又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不言严武王以配天。则武王虽在明堂。未齐于配。虽同祭而终为一主也。纬曰。后稷为天地主。文王为五帝宗。若一神而两祭之。则荐献数渎。此神无二主也。贞观永徽。礼实专配。由显庆后。始兼尊焉。今请以高祖配圜丘方泽。太宗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凤阁舍人元万顷范履冰等议。今礼。昊天上帝等五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以申孝也。诗昊天章。二后受之。易荐上帝。配祖考。有兼配义。高祖太宗既先配五祀。当如旧请。高宗历配焉。自是郊丘三帝并配之。沈伯仪传。

文献通考。马氏曰。并配之制。始于唐。自郑康成有六天之说。魏晋以来。多遵用之。以为曜魄宝亦天也。感生帝亦天也。均为之天。则配天之祖。其尊一也。至唐人始以为曜魄宝五帝皆星象之属。当从祀南郊。而不当以祀天之礼事之。善矣。然感帝之祠。既罢旋复。虽复其祠。而以为有天帝之分。尊卑之别。遂于郊与明堂所配之祖。不然厚薄之疑。乃至每祭并配。而后得为严父之礼。然则周公亦岂厚于后稷。而薄于文王乎。则曷若一遵初议。若郊若明堂。皆专祀昊天。各以一祖配之。而感帝之属。则从祀于天。于礼意人情。为两得乎。

永昌元年九月。敕天无二称。帝是通名。承前诸儒。互生同异。乃以五方之帝。亦谓为天。假有经传互文。终是名实未当。称号不别。尊卑相浑。自今郊祀之礼。惟昊天上帝称天。其余五帝皆称帝。通典。

证圣元年九月。亲祀南郊。加尊号。改元天册万岁。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

则天革命。天册万岁元年。加号为天册金轮大圣皇帝。亲享南郊。合祭天地。以武氏始祖周文王。追尊为始祖文皇帝。后考应国公。追尊为无上孝明高皇帝。以二祖同配。如干封之礼。礼仪志。

古者。祭天于圜丘。在国之南。祭地于泽中之方丘。在国之北。所以顺阴阳。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类也。其方位既别。而其燎坛瘗坎乐舞变量。亦皆不同。而后世有合祭之文。则天天册万岁元年。亲享南郊。始合祭天地。册府元龟。

长安二年十一月戊子。亲享南郊。大赦天下。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

长安二年九月。敕祠明堂圜丘神座。并令着状。便为例程。通典。

景龙三年十一月乙丑。亲祀南郊。皇后登坛亚献。左仆射舒国公韦巨源为终献。中宗本纪。

苏瑰传。将拜南郊。国子祭酒钦明。希庶人旨。建议请皇后为亚献。安乐公主为终献。瑰深非其议。尝于御前面折钦明。帝不悟。竟从钦明所奏。

褚无量传。中宗将亲祀南郊。诏礼官学士。修定仪注。国子祭酒祝钦明。司业郭山恽。皆希旨请以皇后为亚献。无量独与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固争。以为不可。时左仆射韦巨源等。阿旨协同钦明之议。竟不从无量所奏。

无量上皇后不合祭南郊议。议曰。夫郊祀者。明王之盛事。国家之大礼。行其礼者。不可以臆断。不可以情求。皆上顺天心。下符人事。钦若稽古。率由旧章。然后可以交神明。可以膺福佑。然礼文虽众。莫如周礼。周礼者。周公致太平之书。先圣极由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教化。辨方位而叙人伦。其义可以幽赞神明。其文可以经纬邦国。备物致用。其可忽乎。至如冬至圜丘。祭中最大。皇后内主。礼甚尊崇。传作礼位甚尊。若合郊天助祭。则当具着礼典。今遍检礼经。传作周官。无此仪制。盖由祭天南郊。不以地配。惟以始祖为主。不以祖妣配天。故惟皇帝亲行其礼。皇后不合预唐策作助。也。谨案大宗伯职云。若王不与祭祀。则摄位。注云。王有故。代行其祭事。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与。则摄而荐豆笾彻。若皇后合助祭。承此下文。则当云若不祭祀。则摄而荐豆笾。今于文上更起凡。明传作则。是别生余事。夫事与上异。则别起凡。凡者。生上起下之名。不专系于本职。周礼一部之内。此例极多。备在文中。不可具录。又王后助祭。亲荐豆笾而不彻。案九嫔职云。凡祭祀赞后荐彻豆笾。注云。后进之而不彻。则知中彻者。为宗伯生文。若宗伯摄祭。则宗伯亲彻。不别使人。又案外宗掌宗庙之祭祀。王后不与。则赞宗伯。此一文与上相证。何以明之。按外宗惟掌宗庙祭祀。不掌郊天。足明此文。是宗庙祭也。又按王后行事。总在内宰职中。检其职文。唯云大祭祀后祼献则赞。瑶爵亦如之。郑注云。谓祭宗庙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祼献。祭天无祼。所以传作以此。得知。又祭天之器。则用陶匏。亦无瑶爵。注以此得知是宗庙也。又内司服。掌王后六服。无祭天之服。而巾车职掌王后之五辂。亦无后祭天之辂。祭天七献。无后亚献。以此诸文参之。故知后不合助祭天也。唯汉书郊祀志。则有天地合祭。皇后预唐策作助。享之事。此则西汉末代。强臣擅朝。旧本作权。悖乱彝伦。黩神谄祭。不经之典。事涉诬神。故易传曰。诬神者殃及三代。太誓曰。王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承天。凝丕天之大绩。斯史策之良诫。岂可不知。今南郊礼仪。事不稽古。臣忝守经术。不敢默然。旧本作缄默。请旁询硕儒。俯循。传作摭。旧典。遵传作采。曲台之故事。行圜丘之正仪。使圣朝协昭旷之涂。天下知文物之盛。岂不幸甚。唐策作美。谨议。文苑英华。

蒋钦绪传。中宗始亲郊。国子祭酒祝钦明建言。皇后应亚献。以媚韦氏。天子疑之。诏礼官议。众曲意阿徇。钦绪独抗言不可。诸儒壮其节。

钦绪驳祝钦明请南郊皇后充亚献议。议曰。周礼凡言祭祀享三者。皆祭之互名。本无定议。何以明之。按周礼典瑞职云。两圭有邸以祀地。则祭地亦称祀也。又司几筵云。设祀先王之昨读作胙。席明一作则。祭宗庙亦称祀也。又内宗职云。掌宗庙之祭祀。此又非独天称祀。地称祭也。又按礼记云。惟圣人为能享帝。此即祀天帝亦言享也。又按孝经云。春秋祭祀。以时思之。此即宗庙亦言祭祀也。经典此文。不可备数。据此则钦明所执天曰祀。地曰祭。庙曰享。未得为定明矣。又周礼凡言大祭祀者。祭天地宗庙之总名。非一作不。独天地为大祭祀也。何以明之。按郁人职云。大祭祀与量人受举斝之卒爵。按尸与斝。皆宗庙之事。则宗庙亦称大祭祀。又钦明状引九嫔职。大祭祀。后祼献。则赞瑶爵。

据天无裸。亦无瑶爵。此乃宗庙称大祭祀之明文。钦明所执旧本作云。大祭祀。则为祭天地。未得为定明矣。又周礼大宗伯职云。凡大祭祀王后有故不预。旧本作赴。则摄而荐豆笾。钦明惟执此文。以为王后有祭天地之礼。钦绪等据此。乃是王后荐宗庙之礼。非祭天地之事。何以明之。按此文凡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临一作帅执。事而卜日。宿。视涤濯。莅玉鬯。省牲镬。奉玉齍。制一作诏。大号。理其大礼。理字一作礼。制相天王之大礼。若王不与旧本有大字。祭祀。则摄位。此已上一旧本作云。凡。直是王兼祭天地宗庙之事。故通言大神大祇大鬼六字旧本作大祭。今以旧唐书祝钦明传增入。之祭也。已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与。则荐豆笾彻。此一凡。直是王后祭宗庙之事。故惟言大祭祀也。若云王后合助祭天地。不应重起凡大祭祀之文也。为嫌王后有祭天地之疑。故重起后凡。以别之耳。王后祭宗庙。自是大祭祀。何故取上凡相天王之礼。以混下凡王后祭宗庙之文。此是本经。科段明白。又按周礼外宗。掌宗庙之祭祀。佐王后荐玉豆。凡王后之献亦如之。王后不预。则赞宗伯。按此王后有故不预。则宗伯摄而荐豆笾。外宗赞之。内宗外宗所掌。皆佐王后宗庙之荐。本无佐祭天地之礼。但天地尚质。宗庙尚文。玉豆宗庙之器。初非祭天所设。请问钦明。若王后助祭天地。在周礼使何人赞佐。若宗庙摄后荐豆。祭天又命一作合。何人赞佐。并请明征礼文。即知摄荐是宗庙之礼明矣。按周礼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则衮冕。内司服掌王后祭服。无王后祭天之服。按三礼义宗。明王后六服。谓袆衣。摇周礼注及唐史并作揄。英华皆作摇。翟。阙翟。鞠衣。展衣。褖衣也。袆衣从王祭先王则服之。摇翟从王祭先公则服之。阙翟飨诸侯则服之。鞠衣以采桑则服之。展衣以礼见王及见宾客则服之。褖衣燕居则服之。王后无助祭于天地。但有先王已下。又三礼义宗明后夫人之服云。后不助祭天地五岳。故无助祭天地四望之服。按此则王后无祭天之服明矣。又三礼义宗明王后五辂。谓重翟。厌翟。安车。翟车。辇车也。重翟者。后从王祭先王先公所乘也。厌翟者。后从王享诸侯所乘也。安车者。后宫中朝夕见于王所乘也。翟车者。后采桑所乘也。辇车者。后游宴所乘也。按此则皇后无祭天之车明矣。又礼记郊特牲义赞云。祭天无裸。郑玄注云。惟人道宗庙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圜丘之祭。与宗庙祫同。朝践王酌泛齐以献。是一献。后无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齐以献之。是为二献。按此则祭圜丘。大宗伯次王为献。非摄王后之事。钦明等所执。王后有故不预。则宗伯摄荐豆笾。更明摄王后宗庙之荐。非摄天地之祀明矣。钦明建议。只及引礼记祭统曰。夫祭也者。必夫妇亲之。按此是王与后祭宗庙之礼。非关祀天地之义。按汉魏晋宋后魏齐梁周陈隋等。历代典一作史。籍。兴王令主。郊天祀地。代有其礼。史不阙书。并不见往代王后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武圣皇帝。南郊祀天。无皇后助祭处。高宗天皇大帝永徽二年十一月辛酉。亲有事于南郊。又总章元年十二月丁卯。亲祀南郊。亦并无皇后助祭处。又按大唐礼。亦无皇后助祭南郊之礼。钦绪等幸忝礼官。亲承圣问。竭尽闻见。不敢依随。伏以主上稽古。志遵旧典。所议助祭。实无正一作明。文。若以王者制礼。自我作古。明主立断。非臣所敢言。谨议。文苑英华。

旧唐书祝钦明传。自入为国子祭酒。景龙三年。中宗将亲祀南郊。钦明与国子司业郭山恽二人奏言。皇后亦合助祭。遂建议曰。谨按周礼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庙曰享。大宗伯职曰。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理其大礼。若王有故不预。则摄位。凡大祭祀王后不预。则摄而荐豆笾彻。又追师职。掌王后之首服。以待祭祀。又内司服职。掌王后之六服。凡祭祀供后之衣服。又九嫔职。大祭祀后裸献则赞。瑶爵亦如之。据此诸文。即皇后合助皇帝祀天神祭地祇明矣。故郑玄注内司服云。阙狄。后助王祭群小祀之服。然则小祀尚助王祭。中大推礼可知。阙狄之上。犹有两服。第一袆衣。第二摇狄。第三阙狄。此三狄皆助祭之服。阙狄即助祭小祀。即知摇狄助祭中祀。袆衣助祭大祀。郑举一隅。故不委说。唯祭宗庙。周礼王有两服。先王衮冕。先公惊冕。郑玄因此以后助祭宗庙。亦分两服云。袆衣助祭先王。摇狄助祭先公。不言助祭天地社稷。自宜三隅而反。且周礼正文凡

祭王后不预既不专言宗庙即知兼祀天地故云凡也。又春秋外传云。禘郊之事。天子亲射其牲。王后亲舂其粢。故世妇职。但云诏王后之礼。事不主言宗庙也。若专主宗庙者。则内宗外宗职。皆言掌宗庙之祭祀。此皆礼文分明。不合疑惑。旧说以天子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所以祀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朝日于东门之外。以昭事神训人事。君必躬亲。以礼文有故然后使摄。此其义也。礼记祭统曰。夫祭也者。必夫妇亲之。所以备外内之官也。官备则具备。又哀公问于孔子曰。冕而亲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合二姓之好。以继先圣之后。以为天地宗庙社稷之主。君何谓已重焉。又汉书郊祀志云。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天地合精。夫妇判合。祭天南郊。则以地配。一体之义也。据此诸文。即知皇后合助祭。望请别修助祭仪注同进。帝颇以为疑。召礼官亲问之。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对曰。皇后南郊助祭。于礼不合。但钦明所执。是祭宗庙礼。非祭天地礼。谨案魏晋宋及齐梁周隋等历代史籍。至于郊天祀地。并无王后助祭之事。帝令宰相取两家状对定。钦绪与唐绍。及太常博士彭景直。又奏议曰。周礼凡言祭祀享三者。皆祭之互名。本无定义。何以明之。按周礼典瑞职云。两珪有邸以祀地。则祭地亦称祀也。又司筵云。设祀先王之胙席。则祭宗庙亦称祀也。又内宗职云。掌宗庙之祭祀。此又非独天称祀。地称祭也。又按礼记云。惟圣人为能享帝。此即祀天帝亦言享也。又案孝经云。春秋祭祀。以时思之。此即宗庙亦言祭祀也。经典此文。不可备数。据此则钦明所执天曰祀。地曰祭。庙曰享。未得为定明矣。又周礼凡言大祭祀者。祭天地宗庙之总名。不独天地为大祭祀也。何以明之。案郁人职云。大祭祀与量人授举斝之卒爵。尸与斝皆宗庙之事。则宗庙亦称大祭祀。又钦明状引九嫔职。大祭祀后裸献则赞瑶爵。据祭天无裸。亦无瑶爵。此乃宗庙称大祭祀之明文。钦明所执大祭祀。王后有故不预。则摄而荐豆笾彻。钦明唯执此文。以为王后有祭天地之礼。钦绪等据此。乃是王后荐宗庙之礼。非祭天地之事。何以明之。案此文。凡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帅执事而卜日。宿。视涤濯。莅玉鬯。省牲镬。奉玉齍。诏大号。理其大礼。诏相王之大礼。若王不与祭祀。则摄位。此以上一凡。直是王兼祭天地宗庙之事。故通言大神大祇大鬼之祭也。已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与。则摄而荐豆笾彻。此一凡。直是王后祭庙之事。故唯言大祭祀也。若云王后助祭天地。不应重起凡大祭祀之文也。为嫌王后有祭天地之疑。故重起后凡。以别之耳。王后祭庙。自是大祭祀。何故取上凡相王之礼。以混下凡王后祭宗庙之文。此是本经。科段明白。又按周礼外宗。掌宗庙之祭祀。佐王后荐玉豆。凡后之献亦如之。王后有故不预。则宗伯摄而荐豆笾。外宗无佐祭天地之礼。但天地尚质。宗庙尚文。玉豆宗庙之器。初非祭天所设。请问钦明。若王后助祭天地。在周礼使何人赞佐。若宗伯摄后荐豆。祭天又合何人赞佐。并请明征礼文。即知摄荐是宗庙之礼明矣。按周礼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则衮冕。内司服掌王后祭服。无王后祭天之服。案三礼义宗。明王后六服。谓袆衣。摇翟。阙翟。鞠衣。展衣。褖衣。袆衣从王祭先王则服之。摇翟从王祭先公则服之。阙翟飨诸侯则服之。鞠衣以采桑则服之。展衣以礼见王及见宾客则服之。褖衣燕居则服之。王后无助祭天地之服。但自先王以下。又三礼义宗。明后夫人之服云。后不助祭天地五岳。故无助天地四望之服。按此则王后无祭天之服明矣。三礼义宗明王后五辂。谓重翟。厌翟。安车。翟车。辇车也。重翟者。后从王祭先王先公所乘也。厌翟者。后从王飨诸侯所乘也。安车者。后宫中朝夕见于王所乘也。翟车者。后采桑所乘也。辇车者。后游宴所乘也。案此则王后无祭天之车明矣。又礼记郊特牲义赞云。祭天无裸。郑玄注云。唯人道宗庙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圜丘之祭。与宗庙不同。朝践王酌泛齐以献。是一献。后无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齐以献。是为二献。按此则祭圜丘大宗伯次王为献。非摄王后之事。钦明等所执王后有故不预。则宗伯摄荐豆笾。更明摄王后宗庙之荐。非摄天地之祀明矣。钦明建议引礼记祭统曰。夫祭也者。必夫妇亲之。案此是王与后祭宗庙之礼。非关祀天地之义。案汉魏晋宋后魏齐梁周陈隋等历代史籍。兴王令主。郊天祀地。代有其礼。史不阙书。并不见往代皇后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武圣皇帝。南郊祀天。无皇后助祭处。

高宗天皇大帝永徽二年十一月辛酉。亲有事于南郊。及总章元年十二月丁卯。亲拜南郊。亦并无王后助祭处。又案大唐礼。亦无皇后助祭南郊之礼。钦绪等幸忝礼官。亲承圣问。竭尽闻见。不敢依随。伏以主上稽古。志遵旧典。所议助祭。实无明文。时尚书左仆射韦巨源。又希旨协同钦明之议。上纳其言。竟以后为亚献。仍补大臣李峤等女为斋娘。以执笾豆。及礼毕。特诏斋娘有夫婿者。咸为改官。景云初。侍御史倪若水劾奏钦明及郭山恽曰。钦明等本是腐儒。素无操行。崇班列爵。实为叨忝。而涓尘莫效。谄佞为能。遂使曲台之礼。圜丘之制。百王故事。一朝坠失。所谓乱常改作。希旨病君。人之不才。遂至于此。今明骏历。贤良入用。唯兹小人。犹在朝列。臣请并从黜放。以肃周行。于是左授饶州刺史。钦明与国子司业郭山恽。阴迎韦后意。谬立议。帝虽不睿。犹疑之。召礼官质问。时左仆射韦巨源。助后掎掣帝。夺政事。即傅钦明议。帝果用其言。以皇后为亚献。唐书祝钦明传。景龙三年。中宗将亲祀南郊。钦明与司业郭山恽阴迎韦后意。谬立议曰。周官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庙曰享。大宗伯曰。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王有故不预。则摄而荐。追师掌后首服。以待祭祀。内司服掌后六服。祭祀则供。又九嫔凡大祭祀后祼献则赞瑶爵。然则后当助天子。祀天神祭地祇。郑玄称阙狄后助王祭群小祀服。小祀尚助。而况天地哉。阙狄上袆揄狄三服。皆以助祭。知袆衣助天祀也。王之祭服亦曰先王衮冕。先公鷩冕。故后助祭亦以袆衣祭先王。揄狄祭先公。不有助祭天地。举此以明彼。反三隅也。春秋外传。禘郊天子亲射其牲。王后亲舂其粢。世妇诏后之礼事。不专主宗庙。祭统曰。祭也者。必夫妇亲之。所以备外内之官也。哀公问孔子曰。冕而亲迎。不已重乎。答曰。合二姓之好。以继先圣之后。以为天地宗庙社稷之主。君何谓已重乎。则知后宜助祭。臣请由经谊制仪典。帝虽不睿。犹疑之。召礼官问。于是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对。钦明所引。皆宗庙礼。非祭天地者。周隋上无皇后助祭事。帝令宰相参订。绍钦绪又引博士彭景直共议。时左仆射韦巨源助后掎掣帝。夺政事。即傅钦明议。帝果用其言。以皇后为亚献。取大臣李峤等女为斋娘。奉豆笾。礼成。诏斋娘有夫者。悉进官。通典、钦明又请以安乐公主为终献。唐绍蒋钦绪固争。乃止。

景龙三年。中宗亲祀昊天上帝乐章十首。旧唐书音乐志。

降神用豫和。　天之历数归睿唐。顾惟菲德钦昊苍。选吉日兮表殷荐。冀神鉴兮降阊阳。

皇帝行用太和。圜钟宫。恭将宝位。肃奉瑶图。恒思解网。每轸泣辜。德惭巢燧。化劣唐虞。期我良弼。式赞嘉谟。

告谢。圜钟宫。得一流元泽。通三御紫宸。远协千龄运。遐销九域尘。绝瑞骈阗集。殊祥络绎臻。年登庆西亩。稔岁贺盈囷。

登歌用肃和。无射均之林钟羽。悠哉广覆。大矣曲成。九元着象。七曜甄明。珪璧是奠。酝酎斯盈。作乐崇德。爰畅咸英。

迎俎用雍和。圜钟均之黄钟羽。郊坛展敬。严配因心。孤竹箫管。空桑瑟琴。肃穆大礼。铿锵八音。恭惟上帝。希降灵歆。

酌献用福和。圜钟宫。九成爰奏。三献式陈。钦承景福。恭托明禋。

中宫助祭升坛用。函钟宫。坤元光至德。柔训阐皇风。芣卫芳声远。螽斯美化隆。睿范超千载。嘉猷备六宫。肃恭隆盛典。钦若荐禋宗。

亚献用。函钟宫。三灵降飨。三后配神。虔敷藻奠。敬展郊禋。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圜钟均之中吕商。已陈粢盛敷严祀。更奏笙镛协雅声。璇图宝历欣宁谧。晏俗淳风乐太平。

武舞作用凯安。圜钟均之无射征。堂堂圣祖兴。赫赫昌基泰。戎车盟津偃。玉帛涂山会。舜日启祥辉。尧云卷征旆。风猷被有截。声教覃无外。

景云元年十一月十三日乙丑冬至。祀圜丘。时阴阳人卢雅侯艺等奏请。促冬至就十二日甲子。以为吉会。右台侍御史唐绍奏曰。礼所以冬至祭圜丘于南郊。夏至祭方泽于北郊者。以其日行躔次。极于南北之际也。日北极当晷度循半日。南极当晷度环周。是日一阳爻生。为天地交际之始。故易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即冬至卦象也。一岁之内。吉莫大焉。甲子但为六旬之首。一年之内。隔月常遇。既非大会。晷运未周。唯总六甲之辰。助四时为成岁。今避圜丘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竟依绍议。通典。

先天元年正月辛巳。有事于南郊。己丑。大赦。改元曰太极。旧唐书元宗本纪。

太极元年正月。初将有事于南郊。时有司议。唯祭昊天上帝。而不设皇地祇位。谏议大夫贾曾上表。谨按礼祭法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大传曰。大祭曰禘。然则郊之与庙。俱有禘名。禘庙则祖宗之主。俱合于太祖之庙。禘郊则地祇群望。俱合于圜丘。以始祖配享。皆有事而大祭。异于常祀之义。三辅故事。汉祭圜丘仪。上帝位正南面。后土位亦南面而少东。又东观汉记云。光武于洛阳城南为圜坛。天地位其上。皆南面西上。案两汉时。自有后土及北郊祀。而此已于圜丘设地位。明是禘祭之仪。今之南郊。正当禘礼。固宜合配天地。咸秩百神。请备设皇地祇。并从祀等座。则礼惟稽古。义合缘情。时又将亲享北郊。竟寝曾表。通典。

唐书贾曾传。天子亲郊。有司议不设皇地祇位。曾请合享天地如古制。并从祀等座。睿宗诏宰相礼官议。皆如曾请。案此年五月戊寅。有事北郊。新书礼乐志又云。是时。睿宗将祭地于北郊。故曾之议寝。据此是贾传误。

元宗即位未郊。张九龄建议曰。天者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继统之主。必有郊配。盖敬天命。报所受也。不以德泽未洽。年谷未登。而阙其礼。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谓成王幼冲。周公居摄。犹用其礼。明不可废也。汉丞相匡衡曰。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亦言。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于礼。故春秋非之。臣谓衡仲舒。古之知礼。皆以郊之祭。所宜先也。陛下绍休圣绪。于今五载。而未行大报。考之于经。义或未通。今百谷嘉生。鸟兽咸若。夷狄内附。兵革用弭。乃怠于事天。恐不可以训。愿以迎日之至。升紫坛。陈采席。定天位。则圣典无遗矣。唐书张九龄传。

开元十一年九月癸未。制宜以迎日之至。允备郊天之礼。所司详择旧典以闻。册府元龟。

开元十一年十一月戊寅。有事于南郊。大赦。唐书元宗本纪。

案通典。开元十一年十一月。亲享圜丘。中书令张说为礼仪使。卫尉少卿韦绦为副。说建议请以高祖配祭。始罢三祖同配之礼。

开元二十年九月乙巳。中书令萧嵩等。奏上开元新礼。旧唐书元宗本纪。

开元二十年。萧嵩为中书令。改撰新礼。祀天。一岁有四。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高祖神尧皇帝配。中官加为一百五十九座。外官减为一百四座。上帝则太尊。着尊。牺尊。象尊。壶尊各二。山罍六。配帝则不设太尊及壶尊。减山罍之四。余同上帝。五方帝座。则笾豆各十。簠簋　俎各一。太尊二。大明夜明。笾豆各八。余同五方帝。内官内官。每豆二。簋俎各一。内官以上。设尊于十二阶之间。每座笾道间着尊二。中官牺尊二。外官着尊二。众星壶尊二。正月上辛。祈谷。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高祖配。孟夏雩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太宗配。季秋大享于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睿宗配。礼仪志。

凡祀昊天上帝及配座。用苍犊各一。五方上帝。五人帝。各用方色犊一。大明青犊一。夜明白犊一。若冬至祀圜丘。加羊各豕各。凡肉皆实俎。其牲皆升右胖体十一。前节三。肩臂臑后节二。肫胳正脊一。脡脊一。横脊一。长胁一。短胁一。代胁一。皆二骨以并。脊从首为正。胁旁中为正。凡供别祭。用太牢者。犊一。羊一。猪一。酒二斗。脯一段。醢四合。若供少牢者。去犊减酒一斗。郊庙尊罍。五齐三酒。并见本仪中也。凡用笾豆各十二。笾实以石盐。干鱼。干枣。栗。黄榛子仁。菱仁。芡仁。鹿脯。白饼。黑饼。糗饵。粉餈。豆实以韭菹。醓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笋菹。鱼醢。脾析菹。豚拍。酏食。糁食。用簠簋各二。簋实黍稷饭簠实稻粱饭。又　实太羹。铏实肉羹。通典。

皇帝冬月至祀圜丘仪。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祀。及摄事并附。　卜日于太庙南门外。将卜前一日。以右校埽除太庙南门之外。守宫设太常卿以下次于门外之东。皆西向。其日平明。太卜令卜正占者。俱就次。各服公服。守宫布卜席于闑西阈外。西向。谒者告事具。谒者引太常卿升。立于门东。西面。赞引引太卜令。卜正。占者。门西东面。卜正先抱龟。奠于席上西首。灼龟之具。奠于龟北。执龟立于席东北面。太卜令进受龟。诣太常卿前视高。太常卿受视讫。太卜令受龟。少退俟。太常卿曰。皇帝来某日祇祀于某。尚飨。太卜令曰。诺。遂述命。还即席。西面坐。命龟曰。假尔太龟。有常。兴。授卜正龟。负东扉。卜正坐作龟讫。兴。太卜令进受龟。示太常卿。卿受示。反之太卜令。退复位。东面与众占之讫。不释龟。进告太常卿。占者曰。某日从。授卜正龟。谒者进太常卿之左曰。礼毕。谒者引太常卿以下还次。卜者彻龟。守宫彻席以退。若上旬不吉。卜中旬。中旬不吉。卜下旬。皆如初礼。若卜吉日及非大事。皆太卜莅卜。卜正占者。视高命还龟。通典。

唐会要卷九下原阙　今照四库全书本增补

杂郊议下

斋戒。　前祀七日。皇帝散斋四日于别殿。致斋三日。其二日于太极殿。一日于行宫。前致斋一日。尚舍奉御设御幄于太极殿西序及室内。俱北向。尚舍直长张帷于前楹下。致斋之日。质明。诸卫所部屯门列仗。昼漏上水各一刻。侍中版奏。请申严。诸卫之属。各督其队。入陈于殿庭。如常仪。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以上。褰褶陪位。如式。诸侍卫之官。各服其器服。诸侍臣并结佩。凡斋者则结佩。俱诣合奉迎。上水二刻。侍中版奏。外办。水三刻。皇帝服衮冕。上辛服通天冠绛纱袍。结佩。乘舆出自西房。曲直华盖。警跸侍卫。如常仪。皇帝即御坐。东向坐。侍臣夹侍如常。一刻顷。侍中前跪奏。称侍中臣某言。请降就斋室。俛伏。兴。还侍位。皇帝降座。入室。文武侍臣各还本司。直卫者如常。通事舍人分引陪位者以次出。凡应祀之官。散斋四日。致斋三日。散斋皆于正寝。致斋三日于本司。一日于祀所。其无本司者。皆于祀所焉。近侍之官应从升者。及从祀群官。诸方客使。各于本司馆清斋一宿。无本司。各于家正寝。诸祀官致斋日。给酒食。及明衣布。各

习礼于斋所。摄事无皇帝斋仪。上辛雩祀同。 光禄卿监取明水火。太官令取水于阴鉴。取火于阳燧。火以供爨。水以实鉴焉。 前祀二日。太尉告高祖神尧皇帝庙。如常仪。 告以配雩祀。侑神作主。孟夏。太宗文武皇帝庙。 前祀一日。诸卫令其属未后一刻。各以器服守壝。与太乐工人俱清斋一宿焉。

凡大祀。斋官皆前七日集尚书省。太尉誓曰。某月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其誓各随祭享祀事有之。各扬其职。不供其事。国有常刑。凡散斋理事如旧。夜宿止于家正寝。惟不吊丧问疾。不作乐。不判署刑杀文书。不行刑罚。不预秽恶。致斋惟祀事得行。其余悉断。凡大祀官散斋四日。中祀三日。小祀二日。致斋。大祀三日。中祀二日。小祀一日。其致斋日。三公于都省安置。所司铺设。其余官。皇城内有本司者于本司。无者。于太常社郊太庙斋坊安置。皆日未出前到斋所。至祀前一日。各从斋明昼漏上三刻。向祀所。仍令平明候请。所行路道次。不得见诸凶秽衰绖。过讫任行。其哭泣之声。闻于祭所者。权断。讫事。非应散斋者。惟清斋一宿。于本司及祀所。凡大祀中祀接神斋官。祀前一日。皆沐浴。九品以上皆官给明衣。斋。即升坛行事。亦权给洁服。应斋官所习礼。将时阙者。通摄行事。致斋之日。先不食公粮。及无本司者。大官准品给食。祈告一日。清斋者设食亦如之。凡散斋有大功已上丧。斋有周已上丧。并听赴。即居缌麻已上丧者。不得行宗庙之祭。其在斋坊。病者听还。死于斋所。同房不得行事也。

陈设。　前祀三日。尚舍直长施大次于外壝东门之内道北。南向。摄事守官。设祀官。公卿以下等次。于东壝之外道南。北向西上焉。尚舍奉御座。卫尉设文武侍臣次。上辛雩祀。守官设文武侍臣次焉。于大次之前。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相向。上辛雩祀于大次之后。俱南向。设诸祀官次于东壝之外道南。从祀文官九品以上。于祀官之东。东方南方朝集使。于文官之东东方南方蕃客又于其东。俱重行。每等异位。北向西上。介公酅公于西壝之外道南。武官九品以上。于介酅公之西。西方北方朝集使于武官之西。西方北方蕃客。又于其西。俱重行。每等异位。北向东上。其褒圣侯若在朝。位于文官三品之上。摄事无大次褒圣等仪。上辛雩祀同。设陈馔幔于内壝东门西门之外道北。南向。北门之外道东。西向。坛上及东方南方午陛之东。馔陈于东门外西方。及南方午陛之西。馔陈于西门外。北方之馔陈于北门外。上辛雩祀。但有壝东方之外馔焉。前祀二日。大乐令设宫悬之乐于坛南内壝之外。东方西方。磬　起北。鐘　次之。南方北方。磬　起西。钟　次之。设十二镈钟于编悬之间。各依辰位。树雷鼓于北悬之内道之左右。植建鼓于四隅。置柷敔于悬内。柷在左。敔在右。设歌钟歌磬于坛上近南北向。磬　在西。钟　在东。其匏竹者立于坛下。重行北向。相对为首。凡悬皆展而编之。诸工人各位于悬后。东方西方。以北为上。南方北方。以西为上。右校扫除坛之内外。郊社令积柴于燎坛。其坛于神坛之壬丙地。内壝之外。方一丈。高丈二尺。开上南出户。方六尺。前祀一日。奉礼设御位于坛之北。南向。设祀官公卿位于内坛东门之外。上辛雩祀则东门内。摄事亦然。道南。分献之官于公卿之南。上辛雩祀无分献位。以下皆然。执事者位于其后。每等异位。俱重行。西向北上。设御史位于坛下。一位于东南。西向。一位于西南。东向。设奉礼位于乐悬东北。赞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又设奉礼赞者位于燎坛东北。西向。皆北上。设协律郎位于坛上南陛之西。东向。设太乐令位于北悬之间。当坛北向。设从祀文官九品以上位于执事之南。东方南方朝集使于文官之南。东方南方蕃客又于其南。俱每等异位。重行。西面北上。介公酅公位于中壝上辛雩祀内壝。西门之内道南。武官九品以上。位于介公酅公之南。西方北方朝集使于武官之南。西方北方蕃客又于其南。俱每等异位。重行。东向北上。其褒圣侯。于文武三品之下。诸州使人。各分位于朝集使之后。摄事无褒圣已上至从祀位。又设祀官及从祀群官等门外位于东西壝门之外。如设次之式。设牲榜于东壝之外。当门西向。苍牲一。又青牲一。在北少退。南上。次赤牲一。黄牲一。白牲一。元牲一。雩祀五方色牲各二。又赤牲一。白牲一。上辛雩祀。无日月牲。在南。皆少退。以北为上。又设

廪牺令位于牲西南。祝史陪其后。俱北向。设诸大祝位于牲东。各当牲后。祝史陪其后。俱西向。设太常卿省牲位于牲前。近北。又设御史位于太常卿之西。俱南向。设酒尊之位。上帝太尊二。牺尊二。山罍二。在坛上东南隅。北向。象尊二。壶尊二。山罍四。在坛下南陛之东北向。俱西上。设配帝着尊二。牺尊二。象尊二。山罍二。在坛上。于上帝酒尊之东北向。西上。五帝日月各太尊二。在第一等。上辛则五帝各太尊二。着尊二。牺尊二。罍二。在第一等。神座之左。而右向。无日月以下诸座。摄事亦然也。内官每陛间各象尊二。在二等。中官每陛间各壶尊二。在第三等。外官每道间各概尊二。在坛下。众星每道间各散尊二。于内壝之外凡尊各设于神座之左。而右向。尊皆加勺　。五帝日月以上。皆有坫以置爵。雩祀日月以下无。其五帝太尊牺尊各二。罍二。在第一等。五人帝牺尊各二。在二等。五官象尊各二。在坛下。设御洗于午陛东南。亚献终献同洗。于卯陛之南。俱北向。摄仪但设洗午陛东南北面。雩祀设亚献之洗于御东南。五官洗于尊北。设分献罍洗罍水在洗东。篚在洗西南肆。篚实以巾爵。篚　各于其方陛道之左。俱内向执尊罍篚　者。各于尊罍篚　之后。设玉币之篚于坛上下尊坫之所。祀前一日晡后。上辛雩祀。皆祀日未明五刻焉。太史令郊社令。各常服。帅其属升。设昊天上帝神座于坛上北方。南向。席以　秸。设高祖神尧皇帝神座。雩祀则设太宗文武圣皇帝神座焉。于东方。西向。席以莞。设五方帝日月神座于坛第一等。青帝于东陛之北。赤帝于南陛之东。黄帝于南陛之西。白帝于西陛之南。黑帝于北陛之西。雩祀又设五人帝座于第二等。如五方之陛位。又设五官座于坛下东南。西向北上。无日月以下诸星位。大明于东陛之南。上辛并无大明以下位矣。夜明于西陛之北。席皆以　秸。又设五星十二辰。河汉及内官五十五座。于第二等十有二陛之间。各依方面。凡座皆内向。其内官有北辰座于东陛之北。曜魄宝于北陛之西。北斗于南陛之东。天一太一。在北斗之东。五帝内座。于曜魄宝之东。并差在行位前。又设二十八宿及中官百五十九座。于第三等。其二十八宿。及帝座。七公。日星。帝座。大角。摄提。太微。太子。明堂。轩辕。三台。五车诸王。月星。织女。建星。天纪等十七座。并差在行位前。又设外官百有五座于内壝之内。又设众星三百六十座于内壝之外。各依方次十有二道之间。席皆以莞。设神位各于座首。所司陈异宝及嘉瑞等于乐悬之北。东西厢。昊天上帝及配帝五星日月之座。设讫却收。至祀日未明五刻。郊社令太史各服其服。升坛重设之。其内官中官外官众星等诸座。一设定不收也。

　　省牲器。　省牲之日。午后二刻。去坛二百步所。享明堂则于明堂所。庙享则于庙所。皆二百步所焉。诸卫之属。禁断行人。庙享则太庙令整拂神幄焉。晡后二刻。郊社令丞帅府史三人。诸仪二人。庙享则太庙令帅府史也。及斋郎。以尊坫篚　入设于位。庙享则笾豆簋铏皆设位。加以巾。盖诸器物皆濯而陈之。升坛者各由其陛。升庙堂者自东陛焉。晡后三刻。谒者赞引。各引祀官公卿以下。俱就东壝门外位。庙享则无壝外公卿位焉。诸太祝与廪牺令以牲就榜位。谒者引司空。诸仪并引太常卿也。赞引御史入。诣坛。东陛升。行扫除于上。降。行乐悬于下。讫出。还本位。初。司空将升。又谒者引太常卿。赞引引御史。入诣坛东陛。升视涤濯。于视濯。执尊者皆举　告洁。庙享升东阶。讫。引降就省牲位。南向立。廪牺令少前曰。请省牲。退复位。太常卿省牲。廪牺令又前举手曰。腯。还本位。诸太祝各腯牲一匝。西向举手曰。充。俱还本位。诸太祝与廪牺令。以次牵牲诣厨授太官。谒者引光禄卿诣厨。省鼎镬。申视濯溉。谒者赞引。各引祝官御史。庙享但引御史。省视馔具。俱还斋所。庙享则进馔者。入彻笾豆。簋簠。铏。　。以出而已矣。祀日未明五刻。太官令帅宰人以鸾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各置于馔所。遂烹牲。庙享毛血。每座共实一豆。祝史洗肝于郁鬯。又取膟膋。每座各实一豆。俱置馔所。膟膋。肠间脂也。

　　銮驾出宫。上辛雩祀并同。　前出宫三日。本司宣摄内外供其职。尚舍设行宫于坛东南向。随地之宜。守宫设从祀官五品以上次于承天门外。东西朝堂如常仪。前二日。太乐

令设宫悬之乐于殿庭。如常仪。驾出。悬而不作。其日昼漏上水五刻。銮驾发引。前七刻。捶一鼓为一严。三严时节。前一日侍中奏裁也。侍中奏。开宫殿门及城门。未明五刻。捶二鼓为再严。侍中版奏。请中严。奉礼郎设从祀群官五品以上位。文官于东朝堂之前。西向。武官于西朝堂之前。东向。俱重行北上。从祀群官五品以上。依时刻俱集朝堂次。各服其服。其六品以下。及介公。酅公。褒圣侯。朝集使。诸方客使等。并驾出之日。便赴于祀所。所司陈大驾卤簿于朝堂。发前一刻。捶三鼓为三严。诸卫之属。各督其队。与钑戟以次入陈于殿庭。通事舍人引从祀群官。各就朝堂前卫。侍卫之官。各服其器服。侍中中书令以下。俱诣西阶奉迎。侍中负宝如式。乘黄令进玉辂于太极殿西阶之前。南向。千牛将军一人。执长刀立于辂前。北向。黄门侍郎一人。在侍臣之前。赞者二人。在黄门之前。侍中版奏。外办。太仆卿摄衣而升。正立执辔。皇帝服衮冕。上辛服通天冠绛纱袍也。乘舆以出。降自西阶。称警跸如常。千牛将军执辔。皇帝升辂。太仆卿授绥。侍中中书令以下。夹侍如常。黄门侍郎进。当銮驾前跪奏。称黄门侍郎臣某言。请銮驾进发。俛伏。兴。退复位。凡黄门侍郎奏请。皆进銮驾前跪奏。称某官臣某言。讫。俛伏。銮驾动。又称警跸。黄门侍郎与赞者夹引以出。千牛将军夹辂而趋。驾出承天门。至侍臣上马所。黄门侍郎退。称侍臣上马。赞者承传。文武侍臣皆上马。诸侍卫之官。各督其属。左右翊驾。在黄麾内。符宝郎奉六宝。与殿中监后部从。在黄钺内。侍中中书令以下。夹侍于辂前。赞者在供奉官人内。侍臣上马毕。黄门侍郎奏称。请敕车右升。侍中前承制。退称制曰可。黄门侍郎退复位。千牛将军升。黄门侍郎奏称请銮驾进发。退复位。銮驾动。称警跸。鼓传音如常。不鸣鼓吹。不得喧哗。其从祀之官。在元武队后。如常仪。驾将至。诸祀官俱朝服结佩。谒者引立于次前。重行。北向西上。驾至行宫南门外。回辂南向。将军降立于辂右。侍中进当銮驾前跪奏。称侍中臣某言。请降辂。俛伏。兴。还侍位。皇帝降辂。乘舆入行宫。伞扇华盖。侍卫警跸。如常仪。宿卫如式。谒者赞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文武群官。集行宫朝堂。文左武右。舍人承旨。敕群官等各还次。

奠玉帛。　祀日未明三刻。诸祀官及从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酝令各率其属。入实尊罍玉币。凡六尊之次。其太尊为上。实以泛齐。着尊次之。实以醴齐。牺尊次之。实以盎齐。象尊次之。实以醍齐。壶尊次之。实以沉齐。山罍为下。实以清酒。配帝着尊为上。实以泛齐。牺尊次之。实以醴齐。象尊次之。实以盎齐。山罍为下。实以清酒。五帝日月俱以太尊。实以泛齐。其内官之象尊。实以醍齐。中官之壶尊。实以沉齐。外官之概尊。实以清酒。众星之散尊。实以旨酒。齐皆加明水。酒皆加元酒。各实于上尊。玉。上帝以苍璧。青帝以青珪。赤帝以赤璋。白帝以白琥。黑帝以元璜。黄帝以黄琮。日月以珪。昊天上帝及配帝之币以苍币。日月内官以下。各从方色。各长丈八尺。上辛则五方五帝各太尊为上。实以泛齐。着尊次之。实以醴齐。牺尊次之。实以盎齐。其用玉。昊天上帝以四珪有邸。余同。无日月以下尊。雩祀同圜丘。又有五人帝之币。亦放其方也。太祝以玉币置于篚。太官令帅进馔者实诸笾豆簠簋等。各设于馔幔内。未明二刻。奉礼帅赞者先入就位。赞引引御史博士诸太祝。及令史与执尊罍篚　者。入自东壝门。当坛南。重行。北上。凡引导者每曲一逡巡也。立定。奉礼曰。再拜。赞者承传。凡奉礼有词。皆赞者承传。御史以下皆再拜。讫。执尊罍篚　者各就位。赞引引御史诸太祝诣坛东陛。御史一人。太祝二人升。行扫除于上及第一等。御史一人。太祝七人升。行扫除于下。上辛雩祀。赞引引御史诸太祝扫除于上。令史祝史埽除于下。讫。各引就位。未明一刻。谒者赞引。各引祝官。及从祀群官客使等。俱就门外位。摄仪无从祀群官客使。上辛雩祀同。大乐令帅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陈于悬内。武舞于悬南道西。其升坛者。皆脱履于下。降纳如常焉。谒者引司空入就位。立定。奉礼曰。再拜。司空再拜。讫。谒者引司空诣坛东陛升。行扫除于上。降。行乐悬于下。讫。引复位。谒者赞者各引祀官。及从祀群官客使等。次入就位。初明三刻。诸卫列大驾。仗卫陈设如式。侍中版奏。请中严。乘黄令进玉辂于行宫南

门外。回辂南向。若行宫去坛稍远。严警如式焉。未明一刻。侍中版奏。外办。皇帝服衮冕。乘舆以出。伞扇华盖。侍卫如常仪。侍中负宝陪从如式。皇帝升辂如初。黄门侍郎奏。请銮驾进发。还侍立。銮驾动。称警跸如常。千牛将军夹辂而趋。若行宫去坛稍远。奏升辂如式。驾至大次门外。回辂南向。若将军升辂。即降立于辂右焉。侍中进。当銮驾前奏称。侍中臣某言。请降辂。俛伏。兴。还侍立。皇帝降辂。乘舆之大次。伞扇华盖。侍卫如常仪。郊社令以祝版进。御署讫。近臣奉出。郊社令各受奠于坫。皇帝停大次半刻顷。通事舍人各引从祀文武群臣。介公酅公。诸方客使。皆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于大次门外。当门北向。侍中版奏。外办。质明。皇帝改服大裘而冕。上辛雩祀盖服衮冕。出次。华盖侍卫如常仪。侍中负宝陪从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导。皆博士先引焉。至中壝门外。上辛雩祀内壝。殿中监进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镇圭授殿中监。殿中监受进。皇帝搢大珪。执镇圭。华盖仗卫停于门外。礼部尚书与近侍者陪从如常仪。大圭如搢不便。请立定近侍承奉焉。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与博士退立于左。太常卿前奏称。请再拜。退复位。皇帝再拜。摄事无未明三刻下至此再拜仪。上辛雩祀同。奉礼曰。众官再拜。众官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太常卿前奏。摄则谒者进太尉之左。自上辛雩祀同焉。有司谨具。请行事。退复位。协律郎跪。俛伏。举麾。凡取物者皆跪。俯伏而取以兴。奠物则跪奠讫。俯伏而后兴。他放此。鼓柷奏元国讳改焉。和之乐。乃以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征。姑洗为羽。作文舞之舞乐。乐舞六成。圜钟三奏。黄钟。太簇。姑洗。各一奏也。偃麾。　敔。乐止。凡乐皆协律郎举麾。工鼓柷而后作。偃麾　敔而后止焉。太常卿前奏称。再拜。退复位。皇帝再拜。摄事无太常卿至皇帝拜。上辛雩祀同也。奉礼曰。众官再拜。众官在位者皆再拜。正座配座太祝。跪取玉币于篚。各立于尊所。诸太祝俱取玉及币。亦各立于尊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乐作。皇帝每行。皆作太和之乐。摄则谒者引太尉。已下皆谒者引太尉。太和乐上辛雩祀同。皇帝诣坛。升自南陛。侍中中书令以下。及左右侍卫量人从升。以下皆如之。皇帝升坛。北向立。摄则太尉升南陛。北向立。乐止。正座太祝加玉于币。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币。东向进。皇帝搢镇珪。受玉币。凡受物皆搢镇珪。跪奠讫。执珪。俯伏兴。太尉则搢笏。登歌作肃和之乐。以大吕之均。太常卿引皇帝进。北向跪奠于昊天上帝神座。俛伏。兴。太常卿引皇帝立于西方。东向。配座太祝以币授侍中。侍中奉币北向进。摄则太祝授太尉。太尉奉玉币进奠。皇帝受币。太常卿引进高祖神尧皇帝神座。雩祀则太宗座。俛伏。兴。太常卿引皇帝少退。东向再拜。讫。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乐作。皇帝降自南陛。还版位西向立。乐止。摄则太尉行。还立无乐也。初。皇帝将奠配帝之币。谒者七人。各分引献官奉玉币俱进。跪奠于第一等神座。上辛则谒者五人。各分引献官奉玉币。奠五方帝座。摄事同。雩祀。五人帝。五官。相次而毕。余星座之币。谒者赞引。各引献官进奠于首座。余皆祝史斋郎助奠。讫。引还复位。摄则太尉奠配座。诸太祝及诸献官。各奉玉币进于神座讫。还尊所。上辛无星以下座也。初。众官拜讫。祝史各奉毛血之豆。立于门外。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各由其陛升。诸太祝迎取于坛上。俱进奠于神座。诸太祝与祝史退。立于尊所。

进熟。　皇帝既升。摄则太尉升。上辛雩祀同。奠玉币。太官令出。帅进馔者奉馔。各陈于壝门外。谒者引司徒出诣馔所。司徒奉昊天上帝之俎。初。皇帝既至位。乐止。太官令引馔入。摄事则于太祝奠毛血。其太官引馔入。上辛雩祀同。俎初入门。奏雍和之乐。以黄钟之均。自后接神之乐。皆奏黄钟。馔各至其陛。乐止。祝史俱进彻毛血之豆。降自东陛以出。上帝之馔。升自午陛。配帝之馔。升自卯陛。青帝之馔。升自寅陛。赤帝之馔。升自巳陛。黄帝之馔。升自未陛。白帝之馔。升自酉陛。黑帝之馔。升自子陛。大明之馔。升自辰陛。夜明之馔。升自戌陛。其内官中官诸馔。各随便而升。上辛无大明以下馔。摄事同。雩祀。五人帝馔。各由其陛升。诸太祝迎引于坛上。各设于神座前。笾豆盖　。先

彻乃升。簠簋既奠。却其盖于下也。设讫。谒者引司徒。太官令帅进馔者。俱降自东陛以出。司徒复位。诸太祝各还尊所。又进设外官众星之馔。相次而毕。上辛无外官以下馔。雩祀又进设五官馔。并无众星馔也。初。坛上设馔讫。太常卿引皇帝诣罍洗。摄则谒者引太尉诣罍洗。上辛雩祀同也。乐作。皇帝至罍洗。乐止。侍中跪取匜。兴。沃水。又侍中跪取盘盥。承水。皇帝盥手。黄门侍郎跪取巾于篚。兴。进。皇帝帨手讫。黄门侍郎受巾。跪奠于篚。黄门侍郎又取匏爵于篚。兴。进。皇帝受爵。侍中酌罍水。又侍中奉盘。皇帝洗爵。黄门侍郎又授巾。皆如初。皇帝拭爵讫。侍中奠盘匜。黄门侍郎受巾。奠于篚。皆如常。太常卿引皇帝。乐作。皇帝诣坛。升自南陛。讫。乐止。摄则太尉洗拭匏爵。无乐作以下仪。谒者引司徒升自东陛。立于尊所。斋郎奉俎。从其后。太常卿引皇帝诣上帝尊所。执尊者举　。侍中赞酌泛齐讫。寿和之乐作。皇帝每酌献及饮福。皆作受和之乐。摄则谒者引太尉升自南陛。诣上帝尊所。执事者奉　。太尉酌泛齐讫。乐作。太常卿引皇帝进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兴。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向北立。乐止。摄仪皆谒者引太尉。太祝持版。进于神座之右。东向跪。读祝文。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摄则云。天子某。谨遣太尉封某臣名。敢昭告于昊天上帝。上辛雩祀同。昊天上帝。大明南至。长晷初升。万物权舆。六气资始。式尊彝典。慎修礼物。上辛云。惟神化育群生。财成庶品。云雨作施。普博无私。爰因启蛰。式尊农事。雩祀云。爰兹孟夏。龙见纪辰。方资长育。式遵常礼。敬以玉帛牺牲。粢盛庶品。恭致燎祀。表其寅肃焉。敬以玉帛牺齐。粢盛庶品。备兹禋燎。祗荐洁诚。高祖神尧皇帝配神作主。凡摄事祝版。应御署讫。皇帝北向再拜。侍臣奉版。郊社令受。遂奉出。皇帝再拜。摄则太尉再拜。初读祝文讫。乐作。太祝进。跪奠版于神座。兴。还尊所。皇帝拜讫。乐止。太常卿引皇帝诣配帝酒尊所。执尊者举　。侍中取爵于坫。进。皇帝受爵。侍中赞酌泛齐。讫。乐作。太常卿引皇帝进高祖神尧皇帝神位。雩祀太宗。东向跪。奠爵。俛伏。兴。太常卿引皇帝少退。东向立。乐止。上辛。又谒者五人。各引五方上帝。太祝皆取爵于坫。酌泛齐。各进奠于神座。讫。还尊所。雩祀同。太祝持版进于神座之左。北向跪读祝文曰。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子。孝曾孙开元神武皇帝臣某。摄则云。皇帝臣某。谨遣太尉封臣某。敢昭告于高祖神尧皇帝。履长伊始。肃事郊禋。用致燔祀于昊天上帝。伏惟庆流长发。德冠思文。对越昭升。永言配命。上辛云。时惟孟春。敬祈嘉谷。用致禋祀。昊天上帝伏惟高祖睿哲徇齐。钦明昭格。祭祀之礼。肃奉旧章。雩祀云。时惟正阳。式遵常典。伏惟道协干元。德施品物。永言配命。对越昭升。谨以制币牺齐。粢盛庶品。式陈明荐。侑神作主。尚飨。讫。兴。皇帝再拜。初。读祝文讫。乐作。太祝进。跪奠版于神座。兴。还尊所。皇帝再拜。讫。乐止。太常卿引皇帝进昊天上帝座前。北向立。乐作。太祝各以爵酌上尊福酒。合置一爵。太祝持爵侍中。侍中受爵。西向进。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兴。太祝各率斋郎进俎。太祝减神前胙肉。皆取前脚第二骨也。加于俎。以胙肉共置一俎上。太祝持俎。以授司徒。司徒奉俎西向进。摄则言授。皇帝受。以授左右。摄。太尉受以授斋郎。谒者引司徒降。复位。皇帝跪。取爵。遂饮。卒爵。侍中进受爵。以授太祝。太祝受爵。复于坫。皇帝俛伏。兴。再拜。乐止。太常卿引皇帝。乐作。皇帝降自南阶。还版位。西向立。乐止。文舞退。鼓柷作舒和之乐。退讫。　敔。乐止。武舞入。鼓柷作舒和之乐。立定。　敔。乐止。自此以下。凡摄皆太尉为初献。其仪依皇帝行事。赞佐皆谒者太祝斋郎。皇帝将复位。谒者引太尉。摄则太常卿为亚献。自下并改太尉为太常卿。诣罍洗盥手。洗拭匏爵讫。谒者引太尉自陛升坛。诣昊天上帝着尊所。执尊者举　。太尉酌醴齐讫。武舞作。谒者引太尉进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兴。谒者引太尉少退。北向拜讫。谒者引太尉诣配帝牺尊所。取爵于坫。执尊者举　。太尉酌醴齐讫。谒者引太尉进高祖神尧皇帝座前。雩祀太宗。东向跪。奠爵。兴。谒者引太尉少退。东向再拜。上辛五方祀。各取爵酌醴齐供奠讫。还尊所。雩祀同。讫。谒者引太尉进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立。跪。太祝各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爵。太祝持爵。进太尉之右。西向立。再拜受

爵。跪祭酒。遂饮。卒爵。太祝进受虚爵。复于坫兴。拜讫。谒者引太尉却复位。初。太尉献将毕。谒者引光禄卿。摄则同以光禄卿为终献。诣罍洗盥手。洗拭匏爵。升酌盎齐。献正座配座。雩祀并献五方帝也。终献如亚献之仪。上辛五帝祀。亦各配献之。讫。谒者引光禄卿降。复位。初。太尉将升献。摄则太常卿将升献。谒者七人。分引五方帝。及大明夜明等献官。诣罍洗盥手。洗拭匏爵讫。各由其陛升。雩祀。太尉将升献。赞引五帝献官。酌醴齐。奠太昊氏。余座斋郎助奠。五帝将毕。五官献官酌醍齐。奠勾芒氏。余座祝史助奠。　诣第一等。俱酌泛齐。讫。各进跪。奠于神座前。兴。各引降还本位。初。第一等献官将升。谒者五人。次引献官。各诣罍洗讫。各由其陛升坛。诣第二等内官酒尊所。俱酌醍齐。各进跪。奠爵于内官座首。兴。余皆祝史斋郎助奠。相次而毕。谒者各引献官还本位。初。第二等献官将升。谒者四人。次引献官俱诣罍洗盥手。各由其陛升坛。诣第三等中官酒尊所。俱酌清酒沉齐摄仪盎齐。以献。赞引四人。次引献官。诣罍洗盥洗讫。诣外官酒尊所。酌清酒摄仪醍齐。以献。赞引四人。次引献官诣罍洗盥洗讫。诣众星酒尊所。酌旨酒摄仪沉齐。以献。其祝史斋郎酌酒助奠。皆如内官之仪。讫。谒者引赞。各引献官还本位。上辛雩祀。无日月以下献仪也。诸献俱毕。武舞止。上下诸祝各进。跪彻豆。兴。还尊所。彻者。笾豆各一。少移于故处也。奉礼曰。赐胙。赞者唱。众官再拜。众官在位者皆再拜。已饮福者不拜。元和之乐作。太常卿前奏称。请再拜。退。复位。皇帝再拜。乐作。一成止。摄事。则奉礼曰。众官再拜。众官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奏。请就望燎位。摄则谒者进太尉之左曰。请就望燎位也。太常卿引皇帝。乐作。皇帝就望燎位。南向立。乐止。摄则谒者引太尉也。于群官将拜。上下诸祝。各执篚进神座前。取玉币祝版。日月已上。斋郎以俎载牲体黍稷饭及爵酒。各由其陛降坛。南行经柴坛西。过坛东行。自南陛登柴坛。以玉币祝版馔物置于柴上户内。诸祝史又以内官已下之礼币皆从燎。上辛无日月已下牲币。雩祀有五帝币。奉礼曰。可燎。东西面各六人。以炬燎火。半柴。太常卿前奏。礼毕。摄则谒者前白礼毕。则太尉出。太常卿引皇帝还大次。乐作。皇帝出中壝门。上辛雩祀并内壝。殿中监前受镇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监又前受大珪。华盖侍卫如常仪。皇帝入次。乐止。谒者赞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从祀群官。诸方客使。以次出。赞引引御史太祝已下。俱复执事位。立定。奉礼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赞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

銮驾还宫。上辛雩祀同。　皇帝既还大次。侍中版奏。请解严。将士不离部伍。皇帝停大次一刻顷。捶一鼓为一严。转仗卫于还涂。如来仪。三刻顷。捶二鼓为再严。将士布队仗。侍中版奏。请中严。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诸祀官服朝服。乘马者服葱褶。五刻顷。捶三鼓为三严。通事舍人分引群官客使等。序立于大次之前。近南。文武侍臣诣大次奉迎。乘黄令进金辂于大次门外。南向。千牛将军立于辂左。侍中版奏。外办。太仆卿升执辔。皇帝乘舆出次。伞扇侍卫。警跸如常仪。皇帝升辂。太仆卿立授绥。黄门侍郎奏称。请銮驾进发。退复位。銮驾动。称警跸如常仪。黄门侍郎赞者夹引。千牛将军夹辂而趋。至侍臣上马所。黄门侍郎奏称。请銮驾权停。敕侍臣上马。侍中前承制。退称制曰。可。黄门侍郎退称。侍臣上马。赞者承传。文武侍臣皆上马毕。黄门侍郎奏称。请敕车右升。侍中前承制。退称制曰可。黄门侍郎退复位。千牛将军升讫。黄门侍郎奏称。请銮驾进发。退复位。鼓传音。銮驾动。鼓吹振作而还。文武群臣导从。如来仪。诸方客使便还馆。驾至承天门外。侍臣下马所。銮驾权停。文武侍臣皆下马。千牛将军降立于辂右讫。銮驾动。千牛将军夹辂而趋。驾入嘉德门。大乐令令撞蕤宾之钟。皆应鼓柷。奏采茨之乐。至太极门。　敔。乐止。入太极门。鼓柷。又奏太和之乐。驾至横街北。当东上合。回辂南向。侍中进銮驾前跪奏。称侍中臣某言。请降辂。俛伏。兴。还侍位。皇帝降辂。乘舆以入。伞扇侍卫。警跸如常仪。侍臣从至合。　敔。乐止。初。文武群臣官至承天门外。通事舍

人承旨。敕群官并还。皇帝既入。侍中版奏。请解严。扣钲。将士各还其所。通典开元礼纂类。

开元年中。唐子元徐坚同议南郊先燔后祭。议之曰。臣等谨案显庆年修礼官长孙无忌等。奏改燔柴在祭前。状称祭祀之礼。必先降神。周人尚臭。祭天则燔柴者。臣等按礼记迎神之义。乐六变而一作则。天神降。八变而一作则。地祇出。九变则鬼神可得而礼矣。则降神以乐。周礼正文。非谓燔柴以降神也。按尚臭之义。不为燔之先后。假如周人尚臭。祭天则燔柴。容或燔臭。先以迎神。然则殷人尚声。祭天亦燔柴。何声可燔。先迎神乎。又按显庆中。无忌等奏称。晋氏之前。独遵古礼。周魏以降。妄为损益者。今按郭璞晋南郊赋。及注尔雅。祭后方燔。又案宋志所论。亦祭后方燔。又检南齐北齐。及梁郊祀。亦先饮福酒讫。燔燎。一作后方燔。又按后周及隋郊祀。亦先祭后燔。据此即周遵后燔。晋不先燔。无忌之奏。一作事。事一作义。乃相乖。又按周礼大宗伯职。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注云。礼为始告神时。祭一作荐。于神座也。又文一作下文。云。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皆有牲币。各放一作如。其器之色。又礼器云。有以少为贵者。祭天特牲。是知苍璧之与苍牲。俱合奠之神座。理即一作节。不惑。又云。四珪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即明祀昊天上帝之时。以旅五方天帝明矣。其青珪赤璋白琥元璜。自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日。各于其方迎气所用。自分别矣。今按显庆所改新礼。以苍璧与苍牲苍币。俱用先燔。苍璧既已燔矣。所以遵加四珪有邸。奠之神座。牲既已燔矣。所以更加骍牲。充其宝一作实。俎。混昊天于五帝。同用四牲。失特牲之明文。加为二犊。深乖礼制。一作意事乃无凭。请依贞观旧礼。先祭后燔。庶允经义。谨议。文苑英华。

天宝元年二月丁亥。加上尊号。帝亲享元元皇帝于新庙。甲午。亲享太庙。丙申。合祭天地于南郊。旧唐书元宗纪。元宗既定开元礼。天宝元年。遵合祭天地于南郊。其后遵以为故事。终唐之世。莫能改也。唐书礼乐志。

天宝元年二月丙戌。诏曰。凡所祭享。必在躬亲。朕不亲祭礼将有阙。其皇地祇宜就南郊乾坤合祭。三月丙申。合祭天地于南郊。册府元龟。

天宝元年二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后有事圜丘。皆天地合祭。若册命大事告圜丘。有司行事亦如之。文献通考。

天宝五载诏曰。皇王之典。聿修于百代。郊祭之义。允属于三灵。圣人既因时以制宜。王者亦缘情以革礼。且尊莫大乎天地。礼莫崇乎祖宗。严配昭升。岂宜异数。今烝尝之献。既着于恒式。南北之郊。未展于时享。自今以后。每载四时孟月。先择吉日。祭昊天上帝。其皇地祇合祭。以次日祭九宫坛。皆令宰臣行礼奠祭。务崇蠲洁。称朕意焉。通典。

天宝五载十二月辛酉。诏曰。祈谷上帝。春祀先王。永惟因心。敢忘如在。顷以详诸旧典。创以新仪。清庙陈牲。加特于尝饩。昊天冬祭。重增以时享。况履兹霜露。载感惟深。瞻彼郊坛。有怀昭事。宜以来岁正月。朕亲谒太庙。便于南郊合祭。仍令中书门下。即与礼官详定仪注。六载正月戊子。亲祀南郊。遵祀皇地祇。册府元龟。

天宝九载十一月。制。自今告献太清宫及太庙。改为朝献。以告者临下之义故也。册府元龟。

十载正月壬辰。朝献太清宫。癸巳。朝飨太庙。甲午。有事于南郊。合祭天地。礼毕。大赦天下。旧唐书元宗纪。

天宝十载五月。以前郊祭天地。以高祖神尧皇帝配座。故将祭郊。庙告神尧皇帝室。礼仪志。

天宝十载正月。制曰。自今以后。摄祭南郊。荐献太清宫。荐享太庙。其太尉行事。前一日。于致斋取具羽仪卤簿。公服引入。朕亲授祝版。乃赴清斋。以展诚敬。册府元龟。

干元元年四月甲寅。上亲享九庙。遂有事于圜丘。翌日。御明凤门。大赦天下。六月己酉。初置太乙神坛于圜丘东。是日。命宰相王玙摄行祠事。旧唐书肃宗本纪。

上元二年九月。去上元号称元年。以十月为岁首。月以斗所建辰为名。元年建丑月辛亥。有事于南郊。唐书肃宗本纪。

元年建子月。诏曰。皇王符瑞。应协于灵祇。典礼废兴。式存于禋告。顷以三代正朔。所尚不同。百王徽号。无闻异称。顾兹薄德。思创常规。爰因行庆之日。将务惟新之典。而建元立制。册命应符。受于天地祖宗。申于百辟卿士。今既循诸古法。让彼虚名。革故之宜。已宣于臣下。昭报之旨。未展于郊庙。因时备礼。择日陈诚。宜取来月一日。祭圜丘及太乙坛。建丑月辛亥朔。拜南郊。祭太乙坛。礼毕还宫。册府元龟。

广德二年二月乙亥。有事于南郊。唐书代宗本纪。

广德二年。有事南郊。从独孤及议。卒以太祖配天。旧唐书本纪。

天宝十载五月已前。郊祭天地。以高祖神尧皇帝配座。宝应元年。杜鸿渐为太常卿礼仪使。员外薛颀归崇敬等议。以神尧皇帝为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不得为太祖。以配天地。太祖景皇帝。始受封于唐。即殷之契。周之后稷也。请以太祖景皇帝郊祀配天地。告请宗庙。亦太祖景皇帝酌献。谏议大夫黎干议。以太祖景皇帝非受命之君。不合配享天地。二年五月。干进议状。为十诘十难曰。归崇敬薛颀等。称禘谓冬至祭天于圜丘。周人则以远祖帝喾配。臣干诘曰。国语曰。有虞氏夏后氏俱禘黄帝。商人禘舜。周人禘喾。俱不言祭昊天于圜丘。一也。诗商颂曰。长发。大禘也。又不言祭昊天于圜丘。二也。诗周颂曰。雍。禘太祖也。又不言祭昊天于圜丘。三也。礼记祭法曰。有虞氏夏后氏俱禘黄帝。殷人周人俱禘喾。又不言祭昊天于圜丘。四也。礼记大传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不言祭昊天于圜丘。五也。尔雅释文曰。禘。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于圜丘。六也。家语云。凡四代帝王之所郊。皆以配天也。其所谓禘者。皆五年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于圜丘。七也。卢植云。禘祭名。禘者帝也。事尊明禘。故曰禘。又不言祭昊天于圜丘。八也。王肃云。禘谓于五年大祭之时。又不言祭昊天于圜丘。九也。郭璞云。禘五年之大祭。又不言祭昊天于圜丘。十也。臣干谓禘是五年宗庙之大祭。诗礼经传。文义昭然。臣见礼记祭法。及礼记大传。商颂长发等三处郑玄注。或称祭昊天。或云祭灵威仰。臣精详典籍。更无以禘谓祭天于圜丘及郊祭天者。审如禘是祭之最大。则孔子说孝经。为万代百王法。称周公大孝。何不言即禘祀帝喾于圜丘以配天。而反言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以五经俱无其说。圣人所以不言。轻议大典。亦何容易。犹恐不悟。今更作十难。其一难曰。周颂。雍。禘祭太祖也。郑玄笺云。禘。大祭太祖文王也。商颂云。长发。大禘也。玄又笺云。大禘。祭天也。夫商周之颂。其文互说。或云禘太祖。或云大禘。俱是五年宗庙之大祭。详览典籍。更无异同。惟郑玄笺长发。乃称是郊祭天。详玄之意。因此商颂禘。如大传云大祭。如春秋大事于太庙。尔雅。禘。大祭。虽云大祭。亦是宗庙之祭。可得便称祭天乎。若如所说大禘。即云郊祭天称禘。即是祭宗庙。又祭法说虞夏商周。禘黄帝与喾。大传。不王不禘。禘上俱无大字。玄因何复称祭天乎。又长发文亦不歌喾与感生帝。

故知长发之禘。为非禘喾及郊祭天明矣。殷周五帝之大祭。群经众史。及鸿儒硕学。自古立言着论。序之详矣。俱无以禘为祭天。何弃周孔之法言。独取康戌之小注。便欲违经非圣。诬乱祀典。谬哉。其二难曰。大传称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太祖者。此说王者则当禘。其谓祭法虞夏商周。禘黄帝及喾。不王则不禘。所当禘其祖之所自出。谓虞夏出黄帝。殷周出帝喾。以近祖配而祭之。自出之祖。既无宗庙。即是自外至者。故同之天地神祇。以祖配而祀之。自出之说。非但于父。在母亦然。左传子产云。陈则我周之自出。此可得称出于太微五帝乎。故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谓也。及诸侯之禘。则降于王者不得祭自出之祖。只及太祖而已。故曰诸侯及其太祖。此之谓也。郑玄错乱。分禘为三。注祭法云。禘谓祭昊天于圜丘。一也。注左传。称郊祭天以后稷配灵威仰。笺商颂又称郊祭天。二也。注周颂云。禘大祭。大于四时之祭。而小于祫。太祖谓文王。三也。禘是一祭。玄析之为三。颠倒错乱。皆率　臆。曾无典据。何足可凭。其三难曰。虞夏商周已前。禘祖之所自出。其义昭然。自汉晋魏以还千余岁。其礼遂阙。又郑玄所说。其言不经。先儒弃之。未曾行用。愚以为错乱之义。废弃之注。不足以正大典。其四难曰。所称今三礼行于代者。皆是郑玄之学。请据郑学以明之曰。虽云据郑学。今欲以景皇帝为始祖之庙。以配天。复与郑议相乖。何者。王制云。天子七庙。玄云。此周礼也。七庙者。太祖及文武之祧。与亲庙四也。殷则六庙。契及汤。与二昭二穆也。据郑学。夏不以鲧及颛顼昌意为始祖。昭然可知也。而欲引稷契为例。其义又异是。爰稽邃古洎今。无以人臣为始祖者。惟殷以契。周以稷。夫稷契者。皆天子元妃之子。感神而生。昔帝喾次妃简狄。有娀氏之女。吞元鸟之卵。因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大功。舜乃命契作司徒。百姓既和。遂封于商。故诗曰。天命元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此之谓也。后稷者。其母有邰氏之女曰姜嫄。为帝喾妃。出野履巨迹。歆然有孕。生稷。稷长而勤于稼穑。尧闻举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大功。舜封于邰。号曰后稷。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诗曰。履帝武敏歆。居然生子。即有邰家室。此之谓也。舜禹有天下。稷契在其间。量功比德。抑其次也。舜授职则播百谷。敷五教。禹让功则平水土。宅百揆。故国语曰。圣人之制祀也。功施于人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契为司徒而人辑睦。稷勤百谷而死。皆居前代祀典。子孙有天下。得不尊而祖之乎。其五难曰。既尊郑说。小德配寡。遂以后稷配。只一帝尚不得合配五帝。今以景皇帝特配昊天。于郑义可乎。其六难曰。众难臣云。上帝与五帝一也。所引春官。祀天旅上帝。祀天旅四望。旅训众。则上帝是五帝。臣曰。不然。旅听训众。出于尔雅。及为祭名。春官训陈。注有明文。若如所言。旅上帝便成五帝。则季氏旅于泰山。可得便是四镇耶。其七难曰。所云据郑学。则景皇帝亲尽。庙主合祧。却欲配祀天地。错乱祖宗。夫始祖者。经纶草昧。体大则天。所以正元气广大。万物之宗。尊以长至阳气萌动之始日。俱祀于南郊也。夫万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埽地而祭。质也。器用陶匏。性也。牲用犊。诚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至尊至质。不敢同于先祖。礼也。故白虎通曰。祭天岁一者何。天至尊至质。事之不敢亵黩。故因岁之阳气始达而祭之。今国家一岁四祭之。黩莫大焉。上帝五帝。其祀遂阙。怠亦甚矣。黩与怠皆礼之失。不可不知。夫亲有限。祖有常。圣人制礼。君子不以情变易。国家重光累圣。历祀百数。岂不知景皇帝始封于唐。当时通儒。议功度德。尊神尧克配彼天。崇太宗以配上帝。神有宗主。为日已久。今欲黜神尧配含枢纽。以太宗配上帝。则紫微五精。上帝佐也。以子先父。岂礼意乎。非止神祇错位。亦以祖宗乖序。何以上称皇天祖宗之意哉。若夫神尧之功。太宗之德。格于皇天上帝。臣以为郊祀宗祀。无以加焉。其八难曰。欲以景皇帝为始祖。既非造我区宇。经纶草昧之主。故非夏始祖禹。殷始祖契。周始祖稷。汉始祖高帝。魏始祖武皇帝。晋始祖宣帝。国家始祖神尧皇帝。同功比德。而忽升于宗祀圜丘之上。为昊天匹。曾谓圜丘不如林放乎其九难曰。昨所言魏文帝丕。以武帝操为始祖。晋武帝炎。以宣帝懿为始祖者。夫孟德仲达者。皆人杰也。拥天下之强兵。挟汉魏之微主。专制海内。令行草偃。服衮冕。陈轩悬。天子决事于私第。

公卿列拜于道左。名虽为臣。势实陵君。后主因之而业帝。前王由之而禅代。子孙尊而祖之。不亦可乎。其十难曰。所引商周魏晋。既不当矣。则景皇帝不为始祖明矣。我神尧拔出群雄之中。廓清隋室。拯生民于涂炭。则夏虞之勋不足多。成帝业于数年之间。则汉祖之功不足比。夏以大禹为始祖。汉以高祖为始祖。则我唐以神尧为始祖。法夏则汉。于义何嫌。今欲革皇天之祀。易太祖之庙。事之大者。莫大于斯。曾无按据。一何寡陋。不愧于心。不畏于天乎。以前奉诏。令诸司各据礼经定议者。臣干忝窃朝列。官以谏为名。以直见知。以学见达。不敢不罄竭以禆万一。昨十四日。具以议状呈宰相。宰相同朝臣与臣论难。所难臣者。以臣所见独异。莫不腾辞飞辩。竞欲碎臣理。钳臣口。剖析毫厘。分别异同。序坟典之凝滞。指子传之乖谬。事皆归根。触物不碍。但臣言有宗尔。岂辨者之流也。又归崇敬薛颀等。援引郑学。欲芜祀典。臣为明辨。迷而不复。臣辄作十诘十难。援据坟籍。昭然可知。庶郊禘事得其真。严配不失其序。皇灵降祉。天下蒙赖。臣亦何顾。不蹈鼎镬。谨敢闻达。伏增悚越。议奏。不报。旧唐书礼仪志。

广德二年春夏旱。言事者云。太祖景皇帝。追封于唐。高祖实受命之祖。百神受职。合依高祖。今不得配享天地。所以神不降福。以致愆阳。代宗疑之。诏百寮会议。太常博士独孤及献议曰。礼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谓太祖。继太祖已下六庙。则以亲尽迭毁。而太祖之庙。虽百代不迁。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颛顼而郊鲧。缵禹黜夏。汤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则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惟汉氏崛起丰沛。丰公太公。无位无功。不可以为祖宗。故汉以高皇帝为太祖。其先细微也。非足为后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国之任。翼周弼魏。肇启王业。建封于唐。高祖因之。以为有天下之号。天所命也。亦如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迁之典。郊祀太祖。宗祀高祖。犹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创业。当跻其祀。是弃三代之令典。尊汉氏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业。同丰公太公之不祀。反古违道。失孰大焉。夫追尊景皇。庙号太祖。高祖太宗。所以崇尊之礼也。若配天之位既异。则太祖之号宜废。祀之不修。庙亦当毁。尊祖报本之道。其坠于地乎。汉制擅议宗庙。以大不敬论。今武德贞观。宪章未改。国家方将敬祀事。和神人。禘郊之间。恐非所宜。臣谨稽礼文。参诸往制。请仍旧典。竟依归崇敬等议。以太祖配享天地焉。礼仪志。

广德二年正月十六日。礼仪使杜鸿渐奏。郊太庙大礼。其祝文自今已后。请依唐礼。板上墨书。其玉简金字者。一切停废。如允臣所奏。望编为例程。敕曰。宜行用竹简。礼仪志。

广德二年二月癸酉。上亲荐献太清宫。乙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即日还宫。代宗纪。

永泰二年。礼仪使太常卿杜鸿渐奏。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请以太祖景皇帝配飨。孟春祈谷。祀昊天上帝。孟冬祀神州。请以高祖配飨。孟夏雩。祀昊天上帝。请以太宗配飨。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请以肃宗配飨。臣与礼官学士。凭据经文。事皆明着。德音详定。久未施行。敕旨依。通典。

大历五年冬十一月庚寅。日长至。命有司祀昊天上帝于南郊。　七年冬十一月辛卯。日长至。命有司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不视朝。　八年冬十一月辛丑。日长至。不视朝。命有司祀昊天上帝于南郊。　十一年冬十一月丙辰。日长至。命有司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不受朝贺。　十三年冬十一月丁卯。日长至。命有司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不视朝。册府元龟。

大历十三年十一月丁卯。日长至。有司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上不视朝故也。旧唐书代宗本纪。

贞元元年十一月癸卯。上亲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时河中浑瑊。泽潞李抱真。山南严震。同华骆元光。邠宁韩游瑰。鄜坊唐朝臣。奉诚康日知等大将侍祠郊坛。毕。还宫。御丹凤楼。大赦天下。德宗本纪。

崔纵传。贞元元年。天子郊见。为大礼使。岁旱。用屈纵撙裁文物。俭而不陋。

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宗亲祀南郊。有司进图。敕付礼官详酌。博士柳冕奏曰。开元定礼。垂之不刊。天宝改作。起自权制。此皆方士谬妄之说。非礼典之文。请一准开元礼。从之。礼仪志。

六年九月己卯。诏十一月八日。有事于南郊太庙。行从官吏将士等。一切并令自备食物。其诸司先无公厨者。以本司阙职物充。其王府官。度支量给廪物。其仪仗礼物。并仰御史撙节处分。十月己亥。文武百寮。京城道俗。抗表请上徽号。上曰。朕以春夏亢旱。粟麦不登。朕精诚祈祷。获降甘雨。既致丰穰。告谢郊庙。朕倘因禋祀而受徽号是有为为之。勿烦固请也。十一月庚午。日南至。上亲祀昊天上帝于郊丘。礼毕还宫。御丹凤楼。宣赦。见禁囚徒。减罪一等。立仗将士及诸军兵。赐十八万段匹。德宗本纪。

贞元六年十一月八日。有事于南郊。诏以皇太子为亚献。亲王为终献。上问礼官。亚献终献。合受誓诫否。吏部郎中柳冕曰。准开元礼。献官前七日于内受誓诫。辞云。各扬其职。不供其事。国有常刑。今以皇太子为亚献。请改旧辞云。各扬其职。肃奉常仪。从之。礼仪志。

贞元九年十一月乙酉。有事于南郊。大赦。唐书德宗本纪。

册府元龟。贞元九年十一月癸未。帝朝献太清宫。毕事。宿斋于太庙行宫。甲申。朝于太庙。毕事。斋于南郊行宫。乙酉。日南至。帝郊祀。初。帝以是岁有年。蛮夷朝贡。思亲告郊庙。于祀事尤重慎。及将散斋。谓宰臣曰。在礼。散斋归正寝。摄心奉祀。不可闻外事。其常务勿奏。乃斋于别殿。及命皇太子诸王行祭者。皆受誓一日。命妃媵辞于别所。故事。祈坛宫庙内坛。及殿庭帝步武所。皆设黄道褥坛十一位又施赤黄褥。将有事。皆命撤之。又故事。设御史版位于郊庙。咸藉以褥。及是。帝虔禋。拜首于地。有司奉祠者。莫不惕励。

通典。贞元十三年。敕郊坛时祭。燔柴瘗埋。并依天宝十三年制。自今以后。摄祭南郊。太尉行事。前一日。于致斋所具羽仪卤簿。公服引入。亲受祝版。及赴清斋所。唐书韦武传。是时。帝以反正告郊庙。大兵后。典章苟完。执事者时时咨武。武酌宜约用。得礼之衷。群司奉焉。

文献通考。长庆三年。太常礼院奏。郊坛祠祀。遇大雨雪废祭。其礼物条件如后。御署祝版。既未行祭礼。无焚毁之文。请于太常寺敕库收贮。而其小祀。虽非御署。准此。玉币。燎柴。神酒。燎币。醴齐。并榛栗脯醢。及应行事烛等。请令郊社署。各牒充次祭支用。牲牛参牲。既未行祭礼。无进胙赐胙之文。请比附礼记。及祠令牲死则埋之例。委监察使及礼官。于祠所瘗埋。其小祀不全用牢牲。旧例用猪羊肉。亦准此。粢盛瓜菹笋菹。

应已造成馔物。请随牲瘗埋。行事官明衣绢布等。准式既祭前给讫。合充洁服。既已经用。请便收破。公卿已下明房油暖幕炭。应斋宿日所破用物。请收破。旨依。永为定式。

宝历元年正月乙巳朔。辛亥。亲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礼毕。御丹凤楼。大赦改元。旧唐书敬宗本纪。

太和三年十一月甲申。有事南郊。大赦。唐书文宗本纪。

崔宁传。子黯。开成初。为监察御史。奏郊庙祭祀不虔。文宗语宰相曰。郊庙之礼。朕当亲之。但千乘万骑。国用不给。故使有司侍祠。然是日朕正衣冠。坐以俟旦。今闻主者不虔。祭器敝恶。岂朕事神蠲洁意耶。公宜敕有司。遵朕斯意。黯乃具条以闻。

旧唐书王播传。弟起。太和九年。判太常卿。充礼仪详定使。创造礼神九玉。奏议曰。邦国之礼。祀为大事。珪璧之仪。经有前规。谨案周礼。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青珪礼东方。赤璋礼南方。白琥礼西方。黑璜礼北方。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两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凡此九器。皆祀神之玉也。又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郑玄云。禋。烟也。为玉币祭讫燔之而升烟。以报阳也。今与开元礼义同。此则焚玉之验也。又周礼掌国之玉镇大宝器。若大祭。既事而藏之。此则收玉之证也。梁代崔灵恩撰三礼义宗云。凡祭天神各有二玉。一以礼神。一则燔之。礼神者讫事却收。祀神者与牲俱燎。则灵恩之义。合于礼经。今国家郊天祀地。祀神之玉常用。守经据古。礼神之玉则无。臣等请下有司。精求良玉。创造苍璧黄琮等九器。祭讫则藏之。其燎玉即依常制。从之。

会昌元年正月辛巳。有事于郊庙。礼毕。御丹凤楼。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辛亥。有事于郊庙。礼毕。御承天门大赦天下。武宗本纪。

旧唐书武宗本纪。会昌四年十二月。敕郊礼日近。狱囚数多。案款已成。多有翻覆。其两京天下州府见系狱囚。已结正及两度翻案伏款者。并令先事结断讫申。

大中元年正月甲寅。皇帝有事于郊庙。礼毕。御丹凤门。大赦改元。唐书宣宗本纪。

旧唐书宣宗本纪大中五年。敕两京天下州府。起大中五年正月一日已后三年内。不得杀牛。如郊庙享祀合用者。即与诸畜代。

咸通元年十一月丁未。上有事于郊庙。礼毕。御丹凤门。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庚午。上有事于圜丘。礼毕。御丹凤楼。大赦。旧唐书懿宗本纪。

龙纪元年十一月丁未。朝献于太清宫。戊申。朝享于太庙。己酉。有事于南郊。大赦。唐书昭宗本纪。

龙纪元年十一月己丑朔。将有事于圜丘。辛亥。上宿斋于武德殿。宰相百寮。朝服于位。时两军中尉杨复恭。及两枢密。皆朝服侍上。太常博士钱珝李绰等奏论之曰。皇帝赴斋宫。内臣皆服朝服。臣检国朝故事。及近代礼令。并无内官朝服助祭之文。伏惟皇帝陛下。承天御历。圣祚中兴。祗见宗祧。克承大礼。皆禀高祖太宗之成制。必循虞夏商周之旧经。轩冕服章。式遵彝宪。礼院先准大礼使牒称。得内侍省牒。要知内臣朝服品秩。礼院已准礼令报讫。今参详近朝事例。若内官及诸卫将军。必须制冠服。即各依所兼正官。随资品。依令式。服本官之服。事存传听。且可俯从。然亦不分明。着在礼令。乞圣慈允

臣所奏。状入。至晚不报。钱珝又进状曰。臣今日巳时进状。论内官冠服制度。未奉圣旨。伏以陛下虔事郊禋。式遵彝范。凡关典礼。必守宪章。今陛下行先王之大礼。而内臣遵服先王之法服。来日朝献大圣祖。臣赞导皇帝行事。若侍臣服章。有违制度。是为非礼。上渎祖宗。臣期不奉敕。臣谬当圣代。叨备礼官。获正朝仪。死且不朽。脂膏泥滓。是所甘心。状入。降朱书御札曰。卿等所论至当。事可从权。勿以小瑕。遵妨大礼。于是内四臣遂以法服侍祠。甲寅。圜丘礼毕。御承天门。大赦。旧唐书昭宗本纪。

唐书殷侑传。孙盈孙为太常博士。龙纪元年。昭宗郊祀。两中尉及枢密皆以宰相服侍上。盈孙奏言。先代令典。无内官朝服侍祠。必欲之。当随所摄资品。虽无援据。犹免僭逼。诏可。

旧唐书孔纬传。十一月。昭宗谒郊庙。两中尉内枢密请朝服。纬奏曰。中贵不衣朝服助祭。国典也。陛下欲以权道宠内臣。则请依所兼之官而为之服。天子召谏官谓之曰。大礼日近。无宜立异。为朕容之。于是内官以朝服助祭。

天佑二年七月卜郊。九月乙酉再卜郊。十一月庚午。三卜郊。唐书哀宗本纪。

天佑二年五月庚午。敕所司定今年十月九日有事郊丘。其修制礼衣祭服。宜令宰臣柳璨判。祭器宜令张文蔚杨涉分判。仪仗车辂宜令太常卿张廷范判。　六月辛卯。太微宫使柳璨奏。前使裴枢充宫使日权奏。请元元观为太清宫。又别奏在京宏道观为太清宫。至今未有制置。伏以今年十月九日。陛下亲事南禋。先谒圣祖庙。宏道观既未修葺。元元观又在北山。若车驾出城。礼非便稳。今欲只留北邙山上老君庙一所。其元元观请拆入都城。于清化坊内建置太微宫。以备车驾行事。从之。丙午。朱全忠奏。得宰相柳璨记事。欲拆北邙山下元元观。移入都内清化坊。取旧昭明寺基。建置太微宫。准备十月九日南郊行事。缘延资库盐铁。并无物力。令臣商量者。臣已牒判六军诸卫张全义。指挥工作讫。优诏嘉之。　九月乙酉。敕先择十月九日。有事郊丘。备物之间。有所未办。宜改用十一月十九日。　十一月丙辰。全忠自正阳渡淮而北。至汝阴。全忠深悔此行无益。丁卯。至大梁。时哀帝以此月十九日亲祠圜丘。中外百司。礼仪法物已备。戊辰。宰相已下。于南郊坛习仪。而裴迪自大梁回。言全忠怒蒋元晖张廷范柳璨等。谋延唐祚。而欲郊天。改元元晖。柳璨大惧。庚午。敕曰。先定此月十九日亲礼南郊。虽定吉辰。改卜亦有故事。宜改取来年正月上辛。付所司。　十二月庚戌。敕朕以谬荷丕图。礼合亲谒郊庙。先定来年正月上辛用事。今以宫闱内乱。播于丑声。难以惭恧之容。入于祖宗之庙。其明年上辛亲谒郊庙宜停。册府元龟。

旧唐书哀帝纪。帝将亲祀圜丘。全忠怒蒋元晖柳璨等。欲郊天以延唐祚。天子惧。改卜郊十二月。王殷诬谮蒋元晖私侍积善宫。求兴唐祚。杀元晖而焚之。遂害太后于积善宫。天子下诏。以太后故停郊。

孔循传。循与蒋元晖有隙。哀帝即位。将有事于南郊。循与王殷即蒋殷。冒王氏。谗于太祖曰。元晖私侍何太后。与张廷范等奉天子郊天。冀延唐祚。太祖大怒。时梁兵攻寿春败归。帝遣裴迪劳军。太祖见迪。怒甚。迪还。哀帝不敢郊。

蒋殷传。哀帝方卜郊。殷与蒋元晖有隙。因谮之太祖。言元晖等教天子卜郊祈天。且待诸侯助祭者。以谋兴复。太祖大怒。哀帝为改卜郊。

唐会要卷十上原阙　今照四库全书本增补

亲拜郊正月祈谷

高祖武德初定令。孟春辛日祈谷。祭感帝于南郊。元帝配。牲用苍犊二。旧唐书礼仪志。

高宗显庆二年。诏南郊祈谷。祭昊天上帝。罢感帝祠。文献通考。

高宗显庆二年。礼部尚书许敬宗。与礼官等议曰。六天出于纬书。而南郊圜丘一也。元以为二物。郊及明堂。本以祭天。而元皆以为祭太微五帝。传曰。凡祀。启蛰而郊。郊而后耕。故郊祀后稷。以祈农事。而元谓周祭感帝灵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谷。皆缪论也。由是尽黜元说。而南郊祈谷。祭昊天上帝。唐书礼乐志。

萧德言传。子子儒。字文举。议。月令孟春祈谷上帝。春秋启蛰而郊。郊而后耕。故郊后稷以祈农。请春夏祈谷于上帝。皆祭天也。着之感帝。尤为不稽。请郊明堂。罢六天说。止祀昊天。诏曰。可。

干封元年。诏祈谷复祀感帝。唐书礼乐志。

干封初。诏依旧祀感帝。司礼少常伯郝处俊等奏曰。显庆新礼。废感帝之祀。改为祈谷昊天上帝。以高祖太武皇帝配。检旧礼。感帝以世祖元皇帝配。今既奉敕依旧。祈谷为感帝。以高祖配者。高祖依新礼见配圜丘昊天上帝。若更配感帝。便恐有乖古礼。案礼记。周人禘喾而郊稷之义。今若禘郊一祖同配。恐无所据。从之。旧唐书礼仪志。开元中。起居舍人王仲丘议曰。案贞观礼。祈谷祀感帝。而显庆礼。祀昊天上帝。传曰。郊而后耕。诗曰。噫嘻。春夏祈谷于上帝。礼记亦曰。上辛祈谷于上帝。而郑元乃云。天之五帝迭王。王者之兴。必感其一。因别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之帝于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灵威仰。以后稷配。因以祈谷。然则祈谷非祭之本意。乃因后稷为配尔。此非祈谷之本义也。夫祈谷本以祭天也。然五帝者。五行之精。所以生九谷也。宜于祈谷祭昊天。而兼祭五帝。唐书礼乐志。

王仲丘传。开元中上言。贞观礼。正月上辛祀感帝于南郊。显庆礼。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祈谷。臣谓诗春夏祈谷于上帝。礼上辛祈谷于上帝。则上帝当昊天矣。郑元曰。天之五帝递王。王者必感之以兴。故夏正月祭所生于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谷。感帝之祀。贞观用之矣。请因祈谷之坛。遍祭五方帝。五帝者。五行之精。九谷之宗也。请二礼皆用。诏可。

开元二十年。改撰新礼。祀天一岁有四。正月上辛祈谷。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高祖配。五方帝从祀。其上帝配帝笾豆等。同冬至之数。五方帝太尊。着尊。牺尊。山罍各一。笾豆等亦同冬至之数。旧唐书礼仪志。

天宝六载正月戊子。亲祀圜丘。礼毕。大赦天下。旧唐书元宗本纪。

建中元年春正月辛未。有事于南郊。大赦。唐书德宗本纪。

元和二年正月辛卯。有事于南郊。大赦。唐书宪宗本纪。

元和二年正月己丑朔。上亲献太清宫太庙。辛卯。祀昊天上帝于郊丘。是日。还宫。御丹凤楼。大赦天下。先是。将及大礼。阴晦浃辰。宰臣请改日。上曰。郊庙事重。斋戒有日。不可遽更。享献之辰。景物晴霁。人情欣悦。旧唐书宪宗本纪。

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将有事于南郊。穆宗问礼官。南郊卜日否。礼院奏。伏准礼令。祠祭皆卜。自天宝已后。凡欲郊祀。必先朝太清宫。次日飨太庙。又次日祀南郊。相循至今。并不卜日。从之。及明年正月。南郊礼毕。有司不设御榻。上立受群臣庆贺。及御楼。仗退。百寮复不于楼前贺。乃受贺于兴庆宫。二者阙礼。有司之过也。旧唐书礼仪志。

长庆元年正月辛丑。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唐书穆宗本纪。

长庆元年正月己亥朔。上亲荐献太清宫太庙。是日。法驾赴南郊。日抱珥。宰臣贺于前。辛丑。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即日还宫。御丹凤楼。大赦天下。改元长庆。内外文武。及致仕官三品以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陪位白身人赐勋两转。应缘大礼移仗宿卫御楼兵仗将士。普恩之外。赐勋爵有差。仍准旧例。赐钱物二十万四千九百六十端匹。礼毕。群臣于楼前称贺。仗退。上朝太后于兴庆宫。旧唐书穆宗本纪。

宝历元年春正月辛亥。有事于南郊。唐书敬宗本纪。

会昌元年春正月辛巳。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五年正月辛亥。有事于南郊。大赦。作仙台于南郊。唐书武宗本纪。

大中元年正月甲寅。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七年春正月戊申。有事于南郊。大赦。唐书宣宗本纪。

咸通四年春正月庚午。有事于南郊。唐书懿宗本纪。

干符二年春正月辛卯。有事于南郊。唐书僖宗本纪。

亲迎气

武德贞观之制。神祇大享之外。每岁立春之日。祀青帝于东郊。帝宓羲配。勾芒。岁星。三辰。七宿从祀。立夏。祀赤帝于南郊。帝神农氏配。祝融。荧惑。三辰。七宿从祀。季夏土王日。祀黄帝于南郊。帝轩辕配。后土。镇星从祀。立秋祀白帝于西郊。帝少昊配。蓐收。太白。三辰。七宿从祀。立冬。祀黑帝于北郊。帝颛顼配。元冥。辰星。三辰。七宿从祀。每郊帝及配座。用方色犊各一。笾豆各四。簠簋各一。　俎各一。勾芒已下五星。及三辰七宿。每宿牲用少牢。每座笾豆簠簋　俎各一。旧唐书礼仪志。

永昌元年。即嗣圣六年。敕天无二称。帝是通名。从前诸儒。互生同异。乃以五方之帝。亦谓为天。假有经传互文。终是名实未当。称号不别。尊卑相混。自今郊祀之礼。惟昊天上帝称天。自余五帝皆称帝。通典。

元宗开元十一年正月十日。制献岁之吉。迎气方始。敬顺天时。无违月令。所由长吏。可举旧章。通考。

立春日。祀青帝于东郊。以太昊配。勾芒。岁星。三辰。七宿从祀。立夏日。祀赤帝于南郊。以炎帝配。祝融。荧惑。三辰。七宿从祀。季夏日。祀黄帝于南郊。以轩辕配。

后土。镇星。从祀。立秋日。祀白帝于西郊。以少昊配。蓐收。太白。三辰。七宿从祀。立冬日。祀黑帝于北郊。以颛顼配。元冥。辰星。三辰。七宿从祀。正座配座。笾豆各十二。五辰。五官。三辰。七宿。笾豆各二。余各一也。文献通考。

以上乐用本音。皆以黄钟为均。三成。准周礼云。圜钟之均六变。天神皆降。可得而礼。记云。天神皆降。明五帝日月星辰。皆天神也。又周礼乐三变。唯致邱陵之祇。今改用六变。

斋戒。摄事祀官斋戒。如圜丘仪。前祀七日。平明。太尉誓百官于尚书省曰。某月某日。祀青帝于东郊。各扬其职。不供其事。国有常刑。皇帝散斋四日。致斋三日。如圜丘仪。

陈设。　前祀二日。尚舍直长施大次于外壝东门之内道北。南向。尚舍奉御铺御座。摄事则卫尉设祀官公卿已下次于道南。北向西上。卫尉设陈馔幔于内壝东门之外道南。北向。设文武侍臣次。又设祀官及从祀群官。诸州使。蕃客等次。前祀二日。太乐令设宫县之乐于坛南壝之内。设歌钟歌磬于坛上。各如圜丘之仪。右校埽除坛之内外。郊社令积柴于燎坛。其坛于乐悬之南。外壝之内。摄事则其坛于神坛之左。内壝之外。方一丈。高丈二尺。开上南出户。方六尺。前祀一日。奉礼设御位。在坛之东南。西向。摄事则设祀官公卿位于内壝东门之内道北。执事位于道南。每等异位。重行西向。以北为上。设望燎位于柴坛之北。南向。设祀官公卿位于内壝东门之外道南。分献之官于公卿之南。执事位于其后。设祀官及从祀群官位。及门外等位。一如圜丘。摄事则御史位于坛上。设牲榜于东壝之外。当门西。配帝牲榜少退。南上。设廪牺令位于牲西南。御史陪其后。俱北向。设诸太祝位于牲东。各当牲后。祝史陪其后。俱西向。设太常卿省牲位于牲前。近北南向。设青帝夏赤帝。季夏黄帝。秋白帝。冬黑帝。酒尊于坛之上下。太尊二。着尊二。牺尊二。山罍二。在坛上东南隅北向。象尊二。壶尊二。山罍二。在坛下。皆于南陛之东北向。西上。设配帝着尊二。牺尊二。象尊二。山罍一。在坛上。于青帝酒尊之东北向。西上。岁星。三辰。勾芒氏。夏祝融。季夏后土。秋蓐收。冬元冥。已下放此。俱象尊二。各设于神座之左。皆右向。七宿壶尊二。设于神座之右。而左向。上帝配帝之尊置于坫。星辰以下尊。藉以席。皆加勺羃。设爵于尊下。设御洗于坛南陛东南。亚献之洗。又于东南。俱北向。罍水在洗东。篚在洗西南肆。篚实以巾爵。设星辰之尊罍洗篚。各于其方陛道之左。俱内向。执尊罍篚羃者。各于其后。又设玉币之篚于坛上下。尊坫之所。祀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设青帝灵威仰神位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枢纽。白帝白招拒。黑帝协光纪。于坛上。北方南向。席以稿秸。设帝太昊氏神座夏神农。季夏轩辕。秋少昊。冬颛顼。已下放此。于东方西向。席以莞。设岁星三辰之座于坛之东北。七宿之座于坛之西北。各于其坛南向。相对为首。设勾芒氏之座于坛之东面。西向。席皆莞。设神位各于座首。

省牲器。如别仪。

銮驾出宫。如圜丘仪。

奠玉帛。　祀日。未明三刻。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酝令。各率其属入实尊罍玉币。凡六尊之次。太尊为上。实以泛齐。着尊次之。实以醴齐。牺尊次之。实以盎齐。象尊次之。实以醍齐。壶尊次之。实以沉齐。山罍为下。实以清酒。配座着尊为上。实以泛齐。牺尊次之。实以醴齐。象尊次之。实以盎齐。其岁星三辰勾芒氏之象尊。俱实以醍齐。七宿之壶尊。俱实以沉齐。元酒各实于五齐之上。尊礼神之玉。东方以青珪。南方以赤璋。中央以黄琮。西方以白琥。北方以元璜。其币各随方色。长丈八尺。太官令帅进馔者实笾

豆簠簋。入设于内壝东门之外馔幔内。未明二刻。奉礼帅赞者先入。就位。赞引御史博士诸太祝。及令史祝史。与执尊罍篚羃者。入自东壝门。当坛南。重行北面西上。立定。奉礼曰。再拜。赞者承传。御史已下皆再拜。讫。执尊罍篚羃者。各就位。赞引引御史博士诸太祝。诣卯陛升。行埽除于上。令史祝史行埽除于下。讫。引就位。车驾将至。谒者赞引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从祀群官。诸方客使。先至者各就门外位。驾至大次门外。回辂南向。将军降立于辂右。侍中进。当銮驾前跪奏。称侍中臣某言。请降辂。俛伏。兴。还侍位。皇帝降辂之大次。通事舍人各引文武九品已上。从祀群官。就壝外位。摄则无车驾将至下至壝外位仪。太乐令帅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陈于县内。武舞立于县南道西。谒者引司空入。陈埽除讫。出复位。如常仪。皇帝停大次半刻顷。通事舍人赞引各引从祀群官。介公酅公。诸方客使。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于大次门。当门北向。侍中版奏。外办。摄则初司空入。谒者引祀官。赞引引执事。俱就门外位。司空埽除讫。各引入。就位。赞再拜。谒者进太尉之左。白有司谨具。请行事。无皇帝停大次下至太常卿奏谨具仪。皇帝服大裘而冕。夏服羃冕。出次。华盖侍卫如常仪。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导。皆博士先引。至内壝外。殿中监进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镇珪授殿中监。殿中监受进。皇帝搢大珪。执镇珪。华盖仗卫停殿门。近侍者从入。如常。谒者引礼部尚书太常少卿陪从。如常仪。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博士即立于左。谒者赞引各引祀官次入就位。立定。太常卿前奏称。请再拜。退复位。皇帝再拜。奉礼曰。众官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谨具。请行事。退复位。协律郎跪。俛伏。举麾鼓柷。奏角音。夏征音。季夏宫音。秋商音。冬羽音。乃以黄钟之均。文舞之舞。乐六成。偃麾。戛敔。乐止。太常卿前奏称。请再拜。退复位。皇帝再拜。摄事拜。奉礼曰。众官再拜。众官在位者。皆再拜。上下诸太祝。俱取玉币于篚。各立于尊所。其奠玉币及毛血。并如圜丘仪。摄则太尉为初献。受玉币。登歌作肃和之乐。余亦如圜丘摄事之仪。

进熟。　皇帝既升。奠玉帛。其设馔盥洗奠。皆如圜丘之仪。摄事如圜丘摄事仪。太祝持版进于神座之右。东向跪。读祝文曰。维某年岁次某月朔某日子。嗣天子臣某。摄事云。嗣天子臣某。谨遣太尉封臣名。敢昭告于青帝灵威仰。献春伊始。时维发生。品物昭苏。式遵恒礼。敬以玉币牺齐。粢盛庶品。肃恭燔祀。畅兹和德。帝太昊氏配神作主。尚飨。讫。兴。夏云。昭告于赤帝赤熛怒。朱明戒序。长嬴驭节。庶品蕃硕。用遵恒典。敬以玉帛牺齐。粢盛庶品。恭敬禋祀。肃昭养德。帝神农氏配神作主。季夏云。黄帝含枢纽。爰兹溽暑。实惟土润。戊己统位。黄钟在宫。敬以玉币牺齐。粢盛庶品。恭修燔祀。式虔厚德。帝轩辕氏配神作主。秋云。白帝白招拒。素秋伊始。品物收成。祗率旧章。展其恒礼。帝少昊氏配神作主。冬云。黑帝协光纪。元冥戒序。庶类安宁。资此积岁。祗率恒典。帝颛顼氏配神作主。皇帝再拜。初读祝文讫。乐作。太祝进奠版于神座前。兴。还尊所。皇帝拜讫。乐止。太常卿引皇帝诣配帝酒尊所。执尊者举羃。侍中取爵。侍中赞酌泛齐讫。乐作。太常卿引皇帝进。当太昊氏神座前。东向跪。奠爵。俛伏。兴。太常卿引皇帝少退。东向立。乐止。太祝持版进于神座前左。北面跪读祝文曰。维某年岁次某月朔日子。开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于帝太昊氏。爰始立春。盛德在木。用致燔燎。青帝灵威仰。惟帝布兹仁政。叨协上元。谨以制币牺齐。粢盛庶品。备兹明荐。配神作主。尚飨。讫兴。夏云。昭告于帝神农氏。时惟孟夏。火德方融。用致明禋于赤帝赤熛怒。惟帝表功协德。允斯作对。谨以制币牺齐。粢盛庶品。式陈明荐。配神作主。季夏云。告于帝轩辕氏。时惟季夏。位膺土德。奉明禋于黄帝含枢纽。惟帝功施厚地。道合上元。谨以云云。秋云。告于帝少昊氏。时惟立秋。金德在驭。用致燔燎于白帝白招拒。惟帝立兹义政。协此神功。谨以云云。冬云。告于帝颛顼氏。时惟立冬。水德在驭。用兹禋燎于黑帝协光纪。惟帝道

合于元。允兹升配。谨以云云。其饮福及亚献至还宫。并同圜丘之仪。摄事同圜丘摄事仪。见开元礼。

开元二十五年十月一日。制自今已后。每年立春之日。朕当帅公卿。亲迎春于东郊。其后夏及秋。常以孟月朝于正殿。读时令。仍令礼官即修撰仪注。既为例程。及是常礼。务从省便。无使劳烦也。文献通考。

开元二十六年正月丁丑。迎气于东郊。唐书元宗本纪。

开元二十六年。又亲往东郊迎气。祀青帝。以勾芒配。岁星及三辰七宿从祀。其坛本在春明门外。元宗以配所隘狭。始移于浐水之东面。而位望春宫。其坛一成。坛上及四面皆青色。勾芒坛在东南。岁星已下。各为一小坛。在青帝坛之北。亲祀之时。有瑞雪坛下。侍臣及百寮拜贺称庆。旧唐书礼仪志。

肃宗元年建卯月一日赦文。朕敬授人时。慎徽月令。庶无极畲。以获休征。自今已后。每至四孟月迎气之日。令所司明案典礼。宣读时令。朕当与百辟卿士。举而行之。文献通考。

德宗贞元元年十月二十七日。诏郊祀之义。本于至诚。制礼定名。合从事实。使名实相副。尊卑有伦。五方配帝。上古哲王。道济蒸民礼着明祀。论善计功。则朕德不类统天御极。朕位攸同。而祝文称臣以祭既无益于诚敬。徒有黩于等威。宜从改正。以敦至礼。自今以后。祀五方配帝祝文。并不须称臣。其余礼数如旧。旧唐书礼仪志。

旧唐书归崇敬传。时有术士巨彭祖上疏云。大唐土德。千年合符。请每四季郊祀天地。诏礼官儒者议之。崇敬议曰。案旧礼。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立夏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先立秋十八日。迎黄灵于中地。祀黄帝。秋冬各于其方。黄帝于五行为土王。在四季生于火。故火用事之末而祭之。三季则否。汉魏周隋。共行此礼。国家土德乘时。亦以每岁六月土王之日。祀黄帝于南郊。以后土配。所谓合礼。今彭祖请用四季祠祀。多凭纬候之书。且据阴阳之说。事涉不经。恐难行用。又议祭五人帝不称臣云。太昊五帝。人帝也。于国家即为前后之礼。无君臣之义。若于人帝而称臣。则于天帝复何称也。议者或云五人帝列于月令。分配五时。则五神。五音。五祀。五虫。五臭。五谷皆备。以备其时之色数。非必别有尊崇也。

杂录

武德初。令每岁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亦以景帝配。其坛在宫城之北十四里。坛制再成。下成方十丈。上成五丈。每祀则地祇及配帝设位于坛上。神州及五岳四镇。四渎四海。五方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并皆从祀。神州在坛之第二等。五岳以下三十七座。在坛下外壝之内。丘陵等三十座。在壝外。其牲。地祇及配帝用犊二。神州用黝犊一。岳镇以下。加羊豕各五。孟冬祭神州于北郊。景帝配。牲用黝犊二。旧唐书礼仪志。

太宗贞观时。奉高祖配地郊。通典。

中书令房元龄。与礼官议。以为礼有益于人则祀之。神州者。国之所托。余八州则又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除余州等八座。惟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

高宗永徽中。废神州之祀。通考。

礼部尚书许敬宗议。方丘在祭地之外。别有神州。谓之北郊。分地为二。既无典据。理又不通。请合于一祀。以符古义。仍并条附式令。永垂后则。可之。旧唐书礼仪志。

唐书萧德言传。方丘既祭地。又祭神州北郊。皆不载经。请止一祠。诏曰。可。

干封初。诏依旧祀神州皇地祇坛。依旧于渭水北置。通考。

太常博士陆遵等议。北郊之月。古无明文。汉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东晋成帝咸和中。议北郊用正月。皆无明据。武德来礼令。即用十月。为是阴用事。故于此时祭之。请依旧十月致祭。从之。

武后天册万岁元年。亲享南郊。合祭天地。唐书。

睿宗景云三年。将祀南郊。有司请设皇地祇位。唐书。

先天元年夏五月戊寅。有事于北郊。辛巳。大赦。改元曰延和。赐内外官陪礼者勋一转。民酺五日。唐书睿宗本纪。

开元十一年二月壬子。如汾阴。祀后土。唐书元宗本纪。

开元十一年。上将还西京。便幸并州。兵部尚书张说进言曰。陛下今因行幸。路由河东。有汉武后土之祀。此礼久阙。历代莫能行之。愿陛下绍斯坠典。以为三农祈谷。此诚万姓之福。至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祠后土于汾阴脽上。太史奏荣光出河。休气四塞。祥风绕坛。日扬其光。初有司奏修坛。掘地获古铜鼎二。其大者容四升。小者容一升。色皆青。又获古砖。长九寸。有篆书千秋万岁字。及长乐未央字。又有赤免见于坛侧。旧祠堂为妇人素像。则天时移河西梁山神素像。就祠中配焉。至十一年。有司迁梁山神像于祠外之别室焉。诏以中书令张嘉贞为坛场使。将作少监张景为坛场副使。张说为礼仪使。见文献通考。

开元二十年九月乙巳。中书令萧嵩等。奏上开元新礼。十一月庚午。祀后土于脽上。大赦天下。旧唐书元宗本纪。

开元二十年十一月庚申。如汾阴。祠后土。唐书元宗本纪。

开元二十年。车驾欲幸太原。中书令萧嵩上言云。十一年亲祀后土。自是神明昭佑。累年丰登。有祈必报。礼之大者。且汉武亲祠脽上。前后数回。伏请准旧事。至后土行报赛之礼。上从之。至十一月二十一日。祀后土于脽上。其文曰。恭惟坤元。道昭品物。广大茂育。畅于生成。庶凭休和。惠及黎献。博厚之位。澳在汾阴。肃恭时巡。用昭旧典。敬以琮币牺牲。粢盛庶品。备兹瘗礼。式展诚悫。睿宗皇帝配神作主。礼毕。令所司刊石于祠所。上自为文。文献通考。

开元二十年。萧嵩为中书令。改撰新礼。祀地一岁有二。旧唐书礼仪志。

祭地仪。夏至日。祭皇地祇于方丘坛上。以高祖神尧皇帝配座。每座笾豆各十二。簠簋簠俎各一。百七十二座。祭神州地祇于坛第一等。笾豆各四。余如上也。祭五岳。四镇。

四海。四渎。五山。五川。五林。五泽。五邱。五陵。五坟。五衍。五原。五隰。于内壝之外。各依方面。每座笾豆各一。簠簋簠俎各一。皆准旧礼为定。立冬后。祭神州地祇于北郊。以太宗文武圣皇帝配座。每座笾豆各十二。簠簋簠俎各一也。文献通考。

旧乐用姑洗三成。准周礼云。函钟之均八变。则地祇皆降。可得而礼。郑元云。祭地有二。一是大地昆仑为皇地祇。则宗伯黄琮所祭者。二是帝王封城内之神州。则两圭有邸所祭者。后礼则不立神州之祀。今依前礼为定。既曰地祇。其乐合用函钟之均八变。文献通考。

皇帝夏日至。祭方丘仪。后土同。孟冬祭神州及摄事并附。

斋戒。　前祭七日。戒誓。皇帝服衮冕。前祭二日。太尉告高祖神尧皇帝庙。如常告之仪。告以配神作主。孟冬。祭神州则告太宗文武圣皇帝庙。余并如圜丘之仪。

陈设。　前祭三日。尚舍直长施大次于外壝东门之外道北。南向。摄事。卫尉设祭官公卿以下次于东壝外道南。北向西上。尚舍奉御铺御座。卫尉设文武侍臣次于大次之后。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设祭官次于东壝之外道南。北向西上。三师于南壝之外道东。诸王于三师之南。俱西向北上。文官九品以上于祭官之东。北向西上。介公酅公。于南壝之外道西。东向。诸州使人。东方南方于诸王东南。西向。西方北方于介公酅公西南。东向。皆北上。诸国之客。东方南方于诸州使人之南。西向。西方北方于诸州使人之南。东向。皆北上。武官三品以下。七品以上。于西壝之外道南。北向东上。褒圣侯于文官三品以下。摄事无御座以下至此仪。设陈馔幔于内壝东门西门之外道。北面南向。坛上及神州东方南方之馔。陈于东门外。西向。西方北方之馔。陈于西门外。东向。神州无西门之馔。前祭二日。太乐令设宫悬之乐于坛南内壝之外。树灵鼓于北悬之内道之左右。余如圜丘仪。又为瘗坎于坛之壬地。内壝之外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前祭一日。奉礼设御位。摄事无御位。于坛之东南。西向。设望瘗位于坛西南。当瘗坎北向。设祭官公卿位于内壝东门之外道南。分献官于公卿之南。执事者位于其后。每等异位。俱重行西向北上。设御史位于坛上。正位于东南隅。西向。副位西南隅。东向。设奉礼位于乐悬东北。赞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北上。设奉礼赞者位于瘗坎西南。东向南上。设协律郎位于坛上南陛之西。东向。设太乐令位于北悬之间。当坛北向。设从祭之官。三师位于悬南道东。诸王位于三师之东。俱北向西上。介公酅公位于道西。北向东上。文官从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于执事之南。每等异位。重行西向。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于西方。当文官。每等异位。重行东向。皆北上。诸州使人位。东方南方于诸王东南。重行北面西上。西方北方于介公酅公西南。重行北面东上。设诸国客使位于内壝南门之外。东方南方于诸州使人之东。每国异位。重行北面西上。西方北方于诸州使人之西。每国异位。重行北面东上。摄事无三师以下至此仪。设门外位。祭官公卿以下。皆于东壝之外道南。每等异位。重行北面西上。三师位于南壝之外道东。诸王于三师之南。俱西向。介公酅公于道西东向。皆北上。文官从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于东壝之外。祭官之南。每等异位。重行北面西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于西壝之外道南。每等异位。重行北面东上。诸州使人位。东方南方于诸王东南。重行西面。西方北方于介公酅公西南。重行东面。俱北上。设诸国客位。东方南方于诸州使人之南。每国异位。重行西面。西方北方于诸州使人之南。每国异位。重行东面。皆北上。摄事无三师以下至此仪。牲榜于东壝之外。当门西向。黄牲一居前。又黄牲一在北。少退。元牲一在南。少退。设廪牺令位于牲西南。祝史陪其后。俱北向。设诸太祝位于牲东。各当牲后。祝史陪其后。俱西向。设太常卿省牲位于牲前。近北南向。设皇地祇酒尊于坛之上下。太尊二。着尊二。牺尊二。罍一。在坛上东南隅。北向。象尊二。壶尊二。山罍一。在坛下。皆于南陛之东。北向。俱西上。设配帝着尊二。

牺尊二。象尊二。罍一。在坛上。皆于皇地祇酒尊之东。北向西上。孟冬北郊酒尊。于神州酒尊之东。同夏至之仪。神州太尊二。在第一等。每方岳镇海渎。俱山尊二。山林川泽。俱蜃尊二。丘陵坟衍原隰。俱概尊二。凡尊各设于神位之左。而右向。神州以上之尊。置于坫。以下之尊。俱藉以席。皆加勺羃。设爵于尊下。孟冬仪坛上之尊。置于坛坫。以下之尊。藉以席。设御洗及设玉币之篚等。并如圜丘仪。孟冬祭同。祭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帅其属升。设皇地祇神座于坛上北方。南向。席以 秸。设高祖神尧皇帝神座孟冬神州。则设太宗文武圣皇帝神座。于东方。西向。席以莞。设神州地祇神座于第一等。东南方。席以 秸。又设岳镇海渎以下之座于内壝之内。各于其方。皆有原隰丘陵坟衍之座。又设中岳以下之座于坛之西南。俱内向。自神州以下六十八位席。皆以莞设神位。各于座首。

　　省牲器。如别仪。

　　銮驾出宫。　服以衮冕。余如上辛圜丘仪。孟冬北郊同圜丘。

　　奠玉帛。　祭日未明三刻。诸祭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酝令各帅其属。入实尊罍玉币。凡六尊之次。太尊为上。实以泛齐。着尊次之。实以醴齐。牺尊次之。实以盎齐。象尊次之。实以醍齐。壶尊次之。实以沉齐。山罍为下。实以三酒。配帝。着尊为上。实以泛齐。牺尊次之。实以醴齐。象尊次之。实以盎齐。以上孟冬同。神州太尊。实以沉齐。五方岳镇海渎之山尊。实以醍齐。山林川泽之蜃尊。实以沉齐。邱陵以下之散尊。实以清酒。元酒各实于诸齐之上。尊礼神之玉。皇地祇以黄琮。其币以黄。配帝之币亦如之。神州之玉以两圭有邸。其币以元。孟冬同。岳渎以下之币。各从方色。太官令帅进馔者。入实馔。及礼官就位。御史太祝行埽除等。并如圜丘仪。孟冬同。驾将至。谒者赞引。各引祭官从祭官客使等。俱就门外位。驾至大次门外。回辂南向。将军降立于辂左。侍中进。当銮驾前跪奏。称侍中臣某言。请降辂。俯伏。兴。还侍位。五品以上从祭之官。皆就壝外位。摄事。无驾至大次下仪。太乐令帅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陈于悬内武舞立于悬南道西。谒者引司空入。行埽除讫。出复位。皇帝停大次半刻顷。谒者赞引。各引祝官。通事舍人。分引从祀群官。介公酅公。诸方客使。皆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于大次门外。当门北向。侍中版奏。外办。皇帝服羃冕。孟冬神州。大裘而冕。出次。华盖侍卫如常仪。侍中负宝陪从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至中壝门外。殿中监进大圭。尚衣奉御又以镇圭授殿中监。皇帝搢大圭。执镇圭。华盖仗卫。停于门外。侍者从入。谒者引礼部尚书太常少卿陪从。如常仪。皇帝至版位。太常卿请再拜。及请行事。并如圜丘仪。摄事。如圜丘摄事仪。协律郎举麾。工鼓柷。奏顺和之乐。乃以林钟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征。南吕为羽。作文舞之舞。乐舞八成。林钟太蔟姑洗南吕皆再成。偃麾。戛敔。乐止。太常卿前奏称。请再拜。退复位。皇帝再拜。奉礼曰。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皇帝奠玉币及乐之节。并如圜丘。摄事则太尉奠玉币。下放此。登歌作肃和之乐。以应钟之均。太常卿引皇帝进。北向。跪奠于皇地祇孟冬神州。神座。俯伏。兴。及奠配座。并如圜丘仪。摄事同圜丘摄事仪。

　　进熟。　皇帝既升。奠玉币。太官令陈馔之仪。如圜丘。俎初入门。奏雍和之乐。以太簇之均。自后接神之乐用太簇。馔至陛。乐止。祝史俱进。跪彻毛血之豆。降自东陛以出。皇地祇之馔。升自南陛。配帝之馔。升自东陛。神州之馔。升自北陛。孟冬神州。升自南陛。诸太祝迎引于坛上。各设于神座前。设讫。谒者引司徒。太官令帅进馔者。降自东陛以出。司徒复位。诸太祝还尊所。又进设岳镇以下之馔。相次而毕。太常卿引皇帝诣罍洗。乐作。其盥洗酌献跪奠奏乐之仪。并如圜丘。摄事如圜丘摄事仪。太祝持版进于神座右。东向跪读祝文曰。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摄则云。谨遣太尉臣名。下

放此。敢昭告于皇地祇。干道运行。日躔北至。景风应序。离气效时。嘉承至和。肃若旧典。敬以玉币牺齐。粢盛庶品。备兹祇瘗。式表诚悫。高祖神尧皇帝配神作主。尚享。太祝俯伏。兴。孟冬神州云。包含区夏。载植群生。溥被域中。赖兹厚德。式遵彝典。用拣元辰。敬以玉币牺齐。粢盛庶品。明献厥诚。备兹祇瘗。皇祖太宗文武圣皇帝配神作主。皇帝再拜。摄则太尉再拜。初。读祝文讫。乐作。太祝进跪。奠版于神座。兴。还尊所。皇帝拜讫。太常卿引皇帝诣配帝酒尊所。执尊者举幂。侍中取爵于坫。进。皇帝受爵。侍中赞酌沉齐。讫。乐作。太常卿引皇帝进高祖神尧皇帝神座前。东向跪。奠爵。俯伏。兴。太常卿引皇帝少退。东向立。乐止。太祝持版进于神座之左。北向跪读祝文曰。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子。孝孙开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于高祖神尧皇帝。时唯夏至。肃敬训典。用祇祭于皇地祇。唯高祖德协二仪。道兼三统。礼膺光配。敢率旧章。孟冬云。皇曾祖太宗文武圣皇帝。德被乾坤。格于上下。昭配之仪。钦率旧章。谨以制币牺齐。粢盛庶品。肃陈明荐。作主侑神。尚享。太祝俯伏。兴。皇帝再拜。初。读祝文讫。乐作。太祝奠版于神座。兴。还尊所。皇帝饮福受胙。及亚献终献盥洗酌献饮福。并如圜丘仪。唯皇地祇太尉亚献。酌醍齐时。武舞作。合六律六同为异耳。初。太尉将升献。谒者一人引献官诣罍洗。盥洗匏爵讫。升自已陛。诣酒尊所。执尊者举幂。酌沉齐。进奠于神州座前。引降还本位。谒者五人。次引献官。各诣罍洗盥洗讫。各诣酒尊所。俱酌醍齐讫。引献官各进。奠爵于诸方岳镇海渎首座。余座皆祝史助奠。相次而毕。引还本位。又赞引五人。引献官诣罍洗盥洗。诣酒尊所。酌沉齐。献山林川泽。如岳镇之仪。讫。又引献官诣罍洗盥洗讫。诣酒尊所。俱酌清酒。献丘陵以下。及斋郎助奠。如上仪。讫。各引还本位。武舞六成。乐止舞献俱毕。诸祝彻豆及赐胙。皇帝再拜奏乐。并如圜丘仪。太常卿前奏。请就望瘗位。太常卿引皇帝。作乐。皇帝就望瘗位。北向立。乐止。于群官将拜。上下诸祝各执篚进神座前。取玉币。斋郎以俎载神州以上牲体稷黍饭爵酒。各由其陛降坛北行。当瘗坎西行。诸太祝以玉币馔物。置于坎。诸祝又以岳镇以下之礼币及牲体皆从瘗。奉礼曰。可瘗坎。东西厢各六人。寘土半埳。太常卿前奏。礼毕。引皇帝还大次。乐作。从祀群官诸方客使。及御史以下出。并如圜丘仪。其祝版燔于斋所。通典开元礼纂类。

銮驾还宫。如圜丘仪。

开元二十一年。诏夏至日。祀皇地祇于方丘。以高祖配。立冬祭神州于北郊。以太宗配。文献通考。

天宝五载。诏皇王之典。聿修于百代。郊祭之仪。允属于三灵。圣人既因时以制宜。王者亦缘情以定礼。且尊莫大于天地。礼莫崇于祖宗。严配昭升。岂宜异数。今烝尝之献。既着于例程。南北之郊。未展于时享。自今以后。每岁四时孟月。先择吉日。祭昊天上帝。其以皇地祇合祭。以次日祭九宫坛。皆令宰臣行礼奠祭。务崇蠲洁。称朕意焉。册府元龟。

代宗大历十二年秋八月。增修北郊坛斋宫二十五间。

文宗太和三年六月。太常寺奏北郊祀皇地祇坛。先阙斋宫。请准祠例置一所。可之。册府元龟。

后土社稷。

武德九年二月戊寅。亲祠社稷。旧唐书高祖本纪。

武德贞观之制。仲春仲秋时戊日。祭大社大稷。社以勾龙配。稷以后稷配。社稷各用太牢一。牲色并黑。笾豆簠簋各二。铏俎各三。季冬蜡之明日。又祭社稷于社宫。如春秋二仲之礼。旧唐书礼仪志。

通典。唐社稷亦在含光门内之右。

册府元龟。武德九年正月丙子。诏曰。厚地载物。社主其祭。嘉谷养民。稷惟元祀。列圣垂范。昔王通训。建邦正位。莫此为先。爰暨都邑。建于州里。率土之滨。咸极庄敬。所以劝农务本。修始报功。敦序教义。整齐风俗。末代浇浮。祀典亏替。时逢丧乱。仁惠弛薄。坛壝阙昭备之礼。乡闾无纪合之训。朕握图受历。菲食卑宫。奉珪璧以尊严。洁粢盛而禋燎。尚想躬稼。厉精治本。永言享祀。宜存亿纪。是以吉日惟戊。亲祀大社。率从百僚。以祈九谷。今既南亩俶载。东作方兴。九州致祀。宜尽祗肃。四方之民。咸勤殖艺。随其性类。命为宗社。京邑庶士。台省群官。里闬相从。共遵社法。以时供祀。各申祈报。兼行宴醑之义。用洽乡党之欢。且立节文。明为典制。进退俯仰。登降折旋。明加诲厉。递相劝奖。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布告天下。即宜遵用。戊寅。亲祀社稷。

通典。唐初为帝社。亦曰藉田坛。贞观三年。太宗将亲耕。给事中孔颖达议曰。礼。天子藉田南郊。诸侯东郊。晋武帝犹南郊。今帝社乃东坛。未合于古。太宗曰。书称平秩东作。而青辂黛耜。顺春气也。吾方位少阳。田宜于东郊。乃耕于东郊。

咸亨五年五月己未。诏春秋二社。本以祈农。如闻此外别为邑会。此后除二社外。不得聚集。有司严加禁止。旧唐书高宗本纪。

长寿元年九月。大赦改元。改用九月社。唐书武后本纪。

神龙元年五月乙酉。立太庙社稷于东都。唐书中宗本纪。

先农初为帝社。亦曰藉田坛。垂拱中。武后藉田坛曰先农坛。神龙元年。礼部尚书祝钦明议曰。周颂载芟。春藉田而祈社稷。礼天子为藉千亩。诸侯百亩。则缘田为社。曰王社侯社。今曰先农。失王社之义。宜正名为帝社。太常少卿韦叔夏。博士张齐贤等议曰。祭法。王者立太社。然后立王社。所置之地。则无传也。汉兴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配立于官社之后。以夏禹配官社。以后稷配官稷。臣瓒曰。高祖立汉社稷。所谓太社也。官社配以禹。所谓王社也。至光武乃不立官稷。相承至今。魏以官社为帝社。故挚虞谓魏氏故事立太社是也。晋或废或置。皆无处所。或曰二社并处。而王社居西。崔氏皇甫氏皆曰。王社在藉田。案卫宏汉仪。春始东耕于藉田。引诗先农。则神农也。又五经要义曰。坛于田以祀先农。如社。魏秦静议。风伯。雨师。灵星。先农。社。稷。为国六神。晋太始四年。耕于东郊。以太牢祀先农。周隋旧仪。及国朝先农。皆祭神农于帝社。配以后稷。则王社先农不可也。今宜于藉田立帝社帝稷。配以禹弃。则先农帝社并祠。协于周之载芟之义。钦明又议曰。藉田之祭本王社。古之祀先农勾龙后稷也。烈山之子。亦谓之农。而周弃继之。皆祀为稷。共工之子曰后土。汤胜夏欲迁而不可。故二神社稷主。自黄帝以降。不以羲农列常祀。岂社稷而祭神农乎。社稷之祭。不取神农耒耜大功。而专于共工烈山。盖以三皇洪荒之迹。无取为教。彼秦静何人。而知社稷先农为二。而藉田有二坛乎。先农王社一也。皆后稷勾龙异名而分祭。牲以四牢。钦明又言汉祀禹缪也。今欲正王社先农之号而未决。乃更加二祀。不可。叔夏齐贤等乃奏言。经无先农。礼曰。王自为立社。先儒以为在藉田也。永徽中犹曰藉田。垂拱后乃为先农。然则先农与社一神。今先农坛请改曰

帝社坛。以合古王社之义。其祭准令以孟春吉亥祀后土。以勾龙氏配。于是为帝社坛。又立帝稷坛于西。如太社太稷。而不设方色。以异于太社。唐书礼乐志。

张齐贤传。齐贤迁博士。时东都置太社。礼部尚书祝钦明。问礼官博士周家田。主用所宜木。今社主石奈何。齐贤与太常少卿韦叔夏。国子司业郭山恽。尹知章等议。春秋君以军行。祓社衅鼓。祝奉以从。故曰不用命戮于社。社稷主用石。以可奉而行也。崔灵恩曰。社主用石。以地产最实欤。吕氏春秋言殷人社用石。后魏天平中。迁太社石主。其来尚矣。周之田主用所宜木。其民间之社欤。非太社也。于是。旧主长尺有六寸。方尺七寸。问博士云何。齐贤等议。社主之制。礼无传。天子亲征。载以行。则非过重。礼。社祭土。主阴气。韩诗外传。天子太社方五尺。诸侯半之。五土数。社主宜长五尺。以准数五。方二尺。以准阴偶。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体。埋半土中。本末均也。请度以古尺云。又问社稷坛随四方用色。而中不数尺冒黄土谓何。齐贤等曰。天子太社。度广五尺。分四方。上冒黄土。象王者覆被四方。然则当以黄土覆坛上。旧坛上不数尺。覆被之狭。乖于古。于是以方色饰坛四面及陛。而黄土全覆上焉。祭牲皆太牢。其后改先农曰帝社。又立帝稷。皆齐贤等参定。

起居舍人王仲邱。撰成百五十卷。名曰大唐开元礼。二十年九月。颁所司行用焉。以社稷帝社为中祀。州县之社稷为小祀。旧唐书礼仪志。

社稷之坛广五丈。以五土为之。社以后土。稷以后稷。配以太尊。实醍齐。着尊实盎齐。皆二。山罍一。州县之社稷。以象尊二。实醍齐。以两圭有邸。币以黑。小祀币以白。笾豆皆十。簠二。簋二。铏三。俎三。州县祭。笾豆皆八。簠二。簋二。俎三。春秋祭。牲皆太牢。以黑。孟春祭帝社及配座。笾豆皆十。簠二。簋二。　三。铏三。俎三。文献通考。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太稷。旧乐用姑洗之均。三变。社稷之祀。于礼为尊。岂同丘陵。止用三变。合依地祇。用函钟之均。八变之乐。文献通考。

皇帝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太稷仪。摄事附。

斋戒。如方丘仪。

陈设。　前祭三日。尚舍直长施大次于社宫西门之外道北。南向。尚舍奉御铺御座。卫尉设文武侍臣次于大次之后。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设诸祭官次于斋坊之内。摄事。无设大次仪。但守臣设祭官次。三师于北门之外。诸王于三师之北。俱东向南上。文官从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于斋坊南门之外。重行东向北上。介公酅公。于北门之外道东。西向。以南为上。诸州使人。东方南方于诸王西北。东面。西方北方于介公酅公东北。俱南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于东门之外道北。南向。以西为上。诸国之客。于东门之外。东方南方于武官东北。南向。西方北方。于道南。北向。俱以西为上。摄事无三师以下至此仪。前祭二日。太乐令设宫悬之乐于坛北。东方西方。磬　起南。钟　次之。南方北方。磬　起东。钟　次之。设十二镈钟于编悬之间。各依辰位。树灵鼓于南悬之内道之左右。植建鼓于四隅。置柷敔于悬内。柷在左。敔在右。设歌钟歌磬各于坛上。近北南向。皆磬　在西。其匏竹者。各立于坛下。南向。相对为首。凡悬皆展而编之。诸工人各位于悬后。东方西方。以南为上。南方北方。以东为上。右校请埽除内外。又为瘗坎二。于南门之内稷坛。西向。摄事无埋坎二于乐悬之北。方深取足容物。北出陛。前祭一日。奉礼设位北门之内。当社稷坛北。南向。将祭。奉礼郎一人守之。在位版东北立五步所。南向。又设望瘗位于西门之内。当瘗坎南向。摄事。无御位以下至此仪。设祭官公卿位于西门之内道北。执事位于其后。少北。每等异位。俱重行东面。以南为上。设御史位于坛

上。正位于太社坛东北隅。西向。副位于太稷坛西北隅。东向。摄事令史陪后。设奉礼位于乐悬西北。赞者二人在北。差退。俱东面南上。又设奉礼赞者位于瘗坎西北。东向北上。摄事无奉礼位。设协律郎位各于坛之上。东北隅。俱西向。设太乐令位于南县之门。南向。设祭官位。三师位于北门之内道西。俱南面东上。设介公酅公位于道东。南面西上。文官从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于执事北。每等异位。俱重行东向。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于东方。值文官。每等异位。重行西向。皆以南为上。诸州使人位。东方南方于北门之内道西。于诸王西北。重行南向。以东为上。西方北方于道东。于介公酅公东北。重行南向。以西为上。诸蕃客位于北门之内。东方南方于诸州使人之西。每国异位。俱重行南向。以东为上。西方北方。于诸州使人之东。每国异位。俱重行南向。以西为上。设门外位。祭官公卿以下。皆于西门之外道南。每等异位。重行北向。以东为上。三师位于北门之外道西。诸王于三师之北。俱东向。介公酅公。位于道东。西向。皆以南为上。文官从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于西门之外。祭官之南。每等异位。重行北面。以东为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于东门之外道北。每等异位。重行南向。以西为上。诸州使人位。东方南方。于诸王西北。重行东面。西方北方。于介公酅公东北。西向。俱南上。设诸国客位。东方南方于武官东北。每国异位。重行南向。西方北方于道南。每国异位。重行北向。皆以西为上。摄事无三师北门内位至此仪。但设祭官门外之位。设酒尊之位。太社。太尊二。着尊二。罍二。坛上西北隅。南向。设后土氏。象尊二。着尊二。罍二。太社酒尊之西。俱南向东上。各置于坫。皆加勺幂。爵皆置于尊下。设太稷后稷酒尊于其坛上。如太社后土之仪。设御洗各于太社太稷坛之西北南向。亚献之洗。又各于西北南向。俱罍水在洗西。篚在洗东北次。篚实以巾爵也。执尊罍篚幂者。位于尊罍篚幂之后。各设玉币之篚于坛上樽坫之所。晡后。谒者引光禄卿诣厨省馔具讫。还斋所。祭日。未明十刻。太官令帅宰人。以銮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摄事。斋郎取毛血。置于馔所。遂烹牲。牲皆用黝。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设太社太稷神座各于坛上。近南北向。设后土氏于太社神座之右。后稷氏于太稷神座之左。俱东向。席皆以莞。设神座各于座首。

　　銮驾出宫。如方丘之仪。

　　奠玉帛。　祭日。未明三刻。诸祭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酝令各帅其属入。实尊罍玉币。太尊为上。实以醴齐。着尊次之。实以盎齐。罍为下。实以清酌。配座之尊亦如之。齐加明水。酒加元酒。各实于上尊。礼神之玉。太社太稷俱以两圭有邸。币色皆以元。太官令帅进馔者。实诸笾豆簠簋。皆设于神厨。未明二刻。奉礼帅赞者先入。就位。赞引引御史诸太祝。及令史祝史。与执尊罍篚幂者。入自西门。当太社坛北。重行南面。以东为上。凡引尊者。每曲一逡巡。立定。奉礼曰。再拜。赞者承传。凡奉礼有词。赞者皆承传。御史以下皆再拜。讫。执尊者各升自西陛。立于尊所。执罍洗篚幂者。各就位。赞引引御史诸太祝。诣太社坛西陛。升。行埽除于上。令史祝史。行埽除于下。降。又诣太稷坛行埽除。如太社之仪。讫。各引就位。驾将至。谒者赞引各引祭官。通事舍人分引从祭群官客使。先至者俱就门外位。驾至大次门外。回辂南向。将军降立于辂右。侍中进当銮驾前跪奏。称侍中臣某奏。请降辂。俯伏。兴。还侍位。皇帝降辂。之大次。谒者引文武五品以上从祭群官。皆就门外位。摄事。谒者赞引引祭官各就位。无驾将至至此仪。太乐令帅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陈于悬内。武舞立于悬北道东。谒者引司空入就位。立定。奉礼曰。再拜。司空再拜。讫。谒者引司空诣坛西陛外。行埽除于上。升。稷坛亦如之。讫。降。行乐悬讫。引就门外位。皇帝停大次半刻顷。谒者赞引各引祭官。通事舍人分引从祭文武群官。介公酅公。诸客使。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于大次门外。当门北向。侍中版奏。外办。皇帝服絺冕。出次。华盖侍卫如常仪。侍中负玺陪从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导。皆博士先引。至社宫西门外。殿中监进大珪。执镇珪。华盖侍卫停于门外。近侍者从入如常仪。谒者引礼部尚书。太常少卿陪从如常。皇帝至版

位。南向立。每立定。太常卿与博士退立于左。谒者赞引。各引祭官次入就位。立定。太常卿前奏称。请再拜。退。复位。皇帝再拜。奉礼曰。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谨具。请行事。退复位。摄事。谒者白太尉。下放此。协律郎跪。俯伏。举麾。凡取物者跪。俯伏而取以兴。奠物则跪。奠讫。俯伏而后兴。鼓柷。奏顺和之乐。乃以函钟为均。文舞八成。偃麾。戛敔。乐止。凡乐皆协律郎举麾。工鼓柷。而后作。偃麾戛敔而后止。太常卿前奏称。请再拜。退复位。皇帝再拜。奉礼曰。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诸太祝俱取玉币于篚。各立于尊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乐作。皇帝每行。皆作太和之乐。皇帝诣太社坛。升自北陛。侍中中书令。下及左右侍卫。量人从升。以下皆如之。皇帝升坛。南向立。乐止。太祝加玉于币。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币。西向进。皇帝搢镇圭。受玉帛。凡授物皆搢镇圭。奠讫。执圭俯伏。兴。登歌作肃和之乐。乃以应钟之均。太常卿引皇帝进。南向跪。奠于太社神座。俯伏。兴。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南向再拜。太常卿引皇帝立于东方。西向。太祝以币授侍中。侍中奉币。南向进。皇帝受币。太常卿引皇帝进。西向跪。奠于后土氏神座。俯伏。兴。太常卿引皇帝少退。西向再拜。讫。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降自北陛。乐作。太常卿引皇帝诣太稷坛。升自北陛。南向立。乐止。太祝加玉于币。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帛。西向进。皇帝受玉帛。登歌作。太常卿引皇帝进。南向跪。奠于太稷神座。俯伏。兴。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南向再拜讫。太常卿引皇帝立于东方。西向。又太祝以币授侍中。侍中奉币。南向进。皇帝受币。登歌作。太常卿引皇帝进奠于后稷氏神座。俯伏。兴。太常卿引皇帝少退。西向再拜讫。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降自北陛。乐作。皇帝还版位。南向立。乐止。初。群官拜讫。祝史各奉毛血之豆。立于门外。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各由其陛升。诸太祝迎取于坛上。俱进奠于神座前。太祝与祝史退立于尊所。

进熟。　皇帝既升奠玉帛。太官令出。帅进馔者奉馔。陈于西门外。谒者引司徒出诣馔所。司徒奉太社之俎。初。皇帝既至位。乐止。太官令引馔入。太社太稷之馔。入自正门。配座之馔。入自左闼。俎初入门。雍和之乐作。以太簇之均。馔至陛。乐止。祝史各进彻毛血之豆。降自西陛以出。太社太稷之馔。升自北陛。配座之馔。升自西陛。诸太祝迎引于坛上。各设于神座前。笾豆盖幂。先撤乃升。簠簋奠讫。却其盖于下。设讫。谒者引司徒以下。降自西陛。复位。诸太祝还尊所。太常卿引皇帝诣罍洗。乐作。其盥洗之仪。并如圜丘。太常卿引皇帝。乐作。皇帝诣太社坛。升自北陛。乐止。谒者引司徒。升自西陛。立于尊所。斋郎奉俎从升。立于司徒之后。太常卿引皇帝。诣太社酒尊所。执尊者举幂。侍中赞酌醴齐。寿和之乐作。皇帝每酌献及饮福。皆作寿和之乐。太常卿引皇帝进太社神座前。南面跪奠爵。俯伏。兴。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南向立。乐止。太祝持版。进于神座之右。西面跪读祝文曰。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摄事云。谨遣太尉封臣名。下同。敢昭告于太社。维神德兼博厚。道着方直。载生品物。含宏庶类。谨因仲春仲秋。祗率常礼。敬以玉帛。一元大武。柔毛刚鬣。明粢芗合。芗萁嘉蔬。嘉荐醴齐。备兹禋瘗。用伸报本。以后土勾龙氏配神作主。尚享。兴。皇帝再拜。初。读祝文讫。乐作。太祝进奠版于神座前。还尊所。皇帝拜讫。乐止。太常卿引皇帝。诣后土氏酒尊所。执尊者举幂。侍中取爵于坫。进。皇帝受爵。侍中赞酌醴齐。乐作。太常卿引皇帝进后土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俯伏。兴。太常卿引皇帝少退。西向立。太祝持版。进于神座之左。南面跪读祝文曰。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子。开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于后土氏。爰兹仲春仲秋。揆日惟吉。恭修常祀。荐于太社。唯神功着水土。平易九州。昭配之义。实惟通典。谨以制币。一元大武。柔毛刚鬣。明粢芗合。芗萁嘉荐醴齐。陈于表位。作主侑神。尚享。讫兴。皇帝再拜。初。读祝文讫。乐作。太祝进奠版于神座前。还尊所。皇帝拜讫。乐止。太常卿引皇帝进太社神位前。南向立。乐作。太祝各以爵酌上尊福酒合置一爵讫。太祝持爵授侍中。侍中受爵。东向进。皇帝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俯伏。兴。太祝帅斋郎进

俎。太祝减太社神座前三牲胙肉。各置一俎上。太祝以俎授司徒。司徒持俎东向。以次进。皇帝每受。以授左右。皇帝跪取爵。遂饮。卒爵。侍中进受爵。复于坫。皇帝俯伏。兴。再拜。乐止。太常卿引皇帝。乐作。皇帝降自北陛。诣罍洗。乐止。谒者引司徒。降自西陛以从。皇帝诣罍洗。盥手洗爵。侍中黄门侍郎赞洗如常。讫。太常卿引皇帝。乐作。皇帝诣太稷坛。升自北陛。乐止。谒者引三公。三公与斋郎奉俎。升自西陛。立于尊所。皇帝诣太稷酒尊所。执尊者举幂。侍中赞酌醴齐。乐作。太常卿引皇帝进太稷神座前。南向跪奠爵。俯伏。兴。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南向立。乐止。太祝持版进于神座之右。西向跪读祝文曰。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敢昭告于太稷。唯神播生百谷。首兹八政。用而不匮。功济群黎。恭以玉帛。一元大武。柔毛刚鬣。明粢芗萁。芗合嘉荐醴齐。式陈瘗祭。备修常礼。以后稷弃配神作主。尚享。讫。皇帝再拜。初。读祝文讫。乐作。太祝进奠版于神座。还尊所。皇帝拜讫。乐止。太常卿引皇帝诣后稷氏酒尊所。执尊者举幂。侍中取爵于坫。进。皇帝受爵。侍中赞酌醴齐。乐作。太常卿引皇帝诣后稷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俯伏。兴。太常卿引皇帝少退。西向立。乐止。太祝持版进于神座之左。南面跪读祝文曰。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子。开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于后稷氏。爰以仲春仲秋。式拣吉辰。敬修常礼。荐于太稷。唯神功协稼穑。阐修农政。允兹从祀。用率旧章。谨以制币。一元大武。柔毛刚鬣。明粢芗合。芗萁嘉荐醴齐。陈于表位。作主配神。尚享。讫。兴。皇帝再拜。初。读祝文讫。乐作。太祝进奠版于神座前。还尊所。皇帝拜讫。乐止。太常卿引皇帝进太稷神座前。南向立。乐作。皇帝饮福受胙。如太社之仪。讫。乐止。太常卿引皇帝。乐作。皇帝降自北陛。还版位。南向立。乐止。谒者引司徒降自西陛。复位。文舞出。鼓柷作舒和之乐。出。讫。戛敔。乐止。武舞入。鼓柷。作舒和之乐。立定。戛敔。乐止。皇帝献后土氏将毕。谒者引太尉。摄事。则引太常卿。下同。诣罍洗。盥手洗爵讫。谒者引太尉自西陛升坛。诣太社酒尊所。执尊者举幂。太尉酌盎齐。武舞作。谒者引太尉进太社神座前。南向跪奠爵。兴。谒者引太尉少退。南向再拜。谒者引太尉诣后土氏酒尊所。取爵于坫。执尊者举幂。太尉酌盎齐。谒者引太尉进后土氏神座前。南向跪奠爵。兴。谒者引太尉少退。西向再拜。谒者引太尉进太社神座前。南向立。太祝各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进太尉之右。东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饮。卒爵。太祝进受爵。复于坫。太尉兴。再拜。谒者引太尉降自西陛。诣罍洗爵。诣太稷坛。升献如太社仪。讫。引降复位。初。太尉献后土将毕。谒者引光禄卿。摄事。同与光禄卿为终献。诣罍洗盥手洗爵。升酌盎齐。终献如亚献之仪。讫。谒者引光禄卿降。复位。武舞六成。乐止。舞献俱毕。诸太祝各彻豆还尊所。奉礼曰。赐胙。赞者唱。众官再拜。在位皆再拜。已饮福受胙者不拜。顺和之乐作。太常卿奏称。请再拜。退复位。皇帝再拜。奉礼曰。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乐一成止。太常卿前奏。请就望瘗位。太常卿引皇帝。乐作。皇帝就望瘗位。南向立。乐止。群官将拜。诸太祝各执篚。进神座前取币。斋郎以俎载牲体稷黍。饮爵酒。各由其陛坛南行。当瘗坎西行。诸太祝以玉币馔置于坎讫。奉礼曰。可瘗坎。东西面各四人。寘土半埳。太常卿前奉。礼毕。太常卿引皇帝还大次。乐作。皇帝出门殿中监前受镇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监又前授大圭。华盖侍卫如常仪。皇帝入次。乐止。谒者赞引引祭官。通事舍人分引从祭群官。诸方客使。以次出。赞引引御史以下。俱复执事位。立定。奉礼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赞引引工人二舞以次出。其祝版燔于斋所。銮驾还宫。如方丘之仪。

诸州祭社稷仪。诸县祭社稷附。前三日。刺史县则县令。下放此。散斋于别寝二日。致斋于厅事一日。亚献以下应祭之官。散斋二日。各于正寝。致斋一日。皆于坛所。上佐为亚献。录事参军及判司为终献。若判司上佐等有故。并次差摄之。县则丞为亚献。主簿及尉通为终献。若县令已下有故。以次差不足。则州官及比县官充。诸从祭之官。各清斋于公馆一日。从祭官。刺史未出之前。先赴祭所斋。皆如别仪。前二日。本司先修除坛之

内外。其坛方二丈五尺。高二尺四寸。出阶三等。为瘗坎二于坛西门之外道北。南向。县坎于坛北方。深足容物。设刺史次于社坛西门之外道北。南向。县令同。设祭官已下次于刺史次西北。俱南向。以东为上。前一日。晡后。本司帅其属。守社稷坛四门。去壝九十步所。县七十步。禁止行人。本司设刺史位于北门之内道西。南向。若刺史有故。摄祭初献位于亚献之前。东面。县令位同。设亚献终献位于社稷坛西北。设掌事者位于西门之内道北。俱每等异位。东向南上。设赞唱者位于终献东北。东面南上。设州官位于祭官掌事者之北。东面。县从祭官位同。府官位于东方。当州官西面。俱重行南上。县无府官以下至此仪。设望瘗位于坎北。南向东上。设门外位。祭官以下于西门之外道南。州官于祭官之南。俱重行北面。以东为上。县从祭官位同。府官于东门外道南。重行北面。以西为上。祭器之数。每座尊二。笾八。豆八。簋二。簠二。俎三。羊豕脾腊各一俎。县同。掌事者以尊坫升自西阶。各设于坛上西北隅。配座之尊在西。俱南向东上。皆加勺羃。社稷皆爵一。配座皆爵四。各置于坫。设洗于社稷北陛之西。去坛二步所。南向。罍水在洗西。加勺羃。篚在洗东北肆。实爵六巾二。加羃。执尊罍洗篚者。各位于尊罍洗篚之后。祭日未明。烹牲于厨。祝以豆二取牲血。夙兴。掌馔者实以祭器。牲体羊豕。皆载右胖。前脚三节。肩臂臑节一段。皆载之。后脚三节。节一段。去下一节。载上肫胳三节。又取正脊脡脊。横脊。短胁。正胁。代胁各三骨。以并。余皆不设。簋实黍稷。簠实稻粱。笾实石盐。干鱼。枣。栗。菱。芡。鹿脯。豆实韭菹。醓醢。菁菹。鹿醢。韭菹。兔醢。笋菹。鱼醢。若土无者。各以其类充之。本司帅掌事者。以席入自西门。诣坛西阶升。设社稷神座各于坛上。近南北向。又设后土氏神座于社神之左。后稷氏神座于稷神之左。俱东向。席皆以莞。质明。诸祭官及从祭之官。各服其服。祭官服祭服。从祭之官应公服者公服。非公服者常服。本司率掌事者。入实尊罍。每座尊二。一实元酒为上。一实醴齐次之。祝版各置于坫。祝以币各置于篚。与血豆俱设于馔所。社稷之币皆用黑。各长丈八尺。赞唱者先入就位。祝与执尊罍篚者。入自西门。当社坛北。重行南向。以东为上。立定。赞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执尊者升自西阶。立于尊所。执罍篚者各就位。诣社坛。升自西阶。行埽除讫。降。诣稷坛。升埽除如社坛之仪。降。埽除于下。讫。皆就位。刺史将至。县则县令将至。下放此。赞礼者引祭官。及从祭之官。与掌事者。俱就门外位。刺史至。参军事引之次。赞唱者先入就位。县令赞者引下。放此。刺史停于次少顷。服祭服出次。参军事引刺史入自西门。就位。南向。参军事立于刺史之东。少退。南向。赞礼者引祭官以下。及从祭之官。以次入就位。凡导引者。每曲一逡巡。立定。赞唱者曰。再拜。刺史以下皆再拜。参军事少进刺史之左。西面白。请行事。退复位。本司帅执馔者。奉馔陈于西门之外。祝以币授刺史。参军事引刺史北阶升社坛。南向跪。奠币于社神座前。讫。兴。少退。再拜。祝又以币授刺史。参军事引刺史升稷坛。南向跪奠币于稷神座。如社坛仪。讫。参军事引刺史降。复位。本司引馔入。社稷之馔。升自北阶。配座之馔。升自西阶。诸祝迎引于坛上。设于神座前。笾豆盖羃。先彻乃升。簠簋既奠。却其盖于下。笾居右。豆居左。簠簋居其间。羊豕二俎。横而重于右。腊特于左。本司与执馔者降自西阶。复位。诸祝各还尊所。参军事引刺史县。赞礼者引县令。下同。诣罍洗。执罍者酌水。执洗者跪取盘。兴。承水。刺史盥水。执篚者跪。取巾于篚。兴。进。刺史帨手讫。执篚者受巾。跪奠于篚。执尊者遂取爵。兴以进。刺史受爵。执罍者酌水。刺史洗爵。执篚者跪取巾于篚。兴进。刺史拭爵讫。受巾。奠于篚。奉盘者跪奠盘。兴。参军事引刺史自社坛北阶。升诣社神酒尊所。执尊者举羃。刺史酌醴齐。参军事引刺史诣社神座前。南向跪奠爵。兴。少退。南向立。祝持版进于神座之右。西向跪读祝文曰。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子。某官姓名。敢昭告于社神。惟神德兼博厚。道着方直。载生品物。含养庶类。谨因仲春仲秋。祇率常礼。恭以制币牺齐。粢盛庶品。备兹明荐。用申报本。以后土勾龙氏配神作主。尚享。县祝文以下并同。讫。祝兴。刺史再拜。祝进。跪奠版于神座。兴。还尊所。刺史拜讫。参军事引刺史诣配座酒尊所。取爵于坫。执尊者举羃。刺史酌醴齐。参军事引诣后土氏神座

前。西向跪奠爵。兴。少退。西向立。祝持版进于后土氏前。祝文曰。爰兹仲春仲秋。厥日惟戊。敬修常祀。荐于社神。惟神功着水土。平易九州。昭配之仪。实通祀典。谨以牺齐。粢盛庶品。式陈明荐。作主侑神。尚享。祝兴。刺史再拜。祝进。跪奠版于神座。兴。还尊所。刺史拜讫。参军事引刺史进当社神座。南向立。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祝持爵进于刺史之右。东向立。刺史再拜。受爵。跪祭啐酒奠爵。兴。祝帅执馔者以俎进。减社神座前胙肉。各取前脚第二骨。共置一俎上。兴。祝持俎东向进。刺史受以授左右。刺史跪取爵。饮卒爵。祝进受爵。复于坫。刺史兴。再拜。参军事引刺史降自北阶。诣罍洗盥手洗爵。自稷坛北阶升。诣稷神酒尊所。执尊者举羃。刺史酌醴齐参军事引刺史诣稷神座前。南向跪奠爵。兴。少退。南向立。祝持版进于神座之右曰。敢昭告于稷神。惟神播生百谷。首兹八政。用而不匮。功济群黎。恭以制币牺齐。粢盛庶品。祇奉旧章。备兹瘗礼。以后稷弃配神作主。尚享。讫。祝兴。刺史再拜。祝进。跪奠版于神座。兴。还尊所。刺史拜讫。参军事引刺史诣配座酒尊所。刺史取爵于坫。执尊者举羃。刺史酌醴齐 。参军事引刺史。诣后稷氏座前。西向跪。奠爵。兴。少退。西向立。祝持版进于神座之右。南面跪读祝文曰。敢昭告于后稷氏。爰以仲春仲秋。恭修常礼。荐于稷神。惟神功协稼穑。阐修农政。允兹从祀。用率旧章。谨以牺齐。粢盛庶品。式陈明荐。作主配神。尚享。讫。祝兴。刺史再拜。祝进。跪奠版于神座。兴。还尊所。刺史拜讫。参军事引刺史诣稷神座前。南向立。饮福受胙。如社坛之仪。讫。参军事引刺史降自本阶。还本位。初。刺史献将毕。赞者引亚献诣罍洗。盥手洗爵升献。如刺史之仪。唯不读祝文。不受胙。亚献将毕。赞礼者引终献诣罍洗升酌。终献如亚献之仪。讫。降复位。诸祝各进神座前。跪彻豆。兴。还尊所。赞唱曰。赐胙。再拜。非饮福受胙者。皆再拜。赞唱者又曰。再拜。刺史已下皆再拜。参军事少进刺史之左。西面白。请就望瘗位。参军事引刺史就望瘗位。西向立。祝于神前取币及血。置于坎。赞唱者曰。可瘗埋。东西面各二人。寘土半埳。参军事进刺史左。白。礼毕。遂引刺史出。还次。赞礼者引祭官以下次出。诸祝及执尊罍篚者降。复掌事位。赞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以出。其祝版燔于斋所。

诸里祭社稷仪。　前一日。社正及诸社人应祭者。各清斋一日。于家正寝。正寝者。谓人家前堂待宾之所。应设馔之家。先修治神树之下。又为瘗坎于神树之北。深取足容物。掌事者设社正位于稷座西北十步。东面。诸社人位于其后。东面南上。设祝奉血豆位于瘗坎之北。南向。祭器之数。每座尊酒二并勺一。以巾覆之。俎一。笾二。豆二。爵二。簠二。簋二。无礼器者。量以余器充之。祭日。未明。烹牲于厨。唯以特豕祀。以豆取牲血。置于馔所。夙兴。掌馔者实祭器。牲体载右胖。折节如州县制。分载二俎。其尊一。实元酒为上。一实清酒次之。笾实枣栗。豆实菹醢。簠实黍稷。簋实稻粱。掌事者以席入。社神之席。设于神树下。稷神之席。设于神树西。俱北向。质明。社正以下。各服其服。掌事者以盥水器入。设于神树北十步所。加勺巾二。爵一。于其下。盛以箱。又以酒尊入。设于神北近西。社神之尊在东。稷神之尊在西。俱东上南向。置爵二及祝版于尊下。执尊者立于尊后。掌事者入。实尊酒讫。祝及执尊者其祝。以社人有学职者充之。入。当社神北。南向。以东为上。皆再拜。执酒尊者就尊后立。其执盥者。就盥器后立。赞礼者引社正以下。俱就位。立定。赞礼者赞再拜。社正以下皆再拜。祝诣尊所。赞礼者再拜。社正以下皆再拜。掌事者以馔入。各设于神座前。菹醢居前左右箱。黍稷在其间。俎在其外。讫。掌事者出。赞礼者引社正诣盥器所。执盥者酌水。社正洗手。取巾拭手讫。洗爵拭爵讫。赞礼者引社正诣社神座前。跪奠爵于馔右。兴。少退。南向立。祝持版进。社神座东西面。跪读祝文曰。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子。某坊村则云某村。以下准此。社正姓名合社若干人等。今昭告于社神。惟神载育黎元。长兹庶物。时属仲春仲秋。日唯吉戊。谨率常礼。恭用特牲清酌。粢盛庶品。祗荐社神。尚享。祝兴。社正以下及社人等。俱再拜。赞礼者引社正诣稷神尊所。取爵酌酒讫。赞礼者引社正诣稷神馔前。南向跪奠酒于馔右。兴。少

退。南向立。祝持版进于稷神座西。东向跪读祝文曰。若干人等。敢昭告于稷神。唯神主兹百谷。粒此群黎。今仲春吉戊。秋云仲秋。谨率常礼。恭以特牲清酌。粢盛庶品。祇荐于稷神。尚享。祝兴。社正以下。及社人俱再拜。赞礼者引社正立于社神座前。南向立。祝以爵酌社稷神福酒。合置一爵。进社正之右。社正再拜。受酒讫。跪祭酒。遂饮。卒爵。祝受爵还尊所。社正兴。再拜。赞礼者引社正还本位。立定。赞礼者再拜。社正及社人俱再拜讫。祝以血置于坎。坎东西各一人。置土半埳。赞礼者少前。白。礼毕。遂引社正等出。祝与执尊者复位。再拜讫。出余馔。社人等俱于此饮。如常会之仪。其祝版燔于祭所。通典开元礼纂类。

开元二十二年三月。诏州县社仍用牲牢。通考。

天宝元年十月戊寅。诏社为九土之尊。稷乃五谷之长。祭官宜精洁。其社坛侧禁樵牧。三载二月戊寅。韶社稷升为大祀。以四时致祭。后又依开元礼为中祀。通考。

通典天宝三载。诏社稷列为中祀。颇亵大猷。自今以后。社稷及日月五星。并升为大祀。仍以四时致祭。

至德二载秋九月壬寅。广平王统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之众。与贼将战于香积寺西北。贼军大败。弃京城东走。癸卯。复西京。甲辰。捷书至行在。即日遣裴冕入京。启告郊庙社稷。旧唐书肃宗本纪。

开元十九年正月三十日。敕普天率土。崇德报功。飨祀惟殷。封割滋广。非所以全惠养之道。协灵祇之心。其春秋二时社及释奠。天下诸州府县等。并停牲牢。唯用酒脯。务存修洁。足展诚敬。自今以后为例程。至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敕春秋祈报。郡县常礼。比不用牲。岂云血祭。阴祀贵臭。神何以歆。自今以后州县祭祀。特以牲牢。宜依例程。其年六月二十八日。敕大祀中祀。及州县社稷。依式合用牲牢。余并用酒脯。至贞元五年九月十二日。国子祭酒包佶奏。春秋祭社稷。准礼。天子社稷皆太牢。至大历六年十月三日。敕中祀少牢。社稷是中祀。至今未改。敕旨宜准礼用太牢。通考。

唐会要卷十下原阙　今照四库全书本增补

藉田

贞观三年正月癸亥。亲耕藉田。旧唐书太宗本纪。

太宗贞观三年正月。亲祭先农。躬御耒耜。藉于千亩之甸。初。晋时南迁。后魏来自云朔。中原分裂。又杂以獯戎。代历周隋。此礼久废。而今始行之。观者莫不骇跃。于是秘书郎岑文本。献藉田颂以美之。初。议藉田方面所在。给事中孔颖达曰。礼。天子藉田于南郊。诸侯于东郊。晋武帝犹于东南。今于城东置坛。不合古礼。太宗曰。礼缘人情。亦何常之有。且虞书云。平秩东作。则是尧舜敬授人时。已在东矣。又乘青辂推黛耜者。所以顺于春气。故知合在东方。且朕见居少阳之地。田于东郊。盖其宜矣。于是遂定。自后每岁。常令有司行事。旧唐书礼仪志。

皇帝孟春吉亥。享先农。遂以耕藉。前享一日。奉礼设御坐于坛东。西向。望瘗位于坛西南。北向。从官位于内坛东门之内道南。执事者居后。奉礼位于乐县东北。赞者在南。又设御耕藉位于外坛南门之外十步所。南向。从耕三公诸王尚书卿位于御坐东南。重行西

向。以其推数为列。其三公诸王尚书卿等非耕者。位于耕者之东。重行西向。北上。介公酅公于御位西南。东向北上。尚舍设御耒席于三公之北。少西。南向。奉礼又设司农卿之位于南。少退。诸执耒耜者。位于公卿耕者之后。非耕者之前。西向。御耒耜一具。三公耒耜三具。诸王尚书卿各三人。合耒耜九具。以下耒耜。太常卿各令藉田农人执之。皇帝已享先农。乃以耕根车载耒耜于御者间。皇帝乘车。自行宫降大次。乘黄令以耒耜授廪牺令横执之。左耜寘于席。遂守之。皇帝将望瘗。谒者引三公及从耕侍耕者。司农卿与执耒耜者。皆就位。皇帝出就耕位。南向立。廪牺令进耒席。南北向。解韬出耒。执以兴。少退。北向立。司农卿进受之。以授侍中。奉以进。皇帝受之。耕三推。侍中前受耒耜。反之司农卿。司农卿反之廪牺令。廪牺令复耒于韬。执以兴。复位。皇帝初耕。执耒者皆以耒耜授侍耕者。皇帝耕止。三公诸王耕五推。尚书卿九推。执耒者前受之。皇帝还入自南门。出内壝东门。入大次。享官从享者出。太常卿帅其属耕于千亩。皇帝还宫。明日。班劳酒于太极殿。如元会。不贺。不为寿。耕田之谷。敛而钟之神仓。以拟粢盛。及五齐三酒。穰稿以食牲。耕田稿。先农唐初为帝社。亦曰藉田坛。唐书礼乐志。

永徽三年正月丁亥。耕藉田。唐书高宗本纪。

丁亥。亲享先农。御耒耜。率公卿耕于藉田。赐群官帛各有差。册府元龟。

干封二年正月。行藉田之礼。躬秉耒耜而九推。礼官奏陛下合三推。上曰。朕以身帅下。自当过之。恨不终千亩耳。文献通考。

初。将耕藉田。阅耒耜。有雕刻文饰者。谓左右曰。田器农人执之。在乎朴素。岂尚文饰乎。乃命撤之。

仪凤二年正月乙亥。耕藉田。唐书高宗本纪。

帝亲耕藉田于东郊。礼毕。作藉田赋以示群臣。三年五月。幸藉田所观区种。手种数区。册府元龟。

景云三年。亲耕藉田。通考。

则天时。改藉田坛为先农。旧唐书礼仪志。

神龙元年。礼部尚书祝钦明议曰。周颂载芟。春藉田而祈社稷。礼。天子为藉千亩。诸侯百亩。则缘田为社。曰王社侯社。今曰先农。失王社之义。宜正名为帝社。太常少卿韦叔夏。博士张齐贤等议曰。祭法。王者立太社。然后立王社。所寘之地。则无传也。汉兴已有官社。未立官稷。乃立于官社之后。以夏禹配官社。以后稷配官稷。臣瓒曰。高祖立汉社稷。所谓太社也。官社配以禹。所谓王社也。至光武乃不立官稷。相承至今。魏以官社为帝社。故挚虞谓魏氏故事立太社是也。晋或废或置。皆无处所。或曰二社并处。而王社居西。崔氏皇甫氏皆曰。王社在藉田。案卫宏汉仪。春始东耕于藉田。引诗先农。则神农也。又五经要义曰。坛于田。以祀先农。如社。魏秦静议。风伯。雨师。灵星。先农。社。稷。为国六神。晋太始四年。耕于东郊。以太牢祀先农。周隋旧仪及国朝。先农皆祭。先农于帝社。配以后稷。则王社先农。不可一也。今宜于藉田立帝社帝稷。配以禹弃。则先农帝社并祠。协于周之载芟之义。钦明又议曰。藉田之祭本王社。古之祀先农。句龙后稷也。烈山之子。亦谓之农。而周弃继之。皆祀为稷。共工之子曰后土。汤胜夏。欲迁而不可。故二神社稷主也。黄帝以降。不以羲农列常祀。岂社稷而祭神农乎。社稷之祭。不

取神农耒耜大功。而专于共工烈山。盖以三皇洪荒之迹。无取为教。彼秦静何人。而知社稷先农为二。而藉田有二坛乎。先农王社一也。皆后稷句龙异名而分祭。牲以四牢。钦明又言汉祀禹。谬也。今欲正王社先农之号而未决。乃更加二祀。不可。叔夏齐贤等乃奏言。经无先农。礼曰。王自为立社曰王社。先儒以为在藉田也。永徽中。犹曰藉田。垂拱后乃为先农。然则先农与社一神。今先农坛请改曰帝社坛。以合古王社之义。其祭。准令以孟春吉亥祀后土。以句龙氏配。于是为帝社坛。又立帝稷坛于西。如太社太稷。而坛不设方色。以异于太社。唐书礼乐志。

先天元年正月戊子。耕藉田。唐书睿宗本纪。

睿宗太极元年。亲祀先农。躬耕帝藉。礼毕。大赦改元。旧唐书礼仪志。

开元十九年正月丙子。耕于兴庆宫。唐书元宗本纪。

十九年。停帝稷而祀神农氏于坛上。以后稷配。唐书礼乐志。

元宗开元二十三年冬。礼部员外郎王仲丘又上疏。请行藉田之礼。旧唐书礼仪志。

亲祀神农于东郊。以句芒配。礼毕。躬御耒耜于千亩之甸。时有司进仪注。天子三推。公卿九推。庶人终亩。元宗欲重劝耕藉。遂进耕五十余步。尽陇乃止。礼毕。还斋宫。大赦。侍耕执牛官。皆等级赐帛。旧唐书礼仪志。

开元二十三年正月十八日。亲祀先农。礼毕。降至耕位。侍中执耒。太仆秉辔。帝谓左右曰。帝藉之礼。古则三推。朕今九推。庶九谷之报也。赞导者跪而奏曰。先王制礼。不可踰越。帝曰。夫礼岂不在济民治国。勤事务功乎。朕发乎至诚。深惟嘉殖。将以劝南亩。供粢盛。岂非礼意也。于是九推而止。公卿以下终其田亩。制曰。昔者受命为君。体元立极。未有不谨于礼而能见教于人。今嗣岁初吉。农事将起。礼先本于耕藉。义缘奉于粢盛。是何严祗。敢不敬事。故躬载耒耜。亲率公卿。以先万姓。遂藉千亩。谓敦本之为耳。何有泽之更深。宜有顺于发生。俾无偏于行惠。可大赦天下。册府元龟。

皇帝吉亥。享先农。摄事附。

斋戒。　前祀五日。皇帝散斋三日于别殿。致斋二日。一日于太极殿。一日于行宫。余同上辛仪。

陈设。　前享三日。陈设如圜丘仪。前享二日。太乐令设宫悬乐。如圜丘仪。唯乐悬树路鼓。为瘗坎于坛壬地外壝之内。为异。前享一日。奉礼设御位。如圜丘仪。唯设望瘗位于内壝东门之内道南。又设奉礼位于瘗坎西南。东面南上。为异。摄事。右校埽除坛之内外。前享二日。卫尉设享官公卿以下次于外壝东门外道南。北向西上。设陈馔幔于内壝东门外道南。北向。太乐令设宫悬。前享一日。奉礼郎设享官公卿位于壝东门内道北。执事位于道南。西向北上。设御史位于坛下。如式。又设奉礼位于乐悬东北。赞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北上。又设奉礼赞者位于瘗坎东面。南上。设协律郎位于坛上南陛之西。东向。太乐令于北悬间。享官门外位。皆于东壝外道南。如式。又设御耕藉位于外壝南门之外十步所。南向。设从耕位。三公诸王诸尚书诸卿。位于御座东南。重行西向。各依推数为列。其公王尚书卿等非耕者。位于耕者之东。重行西向。俱北上。介公酅公位于御位西南。东向。以北为上。尚舍设御耒席于三公之北。少西。南向。奉礼又设司农卿位于御耒

席东。少南向。西面。廪牺令于司农卿之南。少退。诸执耒耜者位于公卿耕者之后。非耕者之前西面。御耒耜二具。三公耒耜三具。诸王尚书卿各三人。合耒耜九具。以下耒耜。太常各令藉田农人执之。摄事。无设耕藉位以下至此仪。设酒尊之位于坛上。神农氏牺尊二。象尊二。山罍二。东南隅北向。后稷氏牺尊二。象尊二。山罍二。在神农酒尊之东。俱北向西上。尊皆加勺幂。有坫以寘爵。设御洗于坛南陛东南。亚献之洗于东陛之南。俱北向。执尊罍篚幂者。各位于尊罍篚幂之后。设币篚于坛上。各于尊坫之所。晡后。郊社令帅斋郎。以坫罍洗篚幂入。设于位。升坛者自东陛。谒者引光禄卿诣厨。视濯溉。凡导引者。每曲一逡巡。赞引引御史诣厨。省馔具。光禄卿以下。每事讫。各还尊所。享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帅宰人。以鸾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各置于馔所。遂烹牲。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设神农氏神座于坛上。北方南向。设后稷氏神座于东方。西向。席皆以莞。设神位于座首。

銮驾出宫。　乘耕根车于太极殿前。余同圜丘仪。

馈享　享日。未明三刻。诸享官及从享之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酝令。帅其属入。实尊罍及币。牺尊实以醴齐。象尊实以盎齐。山罍实以清酒。齐皆加明水。酒皆加元酒。各实于上尊。币皆以青。太官令帅进馔者。实诸笾豆簠簋等。入设于馔幔内。未明二刻。奉礼帅赞者。先入就位。其御史及礼官等。入再拜。埽除及就位。如圜丘仪。未明一刻。谒者赞引。各享官以下。就门外位。司空行埽除。及从享群官客使等。次入就位。并如圜丘仪。摄事。自未明三刻至此。与正仪同。初。未明三刻。诸卫列大驾仗卫。陈设如式。侍中版奏。外办。请中严。乘黄令进耕根车于宫南门外。回车南向。若行宫去坛稍远。严警如式。未明一刻。侍中版奏。外办。质明。皇帝服衮冕。乘舆以出。伞扇华盖。侍卫如常仪。侍中负玺陪从如式。皇帝升车讫。乘黄令进耒。太仆受载如初。黄门侍郎奏。请銮驾发引。还侍立。銮驾动。之大次。并如圜丘仪。郊社令以祝版进。御署讫。近臣奉出。郊社令受。各奠于坫。如圜丘仪。初。皇帝降车讫。乘黄令受耒耜。授廪牺令。而横执之于左。其耜之耕所。寘于席。遂守之。凡执耒耜皆横之。授则先其耒。后其耜。皇帝停大次半刻顷。其奏办出次。太常卿请行事。并如圜丘仪。摄事。众官拜讫。谒者白太尉。有司谨具。请行事。无初未明三刻下至此仪。协律郎举麾。工鼓柷。以角音奏永和之乐。以姑洗之均。自后接神。皆奏姑洗。作文武舞。乐舞三成。偃麾。戛敔。乐止。太常卿前奏称。请再拜。退复位。皇帝再拜。及奠玉币奏乐之节。并如圜丘仪。摄事。谒者引太尉升奠币。太常卿引皇帝进。北面跪。奠于神农氏神座。俛伏。兴。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再拜讫。太常卿引皇帝又立于西方东向。又太祝以币授侍中。侍中奉币。北向进。皇帝受币。太常卿引皇帝进。东面跪。奠于后稷氏神座。俛伏。兴。太常卿引皇帝少退。东面再拜讫。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乐作。皇帝降自南陛。还版位。西向立。乐止。初。群官拜讫。祝史奉毛血之豆。立于门外。于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升自南陛。配座升自东陛。太祝迎取于坛上。进奠于神座前。太祝退立于尊所。皇帝既升。奠币。太官令出。帅进馔者奉馔。陈于内壝门外。谒者引司徒出诣馔所。司徒奉神农之俎。皇帝既至版位。乐止。摄事无。太官令引馔入俎。初入门。雍和之乐作。馔至陛。乐止。祝史进彻毛血之豆。降自东陛以出。神农氏之馔。升自南陛。配座之馔。升自东陛。太祝迎引于坛上。各设于神座前。笾豆盖幂。先彻乃升。簠簋既奠。却其盖于下。设讫。谒者引司徒以下。降自东陛。复位。太祝各还尊所。太常卿引皇帝摄事。谒者引太尉。诣罍洗。乐作。其盥洗奏乐。及斋郎奉俎。并如圜丘之仪。太常卿引皇帝诣神农氏酒尊所。执尊者举幂。侍中赞酌醴齐讫。寿和之乐作。皇帝每酌献及饮福。皆作寿和之乐。太常卿引皇帝进神农氏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兴。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乐止。太祝持版进于神座之右。东面跪读祝文曰。惟某年岁次月朔日子。开元神武皇帝某。摄事云。谨遣太尉封臣名。敢昭告于帝神农氏。献春伊始。东作方兴。率由典则。恭事千亩。谨以制币牺齐。粢盛庶品。肃备常

祀。陈其明荐。以后稷氏配神作主。尚享。讫兴。皇帝再拜。摄事。太尉再拜。下仿此。初。读祝文讫。乐作。太祝进跪。奠版于神座。兴。还尊所。皇帝拜讫。乐止。太常卿引皇帝诣后稷氏酒尊所。酌献乐作。并如神农氏。唯皇帝东向立为异。太祝持版进于神座之右。北向跪读祝文曰。惟某年岁次月朔日子。开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于后稷氏。土膏脉起。爰修耕耤。用荐常祀于帝神农氏。唯神功协稼穑。实允昭配。谨以制币牺齐。粢盛庶品。式陈明荐。作主侑神。尚享。讫。兴。皇帝再拜。初读祝文讫。乐作。太祝进。跪奠版于神座。俛伏。兴。还尊所。皇帝拜讫。乐止。太常卿引皇帝进神农氏神座前。北向立。乐作。太祝各以爵酌上尊福酒。摄事。太祝酌罍福酒。其饮福受胙乐舞等。并如圜丘仪。摄事。亦同圜丘摄事。初。皇帝将复位。谒者引太尉诣罍洗。摄事。谒者引太常卿为亚献。盥手洗爵讫。谒者引太尉自东陛升坛。诣神农氏象尊所。执尊者举幂。太尉酌盎齐。武舞作。谒者引太尉进神农氏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兴。谒者引太尉少退。北向再拜。谒者引太尉诣后稷氏象尊所。取爵于坫。执尊者举幂。太尉酌盎齐。谒者引太尉进后稷氏神座前。东向跪。奠爵。兴。谒者引太尉少退。东向再拜。谒者引太尉进神农氏神座前。北向立。太祝各以爵酌罍福酒。合寘一爵。讫。太祝持爵。进太尉之右。西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饮。卒爵。太祝进。受爵。复于坫。太尉兴。再拜。谒者引太尉降。复位。初。太尉献将毕。谒者引光禄卿诣罍洗。盥手洗爵升酌盎齐。终献如亚献之仪。讫。谒者引光禄卿。摄事同。降。复位。武舞止。诸祝各进。跪彻豆。兴。还尊所。彻者。笾豆各一少移于故处。奉礼曰。赐胙。赞者唱。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饮福者不拜。永和乐作。太常卿前奏称再拜。退复位。皇帝再拜。奉礼曰。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乐一成止。太常卿奏请就望瘗位。奉礼帅赞者就瘗坎西南位。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乐作。皇帝就望瘗位。北向立。乐止于群官将拜。祝各执篚进神座前。取币。各由其陛降坛诣坎。以币置于坎。讫。奉礼曰。可瘗。东西各四人。寘土半埳。太常卿前奏。礼毕。请就耕藉位。摄事。谒者进太尉之左。白礼毕。享官执事再拜出。如圜丘摄事。太常卿引皇帝。乐作。皇帝诣耕藉位。南向立。乐止。初白礼毕。奉礼帅赞者还本位。摄事无诣耕藉位。

耕藉。　皇帝将诣望瘗位。谒者引三公及应从耕侍耕者。各就耕位。司农先就位。诸执耒者皆就位。皇帝初诣耕位。廪牺令进诣御耒席南。北面跪。俛伏搢笏。解耒韬。出执耒。起少退。北面立。司农卿受耒。以授侍中。侍中奉耒进。皇帝受以三推。侍中前受耒耜。反于司农。司农反于廪牺令。讫。还本位。廪牺令复耒于韬。执耒起。复位立。皇帝初耕。执耒者以耒耜各授侍耕者。皇帝耕讫。三公诸王五推。尚书卿九推。讫。执耒者前受耒耜。退复位。侍中前奏。礼毕。退复位。太常卿引皇帝入自南门。还大次。乐作。皇帝出自内壝东门。殿中监前受镇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监又前受大珪。华盖侍卫如常仪。皇帝入次。乐止。谒者赞引。各引享官及从享群官。诸方客使。以次出。赞引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复执事位。立定。奉礼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赞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太常卿帅其属。以次耕于千亩。其祝版燔于斋所。

銮驾还宫。如圜丘仪。

劳酒。　车驾还宫之明日。设会于太极殿。如元会之仪。唯不贺不上寿。为异。以上见开元礼。

藉田东郊仪

皇帝夹侍二人。正衣二人。右以祀先农坛上行事。夹侍正衣充。中书门下先奏。侍中一人。奉耒耜进。耕毕。复受。奏礼毕。中书令一人。侍从。礼部尚书一人。侍从官以下。并合便取祀先农坛上行事官充。司农卿一人。授耒耜于侍中。侍耕。右卫将军一人。已上。

并侍卫。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行五推礼。旧例。宰臣摄行事。九卿九人。行九推礼。旧例。差左右仆射。六尚书。御史大夫摄行事。诸侯三人。行九推礼。差正员三品官。及嗣王摄行事。礼仪使一人。赞导耕藉礼。太常卿一人。赞导耕藉礼。已上官。便合取祀先农坛上行事官充。右礼司状上中书门下。请奏差。如本官不足差。六品以下官充。并服葱褶。御耒耜二具。并韬。并以青色。内一具副。准干元故事。合依农人所执者制造。不合雕饰。事毕日收。藉耒耜一丈席二领。先农坛高五尺。方五尺。四出陛。其色青。祀前二十日修毕。三公九卿诸侯耒耜一十五具。御耒耜牛四头。内二头副。并牛衣。每随牛一人。并绛衣。介帻。须明闲农务者行事。礼司专差人赞导。高品中官二人。执侍耒耜。并衣葱褶。太常帅其属庶人。量用二十八人。以备礼。郊社令一人。检校。太常少卿一人。帅庶人赴耕所。太常博士六人。分赞导耕礼。如本司官不足。准旧例本司具名上中书门下。请差摄行事。司农少卿一人。检校庶人终千亩。廪牺令二人。一人奉耒耜。授司农卿。系差五品六品清资官摄充。一人掌耒耜。太常寺用本官。三公九卿诸侯耕牛四十头。内十头副。每头随牛人一人。须明闲农耕者差。庶人耒耜二十具。畚二具。锸二具。以木为刃。府司差一人专知。管藉田县令一人。具朝服。当耕藉田时。立于田畔。候耕毕去。畿甸诸县令。准旧例集。先期到城。藉田日。服常服赴耕所。陪位而立。耆老量定二十人。并常服。藉田日。于庶人耕藉田位之南陪位。以上见开元礼。

干元二年正月戊寅。耕藉田。唐书肃宗本纪。

肃宗干元三年春正月丁丑。将有事于九宫之神。兼行藉田礼。自明凤门出至通化门。释韍而入坛。行宿斋于宫。戊寅。礼毕。将耕藉。先至于先农之坛。因阅耒耜。有雕刻文饰。谓左右曰。田器农人执之。在于朴素。岂文饰乎。乃命彻之。下诏曰。古之帝王。临御天下。莫不务农敦本。保俭为先。盖用勤身率下也。属东耕启候。爰事典章。况绀辕缥軏。固前王有制。崇奢尚靡。谅为政所疵。靖言思之。良用叹息。岂朕法尧舜重茅茨之意耶。其所造雕饰者宜停。仍令有司依农用例程。即别改造。庶万方黎庶。知朕意焉。翌日己卯。致祭神农氏。以后稷配享。肃宗冕而朱纮。躬秉耒耜而九推焉。礼官奏陛下合三推。今过礼。肃宗曰。朕以身率下。自当过之。恨不能终于千亩耳。既而伫立久之。观公卿诸侯王公以下耕毕。旧唐书礼仪志。

宪宗元和五年。诏以来岁正月藉田。太常修撰韦公肃言。藉田礼废久矣。有司无可考。乃据礼经。参采开元干元故事。为先农坛于藉田。皇帝夹侍二人。正衣二人。侍中一人。奉耒耜。中书令一人。礼部尚书一人。侍从。司农卿一人。授耒耜于侍中。太仆卿一人。执牛。左右卫将军各一人。侍卫。三公以宰相摄。九卿以左右仆射。尚书御史大夫摄。三诸侯以正员一品官。及嗣王摄。推数一用古制。礼仪使一人。太常卿一人。赞礼。三公九卿诸侯执牛三十人。用六品以下官。皆服葱褶。御耒耜二。并韬。皆以青。其制度取合农用。不雕饰。毕日收之。藉耒耜丈席二。先农坛高五尺。广五尺。四出陛。其色青。三公九卿诸侯耒十有五。御耒之牛四。其二副也。并牛衣。每牛各一人。绛衣介帻。取闲农务者。礼司一人。赞导之。执耒持耜。以高品中官二人。不葱褶。皇帝诣望耕位。通事舍人分导文武就耕所。太常帅其属。用庶人二十人。以郊社令一人押之。太常少卿一人。率庶人趋耕所。博士六人。分赞耕礼。司农少卿一人。督视庶人终千亩。廪牺令二人。一人奉耒耜。授司农卿。以五品六品清官摄。一人掌耒耜。太常寺用本官。三公九卿诸侯耕牛四十。其十副也。牛各一人。庶人耕牛四十。各二牛一人。庶人耒耜二十具。锸二具。木为刃。主藉田县令一人。具朝服。当耕时立田侧。毕乃退。畿甸诸县令。先期集。以常服陪耕所。耆艾二十人。陪于庶人耕位南。三公从者各三人。九卿诸侯从者各一人。以助耕。皆绛服介帻。用其本司隶。是时虽草具其仪如此。以水旱用兵而止。唐书礼乐志。

九宫坛

天宝三载。有术士苏嘉庆上言。请于京东朝日坛东。置九宫贵神坛。其坛三成。成三尺。四阶。其上依位置九坛。坛尺五寸。东南曰招摇。正东曰轩辕。东北曰太阴。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摄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龙。五为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上。六八为下。符于遁甲。四孟月祭。尊为九宫贵神。礼次昊天上帝。而在太清宫太庙上。用牲牢璧币。类于天地神祇。元宗亲祀之，如有司行事。即宰相为之。肃宗干元三年正月。又亲祀之。初。九宫神位。四时改位。呼为飞位。干元之后不易位。太和二年八月。监察御史舒元舆奏。七月十八日祀九宫贵神。臣次合监祭。职当检察礼物。伏见祝版九片。臣伏读既竟。窃见陛下亲署御名。及称臣于九宫之神。臣伏以天子之尊。除祭天地宗庙之外。无合称臣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比以九宫为目。是宜分方而守其位。臣又观其名号。及太一。天一。招摇。轩辕。咸池。青龙。太阴。天符。摄提。此九神于天地。犹子男也。于日月。犹侯伯也。陛下尊为天子。岂可反臣于天子之男耶。臣窃以为过。纵阴阳者流。言其合祀。则陛下当合称皇帝遣某官致祭于九宫之神。不宜称臣与名。臣实愚瞽。不知其可。伏缘行事在明日鸡初鸣时。成命已行。臣不敢滞。伏乞圣慈异日降明诏。礼官详议。冀明万乘之尊。无所亏降。悠久误典。因此可正。诏都省议。皆如元舆之议。乃降为中祠。祝版称皇帝不署。会昌元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准天宝三载十月六日敕。九宫贵神。实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民。冀嘉谷岁登。灾害不作。每至四时初节。令中书门下往摄祭者。准礼九宫次昊天上帝坛。在太清宫太庙上。用牲牢璧币。类于天地。天宝三载十二月。元宗亲祠。干元二年正月。肃宗亲祠。伏自累年以来。水旱愆候。恐是有司祷请。诚敬稍亏。今属孟春。合修祀典。望至明年正月祭日。差宰臣一人祷请。向后四时祭。并请差仆射少师少保尚书太常卿等官。所冀稍重其事。以申严敬。臣等十一月二十五日已于延英面奏。伏奉圣旨。令检仪注进来者。今欲祭时。伏望令有司崇饰旧坛。务于严洁。敕旨依奏。二年正月四日。太常礼院奏。准监察御史关牒。今月十三日祀九宫贵神。已敕宰相崔珙摄太尉行事。合受誓诫。及有司徒司空否。伏以前件祭。本称大祠。准太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敕。降为中祠。昨据敕文。祗称崇饰旧坛。务于严洁。不令别进仪注。更有改移。伏恐不合却用大祠礼科。伏候裁旨。中书门下奏曰。臣准天宝三载十月六日敕。九宫贵神。实司水旱。臣等伏睹。既经两朝亲祠。必是祈请有征。况自太和已来。水旱愆候。陛下常忧稼穑。每念烝黎。臣等合副圣心。以修坠典。伏见太和三年礼官状云。纵司水旱兵荒。品秩不过列宿。今者五星悉是从祀。日月犹在中祀。窃详其意。以星辰不合比于天官。曾不知统而言之。则为天地。在于辰象。自有尊卑。谨按后魏王钧志。北辰第二星。盛而常明者。乃为元星露寝。天帝常居。始由道奥。而为变通之迹。又天皇大帝。其精曜魄宝。盖万神之秘图。河海之命纪皆禀焉。据元说。即昊天上帝也。天一掌八气九精之政令以佐天极。征明而有常。则阴阳序。大运兴。太一掌十有六神之法度。以辅人极。征明而得中。则神人和而王道升平。又北斗有权衡二星。天一太一。参居其间。所以财成天地。辅相神道也。若一概以列宿论之。实为浅近。按汉书曰。天神贵者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列于祀典。其来久矣。今五帝犹为大祀。则太一无宜降祀。稍重其祀。固为得所。刘向有言曰。祖宗所立神祇旧典。诚未易动。又曰。古今异制。经无明文。至尊至重。难以疑说正也。其意不欲非祖宗旧典。以刘向之博通。尚难于改作。况臣等学不究于天人。职尤懵于祀典。欲为参酌。恐未得中。伏望更令太常卿与学官同详定。庶获明据。从之。检校左仆射太常卿王起。广文博士卢就等献议曰。伏以九宫贵神。位列星座。禳灾致福。诏立祠坛。降至尊以称臣。就东郊以亲拜。在祀典虽云过礼。庇群生岂患无文。思福黔黎。特申严奉。诚圣人屈己以安天下之心也。厥后祝史不明。精诚亦怠。礼官建议。降处中祠。今圣德忧勤。期臻寿域。兵荒水旱。寤寐轸怀。爰命台臣。缉兴坠典。伏惟九宫所称之神。即太一。摄提。轩辕。招摇。天符。青

龙。咸池。太阴。天一者也。谨案黄帝九宫经。及萧嵩五行大义。一宫其神太一。其星天蓬。其卦坎。其行水。其方白。二宫其神摄提。其星天芮。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黑。三宫其神轩辕。其星天冲。其卦震。其行木。其方碧。四宫其神招摇。其星天辅。其卦巽。其行木。其方绿。五宫其神天符。其星天禽。其卦离。其行土。其方黄。六宫其神青龙。其星天心。其卦干。其行金。其方白。七宫其神咸池。其星天柱。其卦兑。其行金。其方赤。八宫其神太阴。其星天任。其卦艮。其行土。其方白九宫其神天一。其星天英。其卦离。其行火。其方紫。观其统八卦。运五行。土飞于中。数转于极。虽数事迎厘。不闻经见。而范围亭育。有助昌时。以此两朝亲祀而臻百祥也。然以万物之精。上为列星。星之运行。必系于物。贵而居者。则必统八气。总万神。干权化于混茫。赋品汇于阴骘。与天地日月。诚相参也。岂得繄赖于敷佑。而屈降于等夷。又据太尉摄祀九宫贵神旧仪。前七日。受誓诫于尚书省。散斋四日。致斋三日。牲用犊。祝版御署。称嗣天子臣。圭币乐成。比类中祠。则无等级。今据江都集礼。又开元礼。蜡祭之日。大明夜明二座。及朝日夕月。皇帝致祝。皆率称臣。若以为非泰坛配祀之时。得主日报天之义。卑缘厌屈。尊用德伸。不以着在中祠。取类常祀。此则中祠用大祠之义也。又据太社太稷。开元之制。列在中祠。天宝三载。敕改为大祠。自后因循。复用前礼。长庆三年。礼官献议。始准前敕。称为大祠。唯御署祝文。称天子谨遣某官某昭告。文义以为殖物粒民。则宜增秩。致祝称祷。有异方丘。不以伸为大祠。遂屈尊称。此又大祠用中祠之礼也。参之日月既如彼。考之社稷又如此。所为功钜者因之以殊礼。位称者不敢易其文。是前圣后儒。陟降之明征也。今九宫贵神。既司水旱。降福禳灾。人将赖之。追举旧章。诚为得礼。然以立祠非古。宅位有方。分职既异其司存。致祝必参乎等列。求之折中。宜有变通。稍重之仪。有以为比。伏请自今已后。却用大祠之礼。誓官备物。无有降差。唯御署祝文。以社稷为本。伏缘已称臣于天。帝无二尊故也。敕旨依之。付所司。旧唐书礼仪志。

皇后亲蚕

唐先蚕坛。在长安宫北苑中。高四尺。周回三十步。文献通考。

贞观元年三月癸巳。皇后亲蚕。唐书太宗本纪。

九年三月。文德皇后率内外命妇。有事于先蚕。同上。

永徽三年三月七日。制以先蚕为中祀。后不祭。则皇帝遣有司享之。如先农。通典。

通考。有司言。案周官宗伯。后不祭。则摄而荐豆笾彻。明王后之事。而宗伯摄行之。伏以农桑乃衣食万民。不宜独阙先蚕之祀。无已。皇帝遣有司享之。如先农。

显庆元年三月辛巳。皇后亲蚕。唐书高宗本纪。下同。

总章二年三月癸巳。皇后亲蚕。

咸亨五年三月。皇后亲蚕。

上元元年三月己巳。皇后亲蚕。

二年三月丁巳。天后亲蚕。

开元二年正月辛巳。皇后亲蚕。元宗本纪。

自嗣圣以来。废阙此礼。至是始重行焉。文献通考。

干元二年三月己巳。皇后亲蚕。文献通考。

后亲蚕苑中。仪物甚盛。唐书张皇后传。

显庆元年。皇后武氏。先天二年。皇后王氏。干元二年。皇后张氏。并有事于先蚕。其仪备开元礼。通典。

皇后季春吉巳。享先蚕仪。摄事附。

斋戒。　先祀五日。散斋三日于后殿。致斋二日于正殿。前致斋一日。尚寝设御幄于正殿西序。及室中。俱东向。致斋之日。昼漏止水一刻。尚仪版奏。请中严。尚服帅司仗布侍卫。司宾引内命妇陪位。并如式。六尚以下。各服其服。诣后殿奉迎。尚仪版奏。外办。止水三刻。皇后服钿钗礼衣结佩。乘舆出自西房。华盖警跸侍卫如常仪。皇后即御座。东向坐。六尚以下。侍卫如常。一刻顷。尚仪前跪奏。称尚仪妾姓言。请降就斋室。兴。退复位。皇后降座。乘舆入室。六尚以下。各还寝。直卫者如常。司宾引陪位者退。散斋之日。内侍帅内命妇之吉者。使蚕于蚕室。摄事。无以上仪。凡应享之官。散斋三日于其寝。致斋二日。一日于其寝。一日于其享所。亚献终献。则致斋二日。皆于其所。六尚以下应从升者。及从享内外命妇。各于其寝。清斋一宿。诸应享之官。致斋之日。给酒食及明衣。各习礼于斋所。光禄卿监取明水火。大官令取水于阴鉴。取火于阳燧。火以供爨。水以实尊。前享一日。诸卫令其属未后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卫壝门。每门二人。每隅一人。享日。未明。给使代执与女工人等。俱清斋一宿。摄事同。

陈设。　前享三日。尚舍直长施大次于外壝东门之内道北。南向。尚舍奉御铺御座。尚舍直长设内命妇及六尚以下次。于大次之后俱南向。守宫设外命妇次。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以下。于南壝之外道西。三公夫人以下。在其南。俱重行。每等异位。东向北上。设陈馔幔于内壝东门之外道南。北向。摄事。守宫设享官次于东壝内道。南北向西上。设陈馔幔于内壝东门外道南。北向。前享二日。太乐令设宫悬之乐于坛南内壝之内。如圜丘仪。诸女工人。各为位于悬后。东方西方。以北为上。南方北方。以西为上。右校扫除坛之内外。又为瘗坎于坛之壬地。内壝之外。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为采桑坛于坛南二十步所。方三丈。高五尺。四出陛，尚舍量施帏帐于外壝之外。四面开门。其东门使容厌翟车。前享一日。内谒者设御位于坛之东南。西向。设望瘗位于坛之西南。当瘗坎西向。设亚献终献位于内壝东门之内道南。执事者位于其后。每等异位。俱重行西向北上。设典正位于坛下。一位于东南。西向。一位于西南。东向。女史各陪于后。设司赞位于乐悬东北。掌赞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又设司赞掌赞位于瘗坎西南。东面南上。设典乐举麾位于坛上南陛之西。东向。设司乐位于北悬之间。当坛北向。设内命妇位于终献之南。每等异位。重行西面北上。设外命妇位于中壝南门之外。大长公主以下于道东。西向。当内命妇位。差退。太夫人以下。于道西。去道远近准公主。俱每等异位。重行相向北上。又设御采桑位于采桑坛上。东向。设内命妇采桑位于坛下。当御位东北。每等异位。南向西上。设外命妇采桑位于坛下。当御位东南。每等异位。北向西上。设执御钩筐者位于内命妇之西。少南西上。尚功执钩。司制执筐。设内命妇执钩筐者位。各于其采桑位之后。尚功以下四典执钩。司制下女史执筐。设门外位。享官于东壝之外道南。从享内命妇于享官之东。俱每等异位。重行北面西上。从享外命妇于南壝之外道西。如设次之式。摄事。内谒者设三献位于内壝东门之内道北。执事位于道南。每等异位。重行西向。以北为上。又设望瘗位于坛之东北。当瘗坎道。西向。又设典正位于坛下。一位于东南。西向。一位于西南。东

向。女史各陪其后。纠察违失。设掌赞位于乐悬东北。女史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设掌赞女史位于瘗坎西南。东向南上。设典乐举麾位于坛上南陛之西。东向。设司乐位于北悬之间。当坛北向。设三献以下门外位于东壝之外道南。每等异位。北向西上。无设御位下至此仪。设酒尊之位于坛上东南隅。北向西上。牺尊二。象尊二。山罍二。尊皆加勺幂。有坫以置爵。设御洗于坛南陛东南。摄事无御洗。亚献之洗。又于东南。俱北向。罍水在洗东。篚在洗西南肆。篚实以巾爵。执尊罍篚幂者。位于尊罍篚幂之后。设币篚于坛上尊坫之所。晡后。内谒者帅其属。以尊坫罍洗篚幂入。设于位。升坛者自东陛。享日。未明十五刻。大官令帅宰人。以鸾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置于馔所。遂烹牲。其神厨及诸司供事便次。守宫兴金吾相之。量于坛东张设。享日。未明五刻。司设服其服。升。设先蚕氏神座于坛上。北方南向。席以莞。设神位于座首。

车驾出宫。　前享一日。金吾奏。请外命妇等应集坛所者。并听夜行。其应采桑者四人。各具女侍者。进筐钩。载之而行。监门先奏。请享日未明四刻。开所由苑门。诸亲及命妇以下。以次入。诣坛南次所。各服其服。其应采桑者。筐钩各具。女侍者执授内谒者监。内谒者监受之。以授执钩筐者。享日未明三刻。捶一鼓为一严。三严时节。前日。内侍奏裁。未明二刻。捶二鼓为再严。尚仪版奏。请中严。内命妇各服其服。所司陈车驾卤簿。未明一刻。捶三鼓为三严。司宾引内命妇入。立于庭。重行西面。以北为上。六尚以下。各服其服。俱诣室奉迎。尚服负宝如式。内仆进厌翟车于阁外。尚仪版奏。外办。驭者执辔。皇后服鞠衣。乘舆以出。华盖侍卫警跸如常。内命妇从出门。皇后升车。尚功司制进筐钩。载之仗卫。如常。内命妇及六尚等。乘车陪从。如式。其内命妇应采桑者四人。各服其服。典制等进筐钩。载之。诸翊驾之官。皆乘马。驾动。警跸如常。不鸣鼓吹。诸卫前后督摄如常。内命妇官人以次从。

馈享。　享日未明三刻。诸享官各服其服。尚仪及司醖。各帅其属。摄事则女史及司醖各帅其属。入实尊罍及币。牺尊实以醴齐。象尊实以盎齐。山罍实以清酒。齐皆明水。酒加元酒。各实以上尊。其币以黑。太官令实诸笾豆簠簋俎等。内谒者帅其属。诣厨奉馔入。设于馔幔内。内侍之属与司膳等掌之。其牲之肉不上神俎者。亦太官付内谒者同时进入。以供颁胙。自余供享之物。并请祠前一日先入。驾将至。女相者引先置享官。内典引引命妇。俱就门外位。女相者以尚仪下女史充摄事。质明。女相者引享官以下就壝外位。掌赞帅女史。先入就位。女相者引典正。女祝。女史。祝史典女执尊罍篚幂者。入自东门。当坛南北面。西上。立定。掌赞曰。再拜。女史承传。典正以下皆再拜。讫。典正以下各就位。司乐帅女工人就位。女祝以典赞充。女祝史以典赞下女史充。驾至大次门外。回车南向。尚仪进车前跪奏。称尚仪妾姓名。请降车。兴。还侍位。皇后降车。乘舆之大次。华盖伞扇。侍卫如常仪。尚仪以祝版进。御署讫。奉出。奠于坫。初。皇后降车讫。尚功司制进受钩筐以退。其内命妇钩筐。则内命妇降车讫。典制等进。受之。典赞引亚献。及从享内命妇。就门外位。司赞帅掌赞先入就位。女相者引尚仪典正女史祝史。女祝史以尚仪下女史充。典女。执尊罍篚幂者。入自东门。当坛南北面。西上。立定。司赞曰。再拜。掌赞承传。凡司赞有词。掌赞皆承传。尚仪以下皆再拜。讫。尚仪以下各就位。司乐帅女工人入就位。典赞引亚献终献。女相者引执事者。司赞引内命妇。内典引引外命妇。俱入就位。皇后停大次半刻顷。司言引尚宫立于大次门外。当门北向。尚仪版奏。外办。皇后出次。华盖侍卫如常。尚服负宝陪从如式。司言引尚宫。尚宫引皇后。凡尚宫前导。皆司言前引。入自东门。华盖仗卫。停于门外。近侍者从入如常。皇后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尚宫与司言退立于左。立定。尚宫前奏称。请再拜。退复位。皇后再拜。司赞曰。众官再拜。享官及内外命妇在外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尚宫前奏。有司谨具。请行事。退复位。摄事。女相者。各引享官入就位。立定。掌赞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女相者进尚宫之左。白有司谨具。请行事。无驾至以下至此仪。典乐跪。举麾。凡取物者。皆跪

而取以兴。奠物亦跪奠讫而后兴。鼓柷。奏永和之乐。以姑洗之均。自后坛下享神之乐。皆奏姑洗。三成。偃麾。戛敔。乐止。凡乐皆典乐举麾。工鼓柷而后作。偃麾戛敔而后止。尚宫前奏称。请再拜。退复位。皇后再拜。司赞曰。众官再拜。享官及内外命妇在位者皆再拜。坛上尚仪跪取币于篚。兴。立于尊所。摄事。掌赞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女祝史跪取币于篚。兴立于尊所。尚宫引皇后。正和之乐作。皇后每行皆作正和之乐。皇后诣坛。升自南陛。摄事。女相者引尚宫升坛。以下皆尚宫行事。六尚以下。量人升从。以下升皆如之。皇后升坛。北面立。乐止。尚仪奉币。东向进。皇后受币。登歌作肃和之乐。以南吕之均。尚宫引皇后进。北向跪奠于神座。兴。尚宫引皇后少退。北向再拜讫。登歌止。尚宫引皇后。乐作。降自南陛。还版位。西向立。乐止。初。内外命妇拜讫。女祝史奉毛血之豆。立于内壝东门之外。于登歌止。女祝史奉毛血入。升自南陛。尚仪迎引于坛上。进跪奠于神座前。兴。女祝史退立于尊所。皇后既升奠币。摄事。尚宫既升奠币。下仿此。司膳出。帅女进馔者。奉馔陈于内壝东门之外。皇后既降。复位。司膳引馔入俎。初入门。雍和之乐作。摄事自后酌献皆奏雍和之乐。馔至陛。乐止。女祝史跪彻毛血之豆。降自东陛以出。馔升南陛。尚仪迎引于坛上。摄事。女祝史迎引于上。设于神座前。笾豆盖幂。先彻乃升。簠簋既奠。却其盖于下。设讫。司膳帅女进馔者。降自东陛。复位。尚仪摄事。女祝。还尊所。尚宫引皇后诣罍洗。乐作。摄事。女相者引尚宫。无乐。皇后至罍洗。乐止。尚仪跪取匜盥沃水。司言跪取盘。兴。承水。皇后盥手。又司言跪取巾于篚。兴。进。皇后帨手讫。司言受巾。跪奠于篚。司言跪取爵于篚。兴。进。皇后受爵。尚仪酌罍水。司言奉盘。皇后洗爵。司言受巾。皆如初。皇后拭爵讫。尚仪奠匜。司言奠盘巾。皆如常。尚宫引皇后。乐作。诣坛。升自东陛。乐止。尚宫引皇后摄事。无皇后至罍洗以下至此仪。但女相者引尚宫诣酒尊所。诣酒尊所。执尊者举幂。尚仪赞酌醴齐讫。寿和之乐作。皇后每酌献及饮福。皆作寿和之乐。摄事奏雍和。尚宫引皇后少退。北向立。乐止。尚仪持版进于神座之右。东向跪读祝文曰。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子。皇后某氏。敢昭告于摄事。女祝持版祝云。皇后某氏。谨遣某官妾姓敢昭告于。先蚕氏。唯神肇兴蚕织。功济黔黎。爰择嘉时。式遵令典。谨以制币牺齐。粢盛庶品。明荐于神。尚享。讫。兴。皇后再拜。初。读祝文讫。乐作。尚仪进。跪奠版于神座。兴。还尊所。皇后拜讫。乐止。尚仪以爵酌上尊福酒。西向进。摄事。女祝以爵酌罍福酒。进于尚宫之右。西向立。皇后再拜受爵。跪祭酒。啐。奠。兴。尚仪帅女进馔者。持笾俎进。尚仪减神前三牲胙肉。以取前脚第一骨。各置一俎上。又以笾取稷黍饭。共置一笾。尚仪先以饭笾西向进。皇后受。以授左右。尚仪又以胙俎以次进。皇后每受。以授左右。皇后跪取爵。遂饮。卒爵。尚仪进受。复于坫。皇后兴。再拜讫。乐止。尚宫引皇后。乐作。降自南陛。还版位。西向立。乐止。自此以上。若摄事仪。皆尚宫行事。女相女祝赞之。以下仿此。皇后献将毕。典赞引贵妃诣罍洗。盥手洗爵讫。摄事。则女相者引尚仪为亚献。典赞引贵妃自东陛升坛。诣象尊所。执尊者举幂。贵妃酌盎齐。典赞引进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兴。典赞引贵妃少退。北向再拜。尚仪以爵酌罍福酒。持爵进贵妃之右。西向立。贵妃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饮。卒爵。尚仪进受爵。复于坫。贵妃再拜。典赞引贵妃降自东陛。复位如初。贵妃献将毕。又典赞引昭仪。摄事。女相者引尚食为终献。诣罍洗。盥手洗爵升酌盎齐。终献如亚献之仪。讫。典赞引昭仪降。复位。尚仪进神座前。跪彻豆。兴。还尊所。彻者。笾豆各一少移于故处。司赞曰。赐胙。掌赞唱。众官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饮福酒者不拜。摄事赐胙。则掌赞唱赐胙。女史唱再拜也。永和之乐作。尚宫前奏称。请再拜。退复位。皇后再拜。司赞曰。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乐一成。止。尚宫前奏。摄事。女相者白。请就望瘗位。司赞帅掌赞就瘗坎西南位。尚宫引皇后。乐作。至望瘗位。西向立。乐止于众官将拜。尚仪执篚进神座前取币。自北陛降坛。西行诣瘗埳。以币置于坎讫。司赞曰。可瘗坎。东西各四人。寘土半埳。尚宫前赞。礼毕。请就采桑位。尚宫引皇后。乐作。诣采桑坛。升自西陛。东向立。乐止。初。白礼毕。司赞帅掌赞还本位。

亲桑。　皇后将诣望瘗位。司宾引内外命妇采桑者。俱就采桑位。内外命妇。一品各二人。二品三品各一人。诸执钩筐者各就位。皇后既至采桑位。尚宫奉金钩。自北陛升坛进。典制奉筐从升。皇后受钩采桑。典制奉筐受桑。皇后采桑三条止。尚宫前受钩。典制以筐俱退。复位。皇后初采桑。典制等各以钩授内外命妇。皇后采桑讫。内外命妇以次采桑。女史执筐者受之。内外命妇一品各采五条。二品三品各采九条。止。典制等受钩。与执筐者退。复位。司宾各引内外命妇采桑者退。复位。司宾引婕妤一人诣蚕室。尚功帅执钩筐者。以次从至蚕室。尚功以桑受蚕母。蚕母受桑。切之。以授婕妤。婕妤食蚕。洒一簿讫。司宾引婕妤还本位。尚仪前奏。礼毕。退复位。尚宫引皇后还大次。乐作。入大次讫。乐止。司宾引内命妇。内典引引外命妇。各还其次。尚仪典正以下。俱复执事位。立定。司赞曰。再拜。尚仪以下皆再拜。讫。出。女工人以次出。其祝版燔于斋所。

车驾还宫。　皇后既还大次。内侍版奏。请解严。将士不得辄离部伍。皇后停大次一刻顷。搥一鼓为一严。转仗卫于还涂。如来仪。三刻顷。捶二鼓为再严。尚仪版奏。请中严。皇后服钿钗礼衣。五刻顷。捶三鼓为三严。内典引引外命妇出次。就门外位。司宾引内命妇出次。序立于大次之前。六尚以下。依式奉迎。内仆进厌翟车于大次门外。南向。尚仪版奏。外办。驭者执辔。皇后乘舆出次。华盖侍卫警跸如常。皇后升车。鼓吹振作而行。内命妇以下。乘车陪从如来仪。车驾过。内典引引外命妇退还第。驾至正殿门外。回车南向。尚仪进当前车跪奏。称尚仪妾姓。言请降车。兴。还侍位。皇后降车。乘舆入。侍卫如常。内侍版奏。请解严。将士各还其所。

劳酒。　车驾还宫之明日。内外命妇设会于正殿。如元会仪。唯不贺不上寿为异。以上见开元礼。唐会要

唐会要卷十一

明堂制度

贞观五年。太宗将造明堂。太子中允孔颖达。以诸儒立议。颇乖故实。上表曰。伏寻前敕。依礼部尚书卢宽。国子助教刘伯庄等议。以为从昆仑道上层祭天。又寻后敕。为左右阁道。登楼设祭。臣谨按六艺群书。百家诸史。皆基上曰堂。楼上曰观。未闻重楼之上。而有堂名。孝经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不云明楼明观。其义一也。又明堂法天。圣王示俭。或有剪蒿为柱。缉茅作盖。虽复古今异制。不可常然。犹依大典。贵在朴素。是以席惟秸。器尚陶匏。用茧栗以贵诚。服大裘以训俭。今若飞楼架道。绮阁凌云。考古之文。实堪疑虑。按郊祀志。汉武明堂之制。四面无壁。上覆以茅。祀五帝于上座。祀后土于下防。臣以上座正为基上。下防维是基下。既云无四壁。未审伯庄以何知上层祭神。下有五室。且汉武所为。多用方士之说。违经背正。不可师祖。又卢宽等议曰。上层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别。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与接神相似。是以朝觐祭祀。皆在庙堂。岂有楼上祭祖。楼下视朝。阁道升楼。路便窄隘。乘辇则接神不敬。步陟则劳勤圣躬。侍卫在傍。百司供奉。求之典诰。全无此理。臣非敢固执愚见。欲求己长。伏以国之大典。不可不慎。伏乞以臣愚表。下付群官详议焉。侍中魏征议曰。稽诸古训。参以旧图。其上圆下方。复庙重屋。百虑一致。异轸齐轨。洎当涂膺箓。未遑斯礼。典午聿兴。无所取则。裴頠以诸儒持论。异端蜂起。是非舛互。靡所适从。遂乃以人废言。止为一殿。宋齐即仍其旧。梁陈遵而不改。虽严配有所。祭飨不匮。求之典则。道实未宏。夫孝因心生。礼缘情立。心不可极。故备物以表其诚。情无以尽。故饰宫以广其敬。宣尼美叹。意在兹乎。

臣等亲奉德音。得参大议。思竭尘露。增崇山海。凡圣人有作。义重随时。万物斯睹。事资通变。若据蔡邕之说。则至理失于文繁。若依裴頠所为。则大体伤于质略。求之情理。未允厥中。今之所议。非无用舍。请为五室重屋。上圆下方。既体有则象。又事多故实。下室备布政之居。上堂为祭天之所。人神不杂。礼亦宜之。其高下广袤之规。几筵尺丈之度。则并随时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师古。廓千载之疑议。为百王之懿范。不使泰山之下。惟闻黄帝之法。汶水之上。独称汉武之图。则通乎神明。庶几可俟。子来经始。成之不日。至十七年五月。秘书监颜师古议曰。窃以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诸简牍。全文莫睹。肇起黄帝。降及有虞。弥历夏殷。迄于周代。各立名号。别创规模。众说舛驳。互执所见。钜儒硕学。莫有详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断。究其指要。实布政之宫也。徒以战国从横。典籍废弃。暴秦酷烈。经礼湮亡。今之所存。记传杂说。用为准的。理实芜昧。然周书之叙明堂。纪其四面。则有应库雉门。据此一堂。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阳总章。元堂太庙。及左　右　。与月令四时之次相同。则路寝之义。足为明证。又文王居明堂之篇。带以弓韣。祠于高禖。下九门磔禳。以御疾疫。置梁除道。以利农夫。令国有酒。以合三族。凡此等事。皆合月令之文。观其所为。皆在路寝者也。又礼记云。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扆。南向而立。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堂一筵。据其制度。即太寝也。尸子亦曰。黄帝曰合宫。有虞曰总章。殷曰阳馆。周曰明堂。斯皆路寝之征。知非别处。大戴所说。初有近郊之言。后称文王之庙。进退无据。自为矛盾。原夫负扆受朝。常居出入。既在皋库之内。亦何云于郊野哉。孝经传云。在国之阳。又无里数。汉武有怀创造。广集缙绅。言论纷纭。终以不定。乃于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远近。无择方面。孝成之世。表行城南。虽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议营起。孔牢等乃以为明堂辟雍大学。一实三名。金褒等又称经传无明文。不能分别同异。中兴之后。蔡邕作论。复云。明堂太庙。一物二名。郑玄则曰。在国之阳。三里之外。淳于澄又云。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颖容释例亦曰。明堂太庙。凡有八名。其体一也。苟立同异。竞为巧说。并出自　怀。曾无师祖审见。且夫功成作乐。治定制礼。草创从宜。质文递变。旌旗冠冕。今古不同。律度权衡。前后不一。随时之义。断可知矣。假使周公旧章。尤当择其可否。宣尼彝则。尚或补其阙漏。况乎郑氏臆说。淳于謏闻。匪异守株。何殊胶柱。愚谓不出墉雉。迩接宫闱。实允事宜。谅无所惑。但当上遵天旨。祇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贻范于来叶。区区碎议。皆略而不论也。又上表曰。明堂之制。陛下已发德音。久令详议。但以学者端固。人人异言。损益不同。是非莫定。臣愚以为五帝之后。两汉以前。高下方圆。皆不相袭。惟在陛下。圣情创造。即为大唐明堂。足以传于万代。何必论户牖之多少。疑阶庭之广狭。若恣儒者。互说一端。久无断决。徒稽盛礼。昔汉武欲草封禅仪。博望诸生。所说不同。莫知孰是。惟御史大夫倪宽。劝上自定制度。遂成登封之礼。臣之愚诚。亦望陛下斟酌繁省。自为节文。不可谦让。以淹大典。永徽二年七月二日诏。朕闻上元幽赞。处崇高而不言。皇王提象。代神工而理物。是知五精降德。爰应帝者之尊。九室垂文。用纪配天之业。合宫灵符。创洪规于上代。太室总章。标茂范于中叶。虽质文殊制。奢俭异时。然其立天中。作人极。布政施教。归之一揆。今国家四表无虞。人和岁稔。作范垂训今也其时。宜令所司。与礼官学士等。考核故事。详议得失。务依典礼。造立明堂。庶旷代阙文。获申于兹日。因心展敬。永垂于后昆。其明堂制度。宜令诸曹尚书。及左右丞侍郎。太常。国子监。秘书官。宏文馆学士。同共详议。太常博士柳宣。依郑玄议。以明堂之制。当为五室。前内直丞孔志约献状。据大戴礼及卢植蔡邕等议。以为九室。曹王友赵慈皓。秘书丞薛文思等。各进明堂图样。诸儒纷争。互有不同。上以九室之议。理有可依。乃令所司。详定明堂形制大小。阶基高下。及辟雍门阙等制度。务从典故也。明年六月二十八日。礼官学士详议制度。久之不定。上乃内出九室样。更令有司损益之。有司奏言。内样。堂基三重。每基阶各十二。上基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基方三百尺。高一筵。下基方三百六十尺。高一丈二

尺。上基象黄琮。为八角。四面安十二阶。请从内样为定基高下。仍请准周制高九尺。其方共作司约准二百四十八尺。中基下基。望并不用。又内室各三方筵。开四闼八　。室圆楣径二百九十一尺。按季秋大飨五帝。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请依两汉。季秋合飨。总于太室。若四时迎气之祀。则各于其方之室。其安置九室之制。增损明堂故事。三三相重。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谓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当太室四面。青阳明堂总章元堂等室。各长六丈。以应太室。阔二丈四尺。以应左右。房室间并通巷。各广一丈八尺。其九室并巷在堂上。总方一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屋圆楣楯檐。或为未允。请据郑玄卢植等说。以前梁为楣。其径二百十六尺。法干之象。圆楣之下。所施圆柱。旁出九宫。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纪。柱外余基。共作司约准。面别各余一丈一尺。内室别四闼八窗。检与古合。请依为定。其户仍在外。设而不开。内外有柱三十六。每柱十梁。内有七间。柱根以上至梁。高三丈。梁以上至屋峻起计。高八十一尺。上圆下方。飞檐应规。请依内样为定。其盖屋形制。仍望据考工记。改为四阿。并依礼加重檐。准太庙安鸱尾。堂四向五色。请依周礼白盛为便。其四向各随方色。请施四垣及四门。辟雍。案大戴礼及前代说辟雍。多无水广内径之数。蔡邕云。水广二十四丈。四周于外。三辅黄图云。水广四周。与蔡邕不异。仍云水外周堤。又张衡东京赋。称造舟为梁。礼记明堂位阴阳录云。水左旋以象天。商量水广二十四丈。恐伤于阔。今请减为二十四步。垣外量取周足。仍依故事。造舟为梁。其外周以圆堤。并取阴阳水行左旋之制。殿垣。案三辅黄图。殿垣四周方。在水内。高不蔽日。殿门去殿七十二步。准今行事陈设。犹恐窄小。其方垣四门。去堂步数。请准太庙南门。去庙基远近为制。仍立四门八观。依太庙门别各安三门。施元阃四角。造三重魏阙。自后群儒纷竞。各执异议。九室五室。俱有依凭。上令所司于观德殿前。依两议张设。亲与公卿观之。谓公卿曰。明堂之制。自古有之。议者不同。所以未造。今设两议。公等以何者为宜。工部尚书阎立德奏曰。两议不同。俱有典故。九室似闇。五室似明。取舍之宜。断在圣意。上亦以五室为便。以后制度未定而止。

干封二年二月十二日诏。郊社严配。未安太室。布政施行。犹阙合宫。所以日昃忘食。中宵辍寝。讨论坟籍。错综群言。采三代之精微。探九皇之至赜。斟酌前载。制造明堂。宜命有司。及时起作。务从折衷。称朕意焉。于是大赦。改元总章。分万年县改明堂县。

总章二年三月九日诏。上考经籍。制为明堂。处二仪之中。定三才之本。构兹一宇。临此万方。属岁饥而止。

光宅元年。梓州人陈子昂上疏曰。臣伏见天皇大帝。得天地之统。封于泰山。盛德大业。与天比崇矣。然尚未建明堂之宫。遂朝上帝。使万代鸿业。至今犹阙。陛下若欲调元气。睦人伦。跻俗仁寿。兴风礼让。舍此道也。于何理哉。愿陛下念先帝之休意。恢大唐之鸿基。于国南郊。建立明堂。使宇宙黎元。遐荒夷貊。昆虫草木。天地鬼神。粲然知陛下方兴三王五帝之事也。与天下更始。不其盛哉。昔者黄帝合宫。有虞总章。唐尧衢室。夏后世室。群圣之所以调元气理阴阳于此也。臣虽未学。窃闻明堂之制。有天地之则焉。有阴阳之统焉。二十四气。八风十二月。四时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备。故不顺其时月之为政也。则水旱兴。疾疫起。虫螟为害。雨雹成灾。阴阳不和。元气以错。故昔者圣人所以为政教之大业也。愿陛下为大唐建万代之业者。意在兹乎。愿陛下以臣此章。与三公九卿。贤士大夫。议之于廷。倘事便于今。道不违古。即请陛下征天下鸿生硕儒。博通古今皇王政治之术者。延问于庭。与之案周礼月令而建之。臣必知天下庶人子来。可不日而成也。乃正月孟春。陛下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旗。佩苍玉。三公九卿。贤士大夫。鸿儒硕老。衣冠之伦。朝于青阳左　。天子负斧扆。凭玉几。南面以听天下之政。乃令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无失经纪。以初为常。陛下躬耕籍田。亲蚕事。以劝天下之农桑。养三老五更。以教天下之孝悌。明讼恤狱。以息天下之淫刑。除残去暴。以致天

下之仁寿。修文尚德。以止天下之干戈。察孝兴廉。以除天下之贪吏。鳏寡孤独。疲癃羸老。不能自存者。账恤之。后宫美人。非三妃九嫔八十一御女之数者。出嫁之。珠玉锦绣。雕琢伎巧之饰。非益于治者。悉弃之。巫鬼淫祀。诬惑良人者。悉禁之。天人之际既洽。鬼神之望允塞。然后作雅乐。洁粢盛。宗祀天皇于明堂。以配上帝。使万国各以其职来祭。岂不休哉。

垂拱三年。毁干元殿。就其地创造明堂。令沙门薛怀义充使。四年正月五日毕功。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广三百尺。凡有三层。下层象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圆盖。盖上盘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圆盖。亭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楄栌樽　。藉以为本。亘之以铁索。盖为鸑鷟。黄金饰之。势若飞翥。刻木为瓦。夹纻漆之。明堂之下。施铁渠。以为辟雍之象。号万象神宫。因改河南县为合宫县。左史直宏文馆刘允济上明堂赋。百官贺明堂成。上表曰。臣某已下若干人等言。臣闻上帝居高。悬太微之府。先王建国。辟宗祀之堂。不有大圣。谁能经始。伏惟天册金轮圣神皇帝陛下。尊祖扬祢。严禋之德再先。统天顺时。布政之道尤急。亲纡睿思。躬运元谟。故能上合干象。下符坤策。柱将扶而已立。石未凿而悬开。丹鸑踶蹇。似鸣岗而远至。苍虬绕栋。疑出河而欲飞。神光熠耀于向晚。仙乐清泠而方尽。月惟孟夏。时属正阳。张文物于阙庭。震声名于宇县。圣皇戾止。诸侯在列。穆穆焉。颙颙焉。交喜气于三灵。动欢心于万类者也。臣等窃窥朝典。既逢尝麦之辰。旋顾野诚。轻袭献芹之礼。谨上食若干轝如别项。滋疏鹤鼎。味劣　庖。何以延蓳莆之凉。契芝英之寿。无任对恳之至。谨奉表随进以闻。

证圣元年正月。诏十七日御端门。赐酺宴。十六日。明堂后夜佛堂灾。延烧明堂。至明并尽。左拾遗刘承庆谏曰。明堂宗祀之所。今忽被灾。陛下宜辍朝停酺。以答天谴。天后欲责躬避正殿。纳言姚　进曰。此实人火。非曰天灾。至如成周宣榭火。卜世逾长。汉武建章宫灾。盛德弥永。今明堂乃是布政之所。非宗庙之地。陛下将避正殿。于大礼有乖。从之。乃御端门赐宴。二十二日。以灾告庙。下制遣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各上封事。极言正谏。无有所讳。于是刘承庆上疏曰。日者变生人火。损及神宫。惊惕圣心。震动黎庶。臣谨按左氏传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灾。人火因人而兴。故指火体而称。天火不知所起。直以所灾言之。其名虽殊。为害不别。王者举措营为。必关幽显。幽谓天道。显谓人事。幽显迹通。天人理合。今工匠宿藏其火。本无放燎之心。明堂教化之宫。复非延烧之所。孽煨潜扇。倏忽成灾。虽则因人。亦关神理。臣愚以为所营佛舍。既僻在明堂之后。又前逼牲牢之筵。兼以厥构崇大。功多难毕。立像宏法。本拟利益黎元。伤财役民。却且烦劳家国。承前大风摧木。天诫已显。今者毒焰冥炽。人孽复彰。圣人动作。必假天人之助。一兴功役。二者俱违。厥应昭然。殆将缘此。臣以为明堂是正阳之位。至尊所居。展礼班常。崇化立政。玉帛朝会。神灵依凭。营之可曰大功。损之实非轻事。既失严禋之所。复伤孝治之情。陛下昨降明制。犹申寅畏之旨。群寮理合兢畏震悚。勉力司存。岂合承恩耽乐。安然酺宴。但以火气初止。尚多惊惧。余忧未息。遽以欢事遏之。臣恐忧喜相争。伤于情理。故传曰。可忧而乐。取忧之道。夫火阳气。欢乐阳事。火气方胜。不可复兴阳事。臣闻灾变之兴。至圣不免。聿修其德。来患可禳也。陛下垂制博访。详求至理。而左史张鼎以为火流王室。弥表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逄敏奏称。当弥勒成佛道时。有天魔烧宫。七宝台须臾散坏。斯实谄妄之邪言。实非君臣之正论。晻昧王化。无益万机。审其致灾之理。详其降●之由。无戾天人之心。而兴不急之役。则兆民蒙赖。福禄靡穷。其年三月。又令依旧规制。重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广三百尺。上施宝凤。俄以火珠代之。明堂之下。圜繞施铁渠。以为辟雍之象。至天册万岁二年三月二日。重造明堂成。号通天宫。四月朔日。又行亲享之礼。大赦。改元为万岁通天。其年四月三日。铸铜为九州鼎成。置于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蔡州鼎名永昌。高一丈八尺。受一千二百石。冀州鼎名武兴。雍州鼎名长安。兖州鼎名日观。青州鼎名少阳。徐州鼎名东源。扬州鼎名江都。

荆州鼎名江陵。梁州鼎名成都。八州鼎各高一丈四尺。受一千二百石。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鼎上各写本州山川物产之象。仍令著作郎贾膺福。殿中丞薛昌容。凤阁主事李元振。司农录事钟绍京等。分题之。尚方署令曹元廓图画之。仍令宰相诸王。率南北宿卫兵十余万人。并仗内大牛白象曳之。自元武门外曳入。天后自制曳鼎歌调。令曳者唱和焉。其时又造大仪钟。敛天下三品金。竟不能成。九鼎初成。制令以黄金千两涂之。纳言姚谏曰。夫鼎者神器。贵在质朴自然。无假别为浮饰。臣观其状。光有五彩辉焕。错杂其间。岂待金色。方为炫耀。从之。开元二年八月十八日。太子宾客薛谦光。献东都九鼎铭。其蔡州铭。武后所制。文曰。羲农首出。轩昊膺期。唐虞继踵。汤禹乘时。天下光宅。海内雍熙。上元降鉴。方建隆基。紫微令姚崇等奏曰。圣人启运。休兆必彰。请宣付史馆。诏从之。

开元五年正月。幸东都。将行大享之礼。太常少卿王忠仁。太常博士冯宗陈贞节等。咸以则天所造明堂。有乖典制。奏曰。明堂之建。其所从来远矣。自天垂像。圣人则之。蒿柱茅檐之规。上方下圆之制。考之大数。不逾三七之间。定之方中。必居丙巳之地者。岂非得房心布政之所。当太微上帝之宫乎。按汉武初。议立明堂于长安城南。遭窦太后不好儒术。事乃中废。孝成之世。又欲立于城南。议其制度。莫之能决。至孝平元始四年。创造南郊。以申严配。但取丙巳而已。斯盖百王不易之道也。高宗天皇大帝。议明堂制度。久之不决。因而遂止者何也。非谓财不足。力不堪也。将以周孔既遥。礼经且紊。事不师古。或爽天心。难用作程。神不孚佑者也。则天太后总禁闱之政。籍轩台之威。属皇室中圮之期。蹑和　从权之制。以为干元大殿。承庆小寝。当正阳享午之地。实先圣听断之宫。表顺端门。储精营室。爰从朝享。未始临御。乃起工徒。挽令摧覆。既毁之后。雷声隐然。众庶闻之。或以为神灵感动之象也。于是增土木之丽。因府库之饶。南街北阙。建天枢大仪之制。干元遗址。兴重阁层楼之基。烟焰蔽日。梁柱排云。人斯告劳。天实贻诫。煨烬甫尔。遽加修复。况乎地殊丙巳。未答灵心。迹匪膺期。乃申严配。事昧彝典。神不昭假。况两京上都。万方取则。而天子阙当阳之位。听政居便殿之中。职司其忧。岂容沉默。当须审考历之计。择烦省之宜。不便者量事改修。可因者随而适用。削彼明堂之号。克复干元之名。则当宁无偏。人识其旧矣。诏令所司详议奏闻。刑部尚书王志愔等奏议。咸请改易。依旧造干元殿。乃下诏改明堂为干元殿。每临御宜依正殿礼。自是。驾在东都常州。以元日冬至于干元殿受朝贺。竟无改易。唯改其门名而已。至十年十月十五日。复题干元殿为明堂。而不行袷祀之礼。至二十六年十月二日。诏将作大匠康　素。往东都毁明堂。　素以毁拆劳人。遂奏请且拆去上层。卑于旧制九十五尺。又去柱心木。平座上置八角楼。楼上有八龙腾身捧火珠。珠又小于旧制。周围五尺。覆以贞瓦。取其永远。依旧为干元殿。开元二十七年八月。东京改作明堂。讹言官选取小儿。埋于明堂之下。以为厌胜之法。村邑儿童。藏于山谷。上恶之。乃令主客郎中王佶宣慰。久之乃定。先是。贞观十七年七月。京师讹言官遣枨枨杀人。以祭天狗。遽相惊怖。月余乃定。又天宝三年二月十七日。有流星如月。坠于东南。有声。京师讹言。官遣枨枨捕人心肝。以祭天狗。人颇惊恐。遣使安谕之。乃定。

唐会要卷十二

袷明堂议

显庆元年六月十八日。修礼官太尉无忌等奏。伏见祠令。以高祖大武皇帝配五天帝于明堂。太宗配五人帝。亦在明堂之侧座。臣等谨寻方册。历考前规。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参之明堂。自缘从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见永徽二年七月制。建明堂。陛下天纵孝德。追奉太宗。已尊严配。当时高祖先在明堂。礼司致惑。

竟未迁祀。率意定仪。遂便着令。乃以太宗文皇帝降配五人帝。虽后亦在明堂。不得对越天帝。深乖明诏之意。又与先典不同。谨按孝经云。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伏寻诏意。义在于斯。今所司行令。殊为失旨。又寻汉魏晋宋历代礼仪。并无父子同配明堂之义。惟祭法云。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注云。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禘谓祭昊天于圜丘。郊谓祭上帝于南郊。祖宗谓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也。寻郑此注。乃以祖宗合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连祏配食。良为谬矣。故王肃驳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毁之名。非谓配食于明堂者也。审如郑义。则孝经当言祖祀于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庙。又尊其祀。孰谓祖于明堂者乎。郑引孝经以解祭法。而不晓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义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句芒之类。是谓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叙矣。又按六韬曰。武王伐纣。雪深丈余。五车二马。行无辙迹。诣营求谒。武王怪而问焉。太公对曰。此必五方之神。来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职命焉。既而克殷。风调雨顺。岂有生来受职。殁则配之。降尊敌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传曰。禘郊祖宗报。五者国之典祀。传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谓祖宗合祀于明堂也。臣谨上考殷周。下洎贞观。并无一代两帝。同配于明堂。南齐萧氏。以武明昆季。并于明堂配食。事乃不经。未足援据。又检武德时令。以元皇帝配于明堂。兼配感帝。至贞观初。缘情革礼。奉祀高祖。配于明堂。奉迁世祖。专配感帝。此即圣朝故事。已有递迁之典。取法崇庙。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构室有周。建绝世之丕业。启祚汾晋。创历圣之洪基。德迈发生。道符立极。又世祖元皇帝。潜鳞韫庆。屈道事周。导浚发之灵源。肇光宅之垂裕。称祖清庙。万代不迁。请停配祀。以符古义。伏惟高祖大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创制改物。体元居正。为国始祖。抑有旧章。昔者炎汉高帝。当涂太祖。皆以受命。例并配天。请遵故事。奉祀高祖于圜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元。功清下渎。拯率土之涂炭。协大造于生灵。请准诏书。宗祀于明堂。以配上帝。又请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隆。永不迁庙。两圣功大。各得配天。远协孝经。近申诏意。从之。

仪凤二年七月。太常少卿韦万石奏曰。明堂大享。准古礼郑玄义。祀五天帝。王肃义。祀五行帝。贞观礼。依郑玄义祀五天帝。显庆已来新修礼。祀昊天上帝。奉干封二年敕。祀五帝。又奏制兼祀昊天上帝。伏奉上元三年三月敕。五礼行用已久。并依贞观年礼为定。又奉去年敕。并依周礼行事。今用乐须定所祀之神。未审依定何礼。臣以去年十二月录奏。至今年未奉进止。所谓乐章不定。上及宰臣。并不能断。乃诏尚书省及学者。更参议之。事仍不定。自此明堂大飨。兼用贞观显庆二礼。礼司益无凭准。

天授二年。春官郎中韦叔夏。奏明堂大飨议曰。谨按礼。明堂大享。惟祀五方五帝。故月令季秋令云。是月也。大飨帝。则曲礼所云大飨不问卜。郑玄注云。谓遍祭五帝于明堂。莫适卜。是也。又按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注云。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故孝经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据此诸文。明堂正礼。惟祀五帝。配以祖宗。及五帝五官五神等。自外余神。并不合预。伏惟陛下。追远情深。崇礼志切。故于明堂飨祀。加昊天上帝皇地祇。重之以先帝先后配享。此乃补前王之阙典。宏严配之虔诚。往以神都郊坛未建。乃于明堂之下。广祭众神。盖义出权时。非不刊之礼也。谨按礼经。其内官中官五岳四渎诸神。并合从祀于二至。明堂总奠。事乃不经。然则宗祀配天。杂以小神同荐。于尊严之道。理有不安。望请每岁元日。惟祀天地大神。配以帝后。其五岳以下。请依礼于冬夏二至。从祀方丘圜丘。庶不烦渎。从之。

圣历元年闰腊月十九日制。每月于明堂行告朔之礼。司礼博士阎仁谞。班思简等奏议。臣等谨按经史正文。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惟礼记玉藻云。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周礼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治于邦国都鄙。干宝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之日也。此即玉藻之

听朔矣。今每岁首元日。通天宫受朝。读时令。布政事。京官九品已上。诸州朝集使等。咸列于庭。此则听朔之事毕。而合于周礼玉藻之文矣。而郑玄注云。玉藻听朔。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听朔必以特牲。告其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郑注之误也。故汉魏至今。莫之行用。按月令云。其帝太昊。其神句芒者。谓之宣布时令。告示下民。其令词云。其帝其神耳。所以为敬授之文。欲使人奉其时而务其业。每月有令。故谓之月令。非谓天子每月朔日。以祖配帝而祭告之。其每月告朔者。诸侯之礼也。故春秋左氏传曰。公既视朔。遂登观台。又郑玄注论语云。礼。人君每月告朔于庙。有祭。谓之朝享。鲁自文公。始不视朔。是诸侯之礼明矣。今王者行之。非所闻也。按郑所谓告其帝者。即太昊等五人。告其神者。即重黎等五行官。虽并功施于民。列在祀典。无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等谨按礼论。及三礼义宗。江都集礼。贞观礼。显庆礼。及祠令。并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为近代无明堂。故无告朔之礼。则江都集礼。贞观礼。显庆礼及祠令。着祀五方上帝于明堂。即孝经宗祀文王于明堂也。此则无明堂而着其享祭。何为告朔独阙其文。若以为有明堂即合告朔。则周秦有明堂。而经典正文。并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臣等详求今古。博考载籍。既无具礼。不可习非。望请停每月一日告朔之祭。以正国经。窃以天子之尊。而用诸侯之礼。非所谓颁告朔令诸侯。使奉而行之之义也。奉礼郎张齐贤议曰。礼官状云。经史正文。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谨按谷梁传曰。闰月天子不告朔。是知他月则天子告朔矣。又按左氏传。以鲁侯不告朔。为弃时政也。则诸侯闰月亦告朔矣。又按周礼太史职。颁告朔于邦国之文。礼记玉藻。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皆有闰月王居门之事。是天子亦以闰月告朔矣。非天子不告而诸侯告也。谷梁子去圣尚近。虽闰月告朔之义。与左氏不同。然皆以天子诸侯每月当行告朔之事。两礼之设。其文甚着。不可谓经史无正文也。又礼官状云。周礼天官太宰职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悬法于象魏。使万民观象。挟日而敛之。即是谓礼记玉藻之听朔。因此遂谓王者惟以岁首元日一告朔。此说非也。何者。太宰所云布治于邦国都鄙者。布其所掌之大典也。故地官司徒职。则布教典。春官宗伯职。则布礼典。夏官司马职。则布政典。秋官司寇职。则布刑典。惟冬官司空职亡。以五官之职言之。则其职亦当布事典也。此乃六官各以正月之吉。宣布其职之典。非告朔也。干宝之注经。所云正月之吉者。即是正月之朔日也。故解云吉是朔日也。今云告朔日者。是传写之误。不可据以为说也。又礼官状云。每月告朔者。诸侯之礼。故曰左氏传云。既视朔。遂登观台。今王者行之。非所闻也。又云。以天子之尊。而用诸侯之礼。非所谓颁告朔令诸侯。使奉而行之谓。此大谬也。何者。左氏所言视朔者。犹玉藻之听朔也。今礼官据左氏有鲁侯行视朔之礼。即谓诸侯每月当告朔。玉藻亦有天子行听朔之礼。又有闰月王居门之事。若谓天子惟岁首一告朔。何其一取而一舍也。又孝经云。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又云。明王以孝治天下。岂有王者设教。使诸侯尊祖告朔。而天子不告也。非所谓以明事神。训人事君之义。又礼官状云。郑所谓告其时帝者。即大皞等五人帝。此又非也。何者。郑注惟言告其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不指言天帝人帝。但天帝人帝并配。五方时帝之言。包天人矣。既以文王武王作配。则是并告天帝人帝。诸侯受朔于天子。故但于祖庙告。而受行之。天子受朔于上天。治宜于明堂。告其时之天帝人帝。而配以祖考也。故玉藻疏载贺玚义。亦以时帝为之灵威仰等五天帝。且圣人为能享帝。孝子为能享亲。今若但告人帝。则圣人之道未备。非所谓能享也。又礼官状云。天子每月朔旦告祭。然后颁之。则诸侯安得受而藏之。告而行之。足明太宰以岁首宣布一岁之令。太史从而颁之。令既颁矣。政既行矣。而王犹月月告朔。复欲何所宣布者。春官太史职云。颁告朔于邦国。是总颁一岁之朔于天下诸侯。故诸侯受而藏之。告而行之。而王犹月月告朔者。颁之于官府都鄙也。此谓畿内。彼谓畿外。事不相关也。又礼官状云。汉魏至今。莫之用者。秦人灭学。经典不存。汉祖马上得之。未能备礼。自魏以下。丧乱宏多。岂可以汉魏废礼。欲使朝廷法之也。又礼官状云。礼论等及祠令。并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谨按礼论。王　范宁等议。有明堂每月告朔之礼者。崔灵恩三礼义宗

庙祭服义。亦载天子视朔之服。不可言无正文也。又贞观显庆礼及祠令。非徒无天子每月告朔之文。亦无天子岁首告朔之事。今礼官何以言天子岁首一告朔乎。借矛击盾。昭然易了。每月告朔。在礼不疑。尊祖配天。于义为得。若乃创制垂统。损益旧章。或欲每月听政。或欲孟月视朔。此则断在宸极。事关执政。固非群议所得参详。凤阁侍郎王方庆又奏议曰。谨按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盖非所以明天气。统万物。动法于两仪。德被于四海者也。夏曰总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此三代之名也。明堂天子太庙。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元堂。中曰太室。虽有五名。而以明堂太庙为主。汉代达学通儒。咸以明堂太庙为一。汉左中郎将蔡邕立义。亦以为然。取其宗祀。则谓之清庙。取其正室。则谓之太室。取其向阳。则谓之明堂。取其建学。则谓之太学。取其圜水。则谓之辟雍。异名而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于南郊总校授十二月之政。还藏于祖庙。月取一政。班于明堂。诸侯以孟春之月。朝于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于祖庙。月取一政而行之。盖所以和阴阳。顺天道也。如此则祸乱不生。灾害不作矣。故仲尼美而称之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人君以其礼告庙。则谓之告朔。听视此月之政。则谓之视朔。亦曰听朔。虽有三名。其实一也。今礼官议。称经史正文。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臣谨按春秋文公六年闰十月。不告朔。谷梁传曰。闰附月之余日。天子不以告朔。左氏传曰。闰月不告朔。非礼也。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闰朔。弃时政也。臣据此文。则天子闰月。亦告朔矣。宁有他月而废其礼者乎。博考经籍。其文甚着。何以明之。周礼太史职云。颁告朔于邦国。闰月告。王居门终月。又礼记玉藻云。闰月则阖门左扉。立于其中。并是天子闰月而行告朔之事也。礼官又称。玉藻。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周礼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治于邦国都鄙。干宝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即玉藻之听朔矣。今每岁元日。通天宫受朝。颁时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诸州朝集使等。咸列于庭。此听朔之礼毕。而合于周礼玉藻之文矣。礼论及三礼义宗。江都集礼。贞观礼。显庆礼。及祠令。并无王者告朔之事者。臣谨按玉藻云。元冕而朝日于东门之外。听朔于南门之外。郑玄注云。朝日。春分之时也。东门。皆谓国门也。明堂在国之阳。每月就其时之堂。而听朔焉。卒事。反宿于路寝。凡听朔必以特牲告其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臣谓今岁首元日。通天宫受朝。读时令及布政。自是古礼孟春上辛。总授十二月之政。藏于祖庙之礼耳。而月取一政。颁于明堂。其义昭然。犹未行也。即如礼官所言。遂阙其事。臣又按礼记月令。天子每月居青阳。明堂。总章。元堂。即是每月告朔之事。先儒旧说。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大享不问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时迎气。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礼官立议。惟岁首一入耳。与先儒既异。在臣亦不敢同。郑玄云。凡听朔告其帝。臣愚以为告其朔之时。则五方上帝之一帝也。春则灵威仰。夏则赤熛怒。秋则白招拒。冬则协光纪。季月则含枢纽。并以始祖配之焉。以人帝及神。列在祀典。亦于其月而享祭之。鲁自文公。始不视朔。子贡见其礼废。欲去其羊。孔子以其羊存。犹可识礼。羊亡其礼遂废。故云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也。汉承秦灭学。庶事草创。明堂辟雍。其制遂阙。汉武帝封禅。始建明堂于泰山。既不立于京师。所以无告朔之事。至汉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庶几复古。乃建明堂辟雍。为禘祫于明堂。诸侯王列侯宗室子弟九百余人助祭毕。皆益户赐爵及金帛。增秩补吏各有差。汉末丧乱。尚传其礼。爰至后汉。祀典仍存。明帝永平二年。郊祀五帝于明堂。以光武配。祭牲各一犊。奏乐如南郊。董卓西移。载籍湮灭。告朔之礼。于此而坠。暨乎晋末。戎马在郊。礼乐衣冠。埽地总尽。暨于元帝过江。是称狼狈。礼乐制度。南迁盖寡。彝典残缺。无复旧章。军国所资。临事议定。既阙明堂。宁论告朔。宋朝何承天纂集旧文。以为礼论。虽加编次。事则阙如。梁代崔灵恩撰三礼义宗。但捃摭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大业中。炀帝命学士撰江都集礼。只抄撮礼论。更无异文。贞观礼显庆礼及祠令。不言告朔者。盖为历代不传。所以其文遂阙。各有由绪。不足依据。今礼官引为明证。在臣诚实有疑。陛下肇建明堂。聿遵古典。告朔之礼。犹阙旧章。钦若稽古。应须

补葺。若每月听政。于事亦烦。孟月视朔。恐不可废。上又令春官广集众儒。取方庆所奏。议定得失。当时大儒成均博士吴阳吾。太学博士郭山恽奏曰。臣等谨按周礼。礼记。及三传。皆有天子告朔之礼。天子颁告朔于诸侯。秦政焚灭诗书。由是告朔礼废。今若循古颁朔。每月依行。礼贵随时。事须沿革。望依方庆议。用四时孟月朔日。及季夏。于明堂修复告朔之礼。以颁天下。其帝及神。请依方庆用郑玄议。告五帝于明堂上。则严配之道。通于神明。至孝之德。光被四海。从之。

神龙元年九月五日。亲祠昊天上帝皇地祇于明堂。以高宗天皇大帝配。永泰三年正月。礼仪使杜鸿渐等奏。孟春祈谷昊天上帝。孟冬祀神州。请以高祖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配。孟夏雩祀昊天上帝。请以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配。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请以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配享。臣与礼官学官。凭据经文。讲求正义。事皆明白。理无可疑。去年又与薛颀归崇敬同见延英。备承圣旨。祖宗配祭。宜以殷周为法。昊天时祀。一遵皇唐之礼。德音详定。久未施行。制曰。可。元和元年八月。太常礼院奏曰。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谨按孝经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谨按经云。今太庙附享礼毕。大享之日。准礼合奉皇考顺宗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配神作主。诏曰。敬依典礼。

十五年五月。太常礼院奏。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谨按礼文。皇考配神作主。今年季秋。准礼合奉宪宗圣文章武皇帝配神作主。诏曰。敬依典礼。

庙制度

武德元年六月六日。立四庙于长安通义里。备法驾。迎宣简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神主。祔于太庙。始享四室。贞观九年。命有司详议庙制度。谏议大夫朱子奢议曰。臣等谨按汉丞相韦元成。奏立五庙。诸侯同五。刘子骏议开七祖。邦君降二。郑司农踵元成之辙。王子雍扬国师之波。分涂并驱。各相师祖。遂令历代祧祀。多少参差。传称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易云。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岂非尊君卑佐。升降无舛。所贵礼者。义在兹乎。若使天子诸侯。俱立五庙。便是贱可以同贵。臣可以滥主。名器无准。冠履同归。礼亦异数。义将安设。戴记又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庙若天子五庙。纔与子男相埒。以多为贵。何所表乎。愚以为诸侯立高祖已下。并太祖五庙。一国之贵也。天子立高祖已上。并太祖七庙。四海之尊也。降杀以两。礼之正焉。伏惟圣祖在天。山陵有日。祔祖严配大事在斯。宜依七庙。用崇大礼。庶前依晋宋。傍惬人情。中书侍郎岑文本议曰。自义乖阙里。学灭秦庭。而宗庙制度。典章散逸。习所传而竞偏说。执所见而起异端。自昔迄今。多历年代。语其大略。两家而已。祖郑玄者。则陈四庙之制。述王肃者。则引七庙之文。贵贱混而莫辨。是非纷而不定。陛下诚宜定一代之宏规。为万世之彝则。臣等奉述睿旨。讨论载籍。纪七庙者实多。称四庙者盖寡。校其得失。昭然可见。春秋谷梁传。及礼记王制祭法礼器。孔子家语。并云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尚书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至于荀卿。孔安国。刘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宝之徒。商较今古。咸以为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是以晋宋齐梁。皆依斯义。立亲庙六。岂非有国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若使违群经之明文。从累代之疑议。背子雍之笃论。尊康成之旧学。则天子之礼。下逼于人臣。诸侯之制。上僭于王者。非所谓尊卑有序。名分不同者也。臣等参议。请依晋宋故事。立亲庙六。其祖宗之制。式遵旧典。制从之。于是增修七庙。始崇祔宏农府君。及高祖神主。并旧四室为六室焉。初议欲立七庙。以凉武昭王为始祖。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以为武昭远祖。非王业所因。不可为始祖。竟从之。

贞观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礼部尚书许敬宗奏。宗祖宏农府君庙。应迭毁。谨按旧仪。汉丞相韦元成以为毁主瘗埋。但万国宗享。有所从来。一旦瘗藏。事不允惬。晋博士范宣。意欲别立庙宇。奉征西等主。安置其中。方之瘗埋。颇协情理。然事无典故。亦未足依。又议者或言毁主藏于天府。按天府祥瑞所藏。本非斯意。今准量去祧之外。犹有坛墠。祈祷所及。窃谓合宜。今时庙制。与古不同。共堂别室。西方为首。若在西夹之中。仍处尊位。祈祷则祭。未绝祇享。方诸旧仪。情实可安。宏农府君。庙远亲杀。详据旧章。礼合迭毁。臣等参议。迁奉神主于夹室。本情笃敬。在理为允。从之。其年八月二十八日。太宗文皇帝祔于太庙。迁宣皇帝神主于夹室。初。有司请依典礼。上欲留神主于内寝。旦夕申如在之敬。有诏停祠庙。英国公李绩等抗表固请曰。窃以祖功宗德。饰终之明典。武穆文昭。严配之洪训。爱敬之至。率由兹道。礼有节文。事经列圣。苟违斯义。国家贻耻。况逾月之外。须伸大袷。下管登歌。发畅雅颂。郊天配帝。光华勋烈。如停祔礼。诸美咸弃。伏愿取法前王。垂训翼子。乃许焉。

神龙元年五月。东都创制太庙。太常博士张齐贤建议曰。昔荀卿子云。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国者事五世。则天子七庙。古今达礼。故商书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祭法称王立七庙。一坛一墠。王制曰。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莫不尊始封之君。谓之太祖。太祖之庙。百世不迁。袷祭之礼。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之庙。太祖东向。昭南向。穆北向。太祖者。商之元王。周之后稷也。是太祖之外。更无始祖。商自元王已后。十有四代。至汤而有天下。周自后稷已后。十有七代。至武王而有天下其间世数既远。迁庙亲庙。皆出太祖之后。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其后汉高受命。无始封祖。即以高皇帝为太祖。太上皇高帝之父。立庙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为尊于太祖故也。魏武创业。文帝受命。亦即以武帝为太祖。其高祖太皇处士君等。并为属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晋宣创业。武帝受命。亦即以宣帝为太祖。其征西豫章颍川京兆府君等。亦以属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历兹已降。至于有隋。宗庙之制。斯理不易。故宇文氏以文皇帝为太祖。隋氏以武元皇帝为太祖。国家诞受天命。累圣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实为太祖。中间世数既近。列在三昭三穆之内。故皇家太庙。惟有六室。其宏农府君。宣光二帝。尊于太祖。亲尽则迁。不在昭穆合食之数。今皇极再造。孝思匪宁。奉二月二十九日敕。七室已下。依旧号尊崇。又奉三月一日敕。既立七庙。须尊崇始祖。速令详定者。伏寻礼经。始祖即是太祖。太祖之外。更无始祖。周庙太祖之外。以周文王为始祖。不合礼经。或又引白虎通义云。后稷为始祖。文王为太祖。武王为太宗。及郑玄注云。诗雍序云。太祖谓文王。以为说者。其义不然。何者。彼以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谓文王为太祖耳。非袷祭群主合食之太祖。今之议者。或有欲立凉武昭王为始祖者。殊为不可。何者。昔在商周。稷契始封。汤武受命。汤武之兴。祚由稷　。故以稷　为太祖。即皇家之景皇帝是也。凉武昭王勋业未广。后主失国。土宇不传。景皇始封。实基明德。今乃舍封唐之盛烈。崇西凉之远构。考之前古。实乖典礼。魏氏不以曹参为太祖。晋氏不以殷王卬为太祖。宋氏不以楚元王为太祖。齐梁不以萧何为太祖。陈隋不以胡公杨震为太祖。则皇家安可以凉武昭王为太祖乎。汉之东京。大议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汉当郊尧。制下公卿。议者佥同。帝亦然之。惟杜林正议。独以为周家之兴。祚由后稷。汉业特起。功不缘尧。祖宗故事。所宜因循。竟从林议。又传称欲知天上事问长人。以其近之。武德贞观之时。主圣臣贤。其去凉武昭王。盖亦近于今矣。当时不立者。必不可立故也。今既年代寖远。乃复立之。是非三祖三宗之意。实恐景皇失职而震怒。武昭虚位而不答。非社稷之福也。宗庙事重。禘袷礼崇。先王以之观德。或者不知其说。既灌而往。孔子不欲观之。今朝命惟亲。宜应慎礼。祭神如在。理不可诬。请准加太庙为七室。享宣皇帝以备七世。其始祖不合别有尊崇。太常博士刘承庆。尹知章又议曰。谨按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而七。此载籍之明文。古今之通制。皇唐稽考前范。详采

列辟。崇建宗灵。式遵斯典。但以开国之主。受命之君。王迹有浅深。太祖有远近。昔汤武受命。祚因稷　。太祖代远。出于昭穆之上。故七庙可全。若夏继唐虞。功非由鲧。汉除秦项。力不因尧。及魏晋经国。周隋拨乱。皆勋崇近代。祖业非远。受命始封之主。不离昭穆之亲。故肇立宗祊。罕闻全制。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亲崇。有功百世而不迁。亲尽七叶而当毁。或以太祖世浅。庙数非备。更于昭穆之上。远立合迁之君。曲从七庙之文。深乖迭毁之制。皇家千龄启旦。百叶重光。景皇帝浚德基唐。世数犹近。号虽崇于太祖。亲尚列于昭穆。且临六室之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庙当六。未合有七。故先朝惟有宣光景元神尧文武六代亲庙。大帝登遐。神主升祔于庙室。以宣皇帝世数当满。准礼复迁。今止有光皇帝已下六代亲庙。非是天子之庙。数不当有七。本由太祖有远近之异。故初建有多少之殊。敬惟三后临朝。代多儒雅。神祊事重。礼岂虚存。规模可沿。理难变革。宣皇既非始祖。又庙无祖宗之号。亲尽既迁。其庙不合重立。若礼终运往。建议复崇。实违王制之文。不合先朝之旨。请依贞观之故事。无改三圣之宏规。光崇六室。无亏古义。其时有制。令宰臣更加详定。礼部尚书祝钦明等奏。言博士三百人。自分两议。张齐贤以始同太祖。不合更祖昭王。刘承庆以王制三昭三穆。亦不合重崇宣帝。臣等商量。请依张齐贤。以景皇帝为太祖。依刘承庆尊崇六室。从之。其年八月。崇祔光皇帝。太祖景皇帝。世祖元皇帝。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武圣皇帝。皇考高宗天皇大帝。皇兄义宗孝敬皇帝于东都之太庙。亲行享献之礼。乐章并用贞观旧词。

开元四年七月十八日。太常卿姜皎。及礼官太常博士陈贞节。苏献等。上七庙昭穆议曰。礼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为七。昭穆迭毁。而太祖常存。圣人之大典也。若礼名不正。则奠献无序矣。谨按中宗孝和皇帝。在庙七室已满。今睿宗大圣真皇帝。是中宗之弟。以六月升遐。甫及仲冬。礼当迁祔。但兄弟入庙。古则有焉。递迁之礼。昭穆须正。谨按礼论。太常贺循议云。兄弟不相为后也。故殷之盘庚。不序于阳甲。而上继于先君。汉之光武。不嗣于孝成。而上承于元帝。又曰。晋惠帝无后。怀帝承统。怀帝自继于世祖。而不继于惠帝。其晋惠帝当同阳甲。孝成别出为庙。又曰。若兄弟相代。则共是一世。昭穆位同。不可兼毁二庙。此盖礼之常例也。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谓从祢已上也。尊者统广。故恩及远祖。若旁容兄弟。上毁祖考。此则天子有不得全祀于七世之义也。孝和皇帝。有中兴之功。而无后嗣。请同殷之阳甲。汉之成帝。出为别庙。时祭不亏。大袷之辰。合食太祖。奉睿宗神主升祔太庙。上继高宗。则昭穆永贞。献祼长序。此万代之典。敢不扬言。从之。初。令以仪坤庙为中宗庙。至八月九日。敕宣于太庙西少府监赐坊。别造中宗庙。隶入太庙署。开元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徙中宗神主于四庙。十六日。祔睿宗昭成皇帝主于太庙。

十一年四月。国子祭酒徐坚上表曰。臣谨按礼稽命征。虞夏五庙。殷六庙。周七庙。诸侯五庙。而鲁用天子之礼。并后稷姜嫄为七庙。故知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伏以中宗孝和皇帝。受命中兴。化民以德。虽别庙荐享。而圣心未安。将革前规。移入太庙。臣参详自古庙制。夏殷周汉。各自立庙。不同一处。汉光武以中兴崇俭。故七室共堂。而历代尊行。以为折衷。今太庙七室。皆有神主。孝和皇帝既须入庙。先有夹室见空。望奉移向此室内。既同太庙。八室祭享是同。在于情理。实为允惬。五月一日。迁中宗神主祔于太庙。其年七月二日。诏曰。朕闻王者乘时以设教。因事以制礼。沿革以从宜为本。取舍以适会为先。故损益之道有殊。质文之用斯异。且夫至德之谓孝。所以通于神明。大事之谓祀。所以虔于宗庙。尝览古典。爰询庙制。远则殷周事异。近则汉晋道殊。虽礼文之不同。固严敬之无二。况恩以隆杀而疏。庙以迁毁而废。虽式瞻古训。礼则不违。而永言孝思。情所未足。其祧室宜列为正室。将使亲而不尽。远而不祧。庙以貌存。宗由尊立。俾四时式荐。不间于毁主。百代靡迁。匪惟于始庙。所谓变以合礼。动而得中。严配之典克崇。肃雍之美兹在。太庙宜置九室。令所司择日启告移造。

会昌五年七月。中书门下奏。孟州汜水县武牢关。是太宗擒王世充窦建德之地。关城东峰。有高祖太宗像。在一堂之内。伏以山河如旧。城垒犹存。威灵皆畏于轩台。风云疑还于丰沛。诚宜百代严奉。万邦所瞻。西汉故事。祖宗所尝行幸。皆令郡国立庙。今缘定觉寺理合毁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于东峰改造一殿。四面兼置垣墙。伏望号为昭武庙。以昭圣祖受功之盛。兴功日。望令差东都分司郎中一人荐告。至毕功日。别差使展敬。制可。王者大勋。被于率土。宗社之典。敬而不私。郡国立庙。非古也。

六年五月。礼仪使奏。武宗昭肃皇帝祔庙。并合祧去旧庙等事。伏以自敬宗文宗武宗。兄弟相及。已历三朝。昭穆之位。与承前不同。所可疑者。其事有四。一者。兄弟昭穆同位。不相为后。二者。已祧之主。复入旧庙。三者。庙数有限。无后之主。则宜出置别庙。四者。兄弟既不相为后。昭为父道。穆为子道。则昭穆同班。不合异位。据春秋文公二年。跻僖公。何休云。跻升也。谓西上也。惠公与庄公。当同南面西上。隐桓与闵僖。当同北面西上。孔颖达亦引斯义释经。又贺循云。殷之盘庚。不序阳甲。汉之光武。上继元帝。晋元帝简文。皆用此义毁之。盖以昭穆同位。不可兼毁二庙故也。尚书云。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且殷家兄弟相及。有至四帝。不及祖祢。何容更言七世。于理无疑矣。二者。今已兄弟相及。同为一代。矫前之失。则合复祔代宗神主于太庙。或疑已祧之主。不宜更入太庙者。按晋代元明之时。已迁豫章颍川矣。及简文即位。乃元帝之子。故复豫章颍川二神主于庙。又国朝中宗已祔太庙。至开元四年。乃出置别庙。至十年置九庙。而中宗主复祔太庙。则已迁复入。亦可无疑矣。三者。庙有定数。无后之主。出置别庙者。按魏晋之初。主多同庙。盖取上古清庙一宫。尊远神祇之义。自后晋武所立之庙。虽云七主。而实六世。盖景文同庙故也。又按鲁立姜嫄文王之庙。不计昭穆。以尊尚功德也。晋元帝上继武帝。而别享惠怀愍三帝。时贺循等诸儒。议以为别立庙。亲远义疏。都邑迁异。于理无嫌也。今以文宗弃世纔六年。武宗甫尔复土。遽移别庙。不齿宗祖。在于有司。非所宜议。四者。添置庙之室。按礼论晋太常贺循云。庙以容主为限。无拘常数。故晋武帝时庙有七主六代。至元帝明帝。庙皆十室。及成康穆三帝。皆至十一室。自后虽迁故祔新。大抵以七世为准。而不限室数。伏以江左名儒。通赜睹奥。事有明据。固可施行。今若不行是议。更以迭毁为制。则当上不及高曾未尽之亲。下有忍臣子恩义之道。谨备讨古今。参校经史。上请复代宗神主于太庙。以存高曾之亲。下以敬宗文武二宗。同为一代。于太庙东间。添置两室。定为九代十一室之制。以全臣子恩敬之义。庶协大顺之宜。得变礼之正。折古今之纷互。立群疑之拘指。俾因心广孝。永烛于皇明。昭德事神。无亏于圣代。敕旨。宗庙事重。实资参详。宜令尚书省两省。御史台。四品已上官。大理卿。京兆尹。集议以闻。尚书左丞郑涯等奏议曰。夫礼经垂训。莫重于严配。必参损益之道。则合典礼之文。况有明征。是资折衷。伏自敬宗文宗武宗三朝。祠位皆以兄弟。考于前代。理有显据。今谨详礼官所奏。并上稽古文。旁摭史氏。协于通变。允谓得宜。臣等商量伏请并依礼官所议。从之。

唐会要卷十三

亲袷庙

太宗二。　贞观三年正月十日。上有事于太庙。十七年四月十一日。亲谒太庙。谢承干之过。

苏冕曰。贞观六年。监察御史马周上疏云。陛下践阼已来。宗庙之享。未曾亲事。遂使大唐一代之史。不书皇帝入庙之事。将何以贻厥孙谋。垂则来叶。且贞观三年。已亲袷庙矣。未知何事。致此不同。

高宗四。　永徽三年正月十八日。干封元年四月八日。总章元年十一月十九日。仪凤二年正月十四日。中宗一。　神龙元年十一月六日。亲祫太庙。相王与左羽林将军李多祚参乘。侍御史王觌上疏谏曰。多祚夷人。有功于国。适可加之宠爵。岂宜逼奉至尊。将帝弟以连衡。与吾君而共辇。诚恐万方之人。不允所望。昔汉文帝引赵谈骖乘。袁盎伏车之前曰。臣闻天子所以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英豪。今汉虽乏人。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之余共载。于是斥而下之。多祚虽无赵谈之累。亦非卿相之重。不自循省。无闻固让。岂国乏良辅。更无其人。史官所书。将示于后。何袁盎之强谏。独微臣之不及。

睿宗一。　景云三年正月一日。

元宗七。　先天元年十月四日。开元六年十月六日。时有司撰仪注。祔祭之日。车驾发宫。上谓宰臣曰。祭先斋。所以齐心也。据仪注。祭之日。发大明宫。又质明行事。纵侵星早发。犹是移辰方到。质明之礼。其可及乎。又朕不宿斋宫。即安正寝。情所不敢。宜于斋所设斋宫。五日赴行宫宿。六日质明行事。庶合于礼。宋璟等称圣情深至。请即施行。诏有司改定仪注。六日。上自斋宫步诣太庙。十七年十一月四日。告巡陵也。皇帝乘玉辂。百官乘马侍从。礼毕。乘马还宫。初。仪注自大次施褥至殿前。有敕一切不许。及皇帝之出也。履地而行。礼毕。祀行神于西门。天宝元年二月十八日。六载正月十七日。十载正月九日至十日。赦文云。自今已后。摄祭荐享太庙。其太尉行事。前一日致斋。具羽仪卤簿公服引入。亲授祝版。仍赴斋所。十三载二月八日。上高祖徽号。

肃宗二。　干元元年四月三日。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代宗一。　广德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德宗四。　建中元年正月四日。贞元元年十月十日。六年十一月七日。九年十一月九日。前一日。有敕至庙行礼。不得施褥。至敬之所。自合履地而行。至南郊亦宜准此。

宪宗一。　元和。二年正月。上亲荐献太清宫。朝享太庙。初享诸室。备极诚敬。及享德宗顺宗流涕呜咽不自胜。侍臣及举册读册官等。皆相顾而感泣也。

穆宗一。　长庆元年正月。

敬宗一。　宝历元年正月。

文宗一。　太和三年十一月。

武宗二。　会昌元年正月。五年正月。

宣宗一。　大中元年正月。

懿宗二。　咸通元年十一月。四年正月。

僖宗一。　干符元年十一月。

昭宗二。　龙纪元年十一月。天复元年四月。

禘祫上

上元三年十月三日。有司将祫享于太庙。时议者以礼纬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传云。五年一禘。而再殷祭。两文互异。莫能决断。太学博士史元璨议曰。按礼记正义。引郑玄禘祫志云。春秋传。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享于太庙。公羊传云。大享者何。祫也。是三年丧毕。新君二年当祫。明年春。禘于群庙。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则后禘去前禘五年。以此定之。则新君二年祫。三年禘。自尔之后。五年而再殷祭。则六年当祫。八年当禘。又昭公十三年。齐姬薨。至十三年丧毕当祫。为平丘之会。冬。公如晋。至十四年祫。十五年禘。传云。有事于武宫是也。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于襄宫是也。如上所云。则禘已后隔三年祫。祫已后隔二年禘。此则有合礼经。不违传义。自此禘祫之祭。依元璨议。

开元十七年四月十日。禘享太庙九室。命有司摄行礼。初。唐礼祫序昭穆。禘各于其室。时礼官太常少卿韦绦奏曰。准古礼。五年再殷祭。一祫一禘。其义合聚昭穆。定次序。又孔安国王肃等先儒。皆以为序昭穆。惟郑玄旨云。禘各于其室。若如郑玄。则与常享不异。恐郑说谬于周经。请依古礼如王肃等议。序列昭穆。许之。初。开元六年秋。睿宗皇帝丧毕。祫享于太庙。自后相承。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各自纪年。不相通数。至二十七年。凡经五禘七祫。其年夏。禘讫。冬又当祫。太常议曰。禘祫二礼。俱为殷祭。祫为合食祖庙。禘为禘序尊卑。仲先君逮下之慈。成群嗣奉亲之孝。事异常享。有时行之。然而祭不欲数。数则渎。亦不欲疏。疏则怠。故王者法诸天道。制祀典焉。烝尝象时。禘祫如闰。五岁再闰。天道大成。宗庙法之。再为殷祭也。谨按礼记王制。周官宗伯。郑玄批注。高堂所议。并云。国君嗣位。三年丧毕。祫于太庙。明年。禘于群庙。自尔以后。五年再殷。一祫一禘。汉魏故事。贞观实录。并用此礼。又按礼纬及鲁礼禘祫注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所谓五年而再殷祭也。又按白虎通及五经通义。许慎异义。何休春秋。贺循祭议。并云。三年一禘。何也。以为三年一闰。天道小备。五年再闰。天道大备故也。此则五年再殷。通计其数。一禘一祫。迭相承矣。今太庙禘祫。各自数年。两岐俱下。不相通计。或比年频合。或同岁再序。或一禘之后。并为再祫。或五年之内。骤有三殷。法天象闰之期。既违其度。五岁再殷之祭。数又不同。求之礼文。颇为乖失。说者或云。禘祫二礼。大小不侔。祭名有殊。年数相舛。祫以三纪杀六而合。禘以五断至十而周。有兹参差。难以通计。窃以三祫五禘之说。本出礼纬。五岁再殷之数。同在其篇。会通二文，非相诡也。盖以禘后置祫。二周有半。举以全数。谓之三年。譬如三年一闰。只用三十二月。其禘祫异称。各随四时。秋冬为祫。春夏为禘。祭名虽异。为殷则同。譬如禴祠烝尝。其礼一也。郑玄谓祫大禘小。传咸谓祫小禘大。肆陈之间。或有增减。通计之义。初无异同。盖象闰之法。相传久矣。惟晋代陈舒有三年一殷之议。自五年八年至十一年十四年。寻其议文所引。亦以象闰为言。且六岁再殷。何名象闰。五年一禘。又奚所施。矛盾之说。固难凭也。夫以法天之度。既有指归。稽古之理。若兹昭著。禘祫二祭。通计明矣。今请以开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禘。至辛巳年十月祫。至甲申年四月又禘。至丙戌年十月又祫。至己丑年四月又禘。至辛卯年十月又祫。自此五年再殷。周而复始。又祫禘之说。非惟一家。五岁再殷之文。既相师矣。法天象闰之理。大抵亦同。而禘后置祫。或近或远。盈缩之度。有二法焉。郑玄宗高堂生。则先三而后二。徐邈之议。则先二而后三。谨按郑氏所注先王之法。约三祫五禘之文。存三岁五年之序。以为甲年既禘。丁年当祫。己年又禘。壬年又祫。甲年又禘。丁年又祫。周而复始。以此相承。祫后去禘十有八月而近。禘后去祫三十二月而遥。分析不均。粗于算矣。假如攻乎异端。置祫于秋。则三十九月为前。二十一月为后。虽小有逾。其间尚偏。窃据本文。皆云象闰。二闰相去。则平分矣。两殷之序。何不等耶。且又三年之言。本举全数。二周有半。实概三年。于此置祫。不违文矣。何必拘滞。隔三年乎。盖千虑一失。通儒之蔽也。徐氏之议。有异于是。研核周审。最为可凭。以为二禘相去。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若甲年夏禘。丙年冬祫。己年夏禘。辛

年冬祫。有象闰法。毫厘不偏。三年一祫之文。既无乖越。五岁再殷之制。疏数又均。校之诸儒。义实长久。今请依据。以定二殷。先推祭月。周而复始。时礼部员外郎崔宗之驳下太常。令更详旧议。太常又执前议不改。中书令李林甫。又令集贤学士陆善经。更加详核。善经以其议为允。于是太常卿韦绦奏曰。顷在四月。已行禘享。今指孟冬。又申祫祭。合食礼频。恐违先典。臣忝在持礼。职司讨论。辄据旧文。定其伦序。请以今年夏禘。便为殷祭之源。自此之后。禘祫相代。五年再殷。周而复始。其今年冬祫。准礼合停。望令有司。但行时享。则严禋不黩。庶合旧章。从之。

天宝八载闰六月六日敕文。禘祫之礼。以存序位。质文之变。盖取随时。国家系本仙宗。业承圣祖。重熙累盛。既锡无疆之休。合享登神。思宏不易之典。自今已后。每禘祫并于太清宫圣祖前。设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礼。钦若元象。下以尽虔祭之诚。无违至道。比来每缘禘祫。时享则停。事虽适于从宜。礼或亏于必备。已后每缘禘祫。其常享以素馔三焚香。以代三献。

建中二年九月四日。太常博士陈京上疏。言今年十月。祫享太庙。并合享迁庙献祖懿祖二神主。春秋之义。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太祖之位在西。东向。其下子孙昭穆相对。南北为别。初无毁庙迁主不享之文。征是礼也。自于周室。而国朝祀典。当与周异。且周以后稷配天。为始封之祖。始封而下。乃立六庙。庙毁主迁。皆在太祖之后。禘祫之时。无先于太庙太祖者。正太祖东向之位。全其尊而不疑。然今年十月。禘享太庙。伏请据魏晋旧制为比。则构筑别庙。东晋以征西等四府君为别庙。至禘祫之时。则于太庙正太祖之位。以伸其尊。别庙祭高皇太皇征西等四府君。以叙其亲。伏以国家若用此义。则宜别为献祖懿祖立庙。禘祫祭之。以重其亲。则太祖于太庙。遂居东向。以全其尊。伏以德明兴圣二皇帝。曩既立庙。至禘祫之时。当用享礼。今则别庙之制。便就兴圣庙藏祔为宜。敕下尚书省。百寮集议。礼仪使太子少师颜真卿议曰。议者或云献祖懿祖。亲远庙迁。不当祫享。宜永閟于西夹室。又议者云。二祖宜同祫享于太祖。并列昭穆。而空太祖东向之位。又议者曰。二祖若同祫享。即太祖之位。永不得正。宜奉迁二祖神主。祔藏于德明皇帝庙。臣伏以三议俱未为允。且礼经残缺。既无明据。儒者能比方义类。斟酌其中。则可举而行之。盖协于正也。伏惟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君。处百世不迁之庙。配天崇享。是极尊严。且至禘祫之时。暂居昭穆之位。屈己伸孝。敬奉祖宗。缘齿族之礼。广尊先之道。此实太祖明神蒸蒸之本意。亦所以化被天下。率循孝悌也。请依晋蔡谟等议。至十月祫享之日。奉献祖神主居东面之位。自懿祖太祖。洎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例。此有以彰国家重本尚顺之明义。足为万世不易之令典也。又议者请奉迁二祖神主于德明皇帝庙。行祫祭之礼。夫祫。合也。故公羊传云。大事者何。祫也。若祫祭不行于太庙。而享于德明庙。斯乃分食也。岂谓合食乎。名实既乖。尤失礼意。固不可行也。

贞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常卿裴郁奏曰。禘祫之礼。殷周以迁庙皆出太祖之后。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及汉高受命。无始封祖。以高皇帝为太祖。太上皇。高帝之父。立庙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为尊于太祖故也。魏武创业。文帝受命。亦即以武帝为太祖。其高皇太皇处士君等。并为属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晋宣创业。武帝受命。亦即以宣帝为太祖。其征西颍川等四府君。亦为属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国家诞受天命。累圣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实为太祖。中间世数。既近在三昭三穆之内。故皇家太庙。惟有六室。其宏农府君宣光二祖。尊于太祖。亲尽则迁。不在昭穆之数。着在礼志。可举而行。开元中。加置九庙。献懿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东向之尊。今二祖已祧。九室惟序。太祖之位。安可不正。伏以太祖上配天地。百世不迁。而居昭穆。献懿二祖。亲尽庙迁。而居东向。征诸故实。实所未安。请下百僚会议。敕旨依行。

八年正月二十三日。太子左庶子李嵘等七人议曰。王制曰。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而七。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与亲庙四也。太祖。后稷也。殷则六庙。契及汤与三昭三穆也。夏则五庙。无太祖。禹与二昭二穆而已。晋朝博士孙钦议曰。王者受命太祖。及诸侯始封之君。其已前神主。据已上数过五代。即毁其庙。禘祫不复及也。禘祫所及者。谓受太祖之后。夫毁主上升。藏于二祧者也。虽百代禘祫及之。伏以献懿二祖。则太祖已前亲尽之主也。拟三代已降之制。则禘祫不及矣。世祖神主。则太祖以下已毁之主也。公羊传所谓已毁庙之主。陈于太祖者是也。谨按汉元帝下诏。议罢郡国庙。及亲尽之祖。丞相韦元成议。太上孝惠庙主皆亲尽宜毁。太上庙主宜瘗于园。孝惠庙主迁于太祖庙。奏可。太上则太祖已前之主。瘗于园。禘祫不及故也。则今献懿二祖之比孝惠。迁于太祖庙。明太祖以下子孙。皆禘祫所及。则今世祖元皇帝神主之比也。自魏晋及宋齐梁陈隋相承。始受命之君。皆立六庙。虚太祖之位。自太祖之后至七代君。则太祖当东向位。乃成七庙。太祖以前之主。魏明帝则迁处士主。置于园邑。岁时使令丞奉荐。世数犹近故也。至东晋明帝崩。以征西等三祖。迁入西除。名之曰祧。以准远庙。至康帝崩。穆帝立。于是京兆迁入西除。同谓之祧。如前之礼。并禘祫所不及。国朝始享四庙。宣光并太祖世祖神主祔于庙。至贞观七年。将祔高祖于太庙。朱子奢请准礼立七庙。其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依晋宋以来故事。虚其位待递迁。方处之东向位。于是始祔宏农府君及高祖为六室。虚太祖之位。而行禘祫。至二十三年。太宗祔庙。迁宏农府君。乃藏于西夹室。文明元年。高宗祔庙。始迁宣光皇帝于西夹室。开元十年。元宗特立九庙。于是追尊宣皇帝为献祖。复列于正室。光皇帝为懿祖。以备九室。禘祫犹虚太祖之位。祝文于三祖不称臣。明全庙数而已。至德二载。克复后。新作九室神主。遂不造宏农府君神主。明禘祫不及故也。至宝应二年。祔元宗肃宗于庙。迁献懿二祖于西夹室。始以太祖当东向位。以献懿二祖为是太祖以前亲尽神主。准礼禘祫不及。凡十八年。至建中二年十月。将祫享。礼仪使颜真卿状奏。合出献懿二祖神主行事。其布位次第。及东向尊位。请依东晋蔡谟等议为定。遂以献祖当东向。以懿祖于昭位。南向。以太祖于穆位。北向。以次左昭右穆。陈列行事。且蔡谟当时虽有其议。事竟不行。而我唐庙祧。岂可为准。臣嵘伏以尝禘郊社。尊无二上。瘗毁迁藏。礼有义断。献懿为亲尽之主。太祖已当东向之尊。一朝改移。实非典故。谓宜复先朝故事。献懿神主。藏于西夹室。以类祭法所谓远庙为祧。去祧为坛。去坛为墠。坛墠有祷则祭。无祷则止。太祖既昭配天地。位当东向之尊。庶上守贞观之首制。中奉开元之成规。下遵宝应之严式。符合经义。不失旧章。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议曰。天子受命之君。诸侯始封之祖。皆为太祖。故虽天子。必有尊也。是以尊太祖焉。故虽诸侯。必有先也。亦以尊太祖焉。故太祖以下。亲尽而毁。洎秦灭学。汉亦不及礼。不列昭穆。不建迭毁。晋既失之。宋又因之。于是有连五庙之制。于是有虚太祖之位。夫不列昭穆。非所以示人有序也。不建迭毁。非所以示人有杀也。连五庙之制。非所以示人有别也。虚太祖之位。非所以示人有尊也。此礼之所由废也。谨按礼。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献祖。祧也。懿祖。亦祧也。唐未受命。亦犹士礼也。是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礼祭之。不敢以太祖之位易之。今若易之。无乃乱先王之序乎。昔周有天下。追尊太王王季。以天子之礼。及其祭也。亲尽而毁之。汉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礼。及其祭也。亲尽而毁之。唐有天下。追王献懿二祖。以天子之礼。及其祭也。亲尽而毁之。则不可代太祖之位明矣。又按周礼有先公之祧。有先王之祧。先公之迁主。藏乎后稷之庙。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之迁主。藏乎文武之庙。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异庙也。今献祖已下之祧。犹先公也。太祖以下之祧。犹先王也。请筑别庙。以居二祖。则行周之礼。复古之道。故汉之礼。因于周也。魏之礼。因于汉也。隋之礼。因于魏也。皆立三庙。有二祧。又立私庙四于南阳。亦后汉制也。以为人之子事大宗。降其私亲。故私庙所以尊本宗也。太庙所以尊正统也。虽古今异时。文质异礼。而知礼之情。与问礼之本者。莫不通其变。酌而行之。故上致其崇。则太祖属尊乎上矣。下尽其杀。则祧主亲尽于

下矣。中处其中。则王者主祧于中矣。工部郎中张荐等议曰。昔殷周以稷契始封。遂为不迁之祖。其毁庙之主。皆稷契之后。所以昭穆合祭。尊卑不差。如夏后氏以禹始封。遂为不迁之祖。故夏五庙。禹与二昭二穆而已。据此。则鲧之亲尽。其主已迁。左氏既称禹不先鲧。足明迁庙之主。虽属尊于始封祖者。亦在合食之位矣。又据晋宋齐梁北齐周隋史。其太祖已下。并同禘祫。未尝限断迁毁之主。伏以南北八代。非无硕学巨儒。宗庙大事。议必精博。验于史册。其礼佥同。又详魏晋宋齐梁北齐周隋故事。及贞观显庆开元所述。禘祫并虚东向。既行之已久。实群情所安。且太祖处清庙第一之室。其神主虽百世不迁。永歆烝尝。上配天地。位于郊庙。无不正矣。若至禘祫之时。蹔居昭穆之列。屈己伸孝。以奉祖祢。岂非伯禹烝烝敬鲧之道欤。亦是魏晋及周隋之太祖。不敢以卑厌尊之义也。议者或欲迁二祖于兴圣庙。及请别筑室。至禘祫年享之。夫祫合也。此乃分食。殊乖礼意。又欲藏于西夹室。永不及祀。无异汉代瘗园。尤为不可。辄敢征据正经。考论旧史。请奉献懿二祖与太祖并从昭穆之位。而虚东向。司勋员外郎裴枢议曰。礼之必立宗子者。盖为收其族人。东向之主。亦犹是也。若祔于远庙。无乃中有一间等上不伦。西位常虚。则太祖永厌于昭穆。异庙别祭。则祫飨何主乎合食。永閟比于姜嫄。则推祥禖而无事。礼云。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牧族。牧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由是言之。太祖之上。复有追尊之祖。则亲亲尊祖之义。无乃乖乎。太庙之外。轻置别祭之庙。则宗庙无乃不严。社稷无乃不重乎。且汉丞相韦元成请瘗于园。晋征士虞喜。请瘗于庙两阶之间。喜又引左氏说。古者先王日祭于祖考。月祀于曾高。时享及二祧。岁祫及坛墠。终禘及郊宗石室。是谓郊宗之上。复有石室之祖。斯最近矣。但当时议所处石室。未有准的。喜请于夹室中。愚以为石室可据。处之之道未安。何者。夹室谓居太祖之下毁主。非是安太祖之上藏主也。未有卑处正位。尊在旁居。考理印心。恐非允协。今若建石室于园寝。迁神主以永安。采汉晋之旧章。依禘祫之一祭。修古礼之残缺。为国朝之典故。庶乎春秋之祭。皆中理焉。考功员外郎陈京议曰。臣前为太常博士。已于建中二年九月四日奏议。祫飨献懿二祖所安之位。请下百寮博采其议。其时礼仪使颜真卿因是上状。与京议异。京议未行。伏见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诏下太常卿裴郁所奏。大旨与京旧议相合。伏以兴圣皇帝。则献祖之曾祖。懿祖之高祖。夫以曾孙元孙。祔列于高曾之庙。岂礼之不可哉。实人情之大顺也。京兆少尹韦武议曰。凡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则群庙大合。禘则各序其祧。谓主迁弥远。祧室既修。当祫之岁。宜以献祖居于东向。而懿祖序其昭穆。以极所亲。若行禘礼。则太祖复延于西。以众主列其左右。是则于太祖不为降屈。于献祖无所厌卑。考礼酌情。谓当行此为胜。同官县尉仲子陵议曰。今儒者乃援子虽齐圣。不先父食之语。欲令已祧献祖。权居东向。配天太祖。屈居昭穆。此不通之甚也。凡左氏不先食之言。且以正文公之逆祀。儒者安知非夏后庙数未足之时。而言禹不先鲧乎。且汉之禘祫。盖不足征。魏晋已还。太祖皆近。是太祖之上。皆有迁主。历代所疑。或引閟宫之诗而永閟。或因虞主之义而瘗园。或缘远庙为祧以筑宫。或言太祖实卑而虚位。惟东晋蔡谟。凭左氏不先食以为说。令正西东向详其数事。此最不安。且蔡谟此议。非晋所行。前有司不本谟改筑之言。取正西东向之一句。为万世法。此其不可甚也。臣又思之。永閟瘗园。则臣子之心有所不安。权虚正位。则太祖之尊。无时而定。别筑一室。义差可安。且兴圣之于献祖。乃曾祖也。昭穆有序。享祀以时。伏请奉献懿二祖。迁祔于德明兴圣庙。此其大顺也。或以祫者合也。今二祖别庙。是分食也。何合之为。臣以为德明兴圣二庙。每禘祫之年。亦皆飨荐。是亦合食。奚疑于二祖乎。其月二十七日。吏部郎中柳冕上禘祫议。证凡一十四道。以备顾问。并议奏闻。至三月十二日。祠部奏郁议状。至十一年七月十二日。敕于颀等议状。所请各殊。理在讨论。用求精当。宜令尚书省会百寮。与国子监儒官。切磋旧状。定其可否。仍委所司。具事件奏闻。其月二十八日。左司郎中陆淳奏曰。臣窃寻七年百寮所议。虽有一十六状。总其归趣。三端而已。于颀等一十四状。并云复太祖之位。张荐状则云并列昭穆。而虚东向之位。韦武状则云当祫之岁。献祖居于东向。行禘之礼。太祖复延于西。

谨按礼经及先儒之说。复太祖之位。位既正也。义在不疑。太祖之位既正。献懿二主。当有所归。详考十四状。其义有四。一曰藏诸夹室。二曰置之别庙。三曰迁于园寝。四曰祔于兴圣。藏诸夹室。是无享献之期。异乎周人藏于二祧之义。礼不可行也。置之别庙。始于魏明之说。礼经实无其文。晋义熙九年。虽立此义。已后亦无行者。迁于园寝。是乱宗庙之仪。既无所凭。殊乖礼志。事不足征也。惟有祔于兴圣之庙。禘祫之岁。乃一祭之。庶乎亡于礼者之礼。而得变之正也。宝应初。元宗神主祔庙。始迁献祖懿祖神主于西夹室。是时。有司以国丧毕。将行祫享。以太庙既位当东向。献祖懿祖属尊于太祖。若同祫享。即太祖不得居正位。于是永閟二祖神主于西夹室。太常博士陈京议。请准魏晋以来祫礼。奉二祖出同合享。与太祖并列昭穆。而虚东向之位。又云。若以太祖失尊位。即请奉二祖神主于德明皇帝庙。合享。诏下尚书省杂议。礼仪使颜真卿请依晋蔡谟等立议。至祫享之日。奉献祖神主居东向之位。自懿祖太祖及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制。是日。宰臣百僚。并同真卿之议。奏留中不下。将及祫享。真卿又奏。从之。

唐会要卷十四

禘祫下

贞观十二年。祫祭太庙。近例。祫祭及亲拜郊。令中使引传国宝至坛所。昭示武功也。至是。上以传国大事。中使引之。非宜。乃令礼官一人。就内库监引领。至太庙焉。十九年三月。给事中集贤学士陈京奏。禘是大合祖宗之祭。必尊太祖之位。以正昭穆。今年遇禘。伏恐须定向来所议之礼。是月。敕禘祫之祭。礼之大者。先有众议。犹未精详。宜令百寮集议以闻。时尚书左仆射姚南仲等奏议状五十七道。有进止。送尚书省。更集百寮都商。议定奏闻。户部尚书王绍等五十五人奏议。请奉迁献祖懿祖神主。祔于德明兴圣庙。为修庙未成。今月十五日内。移献祖主于德明兴圣庙中。一处安置。九室数已定。请于德明兴圣庙东北。量地之宜。权设幕屋为行庙。奉安神主。候新庙成。准礼迁祔神主入新庙。每至禘祫年。各于本室行享礼。其月十五日。户部尚书王绍等。又奏请于德明兴圣庙。添造两室。奉安神主。今缘就旧庙增修。则德明兴圣庙殿南垣内。陈设四室。权安神主。庶为宜称。敕旨从之。是月十五日。徙二祖神主于德明兴圣庙。二十四日。有司行禘享于太庙。自此景皇帝始居东向之尊。元皇帝已下。依左昭右穆之列矣。时鸿胪卿王权议曰。按祭法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毛诗清庙章云。清庙。祀文王也。不言太王王季也。又按雍禘章疏云。太王王季已上。皆祔于后稷之庙。盖以太祖东向之位。至尊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礼也。祔之后稷之庙。天下为公。不敢以私夺公也。又按郑玄注云。祭法曰。古者。先王迁庙之主。以昭穆合藏于始祖庙。今献祖懿祖之主。愚臣窃以为宜祔于兴圣庙。不当祭于太庙也。如此。则太祖东向之位得其尊。献祖懿祖之位得其所也。时前后议者。亦多言祔于兴圣庙。然引据无文。上意不决。自宝历已前。太祖尚在昭穆位。故虚东向。以祔太祖。广德二年。太庙室数已满。二祖居夹室。方正太祖东向之位。凡十七年。建中二年冬。祫祭。有司误引东晋蔡谟议。请虚东向。当晋蔡谟议。本请筑宫庙以居颍川京兆以上四府君。其宫庙未成以前。请权虚东向之位。待别庙成。迁四府君神主于别庙。然后太祖正东向之位。虽有此议。属晋室兵革。议不暇行。建中初。虽有司引蔡谟议。虚东向之礼。终亦不行。乃误以宣皇帝居东向。降太祖在昭穆之位。及是。上览群臣之议。以太祖居东向。是百代不刊之典。以二祖皆是追崇。非有土宇人民之尊。礼当别祔庙。及览权议。引据诗礼成文。上意遂定。迁二祖于德明兴圣庙。每禘祫年一享。遂正太祖东向之位。乃下诏曰。奉迁献祖懿祖神主。正太祖景皇帝东向之位。虔告之礼。当任重臣。宜令检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摄太尉告太清宫。门下侍郎平章事崔损。摄太尉告太庙。又下诏曰。国之大事。式在于明禋。王者孝享。莫重于殷祭。所以尊祖而重昭穆也。朕承列圣之休德。荷上天之眷命。虔奉牲币。二十五年。永维宗庙之位。禘尝之序。夙夜祗栗。不敢自专。

是用延访公卿。稽参古礼。博考详议。至于再三。敬以令辰。奉迁献祖宣皇帝神主。懿祖光皇帝神主。祔于德明兴圣皇帝庙。太祖景皇帝正东向之位。宜令所司备礼。务极精严。祗肃祀典。载深感惕。咨尔中外。宜悉朕怀。

会昌六年十月。太常礼院奏。禘祫祝文称号。穆宗皇帝。宣懿皇后韦氏。敬宗皇帝。文宗皇帝。武宗皇帝。缘从前但序亲亲。以穆宗皇后室称为皇兄。未合礼文。得修撰官朱俦等状称。礼序尊尊。不叙亲亲。陛下于穆宗敬宗武宗祝文。恐须但称嗣皇帝臣某。昭告于某宗以下四室。敕旨令礼官同商量闻奏者。臣与今博士闵庆之。修撰官朱俦。检讨官王皞。同考礼经。更无别议。请依前状。从之。仍付所司。

文德元年四月。将行禘祭。有司引旧仪。禘德明兴圣二庙。及献祖懿祖神主祔德明兴圣庙。通为四室。时黄巢之乱。庙已焚毁。及是。将禘祫。俾议其仪。太常博士殷盈孙议曰。臣以德明等四庙。仍非创业。义止追封。且于今皇帝年代极遥。昭穆甚远。可依晋韦泓屋毁乃已之例。因而废之。敕下百僚都省会议。礼部员外郎薛昭纬奏议曰。伏以礼贵从宜。过犹不及。祀有常典。礼当据经。谨按德明追尊。实为遐远。征诸历世。莫有其伦。自古典礼该详。无逾周室。后稷实始封之祖。文王乃建极之君。且不闻后稷之前。别议立庙。以至两汉之于刘累。梁魏之于萧曹。稽彼简书。并无追号。迨于兴圣。事非有据。盖以始王于凉。遂列为祖。类长沙于后汉之世。等楚元于宋高之朝。悉无尊祀之名。足为宪章之验。重以献祖懿祖。皆非宗有德而祖有功。亲尽宜祧。礼当毁瘗。迁于二庙。亦出一时。且武德之初。议宗庙之事。神尧听之。太宗参之。硕学通儒。森然在列。而不议立皋陶凉武昭之庙。盖知其非所宜立也。尊太祖世祖为帝。而以献祖为宣简公。懿祖为懿王。卒不加帝号者。谓其亲尽则毁矣。春秋左氏传曰。孔子在陈。闻鲁庙灾曰。其桓僖乎。已而果如其言。盖以亲尽不毁。宜致天灾。炯然之征。不可忽也。据太常礼院状所引。至德二载。克复后。不作宏农府君庙神主。及晋韦泓屋毁乃已之议。颇为明据。深协礼经。其兴圣等四室。请依礼院之议。从之。

大顺元年。将行禘祭。有司请以三太后神主祔享于太庙。三太后者。孝明太皇太后郑氏。宣宗皇帝母。恭僖皇太后王氏。敬宗皇帝母。贞献皇太后韦氏。文宗皇帝母。三后之崩。皆作神主。有故不当入太庙。当时礼官建议。并置别庙。每年五享。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皆于本庙行事。无奉神主入太庙之文。至是乱离之后。旧章散失。礼院凭曲台礼。欲以三太后祔享太庙。太常博士殷盈孙献议非之曰。臣谨按三太后。宪宗穆宗之后也。二帝已祔太庙。三后所以立别庙者。不可入太庙故也。与帝在位皇后别庙不同。今有司误用王彦威曲台礼。禘别庙太后于太庙。乖戾之甚。臣窃究事体。有五不可。曲台礼云。别庙皇后。禘祫于太庙。祔于祖姑之下。此乃皇后先崩。已造神主。夫在帝位。如昭成肃明。元献昭德之比。昭成肃明之崩也。睿宗在位。元献之崩也。元宗在位。昭德之崩也。肃宗在位。四后于太庙。未有本室。故创别庙。当为太庙合食之主。禘祫乃奉以入飨。其神主但题云。某谥皇后。明其后太庙有本室。即当迁祔。帝方在位。故皇后暂立别庙耳。本是太庙合食之祖。故禘祫乃升。太庙未有位。故祔祖姑之下。今恭僖贞献二太后。皆穆宗之后。恭僖会昌四年造神主。合祔穆宗庙室。时穆宗庙已祔武宗母宣懿皇后神主。故为恭僖别立庙。其神主直题云皇太后。明其终安别室。不入太庙故也。贞献太后。大中元年作神主。别立庙。其神主亦题为太后。并与恭僖义同。孝明咸通五年作神主。合祔宪宗庙室。宪宗庙已祔穆宗之母懿安皇后。故孝明亦别立庙。是懿宗祖母。故题其主为太皇太后。与恭僖贞献。亦同帝在位后先作神主之例。今以别庙太后神主。禘祭升享太庙。一不可也。曲台礼别庙皇后禘祫于太庙仪注曰。内常侍奉别庙皇后神主入置于庙庭。赤黄褥位。奏云。某谥皇后禘祫祔享太庙。然后以神主升。今即须奏云。某谥太皇太后。且太庙中。皇后神主。二十一室。今忽以皇太后入列于昭穆。二不可也。若但云某谥皇后。即与所题都异。

神何依凭。此三不可也。古今礼要云。旧典。周立姜嫄别庙。四时祭荐。及禘祫与七庙皆祭。惟不入太祖庙为别配。文思甄后。明帝母。庙及寝依姜嫄之庙。四时及禘。皆与诸庙同。此旧礼明文。得以为证。今以别庙太后。禘祫于太庙。四不可也。所以置别庙太后。以孝明不可以懿安并祔宪宗之室。今禘享乃处懿安于舅姑之上。此五不可也。且祫合祭也。合犹不入太祖之庙。而况于禘乎。窃以为并皆置于别庙为宜。且恭僖贞献二庙。以在朱阳坊。禘祫赴太庙。皆须备法驾。典礼甚重。仪卫至多。咸通之时。累遇大享。耳目相接。年代未遥。人皆见闻。事可询访。非敢以臆断也。或曰以三庙故。禘祫于别庙或可矣。而将来有可疑焉。谨按睿宗亲尽已祧。今昭成肃明二后。同在夹室。如或后代宪宗穆宗亲尽而祧。三太后神主。其得不入夹室乎。若遇禘祫。则如之何。对曰。此又大误也。三太后若亲尽合祧。但当閟而不享。安得处于夹室。禘祫则就别庙行之。历代已来。何尝有别庙神主。复入太庙夹室乎。禘祫礼之大者。无宜错失。时宰相孔纬。以大祭日迫。不可遽改。时人非之。

献俘

武德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秦王平薛仁杲。凯旋。献俘于太庙。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秦王破宋金刚。复并州地。凯旋。献俘于太庙。

四年七月九日。秦王平东都。被金甲。陈铁马一万。甲士三万。俘王世充窦建德。及隋神器辇辂。献俘于太庙。

贞观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张宝相俘颉利可汗。献俘于太庙。

二十三年正月。阿史那社尔执龟兹王诃利布失毕。及其相那利等。献于社庙。太宗释之。以为左武卫大将军。

永徽元年九月七日。高侃执突厥车鼻可汗。献太庙。

显庆三年十一月。苏定方俘贺鲁到京师。上谓侍臣曰。贺鲁背恩。今欲先献俘于昭陵。可乎。许敬宗对曰。古者出师凯还。则饮至策勋于庙。若诸侯以王命讨不庭。亦献俘于天子。近代将军征伐克捷。亦用斯礼。未闻献俘于陵所也。伏以园陵严敬。义同清庙。陛下孝思所发。在礼无违亦可行也。十五日。还献于昭陵。十七日。告于太庙。皇帝临轩。大会文武百寮。夷狄君长。苏定方戎服。操贺鲁献于乐悬之北。上责之。不能对。摄刑部尚书长孙冲跪于阶下奏曰。伊丽道献俘贺鲁。请付所司。大理官属受之以出。诏免其死。

显庆五年正月。左骁骑大将军苏定方。讨思结阙俟斤都曼。献俘于东都。上御干阳殿。定方操都曼等以献。法司请斩之。定方请曰。都曼反叛。罪合诛夷。臣欲生致阙廷。与之有约。述陛下好生之德。必当待以不死。今既面缚待罪。臣望与其余命。上曰。朕屈法申恩。全卿信誓。乃宥之。

干封元年十月二十一日。李绩平高丽还。上令领高藏等俘囚。便道献于昭陵。仍备军容。奏凯歌于京城。献于太庙。

总章元年十二月。以高丽平。献俘于含光殿。大会。李绩及部将已下。大陈设于廷。

永隆二年十月。定襄道大总管裴行俭。执降俘突厥阿史那伏念等献之。初行俭许伏念以不死。侍中裴炎害其功。乃奏曰。伏念其副将程务挺逼逐窘急而降。上乃命斩于都市。封行俭闻喜县公。行俭叹曰。浑浚前事。古今耻之。但恐杀降之后。无复来者。因称疾不出。

开元二十六年六月。幽州节度使副大使张守珪。大破契丹林胡。遣使献捷。择日告庙。

二十八年八月二十日敕。幽州节度奏破奚契丹。宜择日告庙。自后。诸军每有克捷。必先告庙。

上元元年闰四月赦节文。其诸军所获首级。除元恶之外。一切不得传送。

元和元年十月。东川节度使高崇文。平西蜀。生擒逆贼刘辟以献。上御兴安门观之。命中使诘其叛状。刘辟曰。臣不敢反。五院子弟为恶。臣不能制。上曰。朕遣中使送旌节等。何为不受。辟引罪无词。命斩于子城之西南隅。

二年十月。平浙西。擒逆贼李锜。至阙下。上御兴安门亲诘其反状。锜曰。臣本不反。张子良教臣。上曰。汝以宗臣为统帅。子良为恶。何不斩之。而后入告。锜不能对。命献太清宫太庙太社。即与其男师回。并腰斩于子城之西南隅。

十二年十一月。隋唐节度使李訴。平淮西。擒逆贼吴元济以献。上御兴安门。大陈甲士旌旗于楼南。文武群臣。皇亲。诸幕使人。皆列位。元济既献于太庙太社。露布引之。令武士执曳楼南。摄刑部尚书王播奏。请付所司。制曰。可。大理卿受之以出。斩于子城之西南隅。

十四年二月。魏博节度使田宏正奏。今月九日。淄青兵马使刘悟。斩逆贼李师道。并男二人首级。请降。上御兴安门受田宏正所献贼俘。群臣称贺于楼下。授刘悟义成军节度使。封彭城郡王。李师道妻魏氏并女。没入掖庭。堂弟师和。配流岭表。

长庆元年四月。中书门下奏。伏以太宗平突厥。高祖平高丽。皆告陵庙。盖以高祖尝蓄愤于北虏。太宗挫锐气于东夷。武功未终。后圣继志。亦既平荡。所宜启告。伏以镇冀一道。幽蓟八州。不劳干戈。尽复区宇。礼宜献俘函首。布告清庙。下礼官择日撰仪。荐告太庙。从之。

太和三年五月。宣慰使谏议大夫柏耆奏。斩李同捷于将陵沧。丁亥。御兴安楼下受沧州所献俘。其李同捷母妻并男元达等。诏并宥之。令于湖南安置。百寮称贺于楼前。翌日。贬宣慰使柏耆为循州司户。宣慰判官殿中侍御史沉亚之为虔州南康尉。以擅入沧州取李同捷。为诸镇所怒。奏论故也。

会昌四年二月。河东监军吕义忠奏。擒贼杨弁元荣并同谋大将军五十四人。献俘于阙下。其年八月。平泽潞。枭逆贼刘祯。传首京师。十八日。御安福门受献。其日。先告宗庙社稷毕。文武及在京九品官。宗子诸亲。蕃客诸道使客等。并在楼前立班称贺。

中和三年七月。徐州节度使时溥。函送黄巢首级以献。帝受俘。献于行庙。

光启二年。车驾幸兴元。邠州节度使朱玫立嗣襄王煴于京城。十二月。败奔河中。为王重荣斩首以献。上御兴元城门。阅俘。受贺。时太常博士殷盈孙献议曰。伏以伪煴违背

宗社。僭窃乘舆。已就诛夷。所宜称贺。然物议之间。或有未允。臣按礼经。公族有罪。狱既具。有司闻于君曰。某之罪在大辟。君曰赦之。如是者三。有司走出致刑。君复使谓之曰。虽然。固当赦之。有司曰。不及矣。君为之素服不举乐三日。今伪熅皇族也。虽犯诛死之罪。宜就屠戮。其可以朝群臣而受贺乎。臣以伪熅迫胁之际。不能守节效死。而乃甘心逆谋。宜黜为庶人。绝其属籍。其首仍委所在。以庶人礼葬。其大捷之庆。当以朱玫首级到日称贺。从之。

龙纪元年二月。汴州行军司马李璠。槛送秦宗权并妻赵氏以献。上御延喜门受俘。百寮称贺于楼前。以之徇市。告社庙。斩于独柳树。

干宁二年十一月。庆州行营兵马都统斩王行瑜。函首级献于京师。上御延喜门受俘馘。百僚称贺于楼前。

唐会要卷十五

庙议上

贞观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诏太原之地。肇基王业。事均丰沛。义等宛谯。理宜别建寝庙。以彰圣德。详览汉典。抑有成规。但先皇遗旨。务存俭约。虔奉训诫。无忘启处。宜令礼官与公卿等。详议以闻。秘书监颜师古议曰。臣究观祭典。考验礼经。宗庙皆在京师。不于下土别置。至若周之酆镐。并为迁都。乃是因事更营。非云一时俱立。其郡国造庙。爰起汉初。率意而行。事不稽古。源流渐广。大违典制。是以贡禹韦元成匡衡等。招聚儒学。博询廷议。据礼陈奏。遂从废毁。自斯已后。弥历年代。辍而不为。今若增立寝庙。别安神主。有乖先旨。靡率旧章。垂裕后昆。理谓不可。固宜勉割深衷。俯从大礼。

开元四年十二月。太常卿姜皎。与礼官陈贞节等上表曰。臣伏见太庙中。则天皇后配高宗天皇大帝。题云天皇圣帝武氏。伏寻昔居宠秩。亲承顾托。因摄大政。事乃从权。神龙之初。已去帝号。岑羲等不闲政体。复题帝名。若使帝号长存。恐非圣朝通典。夫七庙者。高祖神尧皇帝之庙也。父昭子穆。祖德宗功。非夫帝子天孙。乘干出震者。不得升祔于斯矣。但皇后祔庙。配食高宗。位号旧章。无宜称帝。今山陵日近。升祔非遥。请申陈告之仪。因除圣帝之字。直题云则天皇后武氏。从之。

大历十四年十月。代宗神主将祔。礼仪使颜真卿。以元皇帝世数已远。准礼合祧。请迁于西夹室。其奏议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又礼器云。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七庙。又伊尹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此经典之明证也。七庙之外。则曰去祧为坛。去坛为墠。故历代儒者。制迭毁之礼。皆亲尽宜毁。伏以太宗文皇帝。七世之祖。高祖神尧皇帝。国朝首祚。万叶所承。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于唐。元本皆在不毁之典。世祖元皇帝。地非开统。亲在七庙之外。代宗皇帝升祔有日。元皇帝神主。礼合祧迁。或议者以祖宗之名。难于迭毁。昔汉朝近古。不敢以私灭公。故前汉十二帝。为祖宗者四而已。至后汉渐违经意。子孙以推美为先。光武已下。皆有庙号。则祖宗之名。莫不建也。安帝以谗害大臣。废太子。及崩无上宗之奏。后自建武已来无毁者。因以陵号称宗。至桓帝失德。尚有宗号。故初平中。左中郎蔡邕。以和帝已下。功德无殊。而有过差。不应为宗。余非宗者。追尊三代。皆奏毁之。是知祖有功宗有德。存至公之义。非其人不居。盖三代制礼之本也。自东汉已来。则此道衰矣。魏明帝自称烈祖。论者以为逆。自称祖宗。故近代此名。悉为庙号。未有子孙践祚。而不祖宗先王者。以此明之。则不得独据两字。而为不合祧迁之证。假令传祚百代。岂可上崇百代。以为孝乎。请依三昭三穆

之义。永为通典。宝应二年。升祔元宗肃宗。则献祖懿祖已从。迭毁。伏以代宗睿文孝皇帝。卒哭而祔。则合上迁一室。元皇帝世数已远。其神主准礼当祧。至禘祫之时。然后享祀。于是祧元皇帝于西夹室。祔代宗神主焉。

建中元年三月。礼仪使上言。东都太庙阙木主。请造以祔。诏下议之。初。武后于东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庙。至中宗已后。两京太庙。四时并享。至德乱后。木主多亡缺未祔。于是议者纷然。其大旨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庙。遍立群主。时享之日。以他官摄。其二曰。建庙立主。存而不祭。若皇舆时巡。则就享焉。其三曰。存其庙。瘗其主。驾或东幸。则饰斋车。奉京师群庙之主以往。议皆不决而罢。

贞元十五年四月。膳部郎中归崇敬上疏曰。东都太庙。不合置木主。谨按典礼。虞主用桑。练主用栗。重作栗主。则埋桑主。所以神无二主。犹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也。今东都太庙。是则天皇后所建。以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庙。盖将以备行幸迁都之所也。且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前后迁都。一十三度。不可每都而别立神主也。议者或云。东都神主。已曾虔奉而礼之。岂可一朝废之乎。且虞祭则立桑主而虔祀。练祭则立栗主而埋桑主。岂桑主不曾虔祀。而乃埋之。又所阙之主。不可更作。作之不时。非礼也。

永贞元年十一月。德宗神主将祔。礼仪使杜黄裳。与礼官王泾等。请迁高宗神主于西夹室。其议曰。自汉魏已降。沿革不同。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毁之名也。自东汉魏晋。迄于陈隋。渐违经意。子孙以推美为先。光武已下。皆有祖宗之号。故至于迭毁亲尽。礼亦迭迁。国家九庙之尊。皆法周制。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于唐。德同周之后稷也。高宗神尧皇帝。国朝首祚。万叶所承。德同周之文王也。太宗文皇帝。应天靖乱。垂统立极。德同周之武王也。周人郊后稷而祖文王宗武王。圣唐郊景皇帝祖高祖而宗太宗。皆在不迁之典。高宗皇帝。今在三昭三穆之外。谓之亲尽。既德宗皇帝神主新入庙。礼合迭迁。藏于从西第一夹室。每至禘祫之月。合食如常。于是祧高宗神主于西室。祔德宗神主焉。

元和元年七月。顺宗神主将祔。有司疑于迁毁。太常博士王泾建议曰。礼经。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毁之名也。惟三代行之。汉魏已降。虽曰祖宗。亲尽则迁。无功亦毁。不得行古之道也。昔夏后氏十五世。祖颛顼而宗禹。殷人十七世。祖契而宗汤。周人三十六王。以后稷为太祖。祖文王而宗武王。圣唐德厚流广。远法殷周。奉景皇帝为太祖。祖高祖而宗太宗。皆在百世不迁之典。故代宗升祔。迁世祖也。德宗升祔。迁高宗也。今顺宗升祔。中宗在三昭三穆之外。谓之亲尽。迁于太庙夹室。礼则然也。或谏者以则天太后革命。中宗复而兴之。不宜在迁藏之例。臣窃未喻也。日者高宗晏驾。中宗奉遗诏。自储副而陟元后。则天太后临朝。废为庐陵王。圣历元年。太后诏复立为皇太子。属太后圣寿延长。御下日久。奸臣擅命。紊其纪度。敬晖桓彦范等五臣。俱唐旧臣。匡辅王室。翊中宗而承大统。此乃子继父业。是中宗得之而且失之。母授子位。是中宗失之而复得之。二十年闲。再为皇太子。复践皇帝位。失之在己。得之在己。实与革命中兴之义殊也。又以周汉之例推之。幽王为犬戎所灭。平王东迁。周不以平王为中兴不迁之庙。其例一也。汉吕后专权。产禄秉政。文帝自代邸而继立。汉不以文帝为中兴不迁之庙。其例二也。霍光辅宣帝。再盛基业。而不以宣帝为不迁之庙。其例三也。伏以中宗孝和皇帝。于圣上为六代伯祖。尊非正统。庙亦亲尽。爰及周汉故事。是与中兴功德之主亦同。奉迁夹室。固无疑也。是月二十四日。礼仪使杜黄裳奏曰。顺宗皇帝神主。已升祔太庙。告祧之后。即合递迁。中宗皇帝神主。今在三昭三穆之外。准礼合迁于太庙后西第一夹室。每至禘祫之日。合食如常。于是祧中宗神主于西夹室。祔顺宗神主焉。先是。令有司以山陵将毕。议迁庙之礼。有司以中宗为中兴之君。当百世不迁之位。宰臣召蒋武问之。武对曰。中宗以宏道元年于高宗

柩前即位。时春秋已壮矣。及母后篡夺。神器潜移。其后赖张柬之等同谋。国祚再复。此盖同于反正。恐不得号为中兴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复之。谓之中兴。汉光武晋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复之。晋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与惠安二帝事同。即不可为不迁之主也。有司又云。五王有再安社稷功。今若迁中宗庙。则五王永绝配享之典。武曰。凡配享功臣。每至禘祫年。方合食太庙。居常即无享礼。今迁中宗神主。而禘祫之年。毁庙之主。并陈于太庙。此则五王配食。与前时如一也。有司不能答。

十五年四月。礼部侍郎李建奏上大行皇帝谥曰。圣神章武孝皇帝。庙号宪宗。制曰。敬依典礼。先是。淮南节度使李夷简上议曰。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大行皇帝戡翦寇逆。累有武功。庙号合称祖。陛下宜当决在宸断。无信龌龊书生也。遂诏下公卿。与礼官同议。大行皇帝庙号。称祖与称宗孰宜。太常博士王彦威奏议曰。伏惟礼经及三代之制。始封之君。谓之太祖。太祖之外。又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夏后氏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汤。周人郊祀后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自东汉魏晋。渐违经意。沿革不一。子孙以推美为先。故自始祖已下。并有建祖之制。盖非典训。不可法也。国朝祖宗制度。本于周礼。以景皇帝为太祖。又祖神尧而宗太宗。至高宗以后。则但称宗。谓之尊名。着为成法。不然则何以太宗造有区夏。致理升平。元宗埽清内难。翊戴圣父。肃宗龙飞灵武。收复两京。此皆应天顺人。拨乱反正。至于庙号。亦但称宗。谨按经义。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故传曰。始封必为祖。书曰。德高可宗。故号高宗。今宜本三代之定制。去晋魏之乱法。守贞观开元之宪章。而拟议大名。垂以为训。大行皇帝庙号宜称宗。从之。其日。礼部奏准贞观故事。迁庙之主。藏于夹室西壁。今夹壁南北三闲。第一闲世祖室。第二闲高祖室。第三闲太宗室。伏以山陵日近。睿宗皇帝祧迁有期。夹室西壁三室外。无置室处。准江都集礼。古者迁庙之主。藏于太室北壁之中。今请于夹室北壁。以西为上。置睿宗皇帝神主石室。制可。

长庆元年二月。分司库部员外郎李渤奏。太微宫神主。请归祔太庙。敕付东都留守郑絪商量闻奏。絪奏云。臣谨详三代典礼。上稽高祖太宗之制度。未尝有并建两庙。并享二主之礼。天授之际。祀典变革。中宗初复旧物。未暇详考典章。遂于洛阳。创立宗庙。是行迁都之制。实非建国之仪。及西归上都。因循未发。德宗嗣统。坠典克修。东都九庙。不复告享。谨按礼记仲尼答曾子问云。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所以明二主之非礼也。陛下接千载之大统。扬累圣之耿光。宪章先王。垂法后嗣。况宗庙之礼。至尊至重。违经黩祀。时谓不钦。特望择三代令典。守高祖太宗之法度。鉴神龙权宜之制。遵建中矫正之礼。依经复古。允属圣明。伏以太微宫光皇帝三代睿宗圣文孝武皇帝神主。参考经义。不合祔享。至于迁置神主之礼。三代已降。礼无明文。伏望委中书门下与公卿礼官质正详定。敕付所司。太常博士王彦威奏议曰。谨按国初故事。无两都并建宗庙。并行享祭之礼。伏寻周书召诰洛诰之说。实有祭告丰庙洛庙之文。是则周人两都。并建宗祧。至则告享。然则两都皆祭祖考。礼祀并兴。自神龙复辟。中宗嗣位。庙既皆作。享亦并行。天宝末。两都倾陷。神主亡失。肃宗既复旧物。但建庙作主于上都。其东都神主。大历中。始于人闲得之。遂寓于太微宫。不复祔享。臣等谨按经传。王者之制。凡建宫室。宗庙为先。庙必有主。主必在庙。是则两都立庙。盖行古之道。主必在庙。实依礼经。今谨参详。理合升祔。谨按光皇帝是追王。高宗中宗睿宗。是祧庙之主。其神主合藏于太庙从西第一夹室。景皇帝是始封不迁之祖。其神主合藏于太庙从西第二夹室。高祖太宗元宗肃宗代宗。是创业有功亲庙之祖。伏惟江都集礼。正庙之主。藏于太室之中。礼记。群庙之主。有故则聚而藏之祖庙。伏以德宗之下。神主未作。代宗之上。后主先亡。若归本室。则有虚主。事虽可据。理或未安。今高祖已下神主。并合藏于太祖之庙。依旧准故事不享。如陛下肆觐东后。移都洛阳。自非祧主。合归本室。其余阙主。又当时而作。祔享时祭禘祫如仪。臣又按国家追王故事。太祖之上。又有德明兴圣懿祖别庙。今光皇帝神主。即懿祖也。伏

缘东都先无前庙安光皇帝神主。今请权祔于太庙夹室。居元皇帝之上。如驾在东都。则请准上都式。营建别庙。作德明兴圣献祖神主。备礼升祔。又于太庙夹室。奉迎光皇帝神主。归别庙第四室。禘祫如仪。或问曰。礼。作栗主。瘗桑主。汉魏并有瘗主之议。大历中亦瘗孝敬皇帝神主。今祔而不瘗。如之何。答曰。作主依神。理无可埋。汉魏瘗藏。事非允惬。孝敬尊非正统。庙废而主独存。从而瘗藏。为协情理。又问。古者巡狩必载迁主。今东都主又祔于庙。答曰。古者师行以迁主。无则主命。自非迁祖之主。别无出庙之文。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则两都宗庙。各宜有主。又问者。古者作主。必因虞练。若主必归祔。则室不可虚。则当补已亡之主。创当祔之主。礼无其说。如之何。答曰。虞练作主。礼之正也。非时作主。事之权也。王者遇时为法。因事制宜。苟无其常。则思其变。如驾或东幸。庙仍虚主。即准肃宗广德二年上都作主故事。特作阙主而祔。盖主不可阙。故礼贵从宜。春秋之义。变而之正者也。臣伏思祖宗之主。神灵所凭。寓于太微。不入宗庙。据经复本。允属圣明。至是。下尚书省集议。而郎吏所议。与彦威多同。丞郎则各执所见。或云神主合藏于太微宫。或云并合埋瘗。或云阙主当作。或云舆驾东幸。即载上都神主而东。咸以意言。不本经据。竟以纷议不定。遂不举行。

四年五月。礼仪使奏。谨按周礼。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合太祖之庙为七。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世。有一国者祭五世。则知天子上祭七庙。典籍通规。祖功宗德。不在其数。国朝九庙之制。法周之文。太祖皇帝始为唐肇基天命。义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尧皇帝。创业经始。化隋为唐。义同周之文王。太宗皇帝。神武应期。造有区夏。义同周之武王也。其下三昭三穆。谓之亲庙。四时常飨。自如礼文。今以新主立庙。元宗明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是亲尽之祖。虽有功德。礼合祧迁。禘祫之岁。则从合食。制从之。

开成五年。礼仪使奏。谨按天子七庙。祖功宗德。不在其中。国朝制度。太庙九室。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封于唐。高祖太宗创业受命。有功之主。百世不迁。今文宗元圣昭献皇帝升祔有时。代宗睿文孝武皇帝是亲尽之祖。礼合祧迁。每至禘祫。合食如常。敕旨。敬依典礼。

唐会要卷十六

庙议下

会昌元年三月。中书门下奏。请尊宪宗为不迁庙曰。谨按祖有功宗有德。夏之祖宗。经传无文。殷则一祖三宗。成汤为始祖。太甲为太宗。大戊为中宗。武丁为高宗。刘歆曰。天子七庙。苟有功德则宗之。所以劝帝者。功德博矣。故周公作无逸。举殷之三宗以劝成王。汉景帝诏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庙乐不称。朕甚惧焉。其为孝文皇帝庙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施于万代。其与丞相列侯二千石礼官具仪礼奏焉。丞相申屠嘉等奏曰。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又汉宣帝诏曰。夙夜惟念孝武帝躬履仁义。选明将。讨不服。功德茂盛。不能尽宣。而庙乐未称。时有司奏。请尊孝武庙为世宗庙。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请世世献之。此子孙崇褒祖宗之明据也。自天宝后。兵宿中原。强侯缔交。髋髀甚众。贡赋不入。刑政自出。包荒含垢。至于贞元。德宗惩奉天之难。厌征伐之事。戎臣优以不朝。终老于外。其卒则以幕吏将校代之。两河藩镇。或仓卒易帅。甚于奕棋。宪宗摅宿愤。举升平之典法。始命将帅。顺天行诛。元年戮琳暨辟。季年枭元济及李师道。岂有去天下之害。不享其名。致生民之安。不受其报乎。臣等敢遵古典。请尊宪宗章武孝皇帝为百世不迁之庙。表奏。留中不出。其年六月制。朕近因载诞之日。展承颜之敬。太皇太后谓朕曰。天子之孝。莫大于丕承。人伦之义。莫大

于嗣续。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厌世已久。星霜屡迁。祢宫旷合食之礼。惟帝深濡露之感。宣懿太后。长庆之际。德冠后宫。夙表沙麓之祥。实茂河洲之范。先朝恩礼之厚。中壶莫偕。况诞我圣君。缵承昌运。已协华于先帝。方延祚于后昆。思广贻谋。庶宏博爱。爰遵旧典。以慰孝思。当以宣懿皇太后祔在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庙。率是彝训。其敬承之。朕祇奉慈旨。载深感咽。宜尽令宣示中外。咸使闻知。

五年八月。中书门下奏。东都太庙九室神主。共二十六座。自禄山叛后。取太庙为军营。神主弃于街巷。所司潜收聚。见在太微宫内。新造小屋之内。其太庙屋室并在。可以修崇。太和中。太常博士王彦威议。以为东都不合置神主。车驾东幸。即载主而行。至今因循。尚未修建。望令尚书省集公卿及礼官学官详议。如不要更置。须有收藏去处。如合置。望以所拆大寺材木修建。李石既是宗室。官为居守。便望令充修东都太庙使。勾当修缮。奉敕宜依。六年三月。太常博士郑路等奏。东都太微宫神主二十座。去年二月二十九日。礼院分析闻奏讫。伏奉今月七日敕。此礼至重。须遵典故。宜令礼官学官同议闻奏者。臣今与学官等详议讫。谨具分析如后。

献祖宣皇帝。　宣庄皇后。

懿祖光皇帝。　光懿皇后。　文德皇后。

高宗天皇大帝。　则天皇后。

中宗大圣大昭孝皇帝。　和思皇后。　昭成皇后。

孝敬皇帝。　孝敬哀皇后。

已前十二座。亲尽迭毁。宜迁诸太庙。祔于兴圣庙。禘祫之岁。乃一祭之。东都无兴圣庙可祔。伏请且权藏于太庙夹室。未题神主十四座。前件神主。既无题号之文。难伸祝告之理。今与礼官等商量。伏请告迁之日。但瘗于旧太微宫内空闲之地。参酌事理。庶协从宜。制可。太常博士段瑰等三十九人奏议曰。礼之所立。本于诚敬。庙之所设。实在尊严。既曰荐诚。则宜统一。昔周之东西有庙。亦可征其所由。但缘卜洛之初。既须营建。又以迁都未决。因议两留。酌其事情。匪务于广祭法明矣。伏以东都太庙。废已多时。若议增修。少乖前训。何者。东都始制寝庙。于天后中宗之朝。事出一时。非贞观开元之法。前后因循不废者。亦踵镐京之文也。记曰。祭不欲数。数则烦。天宝之中。两京悉为寇陷。西都庙貌如故。东都因此散亡。是知九庙之灵。不欲歆其烦祀也。自建中不葺之后。弥历岁年。今若庙貌惟新。即须室别有主。旧主虽在。大半合祧。必几筵而存之。所谓宜祧不祧也。孔子曰。当七庙五庙无虚主也。谓庙不得无主者也。旧主如有留去。新庙便合创添。谨按左传云。祔练作主。又大戴云。虞而立几筵。如或非时成之。便是以凶干吉。创添既不典。虚庙又非仪。考诸礼文。进退无守。或曰。汉于郡国置宗庙。凡百余所。今止东西立庙。有何不安者。当汉氏承秦焚烧之余。不识典故。至于庙制。率意而行。比及元成二帝之间。贡禹韦元成等继出。果有正论。竟从毁除。足知汉初不本于礼经。又安可程法也。或曰。几筵不得复设。庙寝何妨修营。候车驾时巡。便合于所载之主者。究其终始。又得以论之。昨者。降敕参详。本为欲收旧主。主既不立。庙更何可施。假令行幸九州。一一皆立庙乎。臣愚以为庙不可修。主宜藏瘗。或就瘗于坎室。或瘗于两阶之间。此乃百世常行不易之道也。其年九月敕。段瑰等详议东都不可立庙。李福等状。又有异同。国家制度。须合典礼。证据未一。则难建立。并令赴都省对议。须归至当。工部尚书薛元赏等议。伏以建中时。公卿奏请修建东都太庙。当时之议。大旨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庙。备立其主。

时享之日。以他官摄行。二曰。建庙立主。存而不祭。皇舆时巡。则就享焉。三曰。存其庙。瘗其主。臣等取其三议。参酌礼经。理宜存庙。不合置主。谨按礼祭义曰。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礼记曰。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是知王者建邦设都。必先宗庙社稷。况周武受命。始都于丰。成王相宅。又卜于洛。烝祭岁于新邑。册周公于太室。故书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王入太室。祼。成王厥后复归于丰。虽成洛邑。未尝久处。逮于平王。始定东迁。则周之丰镐。皆有宗庙明矣。又按曾子问。庙有二主。夫子告以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未知其为礼者。昔齐桓公作二主。夫子讥之。以为伪主。是知二主不可并设。亦明矣。夫圣王建社以厚本。立庙以尊祖。所以京邑必有宗社。今国家定周秦之两地。为东西之两宅。辟九衢而立宫阙。设百官而严拱卫。取法元象。号为京师。既严帝宅。难虚神位。若无宗庙。何谓皇都。然依人者神。在诚者祀。诚非外至。必由中出。理合亲敬。用交神明。位宜存于两都。庙可偕立。诚难专于二祭。主不并设。或以礼云七庙五庙无虚主。是谓不可无主。所以天子巡狩。亦有所尊。尝饰斋车。载迁主以行。今若修庙瘗主。则东都太庙。九室皆虚。既违于经。须征其说。臣复探赜礼意。因得尽而论之。所云七庙五庙无虚主。是论见飨之庙不可虚也。今之两都。虽各有庙。禘袷享献。斯皆亲奉于上京。神主几筵。不可虚陈于东庙。且礼云。惟圣人为能享帝。孝子为能享亲。昔汉韦元成议废郡国祀。亦曰立庙京师。躬亲承事。四海之内。各以职来祭。人情礼意。如此较然。二室既不并居。二庙岂宜偕祔。但所都之国。见享之庙。既无虚室。则协通经义者。又欲置主不享。以俟巡幸。昔鲁作僖公之主。不于虞练之时。春秋书而讥之。合祔之主。作非其时。尚为所议。今若置不合祔之主。不因时而作。违经越礼。莫甚于此。岂有九室合享之主。而有置而不享之文。两庙始创于周公。二主获讥于夫子。自古制作。皆范周孔。旧典犹在。足可明征。臣所以言东都庙则合存。主不合置。今将修建庙宇。诚不亏于典礼。其见在太微宫中六主。请待东都修建太庙毕。具礼迎置于西夹室。閟而不飨。式彰陛下严祀之敬。以明圣朝尊祖之义。吏部郎中郑亚等五人议。据礼院奏。以为东都太庙既废。不可复修。见在太微宫神主。请瘗于所寓之地。有乖经训。不敢雷同。臣所以别进议状。请修祔主。并依典礼。兼与建中元年礼仪使颜真卿所奏事同。臣与公卿等重议。皆以为庙固合修。主不可瘗。即与臣等议状意同。但众议犹疑东西二庙。各设神主。恐涉庙有二主之义。请修庙虚室。以太微宫所寓神主。藏于夹室之中。伏以六主神位。内有不祧之宗。今用迁庙之仪。犹未合礼。臣等犹未敢署众状。盖为阙疑。太学博士直宏文馆郑遂等七人议曰。夫论国之大事。必本于正。而根乎经。以臻于中道。圣朝以广孝为先。以得礼为贵。而臣下敢不以经对。三论六故。已详于前议矣。再捧天问。而陈乎诸家之说。求于典训。考乎大中。庙有必修之文。主无可置之理。则正经正史。两都之庙可征。礼称天子不卜处。太庙择日。卜建国之地。则宗庙可知。若废庙之说。恐非所宜。按诗书礼三经。及汉朝正史。两都并设庙。而载主之制。久已行之。敢不明征。而去其文饰。援据经文。不易前见。东都太庙。合务修崇。而旧主当瘗。请瘗于太微宫所藏之所。皇帝有事于洛。则奉斋车载主以行。太常博士顾德章议曰。夫礼虽缘情。事贵合道。将明厥要。实在得中。必过礼而求多。则反亏于诚敬。伏以神龙之际。天命有归。移武氏庙于长安。即其地而置太庙。以至天宝初复。不为建都而设。议曰。中宗立庙于东都。无乖旧典。征之古意。不亦谬乎。又曰。东都太庙。至于睿宗元宗。犹奉而不易者。盖缘常所尊奉。不敢辄废也。今则废已多时。宜循莫举之典也。又曰。虽贞观之始。草创未暇。岂可谓此事非开元之法者。谨按定开元六典敕曰。听政之暇。错综古今。法以周官。作为唐典。览其本末。千载一时。春秋谓考古之法也。行之可久。不曰然欤。此时东都太庙见在。六典序两都宫阙。西都具太庙之位。东都则存而不论。足明事出一时。又安得云开元之法也。又三代礼乐。莫盛于周。昨者论议之时。便宜细参。取法于周。迁都而立庙。今立庙不因迁都。何美之而不能师之也。又曰。建国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者。谨按六典。永昌中。则天以东都为神都。尔后渐加营构。宫室百司。于是备

矣。今之宫室百司。乃武氏改命所备也。上都已建国立宗庙。不合引言。又曰。东都洛阳。祭孝宣等五帝。长安祭孝成等三帝。以此为置庙之例。则又非也。当汉两处有庙。所祭之帝各别。今东都建庙作主。与上都尽同。详而论之。失之甚者。又曰。今或东洛复置太庙。有司同日待祭。以此为数。实所未解者。谨按天宝三载诏曰。顷四时有事于太庙。两京同日。自今已后。两京各宜别择日。载在祀典。可得而详。且立庙造主。所以祭神。而曰存而勿祀。出自何经。当七庙五庙无虚主。而欲立虚庙。法于何典。前称庙貌如故者。即指建中之中。就有而言。以为国之先也。前以非时不造主者。谓见有神主。不得非时而造也。若江左至德之际。主并散亡。不可拘以例也。或曰。废主之瘗。请在太微宫者。谨按天宝二年敕曰。古之制礼。祭用质明。义兼取于尚幽。情实缘于既没。我圣祖淡然常在。为道之宗。既殊有尽之期。宜展事生之礼。自今已后。每至圣祖宫有昭告。宜改用卯时者。今欲以主瘗于宫所。既与此敕全乖。又曰。主不合瘗。请藏夹室者。谨按前代藏主。颇有异同。至如夹室。宜用以序昭穆也。今庙主俱不中礼。则无禘祫之文。又曰。君子将营宫室。以宗庙为先。则建国营宫室。而宗庙必设。今东都既有宫室。而太庙不可不营。凡以论之。其义斯胜。而西周东汉。并列两都。各有宗庙之证。经史昭然。又得以极。思于扬榷。诗曰。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大雅瓜瓞。言丰庙之作也。又曰。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洛邑既成。以率文王之祀。此诗言洛之庙也。书曰。成王既至洛。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又曰。祼于太室。康王又居丰。命毕公保厘东郊。岂有无庙而可烝祭。非都而设保厘。则书东西之庙也。逮于后汉卜洛。西京之庙亦存。建武二年。于洛阳立庙。而成哀平三帝。祭于西京。一十八年。亲幸长安。行禘礼。当时五室列于洛都。三帝留于京庙。行幸之岁。与合食之期相会。不奉斋车。又安可以成此礼。则知两庙。周人成法。载主以行。汉家通制。或以当虚一都之庙为不可。而引七庙无虚主之文。礼言一都之庙。室不虚主。非为两都各庙。而不可虚也。既联出征之词。更明载主之意。因事而言。理实相统。非如诗人。更可断章以取义也古人求神之所非一。奉神之意无二。故废桑主作栗主。既事埋之。以明其一也。或又引左氏传筑郿。凡例谓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而立建主之论。按鲁庄公二十八年冬。筑郿。左传为筑发凡例。谷梁讥因薮泽之利。公羊称避凶年造邑之嫌。三传异同。左氏为短。何则。当春秋二百年间。鲁凡城二十四邑。惟郿一邑称筑城。其二十三邑岂皆有宗庙先君之主乎。执此为建主之端。又非通论。或又曰。废主之瘗。何以在于太微宫所藏之所。宜舍故依新。前已列矣。按瘗主之位有三。或于北牖之下。或在西阶之间。庙之事也。其不当立之主。但随其所在以瘗之。夫主瘗于当立之庙。斯不然矣。以在所而言。则太微宫所藏之所。与汉之寝园无异。历代以降。建一都者多。两都者少。今国家崇东西之宅。极严奉之典。而以各庙为疑。合以建都故事。以相质正。即周汉是也。今详议所征。究其年代。率皆一都之时。岂可以拟议。亦孰敢献酬于其间。详考经旨。古人谋寝。必及于庙。未有设寝而不立庙者。国家承隋氏之弊。草创未暇。后虽建于垂拱。而事有所合。其后当干戈宁戢之岁。文物大备之朝。历于十一圣不议废之。岂不以事虽出于一时。庙有合立之理。不可一一革也。今洛都上自宫殿楼观。下及百辟之司。与西京无异。銮舆之至也。虽厮役之贱。必归其所。理也。岂先帝之主。独无其所安乎。时也。虞主尚瘗。废主宜然。或以马融李舟二人。称寝无伤于偕立。庙不妨于暂虚。是则马融李舟。可法于宣尼矣。以此拟议。乖当殊深。或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者。谨按春秋二百四十年间。惟郿一邑称筑。于城郎费之类。各有所因。或以他防。或以自固。谓之尽有宗庙。理则极非。或称圣主有复古之功。简册有考文之美。五帝不同乐。三王不同礼。遭时为法。因事制宜。此则改作有为。非有司之事也。如有司之职，但合一一据经。变礼从时。则须候明诏也。凡不修之证。略有七条。庙主应迁。一也。已废不举。二也。庙不可虚。三也。非时不造主。四也。合载迁主行。五也。尊无二上。六也。六典不书。七也。谨按文王迁丰立庙。武王迁镐立庙。成王迁洛立庙。今东都不因迁而欲立庙。是违因迁立庙也。谨按礼记曰。凡祭有其废之。莫敢举也。有其举之。莫敢废也。

今东都太庙。已废八朝。若果立之。是违已废不举也。谨按礼记曰。当七庙五庙无虚主。今欲立虚庙。是违庙不可虚也。谨按左传丁丑作僖公主。书不时也。记又曰。过时不祭。礼也。合礼之祭。过时犹废。非礼之主。可以作乎。今欲非时作主。是违非时不作主也。谨按曾子问。古者师行。必以迁庙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必以迁庙主行。载于斋车。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庙之主以行。则失之矣。皇氏云迁庙主者。载迁一室之主也。今欲载群庙之主以行。是违载迁之主也。谨按礼记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今欲两都建庙作主。是违尊无二上也。谨按六典序两都宫阙及庙宇。此时东都有庙不载。是违六典不书也。遍考书传。并不合修。窃以武德贞观之中。作法垂范之日。文物大备。儒彦毕臻。若可修营。不应议不及矣。记曰。乐由天作。礼以地制。天之体。动也。地之体。止也。此明乐可作。礼难变也。伏惟陛下诚明载物。庄敬御天。孝方切于祖宗。事乃求于根本。再令集议。俾定所长。臣实职司。敢不条白以对。德章又有上中书门下及礼院详议两状。并同载于后。其一曰。伏见八月六日敕。欲修东都太庙。令会议此事。时已有议状。准礼不合更修。尚书丞郎已下三十八人。皆同署状。德章官在礼寺。实忝司存。当圣上严禋敬事之时。会相公尚古黜华之日。脱国之祀典。有乖礼文。岂惟受责于旷官。窃惧贻讥于明世。所以勤勤恳恳。将不言而又言。昨者。异同之意。尽可指陈。一则以有都之名。便合立庙。次则欲崇修庙宇。以候时巡。殊不知庙不合虚主。惟载一时。谨按贞观九年诏曰。太原之地。肇基王业。事均丰沛。义等宛谯。约礼而言。须议立庙。时秘书监颜师古议曰。臣旁观祭典。遍考礼经。宗庙皆在京师。不于下土别置。昔周之丰镐。实为迁都。乃是因事便营。非云一时别立。太宗许其奏。即日而停。由是而言。太原岂无都号。太庙是时犹废。东都不立可知。且庙室惟新。即须有主。主既藏瘗。非虚而何。是有都立庙之言。不攻而自破矣。又按曾子问曰。古者师行。必以迁庙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必以迁庙主行。载于斋车。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庙之主以行。则失矣。皇氏云。迁庙主者。惟载新迁一室之主也。未祧之主。无载行之文。假使候时巡。自可修营一室。议构九室。有何依凭。夫宗庙尊事也。重事也。至尊至重。安得以疑文而定论。言苟不经。则为擅议。近者敕旨。凡以议事。皆须一一据经。若无经文。任以史证。如或经史皆无据者。不得率意而言。则立庙东都。正经史无据。果从臆说。无乃前后相违也。书曰。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会议者四十八人。所同者六七人耳。比夫二三之喻。又何其多也。夫尧舜之为帝。迄今称咏之者。非有他术异智者也。以其有贤臣辅翼。能顺考古道也。故尧之书曰。若稽古帝尧。舜之书曰。若稽古帝舜。孔氏传曰。傅说佐殷之君。亦曰事不师古。匪说攸闻。考之古道既如前。验以国章又如此。将求典实。无以易诸。伏希必本正经。稍抑浮议。踵皋夔之古道。法周孔之遗文。则天下守真之儒。实所幸甚。其余已具前议。其二曰。夫宗庙之设。主于诚敬。旋观典礼。贰则非诚。是以匪因迁都。则不别立庙宇。记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又曰。凡祭有其废之。莫敢举也。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则东都太庙。已废多时。若议增修。稍违前志。何者。圣历神龙之际。武后始复明辟。中宗取其庙。易置太庙焉。本欲权固人心。非经久之制也。伏以所存神主。既请祧藏。今庙室惟新。即须有主。神主非时之造。庙寝又无虚议。如修复以候时巡。则时巡惟载一主。备在方册。可得而详。又引经中义有数等。或是弟子之语。或是他人之言。今庙不可虚。尊无二上。非时不造主。合载一主行。皆大圣祖及宣尼亲所发明者。比之常据。不可同涂。又丘明修春秋。悉以君子定褒贬。至陈泄冶以忠获罪。晋文以臣召君。于此数条。不复称君子。将评得失。特以宣尼断之。传曰。危疑之理。须圣言以明也。或以东都不同他都。地有坛社宫阙。欲议构葺。似是无妨。此则酌于意怀。非曰经据也。但以遍讨今古。无有坛社立庙之证。用以为说。实所未安。谨按上自殷周。旁稽古实。除因迁都之外。无别立庙之文。制曰。自古议礼。皆酌人情。必若稷嗣知几。贾生达识。方可发挥大政。润色皇猷。其它管窥。盖不足数。公卿之议。实可施行。德章所陈。最为浅近。岂得苟申独见。妄有异同。事贵酌中。礼宜从众。宜令有司择日。修崇太庙。以留守李石

充使勾当。六年三月。择日既定。礼官既行。旋以武宗登遐。其事遂寝。至五月。宣宗即位。复诏东都备法驾。迎木主归祔太庙。两都太庙木主。自此始也。

其年十一月。太常博士任畴上言。前月十七日。飨德明兴圣庙。得庙直候论状。称懿祖室在献祖之上。当时虽以为然。便依行事。犹牒报监察使及宗正寺。请遇礼详窥玉牒。如有不同。即相知闻奏。尔后伏检高祖神尧皇帝本纪。伏审献祖为懿祖之昭。懿祖为献祖之穆。昭穆之位。天地极殊。今庙室夺伦。不即陈奏。尚为苟且。罪不容诛。仍敕修撰朱俦。检讨王皞。研精详核。得报称。天宝二年。制追尊咎繇为德明皇帝。凉武昭王为兴圣皇帝。十载立庙。至贞元十九年制从给事中陈京。右仆射姚南仲等一百五十人之议。以为禘祫是祖宗以序之祭。凡有国者。必尊太祖。今国家以景皇帝为太祖。太祖之上。施于禘祫。不可为位。请按德明兴圣庙。共成四室。祔迁献懿二祖。谨寻俦等所报。即当时表奏。并献居懿上。伏以国之大事。宗庙为先。禘祫之礼。不当失序。四十余载。理难寻诘。伏祈圣鉴。即垂诏敕。具礼迁正。其月。畴又奏曰。伏奉今月十三日敕。以臣所奏献祖懿祖二室倒置事宜。令礼官集议闻奏者。去月十七日。缘遇太庙祫享太祖景皇帝已下群主。准贞元十九年所祔献祖懿祖于德明庙。共为四室。准元敕各于本室行享礼。审知献祖合居懿祖之上。昭穆方正。其时亲见献祖之室。倒居懿祖之下。于后遍检图籍。实见差殊。遂敢奏闻。今奉敕宜令礼官集议闻奏者。臣得奉礼郎李岗。太祝柳仲年。协律郎诸葛玫。李潼。检讨官王皞。修撰官朱俦。博士闵庆之等七人状。称谨按高祖神尧皇帝本纪。及皇帝图谱。并武德贞观永徽开元已来诸礼。着在甲令者。并云献祖宣皇帝。是神尧之高祖。懿祖光皇帝。是神尧皇帝之曾祖。以高曾辨之。则献祖是懿祖之父。懿祖是献祖之子。即博士任畴所奏。倒祀不虚。臣等伏乞即垂敕诏。具礼迁正。其事遂行。

大中六年正月。吏部尚书李景让上疏。言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四庙。当迁出。且穆宗是陛下兄。敬宗已下。是犹子。陛下拜兄尚不可。拜侄可乎。使陛下不得亲事七庙。宜升代宗已下八庙。以正三昭三穆之序。下百寮集议。不定而止。

中和元年。黄巢犯阙。僖宗避贼于成都。夏四月。有司请享太祖已下十一室。诏公卿议之。太常卿牛丛与儒者同议其事。或曰。王者巡狩。以迁庙主行。如无迁庙之主。则祝史奉币帛皮珪告于祖祢。遂奉以出。载于斋车。每舍奠焉。今非巡狩。是失守宗庙。夫失守宗庙。则当罢宗庙之事。丛疑之。将作监王俭。太子宾客李匡乂。礼部员外郎袁皓。建议同异。及左丞崔厚为太常卿。遂议立行庙。以元宗幸蜀时道宫元元殿之前。架幄幕为十一室。又无神主。题神版位而行事。达礼者非之。明年。乃特造神主。以祔行庙。

天佑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左仆射裴贽等二百六十七人奏。窃以昭宗皇帝。山陵虞祭毕。祔太庙。合定祧迁。下尚书省集议闻奏者。伏以庙朝大礼。宜循故实。今据太常博士李侗柳庄议状。证引不同。只请准近朝例。祧顺宗一室。入祔昭宗神主。从之。

唐会要卷十七

祭器议

永徽二年。礼部尚书许敬宗议笾豆之数曰。谨按光禄式。祭天地日月岳镇海渎先蚕等。笾豆各四。宗庙。笾豆各十二。社稷先农等。笾豆各九。风师雨师等。笾豆各二。寻此式文。事实乖戾。社稷多于天地。似不贵多。风雨少于日月。又不贵少。且先农先蚕。俱为中祀。或四或六。理不可通。谨按礼记郊特牲云。笾豆之荐。水土之品。不敢用亵味。而贵多品。所以交于神明之义也。此即祭祀笾豆以多为贵。宗庙之数。不可踰郊。今请大祀

同为十二。中祀同为十。小祀同为八。释奠准中祀。自余从座。并请依旧式。从之。

开元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敕文。宗庙致享。务在丰洁。礼经沿革。必本人情。笾豆之荐。或未能备物。宜令礼官学士。详议具奏。太常卿韦绦。请宗庙之奠。每座各加十二。又酒爵制度全小。仅无一合。执持甚难。请稍令宽大。仍望付尚书省集众官详议。兵部侍郎张均。及职方郎中韦述等议曰。谨按礼祭统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长。苟可荐者。莫不咸在。圣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类之无限。故为之节制。使有常礼。物有其品。器有其数。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贵贱差降。无相逾越。百代常行。无易之道也。左传曰。飨以训恭俭。宴以示慈惠。恭俭以行礼。慈惠以布政。享之与宴。犹且异文。祭奠所陈。固不同矣。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浓之味。随所有者。皆充祭用。苟逾旧制。其何限焉。虽笾豆有加。岂能备也。传曰。大羹不致。粢盛不凿。昭其俭也。若以今之珍馔。平生所习。求神无方。何必师古。自汉以降。诸陵皆有寝宫。岁时朔望。荐以常馔。此既常行。亦足尽至孝之情矣。宗庙正礼。宜依典故。率意变革。人情所难。又按旧制。一升曰爵。五升曰散。礼器称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此明贵小贱大。示之节俭。岂可舍先王之道。以徇一时之所尚。废弃礼经。以从流俗。裂冠毁冕。将安用之。君子爱人以礼。不求苟合。况在宗庙。敢忘旧章。请依古制。庶可经久。太子宾客崔沔议曰。窃闻识礼乐之情者能作。知礼乐之文者能述。述作之义。圣贤所重。礼乐之本。古今所崇。变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谓变者。变其文也。所谓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典。肇于太古。人所饮食。必先荐献。未有火化。茹毛饮血。则有毛血之荐。未有曲糵。污樽抔饮。则有元酒之奠。施及后王。礼物渐备。作为酒醴。用其牺牲。以致馨香。以极丰洁。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齐九献之殷。然神道至元。可存而不可测也。祭礼至敬。可备而不可废也。是以毛血腥爓。元尊牺象。靡不毕登于明荐矣。然而荐贵于新。味不尚亵。虽则备物。犹存节制。故礼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长。苟可荐者。莫不咸在。备物之情也。夫曰三牲之俎。八簋之实。美物备矣。昆虫之异。草木之实。阴阳之物备矣。此节制之文也。铏俎笾豆。簠簋尊罍之实。皆周人之时馔也。其用通于燕享宾客。而周公制礼。咸与毛血元酒。同荐于先。晋中郎卢谌。近古之知礼者。着家祭礼。皆晋时常食。不复纯用旧文。然则当时饮食。不可阙于祭祀明矣。是变礼文而通其情也。我国家由礼立训。因时制范。考图史于前典。稽周汉之旧仪。清庙时享。礼馔毕陈。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园寝上食。时馔具设。遵汉法也。而珍味极焉。职贡来祭。致远物也。有新必荐。顺时令也。苑囿之内。躬稼所收。搜狩之时。亲发所中。割鲜择美。荐而后食。尽诚敬也。若此至矣。复何加焉。但当申敕有司。祭神如在。其进贡珍羞。或时物鲜美。考诸祀典。无有漏略。皆详名目。编诸甲令。因宜而荐。以类相从。则鲜肥尽在。不必加于笾豆之数也。至于祭器。随物所宜。故太羹古食也。盛于登。登。古器也。和羹时馔也。盛于铏。铏。时器也。亦有古馔而盛于时器。故毛血盛于盘。元酒盛于尊。未有荐时馔而追用古器者。由古质而今文。便于事也。虽加笾豆十二。未足以尽天下美物。而措诸清庙。有兼倍之之名。近于侈矣。又按汉书艺文志。墨家之流。出于清庙。是以贵俭。由此观之。清庙之不尚于奢。旧矣。太常所请。恐未可行。又称酒爵全小。须加广大。窃据礼文。有以小为贵者。献以爵。贵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礼。是有司之失其传也。固可随失厘正。无待议而后革。未知今制。何所依准。请兼详今式。据文而行。礼部员外郎杨仲昌议曰。郑玄云。生人尚亵食。鬼神则不然。春秋曰。苹蘩薀藻之菜。潢污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又曰。太羹不致。粢盛不凿。此明君人者有国奉先。敬神严享。岂肥浓以为尚。将俭约以表诚。则陆海之物。鲜肥之类。既乖礼文之情。而变作者之法。皆充祭用。非所宜也。易曰。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此明祭尚简易。不在繁奢。所以一樽之酒。贰簋之奠。为明祀也。荐肥浓则亵味有登。加笾爵则事非师古。与其别行新制。宁如谨守旧章。又汉家园陵。八节上食。自兹以降。代行其典。贞观之后。礼法刊定。今陵寝见有八节之奠。兼朔望常食。圣心追远。每物加荐。不

敢黩于宗庙。请施行之于园陵。愚忝主司。顾非知礼。布之执事。惟裁择焉。户部郎中杨伯成。左卫兵曹参军刘秩。皆建议以为请依旧礼。于是宰臣具沔述等议以奏。上曰。享祀粢盛。实思丰洁。不应法制者。亦不可用。于是更令太常。量加品味。韦绦又请每室加笾豆各六。每四时异品。以当时新果及珍羞同荐。制可之。又酌献酒爵。上令用龠升一升。合于古义。而多少适中。自是常依行焉。大历元年七月五日敕。南郊太庙祭器。令所司造两副供用。一副贮库。诸坛庙祭器。更别造一副。诸杂用者。亦宜别造。不得效庙及诸坛祭器。

庙灾变

开元五年正月二日。太庙四室崩。上素服避正殿。迎神主于太极殿。初。将幸东都。而太庙崩。召宰臣宋璟苏颋问其故。对曰。今三年之制未毕。诚不可幸。凡灾变之发。皆所以明儆诫。陛下宜增崇大道。以答天意。且停幸东都。上又召姚崇。对曰。太庙殿本是苻坚时所造。隋文帝创立新都。移宇文庙故殿。改造此庙。岁月滋深。朽蠹而毁。山有朽壤。尚不免崩。木朽而摧。偶与行期相会。不是缘行乃崩。且天子以四海为家。陛下为关中不熟。所以为人行幸。上曰。卿言正合朕意。遂幸东都。右散骑常侍褚无量请修德。谏曰。臣闻尚书洪范传曰。王者阴盛阳微。则先祖见其变。昔成汤遇旱。引事自责云。女谒盛邪。今太庙毁坏。即是先祖见变。后宫之中。非所幸者。亲享之后。简出少多。以应其变。又窃闻左右近臣妄奏云。国家太庙。其材木本是苻坚时旧殿按括地志云。隋文帝创立新都。移宇文庙故殿改造此庙。原非苻坚及宇文氏所作也。况我国家及隋文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岂复递取苻坚之旧殿。以充太庙者乎。此则言伪而辨。殊不足采纳。伏愿精选举。用贤良。节奢靡。轻赋税。继绝世。慎刑罚。纳谏诤。察谄谀。夫如是则人和。人和则气和。气和则天地和矣。人天和会。灾异自销。伏愿虔奉神心。克谨天诫。十月七日。伊阙人孙平子上封事曰。臣窃见今年正月。太庙毁。此乃跻二帝之所致也。臣按左传。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尝禘于庙。今日有违于此也。昔鲁文公二年。宗伯弗忌跻僖公于闵公上。后致太室坏。春秋异而书之。今日有同于彼也。君子以弗忌为失礼。又按五行志书。僖公虽兄。尝为闵公臣。臣居君上。是为失礼也。故太室坏。且兄臣于弟。犹不可跻之弟上。况弟臣于兄。岂可跻弟于兄上邪。昔庄公三十二年薨。闵公二年吉禘。自薨至禘。尚有二年。春秋犹非之。失礼。况夏崩冬禘。不亦太速乎。且太庙中央曰太室。尊高象也。鲁自是陵夷。将堕周公之祀。臣据此断之。即太庙毁。亦今日将欲陵夷之象。堕先帝之祀也。斯亦上天佑我唐国。乃降此灾。以陛下去年禘孝和于别室。告祭于太庙。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此乃与僖闵事同。先臣后君也。昔跻兄弟上。今令弟先兄祭。过有甚于古也。昔登臣君上。今亦如之。事岂不同邪。昔太室坏。今太庙毁。变岂不同邪。若以兄弟同昭。则不合出置别庙。若以臣子一例。则孝和合进为昭。昔武氏篡国十五余年。孝和挺剑龙飞。再兴唐祚。反正朔服色。咸依贞观故事。此即有大功于天下也。今禘于别室。是废先圣之训。弃中兴之功。下君上臣。轻长重幼。昔晋太康五年。宣帝庙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庙殿陷。改作殿宇。更营新庙。远致名材。杂以铜柱。自八年九月造。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又梁折毁坏。由此言之。天降灾谴。非枯朽也。晋不知过。天下分崩。王室大乱。特望天恩。少垂详察。速召宰相已下谋议。移孝和入庙。何必苦违礼典。以同鲁晋。诏下礼官议。太常博士陈贞节冯宗苏献等议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昭穆者。父子之位。则知七世之庙。无兄弟之义矣。殷继成汤。至于帝乙。父子兄弟。十有二君。其正世止六而已。易干凿度曰。殷之帝乙。六世王也。此则兄弟不数为世之明据也。又殷人六庙。亲庙四并汤而六。殷世兄弟四人。相次为君。若以为世。便当上毁四室。如此则无复祖祢之祭矣。古之庙位。自祢已上。极于太祖。虽数溢迭毁。随而上迁。三昭三穆。未尝有阙也。又礼。大宗无子。则立支子。又曰。为人后者为支子。无兄弟相为后之文。所以舍至亲取远属。盖以兄弟一体。无父子之道。故父子曰继。兄弟

曰及。礼。兄弟不相入庙者。假如兄弟代立。孙侄承统。告享之日。不得称嗣子嗣孙。则当上列云伯考伯祖。下系云侄子侄孙。此乃成七庙之位号。不成继统之义焉。斯又不可之甚也。又殷十二世。惟三祖三宗。明兄弟相及。自别立庙。不必继之七世。后汉世祖。列序七庙。而惠帝不入其数。岂非文帝之嫡兄乎。及文武代立。子孙克昌。为汉之大宗。晋景亦晋文之兄。缘景帝绝嗣。不列七庙之数。何以知之。据永兴元年告谥。世祖称景帝为从祖也。若以晋武越次尊崇其父。而致庙坏。遂及乱亡。何因汉氏迁出惠帝。宗尊文帝。而享世二十有四。历年四百三十。殷庙何尝见崩。汉庙未始经折。殷汉之盛。委而不言。鲁晋之灾。引以为喻。是以春秋书太室坏者。乃垂明诫。何必闵僖。晋太庙所以毁折者。天诛奢丽。不以迁庙。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辨贵贱之差也。父子相继。亿万人之心也。昭穆列序。重继统之义也。今孝和皇帝若与圣真皇帝相亚。在庙止成六世。何以辨贵贱乎。裔嗣绝灭。何以宗后世乎。昭穆失序。何以成继统之义乎。况国家远遵殷之阳甲。近法汉之成帝。特以孝和实中兴之明主。开百世不毁之庙。别立园寝。永以宁神。岁时烝尝。与国终始。有何不可乎。平子云。太庙崩。缘跻圣贤所致。引僖公薨迁居闵公之上。称为逆祀。取类当今。然孝和升新寝之后。圣真皇帝方上祔高宗。斯则未尝一日跻居孝和之上。引兹为证。岂非诬罔朝廷邪。平子不识忌讳。肆其狂瞽。危言高论。谤讪朝廷。引衰晋之朝。比圣明之世。言伪而辨。礼所不容。状入。久不决。上令宰臣召平子与礼官对定可否。博士固执前议。平子口辨所引。咸有经据。献等又不能屈之。时苏颋知政事。以献是从祖之兄。颇党之。议竟不行。平子上论不置。遂以平子为廉州都城县尉。议者以平子之议是也。

至德二载十一月十五日。新作九庙神主。于长安殿安置。上亲享之。先是。京师宗庙被焚。上在彭城。原使人陷没于凤翔。先作神主。及是迎享。初。肃宗将复宫阙。遣左司郎中李巽先行告庙之礼。工部尚书颜真卿谓礼仪使崔器曰。春秋时。新宫灾。鲁成公三日哭。今太庙为盗焚毁。宜筑坛于野。皇帝向东哭。然后遣使。事竟不行。又曰。告庙祝文称嗣皇帝。上皇在蜀。称嗣可乎。器遽奏改之。中旨叹重宣劳焉。先是。御史大夫严郢为协律郎。知东都太庙。时安禄山陷东都。郢潜奉九庙神主于私第。至至德三载。东都收复。有司备法驾迎神主归于太庙。以功迁大理司直。广德初。代宗自陕将还。尚书右丞颜真卿。请皇帝先谒五陵庙。然后还宫。宰相元载谓真卿曰。公所见甚美。其如不合事宜何。真卿曰。用舍在相公耳。言者何罪。然朝廷之事。岂堪相公再破除邪。

建中二年二月。复肃宗神座于寝宫。初。宝应中。西戎犯京师。焚建陵之寝。至是始创复焉。

元和十一年正月。宗正寺奏。建陵黄堂南面丹景门。去年十一月。被贼斫破门戟四十七竿。诏曰。所由阙于周防。敢尔侵犯。各据事状。宜有科惩。知山门押官决六十。削一任官。　骑三卫。并决四十。陵令马叙。罚一季俸料。陵丞李建。罚一月俸。宗正卿李上公。罚一月俸。大中五年十二月。景陵有贼惊动。斫损神门戟架等。至六年四月。下诏曰。景陵神门。盗伤法物。其贼既抵极法。官吏等须有惩责。宗正卿及陵令县令。已从别敕处分。京兆尹邦畿不能肃清。封部责帅之义。其何以逃。宜罚两月俸料。其日。贬宗正卿李文举为睦州刺史。陵令吴阅为岳州司马。奉先县令裴让为随州司马。权知县事主簿张行之为邵州司户。陵丞李咸停见任。仍殿三选。所由节级等科责。

光启元年三月。中书门下奏曰。伏以前年冬月有震。俄然巡幸。主司宗祝。迫以仓徨移跸凤翔。未敢陈奏。今将回銮辂。皆举典章。清庙再营。孝思式备。伏请降敕命。委所司参详典礼修奉。诏从之。又修奉太庙使宰相郑延昌奏。太庙大殿十一室。二十三间。十一架。功绩至大。兼宗庙制度有数。难为损益。今不审依元料。修奉为复。更有商量。下

礼官详议。太常博士殷盈孙议曰。如依元料。难以速成。况帑藏方虚。须资变礼。窃以至德二载。以新修太庙未成。其新造神主。权于长安殿安置。便行享告之礼。如同宗庙之仪。以俟庙成。方为迁祔。今京城除充大内及正衙外。别无殿宇。伏闻先有诏旨。欲以少府监大厅。权充太庙。其厅五间。伏缘十一室于五间之中。陈设隘狭。请更接续。建成十一间。以备十一室荐享之所。其三太后庙。即于监内取西南屋三间。以备三室告享之所。诏从之。

其年十二月。僖宗再幸宝鸡。其太庙十一室。并祧庙八室。及孝明太皇太后等别庙三室神主。缘室法物。宗正寺官属奉之。随驾至鄠县。为盗所劫。三年二月。车驾自兴元还京。以宫室未备。权驻凤翔。太常礼院奏皇帝还宫。先谒太庙。今宗庙焚毁。神主失坠。请准例修奉者。礼官议曰。按春秋新宫灾。三日哭。传曰。新宫。宣公庙也。三日哭。礼也。按国史开元五年正月二十日。太庙四室摧毁。时神主皆存。迎奉于太极殿安置。元宗素服避正殿。宝应元年。肃宗还京师。以宗庙焚毁。于光顺门外设次。向庙哭。历检故事。不见百官奉慰之仪。然上既素服避殿。百官奉慰。亦合情理。窃循故事。比附参详。恐须宗正寺具宗庙灾毁神主失坠事由申奏。皇帝素服避殿受慰讫。辍朝三日。下诏委少府监。择日依礼改造列圣神主。诏从之。

缘庙裁制上

干封元年六月二十三日诏。朕每惟宗庙至敬。虔诚祼享。而二等一奠。情有未安。思革旧章。用崇严配。自今已后。宗庙荐享爵及簠簋登铏。各宜别奠。其余牢馔。并依常典。

仪凤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太常以仲春告祥瑞于太庙。上令礼官征求故实。太常博士贾大隐对曰。古者祭以首时。荐用仲月。近代相承。元日奏祥瑞。二月然后告太庙。盖缘告必有荐。便于礼也。又检贞观已来。敕令无文。礼司因循。不知所起。上令依旧行焉。

开元十五年二月十五日敕。享宗庙。差左右丞相尚书嗣王郡王摄三公行事。若人数不足。通取诸司三品以上长官。自余祭享。差诸司长官及五品已下清官。至二十三年正月二十日。自今已后。有大祭。宜差丞相特进少保少傅尚书宾客御史大夫摄行事。至二十五年七月八日敕。太庙每至五飨之日。应摄三公。令中书门下及丞相师傅尚书御史大夫嗣王郡王中拣择德望高者通摄。余司不在差限。至二十七年二月七日制。宗庙致敬。必先于如在。神人所依。无取于非族。其应太庙五享。宜于宗子及嗣王郡王中拣择有德望者。令摄三公行事。其异姓官。更不须令摄。

二十一年二月十日敕。太庙九室。室长各三人。于见任斋郎中。拣择有景行。谙闲仪注者。送名礼部奏补。仍给厨食。满十年与官。至天宝十载正月十日敕文。庙者貌也。取象存焉。礼由情起。因心则感。太庙宜制内官。以备严奉。仍于庙外造一院安置。庶申罔极之恩。无忘事生之礼。宜于旧中宗庙院安置内官。其室长停。不须更补。内官。自肃宗克复京城后。遂废。至干元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宗正卿李遵奏。每室准格各置室长三人。至十年并皆与官。中间李彭奏停。伏望准格更置。敕旨依。贞元元年四月十三日敕。准建中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敕。东都祠祭既停。其郊社斋郎。不合更置并停者。其东都太庙斋郎室长。请准郊社例停废。

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敕。宗庙祭享。笾豆宜加獐鹿鹑兔野鸡等料。夏秋供腊。春冬供鲜。仍令所司祭前十日。具数申省。准料令殿中省供送。至天宝五载四月十六日诏。祭神如在。传诸古训。以多为贵。着在礼经。膟膋之仪。盖昔贤之尚质。甘旨之品。亦孝子之尽诚。既切因心。方资变礼。其已后享太庙。宜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盘。仍令所司。务

尽丰洁。至十一载闰三月二十九日敕。每月朔望日。宜令尚食荐太庙。每一室一牙盘。内官荐享。仍五日一开门洒埽。至贞元十二年十月十三日敕。太庙九室。及昭德皇后庙。每月朔望两享。祭食共一十台盘。先是尚食造供。今月八日。中书门下奉宣进止。宜令宗正与太常计会。各令所司办集。不须更待尚食供送。

天宝三载四月五日诏。顷四时有事于太庙。两京同日告享。虽卜吉辰。俱遵上日。而义深如在。礼或有乖。自今已后。两京宜各别择吉日告享。九载十一月敕。自今已后。每亲告献太清太微宫。及太庙。改为朝献。有司行事为荐献。巡陵为朝拜。有司行事为拜陵。告宗庙与祭天地飨祀祝文。改昭告为昭荐。以为告者临下之制故也。

贞元元年十一月。有事于郊庙。太常博士陆贽奏。请准礼用祝板。祭毕焚之。

六年正月七日。祭官有惨服。既葬公除。及闻哀假满者。请许吉服赴宗庙之祭。其同宫未葬。虽公除者。请依前禁之。

唐会要卷十八

缘庙裁制下

贞元九年九月制。昭德皇后庙神座褥。改用紫。初。昭德庙褥。出自禁中。因以赭黄。至是太常卿裴郁奏请。九室神座褥。并请用昭德色。上谓以尊后卑。不许。十二月。太常博士韦彤裴堪等议曰。谨按礼经。前代故事。宗庙无朔望祭食之仪。园寝则有朔望上食之礼。国家自贞观至开元。备定礼令。皆遵旧典。至天宝十一载三月。初别令上食。朔望进食于太庙。自太庙已下。每室奠飨。其进奠之礼。内官主之。在臣礼司。并无着令。或云。当时礼官王玙。不本礼意。妄推缘坐之义。请用宴私之馔。此则可荐于寝宫。而不可渎于太庙。一时之制。久未变更。至今论礼者。贬王玙之议。伏奉今月八日进止。其朔望进食。宗正与太常计会办集者。伏以陛下虔奉宗庙。斋心自中。事归有司。各令尽敬。然后详议故实。臣得竭诚。按祭统云。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怵而奉之以礼。由是牲牢有定制。笾豆有定数。罄天生地长之物。极昆虫草木之异。苟可荐者。莫不咸在。先王以此享宗庙。交神明。全孝敬也。若王之食饮膳羞。八珍百品。可嗜之馔。随好所迁。美脆旨甘。皆为亵味。先王以此宴宾客。接人情。示慈惠也。则知荐享宴会。于文已殊。圣人别之。以异为敬。今若以熟食荐太庙。恐违礼本。又祭义曰。不祭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是故禴祠烝尝。感时致享。此圣人俯就之中制也。今园寝每月二祭。不为疏也。太庙每岁五飨。不为数也。则人臣执事。在疏数之闲。得尽其忠也。若令牲牢俎豆之司。更备膳羞盘盂之馔。朔日月半。将以为常。环四时之中。杂五飨之礼。为数既甚。黩亦随之。虽曰不然。臣不信也。夫圣王之制。必师于古训。不敢以孝思之极。而过于礼。不敢以殽膳之多。而亵于味。伏愿陛下遵开元万世之则。省天宝权宜之制。园寝之上。得极珍羞。宗庙之中。请依正礼。臣等忝司礼职。敢罄愚衷。上令宣示宰相等曰。此礼已经先朝所定。朕未敢遽有改移。待更商量。期于允当。至元和十四年二月。太常丞王泾上疏。请去太庙朔望上食。诏令百官详议。开元礼。太庙每岁禴祠烝尝腊凡五飨。天宝末。元宗以上食每朔望具常馔。令宫闱令上食于太庙。后遂为常。由是朔望不视朝。比于大祀故也。国子博士史馆修撰李翱奏议曰。国语曰。王者日祭。礼记曰。王立七庙。皆月祭之。周礼不载日祭月祭。唯四时之祭。禴祠烝尝。汉氏皆杂用之。盖遭秦焚书。礼经烬灭。编残简缺。汉乃求之。先儒穿凿。各申己见。皆托古圣贤之名。以信其语。故其所记，各不同也。古者。庙有寝而不墓祭。秦汉始建寝庙于园陵。而上食焉。国家因之而不改。贞观开元礼。并无宗庙日祭月祭之礼。盖以日祭月祭。既已行于陵

寝矣。故太庙之中。每岁五飨六告而已。不然。若房元龄魏征之徒。皆一代名臣。穷极经史。岂不见国语礼记有日祭月祭之辞乎。斯足以明矣。伏以太庙之享。笾豆牲牢。三代之通礼。是贵诚之义也。园寝之奠。改用常馔。秦汉之权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于陵寝。循秦汉故事。斯为可矣。若朔望上食于太庙。岂非用常亵味。而贵多品乎。且非礼所谓至敬不飨味。而贵气臭之意也。传称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嘱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祭荐芰。其子屈建命去芰而用羊。馈笾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义。不当以其生存所嗜为献。盖明非食味也。然则荐常馔于太庙。无乃与荐芰为比乎。且非三代圣王之所行也。况祭器不设俎豆。祭官不命三公。执事者惟宫闱令与宗正卿而已。谓之上食可也。安得以为祭乎。且时飨于太庙。有司摄事。祝文曰。孝曾孙皇帝臣某。谨遣太尉臣名。敢昭告于高祖神尧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窦氏。时维孟春。永怀罔极。谨以一元大武。柔毛刚鬣。明粢芗合。芗萁嘉蔬。嘉荐醴齐。敬修时飨。以伸追慕。尚享。此祝词也。前飨七日。质明。太尉誓百官于尚书省曰。某月某日。时享于太庙。各扬乃职。不供其事。国有常刑。凡陪飨之官。散斋四日。致斋三日。然后乃可以为祭也。宗庙之礼。非敢擅议。虽有知者。其谁敢言。故六十余年。行之不废。今圣朝以弓矢既櫜。礼乐为大。故下百寮。使得详议。臣等以为贞观开元礼。并无太庙上食之文。以礼断情。罢之可也。至若陵寝上食。采国语礼记日祭月祭之词。因秦汉之制。修而存之。以广孝道。如此则经义可据。故事不遗。大礼既明。永息异论。可以继二帝三王。而为万世法。与其黩礼越古。贵因循而惮改作。犹天地之相远也。中书舍人武儒衡议曰。臣谨按开元礼。太庙九室。每年惟五飨六告。祭用牲牢俎豆而已。刘歆祭议曰。大禘则终王。坛墠则岁贡。二祧则时享。高曾则月祀。祖祢则日祭。国语云。王者日祭月祀。时享岁贡。此则往古之明征。国朝之显据。盖日祭者。荐新也。言物有可荐则荐之。不必卜择日时也。故叔孙通云。古有尝果。今樱桃方熟。可以为献。由是惠帝取以荐宗庙。是不卜日矣。当时叔孙通之言。且曰古有尝果。足明古礼。非汉制也。月享者。告朔也。论语。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孔子以为不可。则告朔必具牲牢明矣。春秋又讥闰月不告朔。犹朝于庙。此则月祭。殷周已降。皆有之也。荐园寝者。始于秦世。汉氏因之而不改。人君三年之制。以日易月。丧纪既以二十七日而除。则朔望奠酹。不复亲执。故既葬之后。移之园陵。又诸陵祠殿。月游衣冠。取象平生。务从丰洁。所以陵寝朔望上食。与太庙日祭月享。本旨不同。今王泾所引太庙与陵寝同日时设祭。以为越礼。臣窃谓王泾但宜论太庙陵寝朔望奠祭可行可废之旨。不当以同日同时为议。何者。汉朝宗庙园陵。一百六十七所。郡国祠祀。岂不与宗庙同日同时者乎。在礼既祭于室。又绎于祊。盖广乎求神者也。则宗庙陵寝。尝礿同时。理固无害。又韩皋引汉官仪。古不墓祭。韩皋议状。检不获。臣据周礼冢人之职。凡祭墓则为之尸。则古亦墓祭。但与汉家陵寝不同耳。安得谓之无哉。又王泾状以太庙设祭。别加常馔。以为亵味。而韩皋则云。法馔依经。固非黩敬。臣按春官大宗伯。以肆献祼飨先王。肆者。谓解牲体。荐血腥。灌之以郁鬯者也。又祭义曰。祭之日。君牵牲入庙门。丽于碑。卿大夫袒而割牛。尚耳。取膟膋。祭腥。敬之至也。夫岂谓常馔耶。盖尽其悫焉。尽其礼而无过失焉。所以然也。是以簠簋有数。笾豆有杀。虽多更圣贤。不敢加也。今夫常馔。庖人羞之。膳夫熟之。糅以膻香。杂以咸辛。具有司之烹炊。溷神明于媟近。意虽不亵。而事已亵矣。况古者天子立七庙。又为坛墠。以祭去祧之王。近则起土。远则扫地。盖弥远而弥尊。益敬而益简。臣以为陵庙近也。亲亲也。朔望奠献。尚洁务丰。宜备常膳。以广孝也。宗庙远也。尊尊也。禘祫时飨。告朔荐新。宜崇古制。以正礼也。惟太庙望祭。无所本据。盖异时有司。因其陵寝有朔祭望祭。以为宗庙既有朔祭。则望祭亦合行之。殊不知宗庙朔祭。乃告朔也。臣以为宜罢此耳。仲尼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盖言理有更改。则三年之外。斯可矣。况天宝之令。行于一时者哉。今陛下绍十圣之景光。廓八纮之氛祲。风扫长彗。神驱大妖。销金戟以厚农。直玉斗而序政。博采群议。详求典经。将欲成一王之教。垂万世之法。安可因陵寝缘情取象之礼。黩宗庙荐鬯设馔之仪。甚不然也。事竟不行。

元和元年十二月。礼仪使高郢奏。六典。凡驾行幸。有夜警晨严之制。今署司所申。是并警亦呼为严。相承已久。乐官不能辨。伏奏开元礼。皇帝时飨太庙。及上辛祈谷于圜丘。皆于正殿致斋。第三日欲赴行宫。前七刻五刻二刻。有三严之仪。并无五更三点以前四严。及驾至桥一严之文。伏请勒停。准礼依时刻三严。又其时所设宫悬。悬而不作。銮驾进发。不鸣鼓吹。至祀日。太庙飨礼毕。銮驾欲发。及南郊行事。銮驾还宫之时。然后各有三严。皇帝既还大次。停一刻须槌一鼓为一严。三刻须槌二鼓为再严。五刻须槌三鼓为三严。往例仪注。皆准此礼。鼓吹署所申。并与礼文不同。又都不知准礼。是行事毕有三严之制。伏以立礼之旨。务于精诚。銮驾出宫。在祀前之日。犹悬而不作。不鸣鼓吹。况祠所斋洁。明发行事。此夜诚合清净。不应钲鼓喧哗。其鼓吹署所申四严及临上坛一严。伏请勒停。其行事毕后。南郊回。请准礼依时刻三严。太庙宿其后不严。及南郊回。于明德门里鼓吹。引驾至丹凤门。

二年九月。中书门下上言。先王制礼。皆有着定之文。后圣沿情。或徇一时之敬。过犹不及。遂至于烦。询于有司。参酌礼意。若无厘革。稍黩旧章。其太庙诸陵荐新。诸陵节日遣使。臣等商量。请每除太庙时飨。及朔望上食。诸陵朔望奠。亲陵朝晡奠外。余享祀及忌日告陵等。并停。其果实甘橘蒲桃菱梨。远方所进。并请遣使于诸陵荐献。果实之中。甘瓜时异。亦请至时上荐。其余瓜果。四时新物。并委陵令与县司计会。及时荐献。其专使亦停。制可。三年四月。太常礼院上言。太庙时享。及告庙朔望荐食同日。谨按礼经。祭不欲数。伏以太庙禘祫。祭礼重于时享。准礼时享与禘祫同月。即其月但行禘祫。不行时享。盖不欲烦。是礼先重者。今时享重于朔望荐食。稽求礼情。参酌轻重。于时享之月。朔望荐食。亦合便停。若两礼并行。即祭恐烦黩。伏请每至时享及腊享。但行享礼。其月朔望荐食。请停。余月一准旧例。如告庙日与朔望荐食日同。伏请先行告礼。然后荐食。即冀疏数有节。合于礼令。从之。

四年九月。监察御史刘遵古奏。太庙五享摄祭三公等。伏准开元二十五年七月八日敕。每至五飨之日。应摄三公。令中书门下。及丞相师傅尚书御史兼嗣郡王。择德望高者通摄。诸司不在差限者。伏以太庙摄祭公卿。准敕令先差仆射尚书及师傅等。如无此色官。亦合次差诸司三品。比来吏部因循。不守敕文。用人稍轻。伏请起今年冬季已后。敕吏部准敕差定。如仆射尚书等阙。即差京师三品职事官充。敕。宜依。

十五年六月敕。今月祔享太庙。阙宪宗皇帝室祝版。划睿宗皇帝室祝版勾当点检。并进署官知庙宗正少卿嗣宁王李子鸿。监察御史崔锐。太常博士王彦威等。各得款状。敕。宗庙之礼。严肃是先。荐告之词。精审为切。方将升祔。安可九室皆同。既已祧迁。岂宜四昭咸在。李子鸿专司庙事。错进祝文。罪有根源。理难降减。宜停见任。博士既失于详定。御史又旷其监临。若不薄惩。恐乖至当。王彦威罚两月俸。仍削一阶。崔锐罚一季俸。仍削两阶。余并释放。已后有礼合变文。事宜中节者。太常博士不得更称旧例。致令差殊。当举严科。别有处分。故事。将祔礼。先告于庙庭。跪奉入室曰。以今吉辰。某皇帝神主祔谒。遂奉神主诣第七室祔享。而不再告。享毕。祔于第九室。设安神之幕而韬之。然则告太庙者。以孙祔于祖。尊不得伸也。是时宪宗神主升祔。宰臣不详旧典。令有司再告祔礼于太极殿。礼官执议不听。适属宗正寺进祝版。误以宪宗尊号为睿宗。御史博士职当省察。不知其误。宰臣兼怒之下。诏削罚而变其旧礼。时甚非之。

长庆元年七月。监察御史路群奏。今月九日孟秋。享太庆庙。摄太尉国子祭酒韩愈。准式于太庙致斋。今于本寺监省。有违格式。敕。宜罚一季俸。太和二年。享敬宗皇帝祝文。称皇孝弟。太常博士崔龟从奏议曰。臣审详孝字。载在礼文。议本主于子孙。理难施于兄弟。按礼记卜虞之文。子孙曰哀。兄弟曰某。然则虞之称哀。与祭之称孝。其义一也。

于祖祢则礼宜称孝。于伯仲则止可称名。又东晋温峤议宗庙祝词。言孝字非子孙则不称。若旁亲则言敢告。故当时朝议。咸以为宜。今臣上考礼经。无兄弟称孝之义。下征晋史。有不称旁亲之文。臣谓享敬宗庙。宜去孝弟两字。从之。

五年五月。太庙第四室六室缺漏。上怒。罚宗正卿李锐。将作监王堪。乃诏中使补葺之。右补阙韦温上疏曰。臣闻吏举其职。国家所以治。事归于正。朝廷所以尊。夫设制度。立官司。事存典故。国有经费。而最重者。奉宗庙也。伏以太庙当修。诏下逾月。有司弛慢。曾不用心。宜黜慢官。以惩不恪之罪。择可任者。责以缮完之功。此则事归于正。吏举其职也。而圣思不劳。百职无旷。今慢官不恪。止于罚俸。忧轸所切。使委内官。是许百司之官。公然废职。以宗庙之重。为陛下所私。群官有司。便同委弃。此臣窃为圣朝惜也。事关宗庙。皆书史册。苟非旧典。不可率然。伏乞更下诏书。委所司营缮。则制度不紊。官业交修。疏奏。乃罢中使修葺。

开成五年五月。太常礼院奏。宣懿皇太后祔庙。伏惟开元礼。有皇后祔庙牲牢乐悬典。太庙享一室。礼同。今宣懿皇太后飨礼。伏请宣下敕旨。宜依其年六月太常礼院奏。宣懿皇太后宝册函。按晋太武帝追尊简文郑太后。问冕旒玺绶。归藏何处。徐邈答云。臣按太始元年追尊。四年。太后崩。及开陵合葬。其绶藏于陵中。是元不埋之也。臣谓今藏于庙中。宜合前事。准国朝故事。让皇帝及增诸太子宝册。并随神主于庙中安置。敕旨。宜依。

大中三年十二月。诏曰。太常博士李稠所进状。言追尊顺宗宪宗谥号。礼官请别造神主。及改题事。请集通儒详定者。宜令都省集议闻奏。于是左司郎中杨发。都官郎中卢抟。都官员外郎刘彦谟等五人议曰。臣等伏以栗主升祔之后。在礼无改造之文。亦无重加尊谥。改题神主之例。求之旷古。夐无其文。周加太王季历文王之谥。但以德合王周。遂加王号。未闻改谥易主。且文物大备。礼法可称。近在两汉。并无其事。光武皇帝中兴。定都洛阳。遣大司马邓禹入关。奉高祖已下十一帝后神主至洛阳。当草昧之时。兵力艰乏。专遣奉迎。时神主不合新造故也。事历魏晋。下及周隋。虽易世一旅之君。亦有讲学知礼之士。皆不闻加谥追尊。改主重题。书在史策。可覆视也。今惟引东晋重造郑太后神主事为证。伏以郑太后本琅邪王妃。薨后已祔琅邪邸庙。其后母以子贵。将升祔太庙。贺循请重造新主。改题皇后之号。备礼告祔。当时用之。伏以诸侯庙主。与天子庙主。长短不同。若以王妃八寸之主。上配至极。礼似不同。时谄臣贪君。私用此谬礼。改造神主。比量晋事。义绝非宜。且宣懿非穆宗之后。实武宗之母。以子之贵也。祔别庙正为得礼。享荐无亏。今若从祀至尊。题主称为太后。因臣因子。正得其宜。今若改造新主。题去太字。即是穆宗上仙之后。臣下追致妃嫔之礼。黩乱正经。实惊有识。臣当时并列朝行。知其谬戾。伏以汉律擅论宗庙者。以大不敬论。其时无诏下议。遂默塞不出言。今又欲重用东晋谬礼。秽媟圣唐大典。猥蒙下问。故敢尽言。又谨征盛唐前例。甚有明文。国史云。武德元年五月。备法驾于长安通义里旧庙。奉迎宣简公懿王景皇帝神主。升祔太庙。既言于旧庙奉迎。足明必奉旧主矣。其加谥追尊之礼。自古本无其事。自则天皇后摄政之后。累累有之。自此之后。数用其礼。历检国史。并无改造及重题之文。若故事有之。无不书于简策。臣等以为即当告新谥于庙而止。不重题易主明矣。今改造神主。自古并无其事。惟重题之礼。国史有开元初太常卿韦绦奏。以宗庙题后主云天后圣帝武氏。一庙二帝。事不师古。请削去旧号。直题云则天顺圣皇后武氏。诏从之。则不知其时削去旧题乎。追用何代之礼耶。今礼之疑者。决在圣虑。伏俟奏闻。以臣等所识。当以新谥典册告于陵庙。正得其宜。神主不改造。不重题。为得礼。中书门下上言。改造改题。并无所据。酌情顺理。题则为宜。况今士族之家。通行此例。虽尊卑有异。而情理则同。望就神主改题。则为通允。敕旨宜依。

配享功臣

贞观礼。袷飨。功臣配享于庙庭。禘享则不配。后令。大袷禘之日。功臣并得配享。初。太常卿韦绦等议。功臣袷享之日。配享于庙庭。禘及时飨。则皆不预。其议遂行。至开元初。复令禘之日亦皆配飨。非旧典也。

高祖庙六人。　赠司空淮安靖王神通。赠司空河间元王孝恭。尚书右仆射郧国公殷开山。赠民部尚书渝国公刘政会。并贞观十四年十月十五日敕。赠司徒周定公武士　。显庆四年三月七日敕。文明元年停。赠太子太师魏国公裴寂。赠礼部尚书鲁国公刘文靖。并天宝六载正月十三日敕。

太宗庙七人。　赠太尉梁文昭公房元龄。赠司徒申文献公高士廉。赠尚书左仆射蒋忠公屈突通。并贞观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敕。至永徽四年二月。房元龄以子遗爱反。停配享。赠太尉郑文贞公魏征。神龙三年闰二月十五日敕。太尉赵国公长孙无忌。赠司徒卫景武公李靖。司空莱成公杜如晦。并天宝六载正月十二日敕。

高宗庙六人。　赠太尉贞武文公李绩。赠开府仪同三司北平定公张行成。赠扬州大都督高阳恭公许敬宗。赠尚书右仆射高堂忠公马周。并垂拱二年正月十一日敕。其许敬宗。神龙二年闰二月一日敕停。尚书右仆射河南文忠公褚遂良。赠司徒　县文宪公高季辅。赠司空乐城文献公刘仁轨。并天宝六载正月十二日敕。

中宗庙八人。　侍中谯国公桓彦范。侍中平阳愍王敬晖。中书令汉南郡王张柬之。赠太尉博陆文献王崔元暐。中书令南郡王袁恕己。并开元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敕。赠司空梁文惠公狄仁杰。赠尚书左仆射齐贞公魏元忠。赠太子少保琅邪郡公王同皎。并天宝六载正月十二日敕。

睿宗庙二人。　赠司空许文贞公苏瑰。尚书左丞相徐文献公刘幽求。并开元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敕。

元宗庙三人。　赠太师燕文贞公张说。赠太子少师代国公郭元振。中书令赵国公王琚。检年月未获。

肃宗庙二人。　赠太师韩文宪公苗晋卿。大历四年十月七日敕。赠太尉冀献穆公裴冕。元和四年八月敕。

代宗庙一人。　赠太尉汾阳忠武王郭子仪。建中二年十一月敕。

德宗庙三人。　赠太师西平忠武王李晟。赠太尉忠烈公段秀实。并元和四年八月敕。赠太师忠武公浑瑊。元和四年九月四日敕。

宪宗庙四人。　赠司徒宣懿公杜黄裳。赠太师裴度。会昌六年十月敕。赠司徒威武公高崇文。赠太尉李訢。会昌六年十一月敕。

苏氏驳议曰。配食之义。用旌元勋。让协经纶。功成缔构。君臣义重。终始礼崇。生承带砺之恩。死陪严敬之祀。国家宪章三代。垂范百王。配飨功臣。必资故实。惟肃宗一室。理有未安。且肃宗北狩之时。师统一旅。初至灵武。人心尚摇。裴冕于草创之中。建大义以劝进。肃宗登宸极之后。因物情于有君。收募骁雄。整备文物。十万之师坐致。

三千之仪无阙。定社稷计。允天下心。独处庙堂。亲承睿算。盖其逾月。房太尉乃来。洎乎隔年。苗太师方至。论其前后。较然可知。语以勋劳。不言而辨。且裴冕赠太尉制词云。临丧之仪。不及于小敛。从享之礼。将配于大烝。敢征前祠。以裨阙典。谒城佐命。萧何首出于汉朝。配飨议功。裴寂岂遗于高庙。若以苗太师从祀之后。裴太尉乃薨。则合同享庙庭。岂不雅符前例。

杂录

贞观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有司言将行禘祭。请集礼官学士等议。太常卿韦挺等一十八人议曰。古之王者。富有四海。而不朝夕上膳于宗庙者。患其过礼也。故曰。春秋祭祀。以时思之。至于臣有大功。享禄其后。子孙率礼。洁粢丰盛。禴祀烝尝。四时不辍。国家大祫。又得配焉。所以昭明其勋。尊崇其德。以劝嗣臣也。其禘及时享。功臣皆不应预。故周礼六功之家。皆配大烝而已。先儒皆以大烝为祫祭。高堂隆庾蔚之等。多遵郑学。未有将为时祭者。又汉魏祫祀。皆在十月。晋朝礼官。欲用孟秋殷祭。左仆射孔安国启弹。坐免官者不一。梁初误禘功臣。左丞何佟之驳议。武帝允而依行。降暨周齐。俱遵此义。窃以五年再殷。合诸天道。一大一小。通人雅论。小则人臣不预。大则兼及有功。今礼禘无功臣。诚谓礼未可易。诏改今从礼焉。秘书监颜师古议曰。谨按祫者。合食。禘乃禘祭。禘小于祫。理则非疑。商书称从与大享。周礼着祭于大烝。是知小祀不及功臣。其事又无可惑。魏晋已降。未尝厘革。今欲改更。实谓非宜。六经莫见斯文。三雍不扬其迹。悠悠之论。蔑足云也。又寻古之配祭。皆在于冬。据其时月。益明非禘。况乎臣之立功。各因所奉。享祀之日。从主升配。禘之为祭。自于本室。庙未毁者。不至太祖之庭。君既不来。而臣独当祀列。对扬尊极。乃非所事。岂容山河之誓。务乎殷重。霜露之感。从于简略。论情即理。孰曰可安。今请祫配功臣。禘即不及。依经合义。进退为允。

元和四年八月。诏曰。朕闻昔日之佐。制物者咸有大功。惟五官以配五帝。自时厥后。有国家者。莫不以辅弼社稷之勋。登名大烝。陪享清庙。苟非茂德。孰允盛仪。赠太尉冕。望重岩廊。时为材干。灵武艰阻。首赞经纶。宣力股肱。平心鼎饪。佐戡定之成业。推翼戴之嘉猷。赠太师晟。识精韬钤。神假雄武。建中寇孽。躬践忧虞。垂饵虎狼。致威尊俎。刷宫庙之尘秽。回日月之光辉。赠太尉秀实。气全柔刚。节固金石。凶渠僭逆。蹶蹶根萌。矫命还师。衷刃决死。纾阽危于怵迫。挫狂狡之奸谋。并材为时生。用当运否。感云龙而应变。炳辰象以降灵。光复寰区。振扬风概。勋庸藏于盟府。宠饰备于前朝。光阴不追。盛烈如在。朕顷因郊祀。爰举典常。俾差茂勋。以配殷祭。惟咸有一德。允属乎三臣。庶昭示于将来。式崇恩于既往。冕宜配于肃宗庙庭。晟秀实宜配飨德宗庙庭。九月四日。诏曰。旌劝是先。允协念功之义。荐羞爰举。幸追配飨之仪。赠太师浑瑊。钟秀诞灵。逢时翼圣。铭镂金石。带砺山河。绩既着于先朝。业宜光於後　。俾之从祀。用表遗勋。宜配享德宗庙庭。

会昌六年十月。太常礼院奏。十月十三日。太庙祫享。庙庭配享功臣。得修撰官朱俦状。自高祖至德宗。每室并有功臣配飨。伏以宪宗皇帝。诛荡淮蔡。削定河朔。武功英略。赫耀中兴。启沃谟猷。必资元辅。其配享功臣。伏请闻奏。定名降下。敕旨。宜令尚书省御史台四品已上。两省五品已上。同详议闻奏。都省议曰。伏以宪宗皇帝。元德英猷。迈越千古。神机睿算。恢复四荒。既戮惠琳。联诛辟锜。眷求良辅。果集大勋。乃覆淮蔡之妖巢。刈河朔之余孽。皇威震耀。寰宇和宁。偃武修文。几无遗事。陛下崇严享礼。爰轸孝思。将举元勋。以显丕绩。臣等伏以故司徒兼中书令赠太师裴度。天纵公忠。道宏匡济。始处司言之任。屡陈忧国之诚。尝因别召。深得圣旨。乃贰邦宪。使于藩方。处嫌疑者。尽付心诚。怀顾虑者。必得腰领。俄升相位。专任大事。遂乃擒元济。枭师道。承宗效顺。

刘总叩头。程权来朝。同捷就戮。盖宪宗有知人之明。而度尽致君之道也。于是息疮痍。培根本。区宇无犷悍之俗。元和为盛明之代。熏灼天下。将明帝图。古往今来。善无与让。即宜祗配圣德。光扬大勋。详考功行。无先于度。敕旨。朕以宪宗皇帝道协中兴。威加寰海。开启圣意。则有杜黄裳。弼成功业。则有裴度。宜同配享祀。又敕曰。论功配食。文武宜兼。元和一朝。武臣功力最高者。定一人与裳度同配享宪宗皇帝室。十一月敕。李訴有平蔡之绩。高崇文有收蜀之功。较量二臣。勋劳最重。宜以李訴高崇文同配享宪宗庙庭。

大中三年四月。中书门下奏。武德已来。宰辅名迹在上等者。及配享功臣子孙。伏以勋德之后。庆赏所延。每有恩制。多令访录。将以兴废继绝。尊贤报功。事归奖劝。义主沉翳。近日诸家。自论颇众。史官曹阙。合用者稀。纵欲比拟。亦未详悉。应前件两色子孙。准前后制敕。令搜访与官者。望许于吏部陈状。便委磨勘。如审是嫡嗣。未有官名者。具状闻奏。非时与一人解褐官。如有出身。已曾任官。选日优与处分。如自以才行尝登科第。及是诸房子孙。不承祭祀。并先因存奖。以授正官者。并不在限。即冀所加恩例。式协本条。敕旨。宜依。

四年五月。宗正少卿李从易奏。伏以周礼设六功之官。皆配烝祭。汉晋已降。或以祫配。国朝禘夾二享。功臣皆得配于庙庭。盖以崇勋表忠。亦冀招贤广类者也。故自武德已来。功臣列在祀典三十八人。俾其按樽俎之荣。列君臣之位。祭神如在。因祭来贶。宗庙合祀之时。元勋配享之礼。苟非诚敬。曷表告虔。窃见今年四月十三日。禘享。功臣配食者。单席暴露。列在殿庭。虽有风雨。亦不移避。仰惟国之大典。卑亵至此。伏读国史。开元十七年元宗诏。昭陵仿像。见太宗立于神游殿前。及寝宫闻室中謦咳之音。又于寝宫门外。设奠以祭。陪陵功臣将相萧瑀房元龄等。如闻蹈舞之声。事验神征。光辉史册。慢易乖敬。则何以上副高祖太宗待刘魏房杜之本意也。臣本官宗司。专奉庙事。庶修职业。不敢因循。伏请自今已后。敕有司先事修备幕次。及新洁席褥。以申如在之敬。用展报功之思。

唐会要卷十九

庙隶名额

太庙署旧隶太常。官有庙令丞各一员。至开元二十一年二月二日。敕宗庙所奉。尊敬之极。因以名署。情所未安。宜令礼官。详择所宜奏闻。至五月十六日。太常少卿韦绦奏曰。谨按经典。窃寻令式。宗庙享荐。皆主奉常。别置署司。事非稽古。其太庙署望废省。本寺专奉其事。许之。至开元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敕宗正设官。实司属籍。而陵寝崇敬。宗庙惟严。别隶太常。殊乖本系。奉先之旨。深所未安。自今已后。诸陵庙署。并隶宗正寺。其宗正官属。并择宗子为之。永以前奉园庙。敦叙亲亲。我之宗盟。异姓为后。至天宝十二载五月十二日。太庙及诸陵署。依旧隶太常寺。至德二载十一月二日。陵庙并依宗正寺收管。至永泰元年二月十九日。敕诸陵庙署。并隶太常寺。至大历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敕诸陵庙。并宜依旧宗正寺检校。

孝敬皇帝庙

仪凤二年四月二日敕。孝敬皇帝。神主再期之后。宜祔于太庙之夹室。迁祔之日。神主遍朝六庙。仍令礼官考核前经。发挥故实。具为仪制。副朕意焉。至神龙元年六月十五日。祔孝敬皇帝神主于庙。号义宗。

景云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礼仪使中书令姚元之等奏称。准礼。先帝即合祔庙。其太庙第七室。皇昆义宗孝敬皇帝。哀皇后裴氏神主。伏以义宗未登大位。追尊神龙之初。乃令升祔。春秋之义。国君即位。未踰年者。不合列叙昭穆。又古者祖宗。各别立庙。孝敬皇帝恭陵。既在洛阳州。望于东都。别立义宗之庙。祔孝敬皇帝及哀皇后神主。有司以时享祭。则不违先旨。又协古制。在此神主。望入夹室安置。伏愿以义断恩。式存祀典。从之。

开元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将作大匠韦凑上疏曰。臣闻礼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庙。百世不毁。故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宗文王武王。汉则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其后代有称宗。皆以方制海内。德泽可宗。列于昭穆。期于不毁。称宗之义。不亦大乎。况孝敬皇帝位止东宫。未尝南面。圣道诚冠于储副。德教不被于寰瀛。立庙称宗。恐非合礼。况别起寝庙。不入昭穆。稽诸祀典。何义称宗。以臣庸识。窃谓不可。望更令所司详议。务合于礼。于是太常请以本谥孝敬为庙称。从之。至七年十月九日。祔孝敬皇帝神主于东都从善里新庙。故来廷县署。至十八年九月八日。敕缘祫享孝敬神主。当庙自为享祭。大历十四年十二月。有司言。孝敬皇帝尊非正统。且不列于昭穆。今庙废而主存。请毁之。遂瘗主于庙。其庙自天宝后。祠享久绝。

让皇帝庙

开元二十九年十一月辛未。太尉宁王薨。追谥曰让皇帝。又追赠妃元氏为恭皇后。立庙于京城启夏门内立政坊。庙制如德明。四时有司行事。至天宝三载四月。敕让皇帝今后四祭。宜为大祀。上元二年。礼仪使太常卿刘晏奏。让皇帝庙。请停四时享献。每至禘祫月。则一祭焉。乐用登歌一部。牲牢樽豆之礼。同太庙一室之仪。

开成四年三月。中书令门下奏。伏以让皇帝睿宗之子。元宗之兄。位止列藩。功非及物。元宗情深同气。恩起权宜。赠王者之尊名。申友于之私分。别构庙宇。以时烝尝。求之古先。则匪经制。比及肃宗之代。岁月未深。礼仪使杜鸿渐言其不可。四时享献。从此并停。每至禘祫之年。犹令一祭。伏以禘祫之礼。义理甚明。祫谓合祭祖宗。禘谓审谛昭穆。让帝亲非正统。名是赠加。久从禘祫。颇为乖爽。臣等又以睿宗之尊崇。元宗之功德。皆以亲尽祧去。藏主于夹室之中。而让帝宗祀依然。庙宇仍旧。曾无昭穆之序。而有禘祫之仪。惟情与理。俱所未可。况自建立。于今九庙。比章怀孝敬。名位犹轻。与德明兴圣。则尊卑顿异。岂可因循不毁。享献无穷者也。伏以今年夏。禘祭俯临。辄敢举明。特希废革。如或以臣等所见。不至乖殊。望下礼官。详议闻奏。其年四月。太常寺奏议曰。臣等伏以让皇帝追尊位号。恩出一时。别立庙祠。不涉正统。既非昭穆禘祫所及。又无子孙享献之仪。亲尽则疏。岁久当革。杜鸿渐所议禘祫之月时一祭者。盖以时近恩深。未可顿忘故也。今睿宗元宗。既已祧去。又文敬等七太子。其中亦有追赠奉天承天皇帝之号。皆已停废。则让皇帝之庙。不宜独存。臣等参详。伏请准中书门下状。便从废毁。沿情定礼。实为协宜。制从之。

仪坤庙

先天元年十月六日。祔昭成肃明二皇后于仪坤庙。庙在亲仁里。

开元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昭成皇后祔于太庙。至八月九日。敕肃明皇后。依前仪坤庙安置。初欲祔于太庙。太常博士陈贞节等。以肃明皇后。不合与昭成皇后配祔于睿宗。遂奏议曰。臣闻于礼。宗庙父昭子穆。皆有配座。每室一帝一后。礼之正仪。自夏殷而来。

无易兹典。伏惟昭成皇后。太姒之德。已配食于睿宗。则肃明皇后。无帝母之尊。自合别立一庙。谨按周礼云。奏夷则歌中吕。以享先妣者。姜嫄也。姜嫄是帝喾之妃。后稷之母。特为立庙。名曰閟宫。又礼论云。晋伏系之议云。晋简文母郑宣后。既不配食。乃筑宫于外。岁时就庙享祭而已。今肃明皇后无祔配之位。请同姜嫄宣后。别庙而处。四时享祀。一如旧仪。从之。于是迁昭成皇后神主。祔于睿宗之室。惟留肃明皇后神主于仪坤庙。八月二日。敕仪坤庙隶入太庙。不宜顿置官属。至二十一年正月六日。迁祔肃明皇后神主于太庙。其仪坤庙为肃明观。

诸太子庙

旧制。诸赠太子庙令各一人。从八品上。丞一人。正九品下。录事以下。准隐陵署例。神龙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嗣雍王守礼奏。敕赐臣父庙号陟冈。乞隶太常寺。仍请安国相王书额。

开元三年。右拾遗陈贞节。以诸太子庙不合守供祀享。上疏曰。王者祀典。义存德坊。犹且远庙为祧。去坛为墠。亲尽则毁。此皆为继体之君焉。苟非斯文。并从咸秩。伏见章怀太子等四庙。远则从祖。近则堂昆。并非有功于民。立事于世。而寝庙相属。献祼连时。事不师古。以克永世。臣实疑之。今章怀太子等。乃以陵庙。分署官寮。八处修营。四时祭享。物须官给。人必公差。合乐登歌。咸同列帝。夫金奏所以颂功德。登歌所以扬辉光。以感神祇。以和邦国。故诗曰。钟鼓既设。一朝飨之。锡有功也。若使无功而颂。无德而扬。乃以姑洗为宫。蕤宾为羽。声含六代。或类五郊。奏咸和以降神。歌肃雍以延祉。是使舞咏非虔。金石乖仪。谨按周礼。始祖以下。犹称小庙。未知此庙。厥名维何。臣谓八署司存。员寮且省。四时祭祀。供给咸停。臣又闻磬石维城。既开封建之典。别子为祖。非无大小之宗。其四陵庙等。应须祭祀者。并令承后子孙。自修其事。崇此正典。冀合礼经。上令有司集群官详议奏闻。驾部员外郎裴子余议曰。谨按前件四庙等。並前皇嫡 。殒身昭代。圣上哀骨肉之深。锡烝尝之享。宪章往昔。垂范将来。昔嫄庙列周。戾园居汉。并位非七代。置在一时。斯并前史宏规。后贤令范。固知父子之爱。兄弟之恩。情有所杀。方崇大教。又按春秋。狐突适下国。遇太子。使登仆曰。将以晋畀秦。秦将祀予。此则太子之言。无后明矣。对曰。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君祀无乃殄乎。此则晋有其祀。立庙必矣。虽史有详略。而微旨见存。又定公元年。立炀宫。经传更无异说。郑元注云。炀公。伯禽之子。季氏祷而立其宫也。窃以宫庙同号。建立不殊。季氏陪臣。炀公远祖。因祷立庙。尚不为嫌。岂与夫睿圣因心。阐扬至化。惟笃维亲之祀。垂永久之法。考之汉储晋嫡则如彼。言乎周庙鲁公又如此。岂可使晋求秦祀。戾匪汉思。所枉者深。所宜者鲜。黩神慢礼。理必不然。且尊以储后。位绝诸侯。谥号既崇。官吏有典。去羊存朔。非礼所安。徇利忘礼。何以为国。太常博士段同泰议曰。伏据隐太子等。皆禀殊恩。式创陵寝。一羞苹藻。骤移檀柘。岂非睦亲继绝。悼往推恩者欤。况汉置戾园。晋修虞祀。书称咸秩。礼纪百神。纷纶葳蕤。可略言矣。隐太子等并特降丝纶。别营祠宇。义殊太庙。恩出当时。借如逝者之锡苹藻。亦犹生者之开茅土。宠章所及。谁谓非宜。且自古帝王。封建子孙。寄以维城之固。咸登列郡之荣。岂必有功于民。立事于世。生者曾无异议。逝者辄此奏停。虽存殁之迹不同。而君臣之恩何别。此则轻重非当。情礼宜均。神道固是难诬。人情孰云其可。又谨按隐太子是皇帝曾伯祖。本服缌麻。章怀是伯父。本服周年。懿德节愍。咸是堂昆。本服大功。亲并未尽。庙不合废。又班彪云。贡禹毁宗庙。匡衡改郊祀。皆数复纷纭不定者何。礼文缺微。古今异制。各为一家。未易可编定也。按匡衡之议。戾太子等。以亲未尽不毁。斯则远窥青史。无可废之文。上固皇枝。有深根之美。一朝废罢。窃为不可。臣愚以为置之则缓族。废之则收恩。缓族则庙存。收恩则享绝。事关圣虑。奏定为宜。

[illegible] 請上來看吧

礼部尚书郑惟忠等二十七人议。称隐太子等四庙。请祠如旧。陵庙既在。官不可削。其府史等各请减半。从之。

开元三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敕。赠太子顷年官为立庙。并致享祀。虽欲归厚。而情且未安。蒸尝之时。子孙不及。若专令官祭。是以疏间亲。遂此为常。岂为敦孝。其诸赠太子有后者。但官置庙。各令子孙自主祭。其署及官悉停。若无后者。宜依旧。至天宝六载正月十一日赦文。诸庙之主。礼有遵于合祭。同等则祔。义亦取于旁通。其意怀节愍惠文惠宣等太子。虽官为立庙。比来子孙自祭。或时物有阙。礼仪不备。宜与隐太子及懿德太子列次诸室。简择一宽处。同为一庙。应缘祭事所须及乐馔。并令官供。每差祭官。宜准例程。仍都置庙令。仍自余所废庙官宜停。按韦遂两京记。此庙地本是夔万等六州。即后为干封县。移于永乐坊。神龙初。遂立为懿德太子庙。其后诸太子庙。比各别坊。今并移就此庙。号为七太子庙也。

上元二年二月。礼仪使太常卿杜鸿渐奏议曰。让帝七太子庙等。停四时享献。每至禘祫之月。则一祭焉。乐用登歌一部。时献俎樽之礼。同太庙一室之仪。

贞元十五年九月。置文敬太子庙于常安坊。祭令各一人。四时献奠。太子家令为祭主。牲牢乐馔。所司供备。太常博士一人相礼。至太和四年四月。太常寺奏。文敬太子庙。准太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敕。停裸献。从太和二年。四时享献并停。伏准七太子及靖恭太子例。庙享既绝。神主理合埋瘗。从之。

元和元年。太常寺奏。七太子庙。文敬恭懿太子。两京皆是旁亲。伏详礼经。无文享祀。官员所设。深恐非宜。其两京官吏。并请勒停。其屋宇请令宗正寺勾当者。敕旨依准。其见任官至考满日停。其日。又敕文敬太子庙。量留令一员。府史一人。三卫二人。余并停。

宝历二年二月。太常奏。追赠文敬太子庙在常安坊。惠昭太子庙在怀真坊。各置官吏。四时置享。礼经无文。况九庙递迁。族属弥远。推恩降杀。裸献宜停。又赠奉天皇帝庙。赠贞顺皇后庙。及永崇坊隐太子以下七室。同为一庙。并赠靖恭太子。亦祔在此庙。凡此制置。皆是追崇。或徇一时。且非礼意。日月既久。祀享寻停。其神主望准故事。瘗于庙地。庶情礼终始。不失经训。请下太常礼院与百官议。起居郎刘敦儒议曰。谨按礼记云。殇与无后者。从祖祔食。又曰。王不祭殇亡。又曰。有阴厌。有阳厌。阴厌谓嫡殇也。注云。谓宗子之殇。祭于奥。尔雅云。西南隅谓之奥。此明幼殇而死。故祭于祖庙阴暗之处也。阳厌谓祭庶殇也。疏云。祭于宗子之家。祖庙之内。当室显露之处。故曰阳厌。所以明嫡庶也。过此以往。则不祭矣。伏以惠昭太子。位登储闱。业当主鬯。于亲则高祖神尧皇帝之宗子。属则于皇帝为伯祖父。虽礼文于旁亲无服。而骨肉之恩。不移于宗子。若坎室于德宗皇帝庙内西南隅。迁祔神主。以特牲展祭。不举乐。无折俎。去元酒。不告礼成。庶合古礼。若准魏晋故事。即晋愍怀太子。殇太子。哀太孙。冲太孙。皆于祖庙北牖而置阴室。岁时祔享。以至亲尽。今伏以国家变三代之典。从东汉之制。九庙既有周殿之隘。一室难修处奥之仪。况别庙阴室。俱为变礼。依前享献。于事为宜。其庙请不废。礼官或云。惠昭太子弃东宫之日。已过殇年。若合裸享。宜同正祭。臣以为古处于奥。今祭祀于庙。虽不以成人。而别以过殇之礼矣。又或云。若以成人。合有主后。臣以为惠昭太子裔嗣。皆在宫中。若未胜冠。自宜抱奠。又有以同姓为尸者。今但令宗正官属主奠。即雅符祀典矣。其文敬太子。生非系本之重。殁有追命之荣。今于皇帝为曾叔祖。非大功之亲。详礼经为庶子。而服属已远。列于常祀。实为非经。请依太常所奏。又隐太子以下神主。或累朝嫡嗣。或圣代名藩。今者子孙。皆居列土。因缘食禄。亦谓承家。各令自列庙祧。

用伸严配。臣伏详开元中。敕诸赠太子有后者。咸令自主其祭。今请复行此制。各使子孙。奉迎神主。归祔私庙。庶别子为祖。符列国不祧之尊。其无后之庙。及贞顺皇后神主。即请依太常所奏。其赠奉天皇帝承天皇帝神主。既有常号。礼不可黩。盖王者不享于下士。诸侯不敢祖天子之义。纵有主后。法不当祭。亦请依太常所奏。制从之。

开成三年二月。兵部尚书判太常卿事王起等奏。准堂帖。天宝初。置七太子庙。异室同堂。国朝故事。足以师法。今欲以怀懿太子神主。祔惠昭及悼怀太子庙。宜选太常寺典礼官同议状者。伏以三代已降。庙制不同。光武为总立一堂。神主异室。亲尽庙毁。昭穆递迁。此盖祖宗之庙也。然则太子庙出于近代。或散在他处。别置一室。或尊卑序列。共立一堂。伏准国初太子庙。各在诸坊。天宝六载。敕文章怀节愍惠庄惠宣等太子。宜与隐太子列次。同为一庙。号七太子庙。应缘祭事。并令官给。又准大历三年五月。以靖恭太子神主祔七太子庙。加一室。今怀懿太子以侄祔叔。享献得宜。请于惠昭太子庙添置一室。择日升祔。从之。大中六年十一月。太常博士白宏儒奏。伏以惠昭太子庙。元和七年立。悼怀太子庙。太和四年立。怀懿太子庙。开成三年。入惠昭太子庙。庄恪太子庙。开成三年立。前件太子四室。共置三庙。每当修饰。至其费用极多。四时奠享。所司未必丰洁。三处行事。人力实谓劳烦。将欲求其便宜。莫若移就一庙。且今太庙九室。尚在一处。太子各置庙宇。礼实非宜。伏以庄恪太子庙。地实高敞。建立又新。只添一间。可容三室。所费益寡。其利实繁。非止即安。可以永逸。请待修理毕。择日备礼。迁诸太子神主。皆祔庄恪庙中。列位次居。匪失彝伦之叙。祀事同享。无亏长幼之仪。其废庙瓦木极多。诸庙添修。计亦合足。其废庙官等。未得资者。望许非时参选。臣官守绵蕝。职忝参详。事关礼文。合当举请。敕白宏儒所奏。颇为得宜。令太常卿集礼官重议闻奏。于是礼院奏议曰。伏以列圣祖宗。尚同太庙。追册储嗣。不合别祠。盖以年月各殊。宠恩有异。岁时已久。即宜改更。况春秋荐享之时。礼乐牲牢之用。重烦人力。实为皇居。今据从卑就尊。

置年月。即合移怀懿太子以下三庙。就惠昭太子庙。地既卑下。多有浸湿。非可经久。庄恪太子庙。地居高敞。屋更宽广。若移同一庙。只要增置庙室。谨详迁就。诚谓久安增其便宜。移庙未亏于典故。今列次增室。祔礼尊常。酌中之道可行。申奠之仪不失。臣与官寮等集议。请依宏儒所奏。事诚允当。实举旧章。奉敕宜依。

公主庙

贞元十五年七月十五日。追册故唐安公主为韩国贞穆公主。故义章公主为郑国庄穆公主。后诏令所司择地置庙。祔祭之日。官给牲牢礼物。太常博士一人赞相。四时仲月。则子孙自备其礼。贞穆庙在靖安里。贞元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追祔神主于庙。庄穆庙在嘉会里。贞元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追祔神主于庙。庄穆贞穆二主。德宗皇帝爱女。悼念甚深。特为立庙。权制也。

百官家庙

侍中王珪。通贵渐久。而不营私庙。四时烝尝。犹祭于寝。贞观六年。坐为法司所劾。太宗优容之。因为立庙。以愧其心。庙在永乐坊东北角。贞元八年。修唐安寺。移于寺西。

开元十二年。敕一品许祭四庙。三品许祭三庙。五品许祭二庙。嫡士许祭一庙。庶人祭于寝。

天宝元年四月。太子太师致仕萧嵩。以私庙逼近曲江。因上表请移就他处。其词曰。臣嵩言。昨日大将军高力士奉口宣。俯令存问。以臣私庙逼近曲江。人物喧杂。非安神之

[illegible]得更多新书 请到本站吧

所。许臣移转。更就幽闲。又怜臣田园。知无手力。拟令将作。与臣营造。伏蒙殊渥。感戴交深。臣叨沐朝荣。获崇私庙。礼尊祖考。粗奉烝尝。而地接胜游。城连禁御。伏以神道静谧。久议迁移。岂谓理会事宜。天从人愿。圣情下逮。元奖曲成。遂使泽及幽明。庆沾存殁。丘山易负。恩惠难胜。今日已令下手移拆讫。所令官作。岂敢当之。臣为衰老。自拙将摄。十数日来。加风气发动。犹尚虚惙。未堪拜伏。不获诣阙奉谢。批答云。卿立庙之时。此地闲僻。令傍江修筑。举国胜游。与卿同之。须避喧杂。事资改作。遂令官司承已拆除。终须结构。已有处分。无假致辞。建中宰臣杨炎。不知其事。又买之为庙。炎既与卢杞严郢有隙。因密奏曰。此地有王气。是以元宗敕萧嵩拆已成之庙。今炎复兴之。必有异图。杞后赞其言。上大怒。既窜于崖州。遂杀之。

十载正月十日敕文。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今三品以上。乃许立庙永言广敬。载感于怀。其京官正员四品清望官。及四品五品清官。并许立私庙。

贞元十三年。敕赠太傅马燧祔庙。宜令所司供少牢。仍给卤簿。

元和二年六月。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立私庙。追祔曾祖祖父三代。及兄师古神主。诏下太常议曰。伏以师古虽是师道亲兄。师古身存之日。先未祔庙。今庙因师道而立。即师道便合是百世不迁之宗。谨按封爵令。传袭之制。皆子孙以下相继。并无兄弟相继为后之文。则明师古神主。不合入师道之庙。若师古男自有四品三品官。兼有封爵。准开元礼。合待三年丧终。礼祭毕后。别立庙宇。设师古神主座。行祔祭之礼。自承宗祀。庶合礼经。敕旨依奏。

七年十一月。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郑余庆。建立私庙。将祔四代神主。庙有二夫人。疑于祔配。请礼院详议定。修撰官太学博士韦公肃议曰。古者一娶九女。所以于庙无二嫡。自秦汉以下。不行此礼。遂有再娶之说。前娶后继。并是正嫡。则偕祔之义。于礼无嫌。谨按晋骠骑大将军温峤。相继有三妻。疑并为夫人。以问太学博士陈舒。议以妻虽先殁。荣辱并随夫也。礼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则各祔舅之所生。如其礼意。三人皆夫人也。秦汉以来。诸侯不复一娶九女。既生娶以正礼。殁不可贬。自后诸儒。咸用舒议。且嫡继于古则有殊制。于今则无异等。今王公再娶。无非礼聘。所以祔配之议。不得不同。至于卿士之家寝。祭亦二妻。位同几席。岂庙享之礼。而有异乎。是知古者庙无不嫡。防侄娣之争竞。今无所施矣。古之继室。皆媵妾也。今之继室。并嫡妻也。不宜援古一娶九女之制也。而使子孙祭享不及。或曰。春秋声子不入鲁侯之庙。如之何。谨按鲁惠公元妃孟子卒。继室以声子。声子之侄娣。非正也。自不合入鲁公之庙。明矣。又武公生仲子。则仲子归于鲁。生桓公而惠公薨。立宫而奉之。追成父志。别为宫也。寻求礼意。则当然矣。未见前例如之何。谨按鲁南昌府君庙。有荀氏薛氏。景帝有夏侯氏羊氏。圣朝睿宗庙。有昭成皇后窦氏。肃明皇后刘氏。故太师颜鲁公祖庙。有夫人殷氏。继夫人柳氏。其流甚多。不可悉数。略稽礼文。参诸故事。二夫人并祔。于礼为宜。

宝历二年七月十二日。太常礼院奏。伏奉四月二十八日敕。前同州朝邑县尉韩约进状。请祔亡父故金紫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赠太子太保皋神主。祔礼院议定闻奏者。谨按礼经。诸侯二品以上祠四庙。五品以上祠三庙。今据韩皋祖休。先已立先祖庙三室。今子孙见继。昭穆享祭。皋父滉是众子。官至二品。身殁后。长子群。官至国子司业。已别立祢庙。祔滉神主入庙。今子孙承袭。自为一宗。皋是滉次子。官虽一品。身殁无升祔庙文。伏准礼记云。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若皋子约官至五品清资郎。合别置祢庙。祔皋神主。自列昭穆。庶合礼经。敕旨依奏。

会昌五年二月。敕自今以后。百寮不得于京城内置庙。如欲于坊内置者。但准古礼于所居处。即不失敬亲之礼。

大中五年四月。武昌军节度使检校户部尚书韦损奏。臣四代祖凑。开元中。于上都立政坊立庙。至建中四年。亡失木主。其庙屋及树并在。今臣官阶至三品。合立私庙。请祔享前件庙。敕旨宜依。先是。韦损之门吏右司员外郎杨师复。以此事问于礼官。太常寺主簿韦儒实对曰。准何修之礼问答云。始安靖王庙。东城事乱。神主不存。废祠未久。今欲造木主升祔。于礼如何。答曰。新造木主成。便合奉迎入室。当设酒脯之奠。然后即安也。又准礼。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庙。五品以上祠三庙。今韦尚书官至三品。自合得立三庙。缘四代祖河东节度使先立私庙。太师已曾祔庙讫。至建中四年失木主。自后子孙位卑。其祠久废。今韦尚书官位三品。准祠祭令。各立三庙。即合祭太师中丞及使君三神主。便合营造庙宇。以安木主。今河东节度旧庙。木至亡失。庙宇见存。其河东节度。是四代神祖。不合更祭。今祔太师以下三神主于其庙。在礼无嫌。

其年十一月。太常礼院奏。据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平章事崔龟从奏。臣官准式合立私庙。伏准会昌五年二月一日敕旨。百官并不得京城内置庙。如欲于京城内置庙者。但准古礼。于所居处置。即不失敬亲之礼者。伏以武宗时。缘南郊行事。见天门街左右诸坊。有人家私庙。遂令禁断。且本不欲令御路左右有庙宇。许令私第内置。则近北诸坊。渐逼宫阙。十年之内。悉是人家私庙。今若人家居第宽广。或邻里可兼并者。必便置庙。以展孝思。或居处褊狭。邻近无可开广者。便是终身废庙享之荣。公私情礼。皆极不便。国朝二百余年。在私家侧近者。不过三数家。今古殊礼。颇为亵黩。其余悉在近南远坊。通行已久。今若缘南路不欲令置私庙。却令居处建立庙宇。即须种植松柏及白杨树。近北诸坊。窃恐非便。以臣愚见。天门街左右诸坊。不许置庙。其余围外远坊。本是隙地。并旧是废庙者。许令建立。则天门街侧近。既无私庙。近北诸坊。又免百官占地立庙。并官至三品。尽得升祔祖祢。无乖礼经。中外官寮已至三品者。皆望有此厘革。伏请下太常礼院。复位立庙制度及去处。庶得祀礼可遵。行事无乖。当奉今月一日敕。宜依所奏。下太常礼院详审制度。分析奏闻。伏以事亡如存。典礼攸重。今百官悉在京师。若不许于京内置庙。则烝尝之礼。难复躬亲。孝思之心。或乖荐奠。若悉令于居处置庙。又缘近北诸坊。便于朝谒。百官第宅。布列坊中。其闲杂以居民。栋宇悉皆连接。令广开则邻无隙地。废庙貌则礼阙敬亲。若令依会昌五年敕文。尽勒于所居置庙。兼恐十数年间。私庙渐逼于宫墙。齐民必欲于吞并。臣具详本末。冀便公私。今请夹天门街左右诸坊。不得立私庙。其余围外远坊。任取旧庙。及择空闲地建立庙宇。应立庙之初。先取礼司详定。兼请准开元礼。二品以上祠四庙。三品祠三庙。三品以上不须爵者。四庙外有始封祖。通祠五庙。三品以上。不得过九架。并厦两头。其三室庙制。合造五间。其中三间。隔为三室。两头各厦一间虚之。前后亦虚之。每室中西壁三分之一。近南去地四尺。开一坎室。以石为之。可容两神主。庙垣合开南门东门。并有门屋。余并准开元礼及曲台礼为定制。其享献之礼。除依古礼用少牢特牲馈食外。有设时新。及今时熟馔者并听。仍请永为定式。敕旨宜依。

天佑三年十月。两浙节度使钱镠。请于本镇立三代私庙。从之。

唐会要卷二十

陵议

贞观九年。高祖崩。诏定山陵制度。令依汉长陵故事。务在崇厚。时限既促。功役劳敝。秘书监虞世南上封事曰。臣闻古之圣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显。珍宝具

物。以厚其亲。然审而言之。高坟厚垄。珍物必备。此适所以为亲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远虑。安于菲薄。以为长久万世之计。割其常情。以定之耳。昔汉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费甚多。谏议大夫刘向上书曰。孝文帝居霸陵。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斫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张释之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释之所言。为无穷计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汉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贡赋。以一分入山陵。武帝历年长久。比葬。陵中不复容物。霍光暗于大体。奢侈过度。其后至更始之败。赤眉入长安。破茂陵取物。犹不能尽。无故聚敛百姓。为盗之用。甚无谓也。魏文帝于首阳东为寿陵。作终制。其略云。昔尧葬寿陵。因山为体。无树无封。无立寝殿园邑。为棺椁足以藏骨。为衣衾足以朽肉。吾营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世之后。不知其处。无藏金玉铜铁。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是无不掘之墓。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乃烧取玉柙金镂。骸骨并尽。岂不重痛哉。若违诏妄有变改。是为戮尸于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将不福汝。以为永制。藏之宗庙。魏文此制。可谓达于事矣。向使陛下德止于秦汉之君。臣则缄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见圣德高远。尧舜犹所不逮。而俯与秦汉之君。同为奢泰。舍尧舜殷周之节俭。此臣所以戚戚也。今为丘垄如此。其内虽不藏珍宝。亦无益也。万世之后。人但見高墳大　。岂谓无金玉也。臣之愚计。以为汉文霸陵。既因山势。虽不起坟。自然高敞。今之所卜。地势既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陈周制。为三仞之坟。其方中制度。事事减少。事竟之日。刻石于陵侧。书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须。皆以瓦木。合于礼文。一不得用金银铜铁。使后世子孙。并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庙。岂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为坟垄。又以长陵为法。恐非所宜。伏愿深览古今。为久长之虑。书奏不报。世南又上疏曰。汉家即位之初。便营陵坟。近者十余岁。远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已数月之间。而造数十年之事。其于人力。亦已劳矣。又汉家大郡五十万户。即日人众。未及往时。而功役与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又公卿上奏。请遵遗诏。务从节俭。太宗乃谓中书侍郎岑文本曰。朕欲一如遗诏。但臣子之心。不忍顿为俭素。如欲称朕崇厚之志。复恐百世之后。不免有废毁之忧。朕为此不能自决。卿等平章。必令得所。勿置朕于不孝之地。因出虞世南封事。付所司详议以闻。司空房元龄等议曰。谨按高祖长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汉文魏文。并不封不树。因山为陵。窃以长陵制度。过为宏侈。二丈立规。又伤矫俗。光武中兴明主。多依典故。遵为成式。实谓攸宜。伏愿仰遵顾命。俯顺礼经。诏曰。朕既为子。卿等为臣。爱敬罔极。义犹一体。无容固陈节俭。陷朕于不义也。今便敬依来议。于是山陵制度。颇有减省。

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昔汉家皆先造山陵。既达始终。身复亲见。又省子孙经营。不烦费人功。我深以此为是。古者因山为坟。此诚便事。我看九嵕山孤耸回绕。因而傍凿。可置山陵处。朕实有终焉之理。乃诏曰。礼记云。君即位而为椑。庄周云。息我以死。岂非圣人远鉴深识。着之典诰。恐身后之日。子子孙孙。尚习流俗。犹循常礼。功四重之棺。伐百祀之木。劳扰百姓。崇厚坟陵。今先为此制。务从俭约。于九嵕之上。足容一棺而已。木马涂车。土桴苇钥。事合古典。不为世用。又佐命功臣。义深舟楫。追念在昔。何日忘之。汉氏将相陪陵。又给东园秘器。笃终之义。恩意深厚。自今以后。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以及秘器。使窀穸之时。丧事无阙。至二十三年八月十八日。山陵毕。陵在醴泉县。因九嵕层峰。凿山南面。深七十五丈。为元宫。缘山傍岩。架梁为栈道。悬绝百仞。绕山二百三十步。始达元宫门。顶上亦起游殿。文德皇后即元宫后。有五重石门。其门外于双栈道上起舍。宫人供养。如平常。及太宗山陵毕。宫人欲依故事留栈道。惟旧山陵使阎立德奏曰。元宫栈道。本留拟有今日。今既始终永毕。与前事不同。谨按故事。惟有寝宫安供养奉之法。而无陵上侍卫之仪。望除栈道。固同山岳。上

呜咽不许。长孙无忌等援引礼经。重有表请。乃依奏。上欲阐扬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写诸蕃君长。贞观中擒伏归化者形状。而刻其官名。突厥颉利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出苾。突厥颉利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什钵苾。突厥乙弥泥孰候利苾可汗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李思摩。突厥都布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薛延陀真珠昆伽可汗。吐番赞普。新罗乐浪郡王金贞德。吐谷浑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勒豆可汗。慕容诺曷钵。龟兹王诃黎布失毕。于阗王伏闍信焉耆王龙突骑支。高昌王左武卫将军曲智盛。林邑王范头黎。帝那伏帝国王阿罗那顺等十四人。列于陵司马北门内。九嵕山之阴。以旌武功。乃又刻石为常所乘破敌马六匹于阙下也。

神龙元年十二月。将合葬则天皇后于干陵。给事中严善思上表曰。臣谨按天元房录葬法云。尊者先葬。卑者不合于后开入。臣伏闻则天大圣皇后。欲开干陵合葬。然以则天皇后卑于天皇大帝。欲开陵合葬。即是以卑动尊。事既不经。恐非安稳。臣又闻干陵元宫。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铸铁。以固其中。今若开陵。其门必须镌凿。然以神明之道。体尚幽元。今乃动众加功。诚恐多所惊黩。又若别开门道。以入元宫。即往者葬时。神位先定。今更改作。为害益深。又以修筑干陵之后。国频有难。遂至则天皇后总万几二十余年。其难始定。今乃更加营作。伏恐还有难生。但合葬非古。着在古昔。在礼经缘情为用。无足依准。况今事有不安。岂可复循斯制。伏见汉时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晋之后。祚皆不长。虽受命应期。有因天假。然循机享德。亦在天时。但陵墓所安。必资胜地。後之　嗣。用托灵根。或有不安。后嗣固难长享。伏望依汉朝之故事。改魏晋之颓纲。于干陵之傍。更择吉地。取生墓之法。别起一陵。既得从葬之仪。又成固本之业。伏以合葬者。缘人私情。不合葬者。前修故事。若以神道有知。幽涂自得通会。若以死者无知。合之复有何益。然以山川精气。上为星象。若葬得其所。则神安后昌。若葬失其宜。则神危后损。所以先哲垂范。具立葬经。欲使生人之道必安。死者之神永奉。伏望少回天眷。俯览臣言。行古昔之明规。割私情之爱欲。使社稷长享。天下永安。疏奏。百官详议。寻有敕令。准遗诏以葬之。

开元十七年。元宗因拜桥陵至金粟山。观冈峦有龙盘凤翔之势。谓左右曰。吾千秋后。宜葬于此地。后遂追先旨葬焉。

天宝十三载二月制。献昭干定桥五署。改为台令。各升一阶。自后诸陵。例皆称台。又至德元年八月六日。前兴定陵署焦士炎上表。请永康兴宁二陵为署。敕令中书门下。召礼官定其可否。太常礼院奏曰。礼记。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上文言追王王季。下文言上祀先公。足明追者全用天子之礼。先公惟祀事得用。故郑玄注言追王王季者。以近起焉。又言追王者。改葬之矣。葬且犹改。则其余可知。伏以景皇帝并是追尊。皆用天子之礼。陵台之号。不合有殊。从之。

建中元年。德宗即位。将厚奉元陵。刑部员外郎令狐峘上疏谏曰。臣闻传曰。近臣尽规。礼记曰。事君有犯而无隐。臣读汉书刘向传。见论王者山陵之诫。良史称叹。万古芬芳。何者。圣贤之心。勤俭是务。必求诸道。不作无益。故舜葬苍梧。不变其肆。禹葬会稽。不改其列。周武葬于毕陌。无丘垄之处。汉文葬于霸陵。因山谷之势。禹非不忠也。启非不顺也。周公非不悌也。景帝非不孝也。其奉君亲。皆从微薄。昔宋公始为厚葬。用蜃灰。益车马。其臣华元乐举。春秋书为不臣。秦始皇葬骊山。鱼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珍宝之藏。不可胜计。千载非之。宋桓魋为石椁。夫子曰。不如速朽。子游问丧具。夫子曰。称家之有无。张释之对孝文曰。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亦何戚焉。汉文帝霸陵。皆用瓦器。不以金银为饰。由是观之。有礼者葬愈薄。无德者葬愈厚。昭然可睹矣。陛下自临御天下。圣政日新。进忠去邪。减膳节用。不珍云物之瑞。不近鹰犬之娱。有司给物。

悉依元佑。利于人也。远方底贡。惟供祀事。薄于己也。故泽州奏庆云。诏曰。以时和为嘉祥。邕州奏金坑。诏曰。以不贪为宝。恭惟圣虑。无非至理。而独六月一日制节文云。缘应山陵制度。务从优厚。常竭帑藏。以供费用者。此诚仁孝之德。切于圣衷。伏以尊亲之义。贵于合礼。陛下每下明诏。发德音。追踪唐虞。超迈周汉。岂取悦凡常之口。有违贤哲之心。与失德之君。竞于奢侈者也。臣又伏读遗诏曰。其丧仪制度。务从俭约。陛下恭顺先志。动无违者。若制度优厚。岂顾命之意也。疏奏。优诏从之。

贞元十四年四月诏曰。昭陵旧寝。宫在山上。置来多年。曾经野火烧爇。摧毁略尽。其宫寻移在瑶台寺侧。今属通年。欲议修理。缘供水稍远。百姓劳敝。今欲于见住行宫处修造。以冀久远便安。又为改移旧制。恐在所未周。宜令中书门下百官。同商量可否闻奏。于是吏部员外郎杨于陵议曰。伏以陵园宫寝。非三代之制。自秦汉以来有之。但相沿于陵旁制寝。未闻去陵有远近步数之节。在汉宣元之后。诸儒韦元成匡衡等。迭建陵寝之议。或兴或废。亦无明征。陛下严恭禋祀。至诚至慎。俯择群议。上参天心。则葺修之理。可得指事而言也。窃以陵寝经界。在柏城之内。非远于陵也。若诸陵寝宫。皆因高有定制。去陵有定限。则纵非太宗之寝。虽远井泉。皆宜循旧。不可移也。如但止于柏城之内。去陵远近不一。则昭陵旧寝。焚爇既尽。行宫所卜。展敬多年。今便于侧近循造。不出柏城之内。则与诸陵寝庙。复何异也。议者或以太宗创业垂统。功德巍巍。寝宫旧规。不合变易。复山上已毁之地。则为展孝。就山下载安之所。则为远陵。甚不然也。何者。因陵建寝。当时之事也。乘变改作。顺时之宜也。夫园茔本于安静。缮建彰于动作。燎火之恐。当不安矣。版筑之劳。斯为勤矣。将欲崇閟宇于荒废。兴大役于密迩。虑非圣灵之所凭依。区区财力之费。曾何足计。是则曩时之创立。以近为便。今日之改制。以便为宜。奚必于柏城封域之中。生近陵之嫌也。伏惟陛下虔奉祖宗。尽心园寝。上以追孝敬。下以庇烝黎。臣识陋学浅。莫探往制。罄竭所见。谓宜改修。太常博士韦彤奏议曰。历代礼书。及国朝故事。未见有不可改移之礼。先王建都立邑。以安民也。有不便则为之迁。况其有故乎。伏以文皇寝园。顷遇焚爇。遂奉仙驾。久移旧宫。事则因灾。非无故也。岁月传叙。神御已安。就其修建。可谓至顺。且陵旁置寝。是秦汉之法。择其高爽。务取清严。去陵远近。本无着定。是以今之制置。里数不同。各于柏城。随其便地。又非皆在山下也。臣访闻昭陵旧寝。经火之后。人行遂少。林莽隐蔽。径路欹危。伏以元宫尚幽。所奉宜静。今若必须仍旧。土木兴功。不惟负载至难。亦恐喧嚣太逼。大道以变通则久。圣人以适时为礼。今陛下孝思所切。营建惟新。是则通于神明。岂伊常情所及。圣旨所示。谓于瑶台寺左侧。是必于昭陵柏城之内。不在瑶台寺明矣。既不越封兆。而力役易从。俯近井泉。则膳羞愈洁。规模一定。垂之无穷。酌其便宜。诚为允当。初。正月中。令有司修葺陵寝。以昭陵旧宫。先因火焚毁。故诏百官详议。议者多云。旧宫既被焚爇。请移就山下。或有议请修旧宫者。上意亦不欲迁移。由是复以山下为定。于是遣右谏议大夫平章事崔损充修八陵使。及所司计料。献昭干定泰五陵。各造屋三百七十八间。桥陵一百四十间。元陵三十间。惟建陵不复创造。但修葺而已。所缘寝陵中帷幄床褥一事以上。并令制置。上亲阅焉。

宝历二年二月。太常奏。追尊孝敬皇帝以下四陵。宜停朝拜事。孝敬皇帝恭陵。让皇帝惠陵。奉天皇帝齐陵。承天皇帝顺陵。前件四陵。昔年追尊大号。皆是恩制。缘情而行。当时已不合经典。今乃二时朝拜。上拟祖宗。窃以情礼之差。过犹不及。谨按礼记及历代礼文。并国朝故事。皇帝旁亲无服。又云。五代而亲属尽。伏以四陵亲非祖宗。事无功德。缘情权制。礼合变更。有司因循。尚为常典。况今宗庙之上。迁世已远。尊卑降杀。朝谒须停。敕旨依奏。

亲谒陵自开元十七年后。无亲谒陵事。

贞观十三年正月一日。太宗朝于献陵。先是日。宿卫设黄麾仗。周卫陵寝。至是质明。七庙子孙。及诸侯百寮。蕃夷君长。皆陪列于司马门内。太宗至小次。降舆纳履。哭于阙门。西面再拜。恸绝不能兴。礼毕。改服入于寝宫。亲执馔。阅视高祖及先后服御之物。匍匐床前悲恸。左右侍御者。莫不歔欷。初。甲辰之夜。大雨雪。及太宗入陵。悲号呜咽。百辟哀恸。有顷。云出于丘陵之上。俄而弥布。天地晦冥。礼毕。太宗出自寝宫。步过司马门。泥行二百余步。于是风静雪止。天色开霁。咸以为孝感之所致焉。

永徽六年正月一日。亲谒昭陵。文武百官。宗室子孙并陪位。上降辇易服。行哭就位。再拜擗踊。礼毕。又改服。奉谒寝宫。其崇圣宫妃嫔。大长公主以下。及越赵纪三国太妃等。先于神座左右侍列。如平生。上入寝。哭踊。绝于地。进至东阶。西面再拜。号恸久之。乃进太牢之馔。加珍羞具品。引太尉无忌。司空绩。越王贞。赵王福。曹王明。及左屯卫大将军程知节。并入执爵进俎。上至神座前。拜哭奠馔。阅先帝先后衣服。拜辞讫。行哭出寝北门。乃御小辇还宫。

开元十七年十一月十日。上朝于桥陵。陵在奉先县。至壖垣西阙。下马悲泣。步至神午门。号擗再拜。悲感左右。礼毕还。下诏曰。黄长轩台。汉尊陵邑。名教之地。因心为则。宜进奉先县职望班员。一同赤县。所管万三百户。以供陵寝。即为永例。十二日。朝于定陵。如桥陵之礼。陵在富平县。时每发行宫。将谒。天尚未晓。给事中刘彤上疏谏曰。将事发轸。路犹曛黑。红尘四合。白刃交驰。往来不相知。左右不相识。假令有败车逸马。枯木朽株。则变在不虑。患生所忽。不可轻也。伏愿虑及细微。以安宗社。拜陵之日。必假朝光。凡百欢心。普天幸甚。制曰。朕夙敬之志。惟在昧爽。卿重慎之诚。欲及辨色。国体宜尔。用纳良言。然要须早朝。稍尽夜漏耳。十三日。朝于献陵。十六日。朝于昭陵。陵在醴泉县。掌事者仿像遥观。太宗立神游殿前。及上入寝宫。闻室中謦咳之音。上又令寝宫门外设奠。以祭陪陵功臣将相。萧瑀房元龄等数十人。如闻其抃蹈之声。十九日。朝于干陵。陵在奉先县。诸陵各取侧近六乡百姓。以供养寝陵之役。

公卿巡陵

显庆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上以每年二月。太常卿少卿分行二陵。事重人轻。文又不备。卤簿威仪有阙。乃诏三公行事。太常卿少卿为副。太常造卤簿事毕。则纳于本司。仍着于令。

景龙二年三月。左台御史唐绍。以旧制元无诸陵起居之礼。惟贞观式文。但以春秋仲月。命使巡陵。太后遂行每年四季之月。及忌日降诞日。遣使往诸陵起居。准诸故事。元无此礼。遂上表曰。臣伏以既安宅兆。礼不祭墓。所谓送形而往。山陵为幽静之宫。迎精而返。宗庙为享荐之室。但以春秋仲月。命使巡陵。卤簿衣冠。礼容必备。自天授以后。时有起居。因循至今。乃为常事。起者以起动为称。居者以居止为名。参候动止。盖非陵寝之法。岂可以事生之道。行之于时。望停四季及忌日降诞日并节日起居陵使。但准二时巡陵。庶得义合礼经。陵寝安谧。手敕答曰。干陵每岁正旦冬至寒食遣外使。去二忌日遣内使去。其诸陵并依来表。

开元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敕每年春秋二时。公卿巡陵。初发准式。其仪仗出城。欲至陵所十里内。还具仪仗。所须马。以当界府驿马充。其路次供递车两。来载仪仗。推辂三十人。余差遣并停。所司别供。须依例程。

二十七年八月十二日敕。古者分命公卿。巡谒陵寝。率皆乘辂。以备其仪。虽礼则是常。不可废阙。而事有适要。亦在变通。宜令太仆寺司。每陵各支辂两乘。并仪仗等。送至陵所贮掌。既免劳烦。无亏肃敬。其公卿出城日如常仪。至陵所准此。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制。伏以八代祖宣皇帝。七代祖光皇帝。六代祖景皇帝。五代祖元皇帝。自昔追尊号谥。稽古有则。而陵寝所奉。须广彝章。其建初启运二陵。仍准兴宁陵例。置署官及陵户。自今已后。每岁至春秋仲月。宜分命公卿。准诸陵例。分往巡谒。仍命所司。准数造辂。于陵署收掌。以充备礼之用。其建初启运兴宁永康等四陵。年别四时及八节。委所由州县。数与陵署相知。造食进献。

天宝六载八月一日敕。每年春秋二时。巡谒诸陵。差公卿各一人。奉礼郎一人。右校署令一人。其奉礼郎右校署令。自今以后。宜停。至陵所差县官及陵官摄行事。其巡陵仪式。宜令太常寺修撰一本。送令管陵县收掌。长行需用。仍令博士助教习读。临时赞相。永为例程。

贞元四年二月。国子祭酒包佶奏。每年二月八日。差公卿等朝拜诸陵。伏见陵台所由引公卿至陵前。其礼简略。因循已久。恐非尽敬。谨按开元礼。有公卿拜陵旧仪。望宣传所司。详定仪注。稍令备礼。以为永式。敕旨。宜令所司酌礼量宜。取其简敬。于是太常约用开元礼制。及敕文旧例修撰。五月。敕旨施行。所司先择吉日。公卿待辂车卤簿。就太常寺发至陵。所司先于陵南北步道东。设次西向北上。公卿等到次。奉礼设公卿位于北门外之左。西向。陵官在公卿位东南。执事官又于其南。西向北上。设奉礼位于陵官西面。赞者二人在南。少退。谒者引公卿出次就位。赞引诸官就位立。奉礼曰。再拜。赞者承传。在位者俱再拜。谒者引公卿。赞引引诸官。出次。以奉行毕。退复位。奉礼曰。再拜。赞者承传。在位者皆拜。谒者引公卿。赞引引诸官。各就次以还。若须洒埽及芟剃修理。即随事处分。其奉礼郎典谒等。应须权摄。请准天宝六载八月敕。所管县及陵官博士助教等充。又准开元皇帝行诸陵。即设太牢之馔。其公卿朝拜。备奉巡检之礼。并无牲牢。元和元年正月。礼仪使杜黄裳奏。二月公卿拜诸陵。准礼太上皇升遐。惟祭天地社稷。其拜陵及诸享祀。并令权停。制曰。可。

长庆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吏部奏。公卿拜陵。通取尚书省及四品以上清望官。中书省及诸司五品以上清望官。及京兆少尹充。从之。三年正月。御史台奏。应差定拜陵公卿。伏请除准式假外。如吏部差定奏下后。称疾患事故者。望同临祭出斋例论罚俸。应拜陵公卿。正衙辞后。并合当日出城。近来因循。转不遵守。动经累日。止宿于家。受命不恭。莫甚于此。臣请申明旧制。因事酌宜。计其道程。前后辞发。奏可。

议曰。按开元礼。春秋二仲月。司徒司空巡陵。春则埽除枯朽。秋则芟剃繁芜。埽除者。当发生之时。欲使茂盛也。芟薙者。当秋杀之时。除去拥蔽。且虑火灾也。今巡陵公卿。皆持斧击树三发。谓之告神。其为不经。一何甚也。

唐会要

唐会要卷二十一

缘陵礼物

旧仪注。品物时新。将堪供进。所司先进太常。令尚食相知简择。仍以滋味与斯物相宜者配之。冬鱼等凡五十六品。

永徽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有司言。谨按献陵三年之后。每朔望上食。冬夏至伏腊清明社节等日。亦准朔望上食。来月之后。始复平常。昭陵所司上食。请依献陵故事。从之。

神龙二年二月。太常博士彭景直。以为诸陵每日奠祭。乖于古礼。上疏。谨按三礼正文。无诸陵日祭之事。唯着宗庙月祭之礼。故祭法云。天下有王。建国置都。设为庙祧坛墠而祭之。乃为亲疏多少之数。是故王立七庙。一坛一墠。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曰显考庙。曰祖考庙。皆月祭之。远庙为祧。有二祧。享尝乃止。去祧为坛。去坛为墠。有祷焉祭之。无祷乃止。则此礼典明。文义可求。景直又按礼论谯周祭志云。天子之庙。始祖及高祖曾祖祖考。皆每月朔望加荐。以象平生。朔食也。谓之月祭。二祧之庙。无月祭。此谯周所着。与古礼义相附近。亦无日祭之文。今诸陵月祭。有朔望并诸节日料。则古礼殷事之义也。诸节日犹古荐新之义。故郑玄注礼记云。殷事。月朔月半荐新之奠也。又注仪礼。月朔月半。犹平常之朝夕也。大祥之后。即四时焉。此则古者祭皆在庙。近代以来。始分朔望及诸节日。祭于陵寝。在庙惟四时正享及腊为五享。前所奏定。并依古礼正文。更不旁引外传。考据礼经。更无日祭。惟汉七庙议。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又园中各有寝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至元帝时。贡禹以为太烦。奏请罢郡国庙。丞相韦元成等议。七庙外寝园。皆无复祭。奏可。议者亦以祭不欲数。数则黩。宜复古礼。四时祭于庙。丞相匡衡亦奏七庙迭毁之义。帝从之。又祭不欲疏。刘歆以为礼去事杀。引春秋外传云。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祖祢则日祭。曾高则月祀。二祧则时享。坛墠则岁贡。至后汉陵寝致祭。无明文以言。魏氏三祖及晋。皆不祭于墓。至于江左。亦不崇园寝。及宋齐梁陈。其祭无闻。臣以为三礼者。不刊之书。悬诸日月。外传所记。不与经合。不可依凭。国家率由典章。讨论正理。模事作法。垂裕将来。择善而行。依经为允。其诸陵日祭。请准礼停。疏奏。上谓侍臣曰。礼官奏言。诸陵准礼不合日别进食。但礼因人情。事有沿革。陵寝如昨。祇荐是常。乃援日月之期。请停朝夕之奠。乍览此奏。哀慕增怀。干陵宜依旧朝晡进奠。昭献二陵。每日一进。必若所司供办辛苦。可减朕膳。以为例程。

开元二年四月十五日敕。顷者别致鹰狗。供奉山陵。至于料度。极多费损。有乖仪式。无益崇严。其诸陵所有供奉鹰狗等。并宜即停。高宗时置。

二十三年四月。敕献昭干定桥恭六陵朔望上食。岁冬至寒食日。各设一祭。如节祭共朔望日相逢。依节祭料。桥陵除此日外。仍每日进半口羊食。

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敕。其建初启运兴宁永康四陵。每年四时八节。委所司判与陵署相知。造食进献。

天宝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敕。朕纂承丕业。肃恭祀事。至于诸节。常修荐享。且诗着授衣。令存休澣。在于臣子。犹及恩私。恭事园陵。未标令式。自今以后。每至九月一日。荐衣于陵寝。贻范千载。庶展孝思。但仲夏端午。事无典实。传之浅俗。遂乃移风。况乎以孝导人。因亲设教。变游衣于汉纪。成献服于礼文。宜宣示庶僚。令知朕意。

大历十四年九月。礼仪使颜真卿奏曰。按后汉礼仪志云。古不祭墓。汉诸陵皆有园寝。承秦所为也。建武以来。关西诸陵。但四时特牲祠。每帝幸长安。诸陵乃太牢祠。自洛阳诸陵至灵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气伏社腊日及四时祠。无每日上饭。其亲陵一所。宫人随鼓

漏理被枕。其与洛阳诸陵及亲陵。降杀不同之文也。又春秋传曰。祖祢则日祭。曾高则月祭。二祧则时享。坛墠则岁贡。大禘则终王。固以亲疏相推。远近为制。又祠部式献昭干定桥恭陵。并朔望上食。岁及冬至寒食。各设一祭。唯桥陵除此日外。每日供半口羊充荐。是则元宗之于亲陵。与诸陵且有异矣。今请元陵除朔望及节祭外。每日更供半口羊充荐。准祠部式供拟。泰陵建陵。则但朔望及岁冬至寒食伏腊社日。各设一祭。每日更不合上食。制曰。可。

元和元年七月。礼仪使杜黄裳奏。引故事。丰陵日祭。崇陵唯朔望节日伏腊各设一祭。制可。

十五年四月。礼仪使奏。按礼文令式。皇祖以上。至太祖陵寝。朔望上食。其元日寒食冬至腊社日。各设一祭。皇考陵朔望及节祭外。每日进食。今丰陵合停日祭。景陵日祭如式。制曰。可。

其年五月。殿中省奏。尚食局供景陵千味食数。内鱼肉委食。味皆肥鲜。掩埋之后。熏蒸颇极。今请移鱼肉食于下宫。以时进飧。仍令尚药局据数以香药代之。敕。脯醢猪犊肉等。皆宜以香药代。其酒依旧供用。

诸僭号陵

神龙二年四月十二日。赠后父故上洛郡王元贞为酆王。庙号褒德。陵置六品八品丞各一员。韦庶人父也。

苏氏曰。天宝九载。有诏发韦氏冢而平之。其时。差长安县尉薛荣先专知。及见铭志。发冢日月。与葬日月同。旧为陵号荣先。又与专知官薛荣先名同。自闭及开。凡四十五年。而兆应若是。足表僭溢过分。殃咎夙成。有以戒将来暴兴者。其中宝玉。已经盗发罄矣。而柩榇狼狈。徒生叹嗟。又足以诫将来厚葬者也。

三年三月二日制令。武氏崇恩庙。依旧享祭。仍置五品令。七品丞。昊顺二陵置令丞如太庙。其年七月。武崇训将葬。监护使司农少卿赵履温。讽安乐公主奏。依永泰公主例。为崇训造陵。制许之。给事中卢粲驳奏曰。伏寻陵之称谓。本属皇王及诸君。自有国以来。诸王及公主墓。无称陵者。唯永泰公主。承恩特葬。事越常涂。不合引以为名。左传曰。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鲁王哀荣之典。诚别承恩。然国之名器。岂可妄假借。比贞观以来。诸王旧例。足得丰厚。手敕曰。安乐公主与永泰公主无异。缘此特为陵制。不烦固执。粲又奏曰。臣闻陵之称谓。施于尊极。不属王公以下。且鲁王若欲论亲等第。则不亲于雍王。雍王之墓。尚不称陵。鲁王则不可因尚主而加号。且君之举事。则载于方册。或称之往典。或考自前朝。臣历检贞观以来。驸马墓无得称陵者。且人君之礼。服绝于期。盖为不独子其子。陛下以膝下之恩爱。施及其夫。赠之仪。哀荣足备。岂得使上下无辨。君臣一贯者哉。又奏曰。安乐公主承两仪之泽。履福禄之源。指南山以锡年。仰北辰而永庇。鲁王之葬。车服有章。加等之仪。备有常数。茔兆之称。不应假永泰公主为名。非所谓垂范将来。作则群辟者也。上无以答。竟从粲奏。先是。武氏昊陵顺陵置守户五百人。梁王三思及鲁王崇训墓。各置守户六十人。又韦氏褒德庙。置守户一百人。至景龙三年三月十六日。太常博士唐绍上疏曰。谨按昊顺二陵。恩敕特令依旧。因循前例。守户与昭陵数同。又先代帝王陵户。准式二十人。今虽外氏特恩。亦须附近常典。请准式量减。取足防闲。庶无逼上之嫌。不失尊崇之道。又亲王守墓。旧制例准得十人。梁鲁近加追赠。不可越于本爵。准令。赠官用荫。各减正官一等。故知赠之与正。义有抑扬。礼不可逾。理须裁制。

请同亲王墓户。各置十人为限。又太庙宿卫。准备正兵。纵令壖内埽除。还以其兵应役。褒德别加庙户。兼配军人。既益烦劳。又亏常典。纵使恩加极礼。须准太庙污隆。别置百人。亦请停废。疏奏不纳。至景云元年七月一日。废昊陵顺陵二名。至二年五月五日。复昊顺二陵。太平公主所请。至先天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又废。并称太原王墓。

皇后诸陵议

大历十三年七月。将葬贞懿皇后。命起陵寝于章敬寺后。尝游幸近地。左右莫敢言。于是右补阙姚南仲上疏曰。臣闻人宅于家。主宅于国。夫长安城。陛下皇居也。分布十二辰。即章敬寺北。当帝城寅上之地。陛下本命之所在。其可穿凿兴动。而建陵墓乎。此非所宜一也。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盖松柏当静。灵祇贵幽。是以古帝前王之葬后妃。莫不凭丘原。远郊郭。夫岂不爱。割情而已。今则西俯宫阙。南迫康庄。事非国经。义背神理。若使近而可见。殁而复生。虽在西宫。待之可也。如骨肉归土。魂无不之。章敬之寺北。竟何所益。空劳思想。极乖王度。示之兆庶彰于爱。垂之万世损于明。此非所宜二也。夫帝王者。居高明。烛幽滞。登台榭。候云物。晨鉴东作。遐观夏苗。先皇所以因龙首之冈。建望春之殿。盖为此也。今若筑陵其下。种柏其中。森然目前。动伤宸虑。夫心一伤。数日不平。天子之尊。岂不自惜。且匹夫向隅。满堂为之不乐。万乘不乐。国人其可欢心乎。伏惟贞懿皇后。坤德配天。母慈逮下。六宫是式。九族载和。故得家道克昌。令闻不朽。陛下所以切轸旒扆。久俟蓍龟。始谥之以贞懿。终待之以亵近。臣窃惑焉。且皇后生而至贤。殁而至灵。岂愿以坟陵之故。累陛下圣明哉。非所以称述后德。光被下泉也。今国人皆曰。贞懿皇后之陵。迩于城下者。主上将日省而时望焉。乃有损于圣德。无益于贞懿。将欲宠之。而反辱之。此非所宜三也。凡此数事。实玷大猷。天下咸知。准臣献议。人皆爱死。臣独爱君。伏惟陛下熟计而取其长也。夫以帝王之贵。令出惟行。惬意于一时之间。校德于千载之后。陛下三光同耀。五岳比崇。方得偃武靖民。登封颂圣。一误于此。其伤实多。臣恐道路是非。史官褒贬。大明忽亏于掩蚀。至德翻后于尧舜。不其惜哉。今指事尚遥。改卜何害。避当寅之位。远宁神之居。抑皇恩之殊眷。成贞懿之美号。天下幸甚。其疏奏。上感悟。超加南仲五阶。赐银印珠绂。

元和十一年三月。庄宪皇太后山陵礼仪使李逢吉上言。昊天上帝。五方上帝。皇地祇神州社稷之祀。谨按礼记。丧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按周礼及开元礼。圜钟之均六变。天神皆降。林钟之均八变。地祇皆出。谨按不废天地之祭。谓不敢以卑废尊也。将祭必作乐者。所以降神也。苟有所阙。则祭不成礼。伏请准元和元年二月敕。用乐如旧。三年之内。不祭宗庙山陵。祔庙后四时飨祀如式。制曰。可。

开成五年二月。祭穆宗妃韦氏。追谥为宣懿太后。武宗母也。时初嗣位。后追谥之。初。武宗欲启穆宗陵祔葬。中书门下奏曰。园寝已安。神道贵静。光陵葬已二十余载。福陵近又修崇。窃惟孝思。足彰严奉。今若载因合祔。须启二陵。或虑圣陵不安。未合先旨。又以阴阳避忌。实有所疑。不移福陵。实合典礼。从之。乃诏就旧陵增筑。仍依旧名曰福陵。

会昌五年二月。翰林待诏杨士端奏。义安殿大行皇太后陵地。准今月五日敕。奉光陵。准经。今年太岁在己丑。季土王年。不宜于光陵柏城内兴工动土。宜于光陵封外东西北三面。有地平稳处。别择置陵吉。制曰。可。其年三月。太常寺博士崔立上言。伏准正月二十九日敕。除陵寝外。其并约庄宪皇后山陵制度者。伏以庄宪皇后。合祔丰陵。不别置宫殿。今义安皇太后于光陵东别择陵地。与庄宪皇后祔礼不同。其宫寝并诸色官员等。今与详定官等同商量。伏恐合议建置。敕旨。宜并不要置。

陪陵名位

旧制。凡功臣密戚。请陪陵葬者。听之。以文武分为左右而列。坟高四丈以下。三丈以上。若父祖陪陵。子孙从葬者。亦如之。若宫人陪葬。则陵户为之城坟。凡诸陵皆置留守。领甲土。与陵令相知。巡警左右兆域内。禁人无得葬埋。古坟则不毁之。

献陵陪葬名氏。　楚国太妃万氏。馆陶公主。河间王孝恭。襄邑王神符。清河王诞。韩王元嘉。彭王元则。道王元庆。郑王元懿。虢王元凤。酆王元亨。徐王元礼。滕王元婴。邓王元裕。鲁王元夔。霍王元轨。江王元祥。密王元晓。并州总管张纶。荣国公樊兴。平原郡公王长楷。谭国公丘和。巢国公钱九陇。刑部尚书刘德茂。刑部尚书沈叔安。

昭陵陪葬名氏。　越国太妃燕氏。赵国太妃杨氏。纪国太妃韦氏。贤妃郑氏。才人徐氏。郑国夫人。彭城郡夫人。蜀王愔。赵王福。纪王慎。越王贞。嗣纪王澄。曹王明。蒋王恽。清河公主驸马程知亮。晋国公主驸马韦思安。豫章公主驸马唐善识。新兴公主驸马长孙曦。兰陵公主驸马窦怀哲。高密公主驸马段纶。长乐公主驸马长孙冲。遂安公主驸马王大礼。南平公主驸马刘元懿。衡阳公主驸马阿史那社尔。新城公主驸马韦政举。城阳公主驸马薛瓘。长广公主驸马杨师道。襄城公主驸马萧锐。长沙公主驸马豆卢让。安康公主驸马独孤彦云。临川公主驸马周道务。普安公主驸马史仁表。中书令马周。中书令岑文本。并男方倩。中书令崔敦礼。英国公李绩。卫国公李靖。虞国公温彦博。宋国公萧瑀。申国公高士廉。梁国公房元龄。郑国公魏征。高阳公许敬宗。赵国公长孙无忌。莒国公唐俭。吏部侍郎马载。户部尚书李大亮。兵部尚书房仁裕。禮部尚書張復　。国子祭酒孔颖达。礼部侍郎孔志约。工部侍郎孔元惠。太常卿褚亮。礼部尚书虞世南。工部尚书阎立德。吏部侍郎姜晦。太常卿姜皎。殿中监唐嘉会。学士姚思廉。卫尉卿魏叔玉。光禄大夫姜远。秘书监岑景倩。宗正卿李芝芳。光禄卿房光义。并男原州别驾晖。咸阳县丞曜。卫尉卿房光敏。并男阆州刺史诞。清河郡主婿赠鸿胪卿窦廷兰。金州刺史虞正松。洪州刺史吴黑闼。晋州刺史裴艺。宁州刺史窦义节。卫州刺史萧邺。吏部郎中马觊。幽州都督长孙敞。原州都督李政明。临淮公李规。琅琊公王珍。常山公李倩。千金公李俊。中山王李琚。汝州别驾房渐。左清道率房恒。江夏王道宗。雍州长史李弼。夔国公宏基。观国公杨仁恭。原州都督史幼虔。陕王府司马史为谦。芮国公豆卢行业。西平郡王李琛。简州刺史李震。安南都督姜简。薛国公阿史那忠。鄂国公尉迟敬德。嘉国公周仁护。丹阳公李客师。雁门公梁建方。虢国公张士贵。胡国公秦叔宝。周国公郑仁泰。大将军薛咄摩。大将军苏泥热。大将军汉东公李孟尝。芮国公卢宽。大将军尉迟宝林。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大将军丘行恭。大将军贺兰整。大将军张世师。大将军许洛仁。大将军张延师。大将军琅琊王骈。大将军怀德公于伯亿。左金吾大将军梁仁裕。大将军史大奈。大将军王波利。大将军姜确。大将军可汗阿史那步真。大将军史奕。大将军李森。大将军阿史那德昌。大将军公孙雅靖。右监门将军执失善。左金吾将军房先忠。内侍张阿难。横野军都督拔拽。都督浑大宁。于阗王尉迟光。卢国公程知节。将军仇怀古。将军杜君绰。将军麻仁靖。将军贺拔俨。将军何道。将军杨思训。将军元仲文。将军豆卢承基。将军斛斯正贵。将军徐定成。将军康野。将军段志元。将军薛万钧。将军元思元。将军李承祖。将军薛承庆。右卫郎将军尉迟昱。左卫郎将军姜昕。中郎将段存爽。天册府记室薛收。右卫大将军李思摩。萨宝王赞普。新罗王女德真。初。长孙无忌自于昭陵封内。先造坟墓。至上元元年九月七日。许归葬。

干陵陪葬名氏。　章怀太子贤。懿德太子重润。泽王上金。许王素节。邠王守礼。义阳公主。新都公主。永泰公主。安兴公主。特进王及善。中书令薛元超。特进刘审礼。礼部尚书左仆射豆卢钦望。右仆射刘仁轨。左卫将军李谨行。左武卫将军高侃。

定陵陪葬名氏。　节愍太子重俊。宜城公主。长宁公主。城安公主。定安公主。永寿公主。驸马韦鐬。驸马王同皎。

桥陵陪葬名氏。　惠宣太子业。惠庄太子撝。惠文太子范。金仙公主。梁国公主。郎国公主。驸马李思训。

泰陵陪葬名氏。　赠扬州大都督高力士。

建陵陪葬名氏。　尚父汾阳王郭子仪。

元陵。无陪葬。

崇陵。无陪葬。

丰陵。无陪葬。

景陵陪葬名氏。　惠昭太子宁。孝明太后郑氏。懿安太后郭氏。贤妃王氏。

光陵陪葬名氏。　恭僖太后王氏。贞献太后萧氏。

庄陵陪葬名氏。　悼怀太子普。

章陵。无陪葬。

端陵陪葬名氏。　贤妃王氏。

正陵陪葬名氏。　婕妤柳氏。

简陵。无陪葬。

靖陵。无陪葬。

和陵。无陪葬。

让皇帝惠陵陪葬名氏。　郑王筠。嗣宁王琳。同安王珣。蔡国公主。

贞观八年诏曰。佐命功臣。义深舟楫。或定谋帷幄。或推身行阵。同济艰危。克成鸿业。追念在昔。何日忘之。汉氏将相陪陵。又给东园秘器。笃终之义。恩意深厚。自今以后。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及赐以秘器。使窀穸之时。丧事无阙。十一年十月二日。又诏曰。诸侯列葬。周文创陈其礼。大臣陪陵。魏武重申其制。去病佐汉。还奉茂乡之茔。夷吾相齐。终托牛山之墓。斯盖往圣垂范。前贤遗则。存曩昔之宿心。笃始终之大义也。皇运之初。时逢交泰。谋臣武将等。先朝特蒙顾遇者。自今以后。身薨之日。所司宜即以闻。并于献陵左侧。赐以墓地。并给东园秘器。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诏曰。周室姬公。陪于毕陌。汉廷萧相。附彼高园。宠锡坟茔。闻诸前代。从窆陵邑。信有旧章。盖以懿戚宗臣。类同本之枝干。元功上宰。犹在身之股肱。今宜聿遵故实。取譬拱辰。庶在鸟耘之地。无亏鱼水之道。宜令所司。于昭陵南左右厢。封量取地。仍即标志疆域。拟为葬所。以赐功臣。其有父祖陪陵。子孙欲来从葬者。亦宜听许。

查看更多資料 請到本站吧

永徽六年诏。其祖父先陪献陵。子孙欲随葬。亦宜听许。

元和九年五月。左金吾卫大将军郭钊奏。亡祖故尚父子仪。陪葬建陵。欲于坟所种植楸松。敕。如遇年月通便。陵寝修营。宜令所司。许其栽种。

诸陵杂录

让皇帝惠陵。在京兆府奉先县界。天宝元年正月葬。

承天皇帝顺陵。在京兆府咸阳县界。大历三年四月七日葬。

殇帝无陵号。在京兆府武功县。

孝敬皇帝恭陵。在河南府缑氏县界。上元二年八月十九日葬。初修陵。蒲州刺史李仲寂充使。将成。而以元宫狭小。不容送终之具。遽欲改拆之。留役滑泽等州丁夫数千人。过期不遣。丁夫恚苦。夜中投砖瓦。以击当作官。烧营而逃。遂遣司农卿韦机。续成其功。机始于隧道左右。开便房四所。以贮明器。于是撙节礼物。校量功程。不改元宫。及期而就。

奉天皇帝齐陵。在京兆府昭应县界。元年建寅月六日葬。

宣懿太后韦氏福陵。在京兆府万年县界。

惠安太后王氏寿陵。在京兆府万年县界。

元昭皇后晁氏庆陵。在京兆府万年县界。

昭宗太后王氏安陵。在京兆府万年县界。

息隐太子建成陵。在京兆府长安县界。

恭懿太子Ö陵。在京兆府长安县界。

昭靖太子邈陵。在京兆府万年县界。

文敬太子謜陵。在京兆府昭应县界。

惠昭太子宁陵。在京兆府昭应县界。

庄恪太子永陵。在京兆府昭应县界。

恭哀太于倚陵。在京兆府昭应县界。

永徽二年四月。进献昭二陵令为从五品。丞为从七品。

景龙二年三月十一日敕。诸陵所使来往。宜令所支。预料所须。送纳陵署。仍令署官检校。随事供拟。不得差百户私备支承。

开元二年。昭成皇后靖陵在洛阳。上令舅希瓘往树碑。上曰。其文须取第一手。遂令魏知古宣旨。令中书侍郎苏颋为碑文。颋因极言帝王及后。礼无神道碑。近则天皇后。崇尚家代。犹不敢称碑。刻为述圣纪。且事不师古。动不合法。若靖陵独建。即陛下祖宗之陵。皆须追建。上从其言而止。

二十三年十二月三日敕。诸陵使至先立封。封内有旧坟墓。不可移改。自今以后。不得更有埋葬。

大历十四年十月。代宗山陵。灵驾发引。上号送于承天门。见辒辌不当道。指丁未间。问其故。有司对曰。陛下本命在午。故不敢当道。上号泣言曰。安有枉灵驾而谋身利。乃命直午而行。

贞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敕诸陵柏城四面。合各三里内不得葬。如三里内一里外旧茔。须合祔者。任移他处。

元和元年十二月。太常奏。隐太子章怀懿德节闵惠庄惠文惠宣靖恭恭懿昭靖九太子陵。世数已远。官额空存。今请除陵户外并停。从之。二年正月。停诸陵留守。四年闰三月二十八日。敕诸陵台令。每季集。宜令正衙辞见。八年七月。宗正卿王涯奏。永康兴宁顺三陵。及诸太子陵。并许三百步外任人兴墓。从之。

十五年二月。山陵使奏。准崇陵例。当使合置副使两员。李翱官是宗卿。职奉陵寝。按行陵地。公事已终。便请兼充副使。专于陵所勾当。从之。

太和八年七月。大雨雹。定陵东廊下。地裂一百三十七尺。深五尺。诏宗正卿李仍叔启告修塞。

会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敕节文诸陵柏栽。今后每至岁首。委有司于正月二月七月八月四个月内。择动土利便之日。先下奉陵诸县。分明榜示百姓。至时与设法栽植。毕日。县司与守茔使同检点。据数牒报。典折本户税钱。

文德元年。僖宗晏驾。以左仆射平章事孔纬充山陵使。祔庙毕。准故事不入庙。上遣中使日赴延英。合令依旧视事。

唐会要卷二十二

社稷

旧仪注。祭牺牲不得捶扑伤损。死则埋之。若有创病者。别卜。

武德九年正月。亲祀太社。诏曰。吉日惟戊。亲祀太社。率从百僚。以祈五谷。今既南亩俶载。东作方兴。州县致祀。宜尽祗肃。四方之人。咸勤殖艺。别其姓类。命为宗社。京邑庶士。台省群官。里闬相从。共遵社法。以时供祀。各申祈报。具立节文。明为典制。

咸亨五年。三月十日诏。春秋二社。本以祈农。比闻除此之外。别立当宗及邑义诸色等社。远集人众。别有聚敛。递相承纠。良有征求。虽于吉凶之家。小有裨助。在于百姓。非无劳扰。自今以后。宜令官司禁断。

神龙元年五月诏。于东都建置太社。礼部尚书祝钦明问礼官博士曰。周礼田主。各用所宜之木。今太社主用石。何也。礼官太常少卿韦叔夏。国子司业郭山恽。太常博士张齐贤。尹知章议曰。春秋传曰。君以军行。祓社衅鼓。祝奉以从。书曰。不用命戮于社。社之主。盖用石为之。奉谓将行也。是郑玄以社主用石。崔灵恩三礼义宗曰。社之神用石。以土地所主最为实。故用石也。又吕氏春秋云。殷人之礼。其社用石。后魏书云。天平四年四月。太社石主迁于社宫。是社主用石。古有明说。周礼田主。各用所宜之木者。彼谓人间之社。非太社也。又检旧社主长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付礼官傅士等议其制度。礼官韦叔夏等又议曰。社主制度长短。在礼无文。但天子亲征。又载社主。谓之社事。则社之神主。可载而行。今详议以为主既可载。明非过重。按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阴气。韩诗外传云。天子大社方五丈。诸侯半之。盖以五是土数。故坛方五丈。其社主请准五数。长五尺。准阴之二数。方二尺。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体。埋其半。以根在土中。而本末均也。则神道设教。法象有凭。其尺请用古尺。又检旧社稷坛上四方。设以方色。唯中央数尺。饰以黄土。韦叔夏等又议曰。韩诗外传云。天子太社。广五尺。各分置四方色讫。上冒以黄土。说者云。冒以黄土者。象王者覆被四方。据此。则合用黄土遍覆坛上。今检旧坛之上。亦备方色。唯中央数尺。饰以黄土。则见覆被之道。有所不及。既乖旧制。望请准古改造。于是以方色饰坛之四面及四陛。其上则以黄土覆之。祝钦明又建议曰。周颂载芟篇叙曰。春藉田而祈社稷也。礼记。天子为藉千亩。诸侯为藉百亩。即此缘有藉田。自为立社。王社侯社。因此有名。卿大夫以下无藉田。所以成群置社。藉田坛祭。止是王社。往者直云藉田。近日改名先农之祭。不知王社根本。魏世妄设三牢。群说纷纭。乍毁乍立。晋氏徒云省费。不知仍在藉田千亩。共迷其日固久。不详经典。致此喧哗。今者创立社稷。理宜正名典故。请改仪注及式。将先农以为帝社。使人听不惑。古义具存。移前代之末学。表当今之准绳。岂不美欤。诸礼官审加详议。礼官韦叔夏。博士张齐贤等议曰。谨按祭法云。王者立太社。然王社所祭之处。书传无文。汉书郊祀志。汉兴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于官社后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以后稷配食官稷。臣瓒云。案高纪。立汉社稷。所谓太社也。时又有官社。配以夏禹。所谓王社也。见汉祠令。而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光武中兴。不立官稷。相承至今。魏以官稷为帝社。故挚虞议曰。魏氏故事。立大社帝社是也。晋初或废或置。皆不言当时所置之处。或云两社同处。王社在大社之西。崔氏皇甫氏并云。王社在藉田。引诗藉田而祈社稷为证。今谨按卫宏汉旧仪。春始东耕于藉田。官祀先农。则神农也。又五经要义云。立坛于田所。以祠先农。坛之制度如坛。魏秦静议云。风伯雨师。灵星先农。与社稷为国之六神。晋太始四年。上耕于东郊。以太牢祀先农。又周隋旧仪。及皇朝新礼。先农皆祭帝神农。配以后稷。是则王社先农。其来自远。各在祀典。不可合而为一。今欲崇立帝社。实违礼经。望于藉田之中。别立帝社帝稷。配以禹弃。则先农帝社。两祠咸秩。协载芟之义。符祭法之文。祝钦明又议曰。藉田之祭。本是王社。承前若祠先农。共是勾龙后稷。烈山之子。亦谓之农。周弃继之。皆祀为稷。共工之子。后土主名。汤既胜夏。欲迁不可。社稷主祭。唯此二神。祭法所载。祀典皆存。自黄帝以下。羲农二皇。不列常祀。岂有社稷之祭。上取炎皇。正经典籍。曾无此语。肤浅诸儒。妄为曲说。假如蜡主先啬。郑玄云。若神农。徒见易之揉木。即云若神农耳。如其远推邃古。磨蜃在神农前。将为先啬。有何不可。此郑之谬妄。不寻祭法根源。后儒守株。即以为定。始立社稷祈报。惟祭共工烈山。神农未报大功。何不远取祈报。即明三皇以上。朴略洪荒。帝王之道。无取为教。魏秦静者。又何知社稷先农。妄分为二。且六宗之义。先儒犹且纷然。六神之言。秦静凭何分析。习俗迷谬。殊不可依。岂有一藉田中。置四坛墠。先农王社。同贯异名。固是一神。后稷勾龙。更无二道。同途分祭。四牢徒费。岂是尔爱其羊。又言汉祀禹神。此义更殊未得。若将禹平水土。其功大于勾龙。成汤革夏社时。何不替勾龙之祀。周弃既将易祀。夏禹宁可独遗。汉德不逮殷汤。祀禹无乃为谄。后王更无遵用。明其一时谬僻。礼官今欲效僻。张禹无乃迂乎。前以王社没于先农。欲依

祀典正号今乃更加两祀。亦恐刺谬增多。退传礼官。更加详度。具依经训勿据俗儒。于是韦叔夏张齐贤等又奏曰。谨按经典。无先农之文。礼记祭法云。王自为立社曰王社。先儒以为其社在藉田之中。诗载芟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永徽中。犹名藉田。垂拱以后删定。始改为先农。与社本是一神。妄有改张。以惑人听。其先农坛且请改为帝社坛。以应礼记王社之义。其祭先农礼。改为帝社礼。仍令用孟春吉亥。祀后土。以勾龙氏配之。从之。于是改先农坛为帝社坛。于帝社坛西置帝稷坛。礼太社同太稷。其坛不备方色。所以异于太社也。至开元定礼。除帝稷之议。祀神农氏于坛上。以后稷配。至今以为常典也。

开元十九年正月二十日敕。普天率土。崇德报功。飨祀惟殷。封割滋广。非可以全惠养之道。协灵祇之心。其春秋二时社及释奠。天下诸州府县等。并停牲牢。惟用酒脯。务存修洁。足展诚敬自今以为例程。至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敕。春秋祈报。郡县常礼。比不用牲。岂云血祭。阴祀贵臭。神何以歆。自今以后。州县祭祀。特以牲牢。宜从例程。其年六月二十八日敕。大祀中祀。及州县社稷。依式合用牲牢。余并用酒脯。至贞元五年九月十二日。国子祭酒包佶奏。春祭社稷。准礼。天子社稷皆太牢。至大历六年十月三日敕。中祀少牢。社稷是中祀。至今未改。敕旨宜准礼用太牢。天宝元年十月九日敕。社为九土之尊。稷乃五谷之长。春祈秋报。祀典自尊。如闻祭官祗事。不全备礼。朕永惟典故。务在洁诚。俾官吏之尽心。庶苍生之蒙福。今后祭官等。庶事之间。倍宜精洁。两京委御史台。诸郡委采访使。有违犯者。具录闻奏。其社坛侧近。仍禁樵牧。其百姓私社。亦宜与官社同日致祭。所由检校。三载二月十四日诏。社稷列为中祀。颇紊大猷。自今以后。社稷及日月五星。并升为大祀。仍以四时致祭。诸星为中祀。长庆三年正月。祠部员外充太常礼院修撰王彦威奏。谨按礼云。社者。神地之道也。郊特牲而社稷太牢。郑玄以为国中之神。莫贵于社。故前古为大祀。至天宝三载二月十四日敕云。祭祀之典。以陈至敬。名或不正。是相夺伦。况社稷孚佑。百世蒙福。列为中祀。颇紊大猷。自今以后。升为大祀。尔后因循。又依开元礼为中祀。然而牲用太牢。太尉摄行事。祭之日不坐。并是大祀之义。列为中祀。是因循谬误。教人报本。未极尊严。有国之仪。唯此厌屈。今请准敕升为大祀。庶合礼中。从之。开成五年十一月。吏部奏准四年正月诏书。大祀并差三品以上官充祭。太社太稷。摄司徒司空。并合差三品官行事。伏缘诸司三品官。员额绝少。其中或有假。故无官可差。其每年祭太稷摄司徒司空。请准旧例。取左右庶子少詹事。及诸司少卿监通摄。制可。

祀风师雨师雷师及寿星等

天宝四载七月二十七日敕。风伯雨师。济时育物。谓之小祀。颇紊彝伦。去载。众星以为中祀。永言此义。固合同升。自今以后。并宜升入中祀。仍令诸郡各置一坛。因春秋祭祀之日。同申享祠。至九月十六日敕。诸郡风伯坛。请置在社坛之东。雨师坛在社坛之西。各稍北三十步。其坛卑小于社坛。其祀风伯。请用立春后丑。祀雨师立夏后申。所祭各请用羊一。笾豆各十。簠簋俎一。酒三斗。应缘祭须一物已上。并以当处群公廨社利充。如无。即以当处官物充。其祭官准祭社例。取太守以下充。五载四月十七日诏曰。发生振蛰。雷为其始。画卦陈象。威物效灵。气实本于阴阳。功乃施于动植。今雨师风伯。久列于常祠。唯此震雷。未登于群望。其以后每祭雨师。宜以雷师同坛祭。共牲别置祭器。至贞元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诏。问礼官。其风师雷师祝版署讫。合拜否。太常博士陆淳奏曰。以是小祠。准礼又无至尊亲祭之文。今虽请御署。校详经据。并无拜礼。诏曰。风师雨师为中祠。有烈祖成命。况在风雨。至切苍生。今礼虽无文。朕当屈己再拜。以申子育之意。仍永为例程。本是小祀。开元礼无乐章。及升为中祀。乃用登歌一部。天宝以来。尝借天帝乐章用之。本太常卿董晋奏请。补其阙。至贞元六年五月十四日。诏秘书监包佶补之。雨师亦准此。风师坛旧在通地门外道北二里。贞元三年闰五月二十一日。以宫城喧呼。亏

于宿敬。又近章敬寺。恐神灵不安。诏有司于浐水东择地移之。其年七月二十一日。遣太常少卿裴郁致祭告移之。四年四月。诏有司。自开元以来。升风师雨师为中祀。假郊庙乐章。未奏撰。遂令于邵等分撰之。六年五月。以风师雨师武成王等乐章。付有司施行之。

元和十五年太常礼院奏。来年正月三日。皇帝有事于南郊。同日立春后丑。祀风师。按周礼大宗伯。以槱燎祀风师。郑玄云。风。箕星也。故令礼立春后丑。于城东北就箕星之位。为坛祭之。礼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百神咸秩。箕星从祀之位。在坛之第三等。伏以皇帝有事南郊。遍祭之义。百师咸在。其五方帝并日月神州以下。缘对昊天上帝皇地祇。尊不得申。并为从祀。悉无上公行事。并御署祝版之仪。风师既是星神。厌降之仪。便当陪祭。如非遇郊祀。其时祭祀如常仪。

开元二十四年七月十二日。有上封事者。言月令云。八月。日会于寿星。祠于大社坛享之。敕曰。宜令所司特置寿星坛。常以千秋节日修其祀典。二十六日。敕寿星坛宜祭老人星。及角亢七宿。着之例程。

岳渎

武德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亲祠华岳。旧仪。岳渎以上。祀版御署讫。北面再拜。证圣元年。有司上言曰。伏以天子父天而母地。兄日而姊月。于祀应有再拜之仪。谨按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天子无拜诸侯之礼。臣愚以为失尊卑之序。其日月以上。请依旧仪。五岳以下。署而不拜。制可之。

开元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敕。霍山宜崇饰祠庙。秩视诸侯。蠲山下十户。以为洒埽。晋州刺史。春秋致祭。

二十五年十月八日敕。三时不害。百谷用成。遂使京坻。遍于天地。和平之气。既无远而不通。禋祀之典。亦有祈而必报。宜令中书令李林甫等。分祭郊庙社稷。尚书左丞相裴耀卿等。分祭五岳四渎。至二十八年十月三日。敕。感而遂通。神之鉴也。祈而必报。礼之经也。今农以毕功。岁则大稔。京坻之积。寰海攸同。用陈蠲洁之荐。以答明禋之祉。宜令侍中牛仙客等。分祭郊庙社稷岳渎等。其四海四镇。及名山岳渎。使有道路由过者。亦宜便祭。至天宝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诏今岁西成。颇为善熟。宜令光禄卿嗣郑王希言等。分祭五岳。其四渎名山。并委所由郡长官。择日致祭。至天宝七载十一月十七日。朕祗肃群祀。祈在三农。冀幽赞之有凭。必昭报而无阙。宜令工部尚书郭虚己等。分祭五岳四渎。八载九月二十日诏。稼穑丰穰。群官乐业。思崇圣秩。用展虔诚。宜令宗正卿褒信王璆。分祭五岳四渎。又至天宝十载二月二十一日。遣嗣吴王祇等。分祭五岳四渎。具行册礼。至贞元二年八月。诏太常卿裴郁等十人。各就方镇。祭岳渎等。旧礼皆因郊祀望而祭之。天宝中。始有遣使祈福之祀。至德中。又加西岳金天王。中岳中天王。及诸岳渎王公之号。今用遣使之礼。非正也。其年五月十五日。太常卿董晋奏。五岳四渎。准开元元年礼。各以五郊迎气日祭之。其祝版并合御署。至上元元年。中祠小祠。一切权停。自后因循。不请御署其祝版。欲至飨祭日。所司准呈先进取御署。附驿发遣。敕旨宜依。仍委所司。每至时先奏。附中使送往。十二年二月。太常博士裴堪奏。谨按旧仪。岳渎以祝版御署讫。北面再拜。证圣元年。有司上言曰。伏以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于礼应有再拜之仪。谨按五岳视诸侯之礼。其日月以上。请依旧仪。五岳以下。署而不拜。制可。至开元修理五岳四渎。皇帝无亲祭礼仪。其祝文皆云。嗣天子某。谨遣某官。敢昭告于某岳某渎之神。读讫。皆申再拜。祭五龙神。但云献官再拜。此则有司行事。皆有拜文。今臣与礼官等。通详典制。整辨所宜。伏闻礼拟于时。议则求古。无文可质正者。则推类以明

之。臣愚以为三才之尊。各申所极。尊有所统。礼亦宜差。若无比视。何以辨等。故礼云。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其余山川视伯子男。议者以岳渎既比公侯。则礼如人臣矣。其于祭也。则人君不合有拜臣之仪。谨按五经通义云。星辰日月五岳四渎。皆天地之别神从官也。因郊而祭者。缘天地之意。亦欲及之也。又礼记云。非其臣则答拜。郑玄注云。不臣。人之臣也则星辰岳渎。既是天地从官。恐人君不得如公侯之礼而臣下之也。何以言之。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星辰视昆弟。岳渎视公侯。以此明之。星辰岳渎。是天地之臣也。秩视人臣也。陛下与天地为子。遣使申祭。恐不合令受天父地母从官之拜。宜有以答之。故开元礼祭岳渎祝文。皇帝称名。又云谨遣。于义有必拜之文。是国家着礼。以明神为敬。不以臣下为礼。以臣等所见。并请依证圣元年定制。有司行事。须申拜礼。

前代帝王

显庆二年七月十一日。太尉长孙无忌议曰。谨按祭法云。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又云。尧舜禹汤文武。皆有功烈于民。及日月星辰。民所瞻仰。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唯此帝王。合与日月同例。常加祭享。义在报功。爰及隋世。并遵斯典。其汉高祖。祭法无文。但以前世及今。多行秦汉故事。始皇无道。所以弃之。汉高典章。法垂于后。自隋以上。亦在祀例。伏惟大唐稽古垂化。网罗前典。唯此一礼。咸秩未申。亲令礼及令。无祭先代帝王之文。今请幸遵故实。修附礼文。令三年一祭。仍以仲春之月。祭唐尧于平阳。以契配。祭虞舜于河东。以皋陶配。祭夏禹于安邑。以伯益配。祭殷汤于偃师。以伊尹配。祭周文于鄷。以太公配。祭武王于镐。以周公召公配。祭汉祖于长陵。以萧何配。诏可。

麟德二年。车驾东幸。将封岱岳。十一月。至荥阳顿。祭纪信墓。赠骠骑大将军。

开元二十二年正月一日诏。自古圣帝明王。岳渎海镇。用牲牢。余并以酒脯充奠祀。其年十一月六日。云州置魏孝文帝祠堂。有司以时享祭。州有魏故明堂遗址。乃于其上置庙焉。

天宝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追尊皋陶为德明皇帝。凉武昭王为兴圣皇帝。各与立庙。每岁四季月享祭。至宝应时。礼仪使杜鸿渐。请停四时享献。三载五月二十二日。置周文王庙。以同德十人。四时配享。六载正月十一日。敕三皇五帝。创物垂范。永言龟镜。宜有钦崇。三皇。伏羲。以勾芒配。轩辕。以风后力牧配。五帝。少昊。以蓐收配。颛顼。以元冥配。高辛。以稷契配。唐尧。以羲仲和叔配。虞舜。以夔龙配。其择日及置庙地。量事营立。其乐器请用宫悬。祭请用少牢。仍以春秋二时致享。共置令丞。令太常寺检校。七载五月十五日诏。上古之君。存诸氏号。虽事先书契。而道着皇王。缅怀厥功。宁忘咸秩。其三皇以前帝王。宜于京城内共置一庙。仍与三皇五帝庙相近。以时致祭。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其祭料及乐。请准三皇五帝庙。以春秋二时享祭。历代帝王肇迹之处。未有祠宇者。所由郡置一庙享祭。取当时将相。德业可称者二人。配享。夏王禹都安邑。今夏县。以虞伯益秩宗伯夷配。殷王汤都亳。今谷熟县。以阿衡伊尹左相仲虺配。周文王都鄷。今咸阳县。见有庙。以师鬻熊齐太公望祀。周武王都镐。请入文王庙同享。太师周公太保召公配。秦始皇帝都咸阳。丞相李斯将军王剪配。汉高祖起沛。今彭城县。太傅张良相国萧何配。后汉光武皇帝起南阳。司徒邓禹将军耿弇配。魏武皇帝都邺。侍中荀彧太尉钟繇配。晋武帝都故洛阳。司空张华大将军羊祜配。后魏道武皇帝起云中。太尉长孙嵩尚书崔元伯配。周文帝起冯翊。尚书苏绰大将军于谨配。隋文帝封隋汉东。仆射高颎大将军贺若弼配。令郡县长官。春秋二时。择日。粢盛蔬馔时果。配酒脯。洁诚致祭。其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史籍所载。德行弥高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殷相

传说。汲郡。殷太师箕子。汲郡。宋公微子。睢阳郡。殷少师比干。汲郡。齐相管夷吾。济南郡。齐相晏平仲。济南郡。晋卿羊舌叔向。绛郡。鲁卿季孙行父。鲁郡。郑卿东里子产。荥阳郡。燕上将军乐毅。上谷郡。赵卿蔺相如。赵郡。楚三闾大夫屈原。长沙郡。汉大将军霍光。平阳郡。汉太傅萧望之。万年郡。汉丞相邴吉。鲁郡。蜀丞相诸葛亮。南阳郡。以上忠臣一十六人。周太王子吴太伯。吴郡。伯夷叔齐。并河东郡。吴延陵季札。丹阳郡。魏将段干木。陕郡。齐高士鲁仲连。济南郡。楚大夫申包胥。富水郡。汉将军纪信。华阳郡。以上义士八人。周太王妃太姜。新平郡。周王季妃太任。扶风郡。周文王妃太姒。长安县。配享文王之庙。鲁大夫妻敬姜。鲁郡。邹孟轲母。鲁郡。陈宣孝妇。睢阳郡。曹世叔妻大家。扶风郡。以上孝妇七人。周宣王齐姜。长沙郡。卫太子恭姜。汲郡。楚庄樊姬。富水郡。楚昭王女。富水郡。宋公伯姬。睢阳郡。梁宣高行。陈留郡。齐杞梁妻。济南郡。赵将赵括母。赵郡。汉成帝班婕妤。扶风郡。汉元帝冯昭仪。咸阳郡。汉太傅王陵母。彭城郡。汉御史大夫张汤母。万年县。汉河南尹严延年母。东海郡。汉淳于缇萦。济南郡。以上烈女一十四人。并令郡县长官。春秋二时择日。准前致祭。历代帝王庙。每所差侧近人不课户四人。有阙续填。仍关户部处分。至十二载七月二十八日。有敕停废。九载十一月十六日。周武王汉高祖于京城内。各置一庙。并置官吏。

至德二载八月。道士李国贞奏。皇室仙系。修崇灵路。请于昭应县南三十里山顶。置天华上宫露台。天地婆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娲皇等祠堂。并置洒埽宫户一百人。又于县之南义扶谷故湫。置祠堂。并许之。昭应县令梁镇上疏。其略曰。天地婆父。祀典无文。言甚不经。义无可取。若陛下特与天地建祖宗之庙。必上天贻向背之责。又夫湫者。龙之窟也。龙得水则神。无水则蝼蚁之匹也。故知水存则龙在。水竭则龙亡。今湫竭已久。龙安所在。何必崇饰祠宇。丰洁荐奠。其三皇五帝。则两京及所都之处。已建宫观祠庙。时设斋醮飨祀。其湫既竭。不可更置祠堂。又不当更为天地建立宗庙。臣并请停。其三皇道君。天皇伏羲女娲等。既先各有庙。望于本祠依礼斋祭。制曰。可。

永泰二年五月诏。道州舜庙。宜蠲近庙两户。充埽除。从刺史元结所请也。

大历五年四月。鄜坊节度使臧希让上言。坊州轩辕皇帝陵阙。请置庙。四时飨祭。列于祀典。诏从之。

元和十四年正月敕。周文王武王祠宇。在咸阳县。宜令有司。精加修饰。

天佑二年六月十五日。封楚三闾大夫屈原为昭灵侯。舜帝二妃祠为懿节祠。

龙池坛

开元二年闰二月诏。令祠龙池。六月四日。右拾遗蔡孚献龙池篇。集王公卿士以下一百三十篇。太常寺考其词合音律者。为龙池篇乐章。共录十首。紫微令姚元之。右拾遗蔡孚。太府少卿沉佺期。黄门侍郎卢怀慎。殿中监姜皎。吏部尚书崔日用。紫微侍郎苏颋。黄门侍郎李义府。工部侍郎姜晞。兵部侍郎裴璀等。更为乐章。十六年。诏置坛及祠堂。每仲春将祭。则奏之。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有龙见于兴庆池。因祀而见也。敕太常卿韦绦草祭仪。绦奏曰。臣谨按周礼。以　辜祭四方百物。祭法曰。能出云为风雨者。皆曰神。龙者四灵之畜。亦百物也。能为云雨。亦曰神也。礼有公食大夫飨之文。即生曰食。亦曰飨矣。其飨之日。合用仲春之月。易曰。震为龙。震者东方春用。于时二月也。飨之法。请用二月。有司筮日。池傍设坛。官致斋。设笾豆如祭雨师之仪。以龙致雨也。其牲用少牢。乐用鼓钟。奏姑洗。歌南吕。郑玄云。风师雨师及小祀。用此乐凡六变者。三变

而致鳞物。今享龙亦请三变。舞用帗舞。樽用散酒。以一献。周礼曰。凡祭群小祀用之也。诏从之。

二十三年五月一日。宗子请率月俸于兴庆宫建龙池圣德颂。以纪符命。望令皇太子。中书令张九龄。礼部尚书李林甫。充检校使。从之。五日。宗子请令宁王宪题额。侍中裴耀卿充模勒使。至天宝二年五月五日。又重建立。殿中监褒信王璆撰文。皇太子书并题额。

贞元六年六月。复祭五龙坛。

元和十二年四月。上以自春以来。时雨未降。正阳之月可雩祀。遂幸兴庆宫堂祈雨。忽有一白鸬　。浮沈水际。群类翼从。左右咸异之。俄而不见。方悟龙神之变化。遂相率蹈舞称庆。后大雨果下。

唐会要卷二十三

武成王庙

开元十九年四月十八日。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太公庙一所。以张良配享。春秋取仲月上戊日祭。诸州宾贡武举人。准明经进士。行乡饮酒礼。每出师命将。辞讫。发日。便就庙引辞。仍简取自古名将。功成业着。宏济生民。准十哲例配享。至干元元年九月十二日。太常少卿于休烈奏。秋享汉祖庙见傍无侍臣。享太公庙。有张良在侧。伏以子房生于汉楚。翊奉高祖。坐筹帷幄。定天下。考其年代。不接太公。自古配食庙庭。陪葬陵寝。皆取当时佐命。同受哀荣。太公人臣。不合以张良配享。请移于汉祖庙。敕旨依。

上元元年闰四月十九日敕文。定祸乱者。必先于武德。拯生灵者。谅在于师贞。昔周武创业。克宁区夏。惟师尚父。实佐兴王。况德有可师。义当禁暴。稽诸古昔。爰崇典礼。其太公望可追封为武成王。有司依文宣王置庙。仍委中书门下。择古今名将。准文宣王置亚圣及十哲等。享祭之典。一同文宣王。至建中三年闰正月二十五日。礼仪使颜真卿奏。武成王庙用乐。臣伏以自太公封武成王。追封之礼。与诸侯王名位义同。庙庭用乐。合准诸侯之数。今请每至释奠。奏轩悬之乐。敕旨。宜付所司。至七月十一日。史馆伏奏表。今年五月十五日敕。武成王庙配享人等。宜令史馆参详定名闻奏者。又准开元十九年四月勒。宜拣取自古名将充十哲。汉太子少傅张良。先以配享。齐大司马田穰苴。吴将军孙武。魏河西太守吴起。燕昌国君乐毅。秦武安君白起。汉淮阴侯韩信。蜀丞相诸葛亮。尚书右仆射卫国公李靖。司空英国公李绩。七十二弟子。齐将孙膑。越相国范蠡。赵将信平君廉颇。齐将管仲。齐将安平君田单。赵将马服君赵奢。大将军武安君李牧。秦将王剪。汉相平阳侯曹参。梁王彭越。左丞相绛侯周勃。太尉条侯周亚夫。大司马冠军侯霍去病。大将军长平侯卫青。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前将军李广。后汉太傅高密侯邓禹。大司马广平侯吴汉。征西将军夏阳侯冯异。建威将军好畤侯耿弇。执金吾寇恂。左将军胶东侯贾复。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太尉新丰侯段颎。魏太尉邓艾。征东将军晋阳侯张辽。太尉槐里侯皇甫嵩。蜀前将军寿亭侯关云长。车骑将军西乡侯张飞。吴南郡太守周瑜。南郡太守孱陵侯吕蒙。大司马陆抗。丞相陆逊。晋征南将军南城侯羊祜。镇南将军当阳侯杜元凯。抚军大将军襄阳侯王浚。太尉长沙公陶侃。车骑将军康乐侯谢元。前秦丞相王猛。前燕太宰慕容恪。宋司空武陵侯檀道济。征虏将军王镇恶。后魏太尉长孙嵩。北齐右仆射燕郡公慕容绍宗。右丞相咸阳王斛律光。梁太尉王僧辩。周大冢宰宇文宪。太傅英国公于谨。右仆射郑国公韦孝宽。陈司空南平公吴明彻。隋尚书令赵国公杨素。右武侯将军宋国公贺若弼。上柱国新义公韩擒虎。上柱国太平公史万岁。皇朝司空河闲王孝恭。右武侯将军鄂国公尉迟

敬德。右武卫大将军邢国公苏定方。礼部尚书闻喜县公裴行俭。夏官尚书王孝杰。左武卫大将军韩国公张仁亶。兵部尚书中山郡公王晙。兵部尚书代国公郭元振。太尉临淮王李光弼。太尉汾阳王郭子仪。

天宝六载正月敕。乡贡武举人上省。先令谒太公庙。每拜大将。及行师克捷。亦宜告捷。

贞元二年二月。刑部尚书知删定礼仪关播奏。上元中。诏择古今名将十人。于武成王庙配飨。如文宣王庙之仪。伏以太公。古称大贤。今其下置亚圣。贤之有圣。于义不安。且孔门十哲。皆是当时弟子。今所择名将。年代不同。于义既乖。于事又失。臣请删去名将配享之仪。及十哲之称。从之。四月。诏武成王庙乐章。并未奏撰。宜令于邵等撰进。四年八月十三日。兵部侍郎李纾奏。准开元十九年敕。置庙以张良配享。准式以太常卿少卿丞等充三献官。祝文云。皇帝遣某官。敢昭告于齐太公。汉留侯。至上元元年。追赠为武成王。享祭之典。一同文宣王。有司因差太尉充献。兼进祝版亲署。臣以今月三日。蒙差摄祭。方睹庙仪。伏以太公。即周之太师。张良即汉之少傅。圣朝列于祀典。已极褒崇。载在祝词。必资折衷。理或过当。神何敢歆。今者屈礼于至尊。施敬于臣佐。每谓御署并称昭告。于上下之祭。窃谓非宜。一同文宣王。恐未为允。臣以为文宣王垂教。百世宗师。五常三纲。非其训不明。有国有家。非其制不立。故孟轲称自生民以来。一人而已。由是正素王之法。加先圣之名。乐用宫悬。献差太尉。尊师崇道。雅合正经。且太公述作。止于六韬。勋业形于一代。岂可拟其盛德。均其殊礼哉。前件祝文。请自今更不进署。其敢昭告。请改为致祭。其献官请准式差太常卿以下。诏令百寮集议闻奏。兼大理卿于颀等四十六人。议同李纾。尚书右司侍郎中严涚等议曰。谨按李纾所奏。援引训典。比量礼度。祝文轻重之杀。献官尊卑之节。诚至当矣。推而广之。抑未尽也。夫人名徽号。先圣所以褒前哲。令德之人。谓其言可以范围。其行可以施百世。其业可以振千古。苟未至也。则不虚美。其于太公兵权奇计之人耳。当殷辛失德。八百诸侯。皆归于周。时惟鹰扬。以为佐命。在周有大功矣。于殷谓之何哉。祀典不云乎。法施于民则祀之。如仲尼之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书。定礼乐。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后王及学者。皆宗师之。可谓法施于民矣。贞观中。以其兵家者流。始令磻溪立庙。开元中。渐着上戊释奠之礼。其于进宠。不为薄矣。上元之际。执事者苟以兵戎之急。遂尊武成封王之号。拟议于文宣王。优劣万殊。不可以训。礼不云乎。拟人必于其伦。太公之于圣人非伦。太史公以韩非与老子同传。民到于今非之。高祖封韩信为侯。自耻与绛灌等列。况圣朝褒美之称。其可雷同乎。愚以为宜去武成及王字。依旧令为齐太公庙。人无闲言矣。享献之事。余依李纾所奏。刑部员外郎陆淳等六人议曰。臣闻统天下者。礼法也。救天下者。权数也。拯难者常以权变礼。以数易法。有国者则尚德而贱数。尊礼而晦权。何者。礼法行则民安其分。务于修身。权数骋则人思变常。务于苟得。安其分。理之源也。思变常。乱之本也。故救一时之弊者。事不可贻于将来。垂万世之法者。道必不行于当代。窃以武成王。殷臣也。见纣之暴。不能谏而佐武王以倾之。于周则社稷之臣矣。于殷谓之何哉。且夫尊其道者。必师其人。必尚其行。使天下之人。入是庙也。登是堂也。稽其人。可以思见。师其道。所由致法。则俾夫立节死义之士。安所措其心乎。圣人所以尊尧舜。贤夷齐。不法桓文。不赞伊吕。先之以敬让。尊之以礼乐。盖谓此也。使武成之名。与文宣为偶。权数之略。与道德齐衡。恐非不刊之典也。臣愚谓宜罢上元追封立庙之制。依贞观于磻溪置祠。令有司以时享奠。斯得礼之正也。左领军大将军令狐建等二十四人议曰。当今兵革未偃。宜崇武教以尊古。重忠烈以劝今。欲有贬损。恐非激劝之道也。追尊王位。以时祠之。为武教之主。若不尊其礼。则无以重其教也。文武二教固同。其立废亦不可异。况其典礼之制。已历三圣。今欲改之。恐非其宜也。至九月十六日。有勒。以上将军以下充献官。余依李纾所奏。

天佑二年八月十三日。中书门下奏。迁都以来。武成王庙犹未置立。今仍请改为武成王选地建造。其制度配享。皆准故事。从之。

寒食拜埽

龙朔二年四月十五日诏。如闻父母初亡。临丧嫁娶。积习日久。遂以为常。亦有送葬之时。共为欢饮。递相酬劝。酣醉始归。或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松槚。曾无戚容。既玷风猷。并宜禁断。

开元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敕。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用拜埽礼。于茔南门外奠祭撤馔讫。泣辞。食余于他所。不得作乐。仍编入礼典。永为例程。

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敕。凡庶之中。情礼多阙。寒食上墓。便为燕乐者。见任官与不考前资。殿三年。白身人决一顿。

贞元四年正月诏。比来常参官。请假往东郊拜埽。多旷废职事。自今以后。任遣子弟。以申情礼。

元和三年正月敕。朝官寒食拜埽。又要出城。并任假内往来。不须奏听进止。

长庆三年正月敕。寒食埽墓。着在令文。比来妄有妨阻。朕欲令群下皆遂私诚。自今以后。文武百官。有墓茔域在城外。并京畿内者。任往拜埽。但假内往来。不限日数。有因此出城。假开不到者。委御史台勾当。仍自今以后。内外官要觐亲于外州。及拜埽。并任准令式年限请假。太和三年正月勒。文武常参官拜埽。据令式。五年一给假。宜本司准令式处分。如登朝未经五年。不在给假限。八年八月敕。厘革应缘私事。并不许给公券。令臣等商量。惟寒食拜埽。着在令式。衔恩乘驿。以表哀荣。遽逢圣旨。重颁新命。其应缘私事。及拜埽不出府界。假内往来者。并不在给券限。庶存经制。可久遵行。从之。

开成四年二月。中书门下奏。常参官寒食拜埽。奉进止。准往例给公券者。臣等谨案旧制。承前常参官应为私事请假。外州往来。并给券牒。

缘祀裁制

旧仪。每祭。笾豆之数各异。至显庆二年。始一例。大祀笾豆各十二。中祀每十。小祀各八。

旧仪注。大祀中祀。并前七日十日。小祀并前五日。筮日。皆于太庙南门之外。卜吉而往之。其遇废务日。并不回避。

贞元十五年十二月一日。太常卿齐抗等奏。每年大中小祀。都七十祭。其四立二分二至腊上辛吉亥等日。盖为气节也。其后寅后申后亥后丑等日。盖谓星次也。伏以气行有时刻。星位有次舍。或定用日。或定用辰。不可改移。请依旧制。其或有别祷祭。即是太卜署择日。并请准四月六日敕。废务日不用。遂为故典。旧仪注无日蚀废祭之文。元年建丑月。祠部奏曰。来年建寅月一日。祈谷祀昊天上帝。是月。司天台预奏。其日太阳亏。时礼仪使于休烈奏曰。臣谨按曾子问曰。当祭而日食。其祭也如之何。夫子曰。接祭而已矣。牲至未杀则废。汉初平四年正月。当祭南郊。日蚀。又行冠礼。博士殷盈孙与八座议。以

为正月元日。太阳亏。而冠有裸献之礼。有金石之乐。是为闻灾不严肃。见异不怵惕也。望下太常。别择日。其二日祭太一。准礼仪物同祠所。既缘日蚀。各守本司。亦望同下太常更择日。制曰。可。

旧制。每岁大中小祀。凡七十九祭。皆克定日辰。着于祀典。其与本文相当则祭。更不卜日。三十四祭准礼但言时月。不定日辰。太卜署至时择日。

正月一十二祭。　上辛祈谷。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祀前二日。祭高祖一室。立春日。祀青帝于东郊。亥日享先农于东郊。立春后丑日。祀风师于国城东北。立春日祭东岳天齐王。东镇东安公。东海广德王。东渎长源公。以上准祠令着定日荐献太清宫。享太庙。祀九宫贵神于东郊。以上至时卜日。

二月十祭。　上丁。释奠文宣王。上戊。释奠武成王。春分祀朝日于东郊。祀日祭太社太稷。以上。准礼令着定日。祭五龙坛。祭马祖。开冰井。祭司寒之神。祭东冰井。西冰井。享文敬太子惠昭太子庙。并同日。以上至时卜日。

四月十祭。　立夏日。祀赤帝于南郊。立夏后申日。祀雨师雷师于国城西南。立夏日。祀南岳司天王。南镇永兴公。南海广利王。南渎广利公。以上。着定日期。荐献太清宫。享太庙。雩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祀前二日。告太宗一室。以上。至时卜日。

五月四祭。　夏至日。祭皇地祇于方丘。祭前二日。祭太宗一室。以上。着定日期。祭先收。享文敬太子惠昭太子庙。以上。至时卜日。

六月四祭。　季夏土王日。祀黄帝于南郊。同日祭中溜。中岳中天王。以上。着定日期。是日。复祭广德王。

七月八祭。　立秋日。祭白帝于西郊。立秋后辰日。祀灵星于国城西南。立秋日。祭西岳金天王。西镇成德公。西海广润王。西渎灵源公。以上。着定日期。荐献太清宫。享太庙。以上。至时卜日。

八月八祭。　上丁。释奠文宣王。上戊。释奠武成王。秋分。祀夕月于西郊。社日。祭太社太稷。以上。着定日期。祭马祖。享文敬太子惠昭太子庙。以上。至时卜日。

九月二祭。　季秋。大享明堂。享前二日。告宪宗一室。以上。至时卜日。

十月十祭。　立冬。祀黑帝于北郊。立冬后亥日。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禄于国城西北。立冬日。祭北岳安天王。北镇广宁公。北海广泽王。北渎清源公。以上。着定日期。荐献太清宫。享太庙。祭神州地祇于北郊。祭前二日。告高祖一室。以上。至时卜日。

十一月六祭。　冬至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祀前二日。告太祖一室。以上。着定日期。贡举人谒先师。祭马步。享文敬太子惠昭太子庙。以上。至时卜日。

十二月六祭。　寅日。蜡祭百神于南郊。卯日。祭太社太稷。辰日。腊享太庙。奏祥瑞。以上。着定日期。季冬。太清宫奏祥瑞。藏冰。祭司寒东冰井。西冰井。并同日用。以上。至时卜日。

开元九年六月五日。太常奏曰。伏准唐礼。祭五岳四渎。皆称嗣天子。祝版皆进署。窃以祀典。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则不合称嗣天子。及亲署其祝文。伏请称皇帝谨遣某官某敬致祭于岳渎之神。从之。

二十三年正月七日敕。承前所给明衣。多于斋夕付物。既不先造。徒有其名。自今以后。明衣绢布。并祀前五日先给。付监祭使具点阅。仍永为例程。至大历六年十一月三日敕。自今以后。五品以上。及监察御史。太常博士。宜准式给明衣绢及浴巾。余准常例。其布绢支左藏库青苗物充。

其年正月二十日诏。自今以后。有大祭。宜差丞相。特进。少保。少傅。尚书。宾客。御史大夫摄行事。至天宝七载六月八日敕。自今已后。每差摄祭官。宜令吏部采择朝廷有德望者充。

天宝五载五月。专知祠祭使王玙奏。诸色祭官等。并宽纵日久。不惧刑宪。当祭之日。或逢泥雨。或值节序。尽皆请假。曾无形迹。自今以后。臣皆私自察访。实无事故。妄请假及不肃敬者。录名奏闻。望加贬责。应缘行事或稍后到。小疏遗。望请量事大小。便牒所司。夺其俸禄。敕旨从之。九载十一月三日。制曰。春秋祭享。用存昭敬。祝史陈信。必在正辞。苟名位之或乖。于上下而非便。承前有事宗庙。皆称告享。兹乃临下之辞。颇乖尊上之义。静言斯称。殊未为允。自今以后。每亲告享太清太微宫。改为朝献。有司行事为荐享。亲巡陵改为朝陵。有司行事为拜陵。应缘诸事告宗庙者。并改为奏。其郊天后土及诸祀祝文。云敢昭告。并改为敢昭荐。以为告者临下之制故也。式从变礼。庶表诚心。宣示中外。令知朕意。其载四月二十九日制。顷者。每祀黄帝。乃就南郊。义实有乖。礼亦非便。稽诸体式。理固不然。宜于皇城内西南。就坤地改置黄帝坛。朕当亲祀。以昭诚敬。仍令中书门下与礼官等更深详定闻奏。至十一月三日诏。礼神以玉。奠取其诚。精洁表心。温润合德。自冯绍贞奏后。有司用　。礼所谓君子贵玉而贱　。不可用也。况国家之富。有万方之助祭。岂于天地宗庙。奠玉有亏。自今以后。礼神六器。宗庙奠玉。并用真玉。诸祀用　。如以玉难得大者。宁小具制度。以取其真。

宝应二年五月四日。吏部尚书刘晏奏。诸色祠祭。委礼仪使撰礼料为例程。祭前点检祭器。及馔物明衣。有不在者。所由量事料决。其行事官若出斋宫。及不到。明衣及料。不得妄。制曰。可。

上元元年四月敕文。有司所立秘祝之法。或移于岁。或移于人。君人之心。宁所忍也。自今以后。削去其法。其中祀下祀。并杂祭礼等。一切停。其诸应合祭礼。列于常典。所用祭料。一依古制。务从减省。以副朕心。至贞元元年二月十七日。太常卿崔纵奏。立春后丑日。祀风师。立夏后申日。祀雨师。立秋后辰日。祀灵星。立冬后亥日。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准上元元年制。中祀小祀。一切权停。至永泰二年有敕。复风师雨师。其灵星司中司命等坛。宜令所司。准开元礼配享。

大历七年八月。礼仪使杨绾奏。祀官祀前一日。从斋所集于太常寺。一时赴祭所。如祭在皇城内者。则不集。制从之。仍永为例程。至十四年六月十八日。大内皇城留守张景所奏。得御史台牒。景风安上等门。每至祀祭日。缘祭官到尚书省授誓戒了赴朝。准旧例合早开。又准监门式。皇城门无文早开。敕旨。自今以后。祠祭授誓戒官。其日既赴尚书省。不须入朝。贞元六年正月诏书。官有私丧公除者。听赴宗庙之祭。初。御史监察者关白。礼。凡有缌麻以上丧。不得享荐。于是吏部奏申明白。令使行之可守。九月襂服。既

葬公除。及闻哀丧满者。请许吉服赴宗庙之祭。其同宫未葬。虽公除者。请依前禁。使轻重有伦。以一王法。从之。

贞元八年七月。将作监元亘。当摄太尉荐祭享昭德皇后庙。以其私忌日。不受誓戒。为御史劾奏。令尚书省与礼官法官集议。于是尚书左丞相卢迈等奏曰。谨按礼记云。大夫士将奉祭于公。既视濯而父母死。犹是奉祭也。又按唐礼。散斋有大功丧。致斋有周亲丧。斋中疾病则还家。不奉祭祀。皆无忌日不受誓戒之文。虽假宁令。忌日有给假一日。春秋之义。不以家事辞王事。今亘以假宁例程。而废摄祭新命。酌其轻重。誓戒则祀之义。校其礼式。忌日乃循常之制。详求典据。事缘荐献。不宜以忌日为辞。由是亘坐罚。

元和三年四月。太常礼院上言。太庙时享。及告庙朔望荐食同日。谨按礼经。祭不欲数。伏以太庙禘祫祭。礼重于时享。准礼。时享与禘祫同日。即其月但行禘祫。不行时享。盖不欲烦。是礼先重者。今时享重于朔望荐食。详求礼情。参酌轻重。于时享之月。其朔望荐食。亦合便停。若两礼兼行。即祭恐烦黩。伏请每至时享及腊享。但行享礼。其月朔望荐食请停。余月一准旧制。如告庙日与朔望荐食日同。伏请先行告庙礼。然后荐食。所冀疏数有节。合于礼中。从之。

长庆二年十一月。监祭使监察御史苏景胤奏。祠祭称定出斋宫等旧例。准庙参不到。四品以上罚二千文。五品以上罚一千文。伏缘所罚稍轻。更请加罚。诏曰。郊庙之仪。本于恭恪。罚轻生慢。须议稍加。自今以后。有临祭出斋者。宜罚一月俸。仍委监祭使每具所罚官名衔闻奏。

太和九年十一月。兵部尚书判太常卿充礼仪详定使王起。请创造礼神九宝玉奏议曰。邦国之礼。祀为大事。拜璧之仪。经有前规。谨案周礼。祀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青珪礼东方。赤璋礼南方。白琥礼西方。元璜礼北方。又曰。四珪有邸以祀天。两珪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凡此九品器。皆礼神之玉也。又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郑玄云。禋。烟也。为玉币祭讫燔之。而升烟以报阳也。今与开元礼仪同。此则焚玉之验也。又周礼。掌国之玉镇大宝器。若大祭。既事而藏之。此则收玉之证也。梁代崔灵恩撰三礼义宗云。凡祭天神。各有二玉。一以礼神。一则燔之。礼神者。讫事却收。祀神者。与牲俱燎。则灵恩之义。合于礼经。今国家郊天报地。祀神之玉常用。守经据古。礼神之玉则无。臣等请下有司。精求良玉。创造苍璧黄琮等九器。祭讫则藏之。其余燎玉。则依例程。从之。

牲牢

武德元年十一月九日诏。祭祀之本。皆以为民。穷民事神。有乖正直。杀牛不如禴祭。明德即是馨香。望古推今。民神一揆。其祭圜丘方泽宗庙以外。并可止用少牢。旧用者宜用特牲。待时和年丰。然后克修常礼。

开元二十二年正月一日敕。自古圣帝明王。岳渎海镇。祭用牲牢。余并以酒脯充奠。

天宝三载闰二月敕。祭必奉牲。礼有归胙。将兴施惠之教。以广神明之福。比来胙肉。所进颇多。自兹以后。即宜少进。仍分赐祭官。及应入衙常参官厨共食。

六载正月敕文。祭祀之典。牺牲所备。将有达于虔诚。盖不资于广杀。自今以后。每大祭祀应用骍犊。宜令所司量减其数。仍永为例程。其年起。请天地合祭。四时各用二犊。

五帝迎气各用一犊。冬至圜丘用一犊。夏至方泽用一犊。九宫贵神四时祭。每祭各用一犊。神州用一犊。太庙五享。每用一犊。东京准上。文宣王三祭。每祭各用一犊。东京三祭。五岳每载一祭。各用一犊。右据旧料。每载用犊五百一十四头。今请减一百六十五头。既用三十九头。余祠享并请停用犊。至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敕文。国之大事。郊祀为先。贵其至诚。不美多品。黍稷虽设。犹或非馨。牲牢空多。未为能享。圜丘方泽。任依例程。宗庙诸祠。但临时献熟。用怀明德之馨。庶合西邻之祭。其年起。请昊天上帝太庙各太牢一。羊豕各三。余祭随事而供。太庙羊豕。旧各九头。

大历六年十二月三日敕。五方上帝九宫。并大祠。朝日夕月。百神大社。先农释奠。并中祠。自今以后。太社用犊。中祠用猪羊各一。委所司支给。送太常入涤其副。准前。

贞元十八年五月太仆奏。每年四季。送太常入涤羊犊。送后或称暴死。准式埋讫。真伪难明。伏以毛色羊犊。甚难择采。如有病死者。望还太仆卿。准数送替。庶易辩明。永为例程。制曰。可。

忌日

贞观十九年。太宗亲征高丽。以五月五日行。既至辽阳。属高祖忌日。八座奏言。臣等谨按礼云。君子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朝之乐。此所谓星回岁改。亲没同辰。思其居处。不为乐事。今陛下亲御六军。己登寇境。庶务繁拥。伏待剖决。可以尊先圣之常经。略近代之公议。望请所有军机要切。百司依式闻奏。手诏答曰。今既戎旅大事。不可失在机速。所以仰顺古风。俯从今请。

神功元年七月。清边道大总管建安王攸宜。破契丹凯还。欲以是日诣阙献俘。内史王及善以为军将入城。例有军乐。今既国家忌月。请备而不奏。凤阁侍郎王方庆奏曰。臣按礼经。但有忌日而无忌月。晋穆帝纳后用九月。其月是康帝忌月。于时疑不定。下太常。礼官荀讷议称。礼只有忌日无忌月。若有忌月。即有忌时忌岁。益无礼据。当时从讷所议。军乐是军容。与常乐不等。臣谓振作于事无嫌。

贞元五年八月敕。天下诸上州。并宜国忌日准式行香。十二年五月诏。先圣忌辰。纔经叙慰。戚里之内。固在肃恭。而乃遽从燕游。饮酒作乐。既乖礼法。须有所惩。前邠州长史郭煦。宜于袁州安置。前南郭县尉郭晅。于柳州安置。曹自庆配流冰州。其驸马郭暧王仕平。仍令勒归私第。先是。初经代宗忌辰。驸马诸亲。悉诣银台奉慰。及回。王仕平遂邀驸马郭暧。张昭贤。张怙。及暧女婿嗣许王昭。暧堂弟煦。晅。用教坊音声人曹自庆。并于宅中欢乐。上怒之。故有此诏。寻亦许暧及仕平出入。

永贞元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昭成皇后窦氏。按国史长寿二年正月二日崩。其时缘则天临御。用十一月建子为岁首。至中宗复旧用夏正。即正月行香废务日。须改正。以十一月二日为忌。

元和九年正月。修撰官太学博士韦公肃上疏曰。准礼。无忌月禁乐。今太常及教坊。以正月是国家忌月。停习郊庙享宴之音。中外士庶。咸罢庆乐。伏寻经典。切恐乖宜。臣谨按礼记。有忌日不乐。无忌月之文。汉魏以降。世袭斯旨。惟晋穆帝将纳后。以康帝忌月。下议。礼官荀讷。王洽。曹耽。王彪之。并当时知礼者。皆称礼有忌日无忌月。若有忌月。即有忌时忌岁。益无礼据。时从其议。伏以仍前所禁。皆在二十五月之中。今既世远。礼须改革。臣又闻统人立法。必守先王之常经。企及俯就。不违圣哲之明训。下尽群

言。上留元鉴。不以私怀。而逾于礼节。又记曰。禫月从乐。明王制礼。渐去其情。不应以追远而立礼反重也。今太常停习郊庙之乐。是反重而慢神。有司禁中外之音。是无故而去乐。详其前典。情礼不伦。考其沿袭。又无所据。倘陛下正因循之越度。法经典之明文。约礼之仪。传于史册。天下幸甚。诏付中书门下。令召太常卿与礼官学官等详议可否。中书门下奏曰。忌日。太常寺及教坊。悉停阅习。中外士庶。亦皆禁断。准礼文及历代典故。并无忌月禁乐。请依常教习者。敕旨宜依。其士庶之家。亦宜准此。

太和七年三月敕。准令。国忌日惟禁饮酒举乐。至于科罚人。吏部无明文。但缘其日。不合厘务。官曹即不得决断刑狱。大小笞责。在礼律固无所妨。起今后。纵有此类。台府更不要举奏。均王传王堪男损。国忌日于私第决责从人。为御史台所奏。遂下此敕。十五年五月。太常礼院奏。睿宗神主祧迁。其六月二十日忌。并昭成皇后十二月二日忌。准礼合废。从之。

开成四年五月。太常寺奏。今月二十二日。祀先农于东郊。其日。与穆宗皇帝忌日同。太和七年十二月八日季冬。蜡祭百神。与敬宗皇帝忌日同。准其年十二月六日敕。近庙忌辰。奏乐非便。冬季蜡祭。又不可移。变礼从宜。古有明据。宜令其日悬而不乐。庶协典经。今月二十二日祀先农。欲准先敕。悬而不乐。从之。

其年十月。户部侍郎崔蠡奏。臣伏以国忌行香。事不师古。圣心求治。动法典章。臣顷于延英奏陈。愿有厘革。陛下令史官寻讨。起置无文。昨日阁中。再承顾问。虽因循未变。亦无损于盛朝。而除去不经。冀流芳于异日。敕旨。朕以郊庙之礼。奉在祖宗。备物尽诚。庶几昭格。恭惟忌日之感。所谓终身之忧。而近代以来。归依释老。征二教而设食。会百辟以行香。将以仰奉圣灵冥资福佑。有异皇王之术。颇乖教义之宗。昨因崔蠡奏论。遂遣讨寻本末。经文令式。曾不该载。世俗因循。雅重厘革。其京城及天下州府。国忌日寺观设斋行香。起自今以后。并宜停。其月。御史台奏请。国忌日。天下依旧不举乐。不视事。不鞭笞。伏以道释二教。澶漫虚无。陛下靡所归依。诚契至理。但以列圣忌日行香。及兹修崇。示人广孝。兼以天下州县。不举乐。不视事。不鞭笞。以此海内苍生。常知列圣庙号。今既停罢行香之后。敕内又无其日彻乐废公止行如旧之文。伏恐遐远之地。迷其所向。便与居常之日。率皆无殊。臣思此事。终关圣虑。礼曰。君子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朝之患。故忌日不乐。谓不举吉事也。伏愿陛下圣睿留想。若以设斋资福。事稍不经。起今罢之。已有诏旨。其日天下州县。不举音乐。不视公事。不行鞭笞。伏请重下明制。依前遵守。则凡在遐远。逮于蛮貊。不忘庙号。有裨孝礼之源。敕旨。设斋行香。近已厘革。遏密停务。自有典常。台司举奏。意在详密。宜依。至宣宗即位之初。先以列圣忌辰行香既久。合申冥助。用展孝思。其京城及天下州府诸寺观。国忌行香。一切仍旧。

天佑二年八月八日。太常礼院奏。今月十三日。昭宗皇帝忌辰。其日。百官阁门奏慰后。赴寺行香。请为永式。从之。

讳

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春宫总万几。下令曰。依礼。二名义不偏讳。尼父达圣。非无前旨。近代以来。曲为节制。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诰。今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避。

永徽二年十月七日。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奏言。依礼。舍故而讳新。故谓亲尽之祖。今皇祖宏农府君。神主当迁。请依礼不讳。从之。

显庆五年正月一日诏。孔宣设教。正名为首。戴圣贻范。嫌名不讳。比见抄写古典。至于朕名。或缺其点画。或随便改换。恐六籍雅言。会意多爽。九流通义。指事全违。诚非立书之本。自今以后。缮写旧典文字。并宜使成。不须随义改易。

景云元年。贾曾除中书舍人。固辞。以父名忠同音。议者以为中书是曹司名。又与曾父音同字别。于礼无嫌。曾乃就职。

永贞元年十二月。改淳州为睦州。还淳县为清溪县。横州淳风县为从化县。淳于姓改为于。以音与宪宗名同也。论者以古不讳嫌名。若禹与雨。驱与区。临文不讳。若文王名昌。武王名发。周诗曰。克昌厥后。又曰。一之日觱发。鲁庄公名同。春秋曰。同盟于幽。宣公名午。书曰。陈侯午卒之类。是也。今古时变。故广避焉。初宪宗为广陵王。顺宗诏下。将册为皇太子。数日。兵部尚书王诏上陈。请改名绍。本名与宪宗讳同时君子非之曰。皇太子亦人臣也。东宫之臣。当请改耳。奈何非其属。而遽请改名。以避东宫。岂为礼事上耶。左司员外郎李蕃曰。历代故事。皆因无经学之臣而失之。卒不可复正。多此类。是时。韦贯之为监察御史。名与东宫同。独不请改。既而下诏以陆淳为给事中。改名质。充皇太子侍读。贯之不得已。乃上疏改其名。大臣溺于风俗。以为细事而不正之。非故事也。

开成元年十一月。中书舍人崔龟从奏。前婺王府参军宋昂。与御名同。十年不改。昨日参选。追验正身。改更稍迟。殊戾敕旨。宜殿两选。

会昌六年四月二十日敕。中外官寮。有名与御名同者。及文字点画相似。今后即任奏改。音韵文字。点画不同。不在奏改之限。

咸通十二年七月。侍御史李溪。以奏状内字与庙讳音同。罚一季俸。复执奏曰。臣按礼记。不讳嫌名。又职制律。诸犯庙讳嫌名不坐。注云。若禹与雨。谓声则同而字则异也。今若受罚。是违典例。乃免之。

天佑元年二月二十九日。中书门下奏。太常寺止敔两字敔字。上犯御名。请改曰肇。从之。

唐会要卷二十四

受朝贺

旧制元日。大陈设。皇太子献寿。次上公献寿。次中书令奏诸州表。黄门侍郎奏祥瑞。户部尚书奏诸州贡献。礼部尚书奏诸蕃贡献。太史奏云物。侍中奏礼毕。然后中书令又与供奉官献寿。时殿上皆呼万岁。按旧仪阙供奉官献寿礼。但依位次立。礼毕。竟无拜贺。开元二十五年。李林甫革其旧仪。奏而行之。冬至亦然。

贞观十三年十月三日。尚书左仆射房元龄奏。天下太平。万几事简。请三日一临朝。诏许之。至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太尉无忌等奏。请视朝坐日。上报曰。朕幼登大位。日夕孜孜。犹恐拥滞众务。自今以后。每日常坐。其后至永徽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下诏。来月一日。太极殿受朝。此后。每五日一度。太极殿视事。朔望朝。即永为例程。

显庆二年二月。太尉长孙无忌等奏。以天下无虞。请隔日视事。许之。

圣历二年正月制。朝官有期丧。大功未葬。不得朝贺。神龙元年二月。朝则天皇帝于上阳宫。因敕。每十日一朝。左台侍御史卢怀慎上表曰。臣闻昔汉祖受命。五日一朝太公于栎阳宫。今日陛下。岂不欲为此乎。臣度其事业。与此有异。夫汉祖起布衣。登皇极。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故行于此耳。今陛下守文继统。嗣武开基。奉三圣之休烈。当千龄之宝命。顺天立极。盖曰其常。不知何为。更用此道。远自三五。洎乎夏殷。圣帝明王。臣所览见。未有用此者。陛下安所取则哉。臣闻事不师古。匪说攸闻。礼烦则渎。抑有其义。况应天去提象。纔至二里余。骑不得成列。车不得方轨。于兹屡出。假令愚人万一有犯属车之尘者。陛下虽罪之何及。纵使万全。亦非重慎之道也。臣望陛下。从今以后。遵其内朝。一则有畅于清温。二则无烦于出入。敬慎之道。谁曰不然。必以长至在辰。元正布历。应天纳祜。行庆有期。则愿陛下备法驾。周羽仪。然后出朝。亦示天下大礼也。居常之日。窃愿陛下思之。其年四月二十七日。上以时属炎暑。制令每隔日不坐。右拾遗靳恒上疏谏曰。臣闻昔汉制反支日亦通奏事。又光武在军。躬自览疏。明帝抚运。夜必读书。岂以四气炎寒。妨于政治。况陛下绍登大位。初启中兴。六合之内。莫不延首倾听。威恩未着。忠信未孚。勤劳者未达。冤滞者未举。逋逃者未还。浮伪者未息。兼之国用雕敝。仓廪空虚。狱讼犹繁。浇淳尚杂。外逼凶寇。调发未宁。内切饥寒。衣食不足。人思陛下。企望太平久矣。陛下固宜兢兢业业。居安虑危。绝嗜欲之源。从清静之化。宵衣旰食。以答苍生之望。简贤任能。以救苍生之弊。使天下翕然。一变化俗。奈何以其微热。遂阙一日万几之事。六合之内。家到户说。必谓陛下安其宫室。重其晏闲。忽于黎庶。怠于听政。复何以达尧心于天下。复何以垂令范于后世。臣愚窃为陛下有所叹息。

开元八年九月。初。正冬朝会。宴见蕃国王。临轩。设乐悬。陈车辂。备麾仗。其朝日受朝。仪注减半。其年十一月十三日。中书门下奏曰。伏以十四日冬至。一阳初生。万物潜动。所以自古圣帝明王。皆以此日朝万国。观云物。礼之大者。莫逾是时。其日亦祀圜丘。令摄官行事。质明既毕。日出视朝。国家以来。更无改易。缘新修条格将毕。其日祀圜丘。遂改用立冬日受朝。若亲拜南郊。受贺须改。既令摄祭。理不可移。伏请改正。从之。因敕自今以后。冬至日受朝。永为例程。至天宝三年十一月五日甲子。冬至。敕伏以昊天上帝。义在尊严。恭惟祭典。每用冬至。既于是日有事圜丘。更受朝贺。实深兢惕。自今以后。冬至宜取以次日受朝。仍永为例程。至永泰元年十一月三日。诏以十三日甲子冬至。令有司祭南郊后。于含元殿受朝贺。至建中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敕宜以冬至日受朝贺。

天宝六载十二月二十七日敕。中书门下奏。承前。诸道差使贺正。十二月早到。或有先见。或有不见。其所贺正表。但送省司。又不通进。因循日久。于礼全乖。望自今以后。应贺正使。并取元日。随京官例。序立便见。通事舍人奏知。其表直送四方馆。元日伏下候一时同进。敕旨依。

大历九年十一月八日敕。故源王发引迁神。废冬至朝贺。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敕。元日。门下侍郎奏祥瑞。宜停。至贞元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中书侍郎李泌奏。冬至朝贺。请准元日。中书令读诸方表。敕旨宜依。

建中元年十一月朔。御宣政殿。朝集使及贡士见。自兵兴以来。典礼废坠。州郡不上计。内外不会同者。二十五年。至此始复旧典。州府计吏至者。一百七十有三。二年正月朔。御含元殿。四方贡献。列为庭实。复旧例也。

贞元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敕。昔者圣贤。仰观法象。因天地交会之序。为父子相见之仪。沿袭成风。古今不易。王者制事。在于因人。酌其情而用中。顺其俗而为礼。咸觐之仪。

既行父子之间。资事之情。岂隔君臣之际。申恩卿士。自我为初。自今以后。每年五月一日。御宣政殿。与文武百寮相见。京官九品以上。外官因朝参在京者。并听就列。宜令所司。即量定仪注颁示。仍永编礼式。本以五月一日阴生。臣子道长。君父道衰。非善月也。因创是日朝见之仪。初欲冕服御宣政殿。属涂潦。乃以常服御紫宸殿。至元和三年四月诏。五月一日。御宣政殿受朝贺礼仪。停。先是。创有此礼。自后亦不多行。至是。上以术数之说。礼经不载。途罢之。九年正月朔。上御紫宸殿受朝贺。赋朝退观仗归营诗。十一年十一月日南至。不受朝贺。以司徒马燧出葬故也。

会昌二年四月。中书门下奏。元日御含元殿。百官就列。惟宰相及两省官。皆未索扇前。立于槛栏之内。及扇开。便侍立于御前。三朝大庆。万拜称贺。准宰相侍臣。同介胄武夫。竟不拜至尊而退。酌于礼意。似未得中。臣等商量。请御殿日。昧爽。宰相两省官。对班于香案前。俟扇开。通事赞两省官再拜讫。遂升殿侍立。从之。

咸通四年五月朔。宴回鹘于上清殿。非常例也。

诸侯入朝

贞观元年十一月。梁州都督窦轨请入朝。上曰。君臣共事。情犹父子。外官久不入朝。情或疑惧。朕亦须数见之。问以人间风俗。许令入朝。至十五年正月。上谓侍臣曰。古者诸侯入朝。有汤沐邑。刍禾百车。待以客礼。汉家故事。为诸州刺史郡守。创立邸舍于京城。顷闻都督刺史充考使至京师。皆赁房与商人杂居。既复礼之不足。必是人多怨叹。至十七年十月一日下诏。令就京城内闲坊。为诸州朝集使造邸第三百余所。上亲观焉。至永淳元年。关中饥乏。诸州邸舍。渐渐残毁。至神龙元年。司农卿赵履温希权要。奏请出卖并尽。至建中元年十月二十九日敕。每州邸第。令本州量事。依旧营置。至二年五月十四日。户部奏。若令州府自置。事又烦费。伏请以官宅二十所分配。共给诸州朝集使。敕旨。宜依。二十年。有司上言。按汉仪注。朝贺正月。常一王四侯。十余载一至。又按史记。诸侯王朝凡四见。留长安不过二十日。今诸王入朝者甚多。非其示之简要。宏之礼节。既乖古制。有亏前典。臣请每岁二王入朝。礼毕还藩。敢以义请。从之。

显庆二年十二月敕。诸都护刺史入朝日。及新授未辞。因便在京朝会。一事以上。并同京官。

先天二年十月敕。诸蕃使都府管羁縻州。其数极广。每州遣使朝集。颇成劳扰。应须朝贺。委当蕃都督与上佐。及管内刺史。自相通融。明为次第。每年一蕃令一人入朝。给左右不得过二人。仍各分颁诸州贡物。于都府点检。一时录奏。

开元八年十月敕。诸督刺史上佐。每年分蕃朝集。限一月二十五日到京。十一月一日见。其年十一月十二日敕。诸州朝集使长官上佐。分蕃入计。如次到有故。判司代行。未经考者。不在禁限。其员外同正员。次正官后集。十四年二月敕。岭南五府管内郡。武安万安等三十二州。不在朝集之限。其承前贡物者。并附都府贡进。十八年十一月敕。灵。胜。凉。相。代。黔。嶲。丰。洮。朔。蔚。妫。檀。安东。叠。廓。兰。鄯。甘。肃。瓜。沙。岚。盐。翼。戎。慎。威。西。牢。当。郎。茂。驩。安北。庭。单于。会。河。岷。扶。拓。安西。静。悉。姚。雅。播。容。燕。顺。忻。平。灵。临。蓟等五十九州。为边州。扬。益。幽。潞。荆。秦。夏。汴。澧。广。桂。安十二州。为要州。都督刺史。并不在朝集之例。

二十二年十一月敕。诸朝集使。十日一参。朔望依例程。应须设食等。准例处分。

永泰元年正月。宰臣王缙等奏。春秋之义。臣子一例。今后有大臣入朝。百寮望请朝罢。于中书行相见之礼。其宴饯准故事。于鸿胪亭集。从之。时上优宠大臣。入觐之日。建百官朝罢行相见之礼。

大历十四年六月。敕诸州刺史。入计如式。

建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敕诸州府。今年朝集使。宜且权停。其贡物及文解等。准例令考典赴上都。

贞元十三年徐州节度使张建封来朝。及命归镇。上御制诗以赐之。牧守共所重。才贤生为时。宣风自淮甸。授钺膺藩维。入觐展遐恋。临轩慰来思。忠诚在方寸。感激陈情辞。报国尔所尚。恤人余是资。欢宴不尽怀。车马当还期。谷雨将应候。行春犹未迟。勿以千里遥。而云无已知。又命中使赍所执鞭以赐之曰。以卿大节。岁寒不移。故赐此鞭以表之。又十七年闰正月。夏州节度使右仆射韩全义来朝。自入觐及归。不见不辞于正朝。时全义自夏州节度使为蔡州招讨。及赦吴少诚。全义至阙。不见不辞于正朝也。

元和十四年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宏正来朝。赐宴于麟德殿。其大将三百余人。赐物有差。

十五年二月勒。淄青统押海蕃。每年皆有朝事。比差部领。人数校多。今后差官。正试相兼。不得过五人。

长庆四年敕。节度观察使入朝。不得别有进献。

会昌元年六月敕。东道节度使郑复。虽称有疾。擅离本道。宜释放。以后藩镇。如更违越。必举宪章。

大中五年正月敕。自今以后。诸道节度防御经略等使。有请觐者。但先献表章。请得诏旨许允。即任进发。务使行止之际。临时不失事机。

二王三恪

武德元年五月二十二日。诏曰。革命创业。礼乐变于三王。修废继绝。德泽隆于二代。是以鸣条克罚。杞用夏郊。牧野降休。宋承殷祀。爰及魏晋。禅代相仍。山阳赐号于当涂。陈留受封于典午。上天回眷。授历朕躬。隋氏顺时。逊其宝位。敬承休命。敢不对扬。永作我宾。宜开土宇。其以莒之酅邑。奉隋帝为酅公。行隋正朔。车旗服色。一依旧章。仍立周后介国公。共为二王后。至二年五月。酅公薨。追崇为隋帝。谥曰恭。

贞观二年八月。制曰。二王之后。礼数宜崇。寝庙不修。禀饩多阙。非所以追崇先代。式敬国宾。可令所司。量置国官。营立庙宇。

永淳元年十一月一日制。以周汉之后为二王。仍封舜禹成汤之裔为三恪。至神龙元年五月十日制。宜依旧以周隋为二王后。

开元三年二月敕。二王后。每年四时享庙牲及祭服祭器。并官给。及帷幄几案有阙。亦官给。主客司四时省问。子孙准同正三品荫。隋后每年给绢三百匹。米粟三百石。周后每年赐绢二百匹。粟二百石。并春秋支给。仍准见承袭人亲兄为分袭者与三分。余各一分。兄弟有得职事官者。其物即还见袭人。十五年闰九月敕。二王后为宾者。会赐同京官正三品。其夫人亦同。诸王公以下。无子孙以兄弟为会。曾经侍养者。听承袭。赠爵者亦准此。若死王事。虽不曾经侍养。亦听承袭。又二王后犯罪当除爵者。改立次贤。

天宝七载五月十三日制。自古帝王。建邦受命。必敬先代。周备礼文。既存三恪之位。汉从损益。惟立二王之后。自兹以降。且复因循。将广继绝之恩。式宏复古之道。宜于后魏子孙中。择拣灼然相承者一人。封为韩公。准酅介公例。立为三恪。

九载六月六日。处士崔昌上封事。以国家合承周汉。其周隋不合为二王后。请废。诏下尚书省。集公卿议昌负独见之明。群议不能屈。会集贤院学士卫包抗表。陈论议之夜。四星聚于尾宿。天象昭然。上心遂定。乃求殷周汉后为三恪。废韩介酅等公。以昌为赞善大夫。包为虞部员外郎。至十二年五月九日。魏周隋依旧为三恪及二王后。复封韩介酅等公。其周汉魏晋齐梁帝王庙。依旧制。六月九日。崔昌卫包等。皆贬官。太和五年正月。酅国公杨元溱奏。臣先祖隋文帝等陵四所。在凤翔一所。扬州两所。京兆府一所。准去年四月九日敕。二王后介国公先祖陵。例每陵每月合给看守丁三人。凤翔府已蒙给丁讫。其京兆府及扬州。未蒙准敕例给。敕旨各令州府准元敕处分。

开成五年十月敕。介公宇文士元亡。宜辍今月五日朝参。便为例程。

会昌三年八月。中书门下奏。二王后为国宾。又是一品。前年方与辍朝。请编入令式。从之。

朔望朝参常朝日附。

贞观二十二年十月八日。令百寮朔望日。服葱褶以朝。

永徽元年十月五日。京官文武五品。依旧五日一参。

神龙元年四月十四日。初令文武官五品以上。每朔望参日。升殿食。

先天二年十月敕。文武官朝参。着葱褶珂伞者。其有不着入班者。各夺一月俸。若无故不到者。夺一季禄。其行香拜表不到。亦准此。频犯者量事贬降。其衣冠珂伞。乃许着到曹司。

开元中。萧嵩奏。每月朔望。皇帝受朝于宣政殿。先列仗卫。及文武四品以下于庭。侍中进外办。上乃步自序西门出。升御座。朝罢。又自御座起。步入东序门。然后放仗散。臣以为宸仪肃穆。升降俯仰。众人不合得而见之。乃请备羽扇于殿两厢。上将出。所司承旨索扇。扇合。上座定。乃去扇。给事中奏无事。将退。又索扇如初。令以例程。

开元二十五年。御史大夫李通奏。每至冬至。及缘大礼。应朝参官。并六品清官。并服朱衣。余六品以下。许通着葱褶。如有襂故。准式不合着朱衣葱褶者。其日听不入朝。自余应合着而不著者。请夺一月俸。以惩不恪。制曰。可。

天宝三载二月三十日敕。百官朔望朝参。应服葱褶。并着珂伞。至闰二月一日宜停。自今以后。每逢此闰。仍永为例程。

六载九月二十一日敕。自今以后。每朔望朝。时于常仪一刻。进外办。每座唤仗。令朝官从容至合门。入至障外。不须趋走。百司无事。至午后放归。无为守成。宜知朕意。至十二载十一月十三日。御史中丞吉温奏。请京官朔望朝参。着朱衣葱褶。五品以上。着珂伞。制曰。可。十三载九月。御史中丞吉温奏。朔望朝参。望自今以后。除仗卫官外。余官不到两人以上者。及本司官长。各夺一季禄。五人以上者。奏听处分。至冬令仍着葱褶并珂伞。若不具者。请准敕弹奏。从之。

十四载三月一日敕。常参官分日入朝。寻胜宴乐。

干元三年四月十五日敕。员外郎五品以上常参官。自今以后。非朔望日。许不入。贼平之后。依旧常参。时安史据河洛故也。

广德二年九月一日敕。朝官遇泥雨。准仪制令。停朝参。军国事殷。若准式停。恐有废阙。泥既深阻。许延三刻传点。待道路通。依例程。以后亦宜准此。

大历七年六月。御史大夫李栖筠奏。伏以朝廷之仪。义当祗肃。今者以手力资钱。比俸禄旧罚。请准永泰元年八月敕为定。其一司之中。有三人以上是参官。其日并不到者。本司长官。请罚一月手力资钱。其一月内三度不到者。虽每度有罚。亦准前罚一月资钱。每月仍便于左藏库折纳。其有久不朝谒。并假过百日以上者。望令本司录奏。如兼容隐。台司访察弹奏。余请依后敕处分。从之。又文武常参官。或有晚入。并全不到。及班列失仪。委御史台录名。牒所由。夺一月俸。经三度以上者。弹奏。准开元二十二年五月敕。如闻朝官仗下多到门。及中书门下不散。自今以后。宜令台司纠察。除公事见宰相。一切从正门出。违者弹奏。又准干元元年敕。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

贞元二年八月一日。御史中丞窦参奏。准仪制令。泥雨合停朝参。伏以军国事殷。恐有废阙。请令每司长官一人入朝。有两员并副贰。亦许分日。其夜甚雨至明不止。许令仗下后。到外廊食讫。入中书。其余官及王府长官。并请停朝。任于本司勾当公事。泥雨经旬。亦望准此。

七年十一月诏。常参官入阁。不得奔走。其有周以下丧者。禁襂服。朝会服。衣绫袍金玉带。初。金吾将军沈房。有弟丧。公服不衣。襂服入门。上问宰臣。董晋对曰。准式。朝官有周以下丧者。许服绝缦衣。不合浅色。上曰。南班何得有之。对曰。因循而然。又曰。在式朝官。皆以绫为袍。五品以上服金玉带。取其文彩华饰。以奉上也。昔尚书郎含香。此意也。

八年十月。复命金吾置门籍。

十二年四月。御史中丞王颜奏。吏部兵部礼部侍郎郎中员外郎。共一十二员。起去年十一月一日。至今年三月三十日。并不朝。臣比谓选限内不朝。实凭格敕。去三月二十一日辍朝。前件官并阙奉慰。臣刺中书门下省并兵部吏部。检敕格无文。伏以国朝故事。开元以前。旬假节日。百官尽入朝。至天宝五载。始放旬节假日不入。近年又赐分日。伏缘优贷之厚。有改慢易之愆。诏。自今以后。吏部兵部尚书侍郎。除试人铨注唱官。并礼部

侍郎。兵部南曹官试人。及入宿日。其余朝参等官。并准式。寻为吏部兵部礼部奏举。诏又可之。

十三年正月。御史台奏。诸司常参文官。隔假三月以上。并横行参假。其武班每月先配九参。比来或经冬至及岁寒食等三节。假满不足。本配入日。并不横行。事实乖阙。请从自今以后。每经三节假满。纵不是本配入日。亦请依文官例参。从之。其年六月十二日敕。卿等朝谒是常。或阴雨不闻鼓声。则不免奔波走马。忽有坠损。深轸朕怀。自今以后。纵鼓声差池。亦不得走马。及时暑稍甚。雨雪泥潦。亦量放朝参。

十五年四月。膳部郎中归崇敬。以百官朔望。朝服葱褶。非古礼。上疏曰。按三代典礼。两汉史籍。并无葱褶之制。亦未详所起之由。隋代以来始有服者。事不师古。请罢之。奏可。

元和元年三月。准吏部兵部尚书侍郎郎官。并礼部侍郎。御史中丞武元衡奏。前件等司。近起十月至来年三月。称在选举限内。不奉朝参。令式无文。礼敬斯阙。一年之内。半岁不朝。准贞元十二年。中丞王颜。奉敕厘革。载在明文。寻又因循。辄自更改。若以兵部礼部。选举限内事繁。即中书门下御史台度支京兆府。公事至重。朝请如常。而况旬节。已赐归休。常参又许分日。一月之内。纔奉十日朝参。其间甚热甚寒。皆蒙颁放。臣以为王颜举奏甚详。当时敕文。处分甚备。请准贞元十二年四月敕旨。自今以后。永为例程。他年妄改前条。请委台司弹奏。庶使班行式序。典法无亏。依奏。

二年十二月。御史台奏。文武常参官。准干元元年三月敕。如有朝堂相吊慰及跪拜。待漏行立不序。谈笑喧哗。入衙门执笏不端。行立迟慢。至班列不正。趋拜失仪。言语微喧。穿班仗。出合门。不即就班。无故离位。廊下食行坐失仪语闹。入朝及退朝。不从正衙出入。非公事入中书。每犯夺一月俸。今商量旧条。每罚各减一半。有犯必举。不敢宽容。如所由指挥。尚抵拒非。即请准旧例。录奏贬官。从之。

四年十月。御史中丞李夷简奏。准贞元十二年四月。中丞王颜。元和元年三月。中丞武元衡奏。兵部吏部礼部侍郎官。每年举选限内。不奉朝参。又今年所造选格。不详敕文。复请明日朝参。臣合弹奏。敕。宜准贞元十二年四月敕处分。

九年十二月敕。起来年正月以后。每朔望日。刑部侍郎。郎中。员外。大理卿。少卿。及中丞一人。时对。其日。宰相并次对。中朝官并不用来。

十年三月壬申朔。御延英殿。召对宰臣。故事。朔望日。御宣政殿见群臣。谓之大朝。元宗始以朔望陵寝荐食。不听政。其后遂以为常。今之见宰臣时。特以事召也。其年六月。敕御史台。自今以后。常参官每入班。以见到人名衔进来。其朔望及双日勿进。是月诏。自今以后。许寅后二刻传点。及是质明后。朝骑有尚在街中者。待坐紫宸殿久之。而朝班未至。因命宰臣宣谕之。乃复。时命宰臣戒九卿御史。以中丞裴度遇盗故也。

十四年二月诏。朔望据钱多少。每贯罚二十五文。仍委御史台纠察闻奏。至大中四年十月望。不视事。比之大祠故也。

太和元年六年敕。文武常参官。朝参不到。御史中丞魏谟奏。准兵部吏部礼部三司。尚书侍郎等官一十二员。主举选试。五个月不朝参。近已降流闻奏讫。奉敕。前后敕文处分。有司不合妄更奏论。准贞元十二年。元和四年弹奏。前件三司。除试人及入宿外。并

不合不朝参。敕文曾未经年。三司复此论奏。今具前后敕文。如前敕者。本是五个月不朝。今许不过一两月。奏不权放。必恐拥滞。准兵部选事劳逸。尤与吏部不同。选限内。遇公事繁并日。任具事由牒台。寻常不在放朝参限。

天佑二年十二月敕。汉宣帝中兴。五日一听朝。历代通规。宜为例程。今后每月。只许一五九日开延英。计九度。其入合日。仍于延英日一度指挥。如有大段公事。中书门下具榜子奏请开延英。不拘日数。

三年六月敕。文武百僚。每月一度入合于贞观殿。贞观大殿。朝廷正衙。正至之辰。受群臣朝贺。比来视朔。未正规仪。今后于崇勋殿入合。

廊下食

贞观四年十二月诏。所司于外廊置食一顿。出国朝故事。正史。检不获。

贞元二年九月。举故事。置武班朝参。其廊下食等。亦宜加给。

唐会要卷二十五

辍朝

开元十八年十二月。左丞相燕国公张说薨。辍朝五日。废元日朝会。

二十九年十一月。宁王宪薨。辍朝十日。

贞元十五年七月。以黔府观察使王础卒。辍朝一日。故事。团练观察使卒。未有废朝者。自础始焉。其年九月。义成军节度使卢群卒。辍朝。故事。节度使卒。从旨先废朝。然后除代。至是。先除尚书右丞李光素。然后辍朝。非也。十六年。以徐泗濠等州节度使张建封卒。辍朝。近例。节度使带仆射以上卒。辍朝三日。尚书以下都团练观察使则否。洎贞元八年嗣曹王皋。十一年李自良。皆以节度使带尚书卒。各辍朝三日。至十四年。樊泽以仆射卒。辍朝一日。十五年。黔府观察使王础卒。时为辍朝一日。

元和九年六月丙子。天德军经略使周怀义卒。辍朝一日。经略使废朝。自怀义始也。

太和元年七月。太常博士崔龟从奏大臣薨辍朝曰。伏以废朝轸悼。义重君臣。所贵及哀。尤宜示信。自顷以来辍朝。非奏报之时。备礼于数日之外。虽遵常制。似不本情。臣不敢远征古书。请引国朝故事。贞观中。任瑰卒。有司对仗奏闻。太宗责其乖礼。岑文本既殁。其夕。为罢警严。张公谨之亡。哭之不避辰日。是知悯悼之意。不宜过时。臣谓大臣薨。礼合辍朝。纵有疑务急速。便殿须召宰臣。不临正朝。无爽事体。如此则由衷之信。载感于幽明。弥情之文。无亏于礼典。太常寺参定上言曰。伏以近日文武三品以上官薨卒。皆为辍朝。其间有未经亲重之官。今任是列散者。为之变礼。诚恐非宜。自今以后。文武三品以上。非曾任将相。及曾在密近。宜加恩礼者。余请不在辍朝例。其余并请依元敕。又中书门下奏覆。古有当祭告丧。义在申情同体。过时而哭。于理为乖。礼院所请合辍朝者。各以闻丧之时明日。请依。余约太常寺所奏。别具品列轻重进定。谨按仪制令。百官正一品丧。皇帝不视事一日。又准官品令。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以上。正一品。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以上。从一品。侍中。中书令以上。正二品。左右仆射。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三京牧。大都护。上将军。统将以上。从二品。

门下中书侍郎。六尚书。左右散骑常侍。太常。宗正卿。左右卫及金吾大将军。左右神策。神武。龙武。羽林大将军。内侍监以上。正三品。御史大夫。殿中秘书监。七寺卿。国子祭酒。少府监。将作监。京兆河南尹以上。从三品。缘令式旧文。三品以上薨殁。通有辍朝之制。伏以君臣之间。礼情所及。事必繁于委遇。官则以时重轻。一用旧仪。咸乖中道。臣等参配色目如前。其留守。节度。观察。都护。防御。经略等使。并请各据所兼官为例。依奏。其年九月。中书门下奉。近奏定合辍朝官品。敕已寻行。其致仕官。多是优礼。合同贞观敕例。未该须有处分。自今以后。其致仕官。如非曾任三品以上正官。及历四品清望。并不在此例。依奏。敕。应官至丞郎亡殁。合有废朝。况班在诸司三品之上。自今以后。宜准诸司三品官例处分。因尚书左丞庾敬休薨。乃降是敕也。

太和八年七月。太仆卿段伯纶卒。伯纶。秀实之子。自古殁身以利社稷。无如秀实者。文宗乃特加赠。仍辍朝一日。以礼忠臣之嗣。

会昌三年八月。中书门下奏。亲王公主葬日。准德宗以前实录。并合辍朝一日。请自今以后。准故事处分。又京官一品。尚书省二品。及时旧相。方臻此位。比来同刺史曾任监例。辍朝一日。恐轻重不伦。起今后。并望辍朝两日。又二王后为国宾。又是一品。前年方与辍朝。请编入令式。又驸马登朝之初。例除四品。既是国戚。不合系于品秩。望辍朝一日。并依奏。

大中十一年。右羽林统军郑光卒。上之元舅也。诏赠司徒。辍朝三日。御史大夫李景俭上疏曰。郑光是陛下亲舅。外族之爱。诚轸圣心。今以辍朝之数。比于亲王公主。即前例所无。纵有似不可施用。何者。先王制礼。所贵防微。大凡人情。于外族则深。于宗属则薄。先王制礼。割爱厚亲。据开元礼。外祖父母亲舅丧。止服小功五月。若亲伯叔亲兄弟。即服齐缞周年。所以疏其外而密于内也。有天下者。尤不可使外戚强盛。今郑光辍朝日数。望速改。诏命辍朝一日。或两日。示其升降有差。恩礼无僭。垂之百王。永播芳烈。疏奏。乃诏罢朝两日。

杂录

开元元年十二月敕。诸文武官三品以上。及中书黄门侍郎。若遇雨。听着雨衣及帽。至殿门外。并听着出入。又诸文武三品以上带职事者。欲向田庄。不出四面关者。不须辞见。致仕朝朔望者。准此。

二年闰二月七日敕。每受朝日。平明后。仗未下。前皇城内正南街。宜断人马来往。

十五年十月敕文。诸道遥授官。自非路便。即不须赴谢。天宝十三载七月敕。自今以后。应正衙引辞官。当日不发。委御史台察访闻奏。

贞元十三年六月诏。自今以后。时暑及雨雪泥潦。亦量放朝参。

十五年正月丁亥。不视事。以公卿等朝拜诸陵故也。初。是月七日。拜陵官发。其日。本视事。适会董晋卒。废朝。至十六年二月。公卿拜陵发日。遂不亲视事。迄今因循行之。

元和元年三月。御史中丞武元衡奏。中书门下御史台五品以上官。尚书省四品以上官。诸司正三品以上官。及从三品职事官。东都留守。转运。盐铁。节度。观察使。团练。防

御。招讨。经略等使。河南尹。同。华州刺史。诸卫将军三品以上官除授。皆入阁谢。其余官。许于宣政南班拜讫便退。从之。

三年六月。百官初入待漏院。候禁门启入朝。故事。建福望仙等门。昏而闭。五更而启。与诸里门同时。至德中。有土蕃自金吾仗亡命。因敕晚开。宰相待漏太仆寺车坊。至是。始令有司各据班品。置院于建福门。

五年十二月。义武军节度使张茂昭。举族归朝。至京师。故事。双日不坐。是日特开延英。

十四年八月。上谓宰臣曰。今天下虽渐平。尤须勤于政治。若遇休假。频不坐朝。有事即诣延英请对。勿拘常制。

十五年正月十三日。延英阁宰臣及群官往对。已而上却不坐。以中书侍郎令狐楚有事于太清宫故也。其年十月下元假。召宰臣对于延英。议边事也。

太和七年正月。户部侍郎庾敬休奏。当司未有待漏院。今请于盐铁度支待漏院侧创造。依奏。

九年八月。御史台奏。应文武朝参官新除授。及诸道节度观察经略防御等使。及入朝赴镇。并合取初朝谢日。先就廊下参见台官。然后赴正衙辞谢。或有于除官之日。及朝觐到城。忽遇连假三日以上。近例便许于宣政门外见谢讫。至假开。亦须特到廊下参台官者。请自今以后。如遇连假已见谢讫。至假开。亦须特到廊下参台官。依奏。

开成元年正月敕。自今以后。每遇入阁日。次对官未要随班并出。并于东阶松树下立。待宰臣奏事退。令齐至香案前。各奏本司公事。左右史待次对官奏事讫。同出。其年五月。中书门下奏。自今以后。除刺史。并望延英对了奏发。日限促。不遇坐日。许于台司通。将待延英开日。辞了进发。从之。

三年二月御史台奏宣。自今以后。遇延英开。拟中谢官。委司台立一日。依官班具名列奏。如先奏。即不在中谢限。又敕新授方镇。延英开日。便令中谢。其两省官中谢。即不在。令本司前一日奏闻。余依其年二月堂帖。奉宣。新授刺史。于合内及延英中谢。不必须候延英开。其月。中书门下奏。仆射尚书侍郎。左右丞。五监九寺大卿监。准开成元年三月敕。每遇延英开。并令候对。如入合日班退后。各于紫宸殿前东西松树下。依位立。本司有公事。即闻奏者。伏以两衙坐日。宰臣及次对官奏事。比及退朝。已是辰巳之间。若更祗候。即废阙公务。今日延英面论。并请停罢。如须顾问。隔宿及临时宣召。必不稽迟。依奏。其年十月。昭愔太子薨。中书门下奏。辍朝合至月末。旧无起居之礼。颇乖臣子之心。臣等商量。隔三日一赴延英。进问起居。应协情礼。从之。

四年正月。中书门下奏。尚书省四品以上官。及诸卿监等。遇两衙坐日。宜令两人循环于阁内。及延英祗候者。敕前件官等。若当待制之日。重差定宪。虑妨公事。起今以后。合祗候官。请不在待制之限。依奏。其年二月。御史中丞高元裕奏。伏以近日丞郎以上官。未就食之前。时有称疾。便请先出。请自今。合候对官。遇延英开日。有事要与宰臣商量者。即请拜食后先出。仍事须前牒台司。或年齿衰迟。不任每度就食者。量许三度仗下后先出。其余官不在此限。如违。请每月终。一度具名闻奏。依奏。

百官奏事

旧制。六品以下官奏事。皆自称官号臣姓名。然后陈事。通事舍人。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则不称官号。

贞观四年五月五日。上谓房元龄等曰。君于臣子。情亦无别。前如晦亡。朕为不视事数日。恻怆之。今任瑰亡。岂有内外殊异。所司不进状。乃对仗便奏。此岂识朕意。如朕子弟。不幸死亡。公等可如此奏耶。今日后不得如此。

永徽二年十二月诏。五品以上上封事。不能进。听仗下面奏。

景龙二年二月七日敕。仗下奏事人。宜对中书门下奏。若有秘密。未应扬露。及太史官。不在此限。至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敕。诸司欲奏大事。并向前三日。录所奏状一本。先进。令长官亲押。判官对仗面奏。其御史弹事。亦先进状。至开元五年九月十二日诏。比来百司及诏使奏陈。皆待仗下。颇乖公道。须有革正。自今以后。非灼然秘密。不合彰露者。并令对仗。如文书浩大。理文杂着。仍先进状。其太史官。自依旧例。至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诏曰。百司及奏事。皆合对仗公言。比日以来。多仗下独奏。宜申明旧制。告语令知。如缘曹司细务。及有秘密不可对仗奏者。听仗下奏。

开元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敕。五品以上要官。若缘兵马要事。须面陈奏听。其余常务。并令进状。

兴元元年九月。上谓宰臣曰。近者朝官谏言。都不陈奏。时之利病。何以知之。自今每正衙及延英坐日。常令朝官三两人。面奏时政得失。庶有宏益。

贞元十四年二月。太常卿齐抗奏。元日朝贺奏事。户部尚书司天监奏。开元礼。并令于横班。同群官拜讫。然后依次奏事。自后并未拜以前。先就阶上立奏。事毕。随例便退。既无礼度。则有阙仪。今请依开元礼。户部尚书以上。于南班再拜讫。便随上公升于阶。就东向位立。准仪注奏事。以补旧仪。可之。

十八年七月。嘉王府谘议高宏本。正衙奏事。自理逋债。因下敕曰。比来百官。每于正衙奏事。至于移时。为弊亦甚。自今以后。不须于正衙奏事。如要陈奏者。并于延英进状请对。正衙奏事。不易之制。贞观之间。孜孜治道。讲陈政事。其后正衙奏御。凡在列位。无不上达。今宏本自理。罪之可也。因人而废其事。不可。

长庆二年七月。御史台奏。文武常参官阁内奏事。近年无例。昨者。威卫将军高扶。援引德音。迴出班位。缘非弹奏本条。未敢举劾。起今以后。其文武常参官。应有谏论。合守进状常例。有违。即请奏弹。从之。会昌元年六月敕。今后应有朝官及上封事人进章表。论人罪恶。并须证验明白。状中仍言请付御史台。不得更云请留中不出。如军国要机。事关密切。不在此例。

亲王及朝臣行立位

贞观十二年正月十五日。礼部尚书王珪奏。言三品以上。遇亲王于途。皆降乘。违法申敬。有乖仪注。上曰。卿辈皆自崇贵。卑我儿子乎。特进魏征进曰。自古迄兹。亲王班在三公之下。今三品皆天子列卿。乃八座之长。为王降乘。非王所宜当也。求诸故事。则

无可凭。行之于今。又乖国宪。上曰。国家所以立太子者。拟以为君也。然则人之修短。不在老幼。设无太子。则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轻我子者。征又曰。殷家尚质。有兄终弟及之义。自周以降。立嫡以长。所以绝庶孽之窥窬。塞祸乱之源本。为国者宜知所慎。于是。遂可珪奏。

开元六年八月一日。右散骑常侍褚无量上疏曰。臣谨详诸史氏。案以礼经。有亲亲之义。尊尊之道。所以重王室。敬耆年。今陛下缵旧惟新。睦亲尚齿。朝仪品列。宜更申明。至若命以嗣主。用崇主祭。养夫国老。盖在乞言。会于朝班。合从上列。准令嗣王正一品。今乃居庶官之次。颇为闲杂。须有甄明。臣伏见开府仪同三司。在三品前立。望请嗣王。亦与开府同行。诸致仕官。各于本司之上。则重亲尚齿。典礼式存。五日敕。九族既睦。百官有序。至于班列。宜当分位。嗣王实光于主祭。国老有贵于乞言。比在朝仪。尚为闲杂。非所谓睦亲敦旧之义也。嗣王宜与开府仪同三司等致仕官。各居本司之上。用永为例程。

七年八月敕。诸王入朝。及别恩。近至朝参日未入。闲于便近处坐。仍令所司陈设。

建中元年十一月诏。亲王出合就本列。至贞元三年七月诏。宗庙尚爵。朝廷尚官。今嗣郡王。爵虽居高。官或在下。列于上官之上。非制也。至四年七月敕。自今以后。嗣郡王列于本官之下也。

贞元二年十月九日。御史台奏。每有庆贺。及须上表。并合上公行之。如无上公。即尚书令仆以下行之。其嗣王合随宗正。若有班立。位合依三品。

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敕。今后嗣郡王列于官班之上。庶子宜在卿之上。

文武百官朝谒班序

贞元二年六月。御史中丞窦参奏。起今以后。班七人以上。同日不到者。请具名闻奏。从之。其年九月五日敕。应文武百官朝谒班序。

中书门下。侍中。中书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各以本官序。供奉官。左右散骑常侍。门下中书侍郎。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起居郎。及舍人。左右补阙。左右拾遗。通事舍人。在横班序。若入阁。即各随左右省。其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在左。殿中侍御史。在右。通事舍人。分左右立。若横行参贺辞见。御史大夫在散骑常侍之上。中丞在谏议大夫之下。御史台。御史大夫在三品官之上。别立。中丞在五品官之上。别立。留守。副元帅。都统。节度使。观察使。都团练。都防御使。并大都督。大都护。持节度者。即入。班在正官之次。余官兼者。各从本官班序。御史在六品班之后也。诸使司下无本官。准授内供奉里行者。即入班。亦在正官之次。有本官兼者。各从本官班序。如本官不是常参官。并宪官是摄者。惟听于御史班中辞见。殿中省官监。少监。尚衣。尚舍。尚辇奉御。分左右随伞扇立。若入阁亦如之。

一品班。　三太。三公。太子三太。嗣郡王。散官开府仪同三司。爵开国公等同班。

二品班。　尚书左右仆射。太子三少。京兆。河南牧。大都督。大都护。散官特进。光禄大夫。爵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并勋官上柱国柱国同。

三品班。　六司尚书。太子宾客。九寺卿。国子祭酒。三监京兆等。七府尹。詹事。亲王傅。中都督。上都护。下都护。下都督。上州刺史。五大都督府长史。上都督府下都护。散官金紫光禄大夫。爵开国侯。勋上护军。下护军。

四品班。　尚书左右丞。六司侍郎。太常少卿。宗正少卿。左右庶子。秘书少监。左右七寺少卿。国子司业。少府。秘书少监。京兆河南太原少尹。少詹事。左右谕德。家令。率更令仆。亲王府长史。司马。凤翔等少尹。中州刺史。下州刺史。大都督大都护司马。散官正议大夫。通议大夫。大中大夫。中大夫。爵开国伯。勋官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

五品班。　尚书诸司郎中。国子博士。都水司使者。万年等六县令。太常宗正秘书丞。著作郎。殿中丞。尚食。尚药。尚舍。尚辇。奉御。大理正。中允。左右赞善。中书舍人。洗马。亲王谘议友。散官中散大夫。朝请大夫。朝散大夫。爵开国子。开国男。勋官上骑都尉。骑都尉。

武班供奉。宣政殿前立位。　从北。千牛连行立。次千牛中郎将。次千牛将军一人。次过状中郎将一人。次接状中郎将一人。次押柱中郎将一人。次又押柱中郎将一人。次排阶中郎将一人。次又押散手仗中郎将一人。以上在横阶北次南。金吾左右大将军。入阁升殿。夹阶座左右。从南。千牛将军一人。次千牛郎将一人。次千牛将军一人。次千牛连行。立柱外。过状中郎将一人。接状中郎将一人。次押柱中郎将一人。次又押柱中郎将一人。排阶中郎将一人。阶下排散手仗中郎将一人。金吾将军俱分左右立。应当本日入阁人。各依前件立。其不合入阁人。各依本职事立。非当上人。遇合参日。并从本官品第班序。其入阁升殿。除千牛卫将军中郎将外。余并以左右卫中郎将充。其诸卫及率府中郎将。皆不得升殿。

一品班。　郡王。散官骠骑大将军。爵国公。

二品班。　散官。辅国大将军。镇国大将军。爵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勋官上柱国。柱国。

三品班。　左右卫。左右金吾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大将军。诸卫将军。散官。冠军大将军。云麾将军。爵开国侯。勋官上护军。护军。

四品班。　左右千牛卫。左右监门卫中郎将。亲勋翊卫中郎将。太子左右卫。太子左右卫司率。清道内率。监门副率。太子亲勋翊卫中郎将。上府折冲都尉。中府折冲都尉。散官忠武将军。壮武将军。宣威将军。明威将军。爵开国伯。勋官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

五品班。　亲勋翊卫郎将军。太子亲勋翊卫郎将。亲王府典军。亲王府副典军。下府折冲都尉。上府果毅都尉。散官定远将军。宁远将军。游骑将军。游击将军。爵开国子。开国男。勋官上骑都尉。骑都尉。

尚书省官。　据周礼。先叙六官。准六典。尚书为百官之本。今每班请以尚书省官为首。

东宫官。王府官。外官。　东宫官既为宫臣。请在上台官之次。王府官又次之。三太。三少。宾客。右庶子。王傅。既为师傅宾相。不同官属。请仍旧。

太常宗正丞。　并随寺望。合在秘书丞上。

尚食奉御。尚药奉御。　本局既隶殿中省。合在殿中丞之下。

诸王府官。行列合以王长幼为序。

检校官。兼官。及摄试知判等官。　并在同位正官之次。其有行所检校。兼试摄判等官职事者。即依正官班叙。除留守。副元帅。都统。节度使。观察使。都团练。都防御使。并大都督。大都护。持节兼外。余应带武职事位。在西班。仍各以本官品第为班序。

含元殿前。龙尾道下叙班。　旧无此仪。惟令于通干观象门南叙班。自李若水任通事舍人。奏更于龙尾道下叙班。既非典故。今请停废。

文武官行立班序。　通干观象门外序班。武次于文。至宣政门。文由东门而入。武由西门而入。至阁门亦如之。其退朝。并从宣政西门而出。

文官充翰林学士。皇太子侍读。诸王侍读。武官充禁军职事。准旧例。并不常朝参。其翰林学士。大朝会日。准兴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敕。朝服班序。宜准诸司官知制诰例。在集贤史馆等诸职事者。并请朝参讫。各归所务。

辞见宴集。班列先后。　请依天宝三载七月二十八日礼部详定所奏敕公式令。诸文武官朝参行立。二王后位在诸王侯上。余各依职事官品为序。职事同者。以齿。致仕官各居本品之上。若职事与散官勋官合班列。文散官在当阶职事者之下。武散官次之。勋官又次之。官同者。异姓为后。若以爵为班者。爵同者亦准此。其男以上任文武官者。从文武班。若亲王嗣王任卑者职事。仍依本品。郡王在三品以下。职事官在阶品上。自外无文武官者。嗣王在太子太保下。郡王次之。国公在正三品下。郡公在从三品下。县公在正四品下。侯在从四品下。伯在正五品下。子在从五品下。男在从五品下。即前资官被召见。及赴朝参。致仕者。在本品见任上。以理解者。在同品下。其在本司参集者。各依职事。诸司散官。三品以上在京者。正东。朝会依百官例。自余朝集及须别使。临时听敕进止。

仪制令。　诸在京文武官职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武官五品以上。及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每日朝参。文武官五品以上。仍每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参。三品以上。九日。十九日。二十九日又参。当上日不在此例。其长上折冲果毅。若文武散官五品以上。直诸司及长上者。各准职事参。其宏文馆崇文馆。及国子监学生。每季参。若雨沾失容。及泥潦并停。诸文武九品以上。应朔望朝参者。十月一日以后。二月二十日以前。并服葱褶。五品以上者。着珂伞。周丧未练。大功未葬。非供奉及诸宿卫官。皆听不赴。

常参文武官。准令每日参。自艰难以来。人马劣弱。遂许分日。望许依前分日参。待戎事稍平。加其俸禄。即依例程。其武官准令五品以上。每月六参。三品以上。更加三参。顷并停废。今请准令。却复旧仪。其朔望朝参。及宏文馆崇文馆国子监学生每季参等。请续商量闻奏。以前御史中丞窦参等奏。伏奉今年四月三日敕。宜付所司。与御史台。以近日体例。参议礼文。务从简正。详定讫闻奏者。臣等准敕。详定如前。敕旨。二品武班。宜以左右金吾等十六卫上将军。依次为班首。其检校官。兼及摄试知判等本官。二品以上者。位望崇重。礼异群僚。宜依本班朝会。余依。十三年十月。徐泗节度使张建封入朝觐。诏参令入大夫班。亦优礼也。二十年十月。御史中丞武元衡奏。准贞元二年班序敕。使下

三院御史。有本官是常参官兼者。即入本官班。如内供奉里行。即入御史班。缘使下御史。近例并不在内供奉班内。请自今以后。诸使下御史内供奉者。入合日。并依宣政殿前班位。次员外郎之后。在正台监察御史之上。使为例程。从之。

二十一年五月。御史台奏。准贞元二年九月班序敕。已有定制。其横行位次。请一切依本班先后。如遇雨泥。廊下立班。即依旧位。又常参官辞见班令。缘御史多带兼官。高下不等。今请兼大夫者。在诸司四品之上。丞郎及供奉官五品之下。兼中丞者。在诸司五品之上。供奉官五品之下。兼侍御史者。在诸司六品之上。供奉官六品之下。兼殿中监察者。在诸司七品之上。及供奉官本品之下。如本官带常参官摄御史者。依本官班序。仍旧例。准入辞见。如本官不是常参官摄御史者。不在此例。又诸文武官朝参行立。各依职事官品为序者。缘有检校官高。职事官卑。及嗣王郡王任职事官。高卑不等。今请应检校仆射尚书以上。及嗣王郡王任职事官者。一切在职事本品之上。又准紫宸门外班。除供奉官。余其一切宣政殿前班序。登阶后。任依旧位。如违。请准干元元年三月敕。夺一月俸。依奏。

元和元年四月。御史中丞武元衡奏。贞元二年。御史中丞窦参奏。凡诸使兼宪官职。除元帅。都统。节度使。观察。都团练。防御等使。余并列在本官之位。请自今以后。常参官御史大夫中丞者。准检校省官例。立在本品同类官之上。从之。

会昌二年十月。中丞李回奏。准元和元年四月敕。常参官兼御史大夫中丞。立在本品同类官之上。自后。尚书诸司侍郎兼宪官。与左右丞不常并置。至于序立。式有所疑。臣伏请依前遵守。永为定制。依奏。尚书左丞孙简奏。伏以班位等差。本系品秩。近者官兼台省。立位稍迁。颇紊彝制。理亦未通。今据台司重举元和元年所奉敕。常参官兼大夫中丞者。准检校官。立在左右丞之上者。承前列曹侍郎兼大夫者至少。准京兆尹往往带此官。其京兆尹是从三品。至今班位。只在本品同类官从三品卿监之上。在太常宗正卿三品之下。其尚书左丞是正四品上。户部侍郎是正四品下。今户部侍郎兼大夫。只合在本品同类官正四品下。诸曹侍郎之上。不合在正四品丞郎之上。与京兆尹在正三品卿监之下无异。又据尚书右丞。是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是正四品上。今吏部侍郎班位。在右丞之下。盖以右丞官居省辖。职在纠绳。吏部侍郎品秩虽高。犹居在下。推此言之。则左丞品秩既高。又处纲辖之地。户部侍郎虽兼大夫。岂可骤居其上。今据散官自将侍郎上至开府特进。每品从上下名级各异。则从上下。又不得谓之同品。今取于理切近者。用以比方。今京兆河南司录。及诸州录事参军。皆操纪律。纠正诸曹。与尚书省左右丞。纲纪六典略同。设使诸曹掾。因其功劳。朝廷就加台省官。立位岂得使在司录及录事参军之上。施于州县。尚谓非宜。况在朝廷。实为倒置。且尚书左丞。自置此官。职业至重。按六典得弹射八座。主省内禁令。及宗庙祠祭之事。御史纠劾不当。得弹奏之。岂可不究是非。轻为措置。今台司所奏。但言往例。曾不揣摩。事若循理。虽无往例。亦合遵行。事若非宜。虽有往例。便合改正。今据元和元年。台司所奏。敕户部侍郎兼大夫。班位合在兵部侍郎之上。在左右丞吏部侍郎之下。今若因循往例。不宜改正。遣户部侍郎兼大夫。位在左右丞之上。则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班位合在太常宗正卿之上。不唯有紊典章。实恐重违元敕。谨具贞元二年以后敕旨如前。伏乞重赐参详。庶合事理。敕旨。缘御史台与台省各执所见。因此须为定制。其宜令两省官详议闻奏。

三年二月。库部郎中知制诰崔于奏。兼御史大夫中丞一班位。奉敕。宜令两省官详议闻奏者。伏以御史大夫中丞。掌邦国宪法。朝廷纪纲。兼此官者。皆以所领务重。时为宠奖。近来诸司侍郎兼大夫者。并在左右丞之上。相承不改。待之已久。况今使下监察御史里行。朝谢之时。列在左司郎中之上。以此参比。足可辨明。况奉去年十月敕。御史大夫。

进为正三品。寺丞进为正四品下。郎官望等。里九重往。时酌从宜之文。定可久之法。合崇宪职。庶协朝仪。请准前例。诸行侍郎兼御史大夫中丞者。在尚书左丞之上。敕。宜依崔于等所奏。

唐会要卷二十六

册让

贞观八年敕。拜三师。三公。亲王。尚书令。雍州牧。开府仪同三司。骠骑大将军。左右仆射并临轩册授。太子三少。侍中。中书令。六尚书。诸卫大将军。特进。镇国大将军。光禄大夫。太子詹事。九卿。都督。及上州刺史。在京者朝堂受册。至光宅元年。并停。

显庆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敕。拜三师。三公。亲王。尚书令。雍州牧。开府仪同三司。骠骑大将军。左右仆射。侍中。中书令。诸曹尚书。诸卫大将军。特进。领军。镇国大将军。光禄大夫。太子詹事。太常卿。都督。及上州刺史。在京者诣朝堂受册。至景云九年八月十四日敕。左右丞相。侍中。中书令。六尚书已上。欲让者听。余并不颁。至开元中。宰相李林甫奏。两省侍郎。及南省诸司侍郎。左右丞。虽是四品。职在清要。亦望听让。大历十四年五月。临轩册尚父子仪于宣政殿。自开元已来。册礼久废。惟天宝末。册杨国忠为司空。至是复行。

贞元三年三月。御宣政殿。备礼册拜李晟为太尉。晟受册讫。具羽仪乘辂谒太庙。遂赴任于尚书省。故事。临轩册拜三公。中书令读册。侍中奏礼毕。如阙。即宰相摄之。时宰相张延赏。欲轻其礼。始奏令兵部尚书崔汉衡摄中书令。读册。左散骑常侍刘滋摄侍中。奏礼毕。临轩册命宰臣不亲行事。自此始也。延赏素与晟有隙。至是故特降减其礼。欲以轻之也。

举人自代

武德五年三月敕。令京官五品已上。及诸州总管刺史。各举一人。其有志行可录。才用未申。亦许听自己具陈艺能。当加显擢。授以不次。

显庆四年十一月诏。百官群僚公卿尹。除命多存饰让。自兹已后。宜各举所知以自代。仍具才行。送转中书省叙用。

宏道元年正月。京官六品已上清望官。及诸州岳牧。各以己之职。推让三人。并以名闻。随即升擢。

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敕文。每除京官五品已上正员清望官。及郎官御史。诸州刺史。皆令推荐一两人。以自代。仍具录行能闻奏。审其所举。以行殿最。

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文。常参官及节度。观察。防御。军使。城使。都知兵马使。诸州刺史。少尹。赤令。畿令。并七品已上清望官。及大理司直评事。授讫三日内。于四方馆上表。让一人以自代。其外官与长吏勾当。附驿闻奏。其表付中书门下。每官阙即以见举多者。量而授之。

贞元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新授三日内。上表举人自代者。比来所举。少有摭实。殊乖求才之意。自今已后。每举人皆令指陈其承前事迹。分析言之。

元和六年十月。中书门下奏。准建中元年敕。常参官举人后。便具所奏举人兼状上中书门下。如官缺。于此选择进拟。从之。

咸通四年正月敕。中外官宜准建中元年敕。授官后三日。举一人自代。

读时令

贞观十四年正月二日。命有司读春令。诏百官之长。升太极殿。列坐而听焉。

长安四年。司礼少卿崔融上表曰。臣伏见去年元日。明堂受朝。读时令。谨按读时令。自魏晋已来。创有此礼。每岁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读五时令。帝升御坐。各服五时之色。尚书令已下就位。尚书三公。即奉时令就位伏读。凡五时皆如之。所以祇迓天和。至宋朝亦行斯礼。此后寻废。迄至国初。但存读令之文。亦不行其事。自陛下御极。创建明堂。旧典缺本。莫不补辑。每至元日。受朝布政。因以时令之礼。附于元日行之。今布政等礼已停。不合更读时令。所司因循。去年元日尚读。有乖古典。事须停废。臣谨与鸾台凤阁。考古详议。已停读讫。不敢不奏。

开元二十六年四月一日。命太常卿韦绦。每月进月令一篇。是后每孟月朔日。上御宣政殿。侧置一榻。东西置案。令韦绦坐而读之。诸司官长。每升殿列坐听焉。岁余罢之。

干元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立春。御宣政殿。命太常卿于休烈读春令。常参官五品已上。并升殿坐而听之。

贞元六年二月制。自今已后。每至四孟月迎气之日。令所司宣读时令。朕当与百辟卿士举行之。

太和八年六月。中书门下奏。汉丞相魏相奏云。阴阳者五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圣贤。未有不由者也。请选明经通知阴阳者四人。各主一时。时至明言所职。宣帝纳用。遂致太平。国朝开元中。诏今春夏秋冬。常令以孟月于正殿受朝。读时令。天宝已后。盛典久废。灾沴之作。实恐由斯。臣等商量。来年正月。依礼读时令。命太常寺先撰仪注。务于简便。从之。

命妇朝皇后应仪制附。

国朝命妇之制。皇帝妃嫔及皇太子良娣以下。为内命妇。公主及王妃已下。为外命妇。王之母妻为妃。

永徽五年十一月。武后初立。群臣命妇朝皇后。旧仪。冬至元日。百官不于光顺门朝贺皇后。至干元元年。张皇后遂行此礼。礼仪使工部侍郎于休烈奏曰。据周礼。有命夫朝人主。命妇朝女君。自永徽五年已来。则天为皇后。始行此礼。其日。命妇又朝光顺门。朝官命妇。并入杂处。殊为失礼。有诏乃停。

景云四年六月敕。文武官五品已上。母妻未受邑号告身者。不在朝会之限。其月敕。宗族命妇。第一第二第三品。并每月二十六日参。又诸亲命妇。非应朝参。及须辞见谢者。

皆不得辄奏。其会集所司。录人数送内侍省内谒者监。前一日奏。其日平明。于宫城门外车马集。内谒者监点引。至命妇朝堂下车讫。又点定。然后奏帐讫。各报所由。若辞见参谢。及有献奉。亦平明至宫门整比。一时总奏。如敕。追唤者。随至闻奏。又诸亲五等已上。内命妇才人已上。并外命妇朝参乘马者。听乘至命妇朝堂。从人数准乘车例。即入内者令一人。监门校尉。内侍省高品官对看。然后入。若从内出。准此。其下从入者。即监搜。若有妇人男妇。并不得入。诸亲第一第二等。及亲王太妃妃。下从妇女六人。扶车三人。散使二人。外命妇二品已下。上从妇女二人扶车。亲王及太妃妃公主。遣阿奶及内监参。下从扶车散使一人。诸亲及外命妇。朝贺辞见见参谢入内。从听依前件。至内命妇朝堂。及夫子官品高。于等从高。仍并不得乘担子。其尊属年老。敕赐担子者。不在此例。又外命妇品。大长公主长公主并视正一品。郡主视从一品。县主视正二品。王妻为妃。嗣王郡王母妻亦同。文武官一品。及国公其非始封者。带三品已上者同。母妻为国夫人。三品已上母妻为郡夫人。四品。若勋官二品有勋。母妻为郡君。五品若勋官三品有封。母妻为县君。带职者若勋官四品有封。母妻为乡君。其母邑号。皆加太字。各视夫子之品。即夫子两有官及爵。或准一人有官及爵者。皆听从高荫。及内命妇四品已上。母并加邑号。一品二品。母为正四品郡君。三品四品。母并为正五品县君。东宫命妇。亦准此。其会朝依命妇制。凡外妇人不因夫及子号。别加邑号。夫人云某品郡君。某县君乡君。并准此。诸因夫子应授妃已下者。见任官从本司。无本司从本贯。陈牒所司。申奏给告身。其申奏者。所司总为抄奏。若未给授。而夫子薨卒者。不在给限。诸庶子有五品已上官封者。若嫡母在。所生之母不得为太妃已下。无者听之。承重者不给。又诸亲妇人。并命妇应长参者。每月二十六日。及岁朝冬至寒食。五月五日。并命所司。于命妇朝堂供养。入诸命妇朝参。若行立次第。各准夫子。同班。则母在上。非二王后。夫人及职事五品已上命妇。并不在朝参之例。散官三品以上。王及国公得朝参者。母妻准夫子例当参。自有制者依常参。诸蕃人三品已上母妻。应加邑号者。并授。诸外命妇每朝参。光政景运永安等门。车马两门放出入。

元和元年十月。太常奏。外命妇参贺皇太后仪制。自今以后。每年元日冬至。外命妇有邑号者。并准式赴皇太后所居宫殿门进名参贺。其立夏立秋立冬。并进名参。如泥雨即停。依奏。

二年七月敕。每年元日冬至立夏立秋立冬日。外命妇朝谒皇太后。自有常仪。不合前却。自今已后。诸公主郡县主。宜委宗正寺勾当。常参官母妻。御史台勾当。如有违越者。夫子夺一月俸。无故频不到者。有司具状闻奏。

十五年二月。太常寺奏。内外命妇。请至朝贺参奉前五日。宗正寺光禄内侍省计会进名。御史台具集日。转牒诸司。余准元和元年敕处分。依奏。

长庆四年三月。礼仪使奏。故事。命妇有邑号者。正至四立。并合行起居之礼。缘其日两宫起居。若依旧章。事涉烦亵。今请正至日。即诣兴庆宫起居讫。诣光顺门起居。制可。

天佑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敕。册皇太后。内外命妇。比合朝贺。今缘命妇未有院宇。兼虑或阙礼衣。若准旧仪。恐难集事。宜令各据章表称贺。

皇太子冠

贞观三年正月。有司上言。皇太子将行冠礼。宜用二月为吉。请退兵备仪注。上曰今

东作方兴。恐妨农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萧瑀奏称。准阴阳家。用二月为胜。上曰。阴阳拘忌。朕所不行。若动静必依阴阳。不顾礼义。欲求福佑。其可得乎。若行所当行。皆遵正道。自然当与吉会。且吉凶在人。岂假阴阳拘忌。农时甚要。不可暂失。

开元六年。侍中宋璟上表曰。臣伏以太常状。以皇太子冠。准东宫典记。有上礼之仪。谨按上礼非古从南齐后魏。始有此事。而垂拱神龙。更扇其道。群臣敛钱献食。君上厚赐答之。姑息施恩。方便求利。每缘一事。有此再烦。齐魏之风。故不足效。后车辙有前车之戒。应当取适。皇太子冠乃盛礼。自然合有锡赉。上台东宫。两处宴会。非不优厚。其上礼仪宜停。

皇太子加元服

贞观八年二月三日。皇太子加元服。

永徽六年二月五日。皇太子加元服。内外文武官为父后者。赐爵一级。

显庆四年十月十二日。皇太子加元服。

开元八年正月十一日。皇太子加元服。十二日。太子谒太庙。十三日。宴百官于太极殿。

皇太子见三师礼

贞观十一年七月。礼部尚书王珪兼魏王师。上问黄门侍郎韦挺曰。泰昨与珪相见。若为礼节。挺对曰。见师之礼。拜答如仪讫。王问珪忠孝。珪答曰。陛下。王之君也。事君思尽忠。陛下。王之父也。事父思尽孝。忠孝之道。可以享天佑。余芳可以垂后叶。王曰。忠孝之道。已闻教矣。愿闻所习。答曰。汉东平王苍云。为善最乐。上曰。我常语泰。汝之事师。如事我也。泰每先拜珪。珪亦以师道自居。物议善之。

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上谓房元龄萧瑀曰。太子三师。以德导人者也。若师礼卑。则太子无所取则。于是诏令撰三师仪注。太子出殿门迎。先拜。三师答拜。每门让。三师坐。太子乃坐。与三师书。前名惶恐。后名惶恐再拜。其年。皇太子承干失德。魏王有夺嫡之渐。内外拟议。上恶之。谓侍臣曰。当今朝臣忠謇。无逾魏征。我遣傅皇太子用绝天下之望。及草诏曰。征其辞乎。皆曰。征已拜侍中。必不受师傅。上曰。征识吾此意。当不固辞。及诏为太子太师。征自陈有疾。诏答曰。汉之太子。四皓为助。我之赖卿。即其义也。知公疾病。当卧护之。即拜奉诏。其年四月。英公绩为特进太子詹事。乃同中书门下三品。上谓绩曰。我儿新登储贰。卿旧长史。今以宫事相委。故有此授。虽屈阶资。可勿怪也。属以幼孤。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李密。今岂有遗朕哉。绩雪泪致词以谢。

是月。诏宰臣刘洎。岑文本。褚遂良。往来东宫。与皇太子游处为宾客。初。洎上疏。以皇太子初立。宜尊师重学。与正人游。故上嘉叹行焉。

太和八年十月。太常礼院奏。今月十七日。皇太子与太师相见。请前一日。开崇明门。内外门所司陈设。依奏。

开成三年四月敕。宣令师保宾客。詹事。左右春坊。五品已上官。每至朔望日。仗门下。与前件官。诣崇明门谒见皇太子。其一官两员已上者。任分番。如遇阴雨休假。其辍朝放朝。并权停。

其年八月。敕太子太师郑覃。每月与宾詹左右春坊五品已上官。谒见皇太子。宣令每月更添一日。以二十六日二十一日诣崇明门谒见。若遇阴雨休假。其辍朝放朝。即取以次双日。余准今年四月敕处分。九月敕。太子太师及东宫。每月二十六。诣崇明门谒皇太子宜停。

皇太子不许与诸王及公主抗礼

贞观十一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疏曰。臣窃见密王元晓等。俱是懿亲。陛下友爱之怀。义高古昔。分以车服。委以藩维。须依礼仪。以副瞻望。比见帝子拜诸叔。诸叔亦答拜。王爵虽同。家人有礼。岂合如此。颠倒昭穆。伏望一垂训戒。永循彝则。

显庆三年正月二十一日诏。父母之尊。人伦以极。舅姑之敬。礼经攸重。苟违斯义。有斁彝伦。如闻公主出适。王妃作嫔。舅姑父母。皆降礼答拜。此乃子道亡替。妇德不修。何以式序家邦。仪刑列阃。自今已后。可明加禁断。一依礼法。

神龙元年二月十五日。制曰。朕临兹宝极。位在崇高。负扆当阳。虽受宗枝之敬。退朝私谒。仍用家人之礼。近代已来。罕遵轨度。王及公主。曲致私情。姑叔之尊。拜于子侄。违背礼典。情用怃然。自今已后。宜从革弊。安国相王及镇国太平公主。更不得辄拜卫王重俊兄弟。及长宁公主等。宣示尊属。知朕意焉。

乡饮酒

贞观六年诏曰。比年丰稔。闾里无事。乃有惰业之人。不顾家产。朋游无度。酣宴是耽。危身败德。咸由于此。每览法司所奏。因此致罪。实繁有徒。静言思之。良增轸叹。自匪澄源正本。何以革兹俗弊。当纳之轨物。询诸旧章。可先录乡饮酒礼一卷。颁行天下。每年。令州县长官。亲率长幼。齿别有序。递相劝勉。依礼行之。庶乎时识廉耻。人知敬让。

唐隆元年七月十九日敕。乡饮酒礼之废。为日已久。宜令诸州。每年遵行乡饮酒礼。

开元六年七月十三日。初颁乡饮酒礼于天下。令牧宰每年至十二月行之。至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疏曰。州牧县宰。所主者。宣扬礼乐。典校经籍。所教者。返古还淳。上奉君亲。下安乡族。圣朝制礼作乐。虽行之日久。而外州远郡。俗习未知。徒闻礼乐之名。而不知礼乐之实。窃见以乡饮酒礼颁于天下。比来唯贡举之日。略用其仪。闾里之间。未通其事。臣在州之日。率当州所管县。一一与父老百姓。劝遵行礼。奏乐歌至白华华黍南陔由庚等章。言孝子养亲。及群物遂性之义。或有泣者。则人心有感。不可尽诬。但州县久绝雅声。不识古乐。伏计太常。具有乐器大乐。久备和声。望天下三五十大州。简有性识人。于太常调习雅声。仍付笙竽琴瑟之类。各三两事。令比州转次造习。每年各备礼仪。准令式行礼。稍加劝奖。以示风俗。二十五年三月敕。应诸州贡人。上州岁贡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数。其所贡之人。将申送一日。行乡饮酒礼。牲用少牢。以现物充。

大射

武德二年正月。赐群臣大射于元武门。四年八月。赐三品已上射于武德殿。

贞观三年三月三日。赐重臣大射于元德门。

五年三月三日。赐文武五品已上射于武德殿。

六年三月三日。赐群臣大射于武德殿。

十一年三月三日。引五品已上。大射于仪凤殿。

十六年三月三日。赐百僚大射于观德殿。其年九月九日。又赐文武五品已上。射于元武门。

永徽三年三月三日。幸观德殿。赐群臣大射。

五年九月三日。御丹霄楼。观三品已上行大射礼。四日。赐五品已上射于永光门楼。以观之。

麟德元年三月三日。展大射礼。自后。遂不行此礼。

景云二年。谏议大夫源干曜。请行射礼。上表曰。臣闻圣王之理天下也。必制礼以正人情。人情正。则孝于家而忠于国。此道不替。所以理也。故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是以古之择士。先观射礼。所以明和容之义。非取乐一时。夫射者。别正邪。观德行。中祭祀。辟寇戎。古先哲王。莫不递袭。臣窃见数年以来。射礼便废。或缘所司惜费。遂使大射有亏。臣愚以为所费者财。所全者礼。故孔子云。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伏望令圣人之教。今古常行。天下幸甚。

先天元年九月九日。御安福门观百僚射。至八日乃止。

开元四年三月三日。赐百官射。时金部员外郎卢廙。与职方员外郎李蕃。俱非善射者。虽引满俱不及垛。而互言工拙。蕃戏曰。与卢箭俱三十步。左右不晓。蕃箭去垛三十步。卢箭去身三十步也。八年九月七日。制赐百官九日射。给事中许景先驳奏曰。近以三九之辰。频赐宴射。已着格令。犹降纶言。但古制虽存。礼章多缺。官员累倍。帑藏未充。水旱相仍。继之师旅。既不足以观德。又未足以威边。耗国损人。且为不急。夫古天子以射选诸侯。以射饰礼乐。以射观容志。故有驺虞狸首之奏。采蘩采苹之乐。天子则以备官为节。诸侯以时会为节。卿大夫以循法为节。士以不失职为节。皆审志固行。德美事成。阴阳克和。暴乱不作。故诸侯贡士。亦试于射宫。容礼有亏。则黜其地。是以诸侯君臣。皆重意于射。射之礼也大矣哉。今则不然。众官既多。鸣镝乱下。以苟获为利。以偶中为能。素无五善之容。颇失三侯之礼。　官厚秩。禁卫崇班。动盈累千。其算无数。近河南河北。水涝处多。林胡小蕃。见寇郊垒。圣人忧勤。降使招恤。犹未能安。今一箭偶中。费一工庸调。用之既无恻隐。获之固无惭色。考古循今。则为未可。且禁卫武官。随番许射。能中的者。必有赏焉。此则训武习戎。时亦不阙。待寇宁岁稔。率由旧章。则爱礼养人。天下幸甚。疏奏。遂罢之。至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敕大射展礼。先王　仪。虽沿革或殊。而遵习无旷。往有陈奏。遂从废寝。永鉴大典。无忘旧章。将射侯以观德。岂爱羊而去礼。

缅惟古词。罔不率由。自我而阙。何以示后。其三九射礼。即宜依旧遵行。以今年九月九日。赐射于安福楼下。自此已后。射礼遂废。

讲武

武德元年十月四日诏。杀气方严。宜顺天时。申耀威武。可依别敕。大集诸军。朕将躬自循抚。亲临校阅。至八年十一月十日。讲武于同官县。

贞观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皇帝从太上皇。阅武于城西。

显庆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讲武于滍水之南。行三驱之礼。上设次于尚书台以观之。许州长史封道宏奏。尚书台本因汉南郡太守马融讲尚书于此。因以为名。今陛下亲降此台。以观校习。请改为讲武台。从之。

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讲武于并州城北。上御飞龙阁。引群臣临观之。左卫大将军张延师为左军。左右骁武等六卫。左羽林骑士属焉。左武候大将军梁建方为右军。领威武候等六卫。右羽林骑士属焉。一鼓而示众。再鼓而整列。三鼓而交前。左为曲直圆锐之阵。右为方锐直圆之阵。三挑而五变。步退而骑进。五合而各复其位。许敬宗奏曰。延师整而坚。建方敢而锐。皆良将也。李绩曰。甲胄精新。将士齐力。观之者犹震恐。况当其事乎。上曰。讲阅者。安不忘危之道也。梁朝衣冠甚盛。文物亦多。侯景以数千人渡江。一朝瓦解。武不可黩。又不可弃。此之谓也。

麟德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讲武于邙山之阳。上御北城楼以观之。

圣历二年十月。欲以季冬讲武。有司稽缓。延入孟春。麟台监王方庆上疏曰。谨按礼记曰。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此乃三时务农。一时讲武。以习射御。校才力。盖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孟春之月。不可以讲兵。兵者。干戈甲胄之总名。兵。金也。金性克木。春盛德在木。而举金以害盛德。逆生气也。孟春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蔡邕月令章句云。太阴新收。少阳尚微。而行冬令。以导水气。故水潦至而败生物也。雪霜大挚。折伤者也。太阴干时。雨雪而霜。故大伤首种。首种。谓宿麦也。麦以秋种。故谓之首种。入。收也。春为冱寒所伤。故夏至麦不成长也。孟春讲武。是行冬令。阴政犯阳气。害发生之德。臣恐水潦败物。雪霜损稼。夏麦不登。无所收入也。伏望天恩。不违时令。至孟冬教习。以顺天道。手制答曰。循览所陈。深合典礼。若违卿意。此乃月令虚行。伫起直言。用依来表。

先天二年十月十三日。讲武于骊山之下。征兵二十万。戈鋋金甲。耀照天地。列大阵于长川。坐作进退。以金鼓之声节之。三军出入。号令如一。上体擐戎服。持大鎗。立于阵前。兵部尚书郭元振。以亏失军容。坐于纛下。将斩之。宰臣刘幽求张说。跪于马前谏曰。元振翼戴上皇。有大功于国。虽犯军令。不可加刑。愿宽宥以从人望。乃舍之。配流新州。给事中知礼仪使唐绍。以董军仪有失。斩之。上既怒唐绍。左右犹望宽之。会有金吾卫将军李邈。遽请宣敕斩之。时人痛惜绍而深咎邈。寻有制罢邈官。遂摈废终身。薛讷为左军节度。众以元帅及礼官得罪。诸部颇亦失叙。惟讷及解琬军不动。上令轻骑召讷等。至军门不得入。礼毕。特加慰劳。

开元八年八月敕。国家偃武教。修文德。百年于兹矣。自运属清平。人忘争战。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礼。我所未暇。且五材并用。谁能去兵。四方虽安。不可忘战。

故周礼以军禁纠邦国。以搜狩习戎旅。不教人战。是谓弃之。宜差使于两京及诸州。拣取十万人。务求灼然骁勇。不须限以蕃汉。皆放番役差科。惟令围伍教练。辨其旗物。简其车徒。习攻取进退之方。陈威仪贵贱之等。俾夫少长有礼。疾徐有节。将以伐叛怀服。将以保大定功。协于师贞。以宏武备。应须期集。及有蠲免。所司明为条制。仍别作优赏法闻奏。

至德二年八月。御凤翔府门。大阅。三年正月。御翔鸾阁习武。自后遂废。

大中六年五月敕。天下军府有兵马处。宜选会兵法能弓马等人。充教练使。每年依礼教习。仍以其数申兵部。

笺表例

旧例上所及下。其制六天子曰制。曰敕。曰册。皇太子曰令。亲王公主曰教。尚书省下州。州下县。县下乡。皆曰符也。下之达上。其制有六。上天子曰表。其近臣亦为状。上皇太子曰笺。启于其长上公文皆为牒。庶人之言曰辞。诸司相质问有三。曰关。关通其事。曰刺。刺举。曰移。移其事于他司。移则通判之官。皆曰连署。

贞观十九年正月。上征辽。发定州。皇太子奏请飞驿递表起居。又请递敕垂报。许之。飞表奏事。自此始也。其年五月十日。高士廉刘洎等表称。皇太子与百官书疏。先无体式。请定其仪。诏。凡是处分论事之书。皇太子并画令。太子左右庶子已下署姓名。宣奉行书案画日。其余与亲友师傅等。不在此限。

天册二年二月一日敕。自今已后。施敕行制。及内外官司奏状文案。并大字。至圣历元年四月十一日制敕。公文钱物仓库。计赃科罪。传符过所。各依式及别敕。作大字。余寻常文按。解牒进奏。并依例程。

景龙三年二月。有司奏。皇帝践阼。及加元服。皇太后加号。皇后皇太子立。及元日。则例。诸州刺史都督。若京官五品已上在外者。并奉表疏贺。其长官无者。次官五品以上者贺表。当州遣使。余并附表。令礼部整比。送中书录帐总奏。又应上表启及奏状。并大书一行。不得过一十八字。其署名不得大书。诸奏军国事者。并须指陈实状。不得漫引古今。凡须奏请者。皆为表状。不得辄牒中书省。若事少者。即于表内具陈。使尽事情。若多不可尽书者。任于事前作一事条。表内不许重述。

景云二年六月敕。南衙北门及诸门进状。及封状意见。及降墨敕。并于状上昼题时刻。夜题更筹。

先天二年三月三十日诰。制敕表状。书奏笺牒。年月等数。作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字。

开元二年闰三月敕。诸司进状奏事。并长官封题进。仍令本司牒所进门。并差一官送进。诸奏。事亦准此。中书门下御史台。不须引牒。其有告谋大逆者。任自封进。除此之外。不得为进。如有违者。并先决杖三十。

七年三月敕。胡书进表。并令西蕃所由州府翻讫封进。

十一年七月五日敕。三都留守。两京每月一起居。北都。每季一起居。并遣使。即行幸未至所幸处。其三都留守。及京官五品已上。三日一起居。若暂出行幸。发处留守亦准此并递表。

二十三年八月。仪制令。皇帝。天子。夷夏通称。陛下。对策上表通称。至尊。臣下内外通称。乘舆。服饰所称。车驾。行幸所称。诸赴车驾所。及诸行在所。皇太子已下。率土之内。于皇帝皆称臣。皇后已下。率土之内。于皇帝太皇太后皇太后。皆称妾。六宫以下。率土妇人。于皇后皆称妾也。百官上疏于太皇太后皇太后称殿下。自称皆曰臣。百官及东宫对皇太子。皆称殿下。上启表同。百官自称名。宫官自称臣。

天宝十载十一月五日敕。比来牧守初上。准式附表申谢。或因便使。或有差官。事颇劳烦。亦资取置。自今已后。诸郡太守等谢上表。宜并附驿递进。务从省便。至十三载十一月二十九日诏。自今已后。每载贺正及贺赦表。并宜附驿递进。不须更差专使。

会昌五年八月。御史台奏。应诸道管内州。合进元日冬至端午重阳等四节贺表。自今已后。其管内州并仰付当道专使发遣。仍及时催促同到。如阙事。知表状判官。罚本职一月俸料。发表讫。仍先于急递中申御史台。除四节外。非时别有庆贺。使司便牒支郡取表状。急递至上都。委留后官进奏。缘使司贺表先来。其郡表则待齐到。一时付递中书发遣。如前却。亦准四节制例处分。旧例支郡不贺者。即不用聚表贺奏。大中三年。应边镇及诸道奏事表。时有不题事由。旧制。引进状内。每具所奏事由。时边镇节将。以讨伐党项羌。兵机急速。恐外人先知。因有此请。自后诸道。率多为例。亦无正敕及中书门下处分。

待制官

贞观元年闰三月二十九日。太宗谓萧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弓工乃曰。此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弓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有天下日浅。得为治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何况于理。自是遂延耆老。问以政术。京官五品已上。更宿中书两省。太宗每延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疾苦。政教之得失焉。

永徽六年十二月五日。诏礼部尚书宏文馆学士许敬宗。每日待制于武德殿之西门。

显庆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引诸色目举人谒见。下诏策问之。凡九百人。李巢。张九龄。秦相如。崔行功。郭待封五人为上第。令待诏宏文馆。每坐日。令五人随仗供奉。

文明元年九月五日敕文。京官五品已上清官。每日于章善明福门。各一人待制。证圣元年。左卫胄曹参军员半千充使吐蕃。辞日。则天谓之曰。久闻卿名。谓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烦卿。宜且留待制也。遂与王处知石抱忠。并为宏文馆学士。仍与著作佐郎路敬淳。分日于明德门待制。

先天三年十月五日敕。京清官及朝集使六品已上。每日两人随仗待制供奉。及宿卫官不在此例。至开元十四年七月。诏曰。比令百官。更直待制。期于谠议。时纳箴规。不闻一言。甚无谓也。凡百庶僚。宜体朕怀。各尽昌言。以副虚伫。于是太子左庶子吴兢等各上疏。极言得失。

[illegible]更多资料　请[illegible]吧

永泰元年三月敕。惟政之难。非贤勿乂。必稽于众。允执其中。实使群材。用宏庶绩。朕以国步未康。朝经或阙。思与文武荩臣。咨谋善道。尚书左仆射裴冕。右仆射郭英乂。太子少傅裴遵庆。太子少保兼御史大夫白志贞。太子詹事兼御史大夫臧希让。左散骑常侍杨璀。检校刑部尚书王昂。检校刑部尚书崔涣。吏部侍郎李季卿。王延昌。礼部侍郎贾至。杞王傅吴令珪等。并集贤待制。

大历十四年六月八日。门下侍郎崔佑甫奏。伏以先天二年。令群臣直日待制。以备顾问。自今已后。准元敕文官一品以下。更直待制。待奏事官尽退。然后趋出。便于两廊赐食。待进止。至酉时后放。陛下闲暇之际。时有召问。庶或上裨圣政。奉敕宜依。其待制官。每日未时放归。至建中二年五月二日敕。宜令中书门下两省。分置待制官三十员。仍于见任前资。及同正兼试。九品已上官中。简择文学理道。兵锋法度优深者。具名闻奏。度支据品秩。量给俸钱。并置本收利供厨料。所须干力什器厅宇等。并计料处分。左拾遗史馆修撰沉既济。上疏论之曰。伏以陛下今日之理。患在官烦。不患员少。患在不问。不患无人。且中书门下尚书官。自常侍谏。议补阙拾遗总四十员。及常参待制之官。日有两人。皆备顾问。亦不少矣。中有二十一员。尚阙人未充。他司缺职。累倍其数。陛下若谓见官非才。不足以议。则当选求能者。以待其人。若欲广务聪明。毕收淹滞。则当择其可者。先补缺员。则朝无旷官。俸不徒费。且夫置钱息利。是有司权宜。非陛下经理之法。今官三十员。皆给俸钱。干力。厨料。什器。建造庭宇。约计一月。不减百万。以他司息利准之。当以钱二千万为之本。方获百万之利。若均本配人。当复除二百户。反复计之。所损滋甚。当今关辅大病。皆为百司息钱。伤人破产。积于府县。实思改革。以正其源。又臣常计天下财赋耗斁之大者。唯二事焉。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轴犹空。方期缉熙。必藉裁减。岂俾闲官。复为　食。藉旧而置。犹可苟也。若之何加焉。疏奏。从之。

贞元元年八月二十八日敕。宜令每日待制官。各陈所见一条。仗下后封进观古略兼补阙拾遗。有足匡时。固宜无隐。如事烦细。非理道所切者。不须。其年十二月诏。延英视事日。令常参官七人对见。问以时政。有讻讦及不适事理者。上亦优容以遣之。

三年四月诏。常参官各以所见封进。每坐日三四人陈奏利害。

七年十月诏。自今已后。每御延英殿。令诸司官长二人。奏本司事。俄又令常参官。每日二人引见。访以政事。谓之巡对。

元和元年四月。正衙待制官两员。御史中丞武元衡奏。本置前件官。以备顾问。比来多不奏事。有同虚设。又贞元七年。更有次对官。难议两置。去岁已停。今唯以六品已下清官。前例恐非尽善。伏请自今已后。兼以中书门下省。御史台。拾遗。监察御史。及尚书省六品。诸司四品已上职事官。东宫师傅宾客詹事。及王府诸傅等。每坐日。两人待制。正衙退后。令于延英候对。以为例程。敕中书省。御史台官。故事并不待制。如要论奏。但于延英候对。余依。

其年九月诏。自今两省官。每日令一人对。

二年二月。起居舍人郑随次对。面奉进止。令宣与两省供奉官。自今已后。有事即进状。其次对官宜停。

四年十月。御史台奏。应诸色请对官及待制。自今已后。并令前一日进状来者。伏以延英开日。群臣皆不前知。遇陛下坐时。方进状请对。或本司各有要事。便不得奏闻。今遣应候对官。前一日进状。若以寻常公事。不假面论。但表章足以陈露。倘临时恐有切务文字。不可进言。更俟后坐。动逾数辰。处置之间。便有不及。又请状入之时。须在卯前。如后时者。听不收览。依奏。

太和二年九月。应合待制官。御史台奏。旧例。诸司官署簿。前三日具名衔报台司。前一日具名衔闻奏。近皆逼日方报。录奏常恐失时。请自今已后。如不是先陈牒请假。临时不署簿者。请准朝参不到例。一任加罚。如并三度违犯。即具名闻奏。依奏。

开成五年三月敕制。法官朔望不要候对。初二年八月。文宗御延英。对刑部郎中千乘王含。大理少卿李武韦纾等。自后朔望即对刑法官。以详重轻也。至大中三年十月。宣待制官与谏官法官循环对。

侍读

开元三年十月敕。朕每读史籍。中有阙疑。时须质问。宜选耆儒博学一人。每日侍读。遂命光禄卿马怀素。右散骑常侍褚无量。更日入。

开成元年十一月。宰相李石奏。太子有侍读。诸王亦曰侍读。无降杀之礼。今后请改为诸王讲读。从之。

大中十二年四月。以谏议大夫郑覃兵部郎中李邺。为郓王侍读。居十六宅。后数日。改充夔王已下五王侍读。居大明宫。仍五日一入干符门讲读。懿宗即位。遂寝其事。

唐会要卷二十七

行幸

武德六年四月。幸故宅。改为通义宫。九年三月。幸昆明池。习水战。

贞观五年正月。幸左藏库。赐二品已上帛。尽重而出焉。

六年三月十五日。幸九成宫。监察御史马周上疏曰。伏见明敕。以四月二日幸九成宫。臣窃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视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宫。去京三百余里。銮舆动轫。严跸经旬。非可以旦暮至也。脱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即见陛下者。将何以赴之。且车驾今幸。本为避暑而往。然则太上皇尚留热所。而陛下自遂凉处。温清之道。臣窃未安。敕书既出。事已成就。愿示速返之期。以开众惑。

其年七月。幸庆善宫。赋诗。诗在雅乐卷。

其年冬。幸洛阳。至灞上。命祭汉文帝。至华阴。祭汉太尉杨震。上自为文。因谓司空$ 忌等曰。昔朕在隋朝。数数经此。买飧而食。赁舍而宿。自平定祸乱。君临四海。越十余载。不涉此涂。今者出关。六军清道。自省德薄。甚增祇惧。炀帝上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若止两京去来。岂至倾败。乃不顾万姓。行役$ 休。身戮国灭。为天下笑。虽帝祚长短。委以先天。而福善祸淫。亦由人事。岂直其君而已。近侍之臣。相次灭诛。若欲

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我闻卿等言。纵不能当时即从。再三思量。终择善而用。$ 忌等拜舞称贺。

七年。上将幸九成宫。散骑常侍姚思廉进谏曰。陛下高居紫极。宁济苍生。应须以欲从人。不可以人从欲。离宫游幸。此秦皇汉武之事。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也。上喻之曰。朕有气疾。热便顿剧。固非情好游幸。甚嘉卿意。十一年二月九日。幸洛阳宫。至十二年二月五日还京。乙丑。幸河北县。观砥柱。因令勒名于上。以陈盛德。十日。幸蒲州。刺史赵元楷。课父老服黄纱罩衣。迎谒路左。盛饰廨宇。修营楼雉。欲以求媚。又潜饲羊百余口。鱼数千头。将馈贵戚。上知而数之曰。朕省河洛。经历数州。凡有所须。皆资官物。卿饲羊养鱼。雕饰院宇。此乃亡隋獘俗。不可复行。当识朕心。改卿旧态。十四年。上欲幸同州校猎。栎阳县丞刘仁轨上疏曰。四时搜狩。前王常典。事有沿革。未必因循。今年甘雨应时。秋稼甚盛。尽力收获。月半犹未毕功。贫家无力。禾下始拟种麦。直据寻常科唤。田家已有所妨。今既衹供猎事。兼之修理桥道。纵大简略。动费一二万工。百姓收敛。实为狼狈。臣愿陛下少留万乘之尊。垂听一介之说。退延旬日。收刈总了。则人尽闲暇。家得康宁。銮驾徐动。公私交泰。上降玺书劳之。十九年正月。上征辽。亲率领六军。发洛阳。至定州。诏皇太子监国。至幽州。大飨军士。车马渡辽。围辽东城。破之。以其城为辽州。又进次安市城。依山大战。虏其将帅。因名所幸山为驻跸山。遂还。命中书侍郎许敬宗为文。刻石以记其迹。敬宗曰。圣人与天地合德。山名驻跸。盖天意也。乘舆不复东矣。初。上将发。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曰。臣遍求史籍。讫于近代。为人之主。无自伐辽。人臣往征。则有之矣。汉朝则荀彘杨仆。魏代则毋丘俭王颀司马懿。犹为人臣。慕容真僭号之子。皆为其主。长驱高丽。虏其人民。削平城垒。陛下立功。同于天地。美化包于古昔。自当超迈百王。岂止俯同六子。陛下昔翦平寇逆。大有爪牙。年齿未衰。尤堪任用。唯陛下之所使。亦何行而不克。今太子新立。年实幼少。自余藩屏。陛下所知。今一朝弃金汤之全。渡辽海之外。臣每三思。烦愁并集。特乞天慈。一垂省察。

二十年正月。幸晋祠。树碑制文。

二十一年九月。太宗辟人。从两骑幸故未央宫。遇一卫士。佩刀不去。车驾至。惶惧待罪。太宗谓之曰。仗司之失。非汝之罪。今若付法。当死者便数人。因赦去之。

永徽五年。车驾幸万年宫。中夜。山水暴至。冲突元武门。宿卫者散走。右领军郎将薛仁贵曰。安有天子有急。辄敢惧死。遂登门桄叫呼。以警宫内。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寝殿。上使谓仁贵曰。赖卿得免沦溺。始知有忠臣也。至上元中。召谓曰。往九成宫遭水。无卿已为鱼矣。

显庆二年闰正月十四日。幸洛阳。敕每事俭约。道路不许修理。是日微雨。至灞桥。御马蹶。御史中丞许圉师。劾进马官监门将军斛斯政。则罪合死刑。请付法。上曰。马有蹶失。不可责人。特原之。

三年十月十七日。上因于古长安城游览。问侍臣曰。朕观故城旧址。宫室似与百姓杂居。自秦汉已来。几代都此。礼部尚书许敬宗对曰。秦都咸阳。郭邑连跨渭水。故云渭水贯都。以象天河。至汉惠帝。始筑此城。其后苻坚姚苌后周。并都之。上又问曰。昆明池是汉武帝何年开凿。敬宗对曰。武帝遣使通西南夷。为昆明国所蔽。故因镐之旧泽。以穿此池。用习水战。元狩三年是也。上因命检秦汉已来。历代宫室处所以闻。

龙朔元年九月。幸天宫寺。以高祖龙潜时旧宅故也。

麟德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发东都。赴东岳。十一月二十日。至濮阳。上问丞相窦德元曰。濮阳爽垲。信良邑也。古谓之帝丘。何也。德元不能对。礼部尚书许敬宗策马前曰。臣能知之。昔者。颛顼实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后昆吾氏因之。至春秋时。卫成公自楚丘徙居之。既是颛顼所居。故谓之帝丘。爰在汉晋。隶于京师。臣闻有德者启其国土。失道则丧其疆宇。自古名都美邑。居者不一姓。故有国有家者。不可不慎也。上曰。济水与济源。断绝不可属。何故使然。对曰。禹贡导兖水东流为济。入于河。自此潜流地下。过河而南。侵出为荥泽。又潜流至曹濮之闲。散出平地。渐合而东流为汶水。自南注之。古者五行皆有官守。水官不失其职。故辨其味与色。潜流复出。合而更分。皆能识之。尚书所载。与今同矣。上曰。济水细微。而称四渎。何也。对曰。尔雅云。渎者独也。言不因余水。能独赴海故也。且天有五星。运而为四时。地有五岳。流而为四渎。人有五事。用而为四支。五阳数也。阳者光曜。阴者晦昧。故晨星潜伏而难见。济水潜流而数绝。状虽微细。其实尊也。上称善。敬宗退而告人曰。大臣不可无学。我以德元不能对。心实耻之。德元闻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善守其拙。不强其所不能。我所能也。英国公李绩曰。敬宗多闻。信美矣。德元之言。亦善也。

总章二年八月一日。诏以十月幸凉州。时陇右虚耗。议者咸云。车驾西巡不便。上闻之。召五品以上谓曰。帝王五载一巡狩。群后四朝。此盖常礼。朕欲暂幸凉州。今闻在外咸谓非宜。何也。宰臣已下。莫有对者。详刑大夫来公敏曰。陛下巡幸凉州。遐宣王略。求之故实。未亏令典。但随时度事。臣下窃有所疑。既是明制施行。所以不敢尘黩。奉敕顾问。敢不尽言。近高丽虽平。扶余尚梗。兼西道经略。兵犹未停。且陇右诸州。人户尤少。供亿鸾驾。备拟稍难。臣闻在外。实有窃议。上曰。卿等既有此言。我止度陇。存问父老。搜狩即还。竟下诏停西幸。无何。擢公敏为黄门侍郎。赏能直言也。

调露元年九月七日。幸并州。以度支郎中狄仁杰为知顿使。并州长史李冲元。以道出妒女祠。俗云。盛服过者。必致风雨雷雹之灾。遂发数万人。别开御道。仁杰曰。天子之行。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患妒女之害。遽令罢之。上闻之。叹曰。真大丈夫。

圣历三年七月。幸三阳宫。有胡僧邀驾。看葬舍利。上许之。千乘万骑。咸次于野。内使狄仁杰跪于马前曰。佛者夷狄之神。君者天下之主。当重闱难见。居安虑危。上路崎岖。既为难卫。庸僧诡惑。何足是凭。且君举必书。不可不慎。上中路而还曰。庶成吾直臣之气也。

长安四年正月。幸西凉。洛阳县尉杨齐哲上书谏曰。臣闻古先哲后。咸以为独智不可以任己。专欲不可以违众。所以树板征谤。悬鼓纳谏。思闻过而从善。全直言而沃心。用能纲纪天下。统成大业。经曰。无为而理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安人之道。贵于省事。陛下以大足元年冬。乃眷咸京。长安三年冬。还洛邑。四年。又将西幸。圣躬得无穷于车辇乎。士卒得无弊于暴露乎。扈从僚属。俶装而不济。随驾商旅。栖泊而匪宁。东周之人。咸怀嗟怨。昔者。周穆王欲周行天下。使皆有车辙马迹。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陛下玉管四周。金舆三驾。车辙马迹。虽未出于两都。巡狩省方。事不师于五载。雷动天转。海运山移。俨彼六龙。岁适千里。此亦近于刑人之力矣。安人之道。臣用有疑。此邦父老。抗表留驾。陛下告以吐蕃和亲为词。臣愚以为未得也。况吐蕃蕞丑。西隅咫尺。自京到洛。曾不崇朝。陛下乃欲务其艰远。惠然从之。夫千钧之弩。尚不为鼷鼠发机。况万乘之君。轻为边戎枉驾。夫人至贱而不可简。至愚而不可欺。经曰。可畏非人。是人不可欺也。今陛下此言。是欺下也。使国史何以书之。臣朽才浅学。窃为陛下筹之。陛下今幸长安也。乃是背逸就劳。破益为损。何者。神都帑藏储粟。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

查阅更多资料 请到宋翁吧

衍。地当六合之中。人悦四方之会。陛下居之。国无横费。长安府库及仓。庶事空缺。皆藉洛京。转输价直。非率户征科。其物尽官库酬给。公私縻耗。盖亦滋多。陛下居之。是国有横费。人疲重徭。由此言之。陛下之居长安也。山东之财力日匮。在洛邑也。关西百姓。赋役靡加。背逸就劳。破益为损。殷鉴不远。伏惟念之。文王敬授民时。所重惟谷。今陛下銮辂以明年正月即涂。岁首是就耕之初。驾行非务农之意。无乃不可乎。

神龙三年十月十七日敕。行幸每顿入宿兵。及三卫。并令伍伍相保。其押官责名品。明作文簿。别送与金吾。

景龙二年十二月。幸新丰温汤回。幸兵部尚书韦嗣立山庄。封为逍遥公。改凤凰原为清虚原。鹦鹉谷为幽栖谷。四年五月。上微行。与后观灯部邑。因幸中书令萧至中宅。令宫女数千人看灯。多有逃逸。其年四月。又幸龙庆池泛舟。宴侍臣。

开元五年正月十日。幸东都。右散骑常侍褚无量陈意见上表曰。臣闻巡方问俗。大化所先。故帝舜巡狩。望秩山川。遍于群神。汉景帝巡狩。祠黄帝于桥山。章帝东巡。祠帝尧于咸阳。武帝巡狩。望祠虞舜于九疑。宣帝幸甘泉。郊泰畤。幸河东。祠后土。高祖过魏。祠无忌之墓。过赵。封乐毅之后。章帝巡狩。至沛。祠桓谭之冢。魏武祠乔元之墓。自古巡狩。咸致享祀。略而言之。有如此者。伏愿陛下行幸所过之处。有名山大川。丘陵坟衍。古之帝王。及忠臣烈士。备在祠典。皆合致祭。望令所管州县。据图经具录先报。又天子巡狩所至之处。命太师陈诗。以观人好恶。不敬不孝。削地黜爵。有功于人。加秩进赏。盖虑夫州牧县宰。德化未敷。下情不得上通。故亲问风俗。臣又闻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安邑。今河东地也。诚以钦明文思。光宅天下。尧之道也。明四目。达四聪。舜之德也。奠山川。定贡赋。禹之功也。虽其人已没。而其教克明。陛下将幸东都。仍从北路。岂不观览圣迹。想象遗风。且人主行幸。礼必有名。请下制书。晓示天下。知取北路之意。自古受命之君。必兴灭继绝。崇德报功。故礼曰。武王克殷。未下车而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大禹之后于杞。汉武帝过洛阳。以周子南君。封为周后。汉高祖拨乱。日不暇给。犹修祀六国。成帝追萧何。曹参。周勃。靳歙。夏侯婴。陈平。张良等一百余人。皆复爵绍家。传之不绝。周以蕃屏为约。事在继代。汉以山川为誓。义存长久。臣又闻之。存人之国。大于救人之灾。立人之后。重于封人之墓。伏愿驾到东都。先崇继绝。唐初已来。至于今日。有功臣名相。并加收叙。其有正嫡已绝。请传支庶。故殷朝继及。无废近亲。周室兴亡。贵存身后。继高密者累叶。岂专邓禹之主裔。嗣平阳者累世。何必曹参之嫡孙。臣愚谓生有其功。死非其罪者。虽在黎庶。并听承袭。臣所上事。如堪收录。伏愿裁之。及车驾至永宁县崤谷。驰道隘陋。车骑停拥。河南尹李朝隐。知顿使户部侍郎王怡。并失其部署。上令黜之。侍中宋璟奏曰。陛下富有春秋。方事巡狩。一以垫隘。致罪大臣。恐将来人受艰弊。于是遽命舍之。璟拜谢曰。陛下责之。是怨归于上。而恩出于下。请且待罪于朝。然后诏复其职。则进退得其度矣。上深善之。

十一年正月二日。发东都。北巡。二十五日。至并州。兵部尚书张说进言曰。太原是国家大业所起。陛下宜因行幸。振威耀武。并建碑纪德。以申永思之意。若便入京。路由河东。有汉武脽上后土之祀。此礼久阙。历代莫能行之。愿陛下绍斯坠典。以为三农祈谷。此诚万姓之福也。上从其言。

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幸东都。十日至华州。命刺史徐知仁。与信安郡王祎。勒石于华岳祠南之通衢。上亲制文及诗。旧路在岳北。因是移于岳南也。至十三年七月七日。碑成。乃打本立架。张于应天门。以示百僚。

十三年十月十一日。发东都。赴东岱。十三日。至嘉会顿。上校猎。引诸番酋长入仗。并与之弓箭。供奉左右。时有兔起于御马前。上引弓旁射。获之。突厥朝命使阿史那德吉利发。便下马捧兔。跳跃蹈舞。谓译者曰。天可汗神武。天上则有。人世无也。上因问饥不。对曰。仰观圣代如此。十日不食。犹为饱也。自是常令突厥入仗驰射。起居舍人吕向上疏谏曰。鸱枭不鸣。未为瑞鸟。猛虎虽服。岂齐驯兽。由是丑性毒行。久务常积也。夫突厥者。正同此类。今陛下收其顷效。杂以从官。赴封禅之礼。参玉帛之会。诏许侍游。召入禁仗。赐以驰逐。操弓乘马。竞飞镞于前。同获兽之乐。傥此等各怀犬吠。交肆盗　。荆卿诡动。何罗窃至。暂逼严跸。稍冒清尘。纵单于为醢。穹庐为洿。何塞过责。伏愿勿复亲近。使有分限。待不失常。归于得所。孰不幸甚。太子左庶子吴兢谏曰。陛下缘自洛邑。告禅岱宗。行经数州。屡以畋猎为事。伏恐外荒之攸渐。诚非致治之所急。况登封告成。礼容甚大。伏愿罢此畋游之事。充备文物之仪。又贞观时。太宗文皇帝凡有巡幸。则博选识达古今之士。以在左右。每至前代兴亡之地。皆问其所由。用为鉴诫。伏愿陛下遵而行之。则与夫骋奔马于涧谷。要狡兽于丛林。不慎垂堂之危。不思驭朽之变。安可同年而较其优劣也。

二十年十月十二日。自东都幸太原。至太行阪。路隘椑车。问左右曰。车中何物。左右奏曰。礼。天子出则载椑车以从。先王之制也。上曰。焉用此。命焚之。天子出。从无椑车。自此始也。

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敕。两京行幸。缘顿所须。应出百姓者。宜令每顿取官钱一百千。又作本取利充。仍令所由长官专勾当。不得抑配百姓。

贞元三年十二月。上猎于新店。幸野人赵光奇家。问曰。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仍岁颇稔。何不乐乎。对曰。盖由陛下诏令不信于人。所以然也。前诏云。于两税之外。悉无他徭。今非两税。而诛求者殆过之。后诏云。和籴于百姓。曾不识一钱而强取之。始云所籴粟麦。纳于道次。今则遣致于京西。破产奉役。不能支也。百姓愁苦如此。何有于乐乎。虽频降优恤之诏。而有司多不奉之。亦恐陛下深在九重。未之知也。上感异之。因诏复除其家。

七年七月。幸章敬寺。赋诗曰。招提迩皇邑。复道连重城。法筵会早秋，驾言访禅扃。尝闻大仙教。清净终无生。七物匪吾宝。万行先求成。名相既双寂。繁华奚所荣。金风扇微凉。远烟凝翠晶。松院静苔色。竹房深磬声。境幽真虑恬。道胜外物轻。意识本非悦。含毫空复情。百寮毕和。亦书于壁。其后。京兆尹薛　。请以上诗序。皇太子书。刻于石而填之以金。从之。

十二年四月。左右十军使奏云。銮驾去冬巡幸诸营。于银台门外立石碑。以纪圣迹。可之。其碑立于亭子门外。高二丈二尺。

元和十五年六月。时以皇太后居兴庆宫。穆宗皇帝与六宫侍从。回幸左神策军。赐物有差。自后凡三日一幸左右神策军。及晨辉楼。九仙望仙等门。观角抵诸戏。其年七月。幸安国寺。观盂兰会。

其年八月。幸勤政楼。问人疾苦。九月。幸鱼藻池。大张乐。观竞渡。

十一月二十日。将幸华清宫温汤。宰臣疏请罢行。御史大夫李绛。率百寮与常侍崔元略等又疏谏。三请不从。又伏延英门。及暮方退。二十一日。上以天未辨色。由复道而往。即日还宫阙。

十二月。幸右军击鞠。遂畋于城西。

长庆二年十月。上由复道幸咸阳。止于善因佛寺。施僧钱百万。县令绢百尺。其年十一月。太后幸华清宫石瓮寺。命景王率禁军五百骑侍。翌日。上幸华清宫。迎太后。遂狩于骊山。

四年二月。上初听政。群臣展入阁之仪。退朝。幸飞龙厩。

宝历二年二月。将幸东都。敕检修东都已来旧行宫。上自临御以来。常欲东幸。宰臣等$ 不谏。上意益坚。常正色谓宰臣曰。朕去意已定。李逢吉顿首言曰。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一家。何往不可。臣等以为不可者。以干戈未甚●。边鄙未甚宁。窃恐人心动摇。伏惟稍回圣虑。天下幸甚。上竟不听。乃命检计。人情大扰。百执事相继献疏。亦不省。会裴度自兴元入朝。因别对奏云。国家建立都邑。盖备巡游。然自艰难已来。此事遂绝。今东都宫阙。营垒廨宇。悉已荒废。陛下必欲行幸。亦须缓缓修葺。上曰。如卿言。即不去亦得。何止后期遂罢行计。其年三月。上幸鱼藻宫。观竞渡。六月。幸凝碧池观鱼。

太和四年七月。幸梨园会昌殿。观新乐。

九年八月。幸左军龙首殿。因幸梨园会含光殿。大合乐。

开成元年三月。幸龙首池。观内人赛雨。因赋暮春喜雨诗曰。风云喜际会。雷雨遂流滋。荐币虚陈礼。动天实精思。渐浸九夏节。复在三春时。霡霂垂朱阙。飘飖入绿墀。郊坰既沾足。黍稷有丰期。百辟同康乐。万方伫雍熙。

大中十一年正月。车驾将幸华清宫。时两省官进状论奏。乃下诏曰。朕以骊山近宫。贞圣庙貌。未曾修谒。听政之暇。或议一行。盖崇礼敬之心。非以盘游为事。卿等援经据古。列状献章。深睹尽忠。已允来请。

咸通十二年五月。幸安国寺。赐讲经僧沈香高座。

唐会要卷二十八

搜狩

武德元年六月二十四日。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书曰。陛下龙举晋阳。天下响应。计不旋踵。大位遂崇。陛下勿以唐得天下之易。不知隋失天下之不难也。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既为竹帛所拘。何可恣情不慎。凡有搜狩。须顺四时。既代天理物。安得非时妄动。

五年十二月九日。谏议大夫苏世长。从幸泾阳之华池校猎。上谓朝臣曰。今日畋乐乎。世长曰。陛下游猎。薄废万机。不满十旬。未为大乐。高祖色变。既而笑曰。狂态发耶。世长曰。为臣私计则狂。为陛下国计则忠矣。

八年十月二十日。校猎于周氏陂。秦王文学褚亮。以寇乱渐平。每冬畋狩。遂上疏谏曰。陛下旰食思政。废寝忧人。用农隙之余。遵冬狩之礼。获车之所游践。虞旗之所涉历。网惟一面。禽止三驱。纵广成之猎士。观上林之手搏。斯固畋弋之常规。而皇王之壮观。至于亲迫猛兽。臣窃惑之。何者。筋力骁悍。爪牙轻健。劲弩一发。未必挫其凶威。长戟纔挥。不能当其愤气。猝然惊轶。事生虑外。如或奔近林藂。未填坑谷。骇属车之后乘。犯官骑之清尘。小臣怯懦。私怀悚栗。陛下以至圣之姿。垂将来之教。降情纳下。$ 隔直言。敢缘天造。冒陈丹恳。上纳之。

其年十二月。高祖谓侍臣曰。搜狩以供宗庙。朕当躬其事。以申孝享之诚。于是狩于鸣犊泉之野。

贞观五年正月十三日。大狩于昆明池。蕃夷君长咸从。上谓高昌王曲文泰曰。大丈夫在世。乐事有三。天下太平。家给人足。一乐也。草浅兽肥。以礼畋狩。弓不虚发。箭不妄中。二乐也。六合大同。万方咸庆。张乐高宴。上下欢洽。三乐也。今日王可从禽。明当欢宴耳。

其年十月二十日。上将逐兔于内苑。左领军执失思力谏曰。天授陛下。为华夷父母。何得自轻。傥使万一马有颠踬。将若之何。上顾而异之。又将逐兔。思力乃脱带巾。跪而固请。上为止焉。

十一年十月。射猛兽洛阳苑。群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发。殪四豕。有雄彘突及马镫。民部尚书唐俭。投马搏之。上拔剑断豕。顾笑曰。天策长史。不见上将击贼耶。何惧之甚。对曰。汉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理之。陛下以武定四方。岂复逞雄心于一兽。上纳之。因为罢猎。特进魏征上表谏曰。臣闻汉孝武帝好格猛兽。司马相如谏曰。力称乌获。捷言庆忌。人诚有之。兽亦宜然。卒然遇逸材之兽。骇不存之地。虽乌获逢蒙之伎不得用。而枯木朽株。尽为难矣。虽万全而无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臣伏闻车驾近出。亲格猛兽。晨趋夜还。以为万乘之尊。闇行荒野。践深林污丰草。甚非万全之计。愿陛下割私情之娱。罢格兽之乐。则天下幸甚。至十一月十五日。狩于济源之陵山。上曰。古者先驱以供宗庙。今所获鹿。宜令所司造脯醢。以充荐享。秘书监虞世南谏曰。陛下因听览之余辰。顺天道以杀伐。将欲躬摧班掌。亲御皮轩。穷猛兽之窟穴。尽逸材之林薮。夷凶翦暴。以卫黎元。收革擢羽。用充军器。举旗校获。式遵前古。然黄屋之尊。金舆之贵。八方之所仰德。万国之所系心。清道而行。犹戒衔橛。斯盖重慎防微。为社稷计也。是以马卿直谏于前。张昭变色于后。臣诚微末。敢忘斯义。且雕弧星毕。所殪已多。颁禽赐获。皇恩亦溥。伏愿时息猎车。且韬长戟。不拒刍荛之请。降纳涓浍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群下。则贻范百王。永光万世。

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狩于骊山。时寒阴晦冥。围兵断绝。上乘高望见之。欲舍其罚。恐亏军令。乃回辔入谷以避之。

永徽元年。高宗出猎。在路雨。因问谏议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何为得不漏。对曰。能以瓦为之。必不漏矣。上悦。因此不复猎。

龙朔元年十月五日。狩于陆浑县。六日。至飞山顿。高宗亲御弧矢。获四鹿。及雉兔数十头。晚次御营。望见大官烹羊。欲供百官之膳。因问侍中许围师曰。朕目击彼羊。在于格下。见其无罪就戮。非无恻怛之情。今欲以死兽易之。可乎。围师曰。昔齐宣王见人欲将牛以衅钟。因曰我观此牛觳觫。似无罪而就死地。乃不衅钟。陛下取已死之鹿。代欲

[illegible]多[illegible] 請[illegible]吧

封之羊。则尧舜之用心也。遂释其羊不杀。九日。又于山南布围。大顺府果毅王万兴。以辄先促围。集众欲斩之。上谓侍臣曰。军令有犯。罪在不赦。但恐外人谓我玩好畋猎。轻弃人命。又以其曾从征辽有功。特令放免。上于是制冬狩诗。

总章二年九月。车驾自九成宫还京。仍西狩校习。自麟游西北。遶岐梁。历普润至雍。为两围。殿中侍御史杜易简。贾言忠监围。山阜悬危。蹑蹻杖策。不得蹔停。凡五日而合。劾奏将军刘元意。黄河上等处断围。元意竟抵罪。黄河上围日。军容齐整。诏特原之。

先天元年十月七日。幸新丰。猎于骊山之下。至十一月三日。侍中魏知古上诗谏曰。常闻夏太康。五子训禽荒。我后来冬狩。三驱盛礼张。顺时鹰隼击。讲事武功扬。奔走未及去。翾飞岂暇翔。非熊从渭水。瑞翟想陈仓。此欲诚难纵。兹游不可常。子云陈羽猎。僖伯谏渔棠。得失鉴齐楚。仁恩念禹汤。雍熙谅在宥。亭毒非多伤。辛甲令为史。虞箴遂孔彰。手制曰。卿所进猎渭滨十韵。三复研精。良增叹美。予向温汤。观省风俗。时因暇景。掩渭而畋。开一面之罗。展三驱之礼。无情校猎。偶慕前禽。卿有箴规。辅予不逮。合赐物十五段。以申劝奖。

开元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大搜于凤泉汤。制曰。今四方无事。百谷有成。因孟冬之月。临右辅之地。戒兹五校。爰备三驱。非谓获多。庶以除害。昨日长围已合。大绥未举。而夜间朔风。天降微雪。狐裘且御。未免祁寒。鹑衣不充。宁堪冻露。朕为父母。育彼黎元。中宵耿然。明发增惕。其围兵并放散。各赐布二端。绵一屯。

七年十月。右补阙崔向上疏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况居大宝之位也哉。陛下宜保万寿之体。副三礼之望。安可轻出入。重盘游乎。天子三田。前古有训。岂惟为干豆宾客庖厨者哉。亦将以阅兵讲武。诫不虞也。诗美宣王之田。徒御不惊。有闻无声。谓畋猎时。人皆衔枚。有善闻而无哗喧也。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为悉驱禽。顺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射也。则知大绥将下。亦有礼焉。侧闻畋于渭滨。有异于是。六飞驰骋。万骑腾跃。冲翳荟。蹴蒙笼。越　险。靡榛蕀。红尘坐昏。白日将暗。毛群扰攘。羽族缤纷。左右戎夷。并申勇敢。攒镝乱下。交刃霜飞。而降尊乱卑。争捷于其间。岂不殆哉。夫环卫而居。暴客攸待。清道而出。行人尚惊。如有坠驾之虞。流矢之变。兽穷则搏。鸟穷则攫。陛下何以当之哉。静言思之。臣深为陛下战栗也。书曰。不畏入畏。又曰。从谏则圣。惟陛下深思远虑。以诫后图。则天下孰不幸甚。

贞元十一年十二月腊日。畋于苑中。止其多杀。行三驱之礼。军士无不知感。毕事。幸神策军左厢。劳飨军士而还。

元和三年七月。上谓宰臣曰。朕昨因阅秋稼。行至苑东。祇以鹰犬自随。本非畋猎。于时虽觉行人聚观。亦无伤稼之意。而谏官在外。章疏颇烦。不解何为。卿等知否。李吉甫对曰。陛下轸念黎元。亲问禾黍。察闾里之疾苦。知稼穑之艰难。此则圣主忧勤。天下幸甚。但以弧矢前驱。鹰犬在后。田野纵观。见车从之盛。以为万乘校猎。传说必多。谏诤之臣。义当守职。既有闻见。理合上谏。拱默则怀尸素之惭。献言又惧触鳞之祸。果决以谏。实谓守官。正当嘉尚。非足致诘。夫搜狩之制。古今不废。必在三驱有节。无驰骋之危。戒衔橛之变。既不殄物。又不数行。则礼经所高。固非有害。然逐兔呼鹰。指顾之乐。忘危履险。易以溺人。故老氏譬以发狂。昔贤以为至诫。陛下每与臣等。讨论古昔。追　尧舜。固当弃常俗之末务。咏圣祖之格言。愿以徇物为心。克己为虑。则升平可致。圣祚无疆。群臣异议。不禁自息。上曰。卿言是也。朕亦深悟矣。

五年十一月。上频出游畋。吏部郎中柳公绰。欲因事讽谏。乃献医箴一篇曰。天布寒暑。不私于人。品类既一。崇高以均。惟人谨好。爱能保其身。清净无瑕。辉光以新。寒暑满天地之间。浃肌肤于外。好爱溢耳目之前。诱心志于内。端洁为堤。奔射犹败。气行无间。隙不在大。睿圣之姿。清明绝俗。心正无邪。志高寡欲。谓天高矣。氛蒙晦之。谓地厚矣。横流溃之。圣情超越。万方赖之。饮食所以资身也。过则生患。衣服所以表德也。侈则生慢。惟过与侈。心则随之。气与心流。疾则伺之。圣心不惑。孰能移之。畋游恣乐。流情荡志。驰骋劳形。叱咤伤气。天下之重。从禽为戏。不养其外。前修所忌。圣心非之。孰敢违之。乘气而生。嗜欲以萌。气离有患。气凝则成。巧必丧贞。智必诱情。去彼烦虑。在此诚明。医之上者。理于未然。患居虑后。防处事先。心静乐行。体和道全。然后能德施万物。以享亿年。圣人在上。各有攸处。庶政有官。群艺有署。臣司太医。敢告诸御。帝深嘉纳之。

长庆四年三月赦文。鹰犬之流。本备搜狩。委所司量留多少。其余勒州府。更不得进来。

会昌元年十月。车驾幸咸阳校猎。

二年十月。校猎于太白原。谏议大夫高少逸。于合内论奏曰。陛下校猎太频。出城稍远。万机废弛。晨去暮归况方用兵师。尤宜停止。上改容劳之。少逸退。上谓宰臣曰。谏官甚要。朕时闻其言。庶几减过也。

祥瑞上

仪制令。诸祥瑞若麟凤龟龙之类。依图书大瑞者。即随表奏。其表惟言瑞物色目。及出处。不得苟陈虚饰。告庙颁下后。百官表贺。其诸瑞并申所司。元日以闻。其鸟兽之类。有生获者。放之山野。余送太常。若不可获。及木连理之类。有生即具图书上进。诈为瑞应者。徒二年。若灾祥之类。史官不实对者。黜官三等。

武德元年十二月。新丰鹦鹉谷水清。世传云。此水清。天下平。开皇之初。暂清复浊。至是复清。

七年闰七月十三日。长安古城见渠水生盐。色红白而味甘。状如方印。

八年四月十三日。赤雀巢于殿门。

九年四日二十五日。甘露降于中华殿之桐树。凝泫如冰雪。以示群臣。

贞观二年九月三日诏。朕每见诸方表奏符瑞。惭惧增深。且安危在于人事。吉凶系于政术。若时主肆虐。嘉贶未能成其美。如治道休明。庶征不能致其恶。以此而言。未为可恃。今以后。麟凤龟龙大瑞之类。依旧表奏。自外诸瑞。宜申所司。其大瑞应奏者。惟录瑞物色目。及出见处所。更不得苟陈虚词。

其年九月。上曰。比见群臣屡上表贺祥瑞。夫家给人足而无瑞。不害为尧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为桀纣。后魏之世。吏焚连理木。煮白雉而食之。岂足为至治乎。尝有白鹊构巢于寝殿上。合欢如腰鼓。声相应和。左右称贺。上曰。我尝笑隋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命毁其巢。纵散飞于野外。

查看更多新书　请到本站吧

十一年六月六日。滁州言。野蚕成茧。遍于山阜。至十三年。野蚕又食槲叶成茧。大如柰。其色绿。凡收六千五百七十石。至十四年六月。又收八千三百石。

十四年二月十四日。陕州刺史房仁裕奏。所管界内二百余里。正月元日。黄河载清。四日乃止。

十七年三月二日。皇太子初立。有雄雉飞集东宫显德殿前。上问褚遂良。是何祥也。遂良对曰。昔秦文公时。有童子化为雉。雌者鸣于陈仓。雄者鸣于南阳。童子言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以为宝鸡祠。汉光武得雄。遂起南阳。而有四海。陛下旧封秦王。故雄雉见于秦地。此所以彰表明德也。上大悦曰。立身之道。不可无学。

十七年九月。皇太子寝室中。产紫芝二十四茎。并为龙凤之形。

十八年十月八日。山南献木连理。交错玲珑。有同罗目。一丈之余并枝者二十余所。司徒长孙$ 忌曰。自从嘉祥杂沓。陛下推而勿居。遂令史臣阁笔。无以示后。因相率拜贺。上曰。朕观古之帝王。睹妖灾则惧而修德者。福自至。见祥瑞则逸而行恶者。祸必臻。今瑞应之来。朕当劳心劳力。以答天地耳。何烦致贺。

二十年十一月。汾州上言。青龙白龙见。白龙吐物。初在空中。有光如火。至地陷入地二尺。掘之。则元金也。

二十一年正月。玉华宫李树连理。隔涧合枝。

显庆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司勋员外郎源行守家。毛桃树生李桃。太子詹事李宽等上表陈贺。上谓侍臣曰。凡厥休祥。虽云美事。若其不实。取笑后人。朕尝见先朝说隋炀帝好闻祥瑞。尝有野雀集于殿上。校尉唱云。此是鸾鸟。有卫士报云。村野之中。大有此物。校尉乃笞卫士。仍奏为鸾。炀帝不究真虚。即以为瑞。仍名此殿为仪鸾。嗤笑至今未弭。人之举措。安可不思。今李宽等所言。得无类此。凡祥瑞之体。理须明白。或龙飞在泉。众人同见。云色雕绮。观者非一。如此之辈。始号嘉祥。自余虚实难明。不足信者。岂得妄想牵率。称贺阙前。

龙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绛州麟见。二十六日。含元殿前麟趾见。至来年正月一日。改元麟德。

上元三年十一月一日。陈州上言。宛丘县凤凰集。众鸟数万。前后翔从。行列齐整。色别为群。三日。遂改元仪凤。

长寿二年正月元日。大雪。质明而晴。上谓侍臣曰。俗云元日有雪。则百谷丰。未知此语故实。文昌左丞姚　对曰。氾胜之农书云。雪是五谷之精。以其协和。则年谷大获。又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元日降雪。以为嘉瑞。上曰。朕御万方。心存百姓。如得年登岁稔。此即为瑞。虽获麟凤。亦何用焉。

开元十三年九月十三日。潞州献瑞应图。上谓宰臣曰。朕在潞州。但靖以恭职。不记此事。今既固请编录。卿唤取藩邸旧僚。问其实事。然后修图。上又谓宰臣曰。往昔史官。惟记灾异。将令王者惧而修德。故春秋不书祥瑞。惟记有年。圣人之意明矣。遂敕天下诸

州。不得更奏祥瑞。至大历十四年闰五月十四日。泽州进庆云图。制曰。朕以时和年丰为嘉祥。以进贤遂忠为良瑞。如庆云灵草异木。自今已后并不须进。诸道亦宜准此。

十九年四月一日。扬州奏。稆生稻二百一十顷。再熟稻一千八百顷。其粒与常稻无异。

天宝三载三月六日。武威郡奏。番禾县嘉瑞乡天宝山。有醴泉涌出。岭石化为瑞¥。远近贫乏者。取以给食。遂改番禾县为天宝县。

大历二年。岭南节度使徐浩奏。十一月二十五日。当管怀集县。阳雁来。乞编入史。从之。先是。五岭之外。翔雁不到。浩以为阳为君德。雁随阳者。臣归君之象也。

五年九月。太原奏文水县冬蚕成　。

八年七月。解县安邑两池生乳盐。户部侍郎判度支韩滉。请荐于清庙。编之史册。从之。至十一年十一月。赐号宝应庆灵池。

兴元元年八月。亳州真源县大空寺。李树植来十四年。长一丈八尺。今春枝忽上耸。高六尺。周回似盖。九十余尺。先天观元元皇帝太后陵槐树下。有灵泉涌出。上有云气五色。黄龙再见于泉中。

贞元八年正月。鄂州观察使何士干献白鹿。上曰。朕初即位。即止祥瑞。士干致白鹿。其谓我何。还之。彼当惭惧。留之。远近复献。竟不视。遂放于苑中焉。

十年正月。西川奏。当管甘露降。松柏树竹藂等二千四百四十二处。

其年。怀州奏获白雀二。

十一年二月。同州进五色雁。八月。潞州进白鹳。

十一月。潭州进赤乌。

十二年七月。东都留守奏。苑内生芝草一株。是月。河阳进白鸲鹆二。

十八年八月。沧州言白龙见。

唐会要卷二十九

祥瑞下

永贞元年八月。荆南进毛龟二。诏曰。朕以所宝为贤。至如嘉禾神芝。奇禽异兽。盖虚美也。所以光武形于诏令。春秋不书祥瑞。但准令式。申报有司。不得辄有闻献。珍禽奇兽。亦宜停进。

元和二年八月。中书门下奏。诸道草木祥瑞。及珍禽异兽等。准永贞元年八月敕。自今以后。宜并停进者。伏以贡献祥瑞。皆缘腊飨告庙。及元会奏闻。若例停奏进。即恐阙于盛礼。准仪制令。其大瑞即随表奏闻。中瑞下瑞。申报有司。元日闻奏。自今以后。望准令式。从之。

七年十一月。梓州上言。龙州界嘉禾生。有麟食之。每来。一鹿引之。群鹿随焉。光华不可正视。使画工就图之。并嘉禾一函以献。

九年八月。夏州奏。修城掘得釜大小二百五十四。如新器物。伏以锜釜之用。火化是因。今大军始集。此物自出。望宣付史馆。从之。

十年四月。滑州上言。青龙见于新开河。其年五月。临碧院使奏。寿昌殿南获白鹿麑。进之。

十三年八月。盐铁使奏。郾城上蔡等三县。生蕨●草。引蔓结实。味甘。人赖为食。

长庆元年正月二日。有事于南郊。出东省门。日抱珥。五色。宰臣供奉官。并于驾前称贺。其年六月。郓州奏。濮州雷泽县界。有乌巢。因风坠二雏。鹊引而哺之。

其年七月。寿昌殿内槽柱上。产玉芝一茎。长六尺。九月。灵州奏黄河清。从硖口至定远界。二百五十里见底。

二年五月。有自吐蕃至者。称陇上自去岁已来。出异兽如猴。而腰尾皆长。色青赤。迅猛。见蕃人即捕而食之。遇汉人则否。

三年二月诏。近日诸道。多奏祥瑞。自今以后。除合准式申奏外。余一切不得妄有进献。其年七月。幽州奏。棠李树两根并生。相去七寸。连理。其树去地二尺。合为一干。向上一体。外分布枝叶。高一丈三尺。有实二百二十一颗。

四年五月。淄青奏。登州蓬莱山谷间。约四十里。野蚕成茧。其丝可织。

太和元年十一月。河中奏。当管虞乡县。有白虎入灵峰观。瑞应图云。白虎。义兽也。一名驺虞。王者德至鸟兽。泽洞幽冥则见。今并图奏进。

其年。福建进瑞粟一千茎。中书门下奏。伏以陛下勤求治本。澄清化源。不以灵芝白雁为瑞应。方将时安人和为嘉祥。宸翰昭宣。睿情斯属。伏请自今以后祥瑞。俱申有司。更不令进献。依奏。

四年八月。太原节度使柳公绰奏。云蔚代三州山谷间。石化为¥。人取食之。

六年七月。广州奏。庆云见。

开成二年十月。陈许蔡界内。野蚕自生桑上。三遍成茧。连绵九十里。百姓收拾。并得抽丝。得丝绵并织成绸绢。

三年五月敕。朕以慈惠恭俭为休征。以人和年丰为上瑞。至于嘉颖连理之祥。飞禽走兽之异。出于郡国。来献阙庭。虚美推功。非予所尚。岁晏奏陈于清庙。元正列荐于上朝。探讨古今。亦无明据。恭惟灵圣。岂俟荐闻。诸道应有三等祥瑞。不得更有闻奏。亦不要申牒所司。其腊飨太庙。及荐献太清宫。并元日受朝奏祥瑞仪注。并停。

大中二年七月十六日。福建观察使殷俨进瑞粟十一茎。茎有五六穗。中书门下奏请。今后诸道所有瑞物。俱报有司。不在进献。从之。

六年九月二日。淮南节度使杜悰奏。海陵高邮两县百姓。于官河中。洒出得异米煮食。呼为圣米。

十一年十二月。舒州吴塘堰。有众禽成巢。阔七尺。高一丈。而水禽山鸟。鹰隼鸾雀之类。无不驯狎于其中。

干符三年三月。奉天镇上言。金龙昼见。自河升天。

文德元年九月。云韶殿前。穿井得甘泉。

天佑元年九月二十日。汴州进白兔一。

二年八月。河南府奏。谷水村地内。嘉禾合穗。

追赏

贞观十七年十一月。诏曰。天下宜赐酺三日。自汉魏以来。或赐牛酒。牛之为用。耕稼所资。多有宰杀。深乖恻隐。其男子年七十以上。量给酒米¥。

先天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敕。赐酺合宴。止欲与人同欢。广为聚敛。固非取乐之意。今后宴会所作山车旱船。结彩楼阁宝车等。俱是无用之物。并宜禁断。

开元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敕。百官不须入朝。听寻胜游宴。卫尉供帐。太常奏集。光禄造食。自宰臣及供奉官。嗣王。郡王。诸司长官。少卿。少监。少尹。左右丞。侍郎。郎官。御史。朝集使。皆会焉。因下制曰。自春末以来。每至假日。百司及朝集使。任追游赏。至十九年二月八日。敕至春末以来。每至假日。宜准去年正月二十九日敕。赐钱造食。任逐游赏。至二十年二月十九日。许百僚于城东官亭寻胜。因置检校寻胜使。以厚其事。至二十五年正月七日赦文。朝廷无事。天下大和。百司每旬节休假。并不须亲职事。任追胜为乐。至天宝十载正月十七日敕。自今以后。非惟旬及节假。百官等曹务无事之后。任追游宴乐。至十四年三月一日。许常参官分日入朝。寻胜宴乐。二十二年六月敕。自今以后。宜听五日一辰。尽其欢宴。余两日但休假而已。任用当处公廨。不得别更科率。兼有宰杀采捕等。天宝八载正月敕。今朝廷无事。思与百辟同兹宴赏。其中书门下。及百官等。共赐绢二万匹。其外官取当处官物。量郡大小。及官人多少。节级分赐。至春末以来。每旬日休假。任各追胜为乐。

贞元元年五月。诏曰。今兵革渐息。夏麦又登。朝官有假日游宴者。令京兆府不须闻奏。

四年九月二日敕。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前件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择地追赏为乐。每节。宰相以下及常参官。共赐钱五百贯。翰林学士。共赐一百贯。左右神威神策龙武等三军。共赐一百贯。金吾英武威远及诸卫将军。共赐二百贯。各省诸道奏事官。共赐一百贯。委度支每节前五日。准此数支付。仍从本年九月九日起给。永为定制。

十四年正月敕。比来朝官。或有诸处过从。金吾卫奏。自今以后。更不须闻奏。

元和二年十二月。宰臣奉宣。如闻百官士庶等。亲友追游。公私宴会。乃昼日出城饯送。每虑奏报。人意未舒。自今以后。各畅所怀。务从欢泰。

天佑二年三月敕。命宰臣文武百寮。自今月二日后。至十六日。令取便选胜追游。

节日

显庆二年四月十九日。诏曰。比至五月五日。及寒食等诸节日。并有欢庆事。诸王妃公主。及诸亲等营造衣物。雕镂鸡子以进。贞观中。已有约束。自今以后。并宜停断。

龙朔元年五月五日。上谓侍臣曰。五月五日。元为何事。许敬宗对曰。续齐谐记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一士人。自称楚三闾大夫。谓区回曰。常所遗。多为蛟龙所窃。今若允惠。可以练树叶塞筒。并五采丝缚之。则不敢食矣。今俗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带五采丝及楝叶。皆汨罗遗风。上曰。我见一记有云。五色丝可以续命。刀子可以辟兵。此言未知真虚。然亦俗行其事。今之所赐。住者使续命。行者使辟兵也。

神龙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制。自今应是诸节日及生日。并不得辄有进奉。又所在五月五日。非大功以上亲。不得辄相赠遗。

景云二年十一月敕。太子及诸王公主。诸节贺遗。并宜禁断。惟降诞日及五月五日。任其进奉。仍不得广有营造。但进衣裳而已。诸亲及百官。一切不得进。

开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左丞相源干曜。右丞相张说等。上表请以是日为千秋节。着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令休假。群臣当以是日进万寿酒。王公戚里。进金镜绶带。士庶以丝结承露囊。更相遗问。村社作寿酒宴乐。名赛白帝。报田神。制曰。可。至天宝二年八月一日。刑部尚书兼京兆尹萧照。及百寮请改千秋节为天长节。制曰。可。至宝应元年八月三日敕。八月五日。本是千秋节。改为天长节。其休假三日宜停。前后各一日。

二十五年六月敕。五月五日。细碎杂物。五色丝算。并宜禁断。

二十六年正月敕。比来流俗之间。每至寒食日。皆以鸡鹅鸭子。更相饷遗。既顺时令。固不合禁。然诸色雕镂。多造假花果及楼阁之类。并宜禁断。

天宝十载三月敕。礼标纳火之禁。语有钻燧之文。所以燮理寒燠。节宣气候。自今以后。寒食并禁火三日。干元元年九月三日。上降诞日。宜为天平地成节。休假三日。至宝应元年九月一日。其休假三日宜停。前后各一日。永泰元年。太常博士独孤及上表曰。臣闻天有春夏秋冬之气。时也。时有分至启闭之候。节也。至若寒食上巳端午重阳。或以因人崇尚。亦播风俗。况历运光启。圣人降生。固宜纪载诞之辰。与八节同号。故元宗生日。命曰天长节。肃宗生日。命曰天平地成节。并以饮食宴乐。布庆万方。使赐及同轨。风流后代。陛下纂祖宗之纯懿。与天地同德。礼乐必循。宪章咸备。而诞圣日未有嘉名。伏愿以十月十二日。为天兴节。王公士庶。上寿作乐。并如开元干元故事。表奏不报。建中元年四月癸卯。上诞之日也。初。代宗时。每岁端午及降诞日四方贡献者数千。悉入内库。及是。上以为非旨。不纳。

贞元四年九月。重阳节。赐宰臣百僚宴于曲江亭。帝赋诗锡之云。早衣对庭燎。躬化勤意诚。时比万机暇。适与佳节并。曲池洁寒流。芳菊舒金英。乾坤爽气澄。台殿秋光清。朝野庆年丰。高会多欢声。永怀无荒诫。良士同斯情。仍敕中书门下。简定有文辞士应制。

同用清字。上自考其诗。以刘太真李纾等四人为上等。鲍防于邵等四人为次。张蒙殷亮等二十三人为下。李晟马燧李泌三宰相诗。不加考第。

五年正月十一日敕。四序嘉辰。历代增置。汉崇上巳。晋纪重阳。或说禳除。虽因旧俗。与众宴乐。诚洽当时。朕以春方发生。候维仲月。句萌毕达。天地同和。俾其昭苏。宜助畅茂。自今以后。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内外官司。并休假一日。先敕百僚。以三令节集会。今宜吉制嘉节以征之。更晦日于往月之终。揆明辰于来月之始。请令文武百寮。以是日进农书。司农献穜稑之种。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尺刀相遗。村社作中和酒。祭句芒神。聚会宴乐。名为飨句芒祈年谷。仍望各下州府。所在颁行。

六年二月。百官以中和节。晏于曲江亭上。赋诗以锡之。其年。以中和节。始令百官进太后所撰兆人本业记三卷。司农献黍粟种各一斗。

八年正月诏。在京宗室。每年三节。宜集百官列宴会。若大选集。赐钱一百千。非大选集。钱三分减一。又诏。三节宴集。先已赐诸卫将军钱。其率府已下。可赐钱百千。

九年二月。中书门下奏状。以中和节初赐宴钱。给百官宰臣以下。于曲江合宴。供办为府县之弊。请分给是钱。令诸司各会于他所。从之。自是三节公宴悉分矣。

十二年二月。以寒食节。御麟德殿。内宴。于宰臣位后。施画屏风。图汉魏名臣。仍纪其嘉言美行。题之于下。

其年四月庚午。上降诞之日。近岁。常以此时会沙门道士于麟德殿讲论。至是。兼召儒官。讲论三教。

十四年三月上巳日。赐宰臣百官宴于曲江亭。时徐州节度使张建封来朝。上宠遇之。特令与宰相同榻而食。

十五年九月。诏自今以后。二月一日。九月九日。每节前放开屠一日。

永贞元年十二月。太常奏。太上皇正月十二日降诞。皇帝二月十四日降诞。并请休假一日。从之。

元和二年正月。诏停中和重阳二节赐宴。其上巳日仍旧。其年二月。御史大夫李元素。太常卿高郢等上言。元宗肃宗降诞日。据太常博士王泾奏。按礼经及历代典故。并无降诞日为节假之说。惟国朝开元十七年。左丞相源干曜。以八月五日。是元宗降诞之辰。请以此日为千秋节。休假一日。群臣因献甘露万岁酎酒。士庶村社宴乐。由是天下以为常。干元元年。太子太师韦见素。以九月三日肃宗降诞之辰。又请以此日为天平地成节。休假一日。自后代宗德宗顺宗即位。虽未别置节日。每至降诞日。天下亦皆休假。臣以为干曜见素等所奏以为节假者。盖当时臣子之心。喜君父圣寿无疆。以为荣庆。今园陵既修。升祔将毕。谨寻礼意。不合更存休假之名。请付尚书省集百官与学官参议。敕宜依者。臣等闻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故可言不可行。君子不言。伏以元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五圣。威灵在天已久。而当时庆诞犹存。正可言不可行之礼。请依王泾奏议。并停。制可。

四年闰三月敕。其诸道进献。除降诞端午冬至元正。任以上贡。修其庆贺。其余杂进。除二日条所供外。一切勒停。如违越者。所进物送纳左藏库。仍委御史台具名闻奏。

七年二月癸卯降诞节。宰臣旧例。进衣一副。惟李吉甫方固恩泽。别进马二匹。赐通天犀带以答之。

九年十月。敕停腊日。京兆府貐狐兔进献。

十五年七月敕。今月六日。是朕降诞之辰。奉迎皇太后。宫中上寿。其日。并赐于光顺门内殿。与百官相见永为例程。后竟以礼无所据。罢之。

长庆元年七月六日敕。自降诞之辰。百官于紫宸殿称贺毕。诣昭德门。外命妇光顺门。并进名奉贺皇太后。缘去年降诞称贺。百官与命妇并集光顺门。群情以为非便。故改其仪。

二年九月敕。蕃客等使。皆远申朝聘。节遇重阳。宜共赐钱二百贯文。以充宴赏。仍给太常音乐。

三年九月。尚书左丞兼集贤学士韦绶。因奏重阳日。百官有曲江宴。时请以修撰校理等自为一会。从之。仍别赐宴钱。

三年三月。敕内侍省。每年上巳重阳日。如有百官宴会。宜每节赐钱五百十贯文。令度支支给。

宝历元年四月。中书门下奏。皇帝降诞日。准故事。休假一日。从之。

其年五月。诏停诸亲端午恭贺。

太和五年敕。端午节辰。方镇例有进奉。其杂彩匹段。许进生白绫绢。

七年十月。中书门下奏。请以十月十日为庆成节。着于甲令。是日。上于宫中奉迎皇太后。与昆弟诸王宴乐。群臣诣延英门奉觞。上千万寿。天下州府。并置宴一日。从之。

开成元年二月。京兆尹归融奏。甫近上巳。准故事。曲江赐宴。今缘两公主出降。府司供帐事殷。望请改日。上曰。去年重阳。改九月十九日。未失重九之义。今宜改十三赐宴。

二年九月敕。庆成节。朕之生辰。不欲屠宰。宴会蔬食。任陈脯醢。仍为永制。至四年。复令其日肉食。

其年九月。敕庆成节。宜令京兆府准上巳重阳例。于曲江宴会文武百官。其延英奉觞宜停。

三年十月。京兆府奏。庆成节及上巳重阳。百官于曲江亭子宴会。彩觞船两只。请以旧船上杖木为舫子。过会拆收。遇节即用者。敕。其上巳节置庆成节。及重阳节停。

五年四月。中书门下奏请。以六月一日为庆阳节。休假二日。着于令式。其天下州府。每年常设降诞斋。行香后。便令以素食宴乐。惟许饮酒及用脯醢等。京城内。宰臣与百官就诣大寺。共设僧一千人斋。仍望田里借教坊乐官。充行香庆赞。各移本厨。兼下令京兆府别置歌舞。依奏。是年。文宗崩。武宗纂嗣。以诞庆日为庆阳节。

会昌元年二月敕。我圣祖降诞昌辰。宜改为降圣节。休假一日。其年六月。中书门下奏。庆阳节准敕。其日设斋钱。臣等请以百官共率料钱三百贯文充。从之。

二年五月敕。今年庆阳节。宜准例。中书门下等。并于慈恩寺设斋。行香后。以素食合宴。仍别赐钱三百贯文。委度支给付。令京兆府量事陈设。不用追集坊市歌舞。

六年六月奏。中书门下奏。请以降诞日为寿昌节。天下州府。并置宴一日。以为庆乐。前后休假三日。永着令式。从之。

龙纪元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今月二十二日降圣日。为嘉会节。

天佑元年八月。中书门下奏。皇帝降诞日。请为干和节。从之。

唐会要卷三十

大内

武德元年五月二十一日。改隋大兴殿为太极殿。改隋昭阳门为顺天门。至神龙元年二月。改为承天门。显庆五年八月。有抱屈人赍鼓于朝堂诉。上令东都置登闻鼓。西京亦然。

景云元年十月二十一日。以京大内为太极宫。

宏义宫

武德五年七月五日。营宏义宫。初。秦王居宫中承干殿。高祖以秦王有克定天下功。特降殊礼。别建此宫以居之。至九年七月。高祖以宏义宫有山林胜景。雅好之。至贞观三年四月。乃徙居之。改为太安宫。六年二月三日。太宗正位于太极殿。监察御史马周上疏曰。臣伏见太安宫在城之西。其墙宇门阙之制。方之紫极。尚为卑小。臣伏以皇太子之宅。犹处城中。太安宫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虽太上皇游心道素。志存清俭。陛下重违慈旨。爱惜人力。而番夷朝见。及四方观者。有不足瞻仰焉。臣愿营筑雉堞。修起门楼。务从高敞。以称万方之望。则大孝昭乎天下矣。

通义宫

武德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幸龙潜旧宅。改为通义宫。祭元皇帝于旧寝。以贞元皇后配享。上悲不自胜也。于是置酒高会。诏曰。爰择良辰。言遵邑里。礼同过沛。事等归谯。故老咸臻。旅姻斯会。肃恭荐享。感庆兼集焉。其年十二月九日。敕以奉义监为龙跃宫。即高祖旧居。

庆善宫

武德元年十月十八日。以武功旧宅为武功宫。至六年十二月九日。改武功宫为庆善宫。太宗诞于此宫。至贞观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太宗幸庆善宫。赋诗。在乐卷。其年。谏议大夫苏世长。侍宴于披香殿。酒酣奏曰。此殿隋炀帝所作耶。何雕丽之若此。高祖谓曰。卿好谏似直。其心实诈。岂不知此殿是我所造。何须设诡。而疑炀帝乎。世长曰。臣实不知。若陛下作此。诚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常陪侍。见陛下宅宇。才蔽风霜。当此之时。亦以为足。今初有天下。而于隋宫之内。又加雕饰。欲拨其乱。宁可得乎。

太和宫

武德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造太和宫于终南山。贞观十年废。至二十一年四月九日。上不豫。公卿上言。请修废太和宫。厥地清凉。可以清暑。臣等请彻俸禄。率子弟微加功力。不日而就。手诏曰。比者风虚颇积。为弊至深。况复炎景蒸时。温风铿节。沉　属此。理所不堪。久欲追凉。恐成劳扰。今卿等有请。即相机行。于是遣将作大匠阎立德。于顺阳王第取材瓦以建之。包山为苑。自裁木至于设幄。九日而毕功。因改为翠微宫。正门北开。谓之云霞门。视朝殿名翠微殿。寝名含风殿。并为皇太子构别宫。正门西开。名金华门。殿名喜安殿。

洛阳宫

武德四年十二月七日。使行台仆射屈突通。焚干元殿应天门紫微观。以其太奢。至贞观三年。太宗将修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谏曰。关中河外。近置军团。富室强丁。并从戎旅。重以九成作役。余丁向尽。去京二千里内。先配司农将作。假有遗余。势何足纪。乱离甫弭。户口单弱。一人就役。举家便废。入军者督其戎仗。从役者责其　粮。尽室经营。多不能济。以臣愚虑。恐致怨嗟。今丁既役尽。赋调不减。费用不止。帑藏空虚。且洛阳宫殿。足蔽风雨。数年功毕。亦谓非晚。若顿修营。恐伤劳扰。上嘉之。因谓侍臣曰。戴胄于我。无骨肉之亲。但以忠直励行。情深体国。事有机要。无不上闻。至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发卒又修洛阳宫。给事中张元素谏曰。陛下承百王之末。属雕弊之余。必欲节以礼制。陛下宜以身为先。东都未有幸期。即令补葺。岂民人之所望也。陛下初平东都之始。层楼广殿。皆令撤毁。天下翕然。同心欣仰。岂有初则恶其侈靡。今乃袭其雕丽。臣每承德音。未即巡幸。此则事不急之务。成虚费之劳。国无兼年之积。何用两都之好。臣闻阿房成。秦人散。章华就。楚众离。又干元毕功。隋人解体。以陛下今时功力。何如隋日。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恐甚于炀帝。深愿陛下思之。无为由余所笑。则天下幸甚。上大悦。谓房元龄曰。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朕故修营。意在便于百姓。今元素上表。实亦可依。后必事理须行。露坐亦复何苦。所有作役。宜即停之。显庆元年。敕司农少卿田仁汪。因旧殿余址。修干元殿。高一百二十尺。东西三百四十五尺。南北一百七十六尺。至麟德二年二月十二日。所司奏。干元殿成。其应天门先亦焚之。及是造成。号为则天门。神龙元年三月十一日。避则天后号。改为应天门。唐隆元年七月。避中宗号。改为神龙门。开元初。又为应天门。天宝二年十二月四日。又改为干元门。

垂拱四年二月十日。拆干元殿。于其地造明堂。至开元二十七年九月十日。于明堂旧址。造干元殿。

上元二年。高宗将还西京。乃谓司农少卿韦机曰。两都是朕东西之宅也。见在宫馆。隋代所造。岁序既淹。渐将颓顿。欲修殊费财力。为之柰何。机奏曰。臣曹司旧式。差丁采木。皆有雇直。今户奴采斫。足支十年。所纳丁庸。及蒲荷之直。在库见贮四十万贯。用之市材造瓦。不劳百姓。三载必成矣。上大悦。乃召机摄东都将作少府两司事。使渐营之。于是机始造宿羽高山等宫。其后。上游于洛水之北。乘高临下。有登眺之美。乃敕韦机造一高馆。及成临幸。即令列岸修廊。连亘一里。又于涧曲疏建阴殿。机得古铜器。如盆而浅。中有蹙起双鲤之状。鱼间有四篆字。长宜子孙。至仪凤四年。车驾入洛。乃移御之。即今之上阳宫也。尚书左仆射刘仁轨。谓侍御史狄仁杰曰。古之陂池台榭。皆在深宫重城之内。不欲外人见之。恐伤百姓之心也。韦机之作。列岸修廊。在于闉堞之外。万方朝谒。无不睹之。此岂致君尧舜之意哉。韦机闻之曰。天下有道。百司各奉其职。辅弼之臣。则思献替之事。府藏之臣。行诏守官而已。吾不敢越分也。

大明宫

贞观八年十月。营永安宫。至九年正月。改名大明宫。以备太上皇清暑。公卿百僚。争以私财助役。至龙朔二年。高宗染风痹。以宫内湫湿。乃修旧大明宫。改名蓬莱宫。北据高原。南望爽垲。六月七日。制蓬莱宫诸门殿亭等名。至三年二月二日。税延。雍。同。岐。豳。华。宁。鄜。坊。泾。虢。绛。晋。蒲。庆等十五州率口钱。修蓬莱宫。二十五。减京官一月俸。助修蓬莱宫。四月二十二日。移仗就蓬莱宫新作含元殿。二十五日。始御紫宸殿听政。百僚奉贺。新宫成也。初。遣司稼少卿梁孝仁监造。悉于庭院列白杨树。左骑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入宫中纵观。孝仁指白杨曰。此木易长。不过二三年。宫中可得荫映。何力不答。但诵古诗曰。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意谓此特冢墓木也。孝仁遽令伐去之。更植桐柏。谓人曰。礼失求之于野。固不虚也。东台侍郎张文瓘谏曰。人力不可不惜。百姓不可不养。养之逸则富以康。使之劳则怨以叛。秦皇汉武。广事四夷。多造宫室。致使土崩瓦解。户口减半。臣闻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人罔常怀。怀于有仁。陛下不制之于未乱之前。安能救之于既危之后。百姓不堪其弊。必构祸难。殷鉴不远。近在隋朝。臣愿稍安抚之。无使生怨。上深纳其言。

永隆二年正月十日。王公已下。以太子初立。献食。敕于宣政殿会百官及命妇。太常博士袁利贞上疏曰。伏以恩旨。于宣政殿上兼。设命妇坐位。奏九部伎。及散乐。并从宣政门入。臣以为前殿正寝。非命妇宴会之处。象阙路门。非倡优进御之所。望请命妇会于别殿。九部伎从东门入。散乐一色。伏望停省。若于三殿别所。自可备极恩私。上从之。改向麟德殿。至开元十六年五月六日。唐昌公主出降。有司进仪注。于紫宸殿行五礼。右补阙施敬本。左拾遗张烜。右拾遗李锐等。连名上疏曰。窃以紫宸殿者。汉之前殿。周之路寝。陛下所以负黼扆。正黄屋。飨万国。朝诸侯。人臣致敬之所。犹元极可见。不可得而升也。昔周女出降于齐。而以鲁侯为主。但有外馆之法。而无路寝之事。今欲紫宸殿会礼。即当臣下摄行。马入于庭。醴升于牖。主人授几。逡巡紫座之间。宾使就筵。登降赤墀之地。又据主人辞称吾子有事。至于寡人之室。言词僭越。事理乖张。既黩威灵。深亏典制。其问名纳采等。并请权于别所。上纳其言。移于光顺门外。设次行礼。

咸亨元年三月四日。改蓬莱宫为含元殿。

长安元年十一月。又改为大明宫。十二月一日。改含元殿为大明殿。

神龙元年二月。复改为含元殿。

上元二年七月。延英殿当御坐。生玉芝一茎。三花。亲制玉灵芝诗三章。章八句曰。玉殿肃肃。灵芝煌煌。重英发秀。连叶分房。宗庙之福。垂其耿光。原阙二句。元气产芝。明神合德。紫微间彩。白蕣呈色。载启瑞图。庶符皇极。天心有眷。王道惟则。幸生芳本。当我宸旒。效此灵质。宝玉献猷。神惟不爱。道亦无求。端拱思维。永荷天休。

建中元年九月。将作监言。请修内廊。是岁孟冬。为魁罡。不利修作。太史请卜佗时。上曰。启塞从时。诡妄之书。勿信。乃命修之。

贞元三年十二月。初作元英门观于大明宫北垣。

玉华宫

贞观二十一年七月十三日。 造玉华宫于坊州宜君县之凤凰谷。正门曰南风门。殿名玉华殿。皇太子所居。南风门东。正门曰嘉礼门。殿名晖和殿。正殿瓦覆。余皆葺之以茅。意在清凉。务从俭约。至永徽二年九月三日。废玉华宫以为佛寺。苑内旧是百姓田。并还本主。至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太宗以新造离宫。务从卑俭。终费人力。谓侍臣曰。唐尧茅茨不剪。以为俭德。不知尧之时。无瓦为盖。桀纣之为。若于无瓦之晨。为茅茨者。未为俭德。不翦之言。盖书史粉饰之耳。朕今构采椽于椒风之日。立茅茨于有瓦之时。将为节俭。自当不谢古者。昔宫室之广。人役之劳。切以此再思。不能无愧。其月。徐充容上表曰。妾闻为政之本。贵在无为。窃见土木之工。不可兼遂。北阙初见。南营翠微。曾未逾时。玉华复兴。因山藉水。非无架筑之劳。损之又损。颇有工力之费。终以茅茨示约。犹兴木石疲民。假使和僦取人。不无烦扰之弊。是以卑宫菲食。圣王之所安。金屋瑶台。骄主之所丽。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愿陛下使之以时。则力不竭矣。用而息之。则人斯悦矣。

二十二年四月。太宗御制玉华宫铭。诏令皇太子已下并和。

九成宫

永徽二年九月八日。改九成宫为万年宫。至干封二年二月十日。改为九成宫。三年四月。将作大匠阎立德。造新殿成。移御之日。谓侍臣曰。朕性不宜热。所司频奏。请造此殿。既作之后。深惧人劳。今既暑热。朕在屋下。尚有流汗。匠工暴露。事亦可愍。所以不令精妙者。意祇避炎暑耳。长孙无忌曰。圣心每以恤民为念。天德如此。臣等不胜幸甚。

五年三月。幸万年宫。上谓太尉无忌曰。此宫非直凉冷宜人。且去京不远。朕离此十年。屋宇无多损坏。昨者不易一椽一瓦。便已可安。不知公等得安堵否。曹司廨署周足否。乃亲制万年宫铭并序。七百余字。群臣请刊石。建于永光门。诏从之。

奉天宫

永淳元年七月。造奉天宫于嵩山之南。仍置嵩阳县。监察御史李善感谏曰。自古帝皇。莫不以登封告成为盛事。天皇以封泰山。告太平。致群瑞。则与三皇五帝比隆矣。但数年以来。菽粟不稔。百姓饿死。道路相望。兼之四夷交侵。日有征发。天皇恭默思谴。方便营造宫室。劳役不已。天下闻之。莫不失望。臣闻不矜细行。终累大德。臣忝任御史。是国家耳目。窃以此为忧。上虽优容之。竟不纳。其时承平已久。谏诤殆绝。善感既进谏书。时人甚称美之。

宏道元年十二月。遗诏废之。

文明元年二月。改为嵩阳观。

三阳宫兴泰宫附

圣历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造三阳宫于嵩阳县。

久视元年七月三日。左补阙张说。以车驾在三阳宫。不时还都。上疏曰。陛下屯万乘。幸离宫。暑退凉归。未降还旨。愚臣固陋。恐非良策。请为陛下陈其不可。三阳宫去洛城一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崿阪之峻。过夏涉秋。水潦方积。道坏山险。不通转运。河广

无梁。咫尺千里。扈从兵马。日费资给。连雨弥旬。恐难周济。陛下太仓武库。并在都邑。红粟利器。蕴若山丘。奈何去宗庙之上都。安山谷之僻处。是犹倒持剑戟。示人鐏柄。夫祸变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乐必诫。无行所悔。今国家北有胡寇觑边。南有夷獠骚侥。关西小旱。耕稼是忧。安东近平。输漕方始。臣愿陛下及时旋轸。天下群生。莫不幸甚。

长安四年正月二十二日。毁三阳宫。取其材木。造兴泰宫于寿安县之万安山。左拾遗卢藏用上表谏曰。臣愚虽不达时变。窃尝读书。见古帝王之迹众矣。臣闻土阶三尺。茅茨不翦。采椽不斲者。唐尧之德也。卑宫室。菲饮食。尽力乎沟洫者。大禹之行也。惜中人十家之产。而罢露台之制者。汉文之明也。并能垂名无穷。为帝皇之烈。岂不以克念徇物。博施济众。以臻于仁恕哉。今陛下崇台邃宇。离宫别馆。亦已多矣。更穷人之力。以事土木。臣恐议者。以为陛下不爱人。务奉己也。左右近臣。多以顺意为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为患。至令陛下不知百姓失业。百姓亦不知左右伤陛下之仁也。小臣固陋。不识忌讳。敢冒死上闻。乞下臣此章。与执政者议其可否。

兴庆宫

开元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以兴庆里旧邸为兴庆宫。初。上在藩邸。与宋王等同居于兴庆里。时人号曰五王子宅。至景龙末。宅内有龙池涌出。日以浸广。望气者云。有天子气。中宗数行其地。命泛舟。以驼象踏气以厌之。至是为宫焉。后于西南置楼。西面题曰花萼相辉之楼。南面题曰勤政务本之楼。至二十五年。元宗谓诸王曰。我自奉先帝宫室。不敢有加。时时补葺。已愧于劳人矣。惟兴庆创制。乃朝廷百辟卿士。以吾旧邸。因欲修建。不免群卿考室之词。以傒庶民子来之请。亦所以表休征之地。新作南楼。本欲察甿俗。采风谣。以防壅塞。是亦古辟四门达四聪之意。时有作乐宴慰。不徒然也。又因大哥让朱邸。以成花萼相辉之美。历观自古圣帝明王。有所兴作。欲以助教化也。我所冀者。式崇敦睦。渐渍薄俗。令人知信厚尔。至十六年正月三日。始移仗于兴庆宫听政。二十四年六月。广花萼楼。筑夹城至芙蓉园。十二月三日。毁东市东北角。道政坊西北角。以广花萼楼前。

天宝十载四月二十一日。兴庆宫造交泰殿成。

元和十四年三月。诏左右军各以官健二千人。修勤政楼。

太和三年十月。敕修南内天同殿十三间。及勤政楼明光楼。

大中五年。诏修明仪楼。

华清宫

开元十一年十月五日。置温泉宫于骊山。至天宝六载十月三日。改温泉宫为华清宫。至天宝九载九月幸温泉宫。改骊山为会昌山。至十载。又改为昭应山。仍于秦坑儒之处立祠。以祀遭难诸儒。

天宝元年十月。造长生殿。名为集灵台。以祀神。

六载十二月。发冯翊华阴等郡丁夫。筑会昌罗城于温阳。置百司。

七载十二月二日。元元皇帝降于朝元阁。改为降圣阁。八载四月。新作观风楼。

查看更多新书　请进本站吧

诸宫

武德七年五月十七日。造仁智宫于宜州宜君县。

贞观二年八月。上每日视于西宫。公卿奏以宫中卑湿。请立一阁。上曰。若遂来请。縻费良多。昔汉文帝将起露台。而惜中人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哉。竟不许。十一年正月十四日。新作飞山宫。七月二十日。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园囿。以分给遭水之家。

十四年八月五日。营襄城宫。初。太宗将幸洛阳。遣将作大匠阎立德。访可清暑之地。以建离宫。遂于汝州西山。前临汝水。傍通广城泽。以置宫焉。役工一百九十万。杂费称是。至十五年三月七日。幸襄城宫。及至。暑热甚。又多毒虺。太宗大怒。九日。免立德官。而罢其宫。分赐百姓。

显庆五年四月八日。于东都苑内造八关凉宫。五月二十二日。改为合璧宫。仪凤三年正月七日。于蓝田县新作凉宫。宜名万全宫。宏道元年十二月七日。遗诏废之。

仪凤四年五月十九日。造紫桂宫于渑池县西。至永淳元年四月十三日。改芳桂宫。宏道元年。遗诏废之。长安二年六月。于雍州永安县置凉宫。以永安为名。仍令特进武三思充使营造。

景龙元年十月。敕宫殿门。皇城门。京城门。禁苑门。左右内外。各给交鱼符一合。巡鱼符一合。左厢给开门鱼一合。右厢给闭门鱼一合。左符付监门掌。交番巡察。每夜并非时开闭。则用之。

开元十一年正月十四日。改潞州旧宅为飞龙宫。

杂记

武德三年七月八日。敕隋代离宫别馆。游憩所。并废。九年六月。改东宫宏礼嘉福等门为重光宣明门。

长安二年正月十七日。太子左庶子王方庆上言。请准旧制。改东宫殿及各门。与皇太子名同者。上疏曰。谨按史籍所载。人臣与人主言及上表。未有称皇太子名者。当为太子皇储。其名尊重。不敢指斥。所以不言。西晋仆射山涛启事。称皇太子而不言名。涛中朝名士。必详典籍。故不称名。应有凭准。朝官尚犹如此。宫臣讳则不疑。今东宫殿及门名。皆有触犯。临事论启。回避甚难。孝敬皇帝为太子时。改宏教门为崇教门。沛王为皇太子时。改崇贤馆为崇文馆。皆避名讳。以尊礼典。此则成例。足为规模。上从之。

神龙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有司奏。以宫殿名与沛王讳同者。悉改焉。遂改昭庆殿章德殿昭贤侯庙。

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改元武楼为神武制胜楼。

开元二十六年正月六日。修望春宫。至十月。两京路行宫。各造殿宇。及屋千间。

查看更多资料 请进来看吧

贞元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户部侍郎班宏。奉敕修延喜门。筑夹城。五年正月十九日。宏又修元武楼。

十二年八月六日。户部尚书裴延龄。奉敕修望仙楼。至十三日。令又筑望仙楼东夹城。其年十二月。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副知度支苏弁。奉敕改造三殿前会庆亭。

十三年九月。上谓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曰。朕以浴堂院殿。一袱损坏。欲换之而未能。裴延龄曰。陛下自有本分钱物。用之不竭。上惊曰。本分钱物何也。对曰。准礼经。天下赋税三分。一分充干豆。一分充宾客。一分充君之庖厨。干豆者。供宗庙也。亦不能分财物。至于诸国蕃客。及回纥马价。皆极简俭。庖厨之余。其数尚多。陛下本分也。用修数十殿。亦不合疑。何况一袱邪。上颔之而已。又奏近于同州。检得一谷。材木可数千条。皆长七八丈。上曰。人言天宝中。侧近求觅长五六十尺者尚无。今何近处忽有此木。延龄曰。生自关辅。盖为圣时。岂前时合得有也。其奸佞如此。

十四年三月三日。造会庆亭于麟德殿前。

元和二年六月。诏左神策军。新筑夹城。置元化门晨辉楼。

三年十月。敕修南内宫墙舍。共一千六百间。

五年十一月。上谓宰臣曰。朕以禁中旧殿。岁久倾危。欲渐修葺。缘国用未足。每务简俭。至于车服食饮。亦畏奢侈。不知竟可营造否。权德舆对曰。仲尼谓大禹卑宫室。菲饮食。恶衣服。为无间。汉文帝欲起露台。以百金中人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遂止。是以文帝之代。四海庶富。俗知礼让。今陛下至诚恭俭。有过前王。当为天下幸甚。

六年五月。诏毁兴安门南竹亭。

十二年四月。诏右神策军。以众二千筑夹城。自云韶门过芳林门。西至修德里。以通于兴福佛寺。其年闰五月。新造蓬莱池周廊四百间。

十三年二月。诏六军使创修麟德殿之右廊。是月。浚龙首池起承晖殿。雕饰绮焕。徙植佛寺之花木以充焉。

十五年二月。诏于西廊内开便门。以通宰臣自阁中赴延英路。七月。新作永安殿及宝庆殿。修日华门。通干门。并朝堂廊舍。八月。发神策六军三千人。浚鱼藻池。十月。发右神策兵各千人。于门下省东少阳院前筑墙。及造楼观。

长庆元年五月。禁中造百尺楼。时帑藏未实。内外多事。土木之工屡兴。物议喧然。

宝历元年五月。神策军于苑内古长安城中。修汉未央宫。掘地获白玉一。长六尺。其年九月。敕长春宫庄宅。宜令内庄宅使营建。

太和元年四月。诏毁升阳殿东放鸭亭。望仙门侧看楼十间。并敬宗所造也。

二年八月。敕修安福楼及南殿院屋宇一百八十八间。又修两仪殿及甘露殿。共一百七十二间。

九年七月。敕修紫云楼于芙蓉北垣。九月。内出新造紫云楼彩霞亭额。左军中尉仇士良。以鼓吹迎于银台门。时上好诗。每吟杜甫曲江行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乃知天宝已前。曲江四面。皆有行宫台殿。思复升平故事。故为楼殿壮之。

会昌元年三月。敕造灵符应圣院。五年正月。造仙台。其年六月。修望仙楼及廊舍。共五百三十九间。

大中元年二月。敕修百福殿院八十间。其年七月。敕亲亲楼号雍和殿。别造屋宇廊舍七百间。二年正月。敕修右银台门楼屋宇。及南面城墙至睿武楼。

天佑二年四月敕。自今年五月一日后。常朝出入。取东上阁门。或遇奉慰。即开西上阁门。永为定制。其年五月四日。敕改东都延喜门为宣仁门。重明门为兴教门。长乐门为光政门。光范门为应天门。干化门为干元门。宣政门为敷政门。宣政殿为贞观殿。日华门为左延福门。月华门为右延福门。万寿门为万春门。积庆门为兴善门。含章门为膺福门。含清门为延义门。金銮门为千秋门。延和门为章善门。以保宁殿为文思殿。其见在门名。与西京门同名。并宜改复洛京旧门名。

唐会要

唐会要卷三十一

舆服上　　衮冕

旧制。天子之服。则有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元冕。通天冠。武弁。黑介帻。白纱帽。平准帽。翼善冠之服。并出于殿中省。皇后之服。则有袆衣。鞠衣。钿´礼衣之服。并出于内侍省。太子之服。则有衮冕。具服远游冠。公服远游冠。乌纱帽。弁服。平巾帻。进德冠之服。并出于左春坊。凡王公第一品。服衮冕。二品服鷩冕。三品服毳冕。四品服絺冕。五品服元冕。六品至九品服爵弁。

武德四年七月定制。凡衣服之令。天子之服有十二等。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元冕。通天冠。武弁。黑介帻。白纱帽。平巾帻。白帢。是也。

显庆元年九月十九日。修礼官臣无忌志宁敬宗等言。准武德初撰衣服令。乘舆祀天地。服大裘冕。无旒。臣勘前件令。是武德初撰。虽凭周礼。理极未安。谨按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南至。被衮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则天数也。而此二礼。俱说周郊。衮与大裘。事乃有异。按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明以御寒。理非当暑。若启蛰祈谷。冬至报天。行事服裘。义归通允。至于夏季迎气。龙见而雩。炎炽方隆。如何服之。谨寻历代。唯服衮章。与郊特牲义旨相协。按周迁舆服志云。汉明帝永平二年。诏采周官礼记。始制祀天地服。惟天子备十二章。沈约宋书志云。魏晋郊天。亦皆服衮。宋魏周齐隋。礼令祭服。悉同斯则。百王通典。炎凉无妨。复与礼经。事无乖舛。今请宪章故实。郊祭天地。皆服衮冕。其大裘请停。仍改礼令。又捡新礼。皇帝祭社稷。絺冕四旒。衣三章。祭日月。服元冕三旒。衣无章。谨按令文。是四品五品之服。此三公亚献。皆服衮衣。孤卿助祭。服毳及鷩。斯乃乘舆章数。同于大夫。君少臣多。殊为不可。周礼云。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则鷩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

则絺冕。祀诸小祀则元冕。又云。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之服。衮冕已下。皆如王之服。所以三礼义宗。遂有二释。一云。公卿大夫助祭之日。所服之服。降王一等。又云。悉与王同。求其折衷。俱未通允。但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天子以十二为节。义在法天。岂有四旒三章。翻为御服。若诸臣助祭。冕与王同。便是贵贱无分。君臣不别。如其降王一等。则王着元冕之时。群臣次服爵弁。既屈天子。又贬公卿。周礼此文。久不施用。是故汉魏以来。下迄隋代。相承旧事。唯用衮冕。今新礼。亲祭日月。仍服五品之服。临事施行。极不稳便。请遵历代故实。诸祭并用衮冕。制可之。无忌等又奏曰。皇帝为诸臣及五服亲举哀。依礼着素服。今令乃云白帢。礼令乖舛。须归一涂。且白帢出自近代。事非稽古。虽着令文。不可行用。请改从素服。以合礼文。制从之。

仪凤二年。太常博士苏知机又上表。以公卿以下冕服。请别立节文。敕下有司详议。崇文馆学士校书郎杨炯议曰。今表请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舆服之者。谨按日月星辰。已施于旌旗矣。龙虎火山。又不逾于古矣。而云麟凤有四灵之名。元龟有负图之应。云有纪官之号。水有感德之祥。此盖别表休征。终是无逾比象。然则皇王受命。天地兴符。仰观则璧合珠连。俯察则银黄玉紫。尽南宫之粉壁。不足写其形状。罄东观之铅黄。无以纪其名实。固不可毕陈于法服也。云也者。从龙之气也。水也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别为章目也。鷩冕八章。三公服之。鷩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鹰鹯者。鸷鸟也。适可以辨祥刑之职也。熊罴者。猛兽也。适可以旌武臣之力也。又称藻为水草。无所法象。引张衡赋云。蒂倒茄于藻井。披江葩之狎猎。谓为莲花。取其文采者。夫茄莲也。若以莲花代藻。变古从今。既不知木草之名。亦未达文章之意。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衮名。岂惟颠倒衣裳。抑亦自相矛盾。又黼冕四章。五品服之。考之于古。则无其名。验之于今。则非章首。此则不经之甚也。夫礼惟从俗。则命为制。令为诏。乃秦王之故事。犹可以适于今矣。若乃义取随时。则出称警。入称跸。乃汉朝之旧仪。犹可以行于代矣。亦何取变周公之轨物。改宣尼之法度者哉。由是竟寝知机所请。

开元十一年冬。将有事于南郊。中书令张说奏称。准令。皇帝祭昊天上帝。服大裘之冕。事出周礼。取其质也。永徽二年。高宗享南郊用之。显庆元年修礼。改用衮冕。事出郊特牲。取其文也。自则天已来用之。若遵古制。则应用大裘。若便于时。则衮冕为美。令所司造二冕呈进。上以大裘朴略。冕又无旒。既不可通用于寒暑。乃废而不用之。自是。元正朝会。用衮冕及通天冠。大祭祀依郊特牲。亦用衮冕。自余诸服。虽着在令文。不复施用。

二十六年。肃宗为皇太子。受册。太常所撰仪注。有服绛纱衮之文。太子以为与皇帝所称同。上表辞不敢当。请有司易之。上令百官详议。尚书左丞相裴耀卿。太子太师萧嵩等奏曰。谨按衣服令。皇太子具服。有远游冠。三梁。加金附蝉九首。施珠翠。黑介帻。发缨绥。犀簪。导绛纱衮。白纱中单。皂领。褾 。白裙襦。方心曲领。绛纱蔽膝。革带。剑佩。绶等。谒庙还宫。元日冬至朔日。入朝释奠则服之。其绛纱衮。则是冠衣之内。一物之数。与裙襦剑佩等无别。至于贵贱之差。尊卑之异。则冠为首饰。名制有殊。并珠旒及裳彩章之数。多少有别。自外不可事事差异。亦有上下通服。名制是同。礼重则具服。礼轻则从省。今以至敬之情。有所不敢。衣服不可减省。称谓须更变名。望所撰仪注。不以绛纱衮为称。但称为具服。则尊卑有差。谦光成德。议奏。上手敕改为朱明服。下所司行用焉。

章服品第

旧仪有朝服亦名具服。一品已下。五品已上。陪祭朝享。拜表大事。则服之。六品已下。唯无剑佩绶。又有公服。亦名从省服。一品已下。五品已上。朔望朝谒。及见东宫。则服之。六品已下。去纷鞶囊。皆双绶。又九品已上。朔望朝参者。十月一日已后。二月三十日已前。并服葱褶。五品已上。着珂伞。

贞观四年八月十四日。诏曰。冠冕制度。以备令文。寻常服饰。未为差等。于是三品已上服紫。四品五品已上服绯。六品七品以绿。八品九品以青。妇人从夫之色。仍通服黄。至五年八月十一日。敕七品以上。服龟甲双巨十花绫。其色绿。九品以上。服丝布及杂小绫。其色青。至龙朔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孙茂道奏称。准旧令。六品七品着绿。八品九品着青。深青乱紫。非卑品所服。望请改。六品七品着绿。八品九品着碧。朝参之处。听兼服黄。从之。

咸亨五年五月十日敕。如闻在外官人百姓。有不依令式。遂于袍衫之内。着朱紫青绿等色短衫袄子。或于闾野。公然露服。贵贱莫辨。有斁彝伦。自今以后。衣服下上。各依品秩。上得通下。下不得僭上。仍令有司严加禁断。

上元元年八月二十一日敕。一品已下文官。并带手巾。算袋。刀子。砺石。其武官欲带者。亦听之。文武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带十三銙。四品服深绯。金带十一銙。五品服浅绯。金带十銙。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九銙。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 石带。九銙。庶人服黄铜铁带。七銙。前令九品已上。朝参及视事。听服黄。以洛阳县尉柳延服黄夜行。为部人所殴。上闻之。以章服紊乱。故以此诏申明之。朝参行列。一切不得着黄也。

文明元年七月五日诏。八品已下。旧服青者。并改为碧。

神龙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敕。停京官六品已下着绯葱褶令。各依本品为定。

景云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制。令内外官。依上元元年敕。文武官咸带七事。谓佩刀。刀子。砺石。契苾真。哕厥针筒。火石袋。 鞢等。其腰带一品至五品。并用金。六品至七品。并用银。八品九品。并用 石。

开元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敕。百官所带跨巾算袋等。每朔望朝参日着。外官衙日着。余日停。其年七月二十五日敕。珠玉锦绣。既令禁断。准式。三品已上饰以玉。四品已上饰以金。五品已上饰以银者。宜于腰带及马镫酒杯杓依式。自外悉断。

十九年六月敕。应诸服葱褶者。五品已上。通用绸绫及罗。六品已下小绫。除 头外。不得服罗縠。及着独窠绣绫。妇人服饰。各依夫子。五等以上诸亲妇女。及五品已上母妻。通服紫。九品已上母妻。通服朱。五品已上母妻。衣腰襻褾。缘用锦绣。流外及庶人。不得着绸绫罗縠。五色线ｔ履。几 色衣不過十二破。浑色衣不过六破。帽子皆大露面。不得有掩蔽。正朝会及大礼陈设事。缘供奉官摄官者。并依摄官服之。

元和十二年六月九日。太子少师郑余庆奏。内外官服朝服入祭服者。其中五品。多有疑误。约职事宜。自今已后。其职事官是五品者。虽带六品已下散官。即有剑佩绶。其六品已下职事官。纵有五品已下散官。并不得服剑佩绶。

龙纪元年十一月。将有事圜丘。上宿斋于武德殿。宰臣百寮。朝服于位。时两军中尉杨复恭。及两枢密皆朝服侍上。太常博士钱珝李绰等奏曰。今皇帝赴斋。内臣朝服。窃详国朝故事。及近代礼令。并无内官朝服助祭之文。若须要冠服。请各依所兼正官。随资品。依令式。服本官之服。从之。

内外官章服

旧制。凡授都督刺史。皆未及五品者。并听着绯佩鱼。离任则停之。若在军赏绯紫鱼袋者。在军则服之。不在军不在服限。若经叙录不合得者。在军亦停之。

开元三年四月敕。宰臣自朝廷出镇。请朝官至侍御史已上者。即许兼受章服。便为久例。

其年八月诏。驸马都尉。从五品阶。自今已后。宜准令式。仍借紫金鱼袋。驸马都尉借紫。自此始也。

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诏。彰施服色。分别贵贱。苟容僭滥。则有乖仪式。如闻内外绝无官者。皆诈着绿。不以为事。又军将在阵。赏借绯紫。本是从戎　胯之服。一得之后。遂别造长袍。递相仿效。又入蕃使。别敕借绯紫者。使回合停。自今已后。衙内宜专定殿中侍御史纠察。天授二年八月二十日。左羽林大将军建昌王攸宁。赐紫金带。九月二十六日。除纳言。依旧着紫带金龟。借紫自此始也。

八年二月二十日敕。都督刺史品卑者。借绯及鱼袋。永为例程。

二十五年五月三日敕。绯紫之服。班命所崇。以赏有功。不可僭滥。如闻诸军赏借。人数甚多。曾无甄别。是何道理。自今已后。除灼然有战功外。余不得辄赏。

大中元年。中书门下奏。幕府迁授章服。贞元元年之间。使府奏职至侍御史。然后许兼省官。至章服皆计考效。近日奏行殿中及戎卒。便请朱紫。数事俱行。其中自绿腰金。皆非典故。今请自侍御史待年月足后。更奏始与省官。至于朱紫。许于本使府有事绩尤异者。然后许奏请。惟副使行军。奏职特加。先着绿便许绯。余不在此限。

三年五月。中书门下奏。增秩赐金紫。虽有故事。如观察使奏刺史善状。并须指事而言。不得虚为文饰。其诸道副使判官。如事绩尤异。然后许奏论。惟副使行军。先着绿便许赐绯。其余不在此限者。诸使奏请。或资品尚浅。即请章服。或赐绯未几。又请赐紫。准令。入仕十六考职事官。散官皆至五品。始许着绯。三十考职事官四品。散官三品。然后许衣紫。除台省清要。牧守常典。自今已后。请约官品为例。判官上检校五品者。虽欠阶考。量许奏绯。副使行军。俱官至侍御史已上者。纵阶考未至。亦许奏绯。如已检校四品官。兼中丞。先赐绯。经三周年已上者。兼许奏紫。其有职事尤异。关钱谷者。须指事上言。监察已下。量与减年限。进改殿中已上。然后可许赐章服。公事寻常者。不在奏限。依奏。

杂录

干封二年二月。禁工商不得乘马。

神龙二年九月。仪制令。诸一品已下。食器不得用浑金玉。六品已下。不得用浑银。

太和元年五月敕。衣服车乘。器用宫室。侈俭之制。近日颇差。宜准仪制令。品秩勋劳。仍约今时所宜。撰等级。送中书门下参酌奏闻。

三年九月敕。两军诸司内官。不得着纱縠绫罗等衣服。

六年六月勒。详度诸司制度条件等。礼部式。亲王及三品已上。若二王后。服色用紫。饰以玉。五品已上。服色用朱。饰以金。七品已上。服色用绿。饰以银。九品已上。服色用青。饰以　石。应服绿及青人。谓经职事官成。及食禄者。其用勋官及爵。直司依出身品。仍听佩刀砺纷帨。流外官及庶人。服色用黄。饰以铜铁。其诸亲朝贺宴会服饰。各依所准品。又请一品二品许服玉。及通犀。三品许服花犀斑犀及玉。又服青碧者。许通服绿。余依礼部式。又应三省御史台。两京诸司。及诸道在城职掌官等。诸不许用本官本品例。仍并不得服犀玉。及车马不得饰以金银。又袍袄衫等。曳地不得长二寸已上。衣袖不得广一尺三寸已上。妇人制裙。不得阔五幅已上。裙条曳地。不得长三寸已上。襦袖等不得广一尺五寸已上。又六典及礼部式。诸文武官赴朝。诸府道从职事。一品及开府仪同三司。听七骑。二品及特进。听五骑。三品及散官。三骑。四品五品。二骑。六品已下。一骑。其散官及以理去官。五品已上。将从不得过两骑。若京城外。不在此限。今约品秩。职事官一品职七骑。二品及中书门下三品五骑。三品及中书门下御史台五品。尚书省四品。三骑。四品五品两骑。鞍通用银装。六品一骑。通用　石装。其散官及以理去官者。五品已上。不得过一骑。其若在京城外。及勋绩显著。职事繁重者。不在此限。七品已下。非常参官。并不得以马从。未任者听乘蜀马。鞍用乌漆装。又请一品二品九骑。三品七骑。四品五骑。五品两骑。六品一骑。其京城内应职事繁重者。不在此限。六品以下。非常参官。不得马从。其六品已上。非常参官。周亲未任者。听乘马。余未任者。听乘蜀马小马。鞍用乌漆装。其胥吏杂色人。不在此限。其鞍辔装饰。据所司条流。得用银者。四品已下。并得许用垂头押胯。其用银及　石者。并不得用闹装。其军容队伍。要资华饰。不在此限。余并请依所司条流。又制。节度使。准仪制令。诸军一品已下。五品已上。皆通用幰。六品已下。皆不得用幰。令非册拜及婚会。并不得用幰。又准少府式。公主出降。犊车两乘。一金铜装。郡主犊车两乘。一铜装。县主犊车两乘。一铜装。又准卤簿令。外命妇一品。厌翟车。从车六乘。二品三品。白铜饰犊车一乘。从车四乘。四品白铜饰犊车一乘。从车两乘者。今此附前件令式。参酌今时之宜。且妇人本合乘车。近来率用檐子。事已成俗。教在因人。今请外命妇一品二品。中书门下三品母妻。金铜饰犊车檐子。舁不得过八人。三品金铜饰犊车檐子。舁不得过六人。非尚书省御史台。即以白铜饰檐子。舁不得过四人。四品五品。白铜饰犊车。白铜饰檐子。舁不得过四人。六品以下。画奚车檐子。舁不得过四人。胥吏及商贾妻。并不得乘奚车及檐子。其老疾者。听乘苇轝车及　笼。舁不得过二人。庶人准此。右伏缘白铜先已禁断。今请应合用白铜者。通用　石。其胥吏及商贾妻女老病者。听乘座车及苇轝车。余并准所司条流处分。敕旨。并依奏。又奏。妇人高髻险妆。去眉开额。甚乖风俗。颇坏常仪。费用金银。过为首饰。并请禁断。其妆梳´篦等。伏请勒依贞元中旧制。仍请敕下后。诸司及州府榜示。限一月内改革。又吴越之间。织造高头草履。亦请切加禁绝。其以彩帛缦成高头履。及平头小花草履。既任依旧。余请准所司条流。又奏。准营缮令。王公已下。舍屋不得施重栱藻井。三品已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九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五间五架。五品已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七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三间两架。仍通作乌头大门。勋官各依本品。六品七品已下堂舍。不得过三间五架。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非常参官。不得造轴心舍。及施悬鱼对凤瓦兽通袱乳梁装饰。其祖父舍宅。门荫子孙。虽荫尽。听依仍旧居住。其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楼阁。临视人家。近者或有不守敕文。因循制造。自今以后。伏请禁断。又庶人所造堂舍。不得过三间四架。门屋一间两架。仍不得辄施装饰。又准律。诸营造舍宅。于令有违者。杖一百。虽会赦令。皆令改正。其物可卖者听卖。若经赦百日不改去。及不卖者。论如律。又奏。商人乘马。

前代所禁。近日得以恣其乘骑。雕鞍银镫。装饰焕烂。从以童骑。最为僭越。请一切禁断。庶人准此。师僧道士。除纲维及两街大德。余并不得乘马。请依所司条流处分。诸部曲客女奴婢。服絁绸绢布。色通用黄白。饰以铜铁。客女及婢。通服青碧。听同庶人。兼许夹缬。丈夫许通服黄白。如属诸军诸使诸司。及属诸道。任依本色目流例。其女人不得服黄紫为裙。及银泥罨画锦绣等。余请依令式。又制度衣服车乘器用宫室等。其诸军使职掌官等。并请约文武官例。各委本道本军本使。以职掌高下。约为等第。比类闻奏。又应诸色条流。请委御史台知弹御史。两巡使。京兆尹。东都留守。河南尹。留台御史。外州府长吏。准条流月日切加纠察。如违越。没入所犯物。仍量加决责。其常参官具名闻奏。其在城诸军使。各委本司句当。不及者。委台司觉察闻奏。敕旨。理道所关。制度最切。其丧葬婚嫁。吉凶礼物。虽不在条件之内。亦委所司。准令式句当。仍加捉搦。其禁军仗卫杂饰。及诸道节镇等使。军装衣服。即不在此限。余并依奏。

其年七月。度支户部盐铁三司奏。准今年六月敕。令三司官典。及诸色场库所由等。其孔目。句检。句覆。支对。句押。权遣。指引进库官。门官等。请许服细葛布折造。及无纹绫充衫及袍袄。依前通服绿。暗银蓝铁充腰带。不得乘毛色大马。鞍辔踏镫用　石。其驱使官。有正官。及在城及诸色仓场官等。请许服细葛布折造。及庶人纹绫充衫袍。依前服绿。蓝铁充腰带。乘小马。鞍辔衔镫用　石。其驱使官。未有正官。及与行按令史等。请许粗葛布及官絁等充衫袄。亦请依前通服绿。铜铁腰带。乘蜀马。其鞍用乌漆铁踏镫。听于每司。各许三人着绿布衫。其不行按令史并书手。服白。仍并不许乘马及马从。通引官许依前粗紫絁及紫布充衫袍。蓝铁腰带。乘小马。鞍用乌漆铁踏镫。其行官门子等。请许依前服紫粗絁充衫袄。蓝铁腰带。仍不许乘马。其骡纲车纲等。缘常押驴骡于诸州府搬运。及送远军衣赐。须应程期。请许依前粗紫絁充袄。蓝铁腰带。乘驴车。出塞即请许乘粗牡马。余并不得违元敕。拣子及诸色小所由。并请服白布衫。及应向外监院职掌所由。请敕下后。约省使条流。递减一等处分。除此外。余并准元敕处分。依奏。

七年八月九日敕。今年十月。服冬裘后。其衣服舆马。并宜准太和六年六月十七日敕处分。如固违制度。九品已上。量加黜责。其布衣。五年不得选举。

开成四年二月。淮南观察使李德裕奏。臣管内妇人。衣袖先阔四尺。今令阔一尺五寸。裙先曳地四五寸。今令减五寸。从之。

五年六月。御史中丞黎植奏。伏以朝官出使。自合驿马。不合更乘檐子。自此请不限高卑。不得辄乘檐子。如病。即任所在陈牒。仍申中书门下及御史台。其檐夫自出钱雇。节度使有病。亦许乘檐子。不得便乘卧舆。宰相三公师保尚书令正省仆射。及致仕官疾病者。许乘之。余官并不在乘限。其檐子任依汉魏故事。准载步舆步舆之制。不得更务华饰。其三品已上官。及刺史赴任。有疾亦任所在陈牒。许暂乘。病瘥日停。不得驿中停止。人夫并须自雇。又中书门下奏。台司所奏条流檐子事。更须商量。其常参官或诸司长史。品秩高者。有疾及筋力绵怯。不能控驭。望许牒台。暂乘檐子。患损勒停。其出使郎官。中路遇疾。令自雇夫者。若所诣稍远。计费极多。制下检身。不合贷借。轻赍则不济所要。无偏则不可支持。如中路遇疾者。所在飞牒申奏。差替去。以此商量。庶为折衷。余请依御史台所奏。

冠

唐制。亲王服远游三梁冠。五品已上。两梁冠。九品已上。一梁冠。武官及中书门下九品已上。服武弁平巾帻。御史服法冠。武德四年七月敕。折上巾。军旅所服。即今　头

是也。自后纱帽渐废。贵贱用之。故事。全复皂而向后幕发。俗谓之　头。周武建德中。裁为四脚。

其年十二月。高祖问秘书丞令狐德棻曰。丈夫冠。妇人髻。竞为高大。何也。对曰。在人之身。冠髻为上。所以古人方诸君子。昔东晋之末。君弱臣强。江左之士。莫不衣小而裳大。及宗武正位之后。君尊而臣卑。俄亦变改。此即近事之征。

贞观八年五月七日。太宗初服翼善冠。赐贵臣进德冠。因谓侍臣曰。　头起于周武帝盖取便于军容耳。今四方无虞。当偃武事。此冠颇采古法。兼类　头。乃宜常服。至开元十七年。废不行用。

开元十九年六月敕。应五品已上。行六品冠。去琪珠。

二十五年。工部太常寺。衣冠祭服并帻。诸司供奉官衣冠履舄等。所司七年一替。三年一给。未满三年。有损坏者。并自修理。

干元元年十月一日。知司天台事韩颖奏。五官正。奉敕创置。其官职配五方。上稽五纬。臣请冠上加一星珠。衣从本方正色。每至元日冬至朔望朝会。及诸大礼。即服以朝见。仍望永为恒式。敕旨依。

贞元七年十一月。上问冠冕于宰臣。时董晋对曰。古之人服冠冕者。动有佩玉之响。以节步也。故大禹恶衣服而致美于黻冕。上然之。

巾子

武德初。始用之。初尚平头小样者。

天授二年。则天内宴。赐群臣高头巾子。呼为武家诸王样。景龙四年三月内宴。赐宰臣已下内样巾子其样高而踣。皇帝在藩时所冠。故时人号为英王踣样。

开元十九年十月。赐供奉及诸司长官罗头巾。及官样圆头巾子。

永泰元年。裴冕为左仆射。自创巾。号曰仆射样。

太和三年正月。宣令诸司小儿。勿许裹大巾子入内。

鱼袋

永徽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开府仪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职事四品五品。并给随身鱼袋。

五年八月十四日敕。恩荣所加。本缘品命。带鱼之法。事彰要重。岂可生平在官。用为褒饰。纔至亡没。便即追收。寻其始终。情不可忍。自今已后。五品已上有薨亡者。其随身鱼袋。不须追收。

咸亨三年五月三日。始令京官四品五品职事。佩银鱼。是日。出内鱼袋赐之。

垂拱二年正月二十日赦文。诸州都督刺史。并准京官带鱼袋。

天授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改内外官所佩鱼为龟。至神龙二年二月四日。京文武官五品已上。依旧式佩鱼袋。

久视元年十月十三日。职事三品已上龟袋。宜用金饰。四品用银饰。五品用铜饰。上守下行。皆依官给。

神龙元年六月十七日赦文。嗣王郡王有阶级者。许佩金鱼袋。至开元元年八月二十日。诸亲王长子。先带郡王官阶级者。亦听着紫。佩鱼袋。

二年八月制。京文官五品已上。依旧式佩银鱼袋。

景龙三年八月。令特进佩鱼。散职佩鱼。自兹始也。

苏氏记曰。自永徽以来。正员官始佩鱼。其离任及致仕。即去鱼袋。员外判试并检校等官。并不佩鱼。至开元九年九月十四日。中书令张嘉贞奏曰。致仕官及内外官五品已上检校试判。及内供奉官。见占阙者。听准正员例。许终身佩鱼。以为荣宠。以理去任。亦许佩鱼。自后恩制赏绯紫。例兼鱼袋。谓之章服。

景云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赦文。鱼袋。着紫者金装。着绯者银装。

开元二年闰二月敕。承前诸军人。多有借绯及鱼袋者。军中卑品。此色甚多。无功滥赏。深非道理。宜敕诸军镇。但是从京借。并军中权借者。并委敕封收取。待立功日。据功合德。即将以上者。委先借后奏。其灵武。和戎。大武。幽州镇军。赤水。河源。瀚海。安西。定远等军。既临贼冲。事藉悬赏。量军大小。各封金鱼袋一二十枚。银鱼袋五十枚。并委军将。临时行赏。

唐会要卷三十二

舆服下　笏

武德四年八月十六日。诏五品已上执象笏。已下执竹木笏。旧制。三品已下。前挫后直。五品已上。前挫后屈。武德已来。一例上圆下方。其日敕。凡笏周制七。周礼。诸侯以象。大夫以鱼须文竹。晋宋以来。谓之手板。自西魏后。五品已上。通用象牙。六品以下。兼用竹木。近唯尚书郎执笏。公卿但以手板。后周保定四年。百官始执笏。至晋宣时。内外妇人执笏。其拜俯伏兴俱执之。

开元八年九月敕。诸笏。三品已上。前屈后直。五品已上。前屈后挫。并用象。九品已上。竹木。上挫下方。男以上听依品爵执笏。假板官亦依例。

异文袍

武德四年八月十六日。敕三品已上。服大料紬绫及罗。其色紫。饰用玉。五品已上。服小料紬绫及罗。其色朱。饰用金。六品已上。服丝布杂小绫。交梭及双紃。其色黄。六品七品饰银。八品九品　石。流外及庶人。服紬绢絁布。其色通用黄白。饰用铜铁。

天授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内出绣袍。赐新除都督刺史。其袍皆刺绣作山形。绕山勒回文铭曰。德政惟明。职令思平。清慎忠勤。荣进躬亲。自此每新除都督刺史。必以此袍赐之。

延载元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绣袍以赐文武官三品已上。其袍文仍各有训诫。诸王则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左右卫将军。饰以对麒麟。左右武卫。饰以对虎。左右鹰扬卫。饰以对鹰。左右千牛卫。饰以对牛。左右豹韬卫。饰以对豹。左右玉铃卫。饰以对鹘。左右监门卫。饰以对狮子。左右金吾卫。饰以对豸。文铭皆各为八字回文。其辞曰。忠贞正直。崇庆荣职。文昌翊政。勋彰庆陟。懿冲顺彰。义忠慎光。廉正躬奉。谦感忠勇。

开元十一年六月。敕诸卫大将军。中军郎将袍文。千牛卫瑞牛文。左右卫瑞马文。骁卫虎文。武卫鹰文。威卫豹文。领军卫白泽文。金吾卫辟邪文。监门卫狮子文。每正冬陈设。朝日着甲。会日着袍。

贞元三年三月。初赐节度观察使等新制时服。上曰。顷来赐衣。文彩不常。非制也。朕今思之。节度使文。以鹘衔绥带。取其武毅。以靖封内。观察使以雁衔仪委。取其行列有序。冀人人有威仪也。

其年十一月九日。令常参官服衣绫袍。金玉带。至八年十一月三日。赐文武常参官大绫袍。

太和六年六月。敕三品已上。许服鹘衔瑞草。雁衔绥带。及对孔雀绫袍袄。四品五品。许服地黄交枝绫。六品已下常参官。许服小团窠绫。及无纹绫。隔织独织等充。除此色外。应有奇文异制袍袄绫等。并禁断。其中书门下省尚书省御史台及诸司三品官。并勒下后。许一月日改易。应诸司常参官。限敕下后两月日改易。除非常参官及供奉官。外州府四品已上官。许通服丝布。仍不得有花文。一切禁断。其花丝布及缭绫。除供御服外。委所在长史禁毁讫闻奏。其不可服丝布者。敕下后。限一月并须改易。

辂车

武德初着令。天子銮辂五等。玉金象革木。以供服乘用之。属车十乘。指南车。记里鼓车。白鹭车。鸾旗车。辟恶车。皮轩车。安车。耕根车。四望车。羊车。

贞观元年十一月。始加豹尾车。黄钺车。通为十二乘也。以为仪仗之用。大驾行幸。则分前后。施于卤簿之内。若大陈设。则分左右。施于仪卫之中。高祖太宗。大礼则乘大辂。高宗不喜乘辂。每有大礼。则御辇。至则天以为常。元宗以辇不中礼。废而不用。旧制。辇有七。一曰大凤辇。二曰大芳辇。三曰仙游辇。四曰小轻辇。五曰芳亭辇。六曰大玉辇。七曰小玉辇。舆有三。一曰五色舆。二曰常平舆。其用如七辇之仪。三曰腰舆。则常御焉。

开元十一年冬。祀南郊。乘辂而往。礼毕。骑还。自是行幸郊祀。皆骑于仪卫之内。其五辂腰舆。陈于卤簿而已。

贞元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户部侍郎裴延龄。奏进止。修造法驾御辂排城等。

元和十年十月。上阅新作指南车记里车于麟德殿。

会昌六年十一月。太仆寺奏。请重修御辂鼓法驾等车二十四乘。并调马拖车一十三乘。

乘车杂记

贞观十三年。上幸九成宫。时中郎将结社尔反。犯御营。马骑得逾长幕。宿卫官拒之。方败走。太宗乃遣造为漆盾。于三卫幕外。编以为城。于盾而彩画为兽头。咸外向。令马骑见之。不敢进。遂为永式。至显庆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有司奏。请造排车七百乘。拟车驾行幸。运载排城。上以为劳烦。乃令于旧顿筑墙为固。

显庆二年十月。左仆射于志宁奏。请驾行日。须三部张设。更造九十连帐。及三梁等。上曰。九十连帐。非惟营造费功。又大须车牛运辇。朕坐小帐。足以自安。行日止用两部帐幕。不须办三部。其殿中帐幕两部外。宜回与卫尉。无忌奏曰。陛下每事俭约。非惟不造大帐。又减一部。事多省约。弥彰圣德。抃舞称贺。

二年十一月诏。朕近寻殿中旧帐。宝钿鞍辔甚多。既非所须。徒烦贮掌。其殿中供奉。及妃嫔已下宝钿。并金装鞍辔鞯秋等。并宜令毁剔。各依仪式。须赐人者量留。

开元十五年七月。敕殿中鞍辔伞扇。及诸司杂物。须修理造作者。本司送至作所修理讫。自往请受。不得追匠就本司。其不可送作司者。给匠修理。其物应纳库藏。亦本司自送。

天宝元年正月敕。黄钺古来。以金为饰。金者。应五行之数。其黄钺宜改为金钺。副威武之义也。

七载正月二十八日。太常卿韦韬奏。御案褥床帐。望去紫用赤黄。制曰。可。十载七月。敕近改旗帜为赤黄。以符土德。其诸卫队仗绯色者。宜令所司。依内出黄色样。即造。其枪并用赤稠木。仍依本色。不须更染别色。长一丈四尺为限。其诸军职掌。有先用火焰绯幡处。宜各依一样。送付诸道。准此改换。先用赤色宜停。

羃

武德初。袭齐隋旧制。妇人多着羃　。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至永徽已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即渐为浅露矣。龙朔三年。有敕禁断。初虽暂息。旋又仍旧。

咸亨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又敕下百官家口。咸预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着帷帽。遂弃羃　。曾不乘车。别坐檐子。递相仿效。寖成风俗。过为轻率。深失礼容。前者已令渐改。如闻犹未止息。理须禁断。自后不得更然。

戟

景龙三年七月。皇后表请。妇人不因夫子而加邑号者。请见同任职事官。听子孙用荫。门施棨戟。制从之。

开元八年九月敕。庙社宫门。正一品。开府仪同三司。嗣王。郡王。上柱国柱国带职事二品已上。及京兆河南尹。大都督。大都护。开国及护军带职事三品。若下都督诸州门。

其门戟幡有破坏。五年一易。百官门不在官易之限。薨者葬讫追纳。若子孙合给者。听准数留。不足更给。其以理去任。及改为四品官。非被贬责。并不合追收。元宗朝。卫尉卿张介然为河陇行军司马。因入奏上言曰。臣今三品。合立棨戟。臣河东人。若得本乡立之。百代荣盛。上曰。卿且将戟归故乡。朕更别给卿戟。列于京宅。本乡立戟。介然始也。检年月未获。

天宝六载四月八日。敕改仪制令。庙社门。宫殿门。每门各二十戟。东宫每门各十八戟。一品门十六戟。嗣王郡王。若上柱国柱国带职事二品。散官光禄大夫已上。镇国大将军已上。各同职事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大都护。门十四戟。上柱国柱国带职事三品。上护军带职事二品。若中都督。上州。上都护。门十二戟。国公及上护军带职事三品。若下都督。中下州。门各十戟。并官给。

上元元年闰正月。宰臣吕諲令立戟。有司送戟至宅。或曰。吉庆之事。不宜以凶服受之。諲遂权释襂服衣吉。当中而拜。识者讥其失礼。

贞元四年七月诏。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李愿。为银青光禄大夫。兼太子宾客。仍赐上柱国。以晟功高。故宠异之。赐勋。俾与父并列门戟。

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中书门下奏。应请列戟官。准仪制令。正一品。开府仪同三司。嗣王郡王。并勋官上柱国柱国等带职事三品已上。并许列戟。准天宝六载敕。

六年四月八日敕文。散官光禄大夫。镇军大将军已上。各同职事品。近日散试官。使带高阶者众。恐须商量者。伏请准旧制令本文。取带三品已上正员职事官为定。敕旨。宜依。

元和六年十二月敕。立戟官阶勋。悉至三品。然后申请。仍编于格令。

其年。敕立戟官。京兆尹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元义方。朝议大夫户部侍郎护军赐紫金鱼袋卢坦。立戟虽令式所着。似有阙文。造次而行。殊乖审慎。宜令各罚一月俸料。其戟仍令所司收纳。左司郎中陆质。句检不精。礼部员外郎崔备。工部员外郎元佑等。守官假器。其过尤深。各罚一季俸料。缘兵兴以来。勋官超越。其所立戟。须有明文。宜令所司准旧制。待官阶勋并至三品。然后申请。仍编于格令。近列立戟官。率有银青阶。而元义方独据令文。上柱国官三品者。十二戟。无以阶叙戟之文。牒省申请。省司不能议。准式立戟。后转为四品官。自非贬受。兼判勋阶。其戟不夺。既而卢坦以前任宣州刺史。是三品兼护军。又请立戟。以列于门。议者以坦居四品官。状亦无据。台司将劾而未举。吏部尚书郑余庆。以为不可。台司因移牒给礼部状。称令文内。祇言勋官。并不言阶。自贞元以来。立戟一十八人。并无银青色下阶者。遂以上闻。故皆坐罚。而申之续放免。陆质及崔备。元佑。俱罚一季俸料。

十一年十月。礼部奏。宁武军节度使李愿奏云。贞元三年立戟十二竿。经今三十余年。戟竿及衣幡破坏。准仪制令。官戟五年一换。敕旨。李愿立戟年深。称要修换。有司详检。在格无文。以其家承忠勋。身着劳效。特宜赐与。用示恩荣。即与重换其戟。收纳旧者。

十五年三月。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马进潭。梁守谦。左右监门卫将军魏简。陈宏庆。刘承偕。韦元素。仇士良。李藏用。李朝盛等奏。臣等准格令。合有棨戟之荣。事下礼部。

而员外郎贾●。以为进潭等三人。合立棨戟。其陈宏庆已下六人。缘官是员外郎置。与节文不同。奏罢之。

长庆二年十月。以礼部尚书韦绶。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辞日。请门戟十二。自持赴镇。从之。

咸通二年。杨汝士与诸子。位皆至正卿。所居静恭里。兄弟并列门戟。时人荣之。

天佑四年。太常礼院奏。两浙节度使钱镠。受册讫。旧立门戟一十二枝。合准礼例。更添四枝。仍五年一易。从之。

议曰。按礼祭法。上古祭名。不闻有戟神节神。近代受节。置于一室。朔望必祭之拜之。非也。凡戟。天子二十四。诸侯十。今之藩镇。古之诸侯也。在其地则施于公府门。爵位崇显者。亦许列之私第。苟祭之拜之。不经之甚也。

雅乐上

高祖受禅。军国多务。未遑改创乐府。尚用隋氏旧文。武德九年正月十日。始命太常少卿祖孝孙。考正雅乐。至贞观二年六月十日。乐成。奏之。太宗谓侍臣曰。礼乐之作。盖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之隆替。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之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之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也。以是观之。盖乐之由也。太宗曰。不然。夫音声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欢者闻之。则悦。忧者听之则悲。悲悦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闻之则悲耳。岂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后庭花。伴侣之曲。其声俱存。朕当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尚书右丞魏征进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上然之。初。孝孙以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乐。以十二律各顺其月。旋相为宫。按礼记。大乐与天地同和。故制十二和之乐。合三十二曲。八十有四调。祭圜丘以黄钟为宫。方泽以林钟为宫。宗庙以太簇为宫。五郊朝贺飨宴。则随月用律为宫。初。隋但用黄钟一宫。惟扣七钟。余五钟虚悬而不扣。及孝孙建旋宫之法。扣钟皆遍。无复虚悬者矣。凡祭天神。奏豫和之乐。地祇奏顺和。宗庙奏永和。天地宗庙登歌。俱奏肃和。皇帝临轩。奏太和。王公出入。奏舒和。皇帝食举及饮酒。奏休和。皇帝受朝。奏正和。皇太子轩悬出入。奏承和。元日冬至。皇帝礼会登歌。奏昭和。郊庙俎入。奏雍和。皇帝祭享酌酒读祝文。及饮福受胙。奏寿和。五郊迎气。各以月律。而奏其音。又郊庙祭享。奏化康凯安之舞。周礼旋宫之义。亡绝已久。莫能知之。一朝复古。自孝孙始也。

贞观初。张文收善音律。尝览萧吉乐谱。以为未甚详悉。乃取历代沿革。截竹为十律二吹之。备尽旋宫之义。太宗召文收于太常。令与少卿祖孝孙参定雅乐。大乐有古钟十二。近代惟用其七。余有五钟。俗号哑钟。莫能通者。文收吹调律之。声皆响彻。时人咸服其妙。寻授协律郎。及孝孙卒。文收复采三礼。更加厘革。依周礼。祭昊天上帝。以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征。姑洗为羽。奏元和之舞。若封泰山。同用此乐。祭地祇方丘。以函钟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征。南吕为羽。奏顺和之舞。禅梁父同用此乐。袷禘宗庙。以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征。应钟为羽。奏永和之舞。五郊日月星辰。及类上帝。黄钟为宫。奏元和之曲。大蜡大报。以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等调。奏元和。顺和。永和之曲。明堂雩。以黄钟为宫。奏元和之曲。神州社稷藉田。宜以太簇为宫。

雨师以姑洗为宫。山川以蕤宾为宫。并奏顺和之曲。飨先妣。以夷则为宫。奏永和之曲。大飨燕。奏姑洗蕤宾二调。皇帝郊庙食举。以月律为宫。并奏休和之曲。皇帝郊庙出入。奏太和之曲。临轩出入。奏舒和之乐。并以姑洗为宫。皇帝大射。以姑洗为宫。奏驺虞之曲。皇太子奏狸首之曲。皇太子轩悬。以姑洗为宫。奏永和之曲。凡奏黄钟。歌大吕。奏太簇。歌应钟。奏姑洗。歌南吕。奏蕤宾。歌林钟。奏夷则。歌中吕。奏无射。歌夹钟。凡黄钟蕤宾为宫。其乐九变。大吕林钟为宫。其乐八变。太簇夷则为宫。其乐七变。夹钟南吕为宫。其乐六变。姑洗无射为宫。其乐五变。中吕应钟为宫。其乐四变。天子十二钟。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卿六。大夫四。士三。然后乐教大备。

贞观十四年六月一日。诏曰。殷荐祖考。以崇功德。比虽加以诚洁。而庙乐未称。宜令所司。详诸故实。制定奏闻。秘书监颜师古议曰。近奉德音。俾令厘革。嘉名创立。实宜允副。伏惟皇祖宏农府君。宣简公。懿王。并积德累仁。重光袭轨。化覃行苇。庆隆瓜瓞。诗云。浚哲惟商。长发其祥。言殷之先祖。久有深智。虞夏二代。发其祥也。三庙之乐。请同奏长发之舞。其登歌则各为辞。太祖景皇帝。迹肇沮漆。教渐豳岐。胥宇之志既勤。灵台之萌始附。诗云。君子万年。永锡祚 。言遐远之期。惟天所命。长与福祚。流于子孙也。庙乐请奏永锡之舞。世祖元皇帝。丕承鸿绪。克绍宏猷。实启蕃昌。用集宝命。易大有彖曰。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言德应天道。行不失时。刚健靡滞。文明不配也。庙乐请奏大有之舞。高祖大武皇帝。应期驭历。揖让受终。奄有四方。仰齐七政。介以景福。申兹多祜。式崇勿替。诞保无疆。易曰。大明终始。六位时成。谓终始之道。皆能大明。故不失时。成六位也。诗有大明之篇。称文王有明德。庙乐请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厚德载物。凝晖丽天。易曰。含宏光大。品物咸亨。言坤道至静。柔顺利贞。资生庶类。皆畅达也。庙乐请奏光大之舞。给事中许敬宗议曰。臣闻七庙观德。义冠于宗祀。三祖在天。式章于严配。前圣所履。莫大于兹。钟律革音。播铿锵于享荐。羽钥成列。申蹈厉于烝尝。爰诏典司。乃加隆称。循声核实。敬阐尊名。谨备乐章。式昭彝范。皇祖宏农府君。宣简公。懿王庙乐。请同奏长发之舞。太祖景皇帝庙乐。请奏永锡之舞。世祖元皇帝庙乐。请奏大有之舞。高祖大武皇帝庙乐。请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庙乐。请奏光大之舞。七庙登歌。请每室别奏。诏曰。可。

麟德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诏。国家平定天下。革命创制。纪功旌德。久被乐章。今郊祀四悬。犹用干戚之舞。先朝作乐。韫而未申。其郊庙享宴等。所奏宫悬文舞。宜用功成庆善之乐。皆着履执绋。依旧服葱褶。童子冠。其武舞宜用神功破阵之乐。皆被甲持戟。其执纛之人。亦着金甲。人数并依八佾。仍量加箫笛歌鼓等。于悬南列坐。若舞即与宫悬合奏。其宴乐内二色舞者。仍依旧别设。

咸亨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上自制乐十四首。有上元。二仪。三才。四时。五行。六律。七政。八风。九宫。十州。得一。庆云之曲。诏有司。诸大祀享并奏之。

上元三年十一月三日。敕新造上元之舞。先令大祀享皆将陈设。自今以后。圜丘方泽。太庙祀享。然后用此舞。余祭并停。

仪凤二年十一月六日。太常少卿韦万石奏。据贞观礼。郊享日。文舞奏豫和顺和等乐。其舞人着委貌冠服。手执钥翟。其武舞奏凯安。其舞人着平冕。手执干戚。奉麟德三年十月敕。文舞改用功成庆善乐。武舞改用神功破阵乐。并改器服。但以庆善不可降神。神功破阵乐。又未入雅乐。虽改用器服。其舞曲依旧。迄今不改。事既不安。恐须别有处分。诏曰。旧文舞武舞。既不可废。并器服总宜依旧。若轩悬作上元舞日。仍奏神功破阵乐。及功成庆善乐。并殿庭用舞。并须引出悬外。作其安置。舞曲宜更商量。作安稳法。并录

凯安六变法象奏闻。二十二日。万石又与刊正乐官等奏曰。谨按凯安舞。是贞观年中所造。武舞准贞观礼及今礼。但郊庙祭享。奏武舞之乐即用之。凡有六变。一变象龙兴参墟。二变象克靖关中。三变象夷夏宾服。四变象江淮宁谧。五变象猃狁詟伏。六变复位。象兵还振旅。谨按贞观礼祭享曰。武舞准作六变。亦如周之大武六成乐止。按乐有因人而作者。则因人而止。如礼云。诸侯相见。揖让而入门。入门而悬兴。揖让而升堂。升堂而乐阕。是也。有着成数者。数终则止。不得取行事赊促。为乐终早晚。如礼云。三阕六成八变九变是也。今礼奏武舞六成。而数终未止。既非师古。不可依行。武舞凯安。望请依古礼及贞观礼。六成乐止。立部伎内。破阵乐五十二遍。修入雅乐。祇有两遍。名曰七德。立部伎内。庆善乐七遍。修入雅乐。祇有一遍。名曰九功。上元舞二十九遍。今入雅乐。一无所减。每见祭享日。三献已终。上元舞犹自未毕。今更加破阵乐庆善乐。恐酌献已后。歌舞更长。其雅乐内破阵乐庆善乐及上元舞三曲。并望修改通融。令长短与礼相称。冀望于事为便。破阵乐有象武事。庆善乐有象文事。按古六代舞。有云门。大咸。大夏。大韶等。是古之文舞。殷之大濩。周之大武。是古之武舞。儒先相传。国家以揖让得天下。则先奏文舞。若以征伐得天下。则先奏武舞。望请应用二舞日。先奏神功破阵乐。次奏功成善庆乐。先奉敕于圜丘方泽。太庙祀享日。则用上元舞。臣据见行礼。欲于天皇酌献降。复位已后。即作凯安。六变乐止。其神功破阵乐。功成庆善乐。上元之舞三曲。待改修讫。以次通融作之。即新旧并行。前后有序。诏从之。

开元八年九月。瀛州司法参军赵慎言。论郊庙用乐表曰。祭天地宗庙。乐合用商音。又周礼三处大祭。俱无商调。郑玄云。此无商调者。祭尚柔。商坚刚也。以臣愚知。斯义不当。但商金声也。周家木德。金能克木。作者去之。今皇唐土王。即殊周室。五音损益。须逐便宜。岂可将木德之仪。施土德之用。又说者以商声配金。即作刚柔理解。殊不知声无定性。音无常主。刚柔之体。实由其人。人和则音柔。人怒则声烈。故礼称怒心感人者。其声粗以厉。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祇如宫声为君。商声为臣。岂以臣位配金。金为臣道。便为刚乎。是知周制无商。不为坚刚见阙。盖以扶木德。忌金行。故国祚灵长。后业昌盛。卜世三十。卜年八百。是去金之应也。即人神之心可见。刚柔之理全乖。原夫圣人之心。详夫作者之旨车服器械。为易代之通规。郊禋声调。避德王之刑克。此不疑之理也。其三祭并请加商调。去角调。又郊庙二舞人。不依古制。未协人神。按周礼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咸。大濩。大武。是知古之舞者。即诸侯之子孙。容服鲜丽。故得神祇降福。灵光烛坛。今之舞人。并容貌蕞陋。屠沽之流。用以接神。欲求降福。固亦难矣。有隋之际。犹以品子为之。号为二舞郎。逮乎圣朝。遂变斯制。诚愿革兹近误。考复古道。其二舞圣人。望取品子年二十已下。颜修正者充。令太常博士主之。准国子学给料。行事之外。习六乐之道。学五礼之仪。经十周年。量文武授散官。号曰云门生。又按周礼奏太簇。歌应钟。以享地祇。注云。地祇。谓神州社稷也。太簇。阳也。位在寅。应钟。阴也。位在亥。故斗柄建亥。则日月会于寅。斗柄建寅。则日月会于亥。是知圣人之制。取合于阴阳。歌奏之仪。用符于交会。今之祭社。即乖古法。乃下奏太簇。上歌黄钟。俱是阳律。上下歌奏不异。仍是阳合于阳。非特违其礼经。抑亦乖于会合。其社坛歌黄钟。望改为应钟。又五郊工人舞人衣服。合依方色。按周礼以苍璧礼天。以黄钟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元璜礼北方。是知五天帝德。色玉不同。四时文物。各随方变。冀以同色相感。同事相宜。阴阳交泰。莫不由此。今祭器茵褥。总随于五方。五郊衣服。独乖于方色。舞者常持皂饰。工人恒服绛衣。以臣愚知。深为不便。但五行相克。贤愚共悉。绛为火色。有忌于金方。皂为水位。则妨于火德。事理乖迕。居然可明。其工人舞人衣。望各依方色。其宗庙黄色。仍各以所主色襟袖。又以乐理身心。礼移风俗。请立乐教。以化兆民。周礼曰。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祇庸孝友。其国子诸生。望教以乐经。同于礼传。则人人知礼。家家知乐。自然风移俗易。灾害不生。其乐经章目。虽详稍乖旨要。

望委通明博识修撰讫。然后颁下。二十五年。太常卿韦绦。令博士韦逌。直大乐季尚冲。乐正沉元礼。郊社令陈虔。申怀操等。铨叙前后所行用乐章为五卷。以付大乐鼓吹两署。令工人习之。时太常旧相传有燕乐五调歌词各一卷。或云。贞观中。侍中杨恭仁赵方等所铨集。词多郑卫。皆近代词人杂诗。至是。绦又令大乐令孙元成。更加厘革。编为七卷。

开元十三年。诏燕国公张说。改定乐章。上自定声度。说为之词令。太常乐工。就集贤院教习。数月方毕。因定封禅郊庙词曲及舞。至今行焉。司徒杜佑论曰。夫音生于人心。心惨则音哀。心舒则音和。然人心复因音之哀和。亦感而舒惨。故韩娥曼声哀哭。一里愁悲。曼声长歌。众皆喜忭。斯之谓矣。是故哀乐喜怒敬爱六者。随物感动。播于形气。协律吕。谐五声。舞也者。咏歌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动其容。象其事。而谓之乐。乐也者。圣人之所乐。可以善人心焉。古之天子诸侯卿大夫。无故不撤乐。士无故不去琴瑟。以平其心。以畅其志。则和气不散。邪气不干。此古先哲后。立乐之方也。周衰政失。郑卫是兴。秦汉已还。古乐沦缺。世之所存。韶武而已。下不达振铎。上不达讴谣。但更其名。示不相袭。知音复寡。罕能制作。而况古雅莫尚。胡乐荐臻。其声怨思。其状迂怪。方之郑卫。又何远乎。爰自永嘉。戎羯迭乱。事有先兆。其在于兹。贞观初。作破阵乐。舞有发扬蹈厉之容。歌有和易啴发之音。以表兴王之盛烈。何让有周之大武。岂近古相习。所能思关哉。而人间胡戎之乐。久而未革。古者因乐以着教。其感人深。乃移风俗。将欲闲其邪。正其颓。惟乐而已。太宗文皇帝。留心雅正。厉精文教。命考隋氏所传南北之乐。梁陈尽吴楚之声。周齐皆胡虏之音。乃命太常卿祖孝孙。正宫调。起居郎吕才习音韵。协律郎张文收考律吕。平其散滥。为之折衷。西汉以来。郊祀明堂。有夕牲。迎神。登歌等曲。近代加裸地迎牲饮福酒。今夕牲裸地。不用乐。公卿摄事。又去饮福酒之乐。周享神诸乐。多以夏为名。宋以永为名。梁以雅为名。后周亦以夏为名。隋氏因之。国朝以和为名。旋宫之乐久丧。汉章帝建初三年。鲍邺始请用之。顺帝阳嘉二年复废。累代习黄钟一均。变极七音。则五钟废而不击。反谓之哑钟。孝孙始为旋宫之法。造十二和乐。合四十八曲。八十四调。至开元中。又造三和乐。又制文舞武舞。文舞朝廷谓之九功舞。武舞朝廷谓之七德舞。乐用钟。磬。柷。敔。晋鼓。琴。瑟。筝。竽。笙。箫。笛。篪。埙。錞于。铙铎。舞拍。舂牍等。谓之雅乐。唯郊庙元会冬至。及册命大礼。则辨其曲度章句。而分始终之次。二十九年六月。太常奏东封太山日。所定雅乐。其乐曰豫和六变。以降天神。顺和八变。以降地祇。皇帝行用太和之乐。其封泰山也。登歌奠玉币。用肃和之乐。迎俎用雍和之乐。酌福饮福。用寿和之乐。送文迎武。用舒和之乐。亚献终献。用凯安之乐。送神用夹钟宫元和之乐。禅社首送神。用林钟顺和之乐。享太庙迎神。用太和之乐。献祖宣皇帝酌献。用光大之舞。懿祖光皇帝酌献。用长发之舞。太祖景皇帝酌献。用大政之舞。世祖元皇帝酌献。用大成之舞。高祖神尧皇帝酌献。用大明之舞。太宗文武皇帝酌献。用崇德之舞。高宗天皇大帝酌献。用钧天之舞。中宗孝和皇帝酌献。用太和之舞。睿宗大圣贞皇帝酌献。用景云之舞。彻豆用雍和之舞。送神黄钟宫永和之乐。臣以乐章残缺。积有岁时。自有事东巡。亲谒九庙。圣情敦礼。精祈感通。皆祠前累月。考定音律。请编诸史册。万代施行。乃下制曰。王公卿士。爰及有司。频诣阙上言。请以唐乐为名者。斯至公之事。朕安得辞之焉。然则大咸。大韶。大濩。大夏。皆以大字表其乐章。今依所请。宜曰大唐乐。

唐会要卷三十三

雅乐下

干元元年三月十九日。上以太常旧钟磬。自隋以来。所制五声。或有差错。谓太常少卿于休烈曰。古者圣人作乐。以应天地之和。以合阴阳之序。和则人不夭札。物不疵疠。

且金石丝竹。乐之器也。以亲享郊庙。每听乐声。或宫商不伦。或钟磬失度。可尽将钟磬来。朕当于内自定。太常进入。帝集乐工。考试数日。审知差错。然后令再造及磨刻。二十五日。一部先毕。召太常乐工。帝临二殿亲观考击。皆合五音。送太常。二十八日。帝又于内造乐音三十一章。送赴太常。郊庙歌之。

广明初。黄巢干纪。乐工沦散。全奏几亡。及昭宗即位。将亲谒郊庙。有司进造乐悬。询于旧工。莫知制度。时太常博士殷盈孙。乃按周官考工记。究其铣于鼓钲舞之法。用算法乘除镈钟之轻重高低。乃定悬下编钟。正黄钟九寸五分。倍应钟三寸三分半。凡四十八等。口项之量。径衡之围。悉为图进。遣金工依法铸之。凡二百四十口。修奉使宰臣张浚。求知声者。令先较定石磬。合而击拊之。八音克谐。观者耸听。时议者论乐悬之架不同。浚复奏议曰。臣伏准旧制。太庙含元殿。并设宫悬三十六架。太清宫。南北郊。社稷。及诸殿庭。并二十架。今修奉乐悬。太庙合造三十六架。臣今参议。请依古礼。用二十架。伏自兵兴已来。雅乐沦缺。将为修奉。事实重难。变通宜务于酌中。损益当循于宁俭。臣闻诸旧史。昔武王定天下。至周公相成王。始暇制乐。魏初。无乐器及伶人。后稍得登歌会举之乐。明帝大明末。诏增益之。咸和中。鸠集遗逸。尚未有金石之音。至孝武太元中。四庙金石始备。郊祀犹不举乐。宋文帝元嘉九年。初调金石。二十四年。南郊始设登歌。庙舞犹阙。孝武建元中。有司奏郊庙宜设备乐。始为详定。故后魏孝文太和初。司乐上书。陈乐章有阙。请集群官议定。广修器数。正立名品。诏虽行之。仍有残缺。隋文践阼。太常议正雅乐。九年之后。唯奏黄钟一宫。郊庙止用一调。据礼文。每一代之乐。二调并奏。六代之乐。凡十二调。其余声律。皆不复通。高祖受隋禅。军国多务。未遑改创乐府。尚用隋氏旧文。武德九年。命太常考正雅乐。贞观二年。考毕上奏。盖其事大。故历代不能速成。今时近郊天。式修雅乐。制度之间。亦宜撙节。伏准仪礼宫悬之制。陈镈钟十二架。当十二辰之位。甲丙庚壬。各设编钟一架。乙丁辛癸。各设编磬一架。合为二十架。树建鼓于四隅。当乾坤艮巽之位。以象二十四气。宗庙殿庭。皆用此制。无闻异同。汉魏晋宋齐六朝。并用二十架。隋氏平陈。检梁故事。乃设三十六架。国初因之不改。高宗皇帝初成蓬莱宫。充庭七十二架。寻乃省之。则●虡架数太多。本近于侈。止于二十架。正协礼经。从之。古制雅乐。宫悬之下。编钟四架十六口。近代二十四口。正声十二。倍声十二。各有律吕。凡二十四声。登歌一架。亦二十四钟。雅乐沦减。至是复全。

太常乐章

太清宫荐献大圣祖元元皇帝。奏混成紫极之舞。

天宝元年四月十四日。有司奏。请降神用混成之乐。送神用太一之乐。乐章十一。检撰人未获。

飨德明兴圣皇帝庙。酌献并奏长发之舞。乐章九。吏部侍郎李纾撰。

献祖宣皇帝室酌献。奏光大之舞。

贞观十四年。秘书监颜师古议。皇祖宏农府君。宣简公。懿皇。三庙之乐。请同奏长发之舞。至开元十三年。封禅定庙乐。改用光大之舞。乐章阙。

懿祖光皇帝室酌献。奏长发之舞。

开元十三年定议。依旧用长发之乐。至贞元十四年四月。太常奏。与德明兴圣献祖庙并同用宫悬。祭月享之。乐章阙。

太祖景皇帝室酌献。奏大政之舞。

贞观十四年。秘书监颜师古定议。请奏永锡之舞。给事中许敬宗议。奏大有之舞。至开元十年改定。用大政之舞。乐章阙。

世祖元皇帝室酌奏。用大成之舞。

贞观十四年。秘书监颜师古议。请奏大有之舞。许敬宗改用大成之舞。乐章阙。

高祖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室酌献。奏大明之舞。

贞观十四年。秘书监颜师古议。奏大明之舞。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室酌献。奏崇德之舞。

先是。文德皇后庙乐。贞观十四年。颜师古请奏光大之舞。许敬宗议同。及太宗祔庙。遂停光大之舞。乐章阙。

高宗天皇大圣大宏孝皇帝室酌献。奏钧天之舞。

中宗孝和大圣大昭孝皇帝室酌献。奏太和之舞。

睿宗元真大圣大兴孝皇帝室酌献。奏景云之舞。

已上庙。贞观十四年六月。颜师古许敬宗已定乐章庙舞之号。至开元二十九年六月。太常又奏。准十三年封禅日。有司所定九庙酌献用舞之号。皆列于次。

元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室酌献。奏广运之舞。中书令郭子仪撰乐章。

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室酌献。奏惟新之舞。吏部尚书刘晏撰乐章。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室酌献。奏保大之舞。中书令郭子仪撰乐章。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室酌献。奏文明之舞。尚书左丞平章事郑余庆撰乐章。

顺宗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室酌献。奏大顺之舞。中书侍郎平章事郑絪撰乐章。

宪宗圣神章武孝皇帝室酌献。奏象德之舞。中书侍郎平章事段文昌撰乐章。

穆宗睿圣文思孝皇帝室酌献。奏和宁之舞。中书侍郎平章事牛僧孺撰乐章。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室酌献。奏大钧之舞。中书侍郎韦处厚撰乐章。

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室酌献。奏大成之舞。中书侍郎崔珙撰乐章。

武宗至道昭肃孝皇帝室酌献。奏大定之舞。中书侍郎李回撰乐章。

宣宗圣武献文孝皇帝室酌舞号。检撰人未获。

懿宗昭圣恭惠孝皇帝室酌舞号。检撰人未获。

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室酌舞号。检撰人未获。

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室酌献。奏咸宁之舞。撰乐章人阙。

享让皇帝庙乐章六。吏部侍郎李纾撰。

飨诸太子庙乐章六。检撰人未获。

仪坤庙乐章十二。散骑常侍徐彦伯撰。

惠昭太子庙乐章六。左散骑常侍归登。谏议大夫杜羔。给事中李逢吉。孟简。职方郎中知制诰王涯等。共撰。

悼怀太子庙乐章六。检撰人未获。

庄恪太子庙乐章六。结事中裴泰章。苏涤等。共撰。

祀五帝乐章十五。显庆元年。左仆射于志宁撰。

立春日。祀青帝坛。降神奏角音之舞。六变。立夏日。祀赤帝坛。降神奏征音之舞。六变。季夏土王。祀黄帝坛。降神奏宫音之舞。六变。立秋日。祀白帝坛。降神奏商音之舞。六变。立冬日。祀黑帝坛。降神奏羽音之舞。六变。冬至日。祭昊天上帝。乐章三。奏豫和之舞六变。夏至日。祭皇地祇。乐章三。奏顺和之舞。八变。开元十二年。礼部侍郎贺知章撰。

祭神州地祇。乐章三。奏顺和之舞。八变。贞观十七年。太府卿萧璟撰。

春分日。祀朝日。乐章三。奏元和之舞。六变。显庆元年。礼部侍郎许敬宗撰。至干元元年。中书舍人徐浩又撰。

祭大社大稷。乐章四。贞观十七年。左仆射于志宁撰。

祭风师。乐章四。降神奏元和之舞。贞元六年。秘书监包佶撰。

祭雨师。雷师。乐章五。降神奏元和之舞。贞元六年。秘书监包佶撰。

蜡祭百神。乐章四。降神奏豫和之舞。礼部侍郎许敬宗撰。

祭先农。乐章三。奏丰和之舞。二变。显庆三年。太子洗马郭瑜撰。

祭先蚕。乐章二。奏永和之舞。显庆三年。太子洗马郭瑜撰。

释奠。乐章八。文宣公庙。奏宣和之舞。显庆三年。国子博士范頵等撰。

武成王庙。乐章五。奏宣和之舞。三变。贞元六年。原王傅于邵撰。

祀九宫贵神。乐章六。奏元和之舞。检撰人未获。

祭龙池。乐章十。

开元元年。内出编入杂乐。十六年。筑坛于兴庆宫。以仲春之月祭之。紫微令姚元崇等撰。

殿庭元日冬至朝会。乐章七。

元日迎送皇帝。奏太和。开元十三年。侍中源干曜撰。

群官行。奏舒和。上公上寿。奏休和。显庆五年。中书侍郎李义府撰。

皇帝受酒登歌。奏昭和。检撰人未获。

中宫朝会。乐章四。皇后受册。奏正和。中书侍郎李义府撰。

东宫朝会。乐章五。迎送皇太子。奏永和。中书侍郎李义府撰。

太子受酒登歌。奏昭和。检撰人未获。

乡饮。乐章十七。

鹿鸣三奏。南陔一奏。嘉鱼四奏。崇邱一奏。关雎五奏。鹊巢三奏。

大射。乐章四。

皇帝射。驺虞一奏。王公射。狸首一奏。卿大夫射。采苹一奏。士射。采蘩一奏。

凯乐

太和三年八月。太常礼院奏。谨按凯乐。鼓吹之歌曲也。周官大司乐。王师大献。则奏凯乐。注云。献功之乐也。又司马之职。师有功则凯乐。献于社。注云。兵乐曰凯。司马法曰。得意则凯乐。所以示喜也。左氏传载晋文公胜楚。振旅凯以入。魏晋以来。鼓吹曲章。多述当时战功。是则历代献捷。必有凯歌。太宗平东都。破宋金刚。其后苏定方执贺鲁。李绩平高丽。皆备军容。凯歌入京师。谨检贞观显庆开元礼书。并无仪注。今参酌今古。备其陈设。及奏歌曲之仪。如后。凡命将征伐。有大功献俘馘者。其日。备神策兵卫于东门外。如献俘常仪。其凯歌用铙吹二部。笛。筚。箫。笳。铙鼓。每色二人。歌工二十四人也。乐工等乘马执乐器。次第陈列。如卤簿之式。鼓吹令丞前导。分行于兵马俘馘之前。将入都门。鼓吹振作。迭奏破陈乐。应圣期。贺朝欢。君臣同庆乐等四曲。破陈乐词曰。受律辞元首。相将讨叛臣。咸歌破陈乐。共赏太平人。应圣期词曰。圣德期昌运。雍熙万宇清。乾坤资化育。海岳共休明。辟土欣耕稼。销戈遂偃兵。殊方歌帝泽。执贽贺升平。贺朝欢词曰。四海皇风被。千年德永清。戎衣更不着。今日告功成。君臣同

庆乐词曰。主圣开昌历。臣忠奏大猷。君看偃革后。便是太平秋。候行至大社及太庙门。工人下马。陈列于门外。据周礼大司乐注云。献于祖。大司马云。先凯乐献于社。谨详礼仪。则社庙之中。似合奏乐。伏以尊严之地。铙吹哗歡。既无明文。或乖肃敬。今请并各于门外陈设。不奏歌曲。俟告献礼毕。复导引奏曲如仪。至皇帝所御楼前。兵仗旌门外二十步。乐工皆下马。徐行前进。兵部尚书介胄执钺。于旌门内中路前导。周礼。师有功。则大司马左执律。右秉钺。以先凯乐。注云。律所以听军声。钺所以示将威。今吹律听声。其术久废。惟请秉钺。以存礼文。次协律郎二人。公服执麾。亦于门外分导。鼓吹令丞。引乐工等至位。立定。太常卿于乐工之前。跪。具官臣某奏事。请奏凯乐。协律郎举麾。鼓吹大振作。遍奏破陈乐等四曲。乐阕。协律郎偃麾。太常卿又跪奏。凯乐毕。兵部尚书太常卿退。乐工等并出旌门外立讫。然后引俘馘入献。及称贺如别仪。别有献俘馘仪注。俟俘囚引出。方退。伏请宣付当司。编入新礼。仍令乐工教习。依奏。

燕乐

武德初。未暇改作。每燕享。因隋旧制。奏九部乐。一燕乐。二清商。三西凉。四扶南。五高丽。六龟兹。七安国。八疏勒。九康国。至贞观十六年十二月。宴百寮。奏十部乐。先是。伐高昌。收其乐付太常。乃增九部为十部伎。今通典所载十部之乐。无扶南乐。祇有天竺乐。不见南蛮乐。其后分为立坐二部。立部伎有八部。一安乐。周平齐所作。周代谓之城舞。二太平乐。亦谓之五方师子舞。三破陈乐。四庆善乐。五大定乐。亦谓之八纮同轨乐。太宗平辽时作也。六上元乐。高宗所作也。七圣寿乐。武太后所作。舞时。行列成字。字有圣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万年。宝祚弥昌。八光圣乐。高宗所造。自安乐已下。每奏皆擂大鼓。同用龟兹乐。并立奏之。其大定乐加以金钲。唯庆善乐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其破陈上元庆善三舞。皆易其衣冠。合之钟磬。以享郊庙。自天后临朝。此礼遂废。神龙二年八月。敕立部伎舞人。以后更不得改补入诸色役。坐部伎有六部。一燕乐。张文收所作也。又分为四部。有景云庆善破陈承天等乐。二长寿乐。武太后长寿年所作。三天授乐。武太后天授年所作。四鸟歌万岁乐。武太后所作。因养吉了鸟尝称万岁。故为乐以像之。五龙池乐。元宗所作。帝在藩邸时。居崇庆坊宅中。经雨。地忽为池。及即位。以宅为宫。故为乐以表其祥。大小破陈乐。元宗所作。生于立部伎。舞用四人。被之金甲。自长寿已下。皆用龟兹乐。舞人皆着靴。唯龙池用雅乐。而无钟磬。舞人尽蹑履而行。其乐章又有破陈乐词七首。中和乐词五首。五方师子词五首。南诏舞圣乐词五首。圣寿荷皇恩词乐四首。圣寿乐词四首。大定乐词六首。上元乐词一十五首。文武顺圣乐词九首。贞观末。有裴神符者。妙解琵琶。作胜蛮奴火凤倾杯乐三曲。声度清美。太宗深爱之。高宗末。其伎遂盛。于是洎天后至神龙之际。大增加立坐部伎诸舞。寻亦废之。

清乐

清乐。九代之遗声。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氏已来旧曲。乐器制度。并诸歌章古调。与魏三祖所作者。皆被于史籍。自晋氏播迁。其音分散。不复存于内地。苻坚灭凉得之。传于前后二秦。及宋武定关中收之。入于江南。及隋平陈后。获之。隋文听之。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因更损益。去其哀怨者而补之。因置清商署。总谓之清乐。至炀帝。乃立清乐西凉等为九部。隋室丧乱。日益沦缺。天后朝。犹有六十三曲。今其词存者。有白雪。公莫舞。巴渝。明君。凤将雏。明之君。铎舞。白鸠。子夜。吴声四时歌。前溪阿子。欢闻。团扇。懊侬。白纻。玉树后庭花。春江花月夜。长史变。丁督护。读曲。乌夜啼。石城。莫愁。襄阳栖乌夜飞。估客。杨叛儿。雅歌。骁壶。常林欢。三洲采桑。堂堂。泛龙舟等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时四首。合三十七首。又七曲有声无词。上林凤雏平调。清调。瑟调。平折命啸。通前四十四篇存焉。见通典。当江南之时。巾舞

白纻巴渝等。衣服各异。至梁武改省之。宋以江左诸曲哇淫。然而从容雅缓。犹有士君子之风焉。自长安以后。朝廷不重古曲。工伎渐缺。能合于管弦者。惟明君。杨叛儿。骁壶。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夜等八曲。旧乐章多或数百言。明君尚能四十言。今所传二十六言。渐渐讹失。与吴音转远。宜取于吴人。使之传习。开元中。有歌工李郎子。北人也。声调已失。云学于俞才生。郎子亡后。清乐唯歌一曲。词典而音雅。自周隋以来。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唯琴家犹传楚汉旧声。及清调琴调。蔡邕五弄。谓之九弄。雅声独存。非朝廷郊庙所用。故不载。自唐虞迄三代。舞用国子。乐用瞽师。汉魏后皆以贱隶为之。惟雅乐尚选良家子。国家每岁。阅司农户容仪端正者。归之太乐。与前代乐户。总名音声人。历代滋多。至于万数。

散乐

散乐历代有之。其名不一。非部伍之声。俳优歌舞杂奏。总谓之百戏跳铃。掷剑。透梯。戏绳。缘竿。弄枕。珠大面拨。头窟礌子。及幻伎激水化鱼龙。秦王卷衣。●鼠。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龟负岳。桂树白雪。画地成川之类。至于断手足。剔肠胃之术。自汉武帝。幻伎始入中国。其后或有或亡。至国初通西域。复有之。高宗恶其惊俗。敕西域关津。不令入中国。具百戏。后魏道武明元二帝增修之。每大设于殿前。后周武帝保定初罢之。至宣帝复召之。作殿庭。昼夜不息。隋文时。并放遣之。炀帝大业二年。又总追集于东都。命太常教习每岁正月。于建国门内廊八里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观。昏以继晓。十五日而罢。两都各一亲王主之。自弹弦吹管以上。万八千人。元宗以其非正声。置教坊于禁以处之。若寻常飨会。先一日具坐立部乐名。太常上奏。御注其下。会日。先奏坐部伎。次奏立部伎。次奏蹀马。次奏散乐。然后奏部次第。并取当时进止。旧制之内。散乐一千人。其数各系诸州多少。轮次随月当番。遇闰月六番。人各征资钱一百六十七文。一补之后。除考假轮半次外。不得妄有破除。贞观二十三年十二月。诏诸州散乐。太常上者。留二百人。余并放还。

神龙三年八月敕。太常乐鼓吹散乐音声人。并是诸色供奉。乃祭祀陈设。严警卤簿等用。须有矜恤。宜免征徭杂科。

破陈乐

贞观元年正月三日。宴群臣。奏秦王破陈乐之曲。太宗谓侍臣曰。朕昔在藩邸。屡有征伐。世间遂有此歌。岂意今日登于雅乐。然其发扬蹈厉。虽异文容。功业由之。致有今日。所以被于乐章。示不忘本也。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进曰。陛下以圣武戡难。立极安民。功成化定。陈乐象德。实宏济之盛烈。为将来之壮观。文容习仪。岂得为比。太宗曰。朕虽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公谓文容不如蹈厉。斯为过矣。七年正月七日。上制破陈乐舞图。左圆右方。先偏后伍。鱼丽鹅鹳。箕张翼舒。交错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战陈之形。起居郎吕才。依图教乐工一百二十人。被甲执戟而习之。凡为三变。每变为四陈。有来往疾徐击刺之象。以应歌节。数日而就。其后令魏征。虞世南。褚亮。李百药。改制歌词。更名七德之舞。十五日。奏之于庭。观者睹其抑扬蹈厉。莫不扼腕踊跃。懔然震悚。武臣烈将。咸上寿云。此舞皆陛下百战百胜之形容。于是皆称万岁。

永徽二年十一月二日。上祀南郊。黄门侍郎宇文节奏言。依旧仪。明日朝群臣。除乐悬。请奏九部乐。上因曰。破陈乐舞者。情不忍观。所司更不宜设。言讫。惨怆久之。至显庆元年正月十五日。诏改破陈乐舞为神功破陈乐。至仪凤三年七月八日。上在九成宫咸亨殿。宴韩王元嘉。霍王元轨。及南北军将军等。乐作。太常少卿韦万石奏。言破陈乐舞

者。是皇祚发迹所由。宣扬祖宗盛烈。传之于后。永永无穷。自太皇临御四海。寝而不作。既缘圣情感怆。群臣不敢开言。臣忝职乐司。废缺是惧。依礼。祭之日。天子亲总干戚。以舞先祖之乐。与天下同乐也。今破陈乐久废。群下无所称述。将何以发孝思之情。臣望每大宴会。先奏此舞。以光祖宗之功烈。上瞿然改容。俯遂所请。乐阕。上歔欷久之。顾谓韩王等曰。不见此乐。垂三十年。乍此观听。实深哀感。追思往日。王业艰难。朕今嗣守洪业。岂可忘武功也。古人云。富贵不与骄奢为期。而骄奢自至。朕谓时见此舞以自诫。冀无盈满之过。非谓欢乐陈奏之耳。侍臣咸称万岁。先是。每奏神功破陈乐。及功成庆善乐二舞。上皆立对。至永淳元年二月。太常博士裴守贞议曰。窃惟二舞肇兴。讴吟攸属。义均韶夏。用兼宾祭。皆祖宗盛德。而子孙享之。详览传记。未有皇王立观之礼。况升中大事。华夷毕集。九服仰垂拱之安。百蛮怀率舞之庆。甄陶化育。莫非神化。岂于乐舞。别申严敬。臣等详议。每奏二舞时。天皇不合起立。诏从之。

庆善乐

贞观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幸庆善宫。在武功县。即高祖旧宅也。宴从臣于渭滨。其宫即太宗降诞之所。上赋诗十韵云。寿丘唯旧迹。酆邑乃前基。粤余承累圣。悬弧亦在兹。弱龄逢运改。提剑郁匡时。指麾八荒定。怀柔万国夷。梯山咸入款。驾海亦来思。单于陪武帐。日逐卫文螭。端扆朝四岳。无为任百司。霜节明秋景。轻冰结水湄。芸黄遍原隰。禾颖即京坻。共乐还乡宴。歌此大风诗。赏赐闾里。有同汉之宛沛焉。于是起居郎吕才。播于乐府。被之管弦。名曰功成庆善乐之曲。令童儿八佾。皆冠进德冠。紫葱褶。为九功之舞。冬至享燕。及国有大庆。与七德之舞。皆进于庭。

诸乐

太常梨园别教院。教法曲乐章等。王昭君乐一章。思归乐一章。倾杯乐一章。破陈乐一章。圣明乐一章。五更转乐一章。玉树后庭花乐一章。泛龙舟乐一章。万岁长生乐一章。饮酒乐一章。斗百草乐一章。云韶乐一章。十二章。

贞观十四年。有景云见。河水清。协律郎张文收。采古朱雁天马之义。制景云河清歌。名曰燕乐。奏之管弦。为诸乐之首。今元会第一奏者是也。

显庆二年。以琴中雅曲。古人歌之。近代以来。此声顿绝。令所司修习旧曲。至三年十月八日。太常丞吕才奏。按张华博物志云。白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琴曲。又楚大夫宋玉对襄王云。有客于郢中。歌阳春白雪。国中和者数十人。是知白雪琴曲。本宜合歌。以其调高。人和遂寡。自宋玉以来。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者。臣令准敕。依仿琴中旧曲。定其宫商。然后教习。并合于歌。辄以御制雪诗。为白雪歌词。又按古今乐府。奏正曲之后。皆别有声。君倡臣和。事彰前史。辄取侍中许敬宗等奉和雪诗十六首。以为送声。各十六节。上善之。仍付太常。编于乐府。

龙朔元年三月一日。上召李绩。李义府。任雅相。许敬宗。许圉师。张延师。苏定方。阿史那忠。于阗王伏阇。上官仪等。燕于城门。观屯营新教之舞。名之曰一戎大定乐。其时。欲亲征辽东。以象用武之势。

调露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则天御洛城南楼。赐宴太常。奏六合还淳之舞。

延载元年正月二十三日。制越古长年乐一曲。大足元年。天后幸京师。同州刺史苏瑰。进圣主还京乐舞。御行宫楼观之。赐以束帛。令编于乐府。

天宝十三载七月十日。太乐署供奉曲名。及改诸乐名。太蔟宫时号沙陀调。龟兹佛曲改为金华洞真。因度玉改为归圣曲。承天。顺天。景云。君臣相遇。九真。九仙。天册。永昌乐。永代乐。庆云乐。冬乐。长寿乐。紫极万国欢。封禅曜日光。舍佛儿胡歌改为钦明引。河东婆改为燕山骑。俱伦仆改为宝伦。光色俱腾改为紫云腾。摩醯首罗改为归真。火罗鸽鴿盐改为白蛤盐。罗刹末罗改为合浦明珠。勿姜贱改为无疆寿。苏莫剌耶改为玉京春。阿个盘陀改为元昭庆。急龟兹佛曲改为急金华洞真。苏莫遮改为万宇清。舞仙鹤乞裟婆改为仙云升。

太蔟商。时号大食调。破陈乐。大定乐。英雄乐。欢心乐。山香乐。年年乐。武成平乐。兴明乐。黄骢●。人天云卷。白云辽。帝释婆野娑改为九野欢。优婆师改为泛金波。半射渠沮改为高唐云。半射没改为庆惟新。耶婆色鸡改为司晨宝鸡。野鹊盐改为神鹊盐。捺利梵改为布阳春。苏禅师胡歌改为怀思引。万岁乐。

太蔟羽。时号般涉调。太和万寿乐。天统九胜乐。元妃。真元妃乐。急元妃。太监女采乐。真女采乐。山水白鹘。郎剌耶改为芳桂林。移师都改为大仙都。借渠沙鱼改为跃泉鱼。俱伦朗改为日重轮。苏剌耶改为未央年。咤钵罗改为芳林苑。达摩支改为泛兰丛。悉尔都改为琼台花。春杨柳。天禽宝引。苏剌耶胡歌改为宝廷引。

太蔟角。大同乐。六合来庭。安平乐。戎服来宾。安公子。红蓝花。

林钟宫。时号道调。道曲。垂拱乐。万国欢。九仙步虚。飞仙。景云。钦明引。玉京宝轮光。曜日光。紫云腾。山刚改为神仙。急火凤改为舞鹤盐。

林钟商。时号小食调。天地大宝。迎天欢心乐。太平乐。破陈乐。五更转。圣明乐。卷白云。凌波神。九成乐。泛龙舟。月殿蝉曲。英雄乐。山香会。罗仙迎祥。翊圣。司晨宝鸡。九野欢。讫陵伽胡歌改来宾引。胡残改仪凤。苏罗密改升朝阳。须婆栗特改芳苑墟。拨洛背陵改为北戎还淳。金波借席改为金风。厥磨贼改为庆淳风。庆惟新。

林钟羽。时号平调。火凤。真火凤。急火凤舞。媚娘长命。西河。三台监。行天。急行天。濮阳女神。白马。春杨柳。无愁改为长欢。因地利支胡歌改为玉关引。大仙都。春台东。祇罗改为祥云飞。文明新造。胜蛮奴改为塞尘清。

林钟角调。红蓝花。绿沉杯。赤白桃李花。大白纻。堂堂。十二时。天下兵改为荷来苏。

黄钟宫。封山乐。

黄钟商。时号越调。破陈乐。天授乐。无为。倾杯乐。文武九华。急九华。大叠瑞蝉曲。北雒归淳。庆淳风。杜兰乌多回改为兰山吹。老寿改为天长宝寿。春莺啭吹。急兰山。高丽改为来宾引。耶婆地胡歌改为静边引。婆罗门改为霓裳羽衣。思归达牟鸡胡歌改为金方引。升朝阳。三部罗改为三辅安。

黄钟羽。时号黄钟调。火凤。急火凤。春杨柳。飞仙。大仙都。天统。思归达菩提儿改为洞灵章。明凤乐。真明凤。阿滥堆百舌鸟改为濮阳女。

中吕商。时号双调。破陈乐。太平乐。倾杯乐。大餔乐。迎天乐。蝉曲。山香月殿。大百岁老寿改为天长宝寿。五更转。同昌还城乐。庆惟新。金风。泛金波。司晨宝鸡。金方引。俱摩尼佛改紫府洞真。神雀盐。北雒归淳。

南吕商。时号水调。破陈乐。九野欢。泛金波。凌波。神升朝阳。苏莫遮欢心乐。蝉曲。来宾引。天地大宝。五更转。

金风调。苏莫遮改为感皇恩。婆伽儿改为流水芳菲。

上云曲。自然真仙曲。明明曲。难思曲。平珠曲。无为曲。有道曲。调元曲。立政曲。献寿曲。高明曲。开天曲。仪凤曲。同和曲。闲雅曲。多稼曲。金镜曲。诸乐并不言音调数目。

司空杨国忠。左相陈希烈奏。中使辅璆琳至。奉宣进止。令臣将新曲名一本。立石刊于太常寺者。今既传之乐府。勒在贞　。仍望宣付所司。颁示中外。敕旨。所请依。

贞元三年四月。河东节度使马燧。献定难曲。御麟德殿。命阅试之。十二年十二月。昭义节度使王虔休。献继天诞圣乐一曲。大抵以宫为调。表五音之奉君也。以土为德。知五运之居中也。凡二十五遍。法二十四气。而成一岁之功也。不闻惉懘之声。以协中和之乐。其曲谱同进上。先时。有太常乐人刘玠。流落至潞州。虔休因令造此曲以进。今中和乐起于此。十四年二月。上自制中和舞是也。又奏九部乐。及禁中歌舞妓者十数人。布列在庭。上制中春麟德殿会百僚观新乐诗。仍令太子书示百官。序曰。朕以中春之望。纪为令节。听政之暇。韵于诗歌。象中和之容。作中和之舞。聊复成篇。以言其志。诗曰。芳岁肇嘉节。物华当仲春。乾坤既昭泰。烟景含氤氲。德浅荷元贶。乐成思治人。前庭列钟鼓。广殿延群臣。八卦随舞意。五音转曲新。顾非咸池奏。庶协南风熏。式宴礼所重。浃欢情必均。同和谅在兹。万国希可亲。中书门下等称贺。谢赐观制中和乐诗。请付所司。颁示天下。仍编入乐府之中。可之。

太和八年十月。宣太常寺。准云韶乐。旧用人数。令于本寺阅集进来者。至开成元年十月教成。其年。太常卿李程进上。至三年。武德司奉宣。索云韶乐悬图二轴进上。光化四年正月。宴于保宁殿。上制曲名曰赞成功。时盐州雄毅军使孙德昭等。杀刘季述反正。帝乃制曲以褒之。仍作樊哙排君难戏以乐焉。

四夷乐

周礼。鞮鞻氏掌四方之乐。與其聲歌祭祀則　而歌之。燕亦如之。国家以周隋之后。与陈北齐接近。故音声歌舞。杂有四方云。

东夷二国乐高丽。百济。

高丽百济乐。宋朝初得之。至后魏大武灭北燕。亦得之。而未具。周武灭齐。威振海外。二国各献其乐。周人列于乐部。谓之国伎。隋文平陈。及文康礼曲。俱得之百济。贞观中灭二国。尽得其乐。至天后时。高丽乐犹二十五曲。贞元末。唯能习一曲。衣服亦渐

失其本风矣。其百济至中宗时。工人死散。开元中。岐王范为太常卿。复奏置焉。文康礼曲者。东晋庾亮殁后。伎人所作。因以亮谥为乐之名。流入乐府。至贞观十一年黜去之。今亡矣。

南蛮诸国乐扶南。　天竺。　南诏。　骠国。

扶南天竺二国乐。隋代全用天竺。列于乐部。不用扶南。因炀帝平林邑国。获扶南工人。及其匏琴。朴陋不可用。但以天竺乐转写其声。

南诏乐。贞元十六年正月。南诏异牟寻作奉圣乐舞。因西川押云南八国使韦皋以进。特御麟德殿以阅之。

骠国乐。贞元十八年正月。骠国王来献。凡有十二曲。以乐工三十五人来朝。乐曲皆演释氏经论之词。骠国在云南西。与天竺国相近。故乐多演释氏之词。每为曲皆齐声唱。各以两手十指。齐开齐敛。为赴节之状。一低一昂。未尝不相对。有类中国柘枝舞。骠一作僄。其西别有弥臣国。乐舞亦与骠国同。多习此伎以乐后。敉使袁滋]士美至南诏。并皆见此乐。

西戎五国乐高昌。　龟兹。　疏勒。　康国。　安国。

高昌乐。西魏与高昌通。始有此乐。至隋开皇六年。来献圣明曲。至太宗朝。讨其国。尽得其乐。事见十部伎门。

龟兹乐。自吕光破龟兹。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至后魏有中原。复获之。于时曹婆罗门者。累代相承。传其业。至孙妙达。尤为无比。至隋有两国龟兹之号。凡三部。开元中大盛。齐文宣常爱此曲。每弹。常自击胡鼓和之。及周武帝聘突厥女为后。西域诸国皆来贺。遂荐有龟兹疏勒康国安国之乐。

北狄三国乐鲜卑。　吐谷浑。　部落稽。

北狄乐。皆马上乐也。鼓吹本军旅之音。自汉以来。总隶鼓吹署。至后魏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谓真人歌是也。周隋之代。与西凉乐杂奏。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目可解者。数章而已。解在通典。按今大角。即后魏簸逻回是也。其曲多可汗之词。又吐谷浑亦鲜卑别种之一。歌曲皆鲜卑中出也。但音不可晓耳。与北歌较之。其音异。开元中。歌工长孙元忠习北歌。相传如此。虽译者不能通知其词。音既难晓。久亦失真。唯琴尚有笳声大角者。金吾所掌工人。谓之角手。备鼓吹之列。

唐会要卷三十四

论乐

武德元年六月二十四日。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书曰。百戏散乐。本非正声。有隋之末。始见崇用。此谓淫风。不可不改。近者。太常官司。于人间借妇女裙襦五百余具。以充散乐之服。云拟于元武门游戏。臣窃思量。非贻厥孙谋。为万世法也。又论语曰。乐则韶舞。以此言之。散乐定非功成之乐。如臣愚见。请并废之。则天下幸甚。至其年十月。拜舞人安叱奴为散骑侍郎。既在朝列。礼部尚书李纲谏曰。臣按周礼。大乐胥不得参于士伍。虽复才如子野。妙等师襄。皆终身继世。必不易其业。故魏武帝欲使祢衡击鼓。先解朝服。

露体而击之。曰。不敢以先王之法服。为伶人衣。虽齐末高纬。封曹妙达为王。授安马驹为开府。有国家者。以为殷鉴。今新定天下之业。起义功臣。行赏未遍。高才硕学。尤滞草莱。而先令胡舞。致位五品。鸣玉曳组。趋驰廊庙。恐非创规模。贻子孙之道也。

四年九月二十九日。诏太常乐人。本因罪谴。没入官者。艺比伶官。前代以来。转相承袭。或有衣冠继绪。公卿子孙。一沾此色累世不改。婚姻绝于士庶。名籍异于编甿。大耻深疵。良可矜愍。其大乐鼓吹诸旧乐人。年月已久。时代迁移。宜并蠲除。一同民例。但音律之伎。积学所成。传授之人。不可顿阙。仍令依旧本司上下。若已经仕宦。先入班流。勿更追补。各从品秩。自武德元年。配充乐户者。不在此例。乐工之杂士流。自兹始也。太常卿窦诞。又奏用音声博士。皆为大乐鼓吹官僚。于后筝篌琵琶人白明达。术逾等夷。积劳计考。并至大官。自是声伎入流品者。盖以百数。

贞观六年。监察御史马周上疏曰。臣闻致化之道。在于求贤审官。为政之本。必于扬清激浊。故孔子曰。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举之为重也。臣见王长通。白明达。本自乐工。舆皂杂类。韦盘提。斛斯正则。更无他材。独解调马来格。纵使术逾侪辈。材能可取。止可厚赐钱帛。以富其家。岂得列在士流。超授官爵。遂使朝会之位。万国来庭。邹子伶人。鸣玉曳绶。与夫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窃耻之。岑文本谓所亲曰。我见马君论事多矣。援引事类。扬榷古今。举要删芜。会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减。昔之苏张终贾之俦耳。

永徽元年正月。有司奏。依礼祀郊庙。皆奏宫悬。比停数习。恐致废忘。伏寻故实。两汉升祔之后。庶事如故。国之大礼。祀典为先。今既踰年。理宜从吉。若不肄习。实虑不调。诚敬有亏。致招罪责。并从之。

上元元年九月。高宗御含元殿东翔鸾阁。大酺。当时京城四县。及太常音乐。分为东西朋。雍王贤为东朋。周王显为西朋。务以角胜为乐。中书侍郎郝处俊谏曰。臣闻礼所以示童子无诳者。恐其欺诈之心生也。伏以二王。春秋尚少。意趣未定。当须推多尚美。相待如一。今忽分为二朋。递相夸竞。且俳优小人。言辞无度。酣乐之后。难为禁止。恐其各争胜负。讥诮失礼。非所以导仁义。示和睦也。上瞿然曰。卿之远识。非众所及也。遽令止之。

调露二年。皇太子使乐工于东宫新作宝庆之曲成。命工者奏于太清观。始平县令李嗣贞。谓道士刘概。辅俨曰。此乐宫商不和。君臣相阻之征也。角征失位。父子不协之兆也。杀声既多。哀调又苦。若国家无事。太子受其咎矣。居数月。而皇太子废为庶人。概俨奏其事。擢嗣真为太常丞。使掌五礼仪注。嗣贞私谓人曰。祸犹未已。主不亲庶务。事无巨细。决于中宫。将权与人。收之不易。宗室虽众。皆在散位。居中制外。其势不敌。我恐诸王藩翰。皆为中宫所蹂践矣。有隋以来乐府。有堂堂之曲。再言堂者。是唐氏再受命也。中宫僭擅。复归子孙。则为再受命矣。近日闾里又有侧堂堂挠堂堂之谣。侧者不正之辞。挠者不安之称。我见患难之作。不复久矣。

神龙元年正月。给事中严善思上表曰。臣伏见太常奏。公除后。请习乐以供郊庙享祀。奉敕不允。臣与众官详审。以为乐音气化。所以感天地。动鬼神。调五行。均四序。故哲王垂制。被之乐章。六变而神祇降飨。九成而祖考来格。今陛下以服未一周。久停六律。稽象德于太庙。寝祈福于近郊。何以昭永历于上元。助成功于先圣。考之典礼。恐或未安。臣以汉魏丧礼。以日易月者。盖为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是也。以乐因阳来。礼由阴作。乐崩则阳伏。礼废则阴愆。风雨或违。粢盛遂阙。丰洁之祠有谬。兆

庶于是不安。所以变谅暗之旧仪。遵适时之新礼。斯实存至公于天下。割巨痛于私情。祈社稷之永安。庶宗庙之长享。孝道之大。何以加之。使汉魏之礼未然。则当自我作古。况其得礼之变。讵可越而不从。伏请依太常所请。许其教习。

其年正月。享西京太庙。太乐丞裴知古。谓万年令元行冲曰。金石谐和。当有吉庆之事。其在唐室子孙乎。其月。中宗即位。复国为唐。

二年三月。并州清源县尉吕元泰上疏曰。比见都邑城市。相率为浑脱。骏马胡服。名为苏莫遮。旗鼓相当。军阵之势也。腾逐喧噪。战争之象也。锦绣夸竞。害女工也。征敛贫弱。伤政体也。胡服相效。非雅乐也。浑脱为号。非美名也。安可以礼仪之朝。法戎虏之俗。军阵之势。列庭阙之下。窃见诸王。亦有此好。自家刑国。岂若是也。诗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则。非先王之礼乐。而将则四方者。臣所未喻也。夫乐者。动天地。感鬼神。移风易俗。布德施化。重犬戎之曲。不足以移风也。非宫商之度。不足以易俗也。无八佾之制。不足以布德也。非六代之乐。不足以施化也。四者无一。何以教人。臣本凡愚。不识忌讳。忠于国者。以臣为谠言。佞于朝者。以臣为诽谤。惟陛下少留意焉。

先天元年正月。皇太子令宫臣就率更寺阅女乐。太子舍人贾曾谏曰。臣闻作乐崇德。以感神人。韶夏有容。咸英有节。妇人媟黩。无厕其间者。昔鲁用孔子。几致于霸。齐人惧之。馈以女乐。鲁君既受。孔子遂行。戎有由余。兵强国富。秦人反间。遗之女乐。戎王耽悦。由余乃奔。斯则大圣名贤。疾之已久矣。良以妇人为乐。必务冶容。娃姣动心。蛊惑丧志。上行下效。淫俗将成。败国乱民。实由兹起。殿下监抚余闲。宴私多豫。后庭妓乐。古或有之。至于所司教习。彰示群僚。谩妓淫声。实亏睿化。伏愿并令禁断。至开元二年八月七日敕。自有隋颓靡。庶政凋弊。征声遍于郑卫。衒色矜于燕赵。广场角抵。长袖从风。聚而观之。寖以成俗。此所以戎王夺志。夫子遂行也。朕方大变浇讹。用除灾蠹。眷兹技乐。事切骄淫。伤风害政。莫斯为甚。既违令式。尤宜禁断。

二年正月。胡僧婆陀。请夜开门燃百千灯。其夜。太上皇御安福楼门观乐。凡四日方罢。是月。又追作。先天元年大酺。太上皇御诸楼观之。以夜继昼。尽月不息。左拾遗严挺之。疏谏。乃止。

大历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礼仪使吏部尚书颜真卿奏。谨按周礼大司乐职云。诸侯薨。令去乐。大臣死。令弛悬。郑注云。去谓藏之。弛谓释下也。是知哀轻者则释。哀重者则藏。又晋元后秋崩。武帝咸宁元年。飨万国。不设乐。晋博士孔恢。议朝廷有故。悬而不乐。恢以为宜都去悬设。乐既不作。则不宜悬。国丧尚近。谓金石不可陈于庭。伏请三年未毕。朝会不设悬。如有大臣薨殁。则量事轻重。悬而不作。敕付所司。

永贞元年十月。太常奏。内外公私声乐祭祠等。汉魏已来。既葬祔庙之后。皆复其常。本朝行之。以为故事。今德宗皇帝十一月四日。行升祔之礼讫事。请皆如旧。诏可。

杂录

武德元年。相国参军卢牟子献琵琶。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疏曰。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既为竹帛所拘。何可恣情不慎。卢牟子所献。频蒙赏劳。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陛下必有所欲何求不得。陛下少者。岂此物哉。

古籍更多精品　请上宗教吧

显庆元年正月。御安福门。观大酺。有伎人欲持刀自刺。以为幻戏。诏禁之。

龙朔元年正月。禁妇人倡优杂戏。皇后所请也。二月六日。敕太常寺。六日停教音乐。太宗皇帝文德皇后忌日故也。

干封元年五月敕。音声人及乐户。祖母老病应侍者。取家内中男及丁壮好手者充。若无所取中丁。其本司乐署博士。及别教子弟应充侍者。先取户内人及近亲充。

如意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内教坊改为云韶府。内文学馆教坊。武德以来。置在禁门内。

神龙二年三月。并州清源县尉吕元泰上疏曰。臣谨按洪范曰。谋时寒若。君能谋事。则燠寒顺之。何必裸露形体。浇灌衢路。鼓舞跳跃。而索寒也。礼曰。立秋之月。行夏令。则寒暑不节。夫阴阳不调。政令之失也。休咎之应。君臣之感也。理均影响。可不戒哉。

其年九月。敕三品已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已上。女乐不过三人。皆不得有钟磬。乐师凡教乐。淫声过声。凶声慢声。皆禁之。淫声者。若郑卫。过声者。失哀乐之节。凶声者。亡国之音。若桑间濮上。慢声者。惰慢不恭之声也。

景云三年。右拾遗韩朝宗谏曰。传曰。辛有适伊川。见被发野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后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以其中国之人。习戎狄之事。一言以贯。百代可知。今之乞寒。滥觞胡俗。伏乞三思。筹其所以。至先天二年十月。中书令张说谏曰。韩宣子适鲁。见周礼而叹。孔子会齐。数倡优之罪。列国如此。况大朝乎。今外国请贺。选使朝谒。所望接以礼乐。示以兵威。虽曰戎狄。不可轻易。焉知无驹支之辨。由余之贤哉。且乞寒泼胡。未闻典故。裸体跳足。盛德何观。挥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鲁礼。亵比齐优。恐非干羽柔远之义。樽俎折冲之道。愿择刍言。特罢此戏。至开元元年十月七日。敕腊月乞寒。外蕃所出。渐浸成俗。因循已久。自今已后。无问蕃汉。即宜禁断。

开元二年。上以天下无事。听政之暇。于梨园自教法曲。必尽其妙。谓之皇帝梨园弟子。

其年十月六日敕。散乐巡村。特宜禁断。如有犯者。并容止主人及村正。决三十。所由官附考奏。其散乐人仍递送本贯入重役。

二十三年敕。内教坊博士及弟子。须留长教者。听用资钱。陪其所留人数。本司量定申者为簿。音声内教坊博士。及曹第一第二博士房。悉免杂徭。本司不得驱使。又音声人得五品已上勋。依令应除簿者。非因征讨得勋。不在除簿之列。

天宝十载九月二日敕。五品已上正员清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听当家畜丝竹。以展欢娱。行乐盛时。覃及中外。

大历十四年五月诏。罢梨园伶使及官冗食三百余人。留者隶太常。

永贞元年九月诏。除教坊乐人投正员官之制。

元和五年二月。宰臣奏。请不禁公私乐。从之。时以用兵。权令断乐。宰臣以为大过。故有是请。至六月六日。诏减教坊乐官衣粮。

六年。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郑余庆奏。太常习乐。请复用大鼓。从之。先是。德宗自南山还宫。继有怀光吐蕃之虞。都下人情惊扰。遂诏太常习乐。去大鼓。至是复用之。

八年四月。诏除借宣徽院乐人官宅制。自贞元以来。选乐工三十余人。出入禁中。宣徽院长出入供奉。皆假以官第。每奏伎乐称旨。辄厚赐之。及上即位。令分番上下。更无他锡。至是收所借。

其年十月。汴州节度使韩宏。进献圣朝万岁乐曲谱。凡三百首。

十四年正月。诏徙仗内教坊于布政里。

十五年。赐教坊本钱五千贯文。

长庆四年三月。赐教坊乐官绫绢三千五百匹。又赐钱一万贯。以备行幸。乐官十三人。并赐紫衣鱼袋。其年八月。以太常卿赵宗儒为太子少师。先是。太常有师子五方之色。非常朝聘飨不作焉。至是。教坊以牒取之。宗儒不敢违。以状白宰相。以事正有司。不合关白。而宗儒忧恐不已。宰相责以怯懦。故换秩焉。宝历二年九月。京兆府奏。伏见诸道方镇。下至州县军镇。皆置音乐。以为欢娱。岂惟夸盛军戎。实因接待宾旅。伏以府司每年重阳上巳两度宴游。及大臣出领藩镇。皆须求雇教坊音声。以申宴饯。今请自于当已钱中。每年方图三二十千。以充前件乐人衣粮。伏请不令教坊收管。所冀公私永便。从之。盖京兆尹刘栖楚所请也。栖楚出河北。大率不读书史。乖于闻识。曾不知从前非物足而阙于制置也。盖以京邑四方取则之地。务繁权重。岂以声乐倡优。方镇宴游为事哉。失之甚矣。属宰臣有党于栖楚者。遂可其奏。时议惜之。

太和九年。文宗以教坊副使云朝霞善吹笛。新声变律。深惬上旨。自左骁卫将军宣授兼帅府司马。宰臣奏。帅府司马。品高郎官。不可授伶人。上亟称朝霞之善。左补阙魏上疏论奏。乃改授润州司马。

开成三年四月。改法曲名仙韶曲。仍以伶官所处为仙韶院。

四年三月。敕每月赐仙韶院乐官料钱二千贯文。支用不尽。令数内宜停三百贯文。

会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敕节文。京畿诸院太常乐及金吾角手。今后只免正身一人差使。其家丁并不在影庇限。

三年十二月。京兆府奏。近日坊市聚会。或动音乐。皆被台府及军司所由恐动。每有申闻。自今已后。请皆禁断。从之。

大中六年十二月。右巡使卢潘等奏。准四年八月宣约教坊音声人。于新授观察节度使处求乞自今已后。许巡司府州县等捉获。如是属诸使有牒送本管。仍请宣付教坊司为遵守。依奏。

咸通中。伶官李可及善音律。尤能转喉为新声。音辞曲折。听者忘倦。京师屠酤少年效之。谓之拍弹。时同昌公主除丧。懿宗与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为叹百年舞曲。舞人皆盛饰珠翠。仍画鱼龙地衣以列之。曲终乐阕。珠翠覆地词语凄恻。闻者流涕。又常于安国寺作菩萨蛮舞。上益怜之。可及常为子妻妇。帝赐酒二银樽。启之。乃金翠也。时宰相曹确。中尉李元。皆屡论之。懿宗不纳。至僖宗即位。宰相崔彦昭奏逐。死于岭表。

查看更多新书　请上宝书网吧

唐会要卷三十五

学校

武德元年十一月四日。诏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于秘书外省。别立小学。贞观五年以后。太宗数幸国学太学。遂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亦增生员。其书算等。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其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已而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

光宅二年。梓州陈子昂上疏曰。臣窃独有私恨者。陛下方欲兴崇大化。而不知国家太学之废。积以岁月久矣。学堂芜秽。略无人踪。诗书礼乐。罕闻习者。陛下明诏。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臣闻天子立太学。所以聚天下贤英。为政之首。故君臣上下之礼。于是兴焉。揖让樽俎之节。于此生焉。是以天子得贤臣由此也。今则荒废。委而不论。而欲睦人伦。兴礼让。失之于本。而求之于末。岂可得哉。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柰何天子之政。而轻礼乐哉。陛下何不诏天下胄子。使归太学。而习业乎。斯亦国家之大务也。

圣历二年十月。凤阁舍人韦嗣立上疏曰。臣闻礼记曰。化民成俗。必由学乎。学之于人。其用益博。故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王之诸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国之俊选。皆造焉。故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学而成者。国家自永淳以来。二十余载。礼乐废散。胄子弃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贵门后进。竞以侥幸升班。寒族常流。复因凌替弛业。考试之际。秀茂罕登。驱之临人。何以从政。又垂拱以后。文明在辰。盛典鸿休。日书月至。因藉际会。入仕尤多。陛下诚能下明制。发德音。广开庠序。大敦学校。三馆生徒。即令追集。王公已下子弟。不容别求仕进。皆入国学。服膺训典。崇饰馆庙。尊尚师儒。盛陈奠菜之仪。宏敷讲说之会。使士庶观听。有所发扬。宏奖道德。于是乎在。则四海之内。靡然向风矣。

神龙二年九月。敕学生在学。各以长幼为序。初入学。皆行束修之礼。礼于师。国子太学。各绢三匹。四门学。绢二匹。俊士及律书算学。州县各绢一匹。皆有酒酺。其束修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以每年国子监所管学生。国子监试。州县学生。当州试。并选艺业优长者为试官。仍长官监试。其试者通计一年所受之业。口问大义十条。得八已上为上。得六已上为中。得五已上为下。及其学九年。律生则六年。不贡举者。并解追。其从县向州者。年数下第。并须通计。服阕重仕者。不在计限。不得改业。

开元二十一年五月敕。诸州县学生。年二十五已下。八品九品子。若庶人生年二十一已下。通一经已上。及未通经。精神通悟。有文词史学者。每年铨量举选。所司简试。听入四门学。充俊士。即诸州人省试不第。情愿入学者听。国子监所管学生。尚书省补。州县学生。长官补。诸州县学生。专习正业之外。仍令兼习吉凶礼。公私礼有事处。令示仪式。余皆不得辄使。许百姓任立私学。欲其寄州县受业者亦听。

二十六年正月十九日敕。古者乡有序。党有塾。将以宏长儒教。诱进学徒。化民成俗。率由于是。其天下州县。每乡之内。各里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

贞元三年正月。右补阙宇文炫上言。请京畿诸县乡村废寺。并为乡学。并上制置事二十余件。疏奏。不报。

太和七年八月赦节文。应公卿士族子弟。取来年正月以后。不先入国学习业者。不在应明经进士之限。

会昌五年正月制。公卿百官子弟。及京畿内士人寄客。修明经进士业者。并宜隶于太学。外州县寄学及士人。并宜隶各所在官学。

褒崇先圣先师已下附。

武德二年六月一日。诏曰。盛德必祀。义在方册。达人命世。流庆后昆。爰始姬旦。主翊周邦。创设礼经。大明典宪。启生民之耳目。穷法度之本源。粤若宣尼。天资浚哲。四科之教。历代不刊。三千之徒。风流无歇。惟兹二圣。道着生民。宗祀不修。孰明褒尚。宜令有司于国子监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仍博求其后。具以名闻。详考所宜。当加爵士。

贞观二年十二月。尚书左仆射房元龄。国子博士朱子奢建议云。武德中。诏释奠于太学。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臣以周公尼父。俱称圣人。庠序置奠。本缘夫子。故晋宋梁陈。及隋大业故事。皆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历代所行。古人通允。伏请停祭周公。升夫子为先圣。以颜回配享。诏从之。

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修宣尼庙于兖州。给户二十。充享祀焉。

三十一年二月十五日。诏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肃。王辅嗣。杜元凯。范宁。贾逵等二十二人。代用其书。垂于国胄。自今有事于太学。并令配享尼父庙堂。

显庆二年七月十一日。太尉长孙无忌等议曰。按新礼。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又准贞观二十一年。以孔子为先圣。更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与颜回俱配尼父于太学。并为先师。今据永徽令文。改用周公为先圣。遂黜孔子为先师。颜回左丘明。并为从祀。谨按礼记云。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郑元注曰。官谓诗书礼乐之官也。先师者。若礼有高堂生。乐有制氏。诗有毛公。书有伏生。可以为师者。又礼记曰。始立学。释奠于先圣郑元注曰。若周公孔子也。据礼为定。昭然自别。圣则非周即孔。师则偏善一经。汉魏以来。取舍各异。颜回孔子。互作先师。宣父周公。迭为先圣。求其节文。递有得失。所以贞观之末。亲降纶言。依礼记之明文。酌康成之奥说。正孔子为先圣。加众儒为先师。永垂制于后昆。革往代之纰缪。而今新令。不详制旨。辄事刊改。遂违明诏。但成王幼年。周公践极。制礼作乐。功比帝王。所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为六君子。又说明王孝道。乃述周公严配。此即姬旦鸿业。合同王者。祀之儒官就享。实贬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拯文丧之弊。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宏圣教于六经。阐儒风于千世。故孟轲称生民以来。一人而已。自汉已降。奕叶封侯。崇奉其圣。迄于今日。胡可降兹上哲。俯入先师。且左邱明之徒。见行其学。贬为从祀。亦无故事。今请改令从诏。于义为允。其周公仍依别礼配享武王。从之。

三年。文宣王庙乐。诏用宣和之舞。国子博士范頵撰乐章。

干封元年正月三十日。追赠孔子为太师。至天授元年。封孔子为隆道公。总章元年二月一日。颜回赠太子少师。曾参赠太子少保。至太极元年二月十六日。追赠颜回为太子太

师。曾参为太子太保。并配享孔子庙。至开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诏曰。宏我王化。在乎师儒。能发明此道。启迪含灵。则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谓自天攸纵。将圣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经。美政教。移风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民到于今受其赐。不其猗欤。呜呼。楚王莫封。鲁公不用。俾夫大圣。才列陪臣。栖遑旅舍。固可叹矣。年祀寖远。光灵益彰。虽代有褒称。而未为崇峻。不副于实。人其谓何。夫子既称先圣。可追谥为文宣王。令三公持节册命。其后嗣褒圣侯。改封嗣文宣王。昔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岂宜仍旧。宜补其坠典。永作成式。其两京国子监及天下诸州。夫子南面坐。十哲等东西行列侍。且门人三千。见称十哲。包夫众美。实越等夷。畅元圣之风规。发人伦之耳目。并宜褒赠。以宠贤明。其颜子既云亚圣。须优其秩。颜子赠兖国公。闵子骞赠费侯。冉伯牛赠郓侯。仲弓赠薛侯。冉有赠徐侯。子路赠卫侯。宰我赠齐侯。端木子贡赠黎侯。子游赠吴侯。卜子夏赠魏侯。又夫子格言。参也称鲁。虽居七十之数。不载四科之目。顷虽参于十哲。终未殊于等伦。允稽先旨。俾循旧位。庶乎礼得其序。人焉式瞻。二十七日。命尚书右丞相裴耀卿。摄太尉持节。就国子庙册命毕。所司奠祭。亦如释奠之礼。又遣太子少保崔琳。往东都就庙行册礼。二十一日。敕两京及兖州旧宅庙像。宜改服冕衮。其诸州及县。庙宇既小。但移南面。不须改其衣服。两京乐用宫悬。春季二仲上丁。令三公摄行事。七十子并宜追赠。曾参赠郕伯。颛孙师陈伯。淡台灭明江伯。宓子贱单伯。原宪原伯。公冶长莒伯。南宫适郯伯。公哲哀郳伯。曾点宿伯。颜路杞伯。商瞿蒙伯。高柴共伯。漆雕开滕伯。公伯寮任伯。司马牛向伯。樊迟樊伯。有若卞伯。公西华郜伯。巫马期鄫伯。梁鳣梁伯。颜柳萧伯。冉儒纪伯。曹恤曹伯。伯虔邹伯。公孙龙黄伯。冉季东平伯。秦子南少梁伯。漆雕子敛武城伯。颜子骄琅琊伯。漆雕徒父须句伯。壤驷赤北征伯。商泽睢阳伯。石作蜀石邑伯。任不齐任城伯。公夏首元父伯。公良孺东牟伯。后处营丘伯。秦子开彭衙伯。奚容●下邳伯。公肩定新田伯。颜相临沂伯。鄡单铜鞮伯。句井疆淇阳伯。罕父黑乘邱伯。秦商上洛伯。申党召陵伯。公祖子之期思伯。荣子期雩娄伯。县成钜野伯。左人郢临淄伯。燕伋渔阳伯。郑子徒荥阳伯。秦非汧阳伯。施之常乘氏伯。颜哙朱虚伯。步叔乘淳于伯。颜之仆东武伯。原亢莱芜伯。乐咳昌平伯。廉洁莒父伯。颜何开阳伯。叔仲会瑕丘伯。狄黑临济伯。邽巽平陆伯。孔忠汶阳伯。公西與如重丘伯。公西●祝阿伯。

制曰。道可褒崇。岂限今古。追赠之典。旌德存焉。夫子十哲之外。曾参六十七人。同升孔门。传习经术。子之四教。尔实行之。亲授微言。式扬大义。是称达者。不其盛欤。钦若古风。载崇元圣。至于十哲。皆被宠章。而曾子之伦。未有称谓。宜亚四科之士。以疏五等之封。俾与先师。咸膺盛礼。

神龙元年正月一日敕文。诸州孔子庙堂。有不向南者。改向正南。

开元八年三月十八日。国子司业李元瓘奏言。京国子监庙堂。先圣孔宣父。配坐先师颜子。今其像见在立侍。准礼授坐不立。授立不跪。况颜子道亚生知。才充入室。既当配享。其像见立。请据礼文。合从坐侍。又四科弟子闵子骞等。并伏膺儒术。亲承圣教。虽复列像庙堂。不参享祀。谨按祠令。何休等二十二贤。犹沾从祀。岂有升堂入室之子。独不沾配享之余。望请春秋释奠。列享在二十二贤之上。七十子者。则文翁之壁。尚不阙如。岂有国庠。遂无图绘。请令有司。图形于壁。兼为立赞。庶敦劝儒风。光崇圣烈。曾参孝道可崇。独受经于夫子。望准二十二贤从享。诏曰。颜回等十哲。宜为坐像。悉令从祀。曾参大孝。德冠同列。特为塑像。坐于十哲之次。因图画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贤于庙壁上。以颜子亚圣。亲为制赞。书于石。仍令当朝文士。分为之赞题其壁焉。

苏氏议曰。捡贞观显庆年敕。并称二十二贤。又捡太极开元年敕。即称二十二贤。将前敕及学令比类。于服虔之下。有杜范贾。未知何年月附入。

建中三年闰正月。以文宣王三十七代孙齐卿。为兖州司马。袭文宣王。

元和四年二月。以文宣王三十八代孙惟昉。为兖州参军。十三年正月。以文宣王三十八代孙惟晊。袭文宣王。

会昌二年十月。以文宣王三十九代孙荣为国子监丞。袭文宣王。

大中三年十一月。国子祭酒冯审奏。文宣王庙。始太宗立之。睿宗书额。武后初政之日。改篆题大周二字。请削去从之。

大顺元年二月。宰臣兼国子祭酒孔纬奏。文宣王祠庙。经兵火焚毁。有司释奠无所。请内外文臣。各于本官料钱上。每一缗抽十文。助修国学。从之。

释奠

武德七年二月十七日。幸国子学。亲临释奠。引道士沙门与博士杂相驳难久之。

贞观十四年二月十日。幸国子监。亲临释奠。

二十年二月。诏皇太子于国学释奠于先圣先师。皇太子为初献。国子祭酒张复裔为亚献。光州刺史摄司业赵宏智为终献。既而就讲。宏智演孝经忠臣孝子之义。右庶子许敬宗上四言诗。以美其事。

二十一年。中书侍郎许敬宗等奏。按礼记文王世子。凡学官春释奠于先师。郑元注曰。官谓诗书礼乐之官也。彼谓四时之学。将习其道。故儒官释奠。各于其师。既非国学行礼。所以不及先圣。至于春秋二时合乐之日。则天子视学。命有司典秩节。总祭先圣先师焉。秦汉释奠。无文可捡。至于魏武。则使太常行事。自晋宋已降。时有亲行。而学官主祭。全无典实。且名称国学。乐用轩悬。樽俎威仪。并皆官备。在于臣下。理不合专。况凡在小神。犹皆遣使行礼。释奠既准中祀。据理必须禀命。今后国学释奠。令国子祭酒为初献。祝词称皇帝谨遣。仍令司业为亚献。国子博士为终献。其诸州。刺史为初献。上佐为亚献。博士为终献。县学。令为初献。丞为亚献。博士既无品秩。请主簿通为终献。若缺。并以次差摄。州县释奠。既请遣刺史县令。亲为献主。望准祭社给明衣。修附礼令。为永式。学令祭以太牢。乐用轩悬。六佾之舞。并登歌一节。与大祭祀相遇。改用中丁。州县常用上丁。无学。祭用少牢。

总章元年二月二十九日。皇太子宏释奠于国学。

永隆二年二月。皇太子亲行释奠之礼。

开耀元年二月十九日。皇太子释奠国学。

景云二年七月。皇太子亲释奠于国学。有司草仪注。令从臣皆乘马。着衣冠。太子左庶子刘子元进议曰。古者自大夫已上。皆乘车马。而以马为騑服。魏晋已降。迄于隋世。朝士又驾牛车。至如李广北征。解鞍憩息。马援南伐。据鞍盼顾。则鞍马之设。行于军旅。

戎服所乘。贵于便习者也。按江左官至尚书郎。而辄轻乘马。则为御史所弹。又颜延年罢官后。好骑马出入闾里。当世称其放诞。此则专车凭轼。可擐朝衣。单马御鞍。宜从亵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验也。褒衣博带。方履高冠。本非马上所施。自是车中之服。且长裾广袖。襜如翼如。鸣佩纡组。锵锵奕奕。驰骤于风尘之内。出入于旌棨之间。倘马有惊逸。人从颠坠。遂使属车之右。遗履不收。清道之傍。絓緌相续。固以受嗤行路。有损威仪。其乘马衣冠。窃谓宜从废改。皇太子令付外宣行。仍编入令。以为例程。

太极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皇太子亲释奠。开讲筵。国子司业褚无量执经。

开元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以贡举人将谒先师。质问疑义。敕皇太子及诸子。宜行齿胄礼。二十一日。皇太子谒先圣。皇太子初献。亚献终献。并以胄子充。右散骑常侍褚无量讲孝经。并礼记文王世子篇。初。诏侍中宋璟为亚献。中书侍郎苏颋为终献。及临享。上思齿胄之义。乃改焉。

十一年九月七日敕。春秋二时释奠。诸州府并停牲牢。惟用酒脯。自今已后。永为例程。

二十六年正月敕。诸州乡贡见讫。令引就国子监谒先师。学官为之开讲。质问疑义。有司设食。宏文崇文两馆学生。及监内举人。亦听参焉。遂为例程。每年行之。

二十八年二月五日敕。文宣王庙。春秋释奠。宜令三公行礼。着之例程。二十日。国子祭酒刘瑗奏。准故事。释奠之日。群官道俗。皆合赴监观礼。依故事着之例程。制可。

建中三年二月。国子司业归崇敬奏。上丁释奠。其日准旧例。合集朝官讲论五经文义。自大历五年以前。常行不绝。其年八月以后。权停讲论。今既日逼。恐须复依旧奏。

贞元二年二月。释奠。自宰臣已下。毕集于国学。学官升讲座。陈五经大义及先圣之道。

九年九月。太常奏以十一月贡举人谒先师。今与亲享太庙日同。准六典。上丁释奠。若与大祀同日。即用中丁。谒先师请别择日。从之。

十五年四月。归崇敬为膳部郎中。奏议每年春秋二时释奠。祝版御署讫。北面而揖。臣以为其礼太重。按大戴礼。师尚父授周武王丹书。武王东面受之。请参酌轻重。庶得其宜。

元和九年十一月。礼部贡院奏。贡举人见讫。谒先师。准格。学官为开讲。质定疑义。常参及致仕官观礼。旧例。至时举奏。诏。宜谒先师。余着停。后虽每年举奏。并不复行。

经籍

武德五年。秘书监令狐德棻奏。今乘丧乱之余。经籍亡逸。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专令缮写。数年间。群书毕备。至贞观二年。秘书监魏征。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数年之间。秘府粲然毕备。

干封元年十月十四日。上以四部群书。传写讹谬。并亦缺少。乃诏东台侍郎赵仁本。兼兰台侍郎李怀严。兼东台舍人张文瓘等。集儒学之士。刊正然后缮写。

查看更多新料　请到宋翰吧

文明元年十月敕。两京四库书。每年正月。据旧书闻奏。每三年。比部勾覆具官典。及摄官替代之日。据数交领。如有欠少。即征后人。

景云三年六月十七日。以经籍多缺。令京官有学行者。分行天下。搜检图籍。

开元三年。右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侍宴。言及内库及秘书坟籍。上曰。内库书。皆是太宗高宗前代旧书。整比日。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残缺。未能补缉。篇卷错乱。检阅甚难。卿试为朕整比之。至七年五月。降敕于秘书省。昭文馆。礼部。国子监。太常寺。及诸司。并官及百姓等。就借缮写之。及整比四部书成。上令百姓官人入干元殿东廊观书。无不惊骇。

七年九月敕。比来书籍缺亡。及多错乱。良由簿历不明。纲维失错。或须披阅。难可校寻。令丽正殿写四库书。各于本库每部为目录。其有与四库书名目不类者。依刘歆七略。排为七志。其经史子集。及人文集。以时代为先后。以品秩为次第。其三教珠英。既有缺落。宜依旧目。随文修补。

十九年冬。车驾发京师。集贤院四库书。总八万九千卷。经库一万三千七百五十二卷。史库二万六千八百二十卷。子库二万一千五百四十八卷。集库一万七千九百六十卷。其中杂有梁陈齐周。及隋代古书。贞观。永徽。麟德。干封。总章。咸亨年。奉诏缮写。

二十四年十月。车驾从东都还京。有敕。百司从官。皆令减省集贤书籍。三分留一。贮在东都。至天宝三载六月。四库更造见在库书目。经库七千七百七十六卷。史库一万四千八百五十九卷。子库一万六千二百八十七卷。集库一万五千七百二十卷。从三载至十四载。库续写又一万六千八百四十三卷。

天宝三载七月。敕先王令范。莫越于唐虞。上古遗书。并称于训诰。虽百篇奥义。前代或亡。而六体奇文。旧规尤在。其尚书应古体文字。并依今字缮写施行。其旧本仍藏书府。

其载十二月。敕自今已后。宜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教习。学校之中。倍加传授。州县官长。明申劝课焉。

十一载十月。敕秘书省检覆四库书。与集贤院计会填写。

贞元七年十二月。秘书监包佶奏。开元礼所与月令相涉者。请选通儒详定。从之。

开成元年七月。分察使奏。秘书省四库。见在新旧书籍。共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并无文案。及新写文书。自今已后。所填补旧书。及别写新书。并随日校勘。并勒创立文案。别置纳历。随月申台。并外察使每岁末。计课申数。具状闻奏。从之。

大中三年正月。秘书省据御史台牒。准开成元年七月敕。应写书及校勘书籍。至岁末闻奏者。令勒楷书等。从今年正月后。应写书四百一十七卷。

四年二月。集贤院奏。大中三年正月一日以后。至年终。写完贮库。及填缺书籍三百六十五卷。计用小麻纸一万一千七百七张。

五年正月。秘书省牒报御史台。从今年正月已后。当司应校勘书四百五十二卷。

书法

太宗尝于晋史右军传后论之曰。钟书布纤浓。分疏密。霞舒云卷。无所间然。但其体古而不今。字长而逾制。献之虽有异风。殊俗新巧。疏瘦如凌冬之枯树。虽槎 而无屈伸。拘束若严家之饿隶。惟羁羸而不放纵。萧子云无丈夫之气。行行如萦春蚓。步步如绾秋蛇。卧王蒙于纸中。坐徐姬于笔下。以兹播美。岂滥名耶。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尖若断而复连。凤翥龙蟠。势若曲而还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务力追。此人而已。

贞观六年正月八日。命整治御府古今工书钟王等真迹。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至十年。太宗尝谓侍中魏征曰。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与论书。征云。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即日召命侍读。尝以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当时莫能辨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一无舛误。

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太宗自为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初购求人间书。凡真行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二千纸。装为八十卷。每听政之暇。则临看之。尝谓朝臣曰。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异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惰。不能专精耳。朕少时为公子。频遭阵敌。义旗之始。乃平寇乱。执金鼓必自指挥。观其阵即知强弱。每取我强对其强。以我弱对其弱。敌犯我弱。追奔不逾百数十步。我击其弱。必突过其阵。自背而反击之。无不大溃。多用此制胜。思得其理深也。我今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势自生耳。然我知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初置宏文馆。选贵臣子弟有性识者为学生。内出书命之令学。又人间有善书。追征入官。十数年间。海内从风。至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召三品已上。赐宴于元武门。太宗操笔作飞白书。群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竞。散骑常侍刘洎。登御床引手。然后得之。其不得者。咸称洎登床罪当死。请付于法。太宗笑曰。昔闻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

十八年五月。太宗为飞白书。作鸾凤蟠龙等字。笔势惊绝。谓司徒长孙无忌。吏部尚书杨师道曰。五日旧俗。必用服玩相贺。朕今各赐君飞曰扇二枚。庶动清风。以增美德。

龙朔二年四月。上自为书与辽东诸将请降。敬宗曰。许圉师常自爱书。可于朝堂开示。圉师见而惊喜。私谓朝官曰。圉师见古迹多矣。魏晋已后。惟兹二王。然逸少少力而妍。子敬妍而少力。今见圣迹兼绝二王。凤翥鸾回。实古今圣书。

神功元年五月。上谓凤阁侍郎王方庆曰。卿家多书。合有右军遗迹。方庆奏曰。臣十代再从伯祖羲之书。先有四十余卷。贞观十二年。太宗购求。先臣并以进讫。惟有一卷见在。今亦进讫。臣十一代祖导。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昙首。七代祖僧绰。六代祖仲宝。五代祖骞。高祖规。曾祖褒。并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已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上之。上御武成殿。示群臣。仍令中书舍人崔融为宝章集。以叙其事。复赐方庆。当时以为荣。

开元六年正月三日。命整治御府古今工书钟王等真迹。得一千五百一十卷。十六年五月。内出二王真迹。及张芝张昶等古迹。总一百六十卷。付集贤院依文榻四本进内。分赐诸王。初。贞观中。搜访王羲之等真迹。人间古本毕集。令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定其真迹。及小王张芝等。亦各随多少。勒为卷帙。以贞观字为印。印缝及卷之首尾。其章迹又令遂良真书小字贴纸。影其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则满骞徐增朱异等。隋则江总姚

察等署记。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书名记其后。兰亭一本。相传云将入昭陵。又一本。长安神龙之际。太平安乐公主奏借。出入拓写。因此遂失所在。开元五年。敕陆元悌。魏哲。刘怀信等。检校见换。标为两卷。总八十卷。余并坠失。元悌又奏云。前代名贤押署之迹。唯以己之名氏代焉。上自书开元二字为印。以印记之。王右军凡一百三十卷。小王二十卷。张芝张昶书各一卷。右军真行书。唯有黄庭告誓等四卷存焉。

元和十四年九月。考功郎中萧佑。进古今书画二十卷。

开成三年。以谏议大夫柳公权为工部侍郎。依前翰林侍书学士。公权初学王书。遍阅近代笔法。体势劲媚。自成一家。上都西明寺金刚经碑。备有钟王欧虞褚陆之体。尤为得意。文宗夏日。与学士联句。上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公权曰。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上吟久之。因令题于殿壁。字方圆五寸。帝曰。钟王复生。无以加焉。帝召升殿御前书三纸。军容使西门李元捧砚。枢密使崔巨源过笔。一纸真书十字曰。魏夫人传笔法于王右军。一纸行书十一字曰。永禅师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纸草书八字曰。谓语助者。焉哉乎也。常评砚以青州石末为第一。言墨易冷。绛州黑砚次之。

唐会要卷三十六

修撰

武德七年九月十七日。给事中欧阳询。奉敕撰艺文类聚成。上之。

贞观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秘书监魏征。撰群书政要。上之。太宗欲览前王得失。爰自六经。讫于诸子。上始五帝。下尽晋年。征与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始成凡五十卷。上之。诸王各赐一本。

十三年十一月三日。扬州长史李袭誉。撰忠孝图二十卷。奏之。

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诏以特进魏征所撰类礼。赐皇太子及诸王。并藏本于秘府。初。征以礼经遭秦灭学。戴圣编之。条流不次。乃删其所说。以类相从。为五十篇。合二十卷。上善之。赐物一千段。

十五年正月三日。魏王泰上括地志五十卷。上嘉之。赐物一万段。其书宣付秘阁。初。泰好学。爱文章。司马苏勖劝泰表请修撰。诏许之。于是大开馆宇。广召时俊。遂奏引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允。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等。人物辐辏。门庭若市。泰稍悟过盛。欲其速成。于是分道诸州。披检疏录。凡四年而成。其年四月十六日。太常博士吕才。及诸阴阳学者十余人。撰阴阳书凡五十三卷。并旧书行者四十七卷。诏颁下之。太宗以阴阳书行之日久。近代以来。渐至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有司。总令修撰。其妄穿凿拘忌者。才驳之曰。易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盖取诸大壮。逮于殷周之际。乃有卜宅之文。故诗称相其阴阳。书云卜惟洛食。此则卜宅吉凶。其来尚矣。至于近代师巫。更加五姓之说。言五姓者。谓宫商角征羽等。天下万物。悉配属之。行事吉凶。依此为法。至于张王等为商。武庾等为羽。欲以同韵相求。及其以柳为宫。以赵为角。又非四声相管。其间亦有同是一姓。分属宫商。复有复姓数字。征羽不别。验于经典。本无斯说。即阴阳书亦无此语。直是野俗口传。竟无所出之处。惟按堪舆经云。黄帝对于天老。乃有百姓之言。且黄帝之时。不过姬姜数姓。暨于后代。赐族者多。至如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并是姬姓子孙。孔殷宋华向萧亳皇甫。并是子姓苗

裔。自余诸国。推例皆然。因邑因官。分枝布叶。未知此等诸姓。是谁配属宫商。又检春秋。以陈卫及秦。并同水族。齐郑及宋。皆为火姓。或承所出之祖。或系所属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宫商角征羽。共相管摄。此则事不稽古。义理乖僻者也。又叙禄命曰。谨按史记。贾谊宋忠司马季主云。夫卜筮者。高谈禄命。以悦人心。矫言祸福。以尽人财。又按王充论衡云。见骨体而知禄命，见禄命而知骨体。此则禄命之书。行之久矣。言多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寻。本非实录。但以积善余庆。不假建禄之吉。积恶余殃。岂由劫杀之 。皇天无亲。常与善人。福之所应。其犹影响。故有夏多罪。天命剿绝。宋景修德。妖孛夜移。学也禄在。岂待生当建王。忧勤损寿。不关月值空亡。长平坑卒。未闻共犯三刑。南阳贵士。何必俱当六合。历阳成湖。非独河魁之上。蜀郡炎燎。岂由灾厄之下。今时有同建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夭寿更异。按春秋鲁桓公六年九月。鲁庄公生。今检长历。庄公生当乙亥之岁。建申之月。以此推之。庄公乃当禄之空亡。依禄命书。法合贫贱。又犯勾绞六空。背驿马生。身刻驿马。驿马三刑。当此生者。并无官爵。火命七月。生当病乡。为人尪弱。身合矬陋。今按齐诗讥庄公。猗嗟昌兮。颀而长兮。美目扬兮。巧趋跄兮。惟有问命一条。法当长寿。依检春秋。庄公薨时。计年四十五矣。此禄命不验一也。又按史记。秦庄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为此命政。依检襄王四十八年。岁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当背禄。法无官爵。假得禄合。奴婢尚少。始皇又当破驿马生。驿马三刑。身刻驿马。法当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当绝下。为人无始有终而弥吉。今检史记。始皇乃是有始无终。老更弥凶。唯建命生法合长寿。计其崩时。不过五十。禄命不验二也。检汉武故事。武帝以乙酉岁七月七日平旦时。亦当禄空亡下。法无官爵。虽向驿马。尚隔四辰。依禄命法。少无官荣。老而方盛。今验汉书。武帝即位。年始十六。末年以后。户口减半。禄命不验三也。又检后魏书云。高祖孝文皇帝皇兴元年八月生。今按长历。其年岁在丁未。以此推之。孝文皇帝背禄背命。并驿马三刑。身刻驿马。依禄命书。法无官爵。当父死中生。法当生不见父。今检魏书。孝文皇帝身受其父之禅。礼云。嗣主位定。在于初丧逾年之后。方始正号。是以天子无父。事三老也。孝文受禅。异于常礼。躬为天子。以事其亲。而禄命倒云不合识父。禄命不验四也。又按沈约宋书云。宋高祖癸亥三月生。依此推禄与命。并当空亡。依禄命书。法无官爵。又当子墓中生。惟宜嫡子。假有次子。法当早卒。今据宋书。高祖长子先被篡弑。次子义隆。享国多年。高祖又当禄祖下生。法得嫡孙财禄。今检宋书。其孙刘劭刘浚。并为篡宋。几失宗祧。禄命不验五也。叙葬书曰。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以薪。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礼云。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见也。然孝经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复土事毕。长为感慕之所。窀穸礼终。永作魂神之宅。朝市迁变。岂得先测于将来。泉石交侵。不可先知于地下。是以谋及龟筮。庶无后艰。斯乃备于慎终之礼。曾无吉凶之义。暨于近世已来。加之阴阳葬法。或选年月便利。或量墓田远近。一事失所。祸及死生。巫者利其货贿。莫不擅加妨害。遂令葬书一术。乃有百二十家。各说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载。乾坤之理备焉。一刚一柔。消息之义详矣。或成昼夜之道。感于男女之化。三光运于上。四气通于下。斯乃阴阳之大经。不可失于斯须也。至于丧葬之吉凶。乃附此为妖妄。传云。王者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经时而葬。士逾月而葬。此贵贱不同。礼亦异数。欲使同盟同轨。赴吊有期。量事制宜。遂为例程。法既一定。不得违之也。故先期而葬。谓之不怀。后期而不葬。讥之殆礼。此则葬有定期。不择年月。其义一也。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戊午襄事。礼经善之。礼记云。卜葬先远日。盖选月终之日。所以避不怀也。今检葬书。以己亥之日。用葬最凶。谨按春秋之际。此日葬者。凡有二十余件。此则葬不择日。其义二也。礼记云。周尚赤。大事用平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时。郑元注云。大事者何。谓丧葬也。此则直取当代所尚。不择时之早晚。春秋又云。郑卿子产及子太叔葬郑简公。于时司墓大夫室当葬路。若坏其室。即平旦而堋。不坏其室。即日中而堋。子产不欲坏室。而待

日中。子太叔云。若至日中而堋。恐久劳诸侯大夫来会葬者。然子产既云博物君子。太叔乃为诸侯之选。国之大事。无过丧葬。必是义有吉凶。斯等岂得不用。今乃不问时之得失。惟论人事可否。曾子问云。葬逢日蚀。舍其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备非常也。若依葬书。多用干艮二时。并起半夜。此即文与礼违。今检礼传。葬不择时。其义三也。葬书云。富贵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命延促。亦由坟垄所招。然孝经云。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易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慎一日。则泽及于无疆。有德不建。而人无援。此则非由安葬吉凶。而论福祚延促。臧孙有后于鲁。不关葬得吉日。若敖绝祀于荆。不由迁厝失所。此则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义四也。今之丧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并在国都之北。兆域既有常所。何取姓墓之义。赵氏之葬。并在九原。汉之山陵。散在诸处。上利下利。蔑尔不论。大墓小墓。其义安在。及其子孙。富贵不绝。或与三代同风。或分六国而王。此则五姓之义。大无稽考。吉凶之理。何从而生。其义五也。且人臣名位。进退何常。亦有初贱而后贵。亦有始泰而终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师。卜葬一定。更不回改。冢墓既成。曾不革易。何因名位。无时蹔安。故知官爵。宏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其义六也。野俗无识。皆信葬书。巫者诳其吉凶。愚人因此侥幸。遂使擗踊之际。择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选葬时以觊财禄。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莞尔而受吊问。或云同属忌于临圹。乃吉服而不送其亲。圣人设教。岂其然也。葬书败俗。一至于斯。其义七也。

苏氏曰。今世之人。正惑于此。故载吕才驳议。用矫正之。庶乎惑者少悟也。

其年十月二十五日。尚书左仆射申国公士廉等。撰文思博要成凡一千二百卷。诏藏之秘府。同撰人。特进魏征。中书令杨师道。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颜相时。国子司业朱子奢。给事中许敬宗。国子博士刘伯庄。太常博士吕才。秘书监房元龄。太学博士马嘉运。起居舍人褚遂良。晋王友姚思廉。太子舍人司马宅相。秘书郎宋正人。

二十三年正月二十日。太宗撰帝范十三篇。赐皇太子。顾谓王公曰。圣躬阐政之道。备在其中矣。

永徽三年三月三日。符玺郎颜扬庭。上其父师古所撰匡谬正俗八卷。令付秘阁。

显庆元年十月。诏礼部尚书宏文馆学士许敬宗等。修东殿新书。上曰。略看数卷。全不如抄撮文书。又日月复浅。岂不是卿等用意至此。因亲制序四百八十字。

二年六月。上制元首前星维城股肱论。令敬宗等注释。名曰天训。至三年正月五日。修新礼成。一百三十卷。颁于天下。其年五月九日。以西域平。遣使分往康国及吐火罗等国。访其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画图以进。令史官撰西域图志六十卷。许敬宗监领之。书成。学者称其博焉。十月二日。许敬宗修文馆词林一千卷。上之。

六年正月二十七日。右内率府录事参军崇贤馆直学士李善。上注文选六十卷。藏于秘府。

龙朔元年六月二十六日。许敬宗等撰累璧六百三十卷。上之。

三年十月二日。皇太子宏遣司元太常伯窦德元。进所撰瑶山玉彩五百卷上之。诏藏书府。

仪凤元年十二月二日。皇太子贤。上所注后汉书。初。太子右庶子张太安。洗马刘讷言。洛州司户参军格希元。学士许叔牙。成元一。史藏诸。周宝宁等。同注范晔后汉书。诏付秘书省。

调露二年二月一日。诏故符玺郎李延寿。撰政典一部。写两本。一本付秘书省。一本赐皇太子。

永隆元年十二月。太史李淳风。进注释五曹孙子等十部算经。分为二十卷。

垂拱二年四月七日。太后撰百寮新诫。及兆人本业记。颁朝集使。

大足元年十一月十二日。麟台监张昌宗。撰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成。上之。初。圣历中。以上御览及文思博要等书。聚事多未周备。遂令张昌宗召李峤。阎朝隐。徐彦伯。薛曜。员半千。魏知古。于季子。王无竞。沉佺期。王适。徐坚。尹元凯。张说。马吉甫。元希声。李处正。高备。刘知几。房元阳。宋之问。崔湜。常元旦。杨齐哲。富嘉　。蒋凤等二十六人同撰。于旧书外。更加佛道二教。及亲属姓名方城等部。

开元七年五月左庶子刘子元上议。今之所注老子。是河上公注。其序云。河上公者。是汉文帝时人。结草庵于河曲。因以为号。以所注老子授文帝。因冲空上天。此乃不经之鄙言。流俗之虚语。汉书艺文志。注老子者有三家。河上所释。无处闻焉。王弼义旨为优。请黜河上公。升辅嗣所注。司马贞亦注云。汉史实无其人。然所注以养神为宗。以无为为体。请河王注令学者俱行。从之。

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左散骑常侍元行冲。上群书四部录二百卷。藏之内府。凡二千六百五十五部。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库是殷践猷。王惬编。史库韦述。余钦。子库毋照。刘彦直。集库王湾。刘仲。其序例。韦述撰。其后毋照又略为四十卷。为古今书录。

十年六月二日。上注孝经。颁于天下及国子学。至天宝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上重注。亦颁于天下。

十三年。诏康子元等。注解东封仪注以进。

十五年五月一日。集贤学士徐坚等。纂经史文章之要。以类相从。上制名曰初学记。至是上之。欲令皇太子及诸王。检事缀文。

十七年九月十一日。上令左丞相张说。修八阵图十卷。及经二卷成。

十九年二月。礼部员外郎徐安贞等。撰文府二十卷。上之。十二月十一日。侍中裴光庭。上瑶山往则。维城前轨各一卷。上以赐皇太子及庆王。

二十三年正月。敕中书令张九龄。光禄卿韦绦。与礼官就集贤院撰耤田仪注。

其年三月二十七日。上注老子。并修疏义八卷。并制开元文字音义三十卷。颁示公卿。

二十七年二月。中书令张九龄等。撰六典三十卷成。上之。百官称贺。

天宝十四载四月。内出御撰韵英五卷。付集贤院行用。

其年十月八日。颁御注道德经并疏义。分示十道。各令巡内传写。以付宫观。

干元二年十一月。四明山人沉若。进广孝经十卷。制授秘书郎集贤院待诏。

大历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刑部尚书颜真卿。撰韵海镜原三百六十卷。表献之。诏付集贤院。

建中元年十月。濠州刺史张镒。撰五经微旨十四卷。孟子音义三卷。上之。

贞元十一年八月。国子司业裴澄。撰乘舆月令十二卷。上之。

十二年二月。夏州节度使韩潭。进统载四十卷。十月。昭义节度判官贺兰正九。进用人权衡。辅佐记。各十卷。举选衡镜三卷。

十四年十月。左仆射平章事贾耽。撰郡国别录六卷。通录四卷。上之。十一月。西川节度使韦皋。进开复西南夷事状十卷。

十七年七月。太常寺进大唐贞元新集开元复礼二十卷。十月。宰臣贾耽。撰海内华夷图一轴。并序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上之。耽好地理学。四方之使。自蕃方来者。必问其土地山川之所终始。凡三十年。问既备。因撰海内华夷图。广三丈。纵三丈二尺。率以一寸折一百里。人有披图以问其郡人者。皆得其实。无虚词焉。

十九年二月。淮南节度使杜佑。撰通典二百卷上之。其书凡九门。取食货十二篇。选举六篇。职官二十二篇。礼一百篇。乐七篇。兵六篇。刑十七篇。州郡十四篇。边防十六篇。佑多该涉。尤精历代之要。修通典。识者知其必登公辅之位。其书既出。遂行于时。又杭州刺史苏弁。撰会要四十卷。弁与兄冕。缵国朝故事为是书。弁先聚书至二万卷。皆手自刊正。今言苏氏书。次于集贤芸合焉。给事中陆贽。着集注春秋二十卷。君臣图翼三十五卷。上之。元和二年十二月。李吉甫等。撰元和年国计簿十卷。上之。总计天下方镇。凡四十八道。管州府二百九十五。镇县一千四百五十三。见定户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其凤翔。麟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镇。冀。范阳。沧州。淮西。淄青等一十五道。合七十一州。并不申户口数目。

四年四月。给事中冯伉。着三传异同三卷。

其年七月。制君臣事迹十四篇。上以天下无事。留意典文。每览前代兴亡得失之事。皆三复其言。又读贞观开元实录。见太宗撰金镜书。及帝范上下篇。元宗撰开元训诫。思维前躅。遂采尚书。春秋后传。史记。班范汉书。三国志。晏子春秋。吴越春秋。新序。说苑等书。君臣行事可为龟鉴者。集成十四篇。一曰君臣道合二曰辨邪正。三曰诫权诤。四曰戒微行。五曰任贤臣。六曰纳忠谏。七曰慎征伐。八曰慎刑法。九曰去奢泰。十曰崇节俭。十一曰奖忠直。十二曰修政教。十三曰谏畋猎。十四曰录勋贤。分为上下卷。上自制其序曰。前代君臣事迹。至是以其书写于屏风。列之御座之右。书屏风六扇于中书。宣示宰臣李藩裴洎曰。朕近撰此屏风。亲所观览。故令示卿。藩等进表称贺。

八年二月。宰臣李吉甫。撰元和州县郡国图三十卷。百司举要一卷成。上之。吉甫又常缀录东汉魏晋元魏周隋故事。记其成败损益。因为六代略。凡三十卷。分天下诸镇绝域。山川险易故事。各写其图于篇首。为五十四卷。号为元和郡国图。

九年四月。检校左拾遗李渤。撰御戎新录二十卷。上之。

十二年十二月。翰林学士沈传师等。奏元和辨谤略两部。各十卷。一部进上。一部请付史馆。从之。

其年。处州刺史马总。进武德至贞元年奏议二十卷。

十三年六月。宰臣袁滋。撰云南纪五卷上之。八月。洛阳尉礼院检讨官王彦威。撰元和曲台新礼三十卷上之。自开元二十一年。至元和十三年正月已前。新撰定礼典。旧仪不同者。谨备集录。并礼勒成三十卷。

其年十二月。秘书少监史馆修撰马宇。撰凤池录五十卷成。上之。

长庆元年十一月。商州刺史王公亮。进新撰兵书一十八卷。

二年四月。翰林侍讲学士韦处厚。路随。撰六经法言三十卷成。上之。

宝历元年三月。翰林侍讲学士崔郾。与高重进纂要十卷。

二年五月。秘书省著作郎韦公肃。注太宗文皇帝帝范一十二篇。上之。

太和元年六月。国子直讲徐鄘。上周易新义三卷。

八年四月。集贤学士裴潾。撰通选三十卷。

其年九月。宰相李德裕进御臣要略。次柳氏旧史。

九年五月。御集春秋左氏列国经传三十卷。

其年。宰臣兼集贤大学士李宗闵。准宣与校理修撰等。撰五常传二十卷并目录一卷。进上。

开元二年二月。户部侍郎王彦威。以所撰唐典七十卷。上之。起武德终永贞。

其年十月。敕改天后朝所撰三教珠英为海内珠英。

三年八月。右拾遗韦筹进唐书唐史解表共五通。

会昌二年七月。宰臣德裕。进异域归忠传两卷。

大中五年十一月。太子詹事姚思廉。撰通史三百卷上之。通史。自开辟至隋末。编年纂帝王美政善事。诏令可利于时者。必载于时政。盐铁管榷。和籴赈贷。钱陌。兵数虚实。

贮粮。用兵利害。边事戎狄。无不备载。下至释道烧炼。妄求无验。皆叙之矣。十二月。又撰帝王政统十卷。上之。

七年十月。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崔铉。上续会要四十卷。修撰官杨绍复。崔瑑。薛逢。郑言等。赐物有差。

氏族

氏族者。古史官所记。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过江则有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有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有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为大。代北则有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为大。各于其地。自尚其姓为四姓。今流俗相传。独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太原王氏为五姓。盖不经之甚也。

武德元年。高祖尝谓内史令窦威曰。昔周朝有八柱国之贵。吾与公家。咸登此职。今我已为天子。公为内史令。本同末异。无乃不可乎。威曰。臣家昔在汉朝。再为外戚。至于后魏。三处外家。今陛下龙兴。复出皇后。臣又阶缘戚里。位忝凤池。自惟叨滥。晓夕兢惧。高祖笑曰。比见关东人崔卢为婚。犹自矜伐。公世为帝戚。不亦贵乎。

三年。高祖尝从容谓尚书右仆射裴寂曰。我李氏昔在陇西。富有龟玉。降及祖祢。姻娅帝王。及举义兵。四海云集。纔涉数月。升为天子。至如前代皇王。多起微贱。劬劳行阵。下不聊生。公复世胄名家。历职清要。岂若萧何曹参。起自刀笔吏也。惟我与公。千载之后。无愧前修矣。

苏氏议曰。创业君臣。俱是贵族。三代以后。无如我唐。高祖八柱国唐公之孙。周明懿隋元真二皇后外戚。娶周太师窦毅女。毅则周太祖之婿也。宰相萧瑀。陈叔达。梁陈帝王之子。裴矩。宇文士及。齐隋驸马都尉。窦威。杨恭仁。封德彝。窦抗。并前朝师保之裔。其将相裴寂。唐俭。长孙顺德。屈突通。刘政会。窦轨。窦琮。柴绍。殷开山。李靖等。并是贵胄子弟。比夫汉祖萧曹韩彭门第。岂有等级以计言乎。

武德中。李守素与虞世南论及氏族。初言江左。世南独相酬对。及言北地诸姓。次第如流。陈其事业。皆有援证。世南但抚手而已。不复能答。叹曰。肉谱实可畏。许敬宗曰。肉谱非雅名也。世南曰。昔任彦升善谈经籍。梁代称为五经笥。今日号仓曹为人物笥矣。守素以谙时氏族。时人谓之肉谱。

贞观十二年正月十五日。修氏族志一百卷成。上之。先是。山东士人。好自矜夸。以婚姻相尚。太宗恶之。以为甚伤教义。乃诏礼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及四方士大夫谙练族姓者。普索天下谱谍。约诸史传。考其真伪。以为氏族志。以崔干为第一等。书成。太宗谓曰。我与山东崔卢家。岂有旧嫌也。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人物。贩鬻婚姻。是无礼也。依托富贵。是无耻也。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我今定氏族者。欲崇我唐朝人物冠冕。垂之不朽。何因崔干为一等。列为第三等。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分为九等。颁于天下。

显庆四年九月五日。诏改氏族志为姓录。上亲制序。仍自裁其类例。凡二百四十五姓。二百八十七家。以皇后四家。酅公。介公。赠台司。太子三师。开府仪同三司。仆射。为第一等。文武二品。及知政事者三品。为第二等。各以品位为等第。凡为九等。并取其身及后裔。若亲兄弟。量计相从。自余枝属。一不得同谱。初。贞观氏族志。称为详练。至

是。许敬宗以其书不叙明皇后武氏本望。李义府又耻其家无名。乃奏改之。于是委礼部侍郎孔志约。著作郎扬仁卿。太子洗马史元道。太常丞吕才等十二人。商量编录。遂立格。以皇朝得五品者。书入族谱。入谱者。缙绅士大夫。咸以为耻。议者号其书为勋桂。李义府又奏收贞观氏族志焚之。

长安四年。凤阁舍人刘知几。撰刘氏三卷。推汉氏为陆终苗裔。非尧之后。彭城丛亭里诸刘。出自宣帝子楚孝王嚣曾孙司徒居巢侯刘恺之后。不承楚元王交。皆按据明白。前代所误。虽为流俗所讥。学者服其该博。

神龙元年五月十八日。左散骑常侍柳冲上表曰。臣闻姓氏之初。世本着其义。昭穆之序。周谱列其风。汉晋之年。应挚明宗系之说。齐梁之际。王贾述衣冠之源。使夫士庶区分。惩劝攸寄。昭之后世。实为盛典。臣今愿叙唐朝之崇。修氏族之谱。使九围仰止。百代承风。岂不大哉。上从之。遂令尚书左仆射魏元忠。工部尚书张锡。礼部侍郎萧至忠。岑羲。兵部侍郎崔湜。刑部侍郎徐坚。工部侍郎刘宪。左补阙吴兢等重修。至先天二年三月。柳冲奏。所备姓族录成。上之。凡二百卷。又于今判定至开元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毕。上之。

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敕文。其氏族并得之久远。有余俗讳及僻疾同声者。宜改与本族望所出大姓。任自遂便稳。其时。桓彦范孙改姓姜氏。

干元元年。著作郎贾至撰。百家类例十卷。其序旨曰。以其婚姻承家。冠冕备尽。则存谱。大谱所纪者。唯尊官清职。传记本原。分为十卷。爰列百氏。其中须有部折。各于当族注之。通为百氏。以陇西李氏为第一。至贞元中。左司郎中柳芳论氏族。序四姓。则分甲乙丙丁。颁之四海。世族则先山东。载在唐历。

永泰二年十月七日。宗正卿吴王祇。奏修史馆太常博士柳芳撰皇室永泰谱二十卷。上之。

大历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太子中允李良佐。及诸房谱。依旧姓独孤氏。从之。

元和七年七月。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王涯。撰姓纂十卷。上之。

开成四年正月。敕大理寺少卿李衢。修撰皇后谱谍。

其年闰正月。敕翰林学士柳璟。修续皇室永泰新谱。以永泰初。璟祖考为史官。尝撰皇家永泰谱二十卷成。上之。至是。复令璟修续其书焉。

大中六年十二月。宗正寺奏。得当司修图谱官李宏简。伏以德明皇帝之后。兴圣皇帝以来。宗祊有序。昭穆无差。近日修撰。率多紊乱。遂使冠履僭仪。元黄失位。数从之内。昭序便乖。今请宗子自常参官并诸州府及县官等。各具始封建诸王。及五代祖。及见在子孙。录一家状。送图谱院。仍每房纳。于官取高。处昭穆取尊。即转送至本寺所司磨勘属籍。稍获精详。依奏。

蕃夷请经史

垂拱二年二月十四日。新罗王金政明。遣使请礼记一部。并杂文章。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赐之。

开元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命有司写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以赐金城公主。从其请也。秘书正字于休烈上表。投招谏匦言曰。臣闻戎狄。国之寇也。经籍。国之典也。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昔东平王求史记诸子。汉朝不与。盖以史记多兵谋。诸子杂诡术。夫以东平帝之懿戚。尚不欲示征战之书。况西戎国之远蕃。曷可贻经典之事。且鲁秉周礼。齐不加兵。吴获乘车。楚属奔命。传曰。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必不得已。请去春秋。当周德既衰。诸侯强盛。则有以臣召君之事。取威定霸之谋。若与此书。国之患也。表入。敕下中书门下议。侍中裴光庭等曰。西戎不识礼经。心昧德义。频负明约。孤背国恩。今所请诗书。随时给与。庶使渐陶声教。混一车书。文轨大同。斯可使也。休烈虽见情伪变诈于是乎生。而不知忠信节义于是乎在。上曰。善。乃以经书赐与之。

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渤海遣使求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许之。

附学读书

神龙元年九月二十一日。敕吐蕃王及可汗子孙。欲习学经业。宜附国子学读书。

永泰二年正月十四日。国子祭酒萧昕上言。请崇儒学。以正风教。其月二十九日。敕曰。顷以戎狄方虞。急于经略。太学空设。诸生盖寡。弦诵之地。寂寥无声。函丈之间。殆将不埽。念每及此。甚用悯焉。其诸道节度观察都团防御使等。朕之腹心。各镇方面。诫兹子弟。各奉义方。并宰相朝官。及神策六军子弟。欲习业者。自今已后。并令补国学生。欲其业重籯金。器成琢玉。日新厥德。世不乏贤。其中身虽有官。欲附学读书者。听。其学官。委中书门下拣择尤精。堪为师范者。充学生员数多少。所习经业。考试第等。并所供粮料。及缘修理。各委本司。作条件闻奏。

开成元年六月。敕新罗宿卫生王子金义宗等。所请留住学生员。仰准旧例留二人。衣粮准例支给。

二年三月。渤海国随贺正王子大俊明。并入朝学生。共一十六人。敕。渤海所请生徒习学。宜令青州观察使放六人到上都。余十人勒回。又新罗差入朝宿卫王子。并准旧例。割留习业学生。并及先住学生等。共二百十六人。请时服粮料。又请旧住学习业者。放还本国。敕。新罗学生内。许七人。准去年八月敕处分。余时十马畜粮料等。既非旧例。并勒还蕃。

唐会要卷三十七

五礼篇目

武德初。朝廷草创。未遑制作。郊祀享宴。悉用隋代旧制。至贞观初。诏中书令房元龄。秘书监魏征。礼官学士。备考旧礼。着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礼五篇。总一百三十八篇。分为一百卷。初。元龄与礼官建议。以为月令蜡法。唯祭天宗。谓日月已下。近代蜡。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今并除之。神州者。国之所托。余八州则义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唯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又皇太子入学。及太常行山陵。天子大射合朔。陈五兵于太社。农隙讲武。纳皇后行六礼。四孟月读时令。天子上陵朝庙。养老于辟雍之礼。皆周隋所阙。凡增二十九条。余并依古礼。七年正月二十四日。献之。诏行用焉。

苏氏曰。五礼等威。三代沿革。盖上圣有作。情必备于吉凶。后世遵行。事岂变于文质。源清则流永。根正则苗长。我唐始基。刊定礼乐。去亡隋之繁杂。备前古之雅正。作万代法。成四海仪。光阐皇猷。永固帝业。而修礼官不达睿旨。坐守拘忌。近移凶礼。置于末篇。斯为妄矣。房梁公魏郑公。庶务自殷。一心有限。虽统其事。无暇参详。为礼官所误。不然者。白圭无斯玷矣。暨乎永徽之初。再修典礼。遂删去国恤礼。以为预凶事。非臣子之所宜言。此又乖也。且礼有天子即位。为椑。岁一漆而藏焉。汉则三分租赋。而一奉陵寝。周汉之制。岂谬误耶。是正礼也。且东园秘器。曾不废于有司。国恤礼文。便谓预于凶事。何贵耳而贱目。背实而向声。有以见敬宗义府之大妄也。

永徽二年。议者以贞观礼未备。又诏太尉长孙无忌。中书令杜正伦。中书侍郎李义府。中书侍郎李友益。黄门侍郎刘祥道。许圉师。太子宾客许敬宗。太常少卿韦琨。太学博士史道元。符玺郎孔志约。太常博士萧楚材。孙自觉。贺纪等。重加缉定。勒成一百三十卷。二百二十九篇。至显庆三年正月五日。奏上之。高宗自为之序。诏中外颁行焉。初。五礼仪注。自前代相沿。吉凶备举。萧楚材孔志约。以国恤礼为预凶事。非臣子之宜言。敬宗义府深然之。于是删而定之。其时以许敬宗李义府用事。其所损益。多涉希旨。学者纷议。以为不及贞观礼。至上元三年二月。敕五礼行用已久。并依贞观年礼为定。至仪凤二年八月。又诏。显庆已来新修礼。多不师古。其五礼并宜依周礼行事。自是。礼司益无凭。每有大事。皆参会古今礼文。临时撰定。

开元十年。诏国子司业韦绦。为礼仪使。专掌五礼。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岩。疏请撰礼记。削去旧文。而以今事编之。诏付集贤院学士详议。右丞相张说奏曰。礼记。汉朝所编。遂为历代不刊之典。今去圣久远。恐难改易。今之五礼仪注。贞观显庆。两度所修。前后颇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与学士等更讨论古今。删改行用。制从之。初令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左拾遗李锐。太常博士施敬本等检撰。历年不就。说卒后。萧嵩代为集贤学士。始奏起居舍人王邱。撰成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开元礼。二十九年九月。颁所司行用焉。

元和十三年八月。礼官王彦威。集开元二十一年已后。至元和十三年。五礼裁制敕格。为曲台新礼。上疏曰。臣闻礼之所始。及损益之文。布于前书。不敢悉数。开元中。命礼官大臣。改撰新礼。五礼之仪始备。又按自开元二十一年已后。迄于圣朝。垂九十余年矣。法通沿革。礼有废兴。或后敕已更裁成。或当寺别禀诏命。贵从权变。以就便宜。又国家每有礼仪大事。则命礼官博士。约旧为之损益。修撰仪注。以合时变。然后宣行。即臣今所集开元以后。至元和十三年。奏定仪制。不惟与古礼有异。与开元仪礼已自不同矣。又检修礼官故事。每详定仪制讫。则约文为之礼科。以移责于百司。又约之以供备。然后礼事毕举。礼科者。名数之总。与仪注相扶而行者也。阙一不可。臣今所集。备礼科之单复。具供给之司存。欲使谒者赞引之徒。官长辟除之吏。开卷尽在。按文易征。其它五礼之仪式。或旧仪所不载。而与新创不同者。莫不次第编录。窃以圣朝典礼。于元和中集录。又曲台者。实礼之义疏。故名曰元和曲台新礼。并目录勒成三十卷。谨诣光顺门奉表以闻。伏乞裁下。从之。

礼仪使

高祖禅代之际。温大雅与窦威陈叔达。参定礼仪。自后至开元初。参定礼仪者。并不入衔。无由检叙。

开元九年正月。韦绦除国子司业。仍知太常礼仪事。至二十三年二月。凡四改官。至太常卿并带礼仪事。

又至天宝九载正月。除太子少师。方罢礼仪事。

天宝九载正月。置礼仪使。以太子左庶子韦述为之。至十五载六月。更不改易。

至德二载闰八月二十九日。御史中丞崔器。除兼户部侍郎。知礼仪事。至干元元年四月。太常少卿王玙。兼知礼仪事。其月十八日。除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礼仪祠祭等使。二年九月七日。太常少卿于休烈。除工部侍郎。充礼仪使。

广德元年。太常卿杜鸿渐。充礼仪使。

永泰二年八月十三日。礼部尚书裴士淹。除礼仪使。

大历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敕停礼仪使事。归太常。至七年正月十九日。复置使。以太常卿杨绾为之。

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吏部尚书颜真卿。除礼仪使。建中元年停。自后不置。每有南郊大礼。权置使。毕日停。

服纪上

贞观十四年。太宗尝从容谓礼官曰。同爨尚有缌麻之恩。而嫂叔无服。又舅之与姨。亲疏相似。而服纪有殊。理未为得。宜集学者详议。余有亲重而服轻者。亦附奏闻。秘书监颜师古议曰。窃以旧馆脱骖。尚云出涕。邻里有殡。且辍巷歌。况乎昆季之亲。严亲是奉。夫之昆季。资业本同。遂乃均诸百姓。绝于五服。当其丧没。阖门缟素。己独晏然。元黄不改。静言至理。殊匪宏通。无益防闲。实开偷薄。相为制服。孰谓非宜。又外氏之亲。俱缘于母。姨舅一例。等属齐尊。姨既小功。舅乃缌麻。曲生异义。兹亦未安。愚谓昆季之妻。服当五月。夫之昆弟。咸亦如之。为舅小功。同于姨服。则亲疏中节。名数有伦。至如舅姑为妇。其服太轻。冢妇止于大功。众妇小功而已。但着代之重。名义特崇。馈奠之勤。诚爱兼极。略其恩礼。有亏慈惠。犹子之妇。普服大功。己子之妻。翻成减降。今谓冢妇周服。众妇大功。既表授室之亲。又答执笄之养。叔仲之后。诸妇齐同。则周给齐平。更无窒碍矣。侍中魏征。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与礼官定议曰。夫亲族有九。服纪有六。随恩以厚薄。称情以立文。原夫舅之与姨。虽为同气。权之于母。轻重相悬。何则。舅为父之本宗。姨乃外戚他族。考之经典。舅诚为重。故周王念齐。每称舅甥之国。秦伯怀晋。实切渭阳之诗。今在舅服止一时。为姨居丧五月。循名责实。逐末弃本。盖古人之情。有所未达。今之损益。实在兹乎。礼记曰。兄弟之子。犹子也。盖引而进之也。嫂叔之无服。盖推而远之也。礼继父同居。则为之期。未尝同居。则不为服。从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为服。或曰。同爨缌麻。然则继父之徒。并非骨肉之亲。服重由乎同爨。恩轻在乎异居。故知制服虽系于名。盖亦缘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长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劳鞠养。情若所生。分饥共寒。契阔偕老。譬同居之继父。方他人之同爨。情义之深浅。宁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爱之同于骨肉。及其死也。则曰推而远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推而远之为是。则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为是。则不可死而同行路。重其生而轻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终。称情立文。其义安在。今谨按曾祖父母。旧服齐衰三月。请加为齐衰五月。嫡子妇旧服大功请加为期。众子妇旧服小功。今请与兄弟子妇同为大功九月。

嫂叔旧无服。今请服小功五月。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旧服缌麻。请与从母同服小功。制曰。可。

二十三年五月。礼部尚书许敬宗奏言。伏奉遗诏。臣下丧服。以日易月。皆从三十六日之限。但大行在殡。皇帝主丧。山陵事毕。方释衰绖。依礼。近臣君服斯服。敢缘斯义。请延至　毕后除。从之。

显庆元年九月二十九日。修礼官长孙无忌等奏曰。依古丧服。甥为舅缌麻。舅报甥亦同此制。贞观年中。八座议奏。舅服同姨小功五月。而今律疏舅报于甥。服犹三月。谨按傍亲之服。礼无不报。己非正尊。不敢降之也。故甥为从母五月。从母报甥小功。甥为舅缌麻。舅亦报甥三月。是其义矣。今甥为舅。使同从母之丧。则舅宜进甥。以同从母之报。修律疏人。不知礼意。舅报甥服。尚止缌麻。于例不通。理须改正。今请修改律疏。舅报甥亦小功。又曰。庶母。古礼缌麻。新礼无服。谨按庶母之子。即是己之昆季。昆季为之杖期。而己与之无服。同气之内。吉凶顿殊。求之礼情。深非至理。今请依典故为服缌麻。制从之。

龙朔二年八月。有司奏。同文正卿萧嗣业。嫡继母改嫁身亡。请申心制。有司奏称。据令。继母改嫁。及为长子并不解官。乃下敕曰。虽云嫡母。终是继母。据理缘情。须有定制。付所司议定奏闻。司礼太常伯陇西郡王博义等奏议曰。缅寻丧服。母名斯定。嫡继慈养。皆在其中。唯出母之制。特言出妻之子。明非生己。则皆无服。是以今云母嫁之服。又云出妻之子。出言其子。以明所生。嫁则言母。通包养嫡。俱当解任。并合心丧。其不解者唯有继母之嫁。继母为名。正据前妻之子。嫡于诸孽。礼无继母之文。申令今既见行。嗣业理申心制。然奉敕议定。方垂永则。令有不安。亦须厘正。窃以嫡继慈养。皆非所生。出之与嫁。并同行路。嫁虽比出稍轻。于父终为义绝。继母之嫁。既殊亲母。慈嫡义绝。岂合心丧。望请凡非所生父卒而嫁。为父后者无服。非承重者杖期。并不心丧。一同继母。有符情礼。无玷旧章。又心丧之制。唯施厌降。杖期之服。不悉解官。而令文三年齐斩。亦入心丧之制，杖期解官。又有妻服之舛。又依礼。庶子为其母缌麻三月。既是所生无服。准例亦合解官。令文漏而不言。于事终须修附。既以嫡母等嫁。同一令条。总议请改。理为允惬者。依文武官九品以上议。得司卫正卿房仁裕等七百三十六人议。请一依司礼状。嗣业不合解官。得右金吾卫将军薛孤吴仁等二十六人议。请解嗣业官。不同司礼礼状者。母非所生。出嫁义绝。仍令解职。有紊缘情。杖期解官。不甄妻服。三年齐斩。谬曰心丧。庶子为母缌麻。漏其中制。并令文疏舛。理难因袭。望请依房仁裕等议。总加修附。垂之不朽。其礼及律疏。有相关涉者。亦请准此改正。嗣业既非嫡母。改醮不合解官。诏从之。

上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后上表曰。夫礼缘人情而立制。因时事而为范。变古者未必是。循旧者不足多也。至如父在。为母止服一期。虽心丧三年。服由尊降。窃谓子之于母。慈养特深。生养劳瘁。恩斯极矣。所以禽兽之情。犹知其母。三年在怀。理宜崇报。若父在为母止一期。尊父之敬虽同。报母之慈有缺。且齐斩之制。足为差减。更令周以一期。恐伤人子之志。今请父在为母终三年之服。遂下诏依行焉。当时亦未行用。至垂拱年中。始编入格。至开元五年。左补阙卢履冰上言。准礼。父在为母一周除灵。三年心丧。则天皇后请同父没之服。三年然后始除灵。虽则权行。有紊彝典。今陛下孝治天下。动合礼经。请仍旧章。庶协通典。于是下制。令百官详议。并舅及嫂叔服。不依旧礼。亦令议定。刑部郎中田再思建议曰。干尊坤卑。天一地二。阴阳之位分矣。夫妇之道配焉。至若死丧之威。隆杀之等。礼经五服之制。齐斩有殊。考妣三年之丧。贵贱无隔。以报免怀之德。思酬罔极之恩。稽之上古。丧期无数。自周公制礼之后。孔父刊经已来。方殊厌降之仪。以标服纪之节。重轻从俗。斟酌随时，自古以来。升降不一。三年之制。说者纷然。

郑元以为二十七月。王肃以为二十五月。又改葬之礼。郑元云。服缌麻三月。王肃云。讫葬而除。又继母出嫁。郑元云皆服。王肃云。从子继育。乃为之服。又无服之殇。郑元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肃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郑王等祖经宗传。各有异同。荀挚采古求遗。互为损益。方知去圣渐远。残缺弥多也。故曰。会礼之家。名为聚讼。宁有定哉。而父在为母三年。行之已逾四纪。编之于格。服之已久。前王所是。疏而为律。后王所是。着而为令。何必乖先帝之旨。阻人子之情。亏仁孝之心。背德义之本。而欲服之周年。与伯叔母齐焉。与姑姊妹同焉。夫三年之丧。如白驹之过隙。君子丧亲。有终身之忧。何况再周乎。服之有制。使愚人企及。衣以斩衰。使见之摧痛。以此防人。人犹有朝死夕忘者。以此制人。人犹有释服从吉者。方今渐归淳朴。须敦孝义。抑贤引愚。理资宁戚。食稻衣锦。所不忍闻。礼记云。父之亲子也。亲贤而下无能。母之亲子也。贤则亲之。无能则怜之。今据齐斩升数。　细已降。何忍节制。减至于期。使后代士尽忘枯骨。循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又舅及姨之服。并太宗之制。行之百年矣。辄为刊复。实用有疑。于是纷议不定。履冰又上疏曰。礼。女在室。以父为天。出嫁。以夫为天。又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本无自专抗尊之法。则丧服四制云。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所以父在为母服期者。避二尊也。伏惟陛下正持家国。孝治天下。而不断在宸衷。详正此礼。但随末俗。顾念儿女之情。臣恐后代。复有妇夺夫政之败者。疏奏未报。履冰又上表曰。臣闻夫妇之道。人伦之始。尊卑法于天地。动静合于阴阳。阴阳和而天地生成。夫妇正而人伦式序。自家刑国。牝鸡无晨。四德之礼不僭。三从之义斯在。即丧服四制云。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为母期者。见无二尊也。准旧仪。父在为母一周除灵。再周心丧。父必三年而后娶者。达子之志焉。岂先圣无情于所生。固有意于家国者矣。原夫上元肇年。则天已潜秉政。将图僭篡。预自崇先。请升慈爱之丧。以抗尊严之礼。虽齐衰之仪不改。而几筵之制遂同。数年之闲。尚未通用。天皇晏驾。中宗蒙尘。垂拱之初。始编入格。垂拱之末。果行圣母之伪符。载初之元。遂启易代之深衅。孝和虽则反正。韦氏复效晨鸣。孝和非意暴崩。韦氏旋即称制。不蒙陛下英算。宗庙何由克复。且臣所献者。盖请正夫妇之纲。岂忘子母之道。诸议所非者。大凡只论罔极之恩。丧也宁戚。禽兽识母而不识父。岂得与伯叔母服同。岂得与姑姊妹制等。此并道听而涂说之言。未习先王之旨。又安足以议经邦治俗之礼乎。臣前状单略议者未识臣之恳诚。谨重以闻。请付中书门下商量处分。左散骑常侍元行冲奏议曰。古之圣人。征性识本。缘情制服。则有申厌。天父天夫。故斩衰三年。情理俱尽者。因心立极也。生则齐体。死则同穴。比阴阳而配合。同两仪而化成。而妻丧杖期。情礼俱杀者。盖远嫌疑。尊干道也。父为嫡子三年斩衰。而不去职者。盖尊祖重嫡。崇礼杀情也。资于事父以事君。孝莫大于严父。故父在为母罢职。齐周而心丧三年。谓之尊厌者。则情申而礼杀也。斯制也。可以异于飞走。别于华夷。羲农尧舜。莫之易也。文武周孔。所同尊也。今若舍尊厌之重。亏严父之义。毕纯素之嫌。贻非圣之责。则事不师古。有伤名教矣。姨兼从母之名。又即母之女党。加于舅服。有理存焉。嫂叔不服。避嫌疑也。若引同爨之缌。以忘推远之迹。既乖前圣。亦谓难从。谨详三者之仪。并请依古为当。自是百寮议竟不决。至七年八月二十六日。诏曰。周公制礼。当历代不刊。况子夏为传。乃孔门所受。格令之内。有父在为母齐衰三年。此而有为。为非重厌之义。与其改作。不如师古。诸服纪宜一依丧服文。自是卿士之家。父在为母行服不同。议者是非纷然。元行冲谓人曰。圣人制厌降之礼。岂不知母恩之深。但尊祖贵祢。欲其远别禽兽。近异夷狄故也。人情易摇。浅识者众。一紊其度。其可正乎。至二十年。萧嵩与学士改修五礼。又议请依上元元年敕。父在为母齐衰三年为定。及颁礼。乃一切依行焉。

圣历元年。太子左庶子王方庆。书问太子文学徐坚曰。女子年幼。稚而早孤。其母贫窭。不能守志。携以适人。为后夫之所鞠养。及长出嫁。不复同居。今母后夫亡。欲制继

父服。不知可否。人间世上士庶。此例皆是。至于服纪。有何等差。前代通儒。若为议论。坚答曰。仪礼丧服。继父同居齐衰期。谓子无大功之亲。与之适人。所适亦无大功之亲。而所适者。以货财为之筑宫庙。岁时使之祀焉者也。郑元曰。大功之亲。同财者也。筑宫庙于家门之外。神不歆非族也。以恩服耳。未尝同居。则不服也。小戴礼记。继父服并有明文。斯礼经之正说也。至于马融王肃贺循等。并称达礼。更无异文。唯傅元著书。以为父无可继之理。不当制服。此礼焚书之后。俗儒妄造也。袁准作论。亦以为此则自制文乱名之大者。窃以父犹天也。爱敬斯极。岂宜腼貌。继以他人哉。然而藐尔穷孤。不能自立。既随其母。托命他宗。本族无鞠养之人。因托得存其世嗣。在其生也。实赖其长育。及其死也。顿同之行路。重其生而轻其死。笃其始而薄其终。称情立文。岂应如是。故袁傅之驳。不可为同居者施焉。昔朋友之死。同爨之丧。并制缌麻。详诸经典。比之于此。盖亦何嫌。继父之服。宜依正礼。今女子母携重适人。寄养他门。所适慈流。情均膝下。长而出嫁。始不同居。此则笄总之仪。无不殚备。与筑宫立庙。实无异焉。盖有继父之道也。戴德丧服记曰。女子适人者。为继父服齐衰三月。不分别同居异居。梁氏集说亦云。女子适人者。为继父服齐衰服。继父与不同居者服同。今为服齐衰三月。窃为折衷。方庆深善其答。

其年。四门博士王元感云。三年之丧。合三十六月。凤合侍郎张柬之驳曰。三年之丧。二十五月。不刊之典也。春秋鲁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齐纳币。左传云。礼也。此则春秋三年之丧。二十五月之明验也。尚书伊训云。成汤既没。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祇见厥祖。孔安国注云。汤以元年十一月崩。据此。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一月大祥。故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此尚书三年之丧。二十五月之明验也。礼记三年问曰。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又丧服小记云。再期之丧。三年也。期之丧。四时也。九月七月之丧。三时也。五月之丧。二时也。三月之丧。一时也。此礼记三年之丧。二十五月之明验也。仪礼士虞礼云。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礼周公所制。则仪礼三年之丧。二十五月之明验也。此四验并礼经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吾子岂得以礼记戴圣所修。辄欲排毁也。议者以柬之所驳。颇合于礼典。

神龙元年五月十八日。皇后表请。天下士庶出母终者。令制服三年。至天宝六载正月十二日敕文。五服之纪。所宜企及。三年之数。以报免怀。齐斩之纪。虽存出母之制。顾复之慕。何申孝子之心。其出嫁之母。宜终服三年。

开元二十三年正月十八日敕文。服纪之制。有所未通。宜令礼官学士。详议具奏。太常卿韦绦奏曰。谨按丧服。舅缌麻三月。从母小功五月。传曰。何以小功。以名加也。堂姨舅舅母。恩所不及。外祖父母。小功五月。传曰。何以小功。以尊加也。舅缌麻三月。并以亲情。而服属疏者。外祖正尊。同于从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则轻重有殊。堂姨舅。亲即未疏。恩绝不相为服。亲舅母来承外族。同爨之礼不加。窃以古意。犹有所未畅者。且以外祖小功。此则正尊。情甚亲而服属疏者也。请加至大功九月。姨舅侪类。亲既无别。服宜齐等。请为舅加至小功五月。堂姨舅疏降一等。亲舅母从服之例。先无服制之文。并望加至袒免。望付尚书。省集众官吏详议。务从折衷。永为典则。太子宾客崔沔议曰。窃闻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圣人因之。然后制礼。礼教之设。本于正家。家道正而天下定矣。正家之道。不可以二。总一定议。理归本宗。父以尊崇。母以厌降。岂忘爱敬。宜存伦序。是以内有齐斩。外服皆缌麻。尊名所加。不过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前圣所志。后贤所传。其来久矣。昔辛有过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贞观修礼。时改旧章。渐广渭阳之恩。不尊洙泗之典。及宏道之后。唐隆之闲。国命再移于外族。此则礼亡微兆。因斯见矣。天人之际。可不戒哉。开元初。补阙卢履冰进状。

论丧服轻重。敕令佥议。于时众议纷如。各安积习。太常礼部奏。依旧定。陛下运稽古之思。发独断之明。开元八年。特降别敕。一依古礼。事符典故。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之福。更图异议。窃所未详。愿守八年明旨。以为万代成法。职方郎中韦述议曰。上自高祖。下至元孙。以及其身。谓之九族。由近以及远。称情以立文。差其轻重。遂为五服。虽则或以议降。或以名加。教有所存。理不踰等。百王不易。三代可知。日月同悬。咸所仰也。谨按仪礼丧服传曰。外亲之服。皆缌麻。郑元谓外亲异亲。正服不过缌麻。外祖父母小功五月。以尊加也。从母小功五月。以名加也。舅甥外孙。中外昆弟。皆依本服缌麻三月。若以匹敌。外祖则祖也。舅则伯叔父也。父母之恩不殊。而独杀于外氏。圣人之心。良有以也。丧服传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圣人究天道而厚于祖祢。系姓族而亲其子孙。近则别于贤愚。远则异于禽兽。由此言之。母党比于本族。不可同贯明矣。且家无二尊。丧无二斩。人之所奉。不可二也。特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为人后者。减其父母之服。女子出嫁。杀其本宗之丧。盖所存者远。而所抑者私也。今若外祖及舅。更加一等。堂舅及姨。列于服纪之内。则中外之制。相去几何。废礼徇情。所务者末。且五服有上杀之义。必循源本。方及条流。伯叔父母。本服大功九月。从父昆弟。亦大功九月。并以上出于祖。其服不得过于祖也。从祖祖父母。从祖父母。从祖昆季。皆小功五月。以其出于曾祖。其服不得过于曾祖也。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昆季。皆缌麻三月。以其出于高祖。其服不得过于高祖也。其堂舅姨既出于外曾祖。若为之制服。即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祖父母。亦宜制服矣。外祖加至大功九月。则外曾祖合至小功。外高祖合至缌麻。若举此而舍彼。事则不均。弃亲录疏。理则不顺。推而广之。是与本族无异矣。服皆有报。则堂外甥。曾孙侄女之子。皆须制服矣。圣人岂薄其骨肉。背其恩爱。情之亲者。制服乃轻。盖本于公者薄于私。存其大者略其细。义有所断。不得不然。苟可加也。亦可减也。往圣可得而非。则礼经亦可得而隳矣。先王之制。谓之彝伦。奉以周旋。犹恐失坠。一紊其叙。庸可正乎。且旧章沦胥。为日已久。所存无几。又欲弃之。虽曰未达。不知其可。请依仪礼丧服为定。礼部员外郎杨仲昌议曰。臣闻仪礼曰。外服皆缌。又曰。外祖父母以尊加。从母以名加。并为小功五月。其为舅缌麻。郑文贞公魏征已议同从母例。加至小功五月讫。今之所加。岂异前旨。虽文贞贤也。而周孔圣也。以贤改圣。后学何从。堂舅堂姨堂舅母。并升为袒免。则何以祖述礼经乎。如以外祖父母。加至大功。则岂无加报于外孙乎。如以外孙为报服大功。则本宗庶孙。何同等而相浅乎。窃恐外内乖序。亲疏夺伦。情之所沿。何所不至。理必然也。礼不云乎。无轻议礼。况夫丧服之纪。先王大猷。奉以周旋。以匡人道。一词宁措。千载是遵。涉于异端。岂曰宏教。伏望各依正礼。以厚儒风。太常所请增加。愚见以为不可。户部郎中杨伯成。左监门录事参军刘秩。并同是议。与沔等略同。议奏。上又谓侍臣等曰。朕以为亲姨舅既服小功。则舅母于舅。有三年之丧。是受我而厚。以服制情。则舅母之服。不得全降于舅。宜服缌麻。堂姨舅古今未制服。朕思敦睦九族。引而亲之。宜服袒免。又郑元注礼记曰。同爨缌麻。若比堂姨舅于同爨。亲则厚矣。又丧服传云。外亲之服皆缌。是亦不隔于堂姨舅也。若以所服不得过本。而须为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祖父母服制。亦何伤乎。是皆亲亲敦本之意。卿等更熟详之。侍中裴耀卿。中书令张九龄。礼部尚书李林甫等奏曰。外族之亲无厌降。外甥既为舅母制服。舅母还合报之。夫外甥既合报服。则与夫之姨舅。以类是同。外甥之妻。不得无服。所增者颇广。能引者渐疏。微臣愚蒙。犹有未达。上又手制答曰。从服有六。此其一也。降杀之制。礼无明文。此皆自身率亲。用为服制。所有存抑。尽是推恩。朕情有未安。故令详议。非欲苟求变古。以示不同。卿等以为外族之亲。礼无厌降。报服之节。所引甚疏。且姨舅者。属从之至近也。以亲言之。则亦姑伯之匹敌也。岂有所引者疏。而降所亲者服。又妇从夫者也。夫之姨舅。夫既有服。从夫而服。由是睦亲。实欲令不肖者企及。贤者俯就。卿等宜熟详之。耀卿等奏曰。陛下体至仁之德。广推恩之道。将宏引进。以示睦亲。再发

德音。更令详议。臣等谨按大唐新礼。亲舅加至小功。与从母同服。此盖当时特命。不以轻重递增。盖不欲参于本宗。慎于变礼者也。今圣制亲姨舅小功。更制舅母缌麻。堂姨舅袒免等服。取类新礼。垂示将来。通于物情。自我作古。则群儒风议。徒有稽留。并望准制施行。从之。

唐会要卷三十八

服纪下

贞元二年十一月。德宗王皇后崩。上及百官已释服。唯皇太子及舒王谊以下则否。将及三年之制也。初。礼官议大行皇后丧服节。摄太常博士柳冕等七人奏请。皇太子依魏晋故事。为大行皇后丧服。既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丧终制。则存厌降之礼。既而事下中书。宰臣召问礼官等曰。今岂可令皇太子缞服侍膳。直至于既葬乎。博士张荐等。请依宋齐闲。皇后为父母服三十日公除例。为皇太子丧服之节。既及公除。诣于正内。则服墨襂。归至本院。缞麻如故。庶允通变之情。宰臣具以闻奏。左补阙穆质上疏曰。臣谨按礼经。兼征近古。皇太子居母后之丧。并无降杀之礼。唯西晋杜元凯。有既葬除服之论。盖穿凿诡词。以说时主。诚不足为后王法也。臣愚以为遵三年之制。则太重。从三十日之服。则太轻。唯行古之道。以周年为定。乃得礼之中矣。诏宰臣更与所司议之。宰臣以穆质所奏。召问礼官。而不言质名。礼官柳冕张荐对曰。准礼。三年之丧。无贵贱一也。岂有父母贵贱。而差降丧服之节乎。且礼有公门脱齐衰。开元礼云。皇后为父母服十三月。其禀朝旨。则十三日而除。皇太子为外祖父母服五月。其从朝旨。则五日而除。所以然者。恐丧服侍奉。有伤至尊之意也。故从权制变。昭著国章。公门脱缞。义亦在此。岂皆为金革乎。皇太子今若抑哀公除。墨襂朝觐。至本院依旧缞麻。酌于变通。庶可传继。宰臣然其对。遂命太常卿郑叔则草议奏曰。准礼。子为母齐衰杖周。更无贵贱降杀之别。伏以圣上以大中立教。以至孝兴理。宪章古道。肃慎礼文。皇太子禀训睿哲。因心孝敬。缘情酌礼。复古为宜。准礼既葬卒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至于昏定晨省。问安视膳。不可服衰麻。密近宸扆。伏请每诣正内觐谒。暂服墨襂。归至本院。依旧缞麻。庶适变通。允协情礼。上令宰臣召穆质议焉。对曰。虽不能遂皇太子三年之志。且远依古礼。犹愈魏晋之文。请降制命。宣行于外。亦不妨皇太子在内墨缞也。制可之。其月。诏百官及宗室诸亲。举哀两仪殿。临毕。百辟素服视事。及大殓成服。百官服三日。及甲辰之夕。释之。用晋文明皇后崩天下发哀三日止之义。其文武六品以上。非常参官。及士庶等。各于本家素服临。外命妇各于本家。素缦朝夕临五日。

六年正月诏。百官有私丧公除者。听赴宗庙之祭。初。御史监察者。以开元礼。凡有缌麻以上丧。不得飨庙。移牒吏部。告以差奏祭官有私丧者。于是吏部奏曰。准礼。诸侯绝周。大夫缌者。所以杀旁亲之丧。不敢废大宗之祭。士则缌不祭者。谓同宫未葬。欲人之吉凶不相渎也。魏晋以降。变礼从权。缌以上丧。假内衣缞。谓之丧服。假满即吉。谓之公除。凡既葬公除。则无事不可。故江右潭殷仲堪并云。既葬公除。废祭者非也。故其时公除者。则行公祭。盖大夫不敢以家事辞王事。春秋之义也。今国家行公除之令。既已即吉。于祭无嫌。私家之祭。则无废者。公家之祭。则犹禁之。是有司限文。进退维谷。若以服为禁。则惧亏祭礼。若以例奏差。则惧违令文。先王立礼。所以进人为善也。立法。所以禁人为非也。彼公除者。人各思君亲。莫不欲祭。使子得祭其父。孝莫大焉。臣得祭其君。义莫重焉。苟祭而不许。是禁人为善也。苟私祭不禁。则公祭无嫌。是则垂之空文。不若行其变礼。今请申明旧令。使行之可守。凡有惨服既葬公除。及闻哀假满者。许吉服赴宗庙之祭。其同宫未葬。虽公除者。请依前禁之。庶轻重有伦。以一王法。从之。八年九月。以前太子宾客李愿为太子宾客。前卫尉少卿李愬为韶王傅。愿愬皆太尉晟之子。居

母丧既大祥而除官。晟以二子未禫。访于诸相。赵璟陆贽谓曰。故事有大祥授官者。皆终禫而后朝请。晟乃奏行之。

贞元十一年。河中府仓曹参军萧据状称。堂兄侄女子适李氏。婿见居丧。今时俗妇为舅姑服三年。恐为非礼。请礼院详定垂下。详定判官前太常博士李岩议曰。谨按大唐开元礼。五服制度。妇为舅姑。及女子适人。为其父母。皆齐衰不杖周。稽其礼意。抑有其由也。盖以妇人之道以专一。不得自达。必系于人。故女子适人。服以夫斩。而降其父母。丧服传曰。女子以适人。为父母何以周也。妇人不二斩。妇人从人。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先圣格言。历代不易。以此论之。父母之丧。尚止周岁。舅姑之服。无容三年。且服者报也。虽有加降。不甚相悬。故舅姑为妇。大功九月。以卑降也。妇为舅姑。齐衰周年。以尊加也。其父母舅姑除变之节。十二月小祥。除腰绖。十三月大祥。除衰裳。去绖。十五月而禫。逾月复吉。

永贞九年九月。礼仪使奏。孙为祖母。合服齐衰五月。汉魏以来。时君皆行易月之制。皇帝为曾太皇太后沈氏。合五日而除。内外百寮。并令从服。以五日为制。其在兴庆宫尝侍奉太上皇者。十三日而除。从之。

开成三年十月。中书门下奏。皇太子今月十六薨。自十六日举哀。二十八日公除。臣等参详惠昭太子例。盖缘在公除内。今从举哀日数至二十八日。十三日满。合公除。不合更待辍朝日满。臣等商量。望令百寮二十九日概行参假。便赴延英奉慰。敕旨宜依。

会昌五年正月。兵部尚书归融奏。伏睹义安殿皇太后遗令。皇帝三日不听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释服者。皇帝遵奉遗旨。将欲施行。臣等商量。事贵得中。礼从顺变。伏以宣懿皇太后。常奉太皇太后之命。追尊徽名。祔配庙室。今之议礼。合有等衰。伏请皇帝降服期。行以日易月之制。十三日释服。其内外臣寮。亦请以此除释。至于营奉陵寝。制度法物。即请准旧例。更无降。制从之。

大中六年十月。诏有司。宰臣周亲惨故。欲行宣吊之礼。宜令参酌。太常礼院奏。伏查宰臣周亲。如是伯叔及亲兄弟。或曾居重任。或位列朝行七品以上官。则请行宣吊之礼。如年齿幼。官位卑。及其余周亲。事并请不用遣使。庶轻重之宜有节。降杀之义得中。若宣吊例以期年。伏虑有烦圣听。从之。

夺情

武德二年正月四日。尚书左丞崔善奏曰。欲求忠臣。必于孝子。比为时多金革。颇遵墨缞之义。丁忧之士。例从起复。无识之辈。不复戚容。如不纠劾。恐伤风俗。至九月。制曰。文官遭父母丧。听去职。

仪凤二年十一月六日。太常少卿韦万石奏。太常博士弟子等。有遭忧者。请百日之后。量追赴上。奉敕依。侍御史刘思立奏曰。窃以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睦亲化人。莫先于孝。所以三年之礼。贵贱咸遵。金革之事。始有墨缞。纵此辈小人。先无俯就。犹须在其上者。勖以企及。若遣释服作乐。则甚紊礼经。带绖理音。又全亏国体。岂以其居家不能报礼。遂欲曹司约为非法。万石身居礼乐之官。辄昧吉凶之本。颁之士卒。理恐未安。既爽风化之源。请举纠绳之典。万石请付法司科断。音声人请停追。至开元十三年。车驾将赴东岳。太常追孝假音声人从驾。华州刺史杨玚奏曰。臣窃考经传。丧记有文。历代相因。损益无替。斯事体大。人谁敢违。国家孝理天下。超迹百王。焉可以苴绖之人。协钟磬之乐。既

伤往教。复玷清猷。良史见书。难为直笔。臣职惟宣化。期不奉诏。上嘉之。调露二年。中书舍人欧阳通。起复本官。每入朝。必徒跣至城门外。然后着t靺而朝。直宿在省。则席地籍 。非公事不言。亦未尝启齿。归必衣衰绖。号恸无常。国朝夺情者多矣。惟通能合典礼。

长安三年正月二十六日敕。三年之丧。自非从军更籍者。不得辄奏请起复。至广德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敕。三年之丧。谓之达礼。自非金革。不可从权。其文官自今以后。并许终制。一切不得辄有奏闻。

景龙三年。以前工部侍郎张说。起复为黄门侍郎。说乞终丧制。上表。许之。其年十一月。以前昭容上官氏。起复为婕好。

贞元十三年七月。张茂宗将尚公主。太常博士裴堪上疏曰。伏见驸马都尉张茂宗。犹在母丧。圣恩念其亡母遗表。许公主今年八月出降。仍令茂宗借吉就昏者。伏以夫妇之义。人伦大端。所以关雎冠诗之首者。王化之先也。天属之亲。孝行为本。所以齐衰在服之重者。人道之厚也。圣王知二端为训人之本。不可变也。故制昏礼。曰纳采问名纳吉纳征。皆主人几筵听命于庙。称事立礼。通谓之嘉。所以上承宗庙继嗣也。又制丧礼曰。创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称情立文。通谓之凶。所以送死者有已。复生有节也。然后夫义妇顺。父慈子孝。驯致不失。臻于太和。历代宝之。以为至教。昔鲁侯改服。晋襄墨缞。事重于夺情。义许其权变。又兵法凿门而出。以丧礼处之。以情相因。体或有类。若茂宗释缞服而衣冠裳。去垩室而行亲迎。虽云辍哀借吉。是亦以凶渎嘉。岂惟失先王之重典。抑亦为国家之爽法。傥茂宗留俟免丧。则日月非远。今公主指期下嫁。又仪注有嫌。固不可废重而就轻。舍大而取小。伏惟皇帝陛下。体天抚运。统天立法。何尝不守先王之至德。往圣之明谟。下尽群言。上留元鉴。彝伦式序。懿范昭明。所以八表肃清。四夷归化。方宏礼义之日。大敦名教之时。于无为之朝。有异议之事。众情未达。疑惧交深。伏愿抑茂宗亡母之诫。顾典章不易之义。待其终制。然后赐昏。收天情于至难。察有司之恳守。垂之史册。圣德弥光。则天下幸甚。

大中五年八月。宰臣奏。伏以通丧三年。臣庶一致。金革无避。军旅从权。近日诸使及诸道多奏请与人吏职掌官并进奏官等起复。因循既久。讹弊转深。非惟大启幸门。实亦颇紊朝典。臣等商量。自今以后。除特敕及翰林并军职外。其诸司诸使人吏职掌官。并诸道进奏官。并不在更请起复授官限。其间或要藉驱使官任。准旧例举追署职。令句当公事。待服阕日即依前奏官。从之。

十二年二月。以前右金吾将军郑汉璋。前鸿胪少卿郑汉卿。并起复授本官。以国舅光之子也。

葬

旧制。铭旌。三品以上长九尺。五品以上长八尺。六品以下七尺。皆书云某官封姓名之柩。旧制。凡诏丧。大臣一品则鸿胪卿护其丧事。二品则少卿。三品丞。人往皆命司仪示以制。旧制。应给卤簿。职事四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京官职事五品以上。本身婚葬皆给之。旧制。碑碣之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上高不过九尺。七品以上立碑。圭首方趺。趺上不过四尺。若隐沦道素。孝义着闻。虽不仕亦立碣。凡石人石兽之类。三品以上用六。五品以上用四。

[illegible]多資料 請[illegible]吧

武德六年二月十二日。平阳公主葬。诏加前后鼓吹。太常奏议。以礼妇人无鼓吹。高祖谓曰。鼓吹是军乐也。往者公主于司竹举兵。以应义军。既常为将。执金鼓。有克定功。是以周之文母。列于十乱。公主功参佐命。非常妇人之匹也。何得无鼓吹。宜特加之。以旌殊绩。至景龙三年十二月。皇后上言。自妃主及五品以上母妻。并不因夫子封者。请自今婚葬之日。特给鼓吹。宫官准此。左台侍御史唐绍上疏谏曰。窃闻鼓吹之作。本为军容。昔黄帝涿鹿有功。以为警卫。故棡鼓曲有灵夔吼。雕鹗争。石坠崖。壮士怒之类。自昔功臣备礼。适得用之。丈夫有四方之功。所以恩加宠锡。假如郊祀天地。诚是重仪。唯有宫悬。而无案架。故知军乐所备。尚不给于神祇。钲鼓之音。岂得接于闺阃。准式。公主王妃以下葬。唯有团扇方扇彩帏锦帐之色。加之鼓吹。历代无闻。又准令。主官婚葬。先无鼓吹。京官五品。得借四品鼓吹仪。今特给五品以下母妻。五品官则不当给限。便是班秩本因夫子。仪饰乃复过之。事非伦次。难为定制。参详义理。不可常行。请停前敇。各依常典。至元年建卯月三日。婚葬卤簿。据散官封至一品。事职官正员三品。并驸马都尉。许随事量给。余一切权停。

太极元年六月。右司郎中唐绍上疏曰。臣闻王公以下。送终明器等物。具标格令。品秩高下。各有节文。孔子曰。明器者。备物而不可用。以刍灵者善。为俑者不仁。传曰。俑者谓有面目机发。似于生人者也。以此而葬。殆将于殉。故曰不仁。比者，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象马。雕饰如生。徒以炫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动。破产倾资。风俗流行。下兼士庶。若无禁制。奢侈日增。望请王公以下送葬明器。皆依令式。并陈于墓所。不得衢路舁行。

开元二年六月二日敇。缘丧葬事。非崇旧德。别有处分。不得辄请官供。四年七月。王仁皎葬其子驸马都尉守一。请同昭成皇后父窦孝谌故事。坟高五丈一尺。侍中宋璟。中书侍郎苏颋上表曰。臣闻俭。德之恭。侈。恶之大。高坟乃昔贤所诫。厚葬实君子所非。则知奢侈过度。故非达识。故周孔设齐斩缌免之差。衣衾棺椁之度。贤者俯就。不肖者企及。或云窦太尉坟最高。取则不远者。纵令往日无极言者。其事偶行。令出一时。故非常式。岂若韦庶人父。追加王位。擅作酆陵。祸不旋踵。为天下笑。况令之所设。先作于纪纲。情既无穷。故为之制度。不因人以摇动。不变法以爱憎。所谓金科玉条。盖以此也。傥中宫情不可夺。陛下不能苦违。即准令。一品合陪陵葬者。坟高三丈以上。四丈以下。降敇使同陪陵之例。即极是高下得宜。臣参枢近。不敢不奏。

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敇。古之送终。所尚乎俭。其明器墓田等。令于旧数内递减。三品以上明器。先是九十事。请减至七十事。五品以上。先是七十事。请减至四十事。九品以上。先是四十事。请减至二十事。庶人先无文。请限十五事。皆以素瓦为之。不得用木及金银铜锡。其衣不得用罗锦绣画。其下帐不得有珍禽奇兽。鱼龙化生。其园宅不得广作院宇。多列侍从。其辆车不得用金银花。结彩为龙凤。及垂流苏。画云气。其别敇优厚官供者。准本品数十分加三等。不得别为华饰。其墓田。一品茔地。先方九十步。今减至七十步。坟先高一丈八尺。减至一丈六尺。二品先方八十步。减至六十步。坟先高一丈六尺。减至一丈四尺。三品墓田。先方七十步。减至五十步。坟先高一丈四尺。减至一丈二尺。其四品墓田。先方六十步。减至四十步。坟高一丈二尺。减至一丈一尺。五品墓田先方五十步。减至三十步。坟先高一丈。减至九尺。六品以下墓田。先方二十步。减至十五步。坟高八尺。减至七尺。其庶人先无步数。请方七步。坟四尺。其送葬祭盘。不得作假花果及楼阁。数不得过一牙盘。

大历五年五月十五日敕。应准敕供百官丧葬人夫幔幕等。三品以上。给夫一百人。四品五品。五十人。六品以下。三十人。应给夫须和雇。价直委中书门下文计处置。其幔幕。鸿胪卫尉等供者。须所载幔幕张设人。并合本司自备。如特有处分。定人夫数。不在此限。

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敕。如闻士庶在外身亡。将榇还京。多被所司不放入城。自今以后。不须止遏。

贞元九年十二月。故太尉西平郡王太师晟。备礼葬于凤政原。是日。废朝。上御南望春宫临祭。令中使宣吊于柩车。文武常参官。皆素服送至长乐坡。哭拜于路。时太常卿裴郁草仪。设引令式书。隔品致敬之文。乃请宰臣及二品以上官者。哭而不拜。乃礼官失也。

十一年十一月敕。故司徒兼侍中赠太傅燧。今月九日葬。七日发引。百官不须入朝。便于城外送发引。

十三年五月。宗正卿嗣义王巘奏。简王府谘议参军嗣宁王子　葬。请卤簿。宰臣等议。以子　官卑。不合特给。诏令给。

其年七月敕。自今以后。嗣王薨葬日。宜令所司并供卤簿。仍永为例程。

十四年十一月敕。自今以后。应缘丧葬。俱给卤簿。即遂便于街市宿幔。

元和三年五月。京兆尹郑元修奏。王公士庶丧葬节制。一品二品三品为一等。四品五品为一等。六品至九品为一等。凡命妇各准本品。如夫子官高。听从夫子。其无邑号者。准夫子品。荫子孙未有官者。降损有差。其凶器悉请以瓦木为之。是时厚葬成俗久矣。虽诏命颁下。事竟不行。

六年十二月条流文武官及庶人丧葬。三品以上。明器九十事。四神十二时在内园宅。方五尺。下帐高方三尺。共置五十舁。挽三十六人。辆车用开辙车。油幰。朱丝网络。两厢画龙。幰竿末请用流苏四。披六。铎左右各八。黼翣二。黻翣一。画翣二。士皆布帻深衣。輴车志石车。任画云气。不得置幰竿额带等。方相车除载方相外。及魂车除幰网裙帘外。不得更别加装饰。并用合辙车。纛竿九尺。不得安火珠。贴金银。立鸟兽旗旛等。五品以上。明器六十事。四神十二时。在内园宅。方四尺。下帐高方二尺。共置三十舁。减志石车。幰竿减四尺。流苏减二十道。带减一重。披引铎翣各减二。挽歌一十六人。并无朱丝网络。方相用魌头车。纛竿减一尺。魂车准前。九品以上明器四十事。四神十二时。在内园宅。方三尺。下帐高方一尺。共置一十舁。减輴车辆车。幰竿减三尺。流苏减一十五道。披引铎翣各减二。带减一重。挽歌十人。纛竿减一尺。帏额魌头魂车准前。以前明器。并用瓦木为之。四神不得过一尺。余人物等不得过七寸。并不得用金银雕镂。帖毛发装饰。其散试官。但取散官次第。如散官品卑者。即据试官品。第五品以上。递降一等。六品以下。依本官制度。内侍省品秩高。各随本秩。有章服者。紫同三品。绯同五品以上。绿及应官。并同九品以上。命妇及文武官母妻。无邑号命妇。各准本品。如夫子官高。听从夫子。无邑号者。各准夫子品。辆车准令合用绿及紫色。有品荫家子孙。未有官品者。三品以上降三等。五品以上降二等。九品以上降一等。所用品荫。以祖父为日升降。庶人明器一十五事。共置三舁。丧车用合辙车。幰竿减三尺。流苏减十道。带减一重。帏额魌头车魂车准前。挽歌铎翣四神十二时各仪。请不置。所造明器。并令用瓦。不得过七寸。以前刑部尚书兼京兆尹郑元修。详定品官葬给。素有章程。岁月滋深。名数差异。使人知禁。须重发明制。庶可经久。伏以丧葬条件。明示所司。如五作及工匠之徒。捉搦之后。

自合准前后敕文科绳。所司不得更之。丧孝之家。妄有捉搦。只坐工人。亦不得句留。令过时日。敕旨。宜依。

十五年闰正月。时宰相公卿佥议。宪宗皇帝山陵。前敕用十二月二十八日。太远。待诏僧惟英。请改用五月十九日。太常博士王彦威复奏曰。臣按礼经。天子七月而葬。国朝故事。高祖六月而葬。太宗四月而葬。高宗九月而葬。中宗六月而葬。睿宗五月而葬。顺宗七月而葬。元宗肃宗二圣山陵。以圣诞吉凶相属。有司惧不给。故并十二月而葬。盖有为而然。非常典也。今国哀在正月。并闰至六月。即合礼经七月之数。按春秋之义。天子告崩不志葬。葬必其时也。举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故过期不葬。春秋讥之。待诏杨士端远卜十二月二十八日。今计葬讫而虞。凡虞用九日。虞讫而卒哭。卒哭而祔庙。并择日行事。计至来年正月中旬方毕。即改元及朝贺赐之礼。须发于始。自国哀以至虞祔凶毁之仪。首尾十四月。国朝且无故事。岂惟礼经不合。臣谨参详礼文。用六月为便。

长庆三年十二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奏。缘百姓厚葬。及于道途盛设祭奠。兼置音乐等。闾里编甿。罕知报义。生无孝养可纪。殁以厚葬相矜。丧葬僭差。祭奠奢靡。仍以音乐荣其送终。或结社相资。或息利自办。生业以之皆空。习以为常。不敢自废。人户贫破。抑此之由。今百姓等丧葬祭。并不许以金银锦绣为饰。及陈设音乐。其葬物涉于僭越者。勒禁。结社之类。任充死亡丧服粮食等用。伏以风俗之弊。诚宜改张。缘人心习于僭越。莫　循守。纔知变革。寻则隳违。臣今已施行。人稍知劝。若后人不改。积渐还淳。伏请臣当道自今以后。如有人却置。准法科罪。其官吏以下。不能节级惩责。仍请常委出使郎官御史访察。所冀遐远之俗。皆知宪章。敕旨。宜依。

太和元年十月敕。故太尉王武俊妻。晋太夫人李氏。以武俊横流之中。拯定奔溃。属当葬事。宜加赠恤。宜令有司。特给仪仗事。

会昌元年十一月。御史台奏。请条流京城文武百寮。及庶人丧葬事。三品以上。輀用阔辙车。方相魂车。志石车。并须合辙。油幰流苏等。任准令式。挽歌三十六人。六铎六翣明器。并用木为之。不得过一百事。数内四神。不得过一尺五寸。余人物等。不得过一尺。舁止七十舁。内外官同。五品以上。輀车及方相魂车等。同三品。不得置志石车。其油幰等。任准令式。挽歌十六人。四铎四翣明器。不得过七十事。数内四神。不得过一尺二寸。余人物不得过八寸。舁止五十舁。内外官同。九品以上。輀车魂车等并同合辙车。其方相魌头。并不得用楯车及志石车。其輀车除油幰流苏等。各准令式外。不得用缯彩结络。兼银器装饰。挽歌一十人。一铎二翣。明器不得过五十事。四神不得过一尺。余人物不得过七寸。舁止三十舁。内外官同。散试官等。任于阶官之中。取最高品。第五品以上。递降一等。六品以下。依令品。有品荫家子孙。未有官者。用三品以上荫者。降三等。用五品以上荫者。降二等。用八品以上荫者。降一等。用九品者不降。仍并须是祖父母荫。内外官同。工商百姓诸色人吏无官者。诸军人无职掌者。丧车魌头同用合辙车。丧车不用油幰流苏等饰。兼不得以缯彩结络。及金银饰。挽歌铎翣。并不得置。丧车之前。不得以鞍马为仪。其明器任以瓦木为之。不得过二十五事。四神十二时。并在内。每事不得过七寸。舁十舁。伏以丧葬之礼。素有等差。士庶之室。近罕遵守。逾越既甚。糜费滋多。臣忝职宪司。理当禁止。虽每令举察。亦怨谤随生。苟全废纠绳。又讥责立至。总以承前令式及制敕。皆务从俭省。减刻过多。遂令人情易逾禁。将求不犯。实在稍宽。臣酌量旧仪。创立新制。所有高卑得体。丰约合宜。免令无知之人。更怀不足之意。伏乞圣恩。宣下京兆府。令准此条流。宣示一切供作行人。散榜城市。及诸城门。令知所守。如有违犯。先罪供造行人贾售之罪。庶其明器。并用瓦木。永无僭差。以前条件。臣寻欲陈论伏候进止。承前已于延英具奏讫。敕旨。宜依。

辰日

贞观六年。御史大夫韦挺。论风俗失礼表曰。臣闻父母之恩。昊天罔极。创巨之痛。终身何已。至于丧服之数。哭泣之哀。圣人作范。布在礼经。亡禄之家。鲜克由礼。今朝廷贵臣。搢绅士族。衣冠递袭。教义是闻。丁父母重哀。拘挛俗忌。至辰日不哭。谓之重丧。信阴阳之书。惑吉凶之说。忽仁孝之至道。忘圣哲之丕训。浸以成俗。为日已久。有斁皇风。事须惩革。至四月。茹国公张公谨卒。太宗闻之。将出次发哀。有司奏。子在辰不可哭。太宗曰。君臣之义。同于父子。情发于哀。安避辰日。遂哭之。

杂记

圣历元年十月。凤阁侍郎王方庆奏言。准令。期丧大功未葬。并不得参朝贺。仍终丧不参宴会。比来朝官。不依礼法。身有哀惨。陪列朝贺。手舞足蹈。公违宪章。名教既亏。实玷皇化。请申明更令禁断。诏曰。可。

唐会要卷三十九

定格令

高祖初入关。除苛政。约法十二条。唯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

武德元年六月一日。诏刘文静与当朝通识之士。因隋开皇律令而损益之。遂制为五十三条。务从宽简。取便于时。其年十一月四日。颁下。仍令尚书令左仆射裴寂。吏部尚书殷开山。大理卿郎楚之。司门郎中沈叔安。内史舍人崔善为等。更撰定律令。十二月十二日。又加内史令萧瑀。礼部尚书李纲。国子博士丁孝乌等。同修之。至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成。诏颁于天下。大略以开皇为准。正五十三条。凡律五百条。格入于新律。他无所改正。

贞观十一年正月十四日。颁新格于天下。凡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分为三十卷。二十七篇。一千五百九十条。格七百条。以为通式。

永徽二年闰九月十四日。上新删定律令格式。太尉长孙无忌。开府仪同三司李绩。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尚书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黄门侍郎宇文节。柳奭。尚书右丞段宝元。吏部侍郎高敬言。刑部侍郎刘燕客。太常少卿令狐德棻。给事中赵文恪。中书舍人李友益。刑部郎中贾敏。行少府监丞张行实。大理丞元诏。太府丞王文端等。同修。勒成律十二卷。令三十卷。式四十卷。颁于天下。遂分格为两部。曹司常务者为留司格。天下所共者为散颁格。散颁格下州县。留司格本司行用。至三年五月。诏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宜广召解律人修义疏奏闻。仍使中书门下监定参撰。律疏成。三十卷。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绩。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刑部尚书唐绍。大理卿段宝元。尚书右丞刘燕客。御史中丞贾敏行等同撰。四年十月九日上之。诏颁于天下。龙朔二年二月。改易官名。敕司刑太常伯源直心等。复位格式。唯改曹局之名。而不易篇第。至麟德二年。奏上之。至仪凤二年。官号复旧。又敕删辑。三月九日。删辑格式毕。上之。尚书左仆射刘仁轨。尚书右仆射戴至德。侍中张文瓘。中书令李敬元。太子右庶子郝处俊。黄门侍郎来恒。太子左庶子高智周。吏部侍郎裴行俭。马戴。兵部侍郎萧德昭。裴炎。工部侍郎李义●。刑部侍郎张楚金。右司郎中卢律师等。至垂拱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删改格式。加计帐及勾帐式。通旧式成二十卷。又以武德以来。垂拱已前诏敕。便于时者。编为新格二卷。内史裴居道。夏官尚书岑长倩。凤阁侍郎韦方质。与删定官袁智宏等十余人同修。则天自

[illegible]更多新版 請[illegible]吧

制序。其二卷之外。别编六卷。堪为当司行用。为垂拱留司格。时韦方质详练法理。又委其事于咸阳县尉王守慎。有经理之才。故垂拱格式。议者称为详密。其律唯改二十四条。又有不便者。大抵仍旧。至神龙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又删定垂拱格及格后敕。尚书左仆射唐休璟。中书令韦安石。散骑常侍李怀远。礼部尚书祝钦明。尚书右丞苏瑰。兵部郎中姜师度。户部郎中狄光嗣等。同删定至神龙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已前制敕。为散颁格七卷。又删补旧式为二十卷。表上之。制。令颁于天下。

景龙元年十月十九日。以神龙元年所删定格式漏略。命刑部尚书张锡。集诸明闲法理人。重加删定。至景云元年。敕又令删定格令。太极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奏上之。名为太极格。户部尚书岑羲。中书侍郎陆象先。左散骑常侍徐坚。右司郎中唐诏。刑部员外郎邵知与。大理丞陈义海。左卫长史张处斌。大理评事张名播。左卫仓曹参军罗思贞。刑部主事阎义颛等同修。

开元三年正月。又敕删定格式令。上之。名为开元格。六卷。黄门监卢怀慎。刑部尚书李乂。紫微侍郎苏颋。紫微舍人吕延祚。给事中魏奉古。大理评事高智静。韩城县丞侯郢琎。瀛州司法参军阎义颛等同修。至七年三月十九日。修令格。仍旧名曰开元后格。吏部尚书宋璟。中书侍郎苏颋。尚书左丞卢从愿。吏部侍郎裴漼。慕容珣。户部侍郎杨絛。中书舍人刘令植。大理司直高智静。幽州司功参军侯郢琎等同修。十九年。侍中裴光庭。中书令萧嵩。又以格后制敕行用之后。与格文相违。于事非便。奏令所司。删撰格后长行敕六卷。颁于天下。二十五年九月一日。复删辑旧格式律令。中书李林甫。侍中牛仙客。中丞王敬从。前左武卫胄曹参军崔冕。卫州司户参军直中书陈承信。酸枣县尉直刑部俞元杞等。共加删缉旧格式律令及敕。总七千二十六条。其一千三百二十四条。于事非要。并删除之。二千一百八十条。随事损益。三千五百九十四条。仍旧不改。总成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开元新格十卷。又撰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以类相从。便于省览。奉敕。于尚书都省写五十本。颁于天下。二十五年九月三日。兵部尚书李林甫奏。今年五月三十日前敕。不入新格式者。并望不任行用限。至贞元元年十月。尚书省进贞元定格后敕三十卷。留中不出。至元和二年七月。诏刑部侍郎许孟容。大理少卿柳登。吏部郎中房式。兵部郎中熊执易。度支郎中崔光。礼部员外郎韦贯之等。删定开元格后敕。八月。刑部奏改律卷第八为斗竞。至十年十月。刑部尚书权德舆奏。自开元二十五年。修格式律令事类三十卷。处分长行敕等。自大历十四年六月。元和二年正月。两度制删之。并施行。伏以诸司所奏。苟便一时。事非经久。或旧章既具。徒更烦文。狱理重轻。系人性命。其元和二年准制删定。至元和五年删定毕。所奏三十卷。岁月最近。伏望且送臣本司。其元和五年已后。续有敕文合长行者。望令诸司录送刑部。臣请与本司侍郎郎官。参详错综。同编入本续。具闻奏。庶人知守法。吏绝舞文。从之。至十三年八月。凤翔节度使郑余庆等。详定格后敕三十卷。左司郎中崔郾。吏部郎中陈讽。礼部员外郎齐庾敬休。著作郎王长文。集贤校理元从质。国子博士林宝用修上。其年。刑部侍郎许孟容蒋乂等。奉诏删定格后敕。敕成三十卷。刑部侍郎刘伯刍等。考定修为三十卷。至长庆三年正月。刑部奏。请户部郎中王正。司门员外郎齐推。详正敕格。从之。其月。又请奏本司郎中裴潾。司门郎中文格。本司员外郎孙革。王永。大理司直杨倞。与本司尚书崔植。侍郎景重。详正敕格。奏可。

至开成元年三月。刑部侍郎狄兼　奏。伏准今年正月日制。刑法科条。颇闻繁冗。主吏纵舍。未有所征。宜择刑部大理官。即令商量条流要害。重修格式。务于简当。焚去冗长。以正刑名者。伏以律令格式。着目虽始于秦汉。历代增修。皇朝贞观开元。又重删定。理例精详。难议刊改。自开元二十六年。删定格令后。至今九十余年。中外百司。皆有奏请。各司其局。不能一秉大公。其或恩出一时。便为永式。前后矛盾。是非不同。吏缘为

[illegible]多新[illegible]　请[illegible]吧

奸。人受其屈。伏见自贞元已来。累曾别敕。选重臣置院删定。前后数四。徒涉历三十岁。未堪行用。今若只令刑部大理官商量。重修格式。遽焚冗长。伏恐奸吏。缘此舞文。伏请但集萧嵩所删定建中以来制敕。分朋比类。删去前后矛盾。及理例重错者。条流编次。具卷数闻奏行用。所删去者。伏请不焚。官同封印。付库收贮。仍慎择法官。法署省等所断刑狱。有不当者。官吏重加贬黜。所冀人知自效。吏不敢欺。上副陛下哀矜钦恤之意。言者宜依。至大中五年四月。刑部侍郎刘瑑等。奉敕修大中刑法统类六十卷。起贞观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至大中五年四月十三日。凡二百二十四年杂敕。都计六百四十六门。二千一百六十五条。至七年五月。左卫率府仓曹参军张戣。编集律令格式。条件相类者。一千二百五十条。分为一百二十一门。号曰刑法统类。上之。

景龙三年八月九日敕。应酬功赏。须依格式。格式无文。然始比例。其制敕不言自今以后永为例程者。不得攀引为例。文明元年四月十四日敕。律令格式。为政之本。内外官人。退食之暇。各宜寻览。仍以当司格令。书于厅事之壁。俯仰观瞻。使免遗忘。

开元十四年九月三日敕。如闻用例破敕及令式。深非道理。自今以后。不得更然。

贞观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刑部侍郎韩洄奏。刑部掌律令。定刑名。按覆大理及诸州应奏之事。并无为诸司寻检格式之文。比年诸司。每有与夺。悉出检头。下吏得生奸。法直因之轻重。又文明敕当司格令。并书于厅事之壁。此则百司皆合自有程序。不唯刑部。独有典章。讹弊日深。事须改正。敕旨。宜委诸曹司。各以本司杂钱。置所要律令格式。其中要节。仍准旧例。录在官厅壁。左右丞勾当事毕日奏闻。其所诸司于刑部检事。待本司写格令等了日停。

宝历二年十月。大理卿裴向。进前本寺丞卢纾所撰刑法要录十卷。

太和四年七月。大理卿裴谊奏。当寺格后敕六十卷。得丞谢登状。准御史台近奏。从今已后。刑部大理寺详断刑狱。一切取最后敕为定。

会昌元年九月。库部郎中知制诰纥干泉等奏。准刑部奏。犯赃官五品以上。合抵死刑。请准狱官。令赐死于家者。伏请永为定式。敕旨。宜依。

议刑轻重

武德九年九月八日。吏部尚书权检校左武卫大将军长孙无忌。被召。不解佩刀。入东上阁门。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议。以监门校尉不觉。合死。无忌误带刀入。徒二年。罚铜二十斤。诏从之。大理少卿戴胄驳曰。校尉不觉。与无忌带入。同为误耳。臣子之于君。不得称误。准律云。供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如法者。皆死。陛下若录其功。非宪司所决。若当据法。罚铜未为得衷。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也。何得以无忌国亲。便欲阿之。更令重议。德彝执议如初。胄又驳曰。校尉缘无忌以致罪。法当轻。若论其过。则其情一也。生死顿殊。敢以固请。乃免校尉死刑。其年九月。盛开选举。或有诈伪资荫者。上令自首。不首者死。俄有诈伪者。大理少卿戴胄断流。上曰。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断流。示天下以不信。卿欲卖狱乎。胄曰。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今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上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耶。胄曰。法者国家之所以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置之于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若顺忿违信。臣窃为陛下惜之。上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

贞观元年三月。蜀王府法曹参军裴宏献。驳律令不便于时者四十事。宏献于是与房元龄建议。以为古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既废。制为死流徒杖笞五等。以备五刑。今复设刖足。是谓六刑。然减死意在于宽。加刑又加繁峻。乃与八座定议奏闻。于是又除断趾法。改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又旧条。兄弟分后。荫不相及。连坐俱死。祖孙配流。会有同州人房强。弟任。统军于岷州。以谋反伏诛。强当从坐。太宗尝录囚徒。悯其将死。为之动容。令百寮详议。元龄等复定议曰。按礼。孙为王父尸。案令。祖有荫孙之义。然则祖孙亲重。而兄弟属轻。应重反流。合轻翻死。据理论情。深为未惬。请定律。祖孙与兄弟缘坐。俱配流。其以恶言犯法。不能为害者。情状稍轻。兄弟免死配流为允。从之。

十一年五月。上问大理寺卿刘德威曰。近来刑网稍密。何也。对曰。诚在君上。不由臣下。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则反是。失入则无辜。失出则获大罪。所以吏各自爱。竞执深文。畏罪之所致耳。太宗然其言。由是失于出入者。各依律文。

十六年七月敕。今后自害之人。据法加罪。仍从赋役。自隋季政乱。征役繁多。人不聊生。又自折生体。称为福手福足。以避征戍。无赖之徒。尚习未除。故立此例。

十八年九月。茂州童子张仲文。忽自称天子。口署其流辈数人为官司。大理以为指斥乘舆。虽会赦犹斩。太常卿摄刑部尚书韦挺奏。仲文所犯。止当妖言。今既会赦。准法免死。上怒挺曰。去十五年。怀州人吴法至浪入先置钩陈。口称天子。大理刑部。皆言指斥乘舆。咸断处斩。今仲文称妖。乃同罪异罚。卿乃作福于下。而归虐于上耶。挺拜谢趋退。自是宪司不敢以闻。数日。刑部尚书张亮复奏。仲文请依前以妖言论。上谓亮曰。韦挺不识刑典。以重为轻。当时怪其所执。不为处断。卿今日复为执奏。不过欲自取删正之名耳。屈法要名。朕所不尚。亮默然就列。上谓之曰。尔无恨色。而我有猜心。夫人君含容。屈在于我。可申君所请。屈我所见。其仲文宜处以妖言。二十一年。刑部奏言。准律。谋反大逆。父子皆坐死。兄弟处流。此则轻而不惩。望请改重法。制遣百寮详议。司议郎敬播议曰。昆弟孔怀。人伦虽重。比于父子。情理已殊。生有异室之文。死有别宗之义。今有高官重爵。本荫惟逮子孙。胙土析珪。余光不及昆季。岂有不沾其荫。辄受其辜。背理违情。恐为太甚。必其反兹春令。踵彼秋荼。创次骨于道德之辰。建深文于刑措之日。臣将不及。物论谓宜。诏从之。

永徽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华州刺史萧龄之。前任广州都督。受左智远及冯盎妻等金银奴婢等。诏付群臣议奏。上怒。令于朝廷处尽。御史大夫唐临奏曰。臣闻国家大典。在于刑赏。古先圣王。惟刑是恤。今天下太平。合用尧舜之典。比来有司。多行重法。叙勋必须刻削。论罪务从重科。非是憎恶前人。止欲自为身计。今议龄之之事。有轻有重。重者至流。轻者请除名。以龄之受委大藩。赃罚狼籍。原情取事。死有余辜。然既遣详议。终须近法。臣窃以律有八议。并依周礼旧文。矜其异于众臣。所以特制议法。礼王族刑于僻处。所以议亲。刑不上大夫。所以议贵。明知重其亲贵。议欲缓刑。非为嫉其贤能。谋致深法。今议官必于常法之外。议令入重。正与尧舜相反。不可为万代法。臣既处法官。不敢以闻。诏遂配流岭南。

神龙元年正月。赵冬曦上书。臣闻夫今之律者。昔乃有千余条。近者隋之奸臣。将弄其法。故着律曰。犯罪而律无正条者。应出罪则举重以明轻。应入罪则举轻以明重。立夫一条。而废其数百条。自是迄今。竟无刊革。遂使死生罔由乎法律。轻重必由乎爱憎。受罚者不知其然。举事者不知其犯。臣恐贾谊见之。必为之恸哭矣。夫立法者。贵乎下人尽知。则天下不敢犯耳。何必饰其文义。简其科条哉。夫科条省则下人难知。文义深则法吏

得便。下人难知。则暗陷机阱矣。安得无犯法之人哉。法吏得便。则比附而用之矣。安得无弄法之臣哉。臣请律令格式。复更刊定其科条。言罪直书其事。无假饰其文。以准加减比附量情。及举轻以明重。不应得为而为之类。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妇。闻之必悟。则相率而远之矣。亦安肯知而故犯哉。苟有犯。虽贵必坐。则宇宙之内。肃肃然咸服矣。故曰。法明则人信。法一则主尊。书曰。刑期于无刑。诚哉是言。

开元十年十一月。前广州都督裴 先下狱。中书令张嘉贞。奏请决杖。兵部尚书张说进曰。臣闻刑不上大夫。以近于君也。故曰。士可杀不可辱。臣今秋巡边。中途闻姜皎朝堂决杖流。皎是三品。亦有微功。不宜决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议。勋贵在焉。令 先既不可轻。岂可决罚。上然其言。嘉贞不悦。退而谓说曰何言事之深也。说曰。宰相者。时来即为。岂能长据。若贵臣尽当可杖。但恐吾等行当及之。此言非为 先。乃为天下士君子也。

天宝六载正月十三日敕。自今已后。所断绞斩刑者。宜削除此条。仍令法官约近例详定处分。

干元元年十二月十四日。刑部奏。准名例律法云。狱成。谓赃状露验。及尚书省断讫未奏。疏曰。赃。谓所犯之赃。见获本物。状。谓杀人之类。得状为验。虽在州县。并为狱成。若尚书省断讫未奏。即刑部覆讫未奏。亦为狱成。今法官商量。若款自承伏。已经闻奏。及有敕付法。刑名更无可移者。谓同狱成。臣今与法官审加详议。将为稳便。如天恩允许。仍永为例程。敕旨。依。二年六月十四日。刑部奏。谨按五刑。笞杖徒流死是也。今准敕。除削绞死。唯有四刑。每定罪。须降死刑。不免还计斩绞。敕律互用。法理难明。又应决重杖之人。令式先无分析。京城知是蠹害。决者多死。外州见流岭南。决不至死。决有两种。法开二门。敕旨。斩绞刑宜依格律处分。至宝应元年九月八日。刑部大理奏。准式。制敕处分与一顿杖者。决四十。至到与一顿及重杖一顿。并决六十。无文至死者。为准式处分。又制敕或有令决痛杖一顿者。式文既不载杖数。请准至到与一顿决六十。并不至死。敕旨。依。至建中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刑部侍郎班宏奏。其十恶中。恶逆已上四等罪。请准律用刑。其余犯别罪应合处斩刑。自今已后。并请决重杖一顿处死。以代极法。重杖既是死刑。诸司便不在奏请决重杖限。敕旨。依。

元和二年十一月。斩李锜并男师回于子城西南隅。初。诏书削锜属籍。宰臣郑絪李吉甫等。议其所坐。亲疏未定。乃召兵部郎中蒋乂问曰。诏罪锜一房。当是大功内耶。乂曰。大功是锜堂兄弟。即淮安王神通之下。锜即淮安王五代孙也。淮安有大功于国。陪陵配飨。事着史册。今若以其裔孙叛逆之罪。而上累淮安。非也。吉甫又问曰。锜亲兄弟当连坐否。乂曰。锜亲昆弟皆是若幽之子。若幽累着功勋。死于王事。即使锜之兄弟从坐。若幽便当籍没者。于典礼亦所未安。宰臣颇以为然。

五年五月敕。李师古尝经任使。待以始终。虽是师道近亲。典章宜有差降。其妻裴氏及女宜娘。并于邓州安置。又敕。李宗奭本于凶狠。自抵诛夷。用戒猖狂。合从孥戮。故其微细。已正刑章。特示含宏。载宽缘坐。其妻韦氏及男女等。先收在掖庭。并宜放出。前数日。上谓宰臣曰。李师古虽自袭祖父。然朝廷待以始终。其妻于师道。即嫂叔也。虽曰逆人亲属。量其轻重。宜降等。又宗奭虽抵严宪。其情比之大逆。亦有不同。其妻士族也。今与其子女。俱在掖庭。于法皆似过深。卿等曾留意否。崔群对曰。圣情仁恻。罪止凶魁。其妻子近属。傥获宽恕。实合宏覆之道。上遂出之。准法。逆人亲属。得原免者。唯止一身。至是。其奴婢资货。悉令还付。

长庆二年四月。刑部员外郎孙革奏。准京兆府申。云阳力人张莅。欠羽林官骑康宪钱米。征理之。莅乘醉拉宪。气息将绝。宪男买得。年十四。将救其父。以莅角抵力人。不敢挥解。遂将木锸。击莅之首。见血。后三日致死者。准律。父为人所殴。子往救。击其人折伤。减比斗三等。至死者。依常律。即买得合当死刑。伏以律令者。用防凶暴。孝行者。以开教化。今买得救父难。是性孝非暴。击张莅。是心切非凶。以髫丱之岁。正父子之亲。若非圣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王制称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亲。春秋之义。原心定罪。周书以训。诸罚有权。今买得生被皇风。幼符至孝。哀矜之宥。伏在圣慈。职当谳刑。合申善恶。谨先具事由陈奏。伏冀下中书门下商量敕旨。康买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虽杀人当死。而为父可哀。若从沉命之科。恐失原情之义。宜付法司。减死罪一等处分。

宝历三年。京兆府有姑鞭妇致死者。奏请断以偿死。刑部尚书柳公绰议。以尊殴卑。非殴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遂减死焉。

太和四年十二月。刑部员外郎张讽。大理少卿崔杞等奏议亲议贵事。其一议亲曰。皇帝至太皇太后皇后亲。有内外服同者。皆在议条。伏以亲疏之序。既有等衰。即雨露之恩。皆宜沾洽。此实皇王大猷。自家刑国。亲九族。协万邦之旨也。近者。绛州刺史裴锐。所犯赃罪至深。陛下以太皇太后之亲。下尚书省集议。此乃陛下知刑赏之理重。与众共之。伏请今后。亲有任刺史监临主守。犯赃罪。得蒙减死者。必重其过。直以赃罪为污累。定刑流决外。其后子孙。并不得任理人官。及为监临主守。庶得家知其耻。人革非心。其一议贵曰。谨按礼经。贵谓近于君也。非独高秩厚俸之为贵。今后刺史非在朝文武职事三品官任者。于所部犯赃抵死罪。并不得以刺史品秩议贵。征司议条。免所犯罪。如先任在朝三品。合在议条者。即准议亲条决流外。子孙者未得任理人官及监临主守。如有法官及本官推官。不详官品。妄有引议。请科违敕罪。其功勤宾故等。有犯赃罪同者。并请准亲贵之法。敕。官必任亲贤贵。无宜轻授。罚不及嗣。经训具有明文。若坐子孙。虑伤事理。此一节且仍旧。余依。

六年五月。兴平县民上官兴。因醉杀人而亡。官捕其父囚之。兴自归有司请罪。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兴自首免父之囚。其孝可奖。请免死。诏两省官参议。皆言杀人者死。古今共守。兴不可免。久不决。上竟以兴免父囚。近于义。依悰等议。免死。决杖八十。配流灵州。

开成三年五月。刑部奏。准今年二月八日赦书。官典犯罪。不在此限者。伏以律载赃名。其数有六。官典有犯。并列科则。其闲有入己者。罪即悬别。今请监临主守将官物私自贷用。并借贷人。及百端欺诈等。不在赦限。如将官物还充公用。文记分明者。并请原免。敕旨。宜依。

会昌元年十二月。都省奏。准开成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中书门下奏。准律。窃盗五匹以上。加役流。今自京兆河南尹。逮于牧守。所在为政。宽猛不同。或以百钱以下毙踣。或至数十千不死。轻重既违法律。多以收禁为名。法自专行。人皆异政。然禁严则盗贼屏息。闾里皆安。政缓则攘窃盗行。平人受弊。定其取舍。在峻典刑。自今已后，天下州府窃盗贼。计赃几贯。须处极法。臣等商量。望委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御史台五品已上。与京兆尹同议奏闻。仍编入格令。所冀巽懦者政无宽纵。刚戾者刑不至残。各奉朝章。法归画一。其强盗贼。法律已重。不在此限。仍委出使郎官御史。及度支盐铁巡院察访。务令遵守。不得隳违者。伏以窃盗本无死刑。遂使刑法不一。臣等既奉诏旨。敢不尽心。臣请自今已后。入不应窃盗贼赃至绢三匹。即处极法。如未满二匹。即任节级科处。不失罪人。其计赃数。即请准律以所在估绢为定。其两京及军府浩穰之地。或事繁一

时。制断有异。则请许量情定罪。务在得中。自然法禁不亏。刑名可守。敕旨。朝廷施令。所贵必行。合于事情。方可经久。自今已后。窃盗计赃至钱一贯以上。处极法。抵犯者便准法处分。不得以收禁为名。其奴婢本主。及亲戚同居行盗。并许减等。任长使酌度轻重处分。如再四抵犯。及有徒党须惩。不在此例。

三年十二月。泽潞刘祯平。欲定其母裴氏罪。令百寮议之。刑部郎中陈商议曰。周礼司寇之职。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槁。汉律云。妻子没为奴婢。钟繇曰。自古帝王。罪及妻子。又晋朝议。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既适之妇。从夫家之罚。谨按奴婢舂槁。罪罚之类。名则为重。而非罪刑。然事出一时。法由情断。裴氏为恶有素。为奸已成。分衣固其人心。申令安其逆志。臣等参议。宜从重典。从之。

五年正月三日制节文。据律已去任者。公罪流已下勿论。公罪之条。情有轻重。苟涉欺诈。岂得勿论。自后公罪有情状难恕。并不在勿论之限。

大中四年正月敕。攘窃之兴。起于不足。近日刑法颇峻。窃盗益烦。赃至一千。便处极法。轻人性命。重彼货财。既多杀伤。且乖教化。况非旧制。须议更改。其会昌元年二月二十六日敕。宜令所司。重详定条流。

四年四月。请依建中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敕。每有盗贼赃满绢三匹已上决杀。如赃数不充。量情科处。

五年十月敕。今后有官典犯赃。及诸色取受。但是全未发觉已前。能经陈首。即准律文与减等。如知事发。已有萌兆。虽未被追捕勘问。亦不许陈首之限。

干符四年正月五日敕。法律有去任勿论之条。颇为侥幸。今后应删。吏所犯诸罪。五年之后。去任勿论。五年内。同见任官例追收。据事定刑。

唐会要卷四十

君上慎恤

武德二年二月。武功人严甘罗行劫。为吏所拘。高祖谓曰。汝何为作贼。甘罗言。饥寒交切。所以为盗。高祖曰。吾为汝君。使汝穷乏。吾罪也。因命舍之。

贞观二年十月三日。殿中监卢宽。持私药入尚食厨。所司议当重刑。上曰。秖是错误。遂赦之。

三年三月五日。大理少卿胡演。进每月囚帐。上览焉。问曰。其闲罪。亦有情或可矜。何容皆以律断。对曰。原情宥过。非臣下所敢。上谓侍臣。古人曰。鬻棺之家。欲岁之疫。非恶于人。而利于棺。故今之法司。覆理一狱。必求深刻。欲成其考。今作何法。得使平允。王珪奏曰。但选良善平恕人。断狱允当者。赏之。即奸伪自息。上曰。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自今天下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已上。及尚书议之。至三月十七日。大理引囚过次。到岐州刺史郑善果。上谓胡演曰。郑善果等官位不卑。纵令犯罪。不可与诸囚同列。自今三品已上犯罪。不须将身过朝堂听进止。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制。决罪人不得鞭背。初。太宗以暇日阅明堂孔穴图。见五脏之系。咸附

需要更多资料 请上来看吧

于背。乃叹曰。夫棰。五刑之最轻者也。岂容以最轻之刑。而或致之死。古帝王不悟。不亦悲夫。即日遂下此诏。

五年八月二十一日诏。死刑虽令即决。仍三覆奏。在京五覆奏。以决前一日三覆奏。决日三覆奏。惟犯恶逆者。一覆奏。着于令。初。河内人李好德。风疾瞀乱。有妖妄之言。诏大理丞张蕴古按其事。蕴古奏。好德颠病有征。法不当坐。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蕴古贯属相州。好德兄厚德为其刺史。情在阿纵。遂斩于东市。既而悔之。遂有此诏。至上元元年闰四月十九日赦文。自今已后。其犯极刑。宜令本司。依旧三覆。

其年十一月九日敕。前敕在京决死囚日。进蔬食。自今已后。决外州囚第三日。亦进蔬食。因谓三品已上曰。今曹司未能奉法。在下仍多犯罪。数行刑戮。使朕数食空饭。公等岂不为愧。宜各存心。以尽匡救。

六年十二月十日。亲录囚徒。放死罪三百九十人。归于家。令明年秋来就刑。其后应期毕至。诏悉原之。

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诏。三品已上。犯公罪流。私罪徒。送问皆不追身。

总章二年五月十一日。上以常法外。先决杖一百。各致殒毙。乃下诏曰。别令于律外决杖一百者。前后总五十九条。决杖既多。或至于死。其五十九条内。有盗窃及蠹害尤甚者。今后量留一十二条。自余四十七条。并宜停。开元十二年四月敕。比来犯盗。先决一百。虽非死刑。大半殒毙。言念于此。良用恻然。今后抵罪人。合杖敕杖。并从宽。决杖六十。一房家口。移隶碛西。其岭南人移隶安南。江淮人移隶广府。剑南人移隶姚嶲州。其碛西姚嶲安南人。各依例程。

天宝元年二月二十一日敕。官吏准律应枉法赃十五匹合绞者。自今已后。特宜加至二十四。仍即编诸律。着为不刊。

四年八月十二日敕。刑之所设。将以闲邪。法不在严。贵于知禁。今后应犯徒罪者。并量事宜。配于诸军效力。

贞元八年十一月敕。比来所司断罪。拘守科条。或至死刑。犹先决杖。处之极法。更此伤残。恻隐之怀。实所不忍。自今已后。罪之死者先决杖宜停。

十三年四月敕。农事方兴。时雨犹少。言念囚系。虑有滞冤。京城百司及畿内。有禁囚李士政等六人。合处极法。宜从宽典。各决四十。配流诸州。其余禁系者。委御史台与诸司计会。敕到后五日内。疏理讫闻奏。

元和四年二月敕。自今已后。在京诸司。应决死囚。不承正敕。并不得行决。如事迹凶险。须速决遣。并有特敕处分者。亦宜令一度覆奏。时。右街功德使吐突承璀牒京兆府。称奉敕令杖死杀人僧惠寂。府司都不覆奏。故有是诏。八年九月诏书。减死戍边。前代美政。量其远近。宜有便宜。自今已后。两京及关内。河南。河东。河北。淮南。山南东西两道。州府犯罪系囚。除大逆及手杀人外。其余应入死罪。并免死配流天德五城诸镇。有妻儿者。亦任自随。又缘顷年已来。所有配隶。或非重辟。便至远迁。有司上陈。又烦年限。今后如有轻犯。更不得配流五城。

开成四年五月敕。京城百司。及府县禁囚。动经岁月。推鞫未毕。其有绝小事者。经数个月不速穷诘。延至暑时。盖由官吏因循。致兹留狱。炎蒸在候。冤滞难堪。宜付御史台。委裴元裕选强明御史三两人。各本司分阅文按。据理疏决闻奏。如官吏稽慢。亦具名衔闻奏。

其年十月敕。自今已后。将敕决死囚。不令覆奏者。有司亦须准故事覆奏。

太和二年二月。刑部奏。伏准今年正月三日制。刑狱之内。官吏用情。推断不平。因成冤滥者。无问有赃无赃。并不在原免之限。又准律文。出入人罪。合当坐者。不言有赃无赃。今请准律科本罪。不得原免。敕旨。依。

三年三月敕。京畿之内。万类聚居。触刑章者。多于天下。加以百役牵应。由斯致咎。若一一不恕。则杀戮滋多。应京畿内见禁囚犯。死者降一等。从流当徙者。以远近节级递减一等处分。

四年四月敕。法寺用法。或持巧诈。分律两端。遂成其罪。既奸吏得计。则黎庶何安。今后宜令每书罪定刑。但直指其事。不得舞文。妄有援引。仍须颁示天下长吏。严加觉察。不得辄用奸吏。如有此色。当即停解。

八年四月敕。朕比属暇日。周览国史。伏睹太宗因阅明堂孔穴图。见五脏之系。咸附于背。乃制决罪人不得鞭背。且人之有生。系于脏腑。针灸失所。尚致夭伤。鞭扑苟施。能无枉横。况五刑之内。笞最为轻。岂可以至轻之刑。而或致之死。朕恭承丕业。思奉贻谋。言念于兹。载怀恻隐。其天下州府。应犯轻罪人。除罪状巨蠹。法所难原者。其它过误罪愆。及寻常公事违犯。并宜准贞观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制处分。不得鞭背。今年以后。每立夏至秋已前。犯罪人就州府常条之中。亦宜量与矜减。仍速为疏理。不得久令禁系。仍并委御史台切加纠察。永为例程。

咸通十四年五月敕。慎恤刑狱。大易格言语曰。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而狱吏苛刻。务在舞文。守臣因循。罕闻亲事。以此械系之辈。溢于狴牢。逮捕之徒。繁于简牍。实伤和气。用致沴氛。况时属歊蒸。化先茂育。宜覃赦宥。以顺生成。其诸州府罪人。并委本道十日内速理。或信任人吏。生情系留。观察使判官。州府本曹官。必加惩谴。

光化元年八月二十七日敕。近日用刑。皆臕旧例。多黩斧锧。鲜行鞭笞。今后应天下州县科断罪人。切须明于格律。不得以军法戮人。

臣下守法

武德四年。王世充窦建德平。大赦天下。既而责其党与。并令迁配。治书侍御史孙伏伽上表谏曰。今月十三日。发云雨之制。既云常赦不免。皆赦除之。非直赦其有罪。亦是与天下以更新。因何世充建德部下。赦后又欲迁之。此是陛下自违本心。欲遣下人。若何取法。如臣愚见。经赦合免责罚。诸欲迁配者。请并放之。则天下幸甚。

贞观元年。太宗务正奸吏。乃遣人以财物试之。有司门令史受馈绢一匹。上怒。将杀之。民部尚书裴矩谏曰。此人受赂。诚合重诛。但陛下以物试之。即行极法。所谓陷人于罪。恐非道德齐礼之义。上纳其言。谓百寮曰。矩能廷折。不肯面从。每事如此。天下何忧不理。其年。温州司户参军柳雄。于隋资妄加阶级。人有言之者。上令其自首。若不首。

与尔死罪。固言是真。竟不肯首。大理推得其伪。将处雄死罪。少卿戴胄奏据法止合徒。上曰。我已与其断。当与死罪。胄曰。陛下既不即杀。付臣法司。罪不至死。不可酷滥。上作色遣杀。胄言之不已。至四五。然后赦之。仍谓之曰。曹司但能为我如此守法。岂畏滥有诛夷也。

七年。贝州鄃县令裴仁轨。私役门夫。上欲斩之。殿中侍御史李干佑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于上。率土遵之于下。与天下共之。非陛下独有也。仁轨犯轻罪而致极刑。便乖画一之理。臣忝宪司。不敢奉制。

十四年。尚书左丞韦悰。勾司农木橦七十价。百姓者四十价。奏其干没。上责有司。召大理卿孙伏伽。亟书司农罪。伏伽曰。司农无罪。上惊问之。伏伽曰。只为官木橦贵。所以百姓者贱。向使官木橦贱。百姓无由贱矣。但见司农不识大体。不知其过也。上乃悟。顾谓韦悰曰。卿识用不逮伏伽远矣。遂罢司农罪焉。

永徽元年正月。有洛阳人李宏泰。诬告太尉长孙无忌谋反。上令不待时而斩之。侍中于志宁上疏谏曰。陛下情笃功臣。恩隆右戚。以无忌横遭诬告。事并是虚。故戮告人。以明赏罚。窃据左传声子曰。赏以春夏。刑以秋冬。顺天时也。又按礼记月令曰。孟春之月。无杀昆虫。省囹圄。去桎梏。无肆掠。止狱讼。又汉书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于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伏惟陛下暂回圣虑。察古之言。傥蒙垂纳。则生灵幸甚。疏奏。从之。

上元三年九月七日。左威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并为斫昭陵柏木。大理奏。以官减死。并除名。上特令杀之。大理丞狄仁杰执奏。称不当死。上引入。谓曰。善才斫陵上柏。是我不孝。必须杀之。仁杰又执奏。上作色令出。仁杰进曰。臣闻逆龙鳞。忤人主。自古为难。臣愚以为不然。居桀纣时则难。居尧舜时则易。臣今幸逢尧舜。不惧比干之诛。昔汉文时。有盗高庙玉环。张释之廷诤。罪止弃市。魏文将徒其人。辛毗引裾而谏。亦见纳用。且明主可以理夺。忠臣不可以威惧。今陛下不纳臣言。臣恐瞑目之后。羞见释之。辛毗于地下也。陛下作法。县之于象魏。徒罪死罪。具有等差。岂有犯罪极轻。即令赐死。法既无常。则万姓何以措手足。陛下必欲变法。请从今日为始。古人云。假使盗长陵一坏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二军将。千载之后。谓陛下为何如主。此臣所以不敢奉诏。杀善才。陷陛下于不道。上意乃解。谓仁杰曰。既能为善才正我。岂不能为我正天下也。

神龙元年正月。韦月将上变。告武三思谋逆。中宗大怒。命斩之。大理卿尹思贞。以发生之月。执奏以为不可行刑。竟决杖流岭南。三思令所由司以非法害之。思贞又固争之。三年。节愍之诛。武三思事变之后。其诖误守门者。并配流未行。有韦氏党。密奏请尽诛之。上令鞫断。大理卿郑惟忠奏曰。今大狱始决。人心未宁。若更改推。必递相惊恐。则反侧之子。无由自安。遂依旧断。

开元二年八月。监察御史蒋挺有犯。敕朝堂杖之。黄门侍郎张廷珪执奏曰。御史。宪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当杀即杀。当流即流。不可决杖。可杀而不可辱也。

十年八月。冀州武强县令裴景仙。犯乞取赃积五千匹。事发。上大怒。令集众杀之。大理卿李朝隐奏曰。景仙缘是乞赃。罪不至死。又景仙曾祖。故司空寂。往属缔构。首参元勋。载初年中。家陷非罪。凡其兄弟。皆被诛夷。唯景仙独存。今见承嫡。据赃未当死

坐。准犯犹入议条。十世宥贤。功实宜录。一门绝祀。情或可哀。愿宽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则旧勋不弃。平典斯允。手诏不许。朝隐又奏曰。有断自天。处之极法。生杀之柄。人主合专。轻重有条。臣下当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匹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为赃。数千匹止当流坐。若今乞取得罪。便处斩刑。后有枉法当科。欲加何辟。所以为国惜法。期守律文。非取以法随人。曲矜仙命。射兔魏苑。惊马汉桥。初震皇赫。竟从廷议。岂威不能制。而法贵有常。又景仙曾祖寂。定为元勋。恩倍常数。若寂勋都弃。仙罪特加。则叔向之贤。何足称者。若敖之鬼。不其馁而。舍罪念功。乞垂天听。遂决杖一百。配流。

元和三年三月。御史中丞卢坦奏。前山南西道节度使柳晟。授任方隅。所寄尤重。至于赦令。理合遵行。一时归朝。固违明旨。复修贡赋。有紊典章。伏请付法。又奏前浙东观察使阎济美。到城亦有进献。当时勘者。称离越州后。方见赦文。道路已遥。付纳无处。既经恩赦。须为商量。将诫来者之心。必举赎刑之典。已书罚讫。伏准今年正月制。自今已后。诸道长吏。有离任赴阙廷者。并不得取本道财物。妄称进奉。苟有违越。必举宪章。柳晟等既违新令。不敢不奏。上曰。山南所进。与柳晟并不相关。先释放讫。阎济美。制书颁下之时。寻离本道。身已在近。物须有归。以此奏请进纳。非赦文所革之意。其罚亦宜释放。坦既奏晟济美二人皆当罪。上召坦等褒慰久之曰。晟等所献。皆是家财。朕已许原。不可失信。坦奏曰。赦令。陛下之大信也。天下皆知之。今二臣违令。是不畏法。陛下奈何受小利。而失大信乎。上曰。朕已受之如何。坦曰。归之有司。不入内藏。使四方知之。以昭圣德。上嘉纳之。

六年九月。富平县人梁悦。为父报雠杀人。自投县请罪。敕。复雠杀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冤请罪。视死如归。自诣公门。发于天性。志在殉节。本无求生。宁失不经。特减死宜。决一百。配流循州。于是史官职方员外郎韩愈。献复雠议曰。伏奉今月五日敕。复雠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大端。有此异同。固宜辨论。宜令都省集议闻奏者。伏以子复父雠。见于春秋。见于礼记。见于周官。见于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详于律。而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雠。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雠。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夫律虽本于圣人。然执而行之者。有司也。经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者。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周官曰。凡杀人而义者。令勿雠。雠之则死。义。宜也。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复雠也。如百姓相雠者也。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雠可也。不受诛者。罪不当诛也。诛者。上施于下之辞。非百姓之相杀者也。又周官曰。凡报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言将复雠。必先言于官。则无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怜孝子之心。示不自专。访议群下。臣愚以为复雠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或百姓相雠。如周官所称。可议于今者。或为官吏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于今者。又周礼所称。将复雠先告于士。则无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为断于今也。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雠者。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

八年二月。僧鉴虚付京兆府。决重杖一顿处死。仍籍其财产。鉴虚在贞元中。以讲说丐敛。用货利交权贵。恣为奸滥。事发。中外掌权者。欲便保捄之。有诏。初命释其罪。时御史中丞薛存诚不受诏。翌日。又宣旨。吾要此僧。面诘其事。非赦之也。存诚又奏曰。鉴虚。陛下欲召之。请先贬臣。然后取。上嘉其有守。遂令杖杀之。

开成二年八月。上御紫宸殿。召御史中丞狄兼　。问李伯展狱如何。兼　奏曰。不知陛下疑何事。李伯展。卢行简。及和州知场官卢元度。已结奏讫。并合处极法。臣是法官。只知有法。陛下若欲原宥。特降恩旨即得。上嘉叹之曰。从前法不一。是向前大臣不守。

定赃估

开元十六年五月三日。御史中丞李林甫奏。天下定赃估。互有高下。如山南绢贱。河南绢贵。贱处计赃。不至三百。即入死刑。贵处至七百已上。方至死刑。即轻重不侔。刑典安寄。请天下定赃估。绢每匹计五百五十价为限。敕依。其应征赃入公私。依例程。至上元二年正月二十八日敕。先准格例。每例五百五十价。估当绢一匹。自今已后。应定赃数。宜约当时绢估。并准实钱。庶协从宽。俾在不易。刑部尚书卢正己奏。

天宝六年四月八日敕节文。其赎铜如情愿纳钱。每觔一百二十文。若负欠官物。应征正赃。及赎物无财。以备官役折庸。其物虽多。止限三年。一人一日折绢四尺。若会恩旨。其物合免者。停役。

上元二年正月敕。名例律。评赃者。皆据犯处当时物价。及上绢估评功庸者。计一人一日。为绢三尺。牛马驴骡车亦同。其船及碾硙邸店之类。各依当时赁直。庸虽多不得过其本价。自今已后。应定赃数。宜约当时绢估。并准实钱。

元和三年正月敕。今后应坐赃。及他罪当赎者。诸道委观察判官一人。专勾当。及时申报。如蔽匿不申者。节级科贬加罪。不系奏官长。量情处置者。其赃但准前申送御史台。充本色给用。仍差御史一人。专知赃赎。不得以赃罚为名。如罪名未正。妄罚其财。亦委观察判官勾当。差定后先。具名闻奏。

太和九年十月。大理丞周太元奏。准制条云。杂物依上估绢结赃。所犯若干匹。并无估定计折字者。伏以监利物与两税物。好恶有殊。一例科决。虑忧有屈。今请盗换两税绸绫绢等物。请依元盗换匹数结罪科断。更不估定。如盗换监利物。杂麻布焦葛匹段丝绵纸。及诸色进贡物。不是两税匹段等。请准法式估定数。依上绢结赃科断。敕旨。依奏。

大中六年闰七月敕。应犯赃人。其平赃定估等。议取所犯处及所犯月上绢之价。假有蒲州盗盐。嶲州事发。盐已费使。依令悬平。即蒲州中估之盐。准蒲州上绢之价。于嶲州决断之类。纵有卖价贵贱。所估不同。亦依估为定。其年十月。中书门下奏。其犯赃人平赃定估等。其外州府比者。虽准律文。取当处上估绢定赃平估。或有不出土绢处。纵有出处。亦虑结狱之时。须为勘估。因其贵贱。便生异端。兼以州府绢价。除果阆州外。无贵于宋亳州。上估绢者。则外州府不计有土绢及无土绢处。并请一例。取宋亳州上绢估。每匹九百文结计。如所取得绢已费使。及不记得当时州土色目。即请取犯处市肆见货当处中估绢价平之。如不出绢处。亦请以当处见货杂州中估绢价平之。庶推劾有准。断覆无疑。从之。

论赦宥

贞观二年七月。上谓侍臣曰。凡赦。唯及不轨之辈。古语云。小人之幸。君子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凡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宄者贼良人。昔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夫小仁者。大仁之贼。故我有天下已来。不甚放赦。今四海安宁。礼义兴行。数赦则愚人常冀侥幸。唯欲犯法。不能改过。当须慎赦。

证圣元年。获嘉县主簿刘知几上表曰。臣闻小不忍。乱大谋。小仁者。大仁之贼。窃以赦之为用。复何益于国哉。若乃皇业权舆。天地初辟。嗣君即位。黎元更始。则时藉非常之庆。申以再造之恩。必求之政术。犹为未允。况乃时非变革。代属清平。而辄降彼谬恩。原兹罪罚者乎。是以历观夐古。两汉旧事。匡衡儒学之俊才。吴汉弼谐之良辅。至于谠言规主。惟愿勿赦。刘先主亦尝谓诸葛亮曰。我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闲。每见启告理乱之道备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理。及后主嗣业。蜀赦渐多。故孟光于众中责费祎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今主上仁贤。百寮称职。有何旦夕之急。而数惠奸宄之徒。上违天时。下违人理。岂具瞻之美。所望于明德哉。自是蜀政凌迟。浸以雕弊。自皇家受命。赦宥之泽。可谓多矣。近则一年再降。远则每岁无遗。至若违法悖礼之徒。无赖不仁之辈。编户则敚攘为业。当官则赃贿是求。莫不公然故犯。了无疑惮。设使身婴桎梏。迹窘狴牢。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泽。重阳之节。伫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释免。且下愚不移。习性难改。虽频烦肆眚。每放自新。而见利忘义。终焉不易。用使俗多顽悖。时罕廉隅。为善者不沐恩光。作恶者独承侥幸。若乃方正直言之士。守善嫉恶之夫。每欲览辔埋轮。效鹰鹯而报国。褰帷露冕。去蝥贼以安人。而遇赦无以效其功。阅恩无所施其巧。古语云。小人之幸。君子不幸。其斯之谓也。伏望远览匡吴陈郑之说。近寻刘葛费孟之谈。而今而后。颇节于赦。

开成元年五月。上御紫宸殿。问宰臣曰。为政之道。自古所难。宰臣李石曰。但朝廷法令行则易。上曰。凡犯罪过人。不得赦宥。

唐会要

唐会要卷四十一

断屠钓

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诏。自今以后。每年正月九日。及每月十斋日。并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断屠钓。

如意元年五月。禁天下屠杀。

圣历三年。断屠杀。凤阁舍人崔融议曰。春生秋杀。天之常道。冬狩夏苗。国之大事。豺祭兽。獭祭鱼。自然之理也。一干豆。二宾客。不易之义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莫不挥其鸾刀。烹之鹤鼎。所以充庖厨。故能幽明感通。人祇辑穆。百王千帝。殊途同归。今若禁屠宰。断弋猎。三驱莫行。一切不许。便恐违圣人之达训。紊明主之善经。一不可也。且如江南诸州。乃以鱼为命。河西诸国。以肉为斋。一朝禁止。倍生劳弊。富者未革。贫者难堪。二不可也。又如贫贱之流。刲割为事。家业傥失。性命不全。虽复日戮一人。终虑未能总绝。但益恐吓。唯长奸欺。外有断屠之名。内诚鼓刀者众。势利依倚。请托纷纭。三不可也。虽好生恶杀。是君子之用心。而考古会今。非国家之大体。但使顺月令。奉天经。造次合礼仪。从容中刑典。自然人得其性。物遂其生。何必改革。方为尽善。

景龙元年。遣使江淮。分道赎生。以所在官物充直。中书舍人李乂上疏曰。江南水乡。采捕为业。鱼鳖之利。黎元所资。虽云雨之私。有沾于末类。而生成之惠。未洽于平人。何则。江湖之饶。生育无限。府库之用。支供易殚。费之若少。则所济何成。用之倘多。则常支有阙。与其拯物。岂若忧民。且生鬻之徒。惟利是视。钱刀日至。网罟年滋。施之一朝。营之百倍。未若回救赎之钱物。减贫无之徭赋。治国爱人。其福胜彼。

景龙二年九月八日敕。鸟雀昆虫之属。不得擒捕。以求赎生。犯者先决三十。宜令金吾及县市司严加禁断。

先天元年十二月敕。禁人屠杀鸡犬。

二年六月敕。杀牛马骡等。犯者科罪。不得官当荫赎。公私贱隶犯者。先决杖六十。然后科罪。

开元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敕。诸州有广造 沪取鱼。并宜禁断。

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敕。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日至十五日。并宜禁断宰杀渔猎。

二十三年八月十四日敕。两京五百里内。宜禁捕猎。如犯者。王公以下录奏。余委所司。量罪决责。

天宝五载七月二十三日。河南道采访使张倚奏。诸州府今后应缘春秋二时私社。望请不得宰杀。如犯者请科违敕罪。从之。

六载正月二十九日诏。今属阳和布气。蠢物怀生。在于含养。必期遂性。其荥阳仆射陂。陈留篷池。自今以后。特宜禁断采捕。仍改仆射陂为广仁陂。篷池为福源池。

七载五月十三日敕文。自今以后。天下每月十斋日。不得辄有宰杀。

至德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敕。三长斋月。并十斋日。并宜断屠钓。永为例程。

干元元年四月二十二日敕。每月十斋日。及忌日。并不得采捕屠宰。仍永为式。

建中元年五月敕。自今以后。每年五月。宜令天下州县。禁断采捕弋猎。仍令所在断屠宰。永为例程。并委州府长吏。严加捉搦。其应合供陵庙。并依例程。

贞元六年正月二十八日敕。每年中和节。及九月九日。自今以后。逼节放三日开屠。

开成二年八月敕。庆成节。宜令内外司及天下州府。但以素食。不用屠杀。永为例程。

会昌四年四月。中书门下奏。正月五月九月断屠。伏以斋月断屠。出于释氏。缘国初风俗。犹近梁陈。卿相大臣。颇遵此教。又弛禁不一。只断屠羊。宰杀驴牛。其数不少。鼓刀者坐获厚利。纠察者皆受贿财。比来人情。共知此弊。臣等商量。正月一岁之首。万物生育之初。请起元日断三日。每遇列圣忌日。断一日。国家崇元祖之道。竭严奉之诚。既以广阐其风。即须参用其教。仍望准开元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敕。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各断屠三日。余望并停。缘断屠日数既少。法令所宜画一。望委御史台别条流闻奏。从之。

大中二年二月制。爰念农耕。是资牛力。绝其屠宰。须峻科条。天下诸州屠牛。访闻近日。都不遵守。自今以后。切宜禁断。委所在州府长官。并录事参军等。严加捉搦。如有牛主自杀牛。并盗窃杀者。宜准干元元年二月五日敕。先决六十。然后准法科罪。其本界官吏不钤辖。即委所在长吏。节级重加科责。庶令止绝。

五年正月敕。畿甸及天下州。应屠宰牛犊。宜起大中五年正月一日后。三年内不得屠宰。仍切加禁断。如郊庙飨祀。合用牛犊者。即以诸畜代之。其年五月敕。寿昌节。天下不得屠杀。

咸通十一年六月赦文。其京城久旱。未降雨间。宜权断屠宰。

天佑元年九月敕。干和节。文武百寮。诸道进奏官。准故事于寺观设斋。不得宰杀。许设酒果脯醢。

左降官及流人

贞观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制。流罪三等。不限以里数。量配边要之州。十五年四月敕。犯反逆免死配流人。六岁之后。仍不听仕。

垂拱四年十一月一日敕。犯罪之色。授以文武远官。年考未满。方便解退者。宜令依旧重任。续前考满。

长寿三年五月三日敕。贬降官并令于朝堂谢。仍容三五日装束。至任日。不得别摄余州县官。亦不得通计前后劳考。

开元七年三月十六日敕。左降人考未满间。重有犯。应解免及放归田里者。并申奏。更据状轻重量贬。若是五流及余犯。自依常法。

十年六月十二日敕。自今以后。准格及敕。应合决杖人。若有便流移左贬之色。决讫。许一月内将息。然后发遣。其缘恶逆指斥乘舆者。临时发遣。

天宝五载七月六日敕。应流贬之人。皆负谴罪。如闻在路多作逗遛。郡县阿容。许其停滞。自今以后。左降官量情状稍重者。日驰十驿以上赴任。流人押领。纲典画时。递相分付。如更因循。所由官当别有处分。

十三载二月九日赦文。左降官承前遭忧。皆不得离任。孝行之道。所未宏通。情礼之间。深可哀恤。如有此类。并宜放还。仍申省计至服满日。准法处分。自今以后。编入例程。

干元元年二月五日赦节文。其左降官。非反逆缘坐。及犯恶逆名教。枉法强盗赃。如有亲年八十以上。及患在床枕。不堪扶持。更无兄弟者。许停官终养。其流移人亦准此。

建中三年正月敕。诸流贬人。及左降官。身死。并许亲属收之。本贯殡葬。其造蛊毒移乡人。不在此限。

其年四月。御史台奏。天下断狱。一切请待谳报。以正刑名。唯除杀人当罪。自徒以上结竟者。并徙置边州。京兆尹严郢驳奏曰。臣伏以徙置边州者。流之异名。流罪者。有

三等。一例移配。或恐未当。其死罪除杀人之外。有十恶重罪。造伪刻印。并主典伪用印。及强盗光火等。若一切免罪徙边。于法太轻。不足惩戒。其徒罪条目至多。或斗殴争竞。小有伤损。或夫妻离异。不犯义绝。或养男别姓。或立嫡违式。或私行度关。或相冒合户。如此之类。不可悉数。今一切徙边。与十恶造伪同等。即轻重悬殊。又准刑部格。京城殷杂。愆犯百端。触网陷刑。徒罪偏广。若皆送覆。系滞实多。其徒以下罪。非除免官当及敕杖者。宜准外州县例。量事处分。今若天下徒罪。悉申所司。皆待谳报。法司断结。准式有程。州县禁囚。动盈千百。计每月徒配。必不啻五六千人。此则百姓动摇。刑章紊挠。又边州及近边。犯死罪及徒流者。复何以处。伏请下删定使详覆。然后施行。从之。

贞元三年七月诏。停省天下州府官员。其左降官仍旧。

十一年五月。左降官于邵。刘　。并量移授官。故事。量移六品以下官。皆吏部旨授。至是特制授之。

元和六年闰十二月。庐州奏。量移官司户参军员外置同正员颜　。母在扬州十二月二十七日身亡。今请奔丧者。准贞元十八年五月十九日敕。自今以后。流人左降官。称遭忧奔丧者。宜令所司。先奏听进止。

八年正月。刑部侍郎王播奏。天德军五城。及诸边城配流人。臣等窃见诸处配流人。每逢恩赦。悉得放还。唯前件流人。皆被本道重奏。称要防边。遂令没身。终无归日。臣又见比年边城犯流者。多是胥徒小吏。或是斗打轻刑。据罪可原。在边无益。伏请自今以后。流人及先流人等。准格例。满六年后。并许放还。冀抵法者足以悛惩。满岁者绝其愁怨。从之。

十二年四月敕。应左降官流人。不得补职。及留连宴会。如擅离州县。具名闻奏。

其年七月敕。自今以后。左降官及责授正员官等。并从到任后。经五考满。许量移。今日以前左降官等。及量移未复资官。亦宜准此处分。考满后。委本任处州府具元贬事例。及到州县月日。申刑部勘责。俾吏部量资望位量移官。仍每季具名闻奏。并申中书门下。其曾任刺史、都督、郎官、御史、并五品以上。及常参官。刑部检勘其所犯事由闻奏。中书门下商量处分。其月。敕。左降官等。考满量移。先有敕令。因循日久。都不举行。遂使幽遐之中。恩泽不及。自今以后。左降官及量移未复资官。亦宜准此处分。如是本犯十恶五逆。反指斥乘舆。妖言不顺。假托休咎。反逆缘累。及赃贿数多。情状稍重者。宜具事由奏闻。其曾任刺史。都督。郎官。御史。五品以上常参官。刑部检勘。具元犯事由闻奏。并申中书门下。商量处分。未满五考以前。遇恩赦者。准当时节文处分。其复资度数。准元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敕。

其年九月。刑部奏。准今年七月二十一日敕。诸道左降官等。经五考满日。许量移者。其贬降日授正员官。或无责辞。亦是责授。并请至五考满。然后许本任处申阙。并余左降官。缘任处州府。多是遐远。至考满日。其有申牒稽迟。致留滞者。其刺史。本判官。录事参军等。请与下考。如考满后。虽已申牒。未经量移间。其禄料并准天宝贞元两度敕文。依旧支给。其本犯十恶等罪。已有正名。仍请依旧。从之。

其年十月敕。自今以后。流人不得因事差使离本处。

需要更多新书　请上本书吧

十四年十一月。吏部奏。今请应责授官。前制已改转者。各敕依今任考数。停替日便放。东西合选时。任自参选。不要反更有检辖。庶使人无凝滞。事有指归。敕旨。依奏。

长庆元年正月三日制。应亡官失爵。及放还流人。如先有庄田。不经没官。被人侵射作主。如本主及子孙已归。并委州府却还。务令安业。

四年四月。刑部奏。准其年三月三日起。请准制。以流贬量移。轻重相悬。贬则降秩而已。流为摈死之刑。部寺论理。条件闻奏。今谨详赦文。流为减死。贬乃降资。量移者却限年数。流放者便议归还。准今年三月赦文。放还人其中有犯赃死。及诸色免死配流者。如去上都五千里外。量移校近处。如去上都五千里以下者。则约一千里内。与量移近处。如经一度两度移。六年未满者。更与量移。亦以一千里为限。如经三度两度量移。如本罪不是减死者。请准制放还。如左降官未复资。遇恩满五考者。请准元和十二年九月敕。与量移。又准今年正月德音。诸色流人。与减一年。除赃限外。满五年即放还收叙。其配流在德音以后者。不在减限。又天德五城流人。准长庆元年正月三日制。以十年为限。又限准三月十二日敕。纵遭恩赦。不在放归限。今请待十年满。即放归。仍任取配流日计年数。不在援引德音减年之限。制可之。

开成元年二月敕。贬责降资授正员官员。及曾经误累停免。未经引用者。并与进改。左降官有事情可恕。才用足称者。中书门下量才处分。

四年五月敕。诸州府有责授六品以下正员官。起今以后。宜委吏部许终四考满。与替。仍先具事由。申中书门下取指检。不得同寻常员阙使用。

其年十月五日敕节文。今后流人。宜准名例律。及狱官令。有身名者。六年以后听赦。无官爵者。六年满日放归。

会昌六年五月赦书节文。应徒流人。在天德振武者。官中量借粮种。俾令耕田。以为生业。

大中三年六月敕。先经流贬罪人。殁于贬所。有情非恶逆。任经刑部陈牒许归葬。绝远之处。仍量事给棺榇。

四年正月敕。徒流人比在天德者。以十年为限。既遇鸿恩。例减三年。但使循环添换。边不阙人。次第放归。人无怨苦。其秦原威武诸州诸关。先准格。徒流人亦量与立限。止于七年。如要住者亦听。

其年十一月敕。收复成维扶等三州。建立已定。条令制置一切合同。其已配到流人。宜准秦原威武等州流人例。七年放还。

其年五月。御史台奏。起请赦书节文。流人该恩例须磨勘文书。虽曰放还。尚为拘绊。其人经三度量移者。赦书后。委所在长吏。子细检勘。无可疑者。便任东西。讫具名闻奏。臣今条流。其流人每每量移之时。请委刑部具先流甚处。相承牒。准赦文。当日放东西讫。具名闻奏。其流人未有处分者。请委刑部。准此磨勘。牒报本道。并其事由报台。庶免留滞。五年十一月。中书门下奏。今后有配长流。及本罪合死。遇恩得减等者。并勒将妻同去。有儿女情愿者。亦听。如流人所在身死。其妻等并许东西。州县不在句留。情愿住者亦听。

干符二年九月十六日敕。应残疾笃废。犯徒流罪。或是连累。即许征赎。如身犯罪。不在免限。其年十五以下者。准律文处分。

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刑部侍郎李景庄奏。配州府流人。流刑三等。流二千里至流三千里。每五百里为一等。准律。诸犯流应配者。二流俱役一年。称加役。流三千里。役三年。役满及会赦免役者。即于配所。从户口例。今后望请诸流人应配者。依所配里数。无要重城镇之处。仍逐罪配之。准得就近。敕旨。从之。

酷吏

载初元年九月。来俊臣主制大狱。每鞫囚。不问轻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于瓮。围炙以火。绝其粮粮。至有抽衣絮以噉之者。又令寝处粪秽。备诸苦毒。但入新开狱者。自非身死。终不得出。每有制书赦宥囚徒。俊臣必先遣狱吏尽杀之。然后宣示。公卿入朝。默遭收捕。故每出必与家人诀曰。不知重见否。其月。于都城丽景门内。别置推事院。谓之新开狱。作大枷。凡有十号。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着即承。五曰失魂魄。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王宏义戏谓丽景门为例竟门。

天授二年正月。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以来俊臣等用法严酷。上疏曰。臣闻陈平事汉祖。谋疏楚君臣。乃用黄金五万斤。行反间之术。项王果疑臣下。陈平反间遂行。今告事纷纭。虚多实少。当有凶慝。焉知必无陈平。先谋疏陛下君臣。后谋国家良善。陛下昨语臣云。我比来已作此意。是愚臣管测。先天而天弗违。至如罗织之徒。即疏间之渐。陈平反间。其远乎哉。王制曰。凡用刑决狱。以成告于正。正听之。以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与孤卿大夫公侯伯子男。以狱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成。又告于王。王三宥之。然后制刑。臣窃见比日狱官。一单车使推讫。万事即定。法家随断。不令重推。或有临时使决。不待闻奏。此权由臣下。非审慎之法。傥有冤滥。何由可知。况乎九品之官。专命推覆。按覆既不在秋官。官省。审复不由门下。事非可久。物情骇惧。老子云。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今日假此威权。便是窥国家之利器也。不可不慎。

长寿元年。有上封事人。言岭南流人有阴谋逆者。乃遣司刑评事万国俊。摄监察御史就案之。若得反状。便许斩决。国俊至广州。遍召流人。拥之水滨。以次加戮。三百余人。一时并命。然后锻炼。曲成反状。仍诬奏云。诸流人咸有怨望。若不推究。为变不遥。则天然其奏。又命摄监察御史刘光业。王德寿。鲍思恭。王处贞屈贞筠等。分往剑南黔中安南岭南等六道。案鞫流人。于是光业诛九百人。德寿诛七百人。其余少者。不减数百人。时周兴来俊臣相次受制。推究大狱。又与侯思正。王宏义。郭霸。卫遂忠等。招集告事者数百人。共为罗织。以陷良善。又造罗织经一卷。其意旨皆网罗前人。织成反状。海内震惧。道路以目。麟台正字陈子昂上书曰。臣闻之。圣人出。必有驱除。盖天人之符。应休命也。日者。东南微孽。敢谋乱常。陛下顺天行诛。罪恶咸服。岂非天意欲彰陛下神武之功哉。而执事者不察天心。以为人意。恶其首乱倡祸。法合诛屠。将息奸源。穷其党与。遂使陛下大开诏狱。重设严刑。冀以惩创于天下。大或流血。小御魑魅。今朝廷惶惶。莫能自固。海内倾听。以相惊恐。愚臣昧焉。窃恐非五帝三王伐罪吊人之意也。顷年已来。伏见诸方告密。囚累百千。大抵所告。皆以扬州为名。及其穷竟。百无一实。遂使奸恶之党。快意相雠。睚眦之嫌。即称有密。一人被讼。百人满狱。使者推捕。冠盖如市。或谓陛下爱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宁所。伏愿念之。天下幸甚。万年县主簿徐坚上疏曰。臣闻书有五听之道。虑失情实也。今着三覆之奏。恐致虚枉也。比见有敕。勘当反逆。

命使者得实。便行决杀。人命至重。死不可生。傥万分之中。有一不实。欲诉无路。怀枉谁明。饮恨吞声。赤族从戮。岂不痛哉。此不足肃奸逆而明刑典。适所以长威福而生疑惧。臣望绝此处分。依法覆奏。则死者甘伏。知泣辜之恩。生人欢悦。见详刑之意。凤阁舍人韦嗣立上疏曰。臣闻尧舜之日。画其衣冠。文景之时。几致刑措。历兹千载。以为美谈。今四海多衔冤之人。九泉有抱痛之鬼。并自扬豫之后。刑狱渐兴。用法之伍。务于穷竟。连坐相牵。数年不绝。遂使巨奸大猾。伺隙乘间。内包豺狼之心。外示鹰鹯之迹。阴图潜结。共相影会。构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深为巧诋。恣行楚毒。人不胜痛。便乞自诬。公卿士庶。连颈受戮。道路藉藉。虽知非辜。而锻炼已成。辨占皆合。纵皋陶为理。于公定刑。则谓污宫毁柩。犹未塞责。虽陛下仁慈哀念。恤狱缓死。及览辞状。便已周密。皆谓勘鞫得情。是其实罪。虽欲宽舍。其如法何。于是小乃身诛。大则族灭。相缘共坐者。不可胜言。此岂宿构雠嫌。将申报复。皆图苟成功效。自求官赏。当时称传。谓为罗织。弄法舞文。伤人实甚。且如仁杰元忠。俱罹枉陷。被勘鞫之际。亦皆以自诬。向非陛下至明。无以省察。则菹醢之戮。已及其身。欲望输忠圣世。安可复得。陛下擢而升之。遂各为良辅。国之栋干。称此二人。何乃前非而后是耶。诚由枉陷与甄明耳。陛下傥录垂拱已来伏法者。并追还官爵。缘累之徒。普沾恩造。如此则天下皆知彼所陷罪。元非陛下之意。监察御史魏靖上疏曰。夫酷吏者。资矫佞以事君。行刻薄以临下。矫佞似乎用意。刻薄类乎无私。侮宪害公。弄权挠法。臣见周兴来俊臣等。恣意骋暴。纵虐含毒。雠疾在位。安忍朝臣。罪遂情加。刑随意改。当其时也。囹圄如市。朝廷以目。既而神灵不昧。冤魂有托。窃见来俊臣。身处极法者。以其罗织良善。屠陷忠贤。籍没以劝将来。显戮以谢天下。臣又闻之道路。上至圣主。傍洎贵臣。明知有罗织之事矣。俊臣既死。推者获功。索元礼超迁。裴谈受赏。中外称庆。朝野载安。破其党者。既能赏不逾时。被其陷者。岂可衔冤累岁。且称反之徒。须得反状。唯据片辞。即请行刑。拷楚妄加。疑似何限。臣又闻之。郭霸自刺而唱快。万国俊被遮而遽亡。崔献可临终。膝拳于顶。李敬仁将死。舌至于脐。备在人谣。不为虚说。伯有昼见。殆无以过。此亦罗织之一据也。臣以至愚。不识大体。傥使平反者数人。众共详覆来俊臣等所推大狱。庶邓艾获申于今日。孝妇不滥于昔时。涣恩一流。天下幸甚。来俊臣所推鞫。人身死籍没者。令三司重检勘。有冤滥者。并皆雪冤。圣历元年。则天谓侍臣曰。往者来俊臣等推勘制狱。朝臣递相牵引。咸承反逆。中间疑有枉滥。更遣近臣就狱亲问。皆得手状。承引不虚。近日俊臣死后。更无闻有反者。然则已前受戮者。不有冤滥耶。夏官侍郎姚元崇对曰。比破家者。皆是冤酷自诬。告者持以为功。天下号为罗织。甚于汉之党锢。陛下令近臣就狱亲问者。近臣亦不得自保。何敢动摇。今日以后。臣以一门百口。保见在内外官吏无反者。乞陛下得告状收掌。更不须推问。则天大悦曰。以前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

万岁通天二年九月。初。契丹平。命神兵道大总管河内王懿宗。按抚河内诸州。懿宗所过残酷。有犯法应死者。必生取胆。然后杀之。虽流血盈庭。言笑自若。先贼帅何阿小。攻陷冀州。亦多屠害士女。故时人号懿宗阿小为两河。语曰。唯此两河。杀人最多。嫉之甚矣。

神龙元年三月二日制。故司仆少卿徐有功。执事平恕。追赠越州都督。特受一子官。又以刘光业。王德寿。王处贞。刘景阳。屈贞筠。丘神绩。来子珣。万国俊。周兴。来俊臣。鱼承煜。王景昭。索元礼。傅游艺。王宏义。张知默。裴籍。焦仁亶。侯思立。郭霸。李敬仁。皇甫文备。陈嘉言等二十三人。自垂拱以来。任滥杀人。所有官爵。并令追夺。唐奉乙。李秦授。曹仁哲。依前配流。至开元二年二月一日敕。周利贞。裴谈。张福贞。张思敬。王承。刘晖。杨允。姜暐。封行珣。张知。卫遂忠。公孙琰。钟思廉等十三人。皆为酷吏。比周兴来俊臣侯思立等。事迹稍轻。并宜放归草泽。终身勿齿。至十三年三月

十一日敕。周酷吏来子珣等。身在者宜长流岭南。身没。子孙亦不许仕。陈嘉言。鱼承煜。皇甫文备。傅游艺。宜配岭南。身没。子孙亦不许仕。

元年建子月。御史中丞敬羽。贬蘷州刺史。初。肃宗将收两京。以国用不足。自得若虚敬羽。以苛刻征剥求进。相继为中丞。皆为上亲信。乃为大枷。號　尾榆。着即闷绝。又卧囚于地。门关辗其腹。号肉餺饦。掘地为坑。实以丛棘。以败席覆之。囚至则临坑以讯。不服者。投于万刺之中。人多滥死。又有裴升。毕曜。亦以酷闻。时号毛敬裴毕。

贞元二十一年二月。贬京兆尹李实为通州长史。实为京兆尹。自国哀已后。残害人吏。悉不聊生。无辜毙踣者甚众。及谴日。市井欢呼。人皆袖瓦砾。将碎其首。间道获免。

元和十四年七月。沂海观察使王遂。为众所杀。遂初到镇。好以污俗诋将卒曰。反残贼。喜怒不中理。其将王弁。乘人心不堪。率众为乱。遂竟遇害。始遂每有笞挞。其杖率过制。既遇祸。监使封其杖来献。命中使出示于朝。以作诫焉。

杂记

贞观十一年正月敕。在京禁囚。每月奏。自立春至秋分。不得奏决死刑。

十三年八月敕。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合毁伤。比来诉竞之人。即自刑害耳目。今后犯者。先决四十。然后依法。

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诏。盗贼之作。为害实深。州县官人。多求虚誉。苟言盗发。不欲陈告。村乡长正。知其此情。递相劝止。十不言一。假有被论。先劾物主。爰及邻伍。久婴缧绁。有一于斯。实亏政化。自今以后。勿使更然。

永徽五年三月制。州胥吏犯赃一匹以上。先决一百。然后准法。

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诏。投匿名书。国有常禁。凡厥寮庶。咸应具悉。近遂有人向朝堂之侧。投书于地。藏其姓名。诬人之罪。朕察其所陈。皆极虚妄。此风若扇。为蠹方深。自今以后。内外法司。及别敕据事。宜并依律文。勿更别为酷法。其匿名书。亦宜准律处分。

永淳二年二月制。官人犯决经断后得雪者。并申尚书省详定。前被枉断及有妄雪者。具状闻奏。

延载元年敕。盗公私尊像。入大逆条。盗佛殿内物。同乘御物。

神龙三年八月七日。反逆缘坐人。应没官者。年至十六以上。并配岭南远恶州为城奴。

景云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敕。新授官以上者。不得更诉屈。

开元三年二月敕。禁别宅妇人。如犯者。五品以上。贬远恶处。妇人配入掖庭。

四年正月六日敕。除长官以外。因公事责决。罚不过十下。其使及专执当者。不得过二十。

二十二年十月九日敕。犯罪逃走者。其赃即先征纳。后捉获推勘。赃数减少。不在却还之限。

天宝五载十一月五日敕。其伪画印。宜用伪铸印刻印之例处分。永为例程。

九载十二月二十九日敕。责情状专知官。有二十减十下。自今以后。判司县令一人犯。夺太守一季禄。丞簿尉一人有犯。与县令中下考。三人以上。既量事贬黜。至建中元年二月十五日敕。责情状。宜准格式处分。至贞元六年十一月八日敕。自今以后。太守县令。有犯赃者。宜令加例程一等。

元年建丑月二十一日。京兆尹魏少游奏。令长职在亲民。丞簿尉有犯。无不委悉。比来各相蒙蔽。悉徇人情。百姓艰辛。职由于此。今以后丞簿尉有犯赃私。连坐县令。其罪减所犯官二等。冀递相管辖。不得为非。敕旨。依。天下诸州准此。

干元元年二月五日敕节文。州县佐官以下。笞杖不得过十下。以上。须取长官处分。

广德元年七月十一日敕节文。应天下刑狱。大理正断。刑部详覆。下中书门下处分。

元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御史台奏。决囚。准令。以未后者。不得至申时。如州府及诸司。已至未后者。许至来日。仍请勒本司官准制。与御史同监行决。从之。

长庆二年九月敕。应犯赃罪。今后不得以散试官当罪。

元和三年四月敕。应勋官及六品以下阶。宜准散试官例。不得当罪。

大中五年四月敕。应诸道州府及京诸司所有推勘奏状。宜令具小节目。状于大状前同进。今天下谓之小状。自此始也。

七年四月六日敕。法司断罪。每脊杖一下。折法杖十下。臀杖一下。折笞杖五下。则吏无逾制。法守常规。

唐会要卷四十二

历

武德元年五月。太史令庾俭。丞傅奕上言。东都道士傅仁均。能为历算。于是下诏。令仁均与俭等议造唐历。是岁九月。历成。仁均奏新术七事。其一曰。昔洛下闳以汉武太初元年。岁在丁丑。更历起元。元在丁丑。今大唐以戊寅年受命。甲子日登极。所造之历。即上元之岁。岁在戊寅。命日又起甲子。以三元之法。一百八十去其积岁。

武德元年戊寅。为上元之首。则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悬合于今日。其二曰。尧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前代造历。莫能允合。臣今创法。五十余年冬至。辄差一度。则却检周汉。千载无违。其三曰。经书日蚀。毛诗为先。十月之交。朔蚀辛卯。臣今立法。却推得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蚀。即能明其中间。并皆符合。其四曰。春秋命历序云。鲁僖公五年壬子朔旦冬至。诸历莫能符合。臣今造历。却推僖公五年春正月壬子朔日冬至则同。自斯以降。并无差爽。其五曰。古历日蚀。或在于晦。或在二日。月蚀或有望前。或在望后。臣今立法。月有三大三小。则日蚀常在于朔。月蚀常在于望。却检鲁史。并无违

爽。其六曰。前代造历命辰。不从子半。命度不起虚中。臣今造历。命辰起子半。命度起于虚六度。命合辰得中于子。符阴阳之始。会历术之宜。其七曰。前代诸历。月行或有晦。犹东见朔已西朓。臣今已迟疾定朔。永无此病。疏奏。上善之。擢拜仁均员外散骑侍郎。寻改太史令。明年。遂施行。戊寅元历至武德三年。太史奏。正月望。及二月八月朔当蚀。比不效。其后。中书令封德彝奏言历。诏吏部郎中祖孝孙。考其得失。孝孙使算学博士王孝通。以甲辰历法。驳仁均所缪。仁均援引答难。孝孙乃略去尤疏阔者。余依仁均旧时。武德九年九月。诏大理卿崔善为考正历数。善为所改。凡三十余条。至贞观元年。将仕郎李淳风。又奏驳太史历十有八事。诏下善为。课二家得失。其七条改从淳风。余一十一条。并依旧也。

十四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初。太史令傅仁均。定历以癸亥为朔旦。诏下公卿八座详议。公卿以下奏曰。伏见李淳风表称。古历分日。起于子半。勘得今岁十一月当甲子合朔冬至。故太史令傅仁均。欲苟异张胄元法。减余稍多。子初为朔。遂差三刻。用乖天正。又南宫子明薛赜等并云。子初及半。日月未离。淳风子午之法。推校春秋已来晷度薄蚀。事皆符合。奉敕。付所司。及公卿详加考定。谨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一十一人。尚书八座。参议得失。惟仁均定朔。事有微差。淳风推校。理尤精密。请从淳风议。至十八年。太史丞李淳风。与司历使士通等上言。故太史令傅仁均。武德初云。历代已来。日月薄蚀。或差于朔望者。此由一月大。一月小。晦朔或致参差。今所制法。三大三小。日月之蚀。必在朔望。今依仁均造法。一十九年九月后。四月频大。即仁均之术。于古法有违。诏令集诸解历者详之。不能取定。其后制令所造历。还依傅仁均平朔法。迄于麟德元年。至二年正月二十日。以秘阁郎中李淳风所撰麟德历。颁于天下。诏曰。朕仰观七曜。傍总五家。去其繁衍。裁以要密。古所未通。今即备载。而改元之初。占历岁。推甲子。得于天正。合朔之夜。应以嘉祥。五纬若连珠。二曜如合璧。以此授农。升平可致。昔洛下闳汉历律云。后八百岁。当有圣人受之。自我大唐。年将八百。事异当仁。朕亦何让。宜即宣布。永为诒范。可名曰麟德历。来年正月行用之。又太史瞿昙罗上经纬历法九卷。诏令与麟德历相参行。

宏道元年十二月。太史颁历。是月当小尽去八月有敕。来年正月。宜用朔。故加癸未焉。三十日癸未。

神功二年闰十月二十六日。制改正月为闰十月。腊月二日为正月一日。腊月诏曰。顷者。所司造历。以腊月为闰。稽考史籍。便紊旧章。遂令一岁之中。晦仍见月。重更寻讨。果差一日。可以本月为闰十月。来月为正月。是岁得甲子合朔冬至。

神龙元年。太史丞南宫说奏。麟德历加时浸疏远。诏更治乙巳元历。至景龙中成之。

开元十六年八月十六日。特进张说进开元大衍历。命有司行用之。先是九年。太史频奏日蚀不验。诏沙门一行刊定律历。上本颛顼。下至麟德。洎十五年。一行定草。诏说成之。因编以勒成一部。经章十卷。长历五卷。历议十卷。立成法天竺九执历二卷。古今历书二十四卷。略例奏章一卷。凡五十二卷。

干元元年六月十七日。颁山人韩颖等所造新历。每节后加旧历二日。

代宗用郭献之五纪历。

德宗用徐承嗣贞元历。

元和二年二月。司天徐昂。造新历成。献之。诏名元和观象历。

浑仪图

贞观初。李淳风上言。灵台候仪。是后魏遗范。法制疏略。难为占步。上因令淳风改造浑仪。铸铜为之。至七年三月十六日。直太史局将仕郎李淳风。铸浑天黄道仪成。奏之。置于凝晖阁。其制度以铜为之。表里三重。下据准基。状如十字。末树鳌足。以表四极焉。

第一仪名六合仪。有天经双规。浑纬规。金常规。相结于四极之内。备二十八宿。十干。十二辰。纬三百五十五度。

第二仪名三辰仪。圜径八尺。有璇玑规。黄道规。月游规。天宿矩度。七曜所行。并备于此。转于六合之内。

第三仪名四游仪。元枢为轴。以连结玉衡。游筒而贯约规矩。又元枢北树北辰。南距地轴。傍转于内。又玉衡在元枢之间。而南北游。仰以观天之辰宿。下以识器之晷度。因撰法象志七卷。以论前代浑仪得失之差。

开元八年六月十五日。左金吾卫长史南宫说奏。浑天图空有其书。今臣既修九曜占书。要须量校星象。望请造两枚。一进内。一留曹司。许之。

九年。太史频奏日蚀。不效。诏改新历。沙门一行奏曰今欲创历立元。须知黄道进退。请更令太史测候。时率府兵曹参军梁令瓒。待制于丽正书院。因造游仪木样。甚为精密。一行乃上言曰。黄道游仪。古有其术。而无其器。以黄道随天运动。难用常仪格之。故昔人潜思。皆不能得。今梁令瓒创造此图。日道月交。莫不自然契合。既于推步尤要。望就书院。更以铜为之。庶得考验星度。无有差舛。从之。至十三年。造成游仪。又上疏曰。舜典云。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说者以为取其转运者为枢。持正者为衡。皆以玉为之。用齐七政之变。知其盈缩进退。得失政之所在。即古太史浑天仪也。自周室衰微。畴人丧职。其制度遗象。莫有传者。汉兴。丞相张苍。首创律历之学。至武帝。诏司马迁等。更造汉历。乃定东西。立晷仪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星度。与古不同。故唐都分天部。洛下闳运算转历。今赤道历星度。则其遗法也。后汉永元中。左中郎将贾逵奏曰。臣前上傅安等用黄道度日月弦望。多合。近太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与天合。愿请太史官日月宿簿。及星辰晷度。与待诏星官考校。奏可。问典星待诏姚崇等十二人。皆曰。星图有规法。日月实从黄道。官无其器。不知施行。甘露二年。大司农丞耿寿昌奏。以圆仪度日月行。考验天运。日月行赤道。至牵牛东井。日行一度。月行十五度。至娄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此前代所共知也。是岁永元四载也。明年。始诏太史造黄道铜仪。冬至。日在斗十九度四分度之一。与赤道定差二度。史官以校日月弦望。虽密近而不为望日。铜仪黄道。与度运转难候。是以少终其事。其后。刘洪因黄道浑仪。以考月行出入迟速。而后世治历者。不遵其法。更从赤道命文。以验贾逵所言。差谬益甚。此治历者之大惑也。今灵台铁仪。后魏明元时。都匠解兰所造。规制朴略。度刻不均。赤道不动。乃如胶柱。不置黄道。进退无准。此据赤道月行。以验入历迟速。多者或至十七度。少者仅出十度。不足以上稽天象。敬授人时。近秘阁郎中李淳风。着法象志。备载黄道浑仪法。以玉衡旋规。别带日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推月游。用法颇杂。其术竟寝。臣伏承旨。更造游仪。使黄道运行。以追列舍之变。因二分之中。以立黄道。交于轸奎之间。二至陟降二十四度。黄道之内。又施白道月环。用究阴阳朓朒之数。动合天运。简而易从。足以制器垂象。永传不朽。于是。上亲为制铭。置之于灵台。以考星度。二十八宿及中外官。与古经不同者。

凡数十条。又诏一行与梁令瓒。及诸术士。更造浑天仪。铸铜为之。若圆天之象。上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数。注水激轮。令其自转。一日一夜。天转一周。又别置二轮。络在天外。缀以日月。令得运行。每天西转一匝。日东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转有余。而日月会。三百六十五转。而日行匝。仍置木柜。以为地平。令仪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晦明朔望。迟速有准。又立二木人。于平地之上。前置钟鼓。以候辰刻。每一刻。作自然击鼓。每一辰。则自然撞钟。皆于柜中。各施轮轴。钩键交错。关锁相持。既与天道合同。当时甚称其妙。铸成。命之曰水运浑天俯视图。置于武成殿前。以示百寮。无几。而铜铁渐涩。不能自转。遂收置于集贤院。不复行。

测景

仪凤四年五月。太常博士检校太史令姚元辩奏。于阳城测影台。依古法立八尺表。夏至日中测影有一尺五寸。正与古法同。调露元年十一月十一日。于周立测影台所得圭。长二尺七寸。

开元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命太史监南宫说。及太史官大相元太等。驰传往安南朗蔡蔚等州。测候日影。回日奏闻。数年伺候。及还京。与一行师一时校之。安南景。北极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日影。长在表北七尺九寸四分。春秋二分。影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测影使者大相元太云。交州望极。纔出地二十余度。以八月自海中南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众星粲然。其明大者。甚众。图所不载。莫辨其名。大率去南极二十度已上。其星皆见。自古浑天家。以为常没地中。伏而不见之所也。蔚州横野军。北极高四十度。冬至。影一丈五尺八寸九分。春秋二分。影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此二所为中土南北之极。其朗襄蔡许河南府滑太原等州。各有使住。并差不同。一行以南北日影校量。用句股法算之。大约南北极相去。纔八万余里。其诸州测影尺寸如左。林邑国。北极高十七度四分。冬至。影在表北六尺九寸。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二尺六寸五分。夏至。影在表南五寸七分。安南都护府。北极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影在表北七尺九寸四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朗州武陵。北极高二十九度五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五寸三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四尺四寸七分。夏至。影在表北七寸七分。襄州。恒春分。影在表北四尺八寸。蔡州武津馆。北极高三十三度八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二尺三寸八分。夏至。影在表北一尺三寸六分。许州扶沟。北极高三十四度三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二尺五寸。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三寸七分。夏至。影在表北一尺四寸四分。河南府告成。北极高三十四度七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二尺七寸一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四寸五分。夏至。影在表北一尺四寸九分。汴州浚仪太岳台。北极高三十四度八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二尺八寸五分。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五寸。夏至。影在表北一尺五寸三分。滑州白马。北极高三十五度三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三尺。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五寸六分。夏至。影在表北一尺五寸七分。太原府。恒春分。影在表北六尺。蔚州横野军。北极高四十度。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五尺八寸九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

地震

贞观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松丛二州地震。坏人庐舍。二十年九月十五日。灵州地震。有声如雷。二十三年八月。晋州地震。坏人庐舍。压死者五十余人。三日。又震。十一月五日。又震。

永徽元年四月一日。地震。六月十二日。又震。上以晋地屡震。谓群臣曰。朕政教不明。使晋地屡有震动。侍中张行成曰。天阳也。地阴也。君象阳。臣象阴。君宜动转。臣宜安静。今晋州地震。弥旬不休。臣恐女谒用事。大臣阴谋。且晋州陛下本封。今地屡震。尤彰其应。曹愿深思远虑。以杜其萌。帝深然之。

九年三月丙辰。嶲州地震。昼夜八十震。坏庐舍。死伤者百余人。

十五年闰正月。京师地震半刻已下。

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十八日。秦州地震。令右丞相萧嵩。致祭山川。又令仓部员外郎韦伯阳往宣慰。存恤所损之家。委随事处置闻奏。先是。秦州百姓闻州西北地下殷殷有声。俄而地震。廨宇及居人庐舍悉崩毁。地裂而复合。经时不定。压死官吏及百姓四千余人。

至德元年十一月。河西地震。有声。坼裂陷庐舍。张掖酒泉尤甚。二年三月。河西又震。

大历四年二月十六夜。京师地震。有声如雷。

建中四年三月甲子。京师地震。生毛或白或黄。有长尺余者。其年五月辛巳夜。京师地又震。

贞元三年十一月。京师地夕三震。巢鸟惊散。东都蒲陕地并震。

四年正月庚戌。上御丹凤门。宣赦。是夕。京师地震。辛亥。又震。丁卯。又震。庚午。又震。诏修政以答天谴。癸酉。又震。乙亥。又震。是月。金州房州地震尤甚。江溢山裂。屋宇摧坏。至二月辛未。又震。甲申。又震。乙酉。又震。丙申。又震。己未。京师又震。庚午。又震。三月甲寅。又震。四月丙寅。又震。八月甲午。又震。其声如雷。上谓宰相曰。朕寡德数震。当修政道。以答灾谴。甲午。又震。

九年四月辛酉。京师地震。有声如雷。河中关辅尤甚。坏屋壁庐舍。或地裂涌出水。

十年夏四月戊申。京师地震。癸丑。又震。

十三年七月乙未。司天监奏。今日午时地震。从东来。须臾而止。

元和七年八月。京师地震。上谓宰臣曰。昨者地震。草树皆动摇。何祥也。宰臣李绛曰。在昔元元皇帝。以大圣明睿。通于天人之理。因周三川之震云。天地之气。不过其序。若过其序。人政乱也。人政乖错。则上感阴阳之气。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升。于是有地震。又孔子修春秋。所纪灾异。先地震日蚀。盖地载万物。日为君象。政有感伤。天地见眚。书之示戒。用儆后王。伏愿陛下勉励虔恭之戒。动以利万物绥万方为念。则变异自消。休征自致。

开成元年二月。京师地震。屋瓦皆堕。二年十一月乙丑。京师地震。

大中三年十一月。京师地震。振武。天德。灵武。夏州。盐州。皆奏地大震。坏军城庐舍。云迦镇使。及荆南押防秋兵马小使。并压死。傔卒死者数十辈。

十四年五月庚戌。京师地震。山谷禽兽惊走。

咸通八年五月丁未。河中晋绛三州地大震。庐舍压仆。伤人有死者。

干符三年。雄州奏。自六月地震。至七月不止。压伤人甚众。

日蚀

高祖朝四。　武德元年十月壬申朔。四年八月丙戌朔。六年十二月壬寅朔。九年十月丙辰朔。

太宗朝十五。　贞观元年闰三月癸丑朔。九月庚戌朔。二年三月戊申朔。七月乙巳朔。三年八月己巳朔。四年正月丁卯朔。六年正月乙卯朔。九年闰四月丁卯朔。十一年三月丙戌朔。十二年闰二月庚辰朔。十三年八月辛未朔。十七年六月己卯朔。十八年十月辛丑朔。二十年闰三月癸巳朔。二十二年八月己酉朔。

高宗朝十二。　显庆五年六月庚午朔。干封二年八月己丑朔。总章二年六月戊申朔。咸亨元年六月壬寅朔。二年十一月甲午朔。三年十一月戊子朔。上元元年三月辛亥朔。调露二年四月乙巳朔。十一月壬寅朔。开耀元年十月丙寅朔。永淳元年四月甲子朔。十一月庚申朔。

天后朝十三。　垂拱二年二月辛未朔。四年六月丁亥朔。天授二年四月壬寅朔。如意元年四月丙申朔。长寿元年九月丁亥朔。三年九月壬午朔。延载元年九月壬午朔。证圣元年二月己酉朔。圣历三年五月乙酉朔。久视元年五月己酉朔。长安二年九月乙丑朔。三年三月壬戌朔。九月庚寅朔。

中宗朝二。　神龙三年六月丁卯朔。景龙元年十二月乙丑朔。

睿宗朝一。　太极元年二月丁卯朔。

元宗朝十七。　先天元年九月丁卯朔。开元三年七月庚辰朔。六年五月乙丑朔。七年五月己丑朔。九年五月乙巳朔。十二年闰十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丙午朔。二十年二月癸酉朔。八月辛未朔。二十一年十月己丑朔。二十二年十二月戊子朔。二十三年闰十一月壬午朔。二十六年九月丙申朔。二十八年三月丁亥朔。天宝元年七月癸卯朔。五载五月壬子朔。十二载六月乙丑朔。

肃宗朝二。　上元二年七月癸未朔。蚀既。大星皆见。至德元年十月辛巳朔。

代宗朝二。　大历三年三月己巳朔。四年正月庚午朔。

德宗朝七。　贞元三年八月辛巳朔。日有蚀之。有司奏。准礼。请伐鼓于社。未许。太常卿董晋奏曰。伐鼓于社。所以责群阴助阳光也。所宣诏命。不合经义。奏请不报。竟不伐鼓。六年正月戊戌朔。先是。有司奏。元日太阳亏。遂罢朝会。至时不蚀。百寮称贺。七年六月庚寅朔。先是。司天监奏。是日太阳亏。至时。以阴云不见。百寮称贺。八年十一月壬子朔。日有蚀之。上不视朝。司天监徐承嗣奏。据历数。合蚀八分。今退蚀三分。计减强半。准古。君盛明则阴匿而潜退。请宣示朝廷。编诸史册。诏付所司。十年三月壬寅。司天奏。四月癸卯朔。太阳亏。巳后五刻。蚀既。未后五刻复满者。旧例合宣行。太

查看更多新书　请[illegible]吧

常博士姜公复状奏。准开元礼。太阳亏。皇帝不视事。其朝会合停。敕旨。依奏。至时。阴云不见。百官表贺。十二年八月乙未朔。十七年五月壬戌朔。

宪宗朝五。　元和三年七月癸巳。上谓宰臣曰。昨太史奏。太阳亏。及朔日上。瞻如言皆验。其故何也。又素服救日之仪。有何所凭。李吉甫对曰。日月运行。迟速不齐。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余。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余。率二十九日半而与日会。又月行有南北九道之异。或进或退。若晦朔之交。又南北同道。即日为月之所掩。故有薄蚀之变。虽自然常数。可以推步。然日为阳精。人君之象。若君行有缓急。即日为之迟速。稍逾常制。为月所掩。即阴侵于阳。亦犹人君。行或失中。应感所致。故礼记云。男教不修。阳事不得。谪见于天。日为之蚀。妇顺不修。阴事不得。谪见于天。月为之蚀。古者。日蚀则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职。月蚀则后素服。而修六宫之职。所以惧天戒。自省惕也。君人者。居物之上。易为骄盈。故圣人制礼。务干恭兢惕。以奉顺天道。苟德大备。则天人合应。百福来臻。陛下恭己向明。日慎一日。又顾忧天谴。则圣德益固。升平何远。伏望长保睿志。以永无疆之休。臣等不胜欢幸之至。因与同列称贺。上深然其言。谓吉甫等曰。书传皆言天人交感。妖详应德。盖如卿说。且素服救日。乃自贬之旨。朕自维不德。实惧有以致谴咎。载深兢惕。卿等当悉心务理。匡我不逮也。十年八月己亥朔。十三年六月壬子朔。

穆宗朝一。　长庆二年三月。大礼院奏。四月一日太阳亏。准开元礼。其日废务。皇帝不视事。居数日。上谓户部尚书韦绶曰。灾可禳。福可祷乎。对曰。可以德禳。宋景公善言。而罚星为之退舍是也。福不可以求致。故汉文帝于祠祀。命有司敬而不祈。用能变已成之灾。享自致之福。着于史传。其理甚明。今人或不慎行。以祈灾销。媚于神而冀福至。神苟有知。当因致谴。上深然其言。

文宗朝三。　太和八年二月壬午朔。开成元年正月丙辰朔。二年十二月庚寅朔。司天奏。是日太阳亏。至时。阴雪不见。

武宗朝四。　会昌三年二月庚申朔。四年三月甲寅朔。五年七月丙午朔。六年十二月戊辰朔。

宣宗朝一。　大中二年五月己未朔。

昭宗朝一。　天佑元年十月辛卯朔。蚀在心宿初度十五分之三。

哀帝朝一。　天佑三年四月癸未朔。蚀在毕十二度。属赵分。太常礼院奏。准故事。伐鼓于社。皇帝素服避正殿。百官素服。各守本局。于厅事前重行。每等异位。向日端立。俟复明而止。

月蚀

高祖朝八。　武德元年九月丁巳望。二年闰二月己卯望。四年十二月丁卯望。六年六月庚申望。十二月丁巳望。七年十一月乙卯望。八年四月乙卯望。九年十月庚午望。

太宗朝十八。　贞观二年二月壬辰望。三年二月丁亥望。八月甲申望。四年七月戊寅望。六年六月丁酉望。十一月乙未望。七年五月辛卯望。九年九月戊申望。十一年九月丁酉望。十三年正月乙未望。十四年七月庚戌望。十二月丁未望。十五年十二月乙酉望。十

七年十月辛酉望。十八年十月乙卯望。二十一年八月庚申望。二十二年四月乙巳望。二十三年十二月乙酉望。

高宗朝二十五。　永徽元年六月壬午望。十二月辛巳望。二年六月丁丑望。十一月甲戌望。四年十月癸巳望。五年九月戊子望。显庆二年闰正月甲辰望。七月辛丑望。龙朔元年十一月丙午望。二年五月甲申望。麟德元年九月庚申望。干封二年闰十二月辛未望。总章二年十二月庚申望。咸亨元年六月丁巳望。三年四月壬戌望。十月癸丑望。四年四月庚午望。上元二年八月丙戌望。仪凤元年二月甲申望。二年七月乙亥望。永隆元年九月乙酉望。十二月丁酉望。永淳元年三月戊申望。二年九月庚子望。

天后朝十九。　文明元年二月丁巳望。八月甲午望。垂拱二年七月癸丑望。三年十月乙巳望。四年六月辛巳望。永昌元年十月甲子望。载初元年四月辛酉望。天授二年十月乙酉望。长寿二年二月乙亥望。证圣元年七月辛酉望。通天二年六月乙酉望。圣历二年正月辛未望。三年正月丙寅望。九月辛卯望。大足元年九月乙酉望。长安二年九月庚辰望。三年八月癸酉望。四年正月壬寅望。七月戊戌望。

中宗朝三。　神龙元年正月丙申望。二年十二月甲申望。景龙元年十日己丑望。

睿宗朝三。　景云二年八月丁巳望。太极元年三月乙卯望。八月辛未望。

元宗朝十一。　开元二年十二月戊辰望。三年十二月壬戌望。四年六月庚申望。五年五月甲寅望。六年十月丙子望。十年二月丁亥望。十一年正月辛巳望。七月戊寅望。十二年七月癸酉望。天宝三载十一月丁未望。

肃宗朝二。　干元二年二月癸酉望。八月丁卯望。

代宗朝二。　宝应元年十二月庚申望。永泰三年三月辛未望。

苏氏曰。载月甚详。然仲尼修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星之变必书。而月蚀不纪。解之者云。月。诸侯道也。夷狄象也。彼有亏。则王者中国之政胜矣。故不谓为灾。或云。盖取诗人。彼月而蚀。则惟其常之义。会要亦国史之支也。学于史。宜取法春秋。以是不宜备书。

唐会要卷四十三

彗孛

武德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有星孛于胃昴之闲。二十八日。又有星孛于卷舌。

贞观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有星孛于虚危。历于元枵。凡十一日乃灭。太宗问虞世南曰。是何妖也。对曰。昔齐景公时。有彗见。晏婴对曰。君穿池沼畏不深。筑台榭畏不高。行刑罚畏不重。是以天见彗星。为公戒耳。景公惧而修德。十六日而星灭。臣闻政德不修。虽麟凤数见。终无补也。苟政教无阙。虽有灾变。何损于时。伏愿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渐久。而自骄惰。慎终如始。彗何足忧。太宗曰。吾十有八举义兵。二十四定天下。二十九即帝位。三代以来。拨乱之主。莫臻于此。颇有自矜之意。以轻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上天见变。良有是乎。秦始皇平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

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于此。不觉惕惧。魏征进曰。自古帝王。未有无灾变者。但能修德。灾变自销。温彦博进曰。宋公一言。星三徙舍。陛下见变而惧。灾其销乎。

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有星孛于毕昴。

十五年六月十九日。有星孛于太微。犯郎位。七月甲戌灭。

总章元年四月。有彗见于五车。上避正殿。减膳。令内外五品以上。各上封事。极言得失。许敬宗上言。星虽孛而光芒小。此非国眚。不足上劳圣虑。请御正殿。复常膳。不从。敬宗又进曰。星孛于东北。王师问罪。此高丽将灭之征。上曰。我为万国之主。岂得推过于小蕃哉。二十二日。星灭。

上元二年十月十三日。彗见于角亢之南。长五尺。

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彗见于东井。指南河积薪。长三尺。余渐向东北。光芒益裛。长半天。埽中台。指文昌。经五十八日乃灭。八月十九日。御史大夫乐彦玮卒。

永隆二年九月一日。万年县女子刘静凝。乘白马。着白衣。男子从者八九十人。入太史局。升令厅床。座问比见有何灾异。太史令姚元辨执之以闻。是夜。彗见天市中。长五尺。渐小。向东行。出天市。至河鼓右旗。十七日灭。

永淳二年三月十八日。彗见于五车之北。凡二十五日灭。

文明元年七月二十二日。西北方有彗。长丈余。经四十二日灭。

光宅元年九月二十九日。有星如半月。见西方。

景龙元年十月十八日。有彗见于西方。四十三日灭。

二年七月七日。有星彗于胃昴之闲。

三年八月八日有星孛于紫微垣。

太极元年七月四日。有彗入太微垣。

延和元年六月。彗自轩辕入太微。至大角灭。时睿宗以为彗者除旧布新之象。乃下诏传位太子。

开元十八年六月十一日。彗见于五车。三十日。有星孛于毕昴。

二十六年三月八日。有星孛于紫微垣中。历斗魁。十余日。因阴云不见。

干元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彗见于东方。在娄胃闲。色白。长四尺。疾行向东北。历昴毕觜参井鬼柳轩辕宿。至太微西。右执法西七尺许灭。凡经五十余日。

上元元年闰四月二十一日。妖星见于西方。长数丈。至五月灭。

大历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彗见于匏瓜。芒渐侵宦者星。长尺余。二旬灭。

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彗出于五车。长五丈余。六月二十八日灭。

七年十二月二十日。长星见。

元和十二年正月戊子。彗见于毕南。指西南。凡三日。南近参旗灭。

长庆元年正月二十一日。有星孛于东南方。二十九日。又有星孛于辰上。

太和二年七月甲辰。彗出右摄提南二尺。

八年九月辛亥夜。彗起太微。越郎位西北。五日乃灭。庚申。彗复出东方。长三尺。芒耀甚伟。

开成二年二月丙午夜。彗出东方。长七尺。在危西。指南斗。辛酉。彗复出。长丈余。直西行稍南指。在虚一度半。壬戌。渐长二丈余。广三尺。在女九度。三月乙丑夜。彗长五丈。岐分两尾。其一指氐。其一掩房。至戊辰。渐长八丈。西北行。在张十四度。敕尚食云。自后每一日食料。分为十日。乃停内中修造。以答天谴。

三年十月十九日。有彗出于辰上。长二丈余。二十日夜。见于辰上。长三丈五尺。二十一日夜。见于辰。长三丈余。西指轸东南星。二十二日。夜。见于辰。长三丈五尺余。西指轸魁。

四年正月三十日。有彗见于室南。历壁奎娄胃等宿。至闰二月十三日。又见于卷舌北。凡三十有三日。后二十四日。二十五日阴。二十六日晴。巳灭。

会昌元年十一月六日。有彗见于西南室宿之分。凡五十六日灭。

大中十一年九月乙未。彗出于房。长三尺。

光启二年五月。星孛于箕尾。历北斗摄提。

天佑二年四月甲辰夜。彗起北河。贯文昌。长三丈。在西北方。诏以孛彗谪见。放京畿军镇诸司禁囚。常赦不原外。罪无轻重。递减一等。限三日内疏理。

其年五月乙酉夜。西北彗星长六七十丈。自轩辕大角。及天市西垣。光芒猛怒。其长竟天。

五星临犯

武德五年十二月甲戌。太白犯轩辕。

七年六月三日。荧惑犯左执法。尚书右仆射萧瑀。上表逊位。不许。

八年九月二十二日。荧惑入太微。

九年五月。傅奕密奏。太白昼见于秦。秦国当有天下。高祖以状授太宗。及太宗即位。召奕谓曰。汝前奏事。几累于我。然今日之后。但须悉心尽言。无以为虑。

贞观十三年五月。荧惑犯右执法。司空长孙无忌上奏请逊位。不许。

十五年二月十五日。荧惑逆行。犯太微东藩上相。十七年正月十七日。特进魏征卒。

十七年三月七日。荧惑守心前星。十九日退。其月二十二日。又犯钩陈。四月一日。大理囚纥干承基上变。称太子承干。汉王元昌等谋反。六日。太子废为庶人。元昌并赐死。吏部尚书侯君集诛。六月十九日。尚书右仆射高士廉逊位。七月二十日。司空房元龄丁忧。其年九月二十九日。荧惑犯太微西藩上将。

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太白在太微。犯左执法。光芒相及。十二月十四日。侍中刘洎赐死。

永徽三年六月二日。荧惑犯右执法。三日。太白入太微。犯右执法。四年正月。侍中宇文节配流桂州。九月十三日。右仆射张行成薨。十二月。侍中高季辅卒。

显庆五年二月三日。荧惑入南斗。

龙朔元年七月十四日。太白犯太微左执法。

干封三年五月十日。荧惑入轩辕。

咸亨元年十二月。荧惑入太微。

上元二年正月九日。荧惑犯房星。

仪凤四年四月九日。荧惑入羽林。

调露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太白经天。

长安四年。荧惑入月及填星。犯天关。太史令严善思奏曰。法有乱臣伏罪。臣下谋上之象。岁余诛张易之兄弟。

神龙二年九月十一日。焚惑犯左执法。其月十七日。左散骑常侍李怀远卒。

景龙三年六月八日。太白昼见于东井。

景云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太白入羽林。

其年八月十七日岁星犯左执法。窦怀贞请罢所职为安国寺奴。罢职从之。为寺奴不许。

苏氏议曰。吉凶悔吝。惟人所召。人守中道。天不上变。岂有位登宰辅。名践国公。以谄谀为政事。用奸妄为身计。而欲以上穹示诫。下就臧获。其可得乎。先天之诛。天道不昧矣。

太极元年二月三日。荧惑入东井，四月十二日。荧惑与太白守东井。

先天元年八月十六日。太白袭月。

开元十年七月二十九目。荧惑入南斗。

天宝十三载五月。荧惑守心。五十余日。

至德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荧惑与太白同犯昴。

大历四年三月三日。荧惑守上相。经二十一日。退入氐。十一月十九日。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杜鸿渐卒。七月十二日。荧惑入羽林。

九年六月十三日。荧惑入太微。

贞元三年闰五月戊寅。太白昼见四十余日。

其年六月癸卯。荧惑退行入羽林。

六年五月戊辰。太白与月并。闲容一指。戊寅。荧惑犯填星。不及者一寸。

八年十月乙酉。太白犯太微左执法。

十年夏四月。太白昼见。

十一年九月。荧惑太白犯上将星。其年。北平王马燧薨。

二十一年正月己酉。太白犯昴。

永贞元年十二月己酉。岁星犯太微西垣。

元和十五年七月庚申。荧惑退行入羽林。

长庆元年八月壬辰。太白犯太微垣南第一星一尺所。九月戊戌。入太微。

四年二月癸卯。太白犯东井北辕。三月甲子。荧惑犯岁星。壬申。太白犯东井。八月丁丑。荧惑犯填星。癸未。犯东井。丁亥。复入东井。己丑。太白犯轩辕右角。

宝历元年九月癸未。太白犯南斗。

太和六年九月癸卯。荧惑入太微。犯右执法。

九年八月二日。太白犯太微。

其年九月八日。荧惑犯氐西南星。二十八日。又犯钩钤。开成元年十月三日。荧惑入氐。

二年五月十二日。太白犯毕。十月二十五日。又犯房。

三年五月五日。太白犯舆鬼。六月一日。犯荧惑。二十八日。又犯右执法。十月七日。又犯南斗。

会昌元年九月癸巳。荧惑犯舆鬼。闰九月丁酉。贯鬼宿。戊戌。在鬼中。

二年六月乙丑。荧惑犯岁星。丙寅。太白犯东井。

三年七月癸巳。荧惑苍赤色。动摇于井中。至八月十六日。犯舆鬼。

四年五月戊午。太白犯填。

五年二月五日。太白掩昴北侧。在昴宿一度。五月辛酉。太白入毕口距星东南一尺。八月七日。太白犯轩辕大星。九月二十九日。荧惑犯上将星。

大中十一年八月。荧惑犯东井。

星聚

武德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太白辰填聚于东井。

九年六月十一日。辰岁会于东井。二十三日。辰岁又会于东井。

贞观十八年五月。太白辰会于东井。

十九年九月。太白入太微。时太宗平高丽。初下白岩城也。

二十年七月丁未。岁星守东壁。

景云二年七月。太白填同在张宿。

太极元年四月。荧惑太白同守东井。

至德二载四月乙酉。太白与荧惑集于东井。

干元元年四月庚戌。荧惑与填星聚于营室。时上立张氏为皇后。

大历三年七月。五星聚于东井。九月。四星聚于东井。

贞元四年乙亥。荧惑岁填三星。聚营室三十余日。

六年闰四月庚戌。太白辰聚于东井。

元和十一年五月丁卯。辰星与岁会东井。六月己未。辰星岁星会于东井。相去一尺。十一月戊子。填荧惑会于虚危。

十四年八月丁丑。太白辰星岁星聚于轸。

太和九年八月三日。太白荧惑会于角五度。

开成四年正月丙辰。荧惑太白辰会于南斗。

流星

武德三年十月三十日。有流星坠于东都城内。殷殷有声。高祖谓侍臣曰。此何祥也。起居舍人令狐德棻曰。司马懿之伐辽东也。有流星坠辽东梁水上。寻而公孙渊败走。晋军追之。至其星坠所。斩之。此王世充灭亡之兆也。

贞观十六年六月甲辰。有流星状如月。西南流三丈乃灭。

十八年五月五日。有流星如斗。出东壁。光照地。声如雷。景龙二年二月十九日。有大星坠于西南。有声如雷。野雉皆雊。

景云二年八月十七日。东方有流星出五车。至上台。

其年九月十二日。北方有流星出中台。至相灭。十月三日。韦安石郭元振张说李日知并罢相。

太极元年正月二十一日。有流星出太微。至相而灭。

天宝三年闰二月十七日。有流星如月。坠于东南。有声。元和二年十二月己巳。西北角有流星亘天。尾迹散落如珠。

九年四月辛巳。北方有大流星。尾迹长五丈。光芒照地。至右摄提西三尺灭。

十一年正月壬辰。夜有流星长二丈余。出天井之西。有尾迹。

十三年七月庚寅。有星色白。尾长一丈五尺。东南入浊。八月己未。东方一大流星。其色赤。西流至危灭

十五年五月己亥。西北有大流星。长二丈余。出北斗魁南。抵轩辕而灭。

其年七月癸亥。有大流星出钩陈南。至娄北灭。

长庆元年正月丙辰。南方有大流星。色赤。尾有迹。长三丈。光明照地。出狼星北三尺。东北流至七星南三尺灭。其年七月己丑。东方有大流星。色黄。有尾迹长六七丈。光明照地。出西北。西流至羽林灭。

二年八月丙子。东方有大星。西流至昴灭。有声如雷。

四年七月丙子。有大星出天大将军东北。流入浊灭。

其年十二月甲午夜。西北有流星出阁道。至北极灭。

宝历元年闰七月庚子。有流星出北极。至南斗柄灭。

[illegible] [illegible]

二年七月丙戌。日初入。有流星向南灭。八月丙申。北方有大流星。长四丈余。出王良。流至北斗杓灭。

太和四年六月辛未。自昏至戌。夜流星或大或小。不能数。

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有流星纵横大小。约有二十余。出没多近天河。

开成元年十一月十日。西方有流星。大如一斗器。光明照地。尾迹凝着天。良久不灭。出上台。经中台西北灭。

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东方有流星。尾迹凝着天。良久不灭。出天市中帛星。经宗人星东南灭。

其年七月六日未后。东北方有流星。尾迹光明三丈余。灭。其声如雷。九月五日。北方有流星。尾迹凝着天。光明照地。至室宿向南灭。

四年二月二十六日。从四更至五更。上方及四方。约有流星。大小共二百余。并西流。皆有尾迹。长一丈或三丈至五丈。三月二十三日。一更至五更。上方及四方。有流星大小百余。交横出灭。

其年八月辛未。夜有流星出羽林。尾长八十余尺。灭后有声如雷。十月二十六日。南方有流星。尾迹凝着天。光明照地。出参右足。近九斿南灭。

会昌元年六月二十九日。从一更至五更。有小流星五十余。于四方交横散流。七月二日。北方有流星。光明照地。东北流。有声如雷。十一月六日。有大流星。光明照地。东北流。有声如雷。

六年二月丁酉。东北有流星。色赤。其光烛地。尾迹入大角西。流穿紫微。

山摧石陨

武德六年七月二十日。巂州山崩。川水咽流。

贞观八年七月七日。陇右山崩。大蛇屡见。太宗问秘书监虞世南曰。是何灾异。对曰。春秋时。梁山崩。晋侯召伯宗而问焉。对曰。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乐。降服出次。祝币以礼焉。晋侯从之。故得无害。汉文帝九年。齐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文帝出令。郡国无来贡献。施惠于天下。远近欢洽。亦不为灾。后汉灵帝时。青蛇见御座。晋惠帝时。大蛇长三百步。经市入庙。今蛇见山泽。盖深山大泽。实生龙蛇。亦不足怪也。惟修德可以销变。上然之。

永徽四年八月二十日。陨石十八于同州冯翊县。光耀有声如雷。上问于志宁。此何祥也。当由朕政之有阙也。对曰。春秋。陨石于宋五。内史过曰。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自古灾变。杳不可测。但恐物之自然。未必关于人事。今陛下发书诫惧。责躬自省。未必不为福也。

开元十七年四月五日。大风震雷。蓝田山开百余步。

大历十三年十一月。郴州黄芩山摧。震压杀数百人。

贞元十五年正月。柳州蓝山县山摧。得古钟四枚。

水灾上

贞观十一年七月一日。黄气竟天。大雨。谷水溢入洛阳宫。深四尺。坏左掖门。毁宫寺一十九所。漂六百余家。中书舍人岑文本上疏曰。伏惟陛下览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机。上以社稷为重。下以亿兆为念。明选举。慎刑罚。进贤才。退不肖。闻过即改。从谏如流。为善在于不疑。出令期于必信。颐神养性。省畋游之娱。去奢从俭。减工役之费。务静方内。而不求辟土。载櫜弓矢。而无忘武备。凡此数者。惟愿陛下行之不怠。则至道之美。与三五比隆。虽桑谷龙蛇。犹当转祸为福。变咎为祥。况水雨之患。阴阳常理。岂可谓之天谴。而系圣心哉。特进魏征谏曰。昔贞观之始。闻善若惊。暨五六年闲。犹悦以从谏。自时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时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也。謇谔之士。稍避龙鳞。便佞之徒。肆其巧辨。谓同心者为朋党。谓告奸者为至公。谓强直者为擅权。谓忠谠者为诽谤。谓之朋党。虽忠信而可疑。谓之至忠。虽矫伪而无咎。强直者畏擅权之议。忠谠者虑诽谤之尤。至于窃发生疑。投杼致惑。正人不得尽其言。大臣莫能与之争。荧惑视听。郁于大道。妨治损德。其在兹乎。而欲无水之灾。不可得也。十三日。诏曰。暴雨为灾。大水泛滥。静思厥咎。朕甚惧焉。文武百寮。各上封事。极言朕过。无有所讳。诸司供进。悉令减省。凡所作役。量事停废。遭水之处。赐帛有差。二十日。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元圃院。分给河南洛阳遭水户。九月。黄河泛滥。溢坏陕州河北县。及太原仓。毁河阳中潬。幸白司马阪以观之。

永徽五年六月七日。滹沱州河水泛溢。损五千三百家。

总章二年七月。益州大雨。坏居人屋宇。凡一万四千二百九十家。害田四千四百九十六顷。九月十八日括州海水翻上。坏永嘉安固二县百姓庐舍六千八百四十三家。溺死人九千七十。牛五百头。田四千一百五十顷。咸亨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婺州暴雨。山川泛溢。溺死者五千人。

永淳九年五月十四日。连日澍雨。二十三日。洛水溢。坏天津桥。损居人千余家。

文明元年七月。温州大水。损四千余家。

如意元年七月一日。洛水溢。损居人五千余家。

神龙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洛水暴涨。坏百姓庐舍二千余家。溺死者数百人。八月一日。以水灾令文武九品以上。直言极谏。右卫骑参军宋务光上疏曰。伏见明制。令文武九品以上。直言极谏。大哉德音。真尧舜之用心。禹汤之罪己也。臣尝谓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冥符之兆。有感必通。其闲甚密。是以政失于此。变生于彼。亦犹影之象形。响之赴声。动而辄随。各以类应。故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窃见自夏已来。水气悖戾。郡国多罹其灾。去月二十七日。洛水暴涨。漂损百姓。臣谨按五行传曰。简宗庙。废祭祀。则水不润下。夫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严配祖宗。是故鬼神歆飨。多获福助。自陛下光临宝极。绵历炎凉。郊庙迟留。不时殷荐。山川寂寞。未议怀柔。水之贻灾。殆因此发。臣又按水者阴类。臣妾之道。阴气盛满。则水泉迸溢。加以虹霓纷杂。澍雨滞霪。虽丁厥时。而汩常度。亦阴胜阳之沴也。臣恐后庭近习。或有离中馈之职。干外朝之政。伏愿陛下深

思天变。杜绝其萌。以万方为念。不以声色为娱。以百姓为忧。不以犬马为乐。暂劳宵旰。用缉明良。岂不休哉。夫灾变应天。实系人事。故日蚀修德。月蚀修刑。若乃雨旸或愆。则貌言为咎。雩禜之法。存乎礼典。今暂降霖雨。即闭坊门。弃先圣之明训。遵后来之浅术。时偶中之。安足神耶。盖当屏翳收津。丰隆戢响之日也。岂有一坊一市。遂能感召皇灵。暂开暂闭。便欲发挥神道。必不然矣。何其谬哉。至今巷议街谈。共呼坊门为宰相。谓能节宣风雨。燮理阴阳。天工人代。乃为虚设。悠悠苍生。复何望哉。尚书右仆射唐休璟。以水雨为害。咎在主司。上表曰。臣闻天运其工。以人代之而理。神行其化。为政资之以和。得其理则阴阳以调。失其和则灾沴斯作。故举才而授。帝惟其难。论道于邦。官不必备。顷自中夏。及乎首秋。郡国水灾。屡为人害。夫水阴氛也。臣实主之。臣忝职右枢。致此阴沴。是不能调理其气。而旷居其官。虽运属尧年。则无治水之用。位侔殷相。且阙济川之功。犹负明刑。坐逃皇谴。皇恩不弃。其若天何。昔汉家故事。丞相以天灾免职。臣窃遇圣朝。岂敢腼颜居位。乞解所任。待罪私门。冀移阴咎之征。复免夜行之责。

二年四月。洛水涨。坏天津桥。损居人庐舍。死者数千人。

唐会要卷四十四

水灾下

开元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东都谷洛瀍三水溢。损居人九百六十一家。溺死八百一十五人。许卫等州。田庐荡尽。掌关兵士。溺死者一千一百四十八人。

十四年七月十四日。瀍水暴涨入洛。损诸州租船数百艘。损租米十七万二千八百石。十八日。怀卫郑汴滑濮大雨。人皆巢居。死者千计。

大历四年。京师大雨水。斗米直八百。佗物称是。命闭市北门。置一土台。台高五尺。上置五方坛。坛上立一黄旛以祈晴。

贞元三年闰五月。东都河南江陵大水。坏人庐舍。汴州尤甚。扬州江水泛涨。

四年八月连雨。灞水暴溢。溺杀渡者百余人。

八年八月。河北山南江淮。凡四十余州。大水漂溺。死者二万余人。又幽州奏。七月。大雨水深一丈已上。鄚涿蓟檀平等五州并平地。水深一丈五尺。十月。徐州奏。从五月二十五日雨。至七月八日方止。平地水深一丈二尺。苗田屋宇。漂荡倒塌。村闾向尽。百姓多就高处。及移居邻郡。

十一年。复州竟陵等三县。遭朗蜀二水泛涨。没溺损户一千六百六十五。田四百一十顷。

十二年。福建等州大水。六月。岚州暴雨。水深二丈余。损屋宇田苗。

十五年。郑滑大水。

十八年。蔡申光等州水。赐物五万段。米十万石。盐三千石。以赈贫民。

需要更多新書　請上來看吧

永贞元年九月。朗州武陵龙阳二县。江水暴涨。漂万余家。十一月。京兆府长安等九县。山水泛涨。害田苗。

元和元年十二月。幽州徐州水损田苗。

二年。蔡州上言。大水。平地水深八尺。

三年。京师大雨水。

四年七月。渭南县暴水泛溢。漂损庐舍二百一十三户。秋田十有六顷。溺死者千人。命京兆府发义仓救之。

七年正月。振武界黄河溢。毁东受降城。五月。饶抚虔吉信五州。山水暴涨。没毁庐舍。虔州尤甚。深处四丈余。

八年。许州大水。摧大隗山。其年六月庚寅。京师大水。风雨。毁屋扬瓦。人多压死者。水积于城南。深数丈余。入明德门。犹渐车辐。辛卯。渭水暴涨。绝济者一月。时所在霖雨。百源皆发。川浍多不由故道。

九年十二月。淮南宣州大水。

十一年五月。昭应雨水。漂溺居人。是月。衢州山水。涌出三丈余。坏州城。百姓溺死。损田千余顷。是月。浮梁乐平二县暴雨。百姓溺死者。一百七十人。其为漂泛。不知所在者。四千七百户。蠲两税钱三万五千贯。十一月。润常陈许等州。以水害闻。田不发者万余顷。十二月。京兆府水害田。苗润常湖衢陈许六州大水。

十二年六月。京师大雨。含元殿一柱倾。市中水深三尺。坏坊民二千家。河北水灾。邢洺尤甚。平地或深二丈。

十三年六月。淮水溢。坏人庐舍。十二月。奉先等十一县。水害麦田。

十五年九月。沧景大雨。败田三百顷。坏屋舍二百九十间。又江西奏。吉州大水。

长庆二年七月。好畤山水泛涨。漂损居人三百余家。其月。诏陈许两州灾颇甚。百姓庐舍。漂溺复多。言念疲氓。岂忘救恤。宜赐米粟。共五万石充赈给。以度支先于管内见收贮米粟充。本道观察使审勘责所漂溺贫破人户。量家口多少。作等第。分给闻奏。

宝历元年七月乙酉。鄜坊大水。九月。华州暴水伤稼。

太和二年六月。陈州水害秋稼。八月。京畿奉先等十七县水。

三年七月。宋亳水害秋稼。

四年九月。舒州太湖宿松望江大水灾。溺民户六百八十。诏本道以义仓斛斗赈贷。

其年十一月。京畿河南江南湖南等道。大水害稼。诏本道节度观察使。出官米赈给。

五年六月。苏杭湖三州雨水害稼。东川奏。元武江水涨二丈。坏梓州罗城人庐舍。

六年二月。以去岁苏湖大水。宜赈贷二十二万石。以本州常平义仓斛斗充给。

八年十一月。滁州奏。清流等三县。四月雨至六月。诸山发洪水。漂溺户一万三千八百。

开成二年八月。山南东道诸州大水。田稼漂尽。丁酉。诏大河西南。幅员千里。楚泽之北。连亘数州。以水潦暴至。堤防溃溢。既坏庐舍。复损田苗。言念黎元。罹此灾沴。宜令给事中卢宣邢。郎中崔　宣慰。

火

贞观二十三年三月。少府监甲弩库火。

证圣元年正月十六日夜。明堂灾。至明。并为煨烬。

景龙四年二月。东都凌空观殿宇并煨烬。唯一真人独存。目有泪迹。

开元十八年二月十一日。大雨雪。俄又震雷。飞龙厩灾。

天宝二年六月七日。应天门观灾。延至左右延福门。经日火不灭。

九年三月。西岳庙灾。

十年正月。陕州运船火。烧船二百一十五只。损米一百万石。舟人死者六百人。商人船数百只。八月六日。武库灾。烧二十八间十九架。烧兵器四十七万件。

广德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夜。鄂州失火。烧船三千只。延及岸上居人二千余家。死者四千余人。

贞元七年四月。苏州大火。

十三年正月。东都尚书省火。

十九年四月。家令寺火。

二十年四月。开业寺火。

元年四年三月。御史台佛舍火。当直御史李应罚一季俸。

七年六月。镇州甲仗库火。延烧一十三间。兵器皆尽。王承宗久畜叛谋。至是凶气稍息。

十年四月。河阴转运院火。盗所为也。是日昏暮。有盗发于河桥。凡数十人。纵发弓矢。人吏奔骇。因斫毁院门。又束　爇火以焚之。十一月。盗焚献陵寝宫永巷。

十一年十一月。元陵火。罚李佑一月俸。十二月。未央宫及飞龙草场火。

十二年五月。神龙寺火。

十四年十一月戊寅。度支火。

十五年正月。京师西市火。焚死者众。

太和二年十一月。禁中昭德宫火。延烧宣政殿之东垣。及门下省。至晡。北风起。火势益甚。迨暮方息。初火发。上命神策兵士救之。公卿内臣。集于日华门外。御史中丞温造不到。与两巡使崔蠡姚合等。各罚一月俸。

八年五月。飞龙神驹中厩火。

九年六月。西市火。

开成四年十二月。干陵火。

会昌三年六月。万年县东市火。烧屋货财。不知其数。又西内神龙宫火。

大顺二年七月。汴州相国寺佛阁灾。是日晓。微雨。震电。寺僧见块火在三门楼藤网中。良久。火发。复飞越前殿。延烧佛阁。二夕方止。

木冰

仪凤三年十一月十四日。雨木冰。其月三十日。黄门侍郎同三品来恒卒。明年正月十日。户部尚书许圉师卒。庚戌。尚书右仆射戴至德薨。

开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雨木冰。凝寒冻裂。数日不解。宁王宪见而叹曰。此俗谓之树架。谚曰。树生架。达官怕。必有大臣当之。其死矣。二十四日。宁王宪薨。

大历二年十一月辛未。纷雾如雪。草木冰。

螟蜮

贞观二年六月十六日。终南等县蝗。上至苑中。掇蝗数枚　之曰。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吾百姓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若有灵。但当蚀我。无害百姓。将吞之。侍臣曰。恐致疾。遽来谏止。上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为灾。

开元四年五月。山东诸州大蝗。分遣御史捕而埋之。汴州刺史倪若水拒御史。执奏曰。蝗是天灾。自宜修德。刘聪时。除既不得。为害滋深。宰相姚崇牒报之曰。刘聪伪主也。德不胜妖。今日圣朝也。妖不胜德。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言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今坐看食苗。忍而不救。因此饥馑。将何自安。卒行埋瘗之法。获蝗一十四万石。投之汴水。流下者不可胜数。朝议喧然。上复以问崇。崇对曰。凡事有违经而合道。有反道而适权者。彼庸儒不足以知之。纵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上又曰。杀虫太多。有伤和气。公其思之。崇对曰。若救人杀虫致祸。崇所甘心。八月二十四日己卯。敕河南河北检校杀蝗虫使狄光嗣。康瓘。敬昭道。高昌。贾彦璇等。宜令待虫尽。看刈禾有次序。即入京奏

事。谏议大夫韩思复。以为蝗是天灾。当修德以禳之。恐非人力所能剪灭。上疏曰。臣闻河南河北蝗虫。顷日更益繁炽。经历之处。苗稼都损。今渐翾飞向西。游食至洛。使命来往。不敢昌言。山东数州。甚为惶惧。且天灾流行。埋瘗难尽。臣望陛下悔过责躬。发使宣慰。损不急之务。召至公之人。上下同心。君臣一德。持此至诚。以答休咎。前后驱蝗使等。伏望总停。上出韩疏付姚崇。崇乃请思复往山东。检视蝗虫所损之处。还具实奏。

兴元元年四月。自春大旱。麦枯死。禾无苗。关中有蝗。百姓捕之。蒸暴。扬去足翅而食之。明年五月。有蝗起自东海。西至陇坻。群飞蔽天。旬日不息。所至苗稼无遗。八月。大旱。关辅以东。谷大贵。饿殣枕道。并皆无水。国用裁可支七旬。人心大恐。

开成二年六月。魏博淄青河南府。并奏蝗害稼。七月乙酉。京兆尹李绅奏。蝗入京畿。不食民田。诏书褒美。仍刻石于相国寺以纪之。

三年八月。魏博六州。蝗食秋苗并尽。

四年十二月。郑滑两州蝗。兖海中都等县并蝗。

五年四月。郓州兖海管内并蝗。又汝州有虫食苗。五月。河南府有黑虫生。食田苗。汝州管内蝗。兖海临沂等五县。有蝗虫于土中生子。食田苗。六月。淄青登莱四州蝗虫。河阳飞蝗入境。幽州管内。有地蛹虫。食田苗。魏博河南府河阳等九县。沂密两州。沧州易定。郓州。陕府。虢州。六县蝗。

会昌元年三月。邓州穰县蝗。

咸通三年五月。淮南河南蝗。

九年。江夏飞蝗害稼。

光启二年三月。荆襄仍岁蝗。米斗三十千。人相食。

杂灾变

贞观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云阳石燃方丈。昼如灰。夜即光见。投草木于其上则焚。历年乃止。

十七年闰六月。司农寺豕生子。一首八足。自颈分为二体。

其年七月。京师讹言。官遣枨枨杀人。以祭天狗。云其来也。身衣狗皮。指如铁爪。每于暗中捕人。必取人心肝。更相震怖。皆彀弓矢以自防。太宗恶其妖讹。遣通夜开诸坊门。宣旨慰谕。稍定。

永徽五年七月。万年宫有小鸟生大鸟。

龙朔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洛州言。猫鼠同居。

调露二年。突厥温傅等未叛。有鸣鵽群飞入塞。相继蔽野。边人相惊曰。此名突厥雀。南飞。突厥犯塞之候也。至二年正月。还复北飞。至灵夏已北。悉堕地而死。视之。则无

头矣。裴行俭问于右史苗神客曰。鸟兽之祥。乃应人事何也。对曰。人虽至灵。而禀性含气。同于万类。故吉凶兆于彼。而祸福应于此。圣人受命。龙凤为嘉瑞者。和气同也。故汉高斩蛇。而验秦之必亡。仲尼感麟。而知己之将死。夷羊在牧。殷纣以绝。鸲鹆来朝。鲁昭出奔。鼠舞端门。燕刺诛死。大鸟飞集。昌邑以败。是故君子虔恭寅畏。动必思义。虽在幽独。如承大事。知明神之照临。惧患难之及己也。雉升鼎耳。殷宗侧身以修德。鹏止坐隅。贾生作赋以叙命。卒无患者。德胜妖也。

垂拱元年九月二十四日。扬州地生毛。如马鬣。

长寿三年三月。大雪。凤阁侍郎苏味道以为瑞。修表将贺。左拾遗王求礼止之曰。三月降雪。此灾也。乃诬为瑞。若三月雪是瑞雪。腊月雷为瑞雷乎。乃止。

神龙二年三月九日。洛阳东七里。有水影。侧近树木车马。皆历历影见水中。月余乃灭。四月己亥。雨毛于越州之鄮县也。

景龙元年九月十八日。有赤气竟天。其光烛地。经三日止。

唐隆元年六月八日。虹蜺竟天。

开元十五年七月四日。雷震兴教门两鸱吻。栏槛及柱灾。

苏氏驳曰。东海有鱼。虬尾似鸱。因以为名。以喷浪则降雨。汉柏梁灾。越巫上厌胜之法。乃大起建章宫。遂设鸱鱼之像于屋脊。画藻井之文于梁上。用厌火祥也。今呼为鸱吻。岂不误矣哉。

天宝元年十一月一日。魏郡上言。猫鼠同乳。经二十六日。望编入史册。诏从之。

宝应元年七月。西北方有赤气亘天。贯紫微。渐流于东。弥漫北方。照耀数十里也。

大历三年六月二十四日。陇右节度使奏。陇右汧源县赵贵家。猫鼠同乳。献以为瑞。中书舍人崔佑甫上议曰。中使吴承倩宣进止。以猫鼠示百寮者。臣闻礼曰。迎猫。为其食田鼠也。然则猫之食鼠。载在礼典。以除其害。则虽微必录。今此猫对鼠而不食。仁则仁矣。无乃失其性乎。猫受人养。弃职不修。亦何异于法吏不勤触邪。疆吏不勤扞敌。又按礼部式。具列三瑞。无猫不食鼠之目。以兹称庆。臣所未详。

建中四年。京师地生毛。

贞元二年正月。大雨雪。平地深尺余。雪上有黄黑色。状如浮埃。五月。日有黑晕。自辰及申方散。

四年正月。上御丹凤楼宣赦。是日。含元殿前阶槛三十余间崩。甲士死伤者十余人。又陈留雨木。皆大如指。长寸余。每木有孔通中。所下其立如植。二月。太仆郊牛犊生六足。太仆卿周皓白宰臣李泌。请上闻。泌戏答之而不许。其时。京城民家豕生子两首四足。以白御史中丞窦参。亦不许上闻。七月。自陕州至河阴。水尽黑。其黑水流入汴河。止于汴州城下。一宿而复。又郑汴二州。群乌皆去界内。入田绪李纳境内。衔木为城。高二三尺。绪纳令焚之。信宿复如之。乌口多流血。

書海更多新書　請至本站吧

十年十一月。有大鸟飞集宫中。食杂骨。数月获之。不食而死。

十二年十二月。大雪。平地二尺。竹多死。环国王所献犀牛。甚珍爱之。是冬冻死。

十七年二月丁酉。京师雨雹。己亥。雨霜。戊申。夜霆震。雨霜。庚戌。大雨兼雹。

元和元年。京师大风折树。

三年四月。大风毁含元殿西阙栏干十四间。七月六日。舒州上言。桐城县梅天陂内。有青黄白三龙。自陂中乘风雷跃起。高二百尺。凡六里。入浮塘陂。

八年三月丙子。大风坏崇陵寝殿鸱吻。折门戟。六月四日。长安西市。有豕生子。三耳八足。自尾分为二。

长庆二年六月乙亥。大风震电。坠太庙鸱吻。霹御史台树皆仆。其年十一月。频雪。后恒燠。水不冰冻。草木萌发。如正二月。

四年六月庚辰。大风吹败延喜景风门。

宝历元年十二月乙酉。夜有雾起。须臾遍天。雾上有赤氛。或深或浅。久而乃散。

开成元年闰五月。有群鸟万余。集唐安寺。逾月方散。

四年四月壬戌。有獐出太庙。

大中十一年十二月。舒州奏。有鸟人面绿毛。喙皆绀色。其声曰甘。人呼之为甘虫。

咸通元年七月戊戌。白虹横亘西方。十一月丁酉戌时。妖星初。出如匹练亘空。化为云。而没在楚分。

广明元年四月。大雨雹。大风拔京两街树十二三。东都长夏门内。古槐自拔而仆。殿宇鸱吻皆堕地。

中和元年五月。大风。天雨土。

二年七月丙午夜。西北有赤气如绛。竟天。其年九月。太原上言。诸山桃杏有花结实。其年十月。西北无云而雷鸣。天狗堕。

光启二年九月。白虹见西方。

光化二年春。有白气竟天如练。自西南彻东北而旋。

天佑元年四月。东京大风雨土。跬步不辨物色。日暄稍止。是年。昭宗移洛阳。车马以其日入京城。而有是变。朱氏革命之兆也。

其年十一月辛酉。有日黄色白晕。旁有青赤纽。

太史局

久视元年五月十九日。改太史局为浑天监。不隶秘书省。天后召尚献辅拜太史令。固辞曰。臣久从放诞。不能屈事官长。遂改为浑天监。至七月六日。又改为浑仪监。长安二年八月二十八日。献辅卒。浑仪监依旧为太史局。隶秘书省。监官并废。至景龙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改为太史监。罢隶秘书省。景云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又改为太史局。隶秘书省。八月十日。改又为太史监。十一月二十一日。又改为太史局。二年闰九月十日。又改为浑仪监。开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又改为太史监。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改为太史局。隶秘书省。至天宝元年十月三日。改为太史监。罢隶秘书省。至干元元年三月十九日。太史监改为司天台。仍置五官正五人。司天台内。别置一院。名之曰通元院。应有术艺人。并征辟到京。皆于通元院安置。司天台总置官六十员。大监一人。从三品。少监二人。正四品。上丞三人。正六品上。主簿三人。正七品上。主事二人。正八品下。五官正各一人。正五品上。五官副正各一人。正六品上。五官灵台郎各一人。正七品下。五官保章正各一人。从七品上。五官挈壶正各一人。正八品上。五官监候各一人。正八品下。五官司历各一人。从八品上。五官司晨各三人。正九品上。观生历生七百二十六人。其台宜于永宁坊张守珪宅置。制曰。建邦设都。必稽元象。分曹列局。皆应物宜。灵台三星。主观察云物天文。正位在太微西南。今兴庆宫。上帝廷也。考符所合。以置灵台。宜令所司。量事修理。旧置在秘书省南。至宝应元年六月九日。司天少监瞿昙撰奏。司天丞请减三员。监候减二员。司辰减七员。五陵司五员。敕旨。依。初。天宝十三载三月十四日。敕太史监官。除朔望朝外。非别有公事。一切不须入朝。及充保识。仍不在点检之限。

大足元年九月十九日敕。在史局历生。天文观生等。取当色子弟充。如不足。任于诸色人内简择。

开元二十三年九月八日敕。太史局历生。每番留两人当上。余并七月一日上。至十月三十日下。

干元元年十月一日。权知司天监韩颖奏。司天台五官正。既职配五方。上稽五纬。臣请每至正冬朔望朝会。及诸大礼。并奏本方事。各依本方正色。其冠上加一星珠。仍永为恒式。从之。

大历二年正月二十七日敕。艰难以来。畴人子弟流散。司天监官员多阙。其天下诸州官人百姓。有解天文元象者各委本道长吏。具名闻奏。送赴上都。

开成五年十二月敕。司天台占候灾祥。理宜秘密。如闻近日监司官吏。及所由等。多与朝官并杂色人交游。既乖慎守。须明制约。自今以后。监司官吏。并不得更与朝官及诸色人等交通往来。仍委御史台访察。

杂录

武德九年八月诏。私家不得辄立妖神。妄设淫祀。非礼祈祷。一切禁断。龟易五兆之外诸杂占亦皆禁止。

载初元年六月敕。相书及朔计家书。多妄论祸福。并宜禁断。

开元十年六月敕。百姓不得与卜祝人交游往来。

唐会要卷四十五

功臣

武德元年八月六日。诏曰。朕起义晋阳。遂登皇极。经纶天下。实仗群材。尚书令秦王。右仆射裴寂。或合契元谋。或同心运始。并蹈义轻生。捐家殉节。艰辛备履。金石不移。论此忠勤。理宜优异。官爵之荣。抑惟旧典。勋贤之议。宜有别恩。其罪非叛逆。可听恕一死。其太原元谋勋效者。宜以名闻。及所司进簿。尚书右仆射裴寂。纳言刘文静。加恕二死。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右骁卫大将军刘宏基。都水监赵文恪。右屯卫大将军窦琮。卫尉少卿刘政会。鸿胪卿刘世龙。吏部侍郎殷开山。左翊卫大将军柴绍。内史侍郎唐俭。库部郎中武士　。骠骑将军张平高。左骁卫长史许世绪。李思行。李高迁等。并恕一死。

三年二月十日。诏曰。贵爵尚齿。列代通规。进善优贤。有国彝训。尚书左仆射魏国公寂。太子少保新昌县公纲。左武候大将军陈国公抗。太常卿沛国公元　。纳言汉东郡公叔达。内史令宋国公瑀。兵部尚书蒋国公通。户部尚书荥阳郡公善果。右武候大将军罗侯。御史大夫滑国公$ 逸。并职司近侍。任兼心膂。恩礼所加。义从隆渥。寂已下奏事及侍立。并令升殿。其年三月。隋尚舍奉御郭宏道来归。引见帝。泣曰。臣识龙颜。在天下之先。今拜阙庭。在众人之后。遂拜同州刺史。每参见奏事。并升殿。

九年九月二十四日。诏曰。褒贤昭德。昔王令典。旌善念功。有国彝训。吏部尚书上党县公长孙无忌。中书令临淄县侯房元龄。右武候大将军尉迟敬德。兵部尚书建平县男杜如晦。左卫将军全椒县子侯君集等。或夙预谟谋。绸缪帷幄。竭心倾恳。备申忠益。或早从任使。契阔戎麾。诚着艰难。绩宣内外。义冠终始。志坚金石。誓以山河。实允朝议。无忌封齐国公。元龄封邢国公。敬德封鄂国公。如晦封莱国公。君集封潞国公。其食邑各三千户。遣侍中陈叔达于殿阶下唱名示之。上谓曰。朕叙公卿勋劳。量定封邑。恐不能尽。当各自言。从叔父淮安王神通进曰。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元龄杜如晦等。刀笔之人。功居第一。臣窃不伏。上曰。义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虽得率兵。未尝身履行阵。山东未定。受委专征。建德南侵。全军陷没。刘黑闼翻动。望风而破。今计勋行赏。元龄等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名第一。叔父于国至亲。诚无所爱。但以不可缘私。滥与勋臣共赏耳。初。将军丘师利等。咸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画地。及见淮安王理屈。自相谓曰。陛下以至公行赏。不私其亲。吾属何宜妄诉。

贞观六年九月。宴于庆善宫。时有班居尉迟敬德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因解谕之。敬德拳殴道宗。目几眇。太宗不怿而罢。尝谓敬德曰。朕旧览汉史。见汉高祖功臣获罪者多。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来。恒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然卿居官。辄犯宪法。方知韩彭夷戮。非汉祖之愆。国家大事。惟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行。勉自修饬。无贻后悔。数年。敬德遂飞炼金石。闲居服云母粉。穿筑池台。常奏清商乐。以自奉养。不与外人交通。凡十六年。至显庆三年十月卒。许敬宗请加赠。上曰。敬德功业。谁之俦也。对曰。武德末年。二凶构乱。经纶中兴之业。能置宗庙之安者。敬德功当第一。太尉无忌曰。敬德早从征伐。勋庸茂着。贞观之初。特效殊绩。比诸将帅。超越等伦。李靖南定荆吴。北平突厥。外内之功虽别。论其勋效。实宜相准。上以为然。遂赠司徒。并州都督。

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诏曰。自古皇王。褒崇勋德。既勒名于钟鼎。又图形于丹青。是以甘露良佐。麟阁着其美。建武功臣。云台纪其迹。司徒赵国公无忌。司空河间王孝恭。故司空莱国公如晦。故太子太师郑文贞公征。司空梁国公元龄。开府仪同三司右仆射申国公士廉。开府仪同三司鄂国公尉迟敬德。特进卫国公靖。特进宋国公瑀。故扬州都督褒国忠壮公志元。辅国大将军夔国公宏基。故尚书左仆射蒋国公通。故陕东道大行台尚书右仆射郧国公开山。故荆州都督谯襄公绍。故荆州都督邳襄公顺德。洛州都督郧国公张亮。吏部尚书陈国公侯君集。故左骁骑大将军郯襄公公谨。左领军大将军卢国公程知节。故礼部尚书永兴文懿公虞世南。故户部尚书渝襄公刘政会。户部尚书莒国公唐俭。兵部尚书英国公李世绩。故徐州都督胡壮公秦叔宝等二十四人。宜酌故实。宏兹令典。可并图画于凌烟阁。庶念功之怀。无谢于前载。旌贤之义。永贻于后昆。

永徽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敕。功臣贞观二十三年已来简退者。特宜同致仕例。其太原元从。及秦府左右。仍各加阶。先有正四品者。不在此例。

五年二月四日诏。屈突通。殷开山。并赠司空。长孙顺德。赠开府仪同三司。窦琮。赠特进。史大奈。赠辅国大将军。温大雅。赠尚书右仆射。权宏寿。赠太子少师。刘政会。武士　。并赠并州都督。张公谨。赠荆州都督。李高迁。赠凉州都督。李思行。赠洪州都督。张平高。赠潭州都督。时武昭仪用事。赠其父。故引功臣以赠之。

总章元年三月六日诏。太原元从。西府旧臣。今亲详览。具为等级。赠司徒士　。赠司空开山。赠司马淮安王神通。并州都督刘宏基。赠并州都督刘政会。并州都督唐俭。左卫大将军窦琮。荆州都督长孙顺德。凉州都督史大奈。赠幽州都督庞卿恽。潭州都督钱九陇。赠华州刺史柴绍。赠潭州刺史张平高。赠工部尚书裴寂。洪州都督李思行。洪州都督秦行师。赠灵州都督许世绪。凉州都督李高迁。齐州刺史刘义节。赠太尉高士廉。赠司空屈突通。赠太尉房元龄。赠司空杜如晦。赠司徒尉迟敬德。扬州都督段志元。益州都督程知节。徐州刺史秦叔宝。凉州都督宇文士及。荆州都督张公谨。荆州都督杜君绰。荆州都督公孙武达。荆州都督李安远。代州都督郑仁泰。荆州都督李孟尝。幽州都督独孤彦云。始州刺史刘师立等。并立为第一功臣。其家见在朝无五品已上官者。子孙及曾孙。擢一人授五品官。若先有四品五品者。加授子孙等一人两阶。若三品已上。加爵三等。其第二等功臣。见在朝无五品已上官者。其子孙及曾孙。擢一人授从六品。若有五品已上者。加一阶。六品官者。加两阶。三品已上官者。加爵一等。时皇后欲褒崇其父。特在功臣之上故也。

神龙元年七月制。段志元。屈突通。萧瑀。李靖。秦叔宝。长孙顺德。刘宏基。宇文士及。钱九陇。程知节。庞卿恽。窦琮。苑君璋。李子和。张平高。张公谨。梁恪仁。安修仁。秦行师。独孤彦云。苏定方。李安远。郑仁泰。杜君绰。李孟尝等二十五家。所食实封。并依旧给。

其年九月敕。自宏道以前。经任相三年已上。及秦府晋府寮佐四品已上。并食实封功臣。虽经罪责。不致破家。子孙无任京官者。特宜优与一官。英府周府旧寮。五品已上子孙。亦宜准此。

至德二载十二月朔日赦文。扈从剑南。缔构灵武。册勋三十三人。太子太师豳国公韦见素。加开府仪同三司。实封三百户。开府仪同三司齐国公高力士。加实封三百户。右龙武大将军颍川郡公陈元礼。封蔡国公。实封三百户。左龙武大将军田长文。封雁门郡公。实封二百户。右龙武大将军张崇俊。封南阳郡公。实封二百户。左羽林大将军杜休祥。封

冯翊郡公。实封二百户。尚书左仆射裴冕。加开府仪同三司。封冀国公。实封三百户。殿中监同正员判行军李辅国。加开府仪同三司。殿中监判行军事。封成国公。实封五百户。宗正卿兼工部侍郎李遵。加特进。封郑国公。实封二百户。鸿胪卿中军都虞候李鼎。开府仪同三司。封保定郡公。实封一百户。鸿胪卿同正中军都知兵马使管崇嗣。封钜鹿郡公。实封二百户。右武卫大将军王竞。加特进。太原县侯。封一百户。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朔方军节度使子仪。加司徒代国公。实封一千户。鸿胪卿朔方兵马使仆固怀恩。封丰国公。实封二百户。左金吾卫大将军四镇伊西北庭行军兵马使李嗣业。加兼卫尉卿。封虢国公。实封二百户。司徒兼户部尚书太原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蓟国公光弼。加司空。兼兵部尚书。封魏国公。实封八百户。御史大夫兼工部尚书。招讨两京。并定武威武兴平等军。兼关内节度使。河西陇右伊西四镇行军兵马使王思礼。加开府仪同三司。封霍国公。实封三百户。太常卿司正兼御史大夫。淮南西道节度采访使。颍川郡公来瑱。加开府仪同三司。颍国公。实封二百户。太仆卿南阳太守知襄阳郡事金乡公鲁炅。加开府仪同三司。岐国公。实封二百户。京兆尹京畿采访计会招召宣慰使崔光远。加特进。礼部尚书。邺国公。实封三百户。开府仪同三司李光进。封范阳郡公。实封二百户。左相苗晋卿。加特进。行侍中。韩国公。实封五百户。宪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麟。加金紫光禄大夫。封褒国公。实封五百户。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崔圆。加特进。中书令。赵国公。实封五百户。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河南节度采访使张镐。加银青光禄大夫。南阳郡公。太子少师房管。加金紫光禄大夫。清河郡公。太子少保虢王巨。加光禄大夫。御史大夫赵国公李岠。加金紫光禄大夫。户部尚书。吏部尚书郇国公韦陟。加金紫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岘。加光禄大夫兼御史大夫。京兆尹封梁国公户部侍郎苏震。加银青光禄大夫。吏部侍郎。

大历十四年闰五月诏。司徒兼中书令汾阳郡王子仪。赐号尚父。兼太尉中书令。加实封通前二千户。月给千五百人粮。二百匹马刍谷。

其年六月一日制。武德已来宰相。及实封功臣。子孙沉翳者。量与一人正员官。七月二十六日。吏部请委史馆精加检勘。审定名迹。至建中元年九月五日。史馆奏。武德已来。实封陪葬配飨功臣。名迹崇高者十一人。第一等。司空魏国公裴寂。纳言鲁国公刘文静。太尉赵国公长孙$ 忌。尚书左仆射卫国公李靖。司空英国公李绩。中书令汉阳王张柬之。中书令博陵王崔元暐。侍中平阳王敬晖。侍中扶阳王桓彦范。中书令南阳王袁恕己。尚书左仆射徐国公刘幽求。二十四人。第二等。司空河间王孝恭。开府仪同三司鄂国公尉迟敬德。特进莒国公唐俭。辅国大将军夔国公刘宏基。左骁卫大将军薛国公长孙顺德。行台尚书左仆射蒋国公屈突通。行台尚书左仆射郧国公殷开山。户部尚书渝国公刘政会。工部尚书应国公武士　。荆州都督谯国公柴绍。扬州都督褒国公段志元。右骁骑大将军郯国公张公谨。右领军大将军卢国公程知节。徐州都督胡国公秦叔宝。礼部尚书永兴县公虞世南。工部尚书武阳县公李大亮。散骑常侍丰城县男姚思廉。左武候大将军邢国公苏定方。夏官尚书耿国公王孝杰。右武卫大将军韩国公张仁愿。光禄卿琅琊郡公王同皎。兵部尚书代国公郭元振。尚书左丞相燕国公张说。兵部尚书中山郡公王晙等三十四人。第三等。司空淮安王神通。特进江夏王道宗。中书令郢国公宇文士及。行台左仆射酇国公窦轨。大府卿葛国公刘义节。左屯卫大将军襄武郡公刘师立。右骁卫大将军梁国公安兴贵。右武卫大将军申国公安修仁。左卫大将军谯国公窦琮。夔州都督息国公张长逊。黔州都督夷国公李季和。右光禄大夫罗国公张平高。左监门大将军荣国公樊兴。左武候大将军郇国公钱九陇。右武候大将军沔阳郡公公孙武达。左武卫大将军怀宁县公杜君绰。右骁卫将军安化县公庞卿恽。凉州都督广德郡公李安远。凉州都督同安郡公郑仁泰。刑部尚书吴兴郡公沈叔安。右领军大将军虢公张士贵。左骁卫大将军毕国公阿史那社尔。右武卫大将军琅琊郡公牛进达。辅国大将军嘉州郡公周护仁。右武候大将军天水郡公丘行恭。尚书左仆射宋国公唐休璟。右

羽卫大将军辽阳王李多祚。吏部尚书齐国公崔日用。户部尚书越国公钟绍京。左武卫将军平阳郡公薛讷。右金吾大将军凉国公李延昌。光禄卿申国公许干辅。中书侍郎赵国公王琚。特进邓国公张暐等。至德已来将相。功效明着。已亡殁者八人。第一等。尚书左仆射冀国公裴冕。吏部尚书清河郡公房管。门下侍郎卫国公杜鸿渐。开府仪同三司武威郡王李嗣业。卫尉卿颜杲卿。常山郡太守袁履谦。御史中丞张巡。将军南霁云。八人。第二等。太尉临淮王李光弼。兵部尚书凉国公李抱玉。司空霍国公王思礼。御史大夫刘正臣。范阳长史贾循。尚书右仆射信都郡王田神功。左羽林大将军薛景仙。睢阳太守许远。七人。第三等。太子太师豳国公韦见素。侍中韩国公苗晋卿。尚书左仆射赵国公崔圆。尚书右仆射辛云京。尚书右仆射扶风郡王马璘。右散骑常侍太原尹邓景山。史馆奏。按史传。考详事实。约为三等。具列如前。敕旨。宜付尚书省。百寮。与史官对定奏闻。

建中元年十二月敕。国初以来将相功臣。名迹崇高。功效明著者。宜差次分为二等。

其月。定武德已来宰臣。以房元龄。杜如晦。萧瑀。高士廉。魏征。王珪。戴胄。岑文本。马周。刘洎。褚遂良。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韩瑗。来济。张文瓘。郝处俊。李义琰。裴炎。苏良嗣。狄仁杰。娄师德。王方庆。王及善。魏元忠。姚崇。朱敬则。苏瑰。宋璟。魏知古。陆象先。苏颋。张嘉贞。李元纮。韩休。张九龄。三十七人为上等。窦威。陈叔达等四十人为次等。功臣以裴寂。刘文静。长孙$ 忌。河间王孝恭。李靖。李绩。尉迟敬德。屈突通。殷开山。刘宏基。长孙顺德。唐俭。柴绍。段志元。刘政会。张公谨。程知节。秦叔宝。虞世南。李大亮。苏定方。王孝杰。张柬之。崔元暐。敬晖。桓彦范。袁恕己。张仁愿。刘幽求。崔日用。郭元振。张说。王琚。王晙。三十四人为上等。淮安王神通等五十人为次等。至德以来将相既殁者。以裴冕。房管。杜鸿渐。李嗣业。刘正臣。颜杲卿。袁履谦。张巡。许远。卢弈。南霁云。十一人为上等。李光弼等十五人为次等。

二年六月。中书令郭子仪。自蒲来朝。子仪勋伐居最。代宗不名。常呼为大臣。洎幸陕还。赐以铁券。图形凌烟阁。及上即位。恩礼益厚。每谒见。乘肩与入自光顺门。以造内殿。崇贵近古无匹。既病。上御紫宸殿。命舒王谟制书省之。是日。子仪薨。上闻。伤痛久之。为废朝五日。册命曰。尊为尚父。官协太师。虽爵秩则同。而礼望尤重。敛以衮冕。旌我元臣。圣祖园陵。所宜陪葬。轼墓重文侯之德。象山追去病之勋。千载如存。九原可作。可赠太师。仍令所司备礼册命。赠绢三千匹。布千端。米麦三千石。凶丧所须。并令官给。及葬。上御安福门临哭送之。百寮陪位。特赐谥为忠武。配飨代宗庙庭。

兴元元年正月一日赦文。诸军诸使。诸道应赴奉天。及进收京城将士等。宜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身有过犯。递减罪三等。子孙有过犯。递减二等。四月诏。诸军从奉天随从将士。并赐名元从奉天定难功臣。从谷口以来随从将士。赐名元从功臣。

贞元元年八月诏。九庙配飨功臣。封爵废绝者。宜令绍封。以时飨祀。

三年三月。册拜李晟为太尉。依前兼中书令。

四年。诏为晟立五庙。赠晟高祖之陇州刺史。赠曾祖嵩泽州刺史。赠祖思恭幽州大都督。及令官给牲牢祭器床帐。礼官赞仪以祔焉。寻诏。晟长子愿为嫡嗣。兼监察御史。特拜银青光禄大夫。太子宾客。赐上柱国。使其得列棨戟。五年九月。晟与侍中马燧。召见于延英殿。上嘉其有大勋劳。乃诏曰。昔我烈祖。乘乾坤之涤荡。埽隋季之荒屯。体元御极。作人父母。则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左右经纶。参翊缔构。昭文德。恢武功。威

不若。康不乂。用端命于上帝。俾怀柔于四方。宇宙既清。日月既正。王业既成。太阶既平。乃图厥容。列于斯阁。懋昭绩效。表式仪形。一以无忘于朝夕。一以永垂于来裔。君臣之义。厚莫重焉。贞元己巳岁。孟秋七月。我行西宫。瞻宏阁崇构。见老臣遗像。颙然肃然。和敬在色。想云龙之协应。感致业之艰难。睹往思今。取类非远。且功与时并。才为代生。苟蕴其材。遇其时。尊主庇人。何代不有。在中宗则桓彦范等。着匡戴之绩。在元宗则刘幽求等。申翼奉之勋。在肃宗则郭子仪埽殄氛祲。今则李晟等保宁朕躬。咸宣力肆勤。光复宗祏。继之前烈。夫岂多谢。阙而未录。孰谓旌贤。况念功纪德。文祖所为也。在予曷其敢怠。有司宜叙年代先后。各图其像。列于旧臣之次。仍令皇太子书朕是命。纪于壁焉。庶永播嘉庸。昭示天下。俾后之来者。知元勋之不朽。于是史官考其功绩。第其前后。以褚遂良苏定方郝处俊等二十七人充之。复命皇太子书其文。以赐晟。刻石于门左。

七年二月。诏授张巡男去病泾阳令。许远男岘饶州司马。南霁云男承嗣温州别驾。颜真卿男群府河中户曹参军。颜杲卿孙谟左内率府兵曹参军。旌忠烈之后也。

九年八月。太尉兼中书令西平郡王晟薨。上闻之。震悼出涕。比大敛。遣使亲致书于柩前曰。皇帝遣宫闱令第五守进。伸旨于故前太尉兼中书令西平郡王赠太师之灵曰。天祚我邦。是生才杰。禀阴阳之粹气。实山岳之降灵。宏济艰难。保佑王室。埽荡氛祲。廓清上京。忠诚感于人神。功业施于社稷。匡时定乱。实赖元勋。方将与国同休。永为邦翰。比婴疾恙。虽历旬时。日冀痊除。重期相见。弼予在位。终致和平。岂图药饵$ 征。奄至薨逝。君臣之义。追恸益深。循省遗章。倍增感切。卿一门允嗣。朕必终始保持。况愿等兄弟。承卿教训。朕之志意。岂忘平生。卿纵不言。朕亦存信。比者卿在之日。却未见朕深心。今卿与朕长乖。冀知朕诚志。无以为念。发言涕零。是用躬述数行。遣申所怀得尽。临纸遣使。不能饰辞。魂而有知。当体朕意。时初城盐州。复盐池。上赐宰臣新盐。恻然思晟。命致盐于灵座。又时遣中使至晟第。存抚诸子。教戒备致。每闻其子愿等有一善。上喜形于色。鸿勋盛业。恩宠始终。自古及今。无与晟比。其年十月。司徒兼侍中马燧。对于延英殿。初。燧以足疾。许不朝谒。是日。燧以冬首朝请。上召对。命无拜而坐。谓之曰。曩故太尉晟。常与公俱来。今独睹公。不觉悲恸。歔欷久之。既而燧请退。病甚。仆于地。不能兴。上亲起之。送于阶。命中贵人扶掖。燧顿首泣谢而出。先是。燧自平汴宋魏博河中。其功益高。上乃下诏褒美。迁光禄大夫。兼侍中。并赐宸扆台衡二铭并序。勒石于起义堂西偏。上为题额。其恩宠如此。

十七年三月。成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王武俊薨。废朝五日。群臣诣延英奉慰。如浑瑊故事。太常谥曰威烈。上曰。武俊竭忠奉国。赐谥忠烈。

元和二年七月。录配飨功臣之后。以苏瑰孙系为京兆府司录参军。崔元暐孙元方。张说孙 。并为监察御史。狄仁杰孙元范为左拾遗。敬晖孙元亮。袁恕己孙师德。相次录用焉。

四年三月。上览贞观故事。嘉魏征谏诤匪躬。诏令京兆尹访其子孙及故居。则质卖更数姓。析为九家矣。上愍之。出内库钱二百万赎之。以赐其孙稠及善冯等。禁其质卖。

六年九月敕。奉天定难功臣子孙。有犯杀人。宜令所司准法。其余并准处分。

八年敕。张茂昭立功河朔。举族归朝。义烈之风。史册攸载。如闻身殁之后。家无余财。追怀旧勋。特越常典。宜岁赐绢二千匹。春秋二时支给。

其年八月诏曰。君臣运合。故徇国以忘家。劝赏义明。在褒功而显节。存则酬其爵禄。殁则录其子孙。然后忠义不遗。典章斯在。故磁晋隰等州观察使检校兵部尚书康日知。故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李洧等一十家。皆有懋功。藏于盟府。故命搜访后裔。光贲前人。今志宁等或服戎着绪。或从官有成。或投迹军府之中。或滞才州县之职。咸皆甄录。各茂官荣。庶乎有禄者$ 忘于聿修。怀忠者使知其必报。勉膺光宠。无替前劳。

十五年六月。敕以大理正段文通为殿中侍御史。前淮南营田副使殿中侍御史颜颙为员外郎。长安县丞颜谂权知大理正。渭南县尉郭承嘏为监察御史。并准二月五日制。勋阀之后。可任台省官者。故有此命。

太和二年六月。诏曰。朕详观列圣纪册。祖宗盛业。灿然在前。其或道有污隆。政有善否。未始不系乎当时辅弼。常因便殿。言诸宰臣。勉其匡益。协心推戴。且以去岁乙巳。登应门。敷大号。俾畴贤相。以访遗裔。或血食不继。宗祊已芜。如遂良之委笏面诤。名垂史书。仁杰之恢复庙社。事形先觉。宋璟之文吏骨鲠。功参治平。元纮之守规画一。时成有裕。其胄仅存。不绝若发。各授邑吏。使其自试。故中书令褚遂良五代孙虔。可汝州临汝县尉。内史狄仁杰曾孙元封。怀州修武县尉。侍中宋璟曾孙渤。岳州沅江县尉。中书侍郎李元纮曾孙伉。邓州向城县尉。

大中二年正月三日敕节文。功臣坟墓。无子孙者。委所在长吏。差人巡检。

其年七月十一日。史馆奏。续选堪上凌烟阁功臣。除所有旧图形。并有子孙在中外任官。令写进外。三十七人。礼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李岘。侍中永宁郡公王珪。吏部尚书戴胄。中书令岑文本。中书令马周。中书令兼修国史韩瑗。侍中兼修国史郝处俊。纳言娄师德。文昌左相王及善。同鸾台凤阁平章事朱敬则。侍中梁国公魏知古。尚书左丞中书门下同三品陆象先。中书令张九龄。司空魏国公裴寂。纳言鲁国公刘文静。中书令汉阳郡王张柬之。中书令博陵郡王崔元暐。侍中扶阳郡王桓彦范。尚书左仆射刘幽求。兵部尚书郭元振。吏部尚书房管。常山郡太守袁履谦。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主客郎中河南节度副使张巡。睢阳太守许远。御史中丞卢奕。右骁卫将军南霁云。中书侍郎萧华。中书侍郎张镐。司徒李勉。平章事监修国史张镒。门下侍郎萧复。兵部侍郎平章事柳浑。检校司空平章事贾耽。北平郡王马燧。东都留守李　。敕旨。宜令御史台散牒诸州。寻访子孙。图写真形进送。

三年四月。宰臣奏。伏以勋德之后。庆赏所延。每有恩制。多令访录。所以兴废继绝。尊贤报功。事归劝奖。义主沉翳。近日诸家。自论者众。吏曹官阙。合用者稀。纵欲比拟。亦未详悉。应前件两色子孙。准前后制敕。令搜访与官者。望许于吏部陈状。便委磨勘。如审是嫡嗣。未有官名者。具状闻奏。非时与一正员解褐官。如有出身。及已曾任官者。选日优与处分。如自以才行。尝登科第。及有诸房子孙。不承祭祀。并及先因奖录。已授正官者。并不在此限。即冀所加恩例。式协本条。敕旨。宜依。

咸通九年正月五日。安南观察使高骈奏。爱州日南郡北五里。有故中书令河南元忠公褚遂良墓。前都护崔耿。大中六年。因访丘坟。别立碑记云。显庆三年。殁于海上。殡于此地。二男一孙祔焉。伏乞寻访苗裔。护丧归葬。从之。仍敕岭南各委本道搜访。如有褚氏事迹相类者。寻访闻奏。当加优悯。

干符六年十月。京兆府奏。故尚父子仪庙。因霖雨倒塌。敕减赐御膳钱三千贯。雇丁匠修筑。仍令所司。明年仲春。以太牢祭于庙。时礼部员外郎崔佑甫。与谏官俱称过当。

章疏屡上。宰臣亦相次奏之。惟中书舍人李拯。上疏请行前诏。乃以太牢祀之。而是非相半。其月。敕以故卫国公李德裕孙延吉。起家为集贤校理。

天佑元年七月。中书门下奏。西都旧有凌烟阁。尽图国初功臣。今迁都东京。乞委营造一阁。图写梁王全忠。敕旨令于皇城内择地营造。仍赐名天佑旌功之阁。

唐会要卷四十六

前代功臣

永徽三年九月。诏以周司沐大夫裴融。赠尚书左丞封孝琰。有功前代。擢其子孙旌之。

其年五月诏。隋仪同三司豆卢毓。御史中丞游楚客。齐侍中崔季舒。给事黄门侍郎裴泽。并标忠烈。其子孙令所司量材叙用。先是。有诏追录前代忠鲠子孙。周相州总管尉迟回曾孙文礼诉言。回忠于周室。为隋所诛。上遣议之。太常卿江夏王道宗等议。皆以回死节于周。宜有甄录。褚遂良进曰。窃窥史籍。咸以救君难则为忠。不救则为逆。春秋赵穿弑晋灵公。赵盾为正卿。不讨贼。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由此言之。尉迟回受周重寄。既闻隋文作相。称兵邺下。南通于陈。北达突厥。顿兵六十余日。不赴国难。免其罪恶为幸。若谓之忠鲠。臣所深惑。群议然之。

封建

崔氏曰。苏冕所载封建篇。盖以贞观初。太宗文皇帝尝欲法周汉故事。分圭以王子弟。裂地以封功臣。诸儒议论纷纭。事卒停寝。故有表疏可编。自后封诸王或王功臣。但崇以爵等。食其租封而已。刘秩所云。设爵无土。署官不职者也。今子弟功臣封爵者。皆列之。高祖受禅。以天下未定。广封宗室。以威天下。皇从弟及侄。年始孩童者。数十人皆封为郡王。太宗即位。因举属籍问侍臣曰。封宗子。于天下便乎。尚书右仆射封德彝对曰。不便。历观往古封王者。今日最多。两汉以降。唯封帝子及亲兄弟。若宗室远疏者。非有功如周之郇滕。汉之贾泽。并不得滥叨名器。所以别亲疏也。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既崇。多给力役。盖以天下为私。殊非至公驭物之道也。太宗曰。然。朕理天下。本为百姓。非欲劳百姓以养己之亲也。于是卒以属疏降爵。唯有功者数人得王。余并封为县公。

武德元年六月。立世子建成为皇太子。封皇子元吉为齐王。宗室子孝基为永安王。道元为淮阳王。叔良为长平王。神通为永康王。神符为襄邑王。德良为新兴王。幼良为长乐王。道素为竟陵王。博乂为陇西王。奉慈为渤海王。八月。凉州贼帅李轨。以其地来降。封为梁王。十月。封从弟琛为襄武王。瑗为庐江王。柱国孝常为义安王。

三年六月。封皇子元景为赵王。元昌为鲁王。元亨为酆王。皇孙承宗为太原王。承道为安陆王。承干为恒山王。恪为长沙王。泰为宜都郡王。

四年三月。徙封宜都郡王泰为卫王。四月。封皇子元方为周王。元礼为郑王。元嘉为宋王。元则为荆王。元茂为越王。十二月。徙封宋王元嘉为徐王。

贞观二年正月。徙封汉王恪为蜀王。卫王泰为越王。楚王佑为燕王。

查看更多精彩 请上[illegible]吧

五年正月。封皇弟元裕为郐王。元名为谯王。灵夔为魏王。元祥为许王。元晓为密王。又封皇子愔为梁王。贞为汉王。恽为郯王。治为晋王。慎为申王。嚣为江王。简为代王。

十年正月。徙封赵王元景为荆王。鲁王元昌为汉王。郑王元礼为徐王。徐王元嘉为韩王。荆王元则为彭王。滕王元懿为郑王。吴王元轨为霍王。豳王元凤为虢王。陈王元庆为道王。魏王灵夔为燕王。蜀王恪为吴王。越王泰为魏王。燕王佑为齐王。梁王愔为蜀王。郯王恽为蒋王。汉王贞为越王。申王慎为纪王。

十一年正月。徙封郐王元裕为邓王。谯王元名为舒王。六月。徙封任城王道宗为江夏郡王。赵郡王孝恭为河间郡王。许王元祥为江王。

十三年六月。封皇弟元婴为滕王。

二十一年八月。封皇子明为曹王。

永徽元年二月。封皇子孝为许王。上金为杞王。素节为雍王。

六年正月。封皇子宏为代王。贤为潞王。

显庆二年二月。徙封雍王素节为郇王。

仪凤三年。徙封郇王素节为葛王。

文明元年三月。徙封杞王上金为毕王。又改泽王。徙封葛王素节为许王。

垂拱三年正月。封皇子成义为恒王。

其年十一月。改封千金王复为零陵王。

三年正月。封皇子隆范为卫王。隆业为赵王。

圣历三年十二月。封皇太子男重润为邵王。重福为平恩王。重俊为义兴王。重茂为北海王。

景龙元年五月。封韩王元嘉男讷为嗣韩王。故霍王元轨长子江都王绪男晖为嗣霍王。虢王元凤男巨为嗣虢王。故纪王慎男安封郡王铁成为嗣纪王。故鲁王灵夔孙范阳郡王蔼长男道坚为鲁王。故曹王明孙允为嗣曹王。各赐实封四百户。又封皇从兄境为归政郡王。睿宗子成器为蔡王。千里为寿春郡王。禧为天水郡王。初。侍中敬晖以唐室中兴。削武氏诸王。封宗姓为王爵。故有是命也。

唐隆元年六月。进封皇子衡阳郡王成义为申王。巴陵郡王隆范为岐王。彭城郡王隆业为薛王。

景云元年十月。以故吴王恪孙祎为嗣江王。

其年九月。封皇太子男嗣直为许昌郡王。嗣谦为真定郡王。

先天元年八月。封皇太子男嗣升为陕王。嗣直为郯王。嗣谦为郢王。

开元二年十一月。封皇第四子嗣真为鄫王。第五子嗣初为鄂王。第六子嗣元为鄄王。

十二年四月。封皇再从兄将作大匠祎为信安郡王。蜀王褕为广汉郡王。再从叔太子员外率更令嗣密王彻为濮阳郡王。再从兄太子家令嗣赵王琚为中山郡王。敕曰。傍继国王。礼有停废。以朕近属。特宜并封郡王。

十三年二月。封皇第八子滉为光王。第十二子潍为仪王。第十三子澐为颍王。第十六子泽为永王。第十八子清为寿王。第二十子泗为延王。第二十一子沐为盛王。第二十二子溢为济王。

二十一年九月。封皇子沔为信王。泚为义王。漼为陈王。澄为丰王。潓为恒王。漩为凉王。滔为深王。

二十八年九月。封皇太子之子僖为南阳郡王。倓为建宁郡王。佖为西平郡王。仅为新城郡王。　为颍川郡王。又封庆王子俨为新平郡王。仲为平原郡王。封棣王子僎为汝南郡王。侨为宜都郡王。封荥王子á为济阳郡王。偕为北平郡王。封仪王子侁为豫章郡王。健为广陵郡王。封永王子　为襄城郡王。封寿王子伓为河间郡王。封延王子倬为彭城郡王。封济王子傣为永嘉郡王。

至德二载十二月。进封南阳王杰为赵王。新城王仅为彭城王。颍川王　为兖王。第九男倕为襄王。第十男Ö为兴王。第十一男偲为杞王。第十二男侗为定王。

元年建丑月。封皇太子第二男邈为益昌郡王。第三男回为延庆郡王。赵王长男建为武威郡王。第二男逌为兴道郡王。彭王长男述为常山郡王。

大历十年二月。封第四子述为睦王。充岭南节度度支营田等大使。第五子逾为郴王。充渭北鄜坊等州节度大使。第六子连为恩王。第七子回为韩王。充汴宋等州节度大使。第八子遘为鄜王。第十三子造为忻王。充昭义军节度大使。第十四子暹为韶王。第十五子运为嘉王。第十六子遇为端王。第十七子遹为循王。第十八子通为恭王。第十九子达为原王。第二十子逸为雅王。

十四年六月。封元子诵为宣王。次子谟为舒王。谌为通王。谅为虔王。详为肃王。又封皇弟乃为益王。迅为随王。又封彭王第三男适为新城郡王。襄王长男遥为伊吾郡王。杞王长男连为同昌郡王。颍王第六男僤为歙国公。延王第八男代为兖国公。陈王第五男佼为潭阳郡王。仪王第八男佖为南川郡王。恒王长男循为清河郡王。又封蜀王长男训为东平郡王。德王长男谓为恭化郡王。长男赞为武都郡王。　为冯翊郡王。

建中元年八月。封嗣舒王藻为嗣郢王。

三年正月。封泾王　男为延德郡王。

四年六月。徙封彬王逾为丹王。鄜王遘为简王。豫章郡王侁为汧阳郡王。

兴元元年八月。合川郡王李晟。改封西平郡王。楼烦郡王浑瑊。改封咸宁郡王。

贞元元年四月。改封晋王谊为舒王。

四年四月。封皇第七子谅为邕王。仍拜开府仪同三司。皇太子长子淳开府仪同三司。封广陵郡王。二子涣为建康郡王。三子沔为洋川郡王。四子洵。殿中监。临淮郡王。五子浼。秘书监。宏农郡王。六子泳。汉东郡王。七子湜。少府监。晋陵郡王。八子淑。国子祭酒。高平郡王。九子滋。云安郡王。十子淮。太常卿。宣城郡王。十一子湑。德阳郡王。十五子浥。光禄卿。河东郡王。十六子况。卫尉卿。洛交郡王。舒王第二子涉。太仆卿。宁塞郡王。三子汭。太府卿。清河郡王。睦王子讽。太常卿。洪源郡王。丹王子访。宗正卿。宁邦郡王。恩王子诲。大理卿。景城郡王。简王子证。司农卿。平恩郡王。忻王子诸。太常卿。武威郡王。韶王子诩。鸿胪卿。晋昌郡王。嘉王子欣。太仆卿。新安郡王。端王子诚。卫尉卿。新兴郡王。循王子护。光禄卿。平乐郡王。

二十一年四月。封第十弟谔为钦王。第十一弟諴为珍王。男建康郡王沔为均王。改名纬。临淮郡王洵为溆王。改名纵。宏农王浼为莒王。改名纾。汉东郡王泳为密王。改名绸。晋陵郡王湜为郇王。改名总。高平郡王淑为邵王。改名约。云安郡王滋为宋王。改名结。宣城郡王淮为集王。改名缃。德阳郡王湑为冀王。改名絿。河东郡王浥为和王。改名绮。第十七男绚。封衡王。十九男纁。封会王。二十男绾。封福王。二十一男纮。封抚王。二十三男绲。封岳王。二十四男绅。封袁王。二十五男纶。封桂王。二十七男繟。封翼王。庚戌。封皇太子长子宁为平原郡王。二子宽为同安郡王。三子宥为延安郡王。四子察为彭城郡王。五子寰为高密郡王。六子寮为文安郡王。

元和元年八月。制封皇太子男平原郡王宁为邓王。同安郡王宽为澧王。延安郡王宥为遂王。彭城郡王察为深王。高密郡王寰为洋王。文安郡王寮为绛王。第十男审为建王。

长庆元年三月。封弟憬为鄜王。悦为琼王。惇为沔王。怿为婺王。愔为茂王。怡为光王。协为淄王。憺为衢王。惋为澶王。皇子湛为鄂王。涵为江王。凑为漳王。溶为安王。瀍为颍王。宜令有司。择礼册命。鄂王寻改为景王。

太和八年十一月敕。故澧王长子汉。可封东阳郡王。次男源。可封安陆郡王。三男演。可封临川郡王。故深王长男潭。封河内郡王。次男淑。封吴兴郡王。故绛王长男洙。封新安郡王。次男滂。封高平郡王。故溆王长男涌。封颍川郡王。淄王长男澼。封许昌郡王。沔王长男瀛。封晋陵郡王。祁王长男溥。封平阳郡王。

开成二年八月。敬宗皇帝第二子休复。封梁王。第三子执中。封襄王。第四子言扬。封汜王。第六子成美。封陈王。

五年三月。故襄王男宷。封乐安郡王。故陈王第十六男伾。封宣城郡王。

会昌六年五月敕。长男温。可封郓王。第二男泾。可封雅王。第三男滋。可封蕲王。第四男沂。可封庆王。

大中二年二月。封第五男泽为濮王。

三年十一月。封宪宗皇帝第十七男惕为彭王。

五年。封第六子润为鄂王。

六年十一月。封宪宗皇帝第十八男惴为棣王。

八年。封第七子洽为怀王。第八子汭为昭王。第九子汶为康王。

十一年。封第十子灌为卫王。第十一子滩为广王。

十四年。封宪宗子　为信王。

咸通三年。封长子佾为魏王。第二子侹为凉王。第三子佶为蜀王。第四子侃为威王初封郡王。封宪宗子　为荣王。

八年。封顺宗第二十二子缉为蕲王。

十三年。封第六子保为吉王。第八子倚为睦王。

中和元年九月十六日。封长子震为建王。

光启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封第二子陛为益王。

干宁元年十月十八日。封第二子祤为棣王。第三子禊为虔王。第四子禋为沂王。第五子祎为遂王。

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封第六子秘为景王。第七子祺为祁王。

光化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封第八子祯为雅王。第十子祥为琼王。

封建杂录上

贞观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太宗以宇内清晏。思以致理。谓公卿曰。朕欲使子孙长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尚书右仆射宋国公瑀对曰。臣观前代。国祚所以长久者。莫不封建诸侯。以为盘石之固。秦并六国。罢侯置守。二世而亡。汉有天下。众建藩屏。年踰四百。魏晋废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实可遵行。上然之。始议分封裂土之制。礼部侍郎李百药论曰。周氏以鉴夏殷之长久。遵黄唐之并建。维城盘石。深根固本。虽王纲弛废。而枝干相持。故使逆节不生。宗祀不绝。秦氏背师古之训。弃先王之道。践华恃险。罢侯置守。子弟无尺土之邑。兆庶罕共理之忧。故一夫号泽。七庙隳祀。臣以为自古皇王。君临宇内。莫不受命上元。飞名帝箓。缔构遇兴王之运。殷忧属启圣之期。虽魏武携养之资。汉高徒役之贱。非止意有觊觎。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狱讼不归。菁华已竭。虽帝尧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齐七政。非止情存揖让。守之亦不可固焉。以放勋重华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后。是知祚之长短。必在天时。政或盛衰。有关人事。宗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虽沦胥之道斯极。而文武之器犹在。斯则龟鼎运祚。已悬定于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东迁避逼。禋祀如　。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渐。有累于封建焉。暴秦运距闰余。数终百六。受命之主。德异禹汤。继世之君。才非启诵。借使李斯王绾之辈。咸开四履。将闾子婴之徒。俱启千乘。岂能逆帝王之勃兴。抗龙颜之祚命耶。然则得失成败。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辙。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浇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内。尽封诸侯。王畿千里之间。俱为采地。是以结绳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理刘曹之末。锲船求剑。未见其可。胶柱成文。弥所多惑。徒知问鼎请隧。有惧霸王之师。白马素车。无复藩篱之援。不悟望夷之衅。未堪羿浞之灾。复思高贵之殃。宁异申鄫之酷。此乃钦明昏乱。

自系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兴废。且数代之后。王室寖微。自藩屏化为仇敌。家殊俗。国异政。强凌弱。众暴寡。疆场彼此。干戈侵伐。狐骀之役。女子尽髽。崤陵之师。只轮不返。斯盖略举一隅。其余不可胜数。陆士衡方规规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据其大邑。天下晏然。以理待乱。斯言谬也。而设官分职。任贤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共理之寄。刺郡分竹。何代无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爱宝。人称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区区然称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岂容委以侯伯。则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则殊其忧乐。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国。藉庆门资。忘先业之艰难。轻自然之崇贵。莫不代增淫虐。时益骄侈。离宫别馆。切汉凌云。或刑人力而将尽。或召诸侯而共乐。陈灵则君臣悖礼。共侮征舒。卫宣则父子聚麀。终诛寿朔。乃云为己思理。岂若是乎。内外群官。选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镜以鉴之。年劳优其阶品。考绩明其黜陟。爵非代及。用贤之路斯广。人无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灭国杀君。乱常干纪。春秋二百年问。略无宁岁。次雎咸秩。遂用玉帛之君。鲁道有荡。每等衣裳之会。纵使西汉哀平之际。东汉桓灵之时。下吏淫暴。必不至此。为政之理。可以一言蔽焉。陛下独照宸衷。永怀前古。将复五等。而修旧制。建万国而亲诸侯。窃以汉魏以还。余风之弊未尽。勋华既往。至公之道斯革。请待琢雕成朴。以质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礼云毕。然后定疆理之制。议山河之赏。未为晚焉。中书侍郎颜师古论封建表曰。伏闻前年。陛下亲发圣虑。特降明敕。博问卿士。议欲封建。既合事宜。实惟理要。然而议者不一。各执异端。或欲追法殷周。远遵上古。天下之地。尽为封国。庶姓群官。皆锡茅社。或云雕弊之后。人稀土广。封建之事。盖未可行。此皆不臻至理。两失其衷。臣愚以为当今之要。莫如量其远近。分置王国。均其户邑。强弱相济。画野分疆。不得过大。间以州县。杂错而居。互相维持。永无倾夺。使各守其境。而不能为非。协力同心。则足扶京室。陛下然后分命诸子。各就封之。为置官寮。皆一省选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贡礼仪。具为条式。一定此制。万代永久。则狂狡绝暴慢之心。本朝无怵惕之虑。特进魏征议曰。臣闻三代之利建藩屏。保乂皇家。两汉之大启山河。同奖王室。故楚国不恭。齐桓有召陵之举。诸吕构难。朱虚奋北军之谋。九鼎危而复安。诸侯傲而还肃。比夫秦之孤立。子弟为匹夫。魏氏虚名。藩捍若囹圄。岂可同年而语哉。至于同忧共乐之谈。百足不僵之义。曹冏六代。陆机五等。论之详矣。陛下发明诏。封五等。事虽尽善。时即未遑。何也。自隋氏乱离。百殃俱起。黎元涂炭。十不一存。始蒙敷至仁以流元泽。沐春风而沾夏雨。一朝弃之。为诸侯之隶。众心未定。或致逃亡。其未可一也。既立诸侯。当建社稷。礼乐文物。仪卫左右。顿阙则理必不安。粗修则事有未暇。其未可二也。大夫卿士。咸资禄俸。薄赋则官府困穷。厚敛则人不堪命。其未可三也。王畿千里。地税不多。至于贡赋所资。在于侯甸之外。今并分为国邑。京师府藏必虚。诸侯朝宗。无所取给。其未可四也。今燕秦赵代。俱带蕃夷。黜羌旅拒。匈奴未灭。追兵内地。远赴边庭。不堪其劳。将有他变。难安易动。悔或不追。其不可五也。原夫圣人举事。贵在相时。时或未可。理资通变。敢进刍荛之议。惟明主择焉。六年。监察御史马周上疏曰。伏见诏书。令宗室勋贤。作镇藩部。贻厥子孙。嗣守其政。非有大故。则无黜免。臣窃惟陛下封之者。爱之重之。欲其　裔承守。而与国无疆也。臣以为如诏旨者。陛下思所以安存之。富贵之。然后使为世官也。古者以尧舜之父。犹有朱均之子。傥有孩童嗣职。万一骄愚。则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正欲绝之。则子文之理犹在。正欲留之。而栾黡之恶已彰。与其毒害于见存之百姓。则宁使割恩于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则向所谓爱之者。乃适所以伤之也。臣谓宜赋以茅土。　其户邑。必有材器。随器方授。则虽其翰翮非强。亦可以获免凶累。昔汉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终全其代者。良得其术也。愿陛下深思其宜。使夫得奉天恩。而子孙终其福禄也。

十一年六月六日。诏曰。设官司以制海内。建藩屏以辅王室。莫不明其典章。义存于至理。崇其贤戚。志在于无疆者也。今采按部之嘉名。参建侯之旧制。共理之职重矣。分土之实存矣。已有诏书。陈其至理。继世垂范。贻厥后昆。维城作固。同符前烈。荆州都督荆王元景。凉州都督汉王元昌。徐州都督徐王元礼。潞州都督韩王元嘉。遂州都督彭王元则。郑州刺史郑王元懿。绛州刺史霍王元轨。虢州刺史虢王元凤。豫州刺史道王元庆。寿州刺史舒王元名。邓州刺史邓王元裕。幽州都督燕王灵夔。苏州刺史许王元祥。安州都督吴王恪。相州都督魏王泰。齐州都督齐王佑。益州都督蜀王愔。襄州刺史蒋王恽。扬州都督越王贞。并州都督晋王治。秦州都督纪王慎等。或地居旦奭。夙闻诗礼。或望乃间平。早称才艺。并爵崇土宇。宠兼车服。诚孝之心。无忘于造次。风政之誉。克着于期月。宜冠藩垣。胙以休命。其所署刺史。咸令子孙。世世承袭。

唐会要卷四十七

封建杂录下

贞观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又以司空长孙无忌为赵州刺史。改封赵国公。尚书左仆射房元龄为宋州刺史。改封梁国公。故司空杜如晦密州刺史。封蔡国公。特进李靖为濮州刺史。改封卫国公。特进高士廉为申州刺史。改封申国公。赵郡王孝恭为观州刺史。改封河间郡王。同州刺史尉迟敬德为宣州刺史。改封鄂国公。光禄大夫李绩为蕲州刺史。改封英国公。左骁卫大将军段志元为金州刺史。改封褒国公。左领军大将军程知节为普州刺史。改封卢国公。兵部尚书侯君集为陈州刺史。改封陈国公。任城王道宗为鄂州刺史。改封江夏郡王。太仆卿刘宏基为朗州刺史。改封夔国公。金紫光禄大夫张亮为隰州刺史。改封郧国公。诏曰。周武定业。胙茅土于子孙。汉高受命。誓带砺于功臣。岂止重亲贤之地。崇其典礼。抑亦固盘石之基。寄以藩翰。但今之刺史。古之诸侯。虽立名不同。而监统一也。故申命有司。斟酌前代。宣条委共理之寄。象贤存世及之典。司空无忌等。并策名运始。功参缔构。即令子孙。世世承袭。非有大故。无或黜免。余官食邑并如故。其后无忌将之国。情皆系恋。不愿是行。辞不获免。谬出怨言。以激上怒云。臣披荆棘。以事陛下。今海内宁一。乃令世牧外州。复与迁徙何异。因上表固让。太宗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之通义也。意欲公之枝叶。翼朕子孙。长为藩翰。传之永久。情在此耳。而公等薄山河之誓。发言怨望。朕亦安可强公以土宇邪。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以今古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争之。竟从志宁议。二十日。敕五等封加开国之称。

刘秩政典曰。我皇帝思侔前古。永传后裔。下无山甫将明之才。乃听百药偏昧之说。从群臣之小议。挫为国之大经。设爵无土。署官不职。王泽不布。人无承化。遂令刑辟未弭。国用不殷。权柄擅于后氏。社稷绝而复存。揆久安之由。在于取顺而难为逆。绝欲夺之原。在于单弱而无所惮。此即事之明验也。百药不详秦汉晋宋齐隋得失之异。谓不足法。复忽淳于贾曹刘陆成败之说。委之天命。天之所命。人事而已。弃人事。舍天理。灭圣智。任存亡也。故建侯者。所以正冢嫡。安父子之分。使不相猜贰。岂藩屏王室已哉。夫先王之尚封建也。非止贵于永久。贵其从化而省刑。故郡建则督责。督责则刑生。国开则明教。明教则从化。从化之行。因于封建。封建则诸侯之制。与天子备同。备同而礼杀。礼杀然后可宣教化。宣教化则仁义长。仁义长则尊卑别。尊卑别则祸乱息。此封建之所以易为理也。郡县之理。可以小宁。不可以久安。可以责成。不可以化俗。呜呼。上无尧舜犹可也。有尧舜之德。欲广其泽。舍此何以哉。自汉以降。虽封建失道。然诸侯犹皆就国。今封建子弟。有其名号。而无其国邑。空树官僚。而无莅事。聚居京辇。食租衣税。国用所以不足也。

十六年。皇子年幼者。多任都督刺史。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曰。昔两汉以郡国理人。除郡以外。分立诸子。割土分疆。杂用周制。皇唐州县。麤依秦法。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岂不以遍王骨肉。镇捍四方。此之造制。道高前烈。如臣愚见。有小未尽。何者。刺史郡帅。民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内苏息。遇一不善。阖州劳弊。是以人君爱恤百姓。常为择贤。或称河润九里。京师蒙福。或人兴歌咏。生为立祠。汉宣帝云。与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如臣愚见。陛下王子之内。年齿尚幼。未堪临人者。且留京师。教以经学。一则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则观见朝仪。自然成立。因此积习。渐知为人。审堪临州。然后遣出。臣谨按汉明章和三帝。能友爱子弟。自兹以降。取为准的。封立诸王。各有国土。年尚幼小者。召留京师。训以礼法。垂以恩惠。讫三帝世。诸王数千百人。唯二王稍恶。自余餐和染教。皆为善人。此则前代事已验。惟陛下察焉。上纳之。

大足元年二月。冀州人苏安恒上疏曰。臣闻自昔明王之孝理天下者。不见二姓而俱王。当今梁定河内建昌诸王等。承陛下荫覆。并得封王。臣恐千秋万岁之后。于事非便。臣请黜为公侯。任以闲简。又闻陛下有二十余孙。今无尺土之封。此非久长之计也。臣请四面都督府。及要冲州郡。分土而王之。纵今年尚幼小。未闻养人之术。臣请择立师傅。成其孝敬之道。将以夹辅周室。藩屏皇家。使累叶重光。馂祀不辍。斯为美矣。岂不大哉。

神龙元年二月十四日。追封后父韦元贞为上洛郡王。左拾遗贾虚己上疏谏曰。臣闻孔子曰。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其非李氏而王。自古盟书所　。今陛下创制谋始。垂范将来。为皇王令图。子孙明镜。匡复未几。后族有私。臣虽愚庸。尚知不可。史官执简。必是直书。先朝赠太原郡王。殷监不远。如涣汗既行。惮改成命。臣望请皇后抗表固辞。使天下知引让之风。彤管着冲谦之德。不纳。

其年五月十五日。侍中敬晖等。以唐室中兴。武氏诸王。宜削其王爵。乃率群臣上表曰。臣闻神器者。天下之至公。必归于有德。王极者。域中之大宝。必顺乎天命。历考前史。详观帝业。皆不并兴。莫不更王。故三皇氏没而五帝氏兴。夏殷氏息而周汉氏作。何则。帝王之历数。必应乎五行。水盛则火衰。木衰则金盛。天地之气运。必顺乎四时。春往则夏来。暑退则寒集。则知五行之数。帝王不可违。违之则宗社不安。生人不理。四时之序。天地不能变。变之则霜露不时。水旱交错。自有隋失御。海内分崩。天历之重。归于唐室。万方乐业。荷拨乱之功。三圣重光。布生成之德。可谓有功于四海。有德于烝人。自则天皇后临御帝图。明目达聪。躬亲庶政。则有谗邪凶孽。诬惑睿哲。构害宗枝。诛夷殆尽。忠臣义士。实所痛心。自天授之际。时称改革。武家子弟。咸预封建。十余年间。实亦荣极于时。国家屏藩。岂得并封。事有升降。时使然也。今神器大宝。重归陛下。百姓讴歌，欣复唐业。臣又闻之。业不两盛。事不两大。故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前圣之格言。先哲之明诫。自皇阶反正。天命维新。武氏诸王。封建依旧。生者既加茅土。死者仍追赋邑。万夫失望。卿士寒心。何则。开辟已来。空有斯理。帝王之道。实无此法。陛下纵欲开恩。以行私惠。岂可违五行历数乎。乖四时寒暑乎。又海内众情。朝廷窃议。为武氏诸王身计。实将有损。何则。处之未得其所。居之实恐未安。陛下虽欲宠之。翻乃祸之。亦于事未立定分。于理不遵古典故也。且唐历有归。周命已去。爵重则难保。禄轻则易全。又武氏诸王。并居京辇。不降旧封。天下之心。窃将不可。陛下纵欲敦崇外戚。曲流恩贷。奈宗庙社稷之计何。奈卿士黎庶之议何。伏愿陛下为社稷之远图。割私情之小爱。上崇经邦之要。外顺遐迩之心。又故韩鲁霍舒纪泽等诸王。并遭非命。枉被诛戮。今遗孤余绪。虽罕有存者。继绝兴亡。义无或阙。伏望谋择近亲。继其禋祀。更开茅土。并列于朝。岂不固宗社之本。允人灵之愿。则陛下巍巍之业。贯三光而洞九泉。亲亲之义。上有伦而下有序。臣等并承荣宠。固竭丹衷。既为唐臣。实为唐计。伏乞圣慈。俯垂矜纳。疏奏。遂降武三思等为郡王。懿宗等为国公。

开元八年五月十八日敕。准令王妻为妃。文武官及国公妻为国夫人。母加太字。余人有官及爵者。听从高叙。但王者名器。殊恩或颁异姓。妻合从夫。授秩甲令。更无别条。率循旧章。须依往例。自今已后。郡嗣王及异姓王母妻。宜准令为妃。

封诸岳渎

垂拱四年七月一日。封洛水神为显圣侯。享齐于四渎。封嵩山神为神岳天中王。至万岁通天元年四月一日。神岳天中王可尊为神岳天中皇帝。至神龙元年二月。复为天中王。

先天二年八月二十日。封华岳为金天王。

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神为齐天王。礼秩加三公一等。

天宝五载正月二十三日。诏曰。五方定位。岳镇总其灵。万物阜成。云雨施其润。上帝攸宅。寰区是仰。且岱宗西岳。先已封崇。其中岳等三方。典礼所尊。未齐名秩。永言光被。用协灵心。其中岳神封为中天王。南岳神封为司天王。北岳神封为安天王。

六载正月十二日敕文。四渎五岳。虽差秩序。兴云播润。盖同利物。崇号所及。锡命宜均。其五岳既已封王。四渎当升公位。递从加等。以答灵心。其河渎宜封为灵源公。济渎封为清源公。江渎封为广源公。淮渎封为长源公。仍令所司择日。奏使告祭。

七载十二月九日。封昭应山为元德公。

八载闰六月五日敕文。封太白山为神应公。其九州镇山。除入诸岳外。并宜封公。

十载正月二十三日。封东海为广德王。南海为广利王。西海为广润王。北海为广泽王。封沂山为东安公。会稽山为永兴公。岳山为成德公。霍山为应圣公。医巫闾山为广宁公。

至德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敕。吴山宜改为吴岳。祠享官属。并准五岳故事。

上元二年十月。改华山为太山。华阴县为太阴县。

元和十五年闰正月敕。北岳宜改为镇岳。避穆宗讳也。

开成二年四月十一日敕。每闻京师旧说。以为终南山兴云。即必有雨。若晴霁。虽密云佗至。竟不沾霈。况兹山北面阙庭。日当顾瞩。修其望祀。宠数宜及。今闻都无祀宇。岩谷湫却在命祀。终南山未备礼秩。湫为山属。舍大从细。深所谓阙于兴云致雨之祀也。宜令中书门下。且差官设奠。宣告致礼。便令择立庙处所。回日以闻。然后命有司。实时建立。至八月。敕终南山宜封为广惠公。

三年。太常礼院奏。准去年十月六日敕。终南山封广惠公。册命讫。宜准四镇例。以本府都督敕使充献官者。今合每年一祭。仍请以季夏土王日祭之。应缘祭事。并令本州府备具。祀文。所司祭前五日送京兆府。

干宁五年十月一日。敕封少华山为佑顺侯。

天佑二年六月十六日。封洞庭湖君为利涉侯。青草湖君为安流侯。

查阅更多新版　请登录书吧

议释教上

武德七年七月十四日。太史令傅奕上疏。请去释教。高祖付群官详议。太仆卿张道源。称奕奏合理。尚书右仆射萧瑀。与之争论曰。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无法。请置严刑。奕曰。礼本事亲。终于奉上。而佛踰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萧瑀非出空桑。乃遵无父之教。瑀不能答。合掌云。地狱所设。正为是人。太宗尝临朝谓奕曰。佛道元妙。圣迹可师。卿独不悟何也。奕对曰。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俗。遵尚其道。皆是邪僻小人。模写庄老元言。文饰妖幻之教耳。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上然之。至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以沙门道士。亏违教迹。留京师寺三所。观三所。选耆老高行以实之。余皆罢废。至六月四日敕文。其僧尼道士女冠。宜依旧定。

贞观八年。上谓长孙无忌曰。在外百姓。大似信佛。上封事欲令我每日将十个大德。共达官同入。令我礼拜。观此乃是道人教上其事。侍中魏征对曰。佛道法本贵清净。以遏浮竞。昔释道安如此名德。符永固与之同舆。权翼以为不可。释惠琳非无才俊。宋文帝引之升殿。颜延之云。三台之位。岂可使刑余之人居之。今陛下纵欲崇信佛教。亦不须道人日到参议。

显庆二年诏曰。释典冲虚。有无兼谢。正觉凝寂。彼我俱忘。岂自遵崇。然后为法。圣人之心。主于慈孝。父子君臣之际。长幼仁义之序。与夫周孔之教。异辙同归。 礼悖德。朕所不取。僧尼之徒。自云离俗。先自尊高。父母之亲。人伦以极。整容端坐。受其礼拜。自余尊属。莫不皆然。有伤教名。实斁彝典。自今已后。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所司明为法制。即宜禁断。

开元二年闰二月十三日敕。自今已后。道士女冠僧尼等。并令拜父母。至于丧祀轻重。及尊属礼数。一准常仪。庶能正此颓弊。用明典则。

开元二年正月。中书令姚崇奏言。自神龙已来。公主及外戚。皆奏请度人。亦出私财造寺者。每一出敕。则因为奸滥。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远近充满。损污精蓝。且佛不在外。近求于心。但发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苍生安乐。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奸人。令坏正法。上乃令有司精加铨择。天下僧尼伪滥还俗者。三万余人。

大历十三年四月。剑南东川观察使李叔明奏请澄汰佛道二教。下尚书省集议。都官员外郎彭偃献议曰。王者之政。变人心为上。因人心次之。不变不因。循常守故者为下。故非有独见之明。不能行非常之事。今陛下以维新之政。为万代法。若不革旧风。令归正道者。非也。当今道士。有名无实。时俗鲜重。乱政犹轻。惟有僧尼。颇为秽杂。自西方之教。被于中国。去圣日远。空门不行五浊。比邱但行 法。爰自后汉。至于陈隋。僧之教灭。其亦数四。或至坑杀。殆无遗余。前代帝王。岂恶僧道之善。如此之深耶。盖其乱人。亦已甚矣。且佛之立教。清净无为。若以色见。即是邪法。开示悟入。惟有一门。所以三乘之人。比之外道。况今出家者。皆是无识下劣之流。纵其戒行高洁。在于王者。已无用矣。今叔明之心甚善。然臣恐其奸吏诋欺。而去者未必非。留者不必是。无益于国。不能息奸。既不变人心。亦不因人心。强制力持。难致远耳。臣闻天生蒸民。必将有职。游行浮食。王制所禁。故有才者受爵禄。不肖者出租税。此古之常道也。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举一僧以计天下。其费可知。陛下日旰忧勤。将去人害。此而不救。奚其为政。臣伏请僧道未满五十者。每年输绢四匹。尼及女道士未满五十者。输绢二匹。其杂色役。与百姓同。有才智者令入仕。请还俗为平人者听。但令就役输课。为僧何伤。臣窃料其所出。

不下今之租赋三分之一。然则陛下之国富矣。苍生之害除矣。其年过五十者。请皆免之。夫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列子曰。不斑白。不知道。人年五十岁。嗜欲已衰。纵不出家。心已近道况戒律检其性情哉。臣以为此令既行。僧尼规避还俗者。固已大半。其年老精修者。必尽为人师。则道释二教。益重明矣。上深嘉之。

元和十三年。功德使奏。凤翔府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牟尼佛指骨一节。其本传以为当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至来年合发。诏许之。命中使领禁兵。与僧徒迎护至京。上开光顺门以纳之。留禁中三日。乃送京城佛寺。王公士庶。瞻礼施舍。如恐不及。百姓有废业竭产。烧顶灼臂。而云供养者。又有开肆恶子。不苦焚烙之痛。谲言供养。而爇其肌肤。繇是佛骨所在。往往盗发。既擒获。皆向之自灼者。农人多废东作。奔走京城。于是刑部侍郎韩愈上疏极谏曰。臣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始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永。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餐。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圣神英武。数千百年以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今闻陛下令京都僧于凤翔。迎取佛骨。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其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师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贱微。于佛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千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于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入宫禁。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茢。除去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万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成祸福。凡有殃咎。请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疏奏。上怒甚。间一日。出以示宰臣。将加重法。裴度崔群对曰。韩愈上忤尊听。诚宜得罪。然非内怀忠恳。不避黜责。岂能至此。伏乞稍赐宽容。以来谏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乖诞也。愈为人臣。而敢尔狂忽。不可赦。于是人情惊惋。至于国戚。亦以罪愈为人臣戒。而给事中崔植洎诸谏官皆上疏论救。不纳。遂贬潮州刺史。

会昌五年八月制。朕闻三代已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像教寖兴。是逢季时。传此异俗。因缘染习。蔓衍滋多。以至于耗蠹国风。而渐不觉。以至于诱惑人心。而众益迷。洎乎九有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为金宝之饰。

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莫过于此。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馁者。一妇不织。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殿。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况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而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贞观开元。亦尝厘革。　除不尽。流衍转滋。朕博览前言。旁求舆议。弊之可革。断在不疑。而中外诸臣。协予至意。条疏至当。宜从所请。诚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物利众。予不让焉。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隶僧尼属主客。显明外国之教。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于戏。前古未行。似将有待。及今尽去。岂谓无时。驱游惰不业之徒。已逾千万。废丹　无用之居。何啻亿千。自此清净训人。慕无为之理。简易为政。成一俗之功。将使六合黔黎。同归皇化。尚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明廷。宜体予志。宣布中外。咸使知闻。

唐会要卷四十八

议释教下

大中六年十二月。祠部奏。当司伏准累年赦文。及别敕建置佛堂。并剃度僧尼等。伏以陛下护持释教。以济群生。自出圣慈。孰不知感。非欲华饰寺宇。广度僧尼。兴作劳人。匮竭物力。近日天下。未喻圣心。建置渐多。剃度弥广。奢靡相尚。浸以日繁。恐黎甿因兹受弊。臣职司其局。不敢旷官。当陛下求理纳谏之时。是小臣罄竭肝胆之日。伏乞允臣所奏。明立新规。旧弊永除。天下知禁。如此见佛法可久。民不告劳。时宰臣因是上言。伏以西方之教。清净为宗。拯济为业。国家宏阐已久。实助皇风。然度僧不精。则戒法隳坏。造寺无节。则损费过多。有司举陈。实当职分。但须酌量中道。使可久行。自后应诸州准元敕置寺外。如有胜地名山。灵踪古迹。实可留情。为众所知者。即任量事修建。却仍旧名。其诸县有户口繁盛。商旅辐辏。愿依香火。以济津梁。亦任量事。各置院一所。于州下抽三五人住持。其有山谷险难。道途危苦。羸车重负。须暂憩留。亦任因依旧基。却置兰若。并须是有力人自发心营造。不得令奸党。因此遂抑敛乡闾。此外更不得辄有起建。如引别敕处分。不在此限。其僧尼逾滥之源。皆缘私度。本教遮止。条律极严。不得辄有起建。如可容奸。必在禁绝。犯者准元敕科断讫。仍具乡贯姓号申祠部上文牒。其官度僧尼。数内有阙。即仰本州。集律僧众同议。拣择聪明有道性。已经修炼。可以传习参学者。度之。贵在教法得人。不以年齿为限。若惟求长老。即难奉律仪。剃度讫。仍具乡贯姓号申祠部请告牒。其僧中有志行坚精。愿寻师访道。但有本州公验。即任远近游行。所在关防。切宜觉察。不致真伪相杂。藏庇奸人。制可。

咸通二年。上以志奉释氏。怠于朝政。左散骑常侍萧仿上疏论之曰。臣闻元祖之道。用慈俭为先。素王之风。以仁义为本。如佛者。方外之教。非帝王所能慕也。昔贞观中。高宗在东宫。以长孙皇后疾厉。上言度僧。以资福事。后曰。佛者异方之教。存而勿论。岂以一女子。而紊王道乎。故谥曰文德。且母后之论。尚能若此。哲王之心。安可反是哉。疏奏。上甚嘉之。

六年。尚书右丞李蔚复上疏谏曰。臣闻孔子圣者也。言必称周任之言。苻融贤者也。谏必称王猛之议。诚以事求师古。词贵达情。陛下自纂帝图。克崇佛事。臣采本朝名臣奏启之言。以证奉佛始终之要。天后时。曾营大像。狄仁杰谏曰。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来。皆从地出。中宗时。公主贵戚奏度僧尼。姚崇谏曰。佛不在外。求之于心。睿宗为金仙玉真二公主造二道宫。辛替否谏曰。自夏以来。淫雨不解。谷荒于垄。麦烂于场。

陛下圣人也。远无不知。陛下明君也。细无不见。而造不急之观。贾六合之怨。又谏造寺曰。释教以清净为基。慈悲为主。今三时之月。穿池沼。损命也。殚府库。损人也。广殿宇。营身也。损命则不慈悲。损人则不济物。营身则不清净。臣观仁杰。天后时上公也。崇。开元时贤相也。替否。睿宗之直臣也。每览斯言。未尝不废卷。叹惜其言之不行也。伏望详前事之安危。览昔贤之启奏。营缮之闲。稍宜停减。疏奏。优诏嘉之。

寺

开业寺　丰乐坊。本隋仙都宫。武德元年。高祖为尼明照废宫置证果寺。贞观九年。废寺立为高祖别庙。号静安宫。仪凤元年十一月十五日。敕废宫立开业寺。其宫中内人移就献陵。

会昌寺　金城坊。本隋海陵公贺若谊宅。义宁元年。义师入关。太宗顿兵于此。武德元年。因置为寺。

崇义寺　长寿坊。本隋延陵公于铨宅。武德三年。桂阳公主为驸马赵慈景所立。

楚国寺　晋昌坊。本隋废兴道寺。高祖起义太原。第五子智云在京。为留守阴世师所害。后追封楚王。因立寺。

兴圣寺　通义坊。本高祖潜龙旧宅。武德元年。以为通义宫。贞观元年。立为尼寺。

龙兴寺　颁政坊。贞观五年。太子承干立为并光寺。神龙元年改名。

兴福寺　修德坊。本王君廓宅。贞观八年。太宗为太穆皇后追福。立为宏福寺。神龙元年改名。

西明寺　延康坊。本隋越国公杨素宅。武德初。万春公主居住。贞观中。赐濮王泰。泰死。乃立为寺。

慈恩寺　晋昌坊。隋无漏废寺。贞观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高宗在春宫。为文德皇后立为寺。故以慈恩为名。寺内浮图。永徽三年。沙门元奘所立。

青龙寺　新昌坊。本隋废灵感寺。龙朔二年。新城公主奏立为观音寺。景云二年改名。

崇敬寺　静安坊。本隋废寺。高祖为长安公主立为尼寺。高祖崩后。改为宫。以为别庙。后又为寺。

资圣寺　崇仁坊。本太尉长孙无忌宅。龙朔三年。为文德皇后追福。立为尼寺。咸亨四年。复为僧寺。

招福寺　崇义坊。本干封二年。睿宗在藩所立。其地本隋正觉废寺。南北门额。并睿宗亲题之。

崇福寺　林祥坊。本侍中杨恭仁宅。咸亨二年九月二日。以武后外氏宅立太原寺。垂拱三年十二月。改为魏国寺。载初元年五月六日。改为崇福寺。

光宅寺　光宅坊。仪凤二年。望气者言此坊有异气。敕令掘。得石　。得舍利万粒。遂于此地立为寺。

荐福寺　开化坊。半以东。隋炀帝在藩旧宅。武德中。赐尚书右仆射萧瑀为园。后瑀子锐。尚襄城公主。不欲与姑异居。遂于园后地造宅。公主卒后。官市为英王宅。文明元年三月十二日。敕为高宗立为献福寺。至六年十一月。赐额改为荐福寺也。

兴唐寺　太宁坊。神龙元年三月十二日。敕太平公主为天后立为罔极寺。开元二十年六月七日。改为兴唐寺。

永寿寺　永安坊。景龙三年。为永寿公主所立。

安国寺　长乐坊。景云元年九月十一日。敕舍龙潜旧宅为寺。便以本封安国为名。

章敬寺　通化门外。大历二年七月十九日。内侍鱼朝恩请以城东庄为章敬皇后立为寺。因拆哥舒翰宅。及曲江百司看屋。及观风楼造焉。

宝应寺　道政坊。大历四年正月二十九日。门下侍郎王缙。舍宅奏为寺。以年号为名。

龙兴寺　宁仁坊。贞观七年。立为众香寺。至神龙元年二月。改为中兴寺。右补阙张景源上疏曰。伏见天下诸州。各置一大唐中兴寺观。固以式标昌运。光赞鸿名。窃有未安。刍言是献。至于永昌登封。创之为县名者。是先圣受图勒名之所。陛下思而奉之。不令更改。今圣善报慈。题之为寺阁者。是陛下深仁至孝之德。古先帝代。未之前闻。况唐运自崇。周亲抚政。母子成业。周替唐兴。虽绍三朝。而化侔一统。况承顾复。非谓中兴。夫言中兴者。中有阻闲。不承统历。既奉成周之业。实扬先圣之资。君亲临之。厚莫之重。中兴立号。未益前规。以臣愚见。所置大唐中兴寺观及图史。并出制诰。咸请除中兴之字。直以唐龙兴为名。庶望前后君亲。俱承正统。周唐宝历。共协神聪。上纳之。因降敕曰。文叔之起舂陵。少康之因陶正。中兴之号。理异于兹。思革前非。以归事实。自今已后。不得言中兴之号。其天下大唐中兴寺观。宜改为龙兴寺观。诸如此例。并即令改。

天宫寺　观善坊。高祖龙潜旧宅。贞观六年立为寺。

天女寺　敦业坊。贞观九年。置为景福寺。武太后改为天女寺。

敬爱寺　怀仁坊。显庆二年。孝敬在春宫。为高宗武太后立之。以敬爱寺为名。制度与西明寺同。天授二年。改为佛授记寺。其后又改为敬爱寺。

福先寺　游艺坊。武太后母杨氏宅。上元二年。立为太原寺。垂拱三年二月。改为魏国寺。天授二年。改为福先寺。

长寿寺　嘉善坊。长寿元年。武后称齿生发变。大赦改元。仍置长寿寺。

崇先寺　证圣元年正月十八日。以崇先府为寺。开元二十四年九月一日。改为广福寺。

圣善寺　章善坊。神龙元年二月。立为中兴。二年。中宗为武太后追福。改为圣善寺。寺内报慈阁。中宗为武后所立。景龙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制。东都所造圣善寺。更开拓五十余步。以广僧房。计破百姓数十家。监察御史宋务光上疏谏曰。陛下孝思罔极。崇建佛寺。

土木之功。庄严斯毕。僧房精舍。宴坐有余。禅宇道场。经行已足。更事开拓。夺人便利。贫者有沟壑之忧。富者无安堵之所。行非急切。何至于斯。况阳和发生。播植伊始。兴役丁匠。废弃农功。一夫不耕。必有饥者。三时之务。安可夺焉。臣闻失鬼神之心。可因巫祝而谢。失君长之心。可因左右而谢。失父母之心。可因亲戚而谢。唯失百姓之心。不可解也。陛下以万邦为念。何用伤一物之心。应须拓寺。请俟农隙。疏奏。上不纳。

安国寺　宣教坊。本节愍太子宅。神龙二年。立为崇恩寺。后改为卫国寺。景云元年十二月六日。改为安国寺。

荷泽寺　宜人坊。太极元年二月十七日。睿宗在藩。为武太后追福所立。初名慈泽寺。神龙二年。改为荷泽寺。其时于西京亦立荷恩寺。

奉国寺　修行坊。本张易之宅。未成而易之败。后赐太平公主乳母奉国夫人。寻奏为寺。

昭成寺　道光坊。本沙苑监之地。景龙元年。韦庶人立为安乐寺。韦氏诛。改为景云寺。寻又为昭成皇后追福。改为昭成寺。

华严寺　景行坊。景云三年立为寺。开元二十一年。改为同德寺。

唐兴寺　贞观三年十二月一日诏。有隋失道。九服沸腾。朕亲总元戎。致兹明伐。誓牧登陑。曾无宁岁。思所以树立福田。济其营魄。可于建义以来。交兵之处。为义士凶徒。陨身戎阵者。各建寺刹。招延胜侣。法鼓所振。变炎火于青莲。清梵所闻。易苦海于甘露。所司宜量定处所。并立寺名。支配僧徒。及修院宇。具为事条以闻。仍命虞世南。李百药。褚遂良。颜师古。岑文本。许敬宗。朱子奢等。为碑记。铭功业。破刘武周于汾州。立宏济寺。宗正卿李百药为碑铭。破宋老生于吕州。立普济寺。著作郎许敬宗为碑铭。破宋金刚于晋州。立慈云寺。起居郎褚遂良为碑铭。破王世充于邙山。立昭觉寺。著作郎虞世南为碑铭。破窦建德于泛水。立等慈寺。秘书监颜师古为碑铭。破刘黑闼于洺州。立昭福寺。中书侍郎岑文本为碑铭。已上并贞观四年五月建造毕。

慈德寺　京兆府武功县庆善宫西百步。贞观五年。为太穆皇后故置。以慈德名之。

永徽六年正月三日。昭陵侧置一寺。尚书右仆射褚遂良谏曰。关中既是陛下所都。自长安而制四海。其闲卫士已上。悉是陛下爪牙。陛下必欲乘衅灭辽。若不役关中人。不能济事。由此言之。理须爱惜。今者昭陵建造佛寺。唯欲早成其功。虽云和雇。皆是催迫发遣。豳州已北。岐州已西。或一百里。或二百里。皆来赴作。遂积时月。岂其所愿。陛下昔尝语宏福寺僧云。我义活苍生。最为功德。且又今者所造。制度准禅定寺则大宏福。寺自不可大于宏福。既有东道征役。此寺亦宜渐次修营。三二年得成。亦未为迟。

干封元年正月十七日。兖州置观寺各三所。观以紫云仙鹤万岁为称。寺以封岳非烟重轮为名。各度二七人。

天授元年十月二十九日。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至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并改为开元寺。

景云二年七月。左拾遗辛替否疏谏曰。夫释教以清净为本。慈悲为主。故恒体道以济物。不为利欲以损人。故恒忘己以全真。不为营身以害教。三时之月。掘山穿地。损命也。殚府虚帑。损人也。广殿长廊。营身也。损命则不慈悲。损人则不济物。营身则不清净。岂大圣大神之心乎。臣以为非崇教也。自像王西下。佛教东传。青螺不入于周前。白马方行于汉后。风流雨散。千帝百王。饰弥盛而国弥空。信弥重而祸弥大。覆车继轨。曾不改途。晋臣以奉佛取讥。梁王以舍身构隙。若以造寺必期为治体。养人不足为经邦。则殷周已往皆暗乱。汉魏已降皆圣明。殷周已往为不长。汉魏已降为不短。臣闻夏为天子。二十余代。而殷受之。殷为天子。二十余代。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代。而汉受之。自汉以后。历代可知也。何者有道之长。无道之短。岂因其穷金玉。修塔庙。方见享祚乎。臣以为减琢雕之费。以赈贫人。是有如来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虫。是有如来之仁。罢营构之直。以给边陲。是有汤武之功。减不急之禄。以购廉清。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缓其所急。急其所缓。亲未来而疏见在。失真实而冀虚无。重俗人之所为。轻天子之功业。臣切痛之矣。当今出财依势者。尽度为沙弥。避役奸讹者。尽度为沙弥。其所未度。惟贫人与善人耳。将何以作范乎。将何以租赋乎。将何以力役乎。臣以为出家者舍尘俗。离朋党无私爱。今殖货营生。仗亲树党。畜妻养子。是致人以毁道。非广道以求人。伏见今之宫观台榭。唯京师之与洛阳。不增修饰。犹恐奢丽。陛下尝欲填池堑。捐苑囿。以瞻贫人无产业者。今天下佛寺。盖无其数。一寺堂殿。倍陛下一宫。壮丽甚矣。用度过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臣窃痛之。

景龙二年九月。并州清源县尉吕元太上疏曰。陛下六合为家。万邦作主。布慈悲于沙界。树功业于元劫霓旌宝盖。接影都畿。凤刹龙宫。相望都邑。然释氏真教。平等为宗。本之以慈悲。加之以布施。伏愿陛下广平施之德。成育养之恩。回营构之资。充疆场之费。则如来布施之法也。赐之谷帛。惠及饥寒。则如来慈悲之化也。丝纶既行。中外胥悦。则如来平等之教也。臣谨按金刚般若经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是知大乘之宗。声色不见。岂释迦之意。在雕琢之功。今之作者。臣所未喻。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宴侍臣近亲于梨园。因问以时政得失。绛州刺史成 对曰。夫释教之设。以慈悲为主。盖欲饶益万姓。济牧群生。若乃邃宇珍台。层轩宝塔。耗竭府库。劳役生人。惧非菩萨善利之心。或异如来大悲之旨。臣备职方岳。叨膺洪运。敢陈刍荛。狂妄死罪。中书令萧至忠奏曰。方今百姓贫乏。边境未宁。府藏内空。仓廪不实。诚宜节财用之费。省土木之功。务存农事。爱惜人力。寺观之役。实可且停。成 之言。伏希采纳。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嗣立上疏曰。臣窃见比者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宏博。竞崇瑰丽。大则费一二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余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已上。运转木石。人牛不停。废人功。害农务。事既非急。时多怨咨。故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人乃足。诚哉此言。且元象秘妙。归于寂灭。苟非修心定慧。诸法皆涉有为。至如土木雕刻等。惟是殚竭人力。但学互相夸丽。岂关降伏身心。凡所兴功。皆须掘凿。蛰虫在土。种类最多。每日杀伤。动即万计。连年如此。损害可知。于至道既有乖。在生人极为损。陛下岂不深思之。

贞元十三年四月敕。曲江南弥勒阁。宜赐名贞元普济寺。

元和二年九月敕。成都府宜置圣寿南平二佛寺。

十二年二月。置元和圣寿佛寺于右神策军。

长庆元年三月。刘总请以幽州私第为佛寺。诏以报恩名。仍遣中官焦仙晟以寺额赐之。

太和二年十月。河中观察使薛苹奏。中条山兰若营建之初。有两泉涌出。请赐额为太和寺。从之。

会昌五年七月。中书门下奏。天下诸州府寺。据令式。上州以上。并合国忌日集官吏行香。臣等商量。上州已上合行香。州各留寺一所。充国忌日行香。列圣真容。便移入合留寺中。其下州寺并合废毁。敕旨。所合留寺。如舍宇精华者。即留。如是废坏不堪者。亦宜毁除。但国忌日当州宫观内行香。不必定取寺名。余依。其月又奏。请两街合留寺十所。每寺留僧十人。敕旨。宜每街各留寺两所。每寺各留三十人。

六年正月。左右街功德使奏。准今月五日赦书节文。上都两街。先各留寺两所。依前委功德使收管。其所添寺。于废寺中拣择堪修建者。臣今左街谨具拣择置寺八所。及数内回改名额。分析如后。两所依前名额。兴唐寺。保寿寺。六所改名旧额。僧寺四所。宝应寺改为资圣寺。青龙寺改为护国寺。菩提寺改为保唐寺。清禅寺改为安国寺。缘闲架数少。取华阳寺连接充数。尼寺二所。法云寺改为唐安寺。崇敬寺改为唐昌寺。右街置八所。二所先准敕留。西明寺请改为福寿寺。庄严寺改为圣寿寺。八所添置二所。请依旧名额。僧寺一所。千福寺。尼寺一所。兴元寺。六所请改名。僧寺五所。化度寺改为崇福寺。永泰寺改为万寿寺。温国寺改为崇圣寺。经行寺改为龙兴寺。奉恩寺改为兴福寺。尼寺一所。万善寺改为延唐寺。谨定拣择添置及改名额分析如前。敕旨。宜依。

大中元年闰三月敕。会昌季年。并省寺宇。虽云异方之教。无损为政之源。中国之人。久行其道。厘革过当。事体未宏。其灵山胜景。天下州府。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二年正月三日赦节文。上都除元置寺外。每街更各添置寺五所。东都共添置五所。僧寺三所。尼寺二所。仍每寺度五十人。益荆扬润汴并蒲襄等八道。除元置寺五所外。更添置僧寺一所。尼寺一所。诸道节度刺史州。除元置寺外。更添置寺一所。其所置僧寺。合度三十人。诸道管内州。未置寺处。宜置僧尼寺各一所。每寺度三十人。五台山宜置僧寺四所。尼寺一所。如有见存者。便令修饰。每寺度五十人。其僧尼年几限约。并诸条流。并准会昌六年五月五日条例处分。

五年正月诏。京畿及郡县士庶。要建寺宇村邑。勿禁。兼许度僧尼。住持营造。其年七月。宰臣奏。陛下崇奉释教。臣子皆愿奔走。虑士庶等物力不逮。扰人生事。望令两畿及州府长吏。与审度事宜。撙节闻奏。不必广为建造。驱役黎甿。其所请度僧尼。亦须选有道行。为州县所称信者。不得容隐凶恶之流。却非敬道。望委长吏。精加拣择。其村邑佛堂。望且待兵罢建置为便。十月十七日。宰臣等上言。近有敕许罢兵役后建置佛堂兰若。若今边事宁息。必恐奏请继来。若不先议条流。临事恐难止约。伏以释门之教。本贵正真。奉之精严。则人用加敬。今诸州府寺宇新添。功悉未毕。百姓等若志愿崇奉。则宜并力同修。自今已后。有请置佛堂兰若者。望所在长吏。分明晓示待一切毕后。或有云州府远处大县。即许量事建置一所。其余村坊。不在更置佛堂兰若限。制可

唐会要卷四十九

像

久视元年八月十五日。将造大像。税天下僧尼人出一钱。内史狄仁杰上疏曰。今之伽蓝。制逾宫阙。功不使鬼。必役于人。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生之有时。用之无度。编户所奉。恒苦不充。痛切肌肤。不辞棰楚。僧道一说。矫陈祸福。剪发解衣。仍嫌其少。亦有离间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纳妻。谓无彼此。皆托佛法。诖误生

人。里闬动有经坊。阛阓亦有精舍。化诱所急。切于官征。法事所须。严于制敕。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知之僧。凡有几万。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臣每思惟。实所悲痛。今之大像。若无官助。义无得成。若费官财。又尽人力。一旦有难。将谁救之。

大足元年正月。成均祭酒李峤谏曰。臣以法王慈敏。菩萨护持。唯拟饶益众生。非要修营土木。殿堂佛宇。处处皆有。见在足堪供养。无烦更有修营。窃见白司马阪欲造大像。虽税非户口。钱出僧尼。不得州县祗承。必是不能济办。终须科率。岂免劳扰。但天下编户。贫弱者众。亦有佣力客作。以济糇粮。亦有卖舍贴田。以供王役。伏闻造修之钱。见有一十七万余贯。若将散施。广济贫穷。人与一千。自然济得一十七万余户。拯饥寒之弊。省劳役之勤。顺诸佛慈悲之心。沾圣君亭毒之意。人神胥悦。功德无穷。方作过后因缘。岂如见在果报。垂九霄之泽。收万姓之心。开此恩造。谁不感悦。

长安四年十月九日敕。大像宜于白司马阪造为定。仍令春官尚书建安王攸宁。充检校大像使。监察御史张廷珪谏曰。夫佛者。以觉知为义。因心而成。不可以诸相窥也。故经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此明如来之果。不可外求也。陛下信心归依。壮其塔庙。广其尊容。已遍于天下矣。盖有住于像。而行布施。非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何以言之。经云。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及恒河沙等身命布施。其福甚多。若人于经中受持。及四句偈等。为人演说。其福胜彼。如佛所言。则陛下倾四海之财。殚万人之力。穷山之木以为塔。极冶之金以为像。虽劳则甚矣。费则多矣。而所获福缘。不愈于殚劳之匹夫。沙门之末学。受持精进。端坐思惟。理亦明矣。臣窃为陛下小之。今陛下广树熏修。又置精舍。则经云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着。盖有为之法。不足尚也。况此营造。事殷土木。或开发盘礴。峻筑基阶。或填塞川涧。通转采斫。辗压虫蚁。动盈巨亿。岂佛标坐夏之义。　蠢动而不忍害其生哉。今陛下何以为之。又役鬼不可。唯人是营。通计工匠。率多贫窭。朝驱暮役。劳筋苦骨。箪食瓢饮。晨炊星饭。饥渴所致。疾疫交集。岂佛标徒行之义。　畜兽而不忍残其力哉。今陛下何以为之。伏惟慎之重之。思菩萨之行为。利益一切众生。应如是布施。则经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其福德若东西南北四维。上下虚空。不可思量矣。何必勤勤于住相。雕苍生之财。崇不急之务。臣以时政论之。则宜先边境。蓄府库。养生力。以释教言之。则宜救苦厄。灭诸相。崇无为。伏惟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务以治为上。不以人废言。帝从其言。即停作。

建中元年四月。妃父王景仙。驸马高怡。献金铜佛像以为寿。上使谓曰。有为功德。吾不欲为久矣。舁而还之。

元和五年十月。新罗王遣其子献金银佛像。

僧道立位

贞观十一年正月十五日。诏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至上元元年八月二十四日辛丑。诏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至天授二年四月二日。敕释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处道士之前。至景云二年四月八日诏。自今已后。僧尼道士女冠。并宜齐行并集。

僧尼所隶

延载元年五月十一日敕。天下僧尼隶祠部。不须属司宾。

开元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中书门下奏。臣等商量。缘老子至流沙。化胡成佛法。本西方兴教。使同客礼。割属鸿胪。自尔已久。因循积久。圣心以元元本系。移就宗正。诚如天旨。非愚虑所及。伏望过元日后。承春令便宜。其道僧等既缘改革。亦望此时同处分。从之。至二十五年七月七日制。道士女冠。宜隶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检校。至天宝二载三月十三日制。僧尼隶祠部。道士宜令司封检校。不须隶宗正寺。

元和二年二月。诏僧尼道士同隶左街右街功德使。自是祠部司封。不复关奏。

会昌五年七月。中书门下奏。奉宣。僧尼不隶祠部。合系属主客。与复合令鸿胪寺收管。宜分析奏来者。天下僧尼。国朝已来。并隶鸿胪寺。至天宝二年。隶祠部。臣等据大唐六典。祠部掌天下宗庙大祭。与僧事殊不相及。当务根本。不合归尚书省。属鸿胪寺亦未允当。又据六典。主客掌朝贡之国。七十余番。五天竺国。并在数内。释氏出自天竺国。今陛下以其非中国之教。已有厘革。僧尼名籍。便令系主客。不隶祠部及鸿胪寺。至为允当。从之。

六年五月制。僧尼依前令两街功德使收管。不要更隶主客。所度僧尼。令祠部给牒。

杂录

贞观二年五月十九日敕。章敬寺是先朝创造。从今已后。每至先朝忌日。常令设斋行香。仍永为恒式。

开元二年二月十九日敕。天下寺观。屋宇先成。自今已后。更不得创造。若有破坏。事须条理。仍经所司陈牒检验。先后所详。七月十三日敕。如闻百官家。多以僧尼道士等为门徒往还。妻子等无所避忌。或诡托禅观。祸福妄陈。事涉左道。深斁大猷。自今已后。百官家不得辄容僧尼等至家。缘吉凶要须设斋者。皆于州县陈牒寺观。然后依数听去。二十九日敕。佛教者在于清净。存乎利益。今两京城内。寺宇相望。凡欲归依。足申礼敬。如闻坊巷之内。开铺写经。公然铸佛。自今已后。村坊街市等。不得辄更铸佛写经为业。须瞻仰尊容者。任就寺礼拜。须经典读诵者。勒于寺赎取。如经本少。僧为写供。诸州寺观。亦宜准此。

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敕有司。试天下僧尼年六十已下者。限诵二百纸经。每一年限诵七十三纸。三年一试。落者还俗。不得以坐禅对策义试。诸寺三纲统。宜入大寺院。

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敕。朕先知僧徒至弊。故预塞其源。不度人来。向二十余载。访闻在外。有二十已下小僧尼。宜令所司。及府县检责处分。又曰。惟彼释道。同归凝寂。各有寺观。自宜住持。如闻远就山林。别为兰若。兼亦聚众。公然往来。或妄说生缘。辄在俗家居止。即宜一切禁断。

天宝五载二月二十五日。京兆尹萧炅奏。私度僧尼等。自今已后有犯。请委臣府司。男夫并一房家口。移隶碛西。

会昌五年七月。中书门下奏。以天下废寺铜像。及钟磬等委诸道铸。事具泉货门。其月。又奏天下士庶之家。所有铜像。并限敕到一月内送官。如违此限。并准盐铁使旧禁铜

条件处分。其土木等像。并不禁。所由不得因此扰人。其京城及畿内诸县。衣冠百姓家。有铜像并望送纳京兆府。自拆寺以来。应有铜像等。衣冠百姓家收得。亦限一月内陈首送纳。如辄有隐藏。并准旧条处分。敕旨。宜依。八月。中书门下奏。诸道废毁寺铁像。望令所在销为农器。　石之像。望令销付度支。敕旨。依。

六年八月敕。准今年五月三日赦书节文。如缘修饰佛像。但用土木。足以致敬。不得用金银铜铁。及宝玉等。如有犯衣冠。录名闻奏。

燃灯

先天二年二月。胡僧婆陀请夜开城门。燃灯百千炬。三日三夜。皇帝御延喜门。观灯纵乐。凡三日夜。左拾遗严挺之上疏曰。窃惟陛下孜孜庶政。业业万几。盖以天下为心。深戒安危之理。奈何亲御城门。以观大酺。累日兼夜。臣愚窃所未喻。且臣卜其昼。未卜其夜。史册攸传。君举必书。帝王重慎。今乃暴衣冠于上路。罗伎乐于中宵。陛下反朴复古。宵衣旰食。不矜细行。恐非圣德所宜。臣以为不可一也。谁何警夜。代鼓通晨。以备非常。古之善教。今陛下不深惟戒慎。轻违动息。重门弛禁。巨猾多徒。倘有跃马奔车。厉声骇叫。一尘清览。有轸宸衷。臣以为不可二也。陛下北宫多暇。西牖暂陟。青春日长。已积埃尘之弊。紫微漏永。重穷歌舞之乐。倘有司跛倚。下人饥倦。以陛下近犹不恤。圣情攸关。岂不凛然祗畏。臣以为不可三也。伏望昼尽欢娱。暮令休息。务斯兼夜。恐无益于圣朝。惟陛下裁择。

开元二十八年。以正月望日。御勤政楼。燕群臣。连夜燃灯。会大雪而罢。因命自今常以二月望日夜为之。

天宝三载十一月敕。每载依旧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开坊市燃灯。永为例程。

病坊

开元五年。宋璟奏。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国家矜孤恤穷。敬老养病。至于安庇。各有司存。今骤聚无名之人。着收利之便。实恐逋逃为薮。隐没成奸。昔子路于卫。出私财为粥。以饲贫者。孔子非之。乃覆其馈。人臣私惠。犹且不可。国家小慈。殊乖善政。伏望罢之。其病患人。令河南府按此分付其家。

会昌五年十一月。李德裕奏云。恤贫宽疾。着于周典。无告常馁。存于王制。国朝立悲田养病。置使专知。开元五年。宋璟奏悲田乃关释教。此是僧尼职掌。不合定使专知。元宗不许。至二十二年。断京城乞儿。悉令病坊收管。官以本钱收利给之。今缘诸道僧尼。尽已还俗。悲田坊无人主领。恐贫病无告。必大致困穷。臣等商量。悲田出于释教。并望改为养病坊。其两京及诸州。各于录事耆寿中。拣一人有名行谨信。为乡里所称者。专令勾当。其两京望给寺田十顷。大州镇望给田七顷。其它诸州。望委观察使量贫病多少给田五顷。以充粥食。如州镇有羡余官钱。量予置本收利。最为稔便。敕。悲田养病坊。缘僧尼还俗。无人主持。恐残疾无以取给。两京量给寺田拯济。诸州府七顷至十顷。各于本置选耆寿一人勾当。以充粥料。

僧籍

天下寺五千三百五十八。僧七万五千五百二十四。尼五万五百七十六。两京度僧尼。

御史一人莅之。每三岁。州县为籍。一以留州县。一以上祠部。

新罗日本僧入朝学问。九年不还者。编诸籍。

会昌五年。敕祠部检括天下寺及僧尼人数。凡寺四千六百。兰若四万。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

大秦寺

贞观十二年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元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廿一人。

天宝四载九月。诏曰。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

摩尼寺

贞元十五年四月。以久旱。令摩尼师祈雨。

元和二年正月庚子。回纥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许之。

会昌三年敕。摩尼寺庄宅钱物。并委功德使及御史台京兆府差官检点。在京外宅修功德回纥。并勒冠带。摩尼寺委中书门下条疏奏闻。

唐会要卷五十

尊崇道教

武德三年五月。晋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见一老叟。乘白马朱鬣。仪容甚伟。曰。谓吾语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平贼后。子孙享国千岁。高祖异之。乃立庙于其地。干封元年三月二十日。追尊老君为太上元元皇帝。至永昌元年。却称老君。至神龙元年二月四日。依旧号太上元元皇帝。至天宝二年正月十五日。加太上元元皇帝号为大圣祖元元皇帝。八载六月十五日。加号为大圣祖大道元元皇帝。十三载二月七日。加号大圣高上大道金阙元元皇帝。

开元二十九年正月。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史齐澣奏。伏以至道冲虚。生人宗仰。未免鞭挞。孰瞻仪型。其道士僧尼女冠等。有犯。望准道格处分。所由州县官。不得擅行决罚。如有违越。请依法科罪。仍书中下考。敕旨。宜依。五月。上梦元元告以休期。因令图写真容。分布天下。

天宝元年正月七日。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上言。元元皇帝降于丹凤门之通衢。告赐灵符。在尹喜之故宅。上遣使就函谷故关令尹喜台西得之。于是置元元皇帝庙于大宁坊西南角。东都置于积善坊临淄旧邸。庙初成。命工人于大白山砥石为元元皇帝圣容。又采白石为元宗圣容。侍立于元元皇帝之右。衣以王者兖冕之服。又于像东设立白石。为李林甫陈希烈像。林甫犯事。又改刻石为杨国忠代焉。至德中。克复上都。尽毁瘗之。

其年二月二十日。敕曰。古今人表。元元皇帝升入上圣。自今已后。每有荐新。先献元元庙。其缘告享所奏乐。宜令所司详定奏闻。并差宗正寺官一员。及差户洒埽。两京崇元学。各置博士助教一员。学生一百人。资荫正同国子学例。每祠享所齐郎。便以学生充当。

其年五月。宰臣奏。两京及诸郡崇元学生。准开元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制。前件举人。合习道德南华通元冲虚四经。又准天宝元年二月二十九日制。改庚桑子为洞灵真经。准请条补。崇元学生亦合习读。其洞灵真经。人闲少本。臣近令诸观寺寻访。道士全无习者。本既未广。业实难成。并通元冲虚二经。亦恐文字不定。元教方阙。学者宜精其洞灵等三经。望付所司。各写千卷。较定讫。付诸道采访使颁行。其贡举司及两京崇元学生。亦望各付一本。今冬。崇元学生望且准开元二十九年正月诏条考试。其洞灵真经等。请待业成后准试。从之。其年六月敕。大道先于两仪。天地生于万物。是以圣哲之后。咸竭其诚。今后应缘国家制命。表疏簿书。及所试制策文章。一事已上。语指道教之事。及天地乾坤之字者。并一切平阙。宜宣示中外。

其年九月二十五日敕。两京元元庙。改为太上元元皇帝宫。天下准此。至二年三月十二日制。圣祖所理。本在诸天。将欲降灵。固宜取象。况惟帝号。岂可名宫。其在京元元宫宜改为太清宫。东都改为太微宫。天下诸郡改为紫极宫。

二年二月敕。两京元元宫。及道院等。宜委崇元馆大学士都检校。务在精修。勿令喧杂。仍不更隶宗正。其道士等名籍。任依例程。

其年三月十一日敕。古之制礼。祭用质明。义既取于尚幽。情实缘于既没。我圣祖淡然常在。为道之宗。既殊有尽之期。须展事生之礼。自今已后。每圣祖宫有昭告。宜改用卯时已前行礼。

四载四月十七日敕。比太清宫行事官。皆具冕服。及奏乐未易旧名。并告献之时。仍陈策祝。既非事生之礼。皆从降神之仪。且真俗殊伦。幽明异数。理有非便。亦在从宜。自今已后。每太清宫行礼官。宜改用朝服。兼停祝版。改为青词于纸上。其告献辞。及新奏乐章。朕当别自修撰。仍令所司具议仪注奏闻。

十三载正月十二日。令有司每至春日。则修荐献上香之礼。仍永为例程。

上元二年正月。置漆园监官生员。

兴元元年十二月十九日。诏以太常卿亚上香。光禄卿终上香。改三礼拜为再拜。

贞元元年正月二日。敕荐享太清宫。亚献太常卿充。终献光禄卿充。仍永为例程。

元和九年二月。内出道教神仙图像经法九轝。以赐兴唐观。

长庆二年五月敕。诸色人中。有情愿入道者。但能暗记老子经。及度人经。灼然精熟者。即任入道。其度人经。情愿以黄庭经代之者。亦听。宜令所司。具令立文状条目。限降诞月内投名请试。今年十月内试毕。

宝历元年。上有事于南郊。将谒太清宫。长安县主簿郑剪时主役于御院。忽于县之西隅。见一白衣老人云。此下有井。正道真皇帝过路。汝速识之。不然罪在不测。剪惶惧。

领役人修之。其处已陷数尺。命发之。则古井存焉。惊顾之际。已失老人所在。始悟神告。默不敢告。展转传布。功德使护军中尉刘宏规。以事上闻。上既至宫朝献毕。赴南郊。于宫门驻马。宰臣及供奉官。于马前蹈舞称贺。遂命翰林学士兵部侍郎韦处厚撰记。令起居郎柳公权书石。寘于井之上。以表神异。其名曰圣瑞感应记。乃赐剪绯鱼袋。

会昌元年二月十五日敇。元元皇帝降诞日。近览天宝二年敇。我圣祖淡然常在。为道之宗。既殊有尽之期。须展事生之礼。今太清宫荐告。皆用朝谒之仪。即降诞昌辰。理难停废。宜改为降神圣节。休假百官。庶表贻谋之庆。以申严敬之诚。

其年六月。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内。于三殿造九天道场。便令上食供食。驾幸三殿九天坛道场受箓。

其月。右拾遗王哲进状。请度进士明经为道士。不从。

其月。左补阙刘彦谟谏求仙事。贬河南府户曹参军。

二年十一月。以道士赵归真为归道门两街都教授博士。时。武宗志学神仙。归真乘间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宜尽去之。帝然之。乃澄汰天下僧尼。

五年九月。敇取东都宏圣寺。改修太微宫。

其年十月。敇传度道门法箓归衡岳道士刘元靖。可加银青光禄大夫。充崇元馆学士。仍赐号广成先生。

其年十一月。东都留守奏。太微宫毕。元元馆真容。即欲移就。元宗真像。便合从迁。伏以圣祖尊崇。严奉须备。移动之日。宜择良辰。伏乞天恩。降敇有司择日。奉敇。宜令所司择日闻奏。

六年十月。中书门下奏。东都新置太微宫初成。元元皇帝玉圣容。元宗肃宗玉真容。今已就位。望差右散骑常侍裴泰章充使荐献。从之。

其年九月。衡岳道士赐紫刘元靖奏。皇帝十月十五日授三洞法箓。请禁断屠钓。百司不决死刑。伏请宣下。敇旨。从之。十月十一日至十八日。禁断。

大中元年二月。道门威仪]元表。赐谥通元先生。

观

龙兴观　崇教坊。贞观五年。太子承干有疾。敇道士秦英祈祷。得愈。遂立为西华观。垂拱三年。改为金台观。神龙元年。又改为中兴观。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复改为龙兴观。

昊天观　全一坊地。贞观初。为高宗宅。显庆元年三月二十四日。为太宗追福。遂立为观。以昊天为名。额高宗题。

东明观　普宁坊。显庆元年。孝敬升储后所立。

宏道观　尽一坊地。本修仁坊。旧有隋国子学。及右屯卫大将军麦铁杖宅。显庆二年。尽并一坊为雍王第。王升储后。永隆元年八月。立为观。

太平观　大业坊。本徐王元礼宅。太平公主出家。初以颁政坊宅为太平观。寻移于此。公主居之。时颁政坊观改为太清观。

光天观　务本坊。本司空房元龄宅。景龙二年闰九月十三日。韦庶人立为观。名翊圣观。景云二年。改为景云女冠观。天宝八载。改为龙兴道士观。至德三载。改为光天观。

景云观　修业坊。景龙二年。韦庶人立为翊圣观。景云元年。改名景云观。景龙三年四月。大理少卿卢怀慎上疏曰。伏准去年闰九月十三日敕。宜于两京及荆扬益蒲等州。各置景云翊圣等观。图样内出。候农隙起作者。近闻所在。已有起作。率计一观。将数万功。并而言之。为役凡几。日计未见其损。岁终或受其弊。谨据元敕。重人遵道。式稽老氏无为者。养神亦何在其速就哉。又月令云。日短至。可以伐木。今孟夏而采斫林薮。夭害昆虫。既违顺时之宜。且非好生之义。夫修建塔庙。不在朝夕。务兹稼穑。如救水火。安可急其所闲。有妨农要。伏望天恩。重申前敕。使移此功力。咸勤播殖。待及有秋。式遵揆日。又诸州申请。欲用当处官钱。既违成规。亦不可允。

景龙观　崇仁坊。本申国公高士廉宅。西北方金吾卫。神龙元年。并为长宁公主宅。韦庶人败后。遂立为观。仍以中宗年号为名。

福唐观　崇业坊。本新都公主宅。景云元年。公主子武仙官出家为道士。立为观。

金仙观　辅兴坊。景云元年十二月十七日。睿宗为第八女西宁公主入道立为观。至二年四月十四日。为公主改封金仙。所造观便以金仙为名。

玉真观　辅兴坊。与金仙观相对。本工部尚书窦诞宅。武后时为崇先府。景云元年十二月七日。为第九女昌隆公主立为观。二年四月十日。公主改封玉真。所造观便以玉真为名。谏议大夫宁悌原曰。臣观老尚虚无。释崇寂灭。义极幽元之旨。思游通方之外。故入道流者。则虚室生白。静虑元门。该释教者。则春池得宝。澄心静域。然后法贯群有。道垂兼济。过此以往。莫非邪教。其鬻贩先觉。诡饰浮言。以复殿为经坊。用层台为道法。皆无功于元虑。诚有害于生人。梁武靡报于前。先朝殷鉴非远。咸耳目所接。黎元愤咎。伏以公主入道。京城置观。虽昭报之诚。有切于天旨。而社稷之计。难逾于安人。若使广事修营。假饰图像。尽宇内之功力。倾万国之资储。为福则靡效于先朝。树怨则取谤于天下。又自隋室以降。寺观已多。禅定东明之域。足受缁黄之众。更为建立。罕见其宜。后失请收。前弊未远。上览而善之。

景云二年。金仙玉真二公主入道。制各造一观。左散骑常侍魏知古谏曰。陛下为公主造观。将树功德。以祈福佑。季夏之月。兴土功。犯时令。欲益反损。何功德之有焉。况两观之地。皆百姓之宅。卒然逼迫。令其转移。扶老携幼。投窜无所。剔椽发瓦。吁嗟道路。乖人事。违天时。起无用之作。崇不急之务。群心摇摇。众口藉藉。陛下为人父母。何以安之。臣愚必以为不可。伏愿俯顺人心。仰稽天意。降德音。下明敕。速罢力役。收之桑榆。则天下幸甚。吏部员外郎崔莅上奏曰。伏承陛下缘两公主造观。可为尊德敬道矣。割慈忍爱。上为七圣崇福。下为万邦作因。岂不愿神力潜资。灵功密佑。社稷永固。宗庙长存者乎。臣谓功夺其成。凶与其败。宁邦致乱。修福招殃。何则。季夏事殷。时多禁忌。斩木发土。移石开山。非直苦人。必是伤物。欲益反损。求安乃危。臣知其否。未见其可。

然则救犯不暇。何福助之有焉。且季夏者。土德正王之月。炎阳方暑之月。草木茂盛之月。昆虫繁育之月。天地郁蒸之月。黍稷锄耨之月。夫土德正王之月。不可发泄地气。恐犯时禁。则必有天殃。有天殃则人心不附。祸乱作矣。炎阳方暑之月。不可兴动版筑。恐致霖潦。必无成功。无成功则人力不存。怨望结矣。草木茂盛之月。不可以斩伐山林。恐非坚实。则速蠹败。速蠹败则人劳不衷。奖劝阻矣。昆虫繁育之月。不可以穿凿原隰。恐乖恻隐。乖恻隐则必生灾变。生灾变则人业不安。逃亡众矣。天地郁蒸之月。不可以徭役丁夫。恐为痁疠。则必多夭枉。多夭枉则人情不乐。风俗离矣。黍稷锄耨之月。不可以妨夺农桑。恐伤禾稼。则必阙岁计。阙岁计则食用不足。盗贼聚矣。行此六者。谓之六殃。书曰。德惟善政。政在养人。传曰。新作南门。书不时也。又曰。凡土功。龙见而兴。务成事也。火见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毕。此言功作从时者。所以顺于天地也。诗曰。定之方中。作为楚宫。此言宫室合时也。礼曰。季夏之月。树木方盛。无有斩伐。无摇养气。不可以兴土功。妨农事。则有天殃。违此四者。谓之四犯。陛下营两观而降六殃。损万人而招四犯。欲将致理。不亦难乎。臣望顺时从人。休功罢役。候定中以建事。占水正而修栽。所冀天地鬼神降福。臣闻汉明帝永平三年。夏大旱。是时大起宫室。尚书仆射钟离意。免冠上疏曰。昔成汤遭旱。以六事自责。政不节耶。使人疾耶。宫室营耶。女谒盛耶。苞苴行耶。谗夫昌耶。窃见此宫大作。人失农时。此所谓宫室营也。自古非苦宫室小狭。直患人不安宁。须应天心。请罢劳役。帝善而从之。诸作减省。即日澍雨。今者虽非宫室起功。终是观寺兴造。伏望俯从臣请。待冬初。庶得伐木各宜。役功无犯矣。必以天文征应。神理须然。用厌禨祥。事资兴建。与其积怨伤国。孰若施恩养人。往者。宋景一言。荧惑犹能退舍。但今陛下从谏。凶咎定不为灾。中书舍人裴漼上疏曰。臣按礼记春秋。月令曰。无聚大众。无起大役。不可兴土功。恐妨农事。若号令乖戾。役使不时。则人加疾疫之危。国有水旱之变。此五行之必应也。今自春将夏。时雨愆期。下人忧心。莫知所出。陛下虽有哀矜之旨。两都仍有寺观之作。时旱之应。实此之由。且春令告期。东作方始。正是丁壮就功之日。而土木方兴。臣恐所妨尤多。所益甚少。耕夫蚕妾。饥寒之源。故春秋庄公三十年。冬不雨。五行传以为不时作南门。劳人兴役。伏望陛下降明诏。发德音。顺天时。副人望。两京公私营造。及诸司市木。并请且停。则苍生幸甚。右补阙辛替否上疏曰。正往见明诏。自今已后。一依贞观故事。且贞观之时。岂有今日之造寺营观。加僧尼道士。益无用之劳。行不急之务。而乱政者也。臣闻出家修道。不参人事。专其身心。以虚淡为高。以无为为妙。依两卷老子。视一躯天尊。无欲无营。不损不害。何必璇台玉树。宝像珍龛。使人困穷。然后为道哉。伏愿陛下以两观之财。为公主贷贫乏。填府库。则公主之福德无穷矣。不然。臣恐下人怨望。不减于前朝矣。太极元年四月十七日制。为金仙玉真出家造观。报先慈也。外议不识朕意。书奏频烦。将为公主所置。共造两观宜停。其观便充金仙玉真公主邑司。令窦怀贞检校所有财物。瓦木一事已上。附公主邑司收掌。朕别更创造。终不烦劳百姓。此度修营。公私无损。若有干误。当置严刑。大理少卿韦凑上表曰。臣窃计实时库物。如此日常用。备支一世。殊恐不足。而观寺兴功。土木所料。动支钜万。更空竭之。必不支一世矣。今所造观寺者。盖谓为善造福。将以禳害延祥也。以臣寡闻。稽诸史策。人君修德。有异于是。昔殷太戊时。桑谷合生于朝。七日大拱。太戊问于伊陟。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其修德。太戊惧。早朝晏退。务抚百姓。三年。远方重译而至者十六国。桑谷自枯死。殷道中兴。此岂由造寺观哉。宋景公时。荧惑守心。公召子韦而问焉。子韦曰。祸当君。虽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所与理国家也。无宰相谁乃为之理乎。曰。可移于人。曰。人死。寡人将谁为君乎。曰。可移于岁。曰。岁饥馑。人必死。为人君而杀其人。谁以我为君乎。韦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赏君。荧惑必三徙舍。舍行七星。星当一年。君延年二十一矣。果如子韦之言。此由仁发于衷。亦非造寺观也。且修德者。跻仁寿于万姓。不徇私于一己。任忠直。退谄谀。轻其赋。省其役也。自陛下御极。修之久矣。何灾不禳。何祥不至。而欲忽生灵之命。崇栋宇于空祠。适足妨名。何

益圣德。此臣窃为陛下不取也。况道德之崇兴者乎。元元皇帝其经曰。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又曰。我好静而人自正。我无事而人自富。又曰。人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人之难理。以其上之有为。以皆抱素守真。薄己厚物。轻税节用。清净无为之旨也。今欲困人病国。峻宇雕墙。思竭班输。饰穷壮丽。以希至道。其可得乎。次有驾鹤登天。骖龙上汉。玉京金阙。自建于神功。紫府清都。不资于人力。广为廊庑。又何益哉。近古修黄老术者。汉之文景。岂造观乎。寡欲清心。爱人省费。此得之矣。臣伏见敕停西观。以救农时。可谓为得矣。今承使司市木仍旧。又太清观内所费不停。诸观修营。见将钱物。农工所急。虽轸皇情。国用将空。未闻天听。度支一失。天下不安。臣忝职司。敢忘宁寝。窦怀贞族弟詹事府司直维金。先谓怀贞曰。兄位极台衮。当思献可替否。以辅明主。奈何校量瓦木。厕迹工匠之闲。欲令海内何所瞻仰。怀贞不能对。及尹思正为将作大匠。怀贞调发夫匠。思正减之。怀贞大怒。思正曰。公盛兴土木。害及黎元。受小人之谮。轻辱朝臣。今日之事。不能苟免。请从此辞。拂衣而去。杜门不出。上闻。特令视事。及怀贞被诛。代怀贞为御史大夫。

咸宣观　亲仁坊。本是睿宗藩国地。开元初。置昭成肃明皇后庙。号仪坤。后昭成迁入太庙。开元四年九月八日敕。肃明皇后前于仪坤庙安置。二十一年五月六日。肃明皇后祔入太庙。遂为道士观。宝历元年五月。以咸宣公主入道。与太真观换名焉。

太真观　道德坊。本隋秦王浩宅。

都元观　道德坊。本隋秦王浩宅。天后朝置永昌县。神龙元年。县废。遂为长宁公主宅。景云元年。置道士观。开元五年。金仙公主居之。改为女冠观。十年七月。改为都元观。

安国观　正平坊。本太平公主宅。长安元年。睿宗在藩国。公主奉焉。至景云元年。置道士观。仍以本衔为名。十年玉真公主居之。改为女冠观。

元都观　本名通达观。周大象三年。于故城中置。隋开皇二年。移至安善坊。元都观有道士尹崇。通三教。积儒书万卷。开元年卒。天宝中。道士荆朏。亦出道学。为时所尚。太尉房管每执师资之礼。当代知名之士。无不游荆公之门。初。宇文恺置都。以朱雀门街南北尽郭。有六条高坡。象干卦。故于九二置宫阙。以当帝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元都观兴善寺以镇之。

三洞观　醴泉坊。本灵应道士观。开皇七年立。贞观二十三年。朱崇坊移换于此。

清虚观　丰邑坊。隋开皇七年。文帝为道士吕师辟谷炼气。故以清虚为之名。

天长观　侍贤坊。本名会圣观。隋开皇七年。文帝为秦孝王俊所立。开元二十八年。改千秋观。天宝七载。改名天长观。

五通观　安定坊。隋开皇八年。为道士焦子顺能役鬼神。告隋文受命之符。及立。隋授子顺开府柱国。辞不受。常咨谋军国。帝恐其往来疲困。每遣近宫置观。以五通为名。旌其神异也。号焦天师。

崇真观　新昌坊。本李齐古宅。开元初置立。

兴唐观　长乐坊。本司农园地。开元十八年造观。其时有敕。令速成之。遂拆兴庆宫通干殿。造天尊殿。取大明宫乘云合造门屋楼。白莲花殿造精思堂屋。拆甘泉殿造老君殿。

昭成观　颁政坊。本杨士建宅。咸亨元年九月二十三日。皇后为母度太平公主为女冠。因置观。初名太清观。寻移于大业坊。垂拱二年。遂改为魏国观。载初元年。改为崇福观。开元二十七年。为昭成皇后追福。改为昭成观。

九华观　通义坊。开元二十八年。蔡国公主舍宅置。其地本左光禄大夫李安远宅。开元初。为左羽林大将军李思顺宅。

玉芝观　延福坊。本越王贞宅。为新都公主宅。公主舍宅为新都寺。废为郯王府。天宝二年立。名为玉芝观。

新昌观　崇业坊。天宝六载。新昌公主因驸马萧衡亡。奏请度为女冠。遂立此观。

华封观　平康坊。天宝七载。永穆公主出家。舍宅置观。其地西北隅。本梁公姚元崇宅。以东即太平公主宅。其后敕赐安西都护郭虔曜。今悉并为观。号华封。

元真观　崇仁坊。东半以左。仆射高士廉宅。西北隅。左金吾卫。神龙中。为长宁公主宅。又吞人数十屋。主既承恩。盛加雕饰。朱楼绮阁。惊绝一时。韦氏败后。公主随夫外住。遂奏为景龙观。初欲出卖。官估木二十万。山池仍不为数。天宝十三载。改为元真观。

福祥观　布政坊。本开府窦珹宅。天宝十三载置。

宗道观　永崇坊。本兴信公主宅。卖与剑南节度使郭英乂。其后入官。大历十二年。为华阳公主追福。立为观。元和八年七月。命中尉彭忠献帅徒三百人。修兴唐观。赐钱十万。使壮其旧制。其观北拒禁城。因是开复道为行幸之所。是日。又命以内库绢千匹。茶千斤。为兴唐观复道夫役之赐。又以庄宅钱五十万。杂谷千石。充修斋醮之费。

杂记

永徽四年四月敕。道士女冠僧尼等。不得为人疗疾。及卜相。

文明元年二月十一日。金阙亭置一女冠观。并度内人。奉天宫置一道士观。芳桂万全等各为僧寺。各以旧宫为名。

其年九月。册元元皇帝妻为先天太后。尊像于老君庙所。

先天二年五月十四日。敕王公以下。不得辄奏请将庄宅置寺观。

开元九年十二月。天台山道士司马承员上言。今五岳神祠。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职。山川风雨。阴阳气序。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从神仙。皆有名数。请别立斋祠之所。上奇其说。因敕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

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诏。道家三元。诚有科戒。朕尝精意久矣。而物未蒙福。今月十五日。是下元斋日。禁都城内屠宰。自今已后。及天下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十三日至十五日。并官禁断屠宰。

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敕。每年春季。镇金龙王殿功德事毕。合献投山水龙璧。出日。宜差散官给驿送。合投州县。便取当处送出。准式投告。

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敕诸州元元皇帝庙。自今已后。每年二月降生日。宜准西都福唐观。一例设斋。

二十六年六月一日。敕每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改以开元为额。至天宝元年四月八日。开元观主李昭宗奏。本观先是清都观。敕改为开元观。属元元降符。陛下加号。往年改额。题开元文字。今日崇号。合兼天宝之名。其额望请改为大唐开元天宝之观。敕依。其天下诸州开元观。并加天宝字。

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敕。祠部奏。诸州县行道散斋观寺。准式。以同华等八十一州郭下僧尼道士女冠等。国忌日各就龙兴寺观行道散斋。复请改就开元观寺。敕旨。京兆河南府。宜依旧观寺为定。唯千秋节及三元行道设斋。宜就开元观寺。余依。至贞元五年八月十三日。处州刺史齐黄奏。当州不在行香之数。乞伏同衢婺等州行香。敕旨。依。其天下诸上州。未有行香处。并宜准此。仍为恒式。

二十九年九月七日敕。诸道真容。近令每州于开元观安置。其当州及京兆河南太原等诸府有观处。亦各令本州府写貌。分送安置。天宝三载三月。两京及天下诸郡。于开元观开元寺。以金铜铸元宗等身。天尊及佛各一躯。

天宝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敕文。追赠庄子南华真人。所著书为南华真经。文子。列子。庚桑子。宜令中书门下更讨论奏闻。至其年三月十九日。宰臣李林甫等奏曰。庄子既号南华真人。文子请号通元真人。列子号冲虚真人。庚桑子号洞灵真人。其庄子。文子。列子。庚桑子。并望随号称。从之。

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上亲祠元元皇帝庙。追尊元元皇帝父周上御史大夫。复追尊为先天太上皇。母益寿氏号先天太后。

其年十二月二十日。太子宾客贺知章。请为道士。还乡。舍会稽宅为千秋观。至七年八月十五日。敕两京及诸郡所有千秋观寺。宜改天长名。

四载十月二十三日诏。其坟籍中有载元元皇帝及南华真人旧号者。并宜改正。其余编录经义等书。宜以道德经在诸经之首。南华等经。不宜编列子书。

五载二月十三日。太清宫使门下侍郎陈希烈奏。大圣大祖元元皇帝以二月十五日降生。既是吉辰。请四月八日佛生日。准令休假一日。从之。

六载五月十三日。后汉张天师。册赠太师。梁贞白先生陶宏景册赠太保。

八载闰五月五日制。文宣王与圣祖同时。俱为教首。虽考言比德。理在难明。而问礼序经。迹亲授受。思广在三之义。用崇德一之尊。宜于太清太微宫圣祖前。更立文宣王道像。与四真列侍左右。

其年八月二十日。司封奏。道士籍每一载一度。永为恒式。

至德二载十一月二十七日敕。道士女冠。宜依前属司封。

贞元七年四月。吉州刺史阎采上言。请为道士。从之。赐名遗荣。

元和二年二月诏。僧尼道士。同隶左右街功德使。自是祠部司封。不复关奏。

其年三月诏。男丁女工。耕织之本。雕墙峻宇。耗蠹之源。天下百姓。或冒为僧道士。苟避徭役。有司宜备为科制。修例闻奏。

大中五年五月。河中节度使郑先奏。永乐县道士侯道华上升。诏改所居道净院为升仙院。仍赐帛五百匹。以饰廊房。

八年八月。敕改望仙台为文思院。始会昌中。武宗好神仙之事。于大明宫筑台。号曰望仙。及上即位。杀赵归真以惩其弊。是年。复命葺之。右补阙陈嘏抗论。立罢修营。遂改为文思院。

十一年九月。上命中使赍诏。就罗浮山迎道士轩辕集。左拾遗王谱。右拾遗薛廷杰。上疏极谏。上谓宰相崔慎由曰。为朕言于谏臣。虽少翁栾大复生。不能相惑。但闻轩辕生高士。欲与之一言尔。至十二年正月。至京师。上召入禁中。谓曰。长生可致乎。对曰。彻声色。去滋味。哀乐如一。德施周给。自然与天地合德。何必别求长生耶。上深嘉美之。

唐会要

唐会要卷五十一

官号

侍中

隋为纳言。武德初。因旧制。四年三月十日。改为侍中。龙朔二年四月四日。改为东台左相。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改为侍中。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为纳言。神龙元年二月四日。改为侍中。开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为黄门监。五年九月六日。改为侍中。天宝元年二月二十日。改为左相。至德二载十二月十五日。改为侍中。旧是三品。大历二年十一月九日。改为从二品。与中书令同。

中书令

武德元年。为内史令。三年。改为中书令。龙朔二年。改为西台右相。至咸亨元年。改为中书令。光宅二年。又为内史。神龙元年。复为中书令。开元元年。为紫微令。五年。复为中书令。天宝二年。改为右相。至德二载。复为中书令。旧制。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故长孙无忌。魏征。房元龄。皆知门下事。至永淳三年七月。中书令裴炎。以中书执政事笔。其政事堂合在中书。遂移在中书省。至开元十一年。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其政事印。亦改为中书门下之印。至德二载三月。宰相分直主政事。执笔。每

一人知十日。至贞元十年五月八日。又分每日一人执笔。

名称

武德元年六月。裴寂除尚书左仆射。知政事。贞观元年九月。御史大夫杜淹。除参议朝政。三年二月。魏征除秘书监。参议朝政。四年二月。萧瑀除御史大夫。与宰相参议朝政。戴胄除民部尚书。与左右仆射。侍中。中书令。同平章国计。七年十二月。岑文本兼中书侍郎。专典机密。八年十一月。诏李靖加特进。患若小瘳。每三日两日至门下中书。平章政事。九年十一月。萧瑀特进。参议政事。十月六日。魏征改特进。知门下省事。朝章国典。参议得失。十三年十一月。刘洎除黄门侍郎。参知政事。十七年正月。李绩除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其年。高士廉除开府仪同三司。仍同中书门下平章政事。二十二年正月。崔仁师除中书侍郎。参知机务。永淳元年四月。郭待举等。各守本官。并加同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初。上欲用待举等。谓参知政事崔知温曰。待举等历任尚浅。未可与卿等同名称。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以平章事为名称。十二月。刘齐贤除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神龙元年六月。尚书左仆射豆卢钦望。加平章军国重事景云三年七月。窦怀贞除尚书右仆射。军国重事宜共平章。唐隆元年六月。刘幽求除中书舍人。参议机务。

苏氏驳曰。同中书门下三品。是李绩除太子詹事。创有此号。原夫立号之意。以侍中中书令。是中书门下正三品官。而令同者。以本官品卑。恐位及望杂不等。故立此号。与之同等也。绩至二十三年七月。迁开府仪同三司。八月。又改尚书左仆射。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且开府是从一品。仆射是从二品。又令同者。岂不与立号之意乖乎。谨按后汉殇帝。以邓骘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观其创置之意。亦可上企三公也。可以为证矣。永隆二年闰七月。崔知温。薛元超。除中书令。并云同中书门下三品。又大乖也。

元和二年正月。司徒平章事杜佑告老。诏起之。令以后每月三度入朝。便至中书商量军国事务。亦冀延于内殿。沃朕虚心。

太和四年五月制。以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裴度。可司徒平章军国事。待疾损日。每三日一度入中书。散官勋封如故。度勋望特高。以疾在假淹时。上将去相印。而又惜之。故有是诏。以示优宠。

识量上

贞观元年二月二十日。御史大夫杜淹奏。诸司文卷。恐有稽失。请令御史大夫就诸司检校。上问尚书右仆射封德彝曰。此事何如。德彝曰。分理庶务。各有司存。御史见有愆违。乃须弹纠。若复搜案求疵。则太为烦碎。淹默然而止。上谓淹曰。何不更执论。淹曰。臣荷重寄。唯思报国。至公之理。善则从之。德彝所奏。亦是大体。臣伏详其议。更先所论。上曰。公等各举其事。朕甚悦之。

二年。上与侍臣论周秦修短。萧瑀对曰。纣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国无罪。始皇灭之。得天下虽同。失人心则异。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盖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顺也。瑀谢不及。

其年。有上书请去佞臣者。上问佞臣为谁。对曰。愿陛下与群臣言。阳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上曰。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朕方以至诚治天下。卿策虽善。朕不取也。

七年。遣使诣西域。立叶护可汗。未还。又别遣使多赍金银钱帛。将历诸国市马。侍中魏征谏曰。今发国使。以立可汗为名。可汗未立。便历诸国市马。彼必谓意在市马。不为专立可汗。可汗得立。则不甚怀恩。不得立。则深为恐惧。诸蕃闻之。必不重中国。但愿使彼安宁。则诸国之马。不求自至。上纳其言而止。

八年。蜀王妃父杨誉。在省竞婢。为都官郎中薛仁方留身勘问。未及与夺。其子为千牛。于殿庭陈诉云。五品以上。不合留身。以是国亲。故生节目。不肯断决。淹历岁年。上闻之大怒曰。知是我之亲戚。故作如此艰难。即令杖二百。解所任官。侍中魏征进曰。仁方既是职司。能为国家守法。岂可横加严罚。以成外戚之私乎。此源一开。万端争起。后必悔之。将无所及。自古能禁断此事。唯陛下一人。先备不虞。国家之常道。岂可以水未横流。欲自毁堤防。臣窃思度。未见其可。上曰。诚如公言。向者实不思之。

十五年。太子少师房元龄。尚书右仆射高士廉。于路逢少府少监豆德素。问北门近来更有何营造。德素以闻。上乃谓元龄等曰。卿但知南衙事。我北门小小营造。何妨君事。元龄等拜谢。特进魏征进曰。臣不解陛下责。亦不解元龄等拜谢。元龄等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所营造。何容不知。责其访问官司。臣所未解。且所为有利害。役功有多少。陛下所为若是。当助陛下所为。不是。虽营造。当奏罢之。此君使臣。臣事君之道。元龄等不识所守。但知拜谢。臣亦不解。上深然之。

二十年。太宗于寝殿侧。置一室。令太子居之。绝不令往东宫。黄门侍郎参综朝政褚遂良谏曰。臣闻文王问安。三至必退。汉储视膳。五日乃来。前贤作法。规模宏远。礼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出宿于外。学书计也。则古之达者。岂无慈爱。思使成立。凡人尚犹如此。况君之世子乎。自当春诵夏弦。亲近师傅。体人间之庶事。识君臣之大道。况新树太子。莫不欣然。既云废昏立明。须称天下瞻望。而教成之道。实深乖阙。不离膝下。常居宫内。保傅之说无畅。经籍之谈蔑如。伏愿远览殷周。近遵汉魏。不可顿革。事须阶渐。但计旬日。半遣还宫。专学艺以润身。布芳声于天下。则微臣虽死。犹曰生年。上从之。

总章元年十月七日。东天竺乌茶国。长年婆罗门卢伽逸多。受诏合金丹。上将饵之。东台侍郎郝处俊谏曰。修短有天命。未闻万乘之主。轻服蕃夷之药。昔贞观末年。先帝令婆罗门僧那罗尔娑婆寐。依其本国仙方。合长生神药。胡僧既有异术。征求灵草秘石。历年而成。先帝服之。竟无异效。大渐之际。名医莫知所为。议者欲归罪于胡人。将申大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龟鉴若是。惟陛下深察。上纳之。遂不服其药。

仪凤元年四月。上以风疹。欲下诏令天后摄理国政。与宰臣议之。中书令郝处俊曰。臣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外内和顺。国家以治。然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不相夺也。若失其序。上则谪见于天。下则祸成于人。昔魏文帝着令。虽有少主。尚不许皇后临朝。所以追鉴成败。杜其萌也。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慎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且旷古以来。未有此事。伏乞特垂详审。中书侍郎李义●曰。处俊所引经典。其言至忠。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

上元元年九月。上御含元殿东翔鸾阁。观大酺。时京城四县。及太常音乐。分为东西两朋。帝令雍王贤为东朋。周王显为西朋。务以角胜为乐。中书令郝处俊进谏曰。臣闻礼所以示童子无诳者。恐其欺诈之心生也。伏以二王春秋尚少。意趣未定。当须推功让美。相视如一。今忽分为二朋。递相夸竞。且俳优小人。言辞无度。酣乐之后。难为禁止。恐为交争胜负。讥诮失礼。非所以遵仁义。示和睦也。高宗瞿然曰。卿之远识。非众人所及也。遂命止之。

天授二年。太学生王修之上表。以乡有水涝。乞假还。上临轩曰。情有所切。特宜许之。地官侍郎狄仁杰。跪而言曰。臣闻君人者。当深视高居。黈纩塞耳。唯生杀之柄。不以假人。至于簿书期会之间。则有司存之而已。故左右丞已下不勾。左右丞相。流已上方判。以其渐贵所致。况天子乎。且学生假。盖一丞簿事耳。若特降一敕。则效者相寻。胄子三千。凡须几敕。为恩不普。聚怨方深。若圣旨宏慈。不欲违愿。请降明制以论之。上曰。微卿之言。何以闻善。

如意元年七月。洛阳人王庆之上表。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则天命内史李昭德诘问。昭德遂杖杀之。因密奏曰。承嗣。陛下之侄。又为亲王。不宜处机衡。以惑众庶。且自古帝王父子之间。犹有篡夺。况姑侄乎。臣又闻文武之道。布在方册。岂有侄为天子。而为阿姑立庙者乎。皇嗣。陛下子也。陛下正合传之子孙。为万世计。天子之子。续莫重焉。陛下承天皇顾托。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则天悟之。乃止。

神功元年。则天尝召天官。侍郎陆元方。问以外事。对曰。臣备位宰相。有大事即奏。人间碎务。不敢以烦圣览。

圣历二年九月。则天内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虽周文德及行苇。无以过也。凤阁侍郎杜景俭独曰。谨按洪范五行传。阴阳不相夺伦。渎之即为灾。春秋云。冬无愆阳。夏无伏阴。春无凄风。秋无苦雨。今已秋矣。草木黄落。而复生此花。渎阴阳也。臣恐陛下布教施令。有亏典礼。又臣等忝为宰臣。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于是再拜谢罪。则天曰。卿真宰相也。

三年腊月。张易之兄弟。贵宠逾分。惧不自全。请计于天官侍郎吉顼。顼曰。公兄弟承恩深矣。非有大功于天下。自古罕有全者。唯有一策。苟能行之。岂止全家。亦当享茅土之封耳。除此之外。非顼所谋。易之兄弟涕泣请之。顼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已高。武氏诸王。殊非所属意。公何不从容请立庐陵相王。以副生民之望。易之乃乘间屡言之。则天意乃易。既而知顼之谋。乃召问顼。顼曰。庐陵相王。皆陛下子。高宗初托于陛下。当有所主。上意乃追中宗焉。其事密。睿宗立。左右乃发明之。遂追赠顼为御史大夫。制词云。王命中否。人谋未辑。首陈返政之议。克副祈天之基。

长安二年。鸾台侍郎韦安石。尝于内殿赐宴。张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数人。博于上前。言辞犯礼。安石奏曰。商估贱类。不合参登此筵。乃顾左右逐出之。时坐者失色。陆元方退而告人曰。向见韦公叱博徒。吾等为之寒心。此真宰相。

四年八月。则天卧疾。宰相不得召见者累日。及疾少闲。鸾台侍郎知政事崔元暐奏曰。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可亲侍汤药。至于宫禁事重。伏愿不令异姓人出入。则天谓曰。深领卿厚意。

书海屋多新书　请到来看吧

神龙三年九月。苏瑰除尚书右仆射。时公卿大臣。初拜官。例许献食。名曰烧尾。瑰因内宴。将作大匠宗晋卿谓曰。拜仆射竟不烧尾。岂不喜耶。帝默然。瑰奏曰。臣闻宰相者。主调阴阳。助天理物。今粒食踊贵。百姓不足。臣见宿卫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称职。所以不敢烧尾。至四年。中宗遗制。韦庶人辅少主知政事。安国相王参谋辅政。中书令宗楚客谓韦温曰。今既请皇太后临朝。宜停相王辅政。且皇太后于相王。居嫂叔不通问之地。甚难为仪注。理全不可。瑰独正色拒之。谓曰。遗制是帝意。若可改。何名遗制。楚客大怒。竟削相王辅政。而宣行焉。

景云二年二月。睿宗谓侍臣曰。有术士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中书侍郎张说进曰。此是谗人设计。摇动东宫。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窥窬望绝。姚元之曰。如说之言。社稷之计。上大悦。是日下制。太子监国。其月。上召中书令韦安石谓曰。闻朝廷倾心东宫。卿何不察也。安石对曰。陛下何得亡国之言。此必太平之计。太子有大功于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称。愿陛下无信谗言。以致惑也。睿宗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也。

开元五年。令中书门下为皇太子制名。及封邑并公主等邑号。又令别进一佳名者。侍中宋璟。中书侍郎苏颋奏曰。七子均养。百王至仁。今若同等别封。或缘母宠子爱。骨肉之际。人所难言。天地之中。典有常度。昔袁盎降慎夫人之席。文帝竟纳之。慎夫人亦不以为嫌。美其得久长之计。臣等今并同进。更不别封。上彰覆载无偏之德。上称叹久之。

二十一年。范阳节度使张守珪。使安禄山奏事。中书令张九龄见之。谓侍中裴光庭曰。乱幽州者。此胡人也。及禄山为平卢将军。失利。守珪奏请斩之。九龄劾曰。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行令。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上惜其勇锐。但令免官。使白衣展效。九龄执请诛之。上曰。卿岂以王夷甫识石勒。便臆断禄山难制耶。元宗至蜀。追恨不从九龄之言。遣中使至曲江祭酹之。至建中元年十一月五日。上以九龄先睹未萌。追赠司徒。

大历十四年闰五月。中书侍郎平章事崔佑甫。以尚父子仪年老。久掌兵权。其下裨将。皆已崇贵。虑子仪一旦谢世。而难相统摄。遂罢子仪。而命怀光等分统其众。论者伏焉。

建中二年六月。宰臣崔佑甫在相位。神策军使王驾鹤掌禁军十余年。权倾中外。上初即位。欲以白琇珪代之。惧其生变。佑甫召驾鹤与语。留连久之。琇珪已赴北军视事矣。时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畏惧上威德。表请进钱三十万贯。上欲纳之。复虑以他计逗遛。如止之。又未有其词。顾问宰相。佑甫进曰。正己多谲诈。诚如圣虑。臣请因使往淄青。便令宣慰将士。以所进锡赉军人。且遣深荷圣慈。又令外藩知朝廷不重财货。上悦从之。正己大惭。而心畏服焉。佑甫谋猷启沃。多所宏益。天下以为复贞观开元之太平也。

三年正月。太仆卿赵纵。贬循州司马。初。纵家奴当千发纵阴事。纵下御史。当千留于内省。于是。宰相张镒上疏谏曰。伏见赵纵为奴所告下狱。人皆震惧。未测圣情。贞观二年三月。太宗谓侍臣曰。比有奴告其主谋逆。此极弊法。特须禁断。假令有谋反者。必不独成。自有他人论之。岂藉其奴告也。自今以后。奴告主者。皆不须受。尽令斩决。由是贱不得干贵。下不得陵上。教化之本既正。悖乱之渐不生。为国之经。百世难改。欲全其体。贵在防微。顷者。长安李济。得罪因奴。万年令霍鷃。得罪因婢。愚贱之辈。悖嫚成风。主反畏之。动遭诬告。充溢府县。不能断决。建中元年五月二十八日。诏书曰。准斗竞律。诸奴婢告主。非诬叛以上者。同自首法。并准法处分。自此奴婢复顺。狱讼稍息。今纵事非叛逆。奴实奸凶。奴在禁中。纵独下狱。考之法理。或恐未正。将相之功。莫大

乎子仪。人臣之位。莫高于尚父。身殁未几。坟土仅干。两婿前以得罪。赵纵今又下狱。设令纵实抵法。所告非奴。纔经数旬。连罪三婿。录勋念旧。或犹可容。况在章程。本宜宥免。陛下方诛群贼。大用武臣。虽见宠于当时。恐息望于他日。太宗之令典尚在。陛下之明诏始行。一朝背违。不与众守。于教化恐失。于刑法恐烦。所益悉无。所伤至广。臣非私赵纵。非恶此奴。叨居股肱。职在匡弼。斯事大体。敢不极言。伏乞圣慈。纳臣愚恳。于是上以纵所告虽重。左贬而已。当千杖杀之。镒乃令召子仪家僮数百人。以死奴示之。

兴元元年。门下侍郎平章事萧复。充宣抚等使回。与诸宰相对讫。独留奏曰。陛下自还宫阙。勋臣已蒙官爵。唯旌善惩恶。未有区分。陈少游。将相之寄最崇。首败臣节。韦皋。名位最卑。特建忠义。请令韦皋代少游。则天下昭然知逆顺之理。上从之。复出。诸相李勉。卢翰。刘从一。同归中书。中使冯钦绪续至。揖从一。附耳语而退。诸相各归合。从一诣复曰。中使宣旨。令与公商量。朝来所奏。便进拟来。勿令李勉卢翰知。复曰。适来奏对。亦闻斯旨。然未谕圣心。而已陈论。上意尚尔。复未敢言所陈事。又曰。唐虞有佥曰之论。朝廷每事。尚合与公卿同议。今李勉卢翰。不可在相位即去之。既在。合同商量。何故独避之。此一节事。且与公行之无爽。但恐寖以成俗。此政之弊也。竟不以所奏事言于从一。从一奏之。上寖不悦复之言。先是淮南节度使陈少游。首称臣于李希烈。凤翔将李楚琳。杀节度使张镒。以应朱泚。镒判官韦皋。先知陇州。诛陇州之叛卒数百人。拒泚。故复请行劝惩之命焉。

贞元三年正月。上命玉工为带坠。有一銙误堕地坏焉。工者六人。私以钱数万。市玉以补坏者。既与诸銙相埒矣。及献。上即指其所补者曰。此銙光彩。何不相类。工人叩头伏罪。上震怒。令于京兆府各决重杖处死。责其欺罔。诏至中书。宰相柳浑执奏曰。陛下若便赐死则已。今事下有司。请存详理。况玉工之罪。或未详审。只缘人命至重。所以狱谳有疑。且方春极刑。恐伤和气。容臣条奏。以正刑典。遂案律文。但罪坏玉者。以误伤乘舆器服。杖一人。余五人并释之。以闻。诏可其奏。先韩滉自浙西入觐。上虚己待之。至于调兵食。笼盐铁。勾官吏赃罚。锄豪强兼并。上委仗焉。每奏事。或踰日旰。他相充位而已。公卿救过不暇。莫敢枝梧者。滉尝于省中榜吏至死。浑虽滉所引。恶其专权。正色谓之曰。先相公狷察。为相不经年而罢。况省闼非刑人之地。相公柰何蹈前非。行于今日。专立威福。岂尊主卑臣之道。滉感悟媿悔。为霁震威焉。浑判门下省。吏白当过官。浑悄然曰。守职宜委有司。更纷扰之。非贤者用心也。士或千里辞家。以干微禄。小邑主办。岂虑无能。况旌善进贤。事不在此。其年。吏曹拟官。无退量者。及浑瑊与吐蕃会盟于平凉。其日。上御便殿谓宰臣曰。和戎息师。国之大计。今日将士。与卿同欢。马燧前贺曰。此之一盟。国家将百年内。更无蕃寇之患。浑跪对曰。五帝无诰誓。三王无盟诅。是知盟诅之兴。在于季末。今盛明之朝。岂可复行。夷狄之心。易以兵制。难以信结。今日会约。臣切忧之。李晟继前曰。臣生长边城。备知蕃人。动先诈伪。今日之事。诚如柳浑所忧。上变色曰。柳浑书生。未达边事。大臣智术英果。亦有斯言乎。浑晟咸顿首俯伏。遂令归中书。其夜三更。邠宁节度使韩游瑰。遣使叩开苑门奏云。盟会不成。将士覆没。上惊。翌日临轩。慰勉浑曰。卿文儒之士。乃知军戎情伪。言成先觉。有足嗟赏。自此骤加礼异。

八年四月。宰臣陆贽奏请台省长官。自荐属官。有旷败则连坐举主。上许之。俄旨曰。外议以诸司所举。多引用亲党。兼通赂遗。不得实才。今后卿等。宜自选择。贽曰。今之台省长官。皆是当朝华选。孰肯徇私妄举。以伤名取利耶。所谓台省长官。即仆射。尚书。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择辅相。多亦出于其中。今之宰臣。即往日台省长官也。今之台省长官。即将来之宰相也。但是职名暂异。固非行业顿殊。岂有为

长官之时。不能择一二属吏。居宰相之位。则可择千百具僚。物议悠悠。其惑颇甚。上竟不行。

二十一年三月。左仆射平章事贾耽。以王叔文用事。称疾归第。郑珣瑜亦称疾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归卧。诸宰臣方会食于中书。故事。丞相方食。百僚无敢通见者。王叔文召直省令报。直省惧。入白。韦执谊起迎。就其舍语。时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箸以待。报云。王嗣使索饭。韦相公亦与之同食阁中矣。佑郢等心知不可。畏惧叔文执谊。而不敢言。珣瑜独叹曰。吾岂可复处此乎。顾左右索马。径归不起。叔文亦无所顾忌焉。

元和元年九月。平西蜀。初。刘辟作乱。上不欲用兵。群议未决。宰臣杜黄裳。坚请讨除。以高崇文为行营节度使。文珍为都监。数月无功。黄裳奏曰。往年讨吴少诚于淮西。韩全义兵败。缘当时所征之兵。各有主将。又制自监军故也。今日用兵。与贞元时不异。臣窃为陛下惜之。若独任崇文。必济。上从之。及蜀平。诸相入贺。上独劳黄裳曰。卿之功也。黄裳自始经营讨辟。至于成功。指授崇文。无不悬合。崇文素惮保义军节度使刘澭。黄裳谓曰。若不奋命。当以刘澭代之。由是得崇文之死力。时宿将专征者甚众。自谓当选。诏出用崇文。人人大惊。及王师入成都。擒刘辟以献。诏刻石纪功于鹿头山下。

二年二月。上谓宰相曰。朕常览前史。见历代帝王。或怠于听治。或烦于亲政。互有得失。其理安在。杜黄裳对曰。帝王之务。在于修己简易。择贤任之。宵衣旰食。以求人瘼。舍己从人。以务厚下。固不可怠肆安逸。然事有纲领大小。当务知其远者大者。至如簿书狱讞。官吏能否。本非一人之所自任也。秦始皇自程决事。见嗤前代。诸葛亮。伯国之相耳。罚二十以上。皆自省之。亦下为敌国所诮。知不久堪。魏明帝欲案尚书省疑事。陈矫称不可。隋文帝日昃听政。每令卫士传餐。太宗文皇帝亦笑其烦察。则为人上之体。固不可代下司职。但择人委任。责其功效。赏罚苟信。谁不尽心。传称帝舜之德曰。夫何为哉。恭己而已。能举十六相。去四凶也。岂与劳神疲体。自任耳目之主。同年而语哉。但人主之道。患其不能推诚。人臣之弊。患其不能自竭。由是上疑下诈。礼貌或亏。欲求共治。自然难致。苟去此弊。何不至于治。上深然其言。

其年十月。淮西节度使李锜请朝觐。上问宰臣。武元衡曰。不可。且锜先请朝觐。诏既许之。即又称疾。是可否在锜也。今陛下新临宝位。天下属耳目焉。若使奸臣得遂其私。则威令从此去矣。上曰。然。遽命追之。锜果计穷而反。

三年十一月。上问为治之要何先。宰臣裴2 对曰。先正其心。上深然之。

五年正月。上谓宰臣禳灾祈福之说。其事信否。李藩对曰。臣窃观自古圣贤。皆不祷祠。故楚昭王有疾。卜者谓河为祟。昭王以河不在于楚。非所获罪。孔子以为知天道。仲尼疾病。门人子路请祷。仲尼以为天道助顺。系于所行。已既全德。无愧屋漏。故答子路云。丘之祷久矣。书云。惠迪吉。从逆凶。言顺道则吉。从逆则凶。诗云。自求多福。则祸福之来。咸应行事。若苟为非道。则何福可求。是以汉文帝每有祭祀。使有司敬而不祈。其见超然。可谓盛德。若使神明无知。则安能降福。必期有知。则私己求媚之事。君子尚不可悦之也。况于神明乎。由此言之。则履信思顺。自天佑之。苟异于此。实难致福。故尧舜之务。唯求修己。以安百姓。管仲云。义于人者和于神。盖以人为神主。故但务安人而已。虢公求神。以致危亡。王莽妄祈。以速汉兵。古今明诫。书传所纪。伏乞陛下以汉文孔子之意为准。则百福具臻矣。上深嘉之。

唐会要卷五十二

识量下

元和五年八月。上谓宰臣曰。神仙长生之说。可信乎。李藩对曰。神仙之说。出于道家。然道之所宗。以元元五千言为本。按其文。皆去华尚朴。绝弃健羡。以执柔见素为道。少思寡欲为贵。其言皆于六经符协。是故历代宝之。以为治国治心之要。未曾有神仙不死之说。后代虚诞之徒。假托圣贤之言。为怪谲之论。末流渐广。及秦始皇汉武帝。志求长生。延召方士。于是有卢生韩生少君栾大之类。售其欺诈。以为祷祠神仙。可求不死。二主溺信之。始皇遣方士入海。求三山灵药。遂外匿不归。汉武以女妻方士栾大。后亦无验。栾大竟坐腰斩。此则前代帝皇。惑于虚说者。着在前史。其事甚明。贞观末年。有胡僧自天竺至中国。自言能治长生之药。文皇帝颇信待之。数年药成。文皇帝因试服之。遂致暴疾。及大渐之际。群臣知之。遂欲戮胡僧。虑为外夷所笑而止。载在国史。实为至诫。古人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诚哉是言也。君人者。据宇宙之广。抚亿兆之众。但当严恭夙夜。务为治安。则四海乐推。无思不服。天命所佑。自知延长。不可听诱惑之虚说。陛下春秋鼎盛。方志升平。倘能深鉴流弊。斥远方士。则百福自生。坐臻永年。伏愿详考古今。以保至正。则天下幸甚。

其年十月。以前河东节度使王锷为检校司徒。充太原节度使。初。锷以钱千万。赂中贵求兼相位。宰相李藩与权德舆奉密旨曰。王锷可兼宰相。宜即拟来。藩以为不可。遂以笔涂兼相字。复奏上。德舆失色曰。纵不可。别宜作奏。岂可以笔涂诏耶。藩曰。势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且暮。何暇别作奏。权德舆又续有疏曰。夫平章事。非序进而得。国朝方镇带相者。盖有大忠大勋。大历已来。又有跋扈难制者。不得已而与之。今王锷无大忠大勋。又非姑息之时。欲假此名实。恐不可从。

崔氏曰。此乃不谙事故者之妄传。史官之谬记耳。既称奉密旨。宜拟来。则是得拟状中陈论。固不假以笔涂诏矣。凡欲降白麻。若商量于中书门下。皆前一日进文书。然后付翰林草麻制。又称藩曰势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尤为疏阔。盖由史氏以藩有直亮之名。欲委曲成其美。岂所谓直笔哉。

七年。上谓宰臣曰。卜筮之事。习者罕精。或中或否。近日风俗。尤更崇尚。何也。宰相李绛对曰。臣闻古先哲王。畏天命。示不敢专。邦有大事。可疑者。必先谋于卿士庶人。次及于卜筮。俱协则行之。末俗浮伪。幸以徼福。正行虑危。邪谋觊安。迟疑昏惑。谓小数能决之。而愚夫愚妇。假时日鬼神者。欲利欺诈。参之见闻。用以刺射。小近其事。神而异之。由是风俗近巫。成此弊俗。圣旨所及。实辩邪源。存而不论。弊斯息矣。

七年五月。上谓宰臣曰。比者。见卿等累言。吴越去岁水旱。昨有御史推覆。至自江淮。乃言不至为灾。人非甚困。不知竟有此否。李绛对曰。臣昨见浙西东及淮南奏状云。本道水旱。稻麦不登。至有百姓逐食。多去乡井。各请设法招携。意惧朝廷罪责。苟非事实。何敢上陈。况天灾流行。年岁代有。方隅授任。皆朝廷信重之臣。此固非虚说也。御史官辈。选择非必能贤。奏报之间。或容希媚。此正当奸佞之臣。近有两辈御史。至江淮推鞫。今理当诘逐。不知言者之名。伏望明示典法。推诚于人。夫本任大臣以事。不可以小臣之言间之。上曰。卿言是也。朝廷大体。以恤人为本。苟一方不稔。当即日赈救。济其饥寒。不可疑之也。向者不思。而有此问。朕知言之过矣。绛等稽首陈贺。于是命自今凡有被饥馑之境。速蠲其赋。

其年十一月敕。王稷家告事奴。付京兆府决一顿处死。初。奴告稷换其父锷遗表。隐没所进钱物。即令鞫其奴于内仗。又发中使。就东都检责其家财。宰臣裴度奏曰。王锷亡

殁之后。其家进献已多。今因奴上告。又命检责其家。臣恐天下将帅闻之。必有以家为计者。于是亟罢其使。而杀其奴。

十四年。上谓宰臣曰。听受之间。大是难事。推诚委任。谓所委必尽心。及至临事。不无偏党。朕命学士集前代暧昧之事。为诱略。每欲披阅。以为鉴戒耳。崔群对曰。无情曲直。辩之至易。稍怀欺诈。审之实难。故孔子众好众恶之论。浸润肤受之说。盖以暧昧难辩也。若择贤而任之。待之以诚。纠之以法。则人自归公。孰敢行伪。陛下详观载籍。以广聪明。实天下幸甚。

十五年十月。上谓宰臣曰。用兵者。有必胜之道乎。萧俯对曰。兵者凶器。战者危事。圣王不得已而用之。必以仁讨不仁。义讨不义。先务招怀。不施掩袭。古之明王之讨叛。不斩祀。不杀厉。不获二毛。不犯田稼。安民禁暴。如救人于水火之中。故曰。王者之师。有征无战。此必胜之道也。如或肆小忿。轻动众。敌人结怨。师出无名。非唯不胜。乃自危之道。固可深戒。上深嘉其言。

长庆元年。穆宗谓宰臣曰。前史称汉文帝惜十家之产。而罢露台。又云。身衣弋绨。足履革舄。集上书囊。以为殿帷。何太俭也。信有此乎。宰臣崔植对曰。良史所记。必非妄言。汉兴。承亡秦残酷之后。项氏战争之余。海内雕弊。生民力竭。汉文仁明之主。起自代邸。知稼穑之艰难。是以即位后。躬行俭约。继以景帝。犹遵此风。由是海内黔首。咸乐其生。家给户足。迨至武帝。公私殷富。用能出师征伐。威行四方。钱至贯朽。谷至红腐。上务侈靡。资用复竭。末年税及舟车六畜。民不聊生。户口减半。乃下哀痛之诏。封丞相为富民侯。皆汉史明征。用为事实。且耕蚕之勤。出自人力。用既无度。何由以致富强。据武帝嗣位之初。物力阜殷。前代无比。固当因文帝勤俭之致也。上甚善其言。

开成三年。文宗御延英。谓宰臣曰。人传符谶之语。自何而来。宰相杨嗣复对曰。汉武帝好以符谶之书决事。近代隋文帝。亦信此言。自是符谶日滋。只如班彪王命论所引。盖矫意以止贼乱。非所重也。李　曰。丧乱之时。佐命者务伸命符。治平之代。只合推诸人事。上又曰。天后用人。有布衣至宰相者。当时还得力否。杨嗣复对曰。天后重行刑辟。轻用官爵。皆自图之计耳。凡用人之道。历试方见其能否。当艰难之时。或须拔置。无事之日。不如且循资级。古人拔士为相。拔卒为将。非治平之时。盖不获已而用之也。上又问新修开元政要。叙致何如。嗣复对曰。臣等未见。陛下若欲传之子孙。请宣付臣等参详可否。元宗或好游畋。或好声色。与贞观之政不同。故取舍须当。方可流传。从之。

四年。文宗谓宰臣曰。朕在位十四年。属天下无事。虽未至治平。亦少有如今日也。李　对曰。邦国安危如人身。四体平和之时。长宜调养。如恃安自忽。则疾患旋生。朝廷当无事之时。思省阙失而补之。则祸乱不作矣。

会昌三年。泽潞节度使刘从谏卒。军人以其侄稹擅总留后事。上令宰臣议可否。宰臣李德裕曰。泽潞国家内地。不同河朔。前后命帅。皆用儒臣。顷者李抱贞成立此军。身殁之后。德宗尚不许继袭。令李缄护丧归洛。洎刘悟作镇。长庆中。颇亦自专。属敬宗因循。遂许从谏继袭。今若不加征伐。何以号令四方。若因循授之。则藩镇相效。自兹威令去矣。上曰。卿算用兵必克否。德裕曰。刘稹所恃。河朔三镇。但得魏镇不与稹同。破之必矣。请遣重臣一人。传达圣旨。言泽潞命帅。不同河朔三镇。自艰难以来。列圣皆许三镇嗣袭。已成故事。今国家欲加兵诛稹。其山东三川。委魏镇出兵攻之。至四年。果平刘稹。德裕以功兼太尉。进封卫国公。

大中三年。以户部侍郎魏　兼平章事。中谢日奏曰。臣无稷契之才。居稷契之任。将何以仰报。今边戍粗安。海内宁息。臣愚所切。陛下未立东宫。俾正人傅导。以存储贰之重。因泣下。宣宗感而听之。先是。累朝人君。不欲人言立储贰。若非人主已欲。臣下不敢献言。宣宗春秋高。嫡嗣未辨。　作相之日。率先启奏。人士重之。

天佑元年四月。和王傅张廷范善音律。求为太常卿。汴滑节度使朱全忠。以廷范旧将吏荐用。宰相裴枢。以廷范非乐卿之才。不允所荐。

忠谏

贞观元年。太宗尝闲居。与侍中王珪宴语。时有美人侍侧。本庐江王瑗之嫔。太宗指示之曰。庐江不道。贼杀其夫。而纳其室。暴虐之甚。岂有不亡乎。珪曰。陛下以庐江取此妇人为是耶。为非耶。上曰。杀人而取其妻。卿乃问朕是非。何也。珪曰。臣闻于管仲曰。齐桓公之郭。问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恶恶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贤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妇人。尚在左右。臣窃以圣心为是之。陛下若以为非。所谓知恶不去也。太宗虽不出美人。而甚重其言。

其年。上以瀛州刺史卢祖尚。才兼文武。命镇交趾。祖尚拜而出。既而悔之。辞以疾。上遣杜如晦等谕旨。祖尚固辞。上怒。斩之。他日。与群臣论齐文宣帝何如人。魏征曰。文宣狂暴。然人与之争事。理屈则从之。上曰。然向者卢祖尚虽失大臣之义。朕杀之以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复其官荫。征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胆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颜苦谏。或逢上怒甚。征神色不移。上亦为之霁威。征尝谒告上冢。遽言于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严装已毕。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实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辍耳。上尝得佳鹞。自臂之。望见征来。匿怀中。征奏故久。鹞竟死怀中。

六年十二月四日。上临朝。有诫惧之言。中书令温彦博曰。陛下为政。若贞观之初。则无忧于不治矣。上曰。朕其怠乎。侍中魏征进曰。陛下贞观之初。励精思治。从谏如流。每因一事。触类为善。志存节俭。无所营求比者造作微多。谏者颇忤。以此为异耳。上拊掌大笑曰。良有是夫。

十五年。于益州造绫锦金银等物。特进魏征谏曰。金银珠玉。妨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工者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饥。一女不织。天下有受其寒。古人或投之深谷。或焚之通衢。而陛下好之。臣实深耻之。

永徽五年。召长孙$ 忌。李绩。于志宁。褚遂良等。李绩称疾不至。皆曰。当缘昭仪事。或曰。长孙太尉当先言之。遂良曰。太尉。上之元舅。脱事有不如意。使上有怒舅之名。不可。又曰。英公绩。上之所重。当先言之。遂良曰。司空。国之元勋。有不如意。使上有罪功臣之名。不可。遂良躬奉遗诏。若不尽其愚诚。何以下见先帝。及上谓长孙$ 忌曰。莫大之罪。绝嗣为重。皇后无嗣息。昭仪有子。今欲立为皇后。公等以为何如。遂良曰。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伏事先帝。无愆妇德。先帝疾甚。执陛下手以语臣曰。我好儿好新妇。今将付卿。陛下亲承德音。言犹在耳。皇后未有愆过。恐不可废。臣不敢从。上违先帝之命。上不悦。翌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别立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要在武氏。且昭仪经事先帝。众所共知。陛下岂可蔽天下耳目。使万世之后。何以称传此事。陛下倘亏人子之道。自招不善之名。败乱之端。自此始也。臣上忤圣颜。罪合万死。倘得不负先帝。则甘从鼎镬。遂置笏于殿阶。叩头流血曰。还陛下此笏。乞放归

田里。上大怒。命引出之。侍中韩瑗。因奏事涕泣谏曰。皇后是陛下在藩府时。先帝所娶。今无愆过。即便废黜。四海之士。谁不惕然。且国家屡有废立。非长久之术也。愿陛下为社稷大计。上不纳。及褚遂良贬官。瑗复上疏理之曰。遂良竭忠公家。亲承顾托。一德无二。千古凛然。此不待臣言。陛下自知之矣。无闻罪状。斥去朝廷。内外氓黎。咸嗟举措。上曰。遂良悖戾犯上。以此责之。朕岂有过耶。卿言何若是之深也。瑗曰。遂良可为社稷忠臣。昔微子去之。而殷国以亡。张华不死。而纲纪不乱。国之欲谢。善人其衰。伏愿违彼覆车。救以往过。不纳。表请归田里。不许。瑗又上疏曰。臣闻王者立后。以作配天地。比德日月。若日月并明。则临照四海。若日月薄蚀。则天地昏矣。且匹夫匹妇。尚相简择。况天子乎。夫皇后母仪万国。善恶由之。故嫫母辅佐于黄帝。妲己倾覆于殷王。前载之事。殷鉴不远。诗云。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每览前古。未尝不辍卷太息。不谓今日。尘黩圣世。今如不法。后嗣何观。伏惟陛下详之。无为后人所笑。若使杀身以益国家。菹醢之戮。臣之分也。昔吴王不用子胥之言。子胥云。臣见麋鹿游于姑苏。臣恐海内失望之后。有荆棘生于阙庭。宗庙不血食。期有日矣。中书侍郎来济。又密表谏曰。臣闻王者之立后也。将以上合乾坤之道。象二仪敷育之义。主承宗庙。母临天下。匹配后土。执馈皇姑。必择礼教名家。幽闲淑令。副四海之望。称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周。姒氏兴关雎之化。百姓蒙祚。汉孝成任心从欲。以婢为后。遂使皇统中绝。社稷沦倾。有周之崇既如彼。大汉之祸又如此。惟陛下详察。

显庆元年四月二十五日。上谓侍臣曰。驭下之道。前王深以为难。计古先帝王。应有其要。公等可思此术。为我具论之。中书令来济对曰。臣闻齐桓公出游。见一饥寒老人。命食之。老人曰。请遗天下食。公遗之衣。老人曰。请遗天下衣。桓公曰。府库有限。安能周及。老人曰。不然。春不夺农时。人即有食。夏不夺蚕务。人即足衣。由此言之。省其徭役。人自安之。近者为山东役丁。年别有数万人。将为烦扰。欲取其庸直。在京雇人充役。复恐非宜。臣等商量。望长久法。依旧役丁为便。凡所施令。贵在长行。今正课外。无别徭役。足为稳便。

神龙元年二月。侍中桓彦范上疏曰。昔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后妃者。人伦之本。治乱之端也。故皇英降而虞道兴。任姒归而周宗盛。桀奔南巢。祸阶妹喜。鲁桓灭国。惑以齐媛。伏见陛下。每临朝听政。皇后必施帷幔于殿上。得闻政事。臣愚历选列辟。详求往代。帝王有与妇人谋及政事者。莫不破国亡身。倾辀继路。其以阴乘阳。违天也。以妇凌夫。违人也。违天不祥。违人不义。由是古人譬以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易曰。$ 攸遂。在中馈。言妇人不可参预国政也。伏愿陛下览古人之言。察古人之意。上以社稷为重。下以苍生为念。宜令皇后无往正殿。干预外朝。专在中宫。聿修阴教。则坤仪式固。鼎命惟永。又道路藉藉。皆云胡僧惠范。矫托佛教。诡惑后妃。出入禁闱。挠乱国政。陛下又微行。数幸其私第。上下媟黩。有亏尊严。又闻兴化致治。必由进善。康国宁人。莫大弃恶。故孔子曰。执左道以乱政者杀。假鬼神以疑众者杀。今惠范之罪。甚于此也。若不急诛。必生变乱。除恶务本。去邪勿疑。实赖天聪。早加裁贬。上不纳。

景云元年六月。睿宗初即位。与侍臣议立皇太子。中书舍人参知几务刘幽求进曰。臣闻除天下之祸者。享天下之福。拯天下之危者。受天下之安。伏以平王除社稷之危。救君亲之难。论功则莫大。语德则最贤。臣又闻宋王已下。以平王有大功。咸怀推让。上意乃定。

开元二十一年。万年县尉李美玉得罪。上令流于岭外。黄门侍郎韩休进谏曰。今朝廷有大奸。尚不能去。岂得舍大而取小也。臣窃见金吾大将军程伯献。恃怙恩宠。所在贪冒。第宅舆马。僭拟过甚。臣请先出伯献。而后罪美玉。上不许。休固争曰。美玉微细。尚犹

不容。伯献巨猾。岂能无罪。陛下若不出伯献。臣即不敢奉诏流美玉。上以其言切直。竟从之。宋璟闻之曰。不谓韩休。乃能如此。是仁者之勇也。

二十四年。崔希逸代牛仙客为河西节度。奏河西军资。储蓄万计。遂令刑部员外郎张利贞覆之。有实。上悦。将与之尚书。中书令张九龄谏曰。不可。尚书古之纳言。若非历践内外清贵之地。妙有德望者。不得充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拔升清流。齿班常伯。此官邪也。又将与之封。九龄曰。边将积谷帛。缮兵器。盖将帅之常。而陛下赏之金帛即可。尤不可裂地而封。上怒曰。卿以仙客寒士嫌之耶。卿岂有门籍。九龄顿首谢曰。臣荒陬孤生。陛下以文学用臣。仙客起自吏胥。目不知书。韩信淮阴一壮士。羞与绛灌齐列。陛下必大用仙客。臣亦耻之。

元和七年。上谓宰臣曰。大凡行事。恒患不通于理。已然之失。追悔诚难。古人处此。复有道否。李绛对曰。行事过差。圣哲之所不免。故天子致群臣。以匡其失。故主心治于中。臣论正于外。制治于未乱。销患于未萌。主或有过。则谏以止之。故上下同体。犹手足之于心膂。交相为用。以致康宁。此亦常理。非难遭之事。但矜得护失。常情所蔽。古人贵改过不吝。从善如流。良为此也。臣等备位。无所发明。但陛下不废刍言。则端士贤臣。必当自效。上曰。朕擢用卿等。所欲冀直言。各宜尽心。以匡不逮。无以护失为虑也。

九年十二月。释下邽令裴寰之罪。初。每岁冬。以鹰犬出近畿习狩。谓之外按使。领徒数百辈。恃恩恣横。郡邑惧扰。皆厚礼迎犒。恣其所便。止舍私邸。百姓畏之如寇盗。每留旬日。方更其所。至是。行次下邽。寰为令。嫉其强暴扰人。但据文供馈。使者归。乃谮寰有慢言。上大怒。将以不敬论。宰相武元衡等。于延英恳救理之。上怒不改。及出。逢御史中丞裴度入。元衡等谓曰。裴寰事。上意不开。恐不可论。度唯唯而入。抗陈其事。谓寰无罪。上愈怒曰。如卿言。裴寰无罪。则当决五坊小使。如小使无罪。则当决裴寰。度曰。诚如圣旨。但以裴寰为令长。爱惜陛下百姓如此。岂可罪之。上怒稍解。初令书罚。翌日释之。

十三年二月。上以淮蔡既平。将欲内宴。因是稍恢宫观。广制度。诏六军使创修麟德殿之东廊。公费不足。至有出家财以助。军使张奉国白于执政。裴度从容上言曰。陛下有将作监。内作营构之役。有司具存。岂可使功臣破产修造。上怒奉国辈漏泄。令奉国致仕。斥李文悦梁希逸归私第。俄释不问。

其年十月。杖杀五坊使杨朝汶。初。有贾人张陟。负五坊息利钱。征理经时不获。杨朝汶遂取张陟私家簿记。有姓名者。虽已偿讫。悉囚捕。重令偿之。其间或不伏者。即列拷捶之具于庭。平民恐惧。遂称实负陟钱。互相牵引。系囚至数十百人。中书门下御史台。皆为追捕。又于陟家得卢载初负钱文记云。是卢大夫书迹。遂追故东川节度使卢坦家僮。促期使纳。坦男不敢申理。尽以偿讫。征其手记。乃郑滑节度使卢群笔也。群字载初。既而坦男理其事。五坊使曰。此钱已上进。不可得矣。于是御史中丞萧俛洎谏官。累上疏陈其暴蠹之状。宰臣裴度崔群。因对又极言之。上曰。且欲与卿等商量用军。此小事我自处置。裴度进曰。用兵小事也。五坊使追捕平人。大事也。兵事不理。只忧山东。五坊使横暴。恐乱辇毂。上不悦。及对罢。上乃大悟。召五坊使数之曰。向者为尔。使吾羞见宰臣。遂杖杀之。即日原免坐系者。

其年十二月。上尝与宰臣议及人臣事主。当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树朋党。朕甚恶之。裴度对曰。臣闻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故君子小人。未有无徒者。但君子为徒。则是同心同德。小人为徒。则是朋党。此事外甚相似。中实相远。在圣主观其所行之事。

以辨之耳。上良久曰。他人有言。亦与卿等相似。岂易辨之。度等退相谓曰。圣上今日所论君子小人之事。可谓诚言。是则圣主以为难辨则易矣。以为易辨则难矣。今陛下以为辨之难。则君子与小人。弥当自区别矣。他日。宰臣或以当今利病。欲有所厘改。及陈为臣事君之道。上必往复诘问。既尽理之后。则曰。凡好事口说则易。躬行则难。卿等既为朕言之。当须行之。勿空陈说而已。宰臣起而对曰。书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陛下今日处分。可为至言。臣等敢不策励。以副天心。然亦以天下之人。从陛下所行。不从陛下所言。臣亦愿陛下每言之则行之耳。

十四年九月。上谓宰臣曰。朕读元宗实录。见开元之初。锐意求治。至十五六年。则稍懈。至开元末。又似不及中年。其故何也。崔群对曰。元宗生长民间。身经屯难。故即位之初。知人疾苦。躬恤庶政。有姚崇。宋璟。卢怀慎。辅以道德。苏颋。张嘉贞。李元纮。杜暹。韩休。张九龄。皆孜孜守正。以故称治。其后承平日久。安于逸乐。渐远正士。而近小人。宇文融以聚敛媚上心。李林甫以奸邪惑上志。而终之以杨国忠。故及于乱。今陛下以开元初为法。以天宝末为戒。是乃社稷无疆之福也。时有以谄刻欺蔽在相位者。故群以是讽焉。

长庆元年八月。上谓宰臣曰。国家贞观中。致治升平。盖太宗文皇帝躬行至德。以启王业。及至开元。累有内难。元宗临御。兴复不易。而一朝声名最盛。历年最久。何以致之也。崔植对曰。前代创业之君。多起自民间。知百姓之疾苦。初承丕业。皆能励精。太宗又特禀上圣之资。同符尧舜。是以贞观一朝。四海宁泰。又有房元龄。杜如晦。魏征。王珪之辈。为辅佐。动皆直言。事无不治。元宗守文继体。尝经天后朝。久遭艰危。开元初。得宋璟。姚崇。委之为政。此二人者。皆天生俊杰。动每推公。又每进忠言。致君于道。璟尝自写尚书无逸一篇。为图以献。元宗置之内殿。出入观省。常记在心。故任贤戒欲。朝夕孜孜。开元之末。因无逸图坏。始以山水图代之。自后既无座右箴规。又奸臣用事。希恩养欲。实兆乱萌。建中初。德宗皇帝问先臣开元天宝间事。先臣具以此事陈奏。臣在童丱。即闻其说。信知古人以韦弦作戒。其益宏多。伏愿陛下以无逸为元龟。天下幸甚。上深纳其言。

四年五月。上以富有春秋。畋猎之暇。好治宫室。尝建别殿。以新燕游。及庀徒蒇事。功用至广。宰臣李程谏曰。自古圣帝明王。率资俭德。以化天下。况谅阴之内。岂宜兴作。愿陛下悉以见在瓦木。及工役之费。回奉陵寝。上嘉纳焉。

咸通八年。懿宗命伶官李可及为左威卫将军。中书侍郎监修国史曹确执奏曰。臣览贞观故事。太宗初。置官品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员。顾谓元龄曰。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授之官秩。大和中。文宗欲以伶官尉迟璋为王府率。拾遗窦洵直极谏。乃改光州长史。伏望以两朝故事。别授可及之官。疏奏。不从。

十一年。同昌公主薨。懿宗尤所钟爱。以翰林医官韩宗邵等用药无效。系之狱。宗族连引三百余人。宰相刘瞻召谏官令上疏。谏官无敢言之者。瞻乃自上章极言。帝怒。贬为虢州刺史。

唐会要卷五十三

举贤

贞观元年三月。上谓尚书右仆射封德彝曰。比来令卿举贤才。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宜分朕忧。对曰。臣愚岂敢不尽心。但今所见。未有奇才异行。上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不借才于异代。皆取士于当时。何代无贤才。但患遗之不知耳。德彝惭而退。

三年。太宗谓宰臣曰。朕今孜孜求士。欲专心正道。闻有好人。则抽擢驱使。而议者多称彼皆宰相亲故。但公等至公行事。勿避此言。便为形迹。古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雠。而为后代称者。以其举得贤故也。卿等但能举用得才。虽是子弟。及有雠嫌。不得不举。

十三年。桂州都督李宏节。以清慎闻。身殁之后。其家卖珠。上闻之。乃宣言于朝曰。此人生平。宰相皆言其清白。今日既然。所举者岂得无罪。必当理之。不可舍也。特进魏征谏曰。陛下言此人不清。未见受财之所。闻其卖珠。将罪举者。臣不知所谓。自圣朝以来。为国尽忠。清正自守。终始不渝者。屈突通。张道源而已。通子三人来选。有一匹羸马。道源儿子。不能存立。未见一言及之。今宏节为国立功。前后大蒙赏赉。居官终末不言贪残。妻子卖珠。未为有罪。审其清者。无所存问。疑其浊者。傍罪举人。虽云疾恶情深。亦实好善未笃。臣窃思度。未见其可。恐有识闻之。必生横议。伏惟再思。上抚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语。方知谈不容易。十五年。太宗谓宰臣曰。致太平之运者。唯在得贤才。卿等既不能知。朕又不可遍识。日复一日。无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举。于事何如。魏征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为难。自知诚亦不易。且矜能伐善。恐长浇竞之风。

开元四年。黄门监卢怀慎上疏曰。臣待罪枢密。颇积年序。报国之心。空知自许。推贤之志。终未克申。臣自染疾。转益危顿。虽皃雁之飞。未为之少。而犬马之志。终祈上闻。其鸣也哀。乞垂圣察。窃见广州都督宋璟。立性公直。执心贞固。文学可以经务。识略可以佐时。动惟直道。行不苟合。闻诸朝野之说。实为社稷之臣。衢州刺史李朝隐。操履坚贞。才识通赡。守文奉法。颇怀铁石之心。事上竭诚。实尽人臣之节。豫州刺史卢从愿。清贞谨慎。理识周密。始终若一。朝野共知。简要之才。不可多得。并明时重器。圣世良臣。比经任使。微有愆失。所坐者小。所弃者大。所累者轻。所贬者远。日月虽近。谴责伤深。望垂矜录。渐加进用。臣瞑目不遥。厚恩未报。黜殡之义。敢不庶几。城郢之言。思有闻荐。谨令外生监察御史郑齐婴奉表以闻。

大历十四年闰五月。以河南少尹崔佑甫。代常衮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先是。永泰之后。四方既定。而元载秉政。公道隘塞。官由贿成。中书主事卓英倩。李待荣辈用事。天下官爵。大者出元载。小者出倩荣。四方赍金帛者。相属于路。纲纪大坏。及载败后。杨绾寻卒。常衮当国。杜绝其门。四方奏请。莫有过者。虽权势与匹夫等。非词赋登科者。莫得进用。贿赂虽绝。然无所甄异。而贤愚同滞。及佑甫代衮。荐延推举。无复凝滞。作相未逾年。除吏八百员。多称允当。上尝谓曰。有人谤卿。所除授人。多涉亲故。何也。佑甫曰。频奉圣旨。以所任庶官。必须谙其才行者。臣与相识。方可粗谙。若平生未相识。何由知其言行。获谤之由在此。上深然之。

太和元年。文宗勤于听政。然浮于决断。宰相韦处厚论奏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用为宰相。参议大政。凡有奏请。初蒙听纳。寻乃中变。若出自宸断。即示臣等不信。若出于横议。臣等何名鼎司。且裴度元勋旧德。历辅四朝。陛下固宜亲重。窦易直长厚。忠事先朝。陛下固宜委信。上深然之。自是宰臣敷奏。人不敢横议。

委任

贞观元年。尚书右仆射杜如晦奏。言监察御史陈师合上状论事。兼言人之思虑有限。一人不可总知数职。以论臣等。太宗谓戴胄曰。朕以至公治天下。今用元龄如晦。非为勋旧。以其有才故也。此人妄事毁谤。上状欲离间我君臣。昔蜀后主昏弱。齐文宣狂悖。然国称治者。以任诸葛亮杨遵彦不猜之故也。朕今任如晦等。亦复如此。于是流师合于岭外。

上元二年。张文瓘加侍中。或时在家。朝廷每有大事。上必问诸宰臣曰。与文瓘议未。奏云未议者。则遣其筹之。奏云已议者。皆报可。

永隆二年八月。高宗尝谓中书令薛元超曰。长得卿在中书。不藉多人也。

建中元年六月。中书侍郎平章事崔佑甫薨。自冬染疾。舆入中书。卧而承旨。或休假在私第。大事必密咨以决焉。

元和二年十一月。上锐于为治。谓宰相裴2 曰。朕喜得人。听政之暇。遍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又谓2 等曰。太宗之创业如此。我读国史。始知万倍不及先圣。当先圣之代。犹须宰臣与百官同心辅助。岂朕今日。独能为治哉。事有乖宜。望卿尽力匡救。2 等蹈舞进贺曰。陛下言及于此。宗社无疆之福。臣等驽劣。不副圣心。2 亦孜孜奉上。每思敷奏。伏引太宗躬勤听览。以讽上。上嘉纳之。自是延英议政。昼漏率下五六刻。自贞元十年以后。朝廷威柄日削。方镇权重。德宗不任宰臣以事。人间细务。多自临决。裴延龄等得以奸进。而登台辅者。备位而已。上在藩累月。言事者颇以此为言。上亦知其非。及永贞监国。群臣谒见。宰相杜黄裳。首以君臣大义。激起上心。上既闻黄裳之言。耸听延纳。黄裳首建诛刘辟之策。又李吉甫自翰林学士。参定平蜀。蜀平而吉甫出镇。2 又继之。故自临御。迄于元和。军国枢机。尽归之宰府。由是中外咸治。纲目用张焉。

十二年八月。时以讨元济。聚天下之兵四年矣。财殚力屈。宰相三人。唯裴度独言贼可灭。上病之。因使三相俱以状陈利害。唯度独不言利害。唯请以身自督战。明日。延英对。宰臣将出。上独止度谓曰。卿必能行乎。度稽首流涕曰。臣誓不与此贼偕生。上为之动。度又言。贼已困。但以群帅不一。故未降耳。上深嘉之。即用度为淮西宣慰使。但以彰义军节度使韩宏故。未为都统。而度实行元帅事。仍以郾城为治所。

崇奖

龙朔二年。诸宰臣以政事堂供馔珍美。议减其料。东台侍郎张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机务。待贤才也。吾辈若不任其职。当即陈乞以避贤路。不可减削公膳。以邀求名誉也。国家之所以费。不在于此。苟有益于公道。斯亦不为多也。众乃止。

圣历三年四月初三日。敕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赐食。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例。

开元十年八月。有上书者。以为国之执政。同其休戚。若不稍加崇宠。何以责其尽心。至十一月二十八日。敕曰。侍中源干曜。中书令张嘉贞。兵部尚书张说等。忠诚辅弼。以致升平。褒德赏功。先王制也。自今已后。中书门下宜供食。实封三百户。自我礼贤。为百代法。仍令所司。即令支给。

二十年十二月制。宰臣兼官者。并两给俸禄。

天宝五载六月三日敕。三伏内。令宰相辰时还宅。

大历十三年正月。中书侍郎平章事杨绾。居位旬日。为风恙所中。优诏令就中书摄养。每引见延英殿。特许扶入。及绾疾亟。上日发中使。就第存问。又出内医药。一日之中。数辈相望于路。临终。中使在门。以凶闻。走马入奏。上惊悼久之。即日下诏。赠司徒。发使柩前册授。令及未敛。宰臣百官。就第吊丧。上令宣旨谓百官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夺我杨绾之速也。俯及大敛。与卿等悲悼。太常初谥曰文贞。有诏改谥曰文简。

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敕。自今已后。宰臣出守方镇。中书门下并百官。并许迎送。不须闻奏。

建中四年正月。故事。每日出内厨食以赐宰相家。其食可食数人。常衮特请罢之。迄今便为故事。又将固让堂厨食。同列以为不可而止。议者以为厚禄重赐。所以优贤崇国政也。不能当辞位。不宜辞禄食。

贞元十三年七月。宰相卢迈请告。五上表乞避位。上命群臣问疾于私第。

元和三年。杜佑以去年春。已乞致政。上于旧臣。极隆恩礼。表再请。上许。遂减其朝谒。居一岁。复令入中书议政事。复以不逮为请。遂许一月三度朝谒。

七年六月。以平章事杜佑为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朝朔望。春日遣中使就宅赐绢五百匹。钱五百贯文。以佑前后恳请休退。遂有优赐。

长庆元年五月敕。宰相裴度。自今后。不用早入。以仗下赴中书及候对。

开成四年二月。诏曰。司徒兼中书令裴度。盛有勋业。累践台衡。比缘疾恙。仍未谢上。须加优异。用示恩荣。其本官俸料。所司起今日支给。

其年。宰臣杨嗣复累上表请退。优诏不许。寻又遣内官弓箭库使张克己就第宣曰。凡大臣引退。或以年以疾。未有尚勇退之名。忘君臣大义。卿心以为知止。朕却以为近名。大臣进退。须系朕心。不可因侪列之一言。决然舍朕。于理未当。卿更思之。明日。朕开延英。即便须参假候对。卿若不至朕亦不坐。及翌日。惶遽朝谒。上又慰安勉励曰。我未放卿。焉得舍我。其委重如此。

杂录

贞观二年五月二日。敕中书令侍中。于朝堂受词讼。众庶已上有陈事者。悉令封上朕将亲览焉。

显庆三年七月。上谓宰臣曰。四海之广。唯在任贤。卿等用人。多作形迹。让避亲知。不能尽意。甚为不取。昔祁奚举子。古人为美谈。即使卿等儿侄有材。必须依例进举。

干封二年八月。高宗引侍臣。责以不进贤良。司刑少常伯李安期进曰。臣闻圣帝明王。莫不劳于求贤。逸于任使。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天下至广。非无英彦。但比来公卿。有所荐引。即遭嚣谤。以为朋党。沈屈者未申。而在位者已损。所以人思苟免。竞为缄默。若陛下虚己招纳。务于搜访。不忌亲雠。唯能是用。谗毁既不入。谁敢不竭忠诚。此皆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上深然之。

神功元年。纳言师德密荐狄仁杰。除鸾台侍郎平章事。仁杰不知师德之荐也。及为同列。颇轻师德。频挤之外使。则天觉之。尝问仁杰曰。师德贤乎。对曰。为将谨守。贤则臣不知。又问师德知人乎。对曰。臣尝同官。未闻其知人。则天曰。朕之知卿。师德荐也。亦可谓知人矣。仁杰既出。叹曰。娄公盛德。我为其所容。莫窥其际也。

圣历三年。则天曰。朕令宰相各举尚书郎一人。狄仁杰独荐男光嗣。由是拜地官尚书郎。莅事有声。则天谓仁杰曰。祁奚内举。果得人也。

长安二年。则天令狄仁杰举贤。仁杰举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真宰相才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尽节于国家矣。乃召为洛州司马。他日。又求贤。仁杰曰。臣前言张柬之。犹未用也。则天曰。已迁之矣。对曰。臣荐之请为相也。今为洛州司马。非用之也。又迁秋官侍郎。四年。夏官尚书灵武大总管姚元之将赴镇。则天命举外内堪为宰相者。元之对曰。秋官侍郎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

五年。则天尝令宰臣。各举为员外郎者。凤阁侍郎韦嗣立荐岑义。

垂拱元年四月。司门员外郎房先敏得罪。左授卫州司马。诣宰相陈诉。内史骞味道谓曰。此是皇太后处分。中书侍郎刘祎之谓先敏曰。缘坐改官。例从臣下奏请。则天闻之。以味道善则归己。过则推君。贬青州刺史。加祎之太中大夫。因谓侍臣曰。夫为人臣之体。实须扬君之德。君德发扬。岂非臣下美事。且君为元首。臣作股肱。情同休戚。义均一体。未闻手足有疾。移于腹背。而得一体安者。纳言王德真奏曰。昔戴至德虽才异行殊。能为时所服。然其每有善事。必推于君。太后曰。先朝每称至德此事。逮其终殁。有制褒崇。为臣之道。岂过斯也。传名万世。可不善欤。

苏氏驳曰。谨按房先敏通天二年三月自眉州长史除司门员外郎。圣历二年四月。改曹州长史。比垂拱元年。在位十四年矣。骞刘二相。升黜年月即同。且称皇太后。非通天二年之事明矣。先敏又不曾任卫州司马。恐是别人。前史误耳。

景龙元年。中书侍郎萧至忠上疏曰。臣伏见贞观永徽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职。近来势要亲识。罕有才艺。递相嘱托。虚践官阶。伏望降明敕。令宰臣已下。及诸司长官。各通当家内外缌麻已上。见任京官九品已上者。精加简择。每家量留一两人在京。余并改授外官。庶望分职四方。共宁百姓。

开元九年四月。侍中源干曜上疏曰。臣窃见势要之家。并求京职。俊乂之士。多任外官。王道均平。不合如此。臣三男俱是京官。望出二人与外官。以协均平之道。上从之。

十三年正月。国子祭酒杨绾拜中书侍郎平章事。诏出。朝野相贺。绾素以德行显著。质性贞廉。车服俭朴。居庙堂未数月。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宽。家富于财。有别墅在皇城之南。池馆台榭。当时第一。宽即日潜遣毁折。中书令郭子仪。在邠宁行营。闻绾拜相。座内音乐。减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以承恩。每出入驺驭百余。亦即日减损。其余望风变奢从俭者。不可胜数。

建中三年正月。诏曰。古者。天子不修德。下民罹其祸。则内府损服御。太常减膳。以克责。朕德信不着。奸臣不判。令两河之间。兵革未戢。郡道疲于征敛。百姓失业。不得农桑。朕是以对案辍食。私自贬损。其供常膳。有司宜省之。太子诸王已下食物。亦各节其数。于是宰臣上言。堂厨钱并百官月俸。各请三分省一。

四年。常衮为中书侍郎平章事。政事堂旧有后门。盖宰相过中书舍人院。咨访政事。衮欲自尊大。乃塞其门。以绝往来。

贞元九年七月。诏宰相以旬秉笔决事。初。至德中。宰相迭秉笔处断。每十日一易。及贾耽。赵憬。陆贽。卢迈。同平章政事。百寮有司问白。相让不言。于是奏议。请旬秉笔者出应之。其后。又请每日更秉笔。迭以应事。

十一年二月。门下侍郎平章事赵憬进上审官六议。憬初为尚书左丞。甚有称望。时宰相窦参。恶其不附己。将加黜贬。德宗不从。及参逐。以憬与陆贽同为宰相。深于治道。论议多正。时裴延龄倾巧。特承恩幸。颇欲中伤良善。憬每为保护。而清正守约。德宗尤器重之。尝于延英独对。开陈大体。以任贤尚俭为本。至是。又上审官六议。上甚嘉纳之。

十二年八月。贾耽私行。绝宰相班。中使出召主书承旨。

永贞元年八月。以尚书左丞郑余庆守本官平章事。时滑涣犹干大柄。宰臣等漠然不测。遂与欢狎。及余庆当国。复以胥吏畜之。时论归重。

元和二年七月。上谓宰臣曰。当今政教。何者为急。李吉甫对曰。为政所重。谅非一端。自非事举其中。固不可致于治理。然国以民为本。亲民之任。莫先牧宰。能否实系一方。若廉察得人。委之临抚。列郡承式。政化自宣。苟或非才。为蠹实甚。由是而言。观察刺史之任为切。自昔唐虞三载考绩。三考黜陟。故得久于其事。风化可成。而末世命官。多轻外任。选授之际。意涉沙汰。委以藩部。自然非才。刺史数广。然非慎择。加以更代促遽。民无安志。迎送之费。财耗不供。此最为弊。圣虑所及。实穷政本。伏望慎守良能。改革前失。则四海蒙福。民无苟且之心矣。上深纳之。

四年七月。以御制前代君臣事迹十四篇。书于六扇屏风。宣示宰臣。李藩等表谢之。

八年六月。时以积雨。延英不开者十五日。至是。上使谓宰臣等曰。每至三日雨一对来。

十年。宰相裴度奏。群贼未诛。宜延接奇士。共为筹画。乃请就私第见客。从之。自德宗朝。朝官相过从。多令金吾密奏。故宰相不敢于私第见宾客。至度始奏之。

十二年。上谓宰臣曰。朕览国书。见文皇帝行事。少有过差。谏臣论诤。往复数四。况朕之寡昧。涉道未明。今后事或未当。卿等每事十论。不可一二而止。

十三年九月。宰臣皇甫镈奏。旧例。平章事判度支。并中书省借阙官厅置院。臣以为事体非便。今请权借外命妇院内舍十数间。隔截置官典院。又旧例。置郎官二人。于中书判案人中差定。并量抽官典七人。随官勾检文案。伏以臣职在中书。务兼司计。钱谷事重。须自躬亲。臣今酌量简要。并自判抽。其余寻常公事。各有本判郎官。今依条流勾当处置。臣仍请每月三度。候中书事简入南省。从之。

太和元年五月十一日敕。元首股肱。君臣象类。义深同体。理在坦怀。然自魏晋已降。参用霸制。虚仪搜索。因习尚存。朕方推表大信。寘人心腹。自今后。紫宸坐朝。众寮既退。宰臣复进奏事。其监搜宜停。

九年五月敕。江西湖南。共以傔资一百二十分。送上都。充宰臣召顾手力。宰臣李石坚让。乞祇以金吾司手力充引从。从之。时初诛李训后也。

大中十二年七月。除宰相夏侯孜为剑南节度。时值中元假。十四日三更三点。通事舍人无在馆者。宣令捧麻。皆两省人吏。自后令通事舍人。虽遇假在馆俟命。

唐会要卷五十四

省号上

门下省

武德初。因隋旧制。为门下省。龙朔二年二月四日。改为东台。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改为门下省。光宅元年九月。改为鸾台。神龙元年二月四日。改为门下省。开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为黄门省。五年九月六日。仍改门下省。至今不改。

中书省

武德元年。因隋旧制。曰内书省。三年三月十日。改为中书省。龙朔二年。改为西台。咸亨初。复为中书省。光宅元年。改为凤阁。神龙中。复为中书省。开元元年。改为紫微省。五年。复为中书省。故事。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册书。立后建嫡。封树藩屏。宠命尊贤。临轩备礼则用之。二曰制书。行大赏罚。授大官爵。厘革旧政。赦宥降恩则用之。三曰慰劳制书。褒贤赞能。劝勉勤劳则用之。四曰发敕。谓御画发敕日也。增减官员。废置州县。征发兵马。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下官。处流以下罪。用库物五百段。钱二百千。仓粮五百石。奴婢二十人。马五十匹。牛五十头。羊五百口以上。则用之。五曰敕旨。谓百司承旨。而为程序。奏事请施行者。六曰论事敕书。慰谕公卿。诫约臣下。则用之。七曰敕牒。随事承旨。不易旧典。则用之也。皆宣署申覆而施行焉。旧制。册书诏敕。总名曰诏。天授元年。避讳改诏曰制。凡下之通于上。其制有六。一曰奏抄。谓祭祀之支度国用。授六品以下官。断流以下罪。及除免官爵者。并为奏抄。二曰奏弹。谓御史纠劾百司不法之事也。三曰露布。谓诸军破贼。申尚书兵部而闻奏焉。四曰议。谓朝之疑事。下公卿议。理有异同。奏而裁之。五曰表。六曰状。皆省署申覆而施行焉。覆奏画可讫。留门下省为案。更写一通。侍中注制可印署讫。送尚书省施行者。武德三年。高祖尝有敕。而中书门下不时宣行。高祖责其迟由。内史令萧瑀曰。臣大业之日。见内史宣敕。或前后相乖者。百司行之。不知何所承用。所谓易虽在前。难必在后。臣在中书日久。备见其事。今皇阶初构。事涉安危。若远方有疑。恐失机会。比每授一敕。臣必审勘。使与前敕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迟晚之愆。实由于此。高祖曰。卿能用心若此。我有何忧。

贞观元年。上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便。皆须执论。比来唯觉阿旨顺情。唯唯相尚。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若唯署敕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须简择。以相委付。自今已后。诏敕疑有不稳。必须执之。

圣历三年四月三日。敕赐物。中书门下省官。正三品准二品。四品准三品。

其年四月三日敕。应赐外国物者。宜令中书具录赐物色目。附入敕函内。

查看更多新书　请到新书吧

神龙三年二月敕。诸色理诉。兼抑论内状。出付中书。应制敕处分者。留为商量。自余并封本状。牒送所司处分。

景龙三年八月九日敕。应酬功赏赐。须依格式。格式无文。然后比例。其制敕不言自今已后及永为例程者。不得攀引为例。

开元七年八月十日敕。中书门下厨杂料。破用外。有余宜分收。

十三年十月。始用黄麻纸写诏。至上元三年闰三月。诏制敕并用黄麻纸。

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敕。加阶入三品。并授官及勋封甲。并诸色阙等进画。出至门下省重加详覆。有驳正者。便即落下墨涂讫。仍于甲上具注事由。并牒中书省。

二十一年闰三月十三日敕。每月当番武官。番满日过中书门下。

天宝八载七月。中书门下奏。比来诸司使及诸郡并诸军。应缘奏事。或有请中书门下商量处分者。凡所陈奏。皆断自天心。在于臣下。但宣行制敕。既奏之内。则不合别请商量。乃承前因循。有此乖越。自今已后。应奏事一切。更不合请付中书门下。如有奏达。听进止。敕旨。从之。

干元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敕。诸司使。诸州府。进奏文状。应合宣行三纸已上。皆自写宣付四本。中书省宣过。中书省将两本与门下省。

宝应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内外六品以下正员。自今已后。差主事一人。令史四人专知。至建中三年闰正月十八日。中书门下奏。准贞观故事。京常参官及外官五品已上。每有除拜。中书门下皆立簿书。谓之具员。取其年课。以为迁授。此国之大经也。自艰难已来。此法遂废。垂将三十载。伏望自大历十四年已来。量署具员。据前资见任员。量与改转。从今已后。刺史四考。郎中起居侍御史各两考。余官各三考。与转。其升进黜退。并准故事处分。仍下天下州县审勘。责前资见任其乡贯历任官讳同一状中书门下。

广德二年三月十四日敕。中书门下两省直省。自今已后。所补不得取郎将已上官。

大历十三年四月十六日敕。中书门下先置法官两人。宜停。

建中三年六月诏。中书门下两省。各置印一面。

四年六月。中书门下两省状。应送诸司文状。检勘节限中考文状等。并是每年长行之事。尚书省各依限录奏。旧例经一宿即出。如经三日不出。请本司更修单状重奏。又三日不出。即请本司长官面奏。取进止。其内状到。各令本司两日内具省案及宣黄。送到中书。依前件所定限勘。会宣下。即事免稽滞。又准开元十九年四月敕。应加阶并授及勋封甲。并诸色阙等进画。出至门下省重加详覆驳正者。宜便注簿。落下以墨涂讫。仍于甲上具注事由牒中书省。敕旨。从之。

贞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敕。中书门下两省供奉官。及尚书省御史台现任郎官御史等。自今已后。诸司诸使并不得奏请任使。仍永为例程。

长庆元年正月制。自今已后。中书门下所有除授。宜依元和二年具员敕处分。

太和三年四月。中书门下奏。内外文武官除授。伏以为官择人。实资进选。举能考绩。固切旁求。必当按实循名。听言观行。事合先于徇众。道必恶于自媒。进退之间。风俗所系。近日人多干竞。迹罕贞修。或日诣宰司。自陈功状。或屡渎宸扆。曲祈恩波。乏受爵让能之贤。启施劳伐善之弊。亦有粗因劳绩。已授官荣。及居今任。别无课效。唯引向前事状。祇希更与迁升。凡是此流。稍要立制。伏望自今后。应缘官阙。须有除授。先选吏迹有闻。行已务实者。随才奖用。如有志涉浮躁。事近邀求者。量加摈斥。所觊官修其方。人思励行。敕旨。宜依。

其年五月。中书门下奏。内外常参官改转。伏以建官莅事。曰贤与能。古之王者。用此致治。不闻其积日以取贵。践年而迁秩者也。况常人自有常选。停年限考。式是旧规。然犹虑拘条格。或失茂异。遂于其中。设博学宏词。书判拔萃。三礼。三传。三史等科目以待之。今不限选数听集。是不拘年数考数。非择贤能之术也。故经国治民。惟系人才。黜幽陟明。在课职业。据元和二年五月十八日具敕。敕内常参官。并限年考。各与迁转。则官修者出滞。职旷者侥幸。恐非朝廷循名责实之意。积课语劳之道。频奉进止。数遣商量。须令百吏勤官。众官得人。举直措枉。行于授受之际。伏望从今以后。内外常参官。并不论年考。议事而迁位。位均以才。才均以望。位望均然后以日月班之。而第用之。则冀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职。而以起功。唯御史台刑宪是司。责任颇重。其三院御史。望约旧敕例比量处分。敕旨。依奏。

九年十二月敕。中书门下。吏部各有甲历。名为三库。以防逾滥。如闻近日请处奏官。不经司检寻。未免奸伪。起今已后。诸司诸使诸道应奏六品以下诸色人。称旧有官及出身。请改转。并请授官。可与商量者。除进士及登科。众所闻知外。宜令先下吏部。及中书门下及三库。委给中书舍人。吏部格式郎中。各与甲库官同检勘具有无申报中书门下。审无异同者。然后依资进拟。如诸司诸道奏论不实。以有为无者。临时各加惩罚。务使仕进稽实。永绝侥幸。

开成二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武官舍人郎将等。其堪送名者。请中书门下准吏部送名例磨勘。仍先过堂。然后批拟。从之。

三年二月敕。中书文状。悉在中书断割。裁量须归根本。如关钱谷刑狱等事。有宣付诸司处置者。宜更令覆奏。候旨敕施行。

门下侍郎

龙朔二年。改为东台侍郎。咸亨元年。改为黄门侍郎。垂拱元年二月二日。改为鸾台侍郎。神龙元年。复为黄门侍郎。天宝元年二月二十日。改为门下侍郎。干元元年。改为黄门侍郎。大历二年四月。复为门下侍郎。其年九月。升为正三品。中书侍郎同门下之称。至今不改。

武德二年四月。温大雅为黄门侍郎。弟彦博为中书侍郎。对居近侍。高祖谓曰。我起义晋阳。为卿一门耳。至五年三月。彦博又为中书侍郎。

贞观十八年。黄门侍郎褚遂良上疏曰。即日内外官人。诸王僚佐。咸云陛下供给皇弟。顿少于亲王。大臣深知形迹不奏。私说窃语。殊非光益。臣伏惟圣主奉义。天心岂不恐其多财纵溢。或至自败。必不得积货骄盈。宁使俭急不足。虽不比于皇子。亦须微允物望。臣是以谨访荆韩汉鲁四弟。自足资财。滕密霍道四王。尤为缺少。臣于芳春殿。冒以奏闻。

伏惟天明。必记臣语。若厚于诸弟。人皆闻见。六月四日诏便是至公。若供给诸弟。事皆俭陋。即似叔季昆弟。由是情薄。臣是以不避斧钺。更敢陈闻。昔汉明帝每赐子弟。必语群臣云。不得使朕子多于先帝子。美哉斯言。王者德音。终后汉皆以明帝为法。臣闻君施教令谓之风。人随上行谓之俗。陛下厚于诸弟。太子亦厚于诸弟。相承恩笃。岂不美哉。伏愿陛下疑阙短者。因而赐之。所用不多。德音流布。

神龙元年五月。武三思恃宠执权。尝请托于黄门侍郎宋璟。璟正色谓之曰。当今复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王独不见产禄之事乎。

开元二年八月。李乂为黄门侍郎。多所校正。紫微令姚崇遂荐为紫微侍郎。外托荐贤。其实引在己下去其纠驳之权。

建中二年十月。门下侍郎卢杞。密启中书主事过咎。逐之。杨炎怒曰。中书。吾局也。吏有过。吾自治之。奈何相侵耶。

中书侍郎

武德元年。因隋旧制。号内史侍郎。三年三月十日。改为中书侍郎。龙朔中。改为西台侍郎。咸亨中改为中书侍郎。垂拱元年二月。改为凤阁侍郎。神龙元年二月四日。又为中书侍郎。开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为紫微侍郎。大历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升为正三品。五年九月六日。复为中书侍郎。

贞观十九年。中书侍郎许敬宗。以太子承干官僚。多被除削。又未收叙。上疏曰。窃见废官僚五品以上。除名弃斥。顿历寒温。但庶人畴昔之年。身处不疑之地。包藏悖逆。阴结宰臣。所同奸谋。多连宗戚。祸生虑表。非可防萌。宫内官僚。迥无关及。今乃投鼠及器。孰谓无冤。焚山毁玉。稍同迁怒。伏寻先典。例有可原。昔吴国陪臣。则爰丝不坐于刘濞。昌邑中尉。则王吉免缘于海昏。譬诸栾布。乃策名于彭越。比于田叔。亦委质于张敖。主以凶逆陷夷戮。臣以忠良荷收擢。今张元素。令狐德棻。赵宏智。裴宣机。萧钧等。并砥节励操。有雅望于当朝。经明行修。布芳名于天下。或以直言而遭棰扑。或以忤旨而见猜嫌。一概雷同。并罹天宪。恐于王道。伤在未宏。

其年四月。中书侍郎颜师古。以谴免职。温彦博言于太宗曰。师古谙练政事。长于文诰。时无逮者。冀上复用之。太宗曰。我自举一人。公勿忧也。遂以岑文本为中书侍郎。专典机密。及迁中书令。归有忧色。母怪而问之。文本曰。非勋非旧。滥登荣宠。位高责重。古人所惧。抚己循心。所以忧耳。亲宾有来贺者。辄曰。今日受吊不受贺。及兴辽东之役。凡所制度。一切委之。料配粮。用甲兵。神思顿竭。言辞举措。颇异平常。太宗见而忧之。谓左右曰。文本今与同行。恐不与我同返。定州遇暴疾卒。时年五十一。

垂拱三年。凤阁侍郎刘祎之尝窃谓人曰。太后何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则天闻之。特令肃州刺史王本立推鞫。本立宣敕示祎之。祎之曰。不经凤阁鸾台宣过。何名为敕。则天大怒。以为拒捍制使。特赐死。

开元元年十二月。上诏宰臣谓曰。从工部侍郎有得中书侍郎者否。对曰。任贤用能。非臣等所及。上曰。苏颋可除中书侍郎。仍令宰臣宣旨。移入政事院。便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诰。今知制诰有政事食者。自颋始也。及入谢固辞。上曰。朕常欲用卿。每一好官缺。即望诸宰相论及。此皆卿之故人。遂无贤卿者。朕常叹息。中书侍郎。朕极重惜。自

陆象先改官后。朕每思之。无出卿者。二年。弟诜除给事中。颋屡陈情。上曰。古来有内举不避亲耶。颋曰。晋大夫祁奚是也。上曰。若然者。朕自用苏诜。何得屡言。近日卿父子犹在中书。兄弟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至三年二月。上谓曰。前朝有李峤苏味道。时人谓之苏李。朕今有卿及李乂。亦不让之。卿所制文。朕自识之。自今已后。每进书皆别录一本云。臣某进。朕要留中。迄今以为故事。

十二年六月。中书令张说荐崔沔为中书侍郎。或谓沔曰。今之中书。皆是宰相。承宣制命。侍郎虽是副贰。但署位而已。甚无谓也。沔曰。不然。设官分职。上下相维。各申所见。方为制理。岂可俯然偷安。而怀禄仕也。自是每有制敕及南曹事。沔多异同。张说颇不悦焉。

建中元年。中书侍郎平章事崔佑甫薨。册赠太傅。故事。中书侍郎未尝有赠三师者。上以佑甫謇謇有大臣节。特宠异之。

左右散骑常侍

武德令以为从三品散官。贞观十七年六月四日。改为职事官。置两员。以黄门侍郎刘洎为之。隶门下省。显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分左右各两员。其左隶门下省。右隶中书省。龙朔二年。改为左右侍极。咸亨元年。改为左右常侍。广德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升为正二品。中书门下省。各加置四员。兴元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各加一员。贞元四年正月一日敕。元额四员。其新加员。宜依元数停。

贞观十七年。散骑常侍刘洎谏诘难公卿表曰。臣闻帝皇之与凡庶。圣哲之与庸愚。上下相悬。拟伦斯绝。是知以至愚而对至圣。以极卑而对极尊。徒思自强。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颜。凝旒以听其言。虚襟以纳其说。犹恐群下未敢对扬。况动神机。纵天辩。饰词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义。欲令凡庸。何阶应答。臣闻皇天以无言为贵。圣人以不言为德。老君称大辨若讷。庄生言至道无文。此皆不欲烦也。是以齐侯读书。轮扁窃笑。汉皇慕古。长孺陈讥。此亦不欲劳也。且多记则损心。多语则损气。心气内损。形神外劳。初虽不觉。后必为累。须为社稷自爱。岂有性好自伤乎。窃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致。欲其久长。匪由辨博。但当忘彼爱憎。慎兹取舍。每事敦朴。无非至公。若贞观之初则可矣。至如秦政强辨。失人心于自矜。魏文宏才。亏众望于虚说。此才辨之累。较然可知矣。伏愿略兹雄辨。浩然养气。简披缃图。澹焉怡目。占万寿于南岳。齐所性于东丘。则天下幸甚。手诏答曰。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比有谈论。遂至繁多。轻物骄人。恐由兹道。形神心气。非足为劳。今闻谠言。虚怀以改。

宝应二年五月一日敕。散骑常侍且各置常参官两人。合自简择闻奏。参典亦置两人。

兴元元年二月。以奉天解围。百僚称贺。右常侍贾隐林抃舞。因质言曰。陛下性多太急。不能容忍。若旧性不改。虽朱泚败亡。臣亦恐忧未艾也。上虚怀纳之。

贞元四年二月十八日敕。左右散骑常侍。是中书门下正三品官。谓之侍极。宰臣次列。除特委方面者。余不合兼任使。先已授者。宜改与别官。自今已后。更不得注授。

长庆四年五月。谏议大夫李渤奏。据六典。常侍奉规讽。其官久不举职。习以成例。若设官不责其事。不如罢之。以省其费。苟未能罢。臣请特敕。令准故事行其职业。从之。

太和五年。神策中尉王守澄。诬奏宰相宋申锡谋逆。文宗即令追捕。左散骑常侍崔元亮。与谏官等奏。请不于内中鞫。乃改用法司鞫之。申锡方免死。责授开州司马。

给事中

武德元年。因隋旧制为给事郎。三年三月十日。改为给事中。龙朔二年。改为东台舍人。咸亨元年。改为给事中。

贞观十五年。太宗临轩。谓侍臣曰。朕所以不能恣情欲。取乐当年。而励精苦心。正为苍生尔。我为人主。兼行将相之事。岂不是夺公等名。昔汉高得萧曹韩彭。天下宁晏。舜禹汤武。有稷　伊吕。四海乂安。此事朕并兼行之。给事中张行成谏曰。陛下圣德含光。规模宏远。虽文武之烈。实兼将相。何用临朝对众。与其较量。以万乘至尊。共臣下争功哉。臣闻天何言哉。四时行焉。臣辄陈狂直。伏待菹醢。

十六年。刑部奏请。反叛者兄弟并坐。给事中崔仁师驳之曰。诛其父子。足警其心。此而不恤。何忧兄弟。议遂寝。

开元二十一年二月。定安公主初降王皎。后降韦濯。又降博陵崔铣。铣卒。及是。公主薨。其子驸马王繇。请与其父合葬。敕旨依。给事中夏侯铦驳之曰。公主初昔降婚。梧桐半死。逮乎再醮。琴瑟两亡。则生存之时。已与前夫义绝。殂谢之日。合从后夫礼葬。今若依繇所请。却袝旧姻。但恐魂若有知。王皎不纳于幽壤。死而可作。崔铣必诉于元天。国有典章。事难逾越。原繇此意。虽申罔极之情。求礼而行。或致不稽之诮。铦谬膺驳正。敢旷司存。请旁移礼官。并求指定下太常寺。请议公主合与王皎合葬可否。报之。

贞元十八年二月。以前摄浙东团练副使。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齐总。为衢州刺史。群议以为超奖过当。诏至门下。给事中许孟容上表封还曰。臣伏见今日恩制。除衢州刺史齐总。臣愚窃有所虑。恐惊物听。不敢闻于陛下。若以兵戎之地。或有不得已。非次擢授者。今衢州无他虞。齐总无殊绩。忽此超授。群情惊骇。又齐总是判官。今诏敕擢浙东观察留后。摄都团练副使。向前未有敕令。今便用此下诏。尤恐不可。齐总若可选拔。不假此事。若未可选拔。假此益使人疑。陛下临御以来。凡所选用。皆为至公。既非圣情所难改移。即臣下安得不动有论诤。若齐总必有可录。陛下必须酬能。即明书劳课。超一两资与改。今臣闻四海举朝之人。不知齐总功能。衢州。浙东大郡。自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授之。使遐迩不甘。凶恶腾口。伏乞圣慈。少回神理。览臣所奏。允臣之请。陛下若谓臣不切不恳。伏乞陛下试停此诏。密使人察听。必贺圣明开纳。圣朝无私。臣授官中谢日。具已面奏。诏敕有不便者。伏请封进。今齐总诏谨随状封进。时左补阙王武陵。右补阙刘伯刍。复上疏言之。故诏书留中不出。后数日。不得雨。不视事。特开延英。召孟容对。上慰谕开纳曰。使百执事皆如卿。朕何忧也。自给事中袁高论卢杞。后来未尝有可否。是时。齐总竭浙东进奉。遂超授逾等。江淮之间。人多困急。无不罪总。及孟容此奏入。闻者皆感上圣明虚心之德。嘉孟容之当官不面从。其年八月。以岭南节度掌书记试大理评事张贞元。为邕州经略使。给事中许孟容上疏论奏。张贞元非次迁授。封还张贞元诏书。右补阙刘伯刍。继有封章。上命中使宣谕孟容。诏亦遂止。

十九年六月。给事中孟容上疏曰。臣窃闻陛下数敕有司。走于群望。祈于百神。而密云不雨。首种未入。岂觞牢有阙。巫祝非诚。为阴阳适。然丰歉前定。何圣意精至。甘泽未答也。臣历观自古。天人交感。未有不由百姓利病之急切者。邦家教令之远大者。京师是万国所会。强干弱枝。自古通规。其一年税钱。及地租出入。一百万贯。臣伏冀陛下。

即日下令。全放免之。其次三分放二。使旱涸之际。更免流亡。若播种无望。征敛如旧。则必愁怨迁徙。不顾坟墓矣。臣愚以为德音一发。膏泽立应。变灾为福。期在斯须。户部所收掌钱。非度支岁计。本防缓急别用。今此歉旱。直支一百余万贯。代京兆百姓一年差科。实陛下巍巍睿谋。天下鼓舞歌扬者也。复更省察。庶政之中。有流移征防。当还而未还者。徒役禁锢。当释而未释者。逋悬馈送。当免而未免者。沉滞郁抑。当伸而未伸者。有一于此。则特降明命。令有司条晰。三日内闻奏。其当还当释。当免当伸者。仍诏下之日。所在实时施行。臣愚以为如此而天不鉴。岁不稔。从古未之有也。疏寝不报。

元和三年。以国子司业李藩为给事中。时制敕有不可。遂于黄敕后批之。吏曰。宜别连白纸。藩曰。衹是文状。岂曰批敕。裴洎言之。上以为有宰相器。俄而郑絪罢免。遂拜藩门下侍郎平章事。

四年三月。以淮南节度判官孔戡为卫尉寺丞。分司东都。戡尝为佐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数以事争论不从。因谢病去。从史强以礼遣。而阴衔之。居东都。为淮南节度使李吉甫所辟。而从史忿嫉。累请贬降。始贞元中。姑息节将。其从事有不合意。或知其邪心。欲免去。则诬以他罪论奏。更不验理。或黜或徙。讫贞元。军府化之。至是。上虽不许。犹授以散员。制既下。给事中吕元膺封还上奏曰。孔戡以公正为卢从史所忌。且离职已久。吉甫以宰相出镇辟请。非涉嫌疑。推类言之。河阳节度行军司马杨同慈。史官崔国桢。或处近职。或倅戎府。皆为吉甫奏在幕庭。从史以嫌忿。干黩朝典。岂可曲徇其志。且孔戡官序虽非黜退。但因此改易。则长奸邪之心。臣恐忠正之士。各怀疑惧。事不可许。上令中使宣谕元膺。制书乃下。

其年十月。以同州刺史吕元膺。复为给事中。初。元膺自给事中除同州刺史。及入谢。上问以时事得失。元膺论奏词甚激切。上嘉其刚正。异日。谓宰臣曰。吕元膺有谠言直气。今欲留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为何如。李藩裴2进贺曰。陛下纳谏。超冠前王。乃宗社无疆之福。臣等不能广求直士。又不能数进直言。孤负圣心。合当罪责。今请以元膺复给事中。以备顾问。上悦而从之。

七年七月。琼林库使奏。巧儿旧挟名敕外。别定一千三百四十六人。请宣下州府为定额。特免差役。时给事中薛存诚。以为此皆奸人窜名。以避征徭。不可以许。又咸阳尉袁儋。与镇军相竞。军人无理。遂肆侵诬。儋反受罚。二敕继至。存诚皆执之。上闻甚悦。命中使嘉劳。由是选拜御史中丞。

十四年三月。以抚州司马令狐通为右卫将军。给事中崔植封诏上言。通尝刺寿州。用兵失律。前罪未塞。不宜遂加奖用。上命宰相谕植。以通父彰有功。不忍弃其子。诏遂行。

其年六月。判度支皇甫镈重奏。诸道州府监院。每年送上两税榷酒盐利米价等匹段。加估定数。又奏近年天下所纳盐酒等利抬估者。一切追征。诏既可。给事中崔植抗论。以为用兵岁久。百姓雕残。往者虽估逾其实。今固不可复追。疏奏。命宰臣召植。宣旨嘉谕。许辍已行之诏。物议美之。

十五年闰正月。上曰。谏官给事中。若除授有司。政乖允当。各令论驳。举其职业。时以李逊为浙东道监察使。有政能。入迁为给事中。尝密论时政。以为事君之义。有犯无隐。陈诚岂必择辰。今群臣敷奏。乃俟只日。是毕岁臣下睹天颜。献可替否。能几何。宪宗嘉之。迁户部侍郎。

长庆初。穆宗皇帝观诸军杂乐。尝召给事中丁公着问曰。比闻外间。自公卿至庶士。多为酣宴。皆极欢娱。此皆时和民安。有足抚慰。公着对曰。诚有此事。然以臣愚见。风俗如此。亦不足佳。百司所职。渐恐烦劳圣虑。上曰。何故。公着对曰。宾嘉之礼。古人所重。皆务达诚展敬。不继以淫。诗人所以美乐且有仪。讥其屡舞。前代名士会宾客者。或清谈赋咏。雅歌投壶。其以杯觞献酬。不至于乱。国家自天宝已后。风俗奢靡。宴处群饮。以喧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前。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由是物务多废。独圣心求治安。得不劳宸虑乎。陛下方宏本革弊。诚特降训命。禁其过差。则天下幸甚。上嘉其言。

太和三年八月敕。凡制命颁行。事有不可。给事中职合封进。省审既毕。宣布百司。稽停晷刻。皆着律令。自今尚书省御史台。所有制敕及官属除不当。宜封章上论。其事状分明。亦任举按。须指事据实。更言风闻。及滞诏旨。并不放上。如郎官御史出使访闻按举。自准前后敕文。不在此限。

五年。将作监王堪修奉太庙。弛慢罚俸。仍改官为太子宾客。制出。给事中李固言封还曰。东宫调护之地。不可令被罚弛慢之人处之。乃改均王傅。

开成三年八月敕。给事中封驳制敕。宜令季终具所驳闻奏。如无。亦宜闻奏。

会昌五年十二月。给事中韦宏景上疏。论中书权重。三司钱谷不合相府兼领。宰相李德裕论奏曰。臣等昨于延英召对。恭闻圣旨。常欲朝廷尊。臣下肃。此是陛下深究理本也。臣按管子云。凡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国安在于尊君。尊君在于行令。明君治民之本。莫要乎出令。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不从令者死。又曰。行令于上。而不论可否。是上失其威。下系于人也。自太和以来。其风大弊。令出于上。非之于下。昨韦宏景所论宰相不合兼领钱谷。臣等敢以事体陈闻。昔匡衡云。所以为大臣者。国家之股肱。万姓所瞻仰。明主所慎择。传曰。下轻其上。贱人图柄。则国家摇动。宏景受人教导。辄献封章。是贱人图柄矣。萧望之汉朝名儒。为御史大夫。奏云。今岁首日月少光。罪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轻丞相。乃下御史诘责。贾谊有云。人主如堂。群臣如陛。陛高则堂高。亦由将相重则君上尊。其势然也。昔东汉处士横议。遂有党锢事起。此事深要惩绝。上然之。宏景乃坐贬官。时李德裕在相位久。朝臣为其所抑者。皆怨之。裴2 崔铉杜悰罢相后。中贵人屡言德裕太专。上不悦。故白敏中教宏景有此奏。

唐会要卷五十五

省号下

中书舍人

武德初。因隋号为内史舍人。三年三月十日。改为中书舍人。龙朔二年。改为西台舍人。咸亨元年。复为中书舍人。光宅年。改为龙阁舍人。神龙年。复为中书舍人。开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为紫微舍人。五年。复为中书舍人。

贞观元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封事曰。时已平矣。功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者。何哉。良由谋献之臣。不宏简易之政。台阁之吏。昧于经远之道。执宪者以深刻为奉公。当官者以侵下为益国。未有坦平恕之怀。副圣明之旨。伏愿随方训诱。使各扬其职。敦朴素。革

浇浮。使家识孝慈。人知廉耻。杜其利欲之心。载以清净之化。自然家肥国富。祸乱何由而作。上善之。特赐钟乳一剂曰。卿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

咸亨元年二月二十一日。西台舍人徐齐聃上奏曰。齐献公。陛下外氏。虽子孙有犯。不合上延于祖。今周忠孝公庙甚修。而齐献公庙毁坏。不审陛下将何以垂示海内。以彰孝治之风。上纳之。

其年三月十九日敕。令突厥酋长子弟。事东宫。齐聃又上疏曰。昔姬诵与伯禽同业。晋储以师旷为友。匪唯专赖师资。故亦详观近习。皇太子自可招寻园绮。寤寐应刘。陛闼小臣。必采于端士。驱驰所任。并归于正人。方流好善之风。永播崇贤之美。今乃使4 裘之子。解辫而事春闱。冒顿之苗。削衽而陪望苑。在于道义。臣窃有疑。诗云。敬慎威仪。以近有德。书曰。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盖殷勤于此。防微之至也。

天授元年。寿春郡王成器兄弟五人初出阁。同日受册。有司撰选仪注。忘载册文。及百僚在列。方知阙礼。宰相相顾失色。中书舍人王教。立召小吏五人。各令执笔。口授分写。同时须臾俱毕。词理典赡。时人叹服。

大足元年。则天常引中书舍人陆余庆入。令草诏。余庆回惑至晚。竟不能裁一词。由是转左司郎中。

景龙四年六月二日。初定内难。唯中书舍人苏颋。在太极殿后。文诏填委。动以万计。手操口对。无毫厘差误。主书韩礼。谈子阳。转书诏草。屡谓颋曰。望公稍迟。礼等书不及。恐手腕将废。中书令李峤见之。叹曰。舍人思若涌泉。峤所不测也。

开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紫微令姚崇奏。中书舍人六员。每一人商量事。诸舍人同押连署状进说。凡事有是非。理均与夺。人心既异。所见或殊。抑使雷同。情有不尽。臣令商量。其大事执见不同者。望请便作商量状。连本状同进。若状语交互。恐烦圣思。臣既是官长。望于两状后略言二理优劣。奏听进止。则人各尽能。官无留事。敕曰。可。

五年。高仲舒为中书舍人。侍中宋璟。每询访故事。时又有中书舍人崔琳。达于政治。璟等亦礼焉。尝谓人曰。古事问高仲舒。今事问崔琳。又何疑也。

十三年。行封禅之礼。中书令张说。自定升山之官。多引两省录事主书。及己之所亲。摄官而上。中书舍人张九龄言于说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为先。劳旧次焉。若颠倒衣裳。则诅谤起矣。今登封霈泽。千载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绂。但恐制出之后。四方失望。今进草之制。事犹可改。唯审筹之。不可贻后悔也。说曰。事已决矣。悠悠之谈。何足虑也。后果为宇文融所劾。

建中二年六月六日。门下侍郎卢杞奏。六典云。中书舍人。给事中。充监中外考使。重其事也。今者有知考使。无监考使。既阙相临。难令详拣。请依旧置监使。敕旨。令依。其年十月。旧制。中书舍人分押尚书六曹。以凭奏报。开元初。废其职。至是。门下侍郎卢杞请复之。中书侍郎杨炎。固以为不可而止。

贞元初。中书舍人五员皆缺。在省唯高参一人。未几。亦以病免。唯库部郎中张蒙独知制诰。宰相张延赏李泌。累以才可者上闻。皆不许。其月。蒙以姊丧给假。或须草诏。宰相命他官为之。中书省案牍。不行者十余日。

四年二月。以翰林学士职方郎中吴通微。礼部郎中顾少连。起居舍人吴通元。左拾遗韦执谊。并知制诰。故事。舍人六员。通微等与库部郎中张蒙凡五人。以他官知制诰。而六员舍人皆缺焉。

十八年八月。中书舍人权德舆。独直禁垣。数旬一归家。尝上疏请除两省官。诏报曰。非不知卿劳苦。以卿文雅。尚未得如卿等比者。所以久难其人。德舆居西掖八年。其间独掌者数岁。及以本官知礼部贡举。事毕仍掌命书。

元和十三年二月敕。旧制。刑宪皆大理寺刑部详断闻奏。然后至中书裁量。近多不至两司中书。使自处置。今后先付法司。具轻重闻奏。下中书令舍人等参酌。然后据事例裁断。

十五年闰正月。上曰。中书舍人职事。准故事。合分押六司。以佐宰臣等判案。沿革日久。顿复稍难。宜渐令修举。有须慎重者。便令参议。知关机密者。即且依旧。

长庆二年七月敕。自今已后。员外郎知制诏。敕复授本官。通计二周年。然后各依本行转。郎中亦依二周年与正除。如是中行后行郎中。仍更转前行一周年。即与正除。如更是卑官知诰。合转员外者。亦以二周年为限。谏议大夫知者。同前行郎中。给事中并翰林学士别宣。并不在此限。

其年六月。武儒衡以谏议大夫知制诰。膳部郎中元稹。继掌命书。稹常通结内官魏宏简约车仆。自诣其家。不由宰臣而得掌诰。时人皆鄙之。莫敢言者。独儒衡一日会食公堂。有青蝇入瓜上。忽发怒命掣去之曰。适从何所来。而遽集于此。一座皆愕然。儒衡神气自若。

太和四年七月。中书门下奏。伏以制诰之选。参用高卑。迁转之时。合系劳逸。顷者缘无定制。其间多有不均。准长庆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敕。始令自员外以上及卑官知者。同以授职满一年后。各从本秩。递与转官。如至前项正郎。即以周岁为限。皆计在职日月。以为等差。不论本官年考。颇协通理。凡是因职转叙。皆与此文相当。其有本官已是前行郎中。年月已深。方被奖用。即授官数月。合正除。比类旧制。却成侥幸。将垂永久。须有商量。自今以后。从前行郎中知者。并不许计本官日月。但约知制诰满一周年。即与正授。其从谏议大夫知者。亦宜准此。即迟速有殊。比类可遵。并请依长庆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敕处分。敕旨。依奏。

其年十月二十二日敕。今后大理寺结断。行文不当。刑部详覆。于事不精。即委中书舍人。举书其轻重出入所失之事。然后出。

会昌四年十一月。中书门下奏。请复中书舍人。故事。伏见天宝以前。中书舍人六员。除枢密迁授之后。其它政皆得商量。宰臣姚崇奏云。事有是非。理均与夺。人心既异。所见或殊。抑使雷同。情有不尽。臣既居官长。望于状后略言事理优劣。奏听进止。自艰难以来。务从权便。政颇去于台阁。事多系于军期。决遣万机。事在宰弼。伏以陛下神武功成。昧旦思治。精核庶政。在广询谋。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前汉魏相。好观故事。以为古今异制。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数条汉兴以来国家便宜行事。奏请施行。臣等商量。今日以后。除枢密及诸镇奏请有司支遣钱谷等。其它台阁常务。关于沿革。州县奏请。系于典章。及刑狱等。并令中书舍人依故事商量。臣等详其可否。当别奏闻。敕旨从之。

大中六年六月敕。太和中敕旨。条流制诰改转事。颇为得中。实重官业。自后因循不守。有紊典章。遂便迁转频繁。近日却成壅滞。自今以后。宜举太和四年旧敕。便永遵行。仍每选知制诰。于尚书六行郎中官。精择有文学行实。公论显著者。以备擢用。不得偏取前行正郎。余准太和四年七月十三日敕处分。

景福二年十月。以翰林学士礼部尚书李磎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宣制日。水部郎中知制诰刘崇鲁。抱其麻哭之。奏云。李磎奸邪。协附权幸。不合为相。乃左授太子少师。时宰相薛昭纬与磎不协。密遣崇鲁沮之。

谏议大夫

武德五年六月一日。置四员。龙朔二年二月四日。改为正谏大夫。神龙元年二月。复为谏议大夫。至德元年九月十日敕。谏议大夫论事。自今以后。不须令宰相先知。

干元二年四月四日敕。两省谏官。十日一上封事。直论得失。无假文言。冀成殿最。用存沮劝。大历七年二月十一日。其四员外。内供奉不得过正员数。贞元四年五月十五日。分为左右。加置八员。左右各两员。其左右谏议隶中书省。至元和元年闰六月诏。却置四员。罢左右名。

贞观元年正月十五日。上谓侍臣曰。朕虽不明。至于大奸大恶。容或知之。幸诸公数相谏正。谏议大夫王珪曰。臣闻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故古圣王。必设谏臣七人。言而不用。则继以死。自是。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得闻政事。有所开说。太宗必虚己以纳之。

其年三月。上谓侍臣曰。为政之道。唯在得人。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谏议大夫王珪对曰。人臣若无学业。不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汉昭帝时。时有诈称卫太子。聚观者数万人。莫不致惑。京兆尹隽不疑。断以蒯聩之事。由是众皆信服。昭帝曰。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古义者。此固非刀笔俗吏。可以比拟。上曰。信如卿言。

二年。上问魏征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鼓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上又谓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鉴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征曰。此诚至治之要。愿陛下慎终如始。则善矣。

十七年。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当时谏舜禹者。十有余人。食器之间。苦谏何也。遂良对曰。雕琢害农事。綦组伤女工。首创奢淫。危亡之渐。漆器不已。必金为之。金器不已。必玉为之。所以诤臣必谏其渐。及其满盈。无所复谏。太宗以为然。因曰。夫为人君。不忧万姓而事奢淫。危亡之机。可反手而待也。

永徽二年九月一日。左武候引驾卢文操。逾垣盗左藏库物上以引驾职在纠绳。而身行盗窃。命有司诛之。谏议大夫萧钧进曰。文操所犯。情实难原。然准诸常法。罪未至死。今致之极刑。将恐天下闻之。必谓陛下轻法律。贱人命。任喜怒。贵财物。臣之所职。以谏为名。愚臣所怀。不敢不奏。上纳之。谓钧曰。卿职在司谏。遂能尽规。特为卿免其死。顾侍臣曰。真谏议也。

五年八月十七日。太常乐工宋四通入监内教。因为宫人通传消息。上令处斩。仍遣附律。萧钧奏曰。四通等所犯。在未附律前。不合至死。上曰。今喜得萧钧之言。特免死。配流远处。

景龙三年。中宗宴侍臣及朝集使曰。酒酣各为回波词。众皆为谄佞之文。及自邀荣位。次至谏议大夫李景伯曰。回波尔时酒卮。微臣职在箴规。侍晏既过三爵。喧哗杂混。窃恐非仪。上不说。中书令萧至忠曰。此真谏议大夫。

开元十二年四月敕令。自今以后。谏官所献封事。不限旦晚。任封状进来。所由门司。不得有停滞。如须侧门论事。亦任随状面奏。即便令引对。如有除拜不称于职。诏令不便于时。法禁乖宜。刑赏未当。征求无节。冤抑在人。并极论失。无所回避。以称朕意。其常诏六品以上。亦宜准此。

贞元二年六月。以秘书郎阳城为谏议大夫。仍遣长安县尉杨宁。赍束帛诣夏县所居致礼。城遂以褐衣赴京师。且诣阙上表陈让。上使中官赍章服衣之。而召见。赐帛五十匹。其后陆贽李充等。以谗毁受谴。朝廷震惧。上怒未解。势不可测。满朝无敢言者。城闻而起曰。吾谏官也。不可令天子杀无罪人。即率拾遗王仲舒等数人。守延英门上疏。论延龄奸佞。贽等无罪。上大怒。召宰臣入语。将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谕遣之。于是金吾将军张万福武将不识文字。亦知感激。端笏诣城。与诸谏官等。泣而且拜曰。今日始知圣朝有直臣。时议以为延龄朝夕为宰相。城独谓同列曰。延龄倘入相。吾唯抱白麻恸哭。后竟坐延龄事。改为国子司业。

十三年八月。以左谏议大夫薛之舆为国子司业。之舆少居于海岱之间。永泰中。淄青节度使李正己。辟为从事。因奉使京师。之舆逗遛不归。正己召之再三。之舆报曰。大夫既未入朝。之舆焉敢归使。因逃匿于山险间十余年。建中后。方复仕宦。上知之。故赏慰以为谏议大夫。奏谏官所上封章。事皆机密。每进一封。须门下中书两省印署文牒。每有封奏。人且先知。请别铸谏院印。须免漏泄。又累上言时事。上不说。故改官无几。以疾免。

元和四年正月。先是。谏议大夫段平仲。充册立南诏及吊祭使。谏议大夫吕元膺。充河南江西宣慰。议者以为谏官尽去。恐伤大体。于是元膺罢行。平仲继止。

六年十一月。左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吐突承璀出监淮南军。时刘希昂与承璀。皆久居权任。既黜之。有李涉者。托附承璀。邪险。求投匦上疏曰。承璀公忠。才用可辅政化。既承恩宠。不合斥弃。谏议大夫知匦使孔戣。览其副章。大怒。命逐之。涉乃以赂进光顺门。达其疏。戣闻之。因上陈古今之佞幸。可为鉴戒者。又言涉之奸险欺天。请加显戮。上悟。贬涉而黜承璀焉。

十二年十月。以比部员外郎张宿。为权知谏议大夫。初。上欲以谏议大夫授宿。宰臣崔群王涯奏曰。谏议大夫。前时亦有拔自山林。然起于卑位者。其例则少。用皆有由。或道德章明。不求闻达。或材行卓异。出于等伦。以此选求。实惬公议。其或事迹未着。恩由一时。虽有例超升。皆时论非允。张宿本非文词入用。望实稍轻。臣等所以累有奏。请依资且与郎中。事贵适中。非于此人有薄厚耳。授宿职方郎中。上命如初。群等乃请以权知命之。宿为布衣时。上在藩邸。因军使张茂宗。得出入东宫。辨谲敢言。洎监抚登位之时。骤承顾幸。擢居谏列。以旧恩数召入禁中。机事不密。贬郴州郴县尉。十余年。征入。历赞善补阙比部员外郎。擢为谏议大夫。颇恃恩顾。掌权者往往因之搏击。宿思逞其志。

颇害清直之士。韦贯之出。时人亦以为宿有力焉。宿亦阴事左右。以固恩宠。及为淄青宣慰使。卒于道路。正直相贺焉。

十四年。穆宗即位之始。频出游宴。时吐蕃寇边。谏议大夫郑覃等进奏曰。陛下即位以来。宴乐过多。畋游无度。今蕃寇在境。缓急奏报。不知乘舆所在。臣等忝备谏官。不胜忧惕。伏愿稍减畋游。留心政道。伏闻陛下晨夜昵狎倡优。近习之徒。赏赐太厚。凡金银货帛。皆出自生灵膏血。不可使无功之人。滥沾赏赐。纵内帑有余。亦乞用之有节。如边上有急。则支用无阙。免令有司。重敛百姓。实天下幸甚。穆宗初不悦其言。顾宰相萧俯曰。此辈何人也。俯对曰。谏官也。帝意乃解曰。朕之过失。臣下尽规。忠也。召覃谓曰。阁中奏事。殊不从容。今后有事面陈。延英相见。时人无阁中奏事。覃等抗论。人皆相贺。

十五年十月。谏议大夫郑覃。崔郾。右补阙辛丘度。左拾遗韦瓘温。会于阁中奏事。谏以上宴乐过度。上曰朕有所阙。臣下能犯颜直谏。岂非忠耶。宰臣等皆拜舞贺。上又谓覃等曰。允卿所请。至延英对宰臣。又令宣谕焉。

长庆二年三月。以处士李源为谏议大夫。诏曰。礼着死绥。传称握节。殒身守位。取重人伦。为义甚明。其风咸替。言念于此。慨然兴怀。而朝之公卿有上言者。称天宝之季。盗起幽陵。振荡生灵。吞噬河洛。赠司徒忠烈公李　。处难居守。正色就屠。两河闻风。再固危壁。首立殊节。至今称之。其子源。有曾闵之行。可贯于神明。有巢由之风。可希于太古。山林以寄其迹。爵禄不入于心。泊然无营。五十余载。夫褒忠可以劝臣节。旌孝可以激人伦。尚义可以镇浇浮。敬老可以厚风俗。举兹四者。大儆于时。是用擢自衡门。登于文陛。处以谏职。冀闻谠言。仍加印绶。式示光宠。可守谏议大夫。仍赐鱼袋。河南尹差官。命所在敦谕发遣。初。李　既为羯胡所害。源方八岁。群贼所虏。流浪南北。展转人家。凡六七年。逮洛阳平。父之故吏有识认者。以金帛赎之。归于亲近。代宗闻之。授河南府参军。源遂绝酒肉。不婚娶。不役僮。常依洛城北之慧林寺。即　之别墅也。寓于一室。依僧而食。人未尝见其所习之业。齐荣辱。混是非。熙熙而无不合。盖自有得也。先命穴其野。以备终制。时往眠其间。至是。御史中丞李德裕抗表荐。故有是命。时源年已八十余。

四年八月。以谏议大夫贾直言。为检校右庶子。兼御史丞。充昭义军司马。仍赐金紫。初。直言父德宗时得罪死。且饮之以毒药。直言在侧。适中使手中掣得药。一饮而尽。中使苍黄复奏。德宗感其事。遂不之罪。直言饮药迷死。一日。药溃左肋而出。却得生活。身遂偏枯。久之。又李师道请为从事。直言具以逆顺谕师道。遂以纸画槛车二枚呈师道。师道问是何物。答曰。此是槛车。囚送罪人至京师者。天子神圣。公为反逆不悛。必当灭公父子。同载于此车。送都市显戮。岂不悲乎。因大哭于前。师道命杀之。左右感其义。莫有应者。师道惧不敢杀。遂牢囚之。刘悟破师道。得直言于狴狱中而用之。郓帅之情。皆因之以归。无动摇者。后失帅。亦不变于前。宰臣上陈直言。宠其官秩。遂非次除谏议大夫。刘悟累表乞留云。军中事非直言不可。从其请改。复有斯授。

其年三月十九日。上坐朝甚晚。自即位以来。坐朝皆晚。此日尤甚。群臣候朝至宣武门。已立数刻。至紫宸门。又绝晚。不召群官。有至不任端立。欲倾仆者。谏议大夫李渤出次。白宰相曰。昨日已有疏论坐晚。今又益晚。不能回上意。是某之罪。遂出阁门。赴金吾仗待罪。有顷。唤仗入。退朝。百官趋出。左拾遗刘栖楚独进谏曰。历观前王嗣位之初。莫不躬勤庶政。坐以待旦。陛下即位以来。放情嗜寝。乐色忘忧。安寝宫闱。日晏方起。西宫密迩。未过山陵。鼓吹之声。日喧于内。臣伏见宪宗皇帝。大行皇帝。皆是长君。

勤恪庶政。四方犹有叛乱。陛下运当少主。即位未几。恶德布闻。恐福祚之不久也。臣忝位谏官。致陛下有此。请碎首以谢陛下。遂以额叩龙墀。振响之声。闻于阁外。门下侍郎李逢吉惧栖楚致死。遂宣言曰。栖楚休叩额。听进止。栖楚捧首起立。又奏宦官中。大行时。有协比邪人。动摇国本事。又叩额如前。上为之动容。以袖连挥栖楚。栖楚又奏云。可臣奏即退。不可臣奏臣即碎首而死。叩额。中书侍郎牛僧孺遽请宣付栖楚云。所奏知。门外待进止。栖楚乃拜舞而出。以袂掩血。行至仗头。则不能起矣。栖楚出后。宰臣于上前。更赞其事。上心定。乃自仗下。遂降中书宣谕栖楚。令归私第。是日闻者莫不感异。以为耳目所闻见。谏官论事。未有如今日之盛。后一日。有进止。令中使持绯衫牙笏。就宅宣赐栖楚。旌拜起居郎。坚让不起。遂归东洛。至十二月。拜谏议大夫。以旌直谏也。

会昌二年十二月。检校司徒兼太子太保牛僧孺等奏。伏奉十二月二十八日敕。中书门下奏。谏议大夫。巡六典。隋氏门下省署。谏议大夫七员。从四品下。正五品上。自大历二年。门下中书侍郎为正三品。两省遂阙四品。建官之制。有所未备。谨案左氏传。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能补过也。仲山甫即周之大臣。汉书。汲黯称愿出入禁闼。补过拾遗。张衡为侍中。常居帏幄。从容讽议。拾遗左右。此皆大臣之任。其秩峻。其任重。则君敬其言。而用其道。况謇谔之地。宜有老成之人。秩不优崇。则难用耆德。其谏议大夫。望改为正四品下。分为左右。以备两省四品之缺。向后为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选。伏以前代帝王。建官设正之制。互有沿革。升降废置。并于一时所宜。苟得其宜。则为当代之美。臣等伏据六典故事。谏议大夫官。历代之品制。位不常定。至于讽议之所赖。则古今之任不殊。今陛下方启纳谏之门。俾崇品秩。迭用丞郎。盖千年一时之盛美也。臣等又据故事。谏议大夫掌规谏讽谕。侍从赞相。今分置左右。以备两省四品之缺。臣等参详事理。众议佥同。伏请着于典章。永为定制。敕旨。依奏。

匭

垂拱二年六月。置匭四枚。共为一室。列于庙堂。东方木位。主春。其色青。配仁。仁者以亭育为本。宜以青匭置之于东。有能告朕以养人及劝农之事者。可投书于青匭。名之曰延恩匭。南方火位。主夏。其色赤。配信。信者风化之本。宜以丹匭置之于南。有能正谏论时政之得失者。可投书于丹匭。名之曰招谏匭。西方金位。主秋。其色白。配义。义者以决断为本。宜以素匭置之于西。有欲自陈屈抑者。可投书于素匭。名之曰申冤匭。北方水位。主冬。其色元。配智。智者谋虑之本。宜以元匭置之于北。有能告朕以谋智者。可投书于元匭。名之曰通元匭。宜令正谏大夫补阙拾遗一人充使。于庙堂知匭事。每日所有投书。至暮并进。又三司授事。本防枉滞。如有人诉冤屈抑。不得与投匭之列。后方获申明。所由之官。节级科罪。冀寰中靡隔。天下无冤。理匭以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充使。

万岁通天元年。侍御史徐有功上疏曰。陛下所令朝堂受表设匭投状。空有其名。竟无其实。并不能正直。各自防闲。延引岁时。拖曳来去。叩阍不听。挝鼓不闻。抱恨衔冤。吁嗟而已。至诚所感。和气必伤。岂不由受委任者不副天心。是陛下务使直申其冤。是有司务在重增其枉。尘埃圣德。掩蔽宸聪者。其三司受表。及理匭申冤使不速与夺。致令壅滞。臣望准前弹奏。

天宝九载三月十八日。改理匭为献纳使。

至德元年十月。复改为匭令。右补阙阎式。请先视其事状。然后为投。上责壅塞。贬式为朗州武陵县。至大历十二年十二月二日。有敕。理匭使但任投匭人投表状于匭中。依进来。不须勘责副本。并妄有盘问。及方便止遏。

大历十四年七月。理匦使崔造奏。亡官失职。婚田两竞。追理财物等。并合先本司。本司不理。然后省司。省司不理。然后三司。三司不理。然后合报投匦进状。如进状人未经三处理。及事非冤屈。辄妄来进状者。不在进限。如有急切须上闻。不在此限。其妄进状者。臣今后请并状牒送本司及台府处理。敕旨。依奏。

建中二年六月六日。敕御史中丞。依前充理匦使。择谏议大夫一人。充知匦使。

贞元三年十二月。知匦使右谏议大夫裴佶奏。其使典与准大历十四年六月十四日敕。前四人粮料。今依六典置二人。请置驱使官二人。敕旨。依奏。

长庆三年。理匦使谏议大夫李渤奏。今后有投匦进状者。请事之大者奏闻。次申中书门下。小者各牒诸司处理。处理不当。再来投匦者。即具事闻奏。如无理妄诉。本罪外加一等。从之。

四年七月。理匦使谏议大夫李渤奏。伏准宝应元年五月敕。给事中韩赏。中书舍人杨绾。同充理匦使。其时二人奏。大理评事卢翰充判官。又准六典。匦使常以御史中丞及侍御史为之。台中人吏强干。首列百司。明敕特并入匦。实同创置。其官吏手力食料纸笔。委本司条流闻奏。至其年九月。遂罢匦使。初。渤以故事至重。请增置胥吏。及添给课料。事多不允。渤遂请诏罢。亦从之。

开成三年八月。谏议大夫知匦使事李中敏奏。应旧例。所有投匦进状。及书策文章。皆先具副本。呈匦使。其有诡异难行。不令进入。臣检寻文案。不见降敕处所由等。但云贞元中奏宣。恐是一时之事。臣以为本置匦函。每日从内将出。日暮进入。意在使冤滥无告。有司不为申理者。或论时政。或陈利害。宜通其必达之路。所以广聪明而虑幽枉。若使有司先具裁其可否。即非重密其事。俾壅塞自申于九重之意也。臣伏请自今以后。所有进状及封章。臣等但为状引进。取舍可否。断自中旨。庶使名实在兹。明置匦之本意。敕旨。依奏。其月。知匦使事谏议大夫李中敏奏。伏准今年八月一日敕。朝廷体设谏匦。将防漏塞。若征副本。恐不尽言。依中敏所奏。仍令本司及金吾所由。须知进状人姓名住居去处。或要召问。如过旬日无处分。即任东西者。伏以旧例。诣光顺门进状。即有金吾押官责定住处。匦院投状。即本司收投使状人名。便差院子审复家第及主人。旋牒报京兆府。若又令牒金吾责状。恐进状人劳扰。又虑烦并。今伏请准前准牒京兆府。敕旨。依奏。

五年四月敕。匦函所设。贵达下情。近者所投文状。颇甚烦碎。极言不讳。岂假匿名。如知朝廷得失。军国利害。实负冤屈。有司不为申明者。任投匦进状。所由画时引进。其余并不在投匦之限。宜与匦使准此勾当。仍具副本。

会昌元年四月敕。应投匦进封事人等。宜起今后。并须将所进文书。到匦院验卷轴。入匦函。不得便进。如轴稍大。入函不得。即依前降使宣取。仍永为例程。

大中四年七月敕。应投匦及诣光顺门进状人。其中有已曾进状。令所司详考。无可采取。放任东西。未经两三个月。又潜易姓名。依前进扰公廷。近日颇甚。自今以后。宜令知匦使及阁门使。如有此色。不得收状与进状。如故违与进者。必重书罚。

唐会要卷五十六

起居郎起居舍人

贞观二年。移起居舍人于门下省。改为起居郎。显庆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又改为中书省起居舍人。两员。品同起居郎。龙朔三年。改为左右史。咸亨元年。复为起居舍人。天授元年。又改为左右史。神龙元年。复为起居舍人焉。

苏氏曰。贞观中。每日仗退后。太宗与宰臣参议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执简记录。由是贞观注记政事。称为毕备。及高宗朝会。端拱无言。有司唯奏辞见二事。其后许敬宗李义府用权。多妄论奏。恐史官直书其短。遂奏令随仗便出。不得备闻机务。因为故事。

贞观元年。上问中书令房元龄曰。往者周隋制敕文案。并丕在。元龄对曰。义宁之初。官曹草创。将充故纸杂用。今见并无。太宗曰。周隋官荫。今并收叙。文案既无。若为凭据。因问中书侍郎刘林甫曰。萧何入关。先收图籍。卿多日在内。何因许行此事。林甫对曰。臣当时任起居舍人。不知省事。上谓公卿曰。为长官不可自专。自专必败。临天下亦尔。每事须在下量之。至如林甫。即推不知也。又谓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给事中兼起居杜正伦进曰。君举必书。言存左史。臣职当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陛下若一言乖于道理。则千载累于圣德。非直当今有损于百姓。愿陛下慎之。上大悦。

开元十五年。礼部尚书苏颋卒。优赠之制不出。起居舍人韦述上疏曰。臣伏见贞观永徽之时。每有公卿大臣薨卒。皆辍朝举哀。所以成终始之恩。厚君臣之义也。上有旌贤录旧之德。下有生荣死哀之美。列于史册。以示将来。故礼部尚书苏颋。累叶辅弼。世传忠清。颋又伏事轩陛。二十余载。入参谟猷。出总藩牧。诚绩斯着。操履无亏。天不慭遗。奄违圣代。伏愿陛下思帷盖之旧。念股肱之亲。循先朝之盛事。鉴晋平之远迹。为之辍朝举哀。以明同体之义。使殁者荷德于泉壤。存者尽节于周行。凡百卿士。孰不幸甚。上即日举哀洛城南门。辍朝两日。赠尚书右丞相。

贞元十二年正月。宰相贾耽卢迈皆假。故赵憬独对延英。上问曰。近日起居所注记何事。憬奏曰。古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人君动止。有言有事。随即记录。今起居之职是也。国朝自永徽以后。起居虽得对仗承旨。仗下后。谋议皆不得闻。其所注记。但于制敕内采录。更无他事。所以长寿中姚　知政事。以为亲承德音谟训。若不宣自宰相。史官无从得书。遂请仗下后所言军事政要。专知撰录。号为时政记。每月送史馆。无何。此事又废。上曰。君举必书。义存劝诫。既有时政纪。宰相宜依故事为之。

元和十二年九月敕。记言记事。史官是职。昭其法诫。着在典常。如闻近者。难得详实。思有厘改。用存旧章。举而必书。朕所深望。自今以后。每坐日。宰臣及诸司对后。如有事可备劝诫。合纪述者。委其日承旨宰相。宣示左右起居。令其缀录。仍准旧例。每季送史馆。以为常例。自隋氏因前代史官。有起居注。故置起居舍人。以纪君举。国朝因之。贞观初。置郎而省舍人。显庆中。始两置之。分侍左右仗下。秉笔随相入禁殿。命令谟猷。皆得详录。若伏在紫宸合内。则夹香案。分立殿下。正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翰。皆即螭首之坳处。由是谚传谓螭头有水。官既密侍。号为清美。永徽之后。始与百官仗下俱退。长寿年中。姚　为相。以史官不闻献替。表请宰臣一人。撰录军国政要。号为时政纪。随月移之史官馆。及起居既录自宰臣。事同铭述。于是推美让善之义行。而信史直书之义阙。既而岁月稍久。枢务复繁。注记渐简。未几皆废。其后执事者。时或修缀。百无一二。而左史所守。犹因于制敕。时存笔削。至于左史。职在记言。但编集诏书。缮写而已。至是。起居舍人庾敬休上疏。求复故事。累请于时。宰臣皆乐复焉。既陈奏而制行。故事渐复。公议称美。

十四年十月。出起居舍人裴潾为江陵令。上近年垂意方士。及李道古荐柳泌。上益信金丹药石之说。推心腹之无疑焉。先。潾抗疏论谏。听用方士。故及于贬。或有窃知者传言。时颇惜之。其疏曰。臣闻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乐者。飨天下之福。故上自黄帝颛顼尧舜禹汤。下及文王武王。咸以功济生灵。德配天地。故皆报之以上寿。垂祚于无疆。伏惟陛下以大孝安宗庙。以至仁育黎元。自践阼以来。　积世之妖凶。开削平之洪业。而又敬礼宰辅。待以始终。内能大断。外宽小故。夫此神功圣化。皆自古圣主明君所不能及。今陛下躬亲行之。实光映千古矣。是则天地神祇。必报陛下以山岳之寿。宗庙圣灵。必福陛下以亿万之龄。四海苍生。咸祈陛下以覆载之永。自然万灵保佑。圣寿无疆。伏见自去年已来。诸处荐药术之士。有韦山甫柳泌等。或更相称引。迄今荐送渐多。臣伏见以真仙有道之士。皆匿其名姓。无求于世。潜遁山林。灭影云壑。唯恐人见。唯恐人闻。岂有干谒公卿。自鬻其术。今者所奏。有夸衒其药术者。必非知道之士。咸为求利而来。自言飞炼为神。以诱权贵贿赂。大言怪论。惊听惑时。及其假伪败露。曾不耻于遁逃。如此情状。岂可深信其术。亲饵其药哉。礼曰。夫人。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春秋左氏传曰。味以行气。气以食志。又曰。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宰夫和之。济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谷。禀自五行。发为五味。盖天地生以奉人。是以圣人节而食之。以致康强之福。若夫石药者。前圣以之疗疾。盖非常食之物。况金石皆含酷烈热毒之性。加之烧治。动经岁月。既兼烈火之气。必恐难为防制。若乃远征前史。则秦汉之君。皆信方士。至如卢生徐福栾大李少君。其后皆奸伪事发。其药竟无所成。事着史记汉书。皆可验视。礼曰。君之药。臣先尝之。亲之药。子先尝之。臣子一也。臣愿所有金丹之药。伏乞先令炼药人。及所荐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真伪。则自然明验矣。伏惟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陛下。合日月照临之明。禀干元利贞之德。崇正若指南。受谏如转规。是必发精金之刃。断可疑之网。所有药术虚诞之徒。伏乞特赐罢遣。禁其幻惑。使浮云尽彻。朗日增辉。道化侔羲农。悠久配天地。实在于此矣。伏以贞观以来。左右起居。有褚遂良。杜正伦。吕向。韦述等。咸能竭其忠诚。悉心规谏。小臣谬参侍从。职奉侍臣之中。最近左右。传曰。近臣尽规。则近侍之臣。上达忠款。实本职也。

太和九年十二月敕。宜令起居郎起居舍人。准故事入阁日。赍纸笔于螭头下记言记事。

开成三年。魏　自左补阙授起居舍人。紫宸中谢日。文宗谓之曰。以卿论事忠切。有文贞之风。故不循月限。授此官。又谓之曰。卿家有何旧图书诏。　对曰。比多失坠。惟簪笏见存。上遂令进来。时宰相郑覃奏曰。在人不在笏。文宗曰。郑覃殊不会我意。此即甘棠之义。非在笏也。　将退。又召诫之曰。事有不当。即谏论奏对。曰。臣顷为谏官。合伸规讽。今为起居。职在记言。臣不敢辄逾职分。文宗曰。凡两省官并合论事。勿拘此言。寻以本官兼值宏文馆。

大中六年九月敕。郎官御史遗补。皆有月限。唯起居未有分明制置。自今以后。特恩超擢外。宜中满二十个月为改转。

左右补阙拾遗

垂拱元年二月二十九日敕。记言书事。每切于旁求。补阙拾遗。未宏于注选。瞻言共理。必藉众才。寄以登贤。期之进善。可置左右补阙各二员。从七品。左右拾遗各二人。从八品上。掌供奉讽谏。行列次于左右史之下。仍附于令。至天授二年二月五日。各加置三员。通前五员。大历四年十二月一日。补阙拾遗各置内供奉两员。又七年五月十一日敕。补阙拾遗。宜各加置两员。

天授三年。左补阙薛谦光上疏曰。戎夏不杂。自古所诫。夷狄无信。易动难安。故斥居塞外。不迁中国。前史所称。其来已久。然而帝德广被。有时朝谒。愿受向化之诚。请纳梯山之礼。贡事毕则归其父母之国。导以指南之车。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汉魏以后。遂革其风。务饰虚名。征求侍子。谕令解辫。使袭衣冠。筑室京师。不令归国。此又中叶之故事也。较其利害。则三王是而汉魏非。论其得失。则拒边长而征质短。殷鉴在乎往世。岂可不怀经远之虑哉。昔郭钦献策于武皇。江统纳简于惠主。咸以为夷狄处中夏。必为变更。晋武不纳二臣之远策。好慕向化之虚名。纵其习史汉等书。官之以五部都尉。皆失计也。窃惟突厥吐番契丹等。往因入侍。并叨殊奖。或执戟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黉门。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击朝章。知经国之要。窥成败于图史。察安危于古今。识边塞之盈虚。知山川之险易。或委以经略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邱之志。放使归蕃。于国家虽有冠带之名。在夷狄广其从横之智。虽有慕化之美。苟悦于当时。而狼子孤恩。旋生于过后。及归部落。鲜不称兵。边鄙罹灾。实由于此。故老子曰。国家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于齐民。犹不以示之。况于夷狄乎。又按汉桓帝迁五部匈奴于汾晋。其后卒有刘石之难。向使五部不徙。则晋祚犹未可量也。鲜卑不迁幽州。则慕容无中原之僭。又按汉书陈汤云。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工。然犹三而当一。由是言之。利兵尚不可使胡人得法。况处之中国。而使其习见哉。臣窃计汉初冒顿之强盛。乘中国之虚弊。高祖馁厄平城。而冒顿不能入中国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诸夏。力不足以破汾晋。其所以解围而纵高祖者。为不习中土之风。不安中国之美。生长碛漠之北。以穹庐贤于城邑。以毡罽美于章绂。既安其所习。而乐其所生。是以无窥中国之心者。为生不在汉故也。岂有心不乐汉。而欲深入者乎。刘元海。五部离散之余。而卒能自振于中国者。为少居内地。明习汉法。元海悦汉。而汉亦悦之。一朝背诞。四面响应。遂鄙单于之号。窃帝王之宝。贱沙漠而不居。拥平阳而鼎峙者。为居汉故也。向使元海不曾内徙。正当劫边人缯彩曲糵。以归阴山之北。安能使王弥崔懿。为其用邪。当今皇风遐覃。含识革面。凡有虒性。莫不怀驯。方使由余效忠。日磾尽节。以愚臣虑者。国家方传无穷之祚于后。脱备守不谨。边防失图。则夷狄称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国。削四夷。经营万乘之业。贻厥孙谋之道也。臣愚以为愿充侍子者。一皆禁绝。必若在中国。亦可使归蕃。则夷人保疆。边邑无事矣。

通天二年六月。孙万荣寇陷河北数州。河内王懿宗拥兵不敢进。比贼散。懿宗奏请族诛沧瀛等州百姓为诖误者。左拾遗王求礼廷折之曰。此百姓等。素无良吏教习。城池又不完固。则畏惧苟且从之。今请杀之切。将违背天道。而懿宗拥强兵十余万。闻贼将至。辄退走保城池。罪当诛戮。今乃移祸于草泽诖误之人。以求自免。岂是为臣之道。请先斩懿宗。以谢河北百姓。群官愕然。谓之切当。遂令魏州刺史狄仁杰充使。安抚流移。后圣历二年。右补阙朱敬则。告绝罗织之徒。上疏曰。臣闻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门。强公室。弃无用之费。损不急之官。惜日爱功。急耕疾战。人繁国富。遂屠诸侯。此救弊之术也。故曰。刻薄可施于趋进。变诈可陈于攻战。兵犹火也。不戢自焚。况锋镝已销。石城又毁。谅可易之以宽泰。润之以淳和。八风之乐以柔之。三代之礼以导之。秦既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变之祸也。陆贾叔孙通之事汉王也。当荥阳成皋之间。粮馈已穷。智勇俱困。不敢开一说。效一奇。进豪猾之材。荐贪暴之客。及区宇适平。干戈向戢。金鼓之声未歇。伤痍之病尚闻。二子顾盼雍容。绰有余态。乃陈诗书。说礼乐。阐王道。谋帝图。高皇帝忿然曰。吾以马上得之。安事诗书乎。对曰。陛下马上得之。安可马上治之乎。高皇默然。于是陆贾着新语。叔孙通定礼仪。始知天子之尊。方觉皇帝之贵。此则知变之善也。向使高祖排二子而不收。置诗书而不顾。重攻战之吏。尊首级之材。复道争功。张良已知其变。拔剑击柱。吾属不得无谋。即晷漏难逾。何十二帝乎。亡秦是续。何二百年乎。故曰。仁义者。圣人之蘧庐。礼乐者。圣人之陈迹。

然则祝词向毕。刍狗须焚。淳精已流。糟粕可弃。仁义尚舍。况轻于此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二叔流言。四凶构难。不设钩距。无以应天顺人。不峻刑名。不可摧奸息暴。故置神匦。以开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尽露。神道助直。无罪不除。人心保能。无妖不戮。以兹妙算。穷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谋。入天人之秘术。故能计不下席。听不出闱。苍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伟哉。无得而称也。岂比造攻鸣条。大战牧野。血变草木。头折不周。可同年而语乎。然而急趋无善迹。胶柱少和声。拯溺不规行。疗饥非鼎食。即向时之妙策。乃当今之刍狗也。伏愿览秦汉之得失。考时事之合宜。审糟粕之可遗。觉蘧庐之须毁。见机而作。岂劳终日乎。陛下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愿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词。流旷荡之泽。刓萋菲之牙角。顿奸险之锋铓。杜告讦之源。绝罗织之迹。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岂不乐哉。

神龙元年二月十四日。追赠后父韦元贞为上洛郡王。左拾遗贾受上疏谏曰。臣闻孔子曰。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其非刘氏而王。自古盟书所弃。今陛下创制谋始。垂范将来。为皇王之令图。子孙之明镜。匡复未几。后父有私。臣庸愚何知不可。史官执简必直书。今万姓颙然。闻一善令。莫不歌颂向风。忻然慕化。日恐不及。陛下奈何行私惠。使樵夫议之。而先朝赠太原王。殷鉴不远。固云生于肤寸。使木起于蘖栽。诚可惜也。如涣汗已行。惮改成命。臣望皇后抗表固辞。使天下知宏让之风。彤管着谦冲之德。是则巍巍圣鉴。无得而称。

三年八月。节愍太子诛后。兵部尚书宗楚客。侍御史冉祖雍。共诬安国相王。及太平公主。与太子连谋。请收付制狱。右补阙吴兢上疏曰。臣闻庶物不可以自生。阴阳以之亭育。大宝不可以独守。子弟成其藩翰。武王圣主也。成王贤嗣也。然封建鲁卫。以匡社稷。所以龟鼎相传。七百余载。始皇绝昭襄之业。承战争之弊。忽先王之典制。比宗亲于黔首。孤立无辅。二代而亡。及诸吕用权。将倾刘氏。朱虚为其心腹。绛侯作其爪牙。刘氏复安。岂非宗子之力。国之安危。在于藩屏。故设官分职。先亲后疏。且安国相王者。陛下之同气。六合至广。亲莫加焉。今贼臣同谋。欲置极法。此祸乱之渐。不可不察。伏愿陛下降明旨。晓群邪。下全棠棣之美。上慰罔极之心。则群生幸甚。

景云二年。左补阙辛替否论时政上疏曰。臣请以有唐以来。治国之得失。陛下之所眼见者以言。为陛下听之。太宗文皇帝。陛下之祖。得至治之体。设简要之方。省其官。清其吏。举天下之职司。无一虚授。用天下之财帛。无一枉费。不多造寺观。而福德日至。不多度僧尼。而殃咎自灭。自古帝王。未有若斯之神圣也。陛下何不取而则之。孝和皇帝。陛下之兄。居先人之业。忽先人之化。不取贤良之言。而恣妻女之意。官爵非择。虚食禄者数千人。封建无功。妄食土者百余户。造寺不止。枉费钱者数百亿。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千万。仓不停卒岁之储。库不停两年之帛。夺百姓口中之食。以养贪残。剥万人体上之衣。以涂土木。于是人怨神怒。水旱不调。享国不永。受终于凶妇人。此陛下之所眼见。何不弃而改之。今陛下族阿韦之凶宗。而不改阿韦之乱政。忍弃太宗文皇之治本。不忍弃孝和之乱阶。陛下又何以继祖宗而观万国。昔陛下在阿韦之时。危亡是惧。常切齿于群凶。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内不改群凶之事。臣恐复有切齿于陛下者也。先朝之时。愚智知败。人虽有口。而不敢言。言未发声。祸将及矣。韦月将受诛于丹狱。燕钦融见杀于紫廷。此人皆不惜其身。而纳忠于主。身既死矣。主亦危矣。是故先朝诛之。陛下赏之。是陛下知直言之事。有裨于国。臣今日愚言。亦当代之直。伏惟察之。

先天元年正月。大酺。睿宗御安福门。观百司酺宴。经月不息。右拾遗严挺之上疏曰。夫酺者。因人所利。合醵为欢。无相夺伦。不致生弊。且臣卜其昼。史策犹存。君举必书。帝王重慎。今乃暴衣冠于路上。置妓乐于中宵。杂郑卫之音。纵娼优之乐。陛下还淳复古。

宵衣旰食。不矜细行。恐非圣德所宜。臣以为一不可也。虽则警夜。伐鼓通晨。以备非常。古之善教。今陛下不深惟戒慎。轻违动息。重门弛禁。巨猾多徒。倘有跃马奔车。流言骇叫。一尘听览。有累宸衷。臣以为二不可也。且一人向隅。满堂不乐。一物失所。纳隍增虑。倘令有司跛倚。下人饥倦。陛下近犹不恤。况于远乎。臣以为三不可也。其元正首祚。大礼频光。百姓颙颙。咸谓业盛配天。功垂旷代。今陛下恩已薄于众望。酺则过于往年。王公大人。各承微旨。州县坊曲。竞为课税。损万民之财。营百戏之资。臣以为四不可也。伏愿昼则欢娱。暮令休息。若令兼夜。无益圣明。从之。

广德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敕谏官。令每月一上封事。指陈时政得失。

永泰元年正月二十三日。敕谏官奏事。不须限官品次第。于每月奏事官数内。听一人奏对。

大历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敕。自今以后。谏官所献封事。不限早晚。任封状以进。

十二年七月。赐右补阙姚南仲绯。迁左拾遗何士干为左补阙。时葬贞懿皇后。代宗恩宠所属。令缮陵寝。迩章敬寺后。为游幸近地。左右莫敢言。南仲等上疏极谏。代宗览表叹息。立从其议。因锡南仲绯。迁士干之官。以褒之。是日。遣内常侍吴承清宣谕百僚。令付史馆。

元和元年九月。以拾遗杜从郁为秘书丞。郁司徒佑之子。初。自太子司议郎为左补阙。右拾遗崔群韦贯之。左拾遗独孤郁等上疏。以为宰相之子。不合为谏诤之官。于是降左拾遗。群等又奏云。拾遗与补阙。虽资品不同。而皆是谏官。父为宰相。而子为谏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论父。于是改授。

十五年八月。山陵始复土。先是。追邠宁节度使李光颜。徐泗节度使李訢赴阙。或言欲及重阳节。与百寮内宴。拾遗李　。宇文鼎。温会。韦瓘。冯约等上疏曰。臣闻人臣之节。本于忠荩。苟有所见。即宜上陈。况臣等为陛下谏官。食陛下美禄。岂得隐默。孤负恩荣。臣闻诸道路。不知信否。皆云追光訢及重阳令节。欲内宴百寮。倘诚有之。乃陛下亲群臣。宏德泽之慈旨也。然使以元朔未改。园陵尚新。虽陛下当易月之期。俯从人欲。而礼经着三年之制。犹服心丧。遵同轨之会。适去于中邦。告远夷之使。未复其来命。遏密弛禁。盖为齐民。合燕内廷。事将未可。夫明主行为天下则。言为天下法。臣恐王言忽降。其出如纶。苟紊皇猷。徒彰直谏。臣等是以昧死上闻。曲突徙薪。义实在此。其李光颜李訢。久统戎旅。皆有忠劳。今者时当盛秋。务拓边寇。及至之日。陛下降恩召见。询访才谋。褒其旧勋。付以疆事。如此则与夫歌钟赐宴。酒食邀欢。固不同年而语矣。臣窃见陛下自临御以来。施号发令。无非孝治。因心屡形于诏敕。行已实感于人伦。惟在敬慎威仪。保全圣德。臣等不敢缄默。辄贡狂言，惧不允当。伏待刑宪。

宝历元年闰七月。右拾遗薛廷老。与同僚入合奏事曰。臣伏见近日除拜。往往不由中书进拟。或是宣出。伏恐纪纲渐坏。奸邪恣行。上曰。更谏何事。拾遗舒元褒曰。近曰宫室修造太多。廷老曰。臣等职在谏官。凡有所闻。即合论奏。乞勿罪其言。上改容劳之。

其年十一月。以右拾遗内供奉史馆修撰薛廷老为河中府临晋令。时。郑权因交通郑注。得岭南节度。权到镇后。尽以府库所有。辇送京师。酬遗权幸。廷老闻知。上疏请按。由是衅结中外。人尽危之。廷老性本强直。未几。又讥张权与程昔范。不宜居谏官之列。事皆不行。遂自请假。满十旬。为宰相李逢吉所出。

二年九月。以新授濠州刺史陈岵为太常少卿。岵常好释氏。学佛经。中尤好维摩。自为有得。即加注释。辄复上献。遂有宣令与好官。乃追前命。例在清贤。群议纷然。谏官刘宽夫等七人同疏论曰。岵来由径求。事因供奉僧进经。上览疏奏。谓不直言。宣与宰相等云。陈岵所进经。实不因僧。谏官何处得此语。卿等可即勘问。并推排头首奏来。左补阙刘宽夫上表自言。昨论岵之时。不记得先后。唯执笔草状。即是微臣。今既论事不合。臣甘当罪。若今寻究根本。自相推排。恐或遽相诬执。有损事体。凡所论差误。臣尽甘当罪。疏奏。敕谏官六人。各罚一季俸。刘宽夫独能当罪。释放。然岵寻改少府监。

大和元年十一月。敕以右补阙高允中为侍御史。允中自为谏官。甚举职业。危言直论。不避时忌。宝历中。常上疏云。东头势重于南衙。枢密权倾于宰相。敬宗惊悟。久之。虽无明赏。而直名昭然。人情危惧。恐有祸及。终致非辜。至是稍迁。正人相贺。

三年五月。左拾遗舒元褒等奏。今年四月。左补阙李虞与御史中丞温造。街中相逢。温造怒李虞不回避。遂提李虞祗承人车从。送台中禁身一宿。决脊杖十下者。臣等谨按国朝故事。供奉官行。除宰相外。无回避。今温造灭弃朝廷典故。陵陛下近臣。恣行胸臆。曾无畏忌。伏以事虽小而关分理者。不可失也。分理一失。乱由之而生。拾遗补阙。官秩虽卑。乃陛下侍臣也。御史中丞。官秩虽高。乃陛下法吏也。侍臣见凌。是不广敬。法吏坏法。何以持绳。臣等又闻元和长庆中。御史中丞行李遵从。不过半坊。今乃远至两坊。谓之笼街喝道。唯以尊崇自处。不思僭拟之嫌。陛下若不因此时。特有惩革。伏恐从此供奉官辈。便须回避中丞。累圣制度。失自陛下。臣等官参谏列。实为陛下惜之。敕。宪纲之主。在指佞触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职。在献可替否。不在道途相高。其台官与供奉官同道。听先后而行。遇途但祗揖而过。其参从各随本官之后。少相回避。勿言冲突。自今已后。应各有遵从官行李传呼。前后并不过三百步。

会昌四年六月。中书门下奏。谏官论事。臣等商量。望令各陈所见。不要连状。涉于纠杂。如有大段意见。及朝廷重事。必须连状者。即令同商量进状。不得辄有代署。敕旨。依奏。

咸通四年十一月。以长安县尉令狐滈为左拾遗。左拾遗刘蜕。起居郎张云上疏。论滈父绹秉权之日。广纳赂遗。取李琢财物。除安南。致蛮寇侵扰。不当居谏官之列。时绹镇淮南。上表论诉。乃贬云兴元少尹。蜕华阴令。

符宝郎

本名符玺郎。延载元年五月十一日。改为符宝郎。神龙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复改为符玺郎。开元元年十一月十日敕。传国八玺。既改为宝。其符玺郎宜改为符宝郎矣。旧制。天子八宝。一曰神宝。所以承百王。镇万国。二曰受命宝。所以修封禅。礼神祇。三曰皇帝行宝。答疏于王公则用之。四曰皇帝之宝。劳来勋贤则用之。五曰皇帝信宝。征召臣下则用之。六曰天子行宝。答四夷书则用之。七曰天子之宝。慰抚蛮夷则用之。八曰天子信宝。发番国兵则用之。

贞观十六年。太宗刻受命元玉玺。白玉为螭首。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天宝五载六月十一日敕。玉玺既改为宝。其玺书为宝书。至十载正月十五日。复改为传国宝。后又改为承天宝。

[illegible]更多新[illegible] 請[illegible]吧

典仪。　皇朝置二人。隶门下省。初用人皆轻。至贞观末。李义府为之。是后常用士人焉。

唐会要卷五十七

翰林院

开元初置。已前掌内文书。武德已后。有温大雅。魏征。李百药。岑文本。褚遂良。许敬宗。上官仪等。时召入草制。未有名目。干封已后。始号北门学士。刘懿之祎之兄弟。周思茂。元万顷。范履冰为之。则天朝。以苏味道。韦承庆等为之。后上官昭容在中宗朝。独任其事。睿宗即位后。以薛稷。贾膺福。崔湜为之。其院置在右银台门内。驾在兴庆宫。院在金明门内。驾在大内。院在明福门内。

翰林院者。本在银台门内。麟德殿西厢重廊之后。盖天下以艺能技术见召者之所处也。学士院者。开元二十六年之所置。在翰林之南。别户东向。考视前代。即无旧名。贞观中。秘书监虞世南等十八人。或秦府故僚。或当时才彦。皆以宏文馆学士。会于禁中。内参谋猷。延引讲习。出侍舆辇。入陪宴私。十数年间。多至公辅。当时号为十八学士。其后永徽中。故黄门侍郎顾悰。复有丽正之称。开元初。故中书令张说等。又有集仙之比。日用讨论亲侍。未有典司。元宗以四隩大同。万枢委积。诏敕文诰。悉由中书。或虑当剧而不周。务速而时滞。宜有编掌。列于宫中。承遵迩言。以通密命。由是始选朝官有词艺学识者。入居翰林。供奉敕旨。于是中书舍人吕向。谏议大夫尹愔元充焉。虽有密近之殊。亦未定名。制诏书敕。犹或分在集贤。时中书舍人张九龄。中书侍郎徐安贞等。迭居其职。皆被恩遇。至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称学士。由是别建学士院。俾掌内制。于是太常少卿张洎。起居舍人刘光谦等。首居之。而集贤所掌。于是罢息。自后给事中张淑。中书舍人张渐。窦华等。相继而入焉。其后有韩雄。阎伯玙。孟匡朝。陈兼。蒋镇。李白等。旧在翰林中。但假其名。而无所职。至德已后。军国务殷。其入直者。并以文词。共掌诏敕。自此翰林院始有学士之名。其后又置东翰林院于金銮殿之西。随上所在。而选取其便稳。大抵召入者一二人。或三四人。或五六人。出于所命。盖不定数。亦有以鸿儒硕学。经术优长。访问质疑。为人主之所礼者。颇列其中。初。自德宗建置已来。秩序未立。延觐之际。各趋本列。暨贞元元年九月。始别敕令。明预班列。与诸司官知制诰例同。故事。中书以黄白二麻。为纶命重轻之辨。近者所由。犹得用黄麻。其白麻皆在此院。自非国之重事拜授。于德音赦宥者。则不得由于斯矣。

建中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时祠部员外郎翰林学士陆贽。随赴行在。天下骚扰。远迩征发。书诏日数十下。皆出贽。贽操笔持纸。成于须臾。不复起草。初若不经思虑。既成无不曲尽事情。中于机会。仓卒叠委。同职皆拱手嗟叹。不能有所助。常启德宗云。今书诏宜痛自引过罪己。以感动人心。德宗从之。故行在制诏始下。闻者虽武夫悍卒。无不挥涕感激。议者咸以为德宗之克平寇难。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尽力。盖亦文德广被。腹心有助焉。贞元初。李抱真来朝。因前贺曰。陛下之幸奉天山南时。敕书至山东。士卒无不感泣思奋者。臣当时见之。即知诸贼不足平也。

其月。上仓黄自苑北便门出。翰林学士姜公辅叩马谏曰。朱泚常为帅泾原。素得士心。昨以朱滔叛命。坐夺兵权。泚恒忧愤不得志。不如使人捕之。恐群凶立之。必贻国患。上曰。已无及矣。及泚僭立。中外称其先觉。

兴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敕翰林学士。朝服班序。宜准诸司官知制诰例。四年。翰林学士陆贽奏曰。学士私臣。元宗初。待诏内廷。止于应和诗赋文章而已。诏诰所出。本中书舍人之职。军兴之际。促迫应务。权令学士代之。今朝野乂宁。合归职分。其命将相制诏。请付中书行遣。物议是之。

贞元八年。征卫次公左补阙。寻兼学士。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升遐。时顺宗居东宫。疾恙方甚。仓卒召学士郑絪等于金銮殿。时中人或云。内中商量。所立未定。众人未对。次公遽言曰。皇太子虽有疾。然地居冢嫡。内外系心。必不得已。当立广陵王。若有异图。祸难立成。絪等随而唱之。众议方定。及顺宗在谅暗。外有王叔文辈操权树党。无复经制。次公与郑絪处内廷。多所匡正。

元和二年。崔群为翰林学士。为宪宗嘉赏。常宣旨云。今后学士进状。并取崔群连署。方得进来。群以禁密之司。动为故事。自尔学士或恶直丑正。其下皆无由上言。坚不奉诏。三疏论奏。方允。

其年二月。制以浙江西道。水旱相承。蠲放去年两税。上供钱三十四万余贯。凡白麻制诰。皆在廷代言。命辅臣。除节将。恤灾患。讨不庭。则用之。宰臣于正衙受。付通事舍人。若命相之书。则通事舍人承旨。皆宣读讫。始下有司。时内诏不宣。便令奉行。

三年。淄青节度李师道。进绢为魏征子孙赎宅。翰林学士白居易谏曰。征是陛下先朝宰相。太宗尝赐殿材。成其正室。尤与诸家第宅不同。官中自可赎之。而令师道掠美。事实非宜。宪宗深然之。

五年十二月。以司勋郎中。知制诰李绛为中书舍人。依前翰林学士。面谕吐突承璀用兵无功。合加明责。先是。承璀于军中立圣政碑。绛又以为非旧制。不可许。上初甚怒。色变。绛执奏不已。辞旨恳切。因泣下。上徐察其意。其色稍和。卒大开悟。故有是拜。亟命军中拽去所立碑。曰。微卿言。不知此为损我。翌日。又面赐紫衣金鱼。上亲为绛择良笏。勉之曰。尔他时无易此心也。

其年八月九日。以前朔方巡盐节度使王佖为右卫将军。佖在镇无智术。又召至踰月。而授以卫将军。凡将相出入。皆翰林草制。谓之白麻。佖始以贵。奏罢中书草制。以至李进贤。皆用此例也。

十三年二月。上御麟德殿。召对翰林学士张仲素。段文昌。沉传师。杜元颖。以仲素等自讨叛奉书诏之勤。赐仲素以紫。文昌等以绯。

十五年闰正月。翰林院奏。学士及中书待诏共九人。每日各给杂买钱一百文。以户部见钱充。每月共米四石。¥五石。令司农供。敕旨从之。翰林院加给。自此始也。

长庆元年。翰林学士李德裕上疏曰。伏见国朝故事。驸马缘是亲密。不合与朝廷要官往来。开元中。禁止尤切。访闻近日辄至宰相及要官私第。此辈无他才技。可以延接。唯是泄漏禁密。交通中外。群情所知。似为甚弊。其朝官素是杂流。则不妨来往。若职在清列。岂可知闻。伏望宣示宰臣。其驸马诸亲。今后公事。即于中书见宰相。不得更诣私第。上然之。初。穆宗在东宫。素闻李吉甫之名。及即位。既见德裕。尤重之。禁中书诏大手笔。多令德裕草之。常与李绅元稹。俱在翰林。以学识才名。深相款密。

四年三月。翰林学士韦处厚上疏曰。臣闻汲黯在朝。淮南不敢谋反。干木在魏。诸侯不敢加兵。夫王霸之理。皆以一士而止百亿之师。以一贤而制千里之难。伏以裴度勋高中夏。声闻外夷。廷凑克融。皆惮其用。吐蕃回鹘。悉服其名。今若置之岩廊。委其参决。西夷北虏。未测中华。河北山东。必禀庙算。况幽镇未靖。尤资重臣。管仲曰。人离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治乱之本。非有他术。顺人则治。违人则乱。伏承陛下当食叹息。恨无萧曹。今有一裴度。尚不留驱策。此所以冯唐感悟汉文。虽有廉颇李牧不能用也。大都宰相。当委之信之。亲之礼之。于事不效。于国无劳。则置之散僚。黜之远郡。如此则在位者不敢不励。将进者不敢苟求。陛下存始终之分。但不永弃。则君臣之厚也。今进者皆负四海责望。退亦不失六曹尚书。不肖者无因而惩。贤者无因而劝。臣与逢吉。素无私嫌。臣被裴度。无辜贬官。今之所陈。上答圣明。下达群议。披肝感激。伏地涕泣。伏乞鉴臣爱君。矜臣体国。则天下幸甚。初。山南东道节度使牛元翼家属。悉为镇州节度使王廷凑所害。穆宗深叹宰辅之不才。致使奸凶久不率化。因是处厚疏荐裴度。

其年四月。赐翰林学士高釴锦彩七十匹。以上在左军夜宿直之故也。

其年七月。翰林学士韦处厚。于浴堂中。因谏游畋及晏起曰。臣有大罪。愿碎首于陛下前。上曰。何事。处厚对曰。臣不以死谏先圣。令先圣好畋及色。以致不寿。合当诛戮。所以不死谏者。为陛下在春宫。年已十五。今陛下皇子始一岁。臣是以不避死亡之诛。上大悦。深感其言。赐锦彩一百匹。银器四事。

其年十月。翰林院侍讲学士谏议大夫高重。侍讲学士中书舍人崔郾。中书舍人高釴。于思政殿中谢。崔郾奏。陛下授臣职以侍讲。已八个月。未尝召问经义。臣内惭尸禄。外愧群僚。上答曰。朕机务稍闲。当召卿等请益。高釴对曰。意虽求治。诚恐万方或未之信。若未加躬亲。何以示忧勤之至。上深纳其言。各赐锦彩五十匹。银器二事。

宝历元年。路随为翰林学士。有以金帛谢除制者。必叱而却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财耶。终无所纳。

二年。敬宗以翰林学士崇重。不可亵狎。欲别置东头学士。以备曲宴赋诗。京兆尹刘栖楚。荐前进士熊望。文艺可充学士事。未行而帝崩。

太和元年四月。翰林院奏。准旧例。学士每人每日于户部请杂买钱一百文。伏以数目至少。杂买不充。伏请每人每日于户部更加一百文。冀免欠阙。敕旨。依奏。

开成四年二月。敕翰林学士。宜准旧例。遇节假每一人入直。

大中六年十二月。敕翰林学士。自今以后。官至郎中。令知制诰。其余并依本官月限。及准外制例处分。

十年。党项屡扰河西。上召翰林学士问边计。学士毕諴。即援引古今。论列破羌之计。上悦曰。吾方择能帅。安集河西。不期颇牧在吾禁署。卿为朕行乎。諴欣然从命。即日授邠宁节度。河西供军安抚等使。諴至军。遣使告谕叛徒。诸羌率化。又以边境御戎兵多。积谷为上策。乃召募军士。开置屯田。岁收谷三十万斛。诏书嘉之。

十四年三月。敕左拾遗刘邺。充翰林学士。

中和二年。僖宗幸蜀。时黄巢犯京畿。关东用兵。书诏重委。翰林学士杜让能。草辞迅速。笔无点窜。动中事机。上嘉之。迁户部侍郎。承旨。及沙陀逼京师。僖宗仓黄出幸。是夜。让能宿直禁中。闻难作。步出从驾。出城十余里。得遗马一匹。无羁靮。以绅络而乘之。驾在凤翔。朱玫兵遽至。僖宗急幸宝鸡县。近臣唯让能独从。再幸梁洋。栈道险阻之间。不离左右。帝顾之曰。朕之失道。再致播迁。险阻之中。卿常在侧。古所谓忠于所事。卿无负矣。让能对曰。臣家世历重任。蒙国厚恩。陛下不以臣愚。擢居近侍。临难苟免。臣之耻也。获扞牧圉。臣之幸也。帝益嘉之。

大顺二年十月宣。每进书诏书。别录小字本留内。永为定式。

干宁二年十月。赐渤海王大玮瑎敕书。翰林称加官合是中书撰书意。谘报中书。

三年二月。承旨榜子。凡中书覆状奏钱物。如赐召征促。但略言色额。其数目不在言内。但云并从别敕处分。中书覆状。如云中书门下行敕。其诏语不得与覆状语同。

其年七月。翰林学士承旨陆扆。拜中书侍郎平章事。故事。三署除拜。有光署钱。以宴旧僚。内署即无此例。扆入相之日。送学士光院钱五百贯。特举新例。内署荣之。仍定例。将相各二百千。使相五百千。观察使三百千。度支三百千。盐铁二百千。户部一百千。

天复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学士柳璨。准宣于兴政殿令到院宣示待诏。自今后。写敕书后面。不得留空纸。但圆融书敕交日。便当日示讫。

尚书省诸司上

尚书省

武德元年。因隋旧制。为尚书省。龙朔二年二月四日。改为中台。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改为尚书省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为文昌台。垂拱元年二月二日。改为都台。咸亨初。复为尚书省。长安三年闰四月十五日。又改为中台。神龙元年二月四日。改为尚书省。

故事。内外百司所受之事。尚书省皆印其发日。为立程限。京府诸司。有符移关牒下诸州府。必由都省以遣之。故事。除兵部吏部外。共享都司印。至圣历二年二月九日。初备文昌台二十四司印。本司郎官主之。归则收于家。建中三年。左丞赵涓。始令纳于直厅。其假日及不及日。即都用当郎官本司印。余印亦都不开。

故事。叔父兄弟。不许同省为郎官。格令不载。亦无正敕。贞观二年十一月。韦叔谦除刑部员外郎。三年四月。韦季武除主爵郎中。其年七月。韦叔谐除库部郎中。太宗谓曰。知卿兄弟并在尚书省。故授卿此官。欲成一家之美。无辞稍屈阶资也。其后同省者甚多。近日非特恩除拜者。即相回避。

龙朔三年六月十五日。上谓左肃机崔余庆曰。中台政本。众务所归。分列曹僚。司存是属。事无大小。咸藉用心。至如科料杂物。须详出处。比来曹司。曾不以留意。致使科取不详出处。不料远方百姓。劳弊特甚。当官若此。岂无所愧。自今以后。不得更然。

上元三年闰三月二十日制。尚书省颁下诸州府县。并宜用黄纸。

久视元年九月二十二日。敕都省诸司。既有主事。更不须着人帖直。

神龙二年九月一日。敕门下及都省。宜日别录制敕。每三月一进。

开元二年四月五日敕。在京有诉冤者。并于尚书省陈牒。所由司为理。若稽延致有屈滞者。委左右丞及御史台访察闻奏。如未经尚书省。不得辄入于三司越诉。

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敕尚书省诸司。有敕后起请。及敕付所司商量事。并录所请及商量状。送门下及中书省。各连于元敕后。所申仍于元敕年月前云起请。及商量如后。

永泰二年四月十五日制。周有六卿。分掌国柄。各率其属。以宣王化。今之尚书省。即六官之位也。古称会府。实曰政源。庶务所归。比于喉舌。犹天之有北斗也。朕纂承丕绪。遭遇多难。典章故事。久未克举。其尚书宜申明令式。一依故事。诸司诸使。及天下州府。有事准令式各申省者。先申省司取裁。并所奏请。敕到省。有不便于事者。省司详定闻奏。然后施行。自今以后。其郎官有阙。选择多识前言。备谙故事。志业正直。文史兼优者。勿收虚名。务取实用。六行之内。众务毕举。事无巨细。皆中职司。酌于故实。遵我时宪。凡百在位。悉朕意焉。

大历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敕。西汉以二府分治。东京以三公总务。至于领录天下之纲。练核万事之要。邦国善否。出纳之由。莫不处正于会府也。令仆以综详朝政。丞郎以弥纶国典。法天地而分四叙。配星辰而统五行。元元本本。于是乎在。九卿之职。亦中台之辅。大小之政。多所关决。自王室多难。内外经费。征求调发。皆迫于国计。切于军期。率以权便裁之。新书从事。且救当时之急。殊非致治之道。今外虞既平。罔不率俾。将明画一之法。大布维新之令。甄陶化源。去末归本。其度支使及诸道转运。常平盐铁等使。宜停。国之安危。不独注于将相。政之治乱。固亦在于庶官。尚书侍郎。左右丞。参领要重。朕所亲倚。固当朝夕进见。以之匡益也。又省寺之务。多有所分。简而无事。旷而不接。令大举纲目。重颁宪章。并宜详校所掌。明征典故。

十四年六月敕。天下诸使及州府。须有改革处置事。一切先申尚书省。委仆射以下商量闻奏。不得辄自奏请。建中三年正月。尚书左丞庾准奏。省内诸司文案。准式。并合都省发付诸司判讫。都省句检稽失。近日以来。旧章多废。若不由此发句。无以总其条流。其有引敕及例不由都省发句者。伏望自今以后。不在行用之限。庶绝舛缪。式正彝伦。从之。

贞元二年正月。宰相崔造奏请。尚书省六职。令宰臣分判。乃以宰臣齐映判兵部承旨及杂事。李勉判刑部。刘滋判吏部礼部。崔造判户部工部。至三月三日。敕尚书郎。除休暇。宜每日视事。自至德以来。诸司或以事简。或以餐钱不充。有间日视事者。尚书省皆以间日。先是。宰相张延赏欲事归省司。恐致稽拥。准故事。令每日视事。无何。延赏薨。复间日矣。

八年敕。令授台省官者。各具举主名于授官书诏。先是。郎官缺。左右丞举之。御史缺。大夫中丞举之。诏书不具所举官名。及赵憬陆贽为相。建议郎官不宜专于左右丞。宜令尚书及左右丞侍郎。各举本司。其授官诏书。仍具所举官名。御史亦如之。异日考殿最。以观举主能否。乃从之。

十一年十月。罢吏部司封司勋写急书告身官九十一员。自天宝以来。征伐多事。每年以军功官授官十万数。皆有司写官告送本道。兵部因置写官告官六十员。给粮。经五年后。酬以官。无何。吏部司封司勋兵部。各置十员。大历已后。诸道多自写官告。急书官无事。但为诸曹役使。故宰臣请罢之。

元和二年正月。尚书左丞郑元　。请取河中羡余三千贯。充助都省厨本钱。从之。

三年五月。尚书右仆射判度支裴均奏。请取荆南杂钱一万贯。修尚书省。从之。州府羡余。而用之于尚书省以为功。遂从其请。其失亦甚。

十三年敕。应同司官。有大功已上亲者。非连判及句检之官长。则不在回避改授之限。况故事不必。明文具存。其有官署同。职异司。虽父子兄弟。亦无所嫌。起今已后。宜准天宝二年七月敕处分。时刑部员外杨嗣复。以父于陵新除户部侍郎。遂以近例避嫌。请出省。宰臣等举令式奏请。故有是命焉。

太和元年六月敕。元和长庆中。皆因用兵。权以济事。所下制敕。难以通行。宜令尚书省取元和以来制敕。参详删定讫。送中书门下议定闻奏。

会昌五年六月敕。汉魏以来。朝廷大政。必下公卿详议。博求理道。以尽群情。所以政必有经。人皆向道。比事深关礼法。群情有疑者。令本司申尚书省。下礼官参议。如是刑狱。亦先令法官详议。然后申刑部参覆。如郎官御史。有能驳难。或据经史故事。议论精当。即擢授迁改以奖之。如言涉浮华。都无经据。不在申闻。

六年八月。太仆卿浑侃。乘马过都堂门。敕旨。浑侃久在班行。合知典故。致此论列。须示薄惩。宜罚一月俸。

大中四年。兵部侍郎令狐绹。拜中书门下平章事。奏曰。故事。带尚书省官。合先省上。上曰。同列集于少府监。先是。白敏中崔龟从。曾为太常博士。至相位。欲荣其旧署。乃改集于太常礼院。今请依旧集少府监。从之。

尚书省分行次第

武德令。吏礼兵民刑工等部。贞观令。吏礼民兵刑工等部。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为六官。准周礼分。即今之次第乃是也。

故事。以兵吏及左右司为前行。刑户为中行。工礼为后行。每行各管四司。而以本行名为头司。余为子司。显庆元年七月二十一日。改户部尚书为度支尚书。侍郎亦准此。遂以度支为头司。户部为子司。至龙朔二年二月四日。复旧次第也。

尚书令

武德初。因隋旧制。尚书令置官一员。龙朔二年二月七日。废尚书令官员。贞观元年六月一日。除秦王。广德元年七月十一日。除雍王。十一月三日。除郭子仪。大历十四年闰五月十五日。除太尉。加尚父。宝历元年五月三日。李辅国除司空。加尚父。国朝尚父。惟此二人。故附于尚书令之下也。

德宗既封雍王。为天下兵马元帅。收复东都。至广德元年。遂拜为尚书令。自太宗为此官。尔后废省。至是代宗以德宗有大勋。特拜焉。至建中二年十一月。除郭子仪。寻亦恳让而罢。

左右仆射

龙朔二年二月四日。改为左右匡政。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改为左右仆射。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为文昌左右相。神龙元年二月四日。又改为左右仆射。开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为左右丞相。天宝元年二月二十日。复改为左右仆射。

尚书左右仆射。自武德至长安四年已前。并是正宰相。初。豆卢钦望自开府仪同三司拜左仆射。既不言同中书门下三品。不敢参议政事。数日后。始有诏加知军国重事。至景云二年十月。韦安石除左仆射。东都留守。不带同一品。自后空除仆射。不是宰相。遂为故事。

贞观二年敕。尚书细务。属左右丞。惟大事应奏者。乃关左右仆射。房元龄明达吏事。辅以文学。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与杜如晦引拔士类。常如不及。至于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上每与元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元龄之策。盖元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故唐世称贤相者。推房杜焉。

三年三月十日。太宗谓房元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须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有武艺谋略。才堪抚众者。任以边事。有经明德修。通悟性理者。任以侍臣。有明干清悫。处事公平者。任以剧务。有学通古今。识达政术者。任以治人。此乃宰相之宏益也。比闻听受词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哉。因敕尚书细务。属于左右丞。惟枉屈大事合闻奏者。关于仆射。

上元二年。刘仁轨为左仆射。戴至德为右仆射。每遇伸诉冤滞者。仁轨辄美言许之。至德即先据理难诘。若有理者。密为奏之。终不露己之断决。由是时誉归于仁轨。常于仁轨更日受词讼。有老妪陈词。至德已收牒省视。老妪前曰。本谓是解事仆射。所以来诉。公乃是不解事仆射。却付牒来也。至德笑而还之。议者尤称长者。或有问至德不露己断决之事者。至德曰。夫庆赏刑罚。人主之权柄。凡为人臣。岂得与人主争柄哉。

元和三年四月。裴均于尚书省都堂上仆射。其送印及呈孔目唱案授案。皆尚书郎为之。文武三品以上官。升阶列坐。四品五品郎官。侍御史。以次谒见。拜于厅下。然后召御史中丞。左右丞侍郎。升阶答拜。初。开元中。张说为右丞相。元宗令其选日上。因制仪注。极其尊大。自非中书门下及诸三品已上。是日皆坐受其礼。时人或征其所从来。答曰。圣历中。王及善豆卢钦望同日拜文昌左右相。亦尝用此仪。当时以说方承恩宠。不敢复诘。因为故事。非旧典也。

六年十月。御史中丞窦易直奏。臣谨案唐礼。诸册拜官与百僚相见。无受拜之文。又谏议大夫至拾遗。御史中丞至殿中侍御史。并为供奉官。不合异礼。今仆射初上之日。或答拜阶上。合拜庭中。因循踳驳之制。每致沸腾之议。伏请下尚书太常礼院详议。永为定制。使得遵行。于是太常卿崔邠。召礼官等参议。礼官议曰。按开元礼。有册拜官上仪。初上者。咸与卑官答拜。今左右仆射。皆册拜官也。令准此礼为定。伏寻今之所行仪注。其非典礼之文。又无格敕为据。斯乃越礼随时之法。有司寻合厘正。岂待议而后革也。伏以开元礼者。其源太宗创之。高宗述之。元宗纂之曰开元礼。后圣于是乎取则。其不在礼

者。则有不可以传。今仆射初上。受百僚拜。是舍高宗元宗之祖述。而背开元之正文。是有司失其传。而又云礼。得无咎哉。今既奉明诏详定。宜守礼文以正之。议者或云。致敬之礼。或有三品拜一品。四品拜二品。如之何。致敬则先拜。所以下文云。丞相令助教拜博士。即今丞及助教必先拜之是也。非不答拜。何者。礼记云。大夫士相见。贵贱不敌。主人敬客。则先拜客。客敬主人。则先拜主人。是谓致敬。又曰。非国君无不答拜者。郑元注曰。礼尚往来。又曰。君于士不答拜。非其臣则答之。郑元注曰。不敢臣人之臣。今仆射不答拜。是臣其百僚。不亦重乎。又按汉制。八座及丞郎。初拜官。并集都堂交礼。仆射。八座也。又无不答之文。伏以左右仆射。旧左右丞相也。次三公。答拜而仆射受之。固非伦也。且约三公上仪。及开元礼而为仪注。庶几等威之序。允归至当之论。太常卿崔邠。博士卫中行冯宿等。并同所见。于是修改旧仪。送都省。集众官详议。七年二月。尚书左丞段平仲奏曰。谨按开元礼。应受册官初上仪。并合与卑官答拜。又准令文。仆射班品在三公之次。三公上议。而尝与卑僚答拜。仆射上独受侍郎中丞等拜。考之国典。素无明文。因循乖越。切在厘革。太常所定仪制。依据三公上仪。其间或有增损。事体深为折衷。酌为永制。可以施行。应同所见。各得连署。太常礼院仪注。及兵部尚书王诏等三十三人。参议所见如前。制可。

十五年。时以仆射上事仪注。前后不定。中丞李汉奏定。朝议未允。中书门下奏。请依元和七年已前仪注。左右仆射上日。受诸司四品六品丞郎以下拜。谏议大夫兼史馆修撰王彦威奏论曰。臣谨按开元礼。凡受册官。并与卑官答拜。国朝官品令。三师三公正一品。尚书令正二品。并是册拜授官。上之日。亦无受朝官再拜之文。仆射班次三公。又是尚书令副贰之职。虽端揆之重。有异百僚。然与群官比肩事主。礼曰。非其臣则答之。又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即仆射上日。受常参官拜。事颇非仪。况元和七年七月。已经奏议。酌为定制。编在国章。近年上仪。又有拜受之礼。物论未安。请依元和七年敕为定。时李程为左仆射。宰执难于改革。虽不从其议。论者称之。

太和三年四月。中书舍人李启奏。伏奉敕旨。宜令左右常侍。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审同详议。仆射与御史中丞以下。街衢相遇仪式奏闻者。谨按仪制令。诸文武官隔品卑者。皆拜。其准令应致敬而非相统属者。则不拜。致敬之式。在途则敛马侧立。又按旧仪。仆射上日。除两省供奉官外。尚书省御史台。及诸司四品以下。皆拜于阶下。盖以端揆之重。师长百僚。虽在别司。皆为统属。故用隔品拜礼。非为无据。臣续准元和七年二月七日敕。虽停拜礼。每至上日。台官就仆射厅事。列班送上。与尚书省官不异。则途遇致敬在不疑。臣等又按令文。属官于街衢相遇。隔品者致敬。礼绝者下马。无回避之文。杂令所言。转避贵重贱者。祇谓迂直之间。各申逊让。非令藏匿。惟车驾出入。警跸行人。事关严上。不属臣下。但卑僚自后。多就他途。百姓无知。亦皆相效。道途回避。因此成例。就中台官以职在弹纠。人情畏奉。他官相遇。苟务推崇。始自私敬。渐为公礼。相循既久。将谓合然。笼街专道。止绝行旅。奔避不及。即以为罪。征异说于前古。访近例于走卒。国章明具。不复检寻。遂于师长。亦欲均礼。臣等自奉敕详定。累牒礼部。及太常礼院御史台。检详武德以来礼令制敕。各得牒报。并无台官于仆射合与司官不同之文。臣等详议。伏请自今以后。御史中丞以下。与仆射相遇。依令致敬。敛马立侍仆射过。仆射谢官日。大夫中丞与三院御史。就幕次参见。其观象门外立班。既以后至为重。大夫中丞到班后。朝堂所由。引仆射就立。传呼赞导。如大夫就列之仪。仆射朝退。出宣政门。朝堂所由赞引至幕次。及兴化门。待与参从相得而退。御史大夫与仆射既隔品。自合分道而行。庶轻重得宜。典章不紊。敕旨。仆射实百僚师长。国初为宰相正官。品秩至崇。仪制特异。近或勋臣居任。遂使故事不行。卑列上凌。旧章下替。昨令参议。颇为得中。宜付所司。永为定制。

四年九月。中书门下奏。左右仆射。伏准仆射上仪故事。自御史中丞。吏部侍郎以下。罗拜阶下。准元和七年杂定仪注。全无受拜之礼。当时盖以仆射非其人。所以杀礼。臣等以为祇合系官之轻重。不合为人而升降。受中丞侍郎拜。则似太重。答郎官以下拜。则似太轻。臣等商量。令诸司四品以下官。及御史台六品以下。并郎官。并望准故事。余依元和七年敕处分。敕旨。宜依。

其年十一月。中书门下奏。左右仆射上。请受四品六品丞郎以下拜。并望准元和七年以前仪注。便令所司约此撰仪注。从之。

会昌二年正月。宰臣陈夷行崔珙等。请改仆射上日受京四品官拜仪注。臣等伏寻礼令。并无仆射上日。受京四品官拜仪注。近年礼变。多传旧例。省司四品官。自左右丞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罗拜阶下。以为隔品致敬。按诸礼致敬。是先拜后拜之仪。非受拜之谓。又准礼。皇太子初见上台。群官即行致敬之礼。群官先拜。后答拜。盖以尊无二上。礼须避嫌。仆射与四品官。并列朝班。比肩事主。岂宜务修僭越。独示优崇。况事有应变从权。礼有沿革损益。受拜既无根据。随俗则乱宪章。臣等尝见故吏部尚书郑余庆。议仆射上日仪制。不与隔品官抗礼。其时窦易直为御史中丞。奏非郑余庆所议。及易直为仆射。贪荣近利。忘弃前志。群情鄙之。在列有拂衣而请告者。臣等过蒙宠异。擢任师长。不愿失礼。取诮于时。臣等又按礼记云。大夫士非见国君。无不答拜。又曰。君子士不答拜。今仆射不答拜。是臣其百僚。传为故事。何所取法。伏准开元元年。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位次三公。三公答拜。而仆射受之。固非宜也。臣等上日。伏请依三公上仪。垂为定制。如蒙听允。望令所司约此撰仪注。从之。

大中三年正月三日敕节文。三公仆射。不常除官。每至上时。须有聚会。宜令度支户部。准开贡例句当局席。取京兆府本色钱。不得令府司差派百姓。

唐会要卷五十八

尚书省诸司中

左右丞

武德元年。因隋旧制不改。至龙朔二年二月四日。改为左右肃机。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复为左右丞。旧左丞正四品上。右丞正四品下。永昌元年三月二十日。敕曰。元阁会府。区揆实繁。都省勾曹。管辖綦重。还依仍旧之职。未协维新之政。其文昌左右丞。进为从三品阶。其卢献李景谌。并宜三品。依旧任。如意元年八月十六日。复为四品。至今不改。

贞观元年。左仆射萧瑀免官。右仆射封德彝卒。太宗谓尚书左丞戴胄曰。尚书省天下纲维。百司所禀。若一事有失。必受其弊。今无令仆。系之于卿。当称朕所望也。

二年。魏征为尚书右丞。或有言征阿党亲戚者。上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按验。无状。彦博奏曰。征为人臣。须存形迹。不能远避嫌疑。遂招此谤。虽情在无私。亦有可责。上令彦博让征。且曰。自今以后。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征入奏曰。臣闻居臣协契。义同一体。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则邦之兴丧。或未可知。上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征再拜曰。愿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也。上曰。忠良岂有异乎。征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龙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嘉号。子孙传世。福禄

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帝深纳其言。

其年。上谓公卿曰。昔禹凿山治水。而民无谤讟者。与民同利故也。秦始皇营宫室。而民各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朕欲营一殿。材用已具。鉴秦而止。王公以下。宜体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素朴。公私富给。

其年。侍御史张元素奏。庆州乐蟠县令叱奴‡。盗用官仓。推逐并实。上令决之。中书舍人杨文瓘奏。据律不合死。上曰。仓粮朕之所重。若不加罚。恐犯者更多。尚书右丞魏征对曰。陛下设法。与天下共之。今若改张。多将法外畏罪。且后有重者。又何以加之。

其年。太宗谓侍臣曰。人皆以祖孝孙为知音。今其所教声曲。多不谐音韵。此犹未至精妙。人亦以许崇为良医。全不识药性。尚书右丞魏征对曰。陛下生平不爱音声。今忽为教女乐差舛责孝孙。臣恐天下怪愕。上怒曰。卿是朕腹心。应须进忠直。何乃附下罔上。为孝孙分疏。彦博等拜谢。征与王珪进曰。祖孝孙学问立身。乃何如白明达。陛下平生礼遇孝孙。复何如白明达。今过听一言。便谓孝孙可疑。明达可信。臣恐群臣众庶。有以窥陛下者。上意乃解。

三年正月。放裴寂还乡。表乞住京师。久不肯去。上令问稽留所由。韦挺奏。留一十九日。长安县令王文楷。又不准敕发遣。令决杖三十。尚书右丞魏征谏曰。裴寂所为。事合万死。但以陛下念其旧功。不致于法。惟解其官止削半封今流人尚得装束。假况寂放还乡宅。古人有言。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文楷识陛下恩宽。见寂大臣。不即蹙迫。论其此情。未合得罪。上曰。放寂拜埽。岂非礼耶。乃释而不问焉。

十年。治书侍御史刘洎上书曰。臣闻尚书万几。实为政本。伏寻此选。授受诚难。是以八座比于文昌。二丞方于　辖。爰至曹郎。上应列宿。苟非称职。窃位兴讥。伏见比来尚书省诏敕稽停。文案拥滞。臣诚虽庸劣。请述其源。贞观之初。未有令仆。于时省务繁杂。倍多于今。左丞戴胄。右丞魏征。并晓达吏方。质性平直。事应弹举。无所回避。陛下假以恩慈。自然肃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伦续任右丞。颇亦励下。比者纲维不举。并为勋亲在位。尚书不得断决。故事稽延案牍。虽理屈词穷。仍更放下。去无程限。来不责迟。一经出手。便涉年载。天工人代。焉可妄授。至于懿戚元勋。宜优礼秩。久妨贤路。殊为不可。将欲救弊。且宜精简尚书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并得人。自然纲维克举。亦当矫正趋竞。岂惟息其稽滞哉。

二十年。宇文节为尚书左丞。明习法令。以干局见称。时江夏王道宗。以私事见托。节奏之。太宗大悦。劳之曰。朕所以不置左右仆射者。以卿在省耳。

龙朔二年。有宇文化及子孙理资荫。所司理之。至于勾曹。右肃机杨昉未详案状。诉者自以道理已成。而复疑滞。劾而逼昉。昉谓曰。未食。食毕详之。诉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羁旅诉者乎。昉遽命案。立判之曰。父杀隋主。子诉荫资。生者犹配远方。死者无宜使慰。

仪凤四年。韦仁约除尚书左丞。约奏曰。陛下为官择人。无其人则阙。今不惜美锦。令臣制之。此陛下知臣之深矣。微臣尽命之日矣。仁约遂振举纲目。略无留事。群曹肃然。

元和八年六月。裴佶为左丞。时兵部尚书李巽兼盐铁使。将以使局置于本行。经构已半。会佶拜命。坚执以为不可。遂令撤之。巽恃恩而强。时重佶之有守。

十三年。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平镇州。王承宗惧。上章请割德棣二州自赎。又令二子入侍。宪宗选使臣宣谕。以尚书右丞崔从中选。议者以承宗罪恶贯盈。每多奸谲。入朝二子。必非血忱。人颇忧之。从次魏州。节度使田宏正。以路由寇境。欲以五百骑卫之。从辞之。以童奴十数骑往。至镇州。于鞠场宣敕。三军大集。乃谕以逆顺。辞情慷慨。军士无不感动。承宗泣下。礼貌甚恭。遂按德棣户口符节而还。

十五年三月。吕元膺为左丞。时度支使潘孟阳。太府少卿王遂。互相奏论。孟阳除散骑常侍。遂为邓州刺史。皆假以美词。元膺封还诏书。请明示曲直。又江西观察使裴堪奏处州刺史李将顺赃状。朝廷不覆按。遽贬将顺道州司户。元膺曰。廉使奏刺史赃罪。不覆验即谪去。纵堪之词足信。而亦不可为天下法。又封还诏书。请发御史按问。宰臣不能夺。

会昌二年十月。左丞孙简奏。伏以班位等差。本系品秩。近者官兼台省。立位稍迁。已是从权。颇乖仪制。况据敕例。理亦未通。今据台司重举元和元年所奉敕。常参官兼大夫中丞者。准检校官。在本品同类官之上。自后诸行侍郎兼大夫。并在左右丞之上者。仍前例。左侍郎兼大夫者至少。唯京兆尹则往往带此官。当时讲论。非不至当。其京兆尹是从三品。至今班位。祇在本司同类官从三品卿监之上。在太常宗正卿正三品之下。其左丞是正四品上。户部侍郎是正四品下。今户部侍郎兼大夫。祇合在本品同类正四品下。诸曹侍郎之上。不合在正四品丞郎之上。与京兆尹在正三品卿监之下无异。又据右丞是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是正四品上。今吏部侍郎在右丞之下。盖以右丞官居省辖。职在纠绳。吏部侍郎品秩虽高。犹居其下。推此言之。则左丞品秩既高。又居纲辖之地。户部侍郎虽兼大夫。岂得骤居其上。今据散官自将仕郎上至开府特进。每品正从上下。名级各异。则正从上下。又不得谓之同品。今又取其于理切近者。用以比方。今京兆河南司录。及诸州府录事参军。皆操纪律。纠正诸曹。与尚书省左右丞纪纲六联略同。设使诸曹缘因其功劳。朝廷就加台省官。立位岂得便在司录及录事参军之上。施于州郡。尚且为非宜。况在朝伦。实为倒置。且左丞官业至重。得弹劾八座。主省内官业。及宗庙祠祭之事。御史纠劾不当。得弹奏之。岂可不究是非。轻为建置。今台司所奏。但言成例。曾不揣摩。事若循理。虽无往例。亦合遵行。事若非宜。虽有往例。便合改正。今据元和元年台司所奏。敕户部侍郎兼大夫班位。合在兵部侍郎之上。左右丞吏部侍郎之下。若今因循往例。不议改正。遣户部侍郎兼大夫在左右丞之上。有紊典章。实恐重违元敕。谨具贞元以后敕旨如前。伏乞重赐参详。庶得尽理。敕旨。御史台与都省。各执所见。因此须为定制。宜令两省官详议闻奏者。

三年三月。库部郎中知制诰崔于等言文武常参官。兼御史大夫中丞班位。奉敕。缘御史台都省。各执所见。因此须为定制。宜令两省官详议闻奏者。伏以御史大夫中丞。掌邦国宪法。朝廷纪纲。崇其班位。以峻风望。兼此官者。皆以所领务重。特为宠异。须敕诸行侍郎兼御史大夫者。并在左右丞之上。相承不改。行之已久。况今使下监察御史里行。朝谢时。列在左右司郎中之上。以此参彼。足可辨明。况奉去年十月二十八日敕。御史大夫进为正三品。中丞进为正四品。郎官望等。尤为重任。合崇宪职。式协朝章。请准前例。诸行侍郎兼御史大夫中丞者。列于尚书左右丞之上。敕旨。班序相循已久。故事足可遵行。昨者务广询谋。理宜从众。依崔于等状。便为定制。

左右司郎中

隋朝但称左右司郎。本朝加中字。武德元年八月省。贞观二年正月十三日复置。龙朔二年二月四日。改为左右丞务。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日。复为左右司郎中。

开元十六年六月十六日敕。郎中皆从省正门出入。若泥雨。听随便门。

永泰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诏。自今已后。郎中与中州刺史。员外郎与下州刺史。

建中元年三月。于朝堂别置三司。以决庶狱。争者辄击登闻鼓。右司郎中裴谞上疏曰夫谏鼓谤木之设。所以达幽枉。延直言。今轻猾之人。援桴鸣鼓。始动天听。因竞纤微。若然者。安用吏乎。上然之。悉命归于有司。

贞元五年正月。左司郎中严涚奏。按公式令。应受事。据文案大小。道路远近。皆有程期。如或稽违。日短少差。加罪。今请程序。常务计违一月以上。要务违十五日以上不报。按典请决二十。判官请夺见给一季料钱。便牒户部收管。符牒再下犹不报。常务通计违五十日以上。要务通计违二十五日已上。按典请决四十。判官夺料外。仍牒考功与下考。如符牒至三度。固违不报。常务通计违八十日以上。要务通计违四十日已上。按典请决六十。判官请吏部用阙。长官及勾官。既三度不存勾当。五品以上。请牒上中书门下殿罚。六品以下。亦请牒吏部用阙。其急要文牒。请付当道进奏院。付送本使。委观察使判官一人。发遣送州。取领具月日先报。常务请依例程。以前御史台奏。伏奉去年二月三日敕。宜付御史台商量。作条件闻奏者。除京兆府州县。及城内百官。并以符到京兆府日为程。如往来累路停滞。日月悬远者。请兼勘责缘路所由。准令式处分。从之。

左右司员外郎

永昌元年十月五日置。各一人。以侍御史顾宗为左司员外郎。洛州司户参军元怀贞为右司员外郎。神龙元年三月初八日废。二年十二月复置。

开元四年六月十九日敕。部以下官。令所司补授。其员外郎御史并供奉官。宜进名敕授。

五年四月九日敕。尚书省。天下政本。仍令有司各言职事。吏部员外郎褚璆等十人。案牍稽滞。璆稽四道。户部员外郎吕太一四道。刑部员外郎崔廷玉二道。兵部员外郎李廷言。刑部员外郎张悟。仓部员外郎何鸾。祠部郎中孔立言。刑部郎中杨孚。虞部郎中田再思。各一道。虞部员外郎崔赏。三道。且六官分事。四方取则。尚书郎皆是妙选。须称职司。焉可尸禄悠悠。曾无断决。昨者试令询问。遂有如此稽逋。动即经年。是何道理。至如行判程限。素标令式。自今后。各置惩革。再若有犯。别当处分。

吏部尚书

武德元年。因隋旧制。龙朔二年。改为司列太常伯。咸亨元年。复为吏部尚书。光宅元年。改为天官尚书。神龙二年。复为吏部尚书。天宝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改为文部尚书。至德二载十二月十五日。复为吏部尚书。掌铨六品七品选。侍郎掌铨八品九品选。至景云元年。宋璟为吏部尚书。始相通与侍郎分知。因为故事者也。

苏氏驳曰。贞观二十二年二月。民部侍郎卢承庆兼检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选事。承庆辞曰。五品选事。职在尚书。臣今掌之。便是越局。太宗不许曰。朕今信卿。卿何不

自信也。由此言之。即尚书兼知五品选事明矣。故事。选受之制。每岁集于孟冬。去王城五百里之内以上旬。千里之内以中旬。千里之外以下旬。尚书侍郎。分为三铨。尚书为尚书铨。侍郎二人分为东铨西铨也。故事。注拟必先正其官阶团甲。送门下。

大历十四年七月十九日敕。流外出身人。今后勿授刺史县令录事参军。诸军诸使亦不得奏请。仍委所由检勘。虽恩制所授。并不得与上同会缺不成赴集。如须要甄录者。牒中书门下吏部。改与别官。

元和六年。吏部尚书郑余庆。请复置吏部考官三员。吏部侍郎杨于陵执奏。以为不便。乃诏考官韦顗等二人。只考及第科目人。其余。吏部侍郎自定。

七年十一月。有医士崔环。自淮南小将。为黄州司马。敕至南省。吏部尚书郑余庆执之。封还。以为诸道散将。无故受正员五品官。是开侥幸之路。且无阙可供。言或过理。由是稍忤时宰。改太子少傅。

大中六年十一月。吏部奏。条流诸司流外入流令史等。请减下四百五十四员。敕旨。应属流外铨人。所减员额。并宜依。

吏部侍郎

武德初。因隋旧制。至七年二月省。贞观二年正月十日复置。龙朔二年。改为司列少常伯。咸亨元年。改为吏部侍郎。光宅元年。改为天官侍郎。神龙二年。复为吏部侍郎。天宝十一载三月二十七日。改为文部侍郎。至德二载十二月十五日。复为吏部侍郎。本一员。总章二年四月一日。加一员。以裴行俭为之。本员为中铨。新加员为东铨。永昌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又加一员。以李景谌为之。通前三员。圣历二年五月八日。减一员。干元二年八月二日。侍郎崔器。以中铨阙。承前多贬降。遂奏改为西铨。仍转厅居之。其侍郎事迹。具在选部。

吏部郎中

武德元年。因隋旧号为选部郎。三年。加中字。至五年六月一日。又改为吏部郎中。七年废侍郎。加郎中秩正四品上。掌流内选事。贞观二年。复置侍郎。乃降依本秩。亦罢掌选事。龙朔二年。改为司列大夫。已后并随省改复。载初元年。加一员。以李元素为之。通前三员。圣历二年八月。却减一员矣。

元和八年六月。罚吏部郎中张惟素一月俸料。惩慢官也。吏部素以郎中主印。时房启除桂管观察使。其本道邸使。潜赂印史。得印启官诰。飞递送之。及上命中使赐启官诰。畏使者邀重赂。乃戏曰。先五日得之矣。中人给请视之。因怀归以进。既而令都省覆讯。罚郎中而杖令史。

吏部员外郎官名改复。与郎中同。

判废置一员。判南曹一员。南曹起于总章二年。司列少常伯李敬元奏置。未置已前。铨中自勘责。故事两转厅。至建中元年。侍郎邵说奏。各挟阙替。南曹郎王錹已后。遂不转厅。贞元十一年闰八月一日。侍郎杜黄裳奏。当司郎官。判南曹废置。请准旧例转厅。敕旨。依奏。初。武太后延载元年。加一员。以周质为之。圣历二年八月省。开元十二年

四月十六日。敕兵吏各专定两人判南曹。以陈希烈席豫为之。寻却一人判。贞元元年九月十六日。又以两人判南曹。以库部员外郎崔锐。比部员外郎刘执经。权判。事毕日停。至十二年闰八月二日。又却以一员判也。

长庆元年正月。左武卫大将军张克勤奏。近准赦文。许五品官一子官恩。今臣子幼。请回授外甥。状至中书。下吏部。员外郎判废置裴夷直执奏曰。一子官恩。在念功。贵于廷赏。若无己子。许及宗男。张克勤自有息男。妄以外甥奏请。苟涉卖官。实为乱法。所请望宜不许。仍永为定例。从之。

司封郎中

武德元年。因隋旧号为主爵郎中。龙朔二年。改为司封大夫。咸亨元年。改为主爵郎中。垂拱元年二月二日。改为司封郎中。神龙元年九月五日。改为主爵郎中。开元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复故。

司封员外郎改复与郎中同。

开元十五年闰九月十一日敕。王公以下。子孙应承袭者先申无子辄首正。不在承袭之限。

宝历元年八月。膳部员外郎王敦史上言。中外官僚。准制封赠。多请回授祖父母。臣谨详古礼。及国朝故事。追赠出于鸿恩。非由臣下之求。不系子孙之便。开元新诏。惟许宰相回赠于祖。盖以宰相位高。封赠崇极。故许回授。近日常僚。率援此例。夫推让于祖。在父则然。改夺于朝。为子何忍。伏望宣付宰相。重依典法详议。从之。

元和十二年十月。司封奏。文武官五品以上。请准式叙母妻邑号。乖滥稍多。或国叙军功。妄参勋籍。或偶逢庆泽。冒引诏条。今请应在城诸军卫官。未至将军。使在外。未至都知兵马使押衙都虞候。纵有散官。与敕旨文相当者。并不许叙封。其流外官。诸司诸吏职务。并伎术官等。迹涉杂类。并请不在封限。从之。

司勋郎中

隋为司勋郎。武德初。加中字。龙朔元年二月四日。改为司勋大夫。咸亨二年。复改为司勋郎中。

司勋员外郎改复与郎中同。

员外郎本一员。长安二年闰四月十二日。文昌丞李峤奏。加一员。以杨祇令为之。永徽五年十二月四日夜。司勋大火。甲历并烬矣。

天宝四载六月十三日敕。准制及格式叙勋。今复宜令司勋员外郎二人。除曹务之外。每有勋甲团进后。专知磨勘。所须主事令史。任简择差定。如有疏略。委本官奏录。

考功郎中

隋为考功郎。武德初。加中字。龙朔二年。改为司绩大夫。咸亨元年。复为考功郎中。旧郎中知贡举。其外官考。贞观以后。每年定诸司长官一人判校。京官即考功郎中自判。

至贞元二年九月二十日停考使。其考课付所司准式授定。遂令员外校外官考。

贞元六年正月。以司勋员外郎判考功赵宗儒。复行贬考之令。自至德以来。考绩之司。事多失实。常参官及诸州刺史。未尝分其善恶。悉以中上考褒之。及是。褒贬稍明。人知戒惧。上善之。迁宗儒考功郎中。

其年六月三日。考功奏。准天宝七载六月敕。内外官初考无赴上日。末考不具得替日。便注破不在校限。其月又奏。诸使下兼宪官。及检校郎官。并诸色官充职掌者。并仰本使每年具在使功课。兼具考第申省。

七年八月。考功奏。前时诸司官。皆校功过。定其考第。自至德后。一切悉申中上考。今请覆其能否。以定升降。从之。自谏议大夫。给事中。郎官。有书中中考者。尚书左丞相赵憬。自言荐果州刺史韦诞。坐赃废。请降其考。校考使吏部尚书刘滋。以憬能知其过。奏中上考。

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考功奏。外官应申考解。先无限约。请自今以后。限十一月十五日到省毕。如违本牒。使罚本判官决本典。

考功员外郎改复与郎中同。

考功员外郎。贞观已后知贡举。至开元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以员外郎李昂为举人李权所讼。乃移贡举于礼部也。

开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礼部侍郎韦陟奏。准旧例。掌举官亲族。皆于本司差郎中一人考试。有及第者。尚书覆定。然后附奏。臣本司今阙尚书。纵差郎官。是臣麾下。事在嫌疑。所望厘革。伏望天恩。许臣移送吏部。差考功员外郎试拣。侍郎覆定。任所在闻奏。即望浮议止息。敕旨。依。

长庆元年五月。贬考功员外郎李渤为处州刺史。渤既请书宰相等下考。时人以宰辅旷官。不上疏陈列。而越职钓奇。非尽事君之道。至是。杜元颖等奏。渤卖直沽名。动多狂躁。遂出之。

户部尚书

武德元年。因隋为民部尚书。贞观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改为户部尚书。显庆元年七月二十一日。改为度支尚书。龙朔二年。改为司元太常伯。咸亨元年。复为户部尚书。光宅元年。改为地官尚书。神龙元年。复为户部尚书。

武德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民部尚书裴矩奏。突厥残暴之处。户请给绢一匹。太宗谓曰。朕于天下。惟诚与信。不欲空有存恤之名。而无其实。但户有大小。各须存济。给物雷同。岂公思之未至也。治书侍御史孙伏伽进曰。裴矩受国恩赏。未闻陈议救恤百姓。则欲苟钓虚名。用心若此。岂当朝寄。请鞫其罪。太宗从之。其后计口为率。贫民赖焉。

开元六年五月四日敕。诸州每年应输庸调资课租。及诸色钱物等。令尚书省本司豫印纸送部。每年通为一处。每州作一簿。预皆量留空纸。有色数。并于脚下具书纲典姓名。郎官印置。如替代。其簿递相分付。

二十四年敕。以每年租税杂支。轻重不类。令户部修长行旨条五卷。诸州刺史县令替日。并合令递相交付。省司每年但据应支物数进画颁行。附驿递送。其支配处分。并依旨文为定。

元和五年二月。户部尚书李仁素。准元和四年五月敕。厘革诸道州府应征留使留州钱物色目。并带使州合送省钱。便充留州给用等。据诸道申报。除与敕文相当外。或称土宜不同。须重类会起置者。诸州府先配供军钱。回充送省。带使州府。先配送省钱。便留供军。则供军见钱。尽在带使州府。事颇偏并。宜令于管内州。据都征钱数。逐贯均配。其先不征见钱州郡。不在分配限。如坊郭户配见钱须多。乡村户配见钱须少。即但都配定见钱。一州数。任刺史于数内看百姓稳便处置。其敕文不加减者。即准州所申为定额。如于敕额见钱外。辄擅配一钱。及纳物不依送省中估。刺史县令录事参军。节级科贬焉。

户部侍郎改复名号。与尚书同。

旧制本一员。垂拱四年四月十一日。加一员。以武攸宁为之。

苏氏驳曰。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员外郎判出。侍郎总统押案而已。官衔不言专判度支。至干元元年十月。第五琦改户部侍郎。带专判度支。自后遂为故事。至今不改。若别官来判度支。即云知度支事。或云专判度支。

贞元四年二月。上以度支自有两税及盐铁榷酒钱物。以充经费。遂令收除陌钱。及阙官料。并外官阙官职田。及减员官诸料。令户部侍郎窦参专掌。以给京文武官员料钱。及百司纸笔等用。至今行之。

元和六年四月。户部奏。请置巡官二人。从之。其年七月。户部请减使及判案郎官每月杂给钱。从之。

八月。户部侍郎李绛奏。请诸州府阙官职田禄米。及见任官抽一分职田。所在收贮。以备水旱。从之。

十二年十二月。户部奏。淮西夷虺蜴攸居。历年贡赋不入。有司羞之。今则化被齐民。便为善地。其申光蔡等州。令所貢鸂　綾生石斛等。并同日到。其诸道贡物旧例。至今月十五日已进纳讫。臣今便欲取申光蔡贡物。以元日陈于乐悬之南。示中外。礼毕。请准式送纳。从之。

十三年十月。中书门下奏。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钱物。皆系国用。至于给纳。事合分明。比来因循。都不剖析。岁终会计。无以准绳。盖缘根本未有纲条。所以名数易为盈缩。伏请起自今以后。每年终。各令具本司每年正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所入钱数。及所用数。分为两状。入来年二月内闻奏。并牒中书门下。其钱如用不尽。须具言用外余若干见在。如用尽。及侵用来年钱。并收阙。并须一一具言。其盐铁使所收。议列具一年都收数。并已支用。及送到左藏库欠钱数。其所欠亦具监院额缘某事欠未送到。户部出纳。亦约此为例。条制既定。亦绝隐欺。如可施行。望为常典。从之。

宝历二年正月。户部侍郎崔元略奏。准赋役。今内外六品以下官。及京司诸色职掌人。合免课役。请自今以后。应诸司见任官。及准式合蠲免职掌人等。并先于本司陈牒责保。待本司牒到。然后与给符。其前资官。即请于都省陈状。准前勘责事。若不实。准诈伪律

论。其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及割股奉亲。比来州府免课役。不由所司。今后请应有此色。敕下后。亦须先牒当司。如不承户部文符。其课役不在免限。从之。

开成元年。湖南观察使卢周仁进羡余钱十万贯。户部侍郎归融奏曰。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财赋。皆陛下府库也。周仁辄陈小利。妄说异端。言南方火灾。恐成灰烬。进于京国。如徇私恩。臣恐天下仿效。以羡余为名。刻剥生民。其所进钱。请还湖南。代贫户租税。

三年四月敕。户部侍郎两员。自今已后。先授上者。宜令便判钱谷。如带平章事。及判盐铁度支。兼中丞翰林学士。即不在此限。仍为永例。

五年三月。户部侍郎崔蠡奏。天下州府。应合管系户部诸色斛斗。自今已后。刺史观察使除授到任交割后。并须分析闻奏。敕旨。宜依。

大中二年十一月。兵部侍郎判户部魏扶奏。下州应管当司诸色钱物斛斗等。前件钱物斛斗。散在天下州府。缘当司无巡院觉察。多被官史专擅破除。岁久之后。即推在所腹内。徒烦勘诘。终无可征。今后诸州府钱物斛斗文案。委司录事参军专判。仍与长史通判。每至交替。各具申奏。并无悬欠。至考满日。递相交割。请准常平义仓斛斗例。与减选。仍每月量支纸笔钱。若盗使官钱。及将借贷与人。并请准元敕。以赃论。如征收欠折。及违限省条。并请量加惩殿。如缺司录即请令选诸强干官员专知。不得令假摄官权判。从之。

咸通四年六月。河南江淮等道分巡院。荆襄江西道分巡院。并宜敕停。

唐会要卷五十九

尚书省诸司下

度支使

干元元年。第五琦除度支郎中。河南五道度支使。五年十二月。吕諲除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句当度支使。上元元年五月。刘晏除户部侍郎。句当度支使。元年建子月。元载除户部侍郎。句当度支使。

贞元元年二月。韩滉加度支使。五年二月。窦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度支使。八年三月停。

建中元年五月十七日。度支奏。诸色钱物。及盐井利等。伏缘财赋。新有厘革。支计阙供。在臣职司。夙夜忧负。今后望指挥诸州。若不承度支文牒。辄有借使。及擅租赁回换。本州府录事参军。本县令专知官。并请同入已枉法赃科罪。庶物无干隐。事有条流。其应合征收诸色钱物所由官。有违程限。致阙军须。请停给禄料。敕旨。依奏。其年八月。宰相杨炎论奏曰。夫财赋邦国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乱轻重。皆由焉。是以前代历选重臣主之。犹惧不集。往往覆败。大计一失。则天下摇矣。先朝权制。内臣领其职。以五尺宦竖。操邦国之本。丰俭盈虚。虽大臣不得知。无以计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辅。陛下至德。惟民是恤。参校蠹弊。无斯之甚。请出之以归有司。然后可以议政。上然之。诏今后财赋。皆归在藏库。一用旧式。每岁量进三五十万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全数闻奏。初。国家旧制。天下财赋。皆纳于左藏库。而太府四时以闻奏。尚书比部覆其出入。上下相辖。

无甚失误。及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时京师多豪将。求取无节。琦不能禁。乃悉以租赋进入大盈内库。以中人主之意。天子以取给为便。故不复出。是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积。有司不得窥其多少。国用不能计其赢缩。迨二十年。中官以冗名持簿书领其事者。三百人。皆奉给其闲。连结根固。不可动。及炎作相。片言复之。中外称美焉。

贞元初。度支杜佑。让钱谷之务。引李巽自代。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费。渐权百司之职。广置吏员。繁而难理。佑始奏营缮归之将作。木炭归之司农。染练归之少府。纲条颇整。公议多之。

二年十二月。度支奏。请于京城及畿县行榷酒法。每斗榷一百五十文。其酒户并蠲免杂役。从之。

永贞元年八月。度支使奏。当司别贮库。往年裴延龄领使务。始奏置之。只将正库物。减充别贮。唯是虚言。更无实益。又创置官典守等。不免加彼料粮。伏请并入正库。庶事且费省。从之。

元和十四年六月。判度支皇甫镈奏。诸道州府监院。每年送上都两税榷酒盐利支放米价等匹段。加估定数。从之。给事中崔植抗论。以为用兵岁久。百姓凋弊。往者虽估逾其实。不可复追。疏奏不从。

长庆二年三月。以鸿胪卿判度支张平叔为户部侍郎。依前判度支。时幽镇行营诸军。以出境仰给度支者。十五万余人。魏博沧景之师。皆压贼境而垒。亦籍兵数征。计司所给。自河北置供军院。其布帛衣赐。往往不至供军院。遽为诸军强见驱夺悬师前斗者反无支给。其馈饷主吏。由此得罪者。前后相次。平叔知国用空乏。遂以邪计。得司邦赋。至是又宠之地卿。然竟无术以救其阙。骤尘显级。人皆罪之。未几。又上言度支所管榷盐旧法。为弊年深。臣令官中自粜盐法。可以富国强兵。劝农积货。疏其利害十八条。诏下其奏。令公卿议之。中书舍人韦处厚抗论不可。以平叔条制不周。经画未尽。以为利者反害。以为简者至烦。乃即其条目。随以设难。事多不载。末云。臣窃以古人云。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改更之事。自古所难。臣于平叔无雠。所陈者非挟情。所议者归利害。唯圣主独断归于至公。然强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臣尝为开州刺史。当时被盐监吏人。横扰官政。亦欲盐归州县。总领其权。常试研求。事有不可。盖以设法施行。须徇风俗。或东州便。即西州害。或南州易。即北州难。且据山南一道明之。兴元巡管。不用见钱。山谷贫人。随土交易。布帛既少。食物随时。市盐者或一斤麻。或一两丝。或蜡或漆。或鱼或鸡。琐细丛杂。皆因所便。今逼之布帛。则俗且不堪其弊。官中货之以易绢。则劳而无功。伏惟圣虑裁择。时平叔轻巧恃恩。自谓言无不允。及处厚驳奏。上贤之。称善。令示平叔。词屈。其法遂罢。

会昌六年十一月。刑部尚书判度支崔元式奏。诸道所出次弱绫绢纱等。宜令禁断。其旧织并不得行使。仍令所在官中收纳。如更织造。买卖同罪。

咸通八年十月。户部判度支崔彦昭奏。当司应收管江淮诸道州府今年已前两税榷酒诸色属省钱。准旧例。逐年商人投状便换。自南蛮用兵以来。置供军使。当司在诸州府场院钱。犹有商人便换。赍省司便换文牒。至本州府请领。皆被诸州府称准供军使指挥占留。以此商人疑惑。乃致当司支用不充。乞下诸道州府场监院。依限送纳。及给还商人。不得托称占留。从之。

查看更多新书 请上[illegible]吧

别官判度支

开元二十二年九月。萧炅除太府少卿。知度支事。二十三年八月。李元佑除太府少卿。知度支事。天宝七载。杨钊除给事中。兼御史中丞。权判度支。贞元八年三月。户部尚书班宏。加专判度支。其年七月。司农少卿裴延龄。加权判度支。十二年三月。改为户部尚书。判度支。九月。苏弁除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副知度支。贞元已前。他官来判者甚众。自后多以尚书侍郎主之。别官兼者希矣。故事。度支按。郎中判入。员外判出。侍郎总统押案而已。官衔不言专判度支。开元以后。时事多故。遂有他官来判者。或尚书侍郎专判。乃曰度支使。或曰判度支使。或曰知度支事。或曰句当度支使。虽名称不同。其事一也。建中初。欲使天下钱谷。皆归金部仓部。终亦不行。

户部郎中

隋为民部郎中。贞观改户部郎中。自后改复名号。与侍郎中。

天宝八载。郎中张传济。废帐房为户部员外郎厅。次北为户部郎中厅。皆至宏丽。又于省街东。奏取都水监地。以诸州籍帐钱造考堂。制度又过于省中。移都水监于省西北。割右武卫园地置之。干元以后。毁拆并尽。今为户部园。

户部员外郎改复并与郎中同。

开元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敕。籲符。每年令当州取紧厚纸。背上皆书某州某年。及纸次第。长官句当同署印记。京兆河南六百张。上州四百张。中州三百张。下州二百张。安南道广桂容等五府。准下州数。管内州籲同。此纸不别书题州名。并赴朝集使。送户部本判官掌纳。依次用之。

二十九年七月十七日。每乡置望乡。天下诸州上县。不得过二十人。中县不得过十五人。下县不得过十人。其长安万年。每县以五十人为限。太原上党晋阳三县。各以三十人为限。并取耆年宿望。谙识事宜。灼然有景行者充。

天宝十二载七月十三日敕。诸郡父老。宜改为耆寿。

会昌元年二月。中书门下奏。伏以南省六曹。皆有职分。若各守官业。即不因循。比来户部度支两司。尚书侍郎。多奏请诸行郎官判钱谷文案。遂令本司郎吏。束手闲居。至于厅事。皆为他官所处。臣等商量。请自今已后。其度支户部钱谷文案。望悉令本司郎官分判。不在更请诸行郎官限。仍委尚书侍郎。同诸司例。便自于司内选择差判。不必更一一闻奏。其户部行郎官。仍望委中书门下。皆选择与公务相当除授。如本行员数欠少。亦任于诸行稍闲司中。选其才职资序相当者。奏请转授。所冀莅事有常。分官无旷。庶或可久。以革从权。敕旨。依奏。

度支郎中

隋为度支郎。武德初。加中字。龙朔二年。改为司度大夫。咸亨元年。复为度支郎中。

度支员外郎改复与郎中同。

开元二十四年三月六日。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林甫奏。租庸丁防。和籴杂支。

春彩税草诸色旨符。承前每年一造。据州府及诸司计，纸当五十余万张。仍差百司抄写。事甚劳烦。条目既多。计检难遍。缘无定额。支税不常。亦因此涉情。兼长奸伪。臣今与采访使朝集使商量。有不稳便于人。非当土所出者。随事沿革。务使允便。即望人知定准。政必有常。编成五卷以为常行旨符。省司每年但据应支物数。进书颁行。每州不过一两纸。仍附驿送。敕旨。依。

贞元十二年九月。以仓库郎中判度支案苏弁。授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仍命立于正郎之首。有副知之号。自弁始也。

元和三年十月。度支使郑元奏。当司判案郎官。先有六员。今请用四员为定。从之。

四年十一月。加度支判案郎官一员。

长庆三年十二月。度支奏。主客员外郎判度支案白行简。前以当司判案郎官刑部郎中韦词。近差使京西句当和籴。遂请白行简判案。今韦词却回。其白行简合归本司。伏以判案郎官。比有六人。近或止四员。伏请更置郎官一员判案。留白行简充。敕旨。依奏。

金部郎中

隋为金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龙朔二年。改为司珍大夫。咸亨元年复旧。天宝十一载三月七日。改为司金郎中。至德二载十二月十五日复旧。

金部员外郎改复与郎中同。

仓部郎中

隋为仓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龙朔二年。改为司庾大夫。咸亨元年复旧。天宝十一载三月七日。改为司储郎中。至德二载十二月十五日复旧。

仓部员外郎改复与郎中同。

天宝三载七月二十三日。金仓令史。不许转选及充使典。

建中二年正月诏。天下钱谷。皆归金部仓部。中书门下简两司郎官。准格式条理。

铸钱使

开元二十五年二月。监察御史罗文信。充诸道铸钱使。天宝三载九月。杨慎矜除御史中丞。充铸钱使。四载十一月。度支郎中杨钊。充诸道铸钱使。上元元年五月。刘晏除户部侍郎。充句当铸钱使。其年五月二十五日。殿中监李辅国。加京畿铸钱使。宝应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刘晏又除户部侍郎。充句当铸钱使。广德二年正月。第五琦除户部侍郎。充诸道铸钱使。其年六月三日。礼部尚书除兼御史大夫李岘。充江南西道句当铸钱使。永泰元年正月十三日。刘晏充东都淮南浙东西湖南山南东道铸钱使。第五琦充京畿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铸钱使。大历四年三月。刘晏除吏部尚书。充东都河东淮南山南东道铸钱使。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停。

延资库使

会昌五年九月。敕置备边库。收纳度支户部盐铁三司钱物。至大中三年十月。敕改延资库。初以度支郎中判。至四年八月。敕以宰相判。右仆射平章事白敏中。崔铉。相继判。其钱三司率送。初年。户部每年二十万贯匹。度支盐铁每年三十万贯匹。次年以军用足。三分减其一。诸道进奉助军钱物。则收纳焉。

咸通五年七月。延资库使夏侯孜奏。盐铁户部。先积欠当使咸通四年已前延资钱绢三百六十九万余贯匹。内户部每年合送钱二十六万四千二百八十五贯匹。从大中十二年至咸通四年九月已前。除纳收外。欠一百五十万五千七百一十四贯匹。当使缘户部积欠数多。先具申奏。请于诸道州府场监院。合纳户部所收八十文除陌钱内割一十五文。属当使自收管。敕命虽行。所送稽缓。今得户部牒。称所收管除陌钱。除钱绢外。更有诸杂货物。延资库征收不便。请起今年。合纳延资库钱物。一时便足。其已前积欠。候物力稍充，积渐填塞。其所割十五文钱。即当使仍旧收管。又缘累岁已来。岭南用兵。多支户部钱物。当使不欲坚论旧欠。请依户部商量。合纳今年一年额色钱绢须足。明年即依旧制。三月九日两限送纳毕。其已前积欠。仍令户部自立填纳期限者。敕旨。依之。

八年九月。延资库使曹确奏。户部每年合送当使三月九月两限绢二十一万四千一百匹。钱五万贯。自大中八年已后。至咸通四年。积欠一百五十万五千七百余贯匹。前使杜悰申奏。起请咸通二年正月以后。于诸道州府场盐院合送户部八十文除陌钱内割十五文。当使收管。以填积欠。续据户部牒。称州府除陌钱有折色零碎。请起咸通五年所合送延资库钱绢。逐年两限须足。其除陌十五文。当司仍旧收管。前使夏侯孜具事由申奏。且请依户部论请期限。其咸通五年钱绢。户部已送纳。自六年至八年。其钱绢依前不全送。又积欠三十六万五千五百七十贯文者。伏以所置延资库。初以备边为名。至大中三年。始改今号。若财货不充。则名额虚设。当置之时。所令三司逐分减送当使收管元敕。只有钱数。但令本司减割送库。不定色目。以此因循。渐堕旧制。年月既久。积欠转多。既无计以征收。乃指色以取济。稍称备边名号。得遵元敕指挥。乃割户部除陌八十文内十五文收管。及户部请逐年送库。须且禀从。今既积欠又多。终虑不及期限。臣今酌量。请诸道州府场监院合送户部钱绢内分配。令勒留不合送延资库数目。令本处别为纲运。与户部纲同送上都。直纳延资库。则户部免有逋悬，不至累年积欠。从之。

出纳使

开元二十六年九月。侍御史杨慎矜。充太府出纳使。天宝二年六月。殿中侍御史张瑄。充太府出纳使。四载八月。殿中侍御史杨钊。充司农出纳钱物使。六载三月。杨慎矜改户部侍郎。充两京含嘉仓出纳使。其载。杨钊替充两京含嘉仓出纳使。干元元年。度支郎中第五琦。充两京司农太府出纳使。

礼部尚书

龙朔二年。改为司礼太常伯。咸亨元年复旧。光宅元年。改为春官尚书。神龙元年。复为礼部尚书。

太和七年八月敕。每年试帖经官。以国子监学官充。礼部不得别更奏请。其宏文崇文两馆生斋郎。并依令试经毕。仍差都省郎官两人覆试。

礼部侍郎改复与尚书同。

开元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以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所讼。乃下诏曰。每岁举人。顷年以来。惟考功郎所职。位轻务重。名实不伦。欲尽委长官。又铨选委积。但六官之列。体国是同。况宗伯掌礼。宜主宾荐。自今以后。每年诸色举人及斋郎等简试。并于礼部集。既众务烦杂。仍委侍郎专知。

贞元十五年十月。高郢为礼部侍郎。时应进士举者。多务朋游。以取声名。唯务燕集。罕肄其业。郢性专介。尤疾其风。既领职。拒绝请托。虽同列通熟。无敢言者。志在经义。专考程试。凡三岁掌贡士。进幽独。抑声华。浮滥之风一变。元和九年二月。韦贯之为礼部侍郎。选士皆抑浮华。先行实。由是趋竞息焉。

礼部郎中

隋号仪曹郎。武德初。因隋旧号不改。三年十月。改为礼部郎中。龙朔二年。改为司礼大夫。咸亨三年。复为礼部郎中。光宅元年。改为春官郎中。神龙元年。复为礼部郎中。

礼部员外郎改复与郎中同。

贞元十二年二月。授许孟容礼部员外郎。有公主之子。请补两馆生。孟容举令式不许。主诉于上。命中使问状。孟容执奏。竟不可夺。迁本曹郎中。

元和二年。少府监金忠义。以机巧进。请荫其子为两馆生。礼部员外郎韦贯之上疏论奏曰。工商之子。不当仕。忠义以艺通权幸。不宜污辱朝廷。竟罢去之。

太庙斋郎

开元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敕。斋郎简试。并于礼部集。至二十五年正月七日敕。诸陵庙并宜隶宗正寺。其斋郎遂司封补奏。至天宝十二载五月十一日。陵庙依旧隶太常寺。斋郎遂属礼部。至大历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敕。陵庙宜令宗正寺检校。其斋郎又司封收补闻奏。至贞元三年九月二十六日。礼部尚书萧昕奏。太庙斋郎。准式礼部补。大历三年后。被司封官称管陵庙。便补奏斋郎。亦无格敕文。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每事并归有司。其前件斋郎。合于礼部补奏。敕旨。依。付所司准格式处分。至今礼部员外郎补。

贞元十二年十月。朝廷欲以太学生令于郊庙摄事。将去斋郎。以从省便。太常博士裴堪因奏议曰。严奉宗庙。时享月祭。帝王展孝之重典也。故致斋清宫。设斋郎执事。使夫习肄虔恪。肃恭神人。内尽其敬也。太学置生徒。服勤儒业。宏阐教化。发明德义。用严师以训之。悬美禄以待之。限其课第。考其否臧。外奖其学也。夫如是。斋郎官员。焉可废也。太学生徒。焉可乱也。若虑不素洁。则无以观其敬矣。志不宿着。则无以成其业矣。故提其名而目之。表其从事也。绩其勤而禄之。使其服志也。罢斋郎则失重祭之义。用学生则挠敬业之道。将何以见促数之节。肃敬之容。强立之成。待问之奥。知必不能至矣。况国家有典。崇儒有制。岂以斋郎渎易是病。而思去之。学生冗惰无取。而思役之。诚宜名分有殊。课第自别。使俎豆有楚。弓冶知训。供职有赏勤之利。敦学得乐群之至。礼举旧典。人知向方。庶乎简牍无能代之烦。监寺绝往来之弊矣。将敦要本。在别司存。俾不相参。庶合事体。从之。

元和六年十一月。礼部奏。准今年九月吏部所奏。敕应补太庙斋郎。用荫官并五品已上子。六品常参官子补者。今详节文。所用五品六品荫者。唯许子并不该孙。又节文其应

补太庙斋郎。郊社斋郎。孙用祖荫。子用父荫。即孙之与子。并许收补。恐前后文字。有所差错。今格限已及。须守敕文。其孙用祖五品已上荫者。恐须准旧例收补。敕旨。宜令准格收补。

宝历元年九月。礼部奏。准今年四月制。当司合厘革条流两馆生斋郎资荫年限等。据旧敕。应补两馆生。所用荫第。皆门地清华。勋贤胄裔。近者时有源流或异。支属全疏。罔冒门资。变易昭穆。今请如有此色。自本司磨勘得实。坐其家长。所用荫告身。用本司印印。郎官押署。更不在行用之限。保官具事由。申上中书门下。请诸司官典检。报不实。并请准法科处分。其太庙郊社斋郎。亦并准此处分。若用荫曾经流贬。未复本资。或便身亡。不曾申雪。即用旧荫。切恐非宜。请便驳放。其太庙斋郎。亦准此处分。伏缘两馆生员阙不多。请补者众。今请一家不得用两荫。许隔二年收补。每用荫补人。请明置簿历。具注所补人年名日月。用本司印。郎官押署。至补人数足后。给其告身。不在用限。太庙斋郎。准开元六年九月敕。取五品已上子孙。六品清资常参官子补充。郊社斋郎。用祖荫官阶。并须五品以上。用父荫须六品以上常参官。及两府司录判司。詹事府丞。大理司直。并有五品阶者。所补斋郎。皆用五保。其保请以六品已上清资官充。其一家不得周年保两人。仍不得频年用荫。并请准两馆生例处分。敕旨。依奏。

祠部郎中

隋为祠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龙朔二年。改为司禋大夫。咸亨元年。复为祠部郎中。

祠部员外郎改复与郎中同。

延载元年五月十一日敕。天下僧尼道士。隶祠部。不须属司宾。开元十年正月二十三日。敕祠部。天下寺观田。宜准法据僧尼道士合给数外。一切管收。给贫下欠田丁。其寺观常住田。听以僧尼道士女冠退田充。一百人以上。不得过十顷。五十人已上。不得过七顷。五十人以下。不得过五顷。

二十五年正月七日。道士女道士割隶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检校。

膳部郎中

隋为膳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龙朔二年改为司膳大夫。咸亨元年。复为膳部郎中。

膳部员外郎改复与郎中同。

主客郎中

隋为司蕃郎。皇朝为主客郎中。龙朔二年。改为司蕃大夫。咸亨元年。复为主客郎中。

主客员外郎改复与郎中同。

景龙二年九月三日敕。应差册立诸国使。并须选择汉官。不得差蕃官去。

祠祭使

天宝六载十一月。度支郎中杨钊。充祠祭使。至德三载五月二十四日。中书侍郎王玙。兼知祠祭使。

兵部尚书

龙朔二年。改为司戎太常伯。咸亨元年。复为兵部尚书。光宅元年。改为夏官尚书。神龙元年。复为兵部尚书。天宝十一载二月二十八日。改为武部尚书。至德二载二月五日。复为兵部尚书。

旧制。凡武举。每岁孟冬。亦与计偕。有二科。一曰平试。射长垛三十发。不出第一院。二曰武举。试长垛。骑射。马枪。步射。材貌言语。翘关举重。其勋官五品以下。并三卫报仗。乘君品子。半考已满者。并放选。勋官六品以下者。并应宿卫人。及品子五考已上者。并授散官。余并帖仗。然后授散官也。

开元十七年正月二十日敕。兵部两铨。令史各与一第一人。簿帐共与一人。并准吏部铨史第一人官资注拟。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敕。吏部选人请武选者。宜取强壮身材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堪统领者。其兵部选人。请文选者。宜取材堪治民。工于书判。并无负犯。十二月内定品奏闻。一送以后。并不在却关之限。

广明元年正月敕。入仕之门。兵部最滥。全无根本。颇坏纪纲。近者武官多转入文官。依资除授。宜惩僭幸。以辨品流。今后武官不得辄入文官选改。内司不在此限。

兵部侍郎改复与尚书同。

总章二年四月二日。加一员。以李处绎为之。长寿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又加一员。以侯知一为之。通前三员。长安四年十二月三日。减一员。

长安二年正月十七日敕。天下诸州。宜教武艺。每年准明经进士贡举例送。

开元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敕。所设武举。以求材实。仕进之渐。期为根本。取舍之闲。尤宜审慎。比来所试。但委郎官。品位既卑。焉称其事。自今以后。应武举人等。宜令侍郎专知。

天宝元年十月十三日敕。自今以后。应试选举人。长垛宜以十只箭为限。并入第一院。与两单上。八只入第一院。两只入第二院。与一单上次上。十只不出第三院。与单上。十只不出第四院。与次上。余依例程。

三载闰二月八日敕。习武入官。已经精简。随番更试事颇为烦。其武官。自今已后。因番试及过中书门下。宜停。

建中元年四月十七日。敕兵部阙送吏部武官。自今已后宜停。

贞元十四年九月敕。乡贡武举。并应百只箭。及三十只箭人等。今年宜权停。时谏议大夫田敦。因蒙召对。奏言。兵部武举。每年常数百人。挟持弓矢。出入皇城闲。恐非所宜。上闻而瞿然。故命停之。其实武举者。每岁不过十人。时议恶敦虚辞。辄乱旧章。以图称旨。自是讫于贞元。更不复置。

元和三年五月。兵部奏。伏准贞元十四年九月敕。乡贡举人权停者。伏以取士之方。文武并用。举选之制。国朝旧章。参调者既积资劳。入仕者必先贡举。自经停废。今已十年。别趋幸门。渐绝根本。典彝具在。可举而行。其乡贡举恐须准式却置。敕旨。依奏。

六年八月。中书门下奏。得兵部侍郎许孟容等状。当司准六月二日。减省官员。及厘革三卫等应管京官及外官。共三千三百二十九员。京官七百六员。武官员数不多。俸钱比文官较少。又在中书门下两省。御史台。左右神策。及诸军诸使。挟敕驱使。员阙至少。难议停省。并请仍旧。外官二十六万二十三员。所管诸府。自折冲以下。总无料钱。例多阙乏。空有府额。其镇戍官等。或有任者。不过数员。纵使停减。并无损益。伏请存旧例。六番三卫。都四千九百六十三人。纵使分番当上。配役处多。移牒。勘会。须得详请。续商量闻奏。敕旨。依奏。

其年六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并伤议臣裴度。时淮夷逆命。凶威方炽。王师问罪。未有成功。言事者继上章疏。请罢兵。及是盗贼窃发。人情愈惑。兵部侍郎许孟容。诣中书涕而言曰。昔汉廷有一汲黯耳。奸臣尚为寝谋。今主上英圣。朝廷未有过失。而狂贼敢尔无状。宁谓国有人乎。然转祸为福。此其时也。莫若上闻。起裴中丞为相。令主兵柄。大索贼党。穷其奸源。后数日。度果为相。而下诏行诛。时谓孟容议论。有大臣风采。

太和五年三月。兵部奏。准四年五月起请节文。伏以三卫出入禁署子弟。期于恭恪。近日顽弊。皆非正身。诸司公言纳资。访闻亦不雇召。士庶假荫。混杂缙绅。幸隙一开。奸滥纷入。其资三卫。并请停废。敕旨。宜依。其它厘革三卫事条至多。故不具载。

大中五年十月。中书门下两省奏。应赴兵部武选门官驱使官等。今年新格。令守选二年。得驱使官卢华等状。称各在省驱使。实缘长官辛苦。事力不济。所以假此武官。若废旧格。贫寒不逮。即须渐请停解。公事交见废阙。敕旨。两省御史台人吏。前旧例不选数。许赴集。宜令依旧例放选。

兵部郎中

隋为兵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龙朔二年。改为司戎大夫。咸亨元年。复为兵部郎中。

兵部员外郎改复与郎中同。

本两员。大足元年。更加一员。以赵履温为之。

职方郎中

隋为职方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龙朔二年。改为司城大夫。咸亨元年。复为职方郎中。

职方员外郎改复与郎中同。

建中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请州图每二年一送职方。今改至五年一造送。如州县有创造。及山河改移。即不在五年之限。后复故。

驾部郎中

隋为驾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龙朔中。改司舆大夫。咸亨元年。复为驾部郎中。

驾部员外郎改复与郎中同。

库部郎中

隋为库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龙朔二年。改为司库大夫。咸亨元年。复为库部郎中。

库部员外郎改复与郎中同。

开元十八年十月四日敕。衙内甲仗经行从者。三年一换。不经行从者。四年一换。非理欠损者。勒陪。

刑部尚书

龙朔二年。改为司刑太常伯。咸亨元年。复为刑部尚书。光宅元年。改为秋官尚书。神龙元年。复为刑部尚书。天宝十一载。改为宪部尚书。至德二载。复为刑部尚书。

刑部侍郎改复与尚书同。

垂拱四年四月十一日。加一员。以魏尚德为之。长安四年十二月四日。减一员。

元和十年。以御史中丞裴度。兼刑部侍郎。时度宣慰淮西回。所言军机。多合上旨。故以兼官宠之。自征兵讨淮西。凡十余镇之兵。皆环于申蔡。未立战功。裴度使还。且令与诸朝贤详议。乃入奏曰。臣观诸将。唯李光颜见义能勇。必能立功。果首败贼于时曲。上尤赏之。

宝历元年四月。宣中书。以谏议大夫刘栖楚为刑部侍郎。丞郎宣授。自栖楚始也。

刑部郎中

隋为宪部郎。唐因之。武德三年。改刑部。加中字。龙朔二年。改为司刑大夫。咸亨元年。复为刑部郎中。

刑部员外郎改复与郎中同。

贞元十二年五月。信州刺史姚骥。举奏员外司马卢南史赃犯。鞫按南史准例配得直典一人。每月请纸笔钱一千文。南史以官闲冗无职事。放典令归。纳其纸笔直。前后五年。计赃六十万贯。又云。南史私买铅烧黄丹。是日。令监察御史郑楚相。刑部员外郎裴澥。大理寺评事陈正仪。充三司同往覆按之。将行。并召对于延英。上谓曰。卿等必须详审推按。无令漏罪衔冤。三人将退。澥独留奏曰。臣仔细详览姚骥奏状。只如所按。南史取直典纸笔。计赃六十余万贯文。虽公法有违。既非巨蠹。或可务恕。上曰。此事亦应甚有。但未知烧铅事如何。澥曰。烧铅为黄丹。格令不禁。姚骥所奏。准天宝十载敕。铅铜锡并不许私家买卖贸易。盖防私铸钱。本文亦不言不许烧黄丹。然南史违敕买铅。不得无罪。伏以陛下自登宝位。及天宝大历以来。未曾降三司使至江南。今忽缘此小事。差三司使。损耗州县。亦恐远处闻之。各怀忧惧。臣闻开元中。张九龄为五岭按察使。有录事参军告

其非法。朝廷唯令大理评事往按。近大历中。鄂岳观察使吴仲孺。与转运使判官刘长卿纷竞。仲孺奏长卿犯赃三千万贯。时监察御史苗丕就推。今姚骥所奏。事既无多。臣若堪任此行。即请独往。恐不要令三司尽行。上曰。卿言是也。可召楚相等两人来。及入。并赐坐。上谓曰。朕懵于理道。处事未精。适裴澥所奏。深协事宜。亦不用三人总去。着一人往按问即得。卿可宣付宰臣。

太和五年四月。敕盐铁判官守尚书刑部郎中李石。宜守本官。自今已后。刑部郎中。诸司诸使。更不得奏请充职。

都官郎中

隋为都官郎。置二人。皇朝因之。置一人。武德三年。加中字。龙朔二年。改为司仆大夫。咸亨元年。复为都官郎中。

都官员外郎改复与郎中同。

比部郎中

隋为比部郎。唐因之。武德三年。加中字。龙朔二年。改为司计大夫。咸亨元年。复为比部郎中。

比部员外郎改复与郎中同。

建中元年四月。比部状称。天下诸州及军府赴句帐等格。每日诸色句征。令所由长官录事参军。本判官。据案状子细句会。其一年句获数。及句当名品。申比部。一千里已下。正月到。二千里已下。二月到。余尽三月到尽。省司检勘。续下州知。都至六月内结。数关度支。便入其年支用。旨下之后。限当年十二月三日内纳足者。诸军支使亦准此。又准大历十二年六月十五日敕。诸州府请委当道观察判官一人。每年专按覆讫。准限比部者。自去年以来。诸州多有不到。今请其不到州府。委黜陟使同观察使计会句当。发遣申省。庶皆齐一。法得必行。敕旨。依奏。

贞元八年闰十二月十七日。尚书右丞卢迈奏。伏详比部所句诸州。不更句诸县。唯京兆府河南府。既句府并句县。伏以县司文案。既已申府。府县并句。事恐重烦。其京兆府河南府。请同诸州。不句县案。敕旨。依。

十一年正月制。令比部复旧敕句京兆留府税租。

长庆元年六月。比部奏。准制。诸道年终句帐。宜依承前敕例。如闻近日刺史留州数内。妄有减削。非理破使者。委观察使风闻按举。必重加科贬。以诫削减者。其诸州府。仍请各委录事参军。每年据留州定额钱物数。破使去处。及支使外余剩见在钱物。各具色目。分明造帐。依格限申比部。准常限。每限五月三十日都结奏。旨下之后。更送户部。若违限及隐漏不申。录事参军及本判官。并牒吏部使阙。敕旨。宜从。

太和四年九月。比部奏。准太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赦文。天下州府两税。占留支用有定额。其残欠羡余钱物。并合明立条件。散下诸州府者。伏以德泽宏深。优裕郡国。申明旧敕。晓示新规。使其政有准绳。法无差缪。实天下幸甚。又诸州应有城郭。及公廨屋宇。器械舟车什物等。合建立修理。须创制添换。又当州或属将校所由。有巡检非违。追捕盗

贼。须行赏劝。合给程粮者。又当州或百姓贫穷。纳税不逮。须矜放要添货额者。又当州遇年谷丰熟。要收籴贮。备以防灾歉者。敕旨。宜依。

司部郎中

隋为司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龙朔二年。改司门大夫。咸亨元年。复为郎中。

司部员外郎改复与郎中同。

开元二年闰二月十日。敕诸司进状奏事。并长官封题。仍令本司牒所进衙门。并差一官送进。诸司使奏事。亦准此。除有告谋反大逆者。任自封进。

工部尚书

隋为起部尚书。武德元年。因而不改。三月。改为工部尚书。龙朔二年。改为司平太常伯。咸亨元年。复为工部尚书。光宅元年。改为冬官尚书。神龙元年。复为工部尚书。大历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敕。京城内诸坊市宅舍。辄不得毁拆。有犯闻奏。

十四年六月一日敕。诸坊市邸店楼屋。皆不得起楼阁。临市人家。勒百日内毁拆。至九月二十日。京兆尹严郢奏。坊市邸店旧楼。请不毁。

工部侍郎改复与尚书同。

工部郎中

隋为起部郎。武德三年。改工部郎中。龙朔二年。改司平大夫。咸亨元年。复为工部郎中。

工部员外郎改复与郎中同。

屯田郎中

隋为屯田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龙朔二年。改为屯田大夫。咸亨元年。复为屯田郎中。

屯田员外郎改复与郎中同。

长春宫使

开元八年六月。同州刺史姜师度。兼营田长春宫使。二十年三月。左卫郎将皇甫惟明。摄侍御史。充长春宫使。天宝六载三月。御史中丞王　。兼长春宫使。上元元年六月四日。殿中监李辅国。充长春宫使。宝应元年。殿中监乐子昂。充长春宫使。至大历九年。宋诲除同州刺史。充长春宫使。自后遂令同州刺史充长春宫使也。

开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敕。同蒲绛河东西。并沙苑内。无问新旧注田蒲萑。并宜收入长春宫。仍令长春宫使检校。

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敕。新丰朝邑屯田。令长春宫使检校。朝邑屯田。开元八年十月七日。同州刺史姜师度开置。

虞部郎中

隋为虞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龙朔二年。改司虞大夫。咸亨元年。复为虞部郎中。

虞部员外郎改复与郎中同。

大历十四年八月。虞部奏。准式。山泽之利。公私共之者。比来除长春宫所收。占甚多。望令关内州府审勘顷亩。先均给贫下百姓。据厚薄节给轻税五分之一。征纳讫。市轻货送上都。如所由辄有隐漏。及收管不尽。并请准条科罪。敕旨。依奏。

水部郎中

隋为水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龙朔二年。改司川大夫。咸亨元年。复为水部郎中。

水部员外郎改复与郎中同。

开元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改丹水为怀水。

天宝五载正月七日诏。天下山水。名称或同。义且不经。多因于里谚。事若仍旧。何成于禹别。宜所司各据图籍改定讫闻奏。

十一载五月。潼关口河滩上。有树五株。虽水暴长。亦不漂没。时人谓之女娲墓。是月。因大风。遂失所在。至干元二年六月十八日。虢州刺史王奇光奏。所部阌乡县界女娲墓。天宝十一载。失所在。今月一日夜。河上侧近忽闻雷声。晓见其墓涌出。上有双柳树。下有巨石。其柳各高丈余。

贞元元年十二月九日敕。立春日。前内外两井纳冰。总二千五百段。每段长一尺。厚一尺五寸。宜令府县句当。澄滤净洁供进。

开成五年七月。河南尹奏。皇城内伊洛等四水。伏以伊洛四水。载在典坟。今人所呼。其名甚着。其第三水字。御名同。东周之人。所以请更其名者。臣遂勒所府官司录以下。参议其事。今得司录参军韦琼等状。谨按尚书。周公将营洛邑。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孔安国传云。初卜黎水上。不吉。追卜此二水之闲。吉。伏请改第三水字为吉水者。臣窃以周居洛宅。卜年惟永。今改此水。雅协祥符。谨具如前。敕旨。宜依。

唐会要卷六十

御史台上

御史台

武德初。因隋旧制为御史台。龙朔二年四月四日。改为宪台。咸亨元年十月二十三日。复为御史台。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为左肃政台。专管在京百司。及监军旅。更置右肃政台。其职员一准左台。令按察京城外文武官僚。以中宗英王府材石营之。殿中御史石抱贞

缮造焉。神龙元年二月四日。改为左右御史台。景云三年二月二日。废右台。先天二年九月一日。又置右台。停诸道按察使。其年十月二十五日。又置诸道按察使。废右台。初置两台。每年春秋发使。春曰风俗。秋曰廉察。令地官尚书韦方质为条例。方质删定为四十八条。以察州县。载初以后。奉敕乃巡。每年不出使。郦都故事云。台门北开者。法司主阴。取冬杀之义。或云隋初移都之时。兵部尚书李圆通。兼御史大夫。欲使尚书省便近。故开北门。

苏氏驳曰。此说或近之矣。若取冬杀之义。则东都台门。亦合北开。何故南启。况本置台司。以察冤滥。是有国者好生之德。岂创冬杀之意。以入人罪者乎。

故事。御史台无受词讼之例。有词状在门。御史采有可弹者。即略其姓名。皆云风闻访知。其后御史疾恶公方者少。递相推倚。通状人颇壅滞。至开元十四年。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劾状。遂题告事人名。乖自古风闻之义。至今不改。

苏氏驳曰。御史台正朝廷纲纪。举百司紊失。有弹邪佞之文。无受词讼之例。今则重于此而忘于彼矣。

故事。台中无狱。须留问。寄系于大理寺。至贞观二十二年二月。李干佑为大夫。别置台狱。由是大夫而下。已各自禁人。至开元十四年。崔隐甫为大夫。引故事奏掘去之。以后。恐罪人于大理寺隔街来往。致有漏泄狱情。遂于台中诸院寄禁。至今不改。西台旧东邻宗正寺。后移寺于废右御史台。其寺旧地。并隶台司。故事。其百僚有奸诈隐伏。得专推劾。若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诸司三品以上。则书而进之。并送中书门下。故事。凡天下之人。有称冤而无告者。与三司诘之。三司。御史大夫。中书门下。大事奏裁。小事专达。

开元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敕。御史台宜置主簿录事二人。

贞元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敕。御史台每月别给赃钱二百贯文。充公廨杂费用。

八年正月。御史台奏。伏以台司推事。多是制狱。其中或有准敕。便须处分。要知法理。又缘大理寺刑部断狱。亦皆申报台司。傥或差错。事须详定。比来却令刑部大理寺法直较勘。必恐自相扶会。纵有差失。无由辩明。伏请置法直一员。冀断结之际。事无阙遗。有粮料请取台中诸色钱物量事支给。其功优等。请准刑部大理处分。敕旨。依奏。

九年二月。御史台奏。今后府县诸司公事。有推问未毕。辄挝鼓进状者。请却付本司推问断讫。犹称抑屈。便任诣台司按覆。若实抑屈。所由官录奏推典。量罪决责。如告事人所诉不实。亦准法处分。

元和四年。御史台奏。诸道州府有违法征科者。请委盐铁转运度支巡院察访报台。以凭举奏。从之。

五年二月。御史中丞王播奏。监察御史。旧例在任二十五月。转准具员。不加。今请仍旧。殿中侍御史。旧例在任十三月。转准具员。加至十八月。今请减至十五月。侍御史。旧例在任十月。转准具员。加至十三月。今请减至十月。从之。

十一年九月。御史台奏。御史同制除官。承前以名字高下。为班位先后。或名在前。身在外。及到却在旧人之上。后先有紊。劳逸不均。今请以上日为先后。未上不得计月数。从之。

十二年三月。御史中丞崔植奏。当台新除三院御史。以受旨职事先后立。

十三年十月。御史台奏。请应除御史职事。但据上日为先后。未上日不得计月数者。准其年九月七日敕不逾一个月。不在此限。行立班次。即宜以敕内先后为定。臣伏以御史除官之时。据来处各有远近。若据一月。便为惩创。恐乖旧制。殊未合宜。伏缘台司职事。各有定分。先后次第。不可逾越。若行立班次。既依敕令。公事先后。须系到日。则院长本职。翻然在下。制置错乱。无所遵承。行之累年。转见其弊。伏请自今以后。三院御史职事行立。一切依敕文先后为定。除拜上日。便为月数。须观积效。岂系旬时。如有除官以后。赴职稽慢。量道路远近。则台司别具名闻奏。须议惩责。岂止颠倒职事而已。从之。

长庆元年十一月。御史台奏。应十恶及杀人斗殴。官典犯赃。并伪造计银。劫盗窃盗。及府县推断讫。重论诉人等。皆是奸恶之徒。推鞫之时。尽皆伏罪。临刑之次。即又称冤。每度称冤。皆须重推。与证平常。被其追扰。若无惩革。为弊实深。伏请今后有此色贼。台及府县并外州。但计三度推问。不同人皆有伏款。及三度断结讫。更有论诉。一切不重推问。限其中纵有进状。敕下。如是已经三度结断者。亦请受敕处闻奏执论。如本推官典受贿赂。推断不平。及有冤滥词状。言讫便可立验者。即请以重推。如所告及称冤。推勘又虚。除本犯是死刑外。余罪于本条更加一等。如官典取受有实。亦请本罪更加一等。如所诉冤屈不虚。其经第三度推官典。请于本法外。更加一等贬责。其第三度官典。亦请节级科处。从之。

二年正月。御史中丞牛僧孺奏。诸道节度观察等使。请在台御史充判官。臣伏见贞元二年敕。在中书门下两省供奉官。及尚书御史台见任郎官御史。诸司诸使。并不得奏请任使。仍永为例程。近日诸道奏请。皆不守敕文。臣昨十三日。已于延英面奏。伏蒙允许举前敕。不许更有奏请。制曰。可。时段文昌自宰相出镇庸蜀。奏谏官御史南宫郎三人为僚佐。以某职带台铉。上故可之。不逾年。又奏侍御史王申伯。监察苏景裔。留中不下。中执法举旧章。议者以为当。

三年十一月。御史台奏。伏以台司奏报。并有旧条。昨因左巡奏疏阙。已准敕科罚闻奏讫。臣今检寻条件。本不该详。事须添改。令可遵守。伏请添一节文。应诸司科决人致死。虽不死而事异于常。稍涉非理者。并准前条奏闻。禁城内不在此限。庶得从今已后。免有遗阙。敕旨。依奏。

宝历元年九月。御史台奏。常参官及六品以下分司官。比来淹延。动经累月。今后常参官分司。请敕下后二十日发。其六品以下分司官。请待台牒到发。限外若妄称事故不发。常参官听进止。六品以下官。台司举罚两月俸料。从之。

太和元年十二月御史台奏。伏以京城囚徒。准敕科决者。臣当司准旧例。差御史一人监决。如囚称冤。即收禁闻奏。便令监决御史覆勘者。伏虑监决之时。各怀疑惮。务求省便。难究冤辞。恐至无告屈之人。失陛下好生之治。且台司本定四推。以谳疑狱。六察职事以重。不合分外领推。伏请自今以后。有囚称冤者。监察御史闻奏。敕下后。便配四推。所冀狱无冤滞。事得伦理。从之。

四年九月。御史奏。诸司诸使。及诸州府县。并监院等。公事申牒臣当台。各令遵守时限。并臣当司行牒勘事多缘准敕推勘刑狱。或是远方人事有冤抑。凡于关系。尽须勘逐。事节不精。即虑滞屈。比来行牒。有累月不申兼频牒不报者。遂使刑狱淹恤。惧涉慢官。其间或有须且禁申。动经时月者。若无条约。弊恐转深。臣等今勘责。各得远近程限。及往复日数。限外经十日不报者。其本判官勾官等。各罚三十直。如两度不报者。其本判官勾官。各罚五十直。如三度不报者。其本判官勾官。各罚一百直。如涉情故违敕限者。本判官勾官。牒考功书下考。如经过所由。辄有停滞。其所由官等。节级别举处分。其间如事须转行文牒。诸处追寻。亦须具事由先报。旨。依奏。

九年八月。御史台奏。京兆尹及少尹两县令。合台参官等。旧例。新除大夫中丞。府县官自京兆尹以下。并就台参见。其新除三院御史。并不到台参。亦不于廊下参见。此为阙礼尤甚。伏请自今以后。应三院有新除御史等。并请敕京兆尹及少尹两县令。就廊下参见。冀使禀奉之礼不亏。临制之仪可守。台司令史。及驱使官。并诸色所由。有罪犯须科决等。或有罪犯稍重者。皆是愚人常态。不可一一奏闻。便欲随事科举。又缘台杖稍细。以细杖而止大罪。必恐凶狡不惩。自今以后。如有情故难容。不足上陈圣听者。许臣等据所犯判决杖下数。勒送京兆府。用常行杖科决讫报。冀得戒惧之意稍严。奸欺之心可革。敕旨。依奏。

大中元年四月。御史台奏。伏以御史台临制百司。纠绳不法。若事简则风宪自肃。事烦则纲纪转轻。至如婚田两竞。息利交关。凡所陈论。皆合先陈府县。如属诸军诸使。亦合于本司披论。近日多便诣台论诉。烦亵既甚。为弊颇深。自今已后。伏请应有论理公私债负。及婚田两竞。且令于本司本州府论理。不得即诣台论诉。如有先进状。及接宰相下状送到台司勘。当审知先未经本司论理者。亦且请送本司。如已经本司论理不平。即任经台司论诉。台司推勘冤屈不虚。其本司本州元推官典。并请追赴台推勘。量事情轻重科断。本推官若罪轻。即罚直书下考。稍重。即停任贬降。以此惩责。庶免旷官。臣今月三日。已于延英面奏。令臣将状来。敕旨。依奏。

三年十一月。御史台奏。应三院御史新除授月限。伏以当司官三十余员。朝廷旧例。月限守官。年劳考绩。今监察御史。以二十五月为限。殿中侍御史十八月。侍御史十三月。所主公事。起自出使推劾诸色监。当经历六察。纠绳官司。知左右巡使。监临仓库。四推鞫狱。两弹举事。皆无败阙。方得转迁。承前远地除官。或三月五月。然始到京。所务逗遛。积延时月。年终考课。使系虚月。官事劳苦。并在旧人。侍御史周岁而迁。或到城欲及满岁。监察二年为限。或在外有至半年。致此依违。曾无督责。臣请自今已后。应当司官除新授者。并请以上后系月。仍以上日在后者为新人。不更数虚月。不唯分月直之劳苦。抑亦促远来之道途。又三馆奏。请御史充职等。伏以台司三院御史。职在专临。如系他曹。必有所紊。况推鞫公事。察视百司。无不急急。以副期限。倘或官留此地。志在异衔。固非便宜。实亦乖当。如书府或须奏请。南宫可辍郎官。两馆忽将阙人。北省自有遗补。事理至便。兼不旷官。伏乞圣慈。察臣当司公事系重。特敕中书门下。自此更不许三馆奏取御史充职。兼见有者。亦乞落职放还。敕旨。依奏。

其年十二月。御史台奏。三院令史。准请刑部大理寺例。许七考放选。敕旨。出使及推制狱。减二年劳。余依奏。

四年。御史台奏。应文武常参官。本合朝日。及入合进朝不到。并连请假故。久阙朝参等。臣今月二十一日。延英面奏进止。以班行务在严肃。令臣切加提举者。臣伏见元和元年。御史中丞武元衡奏。止于礼部兵部吏部尚书侍郎郎官等。选举限内。久废朝参。虽

事在奉公。犹奏请厘革。近者以久绝提举。稍涉因循。应文武常参官。多妄请假故。不妨人事。无废宴游。但务便安。有亏诚敬。以至上劳圣念。俾肃朝行。臣参宪司。亲承睿旨。苟或避事。实虞旷官。臣请起自今以后。文武常参官等。除准式假及疾病灼然。为众所知外。有以事故请假者。并望许臣举察录奏。其所陈假牌。请准旧例。每牒不过三日。每月不得再陈牒。如本合朝日。无故一不到。请准常条书罚。再不到。臣请倍罚。频三朝不到。便请具名衔奏。听进止。其进朝入合近例。全合赴班。一不到。准常条已倍书罚。频两朝不到。便请具名衔奏闻。所冀臣僚稍加惕厉。班列得以整齐。敕旨。依奏。

东都留台

旧制。中都留台官。自中丞已下。元额七员。中丞一员。侍御史一员。殿中侍御史二员。监察御史三员。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犯东都。杀留台御史中丞卢奕。奕与留守李 。誓不避死。人吏奔散。奕在台独居。为贼所执。与 同见害。弈临难不苟免。居位。守死。太常谥曰贞烈。

大历十年。以检校驾部郎中兼侍御史何运。出纳使蒋沇。兼为御史中丞。仍东都留台。

十四年七月。以吏部郎中房宗偃。为御史中丞。仍东都留台。充东都畿汝观察处置使。

建中二年六月。以检校秘书少监。永平军节度副使郑叔则。为御史中丞。东都留台。充东都畿汝观察处置使。

贞元十六年十二月。以给事中姚齐梧。为御史中丞。仍东都留台。

元和二年四月。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卢坦。为御史中丞。东都留台。

十三年三月。以权知御史中丞崔元略。为东都留台。自后但以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共主留台之务。而三院御史。亦不尝备焉。

御史大夫

龙朔二年二月四日。改为大司宪。咸亨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复为御史大夫。至今不改。故事。侍御史以下。与大夫抗礼。光宅元年九月。韦思谦除右肃政大夫。遂坐受拜。或以为言。思谦曰。国之班列。自有等差。奈何姑息为事。其后监察又与之抗礼。至开元十八年。有敕申明。隔品致敬。其礼不改。至二十四年六月。李适之为大夫。又坐受拜。其后监察又与之抗礼。至今不改。故事。大夫与监察竞为官政。略无承禀。至开元十四年。崔隐甫为大夫。一切督责之。事无大小。悉令谘决。稍有忤意。列上其罪。前后贬出者过半。群僚惕然。上常谓曰。卿为大夫。深副朕所委也。

会昌二年十二月。检校司徒兼太子太保牛僧孺等奏状。奉十一月二十八日敕中书门下奏。御史大夫。秦为上卿。汉为副相。又汉末复为大司空。与丞相俱为三公。掌邦国刑宪。肃政朝廷。其任至重。品秩殊峻。望准六尚书例。升为正三品。御史中丞为大夫之贰。缘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为宪台之长。今九寺少卿。及秘书少监。以国子监司业。京兆尹。并府寺省监之贰。皆为四品。唯御史中丞官业虽重。品秩未崇。升为正四品下。为大夫之贰。令不隔品。亦与丞郎出入秩同。以重其任。缘关朝廷典制。须行之可久。必得博尽群议。询谋佥同。望令两省御史台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太子太保太常卿参议闻

奏者。伏以前代帝王。建官设位之制。互有沿革。升降废置。盖取于一时所宜。苟得其宜。则为当代之美。臣等伏据六典故事。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等官。历代之制。位不常定。至于刑宪之所倚。则古今之任不殊。今陛下方宏约法之道。俾增崇品秩。同秩丞郎。盖千年一时之盛美也。臣等又据故事。御史大夫总朝廷刑宪。掌邦国纪纲。峻其秩位。亦计所宜。御史中丞。虽官贰大夫。与大夫多不并置。专席既称独坐。隔品岂合迭居。今命秩资升迁。实为允当。臣等参详事理。众议佥同。伏请着于典章。永为定制。敕旨。依奏。

御史中丞

隋以国讳。改中丞为治书侍御史。武德初。因隋旧制不改。贞观二十三年七月三日。避高宗讳。改为御史中丞。龙朔二年二月四日。改为司宪大夫。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改为御史中丞。西台中丞同一厅。至开元二十一年。有制以赋余修百司廨宇。西台中丞裴宽。始以旧监察创置中丞东厅东台。二中丞亦同厅。开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大夫崔琳奏。割秘书省东北地。回改修造。二中丞遂各别厅。开元二十二年三月。置京畿采访处。置使以中丞为之。自是不改。其时。大夫是李尚隐。不充使。以中丞卢奂为之。至永泰元年以后。遂以大夫王翊。崔涣。李涣。崔宁。卢杞等为使。梁华故实。

元和四年七月。御史中丞李夷简奏。京兆尹杨凭。前为江西观察使。赃罪及他不法事。敕副御史台刑部尚书李墉。大理卿赵昌鞫问。贬凭贺州临贺县尉。又追捕凭前江西判官监察御史杨瑗。系在台。命大理少卿胡　。左司员外郎胡证。侍御史韦顗同推。初。夷简自御史出官巡属。凭颇疏纵。不顾接之。夷简常切齿。又凭归朝参。修第永宁里。广蓄妓妾于永乐里。夷简乘众议。举劾前事。及下狱。置对数日。未得其事。夷简持之益急。上闻且贬焉。上即位。以法制临下。夷简首举凭罪。故时议以为宜。然绳之太过。物论又讥其深切矣。

八年二月。僧鉴虚付京兆尹府。决重杖一顿处死。仍籍其财产。鉴虚在贞元中。以讲说为事。敛用货利。交权贵。为奸滥。事发。中外掌权者。更欲摇动之。有诏。初命释其罪。时御史中丞薛存诚。不受诏。翌日。宣旨曰。吾要此僧。面诘其事。非赦之也。存诚又奏曰。鉴虚罪状已具。陛下将召之。请先贬臣。然后可取。上嘉其有守。遂令杖杀之。

其年。洪州监军诬奏信州刺史李位。谋大逆。追赴京师。上敕令付仗内鞫问。御史中丞存诚。一日三表。请付位于御史台。及推按无状。位竟得雪。未几。授存诚给事中。数月。中丞阙。上谓宰相曰。持宪无如存诚。遂复授之。

九年。裴度为御史中丞。奏崔从为侍御史。知杂事。及度作相。奏自代为御史中丞。从正色立朝。弹奏不避权幸。事关台阁。或付仗内者。必抗章疏论列。请归有司。凡所取御史。必先质重勇退者。时论嘉之。

开成元年五月。上御紫宸殿。宰相李固言奏曰。御史中丞李珝在台。虽无甚过。以为人疏易。不称此官。此官乃天下纪纲。有司绳准。苟用人非当。则紊乱典章。上曰。李珝官业。应不甚举然为人岂不长厚耶。固言对曰。臣所奏缘与御史中丞不相宜。人即长厚。难任弹奏。且宪司事亦至难。官要得宜者。

会昌二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诸道诸使。奏兼御史中丞。伏以御史中丞。近升品秩。向外兼摄。亦宜相重。臣等商量。今日已后。诸道节度使。及度支解县榷盐铁副使等。并

须带检校四品官。方得奏请。其正郎以下。不在奏限。诸郡刺史。亦须地望雄重。兵额稍多处。方得兼授。如前任已兼中丞。须再除者。不在此例。从之。

大中三年。以御史中丞魏　。兼户部侍郎。判本司事。　奏曰。御史台纪纲之地。不宜与泉货吏杂处。乞罢中司。专综户部公事。从之。

干符三年二月四日。御史中丞李迢奏。外州府有禁系罪人。关连京百司。请委本州除合抵极法外。疏理讫关奏。从之。

侍御史

四员。长安二年始置。内供奉在正员之外。仍不得过本数。其迁改与正官资望亦齐。旧制。庶仆五分减一。其职有六。奏弹三司。西推。东推。赃赎。理匦。凡三司理匦。则与给事中中书舍人。更直朝堂受表。台中唯有四职。谓知杂公廨。弹事谓之推弹。廨杂今知杂侍御史。多兼省官以为之。

武德四年。李素立为监察御史。丁忧。高祖令所司夺情。授一七品清要官。所司拟雍州司录参军。上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拟秘书郎。上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授侍御史。

贞元六年。窦群入拜侍御史。有人诬告故尚父子仪嬖人张氏宅中有宝玉者。张氏兄弟。又与尚父家子孙相告诉。诏促其狱。群上奏言。张氏以子仪在时分财。子弟不合争夺。然张氏宅与亲仁宅。皆子仪家事。子仪素有大勋。伏望陛下特赦而勿问。使私自退省。上从之。时人称其知大体也。

十二年六月。侍御史窦群奏。常参官假满。惟三品官至王府傅已上。即于正衙参假。其余不在此限。臣伏见诸司官。或位列通班。职居要剧。其左右丞。诸司侍郎。御史中丞。给事中。中书舍人。并是四品五品清要官。不在参假例。或弥旬旷废。皆不上闻。或未满一日。例不举奏。臣今请尚书省四品官。御史台五品官。中书门下五品官。请假。并同三品例参假。旷废必知。勤惰无隐。臣职当弹举。辄陈事宜。敕旨。依奏。

太和三年。华州刺史宇文鼎。户部员外郎卢允中。坐赃。文宗怒。将杀之。侍御史卢宏贞奏曰。鼎为近辅刺史。以赃污闻。死固恒典。但取受之首。罪在允中。监司之责。鼎当连坐。帝然之。减鼎三等。

殿中侍御史

隋末不置。武德五年三月二十二日。置四员。贞观二十二年十二月九日。大夫李干佑。奏增两员。以李文礼张敬一为之。文明元年。又制殿中里行。以杨启王侍征为之。准吏部式。以三员为定额。监仓库本是察院职务。近移入院。第一人监仓。第二人监库。

龙朔三年五月。雍州司户参军韦绚。除殿中侍御史。或以为非迁。中书侍郎上官仪闻而笑曰。此田舍翁议论。殿中侍御史赤墀下供奉。接武夔龙。簉羽鹓鹭。奈何以雍州判佐相比。以为清议。

贞元十年四月敕。准六典。殿中侍御史。凡两京城内。分知左右巡察。其不法之事。谓左降流移。停匿不去。及妖讹宿宵。蒲博盗窃。狱讼冤滥。诸州纲典贸易。赋敛违法。

如此之类。方合奏闻。比者因循。务求细事。既甚烦碎。颇失大猷。宜令自今以后。据六典合举之事。所司有隐蔽者。即具状奏闻。其余常务。不须更闻。

太和元年六月。御史大夫李固言奏。监太仓殿中侍御史一人。监左藏库殿中侍御史一人。台中旧例。取殿中侍御史从上第一人充监大仓使。第二人充监左藏库使。又各领制狱。伏缘推事。皆有程限。所监遂不专精。往往空行文牒。不到仓库。动经累月。莫审盈虚。遂使钱谷之司。狡吏得计。至于出入。多有隐欺。臣今商量。监仓御史。若当出纳之时。所推制狱稍大者。许五日一入仓。如非大狱。许三日入仓。如不是出纳之时。则许一月两入仓检校。其左藏库公事。寻常繁闹。监库御史所推制狱。大者亦许五日一入库。如无大狱。常许一旬内计会。取三日入库句当。庶使当司公事。稍振纲条。钱谷所由。亦知警惧。敕旨。依奏。

监察御史

武德初。因隋旧制。置八员。贞观二年二月九日。御史大夫李干佑。奏加两员。以李义琛韦务静为之。龙朔元年八月。忻州定襄县尉王本立。为监察御史。里行之名始于此。六典又云。里行始于马周。未知孰是。初皆带本官。禄俸于本官请。如未即真。有故停。即以本官赴选。文明元年。自王宾以后。不复更衔本官。且以里行为名。至今不改。天后时。又有台使八人。俸亦于本官请。余并同监察。时人呼为六指。吏部式。监察里行及试。以七员为定额。开元初。又置里行使。无员数。监察御史职知朝堂。正门无籍。非因奏事。不得入至殿庭。在栖凤阁南。望殿中侍御史以从观象门出。若从天降。至开元七年三月。敕并令随仗入阁。西监察院。即今中丞东廨是也。中丞裴宽。因修廨宇。遂移监察院于十道使院置之。旧院遂为中丞廨宇。

杜易简御史台杂注云。监察御史。自永徽以后。多是敕授。虽有吏部注拟。门下过覆。大半不成。至龙朔中。李义府掌选。宠任既崇。始注得御史。李义府败。无吏部注者。员外左右通事舍人等亦然。

苏氏驳曰。员外郎御史。并供奉官。进名敕授。是开元四年六月十九日敕。杜易简着杂注以后。犹四十年为吏曹注拟矣。

兴元二年十月四日敕。监察御史六人。承前所定。皆是从下次。旧例。从下又合出使。若一人出使。兼有故。则六察御史递相移改。今请令监察从上第一人察吏部礼部。第二人察兵部工部。第三人察户部刑部。每年终。议其殿最。

贞元二年五月。御史中丞窦参奏。得监察御史郑襄状。准六典。应郊庙祀祭。皆御史监之。盖职在省其器服。阅其牲牢。有不修敬。则举劾闻奏。主者严荐献。交神明。监者举过缪。纠阙误。所务不同。准式。斋官有故。许通融行事。公事数人。可得通摄。其监察御史。唯有一人。旧例有故便阙者。伏以祀事肃恭。国家大典。苟无纠察。恐亏慎重。却请以后。监察御史誓戒后。有假及改转者。许续差御史。令沐浴洁服往。即冀官次有常。礼物严备。从之。

四年八月。检校司徒兼太子太保李勉薨。至德初。从灵武拜监察御史。属朝廷用武。勋臣背阙而坐。勉举劾不敬。拘之。肃宗特原之。而谓左右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之尊矣。

十一年二月。黔中监察御史崔穆。为部人告赃二十七万贯。及他犯。遣监察御史李直方往黔州覆按。近事。雨晦无对见者。是日雨止。上重至延英。召见直方遣焉。

十九年十二月。监察御史崔薳笞四十。配流崖州。初。建中元年。敕京城诸军诸使。及府县。季终命御史分曹巡按系囚。省其冤滥以闻。近年以北军职在禁密。但移牒而已。御史未尝至。薳在官近。不谙故事。至右神策军云。奉制巡按。军使等以为持有制命。颇惊愕。军中遽奏之。上发怒。故有此命。

元和四年五月。御史台奏。准旧例。监察御史从下第六人。各察尚书省一司。又准兴元元年十月敕。令监察御史从上第一人。察吏部礼部。第二人察兵部工部。第三人察户部刑部。伏以监察第一第二人。已充监察御史及馆驿等使。新人出使外。并无职掌。无以观其能否。今请守旧制。以新人分察。从之。

太和二年。郊庙告祭。差摄三公行事。多以杂品。监察御史柳璟监祭。奏曰。准开元二十三年敕。宗庙大祀。宜差左右丞相。嗣王。特进。少保。少傅。尚书。宾客。御史大夫。又准二十五年敕。太庙五享。差丞相师傅。尚书嗣郡王通摄。余司不在差限。又元和四年。敕太庙告祭摄官。太尉以宰相充。其摄司徒司空。以仆射尚书。师傅充。余司不在差限。比来吏部因循。不守前后敕文。用人稍轻。请自今年冬季。敕吏部准开元元和敕例差官。从之。

八年九月。御史台奏。当司应六察官。伏准元和四年五月二十日敕。监察御史六人。分察尚书省。从下一人察吏部。其次察兵部省。伏以监察在台。职当使役。或有出入推按。例合差遣新人。每因一人奉使。须数员转职。既频移易。使致因循。举察之务。难得精审。今请除监察馆驿两处以次人。便专察吏部。其下便依次转差。所冀察务有常。公事知守。敕旨。依奏。

开成元年正月。中书门下奏。监察太仓左藏库御史。请于新入庶台察中。择精强干用两人。分监仓库。全放朝谒。每月除本官俸钱外。别给见钱三十千。隔日早入。敕旨。依奏。

大中四年九月十六日。御史台奏。准旧例。京兆府准敕科决囚徒。合差监察御史一人到府门监决。御史未至。其囚已至科决处。纵有冤屈。披诉不及。今后请许令御史到府引问。如囚不称冤。然后许行决。其河南府准此。诸州有死囚。仍委长官差官监决。并先引问。从之。

唐会要

唐会要卷六十一

御史台中

馆驿

开元十六年七月十九日敕。巡传驿。宜因御史出使。便令校察。至二十五年五月。监察御史郑审。检校两京馆驿。犹未称使。今驿门前十二辰堆。即审创焉。干元元年三月。

度支郎中第五琦。充诸道馆驿使。大历五年九月。杜济除京兆尹。充本府馆驿使。自后京兆常带使。至建中元年停。大历十四年九月。门下省奏。两京请委御史台。各定知驿使御史一人。往来句当。遂称馆驿使。谨按六典。及御史台记。并杂注。即并不言台中有馆驿使。

贞观十九年。太宗亲征辽。发定州。皇太子奏。请飞驿递表起居。又请递敕垂报。并许之。飞表奏事。自兹始也。

大足元年五月六日敕。诸军节度大使。听将家口八人。副大使六人。万人已上镇军大使四人。副使三人。五千人已上大使三人。副使二人。并给传乘。

长安四年五月二日。乘传人使事闲缓。每日不得过四驿。

景云二年八月四日敕。诸使至京都。经一日已上。即停乘传驿及供给。

开元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敕。专知传驿官。一差定后。年限未终。所由不得辄回改。并别差使。及别报句当。其年七月一日敕。诸道按察使家口。往过宜给传递。

十五年四月十日敕两京都亭驿。应出使人三品已上。及清要官。驿马到日。不得淹留。过时不发。余并令就驿进发。左右巡御史专知访察。

十八年六月十三日敕。如闻比来给传使人。为无传马。还只乘驿。徒押传递。事颇劳烦。自今已后。应乘传者。宜给纸券。

二十三年七月十七日。新除都督刺史。并阙三官州上佐。并给驿发遣。

二十八年六月一日。敕曰。先置陆驿。以通使命。苟无阙事。雅适其宜。如闻江淮河南。兼有水驿。损人费马。甚觉劳烦。且使臣受命。贵赴程期。岂有求安。故为劳扰。其应置水驿。宜并停。

天宝十一载十一月五日。自今诸郡太守谢上表。并附驿递进。

大历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郎官请假拜埽。宜准开元天宝中旧例。给公乘。

其年九月十七日。门下省奏。准公式令。诸给驿马。职事三品。及爵三品已上。若王。四疋。四品已上。及国公。三品五品及爵三品已上。二疋。余官爵各一匹。伏望今后。并约前件马数给券。其从人。每马一匹。许将一人。从之。其月敕节文。两京宜委御史台。各定知驿御史一人。往来句当。诸道委节度观察使。各于本道判官中。定一人。专知差定讫。具名衔闻奏。并牒奏。

建中四年正月十一日。馆驿置五等使料。及人马数。其月。诏商州。度上津路馆置舍。

贞元二年三月。河南尹充河南水陆运使薛　奏。当府馆驿。准永泰元年三月。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第五琦奏。使人缘路。无故不得于馆驿淹留。纵然有事。经三日已上。即于主人安置馆存其供限。如有家口相随。及自须于村店安置。不得令馆驿将什物饭食草料。就等彼供给拟者。伏以承前格敕。非不丁宁。岁月滋深。因循久弊。今往来使客。多是武臣。逾越条流。广求供给。府县少缺。悔吝坐至。属当雕残。实难济办。况都城大路。耗费倍

深。伏乞重降殊恩。申明前敕。绝其侥滥。俾惧章程。庶邮驿获全。职司是守。敕旨。宜付所司。举元敕处分。

其年六月二十二日敕。诸道进奉却回。及准敕发遣官健家口。不合给驿券人等。承前皆给。路次转达。牒令州县给熟食程粮草料。自今以后。宜委门下省检勘。凭据分明。给传牒发遣。切加勘责。勿容逾滥。仍准给券例。每月一度具状闻奏。

其年十二月敕节文。从上都至汴州为大路驿。从上都至荆南为次路驿。知六路驿官。每一周年无败阙。与减一选。仍任累计。次路驿官。二周年无败阙。与减一选。三周年减两选。

八年。门下省奏。邮驿条式。应给纸券。除门下外。诸使诸州。不得给往还券。至所诣州府纳之。别给令还。其常参官府外除授。及分司假宁往来。并给券。从之。

元和四年正月敕。准元和三年诸道滥给券道敕文。总一百二十七道已上者。州府长官宜夺一季俸禄。其本州官曹官及录事参军。付吏部用阙。去任殿一选。

其年。监察御史元稹。劾奏徐州节度使王召。传送故监军使孟升丧柩还京。给券乘驿。仍于邮舍安丧柩。有违典例。

五年正月。考功奏。诸道节度使观察等使。各选清强判官一人。专知邮驿。如一周年无违犯。与上考。如有违越。书下考者。伏以遵守条章。纔为奉职。便与殊考。恐涉太优。今请不违敕文者。书中上考。其违越者。依前书下考。仍请永为例程。敕旨。依奏。

其年四月。御史台奏。御史出使及却回。所在馆驿。逢中使等。旧例。御史到馆驿。已于上厅下了。有中使后到。即就别厅。如有中使先到上厅。御史亦就别厅。因循岁年。积为故实。访闻近日。多不遵守。中使若未谙往例。责欲逾越。御史若不守故事。惧失宪章。喧竞道途。深乖事体。伏请各令遵奉旧例。冀其守分。敕旨。其三品官及中书门下尚书省官。或出衔制命。或入赴阙庭。诸道节度使观察使赴本道。或朝觐。并前节度使观察使追赴阙庭者。亦准此例。先。监察御史元稹。自东台赴阙。至敷水驿。与中使刘士元争厅事。因士元以鞭击元稹之面。稹跣而走。故有是命。

九年四月。自夏州至天德。复置废馆一十一所。以通缓急。时。去年回鹘自部落南过碛。取西城柳谷路讨吐蕃。西城防御使周怀义表至。朝廷大恐。以回鹘声言讨吐蕃。意是入寇。宰臣李吉甫。以为回鹘入寇。且当渐绝和事。不应便来犯边。但须设备。不足为虑。因请置之云。

十一年十二月。门下省奏。事非急切者。不得乘驿马。从之。

十二年十二月。复以中官为馆驿使。六典之制。以监察第二御史主邮驿。元和初。常以中官曹进玉为使。恃恩暴戾。遇四方使多倨。诘之或至捽辱者。内外屡以为言。宰臣李吉甫等论罢之。至是复置。左补阙裴潾上疏曰。伏以馆驿之务。每驿各有专知官主当。又有京兆府观察使刺史。递相监临。台中有御史充馆驿使。专察过阙。伏以近有败事。上闻圣聪。若明示科条。切责官吏。据其过犯。明加贬黜。敢不惕惧。日夜励精。若令宫闱之臣。出参馆驿之务。则内臣外务。职分各殊。切惟塞侵官之源。绝出位之渐。事有不便。

查看更多资料　请上[illegible][illegible]吧

必诫于初。令或乖方。不必在大。当埽静妖氛之日。开太平至治之风。澄本正名。正在今日。疏奏不报。

十三年。库部员外郎李渤。为潞州吊祭使。上言。畿内诸驿马多死。上命以飞龙马数百匹付之。

长庆元年九月。中使二人。充行营粮料馆驿使。左补阙蒋防等。以非故事。恐惊物听。上疏切谏。遂罢之。其月。复置行营粮料馆驿等中使。宰臣切论。给事中封敕。谏官上疏谏止。

其年四月敕。如闻馆驿递马。死损转多。欲令提举吏人。悉又推委中使。驿吏称不见券。则随所索尽供。既无凭据。肯有定数。自今以后。中使乘递。宜将券示驿吏。据券供马。如不见券。及分外索马。辄不得勒供。下后从长乐临皋等驿。准此勘合。如不遵守。要速闻知。仍委所在长官。当时具名衔闻奏。其常参知官出使。及诸道幕府军将等。合乘递者。并须依格式。如有违越。当加科贬。

其年九月。时诏命授行营诸司方略。朝令夕改。驿使相望。京兆尹柳公绰献状诉云。自幽镇兵兴。使命繁并。馆驿贫虚。鞍马多阙。又敕使行传。都无限约。驿吏不得视券牒。随口即供。驿马既尽。遂夺鞍乘。衣冠士庶。惊扰怨嗟。于是降敕。中使传券。素有定数。如闻近日多越券牒。宜令诸司府。据元和十四年四月五日敕。分明晓示。自今已后。如更违越。所在州县。俱当时具名闻奏。

宝历二年二月。凤翔陇州观察使上言。当管缘兴元新回斜谷路。创置驿三所。岐山县南界。置渭阳驿。郿县北界。置过蜀驿。宝鸡县南界。置安途驿。其月。山南西道观察使上言。当道新制斜谷。其中须置馆驿。及创驿右界名者三。甘亭馆请改为悬泉驿。骆驼蔫馆改为武兴驿。阪下馆请改为右界驿。并可之。

太和四年十月。御史台奏。伏准六典故事。外官授命。皆便道之官。盖缘任阙其人。则朝廷切于综理。近日皆显陈私便。不顾京国。越理劳人。逆行县道。或非传置。创设供承。况每道馆驿有数。使料有条。则例常逾。支计失素。使偏州下吏。何以资陪。又准假宁令。官五考。一给拜埽假。今借称幸从便路。愿谒枌榆。则是展墓足以因行。赴官皆由枉道。臣今月五日。已于延英面奏。伏幸圣旨。令将伏承状。乞起今。公私行李。勒依纪律。敢有违越。请委所司论列。敕旨。依奏。

八年八月。门下省奏。常参官私事请假。从来准例。并给券牒。今商量。或缘家事乞假。各申私志。须约公费。自今后。应有此色假官。并任私行。门下省不得给公券。如或事出特恩。不在此限。敕旨。依奏。

开成四年二月。门下奏。常参官寒食拜埽。今月七日。延英面奏进止。令准往例给公券者。臣等谨检旧案。承常参官应为私事请假。外州往来。给券牒。伏准太和八年八月十日敕。厘革应缘私事。并不许给公券。今臣等商量。唯寒食拜埽。着在令式。衔恩乘驿。用表哀荣。虔奉圣旨。重颁新令。其有拜埽不出府界。假内往来者。并不在给券限。敕旨。依奏。

会昌元年二月。御史大夫陈夷行。商量条流奏。所置馆驿。鞍马什物。兼作人多少。及功价资课。每年破用。取何色钱物添修支遣。其驿马数勘。每驿见欠多少。速具分析奏

来者。臣今商量。请准敕先牒诸州府。勘鞍马什物作人功价粮课。并勘每年缘馆驿马占留钱数。诸色破用。及使料粟麦。递马草料。待诸州府报到。续具闻奏。今具检前后敕文。行用相当者。参立新格。逐意条流。除馆驿弊事。

其年三月。门下省奏。准今月六日敕。中使乘券人马数。访闻近日皆守敕文。不敢逾越。施之久远。须令通济。其远近送诸道春衣使。须有大将衣任。量加马一匹。敕旨。令贵必行。理须通济。供奉官缘官傔人多。宜加递马一匹。春衣端午使。例外更加一疋。冬衣使。例外更加两匹。余并准三月六日敕。

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敕节文。江淮两浙。每驿供使水夫价钱。旧例约十五千已来。近日相仍。取索无度。苏常已南无驿。使供四十余千。或界内有四五驿。往来须破四五百千。今后宜依往例。不得数外供破。如有越违。长吏已下书罪。

大中五年七月敕。如闻江淮之间。多有水陆两路。近日乘券牒使命等。或使头陆路。则随从船行。或使头乘舟。则随从登陆。一道券牒。两处祗供。害物扰人。为弊颇甚。自今已后。宜委诸道观察使。及出使郎官御史。并所在巡院。切加觉察。如有此色。即具名奏。当议惩殿。如州县妄有祗候。官吏所由。节级科议。无容贷。

六年二月。汴州观察使崔龟从奏。当管三州水陆官驿。先准敕文条流。水夫具有定制。并不许行转牒供券外剩人。岁月滋深。仍被过客格外干求。剩索人夫。别配粮料。臣今欲条流诸道节度观察使刺史。及诸道监军。别敕判官赴任。及归阙庭。若有家口。及参从人。即量事祗供。其本管迎送军将官健所由。诸色受雇人等。本道既各给程限。兼已受佣直。并请不供。伏恐使客曾得馆驿分外祗供。忽此遭减。必巧言谤讟。上闻圣听。今欲准此厘革。不敢不奏。敕旨。宜依。其诸道亦准此处分。

弹劾

故事。御史弹奏。上坐日曰仗弹。至景云三年已后。皆先进状听进止。许即奏。不许即止。仪凤二年二月十九日敕。凡有弹纠。皆待大理断招后。录入功过。至德元年九月十日诏。御史弹事。自今以后。不须取大夫同置。故事。凡中外百寮之事。应弹劾者。御史言于大夫。大事则方幅奏弹之。小事则署名。干元二年四月六日。敕御史台。所欲弹事。不须先进状。仍服豸冠。所被弹劾。有称雠嫌者。皆冀迁延。以求苟免。但所举当罪。则雠亦无嫌。如宪官不举所职。降资出台。傥涉阿容。乃重贬责。旧制。凡事非大夫中丞所劾。而合弹奏者。则具其事为状。大夫中丞押奏。大事则豸冠。朱衣。纁裳。白纱中单。以弹之。小事常服而已。

贞观十一年。吴王恪好畋猎。损居人田苗。侍御史柳范奏弹之。太宗因谓侍臣曰。权万纪事我儿。不能辅正。其罪合死。范进曰。房元龄事陛下。尚不能谏止畋猎。岂可独罪万纪乎。

永徽元年十月二十四日。中书令褚遂良。抑买中书译语人史诃担宅。监察御史韦仁约劾之。大理丞张山寿断。以遂良当征铜二十斤。少卿张睿册。以为非当。估宜从轻。仁约奏曰。官市依估。私但两和耳。园宅及田。不在市肆。岂用应估。睿册曲凭估买。断为无罪。大理之职。岂可使斯人处之。遂迁遂良及睿册官。

显庆元年八月。中书侍郎李义府。恃宠用事。闻妇人淳于氏有美色。坐事系大理。乃讽大理寺丞毕正义。枉法使出之。将纳为妾。或有密言其状者。上令给事中刘仁轨鞫之。义府恐泄其谋。遂逼正义自缢于狱中。上知而特原义府。侍御史王义方奏。义府擅杀寺官。陛下虽已释放。臣不应更有鞫问。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济。盐梅相承。然后庶绩咸熙。风雨交泰。则知人主不得独是独非。皆由圣旨。昔唐尧至圣。失之于四凶。汉祖深仁。失之于陈豨。光武聪明宽恕。失之于庞萌。魏武勇略英雄。失之于张邈。此并英雄之主。莫不失之于前。得之于后。陛下继圣。抚育万方。蛮陬夷落。犹惧刑网。辇毂咫尺。奸臣肆虐。杀六品寺丞。足使忠臣抗愤。义士扼腕。纵正义自取绞缢。此事弥不可容。使是畏义府之权势。能杀身以灭口。则此生杀之威。上非主出。赏罚之柄。下移奸佞。臣恐履霜坚冰。积小成大。请乞重勘。审正义致死之由。雪冤气于幽泉。诛奸臣于白日。对仗叱义府令下。义府顾望不退。义方三叱。上既无言。义府趋出。义方乃读弹文曰。义府善柔成性。佞媚为姿。昔事马周。分桃见宠。后交刘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长其光价。因缘际会。遂阶通达。不能尽忠端节。对扬王休。策蹇励驽。祗承皇眷。而反凭附城社。蔽亏日月。请托公行。交游群小。贪冶容之姣好。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泄其阴谋。殒无辜之正义。虽挟山超海之力。望此犹轻。回天转日之威。方斯更劣。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风戒节。玉露启寒。霜简与秋典共清。忠臣将鹰鹯并击。碎首玉阶。庶明臣节。请付法推。以申典宪。

龙朔二年三月。铁勒道行军大总管郑仁泰。薛仁贵。杀降九十余万。更就碛北讨其余众。遇大雪。兵士粮尽。冻饿死者十八九。御史大夫杨德裔劾奏曰。谨按仁泰。猥以非才。谬荷拔擢。拥旌瀚海。问罪天山。理应虔奉庙算。恭行天罚。而褊心无谋。短怀愎谏。乃肆凶残。恣行杀戮。向若大军初到。明谕天旨。抚纳前降。招来后服。则铁勒反善。不日斯平。仁泰素阙远图。莫晓机事。师徒无纪。军令不明。遂使稽颡屈膝者。被涂炭之诛。惧死怀生者。因成绝漠之计。加以沙塞绵邈。风雪严凝。不量士马疲　。不度粮食多少。乃令班师。冻馁征夫。殒毙士马。骸胔委积。刳剔纵横。暴骨交衢。下实泉壤。深可悼恤。成规失守。明罚所诛。自圣朝削平天下以来。未有如仁泰此行。损威挫锐之甚。仁贵贪残有素。平允乖方。纵矜所得。不补所丧。岂可并资诬罔。不置准绳。抚悼存亡。理宜惩肃。其仁泰等故杀降人。饿杀兵士。并请付法。以申典宪。

万岁通天五年五月。监察御史纪履忠。劾奏御史中丞来俊臣。犯状有五焉。一专擅国权。二谋害良善。三赃贿贪浊。四失义背礼。五淫昏狼戾。论兹五罪。合至万死。请下狱治罪。

大足元年。张易之纵恣益横。常私引相士李宏泰占吉凶。言涉不顺。御史中丞宋璟。请穷究其状。则天曰。易之等已自上闻。璟曰。谋反大逆。无容首免。易之等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祸从。义激于心。虽死不恨。则天不悦。内史姚　恐忤旨。遽宣敕令出。璟曰。天颜咫尺。亲奉德音。不烦宰相。擅宣王命。则天意解。乃收易之等就台。俄有敕特原之。仍令易之等就璟宅谢罪。璟拒而不见曰。公事当公言之。若私见。法无私也。

长安四年三月。监察御史萧至忠。弹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苏味道赃污。贬官。御史大夫李承嘉。尝召诸御史责之曰。近日弹事。不谘大夫。礼乎。众不敢对。至忠进曰。故事。台中无长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各弹事。不相关白。若先白大夫。而许弹则可。如不许弹。则如之何。大夫不知曰谁也。承嘉默然。而惮其刚直。

神龙三年。吏部尚书苏瑰。按问郑普恩。其妻有宠于韦庶人。特敕令对御辨析。上屡抑瑰而理普恩。侍御史范献忠。历阶而前曰。臣请先罪苏瑰。上问其故。忠曰。苏瑰国之

大臣。荷荣贵久矣。不能斩逆贼而后奏闻。今使眩惑天聪。摇动刑柄。而普恩反状昭露。陛下曲为申理。此则王者不死。今圣躬万福。岂有剩天子耶。臣请先死。终不能事普恩。上意乃解。狱遂定。

其年。监察御史魏传弓。劾奏内常侍辅信义纵暴。窦怀贞曰。辅常侍深为安乐公主所信任。权势甚高。常成祸福。何得辄有纠弹。传弓曰。今王纲渐坏。君子道消。正由此辈擅权耳。若得今日杀之。明日受诛无所恨。

景龙元年九月十二日。又劾奏银青光禄大夫西明寺主惠范。奸赃四十万。请置于极法。上召之。有宽惠范之色。传弓进曰。刑赏者。国家大事。陛下赏已妄加。岂宜刑所不及。削惠范官。放归于第。

景龙二年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廷筠奏称。律令格式。悬之象魏。奉而行之。事无不理。比见诸司僚采。不能遵守章程。事无大小。皆悉奏闻。臣闻为君者任臣。为臣者奉法。故云。汝为君目。将司明也。则知万机务综。不可遍览也。所以设官分职。委任责成。百工惟时。以成垂拱之化。比者修一水 。或伐一枯木。并皆上闻旒扆。取断宸衷。岂代天理物。至公之道也。自今以后。若缘军国大事。及牒式无文者。任奏取进止。自余据章程合行者。各令准法处分。其故生疑滞。致有稽失者。望令准御史随事纠弹。上从之。

三年二月九日。娑葛入寇。监察御史崔琬。劾奏兵部尚书宗楚客。侍中纪处讷。曰。立性险诐。志越溪壑。幸以遭逢圣主。累忝殊荣。承恺悌之恩。居弼谐之地。不能克意砥砺。忧国如家。遂乃潜通猃狁。纳货取资。公引顽凶。受赂无限。且境外之交。情状难测。今娑葛反叛。边鄙不宁。由此贼臣。取怨中国。臣忝直指。义在触邪。请黜巨蠹。用答大造。并请收禁。差三司追鞫。

其年五月。李尚隐与监察御史李怀让。同奏吏部侍郎崔湜郑愔。有所挟附。赃污狼籍。诏监察御史裴漼按其事。时安乐公主用事。讽漼宽之。漼遂对仗重弹奏。愔竟从贬削。一说靳常所劾。恐非。

开元二年。崔日知为京兆尹。贪暴犯法。御史大夫李杰纠劾之。反为日知所构。侍御史杨玚廷奏曰。弹劾之举。若遭恐胁。以成奸人之谋。御史台固可废却。上以其言切直。遽令杰依旧视事。贬日知为黟县丞。

其年三月。殿中御史郭震。劾刑部尚书赵彦昭。太子宾客韦嗣立。青州刺史韦安石。曰。彦昭以女巫赵五娘左道乱常。托为诸姑。潜相援引。既因提挈。遂践台阶。或驱车造门。着妇人之服。或携妻就谒。申犹子之情。同恶相济。一至于此。又张易之兄弟。势倾朝野。嗣立此际。结为舅甥。神龙之初。已合诛死。天网疏漏。腰领误全。与安石托附阿韦。编诸属籍。中宗晏驾。削太上皇辅政之制。定阿韦临朝之策。比时朝野危惧。人臣怨愤。臣虽才识妄庸。忝司清宪。熟见奸僻。敢不纠弹。彦昭并请法处分。于是并罢官。

建中元年三月。监察御史张着冠豸冠。弹京兆尹兼御史中丞严郢于紫宸殿。以郢奉诏浚陵阳渠。匿诏不时行。故使奔蹙。以归怨于上。上即位。初。侍御史朱敖请复旧制。置朱衣豸冠于内廊。有犯者。御史服以弹。又令御史得专弹劾。不复关白于中丞大夫。至是着首行之。乃削郢御史中丞。着特赐鱼袋。自是日悬衣冠于宣政之左廊。然着希杨炎之意弹郢。人颇不直之。

贞元元年三月。宰相召谏官御史宣谕上旨曰。自今上封弹劾。宜入自陈论。不得群署章奏。若涉朋党。初。京兆尹李齐运。以公事诟万年县丞源邃。令左右抑捽不已。邃竟死于廷。京师不直。其妻郑氏。告冤不已。崔纵执奏如初。御史中丞张或继论。御史连章弹齐运。齐运乃奏云。臣孤立为朋党所挤。故命宰臣宣谕焉。

元年正月。侍御史殷永免官。初。奉诚军节度使康日知。朝觐失仪。为御史弹奏。诏舍之。因敕御史。有节将始至。朝礼小失。勿劾。及是邠宁节度使张献甫入阁。失仪。永廷劾之。献甫素服待罪阙下。召见慰谕。以永忘其前命。故免。

元和三年三月。御史中丞卢坦。举奏前山南西道节度使柳晟。授任方隅。所寄尤重。至于敕令。首合遵行。一昨归朝。固违明旨。复修贡献。有紊典章。伏请付法。又奏前浙东观察使阎济美。到城之时。亦有进献。当时勘责。称离越州后。方见赦书。道路已遥。付纳无处者。既经鸿霈。须为商量。已书罚讫。伏准今年正月赦文。自今已后。诸道长史。有赴阙廷者。并不得取本道钱物。妄称进奉。柳晟等既违新令。不敢不奏。初。坦既奏举晟济美。二人皆待罪于朝堂。上召坦对。褒慰久之。曰。晟等所献。皆以家财。朕已许原。不可失信。坦奏曰。赦令天下之大信也。天下皆知之。今二臣违令。是不畏法。陛下奈何以小信而失天下大信乎。上曰。朕已受之。如何。坦曰。归之有司。不入内藏。使四方知之。以昭圣德。上称善其言。

十五年三月。御史中丞崔直奏云。元和十二年。御史台奏请。知弹侍御史被弹。即请向下人承次监奏。或有不到。即殿中侍御史于侍御史下立。以备其阙。臣伏以朝官入阁失仪。知弹侍御史合弹奏错失。向下侍御史及中丞大夫。递相弹奏。事后入本班。候监奏出阁。然后合侍御史待罪。此乃殿廷旧制。于事为宜。今若移一殿中放弹御史之下。以防向上失错。或殿中自错。则拟更立何人向下。监奏系于瞬息。只合知弹侍御史便了。不必别差殿中。既乖故实。终虑驳杂。伏请自今已后。却依阁内故事。纵知弹侍御史自有错失。不被弹奏。候班退监奏毕。然出待罪。冀从易便。永可遵行。奏可。

长庆四年六月。侍御史温造。于阁内奏弹左金吾大将军李佑。近违敕罢吏。请进马以论。佑趋出待罪。宣敕放之。

太和二年。义成军节度使李听。为魏博所败。丧师过半。御史中丞温造。殿中侍御史崔蠡弹之曰。赏罚不立。无以示天下。李听按甲迁延。逗挠军政。以致狼狈就道。自图苟免。伏请付法司论罪。上特原之。

七年九月。侍御史李款阁内弹奏前邠州行军司马郑注曰。内通敕使。外连朝官。两地往来。卜射财货。昼伏夜动。干窃化权。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请付法司。奏未报。款连上十余疏。由是授注通王府司马。

九年六月。御史大夫李固言奏。知弹侍御史。自京城百司。及天下诸州府等公事。应关文法者。皆先申台司。旧例配知弹侍御史一人。专掌其事。至朝日入阁。又对仗弹奏中外臣僚不如法者。事最繁重。又须详精。一人当之。实恐不逮。臣商量。请知弹御史一人。专掌京城百司公事。皆弹侍御史一人。分掌诸州府之事。庶使官业各修。无所遗阙。从之。

唐会要卷六十二

御史台下

谏诤

长安四年十一月。敕于登莱州置监牧。和市牛羊。右肃政台监察御史张廷珪谏曰。窃见国家于河北和市牛羊。及荆益等州市奴婢。拟于登莱等州置监牧。此必有人为国用不足。或将见陶朱公孙宏卜式之事。而为陛下陈其策耳。臣愚以为龌龊小算。有损无益。为盛明天子行于世也何以明之。彼三人者。实为匹夫。藉空虚之地。罄勤苦之功。畜牧积岁。增致千金。苟以一家言之。其计得也。今圣朝疆域四海。臣妾万方。天覆地载。莫非所有。而必取于人。从牧于国。何示人之不广。而近树私也。况和市递送。所在骚然。公私烦费。不可胜计。今河南牛疫处。十不存二。家家保之。岂愿辄卖。今虽和市。甚于抑夺。顷者。诸州虽定估价。既缘并市。则虽平准。加以简择。事须贿求。侵克之端。从此而出。牛羊踊贵。必倍于常。百姓私赔。即破家产。虽官得一牛一羊。百姓已失两牛两羊价矣。此则有损无利也。又闻君之所恃者人。人之所恃者食。食之所资者耕。耕之所恃者牛。失牛则废耕。废耕则去食。去食则人无以生。人无以生。君将何恃。然则牛者。君国字人之本。岂有无故而取之哉。假令畜牧能遂繁。三数岁间。亿万可致。陛下岂可鬻之于中土。剖割其命为资乎。牛之为损则如彼。羊之无益又如此。伏愿特加审慎。详图赖益。诸有所和市及新置监牧等。倘回圣虑。即日停绝。天下苍生。不胜幸甚。其后数日。御史中丞卢怀慎上表曰。臣奉使幽州推事。途经卫相等州。知河北和市。莱州监牧牛。臣闻官人百姓。当土牛少。市数又多。官估已屈于时价。众户又私相赔帖。既印之后。却付本主养饲。春暮草青。方送牧所。竟无蠲折。侵削实深。且民惟邦本。食乃民天。牛之不存。民将安寄。河北百姓。尤少牛犊。贱市抑养。夺取无异。聚农户之耕牛。冀收孳课。夺居人之沃壤。将为牧场。益国利民。未见其可。所和市牛。臣望总停。为计之上。

神龙二年。京兆韦月将上书。讼皇后为乱。中宗大怒。令扑杀之。御史中丞宋璟执奏。请按而后刑。中宗怒甚。谓璟曰。朕以为斩讫。何故缓之。璟曰。韦言中宫为乱于武三思。陛下不加勘问。直言斩论事者。臣恐朝野有窃议者。中宗转怒。璟曰。请先斩臣。不然。臣不敢奉诏。上意少解。遂配流。三年八月。节愍太子诛武三思之后。安乐公主及宗楚客兄弟。并冉祖雍李　等。共诬构安国相王。镇国太平公主。与太子连谋举兵。请收制狱。上召御史中丞萧至忠。令鞫之。至忠泣而奏曰。陛下富有四海。贵为天子。岂不容一弟一妹。忍受人罗织。宗社存亡。实在于此。臣愚窃为陛下不取。汉书云。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兼容。愿陛下详察此言。初。则天欲立相王。累日不食。请迎陛下。固让之诚。天下传说。足明冉祖雍等所奏。咸是虚构。上深纳之。遂停鞫问。其时。左补阙吴兢上表曰。臣闻道路窃议云。宗楚客纪处纳等。诬构安国相王。以为连谋于庶人重俊。将请下制狱。臣既参职谏曹。安敢不奏。且安国相王。实陛下同气。六合至广。亲莫加焉。今贼臣等共加罗织。此祸乱之渐。不可不察。又王之仁孝。幽明共知。顷遭荼毒。哀毁过度。以陛下为性命。亦陛下之手足。既孝于父母。而恶于兄弟者。未之有也。若信任谗邪。置之于法。必伤陛下之恩。失天下之望。所谓芟刈股肱。独任　臆。方涉江汉。弃其舟楫。可为寒心。可为恸哭。自昔剪伐枝干。假权异族者。未有不丧其宗社也。何以明之。秦任赵高。卒致倾覆。汉委王莽。遂成篡逆。晋家以自相鱼肉。寰瀛鼎沸。隋室以猜忌子弟。海内尘飞。验之覆车。安可重迹。自陛下登极。于今四稔。一子以弄兵被诛。一子以愆失远任。唯此一弟。朝夕左右。斗粟尺布之刺。可不慎乎。

景云二年。监察御史韩琬陈时政上疏曰。臣敢以耳目所闻见而陈之。伏愿少留意省察。臣窃闻永淳之初。尹元任岐州雍县。令界内妇人修路。御史弹免之。顷年妇人夫役。修平道途。盖其常也。调露之际。刘宪任怀州河内县尉。父思立在京身亡。选人有通索关者。于时选司。以名教所不容。顷者以为见机俊人矣。顷年国家和市。所由以克剥为公。虽以和市为名。而实抑夺其价。殊不知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矣。往年两京与天下州县。学生佐

史。里正坊正。每一员缺。先拟者辄十人。顷年差人以充。犹致亡逸。往年选司从容安闲。而以礼敬待。顷年选司。无复曩时引接。但仇敌估道耳。往年勋官交替者。必储畜什物以待之。顷年替人。必喧竞为隙。手执省符。纷然不已。往年召募之徒。人百其勇。争以自效。顷年差点勒遣。逃亡相继。若此者。臣粗言之。不可胜数。夫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称其人。须人不虚位。除此之外。使其耕桑。任其商贾。何为引令入仕。废其本业。臣愚以为国家开仕进之门广矣。皆弃农职工商。而争趋之。当今一夫耕而供数百人食。一妇蚕而供数百人衣。遂使公私皆无储蓄矣。若不厘革其弊。必令致政令风化。年年不等也。

开元二年十二月。岭南市舶司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监选司殿中侍御史柳泽上书谏曰。臣闻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知见欲而心乱必矣。臣窃见庆立等。雕镌诡物。置造奇器。用浮巧为真玩。以诡怪为异宝。乃理国之所巨蠹。明王之所严罚。紊乱圣谋。汨斁彝典。昔露台无费。明君尚或不忍。象箸非多。忠臣犹且愤叹。王制曰。作异服奇器。以疑众者杀。月令曰。无作淫巧。以荡上心。巧谓奇伎怪好也。荡谓惑乱情欲也。今庆立等皆欲求媚圣意。摇荡上心。若陛下信而使之。是宣奢淫于天下。必若庆立矫而为之。是禁典之无赦也。陛下即位日近。万邦作孚。固宜昭宣菲薄。广教节俭。则万方幸甚。

元和十五年二月。监察御史杨虞卿。以上频行幸盘游。上疏谏曰。臣闻鸢鸟遭害。则仁鸟逝。诽谤不诛。则良言进。况诏旨勉谕。许陈愚诚。故臣不敢避死。窃闻尧舜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闻以位为乐也。况北敌犹梗。西戎未宾。两河之疮痍未平。五岭之妖氛未解。生人之疾苦尽在。朝廷之制度未修。边储屡空。国用犹缺。固未可以高枕无虞也。陛下初御宇宙。有忧天下之志。宜日延辅臣公卿。百寮执事。垂旒而问。造膝以求。四方内外。有所观焉。今自听政以来。六十日矣。八开延英。独三数大臣仰奉龙颜。其余侍从待诏之臣。偕入而齐出。何足以闻政事哉。谏臣盈廷。忠言未闻于圣听。臣实羞之。盖由主恩尚疏。而众正之路未启也。公卿大臣。宜朝夕见天子论道。赐与从容。则君臣之情相接。而理道备闻矣。方今自宰相以下四五人。时得顷刻侍座。故天威不远。鞠躬陨越。随旨上下。无能往来。此由君太尊。臣太卑故也。自公卿以下。虽历践清地。曾未祗奉天睠。以承下问。郁塞正路。偷安幸生。况陛下神圣如五帝。其臣莫能望清光。所宜周遍顾问。惠其颜色。使支体相辅。君臣愈明。陛下求理于公卿。公卿求理于臣辈。自上下孜孜相问。使进忠若趋利。论政若诉冤。如此而不闻过失。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自古帝王。居安虑危之心不相及。故不得皆为圣帝明王。小臣疏贱。岂宜及此。独不忍冒荣偷禄。以负圣朝。伏惟陛下深怜之。上令中使宣付宰臣云。虞卿所上疏。切直可奖。后宰臣令狐楚萧俛段文昌延英奏事。因以纳谏为贺。

推事

显庆五年正月。监察御史袁异式。受宰臣李义府密旨。推青州刺史刘仁轨。有所凌辱过甚。及为侍御史。而仁轨入为大司宪。式心不自安。后因酺仓起言之。刘公谓侍御曰。彼人对某卧而无礼。自是往事。某不介怀。式拜谢之。

龙朔二年十月。秦令言新除监察御史。推雒州长史许力士子犯法。使还将奏。诸御史谓曰。未经奏事。宜习之。笑曰。由来所便。问作手状。又都不晓。及奏不称臣。上问力士知否。对曰。许长史不知。上曰。对朕犹唤许长史。岂能推事。令法官重推。令言免官。

垂拱元年四月。监察御史苏　。按韩鲁诸王狱。　奏据状无征。则天召见诘问。　执奏不回。则天不悦曰。卿大雅之士。当别有驱使。此狱不假卿也。遂令　于河西监军。

长安三年九月八日。魏元忠为张易之所构。配流岭表。太子仆射崔贞慎。东宫率府独孤祎等。送至郊外。易之大怒。复使人诬告。则天令监察御史马怀素推问。续使中使促迫。讽令构成其事。怀素执正不受命。则天怒。怀素奏曰。元忠犯罪配流。贞慎等以亲故相送。诚为可责。若以为谋反。臣岂诬罔神明。昔彭越以反伏诛。栾布犹奏事。哭于其尸下。汉朝不坐。况元忠罪非彭越。陛下岂加追送之罪。则天意解。由是获免。

天宝四载十二月十六日敕。东西两推。及左右巡使。皆台司重务。比来转差新人。数有改易。既不经久。颇紊章程。宜简择的然公正精练者。令始末专知。不得辄替换。若无缺失。至改转时迟速间。以为褒贬。

兴元元年十月四日敕。知东推西推侍御史各一人。台司以推鞫为重务。请令第一殿中同知东推。第二殿中同知西推。仍分日受事。一人有故。同推便知。先所置推官二员。请停。

建中三年九月。御史台奏。其推知御史差使改移。其两推即须改入。旧例合有推官。今请置两员。与本推御史同推。御史纵有改移。不失根本。若非职掌见任官。手力外。请给十年充粮料等。取赃赎钱。敕旨。依奏。

元和五年四月。命监察御史杨宁。往东都按大将令狐运事。时杜亚为东都留守。素恶运。会盗发洛城之北。运适与其部下畋于北邙。亚意为盗。遂执讯之。逮系者四十余人。宁既按其事。亚以为不直。密表陈之。宁遂得罪。亚将逞其宿怒。且以得贼为功。上表指明运为盗之状。上信而不疑。宰臣以狱大宜审。奏请覆之。命侍御史李元素就覆焉。亚迎路以狱成告。元素验之五日。尽释其囚以还。亚大惊且怒。亲追送马上责之。元素不答。亚遂上疏。又论元素。元素还奏言未毕。上怒曰。出俟命。元素曰。臣未尽词。上又曰。且去。元素复奏曰。臣一出。不复得见陛下。乞容尽词。上意稍缓。元素尽言运冤状明白。上乃悟曰。非卿孰能辨之。后数月。竟得真贼。元素由是为时器重。累迁给事中。每美官缺。必指元素焉。

八年九日。御史中丞薛存诚奏。当司应受事推勘等。台中旧例。及兴元元年十月四日。御史大夫崔纵重奏。取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各二人。共成四推。犹以东西推为名。又各分京城诸司。及道州府。为东西之限。只日则台院受事。双日则殿院受事。其中一人有故。则同推便知者。伏以所分诸司。及府州为限。已定。事若并至。无例均分。剧者则推鞫难精。闲者则吏能莫试。今请不以东西为限。亦不以取只日双日受事。但请依旧请四推御史。令轮环受事。周而复始。如此则才用俱展。劳逸必均。其余应缘推事。须有约勒。若一一闻奏。虑烦圣听。敕下后。请随事条流。敕旨。依奏。

太和二年闰三月。中书门下奏。御史台推事。纵有特宣。亦须正敕。应朝官犯罪。准狱官令。先奏后推。格式具存。合共遵守。臣等请便提举。敕旨。依奏。

四年八月。御史中丞魏　奏。诸道州府百姓。诣台奏事。多差御史推劾。臣恐烦劳州县。先请差度支户部盐铁院官带宪衔者推勘。又各得三司使申。称院官人数不多。例专掌院务课绩。今诸道观察使幕中判官。少不下五六人。请于其中带宪衔者。委令推劾。如累推有劳。能雪冤滞。若御史台缺官。便令闻奏。从之。

出使

查阅更多资料　请点来看吧

贞观四年。监察御史王凝。使至益州。刺史高士廉勋戚自重。从众僚候之升仙亭。凝不为礼。呵却之。士廉甚耻恚。至五年。入为吏部尚书。会凝赴选。因出为苏湖令。

十七年。监察御史汲师。巡狱至长安。县令李干佑不知御史至。巡讫。将上马。干佑始来。师顾见。不言而去。干佑深憾之。二十年四月。干佑除御史中丞。遂出为新乐令。

显庆三年七月。监察御史胡元范使越巂。至益州。驸马都尉乔师望为长史。出迎之。先是。敕断迎使臣。师望托言他行。元范引却。不与相见。师望又忿憾。按辔专道。徐反驻后尘。及元范按劾其枉僭事。师望素与许敬宗善。先驿奏之。元范及回。免官。

麟德二年十月。征刘仁轨。次于莱。舍于驿西厅。夜已久。有御史至。驿人白曰。西厅少佳。有使止矣。曰谁。曰。带方州刺史。御史令移却。仁轨遽就东厅。既至。拜宪大夫。其御史愧不自安。他日。谓侍御曰。诸公出使。当须振举冤滞。发明耳目。兴行礼义。无为烦扰州县。而自重其权。指行中曰。只如某侍御。夜到驿中西厅。所校几何。苦死遣移。乃就东厅。岂忠恕之事耶。愿诸公勿为也。诸御史莫不翕然自诫。

干封二年二月。韦思谦除侍御史。与公卿相见。未常行拜礼。或勉之。约曰。雕鹗鹰鹯。岂众禽之偶。奈何设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故当特立。乃曰。御史衔命出使。不能动摇山岳。震慑州县。诚旷职耳。

开元五年。监察御史杜暹。往碛西覆屯。会郭虔瓘与史献等不协。更相执奏。诏暹按其事实。史献以金遗。暹固辞。左右曰。公远使绝域。不可失蕃人情。暹不得已。受之。埋于幕下。既去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

十二年四月六日敕。御史出使。非充按察覆囚。不得辄差判官。其出使日。皆于侧门进状。取处分。

十三年三月十三日敕。御史出使。举正不法。身苟不正。焉能正人。如闻州县祇迎相望。道路牧宰祇候。僮仆不若。作此威福。其如礼何。今后申明格式。不得更示威权。

大历十四年六月敕。郎官御史充使。绝本司务者。改与检校及内供奉里行。

元和四年。监察御史元稹出使东蜀。劾奏故节度使严砺。违制擅赋。砺虽死。其属郡七州刺史。皆坐责罚。

六年九月。以前湖南观察使李众为恩王傅。初。众举按属内刺史崔简罪。御史卢则就鞫得实。使还。而众以货遗所推令史。至京。有告者。令史决流。卢则停官。故众亦坐焉。

七年闰七月敕。前后累降制敕。应诸道违法征科。及刑政冤滥。皆委出使郎官御史。访察闻奏。虽有此文。未尝举职。外地生人之劳。朝廷莫得尽知。今后应出使郎官御史。所历州县。其长吏政俗。闾阎疾苦。水旱灾伤。并一一条录奏闻。郎官宜委左右丞句当。并限朝见后五日内闻奏。并申中书门下。如所奏不实。必议惩责。

知班

贞观六年八月。唐临为殿中侍御史。大夫韦待价责临以朝列不整。临曰。此亦小事。不足介意。请今日已后为之。明日。江夏王道宗。共大夫离立私谈。临趋进曰。王乱班。

道宗曰。共大夫语。何至于是。临曰。大夫亦乱班。韦失色而退。

显庆四年。侍御史张由古知班。凡乱班多是尚书郎。由古每唱言。员外郎小儿难共语。唤引驾鼻衡上行。朝士侧目鄙之。

大足元年。王无竞为殿中侍御史。正班于阁门外。宰相团立于班北。无竞前曰。去上不远。公虽大臣。自须肃敬。以笏挥之。请齐班。当时朝议。是非参半。

景龙二年。左台御史崔莅。弹班不肃。上表曰。臣闻叔孙通睹汉朝仪多阙。尊卑失序。所以分别上下。申明礼仪。于是群臣知天子之至尊。高祖知皇帝之为贵。此皆由班秩不忒。威仪容止不差。是故作孚万邦。用刑四海者也。臣窃见在朝百僚。多不整肃。公门之内。讵合论私。班列之中尤须致敬。或纵观敕目。或旁阅制词。或交首乱言。或越班问事。或私申庆吊。或公诵诗篇。或笑语喧喧。或行立怠惰。承宽既久。积习如常。不增祗惧之容。实紊矜庄之典。臣谬膺推择。叨掌纠弹。见无礼于朝廷。诚是臣之深耻。况西戎献款。北狄来宾。恐观中国之失仪。招外蕃之所诮。更若知而故犯。不革前非。望即停其入内。量行贬削。

开元元年正月。殿中侍御史出使尽。监察里行翟璋知班。乃牒中书省。勘侍郎王琚。及太子左庶子窦希瓘入晚。遂为所挤。出授岐阳县令。

七年正月二十一日。上御紫宸殿。朝集使魏州长史敬让。辰州长史周利贞俱欲奏事。左台御史翟璋监殿廷。揖利贞先进。让以父晖为利贞所毙。不胜愤恨。遂越次而奏。利贞受武三思使。枉害臣父。璋劾让不待监引。请付法。上曰。让诉父枉。不可不矜。朝仪亦不可不肃。可夺一季禄而已。贬利贞为邕州长史。

贞元十四年闰五月。侍御史殿中邹儒立。以太子詹事苏弁入朝。班位失序。对仗弹之。弁于金吾仗待罪数刻。特放。旧制。太子詹事。班次太常宗正卿。贞元三年。御史中丞窦参叙定班位。移詹事班在河南太原尹之下。弁乃引旧制班立。台官诘之。乃绐云。已白宰相。请依旧制。故儒立弹之。

杂录

垂拱元年正月十二日敕。两京度人。令御史一人检校。其月二十六日敕。御史纠获罪状。未经闻奏。不得辄便处分。州官府司。亦不得承受。

其年二月制。朝堂所置登闻鼓。及肺石。不须防守。其有挝鼓石者。令御史受状为奏。

三年十二月。凤阁侍郎韦方质奏言。旧制有御史监军。今未差遣。恐亏失节度。夫古将军出师。君授之鈇钺。阃外之事。皆使裁之。如闻被御史监军。乃有控制。军中小大之事。皆须承禀。非所以委专征也。以卑制尊。礼便不可。不许。

景龙元年九月十九日敕。选择御史。令本司长官共中书门下商量。并录由历进奏者。

开元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敕。左右藏太仓署。差御史监知出纳。至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敕。监仓库各定御史一人。一年一替。左右巡御史。亦各定一人。一季一替。并不得改换及差使。

天宝二年八月七日敕。所置御史。职在弹违。杂充判官。诚非允当。其诸道节度使。先取御史充判官者。并停。自今已后。更不得奏。若切须奏者。不得占台中缺。其本台长官充使者。不在此限。

四载十一月十六日敕。御史宜依旧制。黄卷书缺失。每岁委知杂御史长官。比类能否。送中书门下。改转日褒贬。

至德元年七月十三日敕。风宪之地。百寮准绳。顷者有司。殊非慎择。其御史须曾任州县理人官者。方得荐用。

宝应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御史大夫严武奏。应在外新除御史赴台。停止店肆。事亦非宜。仍令所在给公乘发遣。以为永例。敕旨。依奏。

建中三年九月一日敕。御史大夫中丞奏授御史。便充台中职掌者。宜占缺。以后并依此处分。

贞元十二年十月。御史台奏。伏准贞元二年班序敕。诸使下三院御史。有本官是常参官兼者。即入本官班。如内供奉里行。即入御史班。缘使下御史稍多。近例并不在内供奉班内。臣等参详。伏请自今已后。请使下御史内供奉者。入门日。并依宣政殿前班位。次员外郎之后。在正台监察御史之上。便为例程。庶协通规。敕旨。依奏。

元和六年三月。御史台奏。准令。用未后决囚者。请不过申时。如敕到府及诸司。已未后至者。伏乞至来日。仍请勒本司。准旧例。与御史同临引决。敕旨。依奏。

长庆三年八月。御史台行从印一面。出使二面。比来御史出使推按。或用废印。或所在取州县印文状。伏以使臣衔命推案。事须用印。无非切要。既于所在求印。事以漏泄。伏请令有司铸造。从之。

太和四年三月。御史台奏。三院御史尽入。到朝堂前无止泊处。请置祇候院屋。知杂御史元借门下直省屋后檐权坐。知巡御史元借御书直省屋后檐权坐。每日早入。至巳时方出。入前后并本所由自门下直省院西。京兆尹院东。有官地。东西九十尺。南北六十尺。请准长庆元年八月。于中书南给官地。度支给钱。

置仆射祇候院例。给此地充三院御史祇候院。请度支给钱一千贯文。台司自句当。从便起造。伏以御史风宪之职。行止有常。朝堂祇事。每日须入。从前假借。不遑启居。或与吏伍相参。或当食无所。今伏请前件地名。及起舍价。伏乞圣慈。允臣所请。敕旨。依奏。

会昌二年九月。御史中丞李回奏。文武常参。据品秩令式。合置引马。臣伏以车服之制。并示等威。着在典章。所宜遵守。近者班行之士。官位已高。或以散　自谦。或以简便为意。卒相仿效。不置引马。街衢之内。品秩莫分。事涉因循。颇乖典故。其文武常参官。起今已后。并据品秩。准例置引马。其有合置不置。许臣司纠举。罚一月俸料。如违犯不已。请具奏闻。庶存制度。用表官荣。敕旨。依奏。

唐会要卷六十三

史馆上

史馆移置

武德初。因隋旧制。隶秘书省著作局。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移史馆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此职。及大明宫初成。置史馆于门下省之南。

开元十五年三月一日。宰臣李林甫监史馆。以中书地切枢密。记事者宜其附近。史官谏议大夫尹愔。遂奏移于中书省北。其地本尚药局内药院。

诸司应送史馆事例

祥瑞。礼部每季具录送。天文祥异。太史每季并所占候祥验同报。蕃国朝贡。每使至。鸿胪勘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蕃夷入寇及来降。表状。中书录状报。露布。兵部录报。军还日。军将具录陷破城堡。伤杀吏人。掠掳畜产。并报。变改音律。及新造曲调。太常寺具所由及乐词报。州县废置。及孝义旌表。户部有即报。法令变改。断狱新议。刑部有即报。有年。及饥。并水旱虫霜风雹。及地震流水泛溢。户部及州县。每有即勘其年月日。及赈贷存恤同报。诸色封建。司府勘报。袭封者不在报限。京诸司长官。及刺史都督护。行军大总管。副总管除授。并录制词。文官吏部送。武官兵部送。刺史县令善政异迹。有灼然者。本州录附考使送。硕学异能。高人逸士。义夫节妇。州县有此色。不限官品。勘知的实。每年录附考使送。京诸司长官薨卒。本司责由历状迹送。刺史都督都护。及行军副大总管已下薨。本州本军责由历状。附便使送。公主百官定谥。考绩录行状谥议同送。诸王来朝。宗正寺勘报。已上事。并依本条所由。有即勘报史馆。修入国史。如史官访知事由。堪入史者。虽不与前件色同。亦任直牒索。承牒之处。即依状勘。并限一月内报。

建中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史馆奏。前件事条。虽标格式。因循不举。日月已深。伏请申明旧制。各下本司。从之。

大历十四年正月已后。至今年十月已前。所有事迹。各限敕到一月日报。从此已后。外州县及诸军诸使。每年一度。附考使送纳。在京即每季申。便为恒例。敕旨。依奏。

修前代史

武德四年十一月。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尝从容言于高祖曰。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于周隋。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无可纪录。至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诏。司典序言。史官纪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自有魏至乎陈隋。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然而简牍未编。纪传咸阙。炎凉已积。谣俗迁讹。余烈遗风。泯焉将坠。顾彼湮落。用深轸悼。有怀撰次。实资良直。中书令萧瑀。给事中王敬业。著作郎殷闻礼。可修魏史。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可修周史。中书令封德彝。中书舍人颜师古。可修隋史。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可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孙。前秘书丞魏征。可修齐史。秘书监窦琎。给事中欧阳询。秦王府文学姚思廉。可修陈史。绵历数载。竟不就而罢。修撰之源。自德棻始。至贞观三年。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

贞观十年正月二十日。尚书左仆射房元龄。侍中魏征。散骑常侍姚思廉。太子右庶子李百药。孔颖达。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中书侍郎岑文本。中书舍人许敬宗等。撰成周隋梁陈齐五代史。上之。进阶颁赐有差。

二十年闰三月四日诏。令修史所更撰晋书。铨次旧闻。裁成义类。其所须可依修五代史故事。若少。学士量事追取。于是司空房元龄。中书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许敬宗。掌其事。又中书舍人来济。著作郎陆元仕。著作郎刘子翼。主客郎中卢承基。太史令李淳风。太子舍人李义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主客员外郎崔行功。刑部员外郎辛丘驭。著作郎刘允之。光禄寺主簿杨仁卿。御史台主簿李延寿。校书郎张文恭。并分功撰录。又令前雅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司仪郎敬播。主客员外郎李安期。屯田员外郎李怀俨。详其条例。量加考正。以臧荣绪晋书为本。捃摭诸家。及晋代文集。为十纪。十志。七十列传。三十载纪。其太宗所着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称制旨焉。房元龄已下。称史臣。凡起例皆播独创焉。以其书赐皇太子。及新罗使者。各一部。

显庆元年五月四日。史官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三十卷。太尉无忌进之。四年二月。太子司更大夫吕才。着隋纪二十卷。其年。符玺郎李延寿。撮近代诸史。南起自宋。终于陈。北始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号为南北史。上自制序。

景龙三年十二月。太常少卿元行冲。以本族出于后魏。未有编年之文。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详文简。为学者所称。初。魏明帝时。西柳谷瑞石。有牛继马后之象。魏收魏史。以为晋元帝是牛氏之子。因姓司马氏。以应石文。行冲难寻事迹。以后魏道武帝名犍。继晋受命。又考校谶符。特着论以明之。

光化三年。直史馆柳璨。以刘子元所撰史通。议驳经史过当。纪子元之失。别纂成十卷。号柳氏释史。又号史通析微。

修国史

贞观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司空房元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郎敬播等。上所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太宗遣谏议大夫褚遂良读之。前始读太宗初生祥瑞。遂感动流涕曰。朕于今日。富有四海。追思膝下。不可复得。因悲不自止。命收卷。仍遣编之秘阁。并赐皇太子及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写者亦听。

永徽元年闰五月二十三日。史官太尉无忌等。修贞观实录毕。上之。起贞观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勒成二十卷。

显庆元年七月三日。史官太尉无忌。左仆射于志宁。中书令崔敦礼。国子祭酒令狐德棻。中书侍郎李义府。崇贤学士刘允之。著作郎杨仁卿。起居郎李延寿。秘书郎张文恭等。修国史成。起义宁尽贞观末。凡八十一卷。藏其书于内府。至四年二月五日。中书令许敬宗。中书侍郎许圉师。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杨仁卿。著作郎顾允。受诏撰贞观二十三年已后。至显庆三年实录。成二十卷。添成一百卷。是日。封敬宗子选为新城县男。德棻子进封彭阳县公。圉师封平恩县公。淳风封昌乐县男。仁卿封余杭县男。允子并加谏议大夫。赏修实录之功。上以敬宗所纪。多非实录。谓刘仁轨等曰。先朝身擐甲胄。亲履兵锋。戎衣沾马汗。鞮鍪生虮虱。削平区宇。康济生灵。数年之间。四海宁晏。方始归功上帝临驭下人。昨观国史所书。多不周悉。卿等必须穷微索隐。原始要终。盛业鸿勋。咸使详备。至如先朝作威凤赋。意属阿舅及士廉。敬宗乃移向尉迟敬德传内。又尝幸温汤教习。长围

四合。万队俱前。忽然云雾昼昏。部伍错乱。先圣既睹斯事。恐其枉法者多。遂潜隐不出。待其整理。然后临观。顾谓朕曰。振旅训兵。国之大典。此之错失。于法不轻。我若见之。必须行法。一亏军政。得罪人多。我今不出。良为于此。今乃移向魏征传内。称是征之谏语。此皆乖于实录。何以垂之后昆。朕尝从幸未央宫。辟仗已过。忽于军中见一人。身带横刀。其人云。闻辟仗至。怕不敢出。仗家搜索不觉。遂伏不敢动。先圣敛辔即还。顾谓朕曰。此事若发。数人合死。汝可于后堂伺看。早放出之。史家唯此一事差似。不失其真。郝处俊奏曰。先圣仁恩。触类皆是。臣弟处杰往年宿卫之日。被差腰辇供奉。见有三卫误拂御衣。此人怕惧。五情无主。先圣谓之曰。此间无御衣。我不谓汝作罪过。不须怕惧。上谓处俊曰。此亦须入史。至三月。诏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吏部侍郎同三品李敬元。中书侍郎郝处俊。黄门侍郎高智周等。并修史。仁轨等于是引左史李仁实。专掌其事。将加刊改。会仁实卒官。又止。长安三年正月一日敕。宜令特进梁王三思。与纳言李峤。正谏大夫朱敬则。司农少卿徐彦伯。凤阁舍人魏知古。崔融。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知几。直史馆吴兢等。修唐史。采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长悬楷则。以贻劝诫。神龙二年五月九日。左散骑常侍武三思。中书令魏元忠。礼部尚书祝钦明。及史官太常少卿徐彦伯。秘书少监柳冲。国子司业崔融。中书舍人岑羲。徐坚等。修则天实录二十卷。文集一百二十卷。上之。赐物各有差。

开元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修史官刘子元。吴兢。撰睿宗实录二十卷。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成。以闻。又引古义白于执政。宰相姚崇奏曰。伏见贞观十七年。监修国史房元龄。与史官给事中许敬宗。著作佐郎敬播。修高祖实录二十卷。太宗实录二十卷成。制封元龄一子为县男。赐物一千段。封敬宗一子为高阳男。赐物七百段。敬播改授司议郎。赐物五百段。并降玺书褒美。又神龙二年五月。监修国史中书令魏元忠。与史官太常少卿徐彦伯。国子司业崔融等。修则天实录三十卷成。封元忠一子为县男。赐物一千段。彦伯等各赐爵二等。物五百段。自余卑官加两阶。物段准处分。仍并降玺书褒美。今史官刘子元吴兢等。撰睿宗实录。又重修则天中宗实录。并成。进讫。准撰太宗实录例。监修官已下。加爵及赐。今子元援引古今。欲臣闻奏。臣谨寻故实。例有恩赏。事属当时。不可为准。子元等始末修撰。诚亦勤劳。叙事纪言。所录虽重。承恩赐命。固不在多。子元等请各赐物五百段。许之。

至德二载十一月二十七日。修史官太常少卿于休烈奏曰。国史一百六卷。开元实录四十七卷。起居注并余书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在兴庆宫史馆。并被逆贼焚烧。且国史实录。圣朝大典。修撰多时。今并无本。望委御史台推勘史馆所由。并令府县搜访。有人收得国史实录。能送官司。重加购赏。若是官书。并舍其罪。得一部超授官。一卷赏绢十匹。数月惟得一两卷。前修史官工部侍郎韦述。贼陷入东京。至是。以其家先藏国史一百一十三卷送官。大历三年。起居舍人兼修史令狐峘。修元宗实录一百卷。峘著述虽精。属丧乱之后。起居注亡失。纂开元天宝间事。唯得诸家文集编。其诏册名臣传记。十无三四。后人以漏略讥之。

建中元年七月。左拾遗史馆修撰沉既济。以吴兢所撰国史则天事为本纪。奏议驳之曰。史氏之作。本乎惩劝。以正君臣。以维邦家。前端千古。后法万代。使其生不敢差。死不忘惧。纬人伦而经世道。为百王准的。不止属辞比事。以日系月而已。故善恶之道。在乎劝诫。劝诫之柄。在乎褒贬。是以春秋之义。尊卑轻重。升降几微。仿佛一字二字。必有微旨存焉。况鸿名大统。其可以贷乎。伏以则天皇后。初以聪明睿哲。内辅时政。厥功茂矣。及宏道之际。孝和以长君嗣位。而太后以专制临朝。俄又废帝。或幽或徙。既而握图称箓。移运革名。牝司燕啄之踪。难乎备述。其后五王建策。皇运复兴。议名之际。得无降损。必将义以亲隐。礼从国讳。苟不及损。当如其常。安可横绝彝典。超居帝籍。昔仲

尼有言。必也正名。夏殷二代。为帝三十世矣。而周人通名之曰王。吴楚越之君。为王者百有余年。而春秋书之为子。盖高下自乎彼。而是非稽乎我。过者抑之。不及者援之。不以弱减。不为僭夺。握中持平。不振不倾。使其求不可得。而盖不可掩。斯古君子所以慎其名也。夫则天体自坤顺。位居干极。以柔乘刚。天纪倒张。进以强有。退非德让。今史臣追书。当称之为太后。不宜曰上。孝和虽迫母后之命。降居藩邸。而体元继代。本吾君也。史臣追书宜称曰皇帝。不宜曰庐陵王。睿宗在景龙已前。天命未集。徒禀后制。假临大宝。于伦非次。于义无名。史臣追书。宜曰相王。未宜曰帝。若以得失既往。遂而不举。则是非褒贬。安所辨正。载笔执简。谓之何哉。则天废国家历数。用周正朔。废国家太庙。立周七庙。鼎命革矣。徽号易矣。旗裳服色已殊矣。今安得以周氏年历。而列为唐书帝纪。征诸礼经。是谓乱名。且孝和继天践阼。在太后之前。而叙年制纪。居太后之下。方之跻僖。是谓不智。详今考古。并未为可。或曰。班马良史也。编述汉事。立高后以续帝载。岂有非之者乎。答曰。昔高后称制。因其旷嗣。独有分王诸吕。负于汉约。无迁鼎革命之甚。况其时孝惠已没。孝文在下。后宫之子。非刘氏种。不纪吕后。将纪谁焉。虽云其然。议者犹谓不可。况迁鼎革命者乎。或曰。若天后不纪。帝绪缺矣。则二十二年行事。何所系乎。答曰。孝和以始年登大位。以暮年复旧业。虽尊名中夺。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何所拘忌。裂为二纪。昔鲁昭之出也。春秋岁书。其居曰公在干侯。且君在虽失位。不敢废也。今请并天后纪。合孝和纪。每于岁首。必书孝和所在以统之。书曰。某年正月日。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云云。则纪称孝和。而事述太后。俾名不失正。而礼不违常。名礼两得。人无间矣。其姓氏名讳。入宫之由。历位之资。才艺智略。年辰崩葬。别纂录入皇后列传。于废后王庶人之下。题其篇曰则天顺圣武皇后云。事虽不行。而史氏称之。

贞元元年九月。监修国史宰臣韦执谊奏。伏以皇王大典。实存简册。施于千载。传述不轻。窃见自顷已来。史臣所有修撰。皆于私家纪录。其本不在馆中。褒贬之间。恐伤独见。编纪之际。或虑遗文。从前已来。有此乖阙。自今已后。伏望令修撰官。各撰日历。凡至月终。即于馆中都会详定是非。使置姓名。同共封锁。除已成实录撰进宣下者。其余见修日历。并不得私家置本。仍请永为例程。从之。

元和二年七月。太仆寺丞令狐丕。进亡父故史官峘所撰代宗实录四十卷。诏付史馆。

五年十月。宰臣裴2 。与史官蒋乂等。撰德宗实录五十卷。献之。

长庆二年十月。敕翰林侍讲学士谏议大夫路随。中书舍人韦处厚。兼充史馆修撰。修宪宗实录。仍分日入史馆修实录。未毕之间。且许不入内署。仍放朝参。

会昌元年四月敕。宪宗实录。宜令史馆再修撰进入。其先撰成本。不得注破。并与新撰本同进来者。至三年十月。宰臣兼监修国史李绅。与修史官郑亚等。修毕进上。赐银器锦彩有差。至大中二年十一月。又降敕曰。宪宗实录。宜施行旧本。其新本委天下诸州府察访。如有写得者。并送馆。不得隐藏。

大中五年七月。宰臣崔龟从等。撰续唐历三十卷。

八年三月。宰臣监修国史魏 。修成文宗实录四十二卷。上之。史馆给事中卢耽。太常少卿蒋偕。司勋员外郎王沨。右补阙卢告。颁赐银器锦彩有差。

大顺二年二月。敕吏部侍郎柳玭等。修宣宗懿宗僖宗实录。始丞相监修国史杜让能。三朝实录未修。乃奏吏部侍郎柳玭。右补阙裴庭裕。左拾遗孙泰。驾部员外郎李允。太常博士郑光庭等五人修之。踰年。竟不能编录一字。惟庭裕采宣宗朝耳目闻睹。撰成三卷。目曰东观奏纪。纳于史馆。又龙纪中。有处士沙仲穆。纂野史十卷。起自太和。终于龙纪。目曰太和野史。

在外修史

开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诏。右羽林将军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燕国公张说。多识前志。学于旧史。文成微婉。词润金石。可以昭振风雅。光扬轨训。可兼修国史。仍赍史本就并州随军修撰。

十四年七月十六日。太子左庶子吴兢上奏曰。臣往者长安景龙之岁。以左拾遗起居郎兼修国史。时有武三思。张易之。张昌宗。纪处讷。宗楚客。韦温等。相次监领其职。三思等立性邪佞。不循宪章。苟饰虚词。殊非直笔。臣愚以为国史之作。在乎善恶必书。遂潜心积思。别撰唐书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用藏于私室。虽绵历二十余年。尚刊削未就。但微臣私门凶衅。顷岁以丁忧去官。自此便停知史事。窃惟帝载王言。所书至重。倘有废绝。实深忧惧。于是弥纶旧纪。重加删缉。虽文则不工。而事皆从实。断自隋大业十三年。迄于开元十四年春三月。即皇家一代之典。尽在于斯矣。既将撰成此书于私家。不敢不奏。又卷轴稍广。缮写甚难。特望给臣楷书手三数人。并纸墨等。至绝笔之日。当送上史馆。于是敕兢就集贤院修成其书。俄又令就史馆。及兢迁荆州司马。其书未能就。兢所修草本。兢亦自将。上令中使往荆州取得五十余卷。其纪事疏略。不堪行用。

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诏左丞相张说。在家修史。中书侍郎李元纮奏曰。国史者。记人君善恶。国政损益。一字褒贬。千载称之。今张说在家修史。吴兢又在集贤院撰录。令国之大典。散在数所。且太宗别置史馆。在于禁中。所以重其职。而秘其事。望勒说等就史馆参详撰录。则典册旧草不坠矣。从之。

长庆三年六月。中书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杜元颖奏。臣去年奉诏。命各据见在史官。分修宪宗实录。今缘沉传师改官。若更求人。选择非易。沉传师当分虽搜罗未周。条目纪纲。已粗有绪。窃以班固居乡里。而继成汉书。陈寿处私家。而专精国志。元宗国史。张说在本镇兼修。代宗编年。令狐峘自外郡奏上。远考前代。近参本朝。皆可明征。实有成例。其沉传师一分。伏望勒就湖南修毕。先送史馆。与诸史官参详。然后闻奏。庶使官业责成。有始终之效。传闻摭实。无同异之差。制可。

修史官

咸亨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诏。修撰国史。义存典实。自今已后。宜令所司于史官内简择堪修人。录名进内。自余居史职。不得辄闻见所修史。及行用国史等事。

长安二年。凤阁舍人修国史刘允济尝云。史官善恶必书。言成轨范。使骄主贼臣。有所知惧。此亦权重。理合贫而乐道也。昔班生受金。陈寿求米。仆视之如浮云耳。但百僚善恶必书。足为千载不朽之美谈。岂不盛哉。

三年七月。朱敬则请择史官。上表曰。国之要者。在乎记事之官。是以五帝元风。资其笔削。三王盛业。藉以垂名。此才之难。其难甚矣。何以知其然。昔平王东迁。历年六

百。齐桓之九合天下。晋文之一战诸侯。秦穆公远霸西戎。楚庄王利尽南海。礼乐文物。尔无闻。今之所存。独载鲁史。向若鲁无君子。记传则遗。雄霸远图。必坠于地。可不惜哉。即如齐周小国之主。尚能留意于史册。齐神武尝谓著作郎魏收曰。卿勿见陈元康杨遵彦等。在吾目前趋走。谓吾以为勤劳。我后代声名。在于卿手。最是要事。勿谓我不知。及文宣即位。又尝敕收曰。好直笔。勿畏惧。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又周文帝之为相也。纳柳虬之说。特命书法不隐。其志在惩劝如此。伏以陛下圣德鸿业。诚可垂范将来。倘不遇良史之才。则大典无由而就也。且董狐南史。岂止生于往代。而独无于此时。在乎求与不求。好与不好耳。今若访得其善者。伏愿勖之以公忠。期之以远大。更超加美职。使得行其道。则天下幸甚。郑惟忠尝问刘子元曰。自古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货殖矣。如有才而无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能成其宫室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矣。时人以为知言。

开元二十五年正月八日。以道士尹愔为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兼知史馆事。特赐朝散阶。愔上表恳让。优诏许衣道士服视事。愔乃受职。

贞元九年十二月。以前河南府王屋县尉蒋武为右拾遗史馆修撰。上重难其职。制未可下前。召见于延英殿。至是方命官。十二年正月。以工部郎中史馆修撰如故。

其年二月。又荐自左谏议大夫迁秘书少监。修撰如故。时裴延龄贵。欲异同宰相。乃言于上曰。谏议大夫。论朝廷得失之官。史臣修撰。纪朝廷得失之事。其领史职者。不宜为谏官。故有斯命。

元和六年六月。宰臣集贤院大学士裴2 奏。史馆请登朝官入馆者。并为修撰。非登朝并为直馆。修撰中以一人官高者判馆事。其余名目。并请不置。仍永为例程。从之。

太和六年二月。以谏议大夫王彦威。户部郎中杨汉公。祠部员外郎苏涤。右补阙裴休。并充史馆修撰。故事。修撰不过三员。或止两员。今四人并命。论者非之。

天佑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敕。翰林学士职方郎中兼史馆修撰张荣。今修撰职名稍卑。不称内廷密重。宜充兼修国史。

史馆杂录上

贞观九年十月。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曰。今月十六日。陛下出圣旨。发德音。以起居记录。书帝王臧否。前代但藏之史官。人主不见。今欲亲自观览。用知得失。臣以为圣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有未喻。大唐虽七百之祚。天命无改。至于曾元之后。或非上智。但中主庸君。饰非护短。见时史直辞。极陈善恶。必不省躬罪己。唯当致怨史官。但君上尊崇。臣下卑贱。有一于此。何地逃刑。既不能效朱云廷折。董狐无隐。排霜触电。无顾死亡。唯应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闻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

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对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

笔。君举必书。黄门侍郎刘洎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太宗谓房元龄曰。国史何因不令帝王观见。对曰。国史善恶必书。恐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不同。今欲看国史。若善事固不须论。若有恶事。亦欲以为鉴诫。卿可撰录进来。房元龄遂删略国史。表上。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元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史官执笔。何烦过隐。宜即改削。直书其事。至七月八日。又谓遂良曰。尔知起居。记何事善恶。朕今勤行三事。望尔史官不书吾恶。一则远鉴前代败事。以为元龟。二则进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则斥弃群小。不听谗言。吾能守之。终不转也。鹰犬平生所好。今亦罢之。虽有顺时冬狩。不踰旬而返。亦不曾绝域访奇异。远方求珍羞。比日已来。馔无兼味。自非膏雨有年。师行克捷。未尝与公等举杯酒。奏管弦。朕虽每日兢惧。终藉公等匡翊。各宜勉之。

二十二年二月七日。太宗以铁勒诸蕃归国。谓群臣曰。吾知劳逸不同者有二。铁勒解辫归国。去危就安边夷无事。岂不逸乐。而穷发之地。尽为齐民。古昔已来。书史不载。今日起居。记朕功业。亦为劬劳。

显庆二年二月已后。礼部尚书许敬宗常修国史。自掌知国史。记事阿曲。初。虞世南兄与许敬宗父同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备见其事。因谓人曰。虞世基被戮。世南则匍匐而请代。许善心被杀。敬宗则舞蹈以求生。敬宗闻而衔之。及为德彝立传。盛加其罪恶。敬宗嫁女与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男。九陇本皇家隶人。敬宗贪财与婚。乃与九陇曲叙门阀。妄加功绩。并升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同卷。敬宗子娶尉迟宝琳孙女。多得赂遗。及作宝琳父敬德传。乃云太宗作威凤赋以赐之。其威凤赋本是与长孙无忌。又白州人庞孝恭。蛮酋凡品。率乡兵从征高丽。贼知其懦。袭破之。敬宗又纳其宝货。称汉将骁健者。唯苏定方庞孝恭耳。曹继叔刘伯英皆出其下。其虚谬也如此。高祖太宗实录。敬播所修。颇多详直。敬宗又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论者尤之。

长寿二年。修时政纪。先是。永徽以后。左右史唯得对仗承旨。仗下后谋议。皆不闻。文昌左丞姚　。以为帝王谟训。不可遂无纪述。若不宣自宰相。即史官疏远。无从得书。是日。遂表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即宰相一人撰录。号为时政纪。每月封送史馆。宰相之撰时政纪。自　始也。

唐会要卷六十四

史馆下

史馆杂录下

长安三年。张易之昌宗欲作乱。将图皇太子。遂谮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昌宗奏言。可用凤阁舍人张说为证。说初不许。遂赂以高官。说被逼迫。乃伪许之。昌宗乃奏。元忠与太平公主所宠司礼丞高戬交通密谋。构造飞语曰。主上老矣。吾属当挟皇太子。可谓耐久。时则天春秋高。恶闻其语。凤阁侍郎宋璟。恐说阿意。乃谓曰。大丈夫当守死善道。殿中侍御史张廷珪又谓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起居郎刘知几又谓曰。无污青史。为子孙累。明日。上引皇太子相王及宰相等于殿庭。遣昌宗与元忠高戬对于上前。上谓曰。具述其事。说对曰。臣今日对百寮。请以实录。因厉声言魏元忠实不反。总是昌宗令臣诬枉耳。是日。百寮震惧。上闻说此对。谓宰相曰。张说倾巧。翻覆小人。且总收禁。待更勘问。异日。又召。依前对问。昌宗乃屡诱掖逼促之。说视昌宗言曰。乞陛下看取。天子前尚逼臣如此。况元忠实无反语。奈何欲令臣空虚加诬其罪。今大事去矣。伏愿记之。易之昌宗。

必乱社稷。天后默然。令所司且收禁。掌谏议大夫知政事朱敬则密表奏曰。魏元忠素称忠正。张说又所坐无名。俱令抵罪。恐失天下之望。愿加详察。乃贬元忠为高要尉。说流钦州。时人议曰。昌宗等包藏祸心。遂与说计议。欲拟谋害大臣。宋璟等知说巧诈。恐损良善。遂与之言。令其内省。向使说元来不许昌宗虚证元忠。必无今日之事。乃是自招其咎。赖识通变。转祸为福。不然。皇嗣殆将危矣。后数年。说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因至史馆。读则天实录。见论证对元忠事。乃谓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吴兢曰。刘五修实录。刘五即子元也。论魏齐公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当时说验知是吴兢书之。所以假托刘子元。兢从容对曰。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令相公有怪耳。同修史官苏宋等。见兢此对。深惊异之。乃叹曰。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说自后频祈请删削数字。兢曰。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

景龙二年四月二十日。侍中韦巨源。纪处讷。中书令杨再思。兵部侍郎宗楚客。中书侍郎萧至忠。并监修国史。其后史官太子中允刘知几。以监修者多。甚为国史之弊。于是求罢史职。奏记于萧至忠曰。知几自策名士伍。待罪朝列。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贻彼后来者。何哉。静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著述无序。条章靡立。由是伯度讥其不实。公理以为可焚。张蔡二子。纠之于当代。傅范两家。嗤之于后叶。今者。史司取士。有倍东京。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其不可一也。前汉郡国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兰台。由是史官所修。载事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编录。唯自询采。而左右二史。阙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状。求风俗于州县。视听不该。讨沿革于兰台。簿籍难见。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书法也。以示于朝。南史之书杀也。执简以往。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门。幽居九重。欲人不见。寻其义者。盖由杜彼颜面。防诸请谒故也。然今馆中作者。多士如林。皆愿长喙。无闻齰舌。倘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不栖毫。而缙绅咸诵。夫孙盛实录。取嫉权门。干宝直书。见雠贵族。人之情也。能无畏乎。其不可三也。今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曰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命难行。一国三公。适从焉在。其不可四也。窃以史官监修。虽无古式。寻其名号。可得而言。夫监者盖总领之义耳。如创纪编年。则年有断限。草传叙事。则事有丰约。或可略而不略。或应书而不书。此刊削之务也。属词比事。劳逸宜均。挥铅奋墨。勤惰须等。某帙某篇。付之此职。某纪某传。归之彼官。此铨配之理也。斯并宜明立科条。审定区域。倘人思自勉。则书可立成。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坐变炎凉。徒延岁月。其不可五也。而时谈物议。焉得笑仆编次无闻者哉。至忠惜其才。不许解史职。宗楚客嫉其正直。谓诸史官曰。此人作书如是。欲置我于何地也。知几又着史通二十卷。

开元五年十月十八日。诏曰。王者钦若天道。率由时令。考六官之化。循五纪之法。故得灾害不生。休征洊委。夫正月东郊。祈春赏士。孟冬北陆。迎寒恤孤。参四序之运行。稽五材之动用。不协所尚。或罹于咎。自今已后。每入孟月。史官条奏应所行事。当斟酌典礼。用孚于休。宣布朝廷。使知朕意。

至德二载六月二十三日。上谓史官于休烈曰。君举必书。朕有过。卿宜书之。休烈对曰。臣闻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书过。臣不胜庆。

永贞元年九月。书河阳三城节度使元韶卒。不载其事迹。史臣路随立议曰。凡功名不足以垂后。而善恶不足以为诫者。虽富贵人。第书其卒而已。陶青。刘舍。许昌。薛泽。

庄青翟。赵周。皆为汉相。爵则通侯。而良史以为龌龊廉谨。备员而已。无能发明功名者。皆不立传。伯夷。庄周。墨翟。鲁连。王符。徐　。郭泰。皆终身匹夫。或让国立节。或养德著书。或出奇排难。或守道避祸。而传与周召管晏同列。故富贵者有所屈。贫贱者有所伸。孔子曰。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然则志士之欲以光辉于后者。何待于爵位哉。富贵之人。排肩而立。卒不能自垂于后者。德不修而轻义重利故也。自古及今。可胜数乎。

元和四年正月。减集贤写御书一十人。付史馆收管。史馆奏。当馆旧制。例只有楷书。无御书各额。请改正楷书。从之。

六年四月。史官左拾遗樊绅。右拾遗韦处厚。太常博士林宝。并停修撰。守本官。以考功员外郎独孤郁。充史馆修撰。兼判馆事。又以兵部尚书裴2 。为太子宾客。2 以疾罢相。拜兵部尚书。久未任朝谢。宰相李吉甫。自淮南至。复监修国史。与2 有隙。又以2 抱病方退。不宜以贞元实录上进。故史官皆罢。2 亦更移散秩。

七年六月。上读肃宗实录。见大臣传。多浮词虚美。因宣与史官。记事每要指实。不得虚饰。

八年十月。宰臣以下。候对于延英殿。上以时政记问于宰臣。监修国史李吉甫对曰。是宰相记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实录也。古者。左史记言。今起居郎是也。右史记动。今起居舍人是也。永徽中。宰臣姚　。监修国史。虑其造膝之言。或不可闻。因请随奏对而记于仗下。以授史官。今时政记是也。上曰。其间或修或不修者。何也。吉甫对曰。凡面奉德音。未及施行。总谓机密。固不可书以送史官。其闲谋议有发自臣下者。又不可自书以付史官。及事已行者。制旨昭然。天下皆得闻知。即史官之记。不待事以授也。且臣观时政记者。姚　修于长寿。及　罢而事废。贾耽齐抗修于贞元。及耽抗罢而事废。然则关于政化者。不虚美。不隐恶。谓之良史也。

十二年九月诏。记事记言。史官是职。昭其法诫。着在旧章。举而必书。朕所深望。自今已后。每坐日。宰臣及诸司对后。如事可备劝诫。合记述者。委承旨宰相宣示左右起居。令其缀录。仍准旧例。每季送史馆。时起居舍人庾敬休上疏。请行故事。因有是诏。既而宰相以事关机密。不以告之。事竟不行。自左右史失职。于今几一百五十年。中闲往往有时政记出焉。既录因宰相。事同称赞。推美让善之道行。而信史直书之义阙。然于时尚十得其四五。今则全废。君子惜之。

十四年四月。史官李翱奏。臣等谬得秉笔史馆。以记录为职。夫劝善惩恶。正言直笔。记圣朝功德。述忠贤事业。载奸佞丑行。以传无穷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恶。则众人无由知之。旧例皆访问于人。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依据。今之作行状者。非门生即其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如此不唯处心不实。苟欲虚美于所受恩而已也。盖亦为文者既非游夏迁雄之列。务于华而忘其实。溺于词而弃其理。故为文则失六经之古风。纪事则非史迁之实录。不然则词句鄙陋。不能自成其文矣。由是事失其本。文害于理。而行状不足以取信。若使指事书实。不饰虚言。则必有人。知其真伪。不然者。纵使门生故吏为之。亦不可谬作德善之事而加之矣。臣今请作行状者。但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善恶功迹。皆据事足以自见矣。假令传魏征。但记其谏诤之词。自足以为正直矣。如传段秀实。但记其倒用司农寺印。以追逆兵。又以象笏击朱泚。自足以为忠烈矣。若考功定谥。见行状之不依此者。不得受谥。依此者乃下太常。及牒史馆。太常定谥后。亦以谥议牒送史馆。则行状之言。纵未可一一皆信。与其虚加妄言。都无事实者。犹山泽高下

之不同也。史氏记录。须得本末。苟凭往例。皆是虚言。则使史官。何所为据。伏乞下臣所奏。使考功守行。臣等要知事实。辄敢陈论。制可。

其年六月。史馆奏。当馆楷书手。准元敕。同集贤例。五考足放选。今选务集贤年数仍旧。当馆更加三年。同宏文馆例。八年放选。缘当馆一例长上。宏文馆分番上下。事理实屈。请依元敕处分。敕旨。依奏。

长庆元年正月。史馆奏。写国史楷书元额三十员。内十员。馆司前后停减。五员。吏部奏减。今只十五员见在。伏请却复吏部先减五员。敕旨。宜量与三员。

其年二月。史馆奏。楷书典书等授官次叙。伏请敕吏部。同集贤例比拟。敕旨。宜准集贤例处分。

其年四月。修圣政纪。中书门下奏。伏以尧舜之政。二典存焉。君臣之间。都俞之旨。罔不备载。厥后虽代有史官。多出于追书。所以其事或纪。其言盖略。太宗文皇帝躬勤庶政。朝多良臣。论思献替。动可纪录。故能远继尧舜。焕乎其文章。国朝旧制。每正衙奏事。史官载笔于玉阶之下。所有议论政事。悉得闻之。及永徽已后。仗下便退。宰臣谋议。外莫得闻。长寿二年。宰相姚　。以为帝王谟训。不可阙于纪述。史官疏远。无因得书。请自今已后。所论军国政要。委宰相一人撰录。号为时政纪。此事久废。史官不得复闻。唯写诰词。记除授而已。臣等常窃愤悱。大惧皇猷未有以光扬于天下。伏望天恩。许臣等每坐日。所有谋议事关政事者。便日撰录。号为圣政纪。书纪缄封。至岁末。则付史官。永为例程。庶得睿谋所载。如日月高悬。圣政惟新。与天地广运。臣等不胜大愿。从之。

太和五年。中书侍郎监修国史路随奏曰。臣昨面奉圣旨。以顺宗实录。颇非详实。委臣等重加刊正。毕日闻奏。伏以史册之作。劝诫所存。事有当书。理宜归实。匹夫美恶。尚不可诬。人君得失。无容虚载。况贞观已来累朝实录。有经重撰。不敢固辞。缘此书成于韩愈。今史官李汉蒋系。皆愈之子婿。若遣参校。或致私嫌。臣既职编修。盍命详正。及经奏请。事遂施行。今庶寮竞言。表章交奏。既迫群议。辄冒上闻。且韩愈所书。亦非出己。元和之后。已是相循。纵其密亲。岂害公理。使归本职。实谓正名。其实录伏望取旧记最错误者。宣付史馆。委之修定。诏曰。其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起于谬传。殊非信史。宜令史官详正。其它不要更修。初。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于上前屡言不实。故令刊正也。

开成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延英对。宰臣须纪录。伏以陛下躬勤庶政。超迈百王。每对宰臣。日旰忘倦。正衙决事。二史在前。便殿坐日。全无纪录。长寿初。宰臣姚　奏置时政纪。寝而不行。贞元中。宰臣赵憬请复故事。无何又废。恭惟圣政。必在发明。今请每至延英坐日。对宰臣往复之词。关教化政刑之事。委中书门下直日纪录。月终送史馆。所冀政猷不坠。国史有伦。昨日延英面奏。已蒙允许。敕旨。依奏。

会昌三年十月。中书门下奏。时政纪。起居注记。修国史体例等。伏以时政纪。长寿二年。宰臣姚　以为帝王谟训。不可阙于纪述。史官疏远。无因得书。请自今已后。所论军国政要。宰臣一人撰录。号为时政纪。厥后因循。多阙纪述。臣等商量。尔后坐日。每闻圣言。如有虑及生灵。事关兴替。可昭示百代。贻谋后昆者。及宰臣献替谋猷。有益风教。并请依国朝故事。其日知印宰相撰录。连名封印。至季末。送史馆。起居注记。比者不逐季撰录。至有去官三五年后。犹未送纳者。伏以每度延英奏事后。向外传说。三事犹两事虚谬。岂有起居注记。皆三数年后。采拾传闻。耳目已隔。固非实事。向后起居注记

事。望每季初。即送纳向前一季文书。与史馆纳讫。具状申中书门下。史馆受讫。亦申报中书门下。其起居改转。望以注记迟速为殿最。如有军国大政。传闻疑误。仍许政事堂都见宰相等。临时酌量。如事已施行。非关机密。并一一向说。所冀书存信实。免有疑误。修史体例。臣等伏见近日实录。多云禁中言者。伏以君上与宰臣及公卿言。皆须众所闻见。方合书于史策。禁中之语。向外何由得知。或得于传闻。多出邪佞。便载史笔。实累鸿猷。向后日录中如有此类。并请刊削。更不得以此记述。又宰臣及公卿论事。行与不行。须有明据。或奏议允惬。必见褒称。或所论乖僻。固有惩责。在藩镇献表者。有答诏。居要官启事者。亦合着明。并当昭然在众人耳目。或取舍在于堂案。或与夺形于诏敕。前代史书。载明奏议。无不由此。近见实录。多载密疏。言不彰其明听。事不显于当时。得自其家。实难取信。向后所载群臣章奏。其可否得失。须朝廷共知者。方可纪述。密疏并请不载。如此则书必可法。人皆守公。爱憎之志不行。褒贬之言必信。伏见近日实录。事多纰缪。若详求摭实。须举旧章。敕旨。宜依奏。

大中四年四月。史馆奏。当馆写国史楷书典书等。与集贤院写书人等。承前一例并校成五考。便勒赴选。自太和八年已后。被吏部条奏疏。五考满后。待受散三年。今集贤院以其劳役年深。补人不得。去年三月十三日。具事由申奏。已蒙敕下。并免三年受散讫。今当馆未蒙处分。伏请依例并勒校成五考。便许参选。敕旨。依奏。

八年七月。监修国史郑朗奏。当馆修撰直馆共四员。准故事。以通籍者为直馆。伏以修史重事。合选廷臣。秩序或卑。笔削不称。其直馆伏请停废。更添修撰二员。其旧馆万年尉张范。泾阳尉李节。勒守本官。以户部郎中孟穆。驾部员外郎李涣。并充修撰。通旧为四员。分修四季之事。从之。

天佑元年十月十三日。前绛州曲沃县令高处鲁。进史馆亡书三百六十卷。授兼监察御史。赐绯。

宏文馆

武德四年正月。于门下省置修文馆。至九年三月。改为宏文馆。至其年九月。太宗初即位。大阐文教。于宏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于殿侧置宏文馆。精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文义。商量政事。或至夜分方罢。令褚遂良检校馆务。号为馆主。因为故事。其后得刘祎之。范履冰。并特敕相次为馆主。贞观三年。移于纳义门西。九年。又移于门下省南。其后移仗大明宫。其馆亦在门下省南。仪凤中。以馆中多图籍。置详正学士校理之。神龙元年十月十九日。改为昭文馆。避孝敬讳故也。二年。又改为修文馆。至景龙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修文馆增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征攻文之士以充之。二十三日。敕中书令李峤。兵部尚书宗楚客。并为大学士。二十五日。敕秘书监刘宪。中书侍郎崔湜。吏部侍郎岑羲。太常卿郑愔。给事中李适。中书舍人卢藏用。李乂。太子中舍刘子元。并为学士。五月五日。敕吏部侍郎薛稷。考功员外郎马怀素。户部员外郎宋之问。起居舍人武平一。国子主簿杜审言。并为直学士。十月四日。兵部侍郎赵彦昭。给事中苏颋。起居郎沉佺期。并为学士。景云元年。馆中学士。多以罪被贬黜。宰臣遂令给事中一人。权知馆事。二年三月八日。复改为昭文馆。至开元七年九月四日。依旧改为宏文馆。学生三十八人。补宏文馆崇文学生例。皇缌麻已上亲。皇太后大功已上亲。散官一品。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尚书。功臣身食实封者。京官职事正品。供奉官三品子孙。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子。并听预简选性识聪敏者充。

贞观元年敕。见在京官文武职事五品已上子。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馆内学书。其书法内出。其年有二十四人入馆。敕虞世南欧阳询教示楷法。黄门侍郎王珪奏。学生学书之暇。请置博士。兼肄业焉。敕太学助教侯孝遵。授其经典。著作郎许敬宗。授以史汉。二年。王珪又奏。请为学生置讲经博士。考试经业。准式贡举。兼学书法。

开元二年正月。宏文馆学士直学士学生。情愿夜读书。及写供奉书人。拓书人。愿在内宿者。亦听之。又宏文馆令学士一人专判馆事。并差给事中一人。差知勾当。明为簿历。其学生既在馆宿。博士及直馆。每夜各一人递直。

七年十二月三日。省宏文崇文两馆雠校。置宏文馆校书四员。崇文馆检书两员。

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省宏文馆校书两员。

长庆二年闰十月。宏文馆奏。楷书拓书典书元额三十五员。七员先停减。今请于先减数内。量补五员。并见在员数。并勒长写书。及功课年劳官资。请依史官例处分。敕旨。宜依。

三年二月。宏文馆奏。请添修屋宇。及造书楼。伏以儒学之科。政化根本。苟或隳废。则人何观。伏望赐敕所司。遂急补修。庶使已成之业免坠。宏阐之义再扬。敕旨依奏。

其年七月。宏文馆奏。按六典。当馆先有学士。直学士。详正学士。校理。直馆。雠校错误。讲经博士等。虽职事则同。名目稍异。须有定制。使可遵行。今请准集贤史馆两司元和中停减杂名目例。其登朝五品以上。充学士。六品已下充直学士。未登朝官。一切充直宏文馆。其余并请停减。冀得典故不烦。职业咸在。敕旨。依奏。

大中四年七月。宏文馆奏。当馆楷书典书等。与集贤史馆楷书等。承流前例。并勒校成五考赴选。自太和八年以后。被吏部条流。更加授散三年。今集贤史馆奏。劳役年深。补召不得。已蒙敕下。免三年授散讫。今当馆请准例处分。敕旨。依奏。

六年六月。宏文馆奏。伏以三馆制置既同。事例宜等。比来无事。未敢申论。今缘准敕修续会要以来。官僚…

文学馆

武德四年十月。秦王既平天下。乃锐意经籍。于宫城之西。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于是以僚属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记室考功郎中房元龄。及于志宁。军谘祭酒苏世长。安策府记室薛收。文学褚亮。姚思廉。太学博士陆德明。孔颖达。主簿李元道。天策仓曹李守素。记室参军虞世南。参军事蔡允恭。颜相时。著作佐郎摄天策记室许敬宗。薛元敬。太学助教盖文达。军谘典签苏勖等。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及薛收卒。征东虞州录事参军刘孝孙入馆。令库直阎立本图其状。具题其爵里。命褚亮为文赞。号曰十八学士。写真图藏之书府。用彰礼贤之重也。诸学士食五品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阁下。每日引见。讨论文典。得入馆者。时人谓之登瀛洲。

崇文馆

显庆元年三月十六日。皇太子宏。请于崇贤馆置学士。并置生徒。诏许之。始置二十员。其东宫三师三少。宾客詹事。左右庶子。左右卫率。及崇贤馆三品学士子孙。亦宜通

取。至上元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改崇贤馆为崇文馆。避章怀太子讳也。

永隆二年二月六日。皇太子亲行释奠之礼。礼毕。上表请博延耆硕英髦之士。为崇文馆学士。许之。于是薛元超表荐郑祖元。邓元挺。杨炯。崔融等。并为崇文学士。至贞元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崇文馆宜令左春坊勾当。

集贤院

西京在光顺门大衢之西。命妇院北。本命妇院之地。开元十一年分置。北院全取命妇院旧屋。东都在明福门外大街之西。本太平公主宅。十年三月。始移书院于此。西向开门。院内屋并太平公主所造。兴庆宫院。在和风门外横街之南。二十四年。驾在东都。张九龄遣直官魏光禄。先入京造此院。华清宫院。在宫北横街之西。

开元五年十一月。敕于秘书省昭文馆。兼广召诸色能书者充。皆亲经御简。后又取前资。常选三卫散官五品已上子孙。各有年限。依资甄叙。至十九年。敕有官者为直院。

六年。干元院更号丽正修书院。以秘书监马怀素。右散骑常侍褚无量充使。初。置院经始。皆无量处置。至八年正月。以散骑常侍元行冲充使。检校院内修撰官。初。无量奏。前闻喜县尉卢撰。前江阳县尉陆元泰。前左监门胄曹参军王择从。武陟县尉徐楚璧。分库检校。至六年已后。秘书丞殷承业。右赞善大夫魏哲。通事舍人陆元悌。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刘怀信。胡履虚。恭陵令陆绍伯。扶风县丞马利贞。并别敕收入院。

八年十月敕。学士等入经三年已上。为年深。若校理精勤。纰缪多正。及不详覆。无所发明委修书使录奏。别加褒贬。

九年冬。幸东都。时集贤院四库书。总八万一千九百九十卷。经库一万三千七百五十三卷。史库二万六千八百二十卷。子库二万一千五百四十八卷。集库一万九千八百六十九卷。至二十四年。车驾还西京。敕百司行从。皆令减省。集书籍三分留一贮在库者。至天宝三载六月。四库更造。见在库书籍。经库七千七百六卷。史库一万四千八百五十九卷。子库一万六千二百八十七卷。集库一万五千七百二十二卷。从天宝三载至十四载。四库续写书又一万六千八百三十二卷。

十三年四月五日。因奏封禅仪注。敕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等。赐宴于集仙殿。上曰。今与卿等贤才。同宴于此。宜改集仙殿丽正书院为集贤院。乃下诏曰。仙者捕影之流。朕所不取。贤者济治之具。当务其实。院内五品已上为学士。六品已下为直学士。中书令张说充学士。知院事。散骑常侍徐坚为副。礼部侍郎贺知章。中书舍人陆坚。并为学士。国子博士康子元。为侍讲学士。考功员外郎赵东曦。监察御史咸廙业。左补阙韦述。李钊。陆元泰。吕向。拾遗毋煚。太学助教余钦。四门博士赵元默。校书郎孙季良。并直学士。太学博士侯行果。四门博士敬会直。右补阙冯鹭。并侍讲学士。初以张说为大学士。辞曰。学士本无大称。中宗欲以崇宠大臣。景龙中修文馆有大学士之名。如臣岂敢以大为称。上从之。

二十八年敕。造书直及写御书一百人。

贞元四年正月。敕减集贤写御书一十人。付史馆收管。

书[illegible][illegible]多新[illegible]　请到来[illegible]吧

其年六月。集贤院准六典。有学士及直学士。准集贤注记外。有校理。待制。留院。入院。侍讲。刊校。修撰。修书。及直院等。色类徒多。等秩无异。今请登朝官五品已上。准六典为学士。六品已下为直学士。学士中取一人最高者判院事。阙学士。即以直学士中高者充。自余非登朝官。不问品秩。并为校理。其余名一切勒停。仍永为例程。从之。

其年五月十一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泌奏。伏蒙以臣为集贤殿大学士。窃寻故事。中书令张说。中朝元老。硕德鸿儒。恳辞大字。众称达礼。其后至德二载。崔圆为相。加集贤殿大学士。其后因循。遂成恒例。伏望削去大字。崇文馆大学士。亦准此。敕依。

八年六月十三日。置集贤殿校书四员。正字两员。仍于秘书省见任校书正字中量减。秘书省所减官员。便据数停之。

十八年。上问神策军起置之由。相府讨求。不知所出。乃召集贤学士蒋乂问之。乂征引根源。事皆详悉。宰臣高郢郑珣瑜曰。集贤有人矣。翌日。制判集贤院事。乂集贤院学士蒋将明之子。其父常以兵乱之后。图籍混杂。乃白执政。请携乂入院编次。于是宰臣张镒。署乂为集贤编录。

元和二年七月。集贤院奏。伏准六典。集贤院置学士及校理修撰官。累圣崇儒。不失此制。至贞元八年。判院事官陈京。始奏停校理分校书郎四员。正字两员。为集贤殿校理正字。今诸校书郎正字。并却归秘书省。当司请依旧置校理官。庶循名实。且复开元故事。又直官请减五人。写御书请减十人。从之。

其年闰十月。集贤殿大学士中书侍郎平章事武元衡奏。以厨料欠少。更请本钱一千贯文。收利充用。置捉钱四人。其所置。请用直官。及写御书各两员。每员捉钱二百五十贯文。为定额。即免额外置人。敕旨。已配捉钱人。宜至年满准旧例处分。其阙便停。不得更补。余依奏。

太和五年正月。集贤殿奏。应校勘宣素书籍等。伏请准前年三月十九日敕。权抽秘书省及春坊宏文馆崇文馆见任校正。作番次就院同校。其厨料请准元敕处分。事毕日停。从之。

开成元年四月。集贤殿御书院。请铸小印一面。以御书为印文。从之。

大中五年正月。校理杨收。逢侍御史冯缄与三院退朝入台。收不为之却。乃追捕仆人笞之。时宰臣大学士马植论奏。始着令。三馆学士不避行台。自植始也。

崇元馆

开元二十九年正月三日。于元元皇帝庙置崇元博士一员。令学生习道德经。庄子。文子。列子。待习业成后。每年随贡举人例送至省。准明经例考试。

天宝元年五月。中书门下奏。两京及诸郡崇元馆学生等。准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制。前件举人。合习道德南华通元冲虚等四经。又准天宝元年二月十日制。改庚桑子为洞灵真经。准条补。崇元学生亦合集读。伏准旧制。合通五经。其洞灵真经。人闲少本。近令诸观寻访。道士等全无习者。本既未广。业实难成。并通元冲虚二经。亦恐文字不定。

元教方阐。学者宜精。其洞灵真经等三经。望付所司。各写十本。校定讫。付诸道采访使颁行。其贡举司及两京崇元学。亦望各付一本。今冬。崇元学举人。望准开元二十九年敕条考试。其洞灵真经。请待业成。然后准式。从之。

二年正月十五日。改崇元学为崇元馆。博士为学士。助教为直学士。置大学士二员。天下诸郡崇元学。改为信道学。博士为学士。二月四日。以门下侍郎陈希烈兼崇元馆学士。

其年二月十二日。敕两京元元宫及道院等。并委崇元馆学士都检校。

贞元六年十二月。给事中卢微奏。太清宫崇元馆。元置楷书二十人写道经。已足。请不更补置。敕旨。依奏。

唐会要卷六十五

秘书省

龙朔二年二月四日。改为兰台。其监为兰台太史。少监为兰台侍郎。丞为兰台大夫。咸亨元年十月二十三日。各复旧额。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为麟台。监等并随名改。神龙元年二月五日。复改为秘书监如旧。

少监。　武德初。因隋旧制。号秘书少令。七年省。贞观四年十一月。复置一员。以虞世南为之。太极元年二月。加一员。以崔琳为之。

秘书郎。　本四员。开元二十八年减一员。

校书郎。　本八员。开元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省四员。天宝十三载正月十三日却置。

正字。　本二员。开元二十六年减一员。天宝十三载正月十三日却置。贞元八年六月十三日割校书四员。正字两员。属集贤院。

著作局。　龙朔二年。改为司文局著作郎。咸亨元年却依旧。

著作郎。　本四员。开元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减两员。掌修史。贞观二十三年闰十二月。置史馆于门下省。宰臣监史。自是著作罢史任。

贞观六年三月。上幸九成宫。宫人还京憩于围川县官舍。俄有右仆射李靖。侍中王珪复至。官属移宫人别所而舍靖等。唯参靖等。又不礼敬宫人。上闻之。怒曰。威福之柄。岂由靖等。何为礼靖而轻我宫人。即令按问。秘书监魏征谏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宫人皇后埽除之隶。论其委付。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访闻。朝廷法式。归来。陛下问疾苦。靖等自当与官吏相见。官吏亦不可不谒。至于宫人。供食之外。不合参承。若以此罪责县官。恐不益德音。徒骇天下耳目。

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上谓侍臣曰。朕因暇日。每与秘书监虞世南商量今古。朕一言之善。虞世南未尝不悦。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尝戏作艳诗。世南进表谏曰。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轻薄成俗。非为国之利。赐令继和。辄申狂简。而今之后。更有斯文。继之以死。请不奉诏旨。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治。因顾谓世南曰。朕更有此诗。卿能死否。世南曰。臣闻诗者。动天地。感鬼神。上

以风化下。下以俗承上。故季札听诗。而知国之兴废。盛衰之道。实基于兹。臣虽愚诚。愿不奉诏。

大历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敕。秘书省书阁内书。自今后不得辄供诸司及官人等。每月两衙及雨风。委秘书郎典书等同检校。递相搜出。仍旧封闭。

贞元二年七月。秘书监刘太真上言。请择儒者。详校九经于秘书省。令所司陈设。及供食物。宰臣录其课效。从之。议者谓秘书省有校书正字官十六员。职在校理。今授非其人。乃别求儒者详定。费于供应。烦于官寮。太真之请。失之甚矣。寻阻众议。果寝不行。

三年八月。秘书监刘太真奏。准贞元元年八月二日敕。当司权宜停减诸色粮外。纸数内停减四万六千张。续准去年八月十四日敕。修写经书。令诸道供写书功粮钱。已有到日。见欲就功。伏请于停减四万六千张内。却供麻纸及书状藤纸一万张。添写经籍。其纸写书足日。即请停。又当司准格。楷书八年试优。今所补召。皆不情愿。又准今年正月十八日敕。诸道供送当省写经书。及校勘五经学士等粮食钱。今缘召补楷书。未得解书人。元写经书。其历代史所有欠阙。写经书毕日余钱。请添写史书。从之。

元和三年三月诏。秘书省。宏文馆。崇文馆。左春坊司经局。校书正字。宜委吏部。自今以后。于平留选人中。加功访择。取志行贞退。艺学精通者注拟。综核才实。惟在得人。不须限以登科。及判入等第。其校书正字。限考入畿县尉簿。任依常格。

长庆三年四月。秘书少监李随奏。当省请置秘书阁图书印一面。伏以当省御书正本。开元天宝以前。并有小印印缝。自兵难以来。书印失坠。今所写经史。都无记验。伏请铸造。敕旨。依奏。

开成元年七月。分察使奏。秘书省四库见在杂旧书籍。共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并无文案。及新写书文历。自今以后。所填补旧书。及别写新书。并随日校勘。并勒创立案。别置纳历。随月申台。并申分察使。每岁末课申数并具状闻奏。敕旨。宜依。

九月敕。秘书省集贤院。应欠书四万五千二百六十一卷。配诸道缮写。

殿中省

武德初。因隋旧制。为殿内省。三年。改殿中省。龙朔二年。改为中御府。监为中御大监。咸亨元年复旧。

少监。　上元元年八月加一员。以唐修睦为之。

丞。　龙朔二年。改为中御大夫。咸亨元年复旧。

尚膳局。　龙朔年。改为奉膳局。奉膳为大夫。诸局并准此。咸亨年并复旧。天宝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唯留一员。其余并停。

尚医局。　龙朔年改为奉医局。

尚衣局。　准上改为奉冕局。

尚舍局。　准上改为奉宸局。

尚辇局。　准上改为奉辇局。

尚乘局。　准上改为奉驾局。

开元二年。初以尚乘局隶闲厩使。

奉御。　本二员。高宗加置四员。分掌六闲。一曰飞黄闲。二曰吉良闲。三曰龙媒闲。四曰騊駼闲。五曰駃騠闲。六曰天苑闲。

神龙元年八月二十三日敕。内宴王公日。尚食局进供客食于阁门。付品官将入。其局官等。非别敕唤不得辄自下饮食。

开元五年十月二日敕。尚药局医官。王公已下。不得辄奏请将外医疗。

十年五月九日敕。尚药局御药库。每月支监门二人守当。

二十八年四月十三日。殿中监奏。尚食局无品直司六人。并是巧儿曹司。要籍一任直司。主食十年。考满。同流外授官。仍补额内直驱使。比来有阙。多被诸色人请射。此辈遂无进路。今后有阙。望请先授。妄来请射。不在补限。敕旨。从之。

贞元十五年四月敕。殿中省尚药局司医。宜更置一员。医佐加置两员。仍并留授翰林医官。所司不得注拟。

十二月。殿中省初置奉御尚医四员。每月各给料钱二十五贯文。资品同詹事府丞。

元和三年五月。殿中省奏。敕当司尚食尚衣尚舍尚药尚辇等。共五局伎术直官。听在外州府官来直本司。伏以五局所置官。不请课料。若不授伎术官。即多逃散。伏请宣付吏部。准旧例处分。敕旨。依奏。

长庆三年三月诏。每日供御及供宫内食料等。一物已上。各委本司商量节减。仍具所费用数。速分析闻奏。当付度支管计。添充经费。

开成三年八月。殿中省奏。尚食局旧额。主膳八百四十人。充三番。每月役使二百八十人。今请条流。量闲剧。分为四番。每月敕二百一十人当上。即每日有主膳七十人粮。请回给正额。未请粮色巧儿。添主膳驱使。更不别申请度支粮。伏乞圣慈许臣当司自图圆融。冀得均济。又免占破府县人户色役。敕旨。依奏。

进马。　天宝八载七月二十五日敕。自今南衙立仗马。宜停。其进马官亦省。十二载正月。杨国忠奏置立仗马及进马官。

贞元七年十二月五日。兵部奏。进马所用荫同千牛。仍兼取任御史中丞给事中中书舍人子。余条例及简试。并用千牛例。

太和八年三月。殿中省奏。千牛元额四十八员。左右仗各二十四员。准敕。每仗各减一十四员讫。又进马元额一十八员。当司六员。今准敕减一员。仆寺准减一员。敕旨。宜依。

闲厩使

万岁通天元年五月。置仗内闲厩。令殿中丞袁怀哲检校。未置使。至圣历三年二月。改殿中少监。充闲厩使。乃改名袁忠臣。已后使具名于后。袁忠臣。冉任。田归道。翟无言。又宗晋卿。武崇训。贺兰爽。张涉。虢王邕。孙佺。平王隆基。宋王成器。新兴王晋。崔日知。王毛仲。皇甫忠。姜皎。王暐。杨崇庆。来曜。牛仙客。李元佑。韦衢。章仇兼琼。安禄山。吕崇贲。李辅国。彭礼盈。乐子昂。韦谦光。常休明。崔宣。张献恭。李齐运。

大历十四年七月十日。闲厩使奏置马随仗。当使准例。每日于月华门立马八匹。仗下归厩去。广德元年。蕃寇后。使司无使。频申论飞龙不支。自后未至。臣忝职司。不敢不奏。敕旨。宜付飞龙使。依旧支置。

元和十二年十月敕。闲厩使所理岐阳马旧地。方三百四十七顷。据监察御史范传式奏。岐阳马坊地。既不妨百姓租佃。又不阙官中赋税。宜据数交付闲厩使收管。开元中。以国马尚多。自长安至陇右。置七马坊。为计会所都领。岐下岐陇间。善水草及膏腴田。皆属七马坊。至德已后。监牧使与七马坊。名额尽废。其地利因归于闲厩使。宝应中。凤翔节度请监牧废田给贫人。及军吏已上者。相承数十年矣。又别有敕赐诸寺观。凡千余顷。至是。闲厩使张茂宗。恃藩邸之旧。举故事尽收之。

太和九年十一月。闲厩宫苑等使奏。京兆府合供当使诸门守当三卫八十人。准旧例。京兆府取诸县百姓。供前件三卫充门仗诸杂役。每月交替者。伏以百姓往来。费损至多。非惟频与追呼。实亦难虞寇盗。伏请从今年十二月起。省停供。臣于当司召至子弟一百人。每人每月。使于当司。方图与粮六斗。亦不要府县资陪。取其情愿。永绝扰人。伏乞允臣管见。敕旨。依奏。

开成四年正月。闲厩宫苑使柳正元奏。当使东都留后知院官郑镒。每月院司给料钱三十四贯文。兼请本官房州司马料钱。今请于使司所给料钱数。克减十千。添给所由二十人粮课。巡官二人。请勒全停。郢州旧因御马。配给苜蓿丁三十人。每人每月纳资钱二贯文。都计七百二十贯文。其州司先以百姓雕残阙本额。量送三百九十六贯文。今请全放。当管修武马坊田地。伏准太和二年河阳节度使杨元卿奏。请权借耕佃。充给闲用。今缘安利一军。伏请永配主管。伏以当司应属东都宫苑闲厩事务管。系旧额。名数尚多。苟在影占之门。是启非违之路。但系务繁地远。访察尤难。况推禁罪人。动经旬月。因缘流滞。移牒用情。事务委留守主管。曹司烦职。官吏冗名。俾无尸素之员。又去申报之滞。其东都院每年合送宫苑使加给钱一百二十千文。亦请停送。当司方图羡余。自备课料。伏乞圣慈。允臣所奏。敕旨。正元条陈利病。实谓推公。所请割属留守。及停废职员。并依。粮并宜停。其新差知院郑镒。亦是冗员。宜勒赴任。仍委留守于见在职事人中。差补勾当。郢州每年送苜蓿丁资钱。并请全放。实利疲甿。宜依。其修武马坊田地。河阳节度近年权借。依前勒闲厩宫苑使。且存借名收管。

内侍省

龙朔二年。改为内侍监。咸亨元年。改为内侍省。光宅元年。改为司宫台。神龙元年。复为内侍省。天宝十三载十一月二十八日。置内侍监二员。三品。贞元四年二月四日。内侍省内给事加二员。谒者监加四员。内侍伯加置四员。

内坊。　开元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敕。义方之训。固在亲承。太子既绝外朝。中官自通禁省。有何殊异。别立主司。其内坊宜复内侍省为局。

护军中尉监。　贞元十二年六月六日置。以监勾当左右神策军。以窦文场霍仙鸣为之。

中护军监。　同前日月置。以左右神威军使张尚进焦希望为之。

监军。　垂拱三年十二月。停御史监军事。在御史台卷。神龙元年以后。始用中官为之。

唐制。内侍省。其官有内侍四人。内常侍六人。内谒者监六人。内给事十八人。谒者十二人。典引十八人。内侍伯二人。寺人六人。别有五局。掖廷局掌宫人簿籍。宫闱局掌宫内门禁。其属有掌扇给使等员。奚官局掌宫人疾病死丧。内仆局掌宫中舆辇导从。内府局掌宫中供帐灯烛。五局有令丞。皆内官为之。贞观中。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内侍是长官。阶四品。其职但在合门守御。黄衣廪食而已。则天称制二十年。差增员数。神龙中。宦官三千人。超授七品以上员外官者千余人。元宗在位。中官稍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得门施棨戟。及李辅国从幸灵武。程元振翼卫代宗。遂至守三公。封王爵。干预国政。郭子仪北伐。遂立观军容宣慰使。命鱼朝恩为之。然自有统帅。亦监领而已。贞元之后。天子爪牙之士。悉命统之。于是畜养假子。传袭爵土。跋扈之兆。萌于兹矣。而中外党锢。恣为不法。虽朝廷之令。渐不能制。文宗即位。以仇士良等威福任己。思渐除之。卒有李训之败。公卿辅相。赤族受祸。暨武宣之际。阉竖辈尝切齿于南衙官属。光化中。昭宗授政于宰相崔允。尤忌宦官。于是左右军容使刘季述王仲先。深不自安。幽帝于东内。册皇太子裕监国。崔允乃外协朱氏。密图匡复。潜构护驾监州雄毅军使孙德昭。诛季述等。昭宗返正。改元天复。至三年。大惩其弊。收中官第五可范已下七百余人。于内侍省同日诛之。诸道监军使。亦令剿戮。炎炎之势。因斯息矣。

贞观十四年。司门员外郎韦元方。不过所给使。见左右仆射而去。给使奏之。上大怒。出元方为华阴令。特进魏征言曰。帝王震怒。动若雷霆。何可妄发。为前给使一言。夜出敕书。事似军机。外人谁不惊骇。但宦省之徒。古来难近。轻为言语。易生患害。独行远使。深非事宜。渐不可长。所宜深慎。上纳之。遂停贬黜。

万岁登封元年二月十九日敕。诸道逆人。给使配役。送内侍省者。不得于州县附贯。亦不得共中官给使。结义往来。

景龙元年。酸枣县尉袁楚客。奏记于中书令魏元忠曰。内竖者。给宫掖之事。供埽除之役。上古皆备此职。但以仆隶畜之。岂及于官次。中古以来。大道乖丧。不重贤哲。惟亲近习。或委之以军。或授之以权。遂使竖刁乱齐。伊戾败宋。君侧之人。众所畏惧。葛洪所谓鹰头之蝇。庙垣之鼠。无拳无勇。职为乱阶者也。洎乎后汉。用事尤甚。时君既不知其失。大臣又畏罪不言。是以害及生灵。毒流天下。至于晚节。竟乱中朝。各相朋党。屠害良善。当此时也。忠臣义士。睹斯慷慨。不得不权行杀戮。至以无须而横死者。不可胜言。岂非结祸之深。自危之速。易曰。小人用壮。斯之谓也。自大君受命。中兴成务。

独有阉竖。坐升班秩。既无正阙。多授员外。举其全数。向满千人。苟绾青紫。蚕食府藏。既非致治之道。诚谓长乱之阶。此则朝廷之失。君侯不正。谁正之哉。

景云二年四月二日敕。内侍省令史资劳。宜同殿中省令史。其五局令史。同殿中省诸局。

开元三年四月二十二日。敕内侍省内坊单身给使。有品无品。并免户例差科。

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敕。内侍省内坊给使。遭忧百日满。勒上。

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敕。内侍省将军。中郎。内侍。内给事。五品已上官。宜准宿卫官给酒料。

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敕内侍省品官遭忧。宜待终服还官勒上。如有灼然要籍者。临时奏。

宝应元年五月十九日敕。诸道州府所承上命。须凭正敕。后可施行。不得悬信中使宣言敕。即便遵行。

贞元七年三月十三日敕。内侍省五品已上。许养一子。仍以同姓者。初养日不得过十岁。

十一年正月。初铸河东监军印。监军有印。自兹始也。

十五年四月诏。内侍省内给事。加置二员。至元和十五年四月。内侍省奏。应管高品品官白身。共四千六百一十八人。数内一千六百九十六人。高品诸司使并内养诸司判官等。余并单贫。无屋室居止。须稍优恤。宜各加衣粮半分。度支据数支给。谨按旧史。天宝末。品官黄衣以上三千余人。下文已云盛矣。今则又逾其数焉。

二十年十二月。诏加掖庭局令四员。

宝历二年十一月。诏朝官及方镇之家。不得私置白身。

太和四年八月。内侍省奏。当省官员。从掖庭局令以下至监作。并居本品之下。或注拟难于区别。伏乞请重下有司详定。敕旨。宜付所司。详定闻奏。

大中三年九月敕。杨施礼缑氏县庄。宜赐东都内侍省新配恭陵守当贫穷官正居住。

天复三年二月敕。诸道监军使副监判官并停。其院印当日差人赍纳礼部销毁。

太常寺

龙朔二年。改为奉常正卿。咸亨元年复旧。光宅元年。改为司礼寺。神龙元年。复为太常卿。

少卿。　神龙元年七月三十日加一员。徐彦伯为之。

衣冠署。　贞观元年省。

太庙署。　登封元年正月。改为清庙台。神龙元年。复为太庙署。开元二十四年四月四日废。以太常寺奉宗庙。

太公庙署。　神龙二年。始分两京置。

博士。　本四员。开元二十七年省一员。干元元年二月十五日。卿韦陟奏请依旧四员。一人分京留守。

丞。　皇朝因隋旧制。置丞二人。

太祝。　本每室一人。共六人。开元十年七月二日。加至九员。二十七年。减六员留三员。

奉礼。　本名治礼。贞观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改为奉礼。本四员减两员。

贞观十二年四月敕。每荐新于太庙。令太常卿及少卿一人行事。

景云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敕。太常寺所须粢盛。今总计料定。每年所司差纲一人。典二人。一时部送。不得更有零叠。亦不得辄差使催。

开元八年四月一日敕。诸陵主衣主辇主药。每色各八员。分为四番。季上其考第。仍隶太常寺。其陵署若更有执掌。亦于此三色内通融驱使。

干元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太常寺先置礼直五人。宜并停废。

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大理法官太常博士。委吏部择才。与本司同商量注拟。

贞元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复置礼仪直两员。礼院直两员。并停礼院修撰官一人。检讨官一人。孔目官一人。院典三人。

八年四月。太常寺奏。本置礼生。是资赞相。东都既无祠祭。不合虚备阙员。且无功劳。妄计考课。年满之日。一例授官。比来因循。实长侥幸。其东都太庙及郊社斋郎。先并准敕停讫。惟礼生尚在。伏请下吏部。自今以后。不得更有注拟。其先补者。并请追赴上都。已满者。伏望量留四年。未满者。请折听。或入考。如有情涉规避。委托事由。两月内不赴西都。即请牒吏部注申解退。收实本色。冀循事实。永绝奸源。敕旨。依奏。

九年四月敕。自今以后。太常寺宜署礼院修撰检讨官各一员。便为定额。

十九年敕。太常博士。其位虽卑。所任颇重。至于选择。不易得人。郊祀礼仪。朝廷典法。举措取则。职事实繁。所请俸料。宜准六品已下常参官例处分。

元和六年闰十二月。以皇太子薨。敕国子司业裴　。权摄太常博士。西内勾当。　通习古今礼仪。常为太常博士。及官至郎中。每兼其职。至改国子司业。方罢兼领。久居礼官。颇详仪制。国典无太子薨礼。故又命　领之。其废朝十三日。盖用期服易月之制也。

十年正月。赠故太常卿崔邠吏部尚书。初。邠为太常卿。初上。大阅四部乐于大乐署。观者咸纵观焉。自私第去帽。亲导母轝。公卿逢者。为回骑避之。衢路以为荣。

长庆二年闰十月。太常寺奏。两院礼生元额三十五人。请准元和十二年敕。置守阙人。即免散阙。敕旨。依奏。

四年七月敕。吏部所注太常寺伎术官直殿。中既准格。未为乖越。宜并待考满日停。太常寺所论员阙。从来年以后。并任本寺收管。诸司更不得占授。

大中四年七月。御史台奏。司农寺文案。少卿不通判。有乖六典。敕旨。自今已后。九寺三监少列。宜与大卿通判文案。

九年八月。太常卿高铢。决罚礼院礼生。博士李瓌引故事。见执政。以礼院虽系太常寺。从来博士自专。无关白者。太常三卿始莅事。博士无参集之礼。今之决罚。有违故典。时宰相以铢旧德。不能诘责。铢惭而请退。

十二年十月。太常卿封敖。左授国子祭酒。旧式。太常卿上事。庭设九部乐。时敖拜命后。欲便于观阅。移就私第视事。为御史所举。遂有此责。

光禄寺

龙朔元年。改为司宰寺。卿为正卿。咸亨年复旧名光禄寺。光宅年改为司膳寺。卿随寺改。神龙年复为光禄寺。

少卿。　本一员。景龙二年十一月四日加一员。以刘正为之。

珍羞署。　旧为肴藏署。垂拱九年二月二日改。

景云二年正月敕。左右厢南衙廊中食。每日常参官职事五品以上。及员外郎。供一百盘。羊三口。余赐中书门下供奉官。及监察御史。太常博士。百官每日常供具。三羊。六参日节日。加羊一口。冬月。量造汤饼及黍臛。夏月冷淘粉粥。其栗黄文桃梨榴湿柿等。择不堪供进者。亦供衙前食。若御内坐当参日。即于外廊设食。并给门下中书。有余赐供奉官六品已下。及在仗三卫主兵帅漏生漏刻直官等食。不须回折。东宫衙前食。并准此。仍每坐日。职事五品已上赐食。供十盘。六参日。供四日五盘有余赐左右春坊供奉官詹事直。若非坐日。设三盘。诸节日应设食者。准料即造。不须奏闻。其断屠日。各于衙内设两口羊食。其六品已下。于光禄食者。每正冬寒食三节。皆给饼。内作节食。三月十七日敕。每御承天门楼。朝官应合食。并蕃客辞见。并令光禄准旧例。于朝堂廊下赐食。其朝官食。回衙内食充。

开成四年正月。光禄寺奏。当司伏准大历八年四月十八日敕。令主办百寮廊下赐食。仍委御史台勾当。至于补置所由。计料费用。即是当司本事。自从台司自置。都一人管计。今造膳支办。尽非有司阙败。罪归当寺。比于台司论请。因循竟未却还。今御史中丞丁居晦。深知前弊。悉还所职。其廊下食料钱。敕今见于台司交割。次又御史台奏。伏准大历八年元敕。任委御史台勾当。本虑事有阙违。自后因循。遂成侵占。人吏虽隶光禄寺。补署多出台司。谨详敕旨根寻。应申归有司。方可求理。已牒光禄寺自部置。若有阙失。责在本司。仍依前差御史一人充使勾当。奏讫。可。

卫尉寺

龙朔二年。改为司卫寺。卿为正卿。咸亨元年复旧。光宅元年改为司卫寺。神龙二年。复旧为卫尉寺。

少卿。　本一员。景云二年十一月四日。加一员。以傅忠孝为之。

武库署。　开元中分两京置。

武器署。　贞观年中分东都置。

开元二十七年十一月。武库置应诸卫行从及冬正等甲仗袍袄旛旗幕等。卫府卿李升奏。上件物。每年行幸温汤。及冬正陈设。两京来往。诸卫将军事毕后。多有污损。逾限不纳。又比年因温汤行幸。所由便奏勒留。充冬至及元日队仗用。以此淹久。便长奸源。兼恐回换。望自今以后。每事了。限五日内送纳武库。如有违限。所由长官及本官。望请科违敕罪。其典量决杖。仍不在奏留之限。敕旨。依奏。

天宝八载十一月敕。卫尉幔幕毡褥等。所由多借人。非理损污。因循日久。为弊颇深。爰及幕士。私将驱使。并广配充厅子马子。并放取资。近今推问。事皆非缪。今后其幔幕毡褥等。辄将一事借人。并同盗三库物科罪。并使幕士与人张设。及自驱使。擅取放资。计受赃数。以枉法论。其借人及借与人等。六品已下非清资官。决放。余听进止。仍委左右巡使常加纠察。

十一年十二月奏。幕士供膳掌闲。取浮逃无籍人充。敕旨。幕士供膳掌闲并杂匠等。比来此色。缘免征行。高户以下例皆情愿。自今已后有阙。各令所由。先取浮逃及无籍实堪驱使人充使。与编附。仍委御史中丞都充勾当。

广德元年二月二十一日赦文。京兆诸司使幕士丁匠。总八万四千五百人。数内宜每月支二千九百四十四人。仍令河东关内诸州府。据户口分配。不得编出京兆。余八万一千一百一十四人。一切并停。

其年。卫尉寺奏。当寺管幕士。总八百六十九人。其七百八十九人停。八十人依旧。定四十人长上幕士。本司招补。不差百姓。并请依旧定四十人。减外请留。其幕士申请停差。每人每月别官给钱三千五百文。付本司通勘处置。共据计一年当一千六百八十贯文。　骑先支五人。本司既有幕士充勾当。　骑请停。敕旨。依奏。

宗正寺

龙朔元年。改为司宗寺。卿为宗正卿。咸亨元年。改为宗正寺。光宅元年。为司属寺。天宝七载五月十一日。升同太常寺。少卿及丞准此。

少卿。　本一员。景云二年十一月四日。加一员。以姜晞为之。

丞。　开元二十五年二月八日。加一员。

崇元署。　开元二十五年二月二日。宗正卿鲁王道坚奏。今年正月七日敕。道士女冠。并隶宗正寺。其崇元署今既鸿胪不管。其署请属宗正寺。敕旨。依奏。

天宝二年三月十二日。道士女冠。宜令司封检讨。不须更隶宗正寺。其崇元署并停。

旧例。太皇太后皇后之亲。分为五等。皆定于司封。宗正受而统焉。若皇周亲。皇后父母为第一等。准三品。皇大功亲。皇小功亲尊属。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周亲。为第二等。准四品。皇小功亲。皇缌麻尊属。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大功亲为第三等。准五品。皇缌麻亲。为第四等。皇袒免亲。太皇太后小功卑属。皇太后皇后缌麻亲。及舅母姨夫为第五等。并准六品。其籍如州县之法。

武德元年十月二十四日诏。太仆少卿安康公袭誉。我之同姓。派别支分。惟厥祖考。世敦恭睦。特听合谱宗正。恩礼之差。同诸服属。

其年十二月六日。义安郡王李孝常。赐属籍宗正寺。

二年二月十六日。诏曰。宗绪之情。义超常品。宜有旌异。以明等级。天下诸宗姓任官者。宜在同列之上。无职任者。不在徭役之限。每州置宗师一人。以相统摄。

其年十二月四日。幽州总管燕都王罗艺。赐姓李氏。属籍宗正寺。

其月十三日。曹国公徐世绩。赐姓李氏。属籍宗正寺。

三年六月一日。楚王杜伏威。赐姓李氏。进封吴王。属籍宗正寺。

其年九月十九日。蔚州总管高开道。赐姓李氏。属籍宗正寺。

四年正月十四日。窦建德行台尚书令胡大恩。以安镇来降。赐姓李氏。属籍宗正寺。

永徽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召宗正卿李博文问曰。比闻诸亲何以得有除属者。对曰。以属疏降尽故除。总三百余人。上曰。追远之感。实切于怀。诸亲服属虽疏。理不可降。并宜依旧编入属籍。

开元十三年四月。诏嗣王有傍继者。并宜总停。

二十年七月七日诏。宗正寺官员。悉以宗子为之。

二十五年七月敕。其宗正卿丞及主簿。择宗室中才行者补授。

天宝元年七月二十三日诏。殿中侍御史李彦允等奏称。与朕同承凉武昭王后。请甄叙者。源流实同。谱牒犹着。自今已后。凉武昭王孙宝已下。绛郡姑臧炖煌武阳等四公子孙。并宜隶入宗正寺。编入属籍。

五载正月十三日敕。九庙子孙。宜并升入五等亲。永为例程。至建中元年正月五日赦文。入庙子孙。非五等亲。任用如始封王荫。不限年代。补斋郎三卫。至简选日。量文武稍优与处分。

其载十一月。宗正寺奏。录事先有一员。请更置一员。从之。

[illegible]更多精彩　请[illegible]

七载五月二十九日。宗正卿褒信王璆奏。皇妹及女。准礼出嫁后。各降本亲一等。今后并降为第二等。臣以为执礼破亲。有亏常典。宜请一切依服属等第为定。不在降服限。仍望永为例程。敕旨。依奏。

大历十三年正月。淄青节度使李正己。请附入属籍。敕旨。从之。

贞元八年。太常寺奏。乃者宗子名衔。皆云皇某亲。行于文疏曹署。此非避嫌自卑之道也。谨按仪礼曰。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不得称先君。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不得祖诸侯。此自卑别尊者也。又礼记曰。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郑元注云。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亲。戚于君位。谓齿列也。所以尊君别嫌。今宗子若以皇字为称。以首从数为序亲。诚非卑别于尊。不戚君位之意。又按仪礼。从父昆弟。则今同堂也。从祖昆弟。则今再从也。族昆弟。则今三从也。圣朝方崇敦叙。宜辨等威。其三从内。伏请仍旧。其余各以祖祢本封某为某王公子孙。则亲疏有伦。名礼归正。从之。

元和四年四月诏。故奉天定难功臣太尉兼中书令西平郡王李晟。宜编入属籍。又成德军节度使张宝臣。依旧赐姓李。列于属。宝臣本名忠志。初事安禄山。后事史思明。宝应初。史朝义败。宝臣开城门以纳王师。因授成德军节度使。故有是赐。

七年十二月。宗正寺奏。当司图谱官一人。准元敕。官满宜减两选。其孔目官比类。请一概例处分。敕旨。依奏。

十一年六月。宗正寺奏。当司府史元额一十六员。内八员先停减。更请二人。通前十员。从之。

长庆元年三月。宗正寺奏。贞元二十一年敕。宗子陪位。放五百七十人出身。今年敕放三百人。伏缘人数至多。不沾恩泽。白身之辈。将老村闾。乞降特恩。更放二百人出身。许之。

太和二年六月。修玉牒官屯田郎中李衢等奏。窃以圣唐玉牒。与史册并驱。立号建名。期于不朽。伏乞付宰臣商量。于玉牒之上。特创嘉名。以光帝籍。敕旨。宜以皇唐玉牒为名。

开成三年正月。宗正卿李玭奏。宗子诸亲。斋郎室长选人。准格。每年遣诸陵庙丞等充保识官。今请选人自于诸司求觅清资。及在任宗子京官。充保识。以凭给解。伏乞编入吏部选格。以为久例。敕旨。依奏。

五年正月。中书门下奏。宗子每进文疏。及举选文状。例皆称皇从高叔祖曾叔祖。既是人臣。颇乖礼敬。臣等延英已具陈奏。伏请令自今已后。应宗子文状。并令具姓氏。不得更言皇从。但令各于姓名下。称某王房。即便可以辨别。敕旨。依奏。

咸通九年敕。沙陀朱耶赤心。赐姓李氏。名国昌。籍系郑王房。以讨平徐州叛卒庞勋功也。

唐会要卷六十六

太仆寺

龙朔二年。改为司驭寺。卿为正卿。咸亨元年。复为太仆寺。光宅元年。改为司仆寺。神龙元年。复为太仆寺。

少卿。　景云元年八月。加一员。韩思复为之。

丞。　大足元年三月六日。加一员。

开成三年。太仆卿赵蕃奏。请差少卿一人。用随年铁印印见在牛羊。堪祠祭及鸣牛。并不印。敕旨。从之。

群牧使

贞观十五年。尚乘奉御张万岁。除太仆少卿。勾当群牧。不入官衔。至麟德元年十二月。免官。三年正月。太仆少卿鲜于正俗。检校陇右群牧监。虽入衔未置使。上元五年四月。右卫中郎将丘义。除检校陇右群牧监。仪凤三年十月。太仆少卿李思文。检校陇右诸牧监使。自兹始有使号。其后苏干。夏侯亮。阳道昕。张仁德。张思廉。宗元爽。周履冰。魏元忠。李道广。贺兰爽。姚元之。宗楚客。平王隆基。宋王成器。王晙。王毛仲。牛仙客。席楚珍。薄承祧。韦衢。章仇兼琼。王　。安禄山。王凤。董佚。唐钦。吕崇贲。李辅国。彭礼盈。乐子昂。相次为之。暨至德后。西戎陷陇右。国马尽没。监牧使与七马坊名额皆废。今又有楼烦监牧使。龙陂监牧使等。检校起置年月未获。

开元三年四月八日敕。诸道牧监官。有阙紧要者。委本使简择明闲牧养者。奏付选司勘实补拟。如非其材。所由科贬。经负犯者。不在奏补之限。牧尉有阙。亦委使司差补。申牒所由。如不足。并申省司速访补拟。

天宝十一载十一月二十五日敕。两京去城五百里内。不得置私牧地。如有。一改官牧。

贞元二十年。福建观察使柳冕奏。置万安监牧于泉州界。悉索部内马五千七百匹。并驴牛八百头。羊三千口。以为监牧之资。人情大扰。经年无所生息。诏罢之。

元和十一年正月。楼烦监牧使中官党文楚。以供征马羸瘠。为诸军所奏。夺绯。没其家财。配隶南衙。

十四年五月。置临海监牧使。命淮南节度使兼之。至太和二年十一月废。

其年八月。于襄州谷城县置临海监牧。以牧马。仍令山南东道节度使兼充监牧使。至太和七年正月。山南东道节度使裴度奏。请停临汉监牧。先置牧养马三千三百匹。废百姓田四百余顷。诏许停之。

太和七年十一月。度支盐铁等使奏。以银州是牧放之地。水草甚丰。国家自艰虞以来。制置都阙。每西戎东牧。常步马相凌。致令外夷寖骄。边备不立。臣得银州刺史刘源状。计料于河西道侧。近市孳生堪牧养马。每匹上不过绢二十匹。下至十五疋。臣已于盐铁司方图收拾羡余绢。除正进外。排比得五万匹。约得三千余匹。今于银州置银州监使。委刘源充使勾当。冀得三数年外。蕃息必多。敕旨。刘源宜兼充银州监牧余委度支使条流讫闻奏。

开成二年七月。夏绥银宥等州节度使刘源奏。伏准太和七年十一月敕。委臣于银州监置监城一所。收管群牧。自立务以后。今计蕃息孳生马。约七千余匹。若雨泽及时。水草丰茂。即并于当监四远牧放。或遇天时亢阳。水草枯竭。即须散将监马。直至绥州界内以来。就远水草。伏以所管官马。其数益多。出于远界须有凭倚。今访择得绥州南界。有空地周回二百余里。堪置马务。四面悬险。贼路不通。纵有突过剽掠。临时度其要害。只着三五十人防捍。即可固守其地。是臣当管界内空地。并非百姓见佃田畴。今请割隶。永属监司。伏乞圣慈。允臣所奏。敕旨。宜委本道差人。与本州刺史勘验。如实无主。使任监司收管。

大理寺

龙朔二年。改为详刑寺。卿为正卿。咸亨元年。复为大理寺。光宅元年。改为司刑寺。神龙元年。复为大理寺。

少卿。　本一员。永徽六年八月十二日。初置。神龙元年。加一员。以侯善业为之。

正。　龙朔二年。改为详刑大夫。咸亨年复旧。

丞。　本八员。天册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省两员。

司直。　武德初。因隋旧制。置六员。

评事。　贞观二十二年十二月九日。置十员。掌出使推覆。后加二员。为十二员。

贞观元年二月二十八日。上谓封德彝曰。大理之职。人命所悬。此官极须妙选。公宜陈其堪者。德彝未对。上曰。戴胄忠正清直。每事用心。即其人也。于是除大理少卿。咸亨三年十月。张文瓘兼大理卿。旬日决疑狱事四百条。莫不允当。皆无怨言。文瓘尝有疾。系囚相与设斋。愿其视事。上元二年疾卒。大理诸囚。一时恸哭。

开元八年敕。内外官犯赃贿。及私自侵渔入己。至解免已上。有诉合雪及减罪者。并令大理审详犯状。申刑部详覆。如实冤滥。仍录名送中书门下。其有远年断雪。近请除罪。亦准此。其余具刑部格。

二十一年七月。大理卿袁仁敬暴卒。系囚闻之。皆恸哭悲歌曰。天不恤冤人兮。何夺我慈亲兮。有理无由申兮。痛哉安诉陈兮。

天宝九载三月十三日敕。大理评事。今后子弟及至亲中。有未历畿县者。不得注授。

建中元年正月敕。大理司评事直。授讫三日内。于四方馆上表。让一人以自代。

贞元四年十月。大理卿于颀奏。诸处推事不尽。须重勘覆。或有诬告等。每失程期。稽滞既多。冤滥难息。诸司及诸馆驿。多以大理为闲司。文牒递报。颇至稽滞失望。今后各令别置文例。切约所由。稍涉稽迟。许本寺差官累路勘覆。如所稽迟处分。州县本判官。请书下考。诸司使本推官。夺一季俸料。敕旨。依奏。

元和四年九月敕。刑部大理。覆断系囚。过为淹滞。是长奸幸。自今以后。大理寺检断。不得过二十日。刑部覆下。不得过十日。如刑部覆有异同。寺司重断。不得过十五日。

省司重复。不得过七日。如有牒外州府看勘节目。及于京城内勘。本推即以报牒到后计日数。被勘司却报。不得过五日。仍令刑部大理寺具初授文牒月日。及有牒勘者。具遣牒及报牒到月日。牒报都省。及牒访察使。各准敕文。勾举纠访。如有违越。奏听进止。其有狱情可疑。宜再三详审。非限内可毕者。即别状分析。寺司每月具已断未断囚姓名事由闻奏。并申报中书门下。

五年二月。大理寺奏。当寺狱丞四员。准六典。合分直守狱。承前虽俸料寡薄。当寺自有诸色钱物优赏。免至虚贫。十年以来。曹司贫迫。无肯任者。遂令狱务至重。检校绝官。今伏请省两员。置两员。取所省员料钱。并以优给见置者。庶令吏曹可注。职事得人。敕旨。依奏。

十五年。大理寺奏。当司府史。许七考入流。敕旨。依奏。

其年六月。敕减大理评事两员。以增六丞之俸。

太和元年十月。大理寺奏。准吏部起请。当司府史二十员。减下三员。又勒转选。请准敕附甲。及不减员。敕旨。依奏。

开成四年二月。刑部奏。大理司直张黔牟。在寺宿直。以婢自随。合判官一任。当徒一年。从之。

其年十一月赦节文。刑法之官。人命所系。顷频有诏旨。令择才能。每当朔望。须备顾问。宜令中书门下。更加选择。

会昌元年六月。大理寺奏。当寺司直评事。应准敕差出使。请废印三面。比缘无出使印。每经州县及到推院。要发文牒追获等。皆是自将白牒。取州县印用。因兹事状。多使先知。为弊颇深。久未厘革。臣今将请前件废印。收锁在寺库。如有出使官。便令赍去。庶免刑狱漏泄。州县烦劳。敕旨。依奏。仍付所司。

其年十一月。又奏请创置当寺出使印四面。臣于六月二十八日。伏缘当寺未有出使印。每准敕差官推事。皆用州县印。恐刑狱漏泄。遂陈奏权请废印三面。伏以废印经用年多。字皆刓缺。臣再与当司官吏等商量。既为久制。犹未得宜。伏请准御史台例。置前件出使印。其废印却送礼部。敕旨。宜量置出使印三面。

二年十月。中书门下奏。大理寺法官。伏见卫觊称。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任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臣等商量。望委中书门下。精择法官。选任不得在文学官之后。如有缺员。兼委大理卿自举所知。举不得人。显加殿罚。向后御史台取御史。数至三人以上。即须取法官一人。所冀刑法之官。皆知劝励。敕旨。从之。

大中三年三月。大理寺奏。当寺司直评事。从前不循公理。到官便求分司。回避出使。致令官职失守。劳逸不均。伏请从今以后。待次充使后。即往分司。如未出使。不在分司限。敕旨。依奏。

四年七月。大理寺卿刘蒙奏。准文明元年四月敕。律令格式。为政之先。有类准绳。不可乖越。如闻内外官寮。多不习律。退食之暇。各宜寻览。仍以当司格式。书于厅之壁。

俯仰观瞻。免使遗忘。今以年代遐旷。屋壁改移。文字不修。瞻仰无所。就中大理寺评断之司。尤为要切。臣已于本寺厅粉壁。重写律令格式。敕旨。尚书省郎官。亦委都省检勘。依旧抄撮要。即写于厅壁。

其年十月。大理少卿崔杞奏。当寺官人。今后在寺详断。或出使推案。有犯赃私者。请于例程加罪一等。余犯即准旧式。从之。

鸿胪寺

龙朔二年。改为司宾寺。卿为正卿。咸亨元年。复为鸿胪寺。光宅元年。改为司宾寺。神龙元年。复为鸿胪寺。

少卿。　本一员。景云二年十一月四日。加一员。以刘兴为之。

开元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敕。鸿胪当司官吏以下。各施门籍出入。其译语掌客出入客馆者。于长官下状牒馆门。然后与监门相兼出入。

天宝八载三月二十七日敕。九姓坚昆诸蕃客等。因使入朝身死者。自今后。使给一百贯充葬。副使及妻。数内减三十贯。其墓地。州县与买。官给价直。其坟墓所由营造。

十三载二月二十七日。礼宾院。自今后。宜令鸿胪勾当检校。应缘供拟。一物已上。并令鸿胪勾当。

大历四年七月。诏罢给客省之廪。每岁一万三千斛。永泰已后。益以多事。四方奏计。或连岁不遣。仍于右银台门置客省以居之。上书言事者。常百余人。蕃戎将吏。又数十百人。其费甚矣。至是皆罢。

建中元年七月。以鸿胪寺左右威远营隶金吾。

元和九年六月。置礼宾院于长兴里之北。

司农寺

龙朔二年。改为司稼寺。卿为正卿。咸亨元年。改为司农寺。

少卿。　武德初四员。贞观二年减两员。

木炭使

天宝五载九月。侍御史杨钊。充木炭使。永泰元年闰十月。京兆尹黎干。充木炭使。自后京兆尹常带使。至大历五年停。贞元十一年八月。户部侍郎裴延龄。充京西木炭采造使。十二年九月停。

景云二年六月十三日敕。中书门下。御史台。尚书省。造食户衣粮。令司农每季给付。

天宝元年六月。司农少卿王翼奏。应请司诸禄。望准开元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敕。并令孟月三旬内给了。仍望预分请日。每司一时分付讫。其历便封送当寺。若逢阴雨。仓司灼然事故未得给者。当日牒上所由。待给诸司毕后。准前勘会分付。敕旨。依奏。

天宝五载三月敕。司农钱谷是司。其官人等。并不在差使限。

干元元年十月。司农寺奏。旧规名额。仍为中署。特望升入上署。敕旨。依奏。

贞元五年。司农少卿李坚。立太仓石柱记云。贞元五年。四海文明。天子唯谷是恤。思富国便民之事。莫若端本。尊以农事。故廪庾囷仓。尤切圣虑。俾少卿一人。专领其署。盖欲难其任。而重其事也。

七年十月。司农卿李模。有罪免官。

初。司农当供三宫冬菜二千车。以度支给车直稍贱。又阻雨不时。菜多伤败。模以度支为辞。上责其不先闻奏。故免之。于是模奏司农菜不足。请京兆市之。京兆尹薛　。万年令韦彤。禁有菜者私卖。上令夺　俸一月。彤俸三月。

元和三年八月。司农少卿崔鄘奏。停太仓一员。监事二员。从之。

太和七年八月九日敕。司农寺每年供宫内。及诸厨各藏菜。并委本寺自供。其菜价。委京兆府约每年时价支付。更不得配京兆府和市。太仓出给纳。

太府寺

龙朔二年。改为外府寺。卿为正卿。咸亨元年。复为太府寺。光宅元年。改为司府寺。神龙元年。复为太府寺。

少卿。　武德初。置二人。贞观元年。省两员。龙朔二年正月十五日。加一员。以韦思齐为之。太极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又加一员。分为两京检校。以崔谔为之。

丞。　武德初五员。贞观元年省一员。

常平署。　显庆三年十月三日置。

武德八年九月敕。诸州斗秤。经太府较之。

开元九年敕格。权衡度量。并函脚杂令。诸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三尺为大尺。诸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粒为龠。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斗为大斗。十斗为斛。诸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诸积秬黍为度量权衡者。调钟律。测晷景。合汤药。及冕服制用之外。官私悉用大者。京诸司及诸州。各给秤尺。及五尺度斗升合等样。皆铜为之。关市令。诸官私斗尺秤度。每年八月。诣金部太府寺平较。不在京者。诣所在州县平较。并印署。然后听用。

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敕。左右藏官。典职在出纳。不得判摄外事。及帖诸司。

需要更多新书　请至来[illegible]吧

天宝九载二月十四日敕。自今以后。¥皆以三斤四两为斗。盐并勒斗量。其车轴长七尺二寸。除陌钱每贯二十文。余¥等同。

大历十年三月二十二日敕。自今以后。应付行用斗秤尺度。准式取太府寺较印。然后行用。至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太府少卿韦光辅奏称。今以上党羊头山黍。依汉书律历志。较两市时用斗。每斗小较八合三勺七撮。今所用秤。每斤小较一两八铢一分六黍。今请改造铜斗斛尺秤等行用。制曰。可。至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敕。公私所用旧斗秤。行用已久。宜依旧。其新较斗秤宜停。

太和五年八月。太府奏。斗秤旧印。本是真书。近日已来。假伪转甚。今请省寺各撰新印。改篆文。敕旨。宜依。六年四月敕。金部所奏条流。诸州府斗秤等。诸州皆有太府寺先颁下铜升斗及秤见在。每年较勘。合守成规。今若忽重条流。又须别有征敛。无益于事。徒为扰人。宜并仍旧。但令所在长吏。切加点检。不得致有差殊。

少府监

武德初。以兵革未定。置军器监。废少府监。贞观元年正月。分太府中尚方。左尚方。右尚方。织染方。掌治方五署。置少府监。通将作国子为三监。龙朔二年。改为内府监。咸亨元年。复为少府监。光宅元年。改为尚方监。神龙元年。复为少府监。其令少随监名改复也。

少监。　本一员。太极元年二月十八日。加一员。以孔仲思为之。至开元十一年。罢军器监。隶入少府监。为甲弩坊。更置少监一员统之。以冯绍贞为之。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省一员。

中尚署。　本中尚方。天后时去方字。避监号。开元已来。别置中尚使。以检校进奉杂作。多以少府监及诸司高品为之。

永徽六年十一月。诏曰。少府监非军国所须。宗庙之用。并不须饰以珠玉。

显庆六年二月十六日敕。南中有诸国舶。宜令所司。每年四月以前。预支应须市物。委本道长史。舶到十日内。依数交付价值市了。任百姓交易。其官市物。送少府监简择进内。

景龙二年四月十四日。敕少府。季别先出钱二千贯。别库贮。每别敕索物。库内无者。即令市进。皆须对主付值。不得且令供物。于后还钱。其钱兼以绢布丝绵充数。其祠进明衣及布。亦用此物充。

将作监

龙朔二年。改为缮工监。咸亨元年。复为将作监。光宅元年。为营缮监。神龙元年。复为将作监。

大监。　本为大匠。龙朔二年为大监。咸亨元年为大匠。天宝十一载为大监。依旧。

少监。　本一员。大足元年二月六日。加一员。以杨务廉为之。

中校署。　开元二年置。

天宝四载四月敕。将作监所置。且合取当司本色人充直者。宜即简择发遣。内作使典。亦不得辄取外司人充。其诸司非本色直。及额外直者。亦一切并停。自今以后。更不得补置。如岁月深久。尚或因人。所由长官。量事贬降。其所应直。决一顿。配役边军。

建中元年九月。将作监上言。宣政内廊。有摧坏者。今当修之。准阴阳书。谓是岁孟冬为魁罡。不利修作。请卜他时。上曰。春秋之义。启塞从时。若修毁完败。何时之择。诡妄之书勿征。乃修。

国子监

武德初。为国子学。隶太常寺。贞观元年五月。改为监。龙朔二年。改为司成馆。咸亨元年。复为国子监。光宅元年。改为成均监。神龙元年。复为国子监。

东都国子监

龙朔二年正月十八日置。学官学生。分于两教授。

祭酒。　龙朔二年。改为大司成。咸亨元年。复为祭酒。光宅元年。改为成均祭酒。神龙元年。复为祭酒。

贞观中。孔颖达为祭酒。准故事。上日。开讲五经题。至天后朝。诸武驸马为祭酒。乃判祥瑞案三道。非旧典也。

司业。　武德初省。贞观六年二月二日。置一员。龙朔二年。改为少司成。咸亨元年。复为司业。本一员。太极元年二月十八日。加一员。以萧宪为之。

国子博士。　龙朔二年。改为司成宣业。咸亨元年复旧。

丞。　武德初。省隋三员。置一员。

长安四年四月四日敕。国子监宜置直讲四人。四考听选。

大历五年八月。皇太子于国学行齿胄之礼。国子司业归崇敬。以国学及官名不正。并请改之。上疏曰。礼记王制曰。天子学曰辟雍。五经通义云。辟雍。养老教学之所也。以形制言之。雍。壅也。辟。璧也。言壅水环之圜如璧形。以义理言之。辟。明也。雍。和也。言以礼乐明和天下。礼记亦谓之泽宫。射义云。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宫。故前代文士。亦呼为璧池。亦曰璧沼。亦谓之学省。后汉光武立明堂辟雍灵台。谓之三雍。至明帝。躬行养老于其中。晋武帝亦作明堂辟雍灵台。亲临辟雍。行乡饮酒之礼。又别立国子学。以殊士庶。永嘉南迁。唯有国子学。不立辟雍。北齐立国子寺。隋初亦然。至炀帝大业十三年。改为国子监。今国家富有四海。声名文物之盛。唯辟雍独阙。伏请改国子监为辟雍省。又以祭酒之职。非学官所宜。按周礼师氏。掌以美诏王。敢请改祭酒为大师氏。位正三品。又司业者。义在礼记云。乐正司业。正。长也。言乐官之长。司主此业。尔雅云。大板谓之业。按诗周颂。设业设虡。崇牙树羽。则业是悬钟磬之虡也。今太学既不教乐。于义则无所取。请改司业一为左师。一为右师。位正四品。又以五经六籍。古先哲王致治之式也。国家创业。取士之法。立明经。发微言于众学。释回增美。选贤与能。自艰

难以来。取人颇异。考试不求于文艺。及第先取于帖经。遂使颛门业废。请益无从。师资礼亏。传授义绝。今请以礼记左传春秋为大经。周礼仪礼毛诗为中经。尚书周易为小经。各置博士一员。其公羊谷梁。文疏既少。请共准一中经。通置博士一员。所择博士。兼通孝经论语。依凭章疏。讲解分明。注引旁通。问十得九。兼德行纯洁。文辞雅正。仪刑规范。可为师表者。令四品以上。各举所知。在外者给驿。年七十已上者。备礼征聘。其国子太学。四门三馆。各立五经博士。品秩上下。生徒之数。各有等差。旧博士助教直讲直经。及律馆算馆书馆助教。请皆罢省。其教授之法。学生至监。谒同业师。其所贽修一束。清酒一壶。衫布一段。其色随师所服。师出中门。延入与坐。割修酌酒。三爵而止。乃发箧出经。抠衣前请。师为依经辨理。举一隅。然后就室。每朝晡二时。居讲堂说释道义。发明大体。兼教以文行忠信之道。示以孝悌睦友之义。旬省月试。时考岁贡。以生徒及第多者为博士考课上下。疏奏不从。

元和元年正月敕。自今以后。国子祭酒司业。及学官。并须取有德望学识人充。四月。国子祭酒冯伉奏。应解学生等。国家崇儒。本于勤学。既居庠序。宜在交修。其有艺业不勤。游处非类。樗蒲六博。酗酒喧争。凌慢有司。不修法度有一于此。并请解退。又有文章帖义。不及格限。频经五年。不堪申送者。亦请解退。其礼部所补生。到日。亦请准格帖试。然后给厨役。每日一度。试经一年。等第不进者。停厨。庶以上功。示其激劝。又准格。九年不及第者。即出监。闻比来多改名却入。起今以后。如有此类。请退送法司。准式科处。敕旨。依奏。

二年八月。国子监奏。准敕。今月二十四日。诸州府乡贡明经进士见讫。宜令就国子学官讲论。质定疑义。仍令百寮观礼者。伏恐学官职位稍卑。未足饰扬盛事。伏请选择常参官。有儒学者三两人。与学官同为讲说。庶得圣朝大典。辉映古今。于是命兵部郎中蒋武。考功员外郎刘伯刍。著作郎李蕃。太常博士朱颖。郯王府谘议章廷珪。同赴国子监论讲。

其年十二月。国子监奏。两京诸馆学生。总六百五十员。请每馆定额如后。两监学生。总五百五十员。国子馆八十员。太学馆七十员。四门馆三百员。广文馆六十员。律馆二十员。书馆十员。算馆十员。又奏。伏见天宝以前。各馆学生。其数至多。并有员额。至永泰后。西监置五百五十员。东监近置一百员。未定每馆员额。今谨具定额如后。伏请下礼部。准额补置。敕旨。依奏。

其年十二月敕。东都国子监。量置学生一百员。国子馆十五员。太学馆十五员。四门馆五十员。广文馆十员。律馆十员。书馆三员。算馆二员。

十三年十一月。祭酒郑余庆。以太学荒坠日久。生徒不振。遂请率文官俸禄。修广两京国子监。时论美之。

十四年十二月。郑余庆又奏。京见任文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并外使兼京正员官。每月所请料钱。请每贯抽一十文。以充国子监修造文宣王庙。及诸屋宇。并修理经壁。监中公廨杂用。有余。添充本钱。及诸色。随便宜处置。敕旨。宜依。

长庆二年闰十月。祭酒韦干度奏。当监四馆学生。每年有及第阙员。其四方有请补学生人。并不曾先于监司陈状。便自投名礼部。计会补署。监司因循日久。官吏都不检举。但准礼部关牒收管。有乖大学引进之路。臣忝守官。请起今已后。应四馆有阙。其每年请补学生者。须先经监司陈状。请替某人阙。监司则先考试通毕。然后具姓名申礼部。仍称

[illegible]書香多新[illegible] 請進來[illegible]吧

堪充学生。如无监司解申。请不在收管之限。旧例。每给付厨房。动多喧竞。请起今已后。当监进士明经等。待补署毕。关牒到监司。则重考试。其进士等若重试及格。当日便给厨房。其明经等考试及格后。待经监司牒送。则给厨房。庶息喧争。当监四馆学生。有及第出监者。便将本任房转与亲故。其合得房学生。则无房可给。请起今已后。学生有及第出监者。仰馆子先通收纳房。待有新补学生公试毕后。便给令居住。当监承前并无专知馆博士。请起今已后。每馆众定一人知馆事。如生徒无故喧竞者。仰馆子与业长。通状领过。知馆博士则准监司条流处分。其中事有过误。众可容恕。监司自议科决。自有悖慢师长。强暴斗打。请牒府县锢身。递送乡贯。敕旨。宜依。

太和五年十二月。国子祭酒裴通奏。当司所授丞簿。及诸馆博士助教直讲等。谨按六典云。丞掌判监事。凡六学生每岁月业成。上于监者。以其业与司业祭酒试之。明经帖经。口试策经义。进士帖一中经。试杂文。策时务。征故事。注云。其试法皆依考功口试。明经帖限通八以上。明法等皆通九以上。主簿掌印勾检。凡学生有不率师教者。则举而免之。其频三年下第。九年在学无成者。亦如之。注云。假如违程限。及作乐杂戏者。亦同。唯弹琴习射不禁。诸博士助教。皆分经教授学者。每授一经。必令终讲。所讲未终。不得改业。诸博士助教。皆计当年讲授多少。以为考课等级。应补当司诸学生等。按学令云。诸生先读经文通熟。然后授文讲义。每旬放一日休假。前一日。博士考试。其试读每千言。内试一帖。帖三言讲义者。每二千言内问大义一条。总试三条。通二为及第。通一及不全通者。酌量决罚。谨具当司官吏。及学生令典条件如前。伏望敕下有司。允臣所奏。敕旨。宜依。

七年八月。国子监起请。准今月九日德音节文。令监司于诸道搜访名儒。置五经博士一人者伏以劝学专门。复古之制。博采儒术。以备国庠。作事之初。须有奖进。伏请五经博士。秩比国子博士。今左氏春秋礼记周易尚书毛诗为五经。若论语尔雅孝经等。编简既少。不可特立学官。便请依旧附入中经。敕旨。依奏。

其年十二月。敕于国子监讲论堂两廊。创立石壁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样四十卷。

开成元年。宰相兼国子祭酒郑覃奏。请置五经博士各一人。缘无禄俸。请依王府官例给禄粟。从之。

二年八月。国子监奏。得覆定石经字体官翰林待诏唐元度状。伏准太和七年二月五日敕。覆九经字体者。今所详覆。多依司业张参五经字为准。其旧字样。岁月将久。画点参差。传写相承。渐致乖误。今并依字书与较勘。同商较是非。取其适中。纂录为新加九经字样一卷。请附于五经样之末。用证缪误。敕旨。依奏。

四年二月。中书门下奏。伏以朝廷兴复古制。置五经博士。以奖颛门之学。为训胄之资。必在得人。不限官次。今定为五品俸入。四方有经术相当。而秩卑身贱者。不可以超授。有官重而通诗达礼者。不可以退资。从今已后。并请敕本色人中选择。据资除授。令兼博士。其见任博士。且仍旧。敕旨。宜依。

大中五年十一月。国子祭酒冯审奏。孔子庙堂碑。是太宗皇帝建立。睿宗皇帝书额。备称唐德。具赞鸿猷。染翰显然。贞石斯在。洎武后权政。国号僭窃。于篆额中闲。谬加大周两字。今岂可尚存伪号。以紊清朝。疑误将来。流传僭谬。其大周两字。伏望天恩。许令琢去。谨录奏闻。敕旨。冯审所请刊正讹文。颇协事体。宜依。

广文馆

天宝九载七月十三日置。领国子监进士业者。博士助教各一人。品秩同太学。以郑虔为博士。至今呼郑虔为郑广文。

书算学。　贞观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置。隶国子学。

律学。　显庆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奏置。令习李淳风等注释五曹孙子等十部算经。为分二十卷行用。

显庆三年九月四日。诏以书算学业明经。事唯小道。各擅专门。有乖故实。并令省废。至龙朔二年五月十七日。复置律学书算学官一员。三年二月十日。书学隶兰台。算学隶秘书局。律学隶详刑寺。

军器监

武德元年置。贞观元年三月十日废。并入少府监。开元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军器使为监。领弩甲二坊。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罢。隶入少府监。为甲弩坊。加少监一员以统之。天宝六载五月二十八日。复置。

干元元年六月十三日。又废置使。其监已下并停。

西京军器库

开元十一年五月五日置。二十五年五月十八日废。依旧为甲坊。

干元元年六月。敕军器监改为军器使。大使一员。副使二员。判官二员。其使以内官为之。

贞元四年二月。自武德东门筑垣。约在藏库之北。属于宫城东垣。于是武库遂废。其军式器械。隶于军器使。

都水监

武德八年置都水署。隶将作监。贞观六年八月六日。置监。罢将作监。龙朔二年。改为司津监。咸亨元年。复为都水监。光宅元年二月。改为水衡监。神龙元年。复为都水监。

使者。　武德初。为都水令。贞观六年。改为使者。龙朔二年。改为监。咸亨元年。改为使者。光宅元年。改为都水府。神龙元年。改为使者。

诸津。　在京兆河南府界者。隶都水监。外州者。隶当界州县。

大历六年十一月三日敕。应祠祭干鱼　。宜令都水监依样每年起十月造掌。随祭供用。其醢鱼肉。据用数依限送光禄寺令供造。

宫苑监

武德九年七月十九日。置洛阳宫监。显庆二年十二月十日废洛阳总监。改青城宫监为东都苑北面监。明德宫监为东都苑南面监。洛阳宫农圃监为东都苑东面监。食货监为东都苑西面监。

天宝十载八月二十七日。敕。白兽。日华。叡武。南辟仗等门。宜令宫苑通管捉。

西京苑总监

永淳元年五月十日。置东都监。管诸圃苑。未置已前。隶司农寺。

先天元年十月十日敕。总监每年支杂物。到。其抄数于本门进。若宫内所须。别索供讫。每月终。宜令监司具破用数进。

开元七年七月十一日敕。总监破用钱物。一事已上。须南衙勾当。宜令总监自勾。每月进一本历来。内自勾勘。

宝历二年十二月敕。总监职掌官员。并宜停废一百二十四人。先属诸军。各归本司。余七百三人。勒纳牒身。放归本管。

开成五年四月敕。总监宜令内官司管。仍别置使。其总监及丞簿共四员。宜并停。

唐会要卷六十七

东宫官

太子太师。太傅。太保。　隋朝秩二品。皇朝因之。

少师。少傅。少保。　隋朝降三师一等。皇朝因之。至先天元年二月二十六日。诏东宫三师三少。宜开府。置令丞各一人。仍隶詹事府也。

太子宾客。　显庆元年正月十九日置。初无员品。选高名重德者为之。遂以韩瑗。来济。许敬宗兼之。开元中。始编入令。置四员。建中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又加两员。兴元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又加四员。贞元四年正月一日。敕宜留元额四员。余并勒停。

詹事府

龙朔二年。改端尹府。咸亨元年。复为詹事府。光宅元年。改为宫尹府。神龙元年。又改为詹事府。

詹事。　一人。贞观元年置。龙朔二年。改为端尹。咸亨元年复旧。天授中。改为宫尹。神龙元年。复为詹事。

少詹事。　一人。贞观初置。龙朔二年。改少尹。咸亨元年复旧。天授中。又为少尹。神龙元年复故。

丞。　二人。龙朔二年。改为端尹丞。咸亨元年复故。天授中。又改为宫尹丞。神龙元年复故。

司直。　二人。显庆元年置。龙朔二年二月九日。改隶桂坊。后罢桂坊。却隶詹事府。

贞观七年。魏王泰移居武德殿院。太子太师魏征谏曰。此殿在内。处所宽闲。参候往来。极为近便。但魏王既是爱子。陛下常欲其安全。每事抑其骄奢。不处嫌疑之地。今移此殿。便在东宫之西。海陵昔居。时人以为不可。虽时移事异。犹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安息。既能以宠为惧。伏愿成其美。

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诞皇太孙。太子宴宫寮于宏教殿。太宗幸东宫。自殿北门入。谓宫臣曰。顷来生业稍可。非乏酒食。而唐突公等宴会。朕有甲馆之庆。故就公为乐耳。谓太子曰。尔国之储贰。府藏是同。金玉绮罗。不足为赐。但先王典籍。可鉴诫耳。因赐尚书毛诗孝经各部。太子太傅萧瑀曰。今所赐书。请陈其要。上许之。瑀乃先说孝经。次述尚书。末叙毛诗。咸举其要旨。申明义趣。可为深诫者。皆委曲言之。上大悦。以为师傅得人。

开成二年。宰臣郑覃。兼太子太师。欲于尚书省上事。太子詹事冯定奏曰。据太子太师隶詹事府。不合于都省上事。乃诏于本府上事。

左春坊

本门下坊。龙朔二年。改为左春坊。咸亨元年。复为门下坊。景云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改为左春坊。

左右庶子。　龙朔二年。改为左右中护。咸亨元年。复为庶子。

长安二年正月。太子左庶子王方庆上言。谨按典籍所载。人臣与人主言。及上表。未可称皇太子名者。为太子皇储。其名尊重。不可指斥。所以不言。晋尚书仆射山涛启事。称皇太子而不言名。涛当朝名士。必稽典故。其不称名。应有凭准。朝臣尚犹如此。宫臣讳则不疑。今东宫殿及门名。皆有触犯。临时谕启。回避甚难。孝敬皇帝为太子。改宏教门为崇教门。沛王为太子。改崇贤馆为崇文馆。皆避名讳。以尊典礼。此则成例。并为模范。伏望天恩。因循旧式。付所司改。从之。

贞元元年七月。敕左右庶子。准天宝三载敕。合在左右丞侍郎之下。诸司四品官之上。今在少卿之下。非也。宜改正。

太和四年十一月。左庶子孙革奏。当司典膳等五局郎。伏以青宫列局。护翼元良。必用卿相子弟。先择文学端士。国朝不忘慎选。冀得其人。或扬历清资。或致位丞相。今以年月浸久。渐至讹替。缘其俸禄稍厚。近年时有流外出身者。侥求授任。稽诸故事。未尝闻流外得厕此官。若不约绝。实玷流品。当司有司经局校书正字。品秩至卑。而文学之人。竞趋求者。盖以必取其人。无有尘杂故也。今五局郎资序。本是清品。若使流外不已。则此司官属。渐成芜蔓。伏请自今以后。吏部不得更注拟流外人。其见任官中有流外者。许臣具名衔牒吏部。至注官日注替。敕旨。宜依。其见任官是流外出身授者。待终考秩。自今以后。吏部更不得注拟。

中允。　武德初为内允。三年三月十日。改中允。又隶门下坊。永徽三年八月二十日。又避皇太子讳改为内允。中舍人改为内舍人。显庆元年。太子废。复为中允。龙朔二年。改为左赞善大夫。咸亨年改复为中允。

司议郎。　贞观十八年十月四日。皇太子上表曰。臣闻汉书曰。太子既冠成人。乃有纪过之史。今所以冒敢陈闻。请遵故实。愿置史职。用为箴诫。于是门下坊置司议郎四员。正六品上。掌侍奉规谏。驳正启奏。并录东宫记注。分判坊事。以敬播来济为之。马周叹曰。所恨资品妄高。不得历居此职。不无恨焉。

仪凤四年五月。皇太子贤颇迩声色。司议郎韦承庆上书谏曰。臣闻太子者。君之贰。国之本也。所以承宗庙之重。系亿兆之心。万国以贞。四海属望。况殿下有少阳之位。有天挺之姿。片善而天下必闻。小能而天下咸服。岂可不为尽善尽美之事。以取可久可大之名哉。伏愿博览群书。以广其德。屏退声色。以抑其情。为上嗣之首称。奉圣人之洪业。

左右谕德。　龙朔二年。置左右谕德各一人。

左右赞善大夫。　龙朔二年。改中允为赞善大夫。至咸亨元年。复为中允。仪凤四年二月十一日。别置左右赞善大夫。各十员。以授诸王之子。景云二年二月五日。始兼用庶姓。开元七年。各省五员。

贞元十六年五月。以崔芊为右赞善大夫。充太子侍直。新名也。

司经局。　龙朔二年二月九日。改为桂坊。罢隶左春坊。管崇贤馆。仍置太子文学四员。司直三员。咸亨年改为司经局。仍依旧隶左春坊。其崇贤馆及司直。并依旧。

洗马。　龙朔二年。改为司经大夫。三年三月九日。改为桂坊大夫。咸亨元年复旧。

典设局。　武德令为济司局。典设郎为太子斋郎。

咸亨元年。皇太子久在内不出。稀与宫臣接见。典膳丞邢文伟请减膳。上启曰。窃见礼大戴记曰。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司过之史。亏膳之宰。史之义不得不书过。不书则死之。宰之义不得不彻膳。不彻则死之。近者以来。未甚延纳。谈义不接。谒见尚稀。参朝之后。但与内人独居。何由发挥圣智。使浚哲文明者乎。今史虽阙官。宰当奉职。忝备所司。不敢逃死。谨守礼经。遽申减膳。其年。右史员阙。宰臣进拟数人。上曰。邢文伟嫌我儿不读书。不肯与肉吃。此人甚正。宜可为右史。遂拜。

右春坊

武德初。因隋旧。号典书坊。龙朔二年。改为右春坊。咸亨元年。又改为典书坊。景龙元年。改为右春坊。

舍人。　龙朔年改为右司议。咸亨元年复旧。

家令寺

龙朔二年。改为宫府寺。家令为宫府大夫。咸亨元年。复为家令寺。

率更令

龙朔二年。改为司更寺。令为司更大夫。咸亨元年。复为率更令。

太子仆寺

龙朔二年。改为驭仆寺。仆为驭仆大夫。咸亨元年。复为仆寺。

太子千牛。　龙朔年。改为左右奉裕。咸亨年复旧。

王府官

武德令。师一人。景云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改为傅。开元二年九月六日省。已后复置。

武德年令。又有王国常侍郎舍人等官。开元初定令。并除之。宝历三年六月。琼王府长史裴简永状。请与诸王共置王府一所。伏见诸王府本在宣平坊东南角。摧毁多年。因循不修。至元和十三年七月十三日。庄宅使收管。其年八月二十五日。卖与邠宁节度使高霞宇。伏以在城百官。皆有曹局。惟王府寮吏。独无公署。每圣恩除授。无处礼上。胥徒散居。难于管辖。遂使下吏因兹弛慢。王官为众所轻。虽蒙列在官班。皆为偷安散秩。伏以府因王制。官列府中。府既不存。官司虚设。伏乞赐官宅一区。俾诸府合而共局。庶寮会而异处。如此则人吏可令衙集。案牍可见存亡。都城无废阙之曹。道路息是非之论。敕旨。宜赐延康坊阎令琬宅一所。仍令所司检计。与量修改。及逐要量约什物。

二年十月。改诸卫及率府王府等司。应无厨给朝官等。自今以后。每放寺观行香。及有期集。宜令依廊下料。各与饭一餐仍令所由与京兆府计会。行香即就寺观。别有期集。即于侧近店舍。并委京兆府。据人数。使取当处幕次床榻铛釜供借。如行香分在两处以上。准随中书门下一处。即勒廊下所由勾当。他处即京兆府使与本料。与勾当造食。

太和六年。上以鲁王永年渐长。择名儒为其府属。用户部侍郎庾敬休兼王傅。户部郎中李践方兼司马。太常少卿郑肃兼长史。其年。鲁王为太子。以郑肃尝侍鲁王。言论典正。复令为吏部侍郎兼太子宾客。东宫受经。既而太子母妃失宠。上有废斥意。肃兼长史。因召见。深陈邦国大本。君臣父子之意。上改容嘉之。然太子竟以得罪废。

致仕官

旧制。年七十以上应致仕。若齿力未衰。亦听厘务。凡请致仕。五品以上奏闻。六品以下由尚书省录奏。

贞观二年九月一日诏。内外文武群官。年老致仕。抗表去职者。朝参之班。宜在本品见任之上。

显庆元年四月制。文武官五品以上。老及病不因罪解。并五品以上散官。以礼停任者。听同致仕。

开元五年十月十四日敕。致仕官应物。令所由送至宅。三品以上。并听朝朔望。

其年十一月。致仕官子弟无京官者。其在外者。听一人停官侍养。

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敕。曾任高品官。不缘贬责为卑品官者。致仕身亡。并听同高品例。

需要更多资料　请进来[illegible]吧

二十年正月七日制。曾任五品以上清资官。以理去职者。所司具录名奏。老病不堪厘务者。与致仕。

天宝九载三月二十三日敕。如闻六品以下致仕官。四载之后。准各并停。念其衰老。必藉安存。岂限其高卑。而恩有差降。应五品下致仕官。并终其余年。仍永为例程。

建中三年九月十二日敕。致仕官所请半禄料。及赐物等。并宜从敕出日。于本贯及寄住处州府支给。至贞元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致仕官给半禄料。其朝会及朔望朝参。并依例程。自今以后。宜准此。

贞元四年四月。以前左散骑常侍致仕丘为复旧官。初。为致仕还卿。特给禄俸之半。既丁母丧。苏州疑所给。请于观察使韩滉。以为授官致仕。令不理务。特给禄俸。惠养老臣也。不可以在丧为异。命仍旧给之。唯春秋二时羊酒之直则不给。虽程序无文。见称折衷。及是为服除。乃复之。

五年三月。以太子少傅兼吏部尚书萧昕为太子少师。右武卫上将军鲍防为工部尚书。前太子詹事韦建为秘书监。并致仕。仍给半禄及赐帛。其俸料悉绝。上念旧老。特命赐其半焉。致仕官给半禄料。自昕等始也。

九年八月。以太子右庶子史馆修撰孔述睿为太子宾客。赐紫金鱼袋。致仕。述睿年未七十。以疾免。累表方许。赐帛五十匹。衣一袭。故事。致仕还乡。不给公乘。上宠儒者。命给公乘遣之。

长庆三年四月敕。尚书左丞孔戣。可守礼部尚书。致仕。仍委所在长吏。岁时亲自存问。兼致羊酒。如至都。其刍米什器之类。委河南尹量事供送。务从优礼。筋力未衰。坚请休退。故示优礼。

太和元年四月。检校右仆射兼太子少傅杨于陵。以左仆射致仕。特恩令全给俸料。上疏云。臣以年力衰退。陈乞休闲。伏蒙圣恩。特赐矜免。授尚书左仆射。致仕。全给俸料。臣伏以朝廷致禄。本为职劳。衰病乞闲。自宜家食。而半给之俸。近古所行。义诚属于优贤。事亦兼于养老。以臣慵耄。敢当料程。伏以思维。已为过幸。今若又踰常制。重启殊恩。锡端寮之厚俸。为朽质之私费。循理抚事。情所不安。招损害盈。臣所深惧。伏乞俯回圣眷。再敕有司。得从半禄之文。斯乃残年之幸。敕批云。卿早更委任。每着声猷。累闻告老之辞。勉遂悬车之请。故优廪禄。示以宠劳。谦光有终。虽君子之贞吉。当仁不让。亦先哲之格言。宜体至怀。即断来表。明日。又更让。从之。

其年九月敕。请致仕官。近日不限品秩高卑。一例致仕。酌法循旧。颇越典章。自今以后。常参官五品。外官四品者。然后许致仕。余停。

三年四月。右庶子致仕滕　奏。伏蒙天恩致仕。今欲归家。乡在浙东。道途遥远。官参四品。伏乞特给婺州已来券。庶使衰羸获安。光荣乡里。敕旨。滕　致仕还乡。家贫路远。宜假公乘。允其所请。自今以后。更有此类。便为定例。

员外官

员外官及试官等。夫设官分职。董事置吏。得人则天下自治。尚书犹云。官不必备。

惟其人。则员外官之设可知也。员外及检校试官斜封官。皆神龙以后有之。开元大革前事。多已除去。唯皇亲战功之外。不复除授。今则贬责者。然后以员外官处之。

永徽五年八月。蒋孝璋除尚药奉御。员外特置。仍同正员。员外官自此始也。又显庆五年五月。授廖绍文检校书郎员外。置同正员。又云。员外官自此始。未知孰是也。

神龙元年五月三日敕。内外员外官。及检校试官。宜令本司长官。量闲剧取资历。请与旧人分判曹事。自外并不在判事之限。其长官副贰官。不在此限。

景龙二年。长宁。宜城。定安。新都。金城等公主。及皇后陆氏妹郕国夫人。冯氏妹崇国夫人。并昭容上官氏。与其母沛国夫人郑氏。尚宫柴氏。贺娄氏女夫弟五英儿。陇西夫人赵氏。咸树朋党。降墨敕斜封以授官。

其年十月。侍中苏瑰上封事曰。臣闻萧何载其清净。歌以画一。汉文垂拱无为。几致刑措。光武吏员并合。务在省官。此即省事清心。实裨政要。关辅菽粟非贱。又戍役烦数。州县先有定科。官寮禄俸不加。公廨利钱。更令分给员外。若妻子不赡。理即侵渔。望请省员。以救时弊。委巡察使及州正员。有犯咸殿勘问。伏以所在员外。资次相当。简公方清干者。使即替授讫申闻。正员惧替。不敢僭违。员外希迁。自能励勖。将停员外。渐得省官。酸枣县尉袁楚客。奏记于中书令魏元忠曰。官者将以治人。非以乱人。将以利人。非以害人。今天下困穷。海内衰耗。伏以州牧县宰。选授多不得人。自余寮佐。鲜有称职。不务公谨。专于刻剥。比之马也。必除其害牧。况之羊也。必去其乱群。此道尚有所阙。而反更员外置官。所谓助桀为虐。适足以速祸也。斯辈自知员外。恐人之不畏。必峻法以惧之。恐财之不积。必枉道以夺之。以有限之物。供无厌之用。欲其不乱。岂可得哉。古人有言曰。十羊九牧。羊既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书曰。官不必备。惟其人。孔子讥管仲曰。官事不摄。焉得称俭。据此正员之官。犹不欲其备。况正员之外。更置员外乎。此则朝廷之失。君侯不正。谁正之哉。中书侍郎萧至忠上疏曰。臣闻官爵者。公器也。恩幸者。私惠也。只可金帛富之。粱肉食之。以存私泽也。若以公器而为私用。则公义不行。而劳人解体。以私惠而妨至公。则私谒门开。而正言路塞。昔汉馆陶公主为子求郎。明帝谓曰。郎官上应列宿。苟非其人。则民受其殃。赐钱十万而已。此则至公之道不亏。恩私之情无替。当今列位已广。冗员倍多。希求无厌。日月增数。陛下降不次之泽。近戚有无涯之请。卖官利己。鬻法徇私。台寺之内。朱紫盈满。官秩益轻。恩赏不贵。才者莫用。用者不才。二事相形。十中有五。故人不效力。而官为匪人。欲求其治。实亦难遂。伏愿审量材职。官无虚授。私不害公。情无挠法。天下幸甚。兵部尚书韦嗣立上疏曰。设官分职。量事置吏。官得其人。天下自治。古者取人。必须采乡曲之誉。然后辟于州郡。州郡有声。然后辟于五府。才着五府。然后升之天朝。此则用一人。所择者甚悉。擢一士。所历者甚深。用得其才则治。用非其才则乱。治乱所系。焉可不深择之哉。今之取人。有异此道。多未甚试效。官则顿至迁擢。夫趋竞者。人之常情。侥幸者。人之所趣。而今务进不避侥幸者。接踵比肩。布于文武之列。补授无限。员阙不供。遂至员外置官。数倍正阙。官署典吏。困于祗承。府库仓储。竭于资奉。国家大事。岂甚于此。古者悬爵待士。唯有才者得之。若任以无才。则有才之路塞。贤人君子。所以遁迹消声怀叹恨也。御史中丞卢怀慎上疏曰。臣闻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此省官之义也。又云。官不必备。惟其人。又云。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为官择人之义也。臣窃见京诸司员外官。委积多者数十倍。近古以来。未之有也。官不必备。此则有余。人代天工。多不厘务。广有除拜。无所裨益。俸禄之费。岁巨亿万。空竭府藏而已。岂致治之具哉。方今仓库空虚。百姓雕弊。傥炎旱成灾。租赋减入。水衡无贯朽之蓄。京庾阙流衍之储。陛下将何以济之乎。员外官中。或簪裾雅望。或台阁旧人。或明习宪章。或素娴政要。皆一时之良干。而乃不司

案牍。空尸禄位。滞其才而不展其用。尊其位而不尽其力。周称多士。汉曰得人。岂其然与。臣望请员外官中。有才能器识。众共闻知。堪为州牧县宰以上者。并请选擢。使宣力四方。申其智效。若有老病。及不堪厘务者。咸从省废。使贤不肖较然殊贯。此当今之切务也。安可谓之难哉。左台殿中侍御史崔莅。太子中允薛昭讽上疏曰。先朝所授斜封官。恩命已布。而姚元之宋璟等。沮先帝之明。归怨陛下。道路谤讟。天下称冤。柰何与万人为仇敌。恐有非常之变。上以为然。乃下诏曰。诸缘斜封别敕授官。先令停任。宜并量材叙用姚元之宋璟毕先奏。各赐物一百段。监察御史柳泽谏曰。窃见神龙以来。群邪作孽。法网不振。纲维大紊。实由内宠专命。外嬖擅权。因贵凭宠。卖官鬻爵。朱紫之荣。出于仆妾之口。赏罚之用。乖于章程之典。妃主之门。有同商贾。选举之署。实均阛阓。屠贩之子。悉由邪而谬官。降黜之人。咸因奸而冒进。天下愈乱。而社稷几危。赖陛下聪明神武。拯之将坠。此陛下耳目之所亲击。固可永为鉴诫者也。岂不为宠授谬误。亲习请谒之所致焉。可不哀哉。又如斜封授官。皆是仆妾汲引。迷误先帝。昧自前朝。岂是孝和皇帝情之所怜。心之所爱。陛下初即位之时。纳姚元之宋璟之计。所以咸令黜退。顷日以来。又令收之。将为斜封之人。不忍弃也。以为先帝之意。不可违也。若斜封之人不忍弃也。是韦月将燕钦融之流。亦不可褒赠也。李多祚郑克义之徒。亦不可清雪也。陛下何不能忍于此。而独能忍于彼。使善恶不定。反复相攻。是陛下政令不一也。又斜封之官。不求殊泽。得免罪戾。已沐恩私。旬月之中。频繁降旨。前敕则令至冬处分。后敕又令替人却停。柰何导人以为非。劝人以为僻。将何以惩风俗。将何以正奸邪。今海内咸称太平公主令胡僧惠范曲引此辈。将有误于陛下。故语曰。姚宋为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陛下岂不征覆车之诫。而欲遵覆车之轨。惟陛下熟思之。

开元二年五月三日敕。诸色员外试检校官。除皇亲及诸亲五品以上。并战阵要籍内侍省以外。一切总停。至冬放选。量状迹书判正员官。起今以后。战攻以外。非别敕。不得辄注拟员外官。

十九年正月十九日。京兆尹裴次元奏曰。神州务剧。官僚先多。更置员外试官。于事颇为繁　。京县近有此色。天恩已令即停。犹恐选曹。更有注拟。望请当府及京畿等县。自今以后。一切不置员外试官。

二十二年二月十六日敕。应员外官所司注拟。上州不得过四人。中州三人。下州及上县各二人。中县下县各一人。

天宝六载六月二十四日。御史中丞萧谅奏。近缘有劳人等。兼授员外官。多分判曹务。颇多烦扰。前件官伏望一切不许知事。如正员官总阙。其长官简清干者权判。并本官到日停。敕旨。依奏。

七载正月二十二日敕。内外六品以下员外官。至考满日。一切并停。各依选例。自今以后。更不得注拟。其皇亲幼小。及诸色承优授官。军功。伎术。内侍省。左右龙武军。并诸蕃官等。不在此例。

干元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诏。州县员外。并任其所适。计考满后。各与成资。仍于本色内减一两选与留。如员外官中。有材识清干。曾经任使。州县所资者。亦量留。每上州不得过五人。中州不得过四人。上县不得过三人。中县以下不得过二人。

贞元四年正月一日敕。自今以后。额内官如有阙。中书门下及吏部。更不须注拟。见任者三考后勒停。

试及邪滥官

天授二年二月十五日。十道使举人石艾县令王山辉等六十一人。并授拾遗补阙。怀州录事参军霍献可等二十四人。并授侍御史。并州录事参军徐昕等二十四人。授著作郎。魏州内黄县尉崔宣道等二十三人。授卫佐校书。盖天后收人望也。故当时谚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把椎侍御史。腕脱校书郎。试官自此始也。

其年十二月。怀州获嘉县主簿刘知几上疏曰。昔有唐御历。列职命官。国多刓印之讥。人有积薪之叹。自陛下临朝。顿革此风。然矫枉过正。亦为甚矣。至如六品以下职事清官。遂乃方之土芥。比之沙砾。其有行无闻于十室。即厕朝流。识不反于三隅。俄登仕伍。斯固比肩咸是。举目皆然。罕闻翘楚之歌。唯见伐檀之刺。今尸禄谬官。其流非一。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累皇风。

神龙元年四月一日。太白山人郑普思。以方术除秘书监。左拾遗李邕上疏谏曰。盖闻人有感一餐之惠。殒七尺之躯。况臣为陛下官。受陛下禄。岂得目有所见。口不言之。陛下亲政日近。复在九重。所以未闻。在外群下窃议。道路籍籍。皆云普思多行诡惑。妄说妖祥。唯陛下不知。尚见驱使。此道若行。必挠乱朝政。孔子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陛下若以普思有奇术。可致长生久视之道。则爽鸠氏久应得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仙方。则秦皇汉武应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佛法。则汉明梁武久应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鬼道。则墨翟干宝。各献于至尊。而二主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此皆事涉虚妄。历代无效。臣愚不愿陛下复行之于明时。唯尧舜二帝。自古称圣。臣观所行。固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闻以鬼神之道。听治天下。伏愿陛下察之。则天下幸甚。

其年六月。又除方术人叶静能为国子祭酒。侍中桓彦范上疏曰。陛下自龙飞宝位。遽下制云。军国政化。皆依贞观故事。昔贞观中。尝以魏征。虞世南。颜师古。为秘书监。孔颖达为国子祭酒。至于普思等。是方伎庸流。岂足比踪前烈。臣恐物议。谓陛下官不择人。滥以天秩。加以私爱。惟陛下少加慎择。左卫骑曹参军宋务光上疏曰。夫爵赏者。君子重柄。传曰。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自顷官赏。颇亦乖谬。大勋未满于人听。高秩已越于朝伦。贪天之功。以为己力。秘书监郑普思。国子祭酒叶静能。或挟小道。以登朱紫。或因浅术。以取银黄。既亏国经。实悖天道。书曰。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此诚治乱安危之秋也。伏愿钦祖宗之丕烈。惕王业之艰难。远佞人。亲有德。乳保之母。妃主之家。以时接见。无令媟渎。酸枣县尉袁楚客。奏记于中书令魏元忠曰。以正道事君者。将以安天下也。以非道事君者。所以危天下也。若有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之。今国子祭酒叶静能。秘书监郑普思等。不修忠正以事君。妄引鬼神而惑主。然鬼神之事。冥冥难知。故左道之人。因此自致其诈。售其赂通。必据非材之位。必食非德之禄。此国贼也。传曰。国之将兴。听于人。将亡。听于神。岂近是乎。此朝廷之失。君侯不正。谁正之哉。

元和七年七月敕。入蕃使不得与私觌正员官告。量别支给。以充私觌。旧例。使绝域者。许卖正员官取赀员官。以备私觌。虽优假远使。殊非典法。故革之。

十二年六月诏。以淮西河北用兵。募人入粟受官。及咸选超资。

十五年二月敕。其入回鹘使。宜仍旧与私觌正员官十三员。入吐蕃使与八员。

伎术官

故事。伎术官皆本司定。送吏部附申。谓秘书。殿中。太常。左春坊。太仆等伎术之官。唯得本司选转。不得外叙。若本司无缺。听授散官。有缺先授。若再经考满者。听外叙。

神功元年十月三日敕。自今以后。本色出身。解天文者。进官不得过太史令。音乐者。不得过太乐鼓吹署令。医术者。不得过尚药奉御。阴阳卜筮者。不得过太卜令。解造食者。不得过司膳署令。有从勋官品子。流外国官。参佐亲品等出身者。自今以后。不得任京清要着望等官。若累阶应至三品者。不须阶进。每一阶。酬勋两转。

垂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敕。三辅及四大都督。并冲要当路。及四万户以上州市令。并长安等六县录事。并宜省补充。

开元七年八月十五日敕。出身非伎术。而以能任伎术官者。听量与员外官。其选叙考劳。不须拘伎术例。

天宝十三载五月。吏部奏。准格。伎术官各于当色本局署员外置。不得同正员之数。从之。

太和五年七月敕。诸色艺能授官。今后如有罪犯停职者。委本日牒报吏部。不在叙用限。

留守

贞观十七年。太宗亲征辽东。令太子太傅房元龄充京城留守。诏曰。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之忧矣。军戎器械。战士粮廪。并委卿处分发遣。东都留守。以萧瑀为之。

咸亨二年正月七日。高宗幸洛阳。以雍州长史李晦为西京留守。顾谓曰。关中之事。一以付卿。但令式局人。不可以成官政。令式之外。有利于人者。随即行。不须闻奏。

仪凤元年十一月四日。司农卿韦宏机为东都留守。时有道士朱钦遂。为中官所使至都。所为横恣。宏机执而囚之。奏曰。道士假称中官驱使。依倚形势。臣恐亏损皇明。为祸患之渐。高宗特发中官。赐书慰谕。仍曰。不须漏泄。

垂拱三年。文昌右丞相苏良嗣为西京留守。时尚方监裴匪躬检校京苑。将乘之至鬻苑中果菜。以收其利。良嗣驳之曰。昔公仪相鲁。犹能拔葵去织。未闻万乘之主。鬻其果菜。以与下人争利也。

景龙二年三月。侍中苏瑰充西京留守。时秘书监郑普思谋为妖逆。雍岐二州妖党大发。收普思系狱。考讯之。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为韦庶人所宠。居止禁中。由是。中宗特敕慰谕。令瑰释普思之罪。瑰上言。普思幻惑。罪当不赦。尚书左仆射魏元忠奏曰。苏瑰长者。其忠恳如此。愿陛下察之。遂配流普思于岭外。

开元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敕。太原尹为留守。少尹为副留守。七月五日敕。三都留守。两京每月一日起居。北都每季一起居。并遣使。行幸未有处。其三都留守三日一起居。暂出行幸发处。留守亦准此递表。

元和三年五月敕。承前东都留守。无防御使名。往因权宜。遂有制置。俾从省便。以复旧章。其东都畿汝州都防御使。及副使。宜停。所管将士六千七百三十八人。数内见所管将士都防镇。及宫苑中。营田。河阴。阳翟。偃师等县镇遏使。共四千六百三十人。委留守收管。襄城。叶县镇遏使。共二千一百人。委汝州防御使收管。其年七月。复置东都留守防御兵士七百人。

九年十月。敕东都留守。创立新军。所召将士。切资精选。要得府县共详簿书。况分正副留守。抑惟旧典。宜令河南尹裴次元以本官充东都副留守。其月。以尚书左丞吕元膺为检校工部尚书。充东都留守。旧例。留守必赐旗甲。与方镇略同。及元膺受任。竟无所赐。朝论以东有寇虞。特用元膺。尤不当削其仪。以沮威望。谏官上疏。援华汝寿三州例。赐戎械。居守之重。固宜宠借。上曰。此数处并不当与。其后遂皆停。

十年十二月。东都防御使吕元膺。请募置山棚子弟。以卫宫城。东都西南联邓虢。山谷旷远。多麋鹿猛兽。人习射猎。不务耕稼。春夏以其族党迁徙无常。俗呼为山棚。前留守权德舆。知其可縻而用。将请之。会诏征。故元膺继请焉。

长庆二年七月。以前义武军节度使陈楚。为东都留守。判尚书省事。东畿汝州防御使。故事。东都留守。罕用武臣。今用楚。以李　扰汴宋也。

开元三年九月。东都留守牛僧孺。征拜左仆射。上令左军副使王元直。赍告身宣赐。旧例。留守入朝。无中使赐诏例。上特宠异之。

京兆尹

义宁元年五月十五日。改隋京兆郡为雍州。以别驾领州事。以韦让为之。

贞观二十三年七月三日。改别驾为长史。领州事。以高履行为之。

开元元年十二月三日。改为京兆府。称西京长史。以张暐为之。

少尹。　武德元年。改隋京兆郡丞为治中。以襄邑王神符为之。

贞观二十三年。改为司马。以刘翁孺为之。开元元年改为少尹。以韦维为之。本一员。大足元年七月二十日。加一员。分左右司马。旧为左。新为右。以杨宏胄为之。元年建寅月。敕京尹府县官。多避诸司奏请。避难就易。殊非奉公。自今以后。诸使诸司诸州。改官充判官支使。随身驱使等。准旧敕不得放去。

广德三年三月十一日敕。中书门下及两省五品以上。诸王驸马期周以上亲。及女婿外甥。不得任京兆府判司。畿令。赤县丞簿尉。

大历三年。李勉为京兆尹。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仍知国子监事。前尹黎干。求媚于朝恩。每候其将至监。则盛设供具。酒馔丰洁。为百人之饩。倾府之吏以办之。及勉莅职旬月。朝恩入监。府吏莫至。先置者请于勉。勉曰。军容使判国子监事。勉候于太学。军容固宜厚其主礼。勉官参京兆尹。军容傥恩顾至府。岂敢不饬蔬馔乎。朝恩深衔之。自是。不复至太学。

贞元十四年。夏旱谷贵。人多流亡。京兆尹韩皋。以政事不治黜之。上召右金吾卫大将军吴凑。面授京兆尹。即日令视事。经宿方下制。逾月。凑论奏掌内厩。　骑。飞龙。内园。芙蓉园。及禁军诸司等使。杂供手力资课太多。量宜减省。从之。

元和四年九月。许孟容为京兆尹。有左神策军吏李昱。假长安富人钱八千贯。三岁不偿。孟容遣吏收捕。械系。克日命还之。且曰。不及期当死。自兴元以后。禁军中有功军士益横。府县不能制。孟容刚正不惧。以法绳之。一军尽惊。冤诉于上。上命中使宣旨。令送本军。孟容系之不遣。中使再至。乃执奏云。臣诚知不奉诏当诛。然臣职司辇毂。合为陛下弹抑豪强。钱未尽输。昱不可得。上嘉其意。乃许之。自此豪右敛迹。

十三年正月。京兆少尹知府事崔元略奏。诸司诸军诸使。追府县人吏所由。及百姓等。比来府县除贼盗外。所有推勘公事相关者。皆行公牒。近日多不行文牒。率自擒捉。禁系之后。府县方知。其中人吏所由。亦有奸猾。为无凭据。妄生推枉。又难辨明。其百姓等听被追捕。缘无公牒。多加恐动。致有逃匿。今后望降敕旨。应请诸军诸使要追府县人吏百姓等。非盗贼外。并令行移文牒。所冀官曹免相侵扰。从之。

长庆元年七月敕节文。京兆府百姓属诸军诸使者。宜令具挟名。敕下。一户之内。除已属诸军诸使。其余及父兄子弟。据令式。年几合入色役者。明立簿籍。同百姓例差遣。

二年闰十月。中书门下奏。伏以所立堤防。止缘权要。今一概防闲。事诚太过。今后请应宰臣。左右仆射。御史大夫。中丞。给事舍人。左右丞。诸司尚书。侍郎。度支。与盐铁使在城者。并诸王驸马期周以上亲并女婿外甥。请准前后敕。不得在京兆府判司次。畿令赤县簿尉。其余官不在此限。从之。

三年四月敕。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韩愈。特放台参。以后不得为例。时议以为宪司之临府县。着自甲令。苟害于理。自当革之。暂便一人。不得为例。深非立制垂久之道也。

开成二年。崔珙为京兆尹。京畿旱。奏浐水入内者。十分请减九分。赐贫民溉田。从之。

三年正月。盗发亲仁里。欲杀宰相李石。其贼出于禁军。珙捕之不获。坐夺俸。

会昌三年五月。京兆府奏。两坊市闲行不事家业。黥刺身上。屠宰猪狗。酗酒斗打。及僦构关节。下脱钱物。撺蒲赌钱人等。伏乞今后如有犯者。许臣追捉。若是百姓。当时处置。如属诸军诸使禁司。奏闻。从之。

大中三年九月。中书门下奏。京兆府判司。及两县簿尉带诸司职事。伏以列官分职。各有司存。苟或侵踰。则乖彝宪。近日判府司及两县簿尉。多系诸司职掌。遂使额外假称。一人兼判数曹。易为因循。难以责办。臣等商量。自今以后。诸司职掌。改集贤馆宏文馆。并不得带府判司及两县簿尉。集贤馆宏文馆。仍每司不得过一员。见在诸司充职者。请勒归本司。敕旨。依奏。

唐会要卷六十八

河南尹

武德四年。平王世充。废东都。置总管府。以淮阳王道元为之。其年十一月十一日。

置洛州大行台。改为东都。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改东都为洛州。九年六月十三日。废行台。置都督府。以屈突通为之。贞观十一年三月十日。改为洛阳宫。十七年五月十三日。废都督府。复为洛阳州。以裴怀节为长史。

显庆二年六月五日敕。洛阳州及河南洛阳二县官。同京官。以段宝元为长史。其年十二月十三日敕。宜改洛阳州官为东都州县官员。阶品并准雍州。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为神州都。神龙元年二月五日复为东都。开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为河南府。以李杰为尹。天宝元年二月二十日。改为东京。上元元年九月二十日。停东京之号。元年建卯月。改为中都。

少尹。　显庆二年置司马。以许力士为之。大足元年。加一员。分为左右司马。以孟诜为之。开元元年。改为少尹。以刘迪为之。

开成五年四月。东都奏。河南尹高铢。与知台御史卢罕街衢相逢。高铢乘肩舆。无所避。二人各引所见。台府喧竞。上乃下诏曰。尹正官重。台宪地高。道路相逢。仪制不定。各执词理。每有纷争。胜负取决于一时。参详未申于久制。委有司斟酌典故闻奏。都省议。台府相避。本无明令。按前后例。知杂御史与京兆尹相逢。京尹回避。今东都知台御史即一员。兼得行中丞公事。若不少加严重。即恐人不禀承。今据东台所由状。从前河南尹皆回避。请依上都知杂御史例为制。其上都御史。人数稍众。若令京兆尹悉皆回避。事恐难行请自今已后。京兆尹若逢御史。即下路驻马。其随从人亦皆留止。待御史过。任前进。其东都知台御史亦请准此为例。其京兆尹若趋朝及遇宣朝。不可留滞。即任分路前进。制可。

诸府尹

太原尹。　武德元年五月二十六日。并州置总管府。以窦静为长史。七年二月十七日。改为大都督府。以齐王元吉为之。贞观二年十月。去大字。为都督府。以李宏节为之。龙朔二年二月十六日。又加大字。长寿元年九月七日。置北都。改为太原府。都督为长史。以崔神庆为之。神龙元年二月四日。罢为大都督府。以宋璟为之。开元十一年正月二十日。置北都。以韦凑为尹。天宝元年正月二十日。改为北京。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停北京之号。寻却复为北京。

少尹。　开元已前为司马。与诸府同。开元十一年正月。改为少尹。以游子骞为之。

成都府。　武德三年四月九日。置益州行台。以魏王泰为之。九年六月十三日废。置大都督府。以窦轨为之。贞观二年二月二十日。去大字。龙朔二年十二月六日。又为大都督。以丘行恭为之。至德二载十二月十五日。改为成都府。称南京。以裴冕为尹。上元元年九月七日。去南京之号。

凤翔府。　武德元年六月十九日。改隋扶风郡为岐州。天宝元年正月二十日。改为扶风郡。刺史为太守。至德元载七月二十七日。改为凤翔郡。二载十二月十五日。改为凤翔府。称西京。以李煜为尹。上元元年九月。停西京之号。元年建卯月一日。改为西都。

兴德府。　垂拱元年十月七日。改为太州。华阴县为仙掌县。神龙元年二月五日。改为华州。四月二十八日。又改为太州。唐隆元年七月八日。复为华州。元年建子月。肃宗

不豫。有术士复请改为太州。华阴县为太阴县。宝应元年。皆复旧名。光化元年六月。升为兴德府。刺史为尹。以韩建为之。左右司马为少尹。

河中府。　武德二年。置总管府。以襄陵王深为之。七年二月十八日。改为都督府。以杨福为之。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废都督府。景云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又置都督府。以崔元琮为之。十一月一日废。开元九年正月八日。改为河中府。号中都。以姜师度为尹。六月三日。停中都。却为州。干元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改为河中府。以萧华为尹。元年建卯月一日。号为中都。元和三年三月。复为河中府。

开元元年五月。杨州功曹参军丽正殿学士韩覃上疏曰。臣闻礼记月令曰。孟夏之月。无起土功。无聚大众。昔鲁夏城中丘。春秋书之。垂为后诫。今建国都。乃长久之大业也。犯天地之大义。袭春秋之所书。夺人盛农之时。愚臣窃以为甚不可也。至若两都旧制。分官众多。费耗用度。尚以为损。岂可更建中都乎。夫河东者。国之股肱郡也。劲锐强兵。尽出于是。其地隘狭。今又置都。使十万之户。将安投乎。一旦陋东都。而幸西都。而造中都。乐一君之欲。遗万人之患。务在郡国之多。不恤危亡之变。悦在游幸之丽。不顾兆庶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不拔之长策矣。昔汉帝感钟离之言。息事德阳之殿。赵主采续咸之谏。止造邺都之宫。臣愚诚愿下明诏。罢中都。则福履无疆矣。天下幸甚。至六月三日诏。其中都宜停。依旧为府。

江陵府。　武德四年。平萧铣。始置大总管。以赵郡王孝恭为之。七年二月十八日。改为大都督府。以濮阳王瑰为之。贞观十七年三月二十日。去大字。龙朔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又改为大都督府。以独孤云卿为之。上元元年九月七日。改为江陵府。称南都。以吕諲为尹。

兴元府。　武德元年六月十九日。置总管府。以李安远为之。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改为都督府。以韩文通为之。贞观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废。永徽七年正月六日。置都督府。以梁王忠为之。兴元元年六月十四日。改为兴元府。以严震为尹。

都督府

武德七年二月十二日。改大总管府为大都督府。管十州已上。为上都督府。不满十州。只为都督府。至开元元年着令。户满二万已上。为中都督府。不满二万。为下都督府。

景云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制。敕天下分置都督府二十四。令都督纠察所管州刺史以下官人善恶。

汴州。　管宋。蔡。曹。滑。许。陈。颍等七州。

齐州。　管青。淄。济。濮。登。莱等六州。

兖州。　管徐。亳。沂。密。海。泗。郓等七州。

魏州。　管卫。相。洺。德。贝。博。豫等七州。

冀州。　管恒。邢。赵。定。沧。瀛。鄚。易等八州。

并州。　管泽。潞。汾。仪。岚。忻。代。朔。蔚等九州。

蒲州。　管晋。绛。慈。隰。沁等五州。

鄜州。　管坊。延。绥。丹。银等五州。

泾州。　管陇。宁。庆。盐。原。会等六州。

秦州。　管成。武。河。渭。岷。兰。洮。扶。文。宕。叠等十一州。

益州。　管彭。蜀。汉。简。眉。邛。嘉。雅。陵等九州。

绵州。　管梓。隆。始。果。龙等五州。

遂州。　管资。荣。普。渝。合等五州。

荆州。　管硖。郢。澧。朗。岳。鄂等六州。

夔州。　管忠。万。归。涪。黔。施等六州。

通州。　管开。渠。巴。蓬。壁等五州。

梁州。　管利。兴。凤。洋。集等五州。

襄州。　管邓。金。商。均。唐。房等六州。

扬州。　管舒。和。滁。庐。楚。寿等六州。

安州。　管沔。复。随。黄。申。蕲。光等七州。

润州。　管苏。常。宣。歙。湖等五州。

越州。　管杭。婺。衢。温。处。台等六州。

洪州。　管袁。吉。虔。抚。饶。江等六州。

潭州。　管柳。衡。道。永。邵。连等六州。

其扬益并荆为大都督府。长史正三品。其雍洛州长史。亦加至从三品。汴。兖。魏。冀。蒲。绵。秦。洪。润。越。为中都督府。正三品。齐。鄜。泾。襄。安。潭。遂。通。梁。夔。为下都督府。从三品。改录事参军为司举从事。令纠察管内官人。每府置两员。并同京官。资望比侍御史。若纠不以实。奸不能禁者。令左右御史台弹奏。畿内州并不隶入都督府。其年七月。诏置都督。议者以为权重难制。所授多非精选。请罢之。诏令九品已上议其事。侍御史宋务光议曰。汉氏惩周之弊。矫秦之失。初置刺史十三州。任用得贤。海内称治。国家下明诏。发德音。悯黎元。修古法。而拘文牵俗之党。喧然以为非。期破其议。或云权归于下。或以授非其人。遂令方牧拜而未行。朝典疑而将寝。不其惜欤。且授非其才。或可详择。权归于下。未之前闻。且率计天下。三百余州矣。今补二十四都督。物议以为未可。则良二千石安得三百余人耶。苟不贤。则百姓怨而和气伤。比者雨旱不调。未必不由此。可建之理一也。巡察使人。数年一出。驰轩按俗。往复如飞。夫隐慝潜过。

朋执不能知矣。况使者车不停轨。而能郡县攘讼遏狱乎。设有举按。多不周悉。使车朝返。奸吏夕生。而讼者亦不全其躯命矣。都督则不然。久于其职。无得苟且。岁时巡按。物无窜情。行者无远诣之劳。贪者有终身之惧。方伯以委之。御史以按之。至愚之人。犹知自勉。况朝廷妙选乎。可建之理二也。秦人以役烦流祸。岂监郡之过耶。汉室以外氏专宠。岂刺举之罪耶。古有明征。事无深惑。可建之理三也。今长史贪冒。百姓流亡。职所以安之者众矣。而多未安。近时之要。在兴古制。此又持疑。苍生何望。所愿率而行之。以俟成绩。太子右庶子李景伯。中书舍人卢补等议曰。牧伯之命。非不古也。洎秦罢侯置守。方制万里。以绥兆民。令出王廷。威行郡国。至汉初置刺史。秩六百石。掌察墨绶已下。其黄绶已上。则不察焉。所以全长吏之威。行不扰之政。至汉武帝时。改置州牧。秩二千石。遂以秩高自守。而功业不着。于是罢州牧。又置刺史。及东汉之时。复置州牧。王纲不振。寖以凌夷。则事之污隆。详于典策。今天下诸州。分隶都督。操纠举之柄。典刑赏之科。若委非其人。授受有失。权柄既重。疵衅或生。岂所以强干弱枝。经邦轨物者也。其所置都督。事恐不便。今巡察御史。秩卑任重。则汉代刺史之流也。委以时巡。奸宄自禁。伏愿慎考古道。率由旧章。法干元之简易。守前王之令典。俾夫化洽升平。务依贞观制度矣。吏部员外郎崔莅议曰。为政之道。尚简也。治人之道。尚宽也。宽则得众。简即易行。扇之以淳风。施之以惠化。务崇清净之教。不贵滋章之法。且贤良者。在君用与不用。邦国者。在君治与不治。岂宜察察而劳司举。孜孜而用督责者哉。老子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诚哉是言。其可不信。往者。周武之有天下。封建子弟。以为藩翰。当其初也。亲以同忧。有盘石之固。及其末也。疏而相讨。成逆命之国。强侵弱。众暴寡。或诸侯犯境。或天子蒙尘。王室凌夷。终于倾覆者。实由枝繁必折。尾大不掉之所致也。前汉时。吴楚大族。山东诸豪。并令迁徙长安。充奉陵邑。盖以虚外实内。强干弱枝之计也。则天分割雍州为四。益州为三。所以减削其权。不使专统。盖以防微虑远。杜邪塞奸之策也。何则。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宁容倒持太阿。而授其柄。虽初委任得士。政颇有方。后恐未必皆贤。弊从此起矣。贞观故事。足可依行。弃而不遵。臣所未取。

刺史上

武德元年六月十九日。改郡为州。置刺史。别驾。治中各一人。天宝元年正月二十日。改州为郡。改刺史为太守。至德元载十二月十五日。又改郡为州。太守为刺史。

贞观三年。上谓侍臣曰。朕每夜恒思百姓。阅事或至夜半不寐。唯思都督刺史。堪养百姓。所以前代帝王。称共治者。惟良二千石耳。虽文武百僚。各有所司。然治人之本。莫如刺史最重也。朕故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常看。在官如有善恶事迹。具列于名下。拟凭黜陟。县令甚是亲民要职。昔孔宣父以大圣之德。尚为中都宰。至于升堂弟子。七十二人。惟有言偃子路宓子贱。始得相继为此官。乃诏内外五品已上。各举堪为县令者。以名闻。

十一年八月。侍御史马周上疏曰。治天下者。以民为本。欲令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今县令既众。不能皆贤。若每州得良刺史。则境内苏息。天下刺史。悉称圣意。则陛下可端拱岩廊之上。百姓不虑不安。自古郡守县令。皆妙选贤德。欲有擢升宰相。必先试以临人。或有从二千石入为丞相及司徒太尉者。今朝廷独重内官。刺史县令。颇轻其选。刺史多是武夫勋人。或京官不称职。方始外出。边远之处。用人更轻。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太宗因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简。县令。诏京官五品已上。各举一人。

垂拱元年。秘书省正字陈子昂上疏曰。臣窃惟刺史县令之职。实陛下政教之首也。得其人。则百姓家见而户闻。不得其人。但委弃有司而挂壁耳。陛下欲使家传礼让。吏勖清

勤。不重选刺史县令。将何道以致之也。臣比在草茅。为百姓久矣。刺史县令之化。臣实悉知。国之兴衰。莫不在此职也。何者。一州得贤明刺史。以至公循良为政者。则十万家赖其福。若得贪暴刺史。以徇私苛虐为政者。则十万家受其祸。一州祸福。犹且如是。况天下之众。岂得胜道哉。故臣以为陛下政化之首。国家兴衰。在此职也。伏愿深思妙选。以救此弊。

天授二年。获嘉县主簿刘知几上疏曰。臣闻汉宣帝云。与我共治天下。其良二千石乎。二千石者。今之刺史也。移风易俗。其寄不轻。求瘼字民。佥属斯在。然则历观两汉已降。迄乎魏晋之年。方伯岳牧。临州按郡。或十年不易。或一纪仍留。莫不尽其化民之方。责以治人之术。既而日就月将。风加草靡。故能化行千里。恩渐百城。今之牧伯。有异于是。倏来忽往。蓬转萍流。近则累月仍迁。远则逾年必徙。将厅事为逆旅。以下车为传舍。或云来岁入朝。必应改职。或道今兹会计。必是移藩。既怀苟且之谋。何假循良之绩。用使百城千邑。无闻廉杜之歌。万国九州。罕见赵张之政。臣望自今已后。刺史非三岁已上。不可迁官。仍以明察功过。精甄赏罚。冀宏共治之风。以赞垂衣之化。

长安四年三月。则天与宰相议及州县官。纳言李峤等奏曰。安人之方。须择刺史。窃见朝廷物议。莫不重内官。轻外职。每除牧伯。皆再三披诉。比来所遣外任。多是贬累之人。风俗不澄。实由于此。今望于台阁寺监。妙简贤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绩。臣等请辍近侍。率先具寮。则天曰。谁为此行。凤阁侍郎韦嗣立对曰。参知机务。非臣所堪。承乏外台。庶当尽节。傥垂采录。臣愿此行。于是以本官兼汴州刺史。

神龙元年正月。举人赵冬曦上疏曰。臣闻古之择牧宰者。皆出于台郎御史。以为荣迁。何者。以为亲民之职。人命所系。故贵其位而重其人也。今则不然。京职之不称者。乃左为外任。大邑之负累者。乃降为小邑。近官之不能者。乃迁为远官。夫常人之心。未可卒革。此之不称。彼焉能治。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何必贵大邑而贱小邑。重近民而弃远民耶。夫食君之禄。而冒君之荣。陛下赐之死可矣。流之边可矣。于左迁贬降之例。恶足为王者之政与。夫如是则上下相同。而官得其实。而天下治矣。

景龙二年。兵部尚书韦嗣立上疏曰。刺史县令。治人之首。近年已来。不存简择。京官有犯罪声望下者。方遣牧州。吏部选入。暮年无手笔者。方拟县令。此风久扇。上下同知。将此治人。何以致化。今岁非丰稔。户口流亡。国用空虚。租调减削。陛下不以此留念。将何以治国乎。臣望下明制。共论前事。使有司改换简择。天下刺史县令。皆取才能有称望者充。自今已后。应有迁除诸曹侍郎。两省两台。及五品已上清资望官。先于刺史内取。刺史无人。然后余官中求。其御史员外郎等诸清要六品已上官。先于县令中取。制中明言。如是则人争就刺史县令矣。得刺史县令。天下大治。万姓欣然。岂非太平乐事哉。其年。御史中丞卢怀慎上疏曰。臣窃见比来州牧上佐等。在任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遂即迁改。不论课最。争求冒进。不顾廉耻。亦何暇为陛下宣风布化。求瘼恤民哉。户口所以流散。仓库所以空虚。百姓所以凋弊。日更滋甚。职为此也。昔汉宣帝时。黄霸增秩赐金。而不迁于颍川。可谓美政也。臣请望诸州都督刺史上佐等。在任未经四考已上。不许迁除。察其课效尤异者。或锡以车裘。或就加禄秩。或降使临问。并玺书慰勉。若公卿有缺。则擢以劝能。其政绩无闻。及犯贪暴者。放归田里。则万方之民。一变于道。致此之美。革彼之弊。易于反掌。陛下何惜而不行之哉。

其年十月十六日敕。内外之职。出入须均。更递往来。始闻政治。京官中有才干堪治人者。量与外官。外官中有清慎著称者。量与京职。至开元六年敕。刺史兼于京官中简择历任有善政者补署。其司农太尉府少府等司。既掌财物。已知次第。不在此限。

景云元年十一月。谏议大夫宁原悌上疏曰。今天下诸州。良牧益寡。何者。古难其选。今侮其职也。然而世所重于京都。时见轻于州县者何也。古者牧守政成。擢登三事。郎官特秀。光宰一同。诚愿尚书旷职。必于方伯求材。郎位阙官。必须循材擢用。兹令若行。仁风扇矣。

开元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敕。自今已后。诸司清望官阙。先于牧守内精择。都督刺史等要人。兼向京官简授。其台郎下除改。亦于上佐县令中通取。即宜铨择。以副朕怀。

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敕。自今已后。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县令者。

十九年七月十四日敕。岭南及黔府管内诸州并蕃州。检校及摄刺史。皆录奏。待敕到然后准式。其岭南黔府蕃州等刺史在任。不得辄请宿卫。

二十二年八月敕。刺史到任。不得当年入考。县令阙。不得差使。

二十四年五月。夷州刺史杨浚犯赃。诏令杖六十。配流古州。左丞相裴耀卿曰。臣以为刺史县令。与诸吏稍别。人之父母。风化所瞻。一为本部长官。即令终身致敬。况本州刺史。百姓所崇。一朝对其吏人。即加杖屈。恐非敬官长劝风俗之意。伏望凡刺史县令于本部决杖。特乞停减。

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令百官于亲属之中。举牧宰。乃下制曰。昔祁奚之举祁午。谢安之举谢元。宁限嫌疑。致有拘忌。其内外官有亲伯叔及兄弟子侄中。有材术异能。通闲政治。据资历可任刺史县令者。各以名闻。

天宝十一载十二月敕。牧宰字人。所寄尤重。至于禄料。颇亦优丰。自宜饬躬励节。以肃官吏。如闻或犯赃私。深紊纲纪。今后刺史犯赃。宜加例程一等。

十二载九月敕。简择刺史。冀令抚字。诸使等或奏兼别职掌。政治有妨。既阙亲人。仍乖本意。自今已后。更不得别奏请。

干元二年九月敕。比来刺史之任。皆先奏州县官属。今后除带使次判官外。一切不得奏改。官吏到任之后。察有罪累。及不称职者。任具状奏闻请。然后令所由与替。其刺史非兼节度。但有防御使者。副使判官。委于本州官中推择。亦不得别奏人。并委中书门下。着为例程。

永泰二年四月敕。郎中得任中州刺史。员外郎得任下州刺史。用崇岳牧之任。兼择台郎之能。

贞元二十年。赠故隋州刺史李惠登洪州都督。惠登少为平卢军裨将。安禄山反。遂从兵马使董泰。涉海战收沧隶等州。史思明反。复陷于贼。脱身投山南节度来瑱。瑱奏试金吾将军。李希烈反。授惠登兵。令镇隋州。贞元初。举州归顺。随授隋州刺史。时遭李希烈歼残后。野旷无人。惠登朴质。不知书。率心为政。皆与理顺。二十年间。田畴辟。户口加。人歌谣之。时于3 为山南东道节度。以其绩上闻。加御史大夫。升其州为上。及卒。故有是赠。

元和二年正月。制度支。如刺史于留州数内。妄有减削。及非理破使。委观察使风闻按举。必当料加量贬。以诫列城。如刺史不奉制敕。不得称有公事。请赴本使。其录事参军。亦不得擅离本州。

三年正月。许新除官及刺史等。假内于宣政门外谢讫进辞。便赴任。其日。授官于朝堂礼谢。并不须候假开。国朝旧制。凡命都督刺史。皆临轩册命。特示恩礼。近岁虽无册拜。而牧守受命之后。便殿召对。仍赐衣服。盖以亲民之官。恩礼不可废也。时新除河南尹裴复求。速之任。适遇寒食休假。李吉甫。复求之甥也。特为奏请。遂兼刺史有是命。非旧典也。

四年闰三月敕。如刺史不承使牒。擅于部内科率者。先加惩责。仍委御史台出使郎官御史察访闻奏。

其年十二月。岭南观察使杨于陵奏。贞元中。观察使李复奏。南方事宜素异。地土之卑。上佐多是杂流。大半刺史见阙。请于判官中拣择材吏。令知州事。臣伏见近日诸道。差判官监领州务。朝廷以为非宜。臣谓现今州县雕残。刺史阙员。动经数岁。至于上佐。悉是贬人。若遣知州。必致挠败。伏缘李复所奏。降敕年月稍远。惧违朝旨。伏乞天恩。许臣遵守当道所奏文。量才差择。以便荒隅。敕旨。依奏。

九年十二月。袁州刺史李将顺。坐掊敛扰人。贬道州司户参军。时大寮有诣执政者。以为刺史抵禁。不经按讯。遽贬官。恐不可。乃追诏。遣御史驰往推究。

十二年四月敕。自今已后。刺史如有利病可言。皆不限时节。任自上表闻奏。不须申报节度观察使。本任得替后。遂于当处置百姓庄园舍宅。或因替代情弊。便破除正额两税。不出差科。自今已后。此色并勒依元额输税。

宝历元年正月七日敕节文。刺史县令。若无犯。非满三年。不得替。如治行尤异。但议就加奖。其有才宜他职。灼然章著者。中书门下。先具事由。及授上年月日。奏听进止。满岁迁代。无阙失者。即与进改。

其年九月。御史台奏。近日新除刺史赴官。多违条限。请准旧制。不逾十日。如妄称事故不发。常参官奏听进止。敕旨。从之。

太和三年五月中书门下奏。增秩赐金。有故事。前史所载。得者甚希。近日方镇所奏。人数渐多。自今已后。刺史在任。政绩尤异。检勘不虚者。观察使具事状。及所差检勘判官名衔同奏。若他时察勘不实。本判官量加削夺。观察使奏听进止。所陈善状。并须指实而言。如增加户口。须云本若干户。在任增加若干户。如称垦辟田畴。则云本垦田若干顷。在任已来。加若干顷。并须申所司。附入簿籍。如荒地及复业户。自有年限。未合科配者。亦听申奏。明言合至其年。并收租赋。如称营田课则所效。须云本合得若干万石。在任已来。加若干万石。其所加配斛斗。便请准数落下。支所供本道本军斛斗数。如不是供本军本道斛斗。则申所司收管支遣。以凭考覆。不得虚为文饰。谬有荐论。敕旨。依奏。

四年八月。御史台奏。谨按大历十二年五月一日敕。刺史有故及缺。使司不得差摄。但令上佐依次知州事。其上佐等。多非其才。亦望委外道使臣。精加铨择。不胜任者。具以状闻。昨者。宣州观察使于敖所差周墀知池州。若据敕旨。便合奏劾。今勘其由长史司马。并在上都守职。有录事参军顾复元在任。若不重有条约。所在终难守文。伏请自今已

書海電多新書　請至來翻吧

后。刺史未至。上佐阙人。及别有句当处。许差录事参军知州事。如录事参军又阙。则任别差判官。仍具阙人事由。分析闻奏。并申中书门下御史台。所冀诏旨必行。绳违有据。敕旨。依奏。

其年九月。比部奏。准太和三年十一月十日赦文。天下州府回残羡余。准前后赦文。许充诸色公用。刺史每被举按。即以公坐论赃。其应合用羡余钱物。并令明立条件。散下州府者。谨具起请条件如后。应有城郭及公廨屋宇器械舟车什物等。合建立修理。须创置添换者。或有公私使客。兼遇征拜朝官。送故迎新。旧例合有供应。宴饯赠贶者。或官属将校所由等。有巡检非违。追捕盗贼。须行赏劝。合给程粮者。或百姓贫穷。纳税不逮。须有矜放。要添填元额者。或遇年丰谷熟。要收籴贮备。以防灾歉者。并任用。当州所有诸色正额数内回残羡余钱物等。如不依此色。即同赃犯。其所费用者。并须立文案。以凭勘验。敕旨。宜依。仍委御史台准此句当。

五年五月。御史台奏。应诸州刺史谢官后。限发赴任日。准敕例。刺史谢官后。不计近远。皆限十日内发。伏以刺史治民之官。分陛下忧。受命之后。固宜速行。或以道途稍遥。私室贫乏。限内不能办集事宜。须假故淹留。虚悬促期。多不遵守。今请量其远近。次第限日。应去京一千里内者。限十日。二千里内者。限十五日。三千里内。限二十日。三千里以外者。限二十五日。如限内遇延英不开。亦请准常例进状候进止。便发。更有妄托事故逗留。伏请当时奏闻。量加惩责。其贬授刺史。即请准旧例发遣。不依此限。所冀事得中道。久而不隳。敕旨。宜依。

七年七月。中书门下奏。应诸州刺史除授序迁。须凭显效。若非责实。无以劝人。近者受代归朝。皆望超擢。在郡治绩。无由尽知。或自陈制置事条。固难取信。或别求本道荐状。多是徇情。将明宪章。在核名实。伏请自今已后。刺史得替代。待去郡一个月后。委知州上佐。及录事参军。各下诸县。取耆老百姓等状。如有兴利除害。惠及生民。廉洁奉公。肃清风教者。各具事实。申本道观察使检勘得实。具以事条录奏。不得少为文饰。其荐状仍与观察使判官连署。如事不可称者。不在荐限。仍望委度支盐铁分巡院内官同访察。各申报本使录奏。如除授后。访知所举不实。观察判官分巡院官。及知州上佐等。并停见任一二年。不得叙用。如缘在郡赃私事发。别议处分。其观察使奏取进止。敕旨。依奏。

开成元年二月。中书门下奏。应诸州刺史。诸府少尹。次赤县令。州府五品以上官。并常参官等。在任之例。约是三载。命代之后。遽即到京。人数既多。员缺常少。稍经时月。则诉饥寒。伏准汉法。免罢郡守。自非诏征。不得到京师。建中初。敕常参官及外五品以上。替后不得擅至京师。自今已后。请据旧章。刺史及五品以上常参官。在外应受替去任。非有征诏。不得到京。宜委所在州府。取其由历。每两月一度。附驿申中书门下。其初状仍具前任政绩。受代日月。申中书门下。准前置具员。量人才据缺除授。其有家在上都。因自归止者。正衙见后。仍令京兆府依外州府例与申。敕旨。依奏。

其年闰五月。中书门下奏。伏准旧例。刺史授官后。皆于限内待延英开日。候对奏发日。详度朝旨。盖重治人之官。欲陛下观其去就。察其言语。亦所以杜塞宰相陈情。故除刺史。并往往进状便辞。盖恐对奏之时。错失乖误。自今已后。除刺史并望延英对了。奏发日。地近限促。不遇坐日。亦望许于台司通状。待延英开日。辞了进发。敕旨。依奏。

其年八月。中书门下奏。致治亲民。属在守宰。朝廷近日命官。颇加推择。从今已后。望令诸观察使。每岁终。具部内刺史县令。司牧方策。政事工拙上奏。其有教化具修。人

知敬让。贼盗逃去。遗赂不行。刑狱无偏。赋税平允抚绥孤弱。不虐幼贱。奸吏黠胥。侵牟止绝。田畴垦辟。逃户归复。道路平治。邮传修节。府无留事。狱去系囚。纠慝绳违。嫉恶树善。以公灭私。绝去货殖。夙兴夜寐。宴戏省少。人无谤议。家有盖藏。是谓循良之吏。恺悌君子。其能备此具美者。仰以其尤荐闻。朝廷特加褒赏。增秩改章。征受显重。如或数科之中。粗有提举。勤恪不怠。处事无阙者。仰以次等荐闻。量加宠赏。偕留未替。以候成绩。其有昧此政经。所向无取。循资待录。无补于治。散材凡器。长在人上。亦仰以实奏闻。当请移于散秩。如有贪残黩货。枉法受赃。冤诉不伸。拷笞无罪。有一于此。具状以闻。当加峻刑。投诸荒裔。赏善惩恶。期于必行。掾曹邑佐。善恶特异者。亦仰闻状请。颁示四方。专委廉察。仍令两都御史台。并出使郎官御史。及巡院法宪官。常加采访。具以事状奏申中书门下。都比较诸道观察使承制勤怠之状。每岁孟春。分析闻奏。因议惩奖。敕旨。依奏。

三年三月敕。新授刺史。如遇入阙申谢者。其日。各随本班引入。候班退。刺史便接次对官立。候次对官班讫。通事舍人引至横阶前。通事舍人口奏云。新授某州刺史某人等申谢。如唤近前。即引上龙墀。如不唤。即各自奏发日讫。通事舍人即宣某人等申谢。如去。赞拜讫。使引出。

其年五月。中书门下奏。旧制。刺史已除。替人未到。依前管一应务。并给俸料。待替到交割。便听东西。据山南道所奏。刺史得便令牒州停务。别差官知州事。待到交割。方可东西。臣以为刺史禄俸固薄。留滞可矜。又岭南诸管。及福建黔府。皆是远僻。须有商量。并请除到后未交割已前。据俸料杂给之中。三分支一。以资其停费。惟戒所由。不可比例。制可。

四年三月。中书门下奏。岭南小州。多是本道奏散试官。及州县官。充司马知州事。不三两考。便请正除。侥幸之门。莫甚于此。须作定制。令其得中。应奏授上佐知州事。起今已后。一周年在本任无破缺。即任奏请充权知刺史。宦途之内。犹甚径捷。仍须事一周年考。不得将两处相续。敕旨。依奏。

唐会要卷六十九

刺史下

会昌元年正月制。刺史虽非假日。或有宾客。须申宴饯者。听之。

四年八月。中书门下奏。比缘向外除授刺史。多经半年已上。方至本任。或称敕牒不到。或作故滞留。刺史未到前。知州官事。惟务因循。不急于治。百姓受弊。莫不由兹。臣等商量。自今已后。敕到南省。限两日内牒本道。便令进奏院递去。到本道后。委观察使勾当。去任一千里内。限十日进发。二千里已上。限十五日。三千里已上。限二十日。仍并勒取便进发。不得托以事故。别取他路经过。刺史于先。三十个月为限。向后并望以任后计日。如有前刺史诸道居住。未赴阙廷者。各委观察使。每季具管内有无申台。或忧制及疾废者。并须一一具言。台司待诸处报。都申中书门下。所冀人皆守法。朝免遗才。敕旨。依奏。

六年五月敕。诸州刺史。委中书门下切加选择。非奉公洁己。素效彰著者。不得妄有除授。到官之后。理行事称。未三周年。勿使移改。如有才用堪拔擢驱使。及无政绩须替换者。不在此限。又刺史交代之时。非因灾沴。大郡走失七百户以上。小郡走失五百户以

上者。三年不得录用。兼不得更与治民官。增加一千户以上者。超资迁改。仍令观察使审勘。诣实闻奏。如涉虚妄。本判官重加贬责。

大中元年正月敕。古者。郎官出为邑宰。公卿外领郡符。以重治民之官。急为政之才也。自浇风兴扇。此道稍消。颉颃清途。便至显贵。治民之术。未尝经心。欲使究百姓之艰危。通天下之利病。不可得也。朕为政之始。思厚时风。轩墀近臣。盖备顾问。如不周知病苦。何以应朕访求。自今以后。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门下舍人。未尝曾任刺史县令。及在任有败累者。并不在进拟之限。

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诸州刺史到郡。有条流。须先申观察使。与本判官商量利害。皎然分明。即许施行。如本是前政利物徇公事。不得辄许移改。不存勾当。踵前因循。判官重加殿责。观察使听进止。仍委出使郎官御史。常切询访举察。敕旨。依奏。

五年九月。中书门下奏。诸州刺史交割。及初到任下担。得替后资送装事。应诸州刺史除替后。新人在远者。动经三四个月不到任。从便近处。亦或一两个月不到。旧人在任。既不理务。又须一切州县祗供。将吏依旧衙参祗候。守分者固难自处。多端者犹能害人。自今已后。望令应诸州刺史得替已除官者。即敕到后交割了。便赴任。如未除官者。敕到后。与知州官分明交割仓库及诸色事。如不分明交割。便令旧刺史离本任。不要更待新刺史到。交割公事后。称有小小异同。即令勘问知州官。并任行牒听勘问。诘前刺史。如大段差谬。即委具事状奏闻。其知州官别议推。罢郡刺史未别除官者。准会昌九年赦文。令所司在州县供给。伏恐日月久深。不遵旧制。望令所在经过州县。准旧节文处分。勿使羇旅。州许供三日。县许供二日。应诸州刺史初到任准例。皆有一担什物。离任时亦例有资送。成例已久。州司各有定额。准干元元年。及至德二载。并会昌元年制敕。只禁科率所由。抑配人户。至于用州司公廨。及杂利润。天下州郡。皆自有矩制。缘曾未有明敕处分。多被无良人吏百姓。便致词告云是赃犯。自今已后。应诸州刺史下担什物。及除替送钱物。但不率敛官吏。不科配百姓。一任各守州郡旧规。亦不分外别有添置。若辄率敛科。故违敕条。当以入已赃犯法。余望准前后敕处分。敕旨。宜依。仍编入格令。永为例程。

六年五月。中书门下奏。岭南。桂管。容管。黔中。安南等道刺史。自今已后。伏请于每年终。荐送各官。选择校量资序。稍议迁奖。本道或知有才能。亦许论荐。仍须量资相送。历任分明。更不在奏散试官充司马权知州事限。敕旨。依奏。

其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诸州刺史。仰到任后一季以来。寻访雕瘵之由。搜求疾苦之本。两季以后。可以周知。伏以古之报政。备在典章。后代因循。曾无实效。今请观察使刺史到任一年。即悉具厘革制置诸色公事。逐件分析闻奏。并申中书门下。视其所司。真伪自分。才能可辨。事有可行者。着为令典。使久遵守。既欲责其洁己。须令俸禄少充。以厚薄不同。等级无制。致使俸薄者无人愿去。禄厚者终日争先。应中下州司马。与军事俸料。共不满一百千者。请添至一百千。其上中州不满一百五十千者。请添至百五十千。其雄望州不满二百千者。请添二百千。其先过者。仍旧。并于军事杂钱中。方圆置本收利充给。如别带使额者。并依旧。不在添限。其无明文。额外征求。或送故迎新。广为率敛。或因征发顿近。横有破除。皆是贫户出钱。惟使奸人得计。其它侵扰。色目至多。不问公私。一切禁断。其刺史为政。必除其民瘼。在官必励于公心。日限纔终。即议迁奖。其或不出常流。全无政绩。须知事分。合守田园。不可得替求官。稍迟即兴怨谤。自今已后。应诸刺史得替求官者。亦准前任年月为限。满者。即量才除授。使免饥寒。未满者。任其东西。使营生计。其有课绩殊异。廉使荐论。校勘不虚。诚可优升者。不在此限。若授任

之后。声实相乖。即是廉使别带私情。或因权势论说。上罔明主。下困齐民。所罪并归举主。敕旨。卿等所条流。廉问牧宰等。实系生灵之惨舒。化源之切务。并依所奏。

大中九年二月。除醴泉县令李君奭为怀州刺史。非常例也。初。上校猎渭上。见近县父老于村寺设斋。为君奭祈福。恐秩满受代。上异之。踰年。宰相以怀州缺刺史上闻。御笔除之。

都督刺史已下杂录

武德元年六月七日。诸州总管加号使持节。刺史加号持节。

显庆元年九月二十六日制。督府及上州。各置执刀五十人。中州下州。各置十人。令于衙内祗承都督刺史。至贞元元年废。从福建观察使王雍奏也。

咸亨五年九月敕。诸州都督刺史及上佐。见执鱼契者。中间选改。须有分付。其有选改无三官者。且留知州事。待摄官及三官内一人至任。依常。

垂拱元年七月。诸州置录事。

二年正月。诸州都督刺史。宜准京官带鱼袋。

三年二月。上州置市令。

先天二年敕。河北诸州。加团练兵马。本州刺史押当。

其年七月二十四日敕。自今已后。都督刺史。每欲赴任。皆引面辞。朕当亲与畴咨。用观方略。至任之后。宜待四考满。随事褒贬。与之改转。

开元元年十二月三十日敕。都督刺史都护。每欲赴任。皆引面辞讫。侧门取候进止。

八年二月十二日敕。都督刺史品卑者。借绯鱼袋。

十七年二月敕。诸州都督刺史上佐等官员。缺非安稳者。所授官在任。经一考已上。宜量与改转。

干元元年六月六日敕。今冬入考刺史。自今已后。并宜停。至大历十四年六月一日敕。诸州刺史上佐。并许每年入计。至七月四日敕。宜起十五年已后。已依例程。至建中元年三月二十五日敕。各委本州。定上佐入考。

宝应二年七月十一日敕文。自今已后。改转刺史。三年为限。县令四年为限。至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敕文。自今已后。刺史县令。未经三考。不得改移。至六年十一月八日敕文。自今已后。刺史县令。以四考为满。

永泰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诸府刺史。都护。大都督府长史有犯者。自今已后。降鱼书停务讫。然后推勘闻奏。如未降鱼书。不在推限。至大历十二年五月十日敕。诸州刺史替代。及别追。皆降鱼书。然后离任。无事不得辄追赴使及出境。刺史有故阙。使司不得差摄。但令上佐知州事。从宰相常衮奏也。至贞元三年十月敕。刺史停务。则降鱼书。先是。

书海更多精彩　请登来书吧

此制自广德已后。多不施行。又节将怙权。刺史悉由其令。鱼书皆废。至是。漳州刺史张逊。坐事将鞫之。有司请举旧制也。

贞元四年正月一日赦文。自今已后。刺史不得辄离本界。如是缘司使。任以文牒计会。应缘州事巨细。听闻奏。如刺史阙上佐。当日闻奏。并牒报中书门下省。

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考功奏。所在长史。请立德政碑。并须去任后申请。仍须有灼然事迹。乃许奏成。若无故在任申请者。刺史县令。委本道观察使勘问。

太和二年二月。宰臣李绛进则天太后删定兆人本业记三卷。宜令诸州刺史写本。散配乡村。

别驾

武德元年六月。置别驾。贞观二十三年七月五日。改别驾为长史。上元二年十月十日。又置别驾。其长史如故。上州从四品。中州五品。下州从五品。止以诸王子为之。至永隆元年又废。至永淳元年七月八日。复置别驾官。至景云元年。始用庶姓为之。至开元六年二月十二日敕。旧例。别驾皆是诸亲。近年已来。颇多诸色。先授者未能顿辍。已后者自循旧章。去冬。有因计入朝。不可更令却往。宜并量材叙用。至天宝八载八月二十六日敕。诸郡各置三官。别驾不烦更置。政存省要。岂在多员。其别驾随缺便停。下州置长史一员。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赦文。其别驾依却置。六年四月敕。别驾录事参军有犯赃者。禁身推问。疾患者。准式不称所职者。户口流散者。并委本处闻奏。其赃犯者。禁身推问。疾患者。准式解所职。老耄暗弱。才不称职者。量资考改与员外官。

大历十四年六月赦文。诸州刺史上佐。自今已后。准入计。

建中元年正月十九日。诸州府五品已上正员内。上佐宜四考满停。左降官不在限。

太和元年正月。宰相韦处厚奏。请复置六雄十望十紧三十四州别驾。先是。贞元中。宰相齐抗奏减冗员。罢诸州别驾。其京百司。合入别驾。多处之朝列。及元和已后。两河用兵。偏裨立功者。率以储采王官杂补之。处厚乃复请置别驾以处焉。

七年八月九日敕。诸王等今后相次出阁。且授紧望已上州刺史上佐。

开成三年十二月敕。今后诸道节度团练防御等使。不得更奏大将元巡内上佐官。

大中四年六月敕。光州比是中州。停废司马员额。今以升为上州。宜令却置司马。

判司

景云三年八月二日敕。诸州置司田参军一员。唐隆元年七月十九日废。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又置。并置田正三人。

开元十五年四月十三日。朔方五城。各置田曹参军一员。阶品俸料一事已上。同军家判司。专知营田。

干元二年四月十四日敕文。录事参军。自今已后。宜升判司一秩。

大历十四年十二月五日。诸州府学博士。改为文学。品秩同参军。位在参军上。

县令

武德元年六月八日。大兴长安二县令。改为正五品。雍州诸县令。为从五品。至天宝元年六月九日敕。长安万年县令。授任京剧。职在养人。有不躬亲。甚妨缉理。况道路遥远。往来淹滞时日。百姓披陈。未免停止。至于疏决。固在及时。自今已后。专令在县理事。每五日听一入朝。开元四年十一月敕。抚字之道。在于县令。不许出使。多不得上考。每年选补。皆不就此官。若不优矜。何由奖劝。其县令在任。户口增益。界内丰稔。清勤著称。赋役均平者。先与上考。不在当州考额之限。

二十八年六月。淮南道采访使李知柔奏。县令考满。准格交付户口食粮。臣近巡按诸州。多有考秩向终。替人未到。请假便去。望每至考满年。州司不得给假。如有先请假未还。考满者。勒到百日内却赴任。准格交户口食粮。违者量殿三数选。敕旨。依奏。诸道亦宜准此。

二十九年七月敕。天下诸州县望乡。上县不得过二十人。中县不得过十五人。下县不得过十人。仍委采访使与州县长官相知选。申中书门下。

天宝九载三月十二日敕。亲民之官。莫过于县令。比来选司取人。必限书判。且文学政事。本是异科。求备一人。百中无一。况古来良宰。岂必文人。自今已后。郎官御史。先于县令中三考已上。有政绩者取。仍永为例程。

其载十二月敕。郡县官寮。共为货殖。竟交互放债侵人。互为征收。割剥黎庶。自今已后。更有此色。并追人影认一匹以上。其放债官先解见任。物仍纳官。有剩利者。准法处分。

上元元年正月敕。丞簿等有犯赃私。连坐县令。其罪减所犯官一等。便递相管辖。不敢为非。

干元元年三月五日敕。县令录事参军。自今已后。选司所拟。宜准故事。过中书门下。更审详择。仍永为例程。

广德二年六月敕。诸州府录事参军。及县令。其有带职兼官判试权知检校等官者。自今已后。吏部不在用缺之限。

永泰元年正月敕。诸州府县。今后有才不称职。及犯赃私。即任本使及州府奏人请替。余并不在奏请其所许奏人。仍须灼然公清。曾经驱使者。课效资历当者。兼具历任申授年月。并所替官合替事由同奏。

建中元年六月。中书门下省奏。录事参军县令。三考无上考。两任共经五考以上。无三上考。及不带清白陟状者。并请不重注令录。敕旨。依奏。

贞元二年二月。京兆尹鲍防奏状。准广德二年敕。中书门下及两省官五品已上。尚书省四品以上。诸司正员三品已上官。诸王驸马等周亲已上亲。及女婿外甥等。自今已后。不得任京兆府判司。及畿县令。两京县丞簿尉等者。今咸阳县令贾全。是臣亲外甥。恐须

停罢。诏曰。功劳近臣。至亲子弟。既处繁剧。或招过犯。宽容则挠法。耻责则亏恩。不令守官。诚为至当。贾全等十人。昨缘畿内雕残。亲自选择。事非常制。不合避嫌。

四年正月敕文。户口增加。刺史加阶。县令减选。优与处分。诸色中有清白政术。堪任刺史县令者。常参官各举所知。朕当亲自策试。

其年十月。上召京兆府诸县令对于延英殿。以人之疾苦。具慰诲之。各赐衣一袭。

八年八月敕。荐官今年新授县令。宜准前后敕例。待人计日成四考后赴上。

元和二年正月敕。江淮大县。每岁据阙。委三省御史台诸司长官。节度观察使。各举堪任县令。不限选数。并许赴集台司。省官及刺史赤县令有阙。先于县令中拣择。如有能否。与元举人同赏罚。

三年三月。吏部奏。应授三千里外县。替年终缺人等。准元和二年五月十九日敕。量抽三千里外县令。至元和三年终计日成四考阙。其新授三千里外县令等。合用待旧人成四考后。至十二月二十五日赴。请准元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敕。其新授三千里外官人。请从甲下后。不计程限。但至十二月内赴上。如出十二月内。即违程例处分。如授替人续有故事。便请放授官人上。上不必待至十二月。仍请自今已后。每年若有替年终缺人。亦请准此。敕旨。依奏。

其年四月敕。元和三年敕书。所举县令。皆直言其事。不得妄有文饰。吏部举其事状。随事检勘者。令主司略勘资历。未究人材。自今已后。宜委吏部精加考核。必使详实。不得同早选人例　官。所冀举不妄施。官无虚授。仍令四时注拟。其观察使刺史所举人。不得授以本州府县令。到任后。有罪犯。其所举主。准前敕贬罚。

四年正月。中书门下奏。伏准元和二年制书。举荐县令等前后敕文非一。有司难于遵守。今请中外所举县令。并随表状。十月三十日到省。省司精加磨勘。依平选人例。分入三铨注拟。平选人中。有资序事迹人才。与前举县令相类。即先注拟。时集望停。从之。令长。亲民之吏也。比以资授。多才不称官。故令庶僚荐举所知。以广得人之路。及举荐之才。或不屑就荐者。多不出其类。徒以未涉资序。超践优秩论者以为启幸门。故稍复旧制焉。

六年十月。中书门下奏。准建中元年敕。每年授官人。令举自代状者。又臣闻周之群寮。委于冢宰。汉之多士。辟于有司。故凡称大僚。皆得尽善。陛下念黎元之困。设令长之科。群僚举知。天下蒙福。荐贤相继。敦劝大行。苟或容私。则利害攸伏。伏请所举县令。到任刑罚冤滥。及有赃犯者。其举荐官削阶。及停见任。书下考。并准元和三年敕处分。委御史台诸道观察使严加察访。不得容贷。其诸道所举官属。及有状论荐人。如有赃犯过恶。亦请具名闻奏。量加殿罚。所冀人知戒惧。不敢妄行。为官择人。得贤报国。从之。

七年四月敕。诸道州府有田户无桑处。每约一亩。种桑两根。勒县令专勾当。每年终。委所在长史检察。量其功课。具殿最闻奏。

十一年九月。中书门下奏。每举荐县令。字民之官。从官所重。遂许论荐。冀得循良。自今已后。举人事迹与节文不同。及检勘无凭据。并到任后。敕文虽有条约。比来铨不称

职。及有负犯事。并请量轻重。坐其举主。轻则削夺。重则贬责。伏以前授敕文。虽有条约。比来铨覆。多务因循。今重申明。所贵画一。其所举人到省后。所司检勘。如节文不同。仰具事由。并举主名衔申中书门下。如有司卤莽。使与判丞察知事状。有所违越。则所司亦与举主同坐。从之。

长庆元年五月敕。自今已后。举县令宜停。

会昌元年三月制节文。如闻比者。纵情杯酒之间。施刑喜怒之际。致使簿书停废。刑狱滞冤。其县令每月非假日。不得辄会宾客游宴。

六年五月敕。县令员数至广。朝廷难悉谙知。吏部注拟。只系资考。访闻近日。多不得人。委观察使刺史于前资官及承前摄官。曾有课绩人中。精加选择。具名闻奏。中书门下。勘资历记。除本道县令。如后犯赃违法。即连坐所举人及判官。重加惩贬。其月又敕。自今已后。县令非因灾旱交割之时。失走二百户以上者。殿一选。三百户已上者。书下考。殿两选。如增加二百户以上者。减一选。五百户以上者。书上考。减两选。可减者优与进改。

大中元年正月敕。守宰亲民。职当抚字。三载考职。着在格言。贞元之中。频有明诏。县令五考。方得改移。近者因循。都不遵守。诸州县令得三考。两府畿亦罕及二年。以此字民。望成其化。簿书案牍。宁免奸欺。道路有迎送之劳。乡里无苏息之望。自今已后。刺史县令除授后。一例满三十六个月。方得更换。其责受迁擢。即不在此限。其替后。量其课绩。作等闻奏。其在第一等。中书门下及吏部优与处分。第二等。依资改转。第三等。量加降黜。其授替后。委刺史录事参军比量等第。申观察使。便与本判官勘覆。诣实申奏。以后因事考覆。有不如所奏。观察判官录事参军。据人数节级惩罚。观察使奏听进止。

二年二月。刑部起请节文。自今已后。县令有赃犯。录事参军不举者。请减县令二等结罪。其录事参军有罪刺史不举者。刺史有罪。观察使不举者。并所司奏听。敕旨。宜依。

三年九月。中书门下奏。两府畿令。及次赤令。伏以古者为吏长子孙。盖言其在官之久也。然后备谙风俗。政术可施。近日入仕门多。交替稍速。近以降手敕。续又面奉德音。应选择者。不得其人。欲使抚字者久安其任。臣等商量。自今已后。其两府判司。及县丞尉。不带敕额事。及不知捕贼。不得非时奏请。如或政绩尤异。朝廷别有奖拔。及职事不修。须议替者。不在此限内。敕旨。依奏。其月。敕诸道。所举县令。宜直言事迹。不得妄饰虚词。委吏部精加核实。当有惩殿。两畿令未成三考。不在此限。

四年正月敕节文。应天下县令。有利于人。而可举行者。有害于物。而可革去者。并委所在县令。具列于刺史。刺史具列上闻。委中书门下据事下刺史。下观察使。详酌闻奏。当与改更。或在官因循不举。必当重责罚。更不得授县令。

丞簿尉

武德七年正月敕。每州置大中正一人。掌知州内人物。以本州人闻望者兼领。无品秩。至贞观初废。其年三月二十九日。改县正为县尉。

开元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敕。州府及县仓督。府司佐史。县录事。里正等。若有景行。明闲案牍。任经十年。不在解限。

宝应元年五月十九日制。州县官自今已后。三考一替。其考满。皆令待。替人不到。宜校四考后停。至六月九日敕。准式。经过四考。加年劳一阶。今既三考即替。其阶特许结叙。

其年十一月敕。吏部侍郎张孚奏。今年五月十九日制。州县官自今已后。宜令三考一替者。今数州申解。疑三考后。为待替到便为勒停。今望令校三考官。待替到。替人不到。请校四考后停。至贞元六年十二月二日敕。刺史县令。以四考为限。赤令既是常参官。不在四考限。次赤令既同京官。宜以三考为限。至九年七月十九日。诸州县令既以四考为限。如无替者。宜至五考后停。

贞元二年五月十九日敕。州县剧务。不可缺人。自今已后。诸司诸使。不得差两府判司畿赤官出界勾当事。如有藉其才能。奏请改官任使者。不在此限。

大中三年九月敕。两判司县丞簿尉。不带敕额职事者。及不知捕贼。不得非时奏请。如事故非常。须行奖黜者。不在此限。

州府及县加减官

天宝五载九月敕。减剑南琼山郡参军两员。县丞三员。主簿三员。

八载。昭应县更加簿尉各一员。

宝应元年十月四日。凤翔府参军六员。请减两员。县丞两员。减一员。主簿两员。减一员。簿尉六员。天兴县准此。大历二年八月十三日。陇凤两州。除刺史外。请各置别驾一员。录事参军一员。司功司户各一员。每县令尉各一员。本道奏。

四年三月四日。长安万年县丞。各减一员。主薄一员。尉两员。昭应县丞簿一员。尉两员。好畤。同官。秦原。各减丞尉一员。至五年五月十四日。省京兆田功兵士曹各一员。参军两员。至十四年三月五日。并复置。

十一年六月十三日。凤翔府加仓曹参军一员。普润县请加尉一员。本府奏。

其年七月二十九日。商州停司田参军。上洛商洛两县令外。留主簿及尉一员。其丞簿请停。洛南等三县。唯留县令及主簿。余并停。本州奏。

建中二年四月。幽州管内。每县置尉两员。余并停。本道奏。

贞元元年九月。御史大夫崔纵奏。内外官员。臣伏以兵戎未息。仕进颇多。在官者既合叙迁。有功者必须褒赏。比来每至选集。不免据阙留人。尝叹遗才。仍招怨望。况缘频有恩诏。甄录功劳。诸道叙优。人数甚广。见须处置。不可稽留。若今停减吏员。实恐未便于事。非但承优者无官可授。抑又序进者无路可容。本冀便人。翻成敛怨。须仍旧以适其宜。更待事平。然后议经制。敕旨。依奏。

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许州停减正员官五十四员。本道奏。

十二月十九日。申。光管内停正员六十一员。本道奏。

[illegible]多[illegible]　請[illegible]吧

三年正月十七日敕。东部畿内唐。汝。邓三州。停减官员。准许。蔡等州例。

其年五月。宰相张延赏奏曰。为政之本。必先命官。旧制官员。繁而且费。州县残破。职此之由也。臣在荆南。所管州县阙官员者。不下十数年。吏部未尝补授。但令一官假摄。公事亦治。以此言之。官员可减。无可疑也。请减官员。收其禄俸。以资募士。从之。闰五月八日。敕减诸上州刺史上佐一员。录事。参军。司户。司兵。司士各一员。中州刺史上佐一员。录事。参军。司户。司兵各一员。下州刺史上佐一员。录事。参军。司户各一员。诸州参军一半。诸县中等已上。令一员。尉一员。下县令一员。京兆河南府司录。判司。及四赤县丞。县尉。量留一半。参军全留。余并停省。其诸赤及畿县。每县留令一员。丞一员。簿一员。尉一员。余府准上等州县例。以诸州户口减耗。三分去二。其官员合省。今员缺偏并。尚未均平。宜令所司。依前件额。即分析州县等第与奏。其左降官。且仍旧。其余一切权停。至来年五月三十日。续取处分。其应停减官俸粮禄职田杂料手力粮课等。一切已上。各宜令度支勘审检收。纳送上都左藏库收贮。充赏战士所用。至七月。其先减官员。并依仍旧。

五年六月二十日。兴元府奏。留司录。户法二曹各两员。功仓。田兵。士曹。文学各一员。录事。参军各四员。南郑令。丞。主簿两员。尉三员。城固褒城县令。丞。簿各一员。尉各三员。金牛三泉县令。丞。簿各两员。

八年四月。容管经略使奏。当管今请除刺史留官一百七十三员。余并请停减。其课料请回充将士资赐。从之。其年十二月。汝州奏。七县更量复尉一员。依奏。

十四年八月。魏博节度使却置管内州县官。都八十一员。仓曹参军。户曹参军。兵曹参军。法曹参军已上。请依前置双曹。田曹参军。文学。市令已上。请依前置。元城县贵乡县已上。请依前更置县尉一员。相州。贝州。博州。澶州。卫州。司法参军。司士参军。司田参军。文学。市令已上。请依前置。魏州昌乐县。魏县。冠氏县。馆陶县。朝城县。莘县。相州安阳县。邺县。内黄县。临河县。汤阴县。尧城县。洹水县。临漳县。成安县。临虑县。贝州宗城县。临清县。清河县。永济县。历亭县。经城县。武城县。夏津县。漳南县。阿城县。堂邑县。清平县。博平县。武水县。高唐县。澶州顿丘县。临黄县。观城县。清丰县。已上四十一州县。请依前置尉丞。敕旨。依奏。

十七年三月敕。天下州府别驾。及司田田曹参军。除京兆河南太原三府外。其诸州府判司双曹者。各省其一。录事参军准判司例。

元和六年六月宰臣李吉甫奏。请减职员。量定中外官俸料。伏以唐虞建官。不过数十。夏商官倍。方及三百。周礼汉志。兼具胥吏。其职员稍广。然约后汉命官数。亦不过七八千员。自汉至隋。十有三代。摄其官员。皆少于国家所置。事具史籍。不敢备陈。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禀上圣之姿。启中兴之运。光宅万方。富有天下。及兹七年。垂日月之明。以搜俊乂。崇勋华之俗。以厚生灵。然而人未富者。盖由流品尚杂。职员尚多。存无事之官。食至重之税。生人转困。冗食益繁。臣等日夜计此。非不至熟。臣按晋时荀勖上疏。称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汉光武并合吏员。州郡县邑。纔十分置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曾遣王人四出。减去吏之半。此省吏也。晋武从之。于是减州郡一半。省其人。必先省其官。故官省则事省。事省则人省。官烦则事烦。事烦则人烦。及周太祖于陇坻东败齐师。用苏绰为相。厘改宪度。曰事省则人清。事烦则人浊。清浊之由。在于官之烦省。由是兼假之员。悉皆罢黜。国家自天宝以后。中原宿兵。见在军士可计者。已八十余万。其余去为商贩。度为僧道。杂入色役。不归农桑者。又十有五六。是天下以三分

[illegible][illegible]更多新书 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吧

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辈。臣每念至此。何尝不终夜辍寝。对案忘食。幸遇陛下膺期抚运。惟新盛业。澄源正本。孰急于斯。臣窃计当今内外官。见以两税钱给俸料者。不下一万员。其间有职出异名。事离本局。府寺旷废。簪组因循者。甚众。况敛赋日寡。而受禄者渐多。设官有限。而入色者无数。九流安得不杂。万务安得不烦。况汉初置郡。不过六十。文景醲化。百王莫先。官少则必不政紊。郡多则必不事治。分明之验也。今天下三百郡。一千四百余县。故有一邑之地。虚设群司。一乡之间。徒分县职。所费至广。所制全轻。凡此之流。并须厘革。伏请敕吏部侍郎一人。郎中一人。兵部侍郎一人。给事中。中书舍人各一人。错综病利。详定废置。其吏员可并省者。并省之。州县可并合者。并合之。每年入仕之徒。可停减者。停减之。此吏寡而易求。官省而易治。稍减冗食。足宽疲甿。从之。遂命给事中段平仲。中书舍人韦贯之。兵部侍郎许孟容。户部侍郎李绛。同详定减省州县等事。

其年九月。吏部奏。准敕。并省内外职员。诸州府共八百八员。其中下州文学。中下县丞市令。一例停减。余官。州量减。诸王府除五品已上官外。录事参军一员。功曹参军二员。余并请减。至十三年正月。省蔡州汝南尉。

十四年三月。吏部奏。请用郓。曹。濮等一十二州县官员。其十二州请各置录事及司户法等参军各一员。县置令簿尉各一员。待给复满日依旧。从之。

十五年正月。镇州观察使王承宗奏。镇冀深赵等四州。请每州置录事参军一员。判司三员。每县置令录事一员。主簿一员。尉一员。又从之。

太和二年十月。西川观察使奏。加减管内州官员。彭州蒙阳县。眉州彭山县。邛州安仁县。尉各两员。今请减一员。汉州雒县。什邡县。尉各一员。今请更加一员。绵竹县元无县尉。今请置尉一员。眉州文学参军共三员。今请减参军一员。邛州文学参军二员。今请减一员。汉州并无文学参军。今请各置一员。其料课职田禄米等。伏望各依元额支给。从之。

九年九月。淄青观察使王彦威奏。请停管内县丞二十九员。从之。

会昌四年五月。中书门下奏。应诸州县佐官。近令约户税多少。量减佐官。实欲渐去冗员。以惩尸素。今诸道所奏。户满五千。税满一万。不合停减者。其类已多。又假以当路为词。犹务占惜。臣等商量。当路顿亦不常有。若遇大军顿。即权勾当。所存例多如此。望令吏部郎中柳仲郢。据元敕额。类会停减。不得许其破除。敕旨。依奏。

其年六月。吏部奏。准会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及今年五月十日敕。类会停减诸州府县佐官冗员。今以州府申阙解内户税多少。及州府官员闲剧。类会合减官员一千二百一十四员。敕旨。依奏。

太和元年五月。邠宁观察使张君绪奏。当道新平。三水。永寿。宜禄等四县。请各置主簿一员。

会昌四年六月十九日。准敕。以税额数少。悉减佐官。今伏请依前。每县各置主簿一员。敕旨。依奏。诸处有佐官处。并不得援引此例。其年七月。沧。济。德等州观察使奏。当道于诸旧减员县。各置县尉一员。从之。十二月。吏部奏。诸州县官。准会昌四年六月十九日敕。停减共一千二百一十四员。伏奉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敕。宜令吏部拣择。县邑

有人户五千。税钱一万贯以上。与一员官。仍天下州县所添。不得过四百员者。准敕条流诸添置外。兼于州官内。据税钱额定等第。及观察使节度州。量各添置。共三百八十三员。

天佑元年五月敕。河南府畿县。先减尉一员。可依京兆府例。复置县尉一员。

唐会要卷七十

量户口定州县等第例

武德令。三万户已上为上州。永徽令。二万户已上为上州。至显庆元年九月十二日敕。户满三万已上为上州。二万已上为中州。先已定为上州中州者。仍旧。至开元十八年三月十七日敕。太平时久。户口日殷。宜以四万户已上为上州。二万五千户为中州。不满二万户为下州。其六雄十望州三辅等。及别敕同上州都督。及畿内州并同上州。缘边州三万户已上为上州。二万户已上为中州。其亲王任中州下州刺史者。亦为上州。王去任后。仍旧。武德令。户五千已上为上县。二千户已上为中县。一千户已上为中下县。至开元十八年三月七日。以六千户已上为上县。三千户已上为中县。不满三千户为中下县。其赤畿望紧等县。不限户数。并为上县。去京五百里内。并缘边州县。户五千已上亦为上县。二千已上为中县。一千已上为中下县。

州县分望道

贞观元年三月十日。并省州县。始因关河近便。分为十道。

一曰关内道。古雍州之地。

二曰河南道。古兖豫青徐四州之地。

三曰河东道。古冀州之地。

四曰河北道。古幽冀二州之地。

五曰山南道。古荆梁二州之地。

六曰陇右道。古雍梁二州之地。

七曰淮南道。古扬州之地。

八曰江南道。古扬州之地。

九曰剑南道。古梁州之地。

十曰岭南道。古荆州之地。

凡天下三百六十州。自后并省。迄于天宝。凡三百三十一州存焉。而羁縻之州八百。京兆府尹有三。京兆。河南。太原。大都督有五。潞。扬。益。荆。幽。都护府有六。单于。安西。安北。安南。安东。北庭。为大都护。又有上中下都督府。凡天下军有四十。府有六百三十四。镇有四百五十。戍五百九十。守捉有三十五。

景云二年五月。出使者以山南控带江山。疆界阔远。于是分为山南东西两道。又自黄河已西。分为河西道。

关内道

新升都督府。　盐州。永泰元年十一月升。

新升雄州。　宁州。至德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升。原州。干元三年正月十一日升。

新升望州。　宁州。元州。并会昌四年四月升。

新升上州。　会州。永泰元年十一月升。丹州。大历六年五月升。宥州。元和九年五月复置。隶夏州。

新升赤县。　京兆府云阳县。元和二年十月升。以崇陵故也。奉先县。开元十七年十一月十日升。以奉陵寝。以张愿为县令。醴泉县。广德元年五月一日升。以崔演为县令。富平县。贞元四年正月十六日升。以薛诜为县令。三原县。同上年月升。以王鄑为县令。咸阳县。天授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以管武氏陵升。以宇文意为县令。神龙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复为畿。奉天县。兴元元年正月一日升。以杜元为县令。

新升次赤县。　华州郑县。光化元年六月升。至天佑四年闰十一月。复为郑县。华州郑县。华阴。下邽三县。

开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定。同州冯翊。朝邑。蒲城。澄城。白水等县。开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升。歧州雍县。扶风。陈仓三县。同上年月日升。灵州回乐县。至德元年七月十二日升。宁州安定县。至德元年十二月九日升。邠州新平县。贞元十年十二月升。

新升紧县。　灵州怀远县。至德元年十月三日升。宁州彭原县。至德元年二月九日升。鄜州洛交县。贞元六年三月三日升。

新升上县。　灵州灵武。保静。温池。鸣沙等县。至德元年七月十三日升。原州平高县。干元三年正月十一日升。夏州朔方县。贞元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升。盐州五原。白池县。永泰二年十月升。丹州汾川县。大历六年五月升。延州肤施。门山县。同上年月日升。

河南道

新升都督府。　登州。大历九年五月升。

新升雄州。　汝州。会昌四年四月升。虢州。同上年月日升。

新升望州。　青州。大历九年五月升。

新升紧州。　郓州。徐州。并会昌四年五月升。蔡州。元和十四年四月。复位淮西州县及官吏禄俸。以蔡州为紧。其刺史俸钱一百八十千。长史以下有差。

查看更多新书　请进来访吧

新升上州县。　海州密州。贞元五年八月六日升。泗州。贞元廿年正月内升。宿州。元和四年正月。以徐泗。符离。蕲虹三县置亳州。元和三年九月升。颍州。会昌二年十一月升。唐州。贞元十五年四月升。

新升赤县。　河南府缑氏县。天佑二年四月四日升。以奉昭宗和陵故也。

新升望县。　虢州阌乡。汴州浚仪。尉氏。开封等县。并开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升。雍丘县。开元十二年九月八日升。滑州酸枣县。开元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定。白马县。大历五年三月升。许州扶沟县。开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定。郑州管城。阳武。新郑。荥泽等县。并开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升。宋州宋城县。开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升。襄邑县。会昌四年十一月升。陕州陕县。桃林。河北。芮城等县。开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升。衮州金乡县。开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升。汝州梁县。开元十二年七月八日升。仙州襄城县。同上年月日升。蔡州汝阳县。贞元七年正月二十二日升。徐州彭城县。贞元六年十月升。郓州须昌。钜野等县。贞元二年二月一日升。青州益都县。大历五年正月升。

新升紧县。　虢州宏农县。干元三年二月一日升。郓州郓城。东阿。寿张。卢县。贞元二年二月一日升。衮州曲阜县。会昌二年二月升。宿州符离县。会昌四年十二月升。宋州柘城县。同上年月日升。隶州汝阴县。同上年月日升。青州临淄。寿光县。大历五年正月升。

新升上县。　虢州卢氏。朱阳。玉城县。干元三年四月十四日升。汝州临汝县。贞元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升。蔡州遂平县。元和十二年四月内置。颍州颍上县。元和六年九月升。唐州方城县。贞元十五年四月升。陕州垣县。贞元三年十一月升。

河东道

新升次赤县。　河中府河东。河西县。干元三年三月改。

新升望县。　蒲州河东。安邑。桑泉。汾阴。虞乡等县。并开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升。猗氏。解县。开元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升。绛州正平。翼城。龙门。闻喜县。开元同上年月日升。汾水。孝义。隰城。介休。平遥等县。同上年月日升。洪洞县等。同上年月日升。并州太原。晋阳。祁县等县。同上年月日升。潞州上党县。同上年月日升。

河北道

新升望州。　贝州。大历七年正月升。

新升上州。　妫州。贞元七年五月七日升。定州。元和四年六月改。涿州。大历五年十一月升。

新升望县。　瀛州河间县。开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升。博野县。大历七年正月升。冀州南宫县。信都县。深州饶阳县。贝州宗城县。俱同上年月日升。临清县。大历七年正月升。相州滏阳县。开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升。魏州贵乡。昌乐县。魏县。顿丘县等。同上年月日升。馆陶。冠氏县。大历七年正月升。洺州永年县。开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升。怀州河内。武德。武陟。获嘉县。同上年月日升。德州安陵县。天宝八载五月一日升。恒州

下载更多新书　请上本书吧

真定县。兴元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升。幽州昌平县。贞元十九年九月升。蓟县。开元三十三年十二月一日升。

新升紧县。　魏州临黄县。大历七年正月升。贝州清阳县。同上年月日升。恒州石邑。城县。兴元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升。沧州清池县。大历七年正月升。莫州鄚县。贞元十九年八月升。

新升上县。　妫州怀戎县。贞元十七年六月七日升。幽州潞县。贞元十五年九月升。

山南道

新升都督府。　利州。大历十四年十一月七日升。龙州。长庆四年十月升。

新升雄州。　洋州。兴元元年十一月七日升。

新升望州。　襄州。商州。会昌四年五月升。梁州。永泰元年二月升。

新升上州。　随州。贞元十五年四月升。复州。郢州。并元和六年九月升。金州。会昌四年五月升。洋州。永泰元年二月升。

新升中州。　硖州。建中二年四月三十日升。

新升次赤县。　江陵府江陵县。贞元元年九月升为畿县。兴元府南郑县。兴元元年六月升。

新升望县。　荆州江陵县。襄州襄阳县。并开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升。商州上洛县。梁州南郑县。并永泰元年二月升置。邓州穰县。大历四年十一月升。

新升紧县。　商州上洛县。干元三年四月十四日升。梁州城固县。洋州兴道县。阆中县。并永泰元年二月升。

新升上县。　硖州夷陵县。上元二年六月十五日升。复州竟陵县。沔阳县。元和六年九月升。随州光化县。同上年月日升。商州雒南县。贞元四年三月二十日升。郢州富水县。京山县。元和六年九月升。

陇右道

新升都督府。　沙州。永徽二年五月升。

新升中州。　威州。大中三年七月收复安乐州。改为威州。

淮南道

新升紧州。　寿州。会昌四年五月升。

新升上州。　滁州。和州。舒州。濠州。蕲州。并元和六年九月升。光州。大中四年六月升。

新升中州。　申州。元和十四年四月升。

新升望县。　扬州江都县。开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升。海陵天长县。会昌四年十一月升。扬子县。大历八年五月升。

新升紧县。　扬州六合县。会昌四年十二月升。楚州盱眙县。庐州合肥。庐江。慎县。寿州安丰。盛唐。霍丘等县。舒州桐城县。濠州定远。钟离县。滁州全椒县。已上并会昌四年十二月升。

新升上县。　楚州山阳。盱眙县。贞元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升。盐城县。元和六年九月升。寿州霍丘县。蕲州蕲水县。舒州太湖。宿松县。同上年月日升。

江南道

新升都督府。　辰州。大历四年六月升为中都督。

新升雄州。　苏州。大历十三年二月十一日升。

新升望州。　润州。宣州。越州。常州。并会昌五年四月升。

新升紧州。　鄂州。会昌四年五月升。

新升上州。　虔州。袁州。抚州。饶州。并元和六年九月升。池州。会昌四年五月升。信州。同上年月升。

新升中州。　岳州。大历五年六月升。

新升望县。　润州曲阿。江宁等县。开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升。丹徒县。大历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升。句容县。会昌四年十一月升。常州晋陵县。开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升。武进。无锡县。大历十二年二月二日升。江阴县。会昌四年十一月升。苏州吴县。开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升。长洲县。大历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升。嘉兴县。大历六年二月升。昆山县。会昌四年十一月升。宣州宣城县。天宝十载二月二十五日升。南陵县。大历五年三月升。杭州余杭县。开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升。钱塘县。会昌四年十一月升。越州会稽县。开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升。诸暨。剡县。并大历十二年二月九日升。婺州金华县。开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升。东阳县。永康县。大历十二年正月一日升。湖州乌程县。大历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升。长城县。会昌四年十一月升。衢州信安县。大历十二年正月七日升。台州临海县。会昌四年十一月升。鄂州江夏县。贞元十一年九月升。洪州高安县。会昌四年十一月升。潭州长沙县。同上年月升。

新升紧县。　越州萧山县。大历十二年正月升。湖州安吉县。会昌四年十二月升。信州上饶县。杭州盐官县。并同上年月升。衢州龙丘县。大历十二年正月十九日升。婺州兰溪县。同上年月升。海盐县。会昌四年十二月升。宣州南陵。溧阳。当涂县。天宝十载二月二十五日升。宁国县。会昌四年十二月升。歙州歙县。池州秋浦县。俱同上年月升。鄂州武昌。永兴等县。贞元二年九月升。洪州建昌。大历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升。潭州长沙县。湘乡。湘潭。衡阳等县。大历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升。吉州庐陵县。会昌四年十二月升。

新升上县。　鄂州唐年。蒲圻等县。并元和六年九月升。岳州巴陵县。同上年月升。华容县。大历六年九月升。澧州石门县。元和六年九月升。潭州益阳县。贞元十二年二月升。衡州衡山。耒阳县。大历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升。洪州武宁。新吴县。元和六年九月升。辰州沅陵。溆浦。大乡等县。大历四年六月升。江州彭泽县。元和六年九月升。郴州平阳县。虔州信丰。南康县。袁州萍乡县。杭州新城县。抚州南丰县。已上俱同年月升。睦州分水县。大历六年六月升。歙州婺源县。黟县。并元和六年九月升。

新升中县。　洪州分宁县。贞元十五年二月。改分宁为武宁县。

剑南道

新升都督府。　遂州。大历二年二月升为中都督。昌州。大历十三年六月升。

新升紧州。　梓州。会昌四年五月升。

新升望县。　益州成都。蜀县。郫县。新繁等县。并开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升。蜀州晋原。青城县。同上年月日升。唐兴。新津县。贞元十年十一月升。彭州九龙。道江县。开元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升。唐昌县贞元十年十二月升。汉州雒县。开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升。什邡县。贞元二年十二月升。

新升紧县。　彭州蒙阳县。汉州德阳。绵竹县。眉州通义。彭山县。嘉州龙游县。邛州临邛县。已上并贞元五年十二月升。

新升上县。　嘉州夹江。峨嵋县。邛州依政县。陵州籍县。并贞元十年十二月升。阆州南部县。奉国县。永泰元年十月升。绵州罗江县。元和六年九月升。

岭南道

新升都督府。　峰州。驩州。并贞元七年四月二十日升。

新升上州。　建州。泉州。元和六年五月升。

新升望县。　福州闽县。贞元元年四月升。广州南海县。会昌四年十月升。

新升紧县。　泉州南安县。贞元七年四月升。黔州彭水县。贞元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升。容州晋宁县。同上年月日升。福州福唐。长乐县。连江。侯官县。贞元二年四月升。泉州晋江。莆田县。建州建阳县。并元和六年六月升。巫州龙标县。大历六年五月升。

新升中县。　容州北流县。贞元七年四月升。梧州苍梧县。大历九年七月升。

州县改置上

关内道

京兆府。武德已来称京城。开元元年十二月三日称西京。至德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改为中京。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停中京之号。肃宗元年建卯月一日。改为上都。天授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敕。雍州依旧以万年。长安。干封。明堂。咸阳。鄠县。蓝田等七县隶焉。

需要更多新书　请到来书吧

又以武功为稷州。割奉天。始平。盩厔。好畤等五县隶焉。以云阳为鼎州。割三原。泾阳。醴泉等县隶焉。以零口置鸿州。以庆山。渭南两县十二乡。于郭下置鸿门县。割庆山。高陵。栎阳。渭南等五县隶焉。以永安置宜州。割同官。富平。美原等四县隶焉。令地官员外郎周允元。充树置使。至久视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废鸿鼎二州。至大足元年四月四日。废宜稷二州。并隶雍州。万年县。武德元年九月。改隋大兴为万年县。天宝七载八月十四日。改为咸宁县。至德三载二月五日。复为万年县。初。总章元年析置明堂县。以邓郓为县令。长安二年六月二日废。　长安县。总章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析置干封县。以王德真为县令。分理京城内。至长安三年六月二日废。　昭应县。垂拱二年二月二日。新丰县东南三十里。有废山踊出。二十八日。改新丰为庆山县。荆州人俞文俊上疏曰。臣闻天气不和。而寒暑并。人气不和。而疣赘生。地气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处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隔塞。而山变为灾。陛下以为庆山。臣以为非庆也。臣愚以为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不然祸灾至矣。疏奏。则天怒。流文俊于岭南。神龙元年二月四日。复为新丰县。天宝三载十二月五日。析新丰县。于会昌山令置会昌县。四载十月二十八日。以会昌为赤县。以薛融为县令。七载十二月一日。改会昌为昭应县。仍废新丰。隶入昭应。以薛伯连为县令。　奉先县。开元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改同州蒲城县为奉先县。以奉桥陵。隶京兆府。元和十五年四月。以美原县龙原乡。栎阳县万年乡。隶奉先。以奉景陵。长庆四年五月。以富平县丰水乡。华州下邽县翟公乡。同州澄城县抚道乡。白水县会宾乡。并隶奉先县。以奉景陵。天佑四年闰十二月二十七日。却割隶同州。　富平县。元和元年六月。以奉先县神泉乡。栎阳县大泽乡。美原县义林乡。族义乡。并隶富平县。以奉丰陵。　三原县。会昌元年七月。京兆府奏。得三原县申。当县仁化乡。开成五年六月敕。割送富平县。充奉章陵讫。准承前流例。合于陵近县界接近割还当县。以奉庄陵。今请割高陵县青平乡。从之。　奉天县。文明元年八月十五日。以干陵置奉天县。隶京兆府。　盩厔县。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宜寿县。至德二年二月十五日。改为盩厔县。　美原县。隋置土门县。贞观十七年废。咸亨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于故土门地。置美原县。割隶京兆府。　栎阳县。天佑三年十月。割隶华州。　同官县。贞观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废宜州。置来属。　兴平县。景龙二年二月一日。改始平县为金城县。至德二年十月。改为兴平县。云阳县。武德元年。分云阳县为石门县。三年。仍置东泉州。移云阳于县南十五里水衡城。贞观元年。废泉州。改石门县为云阳。八年。并池阳入云阳县。属雍州。天授中。置鼎州。后废。　华原县。贞观十七年六月十四日。废宜州。置来属。垂拱二年九月二十日。改为永安县。神龙元年二月四日。复为华原县。　好畤县。武德二年二月五日。置于隋庄陵城。贞观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敕岐阳既非要路。好畤又近醴泉。二县并废。依旧置上宜县。其年十一月三日。改上宜县为好畤县。

凤翔府。　天兴县。至德元载七月二十七日。分雍县置。　雍县。至德二载八月二十一日。改为凤翔县。宝应元年十二月废。并入天兴县。　扶风县。武德三年。分岐山县于围川城置。四年。隶入稷州。贞观元年。废稷州。来属。八年六月。改为扶风县。　岐阳县。贞观七年。割扶风岐山。并京兆上宜县置焉。二十一年废。永徽五年十二月又置。元和三年三月。并入岐山扶风县。　陈仓县。至德二载二月十八日。改为宝鸡县。虢县。贞观七年废。天授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割岐山县置。　普润县。贞元十年置。十一年正月。以县隶陇右经略使。

行原州。元和三年十二月。临泾县改为行原州。遂命镇将郝泚为刺史。始。泚为刺史。尝以临泾地宜蕃息。蕃戎每入寇。屯临泾为休养便地。尝白其帅。愿以城控之。前帅不从。其后段佑为节度使。泚复白佑。佑多其策。乃表请城之。

同州。　河西县。武德三年。分韩城合阳置。属西韩州。州废来属。干元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改为夏阳县。韩城县。天佑二年十二月。改为韩原县。

华州。　垂拱元年。避武太后祖讳。改太州。　下邽县。垂拱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割同州下邽县隶华州。潼津县。圣历二年三月二十日。割虢州潼津县。隶入太州。华阴县。垂拱元年。改名仙掌。神龙三年四月十六日。废仙掌县。

邠州。　开元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以豳字与幽字相涉。诏曰。鱼鲁变文。荆并误听。欲求辩惑。必也正名。改豳字为邠。　永寿县。神龙元年三月二十五日。割属雍州。唐隆元年七月八日。又属豳州。　三水县。元和十五年正月。移县于陇堡下旧城。先是。大历中。吐蕃尝焚其县。故移之堡上。人不便之。及是。从节度使郭钊奏也。

坊州。　武德二年七月。于鄜州南故马坊置坊州。周天和七年。元皇帝为敷州刺史。置马坊于此。高祖因以名州。宜君县。贞观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废宜州。来属。寻废。二十年闰三月十四日又置。永徽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又省。龙朔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又置。　升平县。天宝十二载十二月一日。分宜君县置鄜州。　直罗县。武德三年。分三川洛交置。伏陆县。天宝元年八月二十日。改为甘泉县。

泾州。　鹑觚县。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灵台县。　临泾县。贞元十一年正月。节度使刘昌请于临泾县保定城置。　阴盘县。改潘原。贞元十一年。以彰信堡置宁州。丰义县。武德四年。分彭原县置。属彭州。州废。隶宁州。开元八年四月十七日。割属泾州。寻复旧。　定平县。元和三年隶宁州。

胜州。　河滨县。贞观三年置。　连谷县。贞观八年置。

丰州。　贞观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分灵州置。　九原县。永徽四年置。　永丰县。永徽元年正月置。　丰安县。麟德元年置。

延州。　开元二年升为都督府。　延水县。隋安人镇。武德二年。析延川为县。名安人。贞观二年。州废。安人属北基州。八年。割属延州。二十三年五月。改为延水县。取吐延水为名。　延川县。贞观五年置北基州。至八年废。　罢交县。贞观十年。于罢交镇置县。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延昌县。　金城县。本因城县。武德二年。改为金城县。天宝元年八月二十二日。改为敷政县。

绥州。　上县。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龙泉县。

夏州。　朔方县。本隋岩绿县。贞观二年。改为朔方县。　宁朔县。武德六年置南夏州。贞观二年。废州来属。

盐州。　五原县。贞观二年。与州同置。　白池县。景龙三年置。

庆州。　怀安县。开元十年十月八日置。　方渠县。神龙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分马岭县置。　蟠交县。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合水县。　白马县。同上。敕改为延庆县。

麟州。　开元十二年闰十二月二十九日置。十四年十月九日废。天宝元年复置。　铁麟县。开元七年五月一日。于新秦县置铁麟县。开元十四年六月十三日。州废。皆省。天宝元年复置。

[illegible]更多新书 请[illegible]来[illegible]吧

宥州。　延恩县。元和九年二月敕。天宝末年。宥州寄治于经略军。宝应已后。因循遂废。由是昆夷屡扰。党项靡依。蕃部之人。抚怀莫及。朕方宏远略。思复旧规。宜于经略军置宥州。仍为上州。于郭下置延恩县。为上县。仍属夏州。元和十五年九月。夏州节度使李佑。请置宥州于长泽县。

原州。　萧关县。神龙三年三月。废佗楼县置。

威州。　咸亨三年。以灵州之鸣沙县。置吐谷浑部落。号安乐州。至德中。没吐蕃。大中三年七月。灵武节度使朱叔明奏。收复安乐州。八月。遂改为威州。

河南道

河南府。　河南县。永昌元年。改为合宫县。以薛充构为县令。神龙元年正月。却为河南县。二年十一月五日。又改为合宫县。以苏颂为县令。右补阙权若讷上疏曰。臣闻诗人阐教。深怀罔极之恩。孔氏立言。或崇无改之道。今陛下置圣善报恩之阁。义贯于终天。存合宫永昌之号。敬深于如在。伏见天地日月君臣等字。皆先朝创制。已久施行。陛下纂承丕绪。嗣守洪业。母子相传。国家如旧。此并则天能事。生人积习。何所要切。当时除之。无益于淳化。存之有光于孝治。又神龙元年三月三日制书。一事已上。并依贞观故事者。但则天遗训。诚曰母仪。太宗旧章。事称祖德。昔永徽之始。不闻依武德旧章。今陛下膺期。乃遵贞观故事。如其远依贞观。实恐未益先朝。以臣愚识。请更详审。唐隆元年七月八日。复改为河南县。　洛阳县。垂拱四年七月一日。析置永昌。　永昌县。长安二年六月二日废。神龙二年十一月二日。改洛阳为永昌县。以王晙为县令。唐隆元年七月八日。又改为洛阳县。　来庭县。天授三年三月九日置。以陆宝绩为县令。长安二年六月二日废。　缑氏县。隋置。贞观十八年省。上元二年七月九日又置。以管孝敬陵。　嵩阳县。隋置。贞观十七年省。永淳元年七月八日复置。文明元年四月十三日废。光宅元年七月四日又置。登封元年腊月十九日改为登封县。神龙元年二月五日。改嵩阳县。二年十一月五日。又改为登封县。　新安县。隋义宁二年。置新安郡。领新安一县。武德元年。改为谷州。领新安。渑池。东垣三县。四年。省东垣入新安。贞观元年。徙谷州于渑池。至显庆二年十二月九日。废谷州。以福昌。新安。渑池。永宁四县。并怀州之河阳。济源。温县。王屋。郑州泛水。并隶洛州。　告成县。武德四年。王世充降。阳城县令王雄。以县归顺。乃置嵩州。领阳城。嵩阳。阳翟。康城四县。以雄为刺史。贞观三年。省嵩州。以阳城属洛州。登封元年腊月九日。改为告成县。神龙元年二月五日。改为阳城县。二年十一月五日。又改为告成县。天佑二年十二月。改为阳邑。　兴泰县。长安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以兴泰宫城置为兴泰县。神龙元年二月四日废。　河阴县。开元二十二年四月。侍中裴耀卿奏。泛水。荥泽。武陟三县。于河口输场置焉。隶河南。会昌三年九月敕置。隶孟州。仍改为望县。　颍阳县。贞观七年废。咸亨四年闰五月一日。分河南。洛阳。伊阙。嵩阳等县。置武林县。开元十五年九月二日。改为颍阳县。　武泰县。天授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分荥阳置焉。隶洛州。寻废。后又改荥阳县为武泰县。神龙元年二月四日。改为荥阳。属郑州。　伊阳县。先天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洛州长史李杰奏割陆浑置。　阳翟县。武德四年。隶嵩州。贞观二年省州。县改隶许州。龙朔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割隶洛州。　福昌县。隋义宁二年置宜阳郡。领宜阳。渑池。永宁三县。武德元年。改熊州故宜阳县为福昌。取隋福昌宫为名。领福昌。寿安。永宁三县。贞观元年。省熊州。以福昌。永宁。渑池隶谷州。六年。又移谷州治于福昌。以长水来隶。显庆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废州。以县属洛州。永宁县。隋义宁二年置。属宜阳郡。武德二年。属函州。领永宁一县。八年省州。却属熊州。贞观元年。改为谷州。　长水县。武德元年属虢州。贞观八年。改属谷州。显庆二年。州废来属。　济源县。武德二年三月。王世充将丁伯德。以县归顺。遂置西济州。领济源。

溴阳。蒸川。召原四县。以伯德为刺史。四年省州。以溴阳。蒸川。召源入济源。隶怀州。显庆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属洛州。　温县。武德四年。令周仲隐以县来归。乃于县置平州。以仲隐为刺史。温县为李城县。其年八月省州。县复名温。属孟州。　王屋县。武德元年改为邵伯。隶邵州。贞观元年省州。县属怀州。显庆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改名。隶洛州。光化三年八月。割隶河阳。　河清县。武德二年置。名大基。属怀州。四年。割属孟州。八年省。咸亨五年八月。分河南。洛阳。新安。王屋。济源。河阳六县。置大基县。属洛阳。先天元年。以国讳改河清县。孟州。本河南府之河阳县。旧隶怀州。显庆二年。割属河南府。城临大河。长桥架水。李光弼以重兵拒史思明。及雍王平贼。以鱼朝恩守河阳。乃以河南府之河清。济源。温四县租税入三城使。寻又以泛水军赋隶之。会昌三年九月。中书门下奏曰。臣闻河阳五县。自艰难已后。割属河阳三城使。今河南所管五县中。租赋色役。尽属河阳。使归一统。便为定制。既定雄镇。足壮三城。臣等商量。其河阳县。望改为孟州。仍为望州。河阳。泛水。温县。河清。济源等五县。改为望县。其县令已下。望且令守本官。至吏部注官日替。从之。汜水县。武德四年置。属郑州。贞观七年。州移理管城县。垂拱四年七月一日改为广武县。神龙元年。复为泛水县。　密县。武德三年置密县。四年废县属郑州。龙朔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自郑州割隶。　河清。巩县。光宅三年八月。割隶河阳。陕州。　隋废武德元年复置。广德元年二月。升为大都督府。以皇甫温为长史。　硖石县。隋废。武德元年置。贞观十四年。移治硖石坞。改名。　芮城县。武德二年置芮州。贞观元年废。县来属。　安邑县。贞观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废虞州。及桐乡县。以安邑属蒲州。至德二年八月二十三日。为虞邑县。干元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割隶陕州。复为安邑县。　夏县。干元三年正月二十一日。自绛州来属。　灵宝县。本隋桃林县。天宝元年二月二十一日。掘得宝符改。　平陆县。本隋河北县。天宝元年二月二十一日。改为平陆县。先是。陕郡太守李齐物。疏凿三门。得古铧甚大。其上有平陆二字。后因改为平陆。

郑州。　武德四年。改为管州。贞观元年废。七年复为郑州。　圃田县。武德元年。改为中牟县。贞观元年属汴州。龙朔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来属。

豫州。　宝应元年十二月。改为蔡州。　新息县。武德四年置息州。贞观元年废。吴房县。贞观元年置。八年废。元和十二年四月。改名遂平。仍移于文城栅南新城内置。便为上县。权隶唐州。　汝南县。贞元七年正月二十三日。于郭下置。元和十三年正月。汝南县宜却停省。　西平县。贞观元年废。天授二年十一月一日又置。　褒信县。天佑三年十二月。改为苞孚县。

汝州。　武德初。从隋旧制为伊州。贞观八年。以西域置伊州。遂改为汝州。光化三年八月。割去隶洛京。　梁县。隋为承休县。贞观元年。改为梁县。　鲁山县。王世充置鲁州。武德四年正月二日。废入伊州。其年复置鲁州。贞观元年三月。又废入伊州。　龙兴县。证圣元年四月一日。置武兴县。神龙元年十月十九日。改为龙兴县。　襄城县。隋县。武德元年。于此置汝州。贞观元年。州废。以县属许州。天宝七载正月二十四日。自许州来属。　临汝县。先天元年十二月二十日置。

亳州。　武德四年。改为谯州。贞观元年。改为亳州。　临涣县。贞观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废谯州。以县来属。元和九年五月。敕亳州临涣县宜割属宿州。　永城县。贞观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废谯州。以县来属。　谷阳县。干封元年。改为真源。载初元年。改为仙源。神龙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复改为真源县。　酇县。开元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复汴州南垣阳驿置。　山桑县。贞观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废谯州来属。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蒙城县。

曹州。　武成县。贞观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废戴州来属。　离狐县。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南华县。仙州。武德四年置叶州。五年废。贞观八年置鲁州。九年废。开元二年。析许鲁唐三州。复置仙州。至十一年十二月。敕以仙州频丧长史。欲废之。令公卿议其可否。中书侍郎崔沔议曰。仙州四面。去余州界虽近。若据州而言则元远。土地饶沃。户口稀疏。逃亡所归。颇成渊薮。旧多劫盗。兼有宿寇。所以往年患之。置州镇压。今兴役几年。主司粗定。累年成规。一朝废省。前功尽弃。后弊方深。今废州则生患。置州则称烦。所以武德已来。迭为废置。足明利害。不专一途。至于田畴劳损。即与许蔡何殊。宁为卑位。独当废省。若以州管皆新户。驿长难供。唐许州路僻户少。均出傍州。非无成例。州以镇俗。官以利人。所在皆然。尝惮其废。然自创置。未盈十年。州将员寮。屡卒于位。天道性命。圣人罕言。而共理分忧。朝寄尤切。视死亡而不恤。何以得其欢心。计不自安。政必苟且。下承斯弊。为伤必多。而通之则可永久。州东新置舞阳县。则汉樊哙之旧国。哙丰沛故人。又高祖之娅。惟勋惟旧。且亲且贤。亦既受封。亦称吉土。保全良吏。庶在兹邦。又南接白羊川口。村聚幽僻。妖讹宿肖。此为根柢。自置县来。十减七八。今若移州镇之。亦可杜绝。其仙州望且未废。至今年十月。移向舞阳置。仍为紧州。刺史司马。铨颇闻守法公勤。望稍加慰劳。使其说以成务。庶其益于公家。至二十六年十月三日废。大历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复置。仍置仙凫县。五年二月初六日。又废。仙凫县亦停。登州。隋为牟州。武德二年。改为登州。贞观元年废。天授二年闰五月二十一日又置。黄县。神龙元年四月。改为蓬莱县。先天二年。又割蓬莱置黄县。　牟平县。武德元年置。贞观元年废。麟德二年又置。

颍州。武德四年置信州。六年。改为颍州。长庆二年八月。颍州宜移隶滑郑节度使。沈丘县。神龙二年置。　淮川县。武德八年。改为下蔡县。

齐州。　隋齐州。武德元年改郡。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平卢州军奏。当管五州。共二十九县。内四县录户口雕耗。计其本县税钱。自供官吏不足。今请权宜并省。各具如后。齐州都九县。内三县请并省。丰齐县与本州长清县相近。今请废丰齐县。并入长清县。全节县与历城县相近。请废全节县。并入历城县。亭山县与章丘相近。今请废亭山。并入章丘。丰齐等四县权停废。待已后户口滋繁。物力殷赡。即请仍旧。从之。行齐州。元和十三年冬十月。齐州刺史高士荣奏。蒙恩受任。其州犹在贼中。须置行州。及倚郭历城县行印。从之。　平陵县。贞观十七年四月。平陵人不从齐王佑反。改为全节县。　禹城县。隋祝阿县。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禹城县。以县西有禹息故城也。　山茌县。武德元年置。天宝元年七月二十四日。改为丰齐县。　章丘县。武德二年置。贞观元年废。归化县。元和十三年析德州之安德置。太和二年十二月。来属本州。四年。奏废入临邑。

泗州。　本治宿预。开元二十五年九月十日。移就临淮县。　临淮县。长安四年二月。分徐城县置。

兖州。　金乡县。武德四年。于县置金州。五年。改戴州。贞观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废戴州来属。元和十四年正月。以兖州金乡县权隶属徐州。　博城县。神龙二年十月五日。改为干封县。　方舆县。宝应元年六月十一日。改为鱼台县。元和四年八月。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请移鱼台县置于黄台市。十四年正月。权隶徐州。　莱芜县。贞观元年。废入博城县。长安四年正月十日。又置。贞元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割属兖州。元和十七年六月。兖海节度使曹华奏。兖州莱芜县。在当道边界。去县山路三百余里。人户绝少。年税绢一千。官吏名数。亦与大县不殊。窃以此县最小。虚置无取。请准淄齐等州章丘临济县例。特从并省。案图经。莱芜。贞观三年废入博城县。即今当州干封县是也。相去接近。伏请依前并入干封县。从之。太和元年九月。兖州奏。复置县。从之。

密州。　莒县。贞观八年。废莒州来属。　安丘县。干元二年九月。移治故昌安城。改为辅唐县。

淄州。　武德元年置。六年废。天宝元年复置。

沂州。　沂水县。武德五年置莒州。贞观八年。州废来属。　承县。武德四年。于檀丘置县。贞观元年废之。新泰县。武德五年属莒州。贞观八年来属。

陈州。　武德元年。讨平房宪伯置。　南顿县。武德六年。省入项城县。证圣元年。改为光武县。景云元年。复为南顿县。　项城县。隋置沉州。贞观元年。州废来属。西华县。武德元年。改为箕城县。贞观元年。又置。名武成。神龙元年二月四日。复改箕城县。景龙元年。又改为西华。

汴州。　武德四年置。　开封县。武德四年。自郑州来属。贞观元年废。延和元年五月十五日。分浚仪县又置。　尉氏县。武德四年置洧州。贞观元年。州废来属。　雍丘县。武德四年置杞州。贞观元年。州废来属。

唐州。武德四年。改显州。贞观九年。罢显州为唐州。　方城县。武德初。置北澧州。贞观元年。改为鲁州。九年废。以方城属唐州。

郓州。　卢县。隋旧。武德四年。改济州。天宝十三载六月一日。州废。所领五县改属郓。　平陆县。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中都县。贞元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割郓县。　郓城县。旧是郭下县。贞观八年。州移于须昌县。天佑二年十二月。改为万安县。钜野县。贞观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废戴州来属。　宿城县。景云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置。干元元年七月。改为东平县。移就郭下。仍是望。太和四年五月。改为天平县。六年七月。并入须昌县。　平阴县。太和六年七月。并入东阿卢县。开成二年。郓州节度使王源中奏。当道先废天平平阳两县。并在东境。东西一百一十三里。南北一百八十里。无县邑以治居民。兼制贼盗。请复置平阴县。兼下吏部。注县令主簿各一人。诏从之。

青州。　武德四年置。　寿光县。初隶乘州。武德八年。州废来属。　千乘县。武德二年。改为乘州。至八年废。

徐州。　沛县。武德五年置。　下邳县。武德四年置邳州。贞观元年。州废来属。虹县。本名夏邱。属仁州。武德四年。改名虹县。贞观八年。州废来属。　符离县。武德四年置。　蕲县。贞观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废谯州来属。

宿州。　元和四年正月。以徐州符离。蕲。泗州虹三县置。遂为上州。治符离。仍隶徐濠泗等州观察使。长庆元年三月。徐州观察使崔群奏。顷以蔡孽未平。遂割前件三县。及徐州将士一千四百人。权置宿州。厄其奔轶。事关备御。非务便人。今寰宇无虞。封圻罢警。权创支郡。理合并除。其宿州伏请却废。三县各还本州。至太和七年二月敕。宜准元和四年正月。割徐州符离。蕲。泗州虹县。依前置宿州。隶属徐泗濠等州观察使。其州置于埇桥。在徐州南界。汴水上。舟车之要。其旧割四县。仍旧来属。已下官便委吏部注拟。濮州。武德四年置。

宋州。　柘城县。隋旧。贞观七年废。永淳元年十月二十四日。析谷熟。宁陵又置。谷熟县。武德二年置南谷州。四年废。　单父县。武德五年置戴州。贞观十七年。州废来

属。　楚丘县。贞观七年六月十七日。废戴州来属。　砀山县。光化二年正月。朱全忠表建为辉州。移治所于单父县。

许州。　郾城县。元和十二年二月。淮西贼中百姓穷困。相率归顺。其数甚多。宜于许汝行营侧近置行郾城县。委韩宏详议。拣择稳便处置。其年十一月。以郾城县置　州。以上蔡。西平。遂平三县隶焉。是年十二月。敕　州宜属许州。长庆元年。废　州。复为郾城县。依前隶属许州。其先割属　州上蔡。西平。遂平等三县。依隶属蔡州。　舞阳县。本北舞。开元四年置。更名。元和十三年正月。陈许观察使李光颜奏。许州舞阳县。为逆贼吴元济所毁。今请移县。权请置于吴城镇。从之。

豪州。　元和三年六月。改豪州字为濠。失印故也。

河东道

太原府北都。　文水县。天授元年十月十四日。改为武兴县。品秩同赤县。以史兼恕为县令。神龙元年二月十五日复旧。　石艾县。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广阳县。　盂县。武德三年置受州。贞观八年。省州来属。　阳曲县。武德三年。析为汾阳。七年。又改为阳曲县。　太谷县。武德四年置太州。六年又改之。

河中府中都。　元和三年三月。改蒲州为河中府。两县为赤县。余为畿县。官吏所置。并准京兆府河南府。河西县。干元三年三月二十日。割同州朝邑置河西县焉。仍改同州河西县为夏阳县。　桑泉县。天宝十二载十二月一日。敕改桑泉县为临晋县。　汾阴县。开元十一年二月十六日。改为宝鼎县。

潞州。　开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置大都督府。　襄垣县。隋韩州。贞观十七年。州废以县来属。　涉县。贞观十七年六月十七日。以县来属。　铜鞮县。贞观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废韩州。以县来属。　潞城县。天佑二年十一月。改为潞子县。　黎城县。同上年月改为黎亭县。　武乡县。武德初置。属韩州。贞观元年。州废来属。　壶关县。武德四年置。

虢州。　宏农县。显庆二年。避孝敬讳。改为恒农县。开元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复改宏农县。　湖城县。隋义宁元年置。干元三年二月一日。改为天平县。大历四年七月四日。却为湖城县。　阌乡县。贞观元年。移鼎州于屯县。八年。州移来属。

绛州。　翼城县。义宁元年。改为浍州。武德六年。废州来属。天佑二年十二月。改为浍川县。　万泉县。武德三年置为太州。贞观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州废来属。　垣县。贞元三年七月。以绛州垣县隶陕州。元和三年二月。复隶绛州。　夏县。贞观十七年六月。太州废来属。干元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割属陕州。　龙门县。武德元年置太州。贞观十七年。州废来属。

汾州。　武德元年。改为浩州。三年。改为汾州。　介休县。武德元年置介州。贞观元年却废。　西河县。本隰城。上元元年改名。

晋州。　太和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敕晋州割隶河东观察使收管。改属河中府。　汾西县。贞观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废吕州。与霍邑赵城来属。　神山县。武德二年九月置浮山。三年九月十九日。以吉善行于羊角山下见老君。改焉。

泽州。　会昌四年九月。中书门下奏。河阳近虽置制。土宇犹褊。泽州全有太行之险固。实为东洛之藩垣。将务远图。所宜从便。望割属河阳。　晋城县。武德三年置建州。并置晋城县。六年。州废来属。天佑二年十一月。改为丹川高都县。　濩泽县。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阳城县。

隰州。　太宁县。武德二年置中州。贞观元年。州废来属。　蒲县。武德二年置。贞观元年废。

慈州。　武德元年为汾州。五年。改南汾州。八年。改为慈州。太和元年十一月二十日。敕慈州宜割隶属河中府观察使收管。　文城县。天佑二年十二月。改为屈邑县。

代州。　唐林县。证圣元年。于忻代二州界置武延县。唐隆元年改名。

蔚州。　安边县。开元十二年七月置。在横野军。

石州。　临泉县。本名太和县。武德三年置北和州。贞观二年废。改为临泉县是也。

岚州。　宜芳县。隋岚城县。贞观元年改焉。　合河县。隋临泉县。武德七年改临津县。贞观元年改焉。　岚谷县。长安三年置。景龙二年废。开元十二年。又复置之。

仪州。　本辽州。隋末废。武德三年。又置辽州。八年。改为箕州。先天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又改为仪州。避元宗嫌名也。

唐会要

唐会要卷七十一

州县改置下

河北道

幽州。开元十三年正月初一日。改为大都督府。　无终县。万岁通天元年。移就玉田驿。因改为玉田县。渔阳县。武德二年。置元州。贞观元年。州废来属。　良乡县。圣历元年闰腊月二十九日。改为固节县。神龙元年二月。复为良乡县。　雍奴县。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武清县。　三河县。武德初。改为潞县。开元四年三月。改为三河县。会昌县。如意元年置武崇县。景云三年。改为会昌县。

瀛州。　高阳县。武德四年置蒲州。贞观元年。州废来属。　博野县。武德二年置蠡州。贞观元年。州废来属。

莫州。景云二年六月十四日。分瀛州置鄚州。开元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以鄚郑文相似。始单用莫字。

唐兴县。如意元年置武昌县。神龙元年二月四日。改为唐兴县。　长丰县。开元十年置。

蓟州。开元十一年闰六月一日。割渔阳玉田三河置。

妫州。武德八年置北燕州。贞观八年。改为妫州。长安二年。移就清夷军。

涿州。　新城县。太和六年十一月。置于古督亢之地。

恒州。兴元元年六月一日。升为大都督府。元和十五年二月。改恒州为镇州。恒阳县为曲阳县。恒岳为镇岳。避穆宗讳也。　井陉县。贞观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废井州。与鹿泉房山属此。　行唐县。长寿二年。改为章武县。神龙元年二月四日。改为行唐县。　槁城县。天佑二年九月。改为槁平县。　栾城县。同上年月。改为栾氏县。

冀州。龙朔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改为魏州。咸亨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复为冀州。　信都县。同上年月。改为尧都县。　阜城县。同上年月。改为汉阜县。　临城县。同上年月。改为房子县。　瘿陶县。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宁晋县。

赵州。　大陆县。武德四年。改为象城县。天宝元年。改为昭庆县。

深州。贞观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废。先天元年四月初十日。又复置。

泜州。大历三年八月。割恒州行唐县置。以恒州之灵寿。定州之恒阳二县属焉。寻废。

博州。　清平县。武德四年置。　博平县。贞观十七年。废入聊城。天授二年更置。天佑三年四月。割隶郓州。　聊城县。　武阳县。　武水县。　高唐县。天佑三年四月。并割隶郓州。

磁州。　昭义县。开成四年八月。移于固镇驿。

贝州。　宗城县。武德四年。废宗州来属。

宗州。置在径城县。天佑三年八月。割隶魏州。　鄃县。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夏津县。　永济县。大历七年正月。以张桥行市为县。天佑三年八月。割隶魏州。

易州。　五回县。开元二十三年三月十六日置。　遒县。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容城县。　永乐县。同年月改为满城县。

沧州。　胡苏县。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临津县。　清池县。太和五年十月。本道奏移于南罗县内。　南皮县。武德元年置。贞观十七年。废景州来属。

魏州。龙朔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改为冀州。仍置大都督府。咸亨三年九月二十五日仍旧。　元城县。贞观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废。圣历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又置。开元十三年十二月二日。移于郭下也。　昌乐县。武德五年八月置。　朝城县。贞观十七年废。永昌元年又置。改名圣武。开元七年。又改为朝城县。　莘县。贞观元年。废莘州。以县来属。　顿丘县。贞观元年。废澶州来属。大历七年。又置澶州。

澶州。　观城县。大历七年正月。析魏州顿丘县之观城店。置观城县。　清丰县。大历七年。以清丰店置清丰县。并割魏州临黄县并隶。

相州。　汤阴县。武德四年置。　林虑县。武德元年置。五年废。贞观十七年六月又置。　临河县。　内黄县。　洹水县。并天佑三年八月割隶郓州。

棣州。武德四年七月十六日置。贞观六年十二月九日废。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复置。阳信县。会昌元年十一月。淄青观察使韦平奏。棣州申请移阳信县。并镇于县南二十里八角寺南二里置城。从之。

邢州。　柏仁县。天宝元年八月十四日。改为尧山县。　青山县。开成四年八月废。

洺州。　曲周县。武德四年析洺州置。　清漳县。会昌元年三月。并省。分入肥乡。平恩。曲周等三县。

卫州。　黎阳县。贞观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废黎州来属。同日废清淇县。至长安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于淇门置淇门县。

景州。长庆二年正月。敕沧州弓高县。宜依旧为景州。仍隶沧州观察使。至太和四年十二月。沧州观察使殷侑奏。废为景平县。从之。

德州。　归化县。开元十三年。横海军节度使郑权奏。当道管德州安德县。渡黄河南。与齐州临邑县邻接。有灌家口草市一所。顷者。成德军于市北十里筑城。名福城。割管内安德。平原。平昌三县五都。置都知管勾当。臣今请于此置前件城。缘隔黄河与齐州临邑县对岸。又居安德平原平昌三县界。疆境阔远。易动难安。伏请于此置县。为上县。请以归化为名。从之。　　县。　安陵县。贞观十七年。废观州来属。

安州。　安平县。贞观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废深州来属。

定州。　北平县。改为徇忠县。　义丰县。改为立节县。二县并神功元年十月改。至神龙元年二月五日。各复本名。　唐昌县。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陉邑县。　毋极县。万岁通天元年。改为无极县。　安喜县。　望都县。二县并武德四年置。

山南道

荆州。本大都督府。上元元年九月。置南都。改为江陵府。　荆门县。贞元二十一年六月置。　长宁县。上元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析枝江县置。为赤县。二年六月十四日。废枝江县。隶入长宁县。大历六年十月七日。废长宁为枝江县。

襄州。　率道县。天宝七载三月二十七日。改为宜城县。　临沮县。武德二年。置重州。贞观元年。废州来属。开元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改为南漳县。　乐乡县。本鄀州。贞观元年。州废来属。　邓城县。贞元二十一年五月。以襄州为襄府。改临汉县于古城。为邓城县。

隋州。　唐城县。开元二十五年六月十五日。以客户编成十二乡。置唐城县属焉。

房州。武德元年。改为迁州。又于竹山置房州。贞观八年。废州入迁州。后却置。

金州。贞元元年五月。隶山南东道。天佑元年九月二十日。以金州为昭戎军。管均房二州。至三年四月。却隶山南道。　石泉县。圣历元年。改为武安县。神龙元年改为石泉

县。后废。贞元元年十二月。刺史姜公辅请复置。从之。　黄土县。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淯阳县。大历六年八月。并入洵阳。　洵阳县。武德元年置洵州。七年。州废来属。　平利县。废入西城县。

唐州。本显州。贞观元年。改为唐州。天佑三年四月。刺史孙审符奏。移理所于泌阳县焉。　平氏县。武德三年置。五年州废。县割入湖州。贞元元年。废湖州来属。　湖阳县。武德三年置湖州。贞观元年又废。　上马县。武德元年置。贞观元年废。开元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又置。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又改为泌阳。

邓州。　南阳县。圣历元年五月十一日。改为武台县。神龙元年。复为南阳县。　向城县。武德三年。隶淯州。八年。废属北澧州。贞观六年。州废来属。圣历元年五月一日。改为武清县。神龙元年二月五日。复为向城县。　新城县。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复改临湍县。　菊潭县。开元二十四年九月一日置。　淅阳县。万岁通天元年七月一日置。　内乡县。旧淅阳。武德二年置淅州。贞观八年。州废来属。

归州。武德二年置。　兴山县。贞观十七年。以大清镇置县。

夔州。隋信州。武德二年二月。改为夔州。

均州。贞观八年。复以淅阳置。贞元元年五月。以均州隶山南东道观察使。天佑二年九月。以金州为昭戎军。割隶焉。至三年四月。又却割属山南东道。　丰利县。武德元年废上洛郡。隶上州。贞观八年。州废来属。

商州。　上津县。武德元年置上州。八年。州废为上津县。来属。　安业县。万岁通天元年置。

渝州。　万寿县。武德三年置万春县。五年。改为万寿县。　南平县。贞观四年置州。八年改霸州。十二年。州废来属。

集州。　通平县。武德二年。移静州于此。贞观十年六月七日。州废来属。

郢州。贞观元年废。十七年置。　富水县。武德四年属温州。贞观十七年。州废来属。

璧州。武德八年置。　诺水县。武德八年。分巴州置。　太平县。开元二十三年六月三日置。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巴东县。

渠州。　始安县。天宝元年八月。改为渠江县。

忠州。武德元年。改为临州。贞观八年。复改为忠州。　清水县。武德二年置。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桂溪县。

洋州。　真符县。开元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置华阳县。天宝八载闰六月四日。改为真符县。仍隶京兆府。十一载五月十一日。却隶洋州。

万州。武德二年置南浦州。贞观八年。改为万州。

涪州。武德元年。以渝州之涪陵镇置州。元和三年七月。复以涪州隶黔中道。涪州案疆理。以黔管接近。顷年割附荆州。至是复旧。　　宾化县。贞观十一年置。

硖州。　　宜都县。武德二年置江州。贞观八年。州废来属。

利州。　　义清县。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允山县。

蓬州。　　安固县。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良山县。　　宕渠县。宝历元年八月以宕渠县。合入蓬山县。

合州。　　巴水县。开元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置。　　铜梁县。长安三年置。

兴州。　　鸣水县。长庆元年八月废。

通州。　　巴渠。新宁等县。太和三年。兴元府奏。通州元管九县。宝历二年停废。伏缘本府租税最重。开州独称殷羡。请割巴渠州见管三县内摊配。从之。

兴元府。兴元元年六月。敕梁州升为兴元府。官员资叙。一切同京兆河南府。宝历元年九月。山南西道节度使裴度奏。兴元府废金牛县为乡三。洋州废洋源县为乡五。阆州废岐平县为乡四。利州废景谷县为乡五。通州废三冈县为乡四。废石鼓县为乡五。巴州废奇章县为乡四。废盘道县为乡五。蓬州废郎池县为乡六。废良山县为乡六。集州废通平县为乡十。璧州废广纳县为乡六。渠州废大竹县为乡三。废潾水县为乡三。凤州废黄花县为乡二。开州废万岁县为乡六。准今年二月敕。废金牛等十六县为乡。令并随便近割隶属诸县讫。

陇右道。

凉州。　　神乌县。证圣元年。改为武威县。神龙元年二月。复为神乌县。　　番禾县。天宝三载三月初六日。改为天宝县。　　嘉麟县。神龙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置。景龙元年废。先天二年复置。

叠州。武德二年置。

芬州。武德元年。移于常芳城内。贞观三年。移于芳州。神龙元年。废芬州为常芬县。隶叠州。

伊州。　　纳职县。开元十五年二月九日置。

沙州。武德五年改隋瓜州为西沙州。贞观七年去西字。为沙州。天宝末。陷西戎。大中五年七月。刺史张义潮。遣兄义潭。将天宝陇西道图经。户籍。来献。举州归顺。至十一月。除义潮检校吏部尚书。兼金吾大将军。充归义节度。河沙甘肃伊西等十一州管内观察使。仍许于京中置邸舍。

鄯州。　　鄯城县。仪凤二年置。

河州。　　安昌县。天宝元年八月二十日改为凤林县。

廓州。　化隆县。先天元年改为广威县。

兰州。　金城县。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五泉县。

洮州。开元二十七年四月十六日废临州为洮州。

秦州。旧陷吐蕃。大中三年八月收复。四年二月割隶凤翔。

武州。大历二年五月十一日置。寻陷吐蕃。至大中三年七月。邠州节度使张君绪奏。收复萧关。复置武州。　清水县。大中三年八月。凤翔节度使李玭收复。仍隶武州。

淮南道。

扬州。武德七年。改为邗州。九年。改为扬州大都督府。　海陵县。武德三年置吴州。七年。州废来属。先天二年三月复置。　江阳县。贞观十八年五月十八日。分江都县置。　六合县。武德七年置方州。贞观元年。州废来属。　扬子县。开耀元年正月十二日。废扬子镇为县。来属。

楚州。武德初。海州人臧君相据此。四年归附。立东楚州。八年乃改为楚州。　淮阴县。武德七年废。干封三年又置。　盱眙县。文明元年十月。改为建中县。寻复本名焉。

光州。元和十三年五月。割隶淮南。　殷城县。隋义州。贞观元年。州废来属。　安乐县。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仙居县。

寿州。　霍山县。武德四年废镇为霍州。贞观元年。州废来属。　盛唐县。神功元年九月二十日。改武昌县。景云元年七月二十日。改霍山县。开元二十七年改名。

沔州。建中元年四月。析入黄州。四年三月复置。宝历三年。武昌节度使牛僧孺奏。沔州。鄂州隔江。相去纔余一里。其州请并省。汉阳仪州两县。并割隶鄂州。从之。

安州。　应城孝昌二县。元和三年五月。并入云梦县。后又置。　吉阳县。同上年月并入应山县。后又置。

黄州。　麻城县。元和三年三月。并入黄冈县。后又置。

申州。太和十三年五月。割隶鄂州。后却隶淮南道。

滁州。　永阳县。景龙三年置。

和州。　含山县。武德八年废。长安四年。又置为武寿县。神龙元年二月。复为含山县。

舒州。　宿松县。武德四年置严州。七年。州废来属。

卢州。　襄安县。武德二年。改为巢县。

蕲州。　兰溪县。武德四年置。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蕲水县。　永宁县。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广济县。

江南道。

润州。　金坛县。垂拱四年七月十八日置。　上元县。武德七年。置蒋州金陵县。八年。又废蒋州。九年。移于白下县。属润州。贞观七年。改为江宁县。至德二载正月十六日。置江宁郡。干元元年。改为升州。宝应元年四月十五日废州。上元二年二月六日。改为上元县。　曲阿县。武德二年六月置云州。五年四月。改为简州。以崔顺为刺史。八年四月州废。属润州。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丹阳县。

常州。　武进县。武德三年置。贞观元年废。垂拱二年三月三日又置。

苏州。　长洲县。万岁通天元年七月四日分吴县置。　嘉兴县。武德七年置。贞观元年废。景云二年又置。先天二年又废。开元五年七月又置。　华亭县。天宝十载置。　海盐县。贞观元年废。景云二年置。先天二年废。开元五年七月又置。

湖州。开元七年置。仍于乌程县。　临溪县天授二年。置武原县。景云二年。改临溪县。天宝元年。改为德清县。　安吉县。武德七年废。麟德元年八月五日又置。

杭州。武德六年六月置。　于潜县。武德七年六月置潜州。至其年八月。以水路不通。州废来属。　新城县。永淳元年五月二日分富阳县置。　临安县。垂拱四年置。　紫溪县。圣历元年正月三十日改为武隆县。神龙元年三月改为唐山县。大历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废。

宣州。　太平县。天宝十一载三月九日。析泾县置之。　泾县。武德三年置南徐州。其年改猷州。八年。州废来属。　溧阳县。干元元年六月十六日。割属升州。二年六月十三日。割属宣州。其年十一月十六日。又属升州。上元元年七月十三日。隶宣州。十二月七日。又属升州。宝应元年四月五日。升州废属焉。　旌德县。宝应二年二月。析太平县置。　宁国县。隋置。武德六年废。天宝三载复置。

婺州。　乌伤县。武德七年。改为义乌县。　武义县。天授二年置。　东阳县。垂拱二年二月三日。分义康县置。　兰溪县。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割金华县置。　永康县。武德八年置。

衢州。武德四年割婺州置。八年废。垂拱二年三月十三日复置。　须江县。武德四年八月。分信安置。八年废。永昌元年又置。　玉山县。证圣二年。置龙丘县。贞观八年。置婺州。垂拱二年废。　盈川县。如意元年。分龙丘县置。元和七年正月。废入龙丘。信安二县。　常山县。咸亨五年置。

台州。　象山县。神龙二年六月六日置。广德二年十二月九日。割属明州。　始丰县。贞观八年置。上元二年二月六日。改为唐兴县。　宁海县。永昌二年二月置。　永宁县。上元二年四月一日。析临海县置。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黄岩县。

明州。开元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析越州鄮县置。以秦昌舜为刺史。仍置奉化。慈溪。翁山等县。慈溪以房管为县令。翁山以王叔通为县令。广德元年三月四日。因袁晁贼废。

[illegible]多[illegible] 請[illegible]吧

长庆元年三月。浙东观察使薛戎上言。明州北临鄞江。城池卑隘。今请移明州于鄮县置。其旧城近南高处置县。从之。

越州。　会稽县。武德四年置。贞观元年废。　山阴县。垂拱二年三月十三日。分会稽置。大历二年十二月七日权废。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刺史陈少游又奏置。元和七年五月。隶入会稽。萧山。两县。十年二月复置之。　剡县。武德四年置嵊州。八年废。依旧为县。　永兴县。仪凤二年。割会稽置。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萧山县。　余姚县。武德四年置姚州。七年五月。州废来属。

饶州。　新昌县。武德五年。析鄱阳置。后废。开元四年又置。天宝元年八月十四日。改为浮梁县。

福州。隋泉州。武德八年。改为丰州都督府。贞观元年。废为泉州。久视元年。置武荣州。景云二年。改为闽州。开元十三年。复改为福州。　侯官县。长安二年。析闽县置。元和三年三月。并侯官。长乐。入闽县。福唐两县。并将乐县入建安。邵武两县。观察使陆初准例省之。于旧县各置场官一。刻木为印。征其租税。居人不便。至五年四月又置。　万安县。圣历二年置。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福唐县。　温麻县。长安四年置。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长溪县。

泉州。景云二年。分武荣州置。　南安县。武德五年置丰州。贞观元年。州废来属。　莆田县。武德五年三月置。　清源县。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仙游县。

汀州。大历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移于长汀县白石乡。　黄连县。天宝元年。改为宁化县。

漳州。垂拱二年九月置。　漳浦县。　杂罗县。改为龙岩县。并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敕置。　怀恩县。垂拱二年九月置。

潮州。　潮阳县。永徽四年废。先天二年置。

建州。武德四年置。　浦城县。武德四年为兴吴县。天授二年。改为武宁县。神龙元年。改为唐兴县。天宝元年八月。改为浦城县。

邵州。武德六年置梁州。贞观十年。改为邵州。　邵阳县。武德四年置建州。贞观元年改为县。　武冈县。隋为武攸。武德四年。改为武冈。

郴州。　义章县。武德四年废。八年又依旧置。　南平县。武德七年。改为临武县。咸亨二年。又析置南平县。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蓝山县。　高亭县。长寿二年置。安陵县。开元十年置。　扈阳县。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义昌县。

潭州。　浏阳县。景龙二年置。　湘潭县。天宝八载八月三十日。移于路口置。

岳州。　昌江县。神龙三年置。　华容县。垂拱三年。改为容城县。神龙元年二月。复为华容县。

衡州。　衡阳县。武德初。萧铣改为临蒸县。因兹不改。至开元二十年。复改为衡阳县。　茶陵县。武德七年置。贞观七年省。圣历元年复置。

需要更多新书 请进入书吧

吉州。　安福县。武德五年置颍州。后改为福县。十年州废。　永新县。显庆四年置。

虔州。　南安县。永淳元年。析南康置。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信丰县。　大庾县。神龙元年置。　安远县。贞元四年八月四日置。

道州。贞观元年。初置南营州。至八年。改为道州。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并入永州。上元二年十月十八日又置。　唐兴县。萧铣置梁兴。贞观八年。改为唐兴县。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复为延唐县。　江华县。文明元年。改为云溪县。神龙元年二月复旧焉。宏道县。天宝元年十月二十五日置。　大历县。大历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置括州括苍县。大历十四年五月。改括州为处州。括苍县为丽水县。

洪州。　分宁县。贞元十六年二月置。　丰城县。天佑二年十二月。改为吴皋县。

抚州。　南丰县。开元八年三月置。

信州。　贵溪县。永泰元年十月。分弋阳县置。　永丰县。元和七年正月。废入上饶县。

歙州。　归德县。大历四年二月。废入休宁县。　北野县。太历四年二月。废入歙县。婺源县。开元二十八年正月十日置。

睦州。　清溪县。旧名上字。与宪宗庙讳同。永贞元年十二月。改清溪县。

池州。永泰元年十月。分宣州。饶州。歙州。户口。于青阳。秋浦县置。以秋浦。青阳。至德并析置右埭等四县。隶之。

温州。上元二年四月析括州永嘉。安固二县置。　乐安县。　永宁县。上元二年四月。析临海县置。

剑南道。

成都府。　蜀县。贞观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分成都县置。　犀浦县。垂拱二年三月二日。分成都县置。　广都县。龙朔三年八月十六日。分双流县置。　东阳县。久视元年十二月三日置。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灵池县。　温江县。隋万春县。贞观元年。改为温江县。

汉州。垂拱二年三月三日。分益州雒县置。　金堂县。咸亨二年三月置。

彭州。垂拱三年三月。分益州九陇县置。　九陇县。武德三年置蒙州。贞观元年废。导江县。隋汶山县。武德元年改为龙盘县。隶蒙州。寻改为灌宁县。二年改为导江县。唐昌县。仪凤元年置。

蜀州。垂拱二年三月。分益州晋元县置。　唐安县。义宁二年。置唐隆县。天后改为武隆县。神龙元年二月。复为唐隆县。先天元年。改为唐安县。

绵州。　兴圣县。开耀二年正月十八日。割巴西县置。　昌明县。先天元年置。　涪城县。大历十三年五月。隶梓州。

古籍更多资料 请至宋书吧

姚州。长安二年置。寻废入雟州。垂拱元年又置。并长明县。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南泸县。

黎州。长安二年置。神龙三年废。开元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置。

果州。武德四年置。

邛州。　大邑县。咸亨四年。析晋原县置。

雅州。　百丈县。贞观八年置。　飞越县。仪凤四年置。

眉州。　崇山县。先天元年。改为彭山县。

雟州。先废。大历四年正月。割邛州蒲江。临溪两县。复置之。太和六年五月。西川奏移于登台城。　可县。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西泸县。　会川县。上元二年徙邛都置。

梓州。元和元年十月。以平刘辟，乃割西川所管资。简。陵。荣。昌。泸等六州隶东川。至四年正月。以东川所部。跨制太远。武元衡论奏。复隶西川。荣州义县。泸州合江县。元和十三年五月。东川节度使李逢吉。请各移于旧县界址。以便水陆贸迁。从之。

维州。恭州。武德七年正月。开白狗等羌置之。天宝乱。没入吐蕃。大中三年九月。西川节度使杜悰奏。收复蓬州蓬池县。开成三十年四月置。

牢州。贞观二十一年二月置。隶雟州都督府。

荣州。武德二年。割资州于公井县。贞观六年。移于大牢县。永徽二年。移于旭川县。威远县。贞观六年六月置。　大牢县。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应灵县。

静州。永徽四年十月九日置。

茂州。武德四年五月。立为南会州。贞观八年。改为茂州。

剑州。永徽五年正月十五日。置为始州。先天二年四月十日复旧焉。　剑门县。圣历二年置。

遂州。　唐兴县。开耀元年正月十七日置。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篷溪县。遂宁县。景龙元年置。

阆州。先天二年。改隆州为阆州。

简州。武德二年置。元和四年正月。以东川所部复隶剑南西川。

悉州。永徽六年。分松州左封县置也。

龙州。开元十五年六月十五日。分戎州置。后停。

殷州。开元十五年六月十五日。分戎州置。后停。

昌州。干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分资。普二州置。

岭南道。

广州。　大宁县。垂拱三年置。　四会县。武德四年置南涭州。贞观八年。改为浈州。十三年。州废来属。　怀集县。武德五年置威州。贞观元年废。　Ù洭县。武德五年置洭州 。贞观元年。州废来属。

柳州。武德四年。置南昆州。贞观八年。改柳州。　洛漕县。元和十三年正月。桂州奏。洛封县元置在洛漕山侧。请改洛漕县。从之。

韶州。　浈昌县。光宅元年。割始兴县置。

康州。武德六年。置南康州。贞观十二年。除南字。

桂州。长庆二年十二月。桂管观察使殷侑奏。当管县名与陵号同。及与诸州县名同。总四县。一县与肃宗陵号同。桂州建陵县。今按图经牒。有修仁乡。伏请改为修仁县。永丰县。与信州永丰县同。按图经。县下有丰水。请改为丰水县。富州开江县。与开州开江县同。按图经。江系马援所开。请改为马江县。唐州平原县。与德州平原县同。按图经。县下有思和水。请改为思和县。从之。　荔浦县。贞观三年置。十三年废。　临源县。大历三年五月。改为全义县。

邕州。

藤州。元隶容州。咸亨三年五月。割隶邕州。

瀼州。

笼州。

环州。

古州。贞观十七年置。

业州。大历五年十一月。改为奖州。

昭州。贞观八年置。

富州元和十年正月。桂州观察使奏。请移归旧城。乃从之。

岩州。元隶容府。咸亨三年五月。割隶邕州。　安乐县。元和十三年十月。容管经略使奏。岩州为黄洞贼所陷。请置行岩州于安乐县。从之。

林州。贞观九年。改为绣州。

窦州。武德四年。置南扶州。贞观八年改焉。

静州。贞观八年。改南富州。

潘州。武德四年。置南宕州。八年。改为潘州。

贵州。武德四年。置南尹州。贞观八年。改为贵州。

方州。武德四年置。贞观五年。又改为澄州。

横州。同上年月置为南简州。贞观八年。改为横州。

蒙州。贞观八年。置南恭州。后改焉。

黔州道费。夷二州。贞观四年九月开蛮置。

溱州。贞观八年置。垂拱二年改焉。开元十年复旧。大历五年十一月。改为　州。

●州。本沅州。长安四年置舞州。开元十二年。又改为鹤州。思州。贞观八年。改势州为思州。

党州。建中二年六月。并入平琴州。改为党州。

琼州。贞观五年置。十三年废。贞元十五年十月。岭南道节度使李复奏。收复琼州。表曰。琼州本隶广府管内。干封中。山洞草贼反叛。都督李逸控驭失所。遂致沦陷。已经一百余年。臣差判官监察御史姜孟京。崖州刺史张少逸等。悉力致讨。累经苦战。方克旧城。便令降人开剪荆榛。建立城栅。屯集官军。臣窃观琼州控压贼洞。若移镇军在此。必冀永绝奸谋。伏望升为下都督府。仍加琼崖振儋万安等五州招讨游奕使。其崖州使额。请停之。

崖州。　临高县。贞观七年。割属琼州。　琼山县。贞元七年十一月。合琼山容琼为一县。

交州。　安南。南定二县。贞元八年六月复置。

哥富州。

尚思州。

安德州。贞元十二年七月。析安南县置。　慕化县。正义县。已上两县。上字与宪宗庙讳同。永贞元年十月。改为慕化正义县也。

峦州。旧名淳。与宪宗庙讳同。永贞元年十二月。改为峦州。

横州从化县。旧名淳风。与宪宗庙讳同。永贞元年十二月。改为从化县。

南宁州。咸通六年三月四日。黔中经略使卢潘奏。于清溪镇置。从之。

十二卫

武德元年。诸卫因隋旧。并为府。至龙朔二年二月四日。并去府字为卫。

左右卫。　武德元年二月。因隋旧制。为左右翊卫。五年十月。去翊字。但为左右卫。

贞观十六年十月。上谓左卫大将军李大亮曰。公敦懿其心。诚善事主。每行夜自当丙夜。遣郎将中郎将行甲乙丁戊等夜。身先于人。真将军也。

开元六年六月四日敕。左右卫郎将。及诸四色官等。不在配杂差之限。

左右骁骑。　光宅元年。改为左右武威。神龙元年。复改为左右骁卫。

左右武卫。　光宅元年。改为左右鹰扬卫。神龙元年二月四日。复改为左右武卫。

左右威卫。　光宅元年。改为左右豹韬卫。神龙元年。复改为左右威卫。其年七月。又改为左右屯卫。景云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又改为左右威卫。

左右领军卫。　龙朔二年。改为左右戎卫。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复为左右领军卫。光宅元年。改为左右玉钤卫。神龙元年。复改为左右领军卫。

左右金吾卫。　武德四年。因隋旧制。为左右武候府。龙朔二年。改为左右金吾卫。

贞观十年十二月。马周奏。请街置鼓。罢传呼。

神龙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敕。诸街铺并令左右金吾中郎将自巡。仍各加果毅两人助巡队。

景云二年五月七日敕。左右卫将军。纵非当上日。每日一人押仗。其左右金吾将军。亦一人押仗奏平安。

干元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敕。左右金吾内外廊。所缘墙壁廊宇器械等破碎。并宜于当色月番人中。简择巧儿。随事修理。如更别创造。缘墙宇所须一切已上。俱录状奏。仍永为恒式。

宝应元年十月二十八日。左金吾将军臧希晏奏。诸街铺鼓。比来依漏刻发声。从朝堂发远处。每至夜纔到。伏望今日已后。减例程一刻发声。庶绝违犯。敕旨。依奏。

大历三年十月三日敕。左右金吾引驾仗。自今已后。每仗置判官两人。左右街使。置判官一人。并取金吾将军卫佐充。二周年放选。优与处分。至十二年六月八日敕。考满后。任依例程。不在成优放选。至十四年七月敕。左右金吾引驾仗三卫等。承前以来。抽充三番将军手力。及都知判官等处。并承旨省中承符驱使。仍取资课。供用禁卫之人。不合擅离职掌。自今以后。宜一切停止。

建中元年七月。诏以鸿胪寺所统左右威边营隶金吾。贞元二年九月敕。诸卫上将军。自今以后。每朝。下马至朝堂以来。宜令左右金吾作等级差人引接。其朝退。亦送至上马处。至二年闰二月八日敕。四月一日以后。五更二点放鼓契。九月一日以后。五更三点放鼓契。日出后二刻传点。三刻进坐牌。

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左右金吾引驾仗奏。以旧例驱傩侲子等。金吾将军以下。并具裲筎。引入合门。谨案大傩者。所以驱除群厉。合资威武。其光仪裲筎之制。常参朝服。旧制未称。今后请各衣锦绣。具巾袜。带仪刀。部引出入。则与事合宜。从之。

太和二年三月。左右金吾引驾仗奏。臣伏以宿卫官健。素有名额。因循相习。渐慢常经。臣自授任以来。每怀忧惧。纵宽尸禄。何敢败官。况臣丙夜自当。窃希往 。西点亲至。备闻前规。据人数纔二百以来。准元额不及大半。去二月十三日。已具陈奏。令臣搜求诸头 剩。量减所由资课。询谋旧例。斟酌事情。遂遣抽收四百四十名。人数既足。他处驱使。亦无欠阙。辄具条流。伏乞敕臣当司。永为遵守。敕旨。依奏。

会昌三年十一月。中书门下奏。金吾左右卫副使。近者。未一年。即以替换。皆因请托。莫展勤劬。后望令三考满。即与换。非时不得替换。敕旨。依奏。

左右监门卫。 皇朝左右监门府。置大将军中郎将等。龙朔二年。改为监门卫。旧制。凡京司应以籍入宫殿门者。皆本司具其官爵姓名。以移牒其门。若流外官杂色人。并具纪年纪颜状。门人送于监门者。皆勘同。然后听入。凡财物器用应入官者。所由以籍傍取左监门将军判。门司检以入之。应出宫者。所由以籍傍取右监门将军判。门司检以出之。其籍月一换。

左右千牛卫。 武德初。为左右府。显庆元年。改为左右千牛卫。龙朔年。改为左右奉宸卫。咸亨年。复为左右千牛卫。

延和元年五月二十八日敕。千牛将军中郎将等。若有假故。每日通融一人挥仗。大将军。 神龙元年二月十九日置。以安国相王为之。

千牛。 龙朔年。改为奉裕。咸亨年。复为千牛。光宅年。又改为奉裕。神龙元年二月。复为千牛。至今不改。永徽元年。尚书左仆射褚遂良请千牛不简嫡庶。上表曰。臣闻主祭祀之裔。必贵于嫡长。擢文武之才。无限于正庶。故知求贤之务。有异承家。前王制礼缘情。于斯为极。永嘉以来。王涂不竞。在于河北。风俗顿乖。嫡待庶若奴。妻御妾若婢。废情亏礼。转相因习。构怨于室。取笑于朝。莫能自悛。死而无悔。降及隋代。斯流遂远。独孤后罕雎鸠之德。同牝鸡之晨。普禁庶子。不得入侍。自始及末。怨声未弭。圣朝御历。深革前弊。人以才进。不论嫡庶。于兹二纪。多士如林。今者简千牛舍人。方为此制。臣窃思审。于理未安。何者。母以子贵。子不缘母也。今以母非正室。便令子无贵仕。则赵衰孕于越婢。遥集产于胡姬。田文枚皋。皆妾子也。文则播美于强齐。皋则有声于大汉。未闻前载。有所间然。傥侧室之子。负材而不用。君弃之于上。家轻之于下。忠孝莫展。友爱无施。如此等人。岂不怨愤。虽隔千牛之选。仍许二卫之官。色类乃复稍殊。捍御至竟无别。若唯才是用。人自甘心。一彼一此。异端斯起。至如昨来检责粗人。公孙武达及崔仁师等儿。多是嫡子。故知善恶由乎积习。邪正宁限嫡庶。必然之理。不言可明。

开元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准令。千牛二中上考。始进一阶。既是卫官。又须简试。全依职事。颇亦伤淹滞。若五考满者。折为四考。四考满者。折为三考。三考折为二考。二考折为一考。更有剩考。亦准此通折。出经一考。不在折成。其进马考既称第。宜倍折。

贞元七年十二月五日。兵部奏事条。取门地清华。容仪整肃。年十一已上。十四已下。试读一小经。兼薄解弓马。其荫取嗣王任常品四品已上清资官。宰辅及文武职事正二品已上官。御史大夫。诸司卿监。国子祭酒。京兆河南尹子孙主男。见任左右丞。诸司侍郎。

及左右庶子。应前任并身役荫者。三品已上官。仍须兼三品已上阶。其见任官荫。并不须阶。庶孽酗酒腋疾等。并不应限。一荫之下。不得两人应补。并周亲有见任千牛。亦不在应限。所用荫若是摄试检员外兼官等。非正阙厘务者。并不在应补限。应用赠荫者。须承前历任清资。事兼门地。与格文相当者。其赠荫降品。请准格处分。敕旨。依奏。

诸卫中郎将。　永徽三年八月二十日。避太子讳。改中郎为旅贲。改郎将为翊军。司阶二员。中候三员。司戈执戟各五员。并天授二年四月五日置。

胄曹。　旧为铠曹。垂拱元年二月。改为胄曹。

统军。　兴元元年正月二十九日敕。六军宜各置统军一人。秩从二品。

上将军。　贞元二年九月一日敕。六军先已有敕。各置统军一人。十六卫宜各置上将军一人。秩从二品。其左右卫及左右金吾卫上将军俸料随军人马等。同六军统军。其诸卫上将军。次于统军支给。自今已后。内文武官阙。于文武班中才望相当者。相参叙用。仍待已后各改事。于本卫量置卫兵。所司续商量条件。奏听进止。仍举故事。置武班。朝参其廊下食。亦宜加给。稍令优厚。

大历四年七月敕。入合升殿中郎将等。带刀升殿。职掌不轻。宜委中书门下。精加选择。仍以品第于廊下。别与置厨。其千牛郎将宜准此。

贞元元年九月十三日敕。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骁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等上将军。大将军。宜于入宿。至四年二月敕。选人南北衙宿卫。前任京官等。前衔带卫者。依资并予京官。

十一年正月。敕置四品以下武官。以授四夷归附者。仍定怀化大将军以下俸钱有差。初。显庆三年。以四夷君长来朝者多。乃置怀德归化将军以授之。仍隶诸卫。至是。上以降附者名位有差。故增置中郎将以下员。按国史本纪及实录。并为怀德归化将军。而职官要录。与级令及六典。为归化怀德将军。二说不同。当有误者。

太和四年五月。兵部奏。伏以三卫出入禁署番署子弟。期于恭恪。近日顽弊。皆非正身。诸卫公然纳资。访闻亦不雇召士庶。假荫混杂搢绅。隙既一开。奸滥坌入。实宜杜绝。以序彝伦。其资荫三卫。并请停废。冀清流品。式茂皇猷。敕旨。依奏。

开成元年五月。中书门下奏。入合升殿接状中郎。准故事。合是左右千牛卫中郎。比缘用人未精。去年一时除县主婿四人。臣昨日令勘寻。左仗一人身亡。准旧例。便是金吾仗司于诸卫中郎差替。并不申中书门下。臣等商量。从今以后。左右千牛中郎将阙人。及在假故。遇入合日。望令金吾司申中书门下。于南省郎官中权定择差讫。先具名衔申中书门下。如临日。拣择差遣不及。则阙而不补。冀免乖杂。其郎官兼中郎有假故。都督便于郎官中权定充替。仍先具状申中书门下。敕旨。依奏。

天复三年二月。以宰相崔允守司徒兼侍中。判六军十二卫。四月。崔允奏。六军十二卫名额空存。实无兵士。京师侍卫。亦藉亲军。请每军召募一千一百人。共置六千六百人。从之。乃令六军诸卫副使京兆尹郑元规。立格召募。

东宫诸卫

左右卫率府。　龙朔二年二月四日。改为典戎卫。咸亨元年十二月十四日复旧。

左右司御率府。　龙朔二年。为左右司御卫。咸亨元年。改宗卫。景云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改为司御率府。

左右清道率府。　龙朔年为左右清道卫。咸亨年改为虞候。神龙元年。复为左右清道率府。

左右监门率府。　龙朔年改为崇掖卫。垂拱元年二月二日。改为鹤禁府。神龙元年。复为左右监门

内率府。　龙朔年改为神裕卫。咸亨年复为内率府。垂拱元年二月二日。改为左右奉御率府。神龙元年复旧。兴元元年十月。诏军卫及率府五品已上正员武官。得替及以理去任者。宜令兵部。准五品已上文官例。每年作限条件闻奏。

唐会要卷七十二

京城诸军

武德三年七月十一日。高祖以天下未定。将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乃下诏曰。周置六军。每习搜狩。汉增八校。毕选骁勇。故能化行九有。威震百蛮。况今伊洛犹芜。江湖尚梗。各因部校。序其统属。改复钲铎。创造徽章。取象天官。作其名号。于是置十二卫将军。分关内诸府隶焉。每将军一人。副一人。取威名素重者为之。督以耕战之事。军名傅奕所造。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元戈军。醴泉道为井钺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岐州道为平道军。邠州道为招摇军。西麟州道为游奕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宜州道为天节军。至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废。八年五月。以突厥为患。复置十二军。

羽林军。　贞观十二年十一月三日。于元武门置左右屯营。以诸卫将军领之。其兵名曰飞骑。中简才力骁健善骑射者。号为百骑。上游幸。则衣五色袍。乘六闲马。赐猛兽衣鞯以从之。至永昌元年十月二十八日。改百骑为千骑。至景云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改千骑为万骑。

垂拱元年五月十七日。置左右羽林军。领羽林郎六千人。至天授二年二月三十日。改为左右羽林卫。以武攸宁为大将军。神龙元年二月四日。又改为左右羽林军。张柬之等将诛张易之兄弟。引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筹其事。谓曰。将军在此间几年。曰。三十年矣。柬之曰。将军击钟鼎食。腰悬金紫绶。贵宠当代。位极武臣。岂非大帝之恩。将军既感大帝殊泽。能有报乎。大帝之子。见在宫中。逆竖张易之兄弟擅权。朝夕危逼。宗社之重。在于将军。诚能报恩。正属今日。多祚曰。苟缘王室。惟相公所使。终不顾妻子性命。因即引天地神祇为要誓。辞气感激。义形于色。及平内难。封辽东郡王。至景云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又改为左右羽林军。干元元年十月四日。敕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武军文武官。并升同金吾四卫。

神龙元年。田归道为殿中监。押千骑。宿卫于元武门。敬晖之讨张易之昌宗也。遣使就索千骑。归道既先不预其谋。拒而不与。及事定。晖等欲诛之。归道有辞。免令归第。中宗嘉其忠壮。拜太仆少卿。

二年七月二日敕。左右羽林飞骑厨食。准国子监例。委军司自定官典押当。

景龙元年十月。停户奴为万骑。先天二年正月诏。往者计户充军。使二十一入募。六十出军。多惮劬劳。咸欲避匿。不有厘革。将何致理。应令天下卫士。取年二十五已上者充。十五年即放出。频经征镇者。十年放出。自今后。羽林飞骑。并于卫士中简补。

开元十年九月二十七日敕。驾在京。左右屯营。宜于顺义景风门内安置。北衙亦着两营。大明北门安置一营。大内北门安置一营。驾在东都。左右屯营于宾曜右掖门内安置。兼于元武北门左右厢。各据地界。绕宫城分配宿卫。十八年十一月五日敕。应补万骑。宜待本使挟名录奏。敕下然后给食粮者。二十六年十一月。析左右羽林军置龙武军。以左右万骑营隶焉。或出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天宝五载三月十八日敕。应募飞骑。请委郡县长官。先取长六尺。不足。即选取五尺九寸已上。灼然阔壮。膂力过人者。申送。

七载七月二十日敕。左右羽林军飞骑。请准后加数。通旧一万五千人为定额。六番上下。至德二年十月十四日。左右神武两军。先取元扈从官子弟充。如不足。任于诸色中简取二千人为定额。其带品人。并同四军例。白身准万骑例。仍赐名神武天骑。永为恒式。

宝应二年六月。以前淮西节度使安州刺史王仲升。为右羽林大将军知军事。仍兼御史大夫。六军将军兼宪官。自此始也。

广德二年正月敕。左右神武等军。各一千五百人为定额。左右羽林军。各以二千人为定额。

贞元三年五月。左右神武等军各加将军一员。上以诸道大将有功劳者。将擢掌禁兵。故增其官员以待之。仍以浙西大将王栖曜。李长荣。河东大将郭定元。符璘充之。

四年八月敕。左右羽林军飞骑等。兵部召补。格敕甚明。军司不合擅有违越。自今以后。不得辄自召补。

元和二年正月敕。左右羽林军。应管月番飞骑。总五千六百一十三人。宜停。其四月敕。左右威远营。置来已久。着在国章。近置英武军及加军额。宜从并省。以正旧名。其英武军额宜停。将士及当军一切已上。并合入左右威远营。依前置使二人勾当。

十三年十二月敕。左右龙武等六军。及威远营。应纳课户。其一千八十人所请衣粮。宜并勒停。仍委本军具名牒送府县收管。自贞元以来。长安富户。皆隶要司求影庇。禁军杂籍。十五六焉。至有恃其多藏。安处阛阓。身不宿卫。以钱代行。谓之纳课户。至是禁绝。

天佑二年正月二十二日敕。威远军宜停废。其所管兵士。便隶六军。其军使张勤。宜却守本官归班。

神策军。　天宝初。哥舒翰破吐蕃于临洮城西二百余里。遂请以其地为神策军。朝廷以成如璆为洮阳太守。兼神策军使。及安禄山反。如璆使其将卫伯玉领神策军千余人。赴难于相州城下。官军相州之败。伯玉收其兵。与观军容使鱼朝恩。同保陕州。时西边土地已没。遂语伯玉所领军号神策军。以伯玉为军使。与陕州节度使郭英乂同镇于陕。观军容

使鱼朝恩亦在焉。敕伯玉以其兵东讨有功。遂加号神策军节度使。伯玉寻归朝。英乂兼领神策军节度使。寻追郭英乂为仆射。其军遂统于观军容使属广德初。代宗幸陕。朝恩率神策军以迎。兼护车驾。幸其营焉。京师克平。朝恩以所统军归于禁中。至大历五年。朝恩得罪死。以其将刘希暹代之。是岁。希暹复得罪。以朝恩旧将王驾鹤代将。建中四年。以白志贞代之。朱泚之乱。德宗幸奉天。志贞流贬。李晟自山东。诏加神策行营节度使。兴元克复。晟出镇凤翔。始分神策为左右厢。令内官窦文场王希迁。分知两厢兵马。

贞元二年九月二日。神策左右厢。宜改为左右神策军。每军置大将军二人。秩正三品。将军各二人。从三品。殿前射生左右厢。宜改为殿前左右射生军。各置大将军二人。秩正三品。将军二人。秩从三品。将军二人。秩从五品。其职田俸钱手力粮料等。同六军十二卫。至三年四月十七日。左右射生。宜改为左右神威军。三年。敕左右军各加置将军二员。六年八月。铸蓝田渭桥等镇遏使印。凡二十三颗。七年诏。武威神策六将军。自相讼。委官司推勘。与百姓相讼。委府县推勘。小事移牒。大事奏取处分。军司府县不相侵。十年。京兆尹杨于陵奏。诸军影占编户。无以别白。请置挟名。敕每五丁者。得两人入军。四丁三丁者。差以条限。从之。

十四年八月。诏曰。左右神策军。特为亲近。宜署统军。以崇禁卫。其品秩俸禄料一事以上。同六军统军例。

二十一年三月。以检校尚书右仆射。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兼右神策统军。充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驻于奉天。王叔文欲专兵权。藉希朝年老旧将。使主其名。又以其党韩泰兼御史中丞。充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行军司马。且欲因而代之。会边上诸将。各以状辞中尉。且言方属希朝。中尉始悟兵柄为叔文等所夺。仍令其使归告诸将曰。无以兵属。及希朝至奉天。诸将无至者。韩泰驰归白之。叔文计无所出。

元和二年正月。京兆尹李墉奏。三原。高陵。泾阳。兴平等四县兵。管烽二十八所。每年差烽子计九百七十五人。远近无虞。畿内烽燧请停。从之。三年正月。诏普润镇兵马使。隶左神策军。良原镇兵马使。隶右神策军。其月。罢左右神威军额。合为一军。号曰天威军。至八年。废天威军。以其骑土分属左右神策卫。穆宗尝欲简选武士。复立此军。以为心腹。谋于宰臣。裴度以为不便。遂止。

十三年四月。内出印六纽。赐左右三军辟仗使。旧制。内官为六军辟仗使。监视刑赏。奏察违谬。犹外征方镇之监军使。初不置印。于时。监军使张奉国。李文悦。尝见工徒出入官衙。虑外患初息。禁中营缮或多。因白宰臣。冀以论谏。宰臣裴度遂谏之。上怒奉国等不自陈。而外议禁中事。绝其朝请。数月。纳度之谏。释之。遂授奉国鸿胪卿。文悦左威卫大将军。充威远军使。龙武军既阙帅。由是命辟仗使主军。印异于事。其军之佐吏。或抗言以论。或移疾请告。于是特赐辟仗使印。俾专事焉。其年六月。京兆尹李游奏。诸司使诸军所由官徒等。共九十四人挟名。伏检元和二年三月敕。并委京兆府比从十年更无逃亡补替等处。遂使影占文牒。散在村坊。凡欲差役。皆无凭据。臣祈请诸司案旧名额。自元和二年。其逃亡补替挟名乡县。牒臣当府。令别与。左右神策金吾军。伏乞圣慈。一例处分。度明区别。永久有常。敕。左右军已后别敕处分。余并依。

长庆二年三月。诏曰。如闻近日武班之中。淹滞颇久。又有诸道荐送大将。或随节度使归朝。自今已后。宜令神策六军使。及南衙常参武官。各具由历。并前后功绩。牒送中书门下。若勋伐素高。人才特异者。量加奖擢。其常参武官。准具历官年月改转。勿令淹

滞。四年三月制敕。应属诸军诸司诸使人等。于城市及畿内村乡店铺经纪。自今已后。宜与百姓一例差科。不得妄有影占。

开成三年九月敕。左右神策军所奏将吏改转。比多行牒中书门下。使覆奏处置。今后令军司先具闻奏状到中书。然后检勘进覆。

会昌元年二月敕。左右神策军。先有奏正员官大将请授官事。起今已后。宜依资改转。如无正员官者。军司欲为奏论。须有功绩者。宜具事迹奏闻。当为甄奖。不在注拟之限。五年七月敕。左右神策军定额官各十员。判官三员。勾覆官。支计官。表奏官各一员。孔目官二员。驱使官二员。改转止于中下州司马。并不拟登朝官。其驱使官从使挟名敕下。各从补后。计四年优放选。其十员官。如官满及用阙。本军与奏。仍由中书门下依资拟注官判以下员。如老弱不任道途。事须停解者。终身不许更有参选。如有殿犯。即据官判以下。或谪官覆资。或罪轻停解者。亦须终身不许更有参选。仍永为例程。其元和二年十员定额官敕。不在行用之限。六年十一月敕。左右神策军。自今已后。如有奏判官以下官额十员请转官者。宜委中书门下。依元和二年流例。与覆奏进拟。其会昌五年七月四日厘革定额转官敕。自今已后。不要行。大中五年十月。京兆尹韦惊奏。京畿户于诸军影占。苟免府县差役。或有追计。军府纷然。请准会昌五年十二月敕。诸军使不得强夺百姓入军。从之。

光启元年四月。以右金吾卫将军齐国公田令孜为左右神策军使。时自蜀中护驾。令孜召募新军五十四都。每都千人。左右神策各二十七都。分为五军。令孜总领之。

府兵

武德元年五月。改隋鹰扬郎将为军头。六月十九日。改军头为骠骑将军。副为车骑将军。六年五月十六日。车骑将军府隶骠骑府。七年三月六日。改骠骑将军为统军。车骑为副统军。至贞观十年。改统军为折冲都尉。副为果毅都尉。凡府以卫士一千二百人为上府。一千人为中府。八百人为下府。在赤县为赤府在畿为畿府。卫士以三百人为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三十人为火。有长备六　马驴。初置八驮。后改为六。米粮介胄。戎器锅幕。贮之府库。以备武事。关内置府三百六十一。积兵士十六万。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乃置十二军。分关中诸府以隶焉。每岁十一月。以卫士帐上于兵部。以俟征发。天下卫士尚六十万。初置。以成丁而入。六十出役。其家不免征徭。通计旧府六百三十三。河东道府额。亚于关中。河北之地。人逐渐逃散。年月渐久。逃死者不补。三辅渐寡弱。宿卫之数不给。

永徽三年十一月敕。折冲果毅老弱简退者。宜同致仕。

开元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敕。诸折冲府兵。每年一简点。至时。所司条奏。

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兵部尚书张说。置长从宿卫兵十万人于南衙。简京兆蒲同岐等州府兵及白丁。准尺八例。一年两番。州县更不得杂使役。仍令尚书左丞萧嵩。与本州长官同拣择以闻。至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始名　骑。分隶十二卫。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骑弓手。宜改为左右羽林骑。二十六年八月十日敕。三卫当番。逢闰并比诸色。稍亦艰辛。诸每至闰月。取以次番人循环当上。庶免偏并。二十九年闰四月敕。应简三卫　骑。宜令京畿采访使御史中丞张倚兼知。不须更别差使。从今已后。使有移改。亦当令一中丞相知勾当。

查看更多资料　请到本站吧

天宝八载五月九日。停折冲上府。下鱼书。以无兵可交。至末年。折冲府但有兵额。其军士戎器六　锅幕糗粮并废。

宝应元年四月十七日。畿县折冲府阙官。本县令摄判。其手力每府不得过一人。

军杂录

永徽元年四月敕。卫士掌闲。募士遭丧。合期年上者。宜听终制三年。

开元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敕。四军枪稍。左飞骑用绿纷。右飞骑绯纷。左万骑红纷。右万骑碧纷。

十五年二月三日敕。诸军不得奏置参谋军事。

天宝八载五月十八日。于开远门外作振旅亭。以待兵回。

九载七月五日。诸卫应队仗所用绯色旗旛等。并改为赤黄。以符土运。其诸节度使亦准此。

十一载八月十一日。改诸卫士为武士。

十四载十一月二十七日。于京师召募十万众号曰天武健儿。

天宝末。天子以中原太平。修文教。废武备。销锋镝。以弱天下豪杰。于是挟军器者有辟。蓄图谶者有诛。习弓矢者有罪。不肖子弟为武官者。父兄摈之不齿。惟边州置重兵。中原乃包其戈甲。示不复用。人至老不闻战声。六军诸卫之士。皆市人白徒。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角抵拔河。翘木扛铁。日以寝斗。有事乃股栗不能擐甲。其后盗乘而反。非不幸也。

广德二年三月。禁王公百吏家。及百姓。着皂衫及压耳帽子。异诸军官健也。

永泰二年正月敕。诸王驸马不得参掌禁兵。见任官者。并令改职。

大历二年二月二日敕。皇五等已上亲。不许与军将婚姻。驸马郡主婿。不许与军将交游。

十年正月诏。诸道军甲。每年秋末冬首一申。春夏不须申。其官健逃亡。非承正制敕。不得辄召募。

十二年十月。禁京畿持兵器捕猎。

建中四年四月。初令京师募兵。以神策使白志贞为之使。又故节度观察使武将家。出僮马。具戎装从军。自是京师人心震摇。不保家室。

贞元元年六月诏。枪甲之属。不蓄私家。四年三月。自武德东门筑垣。约左藏库之北。属于宫城东城垣。于是武库入而废焉。其器械隶于军器使。

元和元年三月敕。京城内。无故有人于街衢中带戎仗及聚射。委吏执送府县科决。其诸军诸使。禁身奏取进止。

其年六月十三日敕。单身百姓。父年七十以上。及无父其母年六十以上。并不得差征镇。

六年三月。京兆尹王播奏。诸县军镇放牧人等。不得带弓箭刀剑器仗。从之。

太和元年十一月敕。如闻京城百户。多于坊曲习射。宜令禁断。其诸军诸使。各仰有司自差人觉察。

开成元年正月敕。坊市百姓。甚多着绯皂开后袄子。假托军司。自今以后。宜令禁断。

其年三月。皇城留守奏。城内诸司卫。所管羽仪法物数内。有陌刀利器等。伏以臣所管地。俯近宫阙。兼有仓库。法驾羽仪。分投务繁。守捉人少。前件司卫。皆有刀枪防虞。所管将健。并无寸刃。其诸司卫所有陌刀利器等。伏请纳在军器使。如本司要立仗行事。请给仪刀。庶无他患。敕旨。宜令送纳军器使。令别造仪刀等充替。

大中六年九月敕。京兆府奏条流。坊市诸车坊客院。不许置弓箭长刀。如先有者。并勒纳官。百姓所纳到弓箭长刀等。府县不合收贮。宜令旋纳弓箭库。仍委司府切加觉察。所守等不得辄有藏隐。

大顺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敕。诸道军人。及在京诸司人吏。并不得私置器械。仍明出文榜晓示。

马

贞观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骨利干遣使朝贡。献良马百匹。其中十匹尤骏。太宗奇之。各为制名。号曰十骥。其一曰腾云白。二曰皎雪骢。三曰凝露白。四曰元光骢。五曰决波　。六曰飞霞骠。七曰发电赤。八曰流金　。九曰翔麟紫。十曰奔虹赤。上乃叙其事曰。骨利干献马十匹。特异常伦。观其骨大丛粗。鬣高意阔。眼如悬镜。头若侧砖。腿像鹿而差圆。颈比凤而增细。后桥之下。促骨起而成峰。侧鞯之间。长筋密而如瓣。耳根铁勒。杉材难方。尾本高丽。掘砖非拟。腹平　小。自劲驱驰之方。鼻大喘疏。不乏往来之气。殊毛共枥。状花　之交林。异色同群。似云霞之闲彩。仰轮乌而竞逐。顺绪气而争追。喷沫则千里飞红。流汗则三条振血。尘不及起。影不暇生。顾见弯弓。逾劲羽而先及。遥瞻伏兽。占人目而前知。骨法异而应图。工艺奇而绝象。方驰大宛。固其驽蹇者欤。

永隆二年七月十六日。夏州群牧使安元寿奏言。从调露九年九月已后。至二月五日前。死失马一十八万四千九百匹。牛一万一千六百头。

开元二年九月。太常少卿姜晦上疏。请以空名告身。于六胡州市马。率三十匹马酬一游击将军。时厩中马阙。乃从之。

十三年。张说为陇右群牧使颂云。大唐承周隋离乱之后。贞观初。仅得牝牡三千。从赤岸泽徙之陇右。仍命太仆卿张万岁葺其政焉。至麟德中。四十年至七十万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以掌之。跨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犹为隘狭。更析八监。布于河曲。丰旷之野。乃能容之。于斯之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及张氏

中废二十年间。所残盖寡。张氏三代典群牧。恩信行于陇右。人以马岁为四齿两齿。亦谓之背二向三者。为张氏家讳岁字者也。

天宝六载十二月。九姓坚昆及室韦。献马六十匹。令于西受降城使纳之。

十三载六月一日。陇右群牧都使奏。臣差判官殿中侍御史张通儒。群牧副使平原太守郑遵意等。就群牧交点。总六十万五千六百三头匹。口马三十二万五千七百九十二匹。内二十万八十匹驹。牛七万五千一百一十五头。内一百四十三头牦牛。驼五百六十三头。羊二十万四千一百三十四口。骡一头。

十五载六月。上幸蜀。发扶风郡。闲厩使任沙门。盗厩马十余匹以叛。太子至平凉郡。致搜阅官监。及私群牧马数万匹。军威始振。

大历七年八月。回纥使还蕃。以国信物一千余乘遣之。回纥恃功。自干元后。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其使候遣。继留于鸿胪寺者非一番。人欲帛无厌。我得马无用。朝廷甚苦之。时特盈数遣之。以广恩惠。使其知愧。

建中元年五月。诏市关辅牝马三万匹。以实内厩。

贞元元年八月。吐蕃率羌浑之众犯塞。分遣中官于潼关蒲关武关。禁大马出界。

十四年四月。敕铸左右军征马使印各一纽。

二十一年四月。罢闽中万安监。先是。福建观察使柳冕。久不迁。欲因事以求恩宠。奏云。闽中南朝放牧之地。可致牛马蕃息。请置监牧。许之。大收境内畜产。牧放其中。羊之大者不过十斤。马之良者直钱数千。不经时辄死。又却敛以充之。百姓怨苦之。由是监观察使阎济美奏罢之。

元和四年三月诏。内厩之马。其数尚多。委飞龙使具条流减省闻奏。

十一年正月。以讨吴元济。命中使以绢万匹。市马于河曲。其月。回纥使献橐驼及马。以内库缯绢六万匹。偿回纥马直。

十三年十一月。闲厩使理岐阳旧马坊地三百四十七顷。尽归之国家。自贞观至麟德中。国马四十万匹。皆牧河陇。开元中。尚有二十七万。杂以牛羊等。不啻百万。置八使四十八监。占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员千里。自长安至陇西。置七马坊。为会计所都领。岐陇间善水草及膏腴田。皆属七马坊。名额尽废。其地利归于节度使。长庆元年正月。灵武节度使李听奏。请于淮南忠武武宁等道防秋兵中。取三千人衣赐月粮。赐当道自召募一千五百人马骁勇　。以备边。仍令五十人为一社。每一马死。社人共补之。马永无阙。从之。其年三月。范阳节度使刘总。请进马一万五千匹。

大中六年六月。河东节度使兼太原尹李业奏。当管诸军州草马。准贞元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敕文。不许出界。又准去年五月十五日。司门转牒。诸道应有草马。准敕并不命出界。今缘近日诸道差人。于当管市马。不依敕文。并收草马。伏乞天恩。诏下诸道。准元敕约勒。旨。宜令本道准元敕处分。如有违者。即与区处闻奏。

诸监马印

凡马驹以小官字印印右膊。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监名依左右厢印印尾侧。若形容端正。拟送尚乘者。则须不印监名。

至二岁起脊。量强弱。渐以飞字印印右膊。细马次马俱以龙形印印项左。送尚乘者。于尾侧依左右闲印以三花。其余杂马齿上乘者。以风字印左膊。以飞字印左髀。经印之后。简习别所者。各以新入处监名印印左颊。官马赐人者。以赐字印。诸军及充传送驿者。以出字印。并印右颊。

景云三年正月十四日敕。诸王公主家马印文。宜各取本号。

诸蕃马印

骨利干马。本俗无印。惟割耳鼻为记。结骨马与骨利干马相似。少不如。印出。悉密马。与结骨相似。稍不如。印阙。葛逻禄马。与悉密相类。在金山西。印阙。　已上部落。同种类。

杖曳固马。与骨利干马相类。种多黑点骢。如豹文。在瀚海南幽陵山东杖曳固川。同罗马。与杖曳固川相类。亦出骢马种。在洪诺河东南。曲越山北。幽陵山东。印○。延陀马。与同罗相似。出骆马骢马种。今部落颇散。四出者多。今在幽州北。印○。仆骨马。小于杖曳固。与同罗相似。住在幽陵山南。印○。阿跌马。与仆骨马相类。在莫贺库寒山东南安置。今鸡田州。印●。　已上部落。马同种类。其印各别。

契马。与阿跌马相似。在阎洪达井已北。独乐水已南。今榆溪州。印m　。

康国马。康居国也。是大宛马种。形容极大。武德中。康国献四千匹。今时官马。犹是其种。

突厥马。技艺绝伦。筋骨合度。其能致远。田猎之用无比。史记匈奴畜马。即騊駼也。蹛林州匐利羽马。印●。回纥马。与仆骨相类。同在乌特勒山北安置。印●。俱罗勒马。与回纥相类。在特勒山北。印●。苾羽马。与回纥同种。印●。余没浑马。与回纥相类。印州。赤马。与回纥苾余没浑同类。印行。阿史德马。与苏农执失同类。在阴山北。库延谷北。西政连州。印●。恩结马。碛南突厥马也。煨漫山西南。阎洪达井东南。于贵摩施岑卢山都督。印●。匐利羽马。碛南突厥马也。刚摩利施山北。今蹛林州。印勿。契苾马。与碛南突厥相似。在凉州阙氏岑。移向特勒山住。印●。奚结马。与碛南突厥马相类。在鸡服山南。赫连枝川北住。今鸡禄州。印坎。　已上部落。马同种类。

斛薛马。与碛南突厥同类。今在故金门城北阴山安置。今皋兰门。印●。奴剌马。与碛南马相类。今曰登州。印●。苏农马。印●。阏阿史德马。印●。拔延阿史德马。印●。热马。印●。　已上。定襄府所管。

舍利叱利等马。印●。阿史那马。印●。葛罗枝牙马。印●。绰马。印巳。贺鲁马。印●。　已上。云中府管。

阿艳马。印阙。康曷利马。印宅。安慕路真马。印●。安赊和马。印●。沙　马。印●。处苾山马。印●。浑马。与斛薛马同类。今皋兰都督。又分部落在皋兰山。买浚鸡山。

印●。契丹马。其马极曲。形小于突厥马。能驰走林木间。今松漠都督。印兆。奚马。好筋节。胜契丹马。余并与契丹同。今饶乐都督北。印●。

唐会要卷七十三

单于都护府

永徽元年九月八日。右骁卫中郎将高侃。执车鼻可汗献于武德殿。处其余众于郁督军山。分其地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单于领狼山。云中。桑干三都督府。苏农等十四州。瀚海领金微。新黎七都督府。仙萼贺兰等八州。各以首领为都督刺史。

麟德元年正月十六日。敕改单于大都护府官秩。同五大都督。初。阿史德奏。望册亲王为可汗。德曰。单于者。天上之天。上曰。朕儿与卿为天上之天可乎。德曰。死生足矣。遂立单于大都护府。以殷王为都护。令与王造宅。干封二年。殷王改封相王。令发向单于。王奏曰。儿朝去暮归得乎。上曰。去此二千里。卒未得来。王曰。不能去阿母。矜其小。竟不遣之。

垂拱二年。改为镇守使。

圣历元年五月九日。改为安北都护。

开元二年闰五月五日。却置单于都护府。移安北都护于中受降城。

天宝四载十月。单于都护府置金河县。

元和元年十一月。以范希朝为振武节度使。就加礼部尚书。振武有党项室韦。交居川阜。凌犯为盗。日入慝作。谓之刮城门。人情惧骇。鲜有宁日。希朝周视要害。营置堡栅。斥候严密。人乃获安。异蕃虽鼠窃狗盗。必杀无赦。戎虏甚惮之。蕃落之俗。有长帅至。必效奇驼名马。虽廉者尽从俗。以致其欢。希朝一无所受。积一十四年。皆保塞而不为横。单于城中旧少树。希朝于他处市柳子。命军人种之。至今成林。居人赖之。

三受降城

景云二年三月一日。朔方道大总管张仁亶。筑三受降城于河上。先是。朔方军北与突厥以河为界。河北岸有拂云祠。突厥将入寇。必先诣祠祭酬求福。因牧马料兵。而后渡河。时默啜尽聚众西击娑葛。仁亶请乘虚夺取漠南之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首尾相应。以绝其南寇之路。唐休璟以为两汉以来。皆以黄河为界。今于寇境筑城。恐费人力。终为贼虏所有。建议以为不能成功。睿宗竟从仁亶。留年满镇兵以助其功。时咸阳兵二百余人逃归。仁亶尽擒之。一时斩于城下。军中股栗。役者尽力。六旬而三城俱就。以拂云祠为中城。与东西两城相去各四百里。皆据津济。遥相应接。北拓三百余里。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堠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更无寇略。减镇兵数万人。初建三城。不置壅门及却敌战格之具。或问之。仁亶曰。兵法贵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当并力出战。回顾望城。犹须斩之。何用守备。生其退衄之心。其后常元楷为朔方总管。始作壅门。

元和十二年九月。西受降城为河徙浸毁。宰相李吉甫请移兵于天德故地。卢坦与李绛协议。以为西城张仁亶所筑。得制匈奴上策。城当碛口。居虏要冲。广水丰草。边防所利。

今流水之决。不过退就二里。奈何弃万代永安之策。徇一时省费之谋。况天德故城。僻处确瘠。其北枕山。与河绝远。烽堠警备。不相统接。虏之奔突。势无由知。无故蹙国二百里。非利也。及城使周怀义奏列利病。与坦议同。事竟不行。

宝历元年五月。振武节度使张维奏。以东受降城滨于河。岁久雉堞摧坏。请移于绥远烽南。上赐钱一百万城之。至十月功毕。

安北都护府

贞观四年三月三日。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右置云中都督。以统降虏。

五年。阿史那阿咄苾败走后。其酋及首领至者。皆拜将军。布列朝廷。五品已上。有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惟拓跋不至。遣使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凉州都督李大亮以为于事无用。徒费中国。因疏曰。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之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永固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取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今者招致突厥。虽入提封。臣愚稍觉其劳费。未悟其有益也。以臣愚见。请停招慰。且谓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内。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俘之江淮。以变其俗。乃置之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恐无利也。其后。诸蕃酋长请上尊号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行天可汗事。于是后降玺书赐西域北荒君长。皆称为皇帝天可汗。诸蕃酋帅有死亡者。必下诏册立其后嗣焉。帅统四夷。自兹始也。其后下诏议安边之术。多言突厥恃强。扰乱中国。今日天实丧之。穷来归于我。本无慕义之心。因其归命。迁其种落。俘之江南。散属州县。各使耕耘。变其风俗。百万强胡。可得化而为百姓。则中国有加户之利。塞北可空虚矣。中书侍郎颜师古上奏曰。突厥杂虏。并已归降。东北诸蕃。咸受正朔。突利入侍阙庭。颉利身为俘虏。沙漠之外。瀚海之北。莫不屈膝稽颡。乞骸请命。斯乃上古所不臣者。陛下得而臣之矣。惟陛下断以神机。驭以长算。纲领一定。垂拱无为。臣闻古先哲王。内诸夏而外夷狄。又曰。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言其恍忽。来去无常也。饱则飞去。饥则附人。今遽欲改其常性。同此华风。于事为难。理必不可。当因其习俗而抚驭之。臣愚以为凡是突厥铁勒。终须河北居住。分置酋首。统领部落。节级高下。地界多少。伏听量裁。为立条制。远绥迩安。永永无极。夏州都督窦静上表曰。臣闻夷狄者。同夫禽兽。穷则搏噬。群则聚麀。不可以刑法绳。不可以仁义教。衣食仰给。不务耕桑。徒损有为之人。以资无知之虏。得之则无益于治。失之则无益于化。然彼首邱之情。盖未忘也。诚恐一朝变生。犯我王界。愚臣之所深虑。如臣计者。莫若因其破亡之后。加其无妄之福。假以贤王之号。配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权弱势分。易为羁制。自可永保边塞。世为蕃臣。此实长驾远御之道也。给事中杜楚客上议曰。北狄狼戾。人面兽心。难以德怀。易以威服。陛下纳其降附。处之河南。夷不乱华。闻之前典。以臣愚见。必为后患。存亡继绝。列圣通规。事不师古。难以长久。礼部侍郎李百药上议曰。臣闻突厥内附。尽为臣妾。开辟以来。所未曾有。然种类区分。各有统摄。窃闻圣算。亦欲因其离散。随其本部。署其君长。不相臣属。阿史那种纵应树立。惟臣其一族而已。国小则分其权势。势敌则难相吞灭。各自保全。必无抗衡中国之理。此诚安边之上策。长驾之宏谟。仍请于定襄城中。置都护府。为其节度。此之一策。必不可不行。中书令温彦博议曰。请准汉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本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忌之心。若遣向江南。则乖物性。故非含育之道也。秘书监魏征议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败。盖上天剿绝其命。宗庙神武之所致也。且世寇中国。百姓冤雠。陛下以其归我。不能诛灭。即宜遣还河北。居其故地。匈奴人面兽心。强必寇盗。弱则卑服。岂顾恩义。天性然也。秦汉患之若是。故发猛

将以击之。收河北以为郡县。陛下奈何以内地居之。且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间。滋息百倍。居我肘腋。逼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河南处也。彦博又奏曰。不然。天子之于物也。天覆地载。归我者则必抚之。今突厥破灭。余落归降。不加怜愍。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谓不可。遣居河南。初无所患。所谓死而生之。亡而有之。怀我德惠。终无叛逆。魏征又曰。不然。晋世有魏时胡落。分居近邑。平吴之后。郭钦江统。劝武帝逐出塞外。不用钦等言。数年之后。遂倾瀍洛。前代覆车。殷监不远。陛下用彦博之言。遣居河南。所谓养畜自贻患也。彦博又曰。不然。圣人之道。无所不通。古先哲王。有教无类。突厥余丑。以命归我。我爱护之。收居内地。从我指挥。教以礼法。数岁之后。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惠。何患之有。且光武居南单于于内郡。为汉藩翰。终乎一世。不为叛逆。朝士多同彦博议。上遂用之。封阿史那苏尼失为怀德郡王。阿史那思摩为怀化郡王。处其部落于河南朔方之地。入居长安者。近万家。至十三年四月。上幸九成宫。突利弟中郎将阿史那社尔率阴结部落四十人。夜犯钩陈。踰四重幕。引弓乱发。卫士王及善力战死之。折冲孙武开率府兵奋击。良久乃退。驰入御马厩。盗马二十匹。欲奔部落。寻皆斩之。言事者多言留突厥不便。上于是悔处之于河南。恨不用魏征之言。更议还其部落于河北。遂遣李思摩率所部建牙于河北。居碛南。令薛延陀居碛北。

二十一年正月九日。以铁勒回纥等十三部内附。置六都督府。回纥部置瀚海都督府。多滥葛部置燕然都督府。仆骨部置金微都督府。拔野古部置幽陵都督府。同罗部置龟林都督府。思结部置卢山都督府。七州。浑部置皋兰州。斛萨部置高阙州。奚结部置鸡鹿州。阿跌部置鸡田州。契苾部置榆溪州。思结别部置蹛林州。白霫部置置颜州。并以各其酋帅为都督刺史。给元金鱼。黄金为字。以为符信。于是回纥等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置邮驿。总六十六所。以通北荒。号为参天可汗道。俾通贡焉。以貂皮充赋税。至四月十日。置燕然都护府。以扬州司马李素立为都护。瀚海等六都督。皋兰等七州。并隶焉。

二十二年二月四日。西蕃沙钵罗叶护率众归附。七日。以结骨部置坚昆都督。隶燕然都护府。至三月九日分瀚海都督府所统骨利干部为元阙州。俱罗　部置烛龙州。

二十三年十月三日。诸突厥归化。以舍利吐利部置舍利州。阿史那部置阿史那州。绰部置绰州。贺鲁部置贺鲁州。葛逻禄悒怛二部置葛逻州。并隶云中都督府。以苏农部落置苏农州。阿史德部置阿史德州。执失部置执失州。卑失部置卑失州。郁射部置郁射州。多地艺失部置艺失州。并隶定襄都督府。

永徽元年三月三日。以皋兰州为都督府。建置稽落州隶焉。废高阙州。至十月二十日。以新移葛逻禄在乌都鞬山者。左厢部落置狼山州。右厢部落置浑河州。并隶燕然都护府。至三年十一月四日。以阿特部落置稽落州。隶燕然都督府。

显庆三年正月十四日。分葛逻禄部落置阴山。大漠。元池三都督府。

龙朔三年二月十五日。移燕然都护府于回纥部落。仍改名瀚海都护府。其旧瀚海都督府。移置云中古城。改名云中都护府。仍以碛为界。碛北诸蕃州。悉隶瀚海。碛南并隶云中。

总章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改瀚海都护府为安北都护府。

开元八年六月二十日敕。单于安北等大都护。亲王遥领者。加副大都护一人。准从三品。总知府事。其副都护准正四品上。长史正五品上。司马五品下。天宝九载三月二十五日。灵州都督张齐丘上言。请于新筑安北大都督护府建记圣德碑。许之。

天宝四载十月。于单于都护府置金河县。安北都护府置阴山县。八载。于木剌山置横塞军城。及移安北大都护府于永清栅北筑城。改横山为天德军。郭子仪仍为之使。兼九原太守。朔方节度。陇右兵马使。

会昌五年七月。中书门下奏。塞北诸蕃。皆云振武是单于故地。不可存其名号。以启戎心。臣谨详国史。武德四年。平突厥后。于振武置云中都督。麟德元年。改为单于都护。圣历元年。改为安北都护。开元八年。复为单于都护。其安北都护旧在天德。自贞观二十一年在甘州。迁徙不定。今请改单于都护为安北都护。敕旨。从之。

灵州都督府

贞观二十三年二月四日。西蕃沙钵罗叶护率众归附。以阿史德特建俟斤部落置皋兰祁连二州。隶灵州都督府。至永徽元年废。调露元年。又置鲁。丽。塞。含。依。契六州。时人谓之六州胡。长安四年。合为匡长二州。神龙三年。置兰州都督府。分六州为县。开元十年。复分为鲁。丽。契。塞四州。其年九月。朔方巡边使兵部尚书张说。擒康愿子于木盘山。诏令移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于许汝唐邓仙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十八年。又置匡长二州。二十六年。以淮南所迁人户却回。复置宥州延恩。怀德。归仁三县。

咸亨三年二月八日。移吐谷浑部落。自凉州徙于鄯州。既而不安其居。又徙于灵州之境。置安乐州以处之。

开元元年。复以九姓部落置皋兰。燕然。燕山。鸡田。奚鹿。烛龙等六州。并属灵州。

至德元年七月。灵武郡改为灵武大都督府。

贞元九年七月。灵武节度副使杜希全。迁检校右仆射灵盐等州节度使。将赴镇。献体要八章。多所规谏。上深纳之。乃作君臣箴以赐之。其词曰。惟天惠人。惟辟奉天。从谏则圣。共治惟贤。皇建有极。骏命不易。总万机以成务。齐六合之殊致。一心不能独鉴。一目不能周视。敷求哲人。式序在位。于戏。君之任臣。必其一德。臣之事君。感恩正直。何启沃之所宜。自古今而未得。良以谠言者逆耳。谗谀者伺侧。故下情未通。而上听已惑。俾夫忠言败于凶慝。譬彼济舟。烝徒楫之。亦有和羹。宰夫执之。孰云治国。不自得师。覆车之轨。于其惩之。高由以下升。采由以白受。惟君不君。亦臣之咎。闻诸辛毗。牵裾魏后。则有禽息。恤忠碎首。勉思献替。其平可否。勿谓无伤。自微而彰。勿谓何害。积小成大。事有隐而必见。令既出而焉悔。鼓钟在宫。声闻于外。浩然涉水。声未有艾。将斧扆以虚心。期尽忠而纳诲。在昔稷契。实佐舜禹。逮兹魏征。佐我文祖。君臣协德。混一区宇。惟予寡昧。获缵丕绪。臣哉邻哉。尔翼尔辅。高秋始肃。我武惟扬。辄此禁卫。奠于大邦。恋阙方甚。嘉言乃昌。是规是谏。金玉其相。词高理粹。入德知方。总彼千里。备于八章。宣父有言。起予者商。殷有盘铭。周有攲器。或戒以词。或警以事。披图演义。发于尔志。与金镜而高悬。将座右而同置。人皆有初。鲜慎厥终。汝其夙夜。明保朕躬。无曰尔身在外。尔诚不通。善言之应。千里攸同。导彼遐俗。达于四聪。华夷仰德。时乃之风。戎狄既来。怀贤冲冲。唱予和汝。式示深衷。

欲看更多新书 请上来看吧

十二年九月。以河东节度行军司马兼御史中丞李景略。兼御史大夫。充天德军丰州西受降城都防御等使。丰州本隶灵州。至是始析之。

咸通四年五月敕。灵武一道。别有六城。屯兵不下数千。丰州胜州。各分主将。今并仰割隶朔方军。其军将委本军署置。

安东都护府

总章元年九月十四日。辽东道行军总管司空李绩平辽东。其高丽旧有五部。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七千户。至十二月七日。分高丽地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城以统之。擢其酋渠为都督及刺史县令。与华人参理。以右武卫将军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总兵二万以镇之。至咸亨元年四月。高丽余众有酋长剑牟岑者。率众叛。立高藏外孙安舜为主。诏左卫大将军高侃讨平之。至上元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移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先有华人任官者。悉罢之。至仪凤二年二月二日。移安东都护府于新城安置。仍令特进充使镇府。至圣历元年六月三十日。改安东都护府为安东都督府。以右武卫大将军高德武为都督。自是高丽旧户分散。多投突厥及靺鞨。高氏君长遂绝。其地并没于诸蕃。二年。鸾台侍郎狄仁杰上表。请收安东。复其君长。曰。臣闻先王疆理天下。以为民极。皆是封域之内。树之风声。于是制井田。出兵赋。其逆命者。因而诛焉。罪其君。吊其民。存其社稷。不夺其财。非欲土地之广也。非贪玉帛之货也。至汉孝武皇帝。逞高祖之宿愤。藉四帝之资储。于是定朝鲜。讨西域。平南越。击匈奴。府库皆空。盗贼蜂起。百姓嫁妻卖子。流离于道路者万计。于是榷酤市利。算及舟车。笼天下货财。而财用益屈。末年觉悟。息兵罢役。封丞相为富民侯。然而汉室中衰。衅由此起。不可与覆车同轨。岂不戒哉。人有四肢者。所以捍头目也。君有四方者。所以卫中国也。然以蝮蛇在手。既以断节全身。狼戾一隅。亦且弃之存国。汉元帝罢珠崖之郡。宣帝弃车师之田。非恶多而好省也。知难则止。是为爱人。今海中分为两运。风波飘荡。没溺至多。准兵计粮。犹且不足。中国之与蕃夷。天文自隔。辽东所守。已是石田。靺鞨遐方。更为鸡肋。弱枝强干。有国通规。今欲肥四夷而瘠中国。恐非通典。且得其地不足以耕织。得其人不足以赋税。此乃前王之所弃。陛下劳师而取之。恐非天意。臣请罢薛仁贵。废安东镇。陛下允臣所请。即天启其谋。非人力也。三韩君长。高氏诚为其主。愿陛下以存亡继绝之义。复其故地。此之美名。高于尧舜远矣。

神龙元年二月四日。改安东都督为安东都护府。

开元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改平州为安东都护府。以许钦凑为之。

营州都督府

贞观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契丹酋长窟哥。奚帅可度者。并率其部内属。以契丹部为松漠都督府。拜窟哥为持节十州诸军事松漠都督府。又以其别帅达稽部置峭落州。纥便部置弹汗州。独活部置无逢州。芬问部置羽陵州。突便部置日莲州。芮奚部置徒河州。坠斤部置万丹州。出伏部置匹黎。赤山二州。各以其酋长辱纥主为刺史。俱隶松漠焉。以奚部置饶乐都督府。拜可度着为持节六州诸军事饶乐都督府。又以别帅阿会部置弱水州。处和部置祁黎州。奥失部置洛瓖州。度稽部置太鲁州。元俟析部置渴野州。亦各以其酋长辱纥主为刺史。俱隶于饶乐焉。二十三年。于营州兼置东夷都护。以统松漠饶乐之地。罢置护东夷校尉官。

万岁通天五年五月。窟哥孙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妻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杀营州都督赵文翙。举兵反。攻陷营州。其后营州都督寄置于幽州渔阳城。至开元五年三月。奚契丹等款附。上欲复营州于旧城。宋璟固争。以为不可。独宋庆礼盛陈其利。乃诏庆礼充使。于柳城筑营州。三旬而毕。遂兼营州都督。开屯田八十余所。

开元十一年三月六日。营州玉田渔阳两县。却隶幽州。安东都护府却归燕郡。平州依旧置。

安南都护府

调露元年八月七日。改交州都督府为安南都护府。

大足元年四月。置武安州。南城州。并隶安南都护府。

开元二十四年正月。广州宝安县新置屯门镇。领兵二千人。以防海口。

贞元七年五月。置柔远军于安南都护府。

元和四年八月。安南都护奏。破环王国伪号爱州都统三万余人。及获王子五十九人。器械战船战象等称之。其年九月。安南都知兵马使兼押衙安南副都护杜英策等五十人状。举本管经略招讨处置等使兼安南都护张舟到任已来政绩事。安南罗城。先是经略使伯夷筑。当时百姓犹甚陆梁。纔高数尺。又甚湫隘。自张舟到任。因农隙之后。奏请新筑。今城高二丈二尺。都开三门。各有楼。其东西门各三间。其南门五间。更置鼓角。城内造左右随身十宫。前经略使裴泰时。歡爱城池。被环王昆仑烧毁并尽。自张舟到任后。前年筑歡州城。去年筑爱州城。裴泰时。军城不守。军中器械却失并尽。赵昌到任日近。旋除广州。自张舟到任。诸道求市。每月造成器械八千事。四年以来。都计造成四十余万事。于大厅左右。起甲仗楼四十间收贮。安南戎寇。难利斗战。先有战船。不过十数只。又甚迟钝。与贼船不过相接。张舟自创新意。造艨艟舟四百余只。每船战手二十五人。掉手三十二人。车弩一支。两弓弩一支。掉出船内。回船向背。皆疾如飞。敕旨。宜付所司。

宝历元年五月。安南都护李元善奏。移都护府于江北岸。

开成三年。安南都护马植奏。当管羁縻州首领。或居巢穴自固。或为南蛮所诱。不可招谕。事有可虞。臣自到镇以来。晓以逆顺。今诸首领愿纳赋税。其武陆县请升为州。以首领为刺史。从之。又所管陆州界废珠池复生珠。以能政。就加中散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

四年十一月。安南都护马植奏。当管经略押衙兼都知兵马使杜存诚。管善良四乡。请给发印一面。前件四乡是獠户。杜存诚祖父以来。相承管辖。其丁口税赋。与一郡不殊。伏以夷貊不识书字。难凭印文。从前征科。刻木权用。伏乞给发印一面。令存诚行用。敕旨。宜依。

咸通六年十二月。安南都护高骈。自海门进军破蛮军。收复安南府。自李琢失政。交址陷没十年。蛮军北寇。邕容界人不聊生。至是方复故地。

安西都护府

贞观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侯君集平高昌国。于西州置安西都护府。治交河城。

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突厥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率众内附。置庭州。

二十三年二月十一日。置瑶池都督府。安西都护府。以贺鲁为都督。至永徽二年正月二十五日。贺鲁以府叛。自称钵罗可汗。据有西域之地。至四年三月十三日。废瑶池都督府。

显庆二年十一月。伊丽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大破贺鲁于金牙山。尽收其所据之地。西域悉平。定方悉命诸部。归其所居。开通道路。别置馆驿。埋瘗骸骨。所在问疾苦。分其疆界。复其产业。贺鲁所虏掠者。悉检还之。西域诸国。安堵如故。擒贺鲁以归。十一月。分其地置蒙池昆陵二都护府。以阿史那弥射为昆陵都护。阿史那步真为蒙池都护。其月十七日。又分其种落。列置州县。以处木昆部为匐廷都督府。以突骑施索葛莫贺部为嗢鹿都督府。以突骑施阿利施部为絜山都督府。以胡禄屋阙部为盐泊都督府。以摄舍提暾部为双河都督府。以鼠尼施处半部为鹰娑都督府。其所役属诸胡国。皆置州府。西尽于波斯。并隶安西护府。又以贺鲁平。移安西都护府于高昌故地。至三年五月二日。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国。旧安西复为西州都督。以曲智湛为之。以统高昌故地。西域既平。遣使分往康国及吐火罗国。访其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尽图以进。因令史官撰西域图志六十卷。

四年正月。西蕃部落所置州府。各给印契。以为征发符信。

龙朔元年六月十七日。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远进西域图记。并请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仍以吐火罗国立碑。以记圣德。诏从之。以吐火罗国叶护居遏换城。置月氏都督府。钵勃城置蓝氏州。縛叱城置大夏州。俱禄犍城置汉楼州。乌逻毡城置弗敌州。咄城置沙律州。羯城置妫水州。忽波城置盘越州。乌罗浑城置忸密州。摩彦城置伽倍州。阿捺腊城置粟特州。兰城置钵罗州。悉记密帝城置双泉州。昏磨城置祀惟州。悉密言置城迟散州。乞施巘州城置富楼州。泥射城置丁零州。折面城置薄知州。阿腊城置桃槐州。颊厥伊城具阙达官部落置大檀州。播萨城置伏卢州。乞涩职城置身毒州。突厥施怛駃城置西戎州。骑失帝城置蔑颉州。发部落城置叠仗州。拔特山城置苑汤州。

嚧部落活路城。置大汗都督府。弩那城置黑州。胡城置奄蔡州。婆多楞萨达健城置依耐州。少俱部落置　州。乌漠言城置榆令州。遮瑟多城置安屋州。数始城置罽陵州。迦沙纷遮城置碣石州。羯涝支城波知州。乌捺斯城置乌丹州。速利城置诺色州。顺冏城置迷密州。乍城置昤顿州。颂施谷部落置宿利州。汗曜部落置贺　州。

诃达罗支国王居伏宝瑟颠城。置条枝都督府。护闻城置细柳州。赞候瑟颠城置虞泉州。据瑟部落置黎蕲州。遏　部落置崦嵫州。乌离难城置臣雀。州遗兰部落置遗州。郝萨大城置西海州。活恨部落置镇西州。缚狼部落置干陀州。

解苏王居数瞒城。置天马都督府。忽论城置落　州。达利薄纥城置束离州。

骨咄施国王居沃沙城。置高附都督府。葛罗犍城置五翎州。乌斯城置休蜜州。

罽宾国王居遏纥城。置修鲜都督府。罗曼城置毗舍州。贱　城置阴米州。和蓝城置波路州。遗恨城置龙池州。塞奔弥罗城置乌戈州。滥犍城置罗州。半掣城置坛特州。勃迸城置乌利州。鹘换城置漠州。布路犍城置悬度州。

失范延国王居伏戾城。置写凤都督府。肩捺城置嶰谷州。俟麟城置冷伦州。缚时伏城置悉万州。末腊萨旦城置钳敦州。

石汗　国王居●城。置悦般州都督府。俱兰城置双靡州。

护特犍国王居遏密城。置奇沙州都督府。曼山城置沛隶州。献密城置大秦州。

怛没国王居怛没城。置姑默州都督府。弩羯城置粟戈州。

乌拉喝国王居摩喝城。置旅獒州都督府。

多勒建国王居低保　城。置昆　州都督府。

俱密国王居褚瑟城。置拔州都督府。

护密多国王居模达城。置乌飞州都督府。娑勒色诃城置钵和州。

久越得建国王居步师城。置王庭州都督府。

波斯国王居疾凌城。置波斯都督府。各置县及折冲府。并隶安西都督府。

咸亨元年四月二十二日。吐蕃陷我安西。罢四镇。

龟兹。理于白山之南。即汉西域旧地。胜兵数千。其王姓白氏。去瓜州三千里。贞观二十年闰十月一日。阿史那社尔破其国。虏其王以归。

于阗。在葱岭北二百里。胜兵数千。俗多机巧。好说怪。在西南有北摩伽蓝城。相传云是老子化胡之所建也。初。老子至是。白日升天。與群胡辞诀曰。我暂返天上。寻常下生。其后出天竺国。化为胡王太子。自称白净。因造此寺焉。二十二年闰二月内附。其王伏阇信入朝。上元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其地为毗沙都督府。分为十州。

焉耆。去瓜州二千里。即汉时故地。其王姓龙名突骑支。常役于西突厥。其俗颇有鱼盐之利。贞观十八年十一月。左卫大将军郭孝恪灭之。

疏勒。在白山之南。即汉也。其王之族。类皆六指。非六指则不育。胜兵二千。去瓜州四千六百里。贞观九年。遣使献名马内附。已上四镇。

苏氏记曰。咸亨元年四月。罢四镇。是龟兹。于阗。焉耆。疏勒。至长寿二年十一月。复四镇敕。是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两四镇不同。未知何故。

调露元年九月。安西都护王方翼筑碎叶城。四面十二门。作屈曲隐伏出没之状。五旬而毕。

[illegible]更多资料　请[illegible]吧

长寿二年十一月一日。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克复四镇。依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鸾台侍郎狄仁杰请捐四镇。上表曰。臣闻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东距沧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纪。声教所及。三代不能致者。国家兼之矣。此则今日之四境。已逾于夏殷也。昔诗人矜薄伐于太原。美化行于江汉。是则前代之远裔。在国家之域中。至前汉时。匈奴无岁不犯边。杀掠吏人。后汉西羌。侵轶汉中。东寇三辅。入河东上党。遂至洛阳。由此言之。则陛下今日之土宇。过于周汉前朝远矣。若使越荒外以为限。竭资财以骋欲。非但不爱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近者。国家频岁出帅。所费滋广。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调发日加。百姓虚弊。闻守西域。事等石田。费用不支。有损无益。行役既久怨旷亦多。昔诗云。王事靡盐。不能艺稷黍。岂不怀归。畏彼罪罟。念彼征人。涕零如雨。此则前代怨思之词也。上不是恤。则政不行。而邪气作。邪气作则虫螟生。而水旱起矣。方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根本一摇。忧患不浅。所以然者。皆为远戍方外。以竭中国。争蛮貊不毛之地。乖子育苍生之道也。昔汉元帝纳贾捐之之谋。而罢珠崖之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弃车师之田。岂欲慕尚虚名。盖惮劳人力也。近贞观年中。克平九姓。册李思摩为可汗。使统诸部者。盖以夷狄叛则伐之。降则抚之。得推亡固存之义。无远戍劳民之役。此则近日之令典。绥边之故事。窃见阿史那斛瑟罗。阴山贵种。世雄沙漠。若委之四镇。使统诸蕃。封为可汗。遣其御寇。则国家有继绝之美。荒外无转输之役。如臣所见。请捐四镇。以肥中国。罢安东以实辽西。况绥抚夷狄。盖防其越逸。苟无侵侮之患。则可矣。何必窥其窟穴。与蝼蚁计校长短哉。伏愿陛下弃之度外。无以绝域未平为念。但当敕边兵谨守。以待其自败。然后击之。此李牧所以制匈奴也。故盐铁论云。夫蛮貊之人。不食之地。何以烦思虑而争之哉。莫若聚军实。畜威武。以逸待劳。则战士力倍。以主御客。则我得其便。坚壁清野。则寇无所得。自然贼深入必有颠踬之虑。浅入必无虏获之益。如此数年。可使二虏不击而服。右史崔融请不拔四镇。议曰。北地之为中国患者久矣。唐虞以上为獯鬻。殷周之际曰猃狁。西京东国。有匈奴冒顿焉。当涂典午。有乌丸鲜卑焉。拓跋世有蠕蠕猖狂。宇文朝有突厥雎盱。斯皆名号。因时而改。种落与运而迁。五帝不能臣。三王不能制。兵连祸结。无代不有。长策远算。旷古莫闻。夫胡者北狄之总名。其地南接燕赵。北穷沙漠。东连九夷。西界六戎。天性骄骜。觇伺便隙。鸟飞兽走。草转水移。自言天地所生。日月所置。汉高皇以百万众。窘于平城之下。逮至武帝。赫然发愤。肆志远边。使张骞始通西域。既而立四郡。据玉关。以断匈奴右臂。乃复度河湟。筑令居塞。以绝南羌北狄。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四千里矣。于斯时也。承文景元默之后。国用富强。练兵选将。深入穷追。倾府库之财。殚士马之力。行人使者。岁月亭障。贰师骠骑。首尾关河。饿虎未摧。其国已耗。橐驼既犍。其人亦殄。乃至造皮币。算缗钱。税舟车。榷酒酤。夫岂不怀。深为长久之计然也。匈奴于是乎孤特远窜。羽檄不行焉。始孝武开西域之后。为置使者校尉领护之。宣元哀平。此道不替。王莽篡位。贬易王侯。由是西域怨叛。与中国隔绝。并复投属匈奴。光武中兴。匈奴税重。皆遣使求内属。至于延光。三通三绝。至国家。太宗方事外讨。复修孝武旧迹。并南山至于葱岭。尽为府镇。烟火相望。至高宗。务在安人。命有司拔四镇。其后吐蕃果骄。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在城堡。无不降下。遂长驱而东。踰高昌壁。历车师庭。侵常乐界。当莫贺延碛。以临我炖煌。主上召命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安西都护阎温古为副。问罪焉。贼适有备。一战而走。我师追摄。至于焉耆。粮运不继。竟亦无功。朝廷以为畏懦有刑。流待价于琼州。弃温古于义州。至王孝杰。而四镇复焉。今若拔之。是弃已成之功。忘久长之策。小慈者。大慈之贼。前事者。后事之师。奈何不图。四镇无守。则狂寇益赡。必兵加西域。西域诸蕃气羸。恐不能当长蛇之口。西域动。自然威临南羌。南羌乐祸。必以封豕助虐。蛇豕交连。则河西危。河西危。则不得救矣。方须命将出师。兴役动众。向之所得。今之所劳。向之所劳。今之所逸。可不谓然乎。而议者忧其劳费。念其险远。曾不知蹙国灭土。春秋所讥。杜渐

防萌。安危之计。顷者。若兵稍迟留。贼先要害。则河西郡已非国家之有。今安得而拔之乎。何谓非国家之有。莫贺延碛者。延袤二千里。中间水草不生焉。此有强寇。则难以度碛。汉兵难度。则碛北。伊西。北庭。安西。及诸蕃无救。无救则疲兵不能自振。必为贼吞之。又焉得悬军深入乎。有以知通西域艰难也。汉时。单于上书。愿保塞。请罢边备。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东京时。西羌作乱。征天下兵。赋役无已。司徒崔烈。以为宜弃凉州。议郎傅燮厉言曰。斩司徒天下乃安。凉州天下要冲蕃卫。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议者以为断匈奴右臂。烈为宰相。不念为国思所以弭兵之策。乃欲国弃一方万里之土。若使左衽之虏。得居此地。士劲甲坚。因以为乱。此天下之至虑。社稷之深忧。竟从燮议。今宜日慎一日。虽休勿休。采侯应不可之言。纳傅燮深忧之议。然后风为号令。雷为折冲。缮甲兵。思将帅。上与天合德。下与地合明。中与人合心。善战者不阵。如斯而已矣。拔旧安西之四镇。委难制之西蕃。求绝将来之端。盍考已然之验。伏念五六日。至于再三。愚下固陋。知其不可。

建中二年七月。加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北庭大都护。以四镇节度留后郭昕为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观察使。诏曰。北庭四镇。统任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国朝已来。相奉率职。自关陇失守。东西阻绝。忠义之徒。泣血相守。慎固封略。奉遵礼教。皆侯伯守将。交修共治之所致也。其将士叙官。可超七资。初。自兵兴已来。安西北庭。为蕃虏所隔间者。节度李嗣业。 非元礼。孙志直。马璘辈。皆遥领之。郭昕者。子仪犹子。李元忠。始曾令名忠。后赐改焉。自主其任。尝发使奉表章于朝。数辈皆不达。信闻不至朝者十余年。及是。遣使自回纥历诸蕃至。故有是命。

贞元六年十二月。是岁。吐蕃陷北庭都护府。初。北庭安西既假道于回鹘以朝奏。因附庸焉。蕃性禽兽。征求无度。人不聊生。又有沙陀部落六千余帐。与北庭相依。属于回鹘。肆其抄夺。尤所厌苦。其三葛禄部落。又白服突厥。素与回鹘通和。亦憾其侵掠。因吐蕃厚赂见诱。遂附之于吐蕃。率葛禄白服之众。去冬来寇北庭。回鹘大相颉干迦斯率众援之。频战败绩。吐蕃攻围颇急。北庭之人既苦回鹘。是岁。乃举城降于吐蕃。沙陀亦降焉。北庭节度杨袭古。举麾下二千余人奔西州。七年秋。颉干迦斯又悉其国丁壮六万人。将复北庭。仍召袭古偕行。我兵为蕃吐葛禄所败。死者大半。袭古余众。仅百六十。将复入西州。颉干迦斯绐之曰。与我同至牙帐。当送君归本朝。袭古从之。及牙帐。竟杀之。

姚州都督府

麟德元年五月八日。于昆明之弄栋州置姚州都督府。每年。差兵募五百人镇守。

神功二年五月八日。蜀州刺史张柬之上表曰。姚州者。古哀牢之旧国。自生民以来。不与中国交通。前汉唐蒙。开夜郎。滇筰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请内属。汉置永昌郡以统治之。乃收其盐布毡罽之税。以利中土。其国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异宝。进贡岁时不阙。及诸葛亮五月渡泸。收其金银盐布。以益军储。使张伯岐选其劲卒。以增武备。前代置郡。其利颇深。今盐布之税不供。珍奇之贡不入。而空竭府军。驱率平民。受役蛮夷。肝脑涂地。臣窃为国家惜之。汉以得利既多。历博南山。涉兰仓水。更置博南哀牢二县。蜀人愁怨。行者歌曰。历博南。越兰津。渡兰仓。为他人。盖言汉贪珍奇之利。而为蛮夷驱役也。汉得其利。人且怨歌。今于国家无丝发之利。在百姓受终身之酷。臣窃为国家痛之。往者。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帅自相统领。不置汉官。亦不留兵镇守。人问其故。亮云。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大率以置官夷汉杂居。猜嫌易起。留兵运粮。为患更重。忽若反叛。劳费更多。粗设纪纲。自然久定。臣窃以亮之斯策。妙得羁縻蛮夷之术。今姚府所置之官。既无安边靖寇之心。又无葛亮且纵且擒之术。唯知诡谋狡算。恣情割剥。贪功

劫略。积以为常。扇动酋渠。遣成朋党。提挈子弟。啸引凶愚。剑南逋逃。中原亡命。二千余户。见散在彼州。专以掠略为业。姚州。本龙朔中。武陵县主簿石子仁奏立之。后长史李孝让。辛文协。并为群蛮所杀。又使将军李义总往征。郎将刘惠基在阵战死。其州遂废。臣窃以诸葛亮称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其言遂验。垂拱四年。南蛮郎将王善宝。昆州刺史爨干福。又请置州。奏言所有课税。出自姚府管内。更不劳扰蜀州。及置州后。录事参军李棱。为蛮所杀。延载中。司马成琛奏。请于泸南置镇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骚扰。至今不绝。伏乞罢姚州。使隶巂府。岁时朝觐。同之蕃国。泸南诸国悉废。于泸北置关。百姓非奉使入蕃。不许交通来往。疏奏不纳。

开元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敕。姚州官员。准中置州禄料。阶资依都督府。

天宝八载六月。剑南奏。索磨川许新置都护府。宜以保宁为名。

杂录

开元四年三月四日敕。诸都护府史。并令于管内依式 补。申所司勘责。然后给告身。

唐会要卷七十四

选部上

论选事

旧制。内外官皆吏部启奏授之。大则署置三公。小则综核流品。自隋已降。职事五品已上官。中书门下访择奏闻。然后下制授之。唐承隋制。初则尚书铨掌六品七品选。侍郎铨掌八品选。三年一大集。每年一小集。其后。尚书侍郎通掌六品以下选。其员外郎监察御史。亦吏部唱讫。尚书侍郎为之典选。自贞观以后。员外郎乃制授之。又至则天朝。以吏部权轻。监察亦制授之。其铨综也。南曹综核之。废置与夺之。铨曹注拟之。尚书仆射兼书之。门下详覆之。覆成而后过官。至肃宗即位灵武。强寇在郊。始命中书以功状除官。非旧制也。

武德五年。太仆卿张道源上表。以吏曹文簿繁密。易生奸欺。请议减之。高祖下其议。百寮无同者。唯太史傅奕言道源议至当。迫于众议。事竟不行。

贞观元年正月。侍中摄吏部尚书杜如晦上言曰。比者。吏部择人。唯取言辞刀笔。不悉才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上曰。如何可以得人。如晦对曰。两汉取人。皆行着州闾。然后入用。今每年选集。尚数千人。厚貌饰词。不可悉知。选司但配其阶品而已。所以不能得才。魏征亦曰。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才行兼美。始可任用。上将依古法。令本州辟召。会功臣将行世封。其事遂止。

二十年。黄门侍郎褚遂良上表曰。贞观初。杜淹为御史大夫。检校选事。此人至诚在公。实称所使。凡所采访七十余人。比并闻其嘉声。积久研覆。一人之身。或经百问。知其器能。以此进举。身既染疾。伏枕经年。将临属纩。犹进名不已。陛下悉擢用之。并有清廉干用。为众所钦望。大唐得人。于斯为美。陛下任一杜淹。得七十余人。天下称之。此则偏委忠良。不必众举之明效也。

显庆二年。黄门侍郎知吏部选事刘祥道上疏曰。今之选司取士。伤多且滥。每年入流。数过一千四百人。是伤多也。杂色入流。不加铨简。是伤滥也。古之选者。不闻为官择人。取人多而官员少也。今官员有数。而入流无限。以有数供无限。遂令九流繁总。人随岁积。谨约准所须人。量支年别入流者。令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举大数当一万四千人。壮室而任。耳顺而退。取其中数。不过支三十年。此则一万四千人。支三十年而略尽。若年别入流者五百人。三十年便得一万五千人定数。顷者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须之数。况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犹多。此便有余。不虑其少。今年当入流者。遂踰一千四百。计应须数外。常余两倍。又常选者仍停六七千人。更复年别新加。实非处置之法。望请厘革稍清其选中书令杜正伦亦言。入流者多。为政之弊。公卿以下。惮于改作。事竟不行。

苏氏议曰。冕每读国史。未尝不废卷叹息。况今河西陇右。虏盗其境。河北河南关中。止计官员大数。比天宝中。三分减一。入流之人。比天宝中。三分加一。自然须作法造令。增选加考。设格检勘。选司试能。嗟乎。士子三年守官。十年待选。欲吏有善称。野无遗贤。不可得也。若比祥道所述。岂只十倍。不更弊乎。

开耀元年四月十一日敕。吏部兵部选人渐多。及其铨量。十放六七。既疲于来往。又虚费资粮。宜付尚书省。集京官九品已上详议。崇文馆直学士崔融议曰。今皇家两曹妙选。三官备设。收其杞梓。搴其萧稂。其有疾状犯赃私罪当惩贬者。此等既未合得。伏望许同选例。录以选劳。又选人每年长名。常至正月半后。伏望速加铨简。促以程期。因其物情。亦何疲于来往。顺其人欲。亦何费于资粮。又所铨简。以德行为上。功状次之。折衷之方。庶几此道。尚书右仆射刘仁轨奏曰。谨详众议。条目虽广。其大略不越数途。多欲使常选之流。及负谴之类。递立年限。如令赴集。便是拥自新之路。塞取进之门。或请增置具僚。广授官之数。加习艺业。峻入仕之途。亦恐非劝奖之通规。乖省员之茂躅。徒云变更。实恐纷扰。但升平日久。人物滋殖。解巾从事。抑有多人。顷岁以来。据员多阙。临时虽有权摄。终是不能总备。望请尚书侍郎。依员补足。高班卑品。准式分铨。分铨则留放速了。限速则公私无滞。应选者暂集。远近无聚粮之劳。合退者早归。京师无索米之弊。既循旧规。且顺人情。如更有不便。随事厘革。其殿员及初选。及选浅自知未合得官者等色。情愿不集。即同选部曹司商量。望得久长安稳。

垂拱元年七月。鸾台侍郎兼天官侍郎魏元同。以吏部选举不得其人。上表曰。汉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则汉为之置。州郡掾吏督邮从事。悉任之牧守。爰自魏晋。始归吏部。递相祖袭。以迄于今。用刀笔以量才。案簿书而察行。法令之弊。由来久矣。盖君子重因循而惮改作。有不得已者。亦当运独见之明。定卓然之议。如今选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权道。所宜迁革。实为至要。且天下之大。士人之众。而可委之数人之手乎。假如平如权衡。明如水镜。力有所极。照有所穷。铨综既多。紊失斯广。又以比居此任。时有非人。情故既行。何所不至。悠悠风尘。此焉奔竞。扰扰游宦。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深衷。险如溪壑。择言观行。犹惧不胜。今使考行究能。折衷于一面。百寮庶职。专断于一司。不亦难乎。况今诸色入流。岁有千计。群司列位。无复新加。官有常员。人无定限。选集之始。雾积云屯。擢叙于终。十不收一。淄渑既混。玉石难分。用舍去就。得失相半。周穆王以伯冏为太仆正。命之曰。慎简乃寮。无以巧言乱色。便僻侧媚。其唯吉士。此则命其自择下吏之文也。太仆正。中大夫耳。尚以寮属委之。则三公九卿。亦必然矣。夫委任责成。君之体也。所委者众。所用者精。故能得济济之多士。盛芃芃之棫朴。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难。先王言之尚矣。居家观其孝友。乡党取其诚信。出入观其志义。忧难取其知谋。烦之以事。以观其能。临之以义。以察其度。始于学校。抡于州里。告诸六事。而后贡之于王庭。其在汉家。尚犹然矣。州郡积其功能。而为五府

所辟。五府举其掾属。而升于朝廷。三公得参除署尚书。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关者众。一贤之进。其课也详。故能官得其人。鲜有败事。晋魏反是。所失宏多。子野所论。盖区区之宋耳。犹谓不胜其弊。而况于当今乎。今不待州县之举。直取于书判。恐非先德行而后言语之意也。臣又闻汉书。张耳陈余之宾客厮役。皆天下俊杰。彼之蕞尔。犹能若斯。况以今国家而不建长久之策。为无穷之根。尽得贤取士之术。而但顾望魏晋之遗风。留意周隋之末事。臣窃惑之。伏愿依周汉之规。以分吏部之选。即望所用精详。鲜于差失。秘书省正字陈子昂上疏曰。臣伏见陛下忧勤政治。而未以刺史县令为念。臣何以知陛下未以刺史县令为念。窃见吏部选人。补县令。如补一县尉耳。但以资次考第。从官洊历即补之。不论贤良德行。何能以化民。而拔擢见补者。纵使吏部侍郎时有知此弊。而欲超越用人。则天下小人。已嚣然相谤矣。所以然者。习于常也。所以天下庸流。皆任县令。庸流一杂。贤不肖莫分。但以资次为选。不以才能得职。所以天下凌迟。百姓无由知陛下圣德勤劳夙夜之念。但以愁怨。以为天子之令使如是也。自有国以来。此弊最深。而未能除也。神龙元年。李峤韦嗣立同居选部。多引用权势。求取声望。因请置员外官一千余员。由是侥幸者趋进。其员外官悉依形势。与正官争事。百司纷竞。至有相殴击者。及峤复入相。乃深悟之。见朝野喧议。乃上疏曰。自宝命中兴。鸿恩溥被。唯以爵赏为惠。不择才能任官。授职加阶。朝迁夕改。正阙不足。加以员外。非复求贤助治。多是为人择官。接武随肩。填曹溢府。无益政化。虚请俸禄。在京则府库为之殚竭。在外则黎庶被其侵渔。伏愿微惜班荣。稍减除授。使匪服之议。不兴于圣朝。能官之谣。复光于曩载。

上元元年。刘峣上疏曰。臣闻论语有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岂有使父养子。而忧不得所者哉。今国家以吏部为铨衡。以侍郎为藻鉴。镜所鉴者貌也。妍媸可知。衡所平者法也。年劳可验。至于心之善恶。何以取之。取之不精。必贻后患。今选曹以检勘为公道。以书判为得人。夫书判者。以观其智也。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可使从政者欤。不可使之而或任之。是贻患于天下也。如有德行侔于甲科。书判不能中的。其可舍之乎。况于书判。借人者众矣。求士本于乡闾者。可谓至矣。且人不孝于其亲者。岂有忠于君乎。不友于兄弟者。岂肯顺于长乎。不恤于孤遗者。岂肯恤百姓乎。不义而取财者。岂有不犯赃乎。不直而好讼者。岂肯守恒乎。强悖而任气者。其肯惠和乎。博奕而畋游者。其肯贞廉乎。不以辱为辱者。其肯敬慎乎。荐士无此病。则可任之以官也。

开元三年。左拾遗张九龄上疏曰。古之选用。取其声称。或遥闻辟召。或一见任之。是以士修素行。而流品不杂。臣以为吏部始造簿书。以备人之遗忘。今反求精于案牍。不急于人才。亦何异遗剑中流。而刻舟以记。去之弥远。可为伤心。凡有称吏部之能者。则曰从县尉于主簿。从主簿于县丞。斯选曹执文而善知官次者也。唯论合与不合。不论贤与不贤。大略如此。岂不谬哉。臣以为选部之弊。在不变法。变法之易。在陛下涣然行之。夫以一诗一判。定其是非。适使贤人君子。从此遗逸。斯亦明代之阙政。有识者之所叹息也。

十三年十二月。封岳回。以选限渐迫。宇文融上策。请吏部置十铨。礼部尚书苏颋。刑部尚书韦抗。工部尚书卢从愿。右散骑常侍徐坚。御史中丞宇文融。朝集使蒲州刺史崔林。魏州刺崔沔、荆州长史韦虚心。郑州刺史贾曾。怀州刺史王丘等十人。当时榜诗云。员外却题铨里榜。尚书不得数中分。尚书裴漼。员外郎张均。其年。太子左庶子吴兢上表谏曰。臣闻易称君子思不出其位。言各止其所。不侵官也。此实百王准的。伏见敕旨。令刑部尚书韦抗等十人。分掌吏部铨选。及试判将毕。遽召入禁中决定。虽有吏部尚书及侍郎。皆不得参议其事。议者皆以陛下曲受谗言。不信于有司也。然则居上临民之道。经邦纬俗之规。必在推诚。方能感物。抑又闻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故汉光武置赤心于人腹。良有旨哉。昔魏明帝尝卒至尚书省。尚书令陈矫跪问曰。陛下欲何之。

帝曰。欲案行省司文簿。矫曰。此是臣之职分。非陛下所宜临。若臣不称职。则宜就黜退。陛下宜还宫。帝惭。回车而反。又陈平丙吉者。汉家之宰相。尚不对钱谷之数。不问路死之人。故知自天子至于卿士。守其职分。而不可侵越也。况我大唐万乘之君。卓绝千古之上。岂得下行选曹之事。顿取怪于朝野乎。凡是选人书判。并请委之有司。仍停此十铨分选。依旧以三铨为定。

天宝十载。吏部选才多滥。选人刘乃献议于知铨舍人宋昱曰。虞书称知人则哲。能官人则巍巍。唐虞举以为难。今夫吏部既始之以抡才。终之以授位。是则知人官人。斯为重任。昔在禹稷皋陶之众圣。犹曰载采采有九德。考绩以九载。近代主司。独委一二小冢宰。察言于一幅之判。观行于一揖之内。古今迟速。何不侔之甚哉。夫判者。以狭辞短韵。语有定规为体。犹以一小冶而鼓众金。虽欲为鼎为镛。不可得也。故曰。判之在文。至局促者。夫铨者。必以崇文冠首。媒耀为贤。斯固士之丑行。君子所病。若引周公尼父于铨庭。则虽图书易象之大训。以判体措之。曾不及徐庾。虽有渊默罕言之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啬夫。呜呼。彼干霄蔽日。诚巨树也。当求尺寸之材。必后于椽杙。龙吟虎啸。诚希声也。若尚颊舌之感。必下于¨黾。观察之际。能不悲夫。执事虑过龟策。文含雅诰。岂拘以琐琐故事。曲折因循哉。诚能先咨以政事。次征以文学。退观其治家。进察其临节。则庞鸿深沉之士。亦可以窥其门户矣。

贞元四年八月。吏部奏。伏以艰难以来。年月积久。两都士类。散在远方。三库敕甲。又经失坠。因此人多罔冒。吏或诈欺。分见官者。谓之擘名。承已死者。谓之接脚。乃至制敕旨甲。皆被改张毁裂。如此之色。其类颇多。比来因循。遂使滋长。所以选集加众。真伪混然。实资检责。用甄泾渭。谨具由历状样如前。伏望委诸州府县。于界内应有出身以上。便令依样通状。限敕牒到一月内毕。务令尽出。不得遗漏。其敕令度支急递送付州府。州司待纳状毕。以州印印状尾。表缝相连。星夜送观察使。使司定判官一人。专使勾当都封印。差官给驿递驴送省。至上都五百里内。十二月上旬到。千里外。中旬到。每远校一千里外。即加一旬。虽五千里外。一切正月下旬到。尽黔中岭南。应不合北选人。不纳文状限。其状直送吏曹。不用都司发。人到日。所司造姓攒勘合。即奸伪必露。冤抑可明。如须盘问。即下所在州府责状。其隐漏未尽。及在远不及期限者。亦任续通。依前观察使与送所在勘责。必有灼然逾滥。事迹着明。据轻重作条件商量闻奏。庶稍澄流品。永息逾滥。敕旨。依奏。

六年二月诏。吏部续流选人新授官者。至来年二月之任。初。吏部侍郎刘滋李纾。以去冬选人无缺员。乃奏请代贞元五年授官计日成考者。三百五十员。令至今年八月之任。议者非之。于是谏议大夫韩章抗疏曰。窃见去年选授官者。多以六月七月方至任所。扶老携幼。不远数千里。以就一官。到纔经年。遂见停替。又见在留中人多者。有注贞元四年阙者。准格。至来年正月赴任。其续流人注五年缺者。遽以今年八月便任。一等用阙。两等授官。五年阙者授替在前。四年阙者授仍在后。事皆非允。理实可矜。今制命已行。难于改易。其所授官人。请令至来年二月赴任。从之。

元和八年十二月。吏部奏。比远州县官。请量减选。四选五选六选。请减一选。七选八选。请减两选。十选十一选十二选。各请减三选。伏以比远处都七十五州。选人试后。惧不及限者。即状请注拟。虽有此例。每年不过一百余人。其比远州县。皆是开元天宝中仁风乐土。今者或以俸钱减少。或以地在远方。凡是平流。从前不注。至若劝课耕种。归怀逃亡。其所择才。急于近地。有司若不注授。所在唯闻假摄。编甿益困。田土益荒。请减前件选。敕旨。宜依。

十一年九月。中书门下奏。字人之官。从古所重。遂许闻荐。冀得循良。其或不依节文。虚指事迹。既开缪举之路。是扇幸求之风。望自今已后。所举人事迹与节文不同。及检勘无据。并到官后不称职。及有负犯等事。并请量轻重坐其举主。轻则削夺。重则贬谪。伏以前后敕文。虽有条约。比来铨核。多务因循。今重申明。所期画一。其举人到省后。所司检勘。如与节文不同。仰具事由并举主名衔申中书门下。如所司卤莽。便与判成。察知事状违越。则所司与举主同坐。从之。

宝历二年十二月。吏部奏。伏以吏部每年集人。及定留放。至于注拟。皆约阙员。近者入仕岁增。申阙日少。实由诸道州府所奏悉行。致令选司士子无阙。贫弱者冻馁滋甚。留滞者喧诉益繁。至有待选十余年。裹粮千余里。累驳之后。方敢望官。注拟之时。别遇敕授。私惠行于外府。怨谤归于有司。特望明立节文。令自今以后。诸司诸使天下州府。选限内不得奏六品以下官。敕旨。依奏。

太和七年五月敕节文。县令。录事。参军。如在任绩效明着。兼得上下考及清白状陟状者。许非时放选。仍优与处分。其余官见任。得上下考。与减三选。如本官两选以下者同。非时人例处分。

开成二年四月。中书门下奏。天下之治。在能官人。古今以还。委重吏部。自循资授任。衡镜失权。立格去留。簿书得计。比缘今年三月。选事方毕。四月已后。方修来年格文。五月颁下。及到远地。已及秋期。今请起今月与下长定格。所在府州。榜门晓示。其前资官。取本任解黄衣。本贯解一千里内。三月十日解到省。二千里三千里递加十日。并本州赍送。选人发解讫。任各归家。其年七月十五日。齐于所住府。看吏部长榜。定留放。其得留人。并限其年十二月十日齐到省试注唱。正月内。铨门开。永为定例。如其年合用阙少。选人文书无违犯可较。则于本色阙内。先集选深人年长人。其余既无缺可集。南曹但为判成榜。示所住州府。许次年取本住州府公验。便依限赴集。更不重取本住本贯解。旧格已久。不便更改。事遂不行。

四年四月敕。吏部去冬粟错。及长名驳放选人等。如闻经冬在京。穷悴颇甚。街衢接诉。有可哀矜。宜委吏部检勘。条流铃辖。如非逾滥。正身不到。欠考欠选。大段瑕病之外。即与重收。以比远残阙注拟。不得用平留阙。如员阙不相当。不唱不伏官者。便任冬集。不复更论诉限。如未经中书门下陈状。敕下后。不得续收。今冬已后。不得以为例。

会昌六年五月赦书节文。吏部三铨选士。祇凭资考。多匪实才。许观察使刺史。有奇绩异政之士。闻荐试用。

大中六年五月敕。大功以上亲。连任停解。如已得资者。依本官选数集。如未得资。及未上并同非时人例放选。

天佑二年四月敕。应天下府州令录。并委吏部三铨注拟。自四月十一日以后。中书并不除授。或诸道荐奏量留。即度可否施行。

掌选善恶

贞观元年。温彦博为吏部郎中。知选事。意在沙汰。多所摈抑。而退者不伏。嚣讼盈庭。彦博唯骋辞办。与之相诘。终日喧扰。颇为识者所嗤。

四年。杜如晦临终。请委选举于民部尚书戴胄。遂以检校吏部尚书。及在铨衡。抑文雅而奖法吏。不适输辕之用。物议以为刻。

五年。杨铨为吏部侍郎。铨叙人伦。称为允当。然而抑文雅。进黠吏。观时任数。颇为时论所讥。

八年十一月。唐皎除吏部侍郎。尝引人铨问何方便稳。或云。其家在蜀。乃注与吴。复有云。亲老先任江南。即唱之陇右。论者莫能测其意。

十七年。杨师道为吏部尚书。师道贵公之子。四海人物。未能委练。所署用多非其才。而深抑势贵。及其亲党。将以避嫌。时论讥之。又其年。吏部尚书高季辅知选。凡所铨综。时称允协。十八年。于东都独知选事。太宗赐金背镜一面。以表其清鉴焉。

龙朔二年。司列少常伯杨思元。恃外戚之贵。待选流多不以礼。而排斥之。为选者夏侯彪所讼。而御史中丞郎余庆弹奏免官。中书令许敬宗曰。固知杨吏部之败。或问之。敬宗曰。一彪一狼。共着一羊。不败何待。

总章二年。司列少常伯李敬元。典选累年。铨综有序。天下称其能。参选者岁有万人。每于街衢见之。莫不知其姓名。其被放有诉者。即陈其书判错失。及身曾负殿。略无差舛。时人服其强记。莫之敢欺。

宏道元年十二月。吏部侍郎魏克己。铨综人毕。放长榜遂出得留人名。于是衢路喧哗。大为冬集人援引指擿。贬为太子中允。遂以中书舍人邓元挺替焉。元挺无藻鉴之目。又患消渴。选人因号为邓渴。

如意元年九月。天官郎中李至远知侍郎。时有选人姓刁。又有王元忠并被放。乃密与令史相知。减其点画。刁改为丁。王元忠改为士元中。拟授官后。即加文字。至远一览便觉曰。今年铨覆数万人。总识记姓名。安有丁士者。此刁某王某也。遽穷其奸。登时承服。省中以为神明。

长寿二年九月。许子儒除吏部侍郎。性无藻鉴。所视铨综。皆委令史纵直。谓直曰。汝平配也。

久视元年七月。顾琮除吏部侍郎。时多权幸。好行嘱托。琮性公方。不堪其弊。尝因官斋至寺。见壁上画地狱变相。指示同行曰。此亦称君所为。何不画天官掌选耶。

景龙三年。郑愔与崔湜同执铨管。数外倍留人。及授拟不遍。即探用三考。二百日阙。夏不行。又用两考。二百日阙。朝注夕改。无复准定。选人得官。乃有三考不得上者。有一人索远。得校书郎。其或未能处置者。即给公验。谓之比冬。故选司纲维紊乱。以崔郑为口实。自后颇难纲纪。

景云元年。卢从愿为吏部侍郎。精心条理。大称平允。其冒名伪选。及虚增功状之类。皆能擿发其事。典选六年。颇有声称。时人云。前有裴马。后有卢李。谓裴行俭。马戴。李朝隐。

开元十一年十二月。吏部侍郎崔林。以旧例有远恶官六七百员。常不用。此冬因选深人。以此阙铨。日对面注。各得稳便。不入长名。用此远阙都尽。

查看更多新书　请上宗教吧

十八年。苏晋为吏部侍郎。而侍郎裴光庭每过官应批退者。但对众披簿。以朱笔点头而已。晋遂榜选院云。门下点头者。更引注拟。光庭以为侮己。不悦。时有门下主事阎麟之为光庭心腹。专知吏部过官。每麟之裁定。光庭随口下笔。时人语曰。麟之手。光庭口。

天宝元年冬选。六十四人判入等。时御史中丞张倚男奭判入高等。有下第者尝为蓟令。以其事白于安禄山。禄山遂奏之。至来年正月二十一日。遂于勤政楼下。上亲自重试。惟二十人比类稍优。余并下第。张奭不措一词。时人谓之曳白。吏部侍郎宋遥。贬武当郡太守。苗晋卿贬安康郡太守。考官礼部郎中裴朏。起居舍人张烜。监察御史宋昱。左拾遗孟国朝。并贬官。

十一载十一月。杨国忠为右相。兼吏部尚书。奏请两京选人。铨日便定留放。无长名。于宅中引注。虢国垂帘观之。或有老病丑陋者。皆指名以笑。虽士大夫亦遭诟耻。故事。兵部注官讫。于门下过。侍中给事中省不过者。谓之退量。国忠注官。呼左相陈希烈于坐隅。给事中列于前曰。既对注拟。即是过门下了。希烈等腹非而已。侍郎韦见素张倚。皆见衣紫。与本曹郎官。藩屏外排比案牍。趋走谘事。乃谓帘中杨氏曰。两个紫袍主事何如。杨乃大噱。选人郑昂等。附会其旨焉。二十余年。人率铨于勤政楼设斋帘。为国忠立牌于尚书省南。所注吏部三铨选人。务专鞅掌。不能躬亲。皆委与令史及孔目官为之。国忠但押一字。犹不可遍。

贞元九年正月。御史中丞韦贞伯劾奏。称吏部贞元七年冬以京兆府逾滥解送之人。已授官总六十六人。或有不到京铨试。悬授官告。文按选格铨状。选人自书。试日书迹不同。即驳放殿选违格文者。皆不覆验。及降资不尽。或与注官。伏以承前选曹乖误。未有如此。遂使衣冠以贫乏待缺。奸滥以贿赂成名。非陛下求才审官之意。由是。刑部尚书刘滋以前吏部尚书。及吏部侍郎杜黄裳。皆坐削阶。

太和二年三月。都省奏。落下吏部三铨注今春二月旨甲内超资官洪师敏等六十七人。敕。都省所执是格。铨司所引是例。互相陈列。颇似纷纭。所贵清而能通。亦由议事以制。今选已满。方此争论。选人可哀。难更停滞。其三铨已授官。都省落下者。并依旧注。重与团奏。仍限五日内毕。其如官超一资半资。以今授稍优者。至后选日。量事降折。尚书侍郎注拟不一。致令省都以此兴词。郑絪丁公着。宜罚一季俸。东铨所落人数较少。杨嗣复罚两月俸。其今年选格。仍分明标出近例。冀绝侥求。时尚书左丞崔宏景。以吏部注拟。多不守文。选人中侥幸者众。纠案其事。落下甲敕。选人辈惜已成之官。经宰相喧诉。故特降此勒。

吏曹条例

总章二年四月一日。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始设长名榜。引铨注期限等法。又定州县升降官资高下。以为故事。仍撰谱十卷。

其年十一月。吏部侍郎李敬元。委事于员外郎张仁祎。仁祎有识略吏干。始造姓历。改修状样铨历等程序。敬元用仁祎之法。铨综式序。仁祎感国士见委。竟以心劳呕血而死。

开元十八年四月十一日。侍中兼吏部尚书裴光庭奏。用循资格。至二十一年。光庭薨。中书令萧嵩与光庭不协。以循资格取士不广。因奏事言之。六月二十八日诏。古者。诸侯举士。必本于乡曲。府庭署吏。亦先于行能。所以人自检修。官无败政。及乎魏承汉弊。权立九品。今之吏部。用是因循。入仕寖多。为法转密。然于济治求才。未闻深识。持衡

处事。徒具繁文。朕寤寐永怀。每以惆怅。夫琴瑟不调者。改而更张。法令不便者。义复何异。顷者。有司限数。及拘守循资。遂令铨衡。不得拣拔天下贤俊。屈滞颇多。凡人三十始可出身。四十乃得从事。更造格限。分品为差。若如所制之文。六十尚不离一尉。有材能者。始得如此。稍敦朴者。遂以终身。由是取人。岂为明恕。自今以后。选人每年。总令赴集。依旧以三月三十日为限。其中有才优业异。操行可明者。一委吏部临时擢用。贵于取实。何限常科。虽远郡下寮。名迹稍着。亦须甄拔。令其劝勉。俾人思为善之利。俗知进取之途。朕所责成。实在吏部。可举其大略。令有所依。比者。流外奏甲。仍引过门下。簿书堆盈于琐闼。胥吏填委于掖垣。岂是合宜。过为烦碎。自今以后。亦宜依旧。

二十八年八月。以考功贡院地置吏部南院。以置选人文书。或谓之选院。其选院本铨之内。至是移出之。东都至二十一年七月。以太常园置之。

二十二年七月六日。吏部尚书李嵩奏曰。伏见告身印与曹印文同。行用参杂。难以区分。望请准司勋兵部印文。加告身两字。从之。

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敕。王子未出合者。侍讲。侍读。侍文。侍书。并取见任官充。经三周年放选。与处分。习艺馆诸色内教。通取前资及常选人充。经二年已上。选日。各于本色量减两选与处分。左右卫三卫及五品以上子弟。经七年。杂卫三卫经八年。勋官经九年。并放选。与处分。

贞元二年三月。吏部奏。伏准今年二月十三日敕。除台省常参官。余六品已下。并准旧例。都付本司处分者。其六品以下选人中。有人才书判。无阙相当。承前准格。皆送中书门下。又立功状奏请。要有褒扬等令。并委本司注拟。即不同常格选人。若无阙相当。一一令待续阙。事即停滞。必招喧诉。应缘功状。及非时与官。合授正员额。并选限内无阙注拟者。伏请量事计日。用成三考阙。如临时人数稍多。注拟不足。灼然须处置发遣。即请兼用两考以上得资阙。并量人才资序注拟讫。准敕送中书门下详定可否。其六品以下。有官资稍高。合入五品。纵非五品。亦请依前送名。敕旨。两考阙不在用限。其三考阙。如非当年准格令用。除别敕授官人外。亦不在用限。如阙员不足选人。事须处分者。临时奏听进止。余例依。其年三月敕旨。五品官。准式不合选补。使注拟。宜付吏部检勘讫。送中书门下。其据资叙。却合授六品已下官。任便处分。

其年五月。吏部奏。伏准贞元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敕。诸州府及京五品已上官停。使下郎官御史等。宜付所司。作条件闻奏者。缘诸色功优。非时授官。阙员稍多。请作节限许集。上州刺史。两府少尹。四赤令。停替后。请许一月内于都省陈牒纳文状毕。检勘同具由历。每至月终。送名中书门下。仍请不试。太原。河中。凤翔。江陵。成都。兴元府少尹赤令。及京兆鴘赤令。中下州刺史。诸使下停减郎官御史等停官。当年并听集。六品以下常参官。以理去任者。当年听集。具员官京兆府先申中书门下省。检勘未成失文历者。其中先东西在远。不及选集。并请依后件合集人限。所在陈牒。随例赴集。选人有明经。进士。道举。明法出身。无出身人有经制举。宏词拔萃及第。判入等清白状。并有上下考校奏成。及孝义名闻。制及敕褒奖者。或曾任郎官。御史。起居。补阙。拾遗。太常博士。两府判司。两府畿赤官。使下郎官。观察使。节府。都团练。都防御。度支。水陆运盐铁使。留守判官。支使推官。书记等。制敕分明。贞元元年十二月已前离任者。一切听集。并六府少尹鴘赤令。并不在试例。应未及一考已下。被替丁忧服满。废省。患解侍亲。并隔绝不上州府县升降等官。并听当集。缘未得资望。准六品已下选人例。所试状纵入下等。望临时据人材定留放。其违程不上人。经免殿者。听集。仍却还本道本色官。应准格未合集人。其中有文词宏赡。学术精通。灼然为人所知。亦任于所在府州陈状。本州长官。精

加选择。堪奖拔者。具解申送。依例赴集。至省审加考核。有才实相副。别状送名。如有逾滥。其本州署申解牒本判官。量事科罚。四品官中。有衰疾情愿任致仕官者。但是正员官。不限考数。任于所在州府陈牒。依合集人状样通由历。准前送本道察观察使上省。不用身到礼部。附学官先及第人荐关吏部者。并听集。准例试状定留放。应集合试官。并望准旧例状一道。仍准建中二年格例。及大历十一年六月敕。请条委左右仆射兵部尚书侍郎同考试。其状考入上等。具名所试状。依限送中书门下。其考入下等者。任还。

十一年十月。罢吏部兵部司封司勋写急获告身。凡九十员。

二十三年五月。齐抗以太常卿代郑余庆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先时。每岁吏部选人试判。别奏官考覆。第其上下。既考。中书门下覆奏。择官覆定。寖以为例。抗为相。乃奏言吏部尚书已是朝廷精选。不宜别差考官重复。其年他官考判讫。俾吏部侍郎自覆。明年。遂不置考判官。盖因抗所论奏也。

太和六年八月敕旨。凡权知授官。皆缘本资稍优。未合便得藉才。不遽擢用。故且权知。若通计五考。即便同正授。极为侥幸。自今以后。应请州府五品长马权知正授。通计六考满停。其勒留官如有未满六考。停给课料者。便准此却与支给。

四年五月。中书门下奏。准太和元年九月敕。厘革两畿及诸州县官。唯山剑三川峡内。及诸州比远。许奏县令录事参军。其余并停。自敕下以来。诸道并有奏请。如沧景德棣。敕后已三数员。伏以敕令颁行。不合违越。苟有便宜。则须改张。自今以后。山剑三川峡内。及诸道比远州县官。出身及前资正员官人中。每道除令录事外。望各许奏三数员。如河北诸道沧景德棣之类。经破荡之后。及灵夏邠宁麟坊等州。全无俸料。有出身及正员官。悉不肯去。吏部从前多不注拟。如假摄有劳。望许于诸色人中。量事奏三数员。其余勒约及期限。并请依太和元年九月十九日敕处分。从之。

其年七月。吏部应远道州县课料钱元额。计料支给。不得更欠折。当司据料前钱定数。牒示选人使知委。敕旨。宜依。

五年六月敕。南曹检勘。废置详断。选人傥有屈事。足以往覆辨明。近年以来。不问有理无理。多经中书门下接诉。致令有司失职。莫知所守。选人踰分。唯望哀矜。若无条约。恐更滋甚。起今以后。其被驳选人。若已依期限。经废置详断不成。自谓有屈。任经中书门下陈状。状到吏部后。铨曹及废置之吏。更为详断。审其事理。可收即收。如数至三人已上。废置郎官请牒都省罚直。如至十人已上。具事状申中书门下处分。如未经废置详断。公然越诉。或有已经详断不错。辄更有投论者。选人量殿两选。当日具格文榜示。冀无冤滥。亦免幸求。

八年正月敕。吏部疏理诸色入仕人等。令勘会诸司流外令史。府史。掌固。礼生。楷书。医工。及诸司流外令史等。总一千九百七十二员。六百五十七员请权停。一千三百一十五员。请令诸司守缺。除见在外。以后不得更置。委御史台察访。

开成二年六月。吏部南曹奏。准今年五月敕。长定选格。加置南曹郎一人。别制印一面。敕旨。依奏。

会昌五年七月敕。应在京百司官典优成授官人等。既云趋吏执举。簿书优成。命官须居散秩。近日僭越殊甚。条紊旧规。累资或至于登朝。班序岂容于杂类。自今以后。如有改转官。宜止于中下州长史司马。但不令登朝。事贵得体。永为例程。

天佑三年四月十九日。吏部奏。今后选人。如是格式申送员阙。任其稳便去处请官。不得妄指射诸道。假满抛官不到任。停留官元阙。及违程不上月限等阙。从之。

唐会要卷七十五

选部下

选限

武德初。因隋旧制。以十一月起选。至春即停。至贞观二年。刘林甫为吏部侍郎。以选限既促。选司多不究悉。遂奏四时听选。随到注拟。当时以为便。

贞观十九年十一月。马周为吏部尚书。以吏部四时持衡。略无暇休。遂奏请取所由文解。十月一日赴省。三月三十日铨毕。按工部侍郎韦述唐书云。贞观八年。唐皎为吏部侍郎。以选集无限。随到补职。时渐太平。选人稍众。请以冬初。一时大集。终季春而毕。至今行用之。诸史天云是马周。未知孰是。两存焉。

开元二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吏部尚书裴光庭奏。文武选人。承前三月三十日始毕。比团甲已至夏末。自今已后。并正月三十日内团甲。二月内毕。至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萧嵩奏。吏部选人。请准旧例。至三月三十日团甲毕。

贞元八年春。中书侍郎平章事陆贽。始复令吏部每年集选人。旧事。吏部常每年集人。其后遂三数年一置选。选人并至。文书多。不可寻勘。真伪纷杂。吏因得大为奸巧。选人一蹉跌。或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阙者。或累岁无人。贽令吏部分内外官为三分。计阙集人。岁以为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称之。

十五年六月敕。吏部奏。选人依前三月三十日已前团奏毕。其流外兵部礼部举人等。专委郎官。恐不详审。共为取舍。适表公平。每至流放之时。皆尚书侍郎对定。既上下检察。务在得人。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敕。今后宗正寺修选图谱官。知匦使判官。至考满日。各宜减两选也。

藻鉴非因铨选。藻鉴附。

武德七年。高祖谓吏部侍郎张锐曰。今年选人之内。岂无才用者。卿可简试。将来欲縻之好爵。于是遂以张行成张知运等数人应命。时以为知人。裴行俭为吏部侍郎。时李敬元盛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等。为之延誉。引以示裴行俭。行俭曰。才名有之。爵禄盖寡。杨应至令长。余并鲜能令终。是时苏味道。王剧未知名。因调选。行俭一见。深礼异之。仍谓曰。有晚生子息。恨不见其成长。二公十数年。当居衡石。愿记识此辈。其后果如其言。行俭尝引偏裨将。有程务挺。张虔勖。崔智　。王方翼。党令毗。刘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齿常之。尽为一时之名将。

证圣元年。刘奇为吏部侍郎。注张文成。司马锽为监察御史。二人因申屠玚以谢之。奇正色曰。举贤自无私。二君何为见谢。

圣历二年。吏部侍郎郑杲。注韩复为太常博士。元希声京兆士曹。尝谓人曰。今年掌选。得韩元二子。则吏部不负朝廷矣。

景云二年。卢从愿为吏部侍郎。杜暹自婺州参军调集。补郑县尉。后为户部尚书。从愿自益州长史入朝。暹立在卢上。谓曰。选人定如何。卢曰。亦由仆之藻鉴。遂使明公展千里足也。

开元八年七月。王丘为吏部侍郎。拔擢山阴尉孙逖。桃林尉张镜微。湖城尉张普明。进士王泠然。李昂等。不数年。登礼闱。掌纶诰焉。

十一年十二月。吏部侍郎崔林掌铨。收选人卢怡。裴登复。于儒卿等十数人。无何。皆入台省。众以为知人。

武德初。李绩得黎阳仓。就食者数十万人。魏征。高季辅。杜正伦。郭孝恪。皆客游其所。一见于众人之中。即加礼敬。及平武牢。获郑州长史戴胄。即释放。推荐之。当时以为有知人之鉴。

永徽元年。中书舍人薛元超。好汲引寒微。尝表荐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义方。孟利贞十余人。时论称美。

圣历初。狄仁杰为纳言颇以藻鉴自任。因举桓彦范。敬晖。崔元暐。张柬之。袁恕己等五人。后皆有大勋。复举姚元崇等数十人。悉为公相。圣历中。则天令宰相各举尚书郎一人。仁杰独荐其子光嗣。由是拜地官员外。莅事有声。则天谓之曰。祁奚内举。果得人也。

长安二年。则天令雍州长史薛季昶择寮吏堪为御史者。季昶以问录事参军卢齐卿。举长安县尉卢怀慎。季休光。万年县尉李乂。崔湜。咸阳县丞倪若水。盩厔县尉田崇璧。新丰县尉崔日用。后皆至大官。

景云二年。御史中丞韦抗加京畿按察使。举奏奉天县尉梁日升。新丰县尉王倕。金城县尉王冰。华原县尉王焘为判官。其后皆著名位。

其年。朔方总管张仁愿。奏用监察御史张敬忠。何鸾。长安县尉寇泚。●县尉王易从。始平县主簿刘体微。分判军事。义乌县尉赵良贞为随军。后皆至大官。

先天元年。侍中魏知古尝表荐洹水县令吕太一。蒲州司功参军齐澣。右内率府骑曹柳泽。及为吏部尚书。又擢密县尉宋遥。左补阙袁晖。封希颜。伊阙县尉陈希烈。后咸居清要。

开元元年。卢齐卿为幽州刺史。时张守珪为果毅。特礼接之。谓曰。十年内当知节度。果如其言。

杂处置

干封三年十月敕。司戎诸色考满。又选司诸色考满入流人。并兼试一经一史。然后授官。

咸亨三年正月十八日。许雍洛二州人任本郡官。

天册元年十月二十二日敕。品藻人物。铨综士流。委之选曹。责成斯在。且人无求备。用匪一途。理当才地并升。轮辕兼授。或收其履历。或取其学行。糊名考判。立格注官。既乖委任之方。颇异铨衡之术。朕厉精思化。侧席求贤。必使草泽无遗。方员曲尽。改弦易调。革故鼎新。载想缉熙之崇。式伫清通之效。其常选人自今已后。宜委所司依常例铨注。其糊名入试。及令学士考判。宜停。

神功元年十月敕。选司抑塞者。不须请不理状。任经御史台论告。不得辄于选司喧诉。有凌突选司。非理喧悖者。注簿量殿。尤甚者。仍于省门集选人决三十。仍殿五六选。

其年闰十月二十五日敕。八寺丞。九寺主簿。诸监丞簿。城门符宝郎。通事舍人。大理寺司直。评事。左右卫千牛卫。金吾卫。左右率府。羽林卫长史。太子通事舍人。亲王掾属。判司。参军。京兆。河南。太原判司。赤县簿尉。御史台主簿。校书。正字。詹事府主簿。协律郎。奉礼。太祝等。出身入仕。既有殊途。望秩常班。须从甄异。其有从流外及视品官出身者。不得任前官。其中书主书。门下录事。尚书都事七品官中。亦为紧要。一例不许。颇乖劝奖。其考词有清干景行。吏用文理者。选日简择。取历十六考已上者。听量拟左右金吾长史及寺监丞。

圣历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敕。选人无故。三试三注唱不到者。不在铨试重注之例。其过门下三引。不过者。亦不在更注之限。

三年正月三十日敕。监察御史。左右拾遗。赤县簿尉。大理评事。两畿县丞主簿尉。三任已上。及内外官经三任十考以上。不改旧品者。选叙日。各听量隔品处分。余官必须依次授任。不得超越。

大足元年正月十五日敕。选人应留。不须要论考第。若诸事相似。即先书上考。如书判寥落。又无善状者。虽带上考。亦宜量放。

开元二年二月十八日敕。繁剧司阙官。有灼然要籍者。听牒选司。于应得官人内。据材用资历相当者先补拟。

三年六月八日敕。吏部铨选。委任尤重。比虽守职。务在循常。既限之以选劳。或失之于求士。宜选日拔擢一二人。不须限资次放。

四年六月十九日敕。六品以下官。令所司补授员外郎御史。并余供奉。宜进名授敕

其年七月敕。如闻黔州管内州县官员多阙。吏部补人。多不肯去。成官已后。或假解。或从征。考满得资。更别铨选。自余管蛮獠州。大率亦皆如此。宜令所司。于诸色选人内。即召补。并驰驿发遣。至州。令都府勘到日申所司。如有迟违。牒管内都督决六十。追毁告身。更不须与官。

其年九月十二日敕。诸色选人纳纸保后五日内。其保识官各于当司具名品。并所在人州贯头衔。都为一牒。报选司。若有伪滥。先用缺。然后准式处分。

需要更多资料　请到本站吧

十一年四月十五日敕。要官儿子。少年未经事者。不得作县官亲民。

十二年。初定兵吏两司员外郎专判南曹。

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敕。比来所拟注官。多不慎择。或以资授。或未适才。宜令吏部每年先于选人内。精加简试。灼然明闲理法者。留拟其评事已上。仍令大理长官相加简择。并不授非其人。

十五年九月敕。今年吏部选人。宜依例糊名试判。临时考第奏闻。

十七年三月敕。边远判官。多有老弱。宜令吏部每年选人内。简择强干堪边任者。随缺补授。秩满。量减三两选与留。仍加优奖。

天宝四载九月二十一日敕。侍郎铨曹。入宿令史加转。

八载六月十六日敕旨。授官宜待攒符。

九载三月十三日敕。吏部取人。必限书判。且文学政事。本自异科。求备一人。百中无一。况古来良宰。岂必文人。又限循资。尤难奖擢。自今以后。简县令。但才堪政理。方圆取人。不得限以书判。及循资格注拟。诸畿望紧上中。每等为一甲。委中书门下察问。选择堪者。然后奏授。大理评事。缘朝要子弟中。有未历望畿县。便授此官。既不守文。又未经事。自今以后。有此色及朝要至亲。并不得注拟。

十一载七月敕。吏部选人书判滥。及杂犯不合得留者。不限选数。并放。除此之外。先后选深人。一概并留。其选深被放人。选浅得留人名。具留放逗留榜。示选人。各令知悉。仍以单状奏闻。不须更起条目。至十二月二日。吏部尚书杨国忠奏。请两京选人集铨日。便定留放。无长名。遂诏文部选人调集者。宜审定格限。令集铨日。各量官资书判状迹。功优据阙合留。对众集便定。其宏词博学。或书判特优。超越流辈者。不须定以选数。听集。武部选人集试日。校第功优。亦对众留放。

十三载三月二十八日敕旨。授官取蜀郡大麻纸一张写告身。

广德元年二月敕。诸州府及县。今后每有阙官。宜委本州府当日牒报本道观察节度。及租庸使。使司具阙由。附便使牒中书门下。送吏部。依阙准式处分。其所阙官。有职务稍重者。委本府长官。于见任及比司官中简择。权令勾当。正官到日停。不得更差前资及白身等摄。吏部及制敕所授官。委中书门下及吏部甲。制敕出后三日内下本州。准令式计程外一月不到。任本州报中书门下吏部用阙。如灼然事故。准敕勒留。不在此限。其违限程人。六品已下。本色内殿一两选。许同会阙不成人例。五品已上。停一二年。其殿选人。诸州诸使不得奏用。

大历元年二月敕。许吏部选人自相举。如任官有犯。坐举主。从吏部侍郎王延昌奏。十二年五月敕。见任中书门下两省五品以上。尚书省三品已上子孙。各授官者。一切拟京官。不得拟州县官。

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大理法官。及太常礼官。宜委吏部每至选时。简择才识相当者。与本司商量注拟。贞元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敕。宜令清资常参官。每年于吏部选人中。各举一人。堪任县令录事参军者。所司依资注拟。便于甲历。具所举官名衔。仍牒御史台。如

到任政理尤异。及无赃犯。事迹明着。所司举录官姓名闻。当议褒贬。仍长名后二十日举。仍永为例程。七月。吏部奏。准今年五月敕节文。缘选人淹留多时。

理且权宜发遣。请量取建中四年授官。至今计日成三考。用阙注拟。其受替人皆于常例稍屈。亦宜量事优偿。委所司选限毕后。具所用阙人名衔闻奏。至选日各减一选。

三年七月。复置吏部小选。

九年十二月制。自今已后。应诸色使行军司马。判官。书记。参谋。支使。推官等。使罢者。如是检校试五品已上。不合于吏部选集。并任准罢使郎官御史例。冬季闻奏。

十三年三月。诏于吏部选人中。简择通事舍人。

十九年七月敕。以关辅饥。罢今岁吏部选集。

元和三年正月。吏部奏。准去年六月敕。元和元年下文状人。但有续阙。即便注拟。元和二年下文状人。均待有两季下续阙。至冬末合收用者注拟。伏以非时选集。见在无多。待阙多年。艰辛转甚。其元年二月十三日已前下文状。应未得官人。并请依当年平选得选留人例。一时注拟。其十月以后。及今年下文状人。如元敕即与处分。亦请准前注拟。其余并请待注平选人毕。有阙相当。便与注拟。如无阙相当。即请许待续阙。敕旨。依奏。

其年三月敕。秘书省。宏文馆。崇文馆。左右春坊。司经局。校书郎。正字。宜委吏部。自今平流选人中。择取志行贞进。艺学精通者注拟。

七年十二月。魏博奏。管内州县官二百五十三员。内一百六十三员见差假摄。九十员请有司注拟。从之。

八年八月。吏部奏。请差定文武官告纸轴之色物。五品已上。用大花异纹绫纸。紫罗里。檀木轴。六品下朝官。装写大花绫纸。及小花绫里。檀木轴。命妇邑号。许用五色笺。小花诸杂色锦褾。红牙碧牙轴。其它独窠绫褾。金银花笺。红牙。发镂轴钿等。除恩赐外。请并禁断。敕旨。依奏。

其年九月。刑部奏。准今年七月二十一日敕。诸色左降官等。经五考满。许量移者。其降贬日授正员官。或无责词。亦是责授。并请至五考满。然后许本任处申阙。并余左降官。缘任处多在遐远。至考满日。其申牒稽迟。致使留滞者。其刺史录事参军等。并请与下考。如满后。虽已申牒。未量移间。其禄料并准天宝贞元两度敕文。依旧支给。其本犯十恶等罪。已有正名。请从旧。从之。

其年十一月敕。有司奏。申光蔡三州州县官。缘给复无税。应支俸料。今量定员额及课料。其六品以下官。仍令吏部于选人中。择优与注拟。每月课料钱。委所司量与支给。其员外课料等。本额待给复年满。一切仍旧。

十二年七月诏。入粟助边。古今通制。如闻定州侧近。秋稼未登。念切饥民。不同常例。有人能于定州纳粟五百石者。放同优比出身。仍减三选。一千石者。无官便授解。褐官。有官者。依资授官。纳二千石者。超两资。如先有出身及官。情愿减选者。每三百石与减一选。

十五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见任正员官充职掌等。比限两考。及授官经二周年已上。方许奏请。然后与依资改转。有才在下位者。不免留滞。请自今已后。诸道使应奏请正员官充职掌。经一年者。即依资与改转。如未周者。即量予同类试官。如此处分。庶将得中。敕旨。依奏。

宝历二年十一月敕旨。京百司应合带职事奏正员官者。自今己后。宜于诸司及府县见任官中选择。便以本官充职。如见任无相当者。即任于其年选人中奏用。便据资历与官。不要更待铨试。仍永为例程。

三年正月。山陵使奏。伏以景陵光陵以来。诸司诸使。所差补押当及杂掌官等。皆据旧例。合得减选。其中有无选可减者便放非时选。吏曹缘是承优放选。例多判成。有过格年深。名身逾滥。赴常选不得者。多求减选职掌。图得非时赴集。因缘优敕。成此幸门。其吏曹为弊颇甚。今请应差前资官充职掌。并不得取选数已过格人。庶绝奸冒。敕旨。依奏。

太和四年七月。吏部奏。当司两铨侍郎厅。伏以吏部居文昌首曹。侍郎为尚书贰职。铨庭所宜顺序。厅事固有等衰。旧以尚书厅之次为中铨。其次为东铨。自干元中。侍郎崔器以当时休咎为虞。奏改中为西诠。以久次侍郎居左。以新次侍郎居右。因循倒置。议者非之。伏请自今以后。以久次侍郎居西铨。以新除侍郎居东铨。敕旨。依奏。

其年七月。吏部奏。三铨正令史。每铨元置七人。今请依太和元年流外铨起请。置五人。减下两人。南曹令史一十五人。今请依太和元年流外铨起请节文。减下三人。奉敕依奏。

五年二月。吏部奏。请量抽太和三年终已来。至今年三月四月以来。得资及计入成三考阙四十五员。伏缘去冬。诸色黄衣参选者。倍多于常年。其间十七人。皆是勋臣贵戚。及常参官子弟。不可任远处州县官。三铨以当年合用阙。方圆发遣之外。每铨各有十余人未得官。今请准元和中及长庆初敕例。据见在人数。量抽前件阙注拟毕。具所用阙闻奏。敕旨。宜依。

其年六月敕。应选人未试以前。南曹驳放后。经废置详断。及准堂判却收。比来南曹据给帖人数。续到续试。铨司更不考判。便同平留选人例注拟。稍涉侥幸。自今以后。应有此色。并请待正月十日。准格详断限毕都引。试判不及格。并杂犯。及续检勘库报。并前选子案不同。并驳放。不任更陈状披诉。及重详断之限。

其年五月。吏部奏。准贞元十八年四月一日敕。诸亲注得外官。欲赴任。自今已后。每年须先奏闻者。今请至时准敕检勘闻奏。其诸亲薨殁。子弟注得外官。准先后敕合奏闻。起自今已后。请更赴集。更不在重奏限。其给解处审勘。仍于家状一一具奏诸亲等第。如违。驳放。敕旨。依奏。其月五日敕。应选人及冬集人子案。门下省检勘毕后。比来更差南曹令史收领。却纳门下甲库。在于公事。颇甚劳扰。自今已后。请勒吏部过院。本令史便自分付甲库。以备他年检勘。请门下省勒甲库令史。每过选照勘收拾。明立文案据。官吏等递相分付。不得妄有破除。南曹申请之时。如有称失落欠少。本令史专知官。准勘检指改违条流例处分。

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中书门下奏。今后请令京兆河南尹及天下刺史。各于本府本道尝选人中。拣勘择堪为县令司录录事参军人。具课绩才能闻荐。其诸州先申牒观察使。都加

考核。申送吏部。至选集日。不要就选场更试书判。吏部尚书侍郎引诣铨曹试时务状一道。访以理民之术。自陈历任以来课绩。令其一一条对。其治识优长者。以为等第。便以大县注拟。如刺史所举。并两人得上下考者。就加爵秩。在任年考已深者。优与进改。其县令录事得上下考。兼绩状者。许非时放选。如犯赃一百贯以下者。举主量削阶秩。一百贯以上者。移守僻远小郡。观察使望委中书门下听奏进止。所举人中。如有两人善政。一人犯赃。亦得赎免。其犯赃官。永不齿录。从之。

开成元年十月中书门下奏。两畿及两京奏六品以下官。除敕授外。并吏部注拟。准太和五年正月二十六日敕。中书门下奏。近敕隔绝诸司奏六品以下官。宽免占吏部阙员。亦稍绝邪滥。其两府司录及尉。知捕贼盗。皆藉干能。用差专任。吏部所注。或虑与事稍乖。自今已后。京兆府及河南府司录及尉。知捕贼盗。据官资合入者充。其余并准太和元年九月十九日敕。及太和四年五月七日敕处分。

会昌二年四月赦文。准太和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敕。进士初合格。并令授诸州府参军。及紧县尉。未经两考。不许奏职。盖以科第之人。必宏理化。黎元之弊。欲使谙详。近者。诸州长史。渐不遵承。虽注县寮。多縻使职。苟从知己。不念蒸民。流例寖成。供费不少。况去年选格。改更新条。许本郡奏官。便当府充职一人。从事两请。料钱虚占。吏曹正员。不亲本任公事。其进士宜至合选年。许诸道依资奏授。试官充职。如奏授州县官。即不在兼职之限。

广明元年敕。吏部选人粟错。及长名驳放者。除身名逾滥。及欠选欠考外。并以比远残阙注拟。

东都选

贞观元年。京师米贵。始分人于洛州置选。

永徽元年。始置两都举。礼部侍郎官号。皆以两都为名。每岁两地别放及第。自大历十二年。停东都举。是后不置。

开耀元年十月。崇文馆直学士崔融议选事曰。关外诸州。道里迢递。洛河之邑。天地之中。伏望诏东西二曹。两京都分简留放。既毕同赴京师。

开元元年十二月。遣黄门监魏知古。黄门侍郎卢怀慎。往东都分知选事。便令拟宋璟为东都留守。摄门监过官。

元和二年九月诏。东都留守赵宗儒。权知吏部。令掌东都选事。铨试毕日停。

太和二年九月敕。吏部今年东都选事。宜令河南尹王播权知侍郎。铨试毕日停。

三年四月敕。东都选事宜权停。

南选

上元三年八月七日敕。桂广交黔等州都督府。比来所奏拟土人首领。任官简择。未甚得所。自今已后。宜准旧制。四年一度。差强明清正五品已上官。充使选补。仍令御史同往注拟。其有应任五品已上官者。委使人共所管督府。相知具条景行艺能政术堪称所职之

状奏闻。

大足元年七月二十九日敕。桂广泉建贺福韶等州县。既是好处。所有阙官。宜依选例省补。

开元八年八月敕。岭南及黔中参选吏曹。各文解每限五月三十日到省。八月三十日检勘使了。选使及选人。限十月三十日到选所。正月三十日内。铨注使毕。其岭南选补使。仍移桂州安置。

其年九月敕。应南选人。岭南每府同一解。岭北州及黔府管内州。每州同一解。各令所管勘责出身由历。选数考课优劳等级。作簿书。先申省。省司勘应选人曹名考第。一事以上。明造历子。选使与本司对勘定讫。便结阶定品。署印牒付选使。其每至选时。皆须先定所拟官。使司团奏后。所司但覆同。即凭进画。应给签告。所司为写。限使奏敕到六十日写了。差专使送付黔桂等州。州司各送本州府分付。

天宝十三载七月敕。如闻岭南州县。近来颇习文儒。自今已后。其岭南五府管内白身。有词藻可称者。每至选补时。任令应诸色乡贡。仍委选补使准其考试。有堪及第者。具状闻奏。如有情愿赴京者。亦听。其前资官并常选人等。有词理兼通。才堪理务者。亦任北选。及授北官。

大历十四年十二月二日敕。南选已差郎官。固宜专达。自今已后。不须更差御史监临。

兴元元年。敕吏部侍郎刘滋。知洪州选事。时京师寇盗之后。天下蝗旱。谷价翔贵。选人不能赴调。仍命滋江南典选。以便江岭之人。时称举职。

其年十一月。岭南选补使右司郎中独孤愐奏。伏奉建中四年九月敕。选补条件所注拟官。便给牒放上。至上都赴吏部团奏。给告身。敕旨。准敕处分。

贞元十二年十一月敕。岭南黔中选。旧例补注讫。给票放上。其俸除手力纸笔团除杂给之外。余并待奏申敕到后。据上日给付。其福建选补司宜停。其桂广泉建福贺韶等州。宜依选例称补。

二年三月。考功员外郎陈归。为岭南选补使。选人留放。注官美恶。违背令文。惟意出入。复供求无厌。邮传患之。监察御史韩参奏劾。得罪配流恩州。

元和二年八月。命职方员外郎王洁。充岭南选补使。监察御史崔元方监焉。

长庆二年正月敕。权停岭南黔中今年选补。

宝历二年二月。容管经略使严公素奏。当州及普宁等七县。乞准广韶贵贺四州例南选。从之。

太和三年敕。岭南选补。虽是旧例。远路行李。未免劳人。当处若有才能。廉使宜委推择。待兵息事简。续举旧章。其南选使。可更停一二年。

七年正月。岭南五管及黔中等道选补使。宜更权停一二年。

开成二年正月。又权停三年。

五年七月。潮州刺史林郇阳奏。州县官请同漳汀广韶桂贺等州吏曹注官。敕旨。潮州是岭南大郡。与韶州略同。宜下吏部。准韶州例收阙注拟。余依。

其年十一月。岭南节度使卢均奏。当道伏以海峤择吏与江淮不同。若非谙熟土风。即难搜求民瘼。且岭中往日之弊是南选。今日之弊是北选。臣当管二十五州。唯韶广两州官寮。每年吏部选授。道途遥远。瘴疠交侵。选人若家事任持。身名真实。孰不自负。无由肯来。更以俸入单微。每岁号为比远。若非下司贫弱令史。即是远处无能之流。比及到官。皆有积债。十中无一。肯识廉耻。臣到任四年。备知情状。其潮州官吏。伏望特循往例。不令吏部注拟。且委本道求才。若摄官廉慎有闻。依前许观察使奏正。事堪经久。法可施行。敕旨。依奏。

附甲

圣历元年二月敕文。武选人检甲历不获者。宜牒中书门下为检。如又不获。若在曹有官。前后相衔可明者。亦听为叙。

开元二年二月敕。诸色出身人铨试讫。应常选者。当年当色各为一甲。团奏给告牒。过百人已上。分不满五人附入甲。

十六年五月敕。诸蕃应授内外文武官。及留宿卫长上者。共为一甲。其放还蕃者。别为一甲。仍具形状年几同为一奏。

十九年四月敕。应授官考校叙功累勋。有失错者。门下省详覆。有凭即为改注。

十八年五月十一日敕。附甲授官无阙者却牒中书门下改拟。

天宝二年十一月敕。诸州医学生等。宜随贡举人例。申省补署。十年与散官。恐年岁深久。检勘无凭。仍同流外例附甲。

大历六年七月。宰臣奏。请自今已后。敕授文武六品以下官。敕出后。附兵部附甲团奏。

贞元五年十二月敕。除常参官及诸使判官等。余并附所司甲。其兵部选人。亦准此。

八年二月户部奏。内外官应直京内百司。及禁中军。并国亲勒留人等。户部侍郎卢征奏。伏以前件直司诸勒留官等。若勒出便带职事。及敕留京官。即合以勒出为上日。外官比敕到为上日。如本司未经奏闻。即合同赴任官例。准贞元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敕。待甲出后。省符到任日。支给俸料者。甲出未带勒留官签符。先下州府交替。理例未免喧争。伏请起今以后。并须挟名勒留。敕到任方为上日。支给料钱。其附甲官有结甲。依前勒留直诸司者。待附甲后。签到州为上日。支给课料。冀塞幸求。庶绝论诉。敕旨。宜依。

冬集

大历十一年五月敕。礼部送进士。明经。明法。宏文生。及崇贤生。道举等。准式。据书判资荫。量定冬集授散其春秋。公羊。谷梁。周礼。仪礼业。人比缘习者校少。开元

中。敕一例冬集。其礼业每年授散。自今以后。礼人及道举明法等。有试书判稍优。并荫高及身是勋官三卫者。准往例注冬集。余并授散。

贡举上

明经所集业附。

上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后上表曰。伏以圣绪出自元元。五千之文。实惟圣教。望请王公以下。内外百官。皆习老子道德经。其明经咸令习读。一准孝经论语。所司临时策试。请施行之。至二年正月十四日明经咸试老子策二条。进士试帖三条。

仪凤三年三月敕。自今已后。道德经孝经并为上经。贡举皆须兼通。其余经及论语。任依恒式。

长寿二年三月。则天自制臣范两卷。令贡举人习业。停老子。

神龙元年二月二日赦文。天下贡举人。停习臣范。依前习老子。

开元十六年十二月。国子祭酒杨玚奏。今之明经。习左氏者十无一二。恐左氏之学废。又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亦请量加优奖。遂下制。明经习左氏。及通周礼等四经者。出身免任散官。至贞元元年五月二日敕。

自今已后。明经习礼记及第者。许冬集。

天宝元年四月三日敕。自今已后。天下应举。除崇元学生外。自余所试道德经。宜并停。仍令所司更别择一小经代之。其年加尔雅。以代道德经。至贞元元年四月十一日敕。比来所习尔雅。多是鸟兽草木之名。无益理道。自今已后。宜令习老子道德经。以代尔雅。其进士亦宜同大经略例帖试。至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国子司业裴肃奏。尔雅博通诂训。纲维六经。为文字之楷范。作诗人之兴咏。备详六亲九族之礼。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今古习传。儒林遵范。其老子是圣人元微之言。非经典通明之旨。为举人所习之书。伏恐稍乖本义。伏请依前加尔雅。奉敕。宜准天宝元年四月三日敕处分。

二年三月。礼月令篇宜冠众篇之首。余旧次之。

三年七月。诏曰。尚书。古先所制。有异于当今。抄写渐讹。转疑于后学。永言刊革。必在从宜。尚书应是古字体。并依今文。

建中二年十月。中书舍人权知礼部贡举赵赞奏。应口问大义明经等。举人明经之目。义以为先。比来相承。唯务习帖。至于义理。少有能通。经术寖衰。莫不由此。今若顿取大义。恐全少其人。欲且因循。又无以劝学。请约贡举旧例。稍示考义之难。承前问义。不形文字。落第之后。喧竞者多。臣今请以所问。录于纸上。各令直书其义。不假文言。既与策有殊。又事堪征证。凭此取舍。庶归至公。如有义策全通者。五经举人。请准广德元年七月敕。超与处分。明经请减二选。伏请每岁甄奖。不过数人。庶使经术渐兴。人知教本。敕旨。明经义策全通者。令所司具名闻奏。续商量处分。余依。

贞元二年六月诏。其明经举人。有能习律一部。以代尔雅者。如帖经俱通。于本色减两选。合集日与官。

十三年十二月。尚书左丞权礼部知贡举顾少连奏。伏以取士之科。以明经为首。教人之本。则义理为先。至于帖书及以对策。皆形文字。并易考寻。试义之时。独令口问。对答之失。覆视无凭。黜退之中。流议遂起。伏请准建中二年十二月敕。以所问录于纸上。各令直书其义。不假文言。仍请依经疏对。奉敕宜依。

元和二年十二月。礼部贡举院奏。五经举人。请罢试口义。准旧试墨义十余条。五经通五。明经通六。便放入第。诏从之。

七年十二月。权知礼部侍郎韦贯之奏。试明经请墨义。依旧格问口义。从之。

开成四年十月敕。每年明经及第。宜更与十人。

帖经条例

贞观九年五月敕。自今已后。明经兼习周礼并仪礼者。于本色量减一选。

永隆二年八月敕。如闻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纔有数卷。进士不寻史籍。惟诵文策。铨综艺能。遂无优劣。自今已后。明经每经。帖十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令试策。其明法并书算举人。亦准此例。即为例程。

永淳二年三月敕。令应诏举人。并试策三道。即为永例。

开元八年七月。国子司业李元瓘上言。三礼三传。及毛诗尚书周易等。并圣贤微旨。生徒教业。必事资经远。则斯文不坠。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谷梁。历代宗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事资训诱。不可因循。其学生望请量配作业。并贡人参试之日。习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并请帖十通五。许其入策。以此开劝。即望四海均习。九经该备。从之。

十六年十二月。国子祭酒杨玚奏。今之举明经者。主司不详其述作之意。每至帖试。必取年头月尾。孤经绝句。自今已后。考试者尽帖平文。以存大典。

十七年三月。国子祭酒杨玚上言曰。伏闻承前之例。每年应举。常有千数。及第两监。不过一二十人。臣恐三千学徒。虚费官廪。两监博士。滥糜天禄。臣窃见入仕诸色出身。每岁向二千余人。方于明经进士。多十余倍。自然服勤道业之士。不及胥吏。以之效官。岂识先王之礼义。陛下设学校。务以劝进之。有司为限约。务以黜退之。臣之微诚。实所未晓。今监司课试。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一二。若长以此为限。恐儒风渐坠。小道将兴。若以出身人多。应须诸色都减。岂在独抑明经进士也。

二十一年敕。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每年贡举人。量减尚书论语一两条策。加老子策。

二十五年二月敕。今之明经进士。则古之孝廉秀才。近日以来。殊乖本意。进士以声律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安得为敦本复古。经明行修。以此登科。非选士取贤之道。其明经自今以后。每经宜帖十。取通五已上。免旧试一帖。仍按问大义十条。取通六已上。免试经策十条。令答时务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与及第。其进士宜停小经。准明经帖大经十帖。取通四已上。然后准例试杂文及第者。通与及第。其明经中有明五经已上。试无不通者。进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试策十条得六已上者。委所司奏听

进止。其应试进士等唱第讫。具所试杂文及策。送中书门下详覆。其所问明经大义日。须对同举人考试。应能否共知。取舍无愧。有功者达。可不勉欤。此诏因侍郎姚奕奏。

天宝十一载七月。举人帖及口试。并宜对众考定。更唱通否。

其载十二月敕。礼部举人。比来试人。颇非允当。帖经首尾。不出前后。复取者也之乎。颇相类之处下帖。为弊已久。须有厘革。礼部请每帖前后。各出一行。相类之处。并不须帖。

十二载六月八日。礼部奏。以贡举人帖经。既前后出一行。加至帖通六与过。

唐会要卷七十六

贡举中

进士

贞观八年三月三日诏。进士试读一部经史。

二十二年九月。考功员外郎王师旦知举。时进士张昌龄王公瑾。并有俊才。声振京邑。而师旦考其文策全下。举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无昌龄等名。因召师旦问之。对曰。此辈诚有文章。然其体性轻薄。文章浮艳。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后生相效。有变陛下风雅。帝以为名言。后并如其言。调露二年四月。刘思立除考功员外郎。先时。进士但试策而已。思立以其庸浅。奏请帖经。及试杂文。自后因以为例程。

开元二十四年十月。礼部侍郎姚奕请进士帖左氏传周礼仪礼。通五与及第。

干元初。中书舍人李揆兼礼部侍郎。揆尝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实。徒峻其堤防。索其书策。殊不知艺不至者。居文史之囿。亦不能摛其词藻。深昧求贤意也。及其试进士文章日。于中庭设五经及各史。及切韵本于床。而引贡士谓之曰。国家进士。但务得才。经籍在此。各务寻检。由是数日之间。美声上闻。

建中二年十月。中书舍人权知礼部贡举赵赞奏。进士先时试诗赋各一篇。时务策五道。明经策三道。今请以箴论表赞代诗赋。仍试策二道。

三年四月敕。礼部应进士举人等。自今已后。如有试官及不合选。并诸色出身人等。有应举者。先于举司陈状。准例考试。如才堪及第者。送名中书门下。重加考核。如实才堪。即令所司追纳告身。注毁官甲。准例与及第。至选日。仍稍优与处分。其正员官。不在举限。

元和二年十二月敕。自今已后。州府所送进士。如迹涉疏狂。兼亏礼教。或曾任州府小吏。有一事不合清流者。虽薄有辞艺。并不得申送。如后举事发。长吏奏停现任。如已停替者。殿二年。本试官及司功官。见任及已停替。并量事轻重贬降。仍委御史台常加察访。

长庆元年敕。今年礼部侍郎钱徽下进士郑郎等一十四人。宜令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重试。覆落十三人。三月丁未诏。国家设文学之科。本求实才。苟容侥幸。

则异至公。访闻近日浮薄之徒。扇为朋党。谓之关节。干扰主司。每岁策名。无不先定。眷言败俗。深用兴怀。郑郎等昨令重试。乃求深僻题目。贵观学艺浅深。孤竹管是祭天之乐。出于周礼正经。阅其呈试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辞律鄙浅。芜累至多。其温业等三人。粗通可与及第。其余落下。今后礼部举人。宜准开元二十五年敕。及第人所试杂文。先送中书门下详覆。侍郎钱徽贬江州刺史。

三年正月。礼部侍郎王起奏曰。伏以礼部放榜。已是成名。中书重复。尚未及第。重复之中。万一不定。则放榜之后。远近误传。其于事理。实为非便。臣伏请今年进士堪及第者。本司考试讫。其诗赋先送中书门下详覆。候敕却下本司。然后准旧例大字放榜。从之。

太和七年八月。礼部奏。进士举人先试帖经。并略问大义。取经义精通者。次试议论各一首。文理高者。便与及第。其所试诗赋并停者。伏请帖大小经各十帖。通五通六为及格。所问大义。便与习大经内。准格明经例问十条。仍对众口义。伏准新制。进士略问大义。缘初厘革。今且以通三通四为格。明年以后。并依明经例。其所试议论。请限五百字以上为式。敕旨。依奏。

八年正月。中书门下奏。进士放榜。旧例。礼部侍郎皆将及第人名先呈宰相。然后放榜。伏以委任有司。固当精慎。宰相先知取舍。事匪至公。今年以后。请便令放榜。不用先呈人名。其及第人所试杂文。及乡贯三代名讳。并当日送中书门下。便合定例。敕旨。依奏。其年十月。礼部奏。进士举人。自国初以来。试诗赋帖经时务策五道。中闲或蹔改更。旋即仍旧。盖以成格可守。所取得人故也。去年八月敕节文。先试帖经口义议论等。以臣商量。取其折衷。伏请先试帖经通数。依新格处分。敕旨。依奏。

九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今月九日。合内面奉进止。令条流进士人数。及减下诸色入仕人等。准太和四年格。及第不得过二十五人。今请加至四十人。明经准太和八年正月敕。及第不得过一百一十人。今请再减下十人。

开成元年二年三年。并高锴知贡举。每年皆恩赐题目。及第并四十人。

其年十月。中书门下奏。朝廷设文学之科。以求髦俊。台阁清选。莫不由兹。近缘核实不在于乡闾。趍名颇杂于非类。致有跛扈之地。情计交通。将澄化源。在举明宪。臣等商量。今日以后。举人于礼部纳家状后。望依前五人自相保。其衣冠则以亲姻故旧。久同游处者。其江湖之士。则以封壤接近。素所谙知者为保。如有缺孝弟之行。资朋党之势。迹由邪径。言涉多端者。并不在就试之限。如容情故。自相隐蔽。有人纠举。其同举人并三年不得赴举。仍委礼部明为戒励。编入举格。敕。依奏。

会昌三年正月敕。礼部所放进士及第人数。自今后。但据才堪即与。不要限人数每年止于二十五人。

四年二月。权知贡举左仆射太常卿王起。放及第二十五人。续奏五人堪放及第。杨质至。窦缄。杨严。郑朴。源重。奉敕。祗放杨严及第。余并落下。

五年二月。谏议大夫权知贡举陈商。放及第三十七人

其年三月。敕户部侍郎翰林学士白敏中重试。覆落七人。

其月。中书门下奏。贡举人并不许于两府取解。仰于两都国子监就试。

大中元年正月。礼部侍郎魏扶放及第二十三人。续奏堪放及第三人。封彦卿。崔琢。郑延休等。皆以文艺为众所知。其父皆在重任。不敢选。取其所试诗赋封进。奏进止。令翰林学士户部侍郎知制诰韦琮等考。尽合程度。

其月二十五日。奉进止。并付所司放及第。有司考试。祇合在公。如涉徇私。自有典刑。从今已后。但依常例取舍。不得别有奏闻。

其年六月。中书门下奏。贡举人取解。宜准旧例。于京兆河南府集试。从之。

二年正月。中书门下奏。从贞元元年太和九年秋冬前。皆是及第。便从诸侯府奏试官。充从事。兼史馆集贤宏文诸司诸使奏官充职。以此取人。常多得士。由是长不乏材用。太和会昌末。中选后四选。诸道方得奏充州县官职。如未合选。并不在申奏限。臣等昨已奏论。面奉进止。自今已后。及第后第三年。即任奏请。敕旨。依奏。

天佑三年三月敕。今年吏部所放进士。依去年人数外。更放两人。

缘举杂录

长寿。二年十月。左拾遗刘承庆上疏曰。伏见比年以来。天下诸州所贡物。至元日。皆陈在御前。唯贡人独于朝堂拜列。但孝廉秀异。既充岁贡。宜列王庭。岂得金帛羽毛。升于玉阶之下。贤良文学。弃彼金门之外。恐所谓贵财而贱义。重物而轻人。伏请贡人至元日引见。列在方物之前。以备充庭之礼。制曰。可。

开元五年九月诏。诸州乡贡明经进士见讫。宜令引就国子监。谒先师。学官为之开讲。质问疑义。仍令所司优厚设食。两馆及监内得解举人。亦准此。其日。清官五品已上。及朝集使。并往观礼。即为例程。谒先师。自此始也。

十九年六月敕。诸州贡举。皆于本贯籍分信明者。然依例。不得于所附贯。便求申送。如有此色。所由州县即便催科。不得递兼容许。

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礼部以贡举请别置印。

天宝十二载七月十三日诏。天下举人。不得充乡赋。皆须补国子学士。及郡县学生。然后听举。至至德元年已后。依前乡贡。永泰元年七月。以京师米贵。遂分两京集举人。至大历十年五月十九日敕。今年诸色举人。悉赴上都。准旧例。十月二十五日随考试。户部着到。兴元元年。中书省有柳树。建中末枯。至是再荣。人谓之瑞柳。礼部侍郎吕渭试进士。以瑞柳为题。上闻而恶之。

贞元七年。兵部侍郎陆贽。权知贡举。时崔元翰梁肃。文艺冠时。贽输心于肃。与元翰推荐艺实之士。升第之日。虽众望不惬。然一岁选士。纔十四五。数年之内。居台省者十余人。

十六年十二月敕。礼部别头举人。宜委礼部考试。不须置别头。

十八年五月敕。明经进士。自今已后。每年考试所拔人。明经不得过一百人。进士不得过二十人。如无其人。不必要补此数。

十九年敕。礼部举人。自春以来。久愆时雨。念其旅食京邑。资用屡空。其礼部举人。今年宜权停。

元和十三年十月。权知礼部侍郎庾承宣奏。臣有亲属应明经进士举者。请准旧例送考功试。从之。自贞元十六年。高郢掌贡举。请权停考功别试。识者是之。自今始复。

太和元年二月敕。自今已后。天下勋臣节将子弟。有能修词尚学。应进士明经。及通史学者。委有司务加奖引。

其年七月敕。今年宜权于东都置举。其明经进士。便在东都赴集。其上都国子监举人等。合在上都试。及节目未尽者。条流奏闻。

八年正月。礼部侍郎李汉奏。准太和七年八月敕。贡举人不要试诗赋策。且先帖大经小经。共二十帖。次对正义十道。次试议论各一首讫。考核放及第。其月。敕吏部礼部兵部。今年选近。缘秋末虫旱相因。恐致灾荒。权令停罢。及敛藏之后。物力且任。念彼求名之人。必怀觖望之志。宁违我令。以慰其心。宜依常例却置。应缘所纳文状及铨试等期限。仍准今年格文。递延一月。

大中元年正月敕。自今放进士榜后。杏园任依旧宴集。所司不得禁制。先是。武宗好游巡。曲江亭禁人宴聚故也。

十年四月。礼部侍郎郑颢。进诸家科目记十三卷。敕付翰林。自今放榜后。仰写及第姓名。及所试诗赋题目进入内。仍付所司。逐年编次。

咸通十一年四月敕。去年属以用军之际。权停贡举一年。今既偃戈。却宜仍旧。来年宜别许三十人及第。进士十人。明经进士二十人。已后不得援例。

制科举

显庆三年二月。志烈秋霜科。韩思彦及第。

干封元年。幽素科。苏瑰。解琬。苗神客。格辅元。徐昭。刘讷言。崔谷神及第。

上元三年正月。辞殚文律科。崔融及第。

永隆元年。岳牧举。武陟县尉员半千及第。上御武成殿亲问曰。兵书云。天阵地阵人阵。各何谓也。半千对曰。臣观载籍。多谓天阵。谓星辰孤虚也。地阵。谓山川向背也。人阵。谓偏伍弥缝也。以臣愚见。谓不然矣。夫师出以义。有若时雨。得天之时。此天阵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战。得地之利。此地阵也。士卒轻利。将帅和睦。此人阵也。若有兵者。使三者去矣。其何以战。上深赏之。

垂拱四年十二月。辞标文苑科。房晋。皇甫琼。王旦及第。

永昌元年正月。蓄文藻之思科。彭景直及第。抱儒素之业科。李文愿及第。

长寿三年四月。临难不顾徇节宁邦科。薛稷。寇泚及第。

证圣元年。长才广度沉迹下僚科。张漪及第。

万岁通天元年。文艺优长科。韩璘及第。

神功元年九月。绝伦科。苏颋。崔元童。袁仁敬。何凤。孟兼礼。洪子舆。卢从愿。赵不欺及第。

大足元年。理选使孟诜试拔萃科。崔翘。郑少微及第。疾恶科。冯万石及第。

长安二年。龚黄科。冯克麾及第。

神龙二年。才膺管乐科。张大求。魏启心。魏愔。卢绚。张文成。褚璆。成廙业。郭璘。赵不为及第。才高位下科冯万石。晁良贞。张敬及第。

二年。才堪经邦科。张九龄。康元瑰及第。贤良方正科。苏晋。宋务光。寇泚。卢怡。吕恂及第。

景龙二年。抱器怀能科。夏侯铦及第。茂才异等科。王敬从。卢重元及第。

景云二年。文以经国科。袁晖。韩朝宗及第。藏名负俗科。李俊之及第。

先天二年。文经邦国科。韩休及第。藻思清华科。赵冬曦及第。寄以宣风则能兴化变俗科。郭璘之及第。道侔伊吕科。张九龄及第。手笔俊拔超越流辈科。杜昱。张子渐。张秀明。常无咎。赵居正。贾登。邢巨及第。

开元元年。直言极谏科。梁升卿。袁楚客及第。哲人奇士逸伦屠钓科。孙逖及第。良才异等科。邵润之。崔翘及第。

五年。文儒异等科。崔侃。褚庭诲及第。文史兼优科。李升期。康子元。达奚珣及第。

六年。博学通艺科。郑少微。萧识及第。

七年。文辞雅丽科。邢巨。苗晋卿。褚思光。赵良器及第。

十二年。将帅科。裴敦复。房自谦及第。

十五年。武足安边科。郑防。樊衡及第。高才沉沦草泽自举科。邓景山及第。

十七年。才高未达沉迹下僚科。吴巩及第。

十九年。博学宏词科。郑昉。陶翰及第。

二十一年。多才科。李史鱼及第。

二十三年。王伯科。刘璀。杜绾及第。智谋将帅科。张重光。崔圆。李广琛及第。

天宝元年。文辞秀逸科。崔明允。颜真卿及第。

六载。风雅古调科。薛璩及第。

十三载二月。辞藻宏丽科。杨绾及第。

大历二年。乐道安贫科。杨膺及第。

六年。讽谏主文科。郑珣瑜。李益及第。

建中元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姜公辅。元友直。樊泽。吕元膺及第。文辞清丽科。奚涉。梁肃。刘公亮。郑辕。沈封。吴通元及第。经学优深科。孙玭。黎逢。白季随及第。高蹈丘园科。张绅。卫良儒。苏哲及第。军谋越众科。夏侯审。平知和。郑儋。凌正。周渭。丁悦及第。孝弟力田闻于乡闾科。郭黄中。崔浩。李牧及第。

贞元元年九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韦执谊。郑利用。穆质。杨邵。裴复。柳公绰。归登。李直方。崔邠。郑敬。魏宏简。沉回。田元佑。徐衮及第。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熊执易。刘简甫及第。识洞韬略堪任将相科。许贽及第。

四年四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崔元翰。裴次元。李彝。崔农。史牟。陆震。柳公绰。赵参。徐宏毅。韦彭寿。邹儒立。王及。杜伦。元易。王真及第。清廉守节政术可称堪县令科。李巽及第。孝弟力田闻于乡闾科。张皓及第。

十年十二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裴珣。王播。朱谏。裴度。熊执易。许尧佐。徐宏毅。杜穀。崔群。皇甫镈。王仲舒。许季同。仲子陵。郑士林。丘颖及第。博通坟典通于教化科。朱颖及第。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科。张平叔。李景亮及第。

元和元年四月。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祯。韦惇。独孤郁。白居易。曹景伯。韦庆复。崔绾。罗让。崔护。薛存庆。韦珩。李瑀。元修。沉传师。萧俯。柴宿及第。达于吏治可使从政科。陈岵及第。

二年四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李正封。吉宏宗。徐晦。贾餗。王起。郭球。姚衮。庾威及第。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冯苞陆亘及第。军谋宏达材任将帅科。樊宗师及第。达于吏治可使从政科。萧睦及第。

长庆元年十二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庞严。任畹。吕述。姚中立。韦曙。李回。崔嘏。崔龟从。韦正贯。崔知白。陈元锡及第。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科。崔郢及第。军谋宏达材任将帅科。吴思。李商卿及第。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李思元及第。

宝历元年四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唐绅。杨俭。韦瑞符。舒元褒。萧敞。杨鲁士。来择。赵祝。裴晖。韦繇。李昌宝。严楚封。李涯。萧夷中。冯球。元晦及第。详明吏治达于教化科。韦正贯及第。军谋宏达材任边将科。裴俦。侯云章及第。

太和二年闰三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李合。裴休。裴素。南卓。李甘。杜牧。马植。郑亚。崔博。崔兴。王式。罗邵京。崔渠。韩宾。崔慎由。苗愔。韦昶。崔焕。崔谠及第。详明吏理达于教化科。宋昆及第。军谋宏达堪任将帅科。郑冠。李式及第。

载初元年二月十四日。试贡举人于洛成殿前。数日方毕。殿前试人。自兹始也。

天授三年。左补阙薛谦光上疏曰。国以得贤为宝。臣以贡士为忠。是以子皮之让国侨。鲍叔之推管仲。燕昭委兵于乐毅。符坚托政于王猛。此由识士之深也。若宰我见愚于仲尼。逢萌被知于文叔。韩信无闻于项氏。毛遂不齿于平原。此失士之故也。何者。比来荐举。多不以才。假誉驰声。互相推奖。希润身之小计。忘臣子之大猷。非所以报国求贤。副陛下翘翘之望也。古之取士。有异于今。先观名行之源。考其乡邑之誉。崇礼让以励己。扬信义以标信。以敦材为先最。以雕虫为后科。故人崇劝让之风俗去轻浮之行。希古者必修确然不拔之操。行难进易退之规。众议已定其高下。郡将难诬于曲直。故计贡贤愚。即州将之荣辱。秽行彰露。亦乡人之厚颜。是以李陵降而陇西惭。段干隐而西河美。故名胜于利。则小人之道销。利胜于名。则贪暴之风扇。是知化俗之本。须摈轻浮。昔冀缺以蹈礼升朝。则晋人知礼。文翁以儒林奖俗。则蜀士从儒。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从其化者也。自七国之季。虽杂纵横。而汉世求才。犹征百行。是以礼节之士。道德自修。里闾推高。然后为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爱放达。晋宋之后。祇重门资。奖为人求官之风。乖授职推贤之义。有梁荐士。雅爱属辞。陈氏简贤。特珍赋咏。故其以诗酒为重。不以修身为务。逮至隋室。余风尚存。开皇中。李谔论之于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辞。世俗以此相高。朝廷以兹擢士。故文章日烦。其政日乱。帝纳李谔之策。由是下制禁断文笔浮辞。其年。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以表不典实得罪。于是风俗改励。政化大行。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复相仿效。缉缀小文。名之策学。不以指实为本。而以虚浮为贵。有唐纂历。虽改革于前非。陛下君临。思察才于共治。树本崇化。唯在旌贤。今之举人。有乖事实。议行决小人之笔。行修无长者之论。策第喧竞于州府。祈恩不胜于拜伏。或明制纔出。试遣搜　。驰驱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察其行而度其才。则人品于兹见矣。徇己之心切。则至公之理乖。贪仕之性彰。则廉洁之风薄。是知府命虽高。异叔度勤勤之让。黄门已贵。无秦嘉耿耿之辞。纵不能抑己推贤。亦不肯待于三命。祇如才应经邦之流。唯令试策。武能制敌之列。祇验弯弧。若其文擅清奇。便充甲第。藻思微减。旋即告归。以此收人。恐乖事实。何者。乐广假笔于潘岳。灵运辞高于穆之。平津文劣于长卿。子建笔丽于荀彧。若以射策为最。则潘谢贾马。必居孙乐之右。若使协赞机猷。则安仁灵运。亦无裨补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概取也。至如武艺。则赵云虽勇。资诸葛之指挥。周勃虽雄。乏陈平之计略。若使樊哙居萧何之任。必无指纵之机。使萧何入戏下之军。亦无免主之效。是知谋将不取于弓马。良相不资于射策。伏愿降明诏。颁峻科。断浮虚之余辞。取实用之良策。文则试以效官。武则令其守御。初既察言观行。终则循名责实。谨按汉法。所举之主。终身保任。扬雄之坐田仪。责其冒荐。成子之居魏相。酬于得贤。赏罚之令行。则请谒之心绝。退让之义着。则贪竞之路销。仍请宽立年限。容其采访。简汰堪用者。令其试守以观能否。参验以别是非。不实免王丹之官。得人加翟璜之赏。自然举得真才。斯君子之道长矣。

景云元年十二月制。四方选集。群才辐凑。操斧伐柯。求之不远。其有能习三经。通大义者。综一史。知本末者。通三教宗旨。究精微者。善六经文字。辨声象者。博雅曲度。和六律五音者。韬略学孙吴。识天时人事者。畅于辞气。聪于受领。善敷奏吐纳者。咸令所司。博采明试。朕亲择焉。

开元八年三月。上亲策试应制举人于含元殿。谓曰。古有三道。今减从一道。近无甲科。朕将存其上第。务收贤俊。仍令有司设食。

二十六年正月敕。孝弟力田。风化之本。比来将同举人考试辞策。今后两事兼着。状迹殊尤者。委所由长官时以名荐。更不须随考使例申送。

天宝十三载十月一日。御勤政楼。试四科举人。其辞藻宏丽。问策外更试诗赋各一道。制举试诗赋。从此始。

元和三年三月敕制。举人试讫。有逼夜纳策。计不得归者。并于光宅寺止宿。应巡检勾当官吏。并随从人等。待举人纳策毕。并赴保寿寺止宿。仍各仰金吾卫使差人监引。送至宿所。如勾当。勿令喧杂。

其年四月。以起居舍人翰林学士王涯为都官员外。吏部员外郎韦贯之为果州刺史。先是。策贤良。诏杨于陵。郑敬。李益。与贯之同为考官。是年。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条对甚直。无所畏避。考官考三策。皆在第。权幸或恶其诋已。而不中第者。乃批注其策。同为唱诽。又言涯居翰林。其甥皇甫湜中选。考核之际。不先上言。故同坐焉。居数日。贯之再黜巴州司马。涯虢州司马。杨于陵遂出为广州节度使。裴2 时为翰林学士。居中覆视。无所同异。乃为贵幸泣诉情罪于上。上不得已。罢2 翰林学士。除户部侍郎。

十五年二月敕。先帝所征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科目。朕不欲亲试。宜令中书门下尚书省四品已上官。就尚书省同试。吏部尚书赵宗儒奏。奉敕以先朝所征制科举人。令与中书门下四品已上官。同于尚书省就试者。伏以制科所试。本在亲临。南省策试。亦非旧典。况今山陵日近。公务繁迫。待问之士。就试非多。臣商量且宜停罢。从之。

太和二年。以左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餗。库部郎中庞严。为考策官。第二十二人。而前进士刘蕡策果切直。不居是选。其闲指陈时事。不避贵近。言辞激切。士林感动。虽贾董无以过也。而考官有所畏忌。不敢上闻。随例摈斥。识者议之。物论喧然不平。守道正人传其文。至有相对而泣者。谏官等或将其策。白于宰臣。宰臣怯惮。亦不敢为之明白。登科人李合者。深有所愧。抗表请让官于蕡。事竟不行。及天复初。刘季述败。起居郎罗衮上疏。请追赠蕡。于是下诏赠左谏议大夫。仍访子孙叙用。初。蕡条对制策。言宦官权盛。后必为患。及是而果然也。

四年正月德音节文。天下诸色人中。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及经术优深。可为师法。详明吏治。达于教化等科。委常参官及方牧郡守。各举所知。草泽无人举者。亦听自举。限来年正月至上都。五年正月十七日诏。以兵戈未息。权停。

大中元年二月。吏部宏辞举人漏泄题目。为御史台所劾。侍郎裴稔。改国子祭酒。郎中周敬复。罚两月俸料。考试官刑部郎中唐扶。出为虔州刺史。监察御史冯颛。罚一月俸料。其登科十人并落下。

十二年三月。中书舍人李藩知举。放博学宏词科陈琬等三人。及进诗赋论等。召谓藩曰。所赋诗中重用字何如。藩曰。钱起湘灵鼓瑟诗。有重用字。乃是庶几。上曰。此诗似不及起。乃落下。

孝廉举

贞观十八年二月六日。引汴鄜诸州所举孝廉。赐坐于御前。上问以皇王政术。及皇太子问以曾参孝经。并不能答。太宗谓曰。自楚庄王以群臣莫逮。退而有忧色曰。诸侯能自得师者王。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谷之不德。群臣言莫我逮。我国能免于亡乎。朕发诏征天下俊异。纔以浅近问之。咸不能答。海内贤哲。将无其人耶。朕甚忧之。

宝应二年六月二十日。礼部侍郎杨绾奏。请每岁举人。依乡举里选察秀才孝廉。敕令公卿以下集议。中书舍人贾至议曰。杨绾所奏。实为正论。然衣冠迁徙。人多侨寓。士居乡土。百无一二。今依古制。恐取士之道未尽。今礼部每岁擢甲乙之科。祇足长浮薄之风。开侥幸之路矣。其国子博士等。望加员数。十道大郡。量置大学馆。令博士出外兼领。郡官召致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乡里举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如此则青青不复兴刺。扰扰由其归本焉。敕旨。每州每岁察孝廉。取在乡闾有孝弟廉耻之行荐焉。委有司以礼待之。试其所通之学。五经之内。精通一经。兼能对策。达于治体者。并量行业授官。其明经进士并停。道举亦宜准此。况所司作条件处分。七月二十六日。礼部侍郎杨绾奏贡举条目曰。孝廉各令精通一经。其取左氏传。公羊。谷梁。礼记。周礼。仪礼。毛诗。尚书。周易。任通一经。每经问义二十条。皆取旁通诸义。务穷根本。试格策三道。问古今治体。及当今时务。要取堪行用者。仍每日问一道。频三日毕。经义及策全通为上第。其上第者。望付吏部。便与官。其问义每十条通七。策通二为中第。与出身。下者罢之。又论语孝经皆圣人深旨。孟子亦儒门之达者。其学官望兼习此三者。共为一经。其试如上。秀才举人。望令精通五经。问义二十条。对策五道。全通者为上第。上第者送名中书门下。请超与处分。问义十条通七。策通四为中第。中第者送吏部与官。下者罢之。孝弟力田。但能熟读一经。言音典切。即令所司举送试通使与出身。其今年举人。或旧业既成。理难速改。或远州所送。身已在途。事须收奖。不可中废。其今秋举人中。有情愿依旧举业者。亦听。今年之后。一依新敕。敕旨。进士明经。置来日久。今顿令改业。恐难其人。诸色举人。宜与旧法兼行。至建中元年六月九日。敕孝廉科宜停。

开元礼举

贞元二年六月十一日敕。开元礼。国家盛典。列圣增修。今则不列学科。藏在书府。使效官者昧于郊庙之仪。治家者不达冠婚之义。移风固本。合正其源。自今已后。其诸色举人中。有能习开元礼者。举人同一经例。选人不限选数许习。但问大义一百条。试策三道。全通者超资与官。义通七十条。策通两道已上者。放及第。已下不在放限。其有散官能通者。亦依正官例处分。至贞元九年五月二十日敕。其习开元礼人。问大义一百条。试策三道。全通者为上等。大义通八十条已上。策两道以上。为次等。余一切并准三礼例处分。仍永为例程。

元和八年四月。吏部奏。应开元礼及学究一经登科人等。旧例据等第高下。量人才授官。近日缘校书正字等名望稍优。但沾科第。皆求注拟。坚待员阙。或至踰年。若无科条。恐长侥幸。起今已后。等第稍高。文学兼优者。伏请量注校正。其余署。开元礼人。太常寺官有阙。相当注。通经人。国子监官阙。相当者。并请先授。以备讲讨。如不情愿。即通注他官。庶名实有名。纪律可守。其今年以前待阙人。亦请依此条限。使为常制。敕旨。依奏。

三礼举

贞元九年五月二日敕。王者设教。劝学攸先。生徒肄业。执礼为本。然则礼者务学之本。立身之端。居安之大猷。致治之要道。顷有司定议。习礼经者。独授散官。颇乖指要。姑务宏奖。以广儒风。自今已后。诸色人中。有习三礼者。前资及出身人。依科目例选。吏部考试白身人。依贡举例。吏礼部考试。每经问大义三十条。试策三道。所试大义。仍委主司于朝官学官中。拣选精通经术三五人闻奏。主司于同试问义策全通为上等。特加超奖。大义每经通二十五条以上。策通两道已上。为次等。依资与官。如先是员外试官者。听依正员例。其诸馆学生。愿习三礼及开元礼者。并听。仍永为例程。

三传三史附

长庆二年二月。谏议大夫殷侑奏。谨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故先师仲尼称志在春秋。历代立学。莫不崇尚其教。伏以左传卷轴文字。比礼记多校一倍。公羊谷梁。与尚书周易多校五倍。是以国朝旧制。明经授散。若大经中能习一传。即放冬集。然明经为传学者。犹十不一二。今明经一例冬集。人之常情。趍少就易。三传无复学者。伏恐周公之微旨。仲尼之新意。史官之旧章。将坠于地。伏请置三传科。以劝学者。左传问大义五十条。公羊谷梁各问大义三十条。策三道。义通七以上。策通二以上。与及第。其白身应者。请同五经例处分。其先有出身及前资官应者。请准学究一经例处分。又奏。历代史书。皆记当时善恶。系以褒贬。垂裕劝戒。其司马迁史记。班固范煜两汉书。音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世教。伏惟国朝故事。国子学有文史直者。宏文馆宏文生。并试以史记两汉书三国志。又有一史科。近日以来。史学都废。至于有身处班列。朝廷旧章。昧而莫知。况乎前代之载。焉能知之。伏请置前件史科。每史问大义一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及第。能通一史者。请同五经三传例处分。其有出身及前资官应者。请同学究一经例处分。有出身及前资官。优稍与处分。其三史皆通者。请录奏闻。特加奖擢。仍请颁下两都国子监。任生徒习读。敕旨。宜依。仍付所司。

童子

广德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敕。孝弟力田科。其每岁贡宜停。童子每岁贡者亦停。童子仍限十岁以下者。至大历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敕。童子举人。取十岁以下者。习一经兼论语孝经。每卷诵文十科全通者。与出身。仍每年冬本贯申送礼部。同明经举人例考试讫闻奏。至十年五月二十五日敕。童子科宜停。开成三年十二月敕。诸道应荐万言童子等。朝廷设科取士。门目至多。有官者合诣吏曹。未仕者即归礼部。文词学艺。各尽其长。此外更或延引。则为冗长。起今以后。不得更有闻荐。俾由正路。禁绝幸门。虽有是命。而以童子为荐者。比比有之。

明法

贞元二年六月敕。明法举人。有能兼习一经。小帖义通者。依明法例处分。

唐会要卷七十七

贡举下

科目杂录

太和元年十月。中书门下奏。凡未有出身未有官。如有文学。祇合于礼部应举。有出身有官。方合于吏部赴科目选。近年以来。格文差误。多有白身及用散试官并称乡贡者。并赴科目选。及注拟之时。即妄论资次。曾无格例。有司不知所守。其有宏辞拔萃。开元礼。学究一经。则有定制。然亦请不任用在散试官限。其三礼。三传。一史三史。明习律令等。如白身。并令国学及州府。同明经一史。三礼三传同进士三史。当年关送吏部。便授第二任官。如有出身及有正员官。本是吏部常选人。则任于吏部不限选数应科目选。仍须检勘出身。及授官无逾滥否。缘取学艺。其余文状错缪。则不在驳放限。如考试登科。并依资注与好官。唯三史则超一资授官。如制举人暨诸色人皆得选试。则无出身无官人并可。亦请不用散试官。伏以散试偶于诸道甄录处得便第二第三任官。既用虚衔。及授官则

胜进士及诸色及第登科人授官。实恐侥幸。敕旨。依奏。

大中十年五月。中书门下奏。据礼部贡院见置科目内。开元礼。三礼。三传。三史。学究。道举。法。算。童子等九科。近年取人颇滥。曾无实艺可采。徒添入仕之门。须议条流。俾精事业。臣等已于延英面奏。伏奉圣旨。将文字奏来者。其前件九科。臣等商量。望起大中十年权停三年满后。至时。赴科试者。令有司据所举人先进名。令中书舍人重复问过。如有本业稍通。堪备朝廷顾问。即作等第进名侯敕处分如事业荒芜。不合送名。而妄送者。考官先议朝责。其童子近日诸道所荐送者。多年齿已过。考其所业。又是常流。起今已后。望令天下州府。荐童子并须实年十一十二已下。仍须精熟。经旨全通。兼自能书写者。如违条例。本道长吏。亦宜议惩罚。从之。

咸通四年二月。进士皮日休上疏。请以孟子为学科曰。臣闻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者。不过乎史。史之降者。不过乎子。子不异乎道者。孟子也。今国家有业庄列之书者。亦登于科。其诱善也虽深。而悬科也未正。伏望命有司去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有能精通其义者。其科选视明经同。疏奏。不答。

宏文崇文生举

开元二十六年正月八日敕。文宏文崇文生。缘是贵胄子孙。多有不专经业。便与及第。深谓不然。自今已后。一依令式考试。至天宝十四载二月十日。宏文馆学生。自今已后。宜依国子监学生例帖试。明经进士帖经并减半。杂文及策。皆须粗通。仍永为恒式。

广德元年七月二十六日敕。宏文崇文两馆生。皆以资荫补充。所习经业。务须精熟。楷书字体。皆得正样。通者与出身。不通者罢之。

贞元四年正月敕。应补宏文崇文学生。员阙至少。请补者多。就中商量。须有先后。伏请准建中三年十一月敕。先补皇缌麻已上亲。及次宰辅子孙。仍于同类之内。所用荫。先尽门地清华。履历要近者。其余据官荫高下类例处分。六年九月敕。本置两馆学生。皆选勋贤胄子。盖欲令其讲艺。绍袭家风。固非开此幸门。隳紊典教。且令式之内。具有条章。考试之时。理须精核。比闻此色。幸冒颇深。或假市门资。或变易昭穆。殊愧教化之本。但长侥竞之风。未补者务取阙员。已补者自然登第。用荫既已乖实。试艺又皆假人。诱进之方。岂当如此。自今已后。所司宜据式文考试。定其升黜。如有假贷。并准法处分。

太和七年八月九日敕。宏文崇文两馆生。今后并依式。试经毕日。仍差都省郎官两人覆试。须责保任。不得辄许替代。

九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奉进止。令减下诸色入仕人。其宏文馆学生见定十六人。今请减下一人。敕旨。依奏。

开成三年二月。两军使状称。请准太和元年五月十七日以前敕文。官阶至品。便许用荫。与子孙补两馆生出身。敕旨。神策大将军用荫补两馆生。宜准左右金吾大将军例处分。

崇元生道举附。

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于元元皇帝庙置崇元学。令习道德经。庄子。文子。列子。待习成后。每年随举人例送名至省。准明经考试。通者准及第人处分。其博士置一员。

書海更多新版　請上來搜吧

天宝元年五月。中书门下奏。两京及诸郡崇元学生等。伏准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制。前件人合习道德。南华。通元。冲虚等四经。又准天宝元年二月制。改庚桑子为洞灵真经。准请条补。崇元学亦合习读。伏准后制。合通五经。其洞灵真经人间少本。臣近令诸观寻访。道士全无习者。本既未广。业实难成。并冲虚通元二经。亦恐文字不定。元教方阐。学者宜精。其洞灵等三经。望付所司。各写十本。校定讫。付诸道采访使颁行。其贡举司及两京崇元学生。亦望各付一本。今冬崇元学人。望且准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制考试。其洞灵真经。请待业成后准式。从之。

二年三月十六日制。崇元生试及帖策各减一条。三年业成。始依例程。

七载五月十三日。崇元生出身。至选时。宜减于常例一选。以为留放。

十三载十月十六日。道举停习道德经。加周易。宜以来载为始。至宝应三年六月二十日。道举宜停。七月二十六日敕。礼部奏。道举既停。其崇元生望付中书门下商量处分。

大历三年七月。增置崇元生员满一百。

建中二年二月。中书门下奏。准制。崇元馆学生试日。减策一道者。其崇元馆附学官见任者。既同行事。理合沾恩。惟策一道不可。更减大义两条。从之。

论经义

贞观十二年。国子祭酒孔颖达。撰五经义疏一百七十卷。名曰义赞。有诏改为五经正义。太学博士马嘉运每掎摭之。有诏更令详定。未就而卒。

永徽二年三月十四日。诏太尉赵国公长孙无忌。及中书门下。及国子三馆博士。宏文学士。故国子祭酒孔颖达所撰五经正义。事有遗谬。仰即刊正。至四年三月一日。太尉无忌。左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及国子监官。先受诏修改五经正义。至是功毕。进之。诏颁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

长安三年三月。四门博士王元感。表上尚书纠谬十卷。春秋振滞二十卷。礼记绳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经史记汉书 。请官给纸笔。写上秘阁。制令宏文崇文两馆学士。及成均博士。详其可否。宏文馆学士祝钦明。崇文馆学士李宪。赵元亨。成均博士郭山恽。皆专守先儒章句。深讥元感掎摭旧义。元感随方应答。竟不之屈。唯凤阁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知几。右司张思敬。雅好异闻。每为元感申理其义。由是擢拜太子司议郎。

开元七年三月一日敕。孝经尚书。有古文本孔郑注。其中旨趣。颇多踳驳。精义妙理。若无所归。作业用心。复何所适。宜令诸儒并访后进达解者。质定奏闻。其月六日。诏曰。孝经者。德教所先。自顷已来。独宗郑氏。孔氏遗旨。今则无闻。又子夏易传。近无习者。辅嗣注老子。亦甚甄明。诸家所传。互有得失。独据一说。能无短长。其令儒官详定所长。令明经者习读。若将理等。亦可并行。其作易者。并帖子夏易传。共写一部。亦详其可否奏闻。时议以为不可。遂停。

其年四月七日。左庶子刘子元。上孝经注议曰。谨按今俗所行孝经。题曰郑氏注。爰自近古。皆云郑即康成。而魏晋之朝。无有此说。至晋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帝太元元年。再聚群臣。其论经义。有荀昶者。撰集孝经诸说。始以郑氏为宗。自齐梁以来。多有

异论。陆澄以为非玄所注。请不藏于秘省。王俭不依其请。遂得见传于时。魏齐则立于学官。着在律令。盖由肤俗无识。故致斯讹舛。然则孝经非元所注。其验十有二条。据郑君自序云。遭党锢之事。逃难注礼。党锢事解。注古文尚书。毛诗。论语。为袁谭所逼。来至元城。乃注周易。都无注孝经之文。其验一也。郑玄卒后。其弟子追论师所著述。及应对时人。谓之郑志。其言郑所注者。惟有毛诗。三礼。尚书。周易。都不言郑注孝经。其验二也。又郑志目录。记郑之所注。五经之外。有中候书传。七政论。干象历。六艺论。毛诗谱。答临硕难礼。驳许慎异义。发墨守。箴膏肓。及答甄子然等书。寸纸片札。莫不悉载。若有孝经之注。无容匿而不言。其验三也。郑之弟子。分授门徒。各述师言。更相问答。编录其语。谓之郑志。唯载诗书礼易论语。其言不及孝经。其验四也。赵商作郑先生碑铭。具称其所注笺驳论。亦不言注孝经。晋中经簿。周易。尚书。尚书中候。尚书大传。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凡九书。皆云郑氏注名元。至于孝经。则称郑氏解。无名玄二宇。其验五也。春秋纬演孔图云。康成注三礼诗易尚书论语。其春秋孝经。别有评论。宋均于诗谱云。序我先师北海郑司农。则均是玄之传业子弟也。师所著述。无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经唯有评论。非玄之所着。于此特明。其验六也。宋均孝经纬注。引郑六艺论。叙孝经云。玄又为之注。司农论如是。而均无闻焉。有义无辞。令余昏惑。举郑之语。而云无闻。其验七也。宋均春秋纬注云。玄为春秋孝经略说。则非注之谓。所言玄又为之注者。泛辞耳。非事实。序春秋亦云。玄又为之注也。宁可复责以实注春秋乎。其验八也。后汉史书。存于世者。有谢承。薛莹。司马彪。袁山松等。具为郑玄传者。载其所注。皆无孝经。其验九也。王肃孝经传首。有司马宣王之奏。并奉诏令诸儒注述孝经。以肃说为长。若先有郑注。亦应言及。而不言郑。其验十也。王肃著书。发扬郑短。凡有小失。皆在圣证。若孝经此注亦出郑氏。被肃攻击。最应烦多。而肃无言。其验十一也。魏晋朝贤。辨论时事。郑氏诸注。无不撮引。未有一言引孝经之注。其验十二也。凡此证验。易为考核。而世之学者。不觉其非。乘彼谬说。竞相推举。诸解不立学官。此注独行于世。观夫言语鄙陋。固不可示彼后来。传诸不朽。至如古文孝经孔传。本出孔氏壁中。语其详正。无俟商榷。而旷代亡逸。不复流行。至隋开皇十四年。秘书学士王孝逸。于京市陈人处置得一本。送与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间刘炫。仍令校定。而更此书无兼本。难可依凭。炫辄以所见。率意刊改。因着古文孝经稽疑一篇。劭以为此书经文尽在。正义甚美。而历代未尝置于学官。良可惜也。然则孔郑二家。云泥致隔。今纶音发问。校其短长。愚谓行孔废郑。于义为允。又今俗所行老子。是河上公注。其序云。河上公者。汉文帝时人。结草庵于河曲。乃以为号。所注老子。授文帝。因冲空上天。此乃不经之鄙言。流俗之虚语。按汉书艺文志。注老子者三家。河上所释。无闻焉尔。岂非注者欲神其事。故假造其说耶。其言鄙陋。其理乖讹。岂如王弼所着。义旨为优。必黜河上公。升王辅嗣。在于学者。实得其宜。又按汉书艺文志。易有十三家。而无子夏作传者。至梁阮氏七录。而有子夏易六卷。或云咸婴作。或云丁宽作。然据汉书艺文志韩易有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合。则事殊隳刺者矣。岁越千龄。诗经百代。其所著述。沉翳不行。岂非后来。假凭先哲。亦犹石崇谬称阮籍。郑璞滥名周宝。必欲行用。深以为疑。臣窃以郑氏孝经。河上公老子。二书讹舛。不足流行。孔王两家。实堪师授。每怀此意。其愿莫从。伏见去月十日敕。令所司详定四书得失。具状闻奏。臣等寻草议。请行王孔二书。牒礼部讫。如状为允。请即颁行。国子祭酒司马贞议曰。今文孝经。是汉河间王所得颜芝本。至刘向以此本参校古文。省除烦惑。定为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郑玄所着。而郑志及目录等不载。故往贤共疑焉。唯荀昶范煜以为郑注。故昶集解孝经。具载此注。而其序云。以郑为主。是先达博选。以此注为优。且其注纵非郑氏所作。而义旨敷畅。将为得所。其数处小有非稳。实亦非爽经传。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国作传。缘遭巫蛊。世未之行。荀昶集注之时。尚有孔传。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学。妄作此传。假称孔氏。辄穿凿改更。又伪作闺门一章。刘炫诡随。妄称其善。且闺门之义。近俗之语。非宣尼之正说。案其文云。闺门

之内。具礼矣乎。严兄妻子臣。繇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于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经典。又分庶人章。从故自天子以下。别为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连上之辞。既是章首。不合言故。古文既亡。后人妄开此等数章。以应二十二章之数。非但经文不真。抑且传习浅伪。又注因天之时。因地之利。其略曰。脱衣就功。暴其肌体。朝暮从事。露发跣足。少而习之。其心安焉。此语虽傍出诸子。而引之为注。何言之鄙俚乎。与郑氏所云。分别五土。视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麦。优劣悬殊。曾何等级。今议者欲取近儒诡说。残经缺传。而废郑注。理实未可。望请准式。孝经郑注。与孔传依旧俱行。又注老子河上公。盖凭虚立号。汉史实无其人。然其注以养神为宗。以无为为体。其辞近。其理宏。小足以修身絜诚。大可以宁人安国。且河上公虽曰注书。即文立教。皆旨诃明近用。斯可谓知言矣。王辅嗣雅善元谈。颇深道要。穷神用于橐钥。守静默于元牝。其理畅。其旨微。在于元学。颇是所长。至若近人立征。修身宏道。则河上为得。今望请王河二注。令学者俱行。又按刘向七略。有子夏易传。但此书不行已久。今所存者。多非真本。又荀勖中经簿云。子夏传四卷。或云丁宽所作。是先达疑非子夏矣。又隋书经籍志云。子夏传残缺。梁时六卷。今三卷。是知其书错谬多矣。无益后学。不可将帖正经。

其年五月五日。诏曰。间者诸儒所传。颇乖通议。敦孔学者。冀郑门之息灭。尚今文者。指古传为诬伪。岂朝廷并列书府。以广儒术之心乎。其河郑二家。可令依旧行用。王孔所注。传习者稀。宜存继绝之典。颇加奖饰。子夏传逸篇既广。前令帖易者停。

十四年八月六日。太子宾客元行冲等。撰礼记义疏五十卷成。奏上之。先是。右卫长史魏光乘上言。今礼记章句踳驳。故太师魏征。更编次改注。堪立学传授。上遽令行冲集学者撰义疏。将立学官。行冲于是引国子博士范行恭。四门助教施敬本。检讨刊削。及疏成。右丞相张说驳奏曰。今之礼记。是前汉戴德戴圣所编。历代传习。已向千年。着为经教。不可刊削。至魏之孙炎。始改旧本。以类相比。有同抄书。先儒所引。竟不行用。贞观中。魏征因孙炎所修。更加厘改。兼为之注。虽加赏赐。其书竟亦不行。今行冲等奉敕撰疏。勒成一部。欲与先儒义章句隔绝。若欲行用。窃恐未可。上然其奏。遂留其书。贮于内府。竟不得立学。行冲怨诸儒排己。退而着论以自释也。

其年八月十四日。上读洪范。至无颇。以声不协韵。因改颇为陂。诏曰。每读尚书洪范。至遵王之义。三复兹句。常有所疑。据其下文。并皆协韵。惟颇一字。实即不伦。又周易泰卦中。无平不陂。释文云。陂有颇音。陂之与颇。训诂无别。为陂则文亦会意。为颇则声不成文。应由煨烬之余。编简遂缺。传授之际。差舛相沿。原始要终。须有刊革。洪范无颇字。宜改为陂。庶使先儒之义。去彼膏肓。后学之徒。正其鱼鲁。仍宣示国学。

天宝五载正月二十三日。诏曰。礼记垂训。篇目攸殊。或未尽于通体。是有乖于大义。借如尧命四子。所授惟时。周分六官。曾不系月。先王行令。盖取于斯。苟分至之可言。可弦望之足举。其礼记月令。宜改为时令。

其载二月二十四日。诏曰。朕钦承圣训。覃思元经。顷改道德经载字为哉。仍隶属上句。及乎廷议。众以为然。遂错综真铨。因成批注。又孝经书疏。虽粗发明。幽赜无遗。未能该备。今更敷畅。以广阙文。仍令集贤院具写。送付所司。颁示中外。

贞元七年十二月。秘书监包佶奏。开元删定礼记月令为时令。其音及义疏。并未刊正。其开元礼所与月令相涉者。请选通儒详定。从之。

开成二年八月敕。新加九经字样一卷。国子监奏定。得覆定石经字体翰林待诏唐元度状。伏准太和七年二月敕。覆定九经字体者。令所详覆。多依司业张参五经字为准。其旧字样。岁月将久。画点参差。传写相承。渐致乖误。今并依字样书参详。改邪就正讫。诸经之中。分别疑阙。旧字样未载者。古今体异。隶篆不同。如总据说文。即古体惊俗。若近代之文字。或传写乖讹。今与校勘官同商较是非。取其适中。纂录为新加九经字样一卷。或经典相承。与字义不同者。引文以批注。今刊削成。请附于九经字样之末。敕旨。宜依。

诸使上

观风俗使自贞观八年以后不置。

贞观八年正月二十九日。诏曰。昔者。明王之御天下也。内列公卿。允厘庶绩。外廷侯伯。司牧黎元。惟惧淳化未敷。名教或替。故有巡狩之典。黜陟幽明。行人之官。存省风俗。时雍之化。率由兹道。宜遣大使。分行四方。申谕朕心。延问疾苦。观风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务尽使乎之旨。俾若朕亲觌焉。于是分遣萧瑀。李靖。杨恭仁。窦静。王珪。李大亮。刘德威。皇甫无逸。韦挺。李袭誉。张亮。杜正伦。赵宏智等。巡省天下。

巡察按察巡抚等使

贞观十八年。遣十七道巡察。谏议大夫褚遂良谏曰。臣以为自去年九月不雨。经冬无雪。至今年二月下泽。麦苗如是小可。使人今出。正是农时。普天之下。不能无事。东州追掩。西郡呼集。兼复送迎使人。供拟饮食。道路遑遑。废于田种。使人今犹未发。时节如是小迟。望更过今夏。至来年正月初发遣。书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国家但得四方整肃。何必要须罪罚。

二十年正月。遣大理卿孙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条巡察四方。多所贬黜举奏。太宗命褚遂良一其类。具状以闻。及是。亲自临决。牧宰以下。以能官进擢者二十人。罪死者七人。流罪以下及免黜者数百人。

仪凤二年五月。河南河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谧等。分道存问赈给。侍御史刘思立上疏曰。今麦序方秋。蚕功未毕。三时之务。万姓所先。敕使抚巡。人皆悚忭。忘其家业。冀此天恩。踊跃参迎。必难抑止。集众既广。妨废亦多。加以途程往还。兼之晨夕停滞。既缘赈给。须立簿书。本欲安存。却成烦扰。又无驿之处。取马稍难。简择公私。须先追集。雨后农要特切。常情暂废须臾。即亏岁计。每为一马。遂劳数家。从此相承。恐更滋甚。望且委州县赈给。待秋后闲时。出使褒贬。

垂拱元年。秘书省正字陈子昂上疏曰。臣伏见陛下忧劳百姓。恐不得其所。将降九道大使巡察天下诸州。兼申黜陟。以求民瘼。臣窃以为未尽善也。何以言之。陛下所以降明使。岂非欲天下黎元众庶。知陛下夙兴夜寐忧勤之念。陛下必若以此而发使乎。则愚臣窃见陛下之使又未尽也。若愚臣所请使者。先常雅合时望。为众人所推。慈爱足以恤孤惸。贤德足以振幽滞。刚直足以不避强御。明智足以照察奸邪。然后使天下奸人。畏其明而不敢为恶也。天下强御。惮其直而不为过也。天下英杰。慕其德而乐为之用也。天下孤寡。赖其仁而欣戴其德也。夫如是。然后可以论出使。故輶轩未动于京师。天下翕然皆已知矣。今陛下使犹未出朝廷。行路市井之人。皆以为非。在朝廷之有职者。亦不称之。天子之使未出魏阙。朝廷之人皆已轻之。何况天下之众哉。而欲黜陟求贤。未可得也。陛下所以有此失者。在不选人。亦轻此使。非天下之任。故陛下遂大失于此。苟以出使为名。不求任

使之实。使愈出而天下愈弊。使弥多而天下弥不宁。其故何哉。是朝廷轻其任也。徒使天下百姓。修饰道路。送往迎来。无益于圣教耳。臣久为百姓。实委知之。臣。愿陛下与宰相更妙选朝廷百官。素有威重名节。为众所推者。陛下因大朝日。亲御正殿。集百寮公卿。设礼仪。以使者之礼见之。告以出使之意。遂授以旌节而遣之。先是京师。而访豺狼。然后揽辔登车。以清天下。若如是。臣知陛下圣教。不旬月之间。天下家见而户闻也。此之一使。是陛下为政之大端。谚曰。欲知其人。先观其所使。不可不慎也。若陛下必知不可得其人。不如不出使。以烦数无益于化。但劳天下之人。是犹烹小鲜而数挠之耳。四月六日。尚书左丞狄仁杰。充江南安抚使。吴楚多淫祠。仁杰一切焚之。凡除一千七百所。

天授二年。发十道存抚使。以右肃政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等为之。合朝有诗送之。名曰存抚集。十卷。行于世。杜审言。崔融。苏味道等诗尤着焉。

万岁通天元年。凤阁舍人李峤上疏曰。陛下创置左右台。分巡天下。察吏人善否。观风俗得失。斯政途之纲纪。礼法之准绳。无以加也。然犹有未折衷者。臣请试论之。夫禁网尚疏。法令宜简。简则事易行而不烦杂。疏则所罗广而无苛碎。窃见垂拱二年。诸道巡察使科目。凡四十四件。至于别作格敕令访察者。又有三十余条。而巡察使率是三月之后出都。十一月终奏事。时限迫促。簿书委积。昼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余人。少尚一千已下。皆须品量才行。褒贬得失。欲令曲尽行能。皆所不暇。此非敢惰于职而慢于官也。实才有限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与其节度。使器周于用。力济于时。然后进退可以责成。得失可以精核矣。

圣历元年十月。纳言狄仁杰为河北河朔安抚使。及回。上疏曰。臣闻朝廷识者。以契丹作梗。始明人之顺逆。或有迫胁。或有愿从。或授伪官。或为招慰。或兼外贼。或是土人。迹虽不同。心实无别。诚以山东强猛。由来重气。一顾之势。至死不回。近缘军机。调发伤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卖田。人不为售。内顾生计。四壁皆空。重以官曲侵渔。因事而起。当州役使。十倍军机。官私不矜。期之必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肤。事迫情危。不修礼义。愁苦之地。不乐其生。有利则归。且图赊死。此乃君子之媿辱。小人之常行。今以负罪之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潜窜山泽。赦之则出。不赦则逃。山东群盗。因缘聚结。臣以近尘虽起。不足为忧。中国不安。以此为事。臣闻持大国者。不可以小道治。事广大者。不可以苛细分。人主恢宏。不拘常法。罪之则众情恐惧。恕之则反侧自安。伏愿曲赦河北诸州。一无所问。自然人神通畅。率土欢心。

神龙二年二月敕。左右台内外五品已上官。识治道通明无屈挠者二十人。分为十道巡察使。二周年一替。以廉按州部。

景龙三年。置十道按察使。分察天下。至开元八年五月。复置十道按察使。以陆象先。王皎等为之。

开元元年二月。礼部侍郎张庭珪上疏曰。天下至大。郡邑至多。贤牧良宰。诚难尽得。兼下僚贪暴。小吏侵渔。黎庶不安。穷困众矣。纵其发使廉问。暂往速还。假申令冤。却招后患。各思钳口。无敢率心。臣窃见国家比置十道按察使。不限年月。惩恶劝善。激浊扬清。孤穷获安。风俗一变。伏望复下明制。重选使臣。秋冬之后。令出巡察。自然贪吏望风惩革。陛下视听。恒遍于海内矣。

三年三月敕。巡察使出。宜察官人善恶。其有户口流散。籍帐隐没。赋役不均者。不务农桑。仓库减耗者。妖讹宿宵。奸猾盗贼。不事生业。为公私蠹害者。德行孝弟。茂才异等。藏器晦迹。堪应时用者。并访察闻奏。

兴元元年正月诏。令门下平章事萧复。充山南东西。荆南。湖南。淮南。江西。鄂岳。浙江东西。福建。岭南等道宣慰安抚使。呜呼。往率乃职。敬敷朕命。慰勉征戍。劳来困穷。访其所安。察其所弊。滞淹必达。冤滥必申。无惮幽远而不被。无忽细微而不恤。

贞元八年八月。诏曰。朕以薄德。托于人上。励精庶政。思致雍熙。而诚不动天。政或多阙。阴气作沴。暴风荐臻。自江淮而及乎荆襄。历陈宋而施于河朔。其间郡邑。连有水灾。城郭多伤。公私为害。损坏庐舍。浸败田苗。或亲戚漂沦。或资产沉溺。言念于此。当食忘　。宜令中书舍人奚陟。往江陵及襄郡。随。复。鄂。申。光。蔡等州。左庶子姚齐语。往陈宋亳颍徐泗濠等州。秘书少监雷咸。往镇。冀。德。隶。深。赵等州。京兆少尹韦武。往扬。楚。庐。润。寿。滁。苏。常。湖等州宣抚。应诸州百姓。因水不能自存者。委宣抚使赈给。死者各加赐物。在官为收理埋瘗。其田苗所损。委宣抚使与所在长吏速具闻奏。于戏。一夫不获。一物失所。刑罚不中。赋役不均。皆可以失阴阳之和。致雨旱之沴。系囚及狱诉久不决者。委所在长吏。即与疏辩。务从宽简。俾绝冤滞。贪官暴吏。苛法害公。特加惩罚。用明典宪。灾伤之后。切在抚绥。咨尔方镇之臣。洎乎守宰。咸宜悉乃心力。以恤凶灾。宣布朕怀。使各知悉。

永贞元年八月。诏曰。治天下者。先修其国。国命之重。寄在方镇。方镇共治。实维列城。列城为政。系于属县。然则一夫之耕。匹妇之织。积微方着。以供国计。永怀蒸庶。厥惟难哉。顷年以上。准租赋及榷税。委在藩服。使其均平。太上皇君临之初。务从省便。遂令使府。归在中朝。或恐巡按既多。职因交替。新制未立。旧纲已紊。况河汴而东。濒海之右。名都奥壤。疆理接连。如或征赋不均。挽输难济。物轻货重。法弊人劳。又闻江淮数道。比愆时雨。深忧黎庶之不足。军国之缺供。政有所不宣。事有所未便。牧宰有课绩。官吏有臧否。爰使使臣。申我休命。宜令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潘孟阳。专往宣谕。慰安疲甿。询访便益。蠲除疾苦。安民利国。称朕意焉。

元和四年正月。以左司郎中郑敬。使湖南宣歙。吏部郎中崔芃。使浙东。司封郎中孟简。使山南东道荆南湖南。京兆少尹襄武。使江西鄂岳等道宣抚。将行。并召对。上告之曰。朕宫中用度。一匹以上。皆有簿历。惟拯救百姓。则不计所费焉。卿等今者赈恤灾旱。当勤于奉职。勿如潘孟阳。所到务饮酒游山寺而已。仍许敬等以便宜行事。以孟简独衣绿。遣使追赐绯袍银鱼。

十四年二月。淄青都知兵马使刘悟。斩逆贼李师道。淄青兖郓等十二州平。诏户部侍郎杨于陵。以本官充淄青等州宣抚使。

唐会要卷七十八

诸使中

黜陟使

贞观八年。将发十六道黜陟大使。畿内未有其人。上问房元龄。此道事最重。谁可充使。尚书右仆射李靖曰。畿内事大。非魏征莫可。上曰。朕今欲向九成宫。事亦不小。朕

每行不欲与其相离者。乃为其见朕是非得失。必无所隐。乃命李靖充使。

二十年正月。遣大理卿孙伏伽等。以六条巡察四方。黜陟官吏。

开元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遣使。以崔翘等为之。

天宝五载正月遣使。以席豫等为之。

至德三载四月遣使。以虢王巨等为之。

建中元年正月制。诸道宜分遣黜陟使。观风俗。问疾苦。自艰辛以来。征赋名目繁杂。委黜陟使与诸道观察使刺史。计资产作两税法。比来新旧征科色目。一切停罢。两税外辄别配率。以枉法论。干元元年。与采访使并权罢。至是复置之。自建中已后。至今未尝置。初。司封郎中韦桢。为山南黜陟使。荐兴凤两州团练使严震。理行为山南第一。特赐上下考。封郧国公。在凤州十四年。能政不替。

采访处置使宰相张九龄奏置。

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初置十道采访处置使。以御史中丞卢绚等为之。至三月二十三日。诸道采访处置使华州刺史李尚隐等奏。请各使置印。许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命诸道采访使考课官人善绩。三年一奏。永为例程。至二十七年二月七日赦文。三载考绩。黜陟幽明。允协大猷。以劝天下。比来诸道所通善状。但优仕进之辈。与为选调之资。责实徇名。或乖古义。自今已后。诸道使更不须善状。每三年。朕当自择使臣。观察风俗。有清白政理着闻者。当别擢用。

二十六年三月敕。诸道采访使判官等。自今已后。并须首末经三年。其缘事故停不得满年限者。承优节文。准开元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敕处分。

二十九年七月敕。采访使等所资按部。恤隐求瘼。巡抚处多。事须周细。不可匆遽。徒有往来。宜准刺史例入奏。

天宝九载三月敕。本置采访使。令举大纲。若大小必由一人。岂能兼理数郡。自今已后。采访使但察访善恶。举其大纲。自余郡务所有奏请。并委郡守。不须干及。

十二载二月。河南道采访处置使河东郡太守李　。河南道采访处置使陈留郡太守王浚等奏。请依旧通前置两员交使。望以周载。许依元敕酬功处分。敕。诸道准此。黔中道各一人。宜依旧定。

干元元年四月十一日。诏曰。近缘狂寇乱常。每道分置节度。其管内缘征发及文牒兼使命来往。州县非不艰辛。仍加采访。转益烦扰。其采访使置来日久。并诸道黜陟使便宜且停。待后当有处分。其年。改为观察处置使。

大历十二年五月。中书门下奏。开元末。置诸采访使。许其专停刺史务。废置由己。请自今已后。刺史有犯赃等色。本道但具状闻奏。不得辄追赴使。及专擅停务。差人权摄。其刺史亦不得辄诣使出界。未先闻奏。皆按常刑。

五坊宫苑使

五坊。谓雕。鹘。鹰。鹞。狗。共为五坊。宫苑旧以一使掌之。自宝应二年后。五坊使入隶内宫苑使。近又有闲厩使兼宫苑之职焉。

开元十九年。金吾将军杨崇庆。除五坊宫苑使。其后来擢。牛仙客。李元佑。韦衢。章仇兼琼。王 。吕崇贲。李辅国。彭体盈。药子昂等为之。

大历十四年五月诏。鹰隼豹貀猎犬。皆放之。时以永徽已来。文单国累贡驯象三十有二。皆豢于禁中。有善舞者。以备元会充庭之饰。因是与鹰隼之类同放之。

元和二年六月敕。五坊户。诸色影占者多。宜令府县收管。

三年七月。五坊品官朱超晏。王志忠。放纵鹰隼入长安富人家。旋诣其居。广有求取。上知之。立召二人。各笞二十。夺其职。自是贡鸷鸟略大者。皆斥之。贞元末。五坊小儿张捕鸟雀罗于闾里者。皆为暴横。以取人钱物。或有张罗网于门。不许人出入者。或以张井上。使不得汲者。近之辄曰。汝惊供奉鸟雀。即痛殴之。出钱物求谢。乃去。或相聚饮食于酒肆。醉饱而去。卖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殴詈。或时留蛇一囊为质曰。此蛇所以食鸟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饲之。勿令饥渴。卖者愧谢求哀。乃携挈而去。宪宗在春宫时。知其弊。尝欲奏禁之。及即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悦。

十三年十月。上怒五坊使杨朝汶追捕平人。命杀之。

皇城使

天佑三年闰十二月。皇城使奏。伏以皇城之内。咫尺禁闱。伏乞准元敕条流。鼓声绝后。禁断人行。近日军人百姓。更点动后。尚恣夜行。特乞再下六军止绝。从之。

元帅

武德元年六月七日。秦王世民加西讨元帅。

上元三年三月。相王旦除凉州道行军元帅。周王显除洮河道行军元帅。升储后。至圣历元年九月。又除河北道元帅。亦称天罚道元帅。大足元年六月。相王旦除安北道行军元帅。至长安二年九月。又除并州道行军元帅。自后亲王为衔者甚多。其元帅之号。自武德已来。唯王始拜。至天宝十五载正月。哥舒翰除诸道兵马元帅。始臣下为之。干元二年三月。郭子仪除东畿山东河南诸道节度防御兵马元帅。后上元二年七月。李光弼除河南淮南淮西山南东道荆南五节度行营元帅。此并副元帅也。

至德元载。以广平王为天下兵马元帅。统大军东征。以子仪为副。其载九月。吏部尚书平章事房管抗疏请兵一万人。自为元帅。以收两京。诏许之。以兵部尚书王思礼为副。分为三军。使杨希文将南军。自宜寿入。刘贵哲将中军。自武功入。李光进将北军。自奉天入。而管以中军为帅。次便桥。二军先遇贼。战于陈涛斜。王师败绩。时管以车二千乘。以马步夹之。为乘车之战。贼顺风扬尘鼓噪。牛皆振骇。因缚草纵火焚之。人畜大乱。故败。管自将南军。又战不利。杨希文刘贵哲降于贼。管幕府偏裨等。奔赴行在。肉袒请罪。诏并宥之。

建中四年九月。以舒王谟为扬州大都督。持节充荆襄江西沔鄂等道节度诸军行营兵马都元帅。仍赐名谊。改封晋王。大开幕府。文武僚属之盛。前后出师。未见其比。

天复三年二月。以辉王祚为诸道兵马元帅。其年十二月十三日敕。国史所书元帅之任。并以天下为名。乃自近年。设为诸道。宜却复为天下兵马元帅。

都统

干元元年十二月。户部尚书李峘。除都统淮南江东江西节度宣慰观察处置等使。都统之号始于此。

上元二年八月。李若幽除户部尚书。充朔方镇西北庭兴平陈郑等九节度行营兵马及河中节度都统处置使。

建中元年十二月。以汴州节度使李勉。充河南汴州宋滑亳河阳等道都统使。

元和四年九月。以邠宁庆三州节度高崇文。充南京都统。

大中五年五月。以特进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白敏中。充邠宁节度使招讨南山平夏党项兵马都统处置等使。

元和四年九月。以宣武军节度韩宏。充淮西诸军行营兵马都统。

干符五年。黄巢大掠江淮。宰相王铎进奏曰。臣忝宰执之长。在朝不足分陛下之忧。愿自帅诸军。荡涤群寇。朝议然之。乃拜守司空平章事荆南节度使诸道行营兵马都统。其年。以镇海军节度使高骈。为诸道行营兵马都统。

中和二年七月。复以宰相王铎为京城四面诸道行营兵马都统。以崔安潜副之。至大顺元年五月。以宰臣张浚为太原四面行营兵马都统。

节度使每使管内军附。

武德元年。因隋旧制。呼为大总管。其年六月七日。诸州总管。加号使持节。至七年二月十八日。改大总管为大都督。

贞观三年八月。李靖除定襄道行军大总管。贞观三年已后。行军即称总管。本道即称都督。永徽已后。除都督带使持节。即是节度使。不带节者。不是节度使。景云二年四月。贺拔延嗣除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此始有节度之号。遂至于今不改焉。

朔方节度使。开元元年十月六日敕。朔方行军大总管。宜准诸道例。改为朔方节度使。其经略。定远。丰安军。西中受降城。单于。丰。胜。灵。夏。盐。银。匡。长安。乐等州。并受节度。至十四年七月。除王晙带关内支度屯田等使。十五年五月。除萧皓。又加盐池使。二十年四月。除牛仙客。又加押诸蕃部落使。二十九年。除王忠嗣。又加水运使。天宝五载十二月。除张齐丘。又加管内诸军采访使。已后遂为定额。

丰安军。在灵州黄河西。去郡一百八十里。

定远军。在灵州东北二百里。先天二年正月。郭元振置。

贞观十四年三月十五日。置宁朔大使。以护突厥。即旧朔方节度之号。

河东节度使。开元十一年以前。称天兵军节度。其年三月四日。改为太原已北诸军节度。至十八年十二月。宋之悌除河东节度。已后遂为定额。

大同军。置在朔州。本大武军。调露二年。裴行俭改为神武军。天授二年。改为平狄军。大足元年五月十八日。改为大武军。开元十二年三月四日。改为大同军。

横野军。初置在飞狐。复移于新州。开元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张嘉贞移于古代郡大安城南。以为九姓之援。天宝十三载十二月一日。改为大德军。

岢岚军。武德中为镇。永淳二年。改为栅。隶平狄军。长安三年。李迥秀改为景龙中军。张仁亶移军朔方。留一千人充守捉。属大武军。开元十二年。崔隐甫又置军。十五年。李皓又废为镇。其后又改为军。

天兵军。圣历二年四月置。大足元年五月十八日废。长安元年八月又置。景云元年又废。开元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张嘉贞又置。十一年三月四日。改为太原已北诸军节度使。

清塞军。贞元十五年四月。以清塞城为军。

开元九年十一月四日。河东河北不须别置支度。并令节度使自领支度。

陇右节度使。开元元年十二月。鄯州都督阳矩。除陇右节度。自此始有节度之号。至十五年十二月。除张志亮。又兼经略支度营田等使。已后为定额。

临洮军。置在狄道县。开元七年移洮州县。就此军焉。

河源军。置在鄯州西南。又云本赵充国亭侯也。

白水军。开元五年。郭知运张怀亮置

安人军。置在星宿川鄯州西北界。开元七年三月置。

积石军。置在廓州达化县西界。本吐谷浑之地。贞观三年。吐谷浑叛。置静边镇。仪凤二年。置军额焉。

莫门军。置在洮州。仪凤二年置军。开元十七年。洮州移隶临洮军。百姓隶岷州。置临州。二十七年四月。又改为洮州。今为临洮军是也。

振武军。置在鄯州鄯城县西界吐蕃铁仞城。亦名石堡城。开元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信安王祎拔之置。四月。改为振武军。二十九年十二月六日。盖嘉运不能守。遂陷吐蕃。天宝八载六月。哥舒翰又拔之。闰六月三日。改为神武军。

威戎军。置在鄯州界。开元二十六年五月。杜希望收吐蕃新城。置此军。

镇西军。置在河州。开元二十六年八月置。

神策军。天宝十三载七月十七日。陇右节度哥舒翰。以前年收黄河九曲。请分其地置洮阳郡。内置军焉。以成如璆为太守。充神策军使。去临洮军二百余里。

宛秀军。同前年分九曲置浇河郡。内置军焉。以臧奉忠为太守。充军使。

保义军。元和元年二月。改陇右经略使为军。

河西节度使。景云二年四月。贺拔廷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自此始有节度之号。至开元二年四月。除阳执一。又兼赤水九姓本道支度营田等使。十一年四月。除张敬忠。又加经略使。十二年十月。除王君　。又加长行转运使。自后遂为定额也。

赤水军。置在凉州西城。本赤乌镇。有泉水赤。因以为名。武德二年七月。安修仁以其地来降。遂置军焉。军之大者。莫过于此。

新泉军。大足元年。郭元振奏置。开元五年。改为守捉。

大斗军。本是守捉使。开元十六年。改为大斗军焉。

建康军。置在甘肃二州界。证圣元年。王孝杰开四镇回。以两州界回远。置此军焉。

宁寇军。旧同城守捉。天宝二年五月五日。遂置焉。

玉门军。本废玉门县。开元六年置军焉。

墨离军。本是月支旧国。武德初置军焉。

豆卢军。置在沙州。神龙元年九月置军。

白亭军。天宝十四载正月三日置。

开元十四年三月二日敕。河西长行转运九姓。即隶入支度使。宜加支度判官一人。

安西四镇节度使。开元六年三月。杨嘉惠除四镇节度经略使。自此始有节度之号。十二年以后。或称碛西节度。或称四镇节度。至二十一年十二月。王斛斯除安西四镇节度。遂为定额。又先天元年十一月。史献除伊西节度兼瀚海军使。自后不改。至开元十五年三月。又分伊西北庭为两节度。至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移隶伊西北庭都督四镇节度使。至天宝十二载三月。始以安西四镇节度封常清。兼伊西北庭节度瀚海军使。

伊吾军。本昆吾国也。置在伊州。景龙四年五月置。

天山军。置在西州汉车师前王故国。地形高敞。改名高昌。贞观十四年置。

瀚海军。置在北庭都护府。本乌孙王境也。贞观十四年置庭州。文明元年。废州置焉。长安二年十二月。改为烛龙军。三年。郭元振奏置瀚海军。

天山军。并在碎叶城。

范阳节度使。先天二年二月。甄道一除幽州节度经略镇守使。至开元十五年十二月。除李尚隐。又带河北支度营田使。二十七年十二月。除李适之。又加河北海运使。天宝元年十月。除裴宽为范阳节度使。经略河北支度营田河北海运使。已后遂为定额。

查看更多資料 請進來看吧

经略军。置在范阳城内。延载元年置。

渔阳军。在幽州北卢龙古塞。开元十九年九月十七日。改为静塞军。

清夷军。垂拱二年。妫州刺史郑崇古奏置。

威武军。大足元年置在檀州。开元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改为威武军。

北平军。在定州西三里。

恒阳军。恒州郭下。

高阳军。本瀛州。开元二十年移在易州。

唐兴军。在莫州。

横海军。在沧州。并开元十四年四月十二日置。各以刺史为使。

怀柔军。在蔚州界。先天元年八月八日置。

镇安军。贞元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于燕郡守捉置。

怀远军。在故辽城。天宝二年二月。安禄山奏置焉。

平卢军节度使。开元七年闰七月。张敬忠除平卢军节度使。自此始有节度之号。八年四月。除许钦●。又带管内诸军诸蕃及支度营田等使。二十八年二月。除王斛斯。又加押两蕃及渤海黑水等四府经略处置使。遂为定额。

平卢军。在柳城。本古辽西之地。

卢龙军。置在北平郡古孤竹国。天宝二年置。

开元十三年三月二十日敕。平卢军。幽州。太原。朔方。河西。陇右。剑南等七道节度使。宜各置木契行勘。

剑南节度使。开元五年二月。齐景胄除剑南节度使支度营田兼姚嶲等州处置兵马使。因此始有节度之号。至八年。除李浚。始下兼兵马使。二十七年。章仇兼琼又兼山南西道采访使。其后或兼或不兼。无定制。至上元二年二月。分为两川。广德二年正月八日。合为一道。大历二年正月二十日。又分为两川。至今不改。贞元十一年九月。韦皋为节度。就加统摄近界诸蛮兼西山八国云南安抚等使。

天保军置在恭州。东南九十里。开元二十九年置。

洪源军。置在黎州汉黎郡也。开元三年置军。

昆明军。置在嶲州。开元十七年十一月置。

岭南节度使。至德二载正月。贺兰进明除岭南五府经略兼节度使。自此始有节度之号。已前但称五府经略。自此遂为定额。又云。杜佑授岭南节度使。德宗兴元。朝廷故事。执政往往遗忘。旧日岭南节度。常兼五管经略使。佑独不兼。盖一时之误。其后遂不带五管经略名目。至咸通三年五月。分为两节度。以广州为岭南东道。邕州为岭南西道。

清海军。天宝元年置。在悚乌镇。有泉水赤︾柔远军。贞元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置。

淮南河南江东道。干元元年三月六日。置节度使。

镇州节度使。大历十四年四月。名其军曰成德。至天佑二年九月。改为武顺。

汴宋颍亳节度使。建中三年二月二日。名其军曰宣武。

浙江节度使。建中二年六月。浙江东西节度使。寻改为镇海军。以团练为节度。从理润州。元和五年十一月。团练使奏。丹阳军比因置节度改为镇海。今请依前置镇海军。从之。

滑州节度使。贞元元年五月。罢滑州永平军。其年四月。名其军曰义成。

淮西节度使。贞元二年二月。改淮西节度为淮宁军。

申光蔡等道节度使。贞元十四年正月。名其军曰彰义。

易定节度使。贞元十五年三月。满城县置永清军。建中三年五月。名其军曰义武。

安黄节度使。贞元十九年二月。名其军曰奉义。

陈许节度使。贞元二十年四月。名其军曰忠武。

徐州节度使。贞元二十一年三月。名其军曰武宁。至咸通四年四月。降为支郡。隶兖州。至十一年十一月。改为感化军。

剑南节度使。元和二年二月。改天威军名曰天征军。

荆南节度使。元和六年八月敕制。荆南是赋税之地。与关右诸镇。及河南河北有重兵处。体例不同。节度使之外。不合更置军额。因循已久。烦弊实深。严绶所请停永安军额。宜依。其合收钱米。委严绶于当府诸县蠲除。不支济人户。均减讫闻奏。

天平军节度使。元和十四年三月。平李师道。以所管十二州。分三节度。马总为天平军节度。王遂为兖海沂密节度。薛戎为平卢军节度。仍加押新罗渤海两蕃使。仍旧为平卢军。赐两蕃使印一面。

河阳节度使。会昌四年十月。平刘祯。以河阳三城镇遏使为孟州。号河阳军。额怿二州隶焉。

归义军节度。大中五年八月。沙州刺史张义潮。以瓜沙伊肃等十一州户口来献。自河陇陷蕃百余年。至是悉获故地。乃以沙州为归义军。授义潮节度使。

查看更多新书　请进来看吧

戎昭军节度使。天佑二年九月。以金州置军额。三年四月。复以为州。

义昌军节度使。太和五年正月。以沧景德州号义昌军。

山南东道节度使。干元元年置节度。元和十年十月。分为两节度。以户部侍郎李逊为襄复郢等节度使。右羽林大将军高霞寓为唐邓等州节度使。景云二年正月二十九日敕。诸节度除缘兵马外。不得别理百姓诉讼事。元和六年十元十四年四月十二火事群有司。方澄源流。以责实效。其诸道都团练使。足修武备。以静一方。而别置军额。因加吏禄。亦既虚设。颇为浮费。思去烦以循本。期省事以便人。润州镇海军。宣州采石军。越州义胜军。洪州南昌军。福州静海军等使额。并宜停。所收使已下俸料。一事以上。各委本道充代百姓阙额两税。仍具数闻奏。庶我爱人之心。不至于惜费。立制之意。必在其正名。

十三年二月。襄阳节度使李訴奏。请判官大将已下官凡一百五十员。上不悦。谓裴度曰。李訴诚立奇功。然奏请过当。遂留中不下。其年七月。诏曰。事关军旅。并属节制。务系州县。悉归察廉。二使所领。管辖诸道度支营田。承前各别置使。自艰虞以后。各置因循。方镇除授之时。或有兼带此职。遂令纲目。所在各殊。今者务修旧章。思一法度。去烦就理。众已为宜。唯别置营田处。其使且令仍旧。其忠武。凤翔。武宁。魏博。山南东西。横海。邠宁。义成。河阳等道支度营田使。及淮南支度。近已定省。其余诸道。并准此处分。初。景云开元间。节度支度营田等使。诸道并置。又一人兼领者甚少。艰难以来。优宠节将。天下拥旄者。常不下三十人。例衔节度支度营田观察使。其边界藩镇。增置名额者。又不一。前后六十余年。虽尝增减官员及使额。而支度营田。以两河诸将兼领。故朝廷不议停废。至是。群盗渐息。宰臣等奏罢之。

干符三年。以宰臣郑从谠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诏许自择宾佐。

亲王遥领节度使

贞观二年五月。吴王恪除使持节大都督益绵邛眉雅等八州诸军事。益州刺史。濮王泰除使持节大都督扬州。常。海。润。楚。舒。庐。濠。寿。歙。苏。杭。宣。东睦。南和等十六州诸军事。扬州刺史。

开元四年正月二十九日。郯王嗣直除安北大都护。充安抚河东关内陇右诸蕃部落大使。陕王嗣升为安西都护。充河西道及四镇诸蕃部落大使。安北大都护张知运为副都护。亲王遥领节度。自兹始也。其在军节度。即称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十五年五月。以庆王浑为凉州都督。兼河西节度大使。忠王浚为单于大都护。朔方节度大使。棣王●为太原已北诸军节度大使。鄂王瑶为幽州都督。河北道节度大使。营王滉为京兆牧。陇右节度大使。光王琚广州都督。五府节度大使。仪王璲河南牧。颍王璬安东都护。平卢节度大使。永王璘。荆州大都督。寿王瑁。益州大都督。剑南节度大使。延王泗。安西大都护。碛西节度大使。盛王沐。扬州大都督。

建中元年八月。以舒王谊为泾原节度大使。

贞元四年七月。以虔王谅为申光随蔡节度观察大使。

七年七月。以邕王謜为义武军节度。易定等州观察使。

九年十二月。以通王谌为宣武军节度使。

十年七月。复以邕王謜为昭义军节度使。

十一年五月。复以通王谌为河东节度大使。北都留守。

十六年九月。以开府仪同三司虔王谅为徐州节度大使。观察支度营田等使。

元和二年八月。以建王审为郓州大都督。淄青等州节度。观察。处置。陆运。海运押。新罗。渤海两蕃等使。

九年三月。以遂王宥开府仪同三司。充章义军节度管内营田。申光蔡等州观察处置等使。

宝历元年十二月。以晋王普为昭义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以刘悟子前将作监主簿从谏。为节度留后。

太和八年十二月。以通王谌为幽州经略卢龙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以权勾当幽州兵马使史元忠为留后。开成五年十二月。以福王绾为开府仪同三司。行魏州大都督。充魏博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

会昌二年正月。以抚王　为开府仪同三司。行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充幽州卢龙军节度。观察。处置。押奚。契丹两蕃。经略卢龙等军大使。

四年十一月。以皇子鄂为开府仪同三司。朔方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时以党项叛命。故以亲王制之。

大中十一年。以昭王汭为开府仪同三司。成德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以佐司马王绍知成德军两使留后。

咸通十年十二月。以蜀王佶为开府仪同三司。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以卢耽知西川事。

干符四年正月。以寿王杰为开府仪同三司。幽州经略卢龙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以李可举知幽州兵马事。

宰相遥领节度使

开元十六年十一月。兵部尚书。河西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萧嵩。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节度如故。宰相遥领节度使。自兹始也。至二十六年二月。中书令李林甫。遥领陇右节度。天宝十载十一月。杨国忠又遥领剑南节度。萧嵩以牛仙客为留后。李林甫以杜希望为留后。杨国忠以崔圆为留后。

诸使杂录上奏荐附。

贞观元年四月。发诸道简点使。

咸亨三年十二月。颁下简点格。其年五月十一日敕。中书门下两省供奉官。及尚书省御史台现任郎官御史。自今已后。诸使不得奏请任使。永为例程。

二年三月十一日。关内道覆囚。使邵师德等奉辞。上谓曰。州县诸囚未断。甚废田作。今遣尔等往省之。非遣杀之。无滥刑也。至开元十年十月。宇文融除殿中侍御史。充覆囚使。

仪凤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诏。宜令关内河东简练有膂力雄果者。即以猛士为名。

三年正月二十五日。遣左金吾将军曹怀舜。李知十等。分往河南河北。以募猛士。

万岁通天元年九月。令山东近境州置武骑团兵。至圣历元年腊月二十五日。河南河北置武骑团。以备默啜。每一百五十户。共出兵十五人。马一匹。

先天二年正月十五日诏。往者计户充兵。使二十二入募。六十出军。既惮劬劳。咸欲逃匿。不有厘革。将何致理。天下卫士。取年二十五已上充。十五年放出。频经征镇者。十年放出。自今已后。羽林飞骑。先于卫士中简择。

长寿三年正月诏。诸州大都督。及上州刺史。大都督府长史。诸军经略镇守大使。一子为宿卫官。

开元十年六月七日敕。支度营田。若一使专知。宜同为一额。共置判官两人。

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敕。同华两州。精兵所出。地资辇毂。不合外支。自今已后。更不得取同华兵防秋。容其休息。

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敕。令百寮寻胜。因置检校寻胜使。以厚其事。

天宝七载十一月。给事中杨钊充九成宫使。其使及木炭使。并是岐州刺史勾当。至是。钊欲移夺大权。遂兼监仓司农。出纳钱物。召募剑南健儿。两京太仓含嘉仓出纳。召募河西陇右健儿。催诸道租庸等使。

苏氏驳曰。九寺三监。东宫三寺。十二卫。及京兆河南府。是王者之有司。各勤所守。以奉职事。尚书准旧章。立程度以颁之。御史台按格令。采奸滥以绳之。中书门下立百司之体要。察群吏之能否。善绩着而必进。败德闻而且贬。政有恒而易为守。事归本而难以失。夫经远之理。舍此奚据。洎奸臣广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宠。克小民以厚敛。张虚数以献忱。上心荡而益奢。人怨结而成祸。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无其事。受厚禄而虚其用。宇文融首倡其端。杨　继遵其轨。杨国忠终成其乱。仲尼云。宁有盗臣。而不畜聚敛之臣。诚哉。是言也。前车既覆。后辙不改。欲求化本。不亦难乎。

十二载十二月二十二日。左相陈希烈充秘书省图书使。

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叛命。诸州当贼冲者。始置防御使。至宝应元年五月十九日。停诸州防御使。

干元二年七月九日敕。宜令御史大夫充　骑使。令御史充判官。

广德二年九月。以太子詹事李岘为江南东西及福建等道知选事。并劝农宣慰使。

大历十二年五月十日。中书门下状奏。诸州团练守捉使。请一切并停。其刺史自有持节诸军旅。司马即同副使之任。其判司既带参军事。望令司兵判兵马按。司仓判军粮按。司事判甲仗案具。兵士量险隘召募。谓之健儿。给春冬衣。并家口粮。当上百姓。名曰团练。春秋归。冬夏追集。日给一身粮及酱菜。其月十一日。诸道先置上都邸务。名留后使。宜令并改为上都进奏院官。十三日。诸道观察都团练使判官各置一人。支使一人。推官一人。余并停。

十四年二月四日敕。准诸道上都知进奏院官。自今已后。并不须与正官。

六月一日敕。郎官御史充使。绝本司务者。宜改与检校及内供奉里行。其月三日敕。御史中丞董晋。中书舍人薛蕃。给事中刘乃。宜充三司使。仍取右金吾厅一所充使院。并于西朝堂置幕屋。收词讼。至建中二年十月停。后不常置。有大狱即命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鞫之。谓之大三司使。又以刑部员外郎。御史。大理寺官为之。以决疑狱。谓之三司使皆事毕日罢。

建中元年四月一日。门下侍郎杨炎。充删定格式使。五月。刑部侍郎蒋况。充副使。二年七月。中书侍郎张镒与卢杞同充格式使。其月二十三日旨。令刑部长官兼知。其使停。

建中二年正月二十五日。潭开宜依旧置防御使。

二月十八日。却置京畿观察使。以御史袁高充使。

三年九月九日。御史中丞杨　奏。见任官或被诸司不奏。便移文牒充判官。伏请自今已后。应见任州县正官。不承制敕差补。不得辄离任。敕旨依焉。

贞元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敕。杜亚宜兼充管内营田使。其楚州营田使宜停。

四年二月敕。诸道幕府判官。及诸军将。比奏改官。例多超越。应从散秩入清望官。并折资处分。

十三年六月。加剑南西山运粮使检校户部员外郎韦肇。兼御史大夫。员外兼大夫新例。

十四年六月。罢宣。歙。池三州。鄂。岳。沔三州都团练观察使。陕。虢两州都防御观察使。以其地分隶诸道。置东畿观察。以留台御史中丞为之。

十六年十二月敕。诸道观察。都团练。防御。及支度。营田。经略。招讨等使。应奏副使。行军。判官。支使。参谋。掌书记。推官。巡官。请改转台省官。宜三周年以上与改转。其缘军务急切。事迹殊常。即奏听进止。

元和二年正月。鄂岳等州观察使吕元膺。奏新妹婿京兆府咸阳尉马缝。授试大理评事。充京兆观察支度使。为宪司所劾。密亲佐幕。有亏典法。敕。诸使府参佐检校。释元膺之罪。时咸非之。

七年七月敕。诸使府参佐检校。应试官月日计。如是五品已上官。及台省官。经三十个月外。任奏与改转。余官经三十六个月奏改。如经考试有事故。及停替官。本限之外。更加十个月。即往申奏。从之。

十三年二月。浙东观察使孟简授代。诏书到日。援故事。署留后而行。及常州。堂牒勒还旧镇。待割使事而后行。初。李修授浙西观察使。中谢日。请留所替。以待交割使事。至是因举为例。非旧制也。

其年七月。上藉钱谷吏以集财赋。以宣歙观察使王遂为淄青四面。行营诸军粮料使。

其年九月诏。诸道新授节度。观察。经略等使。自敕出后。使未到以前。或前使尚在本镇。或已发差知留务军等官。其军府职员多停省改易。自今已后。切令禁止。纵先有此色。新使道到。并令仍旧。

十四年二月诏。诸道节度使。团练。都防御。经略等使。所管支郡。除本军州外。别置镇遏守捉兵马者。并合属刺史等。如刺史带本州团练。防御、镇遏等使、其兵马额便隶此使。如无别使。即属军事。其有边于溪洞。接连蕃蛮之处。特建城镇。不关州郡者。即不在此限。自艰难以来。天下有军。诸将之权尤重。至是。遂分属于所管州郡焉。

其年。山南东道观察使孟简。举均州郧乡县镇遏兵马使赵洁充本县令。有紊条章。罚一月俸料。

其年四月。命中官五人为京西和籴使。谏议大夫郑覃。右补阙高釴等。同以疏论。上览之。即日罢其使。其年八月。以内侍省姚文寿充京西京兆行营宣慰计会使。六月。制以左金吾卫大将军胡证充京西京北巡边使。所经过州镇。与节度。防御使。刺史。审量利害。具事实闻奏。因程　之请也。七月。罢晋州防御使。八月。浙东观察使薛戎奏。准敕。诸道所管支郡。别置镇遏。守捉。兵马者。宜并属刺史。其边于溪洞。接连蛮夷之处。特建城镇者。则不在此限。今当道望海镇。去明州七十余里。俯临大海。东与新罗日本诸蕃接界。请据文不属明州。许之。

十五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内外六品已下正员官。诸道诸使奏充掌职。比限两考。及授官经二年已上。方许奏请。即与依资改转。有才在下位者不免留滞。请今后诸道诸使应奏请正员官充职掌。经一周年。即与依资改转。未一周年。与同类试官。从之。旧制。使府判官。二周年始许改转。通计三考。谓之得资。与同类试官。今不依旧典。物议非之。

长庆三年三月敕。诸道军府大将。带监察已上官者。三周年与改转。如是加敕。合非时与改者。不在此限。其大将未曾奏官者。即亦仰奏焉。

四年二月敕。诸道节度使去任日。宜准元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敕处分。其交割状限新人到任后一个月内。分析闻奏。并报中书门下据替限。委中书门下据报状磨勘闻奏。以凭殿最。

宝历元年十二月。江西观察使殷侑奏。管内州县官。大半勾当留在京师。职掌当道两税外。又度支米谷。见在官为送纳者。今请下有司。留放五员。从之。仍敕诸道准此。

唐会要卷七十九

需要更多新书　请进来看吧

诸使下

诸使杂录下

太和二年六月。中书门下奏。诸道观察等使。奏请供奉官及见任郎官御史充幕府。贞元长庆已有敕文。近见因循。多不遵守。然酌时议制。事在变通。如或统帅专征。特恩开幕。戎府初建。军幄籍才。事关殊私。别听进止。此外一切请准前后敕文处分。敕旨。宜依。

三年七月敕。诸道进奏官等。旧例多是本道差文武职掌官充。自后遂有奏带正官者。近日又有请兼检校官及宪官者。递相援引。转无章程。自今已后。更有奏请带正官。不得兼检校官及宪官。如准诸道诸军诸使职掌官例。请检校官及兼宪官充。则不得带正员官。其见在进奏官。已有检校官兼宪官者。且听仍旧。至改转时。商量处分。

其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伏准五月八日敕节文。诸道诸使奏判官。所奏虽官资相当。并请限曾任正官经六考以上者。比拟监察侍御史。九考以上者。与比拟殿中侍御史。以上节级各加三考。如曾诸色登科。超资授官者。不得在此限。所奏宪官。特置考限。以防侥幸。深合至公。然节文之中。或有未尽。臣等再四商量。如京六品以上清资官。并两府判官。及进士出身。平判入等。诸色登科授官人。不在此限。其在使府及监察已上者。亦任准元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敕节文。依月限处分。余望准前敕施行。依奏。

四年四月。中书门下奏。自元年以来。频有讨伐。诸道荐送军将。其数渐多。臣等商量。应诸道军将。官至常侍大夫。职兼知兵马使都押衙。功绩显著。本道官职可奖者。即任荐送。其余官职未高。才能可录。所在军镇合驱使。自今后。军官未至常侍大夫。职兼都虞候都知兵马使都押衙者。不在荐送限。但仰本道节度使。看其功绩显著。与改转。职已至高者。检校官兼官。宜与奏改。如有功绩殊异。允合不次超擢者。即任别具事迹闻奏。亦不在便荐送限。又应诸方镇。或因移易。停罢其使。随从元从军将。只合本道量才驱使。不情愿住者。一任东西。不合更来朝廷。别求侥幸。敕旨。依奏。

其年五月敕。置疏决囚徒使。以清强御史二人为之。应京城诸司见禁囚徒。宜令疏决处分。具轻重闻奏。

其月敕。陕虢西去两京非远。唯管一郡。分置廉使。本因艰难。若四方少事。则旧制为便。其都防御观察使额。宜停。所管兵马使。属本州防御使。

五年十月敕。楼烦监牧。及造水等使。宜共置判官一员。巡官一员。

六年十二月敕。陇州防御使。宜准长庆二年九月十八日敕。例置判官一员。其兵马留后判官勒停。

九年五月。中书门下奏。准太和七年七月十四日敕。诸道进奏官。令拣择清慎人充。非因过犯。不得停罢。如方镇自要腹心委寄。任于本道差见任官充。又准太和元年九月十九日敕。不许授别官。今日以后。并请准元和敕处分。如边上无俸料处。只得授近处官。亦不得占江淮好阙。其新进奏官。仍须守职二年后。无败阙。方得奏官。敕旨。依奏。

其年十二月。左仆射合诸道奏。诸节使新授。具巾抹。带器仗。省中参辞兵部尚书侍郎者。伏以军国异容。古今定制。苟不由旧。务祈改常。未闻省合之门。忽入弓刀之器。伏请停罢。如须参谢。任具公服。到本州县后。交割兵马。诣实申奏。从之。

开成元年十一月。中书门下奏。准太和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敕。诸道节度使下。都押衙。都虞候。约五年以上。方得改转。押衙兵马使。约七年以上。方得改转。三万人以上军兵。每年许奏四人。其序迁合与宪官者。以曾历两任。奏授宾詹者与监察。以次迁序。止于侍御史。其御史中丞以上官。并须因有战功。方得奏请。诸道团练下万人以上军。所奏不得过殿中侍御史。如未有宪官者。不在奏限。万人以下军。不因战功。并不得奏论请。敕旨。依奏。

二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诸道节度使。观察。都团练使。请朝官任使。准贞元二年敕。中书门下有供奉官。及尚书省御史台见任郎官御史。诸司诸使并不得奏请任使。伏以周之列国。咸有命卿。汉代诸侯。皆建傅相。盖以崇重五爵。施之宠荣。贾生为傅于长沙。管仲让王之上礼。出其廷彦。且命为卿。经史垂文。古制斯在。况贞元之初。戎镇之事。比于今日。颇谓不同。圣朝授任推公。惟才是急。辍诸上选。分佐戎行。职则稍尊。命则稍重。而又才人涉历。练达武经。出入往来。便堪奖用。是朝廷之所利。诚方镇之得人。希古济今。匪宜专　。酌于临事。可否在兹。臣等商量。诸节度。观察。都团练使。朝中素有相知者。许奏一人充副使。章服准太和三年五月八日敕。如素无相知。不奏亦听。其方镇带相。及自庙堂平章事出镇者。任约旧例奏署。庶使藩方益重。试任程才。其今日以前。应奏署敕已行者。虽关前敕。人数至少。式遵成命。又难追移伏。请自此已后。不得违越。敕旨。依奏。

三年四月。中书门下奏。宰相带平章事出镇。应朝官充使府职事。任约旧例奏署。使藩方益事。委任程才。谨详敕文。意在明许。亦不定言人数。及所请职名。臣等商量。起今以后。宰相自朝廷出镇。奏请朝官及刺史佐幕。前后更五人。数内有迁转停罢者。或须填替。任更奏来。如或辟用他官。不奏亦得。官至侍御史以上者。即许奏章服。便为常例。庶可通行。敕旨。依奏。

四年六月。中书门下奏。诸道节度使参佐。自副使至巡官。共七员。观察使从事又在数内。虽大藩雄镇。有藉才能。而边鄙遐方。岂易供给。况行军之号。本系出师。参谋之职。尤是冗长。其行军司马及参谋。望勒停省。见任人如本道有相当职员。任奏请改转。其余官序稍高者。许随表赴京。到日。量才奖授。郎御史以下。各令冬荐。节度判官旧额。虽本两员。近日诸道。亦不尽置。起今已后。望以一员为定。其课科等。本是供军数内。户部不可更收。敕旨。依奏。

其年七月敕。诸道奏入仕人数转多。每年吏曹注拟无阙。唯河北诸道。河东。泽潞。剑南。三川。京北。京西。管内官员数多。假摄之中。实有劳效。每年许奏三两人。仍须是元额阙。不得替见任人。其余并不得奏入。

会昌三年四月敕。诸道节度使观察使。授后发期。宜令不得过十日。

其年五月敕。比来节将移改。随从将校过多。非唯妨夺旧人职员。兼亦费用军资钱物。节度使移镇。军将至随身不得六十人。观察使四十人。经略都护等三十人。宜委监察军使。及知留后判官具名闻奏。如违此数。知留后判官。量加惩罚。监军使别有处分。自今以后。节度使等如罢镇赴阙。应将官吏将健随赴上都者。并随使停解。纵有带宪官充职。亦勒停。

其间或有是功勋重臣旧将校。人数稍多者。离镇后。新停解。即须具人数闻奏。当与量事宜处分。

四年二月。御史台奏。准会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敕。诸道进奏官。或有一人兼知四五道奏进。兼并货殖。颇是幸门。因缘交通。为弊日甚。向后兼知。不得过两道以上者。各委本道速差替闻奏。仍委台司纠察。如有违犯。必议重惩。又兼知三四道者。台司检勘。各牒本道。准敕差替讫。切虑改名补职。不离一家。元是本身。虚立名姓。伏请从今已后。如知两道奏进外。一家之内。父子兄弟。更不得知诸道奏进。如有违犯。台司准前察访。敕旨。依奏。

五年六月敕。诸道所奏幕府及州县官。近日多乡贡进士奏请。此事已曾厘革。不合因循。且无出身。何名入仕。自今以后。不得更许如此。仍永为定例。

其年九月。中书门下奏。条流诸道判官员额。西川本有十二员。望留八员。节度副使。判官。掌书记。观察判官。支使。推官。云南判官。巡官。淮南河东旧额。各除向前职额外。淮南留营田判官。河东留留守判官。幽州淄青旧各有九员。望各留七员。幽州除向前职额外。留卢龙军节度推官。淄青除向前职额外。留押新罗渤海两藩巡官。山南东道。郑滑。河阳。京南。汴州。昭义。镇州。易定。郓州。魏博。沧州。陈许。徐州。兖海。凤翔。山南西道。东川。泾原。邠宁。河中。岭南。已上旧各有八员。望各留六员。节度副使。判官。掌书记。推官。观察判官。支使。振武。灵夏。益州。鄜坊。旧各有八员。缘边土地贫。望各留五员。节度副使。判官。掌书记。推官。观察判官。浙东。浙西。宣歙。湖南。江西。鄂岳。福建。以上旧各有六员。望各留五员。团练副使。判官。观察判官。支使。推官。黔中旧有十员。望各留六员。经略副使。判官。招讨判官。观察判官。度支。盐铁判官。东都留守。陕府。旧有五员。并望不减。天德旧有三员。亦望不减。同州旧有四员。商州两员。并望不减。防御副使。莘州泗州各有两员。并望不减。楚州寿州各有三员。寿州望减团练副使一员。楚州望减营田巡官一员。汝州。盐州。陇州。旧各有一员。望不减。桂管旧有六员。望减防御巡官一员。容管旧有五员。望减招讨巡官一员。延州旧有两员。亦望减防御推官一员。楼烦。龙陂。旧各有两员。望各减巡官一员。右奉圣旨令商量减诸道判官。约以六员为额者。臣等商量。须据旧额多少。难于一例停减。今据本镇额量减。数亦非少。仍望令正职外。不得更置摄职。仍令御史台及出使郎官御史。专加察访。敕旨。依奏。

大中二年七月。中书门下奏。黔中盐铁使判官。开成中。已停减不置。臣等商量。望黔中置经略推官一员。其盐铁使判官。望令依旧额却置。敕旨。宜依。

其年十月。中书门下奏。伏以银青借兼检校宾客官。及朝散大夫。阶并三品资历。白身不合虚竖奏官。近年诸司使。多虚竖此色头衔。奏请授官。求中上州长马及上州判司。逾滥侥幸。莫甚于此。臣等商量。自今已后。诸司诸使。应合奏授正官者。并不得虚衔前件官阶奏请。如是长不守章程。依前论请奏听进止。其诸道差知进奏官。亦望准此处分。敕旨。依奏。

三年三月。中书门下奏。伏准太和六年六月御史台奏。本置官员。藉其任守。吏曹注拟。皆是职司。况调选须有出身。合年十五以上。比及于选。入以十年。则二十五。可以为成人矣。今则皆称年小。奏请句当。所在相承。积习成例。若实年小。即不合早补身名。若补实当年。又何虑为官不了。合请诸道方镇子孙。应选授及奏授官。一切勒归本任。不得辄有奏留。如或恩出殊常。赐及一子者。年十三以下。即任奏听进止。奉敕宜依者。臣

等谨详敕前约勒。非不丁宁。近日不守敕文。例皆请奏。臣等商量。自今已后。诸道节度观察防御经略等使。如或特降恩赐制。及一子官年十五以下者。即望许奏请句当留除外。其余并望准前敕处分。其见在千牛进马者。并准今年三月三日敕处分。

其年四月敕。如闻朝臣出使外藩。皆有遗赂。是修敬上之心。或少或多。号为人事。从前如此。率为常例。今边上受命抚戎。类须发使。若每使许循旧例。则十方竟至困穷。如事前不与绳检。又使臣难为辞拒。其出使朝廷边上。一物以上。并不得受领。却到京后。方镇亦不得辄寄附。

其年五月敕。藩镇改移。见在仓库钱谷。既已得替。便属新人。向前曾有敕文。更给留别。岁月深久。官吏因循。苟徇军情。不守朝典。自今以后。节度观察使。除替改。更不在给留别限。仍勒知后判官。及本曹官典。切加检举。如有违越。当重科惩。

五年十月。中书门下奏。伏见诸道及州府。如县令。录事参军有阙。及见任官公事阙败。切要替换。即任各举所知闻奏。及须莅官曾有课绩。处己必能清廉。如论荐不当。举主先议惩殿。其判司。参军。文学。县尉。丞。簿等。不奏限。其河东。潞府。邠宁。泾原。灵武。振武。鄜坊。沧德。易定。夏州。三川等道。或道路悬远。或俸料单微。每年选人。多不肯受。若一例不许。则都俸不在给留别限。仍勒知后判官。不许则都无正官。今请前件数道。除县令。录事参军外。其判司。尉。县丞。簿。每年量许奏三员。须是元额阙。不得替考深人其阙一年吏部不注。即注且差摄。二年吏部不注。然后许奏请。仍资序不得超越。如是散试及外身。不得奏第二任官。其京百司。除职事外。不在更奏官限。敕旨。依奏。其月敕。会昌三年六月八日。已有明敕。应文武官除授诸道节度。观察。经略。防御使。及就加官爵等。起今以后。与送官告旌节使人事物。不得过三千匹。为定制。令诸道各有旧例。有过三千匹者。宜准敕减。不得违越。

六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应诸道节度使。观察。团练使。防御。经略等使。所请俸料。职田禄粟。时服杂给。并诸色人事用度等。先奉圣旨。令条流奏来者。伏以藩镇之任。寄切分忧。一方惨舒。系在长吏。近者。所在军府。多称穷空。因缘增添。费用滋广。不遵往例。唯徇人情。物力既困于公家。诛敛终归于百姓。稍能厘革。裨益实多。置使之初。必有定额。岁月深远。或多改更。望令诸道帅臣及长吏。各询访事例。检寻簿书。其间苟逾旧规。及有新置。并宜除去。务在至公。于军府州镇经营利纲等项。相承既久。并绝则难。相害于人。亦宜禁止。奉敕。宜依。

其月。中书门下奏。观察使职当廉问。位重藩维。受明王之宠寄。同国家之休戚。岂可但享崇贵。唯务优游。罗声色以自娱。顾雕残而莫问。纵逃显责。必受阴诛。自今以后。并请责其成效。专其事权。使得展意尽心。恢张皇化。敬事以守法度。节用以减征徭。有利于国者必行。不以近名为虑。有害于人者必去。不以循例为辞。绝连夜之酣歌。务尽心于议谳。常推此道。方免旷官。其巡属州县。须知善恶。每岁考校。具以上闻。隐而不言。罪归廉帅。应有所论荐。须直书事绩。不得虚词。有所举闻。须尽录奸赃。不得隐漏。懦弱不任职者奏免。不得徇情。清强能立事者上陈。不得蔽善。如此即上下相制。远近相临。同推至公。共成致治。敕旨。卿等所条流廉问牧宰等事。实系生灵惨舒。并依。

咸通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敕。司农寺丞薛琼。可赞善大夫。充滁庐寿州招召乡兵使。

十二年七月。中书门下奏。诸道节度。防御使下将校。奏转试官。及宪衔等。每年量许五人。都团练。防御使量许三人为定。不得更于其外奏请。其兼御史中丞以下。即准敕

文条流。须有军功。方可授任。今后若显有战功。任具事绩申奏。检勘不虚。当以处分。此外不得更有奏请。其幽镇魏三道。即且准旧例处分。

其年中书门下奏。准今年六月十二日敕。厘革诸道及在京诸司奏官。并请章服事者。其诸道奏州县官司录录事参军县令。或见任公事败阙不治。切要替换。及前任实有劳效。并见有阙员。即任各举所知。每道奏请不得过两人。其河东。潞州府。邠宁。泾原。灵武。盐夏。振武。天德。鄜坊。沧德。易定。三川等道观察防御等使。及岭南五管。每道每年除令录外。许量奏簿尉及中下州判司县丞共三人。偏州不在奏州县官限。其黔中所奏州县官。及大将管内官。即任准旧例处分。在京诸司及诸道带职奏官。或非时充替。考限未满。并却与依资官。从之。

天佑元年四月敕。今后除留宣徽两院。小马坊。丰德库。御厨。客省。阁门。飞龙。庄宅九使外。余并停废。其内园冰井公事。委河南府句当。至二年二月十六日敕。只置宣徽院使。以权知枢密事王殷充。副使以赵殷衡充。其枢密使并宣徽南院使并停。所司勒归中书宣徽院。人吏不得私出本院。与人交通。诸道句当事人。亦不得到院。凡有公事。并于中书论请。

谥法上

旧制。诸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身亡者。佐史录行状申考功。考功责历任勘校。下太常寺拟谥讫。复申考功。于都堂集内省官议谥。然后奏闻。赠官同职事无爵者称子。若蕴德丘园。声实明着。虽无官爵。亦奏赐谥曰先生也。

文。按谥法。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原曰文。勤学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赠中书令楚国公上官仪。赠兖州都督沛郡公韦叔夏。赠兖州都督扶风县公苏　。赠卫州刺史清河县子崔融。赠太子少保彭城县东海县公徐坚。赠太子少保彭城县公刘知柔。赠幽州都督彭城郡公韦凑。赠润州刺史常山县公马怀素。赠礼部尚书舒国公褚无量。赠益州大都督固安县公卢从愿。赠江陵大都督宿预县公王丘。赠江陵大都督襄阳县侯席豫。赠礼部尚书贾至。赠礼部尚书韩愈。赠右仆射潘炎。赠太尉令狐楚。赠左仆射权德与。故襄州节度使李翱。赠司徒李蒇。故太子少傅白居易。大中三年十二月。中书侍郎平章事白敏中上疏。请行谥典。从之。下太常。谥曰文。

武。克定祸乱曰武。威强睿德曰武。开土拓境曰武。帅众以顺曰武。折冲御侮曰武。赠太尉霍国公王思礼。赠司徒扶风郡王马璘。太尉李愬。博士王彦威请为武。当恬称奏进止。以李訴父谥曰武。以有武字谥。不合同。宜令所司复位。博士元从实执申。请依前谥为武。

献。聪明睿哲曰献。惠无内德曰献。智质有圣曰献。赠太常卿郃阴男薛收。赠礼部尚书常山郡公元行冲。赠秘书监卫密。赠太子太傅敬括。

懿。温柔贤善曰懿。爱民质直曰懿。柔克有光曰懿。体和居中曰懿。赠并州都督安德郡公杨师道。赠兵部尚书武阳郡公李大亮。赠吏部尚书永宁郡公王珪。赠润州刺史来恒。赠太子少保张文瓘。赠幽州都督郑国公杨崇毅。赠礼部尚书正平县公裴漼。赠礼部尚书源洧。赠秘书监姚合。赠左散骑常侍赵复。赠扬州都督萧昕。赠御史大夫郑叔则。赠礼部尚书蒋乂。故礼部尚书许康佐。故东川节度使冯宿。赠左仆射辛秘。赠左仆射马总。

宣。圣善周闻曰宣。施而不秘曰宣。善闻周达曰宣。赠太傅盛王倚。赠太子太师汉中郡王瑀。赠幽州都督广平郡公刘祥道。赠国子祭酒赵宏智。赠太尉魏王武承嗣。赠太尉梁王武三思。赠吏部尚书王延昌。赠太子少保鲍防。赠尚书左仆射归崇敬。赠兵部尚书陆贽。赠工部尚书薛苹。赠右仆射郑澣。

昭。圣文周达曰昭。明德有功曰昭。赠侍中中书令并州都督固安郡公崔敦礼。特进金城郡公李珍。赠幽州都督赵国公李湛。荆州大都督舒国公韦巨源。景云元年。太常寺谥巨源曰昭。户部员外郎李邕驳曰。三思引之为相。阿韦托之为亲。无功而封。无德而禄。同族则丑正安石。他人则附邪楚客。谥之曰昭。良恐未当。博士李处直固请依前谥为定邕又驳曰。夫古之谥议。在乎劝沮。将杜小人之业。冀长君子之风。故为善者。虽存不贵仕。而殁有余名。此贤达所以砥节也。为恶者。虽生有所幸。而死有所惩。此回邪所以易心也。呜呼。巨源曾未斯察。而乃闻义不从。与恶相济。蓄罔上之志。协群凶之谋。苟容圣朝。贪昧享禄。自以宰臣之贵。不崇朝而贾害者。固鬼得而诛之也。彼则匹夫之微。未受命而行刑者。固人得而诛之也。幽明之慎。断焉可知。天地之心。自此而见。今乃妄加褒述。安能分谤者哉。虽有此议。竟谥为昭。赠吏部尚书齐国公崔日用。赠户部尚书韦元甫。赠刑部尚书兼御史中丞李澄。赠太师崔微。赠司空李复。赠司空郑絪。赠司徒赵宗儒。

元。始建国都曰元。行义悦民曰元。能思辨众曰元。主义行德曰元。忠肃恭懿曰元。宣慈惠和曰元。赠司空河间郡王孝恭。赠并州都督毕国公阿史那社尔。文昌右相扶阳郡公韦待价。赠司空芮国公豆卢钦望。赠秘书监朱敬则。赠邺郡太守赵良器。赠尚书左仆射东海郡公于休烈。黄门侍郎崔涣。赠太子太傅李涵。赠工部尚书李建。赠太保柳公绰。

节。好廉自克曰节。巧而好度曰节。赠司空郧国公殷开山。赠工部尚书范阳郡公张道源。赠冬官尚书平昌县男高睿。赠工部尚书冯昭泰。赠尚书左仆射裴玢。

景。耆意大虑曰景。布义行刚曰景。由义而济曰景。赠礼部尚书黎国公温大雅。赠幽州都督潞国公薛万均。邠王傅固安县侯卢粲。赠荆州大都督嗣虢王邕。赠黄门监魏县男毕构。赠特进嗣宁王琳。故忠武军节度使]士美。赠太保刘澭。赠工部尚书冯定。

成。安民立政曰成。刑人克服曰成。赠司空莱国公杜如晦。赠扬州大都督河间郡公李义府。赠越州都督吴兴县伯姚　。赠侍中平乡县公李怀远。赠大理卿平安县伯崔升。赠户部尚书真源县子李璇。赠荆州大都督崔翘。赠河南尹。博陵县公崔希逸。国子祭酒韩洄。赠尚书右仆射嗣曹王皋。赠工部尚书郭隆。赠户部尚书齐抗。赠陕州大都督崔宗。赠尚书右仆射吴凑。赠扬州大都督赵昌。故京兆尹李充。赠工部尚书裴次元。赠太尉李逢吉。赠礼部尚书张仲方。故洪州观察使王仲舒。

烈。秉德尊业曰烈。安民有功曰烈。赠左卫大将军永安郡公王孝恭。赠右卫将军平原郡公程务挺。赠并州大都督梁国公契苾何力。赠辅国大将军原国公田归道。赠太子少傅韦光乘。赠礼部尚书张孚。赠尚书左仆射孙志直。赠尚书右仆射韦谦光。赠司空张献甫。赠鸿胪卿司马逸客。赠故东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李安期。

孝。秉德不回曰孝。慈惠爱亲曰孝。协时肇享曰孝。五宗安曰孝。从命不忿曰孝。几谏不倦曰孝。善事父母曰孝。亲睦其党曰孝。慈爱忘劳曰孝。博于备物曰孝。尊仁安义曰孝。赠司徒道王元庆。赠开府仪同三司观国公杨恭仁。赠户部尚书裴守忠。赠兵部尚书逍遥公韦嗣立。赠礼部尚书崔沔。赠岐王府长史裴子余。赠鲁郡都督赵郡公李瑱。赠太子太傅郭曜。赠礼部尚书郑杲。赠工部尚书韦温。赠吏部尚书李景让。

康。温柔好乐曰康。安乐抚民曰康。令民安乐曰康。赠司徒邓王元裕。赠太子左庶子安平县侯李百药。赠太常卿丰城县男姚思廉。赠太常卿阳翟县侯褚亮。赠吏部尚书大安县公阎立德。赠原州都督嘉兴县子陆敦信。赠礼部尚书新野县公张俊。赠兵部尚书潘孟阳。赠吏部尚书并州都督杨师道。

定。大虑静民曰定。安民法古曰定。追补前过曰定。安民大虑曰定。纯行不爽曰定。赠司徒应国公武士　。赠荆州大都督吴兴县公沈叔安。赠并州大都督芮国公豆卢宽。赠幽州都督燕国公于志宁。赠秦州都督高都郡公李纬。赠幽州都督范阳郡公卢承庆。赠洛州长史裴怀节。赠并州都督北平县公张行成。赠越州都督高智周。赠陇州刺史会稽郡公于德方。梓州刺史李震。赠太子少师徐浩。赠太傅何进滔。赠左散骑常侍王质。

穆。布德执义曰穆。中情见貌曰穆。赠同州刺史兰陵县公萧德昭。幽州刺史韦知贞。赠礼部尚书唐昭。故阆州刺史颜防。赠户部尚书潞州都督]昂。赠少保裴向。贬授开州司马宋申锡。会昌三年五月起复宜爵。追赐谥焉。

贞。大虑克就曰贞。外内用情曰贞。清白守节曰贞。图国忘死曰贞。内外无怀曰贞。直道不挠曰贞。赠司徒密王元晓。赠开府仪同三司新昌郡公李纲。赠太子少保颍川郡公韩仲良。赠幽州都督清丘县公崔义元。赠洪州都督博陵县子阎立本。赠泰州都督武阳县公韦琨。赠右骁卫将军河间郡公孝友。赠吏部尚书石泉县公王方庆。赠幽州都督魏县男崔神庆。赠益州大都督邢国公王及善。赠凉州大都督谯县子娄师德。赠并州大都督齐国公魏元忠。赠天官尚书杨执柔。赠太子少傅武阳县伯韦抗。赠尚书左丞相广平郡公程行谌。开元十四年。谥曰贞。岐王府长史裴子余谥曰孝。同时列上。中书令张说省之曰。程裴二谥。可谓谥之无愧者。赠黄门监中山郡公李乂。赠吏部尚书金城县伯李朝隐。赠江陵大都督高邑县伯李尚隐。赠扬州大都督南皮郡子韦虚心。赠户部尚书杨玚。赠潞州大都督源复。御史大夫崔器。故国子祭酒赠秘书监杨顼。赠右散骑常侍韦常。陕州大都督刘滋。赠右仆射姚南仲。赠太子太保高郢。赠礼部尚书卢坦。赠太子少保裴均。太子太保郑余庆。赠故润州节度使路随。赠右仆射钱徽。赠兵部尚书孔戣。赠右仆射李造。赠司徒李绛。赠太保韩皋。赠司徒崔从。赠司空王徽。赠司空崔慎由。赠户部尚书韦澳。故工部尚书裴佶。

简。壹德不懈曰简。平易不訾曰简。理典不杀曰简。赠幽州都督沛国公郑元　。洪州都督平昌县侯于贵宁。赠秦州都督汾阴县公薛愿。赠幽州大都督平恩县公许圉师。赠太常卿魏县子卢承业。赠黄门监天水郡公尹思贞。平阳郡太守柳涣。杭州刺史杜济。赠陕州大都督张式。赠左仆射韦夏卿。故洪州观察使薛放。故洪州观察使严谟。

平。布纲治纪曰平。执事有制曰平。治而无眚曰平。附不党疏不遗曰平。赠右卫将军黎国公裴行方。赠蒲州刺史李素立。赠太子太保徐申。赠左散骑常侍颜证。

安。好和不争曰安。宽容平和曰安。赠司徒江王元祥。赠礼部尚书邓国公窦琎。太保梁郡公萧造。赠工部尚书莘国公窦诞。赠凉州都督广德郡公李安远。赠岷州都督长道县公姜暮。赠工部尚书纪国公段纶。赠并州都督乐寿县男长孙操。

怀。慈仁短折曰怀。执义扬善曰怀。赠卫王元霸。

惠。爱民好与曰惠。柔质慈民曰惠。柔质受谏曰惠。赠司徒郑王元懿。赠侍中赵郡公李景伯。太子右谕德梁郡公孔若思。赠洪州刺史崔戎。

德。绥柔士民曰德。忠和纯备曰德。强直温柔曰德。勤恤民隐曰德。富贵好礼曰德。忠诚上实曰德。辅世长民曰德。宽众忧役曰德。刚塞简廉曰德。赠礼部尚书河南王贽。赠灵州都督夷国公李子和。亳州刺史魏王武元爽。赠司空李麟。赠太师杜审权。赠吏部尚书崔郾。

忠。危身奉上曰忠。危身惠上曰忠。让贤尽诚曰忠。危身赠国曰忠。虑国忘家曰忠。盛衰纯固曰忠。临患不反曰忠。安居不念曰忠。廉方公正曰忠。赠左卫大将军淮阳郡王道元。赠礼部尚书嗣鲁王道坚。赠司空蒋国公屈突通。赠户部尚书江国公陈叔达。赠秦州都督开化郡公赵兹景。赠左骁卫大将军新兴郡公马三宝。赠刑部尚书清河县公崔善为。赠尚书右仆射道国公戴胄。金紫光禄大夫武昌县公靳孝谟。赠尚书右仆射高唐县公马周。赠幽州都督河清郡公房仁裕。赠太子少师来恒。赠幽州大都督崔知温。赠荆州大都督宋国公唐休璟。赠蕲州刺史许钦寂。赠开府仪同三司鲁王武崇训。赠幽州都督梁国公魏知古。岐王傅宏农县公杨温玉。赠司空李德裕。赠户部尚书淮安郡国公李琇。赠益州大都督清河郡公崔隐甫。赠太尉贾循。赠扬州大都督乐子昂。赠太子太傅吴溆。赠尚书左仆射孔巢父。赠吏部尚书崔纵。故秘书监裴清。赠礼部尚书蒋清。赠太尉李光颜。

靖。秉德安众曰靖。宽乐令终曰靖。恭己鲜言曰靖。赠司空淮安王神通。赠太子太保长平郡王叔良。赠尚书右仆射延安郡公窦威。魏州刺史辛君昌。鸿胪卿怀仁县公郭嗣本。赠越州都督渭源县侯顾琮。赠太子太师冀国公窦希瓘。赠左散骑常侍路嗣恭。赠太子太傅崔损。

质。名实不爽曰质。章义掩过曰质。中正无邪曰质。赠兰州都督清河郡公杨宏礼。赠太子少傅魏县子崔神庆。

戴。典礼不愆曰戴。爱民好治曰戴。赠秘书监琅琊县子颜师古。

宪。博闻多能曰宪。圣善周达曰宪。赠国子祭酒彭城县公令狐德棻。赠广州都督江陵县子岑文本。国子祭酒曲阜县子孔颖达。赠司徒蓨县公高季辅。赠太尉闻喜县公裴行俭。汾州刺史赠梁王武元庆。常州刺史独孤及。赠礼部尚书皇甫政。赠太子少保归登。赠礼部尚书张荐。太子少保许孟容。赠右仆射王彦威。

威。强毅执正曰威。猛以强果曰威。有威可畏曰威。赠凉州都督怀县公于伯亿。赠户部尚书田仁会。赠凉州都督太原郡公郭知运。右司员外郎崔厚驳之曰。郭知运承恩诏。葬向五十余年。今请易名。窃谓非礼。谨案礼经云。礼时为大。又曰。过时不及为礼也。昔卫公叔文子卒。将葬。其子戍请谥于君曰。日月有时。将葬矣。请所以易其名者。盖以时不可逾也。今知运既名不浮行。数纪之前。门生故吏。已合谋谥。今乃申请。窃将有为而为。其子英乂。顷属多故。屡制方隅。朝廷策勋。位崇端揆。附从者窃不中之礼。会无妄之求。况今裂土者接轸。专征者百辈。若率而行之。谁曰无请。不惟有司疲于简牍。抑恐名器等于草芥。虽欲曲全。窃将不可。又礼经云。己孤暴贵。不为父作谥。若知运合谥而不以其时。则嗣子废先君之德。若不合谥而苟遂其志。则先君因嗣子而见尊。以仆射而言。既诒越礼之诮。以国家而言。又殊旌善之体。请下太常寺重议。博士独孤及议曰。礼时为大。顺次之。将葬易名。时也。有故阙礼。追远请谥。顺也。公叔戍请谥。适当葬前。谨案三百礼经。三千威仪。曾不言已葬则不可追谥。况帝王殊途。不相沿袭。新制礼则死必有谥。不云日月有时。今请易名者五家。无非葬后。苗太师一年矣。吕諲四年矣。卢奕五年矣。颜杲卿八年矣。并荷褒宠。无异同之论。独知运不幸。遂以过时见抑。苟必以已葬未葬为节。则八年与五十年其后一也。而与夺殊制。无乃不可乎议云。己孤暴贵。不为父

作谥。此谓其父无位。而子居贵位。不当以己之贵。加荣于父。若知运者。处方面重寄。列位九卿。茂勋崇名。与卫霍侔。饰终之礼。宜加于他将一等。岂待因嗣子然后作谥。今之专征者。率多起屠贩皂隶之中。虽逢风云。化为侯王。而其间祖父爵位。与知运等当请谥有几。何乃惧名器等于草芥。以是废礼。窃谓近诬。考彼载籍。征诸旧史。易名之礼。请如前议。赠扬州大都督邺国公崔光远。赠司空严砺。赠潞州大都督刘昌裔。

刚。强毅果敢曰刚。赠右武卫大将军永安郡公姜宝谊。赠左武卫大将军戴国公左难当。

肃。刚德克就曰肃。执心　断曰肃。赠左卫大将军长平王叔良。赠益州大都督酂国公窦轨。赠民部尚书信都男窦静。始州刺史襄武郡公刘师立。侍中齐国公敬晖。礼部尚书孟礼温。赠工部尚书吕諲。太常议谥曰恭。度支员外郎严郢驳曰。今太常议荆南之政详矣。而曰。在台司龊龊。无匪躬之能者。乃搜瑕掩德。非中道之言也。国家故事。宰臣之谥。皆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吕公文能无害。武能禁暴。贞则干事。忠则利人。盛烈宏规。不可备举。传　八元之德。曰忠肃恭懿。若以美谥拟于形容。请谥吕公忠肃。博士独孤及议曰。秦符必加谥二字。具以忠配肃。谨案旧议。凡没者之故吏。得以行状请谥于尚书省。而考行定谥。则有司存。朝廷辨可否。宜在众议。今驳议撰谥。异同之说。并故吏专之。伏恐乱庖人尸祝之分。违公器不私之诫。且非唐虞师锡佥曰之道。谥法在惩恶劝善。不在字多。必称其大而略其细。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已下。朴散礼坏。乃有二字之谥。非古也。其源生于衰周。汉萧何张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汉致太平。其业不一。谓一文不足以纪其善。遂有文忠文武景桓宣成之谥。虽黩礼甚矣。然犹褒不失人。唐兴。参用周秦之制。以魏征为文贞。萧瑀为贞褊。其杜如晦。封德彝。陈叔达。温彦博。岑文本。唐休璟。魏知古。崔日用。并当时赫赫。以功名居宰相。谥之不过一字。不闻子孙佐吏。有字少称屈。由此言之。二字不必为褒。一字不必为贬。若褒若贬果在字数。则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慎靓也。齐桓晋文。不如赵武灵魏安厘也。杜如晦王珪已下。或成或明。或懿或宪。不如萧瑀之贞褊也。然肃者盛德克就之名。足以表之矣。以諲之从政。威能闭邪。德可济众。故以肃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犹随会宁俞之不称文。岂必因而重之。然后为美。魏晋以贾诩之筹策。贾逵之忠壮。张既之政能。程昱之智勇。顾雍之密重。王浑之器量。刘惔之鉴裁。庾翼之志略。彼八君子者。方之东平。宜无惭德。身死之日。并谥曰肃。当代不以为贬。何尝征一字二字为之升降乎。上稽前典。下据甲令。参之礼经。而究其往事。请依前谥曰肃。赠户部尚书柏贞节。台州刺史崔韶。赠右仆射李巽。赠太子太保李墉。赠太子少傅杜亚。赠太子少保崔俊。赠司徒韩充。

壮。威德刚武曰壮。胜敌志强曰壮。死于原野曰壮。好力致勇曰壮。屡行征伐曰壮。武而不遂曰壮。敌国克服曰壮。赠广州都督建宁县公庞孝恭。赠幽州都督琅琊郡公牛进达。赠麟州总管郿城郡公梁礼。赠荆州都督东莱郡公孙武达。赠梁州都督顺义郡公云师端。赠右武卫大将军新城县侯杨胄。赠原州都督博陵郡公贺兰整。赠润州刺史尹元贞。赠右卫将军王文庆。赠凉州都督元礼臣。

恭。尊贤贵义曰恭。爱民长悌曰恭。既过能改曰恭。执礼敬宾曰恭。率事以信曰恭。赠司空襄邑郡公神符。赠荆州都７督陇西郡王博乂。赠太尉濮王泰。赠左卫大将军北平王阿史邵钵苾。赠特进虞国公温彦博。礼部尚书魏郡公晋文衍。赠扬州大都督高阳郡公许敬宗。太常定谥。博士袁思古议曰。敬宗位以才升。历居清级。然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落。闻诗学礼。事绝于趋庭。纳采问名。惟闻于黩货。白珪斯玷。有累清尘。易名之典。须凭实行。按谥法。名与实爽曰缪。请谥为缪。敬宗孙太子舍人彦伯讼称。思古与许氏先有嫌怨。请改谥。博士王福畤议曰。谥者。饰终之称也。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若使嫌隙是实。即合据法推绳。如其不然。未亏直道。义不可夺。官不可侵。二三其德。何以言礼。

请依思古议为定。户部尚书戴至德谓福畤曰。高阳公任过如此。何以定谥为缪。答曰。昔晋司空何曾。既忠直且孝。徒以日食万钱。所以贬为缪丑。况敬宗不及于曾。饮食男女之累。有逾于曾。而定谥为缪。无负于许氏矣。诏饮尚书省集五品以上重议。礼部尚书杨思敬议。称按谥法。既过能改曰恭。请谥曰恭。

苏氏驳曰。宇文士及初谥为缪。以在家侈纵。刘洎驳之。竟谥为纵。许敬宗初谥为缪。以干国邪佞杨思敬改之。反谥为恭。是非在于当时。名实岂凭至行。呜呼。思敬青于蓝矣。

赠汴州刺史杨宏武。赠幽州都督钜鹿郡公窦德元。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薛大鼎。赠并州大都督道国公戴至德。赠潭州都督外黄县男薛景山。赠并州都督郑国公杨再思。赠幽州都督庞承宗。赠司空李揆。太子宾客卢纶。赠扬州都督张伯仪。赠太子少保嗣吴王瓛。赠吏部尚书韦武。赠尚书左仆射程　。赠陕州大都督高固。赠右仆射刘瑑。赠户部尚书韩公武。

唐会要卷八十

谥法下

敬。令善典法曰敬。众方克就曰敬。夙夜警戒曰敬。夙夜就事曰敬。夙兴夜寐曰敬。斋庄中正曰敬。广直勤正曰敬。难不忘君曰敬。陈善闭邪曰敬。受命不迁曰敬。赠原州都督渤海王奉慈。赠襄州都督武安县公杨虔威。赠特进长平县男窦琮。赠绛州刺史安邑县公裴矩。赠特进清源公温彦博。赠荆州大都督范阳郡公张延师。赠幽州都督长平县男杨纂。赠工部尚书武陵郡公柏季纂。赠礼部尚书寿陵县男柳亨。赠怀州刺史孝昌县男许智仁。赠工部尚书谯国公周范。赠凉州都督南康郡公韩孝威。赠齐州都督武都郡公权万纪。赠太常卿济南县男唐皎。赠荆州大都督乐安县男任雅相。赠国子祭酒北平县伯阳峤。赠工部尚书宋庆礼。开元七年卒。太常博士张星曰。庆礼大刚则折。至察无徒。有事东北。所亡万计。所谓害于家。凶于国。按谥法。好功自是曰专。请谥为专。礼部员外郎张九龄驳曰。营州镇彼戎夷。扼喉断臂。逆则制其死命。顺则为其主人。是称乐都。其来尚矣。寻罢海运。充广岁储。边亭宴然。河朔无扰。与夫兴师之费。转输之劳。较其优劣。孰为利害。而云所亡万计。一何谬哉。安有践其迹以制实。贬其谥以徇虚。乘虑始之谤声。忘经远之权利。义非得所。孰谓其当。请以所议。更下太常。庶素行之迹可寻。而易名之典不坠也。星复执前议。庆礼兄子辞上称冤。乃谥曰敬。赠太子少保徐国公刘幽求。赠光禄卿清河县公张宥。赠户部尚书邓景山。赠礼部尚书程镇之。赠尚书左仆射萧国公班宏。赠太子太傅刘从一。赠刑部尚书周皓。赠吏部尚书刘赞。赠仆射刘公济。故兵部尚书顾少连。赠太子少保卫次公。赠工部尚书刘伯刍。故太子宾客李翼。赠尚书右仆射杜羔。赠左仆射王虔休。故华州刺史崔植。赠户部侍郎裴潾。赠左仆射王绍。赠司空高承简。故宣州观察使穆赞。

僖。质渊受谏曰僖。小心畏忌曰僖。小心恭慎曰僖。赠左卫将军考城县伯独孤开远。赠工部尚书彭城郡公刘审礼。

隐。隐拂不成曰隐。明不治国曰隐。怀情不尽曰隐。赠太子建成。贞观二年三月。有司奏谥息王为戾。上令改谥议。杜淹奏改为灵。又不许。乃谥曰隐。赠刑部尚书韦渠牟。赠太尉韩宏。

悼。肆行劳祀曰悼。恐惧从处曰悼。年中早夭曰悼。赠司空酆王元亨。赠益州大都督蜀王愔。赠益州大都督原王孝夏王一。

襄。辟土有德曰襄。因事有功曰襄。赠并州大都督莒国公唐俭。赠开府仪同三司邳国公长孙顺德。赠荆州都督谯国公柴绍。赠辅国大将军夔国公刘宏基。赠荆州都督平阳县公王长谐。赠并州都督渝国公刘政会。赠礼部尚书彭城郡公刘德威。赠左金吾大将军郧国公姜行本。赠荆州都督郯国公张公谨。赠荆州总管谭国公丘和。赠吏部尚书安吉郡公杜淹。赠工部尚书上原县公贺兰皓。赠越州都督谯郡公周道务。赠荆州都督天水郡公丘行恭。赠代州都督同安郡公郑仁泰。赠荆州都督怀宁县公杜君绰。赠工部尚书中山郡公崔日知。赠太子少傅王承业。太子詹事吴仲孺。赠右仆射张暐。赠灵州大都督韩游瑰。赠太子太傅蓟国公李叔明。赠刑部尚书任迪简。赠司徒张建封。初。博士林宝谥曰忠。博士崔韶改谥曰襄。

胡。保民耆艾曰胡。弥年寿考曰胡。赠左监门大将军应国公李粲。

愍。在国遭忧曰愍。祸乱方作曰愍。在国逢难曰愍。使民悲伤曰愍。赠恒山郡王承干。赠幽州都督道国公周法明。赠工部尚书高彦昭。按彦昭初事李正己。及子纳叛国。彦昭以濮州降于河南都统刘元佐。纳怒杀其妻子。女七岁。见其母兄将就害。拜天而祝。乃问其故。曰。以天之神明。将有祈也。女曰。天如神明。岂使效顺而旌戮也。不拜而死。上闻之。乃下太常议谥曰愍。

哀。恭仁短折曰哀。早孤短折曰哀。赠楚王智云。仪王璲。颍王　。怀王敏。凉王璇。汴王璥。

殇。未家短折曰殇。短折不成曰殇。赠江王　。襄王重。

思。追悔前过曰思。大省兆民曰思。内外思索曰思。道德纯一曰思。赠彭王元则。

荒。凶年无谷曰荒。昏乱纪度曰荒。纵乐无厌曰荒。内外从乱曰荒。好乐怠政曰荒。从禽无厌曰荒。从乐不反曰荒。右卫大将军赠归义郡王阿史那咄苾。

刺。暴慢九亲曰刺。愎狠遂过曰刺。不思妄爱曰刺。赠巢王元吉。

丑。怙威肆行曰丑。尚父赠太傅博陆郡王李辅国。

缪。名与实爽曰缪。赠司空留国公封德彝。太宗初谥曰明。后治书侍御史唐临追驳曰。包藏之状。死而后发。猥加赠谥。未正严科。太宗令百官详议。民部尚书唐俭等议曰。罪暴身后。恩结生前。所历之官。不可追夺。请降赠改谥。诏从之。乃谥曰缪。赠胜州都督执失思力。赠太子太保裴延龄。赠太子太保李程。

勇。率义恭用曰勇。率义死用曰勇。县命为仁曰勇。后身为义曰勇。持义不挠曰勇。知死不避曰勇。赠潭州都督郇国公钱九陇。赠左武侯将军彭城郡公吴志意。赠代州都督许洛仁。赠左监门将军成三郎。赠灵州都督拓跋守寂。赠司空李怀让。

庄。威而不猛曰庄。赠司徒虢王元凤。赠幽州都督邢国公苏定方。赠侍中明崇俨。赠太子詹事广平郡公陆余庆。赠司空崔元式。赠幽州节度使张仲武。

温。德性宽柔曰温。赠绛州刺史昌武县子孔祯。赠礼部尚书扶阳县子韦承庆。

良。小心敬事曰良。理顺习善曰良。赠礼部尚书滑国公皇甫无逸。太常考行。谥曰孝。礼部尚书王珪驳之曰。赴蜀之初。自当扶侍老母。与之同去。申其色养。而乃留在京师。子道未足。何能为孝。乃谥为良。赠中散大夫守少府监胡　。赠故太子少傅阎济美。赠金紫光禄大夫长孙敞。

密。追补前过曰密。赠秘书监阳武县侯萧德言。赠司空陈国公窦抗。

纵。谥法无纵字。赠左卫大将军宇文士及。初谥为恭。黄门侍郎刘洎驳之曰。士及居家侈纵。不宜为恭。竟谥为纵。赠工部尚书马畅。太常博士林宝议谥曰敬。工部郎中崔备驳议曰。谨按谥法敬字之义。与马畅始终名迹不同。考行之义尚乖。忱名之典未正。事须更牒礼院。请重议者。且马畅坟土犹湿。物议尚存。皆可征言。尽堪覆视。在春秋隐恶之义可也。加史册废美之命难乎。况尚书都堂下议攸重。奉常礼院考行须详。责实当究其是非。易名宜存乎褒贬。夫国之礼法。悬在不刊。而文士多病于愧词。史臣或许其佳传。旧章既失。后世何观。虽以礼之爱久无。而乱名之责岂绝。幸稽前士。用示后人。其马畅所谥为敬。请更参议。尚书兵部员外郎韦奕驳曰。太常考马畅之行。举夙就事廉方经正之敬。以易其名。异乎无所苟于言也。比建中兴元间。畅以父有征讨之勋。推恩而受爵位。父薨。家富于财。以酒色自娱。贞元中。尝倾产交结中官。因献田宅以求幸。德宗薄其人。而终不信用。生前与孤侄寡妇分居析财。丑声闻于时。殁后使孽子孀妾被奸挟讼。公言盈于庭。此皆章着于视听者。何以谥为敬乎。议者云。先司徒之筹画。而畅揣摩着策无遗焉。畅参计于闱庭之内。苟所言屡中。而不可隐。当指明其效实而书之。俾行道者无所惑。不然则庄武公之才略。光于典策矣。而乃饰虚辞以攘其善。得非缪滥之甚耶。又称名儒端士。皆从之游。未知孰为。其田苏耶。孟轲云。尹公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夫为端士。岂游乎畅之门。况谥法夙夜就事者。以其绩用可纪。非谓其旷日引月。以至乎终身也。廉方经正。则畅处己行事。未尝造次而践其途焉。何以谥为敬乎。大凡言功伐。议德行。尊其迹有以劝善。贬其名有以惩恶。固非庸者事也。如畅之辈。乌足黩典法哉。若有司以有为而为之。则宜乎贬之例也。请下太常。复位其议。博士崔韶改谥曰纵。议曰。马畅承籍故业。历居通显。家富于财。以奢纵自处。不能抚安嫂侄。使之离析。其干进也。趋利如转圜。其居家也。揉下如束湿。故时论鄙之。谨按国史。宇文士及居家侈纵。议谥为纵。畅之行已同于士及。请以纵为谥可也。

恪。谥法无恪字。赠工部尚书杨昉。

果。谥法无果字。赠定州刺史定襄郡公于匡济。

勤。谥法无勤字。赠广州都督谢方叔。

灵。乱而不损曰灵。赠尚书右仆射朱忠亮。

厉。杀戮无辜曰厉。赠太子宾客于3　。太常博士王彦威议曰。于3　刚毅特立。博游文艺。蕴开物成务之志。为从横倜傥之才。刺湖州。复南朝旧陂。以溉人田。由是舄卤生稻粱。岁时大化。得丁壮之无籍者。取什一代贫人租入。故轻重以济。江南卑湿。送终者无悬窆封树之制。高不可隐。深则及泉。土纔周棺。水至露胔。3　悉命以官地收葬。当时称之。为苏州。则缮完堤防。疏凿畎浍。列树以表道。决水以溉田。其为襄阳。当吴少诚弄兵。王师有征。军不乏见粮。师未尝退北。克吴房朗山。生得贼将。遽以兵柄授之。推诚于人。有古将略。然惜其不得善终。如始奉初以还。跋扈立名。满盈不戒。则有司拟议之际。安可不善善而恶恶哉。元洪刺郡。以官事被谪。中贵人衔命部领。便道之徙所。路出

于汉。3遽命武士持刃捕捽。洪既就执。王人徒归。又不奉诏出师。而西抵于邓。军声甚雄。人听日骇。夫师出以律。其出不命。时人不能识其指归。王者功成而作乐。诸侯则否。3之反旅于蔡也。作文武顺圣乐。贞元御宇。务求宠绥。有司请编。优诏莫逆。事出一时之泽。乐作诸侯之庭。良可惜哉。然则如3者。是知乐之可作。而不知礼之不可作者也。迹其驭众为政之术。盖初以利兴害去为己任。令行禁止。其源出于法家者流。文深意苛。有犯无赦。至有屋诛同命之惨。然未尝别白其罪。以云显戮。人到于今而冤之。洎乎天恩下浃。元侯入觐。朝廷申婚姻之好。复以宰相待之。则又干罪贬官。而连起国狱。缙绅之论。寖益非之。谨按谥法。杀戮不辜曰厉。愎狠遂过曰厉。请谥为厉。或曰。太保由文学政事。而扬历中外。卒当登坛补衮之寄。推于事任。亦谓难能。则易其名者。宜兼举美恶二字。以正　贬。今特谥为厉。或有未安。愚以为不然。夫类能而授。圣王之劝勉。议谥贵当。有司之职分。礼经言谥。盖节以一惠。至于论撰之际。要当美恶咸在。细大无遗。议乎易名。则以优迹。春秋之义也。况援其功不足以补过。絜其美不足以掩瑕。其驭下也。任威少恩。其事上也。失忠与敬。谥之为厉。不亦宜乎。敕赐谥曰思。尚书丞张正甫封敕。疏奏不答。留中不下。然赐谥敕封在都省。亦不下。至明年。张正甫改为同州刺史。所敕封取中书门下处分。宰相令都省收管。竟不施行。太常博士王彦威又上表云。臣闻古之圣王。立谥法之意。所以彰善恶。垂劝戒。使一字之褒。宠逾绂冕之锡。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刑。此邦家之礼典。而陛下劝惩之大柄也。伏以故太子宾客致仕于3。顷拥节麾。恣行暴虐。人神所怒。法令不容。擅举全师。僭作王乐。侵辱中使。擅止制囚。杀戮不辜。诛求无度。故臣定谥为厉。今陛下不忍。改赐为思。诚出圣慈。实害圣政。伏以陛下自临宸极。懋建大中。闻善若惊。从谏不倦。况当统天立极之始。所谓执法慎名之时。一垂恩光。尽望侥幸。且如3之不法不道。而陛下不忍焉。臣恐将来不逞之徒。不法不道。必有如3者众矣。比其谥也。则又引3为例。则陛下何以处之。是恩发于前。而弊生于后矣。又臣比见长藩镇服大僚者。率多骄淫不道。诛求自封。货足以藩身。威足以钳口。而法吏顾望自处。或不能纠虔天刑。生前网已漏鲸。没未戮而就木。若以李吉甫近尝赐谥引之。则吉甫之相也。岂犯上杀人乎。以3况之。恐非伦此。如或以3尝入钱助国。改过来觐。两使藩国。可以赎论。夫伤财而害人。剥下以奉上。进家财以求幸。尤不可长其渐焉。自两河宿兵。垂七十年。王师譓征。疮痍不绝。其后张茂昭以易定来。程权以沧景来。故国家高爵以劝戎臣。申恩以徯来者。而襄阳名镇也。于3文吏也。居肘腋之下。有崛强之名。赐之姻亲。始修觐礼。岂可持此况彼。而以朝觐为功乎。若然者。则　虽有游夏文学。龚黄政令。班超之绝漠匪躬。卜式之持钱助国。终恐不足以弥缝恶迹。降减罪名。伏惟陛下以至圣至明之姿。用无偏无陂之道。恩由义断。政以礼成。使褒贬道存。侥幸路绝。则天下幸甚。右补阙高　上疏曰。夫谥者。所以惩恶劝善。激浊扬清。使忠臣义士知劝。乱臣贼子畏罪。忠臣义士虽受屈生前。死获美名。乱臣贼子虽窃位于当时。殁加恶谥者。所以惩暴戾。垂沮劝。孔子修春秋。乱臣贼子惧。盖为此也。垂范如此。尚不能救。况又堕其典法乎又臣风闻此事。是徐泗节度使李訢奏请。李訢勋臣节将。陛下宠其勋劳。赐其爵禄车服第宅则可。若乱朝廷典法。将何以沮劝。仲尼曰唯名与器。不以假人。名器君之所司也。若以假人。是与之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矣。于3顷镇襄汉。杀戮不辜。恣行凶暴。移军襄邓。迫胁朝廷。擅留逐臣。邀遮天使。当先帝嗣位之始。贵安反侧。以靖四方。幸免鈇钺之诛。得全腰领而毙。诚宜谥为缪厉。以沮凶邪。岂可曲加美名。以惠奸恶。如此则是于3生为奸臣。死获美谥。窃恐天下有识之士。以为圣朝无人。有此倒置。伏请速追前谥。却依太常谥为厉。使典法无亏。国章不紊。

信。谥法无信字。赠工部尚书浑炼。

毅。谥法无毅字。赠尚书右仆射杨朝晟。

魏。克威捷行曰魏。克威惠礼曰魏。赠太尉王锷。

圉。威德刚武曰圉。赠太子少保张煦。

夷。安心好静曰夷。克杀秉正曰夷。赠太子宾客罗　。

顷。精心动惧曰顷。敏以敬慎曰顷。赠左散骑常侍房式。太常博士陆亘请谥曰顷。吏部郎中韦干度驳曰。详观贞元之末。西蜀之事。逆竖刘辟构难之初。凶邪协谋。嗷啸相聚。年深事远。百不计一然。然而魂磊不平。锋刺衅深者。藏在骨髓。请举其梗概一二焉。式自忠州刺史。故太师奏授剑南西川支度副使。后兼御史中丞。又剖符蜀州。是时贞元十八年也。式因昼日昏睡如醉。经宿乃寤。讯其左右僮仆。不知其所从来。后逾年却复此职。会故使太师薨殁。则刘辟潜扇逆谋。祸乱始胎。式遂幸奸人之意。为谲怪之语。谓辟曰。乃者蜀州昏病之中。见公为上相。卢文若为侍郎。仪卫甚盛。富贵极矣。他日无相忘。贼闻大喜。布满郡县。自以为神授。非人力也。贼每接宾客。肆谈论。抚群邪。申号令。未尝不以是为先。深自以为祥兆也。岂不因式作异言。鼓妖孽。惑乱平民。坚壮凶险。不然。何区区之蜀。璅璅之寇。王师讨伐。经费万计。崎岖险阻。留年乃拔。何哉。盖以式深为浃洽之辞。激切嚣固。不然。何盘柢固根之甚也。故太师永贞元年八月薨。其时干度被逐。摄简州刺史。名虽守郡。其实囚之。明年四月。追回勒摄成都县令。其时授辟西川节度。诏命初下。东川之围未解。乃召募亡命。兼收管内镇兵。张皇虚声。荧惑郡县。发兵七千。马畜三万。号为十五万人。转牒盩厔以来县道邮次。酒肉毕具。刍茭无匮。署牒首曰辟。副曰式。参谋曰符载。令下之日。妖气坌兴。下愚沸腾。贪冒奸赏。奔走叛命。肩摩毂击。争死恐后。当此之时。邛蜀震惊。田野废业。窜伏山谷。邑居人吏。分散道路。如此之事。非得之于人。皆亲所闻睹。时贼围逼梓州久。王师诸军。稍稍继至。猖狂凶寇。不复张矣。然常察式之为人。柔而善佞。不顾不义。不然。何刘辟文若乔规符载。皆咨諏执礼。拳拳以事之。以斯而言。可以知其所止矣。伏以圣上法维天之度。崇纳污之德。虽元泽滂流。鼓荡昭洗。然易名之典。在正根源。苟非其人。不可加美。如式西蜀之事。大节已亏缺矣。何面目以求谥焉。顷之为谥。颇乖前状。请下太常重议。博士李虞仲重议曰。式之在西蜀也。入人耳目。其事熟矣。固非爱之者所能粉饰。而文其论。恶之者所能披抉。而装其说。蜀之此时。虽女子小人。亦知凶辟断头之有日。然为其用者。乃救死于颈。语其无勇烈之心。斯可矣。岂可尽被其附丽之名乎。如式之于刘辟。既不能去。又不能死。可谓求生害仁者也。而驳议曰。大节已亏。无乃过言欤。何从闻之。辟之走西川也。召所疑畏者十数辈于庭。将尽杀之而后去。而式在其间赖仓皇之际。辟党有护持者。仅免于难。推向之论。则不当如是明矣。然居此时。有将见危授命之义。杀身成仁之道诘之者。称式无愧色。吾不信也。不如是。则式之去希烈也。理河南也。廉宣城也。何以无忠敬之目欤。愚论之曰。式也。不疾任永之目。不闲吉挹之口。乃罪也。无王皓弃家之心。无谯元受毒之志。其罪也。辟之反天子。弃坟墓。乃曰顾式说一梦以结其心。署一牒以张其势。岂其然乎。岂其然乎。夫人臣不幸罹于是。惟死而已矣。然孟子曰。生吾所欲也。矧自轲以下哉。使死之易。则王谅。李业。虞悝。冯信。不足贵也。意者。将不可以必死望人乎。始不以不死罪之。以怀生贬之。是异论也。夫谥者。易其名者也。夫子曰。名以出信。不曰名之必可言也。名不正则言不顺。以至于刑罚不中。正谓此耳。夫岂容易哉。语曰。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恍惚之梦。驳议之外无言者。惧非所以诏示后世也。皋陶谟曰。五刑五用哉。言用刑必当其罪也。刑其肢体于一时。犹须当其罪。矧刑其行义。揭之于千万年欤。康诰曰。敬用乃罚。请依前谥为顷。

复字谥

懿德。赠太子郡王重润。

节愍。赠太子重俊。景云元年十月。太府少卿韦凑上疏曰。臣闻王者发号施令。必法乎天道。使三纲攸叙。十等咸若者。善善明恶恶着也。善善者。悬爵赏以劝之。恶恶者。设刑罚以惩之。其赏罚所不加者。则考行立谥以褒贬之。所以劝戒将来也。斯并至公之大猷。非私情之可徇。故箕微获用。管蔡为戮。谥者。有臣谥其君。子谥其父。而曰灵曰厉者。不敢以私而乱大猷也。则其余安可失衷哉。臣窃见故太子重俊。拥北军禁旅。上犯宸居。破扉斩关。突禁而入。骑腾紫禁。兵指黄屋。孝和移御元武门。避其锐。凶威既逼。躬出楼门。亲降德音。以谕逆顺。而太子据鞍自若。督众不停。俄而其党悔非。转逆为顺。或回兵讨贼。或投伏自拘。多祚等伏诛。太子逃窜。向使同恶相济以成不道。其为祸胡可胜言。于时臣任将作少匠。兼通事舍人。明日。孝和皇帝引见群臣。两泪交集曰。几不共卿等相见。其为危惧。不亦甚乎。今圣朝雪罪礼葬。谥为节愍。臣窃惑焉。当时韦氏逆节未彰。韦则母也。太子岂有废母之理乎。又非中宗之命而废。是劫父废母也。借使声言父有桀纣之行。人子无废杀之理。汉武末年。江充为巫蛊。陷太子。遂矫节斩充。因败逃匿。非称兵诣阙。无逆谋于父。然身死于湖。不葬无谥。至太子孙立为天子。是曰孝宣。太子方获葬。谥曰戾。今节愍太子之行比之。岂可同年而语。其于陛下犹子也。而可谥为节愍乎。伏望改谥。务合礼经。

惠庄。赠申王撝。

惠文。赠岐王范。

惠宣。赠薛王业。

靖恭。赠荣王琬。

恭懿。赠兴王Ö。

昭成。赠睿宗皇后窦氏。开元六年正月。太常加后谥曰大昭成。礼部员外郎崇宗之驳曰。昭成皇后谥。宜引圣真冠后谥之上。而误加大字。非也。若取单谥配之。应曰圣昭若睿成。以复谥配之。应曰大圣昭成圣真昭成。且太穆皇后。武德元年五月。追谥为穆皇后。贞观元年五月六日。又追尊为太穆皇后。上元中。又追尊太穆神皇后。文德皇后。贞观年中谥曰文德。上元中。追尊文德圣皇后。即后汉皇后纪。范煜论明矣。太常议曰。范煜著书。每引帝号。标于后谥之上。自是一纪事标目。何关连谥旧名。考德撰行。须存本迹。岂有妇人立操。必与夫同。夫尊妇卑。没便连谥曰名。不可之甚也。汉诸后单谥者多。阴后曰烈。马后曰德。邓后曰熹。阎后曰思。韦忠所引薄后谥曰高皇后。岂非大谬乎。且桓帝懿献皇后。帝谥元非后谥。曰欲将桓帝两字为懿之谥。其可得乎。入庙称后。后系于夫。后朝称太。义缘于子。文母既生前之名。文王既没之谥。周公达礼。岂令夫从于妇乎。意为太常定之。

惠文。赠昭容上官氏。景云二年七月追谥。初。昭容常引弟王昱为拾遗。昱谓其母郑氏曰。主上住在房州。则武氏得志矣。今有天命。以能兴天之所兴。不可二也。而武三思有异志。天下知之。必不能成。昭容为上所信。而附会三思。诚破家之征。愿姨思之。郑以为然。言于上官。上官笑曰。昱之缪言。勿复信之。及三思被诛。李多祚索韦氏及上官。上官始惧。以昱言有征。遂乃归心王室。及草中宗遗制。引相王辅政。及难作。以草本呈

刘幽求。幽求言于元宗。元宗不许。命杀之。以其有功。故此追赠。开元初。元宗收其旧文勒成集。令中书令张说亲为其序。

贞烈。赠鲁国夫人杨氏。按杨氏。天后母也。

孔夫子。追谥文宣。殷臣复。追谥忠烈。周太公。追谥武成。

朝臣复谥

文献。赠司徒申国公高士廉。赠并州大都督乐成县公刘仁轨。赠太子少保梁国公姚崇。赠太尉博陵王崔元暐。礼部尚书徐国公刘幽求。赠司空赵城县公裴耀卿。赠荆州大都督始兴县公张九龄。赠司徒赞皇县子李栖筠。赠尚书右仆射郑珣瑜。太常博士徐复议。请谥珣瑜文献。兵部侍郎李巽驳曰。夫谥所以昭德也。德既昭矣。则文无以加焉。故相国郑公。端操特立。寡言慎行。及居台司。有蠲逋恤人之美。有知难不污之节。虽无文若之进拔。无孟子之是非。无赈施之仁。无謇谔之义。然足以称贤相也。夫文者。大则经纬天地。次则润色王猷。周文以至德为西伯。季孙以道事其主。咸谥曰文。为美无以尚也。亦焉用两字。然后为备哉。窃以两字之谥。或有兼德。一字不足以尽盛德之形容。故有两字起焉。然而兴于近古。非三代两汉之事也。夫举典之道。信其正。不信其邪。春秋之大旨也。则两字之谥。非春秋之正也。故相国郑公之谥。为文足矣。焉用献哉。为献可矣。焉用文哉。两字兼谥。窃所未喻。请下太常重议。博士徐复议曰。郑珣瑜令德清规。坐镇风俗。治人而善政浃洽。作相而谋猷密勿。其终始事迹。当时罕俦。所以表贤易名。实曰文献。夫文者。焕乎大行。献者。轩然高名。合而褒之。厥有经义。亦犹贞惠文子。累数其功。至于再三。以劝事君者。今奉驳议。议其无进拔。无是非。无赈施。无謇谔。且曰二字之谥。非三代两汉之事。愚以为巽之驳。所谓进拔者。岂不以推择群萃。致之于庭乎。珣瑜往司铨衡。既当钧轴。流品式叙。英髦在朝。若无奖拔之明。则何以至此。但如来议寡言慎行。故其端兆不可得而窥也。当先朝之日。上体不平。奸臣王叔文。擅权作朋。将害于国。其视丞相如无也。轻诣相府。不循旧章。珣瑜意虽欲诛。力固不足。移疾高谢。万情所归。则是非之明。孰大于此。夫所谓赈施者。在礼。家施不及国。贤人君子。广爱为心。莫不开称物之源。布厚生之政。曩者恤灾患。免逋租。亦既当之矣。其于笃亲庇族。衣无常主。践名教者。谁则不行。若以分孤寡之资。同于赈施。珣瑜之所羞言也。奚谓无哉。至于蹇蹇匪躬。前议已书其微婉矣。既承高论。敢不指明。德宗季年。李实为京兆尹。殊恩昼接。贵幸无比。而实以羡余称职。莫之敢非。珣瑜众诘所由。上陈利害。且曰。取于人而未雠其直。焉得有余。是其言不可谓之无蹇谔矣。伏以国朝宰辅。谥文而兼字者。代有人焉。故房元龄谥曰文昭。狄仁杰谥曰文惠。魏征。陆象先。苏瓌。宋璟。张说。崔佑甫。并谥曰文贞。刘仁轨。刘幽求。姚元崇。裴耀卿。张九龄。并曰文献。李元纮。韩休。并曰文忠。薛元超曰文懿。卢怀慎曰文成。苏颋曰文宪。杨绾曰文简。其余不可悉数。若以文包美。不宜以他字配之。则房元龄狄仁杰以降。昭惠。贞献。忠懿。成简。皆不得其正矣。我唐声明文物。垂二百年。更阅群才。发挥王度。岂议名之典。独未得中耶。不然。何轻沮之为。驳正所谓。但当论谥之当否。不宜诘字之多少。苟有不当。虽一字可乎。若皆允宜。虽二字何害。如韦巨源附会凶党。李北海夺其嘉名。所言至公。人则悦服。今既曰贤相。而又非之。君子于其言。岂得苟而已乎。若云二字非三代两汉之规。则又异乎愚所学矣。夫威烈慎靓。周王之文谥也。文忠文成。汉祖之佐命也。霍光为宣成。孔光为宣烈。中代之勋德也。刘宽为昭烈。杨赐为文烈。东都之鼎臣也。安谓其无二字哉。况文之为名。其义多矣。有经纬天地焉。有忠信接礼焉。有寡立不慑。坚强不暴焉。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焉。夫匪一端。各有所当。若皆俟西伯季孙之德。然后可称文。则鲁侯与文伯歜之类。皆不为文矣。故诔谥之制。因时旌别。有前状议珣瑜之行曰。为一代之名臣。斯其旨欤。

谨上采礼经。旁观旧史。参诸国典。以定二名。请依前谥曰文献。兵部侍郎李巽再议曰。夫谥者。春秋褒贬之旨也。仲尼书法。随类推广。虽一字褒贬。其文犹传。盖欲指明事业。昭示后代。俾后之人。惩其恶而扬其善。故不可苟。夫谥一字。正也。尧舜禹汤周公召公是也。两字非正也。故谥法不载。或人臣不守彝章。苟逞异端。威烈慎靓是也。或时主之权以功德。加厚于臣也。萧何。霍光。房元龄。魏征是也。不当加而加。僭也。孔光。刘宽。薛元超。李元纮是也。三字过也。贞惠文子是也。亦谥法所不载也。古今。无有也。公叔文子。是卫君之过也。卫之乱制也。不然。记之失也。以一善加一字。即尧舜禹汤。当累数十字以谥。夫礼记非尽圣贤之意。非尽宣尼之所述也。当时杂记也。昔后苍为曲台记。其弟子戴圣。增损刊定为小戴礼。今礼记是也。若尽宣尼之所述。即戴圣岂得而增也。昔宣尼修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词。以知礼记非尽宣尼所述。故戴圣得以增损也。则贞惠文子之谥。卫君乱制也。古今无有也。非宣尼所述。又何足法哉。前珣瑜和茂修整。始终无缺。可谓美矣。至于议行考功。而度越等辈。比于郑文成。梁文昭。魏文贞则不侔。而谥号无差。轻用国典。失春秋之旨矣。向者。郑梁数公。皆经纶草昧。辅翼兴王。以道辅君。致于化洽。彰灼千古。言之者凛然。生今而以珣瑜齿之。岂无愧于心哉。夫数公者。皆时王感风云之会。怀谟明之美。故加于常典。以明其德。亦所以笃君臣之义也。然非正也。权制也。若后之人。非数贤之比。则当循常以避贤地。其刘仁轨。薛元超等。加字之谥。皆黩国典。而昧彝伦。言之可为寒心。岂当举之为训也。其余姚元崇。宋璟。刘幽求。或辅相一世。致治平之化。或忘身徇难。成中兴之业。又岂珣瑜之比。以典选为进善。以辞疾为嫉恶。皆尚口为辨。非守典确论也。夫以典选者皆为进善耶。若然者。则国家有天下二百年。何裴行俭。马戴。卢从愿等数贤。独见称于时也。循资置署。谓为进善。皆异乎余之所闻也。又珣瑜之病。数月而终。岂伪疾也哉。借使伪疾。犹可责也。昔子路之冗食家臣。尤欲杀身徇难。而珣瑜履台辅之重。当危难之际。居平则享其高爵厚禄。见危则奉身目退。以此为是非之明。即董狐之书赵盾。为妄作也。珣瑜之辞疾可责。而太常举以为德。信君臣之义。非常人之所知也。珣瑜之下诘李实。诚中其病。可谓美矣。然则珣瑜自始筮仕。至于启手足。垂四十年。历谏职。持风宪。其忠规激发。恐有过于此者。今第举其诘李实。未为多也。谓为蹇谔者众矣。岂能使汲黯魏征有惭色哉。前巽议云。三代两汉。无两字之谥。此未学之过也。无荀令君之进善。无孟轲之是非。无文子之赈施。无周舍之蹇谔。以珣瑜之行清而无缺。可谓掩之。不足辨也。今所议两字之谥。亦又不当其议。故不足斥也。前巽之言过也。但两字之谥。加等之美。以萧何房元龄言。不在珣瑜也。巽虽不敏。而于言谥美以惑人听。此当所激而不平也。终不欲有以齿于萧何房元龄之宗。又不欲有造次拟于魏文贞。姚元崇。宋璟。刘幽求之谠言悟主。茂绩殊勋也。夫前车之覆。后车所以易辙也。前有司之失。后有司当以矫之也。不矫之。则逶迤遂远。后至于乱制也。此有国之诫也。若威烈。慎靓。孔光。刘宽。薛元超之同于禹。汤。文。武。萧何。霍光。房元龄。魏征。前有司之过也。后之专笔削者。宜有以矫之也。不矫之。则典礼寝乱矣。有司不可以尤而效之也。不可党所见而遂僭典也。郑珣瑜两字谥。请下太常重议。若一字不足尽珣瑜之盛德。必须两字。则敢俟再告。竟从复议。谥文献。

文贞。赠太尉郑国公魏征。赠司空许国公苏瑰。赠尚书左丞相兖国公陆象先。赠太尉广平郡公宋璟。赠太师燕国公张说。太常卿初谥为文贞。左司郎中杨伯威驳曰。谥者。德之表。行之迹。将以激励风俗。检束名教。固无虚誉。是存实录。准张说罢相制云。不肃细微之人。颇乖周慎之旨。又致仕制云。行亏半石。防阙周身。未免瓜李之嫌。而喧众多之口。且玉之有瑕。尚可磨也。人之斯玷。焉可逭也。谥曰文贞。何成劝沮。请下太常。更据行事定谥。工部侍郎张九龄又议。请依太常为定。众论未决。上为制碑文。赐谥曰文贞。众议始定。赠太傅崔佑甫。赠太子太师牛僧孺。大中十三年十二月。中书侍郎平章事白敏中。上疏请行赠谥。上从之。请下太常谥之。

文懿。赠礼部尚书永兴县公虞世南。贞观十二年十一月敕。虞世南学综古今。行笃终始。至孝忠直。事多宏益。易名之典。抑有旧章。前虽谥懿。未尽其美。可谥曰文懿。赠太师韩国公苗晋卿。初。太常谥为懿献。及敕出。改为文懿。赠司徒李回。赠太尉王起。

文昭。赠太尉梁国公房元龄。赠司徒郑畋。

文忠。赠尚书右仆射河南县公褚遂良。赠太子少傅清水县男李元纮。赠太子少师宜阳县子韩休。赠司徒鲁郡公颜真卿。

文康。赠太常卿阳翟县公褚亮。

文惠。赠司空梁国公狄仁杰。

文宪。赠尚书右仆射许国公苏颋。赠太尉卫国公杜鸿渐。

文成。赠荆南大都督渔阳县伯卢怀慎。

文孝。赠礼部尚书王珣。

文简。赠司徒杨绾。初太常谥杨绾为文贞。比部郎中苏端驳曰。古者美恶无私。褒贬必当。将以嘉善而退恶。为列辟之明典也。可不慎欤。今谨详前谥。文贞者。稽法考事。恐非光允时论。发扬来训矣。夫道德博闻曰文。清白守节曰贞。且元载与司徒友敬殊深。推为长者。首举清要。人莫与京。及司徒宠望渐高。载畏其逼。又知载隳坏纲纪。心二于君。既惧其疑。因而疏间。有口皆知载恶。而独曾无一言。或有发载之恶。证告未明。抱诚坐法者。司徒时居上列。奏达非难。不能因此披衷正词。全志士之命。露凶狡之私。而乃晏安自泰。优游过日。使元载祸大灭身。竟劳圣上防伺之虑。岂守节不隐耶。岂怀道无毒耶。非谓文贞亦明矣。洎元载将谋不忠。罔圣蔽聪。啬恩于下。招怨于上。使北塞人劳。有过时之戍。西郊虏入。无吊灾之惠。磁邢坚义之士。将死复生。梁宋伤夷之人。或寒或馁。搜访旌恤。中外所急。载皆绝之。使王泽不及于下。为行路所叹。而杨公当圣上维新之时。居天下得贤之望。诚宜不俟终日。造次速言。乃寥寂起悟。禁闭谟猷。食万钱之赐。虚承一心之顾。使防河之人。家闻采菉之叹。近甸诸邑。多兴祈父之忧。岂慈惠爱人乎。既曰不慈不惠。何以谓之文。有隐有毒。何以谓之贞矣。古者。诸侯有国。卿大夫有家。上以报祖宗。下以处子孙之义也。杨公历处厚俸。人谓儒宗。曾不立家。又无私庙。宁使人世阙敬祖之礼。位极无祭祢之宫。凡在衣冠。谁不叹恨。又乖大义克就。愍仁接礼之义矣。曰文与贞。曷可以议。圣人立谥。有公无私。所以周宣不敢私于父。谥曰厉。汉宣不敢私于祖。谥曰戾。百王明制。列圣通则。公叔文子有死卫之节。修班制之勤。社稷不辱。方居此谥。爰及太宗初。魏公征有匡救公直之忠。中宗末。苏瑰有保安不夺之节。所以诸贤甚众。谥文贞者。不过数公。至于燕国公张说。先朝轮能。名节昭著。省司尚谓不可。至今人故称之。由是言之。焉可比德。请牒太常。更详他谥。以守彝章。庶乎青史之笔。不乖于周汉。黄泉之魂。免惭于苏魏。大历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别敕谥为文简。赠司空郑肃。

懿文。赠太子太保薛元超。

景武。赠司徒卫国公李靖。

贞武。赠太尉英国公李绩。

忠武。赠司徒鄂国公尉迟敬德。赠太师汾阳郡王郭子仪。赠太师西平郡王李晟。

庄武。赠太傅北平郡王马燧。赠太师刘济。

武烈。赠太尉霍国公王思礼。

忠献。赠太师魏国公裴光庭。开元二十三年。博士孙琬以其用循资格。非奖劝之道。请谥为克。光庭与萧嵩不协。时人以为希嵩意上闻。特下诏赐谥光庭曰忠献。

忠简。赠太尉安定王武攸暨。

忠烈。赠中山郡公王晙。赠太子少傅薛景仙。赠太尉段秀实。兴元元年二月谥忠烈。初。朱泚盗据宫阙也。泚以秀实尝为泾原节度。颇得士心后罢兵权。以为蓄愤且久。必肯同恶。乃召与谋。秀实初诈从之。阴说大将刘海宾。何明礼。姚令言。判官岐灵岳。同谋杀泚。以兵迎乘舆。三人者。皆秀实夙所奖遇。遂皆许诺。泚时遣其将韩旻。领马步三千。疾趋奉天。时苍黄之中。未有武备。秀实以为宗社之危。期于顷刻。乃使人走谕灵岳。教其窃令言印。不遂。乃以司农印倒印符以追兵还。至洛驿。得牒。莫辨其印。惶遽而回。秀实谓海宾等曰。旻之来。吾党无类矣。我当直搏杀泚。不得则死。终不能向此贼称臣。乃与海宾约。事急为继。而令言明礼应于外。明日。泚召秀实议事。源休。姚令言。李子平皆在坐。秀实戎服。与休并膝。语至僭位。秀实勃然而起。执休腕。夺其象笏。奋跃而前。唾泚面。大骂曰。狂贼。吾恨不斩汝万段。我岂从汝反耶。遂击之。泚举臂自捍。纔中其颡。流血匍匐而走。凶徒鄂然。初不敢动。而海宾等不至。秀实乃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杀我。凶党群至。遂遇害焉。至是加褒赠。赠太师王武俊。赠太尉张允伸。

忠壮。赠扬州大都督褒国公段志元。赠瀛州刺史平原县公刘感。

忠孝。赠尚书右仆射郇国公韦陟。

忠贞。赠司空郇国公韦见素。

忠惠。赠户部尚书太原县公王翃。

忠勇。赠武威郡王李嗣业。

忠肃。赠太傅郑国公韩滉。赠太子太师王处存。赠观军容使杨复光。

贞褊。赠司空宋国公萧瑀。太常初谥曰德。尚书省谥曰肃。太宗以易名之典。必考其行。萧瑀性多猜贰。有失其真。更据实谥曰贞褊公。

贞穆。赠工部尚书范阳郡男张廷珪。赠司空李　。

贞肃。赠尚书右丞相魏县公杜暹。初谥贞肃。右司员外郎刘同升。都官员外郎韦康廉驳曰。暹有忠孝之美。太常所谥。不尽其行。博士裴总执曰。杜尚书往以墨缞受职。事虽奉国。不得为孝。请依旧为定。暹子孝友诣阙陈诉。上闻。而更令所司详定。竟谥曰贞肃。

贞简。赠太傅汧国公李勉。赠司徒李藩。

贞烈。赠侍中颍川县公韩瑗。赠兵部尚书卢奕。太常博士独狐及议曰。卢奕刚毅朴忠。直方而清。励精吏事。所居可纪。天宝十四载。洛阳陷没。于时东京人士。狼狈鹿骇。猛虎磨牙。而争其肉。居位者皆欲保性命而全妻子。或竞先策蹇。争脱羿彀。或不耻苟活。甘饮盗泉。奕独正身守位。仗义不去。以死全节。誓不辱身。势窘力屈。以朝服就死。犹慷慨数贼枭獍之罪。观者股栗。奕不变色。西面辞君。而后受害。虽古烈士。方之者鲜矣。或曰。洛阳之存亡。操兵者实任其咎。非执法吏所能抗。师败将奔。去之可也。委身寇雠。以死谁怼。奕以为不然。勇者御而忠者守。必社稷是卫。则死生以之。危而去之。是智免也。忠于何有。荀息杀身于晋。不食其言也。仲由结缨于卫。不避其难也。元冥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躯也。伯姬待姆而火死。先礼而后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于事无补。夫岂爱死而贾祸。以为死轻于义而捐生。古史书之。使事君者劝。然则禄山乱大于里丕。奕廉察之任。切于元冥之官。分官所系。不啻于保姆。逆党兵威。烈于水火。于斯时也。与能执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来。推之不去。岂不以师可亏。免不可苟。身可杀。节不可夺。故全其特操于白刃之下。孰与夫怀安偷生者。同其风义。谨案谥法。图国忘死曰贞。秉德遵业曰烈。奕执宪戎马之间。志藩王室。可谓图国国危。不能拯而继之以死。可谓忘死。历官十一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节不挠。去之若始至。可谓秉德。先黄门以直道佐时。奕嗣之忠纯。可谓遵业。请谥曰贞烈。从之。

贞宪。赠太傅赵憬。

肃愍。赠泰州都督平阳王敬晖。

昭定。赠太常卿河东郡公薛讷。

恭肃。赠益州大都督河东郡侯张嘉贞。赠故刑部尚书右仆射李逊。

献穆。赠太尉冀国公裴冕。

襄愍。赠户部尚书史翙。

简怀。赠开府仪同三司王玙。

成肃。赠太保张延赏。赠太傅薛平。

庄威。赠司空李元谅。

献武。赠太师张茂昭。

威武。赠宣武节度使刘元佐赠司徒高崇文。

忠穆。赠太保严震。赠太傅王景崇。

襄武。赠太尉刘悟。

敬勇。赠司空李昭德。

毅勇。赠礼部尚书崔无诐。

忠愍。赠司徒武元衡。赠故镇州节度使太师田宏正。

贞惠。赠礼部尚书刘通。

贞孝。赠太子太保权皋。赠太师崔安潜。赠司空杨于凌。

宣宪。赠司空杜黄裳。

宣简。赠吏部尚书崔邠。

景襄。赠司徒王士贞。

懿穆。赠太尉乌重允。

元靖。赠太傅贾耽。

恭惠。赠太傅董晋。赠司徒窦易直。

缪丑。赠尚书右仆射韦绶。博士刘端夫谥通丑。博士欢安复谥为缪丑。

武烈。赠司徒曲瑰。

安简。赠太傅杜佑。初。太常博士柳应规谥佑忠简。博士尉迟汾又议曰。佑之宽容得众。全和葆光。不病于物类。其能考终。得不为宽容乎。和好不争。自卑仕而极重任。一心于治以惠物。洁行廉正。人无尤怨。得不为一德不懈乎。请谥为安简。

灵愍。赠兵部尚书卢虔。

成纵。赠故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载。太常博士崔韶请谥曰荒。左司郎中韦宏景请下太常重议。博士王炎改谥成纵。二议交持。故事不行。尔后太常王彦威议曰。元载谥成。则不得为纵。谥纵。则不得为成。成纵兼施。美恶齐致。考之常法。实不通经。夫萧瑀谥贞。诏命加褊。事出恩制。不可据依。尔后崔韶以平厉谥杨炎。以壮缪谥伊慎。此皆惑于贞褊。混淆不可之文。详在驳议。今明其说。恐误后来。事寝不报。

平厉。赠故左仆射杨炎。初谥肃愍。左丞孔戣。请下太常重议。太常博士崔韶请谥曰平厉。刑部侍郎刘伯刍又驳。请下太常更加议定。太常未报。

壮缪。赠太子太保伊慎。崔韶请谥曰壮缪。吏部尚书韩皋驳议。未报。

宣武。赠太师范希朝。太常博士冯定请谥忠武。礼部员外郎王源中驳。请下太常复位。太常请如前谥忠武。王源中重驳。博士王塾改谥宣武。未经会议闻奏。故不载其文。

恭懿。赠礼部尚书齐映。赠司徒李吉甫。太常请谥吉甫曰恭懿。博士尉迟汾请为敬宪。度支郎中张仲方驳议曰。古者。易名请谥。礼之典也。处大位者。举其巨节。蔑诸细行。昭范当世。彰示后人。然后书之。垂于不朽。善善恶恶。不可以诬。故称一字。则至明焉。

定褒贬是非之宜。泯同异纷纶之论。李吉甫禀气生材。乘时佐治。博涉多知。含章炳文。燮赞阴阳。经纬邦国。惜乎通敏资性。而便媚取容。故载践枢衡。叠致台衮。大权在己。沈谋罕成。好恶徇情。轻诺寡信。谄泪在脸。遇便则流。巧言如簧。应机必发。夫人臣之翊戴元后者。端恪致治。孜孜夙夜。缉熙庶绩。平章百揆。兵者凶器。不可从我始。及乎伐罪。则料敌以成功。至使内有害辅臣之盗。外有怀毒虿之孽。师徒暴野。戎马生郊。皇上旰食宵衣。公卿大夫且惭且耻。农人不得在亩。纺妇不得在桑。耗赋敛之常资。散帑廪之中积。征边僥之备。竭运挽之劳。僵尸流血。胔骼成岳。酷毒之痛。号呼无辜。剿绝群生。逮今四载祸乱之兆。实始其谋。遗君父之忧。而岂得谓之先觉者乎。夫论大功者。不可以妄取。不可以枉致。为资画。着体理。不显不竞。而岂妨令美。当削平西蜀。乃言语侍从之臣。擒剪东吴。则记谟廊庙之辅。较其功则有异。言其力则不伦。何取其所轻。而舍其所重。录其所小。而略其所大。且奢靡是嗜。而曰爱人以俭。受授无守。而曰慎才以辅。斥谏诤之士于外。岂不近之蔽聪乎。举忠烈之庙于内。岂不近之匿爱乎。乌有蔽聪匿爱。家范无制。而能垂法作程。宪章百度乎。谨按谥法曰。敬者。夙夜警戒。敬以直内。内而不肃。何以刑于外。宪也者。刑也。法也。戴记曰。宪章文武。又曰。发虑宪。义以为敬恪终始。载考历位。未尝劾一法官。谳一小狱。及居重位。以安和平易。宽柔自处。考其名。与其行不类。研其事。与其道不侔。一定之辞。惟精惟审。异日详制。贻诰史官。请俟蔡寇将平。天下无事。然后都堂聚议。亦未为迟。宪宗方用兵。恶仲方深言其事。怒甚。贬为遂州司马。敕谥曰恭懿。

庄肃。赠太师北平王罗宏信。

孝穆。赠左仆射杨嗣复。

昭襄。赠太子太师崔圆。

贞壮。赠尚书令罗绍威。

杂录

贞元十一年。司徒马燧葬。有司谥曰景武。上曰。景。太宗皇帝谥。改庄武可也。

元和三年。镇州王士贞薨。其子承宗不顺。不加谥。太常博士冯宿。以为怀柔之义。不可遗其忠劳。请加美谥。从之。

其年正月。中书门下上言。故中书令汉阳郡王张柬之。故侍中平阳郡王敬晖。故中书令扶阳郡王桓彦范。故中书令博陵郡王崔元暐。故中书令南阳郡王袁恕己等五人。得史馆报。并未有谥。诏。张柬之等皆书勋国史。配飨庙庭。赐谥易名。义光百代。宜令所司。即与定谥闻奏。时柬之曾孙瞟。以谥事诣中书陈诉。宰臣上闻。因令有司授瞟官。四月。有司奏。上功臣五王谥谥议。请谥张柬之为文贞。桓彦范为忠烈。敬晖为贞烈。崔元暐为文忠。袁恕己为贞烈。从之。

五年二月。考功奏。当司三品以上。准格合请谥官。准贞元七年格文。奉宝应二年正月十八日敕节文。佐史录行状。陈请考功详覆讫。下太常定谥者。近日以来。撰录行状。多非佐史。既乖事实。又违格文。伏请从今以请谥行状。准敕文须是佐史。敕旨。宜令门下佐史撰录行状。以凭详覆。

十四年。都省奏。请谥家子弟及门生故吏。请立限。未葬以前陈状。其家在遐远。及别有事故者。任至一年内陈状。到考功一月内检勘。下太常礼院。受牒后。一月内定牒报考功。毓德丘园。节行特异。无官及位卑者。任所在长吏奏请。仍许不拘年限。未立节限以前。合请谥未请者。家在城者。任六个月内于所司申请。家在外者。亦许至一年内申请。立节限后。如过限久。全不请谥。其中有善恶尤着。可存劝诫。请委考功访察行实。便请牒下太常礼院定谥。庶使善必见称。恶无幸免。都省奏。伏准太常博士李虞仲奏。凡官秩合得请谥者。必先葬期请于考功。牒送太常寺礼院。与后一月内定谥者。伏奉三月二十五日敕。宜令尚书都省与考功及太常礼院更审条流。明立节限闻奏者。今与考功郎中萧佑。太常博士李虞仲等商议。具条流节限如前。敕旨。依奏。

唐会要

唐会要卷八十一

勋

旧制。勋官上柱国已下。至武骑尉为十二等。有战功者。各随高下以授。岑文本谓资高而勋卑者。皆从卑叙。至贞观十九年四月九日。太宗欲重征辽之赏。因下制。授以勋级。本据有功。若不优异。无由劝奖。今讨高丽。其从驾爰及水陆诸军。战阵有功者。并特听从高品上累加。六军大悦。

显庆元年九月二十二日。置骠骑大将军。为武官散位。从一品。

五年八月制。郡公出身。品正六品下。县公从六品上。侯正七品上。伯正七品下。子从七品上。男从七品下。

龙朔五年七月诏。诸王子承嫡者封郡王。出身从四品下。众子封郡王。出身从五品下。

咸亨五年二月。以国初勋官名号。与今日不同。乃下诏申明。各以类相比。武德初光禄大夫。比今日上柱国。左光禄大夫。比柱国。右光禄大夫及上大将军。比上护军。金紫光禄大夫及将军。比护军。银青光禄大夫及上开府。比上轻车都尉。正议大夫及开府。比轻车都尉。通议大夫及上仪同三司。比上骑都尉。朝请大夫及仪同。比骑都尉。上大都督。比骁骑尉。大都督。比飞骑尉。帅都督。比云骑尉。都督。比武骑尉。

神龙元年十月三日敕。赐爵勋阶与国公者。累至郡公外。余爵听回授子孙。若制敕四阶。先是三品已上者。每阶回赐爵一级。如及郡公外。亦许回授。即计阶至正六品上。及正四品上。准格例未合入五品三品者。每一阶回赐勋一转。

开元十七年十月。诸叙勋应加转者。皆于勋官上加。若无勋官。一转骁骑尉。叙三品于飞骑尉。叙四品于云骑尉。叙五品巳下于武骑尉。叙其官。当及免官。免所居官计。隆卑于此法者。听从高叙。司勋格。加累勋。须其小勋摊衔送中书省及门下省勘会。并注毁小勋甲。然许累加。授武骑尉。每一转加一等。诸勋官犯除名应叙者。二品于骁骑尉叙。

二十四年二月五日敕。诸刺史县令。与朕共治。情寄尤切。等数宜加。诸州都督刺史。五府长史都护。及县令。每有制加勋阶赐物。并同京官。

太和四年五月十五日。司勋奏。应考少未合叙三品阶人。准格请回阶充勋者。每阶听回勋充一转。如申文解到省。检勘差错。其勋便请落下。

会昌五年正月制。上柱国。前代勋谓之八柱国。品居第一。宜峻宠章。自后非特恩。不在累叙之限。

天佑二年六月十六日敕。司勋所掌勋。及十二转。上柱国。柱国。上护军。护军。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上骑都尉。骑都尉。骁骑尉。飞骑尉。云骑尉。武骑尉等勋。有迁陟以显勤劳。近年已来。止述柱国。耻转轻车。殊不知上柱国已比二品。上轻车已比四品。官既叙烈。勋亦近隆。今后宜复故事施行。庶止侥幸之路。

阶

旧制。叙阶之法。有以封爵。谓嗣王郡王。初出身从四品下叙。亲王诸子封郡公者。从五品上。国公县公侯及伯子男。递减一等。有以亲戚。谓皇帝缌麻已上。及皇太后周亲。正六品上叙。皇太后大功亲。皇后周亲。从六品上。皇帝袒免。皇太后小功缌麻。皇后大功。正七品上。皇后小功缌麻。皇太子妃周亲。从七品上。外戚各依本服降二等叙。娶郡主。正六品上。娶县主。正七品上。郡主子出身。从七品上。县主子。从八品上叙。有以勋庸。谓上柱国正六品上叙。柱国已下递减一等。有以资荫。谓一品子。正七品上叙。至从三品子。递降一等。四品五品各有从正之差。亦递降一等。从五品并国公子。八品下叙。三品已上荫曾孙。五品已上荫孙。孙降子一等。曾孙降孙一等。赠官降正官一等。散官同职事。若三品带勋官。即依勋官品。同职事荫。四品降一等。五品降二等。郡县公子准从五品孙。县男已上子。降一等。勋官二品子。又降一等。二王后子孙。准正三品荫。有以秀孝。谓秀才上上第。正八品上叙。已下递降一等。至中上第。从八品下。明经降秀才三等。进士明法甲第。从九品上。乙等降一等。若本荫高。在秀才明经上第加本荫。四阶已下。递降一等。明经通二经已上。每一经加一阶。及官人通经者。后叙加阶亦如之。凡孝义旌表门闾者。出身从九品上叙。有以劳考。谓内外六品已下。四考满皆中中考者。进一阶。每中上考。又进一阶。每一上下考。进两阶。若兼有下考。得以上考除之。应入三品五品者。皆待别制而进之。不然否。

干封元年正月十日敕文。内外官九品以下。加一阶。七品以上。宜加一阶。八品已下。更加勋官一转。泛阶自此始也。至宏道元年十二月四日赦文。见任内外官五品已上经四考。及守五品经三考。六品以下计满三考。政有清勤。状无私犯者。各加一阶。

苏氏记曰。干封以前。未有泛阶之恩。应入三品者。以恩旧制特拜入五品者。因选叙计阶至朝散大夫已上。奏取进止。每年量多少进取。余并从本品授官。若满三计至者。即一切听加。自干封已后。有泛阶入五品三品。

永淳元年正月。诏曰。比来文武官计至三品。一计至者。多未甄擢。再计至者。随例必升。贤愚一贯。深乖奖劝。今后一计至已上。有在官清慎。材堪应务者。所司具状录奏。当与进阶。若公正无闻。循默自守。及未经任州县官。虽再经计至。亦不在加阶之限。

查看更多新书　请[illegible]吧

万岁通天元年七月四日制文。武官加阶应入五品者。并取出身历十三考已上无私犯。进阶之时。见居六品及七品已上清官者。应入三品。取出身二十五考已上。亦无私犯。进阶之时。见居四品者。自外纵计阶应入。并不在进阶限。其奇才异行。别效殊功者。不拘此例。至开元十一年二月五日敕。自今以后。泛阶应入五品。以十六考为定。及三品。以三十考为定。其名贤宿德。及异迹殊状。虽不逢泛阶。或应迁改之次。年考与节限同者。亦以名闻。仍永为例程。至其月二十八日。内外官承泛阶应入五品者。制出日。经三十考。见任四品官。本阶正四品上。其考须先已申考讫。阶须已授告身。其新考虽未校成。检勘无勾留私犯。亦许通计为考。其殿中侍御史。补阙。詹事。司直。京兆河南府判司。太常博士应入品。并同六品官例。

证圣元年。怀州获嘉县尉刘知几上表曰。臣闻君不虚授。臣无虚受。授受无失。是曰能官。又曰。妄受不为忠。妄施不为惠。皆圣贤之通论也。惟汉世有赐爵一级。恩泽封侯。此乃旷古殊恩。千载一遇。非是频烦渥泽。每岁常行者也。今皇家始自文明。迄于证圣。其间不过十余年耳。海内具寮。九品以上。每岁逢赦。必赐阶勋。无功获赏。傥幸实深。其厘务当官。尸素尤众。每论说官途。规求仕进。不希考第取达。唯拟遭遇便迁。或言少一品未脱碧衣。待一阶方被朱服。遂乃早求笏带。先办衫袍。今日御则天门。必是加勋一转。明日飨宣阳观。多应赐给一班。既而如愿果谐。依期必获。得之者自谓己力。受之者不以为惭。至于朝野宴聚。公私集会。绯服众于青袍。象板多于木笏。望自今后。稍节私恩。使士林载清。人伦有叙。

圣历二年三月制。有能通九经者。特授朝大夫。通三经已上者。进两阶。并随材擢用。神龙元年八月二十一日敕。六品已上官。缘州县改入上中下阶品。与元授不同者。宜依旧任考满日。依本资选叙。不须改动者。

开元三年八月十七日敕。官不滥升。才无虚受。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左贤右戚。岂资于缪赏。驸马都尉从五品阶。受自先朝。颇亏前式。秾华甫降。紫艾先登。不循旧章。有紊彝典。宜遵古训。以革踰弊。俾九族无私。千官有叙。自今已后。驸马阶宜依令式。仍借紫金鱼袋。

大历十三年正月，特加朝议郎守门下侍郎平章事常衮九阶。为银青光禄大夫。

贞元二年十月。库部郎中知制诰张蒙奏。伏准贞元元年十一月制。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者。臣谨详制旨。本以三品已上。其阶已贵。故赐爵。四品以下。其阶未贵。故加阶。伏缘请条。不标所限。司封据品。通取职官。其有官是三品已上。阶是四品已下者。遂以阶叙阶。又以官叙阶。爵比于官。阶等者受赐偏优。臣欲准状覆成。则虑于比滥。检条破格。复无以依凭。官既随用则迁。阶乃累考方至。泛恩叙爵。理合从阶。若许兼约职官。伏恐竞为觊幸。臣今谨具赐爵例如前。望为永式。敕旨。依奏。

三年正月。中书舍人高参奏。准贞元二年十月敕。准制。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并以三品阶为限者。其有以五品受赐者。并未标格限。所司检勘不备。其贞元元年十二月制。五品已上赐爵一级。亦请以五品为限。仍望为例程。依奏。

六年六月。吏部奏。准格。内外官承泛阶应入五品者。制出日。须经一十六考。见任六品官。本阶加正六品上。应入三品者。制出日。经三十考。见任四品官。本阶加正四品上。自建中元年六月初。有特敕。诸道将士。准制加泛阶爵勋等。特许不检勘注拟。其正员官不在此限。日后有司因循。以例破格。应试官叙阶。并不限官品。其中或官是九品。

阶称朝议郎。或官是六品。阶称正议大夫。加一泛阶。并入三品五品。伏以元敕制令不检勘。无不限官阶之文。若以例判成即阶。违格令。请别立条限。渐归旧章。应将士兼试官叙泛阶奏。敕已到令入三品者。矜其劳效。须有优奖。其官阶相当。并请不限考数。检当任一衔有实。许与结叙。其阶高官卑者。请准格处分。

十年五月敕。诸军功状内。其判官等既各有年限。并诸色文资官。不合军行。自今以后。更不得叙入战功。其掌书记及孔目官等。亦宜准此。如有灼然功效可录。任具状奏闻。

十二年四月。裴延龄自朝请大夫特加银青光录大夫。

十五年十二月敕。内侍省自今以后。高品官白身等。官至五品已上。合结朝散大夫等阶。及准格母妻合得邑号。并结阶累勋阶者。并宜当司磨勘。具衔奏来。

元和十三年六月。制书云。旧例皆云三品以上赐爵三品。为银青光禄大夫云麾将军已上。若职事官虽是三品。散官四品以下。并不得叙爵。但有三品以上散官。虽四品职事官。并合叙爵。其所叙爵。止于郡公。其郡公更蒙赐爵。即听回授。其国公及封王。并须特恩。不在叙限。其国公及封王准赐爵。亦听回授。其制书中有诸色职掌。临时处分。其职掌即不限高卑。准制便叙。有司更不得妄授。须三品阶例。近日有司起请中。往往有言其叙爵须限职事三品官。此乃深昧典章。紊乱纲纪。其叙阶据制书旧例。四品已下阶。四品谓正议大夫。忠武将军。都不系职事官。内外官叙三品者。皆须文武散官。至四品上。叙五品者。皆须文武散官至六品上。如四品阶并是通议大夫壮武将军以下。六品阶承议郎昭武副尉以下。虽制书中累加散阶。亦在不叙三品五品之限。如一制中累加散阶。亦不得先叙一阶。至正议大夫。忠武将军。朝议郎。昭武校尉。因续取制书中所赐。皆叙三品五品。永宜禁断。如两制书日月相近。亦准前不得累叙。直须制书出时。以正议大夫。忠武将军。朝议郎。昭武校尉已成。方得叙三品。纵制书中有优劳合加数阶。入三品止于银青光禄大夫。云麾将军。入五品至于朝散大夫。游击将军。不在累叙。金紫光禄大夫冠军大将军以上阶。并须特恩。不合累叙。其外命妇封内外官母妻。各视其夫及子散官品令。不得约职事官品。文武五品阶为县君。四品阶为郡君。三品已上阶为郡夫人。即止。其国夫人须待特恩。不在叙例。如至郡夫人。又有制书赐封。即改为郡夫人。受新恩履历而已。

十三年六月。中书省奏。应叙录将士兼试官。加泛阶入三品五品。伏准贞元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吏部所奏。具有科条。近日因循。多不遵守。遂名器具滥。升进无章。须重申明。冀绝侥幸。自今已后。应叙录入五品三品阶者。并请准前敕处分。其正三品以上阶。准格式须有特恩。不在用考累叙之限。从之。

会昌四年正月。内侍省奏。内侍省叙阶长定格。着紫供奉官。及衔内有赐紫官。叙阶不得过金紫光禄大夫。着绯供奉官。及衔内有赐绯官。叙阶不得过正议大夫。着绿供奉官。及衔内有赐绿官。叙阶不得过朝议郎。敕旨。内侍省官叙阶。起今以后。宜依前件。其会昌二年四月准制合与拟阶者。便依此处分。其衔内无赐绯官。先校朝散大夫以上阶者。宜令仍旧。不得即与改转。以后如有特恩。敕别宣与改转者。即不在此限。永为定规。

用荫

景龙二年七月七日。皇后表请。诸妇人不因夫子而加邑号者。许同见任职事官。听子孙用荫。制令施行。

开元四年十二月敕。诸用荫出身者。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正三品子从七品上。从三品子从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从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从八品上。从五品及国子。从八品下。三品以上荫曾孙。五品以上荫孙。孙降子一等。曾孙降孙一等。赠官降正官荫一等。死王事者。与正官同。散官同职事。若三品带勋官者。即依勋官荫。四品降一等。五品降二等。四品五品带勋官者。不在荫曾孙之限。郡县公子。准从五品荫。县男已上子。降一等。勋官二品子。又降一等。即二王后子孙。准正三品荫。户部格敕。应用五品以上官荫者。须相衔告身三道。若历任官少。据所历任勘。如申送人色有假滥者。州县长官。上佐。判官。录事参军。并与下考。仍听人纠告。每告一家。赏钱五十千。钱出荫人及与荫家。

天宝三载九月二十七日诏。顷叙功劳。累增勋级。上柱国外。许及周亲。是谓赏延。载荣宗族。回充赐物。匪厚朝恩。其准格上柱国外。有余勋无周亲。折给赐物宜停。仍永为例程。

六载正月十二日赦文。内外文武官。五品已上官。父祖无资荫者。其所用荫。宜同子孙用荫之例。

大中十四年十二月。郑熏为吏部侍郎。时有德音。官阶至朝散大夫。许封赠。至正议大夫。荫一子。至光禄大夫。门设棨戟。一日。内侍省高品以阶至正议。请荫子。仍较大历中鱼朝恩旧例。熏批曰。正议大夫。诚宜荫子。比同高品。不拘此例。自是无复请者。

考上

武德二年二月。上亲阅群臣考绩。以李纲孙伏伽为上第。上初受禅。以舞人安叱奴为散骑侍郎。纲上疏论谏。伏伽亦谏赏献琵琶弓箭者。及请择正人为太子诸王师友。皆言词激切。故皆陟其考第。以旌宠之。

贞观三年。尚书右仆射房元龄。侍中王珪。掌内外官考。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奏其不平。巡按勘问。王珪不伏举按。上付侯君集推问。秘书监魏征奏称。必不可推鞫。且元龄王珪。国家重臣。俱以忠直任使。其所考者既多。或一人两人不当。终非有阿私。若即推绳此事。便不可信任。何以堪当重委。假令错谬有实。未足亏损国家。穷鞫若虚。失委大臣之体。且万纪比来。恒在考堂。必有乖违。足得论正。当时鉴见。初无陈说。身不得考。方始纠弹。徒发在已瞋怒。非是诚心为国。无益于上。有损于下。所惜伤于治体。不敢有所阿为。遂释不问。

六年监察御史马周上疏曰。臣窃见流内九品已上。令有等第。而自比年。入多者不过中上。未有得上下以上考者。臣谓令设九等。正考当今之官。必不施之于异代也。纵朝廷实无好人。犹应于见在之内。比校其尤善者。以为上第。岂容皇朝之士。遂无堪上下之考者。朝廷独知贬一恶人可以惩恶。不知褒一善人。足以劝善。臣谓宜每年选天下政术尤最者一二人为上上。其次为上中。其次为上下。次为中上。则中人以上。可以自劝。

十一年正月十五日敕散位一切以门荫结阶品。然后依劳进叙。凡入仕之后。迁代则以四考为限。四考中中。进年劳一阶。每一考上中。进一阶。一考上上。进二阶。五品已上。非特恩。刺史无进阶之令。

上元二年。大理寺丞狄仁杰考中上。考使尚书左仆射刘仁轨以新任不录。大理卿张文瓘。称独知理司之要。仁轨乃惊问公断几何狱。文瓘曰。岁竟。凡断一万七千八百人。仁轨乃擢为上下考。

三年。滕王元婴为全州刺史。颇纵骄逸。动作无度。高宗书戒之。极为至切。又敕之曰。朕以王骨肉至亲。不能致王于理。今书王下下考。以媿王心。

开耀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敕。县令有声绩可称。先宜进考。员外郎。侍御史。京兆河南判司。及自余清望官。先于县令内简择。

开元三年正月五日敕。内外官考满。所司预补替人。名为守阙。特宜禁断纵。后有阙。所由不得令上。

其年六月八日敕，刺史能否。郎官御史出日。较量殿最。定为五等奏闻。考集日。考使与左右丞户部长官重详覆类例。考限内录奏。以凭升黜。

四年四月七日敕。选人既多。比铨注过谢了。皆不及考。遂使每一年选人。即虚破一年阙。在于公私。俱不利便。自今已后。官人初上年。宜听计年终以来满一百日。许其成考。仍准迁考例。至来年考时并校。永为例程。

十四年。御史大夫崔隐甫充校外官考事。旧例。皆委参问。经春未定。隐甫召天下朝集使。一时集省中。一日校考便毕。时人伏其敏断。

十七年三月。中书舍人张均。其父左丞相说校京官考。时注均考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训。祁奚举午。义不务私。至如润色王言。章施帝道。载参坟典。例绝常功。恭闻前烈。尤难信任。岂以嫌疑。敢挠纲纪。考以上下。又刑部尚书卢从愿。频年充校京官考使。中丞宇文融承恩用事。以检户口功。本司校上下考。从愿抑不与之。颇以为恨。遂密奏从愿广占良田。至有百顷。上尝择宰相。有荐从愿者。以此遂寝。

十八年敕。京官考满带禄选。有本司要籍。奏留请不用阙者。所有选数。不须与成劳。

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敕。诸州考使六品已下。朔望日朝。宜准例赐食。

二十八年三月二日敕。先是。内外六品应补授官。四考满待替为满。是日制。令以岁为满。不待替。县令知仓库供奉伎术及充纲领等。不在此限。至其年十二月十六日敕。内外六品已下官。依旧待替。其无替者。五考满后停。

天宝二年八月五日。考功奏。准考课令。考前厘事。不满二百日。不合成考者。厘事谓都论在任日。至考时有二百日。即成考。请假停务。并不合破日。比来多不会令文。以为不入曹局。即为不厘事。因此破考。臣等参量。但请俸禄即同厘事。请假不满百日。停务不至解免。事须却上其考。并合不破。若有停务逾年。不可更请禄料。兼与成考。敕旨。从之。

八年正月二十三日敕。所校内外官考。准令。京官正月三十日进单数。二月三十日进抶名。外官二月三十日进单数。三月三十日进抶名。自今以后。并了日一时抶名奏。不须更进单数。至六月七日。吏部侍郎李彭年奏。准例。出身已来至合检覆中间。已叙五品。

勘责皆有所凭。今重检寻。恐为烦扰。如曾经勘责叙成者。请从五品以下勘检。其五品已前。但勘考数足。即为进叙。敕旨。依。

干元二年二月。御制郭子仪。李光弼。苗晋卿。李麟。李辅国考辞。

宝应元年十月。吏部奏。准今年五月敕。州县官自今已后。宜令三考一替者。今数州申解。疑三考后为复。待替到为复。便勒停请处分者。今望令已校三考官。待替到。如替人不到。请校四考后停。

二年正月。考功奏。请立京外按察司。京察连御史台。分察使外察。连诸道观察使。各访察官吏善恶。其功过稍大。事当奏者。使司案成便奏。每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具状报考功。其功过虽小。理堪惩劝者。按成即报考功。至校考日。参事迹以为殿最。闰月。考功又奏。内外员外郎官等除。合在定数外。准敕并任其所适。既不入曹。无凭检考。比来或有申者。即与见在同奏。检勘之时。成破不一。文案混杂。条流未明。臣等商量。望请自今以后。内外文武员外同正及试官。除合在任外。一切不在申校之限。并听从授日计考。准中中例叙用。从之。

大历十三年正月敕。捉获造伪及光火强盗等贼。合上考者。本州府当申刑部。建中初。严震为兴凤两州团练使。理行为山南第一。特赐上下考。封郧国公。二年六月。门下侍郎平章事卢杞奏。准六典。中书舍人给事中充监中外官考使。依奏。至三年闰正月。复置监考使。

贞元元年九月。以刑部尚书关播。吏部侍郎班宏。为校内外官考使。

其年十二月敕。六品以下。本州申中上考者。纳银钱一千文。市笔墨朱胶等者。元置本五分生利。吏部奏。见有余。自今以后。其外官京官考钱。并请敕停。依奏。

二年九月。考功奏。校京官外官考使。准旧例差定闻奏。敕。其校考使宜停。其考课付所司准式校定。

三年三月诏。以停减天下官员。其停官计日成考。两考者。准旧成资。准例程。两考以下。至来年五月三十日处分。

四年正月敕文。九品已上正员。及额内官得替者。委诸长吏闻荐。见任者三考敕停。

七年八月。考功奏。准考课令。诸司官皆据每年功过行能。定其考第。又准开元天宝以前敕。朝官每司有中上考。亦有中中考。自三十年来。诸司并一例申中上考。且课绩之义。不合雷同。事久因循。恐废朝典。自今以后。诸司朝官。皆须据每年功过行能。仍比类格文。定其升降。以书考第。不得一例申中上考。应诸司长官书考不当。三品已上。具衔牒上中书门下。四品已下。依格令各准所失轻重降考。是月。考功又奏。准诸司官皆据功过定其考等。自至德后。一切悉申中上考。今请覆其能否。以定升降。从之。自谏议大夫。给事中。郎官。有书中中考者。尚书左丞赵憬言。前荐果州刺史韦诞。坐赃废。请降其考。校考使吏部尚书刘滋。以憬能言其过。奏中上考。

其年十二月。校外官考使奏。准考课令。三品以上官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考。并奏取裁注云。亲王及大都督亦同。伏详此文。则职位崇重。考绩褒贬。不在有司。皆合上奏。

[illegible]多[illegible]料 请[illegible]

今缘诸州观察。刺史。大都督府长史。及上中下都督都护等。有带节度使者。方镇既崇。名礼当异。每岁考绩。亦请奏裁。其非节度观察等州府长官。有带台省官者。请不在此限。

八年七月。班宏迁刑部侍郎。兼京官校考使。时右仆射崔宁。兵部侍郎刘乃上下考。宏正议曰。今夷荒靖难。专在节制。尺籍伍符。不校省司。夫上多虚美之名。下开趋竞之路。上行阿容。下必朋党。因削去之。乃谢之曰。乃虽不敏。敢掠一美。以徼二罪乎。

其年十月。以刑部尚书刘滋为校外官考使。吏部侍郎杜黄裳为校京官考使。给事中李巽宜监京官考。中书舍人郑珣瑜宜监外官考。

九年七月制。县令以四考为限。无替者宜至五考。

十年二月。刑部奏。准建中元年正月十七日敕。诸州府五品已上正员。及额内上佐。宜四考停。其左降官不在此限者。五品不降。既不许停禄料。六品已下。未复资已经四考者。未量移间。其禄料伏望亦许准给。敕旨。禄料宜准天宝六载七月十四日敕处分。余依例程。

十四年六月。卢迈自司门郎中迁右谏议。累上表言时事。转给事中。属校定考课。迈固让。以授官日近。未有政绩。不敢当上考。时人重之。

元和二年五月。中书门下举今年正月敕文上言。国家故事。于中书置具员簿。以序内外庶官。爰自近年。因循遂废。清源正本。莫急于斯。今请京常参官五品已上。前资见任。起元和二年。量定考数。置具员簿。应诸州刺史。次赤府少尹。次赤令。诸陵令。五府司马。及东宫官除左右庶子。王府官四品已下。并请五考。其台官先定月数。今请侍御史满十三月。殿中侍御史满十八月。监察侍御史依前二十五个月。与转。三省官并三考外。余官并四考外。其文武官四品已下。并五考商量与改。尚书省四品已上。余文武官三品已上。缘品秩已崇。不可限以此例。须有进改。并临时奏听进止。其权知官。须至两考。然与正授。未经正授。不得用权知官资改转。其中缘官阙要人。及缘事须有移者。即不在常格叙迁之限。诸道及诸司副使。行军司马。判官。参谋。掌书记。支使。推官。巡官等。有敕充职掌。带检校五品已上官。及台省官。三考与改转。余官四考与改转。

元和七年敕。诸司府参佐检校试官。从元授官月日计。如是五品已上官。及台省官。经三十个月外。任与改转。余官经二十个月奏改转。若是未经考使。有故事及停替官。本限之外。更加十个月。即任申奏。

十四年十二月。考功奏。自今以后。应注考状。但直言某色行能。某色异政。某色树置。某色劳效。推断某色狱。纠举某色事。便书善恶。不得更有虚美闲言。其中以下考。亦各言事状。然注考。并不得失于褒贬。如违。据所失轻重。准令降书考官考。又奏。自今已后。其有政能卓异。清苦绝伦者。不在止于上下考限。依奏。又奏。据宝应二年敕。御史台分察使。及诸道观察使。访察官吏善恶功过。稍大事当奏闻者。每年九月三十日具状报考功。至校日参验事迹。以为殿最。伏以近日功过。都不见牒报。今后诸司不申报者。州府本判官。便与下考。在京诸司追节级纠处。本判官敕课日量事大小黜陟。敕旨。从之。

十五年。刑部郎中权判考功冯宿奏。宰相及三品已上官。故事内校。遂别封以进。翰林学士职居内署。事莫能知。请依前书上考。谏官御史亦请仍旧。并书中上考。

长庆元年正月。考功员外郎李渤书宰相等下考。

太和六年七月敕。今后诸州五品长马权知者。权知正授通计六考满停。其勒留官未满六考。停给课料者。准此却给。

唐会要卷八十二

考下

大中五年。吏部奏。准今年选格节文。经考停罢者。一选集。准旧格。两选集。今据格文。一选即当年许集。其京官及外官。如有假故官人等。请准旧格。前两选集。敕旨。宜依。如是别敕除替。及非因假故者。即许一选集。

六年七月。考功奏。近年诸州府及百司官长。所书考第。寮属并不得知。升黜之间。莫辨当否。自今已后。书考后。但请勒名牒于本司本州。悬于本司本州之门三日。其外县官。则当日下县。如有升黜不当。便任披陈其考第便须改正。然后得申省。如勘覆之后。事无乖谬。则论告之人。亦必惩殿。又准考课令。凡官人申考状。不得过两纸三纸。刺史县令。至于赋税毕集。判断不滞。户口无逃散。田亩守常额。差科均平。廨宇修饰。馆驿如法。道路开通。如此之类。皆是寻常职分。不合计课。自今后。但云所勾当常行公事。并无败阙。即得准职分无失。及开田招户。辨狱雪冤。及新置之事。则任录其事由申上。亦须简要。不得繁多。又近年以来。刺史皆自录课绩申省。矜衒者则张皇其事。谦退者则缄默不言。自今已后。其巡内刺史。请并委本道观察使定其考第。然后录申本州。不得自录课绩申省。又州府申官人覆得冤狱。书殊考者。其元推官人。多不惩殿。或云书考日。当书下考。至时又不提举。请自今以后。书辨狱官人殊考日便须书元推官下考。如元推官自以为屈。任经廉使及台省陈论。其官人先有殿犯。官长断云至书考日与下考者。如至时不举。其本州判官当书下考。其所申到下考。省司校其所犯。如与令式相符。便校定申奏。至敕下时后。并须各牒府州。又近日诸州府所申奏录课绩。至两考三考以后。皆重具从前功课申省。以冀褒升。省司或检勘不精。便有侥幸。自今以后。不得辄更具从前功绩申上。又近日诸州府所申考解。皆不指言善最。或漫称考秩。或广说门资。既乖令文。实为繁弊。自今以后。如有此色。并请准令降其考第。又准考课令。在中上以上。每进一等。加禄一季。中中者守本禄。中下以上。每退一等。夺禄一季。准令以此劝惩。事在必行。近年以来。与夺几废。或有申请之处。则言无本色可支。徒挂簿书。实无给与。今按仓库令。诸给粮禄。皆以当处正仓充。无仓之处。则申省随近有处支给。又无者。听以税物及和籴屯收等物充。令式昭然。不合隳废。自今以后。每省司校考毕。符牒到州后。仰当时便具升降与夺事由申请。如违令式。不举明者。其所由官。请夺俸禄一季。其已去任官。追夺禄事。并请准令式处分。又准考课令。官人因加户口。及劝田农。并缘余功进考者。于后事若不实。纵经恩宥。其考皆从追改。追改之事。近皆不行。自今以后。并请准令式处分。其因此得官者。仍请追夺。又诸道所申考解。从前十月二十五日到都省。都省开拆郎官押尾后。至十一月末方得到本司。开拆多时。情故可见。自今以后。伏请准南曹及礼部举选解例。直送当司开拆。又从前以来。应得考之人。并给考牒。以为凭据。近年考使容易。给牒不一。或一人考牒。数处请给。或数年之后。方始请来。自今以后。校考敕下后。其得殊考及上考人。省司便据人数一时与修写考牒。请准吏部告身。及礼部春关牒。每人各出钱收赎。其得殊考者。出一千文。上考者。出五百文。其钱便充写考牒纸笔杂用。以前件事条等。或出于令文。或附以近敕。酌情揣事。不至乖张。谨并条例进上。伏乞宣付中书门下。请更参详。苟裨至公。乞赐收采。仍请三年一度。准举选格例修定颁下。敕。考

[illegible]更多资料 请[illegible]吧

功所条流校考公事。颇谓详悉。唯一件难便允从。近日俗尚矜能。人少廉耻。若牒门许其论告。则自此必长纷争。当否之间。固有公议。其一件宜落下。余依奏。

咸通十四年。考功员外郎王徽。以旧例考簿上中下字朱书。吏缘为奸。多有揩改。请以墨书。从之。

冬荐

贞观五年六月十一日敕。准贞观四年正月一日制。春秋举荐官。中书门下奏。常参官八品以上。外官五品以上正员。及额内得替。并停荐。其使下郎官御史丁忧。废省官在外者。望委诸道观察使及州府长史。其在京城。委中书门下尚书省御史台。常参清官并诸使三品已上。左右庶子。詹事。少卿。监。司业。少尹。谕德。国子博士。长安万年县令。著作郎。中允。中舍。秘书。太常丞。赞善。洗马等。每年一度闻荐。至六年十二月一日敕。自今以后。王府官宜停荐。其见任宰相及勋臣子弟。亦不须举人。至八年。每冬荐官。比来所举人数颇多。自今以后。中书门下两省御史台五品已上。尚书省四品已上。诸司省三品已上。应合举人。各令每人荐不得过两人。余官不得过一人。准前敕处分。至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敕。每年冬荐官吏。部准式检勘。或成者。宜令诸司尚书。左右丞。本司侍郎。引试都堂。访以理术。兼商量时务状。考其理识通者。及考第事迹。定为三等。并举主姓名录奏。试日。仍令御史一人监试。

贞元十一年正月敕。本置冬荐。务在得人。自今以后。所荐官考试。奏入上等人。如无他故者。准前敕类例处分。其下等人。有司便以时罢退。任待他年重荐。如情愿同吏部六品以下。选不合得留人。例请授远慢官者。任经都省陈状。吏部勘责限等第。敕出后一月内。送中书门下商量进拟。

元和七年八月。中书门下奏。诸州府五品已上官。替后。委本道观察使。及长吏量其材行干能。堪奖用者。具人才资历。每年冬季。一度闻荐。其罢使郎官御史。委中书门下两省。御史。尚书省常参官。及诸司职事三品已上文官。左右庶子。詹事。诸司少卿监。国子司业。少尹。国子博士。长安万年县令。太常博士。著作郎。秘书丞等。每年冬准此闻荐。从之。

太和元年八月敕。诸道诸军诸使。应奏判官。并每年冬荐等。所奏判官。除新开幕府。据元额署外。其向后奏请。如是元阙。即云阙某职。今奏某人充。如已有。令更奏。即云某职某人缘某事停。奏某人替某。前使下台省官合冬荐者。除府使罢外。既有荐用。当且要籍。不合便称去职。自今以后。如带职掌授台省官两考者。不在冬荐限。如其中实有故罢免者。亦须待授官周岁。然后许冬荐。状中具言罢免事故。其它据品秩合冬荐者。则依元敕。

七年五月。中书门下奏。诸道诸使停罢郎官御史等。望令罢后。其所在官经两考已上。方得冬荐。如文学才行堪奖用者。不在此限。其诸州上佐罢后。经二年方得闻荐。其非时替者。许一年后闻荐。

大中五年正月敕。右补阙宋球等奏冬荐状。引敕文年月不同。各罚一季俸。仍委吏部长以元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及太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敕。着为定制。

甲库

开元十九年五月十一日敕。尚书省内诸制敕库。及兵部吏部考功刑部簿书景迹并甲库。每司定员外郎主事各一人。中书门下制敕甲库。各定主书录事已下各一人专知。周年一替。中间不得改移。

建中元年七月八日。吏部奏。比来冬集。申门下省。吏部有官甲。内库无本。今请依官甲例。更写一本进内收贮。纵三库断裂。即检内库本。从之。

二年十月十一日。中书门下奏。中书门下及吏部制敕甲库等。准式。中书舍人。给事中。吏部员外郎。并合专判。缘官望清高。兼外有职事。不得躬亲。所以比来文历。多有罪过。今请每库采择一公清勤干。专押甲库。冀事得精详。其知经四周年。无负犯。仍望依资与改官。奉敕。依。至三年四月三日。给事中关播奏。三省中库官各一人。或属假故。即公事废阙。请各更置一人。其吏部行内考功司封司勋库郎中。仍请两人分掌。临时事故。即勒通知。奉敕。宜依。至贞元八年十一月九日。吏部侍郎杜黄裳奏。以前资官充专知。既无俸料。颇亦艰辛。请入库日便依资与官。仍许四周年不用阙。奉敕。前资官未有功劳。不合改转。既无俸料。又虑艰辛。入库之日。宜与同类官。

贞元八年闰十二月。给事中徐岱。中书舍人奚陟。高郢等奏。比来甲敕。衹下刑部。不纳门下省甲库。如有失落。无处检覆。今请准制敕。纳一本入门下甲库。以凭检勘。敕旨。依奏。

十年三月八日。司封奏。当司与司勋考功敕甲库。同一专知官。先无库印。今请铸造。仍以封勋考甲库印六字为印文。从之。

十三年正月。关播迁给事中。旧例。请司甲库。皆是胥吏掌知。为弊颇久。播始建议。并以士人知之。至今称当。

元和八年五月。吏部侍郎杨于陵奏。臣伏以铨选之司。国家重务。根本所系。在于簿书。承前诸色甲敕等。缘岁月滋深。文字凋缺。假冒逾滥。难于辨明。因循废阙。为弊恐甚。若据见在卷数。一时修写。计其功直。烦费甚多。窃以大历以前。岁序稍远。选人甲历。磨勘渐稀。其贞元二十一年以后。敕旨尚新。未至讹谬。纵须伦理。请待他时。臣今商量。从大历十年至贞元二十年。都三十年。其间出身及仕宦之人。要检覆者。多在此限之内。且据数修写。冀得精详。今冬选曹。便获深益。其大历十年向前甲敕。请待此一件修毕。续条贯补缉。臣内省庸薄。又忝选司。庶效涓埃。以裨朝典。谨具量补年月及应须差选官吏。并所给用纸笔杂功费用。分析如前。敕旨。依奏。

太和三年四月敕。甲库官。旧例初入授同类官。考满去职。则与依资改转。此事参差。有优有屈。今宜同并诸色职事带正员官者。准宝历二年十一月九日敕处分。其改转亦同前件。如已在甲库授官者。即听且依旧敕处分。

五年六月敕。应选人及冬集人于案。门下省检勘毕后。比来更差南曹令史收领。却纳门下甲库。在于公事。颇甚劳扰。自今以后。请敕吏部过选院。本令史便自分付甲库。以备他年检勘。仍请门下省勒甲库令史。每过选时。常加检点收拾。明立文案据。官吏等递相分付。不得妄有破除。南曹申请之时。如有称失落欠少。本令史及专知官。请准检报。指抹违越。条例处分。

九年十二月敕。中书门下吏部。各有甲库历。名为三库。以防逾滥。如闻近日诸处奏官。不经所司检寻。未免奸伪。起今已后。诸司诸使诸道应奏六品以下诸色人。称旧有官及出身。请改转。并请授官。可与商量者。除进士登科。众所闻知外。宜令先下吏部中书门下三库。委给事中。中书舍人。吏部格式郎中。各与本甲库官同检勘。具有无申报。中书门下审无异同者。然后依资进拟。如诸司诸使诸道奏论不实。以无为有。临时各重加惩罚。

当直

故事。尚书省官。每一日一人宿直。都司执直簿转以为次。诸长官应通判者。及上佐县令不直。凡内外官。日出视事。午而退。有事则直。官省之务繁者。不在此限。

故事。尚书左右丞。及秘书监。九寺卿。少府监。将作监。御史大夫。国子祭酒。太子詹事。国子司业。少监御史中丞。大理正。外官二佐已上及县令。准开元式。并不宿直。

贞观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敕。文武官妻娩月。免宿直。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太子右率卫。工部尚书。身居三职。宿卫两宫。至宿直。太宗劳之曰。至公宿直。我便安卧。

天册万岁元年三月。令宰相每日一人宿直。其后与中书门下官通直。至开元二年。姚崇为紫微令。紫微官直次。下让宰相。崇以年位已高。特亦违直。其次省官。多不从所由。吏数持直簿诣之。崇题其簿曰。告直。令吏遣去。又来。必欲取人。有同司命老人年事给终不拟。当诸官欢笑。不复逼以直也。至十一年。停宰相当直。

景龙三年九月。苏瓌拜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与男中书舍人颋联事。奏请出为外官。遂进秘书监。御笔批云。仆射不绾中书。苏颋不改也。明日固让。上曰。欲得卿长在中书。遂与父联事通直。

开元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是中书舍人梁升卿私忌。二十日晚欲还。即令传制。报给事中元彦冲。令宿卫。会彦冲已出。升卿至宅。令状报。彦冲以旬假与亲朋聚宴。醉中诟曰。汝何不直。升卿又作书报云。明辰是先忌。比往复。日已暮矣。其夜。有中使赍黄敕。见直官不见。回奏。上大怒。出彦冲为邠州刺史。因新昌公主进状申理。公主即彦冲甥张2 之妻云，元不承报。此是中书省之失。由是出升卿为莫州刺史。

贞元元年正月。给事中袁高既宿直。时卢杞由新州司马移吉州长史。是日。上命为骁州刺史。高既宿直。当草杞制。遂执以谒宰相卢翰刘从一曰。卢杞作相三年。矫诬阴贼。退弃忠良。朋附者咳唾登青云。睚眦者顾盼挤沟壑。致使銮舆播越。天下疮痍。皆杞之为也。幸免族诛。已为漏网。若更移郡秩。恐失天下之望。今相公执奏之。事尚可救。翰从一皆杞所引用。不从高之言。遂命舍人草制。及诏出。高又执之不下。仍上奏。卢杞为政。极恶穷凶。六军将校。愿食其肉。百辟卿士。嫉之若雠。疏未纳。明日。谏官陈京。赵需。裴佶。宇文炫。卢景亮。张荐等上疏。上良久谓曰。若与卢杞刺史。太优。与上佐可。皆曰。可。遂追杞骁州制。翌日。上遣中使宣慰高云。朕徐思卿言。深觉惬当。依卿所奏。

会昌四年三月。御史台奏。今月三日。左右金吾仗当直将军乌汉正。季玗。并不到。准会昌三年二月四日敕。比来当日多归私第。近晚方至本仗宿直。事颇容易。须有提撕。今日以后。昼日并不得离本仗。纵有公事期集。当直人亦不得去。仍令御史台差朝堂驱使官觉察。如有违者。录名闻奏。敕旨。宜各罚一月俸。

休假

贞观元年十月。少府监奏。丞阎立德妹丧。准令假给二十日。立德专知羽仪。其作未丁。请止给三日。上曰。同气之情。义不可夺。自丧乱以来。风俗弛坏。宜特敦奖。命依次令给假。差人代之。

永徽三年二月十一日。上以天下无虞。百司务简。每至旬假。许不视事。以与百僚休沐。

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敕。高祖大武皇帝既开洪业。不可限以常礼。忌日特宜废务。

太极元年四月敕。游客官人子弟。勒还本贯。十日外杖一百。居停同罪。须觐问即陈牒给假发遣。

开元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敕。诸州千秋节。多有聚会。颇成糜费。自今已后。宜听五日一会。尽其欢宴。余两日休假而已。任用当处公廨。不得别有科率。至宝应元年八月三日敕。八月五日。本是千秋节。后改为天长节。旧给假三日。其前后一日假。权停。至九月一日敕。天成地平节。准干元元年九月一日敕。休假三日。望准八月三日敕。前后日权停。

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敕。寒食清明。四日为假。至大历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敕。自今已后。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至贞元六年三月九日敕。寒食清明。宜准元日节。前后各给三日。

二十五年正月七日敕。自今已后。百官每旬节休假。不入曹司。至天宝五载五月九日敕。顷自宴赏。已放入朝。节假常参。未闻申命。公私协庆。千年一时。自今已后。每至旬假休假。中书门下及百官。并不须入朝。亦不须衙集。

其年正月。内外官五月给由假。九月给授衣假。分为两番。各十五日。其由假若风土异宜。种收不等。通随便给之。

天宝四载六月十四日敕。顷以乡闾侍丁。优给孝假。官吏等仍科杂役。天宝初。已遣优矜。如闻比来乃差征镇。岂有舍其轻而不恤其重。放其役而更苦其身。眷言及此。良用恤然。自今后。将侍丁孝假。不须差行。

五载二月十三日。中书奏。大圣祖以二月十五日降生。请同四月八日佛生之时。休假一日。陈希烈奏

大历四年七月十三日敕。七月十五日。前后各一日。宜准旧例休假。

贞元五年四月十五日敕。四月十九日。降诞之辰。宜休假一日。

二十一年五月。御史台奏。伏准承前旧例。诸司三品以上长官。请假满日。正衙参见。其余品秩卑。自有本司官长。不曾于正衙参假。去年六月。侍御史窦群奏。令尚书省四品。中书门下御史台五品。同三品例。正衙参假讫。既失旧章。又烦圣听。今请准例三品以上。假满日。正衙见。如有违越。请准干元元年三月敕。每犯夺一月俸。依奏。

元和元年八月。御史台奏。新授常参官。在城未上。及在外未到假故等。准令式。职事官假满百日。即合停解。其未上官等。并无正文。或满百日。无凭举奏。自今已后。如有在城授官。疾病未上者。在外授官。敕到后计水陆程外满百日者。并请停解。从之。

四年四月。贬沉达为泉州参军。徐肇为建州参军。二人为率府掾。各请演州爱州婚姻假。御史台奏州皆万里之外。量其秩满。犹有假程。请量黜以惩慢易。

七年十一月敕。自今后。遇辍朝日。中书门下宜同假日。不须入

长庆二年四月。御史台奏。检校司空兼太子少傅严绶。疾病假满百日。合停。敕。严绶年位俱高。须加优异。宜依旧秩。未要举停。

其年六月。右金吾卫大将军郭鏦。疾假满百日。上以仲舅。许未停官。

太和八年九月。御史台奏。文班常参官。旧例。每月得请两日事故假。今许请三日。仍不得在尽入众集。并头朝等日。一品二品官。如合朝不朝。及尽入众集不到。临朝时请假等。并请假旧例。每季终仍具请事故假日。录状闻奏。兼申中书门下。文武常参官。每月终比。校其中请事故假多人。三品六品。各罚两人。四品五品。人数稍多。各罚三人。请各夺一月俸。如合罚人数稍多。即从下罚。亦不过两三人。及三人如实疾患。已连请假十日以上。为众所知。不在此限。每至次月。具状申中书门下。文武常参。应请期年丧假者。除准式假满。连许请三日事故假。仍五个月内。每朔望日各许请事故假一日。其大功丧假者。准式。假满连许请事故假两日。仍三个月朔望日。各许请事故假一日。敕旨。依奏。

会昌元年二月敕。二月十五日。元元皇帝降诞之日。宜为降圣节。休假一日。

二年十二月。御史台奏。应诸司六品以下官。请外州婚礼。周亲以上侍省等假节目。应当司牒诸司诸州府。及节度使。观察使。度支。盐铁。监院等节目。伏以前后敕。文非严切。致兹轻犯。盖未必行。臣等今稍重科条。庶令知惧。敕旨。依奏。

大中四年正月制。设官分局。各有主张。具于在公。责办斯切。诸州府及县官到任已后。多请远假。或言周亲疾病。或言将赴婚姻。令式假名。长吏难为止抑。遂使本曹公事。并委比厅。手力俸钱。尽为己有。勤劳责罚。则在他人。须有条流。俾其兼济。其诸州府县官请出界假故一月以下。即任权差诸厅通判。一月以上。即勾当留官。例其课料等。据数每贯克二百与见判案官。

咸通十四年正月。御史中丞韦蟾奏。应诸州刺史除授。正衙辞谢后。托故陈牒请假。实为容易。自今后。如实有故为众所知者。三日外。不在陈牒之限。应内外荫官入京后。合更朝谢。如遇假日。且合在都亭驿。近日多请假便归私家。既犯条章。颇乖礼敬。自今已后。望准故事。如未朝谢。须于都亭驿俟日。如违越。台司纠劾。从之。

医术

武德中。关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递相染着。许允宗每疗皆愈。或曰。公医若神。何不著书。以贻将来。允宗答曰。医乃意也。在人思虑。有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古之名手。惟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后识夫病之源。药有正相当者。惟须

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可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用药味。譬之于猎。不知兔处。多发人马。空广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疗病。不亦疏乎。脉之深远。既不可言。故不能著述。甄权者。贞观中。年百余岁。太宗幸其第。赐以几杖。撰脉经针方明堂人形图。其弟立亦达医术。撰本草音义七卷。古今录验方五十卷。

贞观三年九月十六日。设诸州治医学。至开元十一年七月五日。诏曰。远路僻州。医术全无。下人疾苦。将何恃赖。宜令天下诸州。各置职事医学博士一员。阶品同于录事。每州本草及百一集验方。与经史同贮。至二十七年二月七日敕。十万户已上州。置医生二十人。十万户以下。置十二人。各于当界巡疗。

二十二年九月十六日。右卫率府长史王元策。奉使天竺。得方士那罗迩婆寐。自言寿二百岁。云有长生之术。上颇信之。深加礼敬。馆之金飙门内。造延年之药。竟不就。放还。死于长安。显庆二年。右监门府长史苏敬上言。陶宏景所撰本草。事多舛谬。请加删补。诏令检校中书令许敬宗。太常寺丞吕才。太史令李淳风。礼部郎中孔志约。尚药奉御许孝崇。并诸名医等二十人。增损旧本。征天下郡县所出药物。并书图之。仍令司空李绩总监定之。并图合成五十五卷。至四年正月十七日撰成。及奏。上问曰。本草行来自久。今之改修。何所异也。于志宁对曰。旧本草是陶宏景合神农本经及名医别录而注解之。宏景僻在江南。不能遍识药物。多有纰谬。其所误及别录不书。四百有余种。今皆考而正之。本草之外。新药行用有效者。复百余种。今附载之。此所以为胜也。上称善。诏藏于秘府。

三年。诏征太白山人孙思邈至。居于鄱阳公主废府。时年九十余。视听不衰。卢照邻。宋令文。孟诜皆执师贽之礼。照邻尝问曰。名医愈疾。其道何也。思邈曰。吾闻善言天者。必资之于人。善言人者。亦本之于天。天有四时五行。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散而为露。乱而为雾。凝而为霜雪。张而为虹霓。此天地之常数也。人有四肢五脏。一觉一寐。呼吸吐纳。精气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音声。此人之常数也。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则生热。否则生寒。结而为瘤赘。陷而为痈疽。奔而为喘乏。竭而为焦枯。诊发乎面。变动乎形。推及天地。则亦如之。故五纬盈缩。星辰错行。日月薄蚀。孛彗流飞。此天地之危诊也。寒暑不时。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赘也。山崩地陷。天地之痈疽也。冲风暴雨。天地之喘乏也。雨泽不降。川渎涸竭。天地之焦枯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如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身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通乎数也。照邻曰。人事如何。思邈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仁欲方。照邻曰。何谓也。思邈曰。心为五脏之君。君以恭慎为主。故心欲小。胆为五脏之将。将以果决为务。故胆欲大。智者动。象天。故欲圆。仁者静。象地。故欲方。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谓小心也。纠纠武夫。公侯干城。谓大胆也。传曰。不为利回。不为义疚。仁之方也。易曰。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智之圆也。照邻又曰。养性之要何也。思邈曰。天道有盈缺。人事多屯厄。苟不自慎。而能济于屯厄者。未之有也。故养性之士。先知自慎。自慎者。以忧畏为本。经曰。人不忧畏。大威至矣。忧畏者。生死之门。存亡之由。祸福之本。吉凶之元也。故士无忧畏。则仁义不立。农无忧畏。则稼穑不滋。工无忧畏。则规矩不设。商无忧畏。则货殖不盈。子无忧畏。则孝敬不笃。父无忧畏。则慈爱不着。臣无忧畏。则勋庸不立。君无忧畏。则社稷不安。故养性者。失其忧畏。则心乱而不理。形躁而不宁。神散而气越。志荡而意昏。应生者死。应存者亡。应成者败。应吉者凶。夫忧畏者。犹水火不可暂忘也。人无忧畏。子弟为劲敌。妻妾为寇雠。是故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忧于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天者。不危于人。畏于己者。不制于彼。慎于小者。不惧于大。戒于近者。不悔于远。能如此者。水行。蛟龙。不能害。陆行。虎兕不能伤。五兵

不能及。疫疠不能染。谗贼不能谤。毒螫不能加。善知此者。则人事毕矣。照邻自伤强仕之年。而婴沉病。乃作病梨树赋。以伤禀受之不固也。至四年。思邈授承务郎直尚药局。

开元十一年九月七日。亲制广济方。颁示天下。

天宝五载八月敕。朕所撰广济方。宜令郡县长官。选其切要者。录于大版上。就村坊要路榜示。仍委采访使勾当。无令脱错。

干元元年二月五日制。自今已后。有以医术入仕者。同明经例处分。至三年正月十日。右金吾长史王淑奏。医术请同明法选人。自今已后。各试医经方术策十道。本草二道。脉经二道。素问十道。张仲景伤寒论二道。诸杂经方义二道。通七以上留。已下放。又尚食药藏局。请同典膳局。太医署请同大乐署。

贞元二年九月。山人邓思齐献威灵仙草。出商州。能愈众疾。上于禁中试用。有效。令编附本草。授思齐太医丞。

八年八月。加殿中省侍御医药藏局丞俸钱。仍令侍御医及尚药直长药藏郎并留授翰林医官。所司不得注拟。

十二年二月十三日。上亲制贞元广利方五卷。颁于州府。至三月十五日敕。贞观初。诸州各置医博士。开元中。兼置助教。简试医术之士。申明巡疗之法。比来有司补拟。虽存职员。艺非专精。少堪施用。缅思牧守。实为分忧。委之采择。当悉朕意。自今已后。诸州应阙医博士。宜令长史各自访求选试。取艺业优长。堪效用者。具以名闻。已出身入式。吏部更不须选集。

十二年八月敕。其见任医术官。应非翰林供奉。不在加料钱限。

十七年十二月敕。翰林医官及药童。自今已后。纵考满并不得于所司选。其见选人亦宜停。

二十一年正月。罢翰林阴阳。上医。相。射覆。棋诸待诏三十二人。初。王叔文以进。既用事。恶其与己侪类相乱。故罢之。

长庆元年正月。处士张皋上疏曰。臣闻神虑淡则血气和。嗜欲胜则疾病作。和则必臻于寿考。作则必致于伤残。是以古之圣贤。务自颐养。不以外物挠耳目。不徇声色败性情。由是和平自臻。福庆斯集。故易曰。$ 妄之疾。勿药有喜。诗曰。自天降康。降福穰穰。此皆理合天人。着在经训。然则药以攻疾。无疾固不可饵之。高宗朝。有处士孙思邈者。精识高远。深达摄生。其所着千金方三十卷。行之于世。序论云。凡人无故。不宜服药。药势偏有所阻。令人藏气不平。思邈此言。可谓洞于事理也。或寒暑为寇。节宣有乖。事资医方。尚须慎重。故礼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施于凡庶。犹且如此。况在天子。岂得自轻。先朝暮年。颇好方士。征集非一。尝试亦多。累致危疾。闻于中外。足为殷鉴。陛下素所详知。必不可更踵前车。自贻后悔。今朝野之人。纷纭窃议。直畏忤旨。莫敢献言。臣蓬艾微生。麋鹿同处。既非邀宠。亦又何求。但以曾览古今。粗知忠义。有闻而默。于理不安。愿陛下无忽刍荛。庶裨万一。时穆宗颇好金石之药。疏奏。上嘉叹久之。竟访皋不获。

唐会要卷八十三

嫁娶

贞观元年二月四日。诏曰。昔周公治定制礼。垂裕后昆。命媒氏之职。以会男女。每以仲春之月。顺时行令。蕃育之理既宏。邦家之化攸在。朕恭承天命。为之父母。永怀亭育。周切于怀。若不申之以婚姻。明之以顾复。便恐中馈之礼斯废。绝嗣之衅方深。既生怨旷之情。或致淫奔之辱。宪章典故。实所庶几。宜令有司。所在劝勉。其庶人男女无室家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皆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若贫窶之徒。将迎匮乏。仰于亲近乡里。富有之家。裒多益寡。使得资送。其鳏夫年六十。寡妇年五十已上。及妇虽尚少。而有男女。及守志贞洁。并任其情。无劳抑以嫁娶。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婚姻及时。鳏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导劝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附殿。

六年。御史大夫韦挺上表曰。夫妇之道。王化所先。婚姻之礼。人伦攸尚。所以承绍家业。嗣续祖妣。静而思之。安可不敬。嫁女之室。有不息火之悲。娶妇之家。有不举乐之感。今贵族豪富。婚姻之始。或奏管弦。以极欢宴。唯竞奢侈。不顾礼经。非所谓嗣亲之道。念别离之意。正始之本。实在于兹。若不训以义方。将恐此风愈扇。

十六年六月诏。氏族之盛。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自有魏失御。齐氏云亡。市朝既迁。风俗陵替。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俗。或乖德义之风。名虽着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膏粱之胄。不敦匹敌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赀。结褵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贬其家门。受屈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族。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伦。实亏名教。朕夙夜兢惕。忧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惩革。惟此敝风。未能尽变。自今已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各合典礼。知朕意焉。其自今年六月禁卖婚。

永徽二年九月。纪王慎等议堂姨母之姑姨。及堂姑姨父母之姑姨。父母之姑舅姊妹婿。姊妹堂外甥。虽并外姻无服。请不为婚。诏可之。先是。御史大夫李干佑奏。言郑州人郑宣道。先聘少府监李元乂妹为妻。元乂妹即宣道堂姨。元乂情不合请罢婚。宣道经省陈诉。省以法无禁判。许成亲。于是纪王慎等。因此有议云。

显庆二年七月制。县主出嫁者称适。不得称降。取县主者称娶。不得称尚。

四年十月十五日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选。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元孙。凡七姓十一家。不得自为婚姻。仍自今已后。天下嫁女受财。三品已上之家。不得过绢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过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过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过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赀妆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门之财。李义府奏也。

太极元年。左司郎中唐绍上表曰。士庶亲迎之礼。备诸六礼。所以承宗庙。事舅姑。当须昏以为期。诘朝谒见。往者下里庸鄙。时有障车。邀其酒食。以为戏乐。近日此风转盛。上及王公。乃广奏音乐。多集徒侣。遮拥道路。留滞淹时。邀致财物。动逾万计。遂使障车礼贶。过于聘财。歌舞喧哗。殊非助感。既亏名教。又蠹风猷。违紊礼经。须加节制。望请敕令禁断。至十一月十二日敕。王公已下嫁娶。比来时有障车。既亏风教。特宜禁断。

开元十九年四月四日。于京城置一礼会院。其年九月二十四日敕。礼会院宜属司农寺。其什物合令所司供。院在崇仁坊南街。

二十二年二月敕。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诸州县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违者。虽会赦仍离之。其州上佐以及县令。于所统属官。同其定婚在前。居官在后。及三辅内官。门阀相当。情愿者。不在禁限。

建中元年十一月十六日敕。宜令礼仪使与博士及宗正卿李琬。汉中王瑀。光禄卿李涵。约古今旧仪。及开元礼。详定公主郡主县主出降觌见之仪。条件闻奏。将以化行天下。用正国风。至十一月二日。礼仪使颜真卿等奏。郡县主见舅姑。请于礼会院过事。明日早。舅坐于堂东阶上。西向。姑南向。妇执笲。竹器元表纁里。盛以枣栗。升自西阶。东面再拜。跪奠于舅席前。舅举之。赞者彻以东。妇退。再拜降于姑阶下。受笲。盛以腶修。从者执于阶下。升进。北面再拜。跪奠于姑席前。姑举之。赞者受以东。妇退。又再拜。降之。诣东面。拜婿之伯叔兄弟姊妹讫。便赴光顺门谢恩。婿之亲族。次第奉谢讫。赴十六王宅观花烛。伏以婚礼主敬。窃恐非宜。并请停障车下婿及却扇诗等。行礼之夕。可以感思。至于声乐。窃恐非礼。亦请禁断。相见行礼。近代设以毡帐。择地而置。此乃元魏穹庐之制。合于堂室中置帐。请准礼施行。今时俗以子卯午酉年谓之当梁。其年娶妇。舅姑不相见。盖礼无所据。亦请禁断。

其年十一月敕。婚礼皆用诞马。在礼经无其文。案周礼玉人有璋。诸侯以聘女。礼云。玉以比德。今请驸马加以璋。郡主婿加以璧。以代用马。又其函书。出自近代。事无经据。请罢勿用。从之。

会昌元年十一月敕。婚娶家音乐。并公私局会花蜡。并宜禁断。

租税上

旧制。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开元二十三年敕。以为今天下无事。百姓徭役。务从减省。遂减诸司色役一十二万二百九十四人。

武德二年二月十四日制。每丁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

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始定均田赋税。凡天下丁男。给田一顷。笃疾废疾。给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所授之田。十分之二分为世业。余以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每丁岁入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佣。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不过五十日。若夷獠之户。皆从半税。凡水旱虫伤为灾。十分损四已上。免租。损六已上。免调。损七已上。课役俱免。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曰。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宽猛随时。而大要惟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二者是务。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每有恩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之如故。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嗟怨之言。以为陛下不存养之。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之服饰。议者皆不以心俭。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而犹如此。而皇太于生长

深宫。不更外事。万岁之后。固圣心所当忧也。凡修政教。当修之于可修之时。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则无益也。故人主每见前代之亡。则知其政教之所由丧。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以殷纣笑夏桀之亡。而幽厉亦笑殷纣之灭。京房云。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此言不可不诫也。往者。贞观之初。率土荒俭。一匹绢纔得一斗粟。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忧怜之。故人人自安。曾无怨讟。自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得粟十余石。百姓皆以为陛下不忧怜之。咸有怨言。以今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故也。自古已来。国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唯在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室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向使洛口东都无粟帛。则王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众。但积贮者。固是有国之常事。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岂人劳而强敛之。更以资寇。积之无益也。然俭以息人。贞观之初。陛下以躬为之。故今行之不难也。若人既劳矣。而用之不息。倘中国被水旱之灾。边方有风尘之警。狂狡因之以窃发。则有不可测之事矣。以陛下之明诚。欲励精为政。不烦远求上古之术。但返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

永淳元年。太常博士裴守真上表曰。夫谷帛者。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一夫之耕。纔兼数口。一妇之织。不赡一家。赋调所资。军国之急。烦徭细役。并出其中。黠吏因公以贪求。豪强恃私而逼掠。以此取济。民无以堪。又以征戍阔远。土木兴作。丁匠疲于往来。饷馈劳于转运。微有水旱。道路遑遑。岂不以课税殷繁。素无储积故也。夫大府积天下之财。而国用有缺。少府聚天下之伎。而造作不息。司农治天下之粟。而仓庾不充。太仆掌天下之马。而中厩不足。此数司者。役人有万数。费损无限极。调广人竭。用多献少。奸伪由此而生。黎庶缘斯而苦。此有国之大患也。

开元八年正月二十日敕。顷者。以庸调无凭。好恶须准。故遣作样。以颁诸州。令其好不得过精。恶不得至滥。任土作贡。防源斯在。而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于斤两。遂则加其丈尺。至有五丈为匹者。理甚不然。阔一尺八寸。长四丈。同文共轨。其事久行。立样之时。亦载此数。若求两而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所司简阅。有逾于比年常例。丈尺过多。奏闻。

十六年七月敕。诸州租及地税等。宜令州县长吏专勾当。依限征纳讫。具所纳数。及征官名品申省。如征纳违限。及检覆不实。所由官并先与替。仍准法科惩。

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敕。定户之时。百姓非商户。郭外居宅。及每丁一牛。不得将入货财数。其杂匠及幕士。并诸色同类有番役。合免征行者。一户之内。四丁已上。任此色役。不得过两人。三丁已上。不得过一人。

其年七月十八日敕。自今已后。京兆府关内诸州。应征庸调及资课。并限十月三日毕至。天宝三载三月二十五日赦文。每载庸调。八月征收。农功未毕。恐难济办。自今已后。延至九月三十日为限。

二十五年三月三日敕。关辅庸调。所税非少。既寡蚕桑。皆资菽粟。常贱粜贵买。损费逾深。又江淮苦变造之劳。河路增转输之弊。每计其运脚。数倍加钱。今岁属和平。庶物穰贱。南亩有十千之获。京师同水火之饶。均其余以减远费。顺其便使农无伤。自今已后。关内诸州庸调资课。并宜准时价变粟取米。送至京。逐要支用。其路远处。不可运送者。宜所在收贮。便充随近军粮。其河南河北。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绢。以代关中调课。所司仍明为条件。称朕意焉。

[illegible]更多[illegible] 请上[illegible]吧

二十九年二月十二日敕。自今已后。应缘纳物。或有滥恶者。更不征折估。但明为殿最。责在所由者。请准二十七年二月七日敕。起请条析处分。

天宝元年正月一日赦文。如闻百姓之内。有户高丁多。苟为规避。父母现在。乃别籍异居。宜令州县勘会。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两丁征行赋役。五丁已上者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风教。其侍丁孝假。与免差科。

九载十二月敕。自今已后。天下两税。其诸色输纳官典。受一钱已上。并同枉法赃论。官人先解见任。典正等先决四十。委采访使巡察。若不能举按者。采访使别有处分。

广德元年七月十一日制。一户之中。有三丁。放一丁。庸调地税依旧。

大历四年正月十八日敕。天下及王公已下。自今已后。宜准度支长行旨条。每年税钱。上上户四千文。上中户三千五百文。上下户三千文。中上户二千五百文。中中户二千文。中下户一千五百文。下上户一千文。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其现任官一品。准上上户税。九品准下下户税。余品并准依此户等税。若一户数处任官。亦每处依品纳税。其内外官。仍据正员及占额内阙者税。其试及同正员文武官。不在税限。其百姓有邸店行铺及炉冶。应准式合加本户二等税者。依此税数勘责征纳。其寄庄户。准旧例从八等户税。寄住户从九等户税。比类百姓。事恐不均。宜各递加一等税。其诸色浮客及权时寄住户等。无问有官无官。亦所在为两等收税。稍殷有者。准八等户税。余准九等户税。如数处有庄田。亦每处纳税。诸道将士庄田。既缘防御勤劳。不可同百姓例。并一切从九等输税。

八年正月二十五日敕。青苗地额钱。天下每亩率十五文。以京师烦剧。先加至三十文。自今已后。宜准诸州每亩十五文。

十四年五月。内庄宅使奏。州府没入之田。有租万四千余斛。官中主之为 费。上令分给所在。以为军储。

建中元年正月五日赦文。宜委黜陟使与观察使及刺史转运所由。计百姓及客户。约丁产。定等第。均率作。年支两税。如当处土风不便。更立一限。其比来征科色自。一切停罢。至二月十一日起请条请。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其鳏寡惸独不支济者。准制放免。其丁租庸调。并入两税。州县常存丁额。准式申报。其应科斛斗。请据大历十四年见佃青苗地额均税。夏税六月内纳毕。秋税十一月内纳毕。其黜陟使每道定税讫。具当州府应税都数。及征纳期限。并支留合送等钱物斛斗。分析闻奏。并报度支。金部。仓部。比部。其月。大赦天下。遣黜陟使观风俗。仍与观察使刺史计人产等级为两税法。此外敛者。以枉法论。

其年八月。宰相杨炎上疏奏曰。国家初定令式。有租赋庸调之法。至开元中。元宗修道德。以宽仁为治本。故不为版籍之书。人户寖溢。堤防不禁。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户部徒以空文。总其故书。盖非得当时之实。旧制。人丁戍边者。蠲其租庸。六岁免归。元宗方事夷狄。戍者多死不返。边将怙宠而讳败。不以死申。故其贯籍之名不除。至天宝中。王 为户口使。方务聚敛。以丁籍且存。则丁身焉往。是隐课而不出耳。遂按旧籍。计除六年之外。积征其家三十年租庸。天下之人。苦而无告。则租庸之法。弊久矣。迨至德之后。天下兵起。始以兵役。因之饥疠。征求运输。百役并作。人户雕耗。版图空虚。军国之用。仰给于度支转运二使。四方大镇。又自给于节度团练。使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于是纲目大坏。朝廷不能覆诸使。诸

使不能覆诸州。四方贡献。悉入内库。权臣猾吏。缘以为奸。或公托进献。私为赃盗者。动以万计。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正赋所入无几。吏之职名。随人署置。俸给厚薄。由其增损。故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百姓受命而供之。旬输月送。无有休息。吏因其苛。蚕食于人。凡富人多丁。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迨三十年。炎遂请作两税法。以一其名。曰。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幸。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度支总统之。德宗善而行之。

三年五月。初加税。时淮南节度使陈少游。请于当道两税钱。每一千加税二百。度支因请诸道悉如之。

贞元二年正月诏。天下两税钱。委本州拣择官典送上都。其应定色目程限脚价钱物。委度支条流闻奏。

四年正月一日赦文。其京兆府今年已后。准当府每年敕额。应合给用钱物斛斗及草者。宜便于两税内比诸州府例克留。免其重叠请受。余送纳度支。其河南府亦宜准此。

八年四月。剑南西川观察使韦皋奏。请加税什二。以增给官吏。从之。

十二年十月。虢州刺史崔衍奏。所部多是山田。且当邮传冲要。属岁不稔。颇有流离。旧额赋租。特乞蠲减。臣伏见比来诸州。论百姓间事。患在长吏因循。不为申请。不患陛下不优恤。患在申请不指实。不患朝廷不矜放。有以不言受谴者。未有以言得罪者。陛下授臣以疲民。臣用不敢回顾。苟求自安。敢罄狂声。上渎聪听。辞理切直。为时所称。

元和四年十二月。度支奏。诸州府应供上都两税匹段。及留使留州钱物等。自元和四年已后。据州县官正料钱。数内一半。任依省估例征纳见钱支给。仍先以都下两税户合纳见钱充。如不足。即于当州两税钱内。据贯均配支给。其余留使留州杂给用钱。即合委本州府并依送省轻货中。估折纳匹段充。如本户税钱校少。不成端匹者。任折纳丝绵充数。如旧例征纳杂物斛斗支用者。即任准旧例处分。应带节度观察使州府。合送上都两税钱。既须差纲发遣。其留使钱。又配管内诸州供送。事颇重叠。其诸道留使钱。各委节度观察使。先以本州旧额留使及送上都两税钱充。如不足。即于管内诸州两税钱内。据贯均配。其诸州旧额供使钱。即随夏税日限收。送上都度支收入。次年旨符。便为定制。伏以诸道两税。征敛不常。闾井之间。颇闻困弊臣今类会如前。敕旨。自今已后。送省及留使匹段。不得剥征折估钱。其供军酱菜等价直。合以留州使钱充者。亦令见钱匹段均纳。仍具每州每使合纳见钱数。及州县官俸料内一半见钱数。同分析闻奏。仍使编入今年旨条。以为常制。余依。先是。方镇皆以实估敛于人。虚估闻于上。宰相裴2 俾有司奏请厘革。今受其赐。

五年正月。度支奏。诸州府见钱。准敕宜于管内州据都征钱数。逐贯均配。其先不征见钱州郡。不在分配限。都配定一州见钱数。任刺史看百姓稳便处置。其敕文不加减者。即准州府所申为定额。如于敕额见钱外。辄擅配一钱。及纳物不依送省中估。刺史县令录事参军。请与节级科贬。

六年二月制。编户之征。既有艺极。字甿之要。当恤有无。苟征敛之不时。则困弊之无日。近缘诸州送使钱物。回充上供。合送使司。又立程限。所以每至岁首。给用无资。不免量抽夏税。新陈未接。营办尤难。委观察使且以供军钱。方圆借使。辄不得量抽百姓。夏贡有差。先乎任土。周币殊等。实在便民。近日所征布帛。并先定物样。一例作中估受纳。精粗不等。退换者多。转将货卖。皆致损折。其诸道留使留州钱数内绢帛等。但得有用处。随其高下约中估物价优饶与纳。则私无弃物。官靡逋财。其所纳见钱。仍许五分之中。量征二分。余三分兼纳实估匹段。先是。天下百姓输赋于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自建中初定税。时货重钱轻。是后货轻钱重。齐人所出。固已倍其初征矣。其留州送使。所在长吏。又降省估使就实估。以自封殖。而重赋于人。及裴2 为相。奏请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依省估。其所在观察使。仍以其莅之郡租赋自给。若不足。然后许征于支郡。其诸州送使额。悉变为上供。故疲民稍息肩。

其年六月。令京兆府。其两税宜以粟麦丝绢等折纳。

十一年六月。京兆府奏。今年诸县夏税。折纳绫绢絁绸丝绵等。并请依本县时价。祇定上中二等。每匹加饶二百文。绵每两加饶二十文。其下等物。不在纳限。小户本钱不足。任纳丝绵斛 。须是本户。如非本户。辄合集钱买成匹段代纳者。所由决十五。枷项令众。敕旨。依奏。

十四年二月敕。如闻诸道州府长吏等。或有本任得替后。遂于当处买百姓庄园舍宅。或因替代情弊。便破定正额两税。不出差科。今后有此色。并勒依元额为定。

唐会要卷八十四

租税下

元和十五年八月。中书门下奏。伏准今年闰正月十七日敕。令百僚议钱货轻重者。今据群官户部尚书杨于陵等。伏请天下两税榷盐酒利等。悉以布帛丝绵。任土所产物充税。并不征见钱。则物渐重。钱渐轻。农人见免贱卖匹帛者。伏以群官所议。事皆至当。深利公私。请商量付度支。据诸州府应征两税。供上都及留州留使旧额。起元和十年以后。并改配端匹斤两之物为税额。如大历以前租庸课调。不计钱。令其折纳。使人知定制。供办有常。仍约元和十五年征纳布帛等估价。其有旧纳虚估物。与依虚估物回计。如旧纳实估物。并见钱。即于端匹斤两上。量加估价回计。变法在长其物价。价长则永利公私。初虽微有加饶。法行即当就实。比旧给用。固利而不害。仍作条件处置。编入旨符。其盐利酒利。本以榷率计钱。有殊两税之名。不可除去钱额。但旧额中有令纳见钱者。亦请令折纳时估匹段。官既不专以钱为税。人得以所产用输。则钱货必均其轻重。陇亩自广于蚕织。便时惠下。庶得其宜。其土乏丝麻。或地连边塞。风俗既异。赋入不同。请商量委所司裁酌。随便宜处置。敕旨。宜依。

太和二年二月。兴元尹王涯奏。兴元府南郑两税钱额素高。每年征科。例多悬欠。今请于管内四州均摊。代纳二千五百贯文。配蓬州七百五十贯。集州七百五十贯。通州五百贯。巴州五百贯。敕旨。宜付所司。四年五月敕。剑南西川宣抚使谏议大夫崔戎奏。准诏旨制置西川事条。今与郭钊商量。两税钱数内三分。二分纳见钱。一分折纳匹段。每二贯加饶百姓五百文。计一十三万四千二百四十三贯文。依此晓谕百姓讫。经贼州县。准诏三分减放一分。计减钱六万七千六百二十贯文。不经贼处。先征见钱令三分。一分折纳杂物。

计优饶百姓一十三万。旧有税姜芋之类。每亩至七八百。征敛不时。今并省税名。尽依诸处为四限等第。先给户帖。余一切名目敕停。敕旨。宜依。

六年。天平军奏。请起元和七年。岁供两税榷酒等钱十五万贯。粟五万石。自元和末。收复李师道十二州。朝廷不安反侧。征赋所入。尽留赡军。至是方归王府。

开成二年二月敕节文。诸州府或遇水旱。有欠税额。合供钱物斛　。伏请委州县长官。设法招携。及召户承佃。其钱陆续填纳。年终后。具归复填补钱物数闻奏。并报度支。其刺史县令得替。须代替人交割。仍须分明具见在土客户。交付后人。不得递相推注。申破税钱。其所招之口。不得将当处大户。劈为小户。别有配率。

四年十月。中书门下奏。准开成元年三月十日敕。宜令两税州府。各于见任官中。拣择清强长定纲。往来送。五万至十万为一纲。纲官考满。本州便与依资奏改。通计十年往来。优成与依资选。迁当处令录长马如本州官资望无相当者。许优成奏他处官者。伏以诸道有上供两税钱物者。大小计百余处。旧例差州县官充纲。亦不闻过有败阙。若依敕以长定纲为名。则命官不以才能。赋禄难凭僦运。况江淮财赋大州。每年差纲十余辈。若令长定。则官员长占于此流。若祇取数人。纲运当亏其大半。臣等商量。长定纲起来年已后勒停。臣又准开成元年已前旨条。州县官充纲送轻货四万已上。无欠少。不逾程限者。书上考。十万减选一。其余优奖。犹以稍轻。送二万至五万。依旧书上考。五万至七万。与减一选。七万至十万。减两选。十万至十五万。减三选。如一度充纲。优劳未足。考秩之内。情愿再差者。旨条先有约绝。此后望令开许。如年少及材质不当。但令准旧例。以课料资陪。不必一例依次差遣。其余并望准前旨条处分。敕旨。宜依。

其年十二月。邕管经略使唐宏实。当管上供两税钱一千四百七十三贯文。其见钱每年附广州纲送纳。敕。邕管两税钱八百余千。自令输纳。颇甚艰弊。宜委岭南西道观察使。每年与受领过易轻货。附纲送省。其蹴运脚钱。仍令于放数内抽折。

会昌元年正月制。租敛有常。王制斯具。征率无艺。齐民何依。内外诸州府百姓。所种田苗。率税斛　。素有定额。如闻近年长吏。不守法制。分外征求。致使力农之夫。转加困弊。亦有每年差官巡检。劳扰颇深。自今已后。州县每县所征科斛　。一切依额为定。不得随年检责。数外如有荒闲陂泽山原。百姓有人力。能垦辟耕种。州县不得辄问所收苗子。五年不在税限。五年之外。依例收税。于一乡之中。先填贫户欠阙。如无欠阙。即均减众户合征斛　。但令不失元额。不得随田加税。仍委本道观察使每年秋成之时。具管内垦辟田地顷亩。及合征上供留州若使斛　数。分析闻奏。如所奏数外。有剩纳人户斛　。刺史已下。并节级重加惩贬。观察使奏听进止。仍令出使郎官御史。及度支盐铁知院官。访察闻奏。

大中二年正月制。诸州府县等纳税。祇合先差优长户车牛。近者多是权要及富豪之家。悉请留县输纳。致使单贫之人。却须雇脚搬载。从今已后。其留县并须先饶贫下。不支济户。如有违越。节级官吏。量加科殿。

四年正月制。其天下诸州府百姓。两税之外。辄不许分外更有差率。已频申饬。尚恐因循。宜委御史台切加纠察。其诸道州府应所征两税匹段等物。并留州使钱物。纳匹段虚实估价。及见钱。从前皆有定制。如闻近日或有于虚估匹段数内。征实估物。及其闲分数。亦不尽依敕条。宜委长吏。切加遵守。如有违越。必议科绳。本判官专知官当重惩责。又青苗两税。本系田土。地既属人。税合随去。从前赦令。累有申明。豪富之家。尚不恭守。

皆是承其急切。私勒契书。自今已后。勒州县切加觉察。如有此色。须议痛惩。其地仍便勒还本主。更不在论理价值之限。

六年三月敕。先赐郑光鄠县及云阳县庄各一所。府县所有两税及差科色役。并特宜放者。中书门下奏。伏以郑光是陛下元舅。宠待固合异等。然而据地出税。天下皆同。随户杂徭。久已成例。将务致治。实为本根。近日陛下屡发德音。欲使中外画一。凡在士庶。无不仰戴圣慈。今独忽免郑光庄田。则似稍乖前意。况征赋所入。经费有常。差使不均。怨嗟斯起。事虽至微。系体则大。臣等备位台司。每承诫励。苟有管见。合具启陈。谨录奏闻。伏听敕旨。奉批答。省所奏具悉。朕以郑光元舅之尊。贵欲优异。令免征税。初不细思。卿等列位股肱。每存匡益。事无大小。必竭公忠。况亲戚之闲。人所难议。苟非爱我。岂进嘉言。庶事能尽如斯。天下何忧不治。有始有卒。当共守之。省览再三。良增慰悦。所奏宜体朕怀。

杂税

建中元年九月。户部侍郎赵赞请置常平轻重本钱。从之。赞于是条奏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文。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之。充常平本钱。时军用稍广。常赋不足。所税亦随尽。竟莫得充本储积焉。

四年六月。判度支户部侍郎赵赞请置大田。天下田计其顷亩。官收十分之一。择其上腴。树桑环之。曰公田公桑。自王公至于匹庶。差借其力。得谷丝以给国用。诏从其说。赞熟计之。自以为非便。皆寝不下。请行常平税茶之法。又以军须迫蹙。常平利不时集。乃请税屋闲架等。除算陌钱闲架法。凡屋两架为一闲。屋有贵贱。约价三等。上价闲出钱二千。中价一千。下价五百。所由吏秉算执筹。入人之庐舍。而计其数。衣冠士族。或贫无他财。独守故业。坐多屋出算者。动数十万。人不胜其苦。凡没一闲者。杖六十。告者赏钱五十贯。取于犯家。除陌法。天下公私给与贸易。率一贯旧算二十。益加算为五十。给与他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率算之。市牙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之。有自贸易。不用市牙者。给其私簿。无私簿者。投状自集。其有隐钱百者没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赏十千。出于犯罪人家。法既行。而主人市牙。得专其柄。率多隐盗。公家所入。曾不得半。而怨讟之苦。嚣然满于天下。至兴元二年正月一日赦。悉停罢。贞元九年正月。初税茶。先是。诸道盐铁使张滂奏曰。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已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诏曰。可。仍委张滂具处置条奏。自此每岁得钱四十万贯。茶之有税。自此始也。然税茶无虚岁。遭水旱处。亦未尝以税茶钱拯赡。

元和三年十月。禁采银。一两已上者。笞二十。递出本界。州县官吏。节级科罚。

长庆元年。盐铁使王播奏。茶税一百。增之五十。左拾遗李　上疏论之曰。榷率救弊。起自干戈。天下无虞。即宜蠲省。况税茶之事。尤出近年。在贞元元年中。不得不尔。今四海镜净。八方砥平。厚敛于民。殊伤国体。其不可一也。又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既祛渴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闲。嗜好尤切。今增税既重。时估必增。流弊于民。先及贫弱。其不可二也。且山泽之饶。出无定数。量斤论税。所冀售多。价高则市者希。价贱则市者广。岁终上计。其利几何。未见阜财。徒闻敛怨。其不可三也。臣不敢远征故事。直以目前所见陈之。伏望暂留聪明。少垂念虑。特追敕。更赐商量。陛下

即位之初。已征聚敛。外官抽贯。旋有诏停。洋洋德音。千古不朽。今若榷茶加税。颇失人情。臣忝职谏司。不敢缄默。时禁中造百尺楼。因计不充。王播希恩增税。疏奏不省。

太和七年四月。御史台奏。伏准太和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赦文。天下除两税外。不得妄有科配。其擅加杂榷率。一切宜停。令御史台严加察访者。臣伏以方今天下无事。圣政日修。务去烦苛。与人苏息。臣昨因岭南道擅置竹练场。税法至重。害人颇深。博访诸道。委知自太和三年准赦文两税外停废等事。旬月之内。或以督察不严。或以长吏更改。依前即置。重困齐民。伏望起今后。应诸道自太和三年准赦文所停税外。科配杂榷率等。复已却置者。仰敕到十日内。具却置事由闻奏。仍申报台司。每有出使郎官御史。令严加察访。苟有此色。本判官重加惩责。长吏奏听进止。敕旨。宜依。

开成二年十二月。武宁军节度使薛元赏奏。泗口税场。应是经过衣冠商客。金银羊马斛　见钱茶盐绫绢等。一物已上并税。今商量。其杂税物请停绝。敕旨。淮泗通津。向来京国。自有率税。颇闻怨讟。薛元赏到镇之初。首请除去。表章适至。5诛已兴。泗口税据元赏所奏并停。所置当官司所由并罢。委元赏当日榜示。其泗口税额。淮徐泗观察使今年前后两度奏状。内竖共得钱一万八千五十五贯文。内十驿一万一千三百贯文。委户部每年以实钱逐近支付。泗宿二州。以度支上供钱赐充本军用。其它未赡。委任才臣。共息怨咨。以安行旅。

大中六年正月。盐铁转运使兵部侍郎裴休奏。诸道节度使观察使。置店停止茶商。每斤收拓地钱。并税经过商人。颇乖法理。今请厘革横税。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课利自厚。今又正税茶商。多被私贩茶人侵夺其利。今请强干官吏。先于出茶山口。及庐寿淮南界内。布置把捉。晓谕招收。量加半税。给陈首帖子。令其所在公行。从此通流。更无苛夺。所冀招怀穷困。下绝奸欺。使私贩者免犯法之忧。正税者无失利之叹。寻究根本。须举纲条。敕旨。宜依。其年四月。淮南及天平军节度使浙西观察使。皆奏军用困竭。伏乞且赐依旧税茶。敕旨。裴休条疏茶法事极精详。制置之初。理须画一。并宜准今年正月二十六日敕处分。

租庸使

开元十一年十一月。宇文融除殿中侍御史。勾当租庸地税使。天宝二年四月。陕郡太守韦坚。兼知勾当租庸使。六载十一月。杨慎矜加诸郡租庸使。至德元年十月。第五琦除监察御史。充江淮租庸使。中书侍郎房管谏曰。往者。杨国忠厚敛。取怨天下。陛下即位以来。人未见德。琦。聚敛臣也。今复宠之。是国家斩一国忠。而用一国忠矣。将何以示远方。归人心乎。上曰。天下方急。六军之命若倒悬。无轻货则人散矣。卿恶琦可也。何所取财。管不能对。自此恩减于旧矣。

广德元年十月。代宗居陕。考功郎中裴谞。怀考功及南曹二印赴行在。上将以为御史中丞。为元载所排。出为河东道租庸盐铁等使。时关辅大旱。谞请入计。召见便殿。问谞榷酤之利。一岁出入几何。久之不对。上复问之。对曰。臣有所思。上曰。何思。对曰。臣自河东来。其闲所历三百里。见农人愁叹。谷菽未种。臣谓陛下轸念。先问人之疾苦。而乃责臣以利。孟子曰。治国者仁义而已。何以利为是。以未敢即对。上前坐曰。微公言。吾不闻此。拜左司郎中。

永泰元年三月。京兆尹第五琦奏。租庸使请一切并停。唯差判官一人巡官二人催遣。从之。

两税使

建中三年八月。初分置汴东西水陆运两税盐铁使。至十二月二十日。包佶。崔纵分为之。

八年四月。以东都。河南。江淮。岭南。山南东道两税等钱物。令户部侍郎转运使张滂主之。东渭桥以东诸道巡院。悉隶滂。以关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财物。令户部尚书度支使班宏主之。其后宏滂互有短长。宰相赵璟陆贽。具以其事上闻。由是参用大历故事。如刘晏韩滉所分焉。

贞元七年六月。太常卿崔纵为汴西水陆运两税盐铁等使。田悦军败。魏州婴城自守。河东。朔方。昭义。河阳及神策兵围之。军乏食。乃以纵兼魏城四节度都粮料使。军食稍给。泾原兵反。上居奉天。四方援兵。未有至者。时纵先知。乃潜告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说令奔命。怀光从之。纵乃悉敛军财。与怀光俱来。调给甚备。怀光军士。久战河外。及次河中。迁延未进。纵以货币先渡河。谓怀光军士曰。若济河。悉所赍以分将士。众利之。乃肯西济。

元和四年六月敕。两税法总悉诸税。初极是便民。但缘约法之初。不定物估。粟帛转贱。赋税自加。民力不堪。国用斯切。须务通济。令其便安。欲遣使臣巡行国邑。邮驿所届。岂免烦劳。輶车遽驰。曾未周悉。度支盐铁。泉货是司。各有分巡。置于都会。爰命帖职。周视四力。　而易从。庶协权便。政有所弊。事有所宜。皆得举闻。副我忧寄。其盐铁使杨子留后。宜兼充淮南。浙西。浙东。宣歙。福建等道两税使。其江陵留后。宜兼充荆南。山南东道。鄂岳。江西。湖南。岭南等两税使。其上都留后。宜兼充荆南。山南东道两税使。度支山南西道分巡院官。宜兼充剑南。东西川。山南西道两税使。其陕内五监。旧属盐铁使。宜割属度支使。便委山南西道两税使兼知粜货。各奉所职。期于悉心。

五年。诛李师道。收复淄青十二州。未定户籍。乃命谏议大夫王彦威。充十二州勘定两税使。朝法振举。人不以为烦。

七年七月。荆南两税使崔倰赐紫金鱼袋。浙江东道两税使程异赐朝散大夫。以入计叙劳也。

十五年闰正月。命度支郎中赵佶使淄。青。兖。海。郓。曹。濮。蔡。申。光等州。定两税。

户口数

永徽三年七月。户部尚书高履行奏。计户三百八十万。

神龙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户部尚书苏瑰奏。计户六百一十五万六千一百四十一。

开元十四年。户部进计帐。言今年管户七百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五。

二十年。户部计。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

二十四年。计户八百一万八千七百一十。

古籍更多資料　請進來看吧

天宝元年。计户八百五十三万五千七百六十三。

十三载。计户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

至德元年。计户八百一万八千七百一十。

干元三年。计户一百九十三万一千一百四十五。

广德二年。计户二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二十五。

建中元年十二月。定天下两税户。凡三百八十五万五千七十六。

元和户。二百四十七万三千九百六十三。

长庆户。三百九十四万四千九百五十九。

宝历户。三百九十七万八千九百八十二。

太和户。四百三十五万七千五百七十五。

开成四年。计户部管四百九十九万六千七百五十二。

会昌户。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

杂录

贞观二十年。太宗问民部侍郎卢承庆。历代户口多少之数。承庆叙夏殷之后。迄于周隋。皆有依据。太宗嗟赏久之。

永徽三年七月二十二日。上问户部尚书高履行。去年进户多少。履行奏言。去年进户。总十五万。上以天下进户既多。谓长孙无忌曰。比来国家无事。户口稍多。三二十年。足堪殷实。因问隋有几户。今见在几户。履行又奏。隋开皇中。有八百七十万。即今现户三百八十五万。上曰。自隋末乱离。户口减耗。迩来虽复苏息。犹大少于隋初。

开元二十四年三月敕。朕以百姓为心。固非一人独理。委之牧宰。辑宁兆庶。若考论政绩。在户口存亡。不有甄明。何凭赏罚。自今已后。天下诸州户口。或刺史县令有离任者。并宜分明交付。州县仍每至年终。各具存亡及增加实数同申。并委采访使重复报省。所司明为课最。具条件奏闻。随事褒贬。以旌善恶。

贞元三年五月。诏曰。诸州户口减耗。三分去二。其官员亦合减省。

元和二年十二月。史官李吉甫等。撰元和国计簿十卷。总计天下方镇。凡四十八道。管州府二百九十三。县一千四百五十三。见定户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七十一州。并不申户口数。每岁县赋入倚办。止于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道。合四十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量天宝供税之户。四分有一。

天下兵戎。仰给县官。八十三万余人。比量士马。三分加一。率以两户资一兵。其它水旱所损。征科妄敛。又在常役之外。

六年二月制。自定两税以来。刺史以户口增减。为其殿最。故有析户以张虚数。或分产以系户名。兼招引浮客。用为增益。至于税额。一无所加。徒使人心易摇。土著者寡。观察使严加访察。必令指实。

会昌五年八月制。朕闻三代已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佛教寖兴。是逢季时。传此异俗。且一夫不耕。有受其馁者。一妇不织。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贞观开元。亦常厘革。　除不尽。流衍滋多。中外诚臣。协予正意。济民利众。予不让焉。天下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余人。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

移户

贞观元年。朝廷议户殷之处。听徙宽乡。陕州刺史崔善为上表曰。畿内之地。是谓殷户。丁壮之民。悉入军府。若听移转。便出关外。此则虚近实远。非经通之义。其事遂止。

天授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徙关外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

开元十六年十月敕。诸州客户。有情愿属缘边州府者。至彼给良沃田安置。仍给永年优复。宜令所司。即与所管客户州计会。召取情愿者。随其所乐。具数奏闻。

宝历元年五月敕。黔首如有愿于所在编附籍帐者。宜令州县优恤。给与闲地。二周年不得差遣。

唐会要卷八十五

团貌

武德六年三月。令以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

开耀二年十二月七日敕。百姓年五十者。皆免课役。至神龙元年五月十八日制。二十二成丁。五十九免役。因韦庶人所奏。至景云元年七月二十一日敕。韦庶人所奏成丁入老宜停。省司举征租调。殿中侍御史杨玚执之曰。韦庶人临朝当国。制书非一。或进阶卿士。或赦宥罪人。何独于已役中男。重征丁课。恐非保人之术。省司遂依玚所执。奏停。

延载元年八月敕。诸户口计年将入丁老疾应免课役及给侍者。皆县亲貌形状。以为定簿。一定以后。不得更貌。疑有奸欺者。听随事貌定。以付手实。

开元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敕。天下诸州。每岁一团貌。既以转年为定。复有籍书可凭。有至劳烦。不从简易。于民非便。事资厘革。自今已后。每年小团宜停。待至三年定户日。一时团貌。仍令所司。作条件处分。

天宝三载十二月二十三日赦文。比者。成童之岁。即挂轻徭。既冠之年。便当正役。悯其劳苦。用轸于怀。自今已后。百姓宜以十八已上为中男。二十三已上成丁。至广德元年七月十一日赦文。天下男子。宜二十五岁成丁。五十五入老。

四载七月二十日敕。今载诸郡。因团貌宜便定户。自今已后。任依例程。应缘察问。对众取平。准今载三月五日敕处分。

八载闰六月五日制。其天下百姓。丈夫七十五已上。宜各给中男一人充侍。仍任自简择。至八十已上。依例程处分。

九载十二月二十九日敕。天下郡县。虽三年定户。每年亦有团貌。计其转年。合入中男成丁。五十九者。任退团貌。

杂录

武德九年十一月。简点使左仆射封德彝等。以中男十八已上。简取入军。敕旨已出。给事中魏征执奏不可。上怒。乃召征作色谓。中男若实小。自不点入军。若实大。是其诈妄。依式点入。于理何嫌。卿过如此固执。征正色曰。臣闻竭泽而渔。非不得鱼。明年无鱼矣。焚林而畋。非不获兽。明年无兽矣。若次男以上。并点入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且比国家卫士。不堪攻战。岂其为少。但为礼遇失所。遂使人无斗心。若多点取人。还充其数。虽多终是无用。若精简壮健。遇之以礼。人百其勇。何必在多。陛下每云诚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并无矫诈之心。今之共治。所寄惟在县令刺史。年常貌阅。并悉委之。至于简点。即疑诈伪。望下诚信。不亦难乎。上曰。初见卿固执。疑卿蔽于此事。今论国家不信。乃是人情不通。所令取中男宜停。

定户等第

武德六年三月。令天下户量其赀产。定为三等。至九年三月二十四日诏。天下户三等。未尽升降。依为九等。

永徽五年二月八日敕。天下二年一定户。

万岁通天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敕。天下百姓。父母令外继别籍者。所析之户。等第并须与本户同。不得降下。其应入役者。共计本户丁中。用为等级。不得以析生蠲免。其差科。各从析户祗承。勿容递相影护。

开元十八年十一月敕。天下户等第未平。升降须实。比来富商大贾。多与官吏往还。递相凭嘱。求居下等。自今已后。不得更然。如有嘱请者。所由牧宰。录名封进。朕当处分。京都委御史。外州委本道。如有隐蔽不言。随事弹奏。

天宝四载三月敕。朕听政之余。精思治本。意有所得。庶益于人。且十一而税。前王令典。农商异宜。旧制犹阙。今欲审其户等。拯贫乏之人。赋彼商贾。抑浮惰之业。优劣之际。有深察之明。闾里之间。无不均之叹。顷以人不欲扰。法贵从宽。所以比来未全定户。今已经数载。产业或成。适可因兹。平于赋税。自今已后。每至定户之时。宜委县令与村乡对定。审于众议。察以资财。不得容有爱憎。以为高下。徇其虚妄。令不均平。使每等之中。皆称允当。仍委太守详覆定后。明立簿书。每有差科。先从高等。矜兹不足。庶协彝伦。

广德二年二月十一日赦文。天下户口。委刺史县令据见在实户量贫富等第科差。不得依旧籍帐。

贞元四年正月赦文。天下两税。更审定等第。仍令三年一定。以为例程。

元和六年正月。衡州刺史吕温奏。当州旧额户一万八千四百七。除贫穷死绝老幼单孤不支济等外。堪差科户八千二百五十七。臣到后。团定户税。次检责出所由隐藏不输税户一万六千七。伏缘圣恩。录臣在道州微效。擢授大郡。令抚伤残。臣昨寻旧案。询问闾里。承前征税。并无等第。又二十余年。都不定户。存亡孰察。贫富不均。臣不敢因循。设法团定。检获隐户。数约万余。州县虽不征科。所由已私自率敛。与其潜资于奸吏。岂若均助于疲民。臣请作此方圆。以救凋瘵。庶得下免偏枯。上不阙供。敕旨。宜付所司。

十五年二月敕节文。天下百姓。自属艰难。弃于乡井。户部版籍。虚系姓名。建中元年已来。改革旧制。悉归两税。法久则弊。奸滥益生。自今已后。宜准例三年一定两税。非论土著客居。但据赀产差率。

户口使

开元十二年八月。宇文融除御史中丞。充诸色安辑户口使。天宝四载二月。户部郎中王　。加勾当户口色役使。

籍帐

旧制。凡丁新附于籍帐者。春附则课役并征。夏附则免课从役。秋冬附则课役俱免。其诈冒隐避。以免课役。不限附之早晚。皆征之。

武德六年三月。令每岁一造帐。三年一造籍。州县留五比。尚书省留三比。

仪凤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敕。自今已后。装潢省籍及州县籍。

景龙二年闰九月敕。诸籍应送省者。附当州庸调车送。若庸调不入京。雇脚运送。所须脚直。以官物充。诸州县籍手实计帐。当留五比。省籍留九比。其远依次。除皇宗祖庙虽毁。其子孙皆于宗正附籍。自外悉依百姓例。

开元十八年十一月敕。诸户籍三年一造。起正月上旬。县司责手实计帐。赴州依式勘造。乡别为卷。总写三通。其缝皆注某州某县某年籍。州名用州印。县名用县印。三月三十日纳讫。并装潢一通。送尚书省。州县各留一通。所须纸笔装潢。并皆出当户内口。户别一钱。其户每以造籍年预定为九等。便注籍脚。有析生新附者。于旧户后。以次编附。

二十九年二月敕。自今已后。应造籍。宜令州县长官及录事参军审加勘覆。更有疏遗者。委所司具本判官及官长等名品录奏。其籍仍写两本。送户部。

天宝元年正月制节文。如闻百姓之内。或有户高丁多。苟为规避。父母见在。别籍异居。宜令州县仔细勘会。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放两丁征行赋役。五丁已上者。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风教。如更犯者。准法科罪。

三年正月十六日敕。天宝三年。改为载者。所论前后年号。一切为载。其后造籍记岁月云若干载。自余表状文章并准此。

其载二月二十五日制。天下籍造四本。京师。东京。尚书省。户部。各贮一本

五载六月十一日敕。自今已后。应造籍帐及公私诸文书。所言田地四至者。改为路。

十二载正月十二日敕。应送东京籍宜停。

宝应二年九月敕。客户若住经一年已上。自贴买得田地。有农桑者。无问于庄荫家住。及自造屋舍。勒一切编附为百姓差科。比居人例量减一半。庶填逃散者。

大历四年八月敕。名籍一家。辄请移改。诈冒规避。多出此流。自今已后。割贯改名。一切禁断。

逃户

证圣元年。凤阁舍人李峤上表曰。臣闻黎庶之数。户口之众。而条贯不失。按比可知者。在于各有管统。明其簿籍而已。今天下之人。流散非一。或违背军镇。或因缘逐粮。苟免岁时。偷避徭役。此等浮衣寓食。积岁淹年。王役不供。簿籍不挂。或出入关防。或往来山泽。非直课调虚蠲。阙于恒赋。亦自诱动愚俗。堪为祸患。不可不深虑也。或逃亡之户。或有检察。即转入他境。还行自容。所司虽具设科条。颁其法禁。而相看为例。莫肯遵承。纵欲纠其愆违。加之刑罚。则百州千郡。庸可尽科。前既依违。后仍积习。检获者无赏。停止者获免。浮逃不悛。亦由于此。今纵更搜检。而委之州县。则还袭旧踪。卒于无益。臣以为宜令御史督察检校。设禁令以防之。垂恩德以抚之。施权衡以御之。为制限以一之。然后逃亡可还。浮寓可绝。所谓禁令者。使闾阎为保。递相觉察。前后乖避。皆许自新。仍有不出。辄听相告。每纠一人。随事加赏。明为科目。使知劝沮。所谓恩德者。逃亡之徒。久离桑梓。粮储空阙。田地荒废。即当赈于乏少。助其修营。虽有阙赋悬徭。背军离镇。亦皆舍而不问。宽而勿征。其应还家。而贫乏不能致者。乃给程粮。使达本贯。所谓权衡者。逃人有绝家去乡。离失本业。心乐所在。情不愿还。听于所在隶名。即编为户。夫顾小利者失大计。存近务者忘远图。今之议者。或不达于变通。以为军府之地。户不可移。关辅之民。贯不可改。而越关继踵。背府相寻。是开其逃亡。而禁其割隶也。就令逃亡者多不能归。总计割隶。犹当计其户等。量为节文。殷富者令还。贫弱者令住。检责已定。计料已明。户无失编。民无废业。然后案前躅。申旧章。严为防禁。与人更始。所谓限制者。逃亡之民。应自首者。以符到百日为限。限满不出。依法科罪。迁之边州。如此则户无所遗。民无所匿矣。

景云二年。监察御史韩琬上疏曰。往年。人乐其业。而安其土。顷年。人多失业。流离道路。若此者。臣粗言之。不可胜数。然流离之人。岂爱羁旅而忘桑梓。顾不得已也。然以军机屡兴。赋敛重数。上下逼促。因为游民。游惰既多。穷诈乃作。既穷而诈。犯禁相仍。又以严法束之。法严而犯者愈众。古人譬之乱绳。则已结矣。而不务解结。乃急牵引之。则结逾固矣。今刻薄之吏。是能为结者。强举之吏。是能牵引者。解结者。未见其人。

开元九年正月二十八日。监察御史宇文融请急察色役伪滥。并逃户及籍田。因令充使。于是奏劝农判官数人。华州录事参军慕容琦。长安县尉王冰。太原司录张均。太原兵曹宋希玉。大理评事宋珣。长安主簿韦利涉。汾州录事参军韦洽。泾水县尉薛侃。三原县尉乔梦松。大理寺丞王诱。右拾遗徐楚璧。告成县尉徐锷。长安县尉裴宽。万年县尉岑希逸。同州司法边仲寂。大理评事班景倩。榆次县尉郭庭倩。河南府法曹元将茂。洛阳县尉刘日贞。至十二年。又加长安县尉王焘。河南县尉于孺卿。左拾遗王忠翼。奉天县尉何千里。伊阙县尉梁勋。富平县尉卢怡。咸阳县尉库狄履温。渭南县尉贾晋。长安县尉李登。前大

查看更多资料　请进来看吧

理评事盛廙等。皆当时名士。判官得人。于此为独盛。分往天下。安辑户口。检责剩田。议者深以为扰民不便。阳翟县尉皇甫憬上疏曰。太上务德。以静为本。其次务化。以安为上。但责其疆界。严立堤防。山水之余。即为见地。何必聚人阡陌。亲遣检量。故夺农时。遂令受弊。又应出使之辈。未识大体所由。殊不知陛下爱人至深。务以勾剥为计。州县惧罪。据牒即征。逃户之家。邻保不济。又使更输。急之则都不谋生。缓之则宪法交及。臣恐逃逸从此更甚。至于澄流在源。止沸由火。不可不慎。今之具寮。向逾万数。蚕食府库。侵害黎民。户口逃亡。莫不由此。纵使伊皋申术。管晏陈谋。岂息兹弊。若以此给。将何以堪。虽东海南山。尽为粟帛。亦恐不足。岂括田税客。能周给也。上方委任融。侍中源干曜。及中书舍人陆坚。赞成其计。贬憬为盈川尉。于是诸道括得客户凡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州县希旨。务于多获。皆虚张其数。亦有以实户为客者。岁终。得客户钱百万。一时进入宫中。由是擢拜御史中丞。言事者却称检客损居民。上令集百寮于尚书省议。公卿以下。惧融恩势。皆雷同不敢有异词。惟户部侍郎杨玚。独建议以为括客不利居民。征籍外田税。使百姓困敝。所得不如所失。无几。玚又出为外职。

二月二十八日敕。检获招诱得户口应合酬者。其有课户。皆须待纳租庸。然后论功。

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论时政上疏曰。窃见天下所检客户。除两州计会归本贯已外。便令所在编附。年限向满。须准居人。更有优矜。即此辈侥幸。若全征课税。目击未堪。窃料天下诸州。不可一例处置。且望从宽乡有剩田州作法。窃计有剩田者。减三四十州。取其剩田。通融支给。其剩地者。三分请取一分已下。其浮户。请任其亲戚乡里相就。每十户已上。共作一坊。每户给五亩充宅。并为造一两口屋宇。开巷陌。立闾伍。种桑枣。筑园蔬。使缓急相助。亲邻不失。丁别量给五十亩已上为私田。任其自营种。率其户于近坊。更供给一顷。以为公田。共令营种。每丁一月。役功三日。计十丁一年。共得三百六十日。营公田一顷。不啻得计。早收一年。不减一百石。使纳随近州县。除役功三百六十日外。更无租税。既是营田户。日免征徭。安乐有余。必不流散。官司每丁收纳十石。其粟更不别支用。每至不熟年。斗判三十价。然后支用。计一丁一年。还出两年已上。亦与正课不殊。则官收其役。不为矜纵。人缓其税。又得安舒。仓廪日殷。久远为便。其狭乡无剩地客户多者。虽此法未该。准式许移窄就宽。不必要须留住。若宽乡安置得所。人皆悦慕。则三两年后。皆可改涂。弃地尽作公田。狭乡总移宽处。仓储既实。水旱无忧矣。

二十六年七月敕。诸州应归首复业者。比来每至年终。皆当州录奏。自今已后。宜令牒报本道采访使同勘。当道归首人。每州略单数同一状奏。仍挟名报所由。

天宝八载正月敕。朕永念黎元。务宏爱育。所以惠政频及。善贷相仍。亦将克致和平。登于仁寿。如闻流庸之辈。渐亦归复。浮食未还。其数非广。静言此色。并见其由。盖为牧宰等。授任亲民。职在安辑。稍有逃逸。耻言减耗。籍帐之间。虚存户口。调赋之际。旁及亲邻。此弊因循。其事自久。寤寐兴念。良用怃然。不有厘革。孰致殷阜。其承前所有虚挂丁户。应赋租庸课税。令近亲邻保代输者。宜一切并停。应令除削。各委本道采访使。与外州相知审细检覆。申牒所由处分。其有逃还复业者。务令优恤。使得安存。纵先为代输租庸。不在酬还之限。

十四载八月制。天下诸郡逃户。有田宅产业。妄被人破除。并缘欠负租庸。先已亲邻买卖。及其归复。无所依投。永言此流。须加安辑。应有复业者。宜并却还。纵已代出租税。亦不在征赔之限。国之役力。合均有无。比来应定门夫。殊非得所。每县中男多者。累岁方始一差。中男少者。一周遂役数遍。既缘偏并。岂可因循。自今已后。诸郡所差门夫。宜于当郡诸县通率。准式纳课分配。分得均平。

至德二载二月敕。诸州百姓。多有流亡。或官吏侵渔。或盗贼驱逼。或赋敛不一或征发过多。俾其怨咨。何以辑睦。自今已后。所有科役。须使均平。本户逃亡。不得辄征近亲。其邻保务从减省。要在安存。

干元三年四月敕。逃户租庸。据帐征纳。或货卖田宅。或摊出邻人。展转诛求。为弊亦甚。自今已后。应有逃户田宅。并须官为租赁。取其价直。以充课税。逃人归复。宜并却还。所由亦不得称负欠租赋。别有征索。

宝应元年四月敕。近日已来。百姓逃散。至于户口。十不半存。今色役殷繁。不减旧数。既无正身可送。又遣邻保袛承。转加流亡。日益艰弊。其实流亡者且量蠲减。见在者节级差科。必冀安存。庶为均济。

其月敕。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所以逃散。莫不由兹。宜委县令。切加禁止。若界内自有违犯。当倍科责。

其年五月十九日敕。逃户不归者。当户租赋停征。不得率摊邻亲高户。

广德二年四月敕。如有浮客。情愿编附。请射逃人物业者。便准式据丁口给授。如二年以上。种植家业成者。虽本主到。不在却还限。任别给授。

大历元年制。逃亡失业。萍泛无依。时宜招绥。使安乡井。其逃户复业者。宜给复二年。无得辄有差遣。如有百姓先货卖田宅尽者。宜委本州县取逃死户田宅。量丁口充给。

贞元十二年六月。越州刺史皇甫政奏。贞元十年。进绫谷一千七百匹。至汴州。值兵逆叛。物皆散失。请新来客户续补前数。上使谓宰臣。曰百姓有业则怀土。失业则去乡。彼客户者。咸以遭罹苛暴。变成疮痍之人。岂可重伤哉。可罢其率。特免所失物。

长庆元年正月赦文。应诸道管内百姓。或因水旱兵荒。流离死绝。见在桑产。如无近亲承佃。委本道观察使于官健中取无庄田有人丁者。据多少给付。便与公验。任充永业。不得令有力职掌人。妄为请射。其官健仍借种粮。放三年租税。

会昌元年正月制。安土重迁。黎民之性。苟非艰窘。岂至逃亡。将欲招绥。必在赀产。诸道频遭灾沴。州县不为申奏。百姓输纳不办。多有逃亡。长吏惧在官之时。破失人户。或恐务免正税。减克料钱。袛于见在户中。分外摊配。亦有破除逃户桑地。以充税钱。逃户产业已无。归还不得。见在户每年加配。流亡转多。自今已后。应州县开成五年已前。观察使刺史差强明官就村乡。指实检会桑田屋宇等。仍勒令长加检校。租佃与人。勿令荒废。据所得与纳户内征税。有余即官为收贮。待归还给付。如欠少。即与收贮。至归还日。不须征理。自今已后。二年不归复者。即仰县司。召人给付承佃。仍给公验。任为永业。其逃户钱草斛　等。计留使钱物。合十分中三分已上者。并仰于当州当使杂给用钱内。方圆权落下。不得克正员官吏料钱。及馆驿使料。递乘作民课等钱。仍任本户归还日。渐复元额。

大中二年正月制。所在逃户。见在桑田屋宇等。多是暂时东西。便被邻人与所由等计会。虽云代纳税钱。悉将斫伐毁折。及愿归复。多已荡尽。因致荒废。遂成闲田。从今已后。如有此色。勒乡村老人与所由并邻近等同检勘分明。分析作状。送县入案。任邻人及无田产人。且为佃事。与纳税粮。如五年内不来复业者。便任佃人为主。逃户不在论理之

限。其屋宇桑田树木等。权佃人。逃户未归五年内。不得辄有毁除斫伐。如有违犯者。据限日量情以科责。并科所由等不检校之罪。

咸通十一年七月十九日敕。诸道州府百姓。承佃逃亡田地。如已经五年。须准承前赦文。便为佃主。不在论理之限。仍令所司。准此处分。

唐会要卷八十六

奴婢

旧制。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反逆家男女及奴婢没官。皆谓之官奴婢。男年十四已下者配司农。十五已上者。以其年长。令远京邑。配岭南为城奴也。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则免之。凡免。皆因恩言之。得降一等二等。或直入良人。诸律令格式有言官户者。是番户之总号。非谓别有一色。

武德五年。安州刺史李大亮。以破辅公祏功。赐奴婢百人。大亮谓曰。汝辈多衣冠子女。破亡至此。吾亦何忍以汝为贱隶乎。一一皆放还。高祖闻而嗟赏。更赐奴婢三十人。

显庆二年十二月敕。放还奴婢为良。及部曲客女者。听之。皆由家长手书。长子已下连署。仍经本属申牒。除附诸官奴婢。年六十已上及废疾者。并免贱。

永昌元年九月。越王贞破。诸家僮胜衣甲者千余人。于是制王公以下奴婢有数。

如意元年四月十七日敕。逆人家奴婢。及缘坐等色入官者。不须充尚食尚药驱使。

万岁通天元年九月敕。士庶家僮仆。有骁勇者。官酬主直。并令讨击契丹。时契丹首领李尽忠攻陷营州也。

大足元年五月三日敕。西北缘边州县。不得畜突厥奴婢。

景龙三年。司农卿赵履温奏。请以隋代番户子孙数千家。没为官奴婢。仍充赐口。以给贵幸。监察御史裴子余。以为官户承恩。始为番户。且今又是子孙。不可抑之。奏免之。

天宝八载六月十八日敕。京畿及诸郡百姓。有先是给使在私家驱使者。限勒到五日内。一切送付内侍省。其中有是南口及契券分明者。各作限约。定数驱使。虽王公之家。不得过二十人。其职事官。一品不得过十二人。二品不得过十人。三品不得过八人。四品不得过六人。五品不得过四人。京文武清官。六品七品不得过二人。八品九品不得过一人。其嗣郡王郡主县主国夫人诸县君等。请各依本品。同职事及京清资官处分。其有别承恩赐。不在此限。其荫家父祖先有者。各依本荫职减。比见任之半。其南口请禁蜀蛮及五溪岭南夷獠之类。

大历十四年五月。诏曰。邕府岁贡奴婢。使其离父母之乡。绝骨肉之恋。非仁也。宜罢之。

其年八月。都官奏。伏准格式。官奴婢。诸司每年正月造籍二通。一通送尚书。一通留本司。并每年置簿。点身团貌。然后关金仓部给衣粮。又准格式。官户受有勋及入老者。并从良。比来因循。省司不立文案。伏恐日月滋深。官户逃散。其受勋及入老者无定数。

伏请令诸司准式造籍送省。并孳生及死亡者。每季申报。庶凭勘会。敕旨。宜并准式处分。自今已后。有违阙者。委所司奏闻。准法科罪。

元和四年闰三月敕。岭南黔中福建等道百姓。虽处遐俗。莫非吾民。多罹掠夺之虞。岂无亲爱之恋。缘公私掠卖奴婢。宜令所在长吏切加捉搦。并审细勘责。委知非良人百姓。乃许交关。有违犯者。准法处分。

八年九月诏。自岭南诸道。辄不得以良口饷遗贩易。及将诸处博易。又有求利之徒。以良口博马。并敕所在长吏。严加捉搦。如长吏不任勾当。委御史台访察闻奏。

长庆元年三月。平卢军节度使薛苹奏。應有海賊　掠新羅良口。将到当管登莱州界。及缘海诸道。卖为奴婢者。伏以新罗国虽是外夷。常禀正朔。朝贡不绝。与内地无殊。其百姓良口等。常被海贼掠卖。于理实难。先有制敕禁断。缘当管久陷贼中。承前不守法度。自收复已来。道路无阻。递相贩鬻。其弊尤深。伏乞特降明敕。起今已后。缘海诸道。應有上件賊　賣新羅國良人等。一切禁断。请所在观察使严加捉搦。如有违犯。便准法断。敕旨。宜依。

三年正月。新罗国使金柱弼进状。先蒙恩敕。禁卖良口。使任从所适。有老弱者栖栖无家。多寄傍海村乡。愿归无路。伏乞牒诸道傍海州县。每有船次。便赐任归。不令州县制约。敕旨。禁卖新罗。寻有正敕。所言如有漂寄。固合任归。宜委所在州县。切加勘会。责审是本国百姓情愿归者。方得放回。

宝历二年十一月敕。朝官及节度观察使。自今已后。并不许更置私白身驱使。

太和二年十月敕。岭南福建桂管邕管安南等道百姓。禁断掠买饷遗良口。前后制敕。处分重叠。非不明白。卫中行李元志等。虽云买致。数实过多。宜各令本道施行。准元和四年闰三月五日。及八年九月十八日敕文。切加约勒。仍逐管各差判官奏当司应管诸司所有官户奴婢等。据要典及令文。有免贱从良条。近年虽赦敕。诸司皆不为论。致有终身不沾恩泽。今请诸司诸使。各勘官户奴婢。有废疾及年近七十者。请准各令处分。其新罗奴婢。伏准长庆元年三月十一日敕。應有海賊　掠新羅良口。将到缘海诸道。卖为奴婢。并禁断者。虽有明敕。尚未止绝。伏请申明前敕。更下诸道切加禁止。敕旨。宜依。

会昌五年四月。中书门下奏。天下诸寺奴婢。江淮人数至多。其间有寺已破废。全无僧众。奴婢既无衣食。皆自营生。或闻洪潭管内。人数倍一千人以下。五百人以上处。计必不少。臣等商量。且望各委本道观察使。差清强官与本州刺史县令同点检。具见在口数。及老弱婴孩。并须一一分析闻奏。如先自营生。及已输纳者。亦别项分析。深恐无良吏及富豪商人百姓纲维。潜计会藏隐。事须稍峻法令。如有犯者。便以奴婢计估。当二十千已上。并处极法。官人及衣冠。奏听进止。如有人纠告。便以奴婢充赏。待勘知人数。续具条流。其京城委功德。亦准此条流。仍具数奏闻。敕旨。依奏。

其年八月。中书门下奏。应天下废寺。放奴婢从良百姓者。今闻有细口。恐刺史以下官人。及富豪衣冠商人百姓。计会藏隐。及量与钱物索取。敕下后。如有此色。并仰首出。却还父母。如有依前隐蔽。有人纠告。官人已下远贩商人百姓。并处极法。其告事人。每一口赏钱一百千。便以官钱充给。续征所犯人填纳。敕旨。宜依。

六年二月敕。山南江淮间。寺家奴婢。比来有敕厘革。或有父母赎男女将归。岁月既深。今却搜检。情非违敕。事恐扰人。如有此色。勘检有凭。并宜不要进收。自会昌元年以后者。不在此限。

大中五年二月敕。边上诸州镇。送到投来吐蕃回鹘奴婢等。今后所司勘问了。宜并配岭外。不得隶内地。

九年闰四月二十三日敕。岭南诸州。货卖男女。奸人乘之。倍射其利。今后无问公私土客。一切禁断。若潜出券书。暗过州县。所在搜获。以强盗论。如以男女佣赁与人。贵分口食。任于当年立年限为约。不得将出外界。

大顺二年四月二十日敕。天下州府及在京诸军。或因收掳百姓男女。宜给内库银绢。委两军收赎。归还父母。其诸州府。委本道观察使取上供钱充赎。不得压良为贱。

道路

贞观十四年七月三十日。移五嶠道于莎栅。复旧路。

开元二十八年正月十三日。令两京道路。并种果树。令殿中侍御史郑审充使。

天宝三载五月。京兆尹萧炅奏。请于要道筑甬道。载沙实之。至于朝堂。从之。九月。炅又奏广之。

七载四月。河南尹齐澣奏。于偃师县东山下开驿路。通孝义桥北坡义堂路也。

广德元年八月敕。如闻诸军及诸府。皆于道路开凿营种。衢路隘窄。行李有妨。苟徇所资。颇乖法理。宜令诸道诸使。及州府长吏。即差官巡检。各依旧路。不得辄有耕种。并所在桥路。亦令随要修葺。

大历八年七月敕。诸道官路。不得令有耕种。及斫伐树木。其有官处。勾当填补。

贞元七年八月。商州刺史李西华。请广商山道。又别开偏道。以避水潦。从商州西至蓝田。东抵内乡。七百余里皆山阻。行人苦之。西华役功十余万。修桥道。起官舍。旧时每至夏秋。水盛阻山涧。行旅不得济者。或数日。粮绝。无所求籴。西华通山间道。谓之偏路。人不留滞。行者为便。

太和二年二月。郑州刺史杨归厚奏。当州郭下管城。不置在州城内。使命往来。出入非便。伏请准汝州例。驿路于城西。敕旨。宜依。

其年。定州奏。当管白石岭南路。官驿险峻。请移于易州西紫荆岭路修置。从之。

开成元年四月。昭义节度使奏。请开夷仪山路。通太原晋州。从之。

大中三年十一月。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凤翔节度使李玭等奏。当道先准敕。新开文川谷路。从灵泉驿至白云驿。共一十所。并每驿侧近。置私客馆一所。其应缘什物粮料递乘。并作大专知官。及桥道等开修制置毕。其斜谷路。创置驿五所。平州驿一所。连云驿一所。松岭驿一所。灵溪驿一所。凤泉驿一所。并已毕功讫。敕旨。蜀汉道古今敧危。自

羊肠九曲之盘。入鸟道三巴之外。虽限戎隔夷。诚为要害。而劳人御马。常困险难。郑渥首创厥功。李琵继成巨绩。校两路之远近。减十驿之途程。人不告劳。功已大就。偃师开路。祇为通津。桂阳列亭。止于添驿。此则通千里之险峻。便三川之往来。实为良能。克当寄任。宜依所奏。仍付史馆。

四年六月。中书门下奏。山南西道新开路。访闻颇不便人。近有山水摧损桥阁。使命停拥。馆驿萧条。纵遣重修。必倍费力。臣等今日延英面奏。宣旨却令修斜谷旧路及馆驿者。臣等商量。望诏封敖及凤翔节度使观察使。令速点检。计料修置。或缘馆驿未毕。使命未可经通。其商旅及私行者。任取稳便往来。不得更有约勒。敕旨。依奏。

其年八月。山南节度使封敖奏。当道先准诏令臣检讨。却修置斜谷路者。臣当时差军将所由领官健人夫。并力修置。道路桥阁等。去七月二十日毕功。通过商旅骡马担驮往来。七月二十二日。已具闻奏讫。其馆驿先多摧毁破坏。并功修树。今并已毕。臣已散牒缘路管界州县。及牒凤翔剑南东西南川观察使。并令取八月十五日以后。于斜谷路过使命。谨具如前。敕旨。宜依。仍付所司。

街巷

开元十九年六月敕。京洛两都。是惟帝宅。街衢坊市。固须修筑。城内不得穿掘为窑。烧造砖瓦。其有公私修造。不得于街巷穿坑取土。

广德元年九月敕。城内诸街衢。勿令诸使及百姓辄有种植。

永泰二年正月十四日。京兆尹黎干奏。京城诸街种植。

大历二年五月敕。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许。并令毁拆。宜委李勉常加勾当。如有犯者。科违敕罪。兼须重罚。其种树栽植。如闻并已滋茂。亦委李勉勾当处置。不得使有斫伐。致令死损。并诸桥道。亦须勾当。

贞元四年二月敕。京城内庄宅使界诸街坊墙。有破坏。宜令取两税钱和雇工匠修筑。不得科敛民户。

十二年。官街树缺。所司植榆以补之。京兆尹吴凑曰。榆非九衢之玩。亟命易之以槐。

太和五年七月。左右巡使奏。伏准令式。及至德长庆年中前后敕文。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各逐便宜。无所拘限。因循既久。约勒甚难。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致使街司巡检。人力难周。亦令奸盗之徒。易为逃匿。伏见诸司所有官宅。多是杂赁。尤要整齐。如非三绝者。请勒坊内开门。向街门户。悉令闭塞。请准前后除准令式各合开外。一切禁断。余依。其月。左街使奏。伏见诸街铺。近日多被杂人及百姓诸军诸使官健。起造舍屋。侵占禁街。切虑停止奸人。难为分别。今除先有敕文。百姓及诸街铺守捉官健等舍屋外。余杂人及诸军诸使官健舍屋。并令除拆。所冀禁街整肃。以绝奸民。敕旨。所拆侵街舍。宜令三个月限移拆。如不碍敕文者。仍委本街使看便宜处分。

九年八月敕。诸街添补树。并委左右街使栽种。价折领于京兆府。仍限八月栽毕。其分析闻奏。

大中三年六月。右巡使奏。义成军节度使韦让。前任宫苑使日。故违敕文。于怀真坊西南角亭子西。侵街造舍九间。敕旨。韦让侵街造舍。颇越旧章。宜令毁拆。

桥梁

显庆五年五月一日。修洛水月堰。旧都城洛水天津之东。有中桥及利涉桥。以通行李。

上元二年。司农卿韦机。始移中桥。自立德坊西南。置于安众坊之左。南当长夏门街。都人甚以为便。因废利涉桥。所省万计。然每年洛水泛溢。必漂损桥梁。倦于缮葺。内使李昭德始创意。令所司改用石脚。锐其前以分水势。自是无漂损之患。初。韦机桥毕。上大悦。令于中桥南刻一方石。刻其年辰简速之迹。纪一十六字。盖黄绢之辞也。

先天二年八月敕。天津桥除命妇以外。余车不得令过。

开元九年十二月九日。增修蒲津桥。　以竹苇。引以铁牛。命兵部尚书张说刻石为颂。

十九年六月敕。两京城内诸桥。及当城门街者。并将作修营。余州县料理。

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日。改造天津桥。毁皇津桥。合为一桥。

天宝元年二月。广东都天津桥。中桥石脚两眼。以便水势。移斗门自承福东南。抵毓财坊南百步。

八载二月。先是。东京商人李秀升。于南市北。架洛水造石桥。南北二百步。募人施财钜万计。自五年创其始。至是而毕。

十载十一月。河南尹裴回。请税本府户钱。自龙门东山抵天津桥东。造石堰以御水势。从之。

大历五年五月敕。承前府县。并差百姓修理桥梁。不逾旬月。即被毁拆。又更差勒修造。百姓劳烦。常以为弊。宜委左右街使勾当捉搦。勿令违犯。如岁月深久。桥木烂坏。要修理者。左右街使与京兆府计会其事。申报中书门下。计料处置。其坊市桥。令当界修理。诸桥街。京兆府以当府利钱充修造。

其年八月敕。其坊市内有桥。不问大小。各仰本街曲当界共修。仍令京兆府各差本界官。及当坊市所由勾当。每年限正月十五日内令毕。如违。百姓决二十。仍勒依前令修。文武官一切具名闻奏。节级科贬。如后续有破坏。仍令所由时看功用多少。计定数修理。不得辄剩料率。及有隐欺。

贞元元年正月敕。宜令京兆府与金吾计会。取城内诸街枯死槐树。充修灞浐等桥板木等用。仍栽新树充替。

关市

武德九年八月十七日诏。关梁之设。襟要斯在。义止惩奸。无取苛暴。近世拘刻。禁御滋章。非所以绥安百姓。怀来万邦者也。其潼关以东。缘河诸关。悉宜停废。其金银绫绢等杂物。依格不得出关者。不得须禁。

天授二年七月九日敕。其雍州已西。安置潼关。即宜废省洛州南北面各置关。

长安二年正月。有司表请税关市。凤阁舍人崔融上议曰。臣伏见有司税关市事条。不限工商。但是行旅尽税者。臣谨按周礼九赋。其七曰关市之赋。窃惟市纵繁杂。关通末游。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赋税。夫关市之税者。惟敛出入之商贾。不税往来之行人。今若不论商民。通取诸色。事不师古。法乃任情。悠悠末世。于何瞻仰。又四海之广。九州之杂。关必据险路。市必凭要津。若乃富商大贾。豪宗恶少。轻死重气。结党连群。喑呜则弯弓。睚眦则挺剑。小有失意。且犹如此。一旦变法。定是相惊。非惟流逆齐民。亦自扰乱殊俗。求利虽切。为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识大体。徒欲益帑藏。助军国。殊不知军国益扰。帑藏愈空。且如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洪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货往还。昧旦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铺纳税。税则检覆。覆则迟留。此津纔过。彼铺复止。非惟国家税钱。更遭主司僦赂。至如关市之税。史籍有文。秦政以雄图武力舍之而不用也。汉武以霸略英才。去之而勿取也。何则。关为诘暴之所。市为聚民之地。税市则民散。税关则暴兴。暴兴则起异图。民散则怀不轨。况浇风久扇。变法为难。徒欲禁末游。规小利。岂知失元默。乱大伦乎。古人有言。王者藏于天下。诸侯藏于百姓。农夫藏于庾。商贾藏于箧。惟陛下详之。必若师兴有费。国储多窘。即请倍算商贾。加敛平民。如此则国保富强。人免忧惧。天下幸甚。臣知其不可也。

天宝二年十月敕。如闻关已西诸国。兴贩往来不绝。虽托以求利。终交通外蕃。因循颇久。殊非稳便。自今已后。一切禁断。仍委四镇节度使。及路次所由郡县。严加捉搦。不得更有往来。

干元元年八月敕。大散关宜依旧令凤翔府收管。

宝应元年九月敕。骆谷金牛子午等路。往来行客所将随身器仗等。今日以后。除郎官御史。诸州部统进奉事官。任将器仗随身。自余私客等。皆须过所上具所将器仗色目。然后放过。如过所上不具所将器仗色目数者。一切于守捉处勒留。

元和九年五月。丰州奏。中受降城与灵州城接界。请置关。从之。

十二年二月。时讨淮蔡既久。济师十倍。贼知其必屈。每思窃发于中。以缓师期。故有折陵寝之戟。爇刍　之场。流矢飞书。往往不绝。盖关防之罪也。及平淄青后。簿书获赏蒲潼关吏文案。乃明吏卒取于贼而容其奸也。

大中三年七月。泾州节度使康季荣奏。六月二十七日。收原州城及诸关。石门关。驿藏关。木峡关。制胜关。六盘关。石峡关。其月。邠宁监军小使张文锐奏。当兵道兵马。今月十三日收萧关。

六年三月。陇州防御使薛逵奏。伏奉正月二十六日诏旨。令臣筑故关讫闻奏者。伏以汧源西境。切任故关。昔有堤防。殊无制置。僻在重冈之上。苟务高深。今移要会之口。实堪控扼。旧绝泉井。远汲河流。今则临水挟山。当川限谷。危墙深堑。克扬营垒之势。伏乞改为定戎关。关吏钤辖往来。臣当界又有南由路。亦是要冲。旧有水关。亦请准前扼捉。去正月二十七日起工。今月十七日毕。谨画图进上。敕旨。薛逵新置关城。得其要害。形于图画。颇见公忠。宜依所奏。

市

贞观元年十月敕。五品以上。不得入市。

七年七月二十日。废州县市印。

显庆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洛州置北市。隶太府寺。

垂拱二年十二月敕。三辅及四大都督。并冲要当路。及四万户以上州县令。并赤县录事。并宜省补。

天授三年四月十六日。神都置西市。寻废。至长安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又置。至开元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又废。其口马。移入北市。

长安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废京中市。至天宝八载十月五日。西京威远营置南市。华清宫置北市。

景龙元年十一月敕。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其州县领务少处。不欲设钲鼓。听之。车驾行幸处。即于顿侧立市。官差一人权检校市事。其月。两京市诸行。自有正铺者。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各听用寻常一样偏厢。诸行以滥物交易者。没官。诸在市及人众中相惊动。令扰乱者。杖八十。

开元二年闰三月敕。诸锦。绫。罗。縠。绣。织成紬绢丝。牦牛尾。真珠。金。铁。并不得与诸蕃互市。及将入蕃。金铁之物。亦不得将度西北诸关。

大历八年七月敕。京城内诸坊市门。至秋成后。宜令所由勾当修补。

十四年七月。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吏。无得与人争利。先于扬州置邸肆贸易者。罢之。先是。诸道节度观察使。以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货贩。列置邸肆。名托军用。实私其利息。至是乃绝。贞元以后。京都多中官市物于廛肆。谓之官市。不持文牒。口含敕命。皆以监估不中衣服。绢帛杂红紫之物。倍高其估。尺寸裂以酬价。市之经商。皆匿名深居。陈列廛闬。唯麤弱苦窳。市后又强驱于禁中。倾车乘。罄辇驴。已而酬以丈尺帛绢。少不甘。殴致血流者。中人之出。虽沽浆卖饼之家。无不彻业塞门。以伺其去。苍头女奴。轻车名马。惴惴衢巷。得免捕为幸。京师之人嗟愁。叫阍诉阙。则左右前后。皆其人也。

贞元十四年八月。右金吾将校赵洽。田岩。并配流天德军。时屡有中官于京城市肆。强买人间。率用直百钱物。买人数千钱物。仍索脚价。及进奉门户。谓之宫市。是时吴凑为京兆尹。数上言。切为条理。无几。中贵人等奏云。百姓蒙宫市存养。颇获厚利。吴凑再论奏者。凑之金吾旧吏赵洽等献计也。故洽等坐焉。凑。代宗元舅。早承恩顾。上即位。复宠遇之。洁廉谨慎。未尝不以公忠之言匡启于上。至是。又以宫市事恳论于上前。事虽不从。时论归美。

二十一年二月赦文。应缘宫市并出正文帖。依时价买卖。不得侵扰百姓。

宝历二年十月。京兆尹刘栖楚奏。术者数之妙。苟利于时。必以救患。伏以前度甚雨。闭门得晴。臣请今后每阴雨五日。令坊市闭北门。以禳诸阴。晴三日。便令尽开。使启闭有常。永为定式。从之。

开成五年十二月敕。京夜市宜令禁断。

会昌二年四月敕。旧课种桑。比有敕命。如能增数。每岁申闻。近知并不遵行。恣加翦伐。列于廛市。卖作薪蒸。自今委所由严切禁断。

六年七月敕。如闻十六宅置宫市以来。稍苦于百姓。成弊既久。须有改移。自今以后。所出市一物以上。并依三宫直市。不得令损刻百姓。

大中二年九月敕。比有无良之人。于街市投匿名文书。及于箭上或旗旛。纵为奸言。以乱国法。此后所由潜加捉搦。如获此色。使即焚瘗。不得上闻。

五年八月。州县职员令。大都督府市令一人。掌市内交易。禁察非为。通判市事丞一人。掌判市事。佐一人。史一人。师三人。掌分行检察州县市。各令准此。其月敕。中县户满三千以上。置市令一人。史二人。其不满三千户以上者。并不得置市官。若要路须置。旧来交易繁者。听依三千户法置。仍申省。诸县在州郭下。并置市官。又准户部格式。其市吏壁师之徒。听于当州县供官人市买。

城郭

永徽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和雇雍州夫四万一千人。修京罗城郭。三十日毕。九门各施观。明德观正门。以工部尚书阎立德为始。

显庆五年九月。改东明门为宾耀门。西明门为宣耀门。

长寿元年九月。神都改造文昌台。及造定鼎上东等城门。修筑外郭。并凤阁侍郎李昭德所制。时人以为能。

开元十八年四月一日。筑京城。九十日毕。

二十三年七月敕。两京城皇城及诸门。并助铺及京城守把捉兵之处。有城墙若门楼舍屋破坏须修理者。皆与所司相知。并量抽当处职掌卫士。以渐修营。若须登高临内。即闻奏之。

二十八年。都畿采访使御史中丞张倚。请整齐都城侵街墙宇。

天宝二年正月二十八日。筑神都罗城。号曰金城。

六载十二月二十一日。筑会昌城于汤所。置百司及公卿邸第。

十三载十月十七日。和雇华阴扶风冯翊三郡丁匠。及京城人夫一万三千五百人。筑兴庆宫城。并起楼。四十九日毕。

至德二载正月二十七日。改丹凤门为明凤门。安化门为达礼门。安上门为先天门。及坊名有安者。悉改之。寻并却如故。

建中元年五月。筑奉天城。

四年十月。上避难于奉天。初。术士桑道茂奏请城奉天。为王者之居。至是方验。

贞元八年。新作元武门。

九年二月。诏复筑盐州城。先是。贞元三年。城为吐蕃所坏。自后塞外无保障。犬戎入寇。既城之后。边患顿息。

元和三年。泾原节度使段佑。请修临泾城。在泾州北八十里。以扼犬戎之冲。诏从之。

八年。河东节度使张宏靖奏修古舜城。从之。

长庆四年三月。夏州节度使李佑奏。于塞外筑乌延。宥州。临塞。阴河。陶子等五城。以备蕃寇。

太和元年四月。凤翔府筑临汧城于汧阳县西北八十里。

会昌六年正月。闲厩宫苑使奏。苑内诸面苑子等门。共九十四所。今伏缘大礼日近。准例銮驾赴郊庙后。并请锁闭。匙钥各令进入。候还宫日。即便请却开。应赴郊庙一物以上。请宣下事件前。并须搬载出尽。其留司官健等。令并支粮料。銮驾赴郊庙后。不得出入。敕旨。依奏。

咸通六年四月。西州节度使牛藂奏。于蛮界筑新安城。遏戎州。功毕时。南诏蛮入寇姚嶲。陈许大将颜复戍嶲州。奏筑二城。其年秋。六姓蛮攻遏戎州。为复所败。退去。

唐会要卷八十七

转运盐铁总叙

皇朝自武德永徽以后。姜行本。薛大鼎。褚朗。皆以漕运上言。然未能通济。其后监察御史王师顺。运晋绛之粟。于河渭之间。增置渭桥仓。自师顺始也。

开元二年。河南尹李杰为水运使。大兴漕事。

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言。请依旧法。敖仓于河口立输场以受米。置河阴县。及河阴。柏崖。集津三门仓。凿崖开山。以车运数十里。积于太原仓。以利漕运。上从之。拜耀卿江淮转运使。仍以郑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萧炅为之副。转运盐铁之有副使。自此始也。耀卿主之三年。凡运六七百石。省陆运之佣三千万。旧制。东都含嘉仓。积江淮之米。载以大舆。运而西至于陕。三百里率两斛计佣钱千。此耀卿所省之数也。明年。耀卿拜侍中。而萧炅代焉。二十五年。运米一百万石。二十九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凿三门山以通运。辟三门巅。逾岩险之地。俾负索引舰。升于安流。自齐物始也。

天宝二载。韦坚代萧炅。以浐水作广运潭于望春之东。而藏舟焉。是年。杨钊以殿中侍御史为水陆运使。以代韦坚。先是。米至京师。或砂砾糠秕。杂乎其间。开元初。诏使扬掷而较其虚实。扬掷之名。自此始也。

十四载八月诏。水陆运宜停一年。天宝以来。杨国忠王　皆兼重使。以权天下。故转运之事。自耀卿以降。罕有闻者。

肃宗初。第五琦始以钱谷得见。请于江淮分置租庸使。市轻货以济军食。遂拜监察御史。为之使。干元元年。加度支郎中。寻兼中丞。为盐铁使。于是始立盐铁法。就山海井灶。收榷其盐。立监院官吏。其旧业户洎浮人。欲以盐为业者。免其杂徭。隶盐铁使。盗煮私盐。罪有差。亭户自租庸以外。无得横赋。人不益税。而国用以饶。明年。琦以户部侍郎同平章事。诏兵部侍郎吕諲代之。宝应元年五月。元载以中书侍郎代吕諲。是时。淮河阻兵。飞挽路绝。盐铁租赋。皆溯汉而上。以侍御史穆宁为河南道转运租庸盐铁使。寻加户部员外。迁鄂州刺榷。以总东南贡赋。是时。朝议以寇盗未戢。关东漕运。宜有倚办。遂以通州刺史刘晏为户部侍郎京兆尹度支盐铁转运使。盐铁兼漕运。自晏始也。二年。拜吏部尚书同平章事。依前充使。晏始以盐利为漕佣。自江淮至渭桥。率十万斛佣七千缗。补纲吏督之。不发丁男。不劳郡县。盖自古未之有也。至今为法。晏既至江淮。以书遗元载曰。浮于淮泗。达于汴。入于河。西经底柱硖石少华。楚帆越客。直抵建章长乐。此安社稷之奇业也。晏宾于东朝。犹有官谤。公终始故旧。不信流言。则贾谊复召宣室。宏羊重兴功利。敢不悉力以答所知。驱马陕郊。见三门渠津遗迹。到河阴巩洛。见宇文恺立梁公堰。分河入渠。及李杰新堤故事。饰像河庙。凛然如生。步步探讨。知昔人用心。则潭衡桂阳。必多积谷。可以沦波挂席。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天子无忧。都人胥悦。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胆。三河流离者。于兹请命。公辅明主。为富民侯。此今之切务。不可失也。仆愿湔洗瑕秽。一罄愚诚。以副公之心。且晏勤于官。不辞水火。然运之利与运之病。各有四五焉。晏自尹京。入为计相。共五年矣。京师三辅百姓。唯苦税亩伤多。若使每年得江湖二三十万石。即徭赋顿减。歌舞皇泽。其利一也。东都残毁。百无一存。若米运流通。则饥民皆附。村落邑廛。从此滋多。受命之日。引海陵之仓。衣食巩洛。是计之得者。其利二也。诸侯有在边者。诸戎有侵败王略者。或闻三江五湖。陈陈红粒。云帆桂　。输纳帝乡。可以震耀夷夏。其利三也。自古帝王之盛。皆云书同文。车同轨。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今舟车既通。商贾来往。百货杂集。航海梯山。圣神光耀。渐及贞观永徽之盛。其利四也。所可疑者。函陕雕残。东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人烟萧条。兽游鬼哭。舆必脱辐。牛必羸角。栈车挽辂。亦不易求。今于无人之境。兴劳人之运。故难就矣。其病一也。汴流浑浑。不修则淀。顷因寇难。曾未疏决。泽灭水岸石堕。役夫需于沙津。吏旋于淤泞。千里洄上。罔水行舟。其病二也。东垣底柱。渑池二陵。北河运处。五六百里。戍卒久绝。夺攘奸宄。窟穴囊橐。夹河为薮。豺狼狺狺。舟行所经。寇亦能往。其病三也。东自淮阴。西临蒲阪。亘三千里。屯戍相望。中军皆鼎司元侯。贱卒亦仪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无挟纩。挽漕所至。船到便留。即非单车使。折简书。所能制矣。其病四也。是愿毕其思虑。奔走之。惟中书详其利病。裁成之。晏见一水不通。愿荷锸先往。见一粒不运。愿负米先趋。焦心苦形。期报明主。丹诚未克。漕引多虞。屏营中流。掩泣献状。自此每岁运米数十万石。自江淮北。列置巡院。搜择能吏以主之。广牢盆以来商贾。凡所制置。皆自晏始。广德二年正月。复以第五琦专判度支铸钱盐铁事。而晏以检校户部尚书。为河南及江淮以来转运使。及与河南副元帅计会开决汴河水。永泰二年。晏为东道转运常平铸钱盐铁使。琦为关内河东剑南三川转运常平铸钱盐铁使。大历五年。诏停关内河东三川转运常平盐铁使。自此晏与户部侍郎韩滉。分领关内河东山南剑南租庸青苗使。至十四年。天下财赋。皆以晏掌之。建中元年。诏曰。朕以征税多门。郡邑凋耗。听于群议。思有变更。将致时雍。宜遵古训。其江淮米。准旨转运入京者。及诸军粮储。宜令库部郎中崔河图权领之。今年夏税以前。诸道财赋多输京师者。及盐铁财货。委江州刺史包佶权领之。天下钱谷。皆归金部仓部。委中书门下简两司郎官。准格式条理。寻贬晏为忠州刺史。晏既罢黜。天下钱谷。归尚书省。既而出纳无所统。乃复置使领之。是年三月。以韩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金部郎中杜佑。权勾当江淮水陆运使。行刘晏韩滉旧制。先是。晏为宰臣杨炎所恶。贬忠州刺史。寻杀于忠州。兵兴以来。凶荒相属。京师斗斛万钱。官厨无兼时之食。百姓在畿甸

者。拔谷挼穗。以供禁军。洎晏既遗元载书。陈转税米利病。岁入米数十万斛。以济关中。代第五琦盐务。法益精密。初年入钱六十万。季年则十倍其初。大历末。通天下之财。而计其所入。总一千二百万贯。而盐利过半。李灵耀之乱。河南节度使据土不奉法。赋税不上供。州县益减。晏以羡余相补。人不加赋。所入仍旧。议者称之。其商确商榷财用之术者。必一时之选。故晏没后二十余年。韩洄。元琇。裴腆。包佶。卢贞。李衡。相继分掌财赋。皆晏门下。晏部吏在千里外。奉教如目前。四方水旱。及军府纤芥。莫不先知焉。其年诏曰。天下山泽之利。当归王者。宜总隶盐铁使。三年。以包佶为左庶子。汴东水陆运盐铁租庸使。崔纵为右庶子。汴西水陆运盐铁租庸使。四年。度支侍郎赵赞议常平事。竹木茶漆尽税。茶之有税。肇于此矣。

贞元元年。元琇以御史大夫为盐铁水陆运使。其年七月。以尚书右仆射韩滉统之。滉没。宰相窦参代之。

五年十二月。度支转运盐铁奏。比年自扬子运米。皆分配缘路观察使。差长纲发遣。运路既远。实为劳民。今请当使诸院。自差纲节级搬运。以救边食。从之。

八年诏。东南两税财赋。自河南江淮岭南山南东道至渭桥。以户部侍郎张滂主之。河东剑南山南西道。以户部尚书度支使班宏主之。今户部所领三川盐铁转运。自此始也。其后宏滂互有短长。宰相赵憬陆贽。以其事上闻。由是遵大历故事。如刘晏韩滉所分焉。

九年。张滂奏立税茶法。郡国有茶山。及商贾以茶为利者。委院司分置诸场。立三等时估为价。为什一之税。是岁得缗四十一万。茶之有税。自滂始也。自后裴延龄专判度支。与盐铁益殊涂而理矣。十年。润州刺史王纬代之。理于朱方。数年而李锜代之。盐院津堰。供张侵剥。不知纪极。私路小堰。厚敛行人。多是锜始。时盐铁转运有上都留后。以副使潘孟阳主之。王叔文权倾朝野。亦以盐铁副使兼学士为留后。故盐铁副使之俸。至今独优。顺宗即位。有司重奏盐法。以杜佑判度支盐铁转运使。治于扬州。

元和二年三月。以李巽代之。先是。李锜判使。天下榷酤漕运。由其操割。专事贡献。牢其宠渥。中朝秉事者。悉以利交。盐铁之利。积于私室。而国用日耗。巽既为盐铁使。大正其事。其堰埭先隶浙西观察使者。悉归之。因循权置者。尽罢之。增置河阴敖仓。置桂阳监。铸平阳铜山为钱。又奏江淮河南峡内兖郓岭南盐法监院。去年收盐价缗钱七百二十七万。比旧法张其估二千七百八十余万。非实数也。今请以其数除为煮盐之外。付度支收其数。盐铁使煮盐。利系度支。自此始也。又以程 为扬子留后。四年四月五日。巽卒。自榷管之兴。唯刘晏得其术。而巽次之。然初年之利。类晏之季年。季年之利。则三倍于晏矣。旧制。每岁运江淮米五十万斛。至河阴留十万。四十万送渭仓。晏殁。久不登其数。惟巽掌使三载。无升斗之缺焉。六月。以河东节度使李墉代之。五年。墉为淮南节度使。以宣州观察使卢坦代之。六年。坦奏。每年江淮运糙米四十万石到渭桥。近日欠阙大半。详旋收籴。递年贮备。从之。坦改户部侍郎。以京兆尹王播代之。播遂奏。

元和五年。江淮河南岭南峡中兖郓等盐利钱六百九十八万贯。比量改法已前旧盐利时价。四倍虚估。即此钱当为千七百四十余万贯矣。请付度支收管。从之。其年诏曰。两税法悉委郡国。初极便人。但缘约法之时。不定物估。今度支盐铁。泉货是司。各有分巡。置于都会。爰命帖职。周视四方。简而易从。庶协权便。政有所弊。事有所宜。皆得举闻。副我忧寄。以扬子盐铁留后为江淮已南两税使。江陵留后为荆衡汉沔东界彭蠡南及日南两税使度支。山南西道分巡院官充三川两税使。峡内煎盐五监。先属盐铁使。今宜割属度支。便委山南西道两税使兼知粜卖。峡内盐属度支。自此始也。

七年。王播奏。去年盐利。除割峡内井盐。收钱六百八十五万。从实估也。又奏。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谓之便换。

八年。以崔倰为扬子留后。淮岭已东两税使。崔柷为江陵留后。荆南已东南两税使。

十三年。播又奏。以军兴之时。财用是切。顷者。刘晏领使。皆自案租庸。至于州县否臧。钱谷利病之物。虚实皆得而知。今臣守务在城。不得自往。请令臣副使程　出巡江淮。具州府上供钱谷。一切勘问。从之。闰五月。　至江淮。得钱一百八十五万贯以进。其年。以播守礼部尚书。以卫尉卿程　代之。明年。　以本官兼御史大夫平章事。

十四年。　卒。以刑部侍郎柳公绰代之。长庆初。王播复代公绰。四年。王涯以户部侍郎代播。复以盐铁使为扬州节度使。文宗即位入觐。以宰相判使。其后王涯复判二使。表请使茶山之人。移树官场。旧有贮积。皆使焚弃。天下怨之。九年。以事诛。而令狐楚以户部尚书右仆射主之。以是年茶法大坏。奏请付州县。而入其租于户部。人人悦焉。

开成元年。李石以中书侍郎判收茶法。复贞元之制也。

三年。以户部尚书同平章事杨嗣复主之。多革钱谷监院之陈事。至大中壬申。凡十五年。多任元臣。以集其务。崔珙自刑部尚书拜。杜悰以淮南节度使领之。既而皆践公台。薛元赏。李执方。卢宏正。马植。敬晖五人。于九年之中。相踵理之。植亦自是居相位。

大中五年二月。以户部侍郎裴休为盐铁转运使。明年八月。以本官平章事。依前判使。始者。漕米岁四十万斛。其能至渭仓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败溺百端。官舟之沉。多者岁至七十余只。缘河奸犯。大紊晏法。休使寮属按之。委河次县令董之。自江津达渭。以四十万斛之佣。计缗二十八万。悉使归诸漕吏。巡院胥吏。无得侵牟。与之为法。凡十事奏之。六年五月。又立税茶之法。凡十二条。陈奏。上大悦。诏曰。裴休兴利除害。深见奉公。尽可其奏。由是三岁漕米至渭滨。积一百二十万斛。无升合沉弃焉。

十年。裴休出镇泽潞。寻以柳仲郢。夏侯孜。杜悰迭判之。至咸通五年。南蛮攻安南府。连岁用兵。馈挽不集。诏江淮盐铁巡院和雇舟船。运淮南浙西道米至安南。干符中。又以崔彦昭王凝判之。二年。凝以所补吏生赋改官。复命裴坦判之。高骈为润州节度。移镇淮南。亦就判使务。

中和元年。黄巢犯阙。车驾出狩兴元府。又以萧遘韦昭度判之。及命侍中王铎为行营都统。率诸道之兵。收复京城。虑调发不时。乃以昭度兼供运使。至光启中。所在征镇。自擅兵赋。皆不上供。岁时但贡奉而已。由是江淮转运路绝。国命所能制者。唯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泊宦官田令孜自蜀中扈从。召募新军。号左右神策。共四十四部。并南衙官属仅万余。三司转无调发之所。旧日两池榷盐税课盐铁使。特置盐官。以总其事。自乱离之后。河东节度使王重荣兼领榷务。岁出课盐三千车以进。至是令孜以军食阙供。乃举广明故事。请以两池榷务归之盐铁。诏下。重荣上章论诉。竟不能夺。天复中。朱全忠兼镇河中。两池盐课。始加至五十车。自大顺年后。又以孔纬。杜让能。崔昭纬。嗣薛王知柔。徐彦若。韩建。崔允。裴枢。柳璨。相次判之。

漕运

旧制。凡陆行之马程。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

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即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其如底柱之类。不拘此限。若遇风水浅不得行者。即于随近官司中牒检印记。听折半。

武德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水部郎中姜行本。请于陇州开五节堰。引水通运。许之。

永徽元年。薛大鼎为沧州刺史。界内有无棣河。隋末填废。大鼎奏开之。引鱼盐于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达沧海鱼盐至。昔日徒行今骋驷。美哉薛公德滂被。

显庆元年十月。苑面西监褚朗。请开底柱三门。凿山架险。拟通陆运。于是发卒六千人凿之。一月而功毕。后水涨引舟。竟不能进。

咸亨三年。关中饥。监察御史王师顺奏。请运晋绛州仓粟以赡之。上委以漕运。河渭之闲。舟楫相继。置仓于渭南东。师顺始之也。

大足元年六月九日。于东都立德坊南。穿新潭。安置诸州租船。

神龙三年。沧州刺史姜师度。于蓟州之北涨水为沟。以备契丹奚之入寇。又约旧渠。傍海穿漕。号为平虏渠。以避海南。运粮者至今赖焉。

开元二年。河南尹李杰奏。汴州东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运不通。杰奉发汴郑丁夫以浚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为利。刻石水滨以纪其绩。

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敕。水运米扬掷。四五六七月。米一　欠五合。三八月。米一　欠四合。二九月米。一　欠三合。正十十一月十二月。米一　欠二合。并与纳。

十五年正月十二日。令将作大匠范安及检校郑州河口斗门。先是。洛阳人刘宗器上言。请塞泛水旧汴河口。于下流荥泽界。开梁公堰。置斗门。以通淮汴。擢拜宗器左卫率府胄曹。至是。新渠填塞。行舟不通。贬宗器为循州安怀戍主。安及遂发河南府怀郑汴滑卫三万人。疏决开旧河口。旬日而毕。

二十年。京师谷价踊起。上召京兆尹裴耀卿。问以救人之术。耀卿奏曰。昔贞观永徽之际。禄廪未广。每岁转运。不过二万石便足。今国用渐广。漕运数倍。犹不能支。从东都至陕。河路艰险。既用陆运。无由广致。若能开漕运。变陆为水。则有所盈余。动渝万计。且江南租船。候水始进。吴人不便漕挽。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窃盗。臣望于河口置一仓。纳河东租米。便放船归。从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载运。至三门之东。置一仓。三门既属水险。即于河岸开山。车运十数里。至三门之西。又置一仓。每运置仓。即搬下贮纳水通即运。水细便止。自太原仓溯河入渭。更无停留。所省钜万。前汉都关中。年月稍久。及隋亦在京师。缘河皆有旧仓。所以国用常赡。上深然其言。至二十二年八月十四日。置河阴县及河阴仓。河清县置柏崖仓。三门东置集津仓。三门西置三门仓。开三门北山十八里。以避湍险。自江淮而溯鸿沟。悉纳河阴仓。自河阴送纳含嘉仓。又递纳太原仓。所谓北运。自太原仓浮渭。以实关中。其有侍中裴耀卿充江淮转运使。以郑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萧炅为副。三年。凡运七百万石。省脚三十万贯。或说耀卿进所省脚钱。以表其功。答曰。此并公事。岂宜以小道邀名求宠也。河阴上仓。天宝后废。至大历四年。户部尚书刘晏。奏置汴口仓。

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润州刺史齐澣奏。常州北界隔吴江。至瓜步江为限。每船渡绕瓜步江沙尾。纡回六十里。多为风涛所损。臣请于京口埭下。直截渡江。二十里开伊娄河。二十五里即达扬子县。无风水灾。又减租脚钱。岁收利百亿。又立伊娄埭。皆官收其课。迄今用之。

二十八年九月。魏州刺史卢晖开通济渠。自石灰窠引流至州城西。都注魏桥。夹州制楼百余间。以贮江淮之货。

二十九年十一月。陕郡太守李齐物。凿三门上路通流。便于漕运。开渠得古黎铧三。于石下。皆有文曰平陆。遂改河北县为平陆县。至天宝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渠成放流。其年。陕郡太守韦坚奏。引灞浐二水开广运潭于望春亭之东。自华阴永丰仓以通河渭广运潭。渠既成。至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敕。古之善政。贵于足食。欲求富国。必先利人。朕以关辅之间。尤资殷赡。比来转输。未免艰辛。故置此潭。以通漕运。万世之利。一朝而成。其潭宜以广运为名。

其年。京兆尹韩朝宗。分渭水入自金光门。置潭于西市之西街。以贮材木。

永泰二年七月十日。凿运水渠。自京兆府直东至荐福寺东街。至北国子监正东。至于城东街正北。又过景风门延喜门。入于苑。阔八尺。深丈余。京兆尹黎干奏。

贞元二年五月敕。漕运通流。国之大计。其河水每至春夏之时。多被两岸田莱。盗开斗门。舟船停滞。职此之由。宜委汴宋等州观察使。选清强官。专知分界勾当。其郑州徐州泗州界。各仰刺史准此处分。仍令知汴州支遣院官计会勾当。

十五年二月。于　奏。移转运汴州院于河阴。以汴州累遇兵乱。失散钱帛故也。

元和三年四月。增置河阴仓屋一百五十间。

十一年十二月。始置淮颍水运。杨子等诸院米。自淮阴溯流至寿州西四十里入颍口。又溯流至颍州沈丘界。五百里至于陈州项城。又泝流五百里。入于　河。又三百里输于郾城。得米五十万石。附之以茭一千五百万束。计其功。省汴运七万六千贯。

宝历二年正月。盐铁使王播奏。扬州城内旧漕河水浅。舟船涩滞。转输不及期程。今从阊门外古七里港开河。向东屈曲。取禅智寺桥东通旧官河。计长一十九里。其功役所费。当使自方圆支遣。从之。

咸通三年五月。南蛮陷交趾。征诸道兵赴岭南。诏湖南水运自湘江入澪渠。并江西水运。以馈行营诸军。湘澪溯运。功役艰难。军屯广州乏食。润州人陈磻石诣阙上书。言江西湖南泝流。运粮不济军期。臣有奇计。以馈南军。帝召见。因奏。臣弟听思昔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随海船至福建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自福建不一月至广州。得船数十艘。便可致三五万石。又引刘裕海路进军破卢循故事。乃以磻石为盐铁巡官。往扬子县专督海运。于是军不阙供。

八年三月。安南都护高骈奏。安南至邕管水路湍险。已令工人凿去巨石。漕船无滞。诏褒美之。

转运使

書海量多新精　請進來看吧

开元二十一年八月。侍中裴耀卿。充江南淮南转运使。二十二年九月。太府少卿萧炅。充江淮处置转运使。天宝二年四月。陕郡太守韦坚。加兼勾当缘河及江淮转运使。四载八月。杨钊除殿中侍御史。充水陆转运使。干元元年三月。第五琦除度支郎中。充诸色转运使。二年十二月。兵部侍郎吕諲。充勾当转运使元年建子月。户部侍郎元载。充江淮转运使。宝应元年六月二十八日。户部侍郎刘晏。充勾当转运使。广德二年正月。户部侍郎第五琦。充诸道转运使。永泰元年正月。刘晏充东畿淮南浙江东西湖南山南东道转运使。第五琦充畿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转运使。大历四年三月。刘晏除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东都河南江淮山南东道转运使。建中二年十一月。度支郎中杜佑。兼御史中丞江淮水陆运使。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包佶除左庶子。充汴东水陆运使。崔纵除右庶子。充汴西水陆运使。贞元元年三月。元琇加御史大夫。充诸道水陆运使。其年七月。尚书右仆射韩滉。充江淮转运使。五月二月。中书侍郎窦参。充诸道转运使。八年三月。张滂除侍郎。充诸道转运使。十年十月。润州刺史王纬。兼诸道转运使。十五年十二月。以浙西观察使李锜。充诸道转运使。永贞元年。以司空平章事杜佑。再兼诸道转运使。元和元年四月。兵部侍郎李巽。充诸道转运使。三年六月。刑部尚书李墉。充诸道转运使。五年十二月。卢坦除刑部侍郎。充诸道转运使。六年四月。刑部侍郎王播。充诸道转运使。十四年五月。刑部侍郎柳公绰。充诸道转运使。长庆元年二月。王播复为刑部尚书。充诸道转运使。四年四月。王涯为户部侍郎。充诸道转运使。宝历元年正月。王播为淮南节度。又充诸道转运使。太和九年十二月。右仆射令狐楚。充诸道转运使。开成元年四月。户部尚书平章事李石。充诸道转运使。三年十月。杨嗣复除户部尚书。充诸道转运使。五年二月。户部尚书崔珙。充诸道转运使。会昌四年七月。左仆射平章事杜悰。充诸道转运使。六年四月。以大理卿马植为刑部侍郎。充诸道转运使。大中五年。刑部侍郎裴休。充诸道转运使。十一年。兵部侍郎柳仲郢。充诸道转运使。十一年二月。户部侍郎夏侯孜。充诸道转运使。十四年。尚书左仆射杜悰。复充诸道转运使。咸通五年十二月。户部侍郎刘邺。充诸道转运使。六年十月。兵部侍郎于琮。充诸道转运使。干符元年二月。崔彦昭为兵部侍郎。充诸道转运使。其年。又以兵部尚书王凝。充诸道转运使。二年二月。兵部侍郎裴坦。充诸道转运使。四年六月。以宣歙观察使高骈为润州刺史。充诸道转运使。六年。移节淮南。领使如故。中和元年。兵部侍郎萧遘。充诸道转运使。其年。中书侍郎平章事韦昭度。充诸道转运使。光启二年三月。刑部尚书孔纬。充诸道转运使。大顺二年。门下侍郎杜让能。充诸道转运使。景福二年十一月。吏部尚书平章事崔昭纬。充诸道转运使。干宁二年。京兆尹嗣薛王知柔为户部尚书。充诸道转运使。其年九月。门下侍郎平章事徐彦若。充诸道转运使。光化三年八月。左仆射平章事崔允。充诸道转运使。天佑元年。右仆射裴枢。充诸道转运使。其年。门下侍郎平章事柳璨。充诸道转运使。

河南水陆运使

开元二年闰二月。陕郡刺史李杰除河南少尹。充水陆运使。至三年九月。毕构为河南尹。不带水陆运使。至天宝三载十一月。李齐物除河南尹。又带水陆运使。贞元十年二月。河南尹齐抗。充河南水陆运使。至元和六年十月。敕河南水陆运使宜停。

陕州水陆运使

先天二年十月。李杰为刺史。充水陆运使。自此始也。已后刺史常带使。天宝十载五月。崔无诐除太守。不带水陆运使。度支使杨国忠奏请自勾当。遂加国忠陕郡水陆运使。至十二载正月二十一日敕。陕运使宜令陕郡太守崔无诐充使。杨国忠充都使勾当。至贞元十三年四月。陕虢观察使于3 兼陕州水陆运使。至元和六年十月。敕陕州水陆运使宜停。

开元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敇。陕州水陆运使。令别自置印。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诏。河南陕运两使。每年常运一百八十万石米送京。近已减八十万石。今据太仓米数。支计有余。其今年所运一百万石。亦宜停。

建中二年十二月。停江淮水陆运使。转运事委度支处置。三年八月。分置汴东西水陆运使。两税盐铁使。贞元三年正月。诸道水陆运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转运使。并宜停。

唐会要卷八十八

盐铁

开元元年十二月。河中尹姜师度以安邑盐池渐涸。开拓疏决水道。置为盐屯。公私大收其利。其年十一月五日。左拾遗刘彤论盐铁上表曰。臣闻汉孝武为政。厩马三十万。后宫数万人。外讨戎夷。内兴宫室。殚费之甚什百当今。然而古费多而货有余。今用少而财不足者。何也。岂非古取山泽。而今取贫民哉。取山泽。则公利厚而人归于农。取贫民。则公利薄而人去其业。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职。轻重有术。禁发有时。一则专农。二则饶国。济民盛事也。臣实为当今宜之。夫煮海为盐。采山铸钱。伐木为室。丰余之辈也。寒而无衣。饥而无食。佣赁自资者。穷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夺丰余之人。蠲调敛重徭。免穷苦之子。所谓损有余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谓然乎。然臣愿陛下诏盐铁木等官。各收其利。贸迁于人。则不及数年。府有余储矣。然后下宽大之令。蠲穷独之徭。可以惠群生。可以柔荒服。虽戎狄降服。尧汤水旱。无足虞也。奉天适变。惟在陛下行之。上令宰臣议其可否。咸以盐铁之利。甚益国用。遂令将作大匠姜师度。户部侍郎强循。俱摄御史中丞。与诸道按察使。检校海内盐铁之课。至十年八月十日敇。诸州所造盐铁。每年合有官课。比令使人勾当。除此更无别求。在外不细委知。如闻稍有侵克。宜令本州刺史上佐一人检校。依令式收税。如有落帐欺没。仍委按察纠觉奏闻。其姜师度除蒲州盐池以外。自余处更不须巡检。

贞元十六年十二月。史牟奏。泽潞郑等州。多食末盐。请一切禁断。从之。

二十一年二月。停盐铁使月进旧钱。总悉入正库。以助经费。而主此务者。稍以时市珍玩时新物充进献以求恩泽。其后益甚。岁进钱物。谓之羡余。而经入益少。及贞元末。遂月献焉。谓之月进。及是而罢。

元和二年九月。给事中穆质。请州府盐铁巡院应决私盐死囚。请州县同监。免有冤滥。从之。

四年十二月。御史中丞李夷简奏。诸州使有两税外。杂榷率及违敇不法事。请诸道盐铁转运度支。巡院察访。状报台司。以凭闻奏。从之。

五年五月。度支奏。鄜坊邠宁泾原诸军将士。请同当处百姓例。食乌白两池盐。从之。

六年闰十二月。户部侍郎判度支卢坦奏。河中两池颗盐。敇文祇许于京畿凤翔。陕虢。河中泽潞。河南。许汝等十五州界内粜货。比来因循。兼越兴元府及洋州兴凤文成等六州。臣移牒勘责。得山南西道观察使报。其果阆两州盐。本土户人及巴南诸郡市粜。又供当军士马。尚有悬欠。若兼数州。自然阙绝。又得兴元府诸耆老状申诉。臣今商量。河中盐请放入六州界粜货。从之。

十年七月。度支皇甫镈奏。加陕西内四监。剑南东西两川山南西道盐估。以利供军。从之。

十三年。盐铁使程　奏。应诸州府先请置茶盐店收税。伏准今年正月一日赦文。其诸道州府。因用兵以来。或虑有权置职名。及擅加科配。事非常制。一切禁断者。伏以榷税茶盐。本资财赋。赡济军镇。盖是从权。兵罢自合便停。事久实为重敛。其诸道先所置店及收诸色钱物等。虽非擅加。且异常制。伏请准赦文勒停。从之。

十四年三月。郓青兖三州各置榷盐院。

十五年闰正月。盐铁使柳公绰奏。当使诸盐院场官。及专知纳给。并吏人等有罪犯合给罪者。比来推问。祗罪本犯所由。其监临主守。都无科处。伏请从今后。举名例律。每有官吏犯赃。监临主守同罪。及不能觉察者。并请准条科处。所冀贪吏革心。从之。

其年九月。改河北税盐使为榷盐使。

长庆元年三月敕。河朔初平。人希德泽。且务宽泰。使之获安。其河北榷盐法宜权停。仍令度支与镇冀魏博等道节度审察商量。如能约计课利钱数都收管。每年据数付榷盐院。亦任稳便。自天宝末。兵兴以来。河北盐法。羁縻而已。暨元和中。用皇甫镈奏。置税盐院。同江淮两池榷利。人苦犯禁。戎镇亦频上诉。故有是命。

其月。盐铁使王播奏。扬州白沙两处纳榷场。请依旧为院。又奏请诸盐院粜盐。付商人。请每斗加五十文。通旧二百文价。诸道处煎盐场。停置小铺粜盐。每斗加二十文。通旧一百九十文价。又奏。应管煎盐户及盐商。并诸盐院停场官吏所由等。前后制敕。除两税外。不许差役追扰。今请更有违越者。县令奏闻贬黜。刺史罚一季俸钱。再犯者。奏听进止。并从之。

二年三月。王播为淮南节度使。兼领盐铁转运。播请携盐铁印赴镇。上都院请别给赐。从之。

其年五月敕。兵革初宁。实资榷管。闾阎重困。则可蠲除。如闻淄青兖郓三道。往年粜盐价钱。近收七十万贯。军资给费。优赡有余。自盐铁使收管已来。军府顿绝其利。遂使经行陈者。有停粮之怨。服陇亩者。兴加税之嗟。虽县官受利。而郡府益空。俾人获安宁。我能节用。其盐铁使先于淄青兖郓等道管内置小铺粜盐。及巡院纳榷。起长庆二年五月一日以后。一切并停。仍委薛平马总曹华约校比年节度使自收管。充军府。州县逐急用度。及均减管内贫下百姓两税钱数。兼委节度观察使。至年终。各具粜盐所得钱。并减放贫下税数闻奏。

四年五月敕。东都江陵盐铁转运留后。并改为知院者。从盐铁使王涯请也。

太和二年七月敕。潼关以东度支分巡院。宜并入盐铁江淮河阴留后院。

开成元年闰五月七日。盐铁使奏。应犯盐人。准贞元十九年太和四年已前敕条。一石已上者。止于决脊杖二十。征纳罚钱足。于太和四年八月二十已后。前盐铁使奏。二石以上者。所犯人处死。其居停并将舡容载受故担盐等人。并准犯盐条问处分。近日决杀人转多。榷课不加旧。今请却依贞元旧条。其犯盐一石以上至二石者。请决脊杖二十。补充当

书籍季多新书　请进来看吧

据捉盐所由待捉得犯盐人日放。如犯三石已上者。即是囊橐奸人。背违法禁。请决讫待疮损锢身。牒送西北边诸州府效力。仍每季多具人数及所配去处申奏。挟持军器。与所由捍敌。方就擒者。即请准旧条。同光火贼例处分。从之。

二年十月敕。盐铁户部度支三使下监院官。皆郎官。御史为之。使虽更改官。不得移替。如显有旷败。即具事以闻。

五年九月敕。税茶法。起来年。却付盐铁使收管。

榷酤

贞元二年十二月。度支奏。请于京城及畿县行榷酒之法。每斗榷酒钱百五十文。其酒户与免杂差役。从之。

元和六年。京兆府奏。榷酒钱。除出正酒户外。一切随两税青苗钱据贯均率。从之。

十二年四月。户部奏。准敕文。如配户出榷酒钱处。即不待更置官店榷酤。其中或恐诸州府先有不配户出钱者。即须榷酤。请委州府长官。据当处钱额。约米曲时价收利。应额足即止。仍限起请到后一月日内处置。

十四年七月。湖州刺史李应奏。先是。官中酤酒。代百姓纳榷。岁月既久。为弊滋深。伏望许令百姓自酤。取旧额。仍许入两税。随贯均出。依旧例折纳轻货。送上都。许之。

太和八年二月九日敕节文。京邑之内。本无酤榷。自贞元用兵之后。费用稍广。始定户店等第。令其纳榷。殊非惠民。今后特宜停废。

会昌六年九月敕。扬州等八道州府。置榷曲并置官店酤酒。代百姓纳榷酒钱。并充资助军用。各有榷许限。扬州陈许汴州襄州河东五处榷曲。浙西浙东鄂岳三处。置官店酤酒。如闻禁止私酤。过闻严酷。一人违犯。连累数家。闾里之间。不免咨怨。宜从今已后。如有人私酤酒及置私曲者。但许罪止一身。并所由容纵。任据罪处分。乡井之内。如不知情。并不得追扰。其所犯之人。任用重典。兼不得没入家产。

盐池使

景云四年三月。蒲州刺史充关内盐池使。

先天二年九月。强循除豳州刺史。充盐池使。此池即盐州池也。

开元十五年五月。兵部尚书萧嵩除关内盐池使。自是。朔方节度常带盐池使也。

盐铁使

干元元年。度支郎中第五琦。充诸道盐铁使。上元元年五月。户部侍郎刘晏。充盐铁使。元年建子月。户部侍郎元载。充盐铁使。广德二年。户部侍郎第五琦。充诸道盐铁使。永泰元年正月。刘晏充东都淮南浙江东西湖南山南东道盐铁使。第五琦充京畿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盐铁使。大历四年三月。刘晏除吏部尚书。充东都河南江淮山南东道盐铁使。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停。建中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包佶充汴东盐铁使。崔纵充汴西盐铁使。

查阅更多资料　请进本站吧

贞元元年十二月。尚书左仆射韩滉。加诸道盐铁使。五年二月。中书侍郎窦参。充诸道盐铁使。八年三月。户部侍郎张滂。充诸道盐铁使。十年十月。润州刺史王纬。充诸道盐铁使。十五年。以浙西观察使李锜充诸道盐铁使。永贞元年。以司空平章事杜佑兼诸道盐铁使。元和元年四月。兵部侍郎李巽。充诸道盐铁使。三年六月。刑部尚书李墉。充诸道盐铁使。五年十二月。卢坦除刑部侍郎。充诸道盐铁使。六年四月。刑部侍郎王播。充诸道盐铁使。十四年五月。刑部侍郎柳公绰。充诸道盐铁使。长庆元年二月。王播复为刑部尚书诸道盐铁使。四年四月。王涯除户部侍郎。充诸道盐铁使。宝历元年正月。王播为淮南节度。又充诸道盐铁使。太和九年十一月。右仆射令狐楚。充诸道盐铁使。开成元年。户部尚书李石。充诸道盐铁使。三年十月。杨嗣复为户部尚书。充诸道盐铁使。五年二月。户部尚书崔珙。充诸道盐铁使。会昌元年七月。左仆射平章事杜悰。充诸道盐铁使。六年四月。以大理卿马植为刑部侍郎。诸道盐铁使。大中五年。刑部侍郎裴休。充诸道盐铁使。十二年。兵部侍郎柳仲郢。充诸道盐铁使。十二年二月。户部侍郎夏侯孜。充诸道盐铁使。十四年。右仆射杜悰。复充诸道盐铁使。咸通五年十一月。户部侍郎刘邺。充诸道盐铁使。六年十月。兵部侍郎于琮。充诸道盐铁使。干符元年二月。崔彦昭为兵部侍郎。充诸道盐铁使。其年。又以兵部侍郎王凝充诸道盐铁使。二年二月。兵部侍郎裴坦。充诸道盐铁使。四年六月。以宣歙观察使高骈为润州刺史。诸道盐铁使。六年。移节淮南。领使如故。中和元年。兵部侍郎萧遘。充诸道盐铁使。其年。中书侍郎平章事韦昭度。充诸道盐铁使。光启二年三月。刑部尚书孔纬。充诸道盐铁使。大顺二年。门下侍郎杜让能。充诸道盐铁使。景福二年十一月。吏部尚书平章事崔昭纬。充诸道盐铁使。干宁二年。京兆尹嗣薛王知柔。为户部尚书。充诸道盐铁使。其年九月。门下侍郎平章事徐彦若。充诸道盐铁使。光化三年八月。左仆射平章事崔允。充诸道盐铁使。天佑元年。左仆射裴枢。充诸道盐铁使。其年。门下侍郎平章事柳璨。充诸道盐铁使。

安邑解县两池。　置榷盐使一员。推官一员。巡官六员。安邑院官一员。解县院官一员。胥吏若干人。防池官健及池户若干人。先是。两池盐务隶度支。其职事诸道巡院。贞元十六年。史牟以金部郎中主池务。耻同诸院。遂奏置使额。至二十一年。盐铁度支合为一使。以杜佑兼领。佑以度支既称使。其所管不宜更有使名。遂与东渭桥使同奏罢之。至元和三年七月。判度支裴2 以两池职转繁剧。复以留后为盐铁使。

女盐池。　在解县朝邑。小池在同州。卤池在京兆府奉先县。并禁断不榷。

乌池。　在盐州。置榷税使一员。推官一员。巡官两员。胥吏一百三十人。防池官健及池户四百四十人。

温池。　置榷税使一员。推官两员。巡官两员。胥吏三十九人。防池官健及池户百六十五户。大中四年三月。因收复河陇。敕令度支收管其盐。仍差灵州分巡院官专勾当。至六年。敕隶威州。以新制置。未立课额。

胡落池。　近在丰州界。隶河东供军使。每年采盐一万四千余石。给振武天德两军。及营田水运官健。自大中四年。党项叛扰。馈运不通。供军使请权市河东白池盐供食。其白池属河东节度使。不系度支。

长庆元年三月敕。乌池每年粜盐收榷博米。以一十五万石为定额。

太和二年三月。度支奏。京兆府奉先县界卤池侧近百姓。取水柏柴烧灰煎盐。每石灰得一十二斤盐。乱法甚于咸土。请行禁绝。今后犯者。据灰计盐。一如两池盐法条例科断。从之。

三年四月敕。安邑解县两池榷课。以实钱一百万贯为定额。至大中元年正月敕。但取疋段精好。不必计旧额钱数。及大中六年。度支收榷利一百二十一万五千余贯。

仓及常平仓

武德元年九月四日。置社仓。其月二十二日。诏曰。特建农圃。用督耕耘。思俾齐民。既庶且富。钟庾之量。冀同水火。宜置常平监官。以均天下之货。市肆腾踊。则减价而出。田啬丰羡。则增价而收。庶使公私俱济。家给人足。抑止兼并。宣通拥滞。至五年十二月。废常平监官。

贞观二年四月三日。尚书左丞戴胄上言曰。水旱凶灾。前圣之所不免。国无九年储蓄。礼经之所明诫。今丧乱之后。户口雕残。每岁纳租。未实仓廪。随时出给。纔供常年。若有凶灾。将何赈恤。故隋开皇立制。天下之人。节级输粟。多为社仓。终于文皇。一代得无饥馑。及大业中年。国用不足。并贷社仓之物。以充官费。故至末涂。无以支给。今请自王公已下。爰及众庶。计所垦田。稼穑顷亩。每至秋熟。准其见苗。以理劝课。尽令出粟。麦稻之乡。亦同此税。各纳所在。立为义仓。若年谷不登。百姓饥馑。当所州县。随便取给。则有无均平。常免匮竭。上曰。既为百姓先作储贮。官为举掌。以备凶年。非朕所须。横生赋敛。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有司。议立条制。户部尚书韩仲良奏。王公已下。垦田亩纳二升。其粟麦粳稻之属。各依土地。贮之州县。以备凶年。制可之。令窖苫宜以葛蔓为之。

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诏于洛。相。幽。徐。齐。并。秦。蒲等州。置常平仓。

永徽二年闰九月六日敕。义仓据地收税。实是劳烦。宜令率户出粟。上下户五石余各有差。

六年。京东二市置常平仓。以大雨道路不通。京师米贵。

显庆二年十二月三日。京常平仓。置常平署官员。

咸亨元年闰九月六日。置河阳仓。隶司农寺。

三年六月十七日。于洛州柏崖置敖仓。容二十万石。至开元十年九月十一日废。

开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敕。天下诸州。今年稍熟。谷价全贱。或虑伤农。常平之法。行之自古。宜令诸州。加时价三两钱籴。不得抑敛。仍交相付领。勿许悬久。蚕麦时熟。谷米必贵。即令减价出粜。豆等堪贮者熟。亦宜准此。以时出入。务在利人。其常平所须钱物。宜令所司支料奏闻。

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诏。州县义仓。本备饥年赈给。近年以来。每三年一度。以百姓义仓糙米。远送京纳。仍勒百姓私出脚钱。自今以后。更不得以义仓变造。

七年六月敕。关内。陇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荆。扬。襄。夔。绵。益。彭。蜀。汉。剑。茂等州。并置常平仓。其本上州三千贯。中州二千贯。下州一千贯。每籴具本利与正仓帐同申。

十年九月十五日。废河阳。柏崖。坦县等仓。

十六年十月二日敕。自今岁普熟。谷价至贱。必恐伤农。加钱收籴。以实仓廪。纵逢水旱。不虑阻饥。公私之间。或亦为便。宜令所在以常平本钱。及当处物。各于时价上量加三钱。百姓有粜易者。为收籴。事须两和。不得限数。配籴讫。具所用钱物。及所收籴物数。具申所司。仍令上佐一人专勾当。

二十二年八月九日敕。应给贷粮。本州录奏。敕到。三口以下。给米一石。六口以下。给两石。七口以下。给三石。如给粟。准米计折。

二十八年正月敕。诸州水旱。皆待奏报然后赈给。道路悠远。往复淹迟。宜令给讫奏闻。

天宝六载三月二十二日。太府少卿张瑄奏。准四年五月八日。并五载三月十六日敕节文。至贵时贱价出粜。贱时加价收籴。若百姓未办钱物者。任准开元二十八年七月九日敕。量事赊粜。至粟麦熟时。征纳。臣使司商量。且粜旧籴新。不同别用。其赊粜者。至纳钱日。若粟麦杂种等时价甚贱。恐更回易艰辛。诸加价便与折纳。

广德二年正月二十五日。第五琦奏。每州置常平仓及库使。自商量置本钱。随当处米物时价。贱则加价收籴。贵则减价粜卖。

建中元年七月敕。夫常平者。常使谷价如一。大丰不为之减。大俭不为之加。虽遇灾荒。民无菜色。自今已后。忽米价贵时。宜量出官米十万石。麦十万石。每日量付市行人。下价粜货。

三年九月。户部侍郎赵赞上言曰。伏以旧制。置仓储粟。名曰常平。军兴已来。此事寖废。因循未齐。垂三十年。其间或因凶荒流散。馁死相食者。不可胜纪。古者。平准之法。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藏。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虽有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者。盖谓能行转重之法也。自陛下登极以来。许京城两市置常平。官籴盐米。虽经频年少雨。米价未腾贵。此乃即日明验。实要推而广之。当军兴之时。与承平或异。事须兼储布帛。以备时须。臣今商量。请于两都并江陵东都扬汴苏洪等州府。各置常平轻重本钱。上至百万贯。下至数十万贯。随其所宜。量定多少。唯置斛斗匹段丝麻等。候物贵则减价出卖。物贱则加价收籴。权其轻重。以利疲民。从之。赞于是条奏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文。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之。以充常平本。时国用稍广。常赋不足。所税亦随得而尽。终不能为常平本。

贞元八年十月敕。诸军镇和籴贮备。共三十三万石。米价之外。更量与优饶。其粟及麦。据米数准折虚价。直委度支。以停减江淮运脚钱充。并支绫绢絁绵。勿令折估。其所籴粟等。委本道节度使监军同勾当。别贮。非承特诏。不得给用。

十四年六月诏。以米价稍贵。令度支出官米十万石。于两街贱粜。其月。以久旱谷贵人流。出太仓粟分给京畿诸县。其年七月。诏赈给京畿麦种三万石。其年九月。以岁饥。出太仓粟三十万出粜。其年十二月。以河南府谷贵人流。令以含嘉仓七万石出粜。

十五年二月。以久旱岁饥。出太仓粟十八万石。于诸县贱粜。

十九年十月。太仓奏。请依六典。置太仓令两员。丞六员。监事十员。支计官驱使官三人。典六人。府史六人。从之。

元和元年正月制。岁时有丰歉。谷价有重轻。将备水旱之虞。在权聚敛之术。应天下州府每年所税地子数内。宜十分取二分。均充常平仓及义仓。仍各逐稳便收贮。以时粜籴。务在救乏赈贷所宜速须闻奏。

三年八月。司农少卿崔鄘奏。停太仓丞二员。监事二员。从之。

六年二月制。如闻京畿之内。旧谷已尽。宿麦未登。宜以常平义仓粟二十四万石。贷借百姓。诸道州府有乏少粮种处。亦委所在官长。用常平义仓米借贷。淮南浙西宣歙等道。准元和二年四月赈贷。并宜停征。容至丰年。然后征纳。

九年四月。诏出太仓粟七十万石。开六场粜之。并赈贷外县百姓。至秋熟征纳。便于外县收贮。以防水旱。

十二年四月。诏出粟二十五万石。分两街降估出粜。九月。诏诸道应遭水州府。河中。泽潞。河东。幽州。江陵府等管内。及郑。滑。沧。景。易。定。陈。许。晋。隰。苏。襄。复。台。越。唐。随。邓。等州人户。宜令本州厚加优恤。仍各以当处义仓斛斗。据所损多少。量事赈给讫。具数闻奏。其人户中有漂溺致死者。仍委所在收瘗。其屋宇摧倒。亦委长吏量事劝课修葺。使得安存。

十三年正月。户部侍郎孟简奏。天下州府常平义仓等　斛。请准旧例。减估出粜。但以石数奏申有司。更不收管州县。得专以利百姓。从之。

长庆二年十月诏。江淮诸州。旱损颇多。所在米价。不免踊贵。委淮南浙西浙东。宣歙。江西。福建等道观察使。各于本道有水旱处。取常平义仓斛　。据时估减半价出粜。以惠贫民。

四年二月敕。出太仓陈米三十万石。于两街出粜。

其年三月。制曰。义仓之制。其来日久。近岁所在盗用没入。致使小有水旱。生民坐委沟壑。推言其弊。职此之由。宜令诸州录事参军。专主勾当。苟为长吏迫制。即许驿表上闻。考满之日。户部差官交割。如无欠负。与减一选。如欠少者。量加一选。欠数过多。户部奏闻。节级科处。

太和四年八月敕。今年秋稼似熟。宜于关内七州府。及凤翔府。和籴一百万石。

开成元年八月。户部奏。应诸州府所置常平义仓。伏请起今后。通公私田亩。别纳粟一升。逐年添置义仓。敛之至轻。事必通济。岁月稍久。自致充盈。纵逢水旱之灾。永绝流亡之虑。敕从之。

其年十一月。忠武军节度使杜悰。天平军节度使王源申奏。当道常平义仓斛　。除元额外。请别置十万石。以备凶年。从之。

大中六年四月。户部奏。请道州府收管常平义仓斛　。今后如有灾荒水旱外。请委所在长吏。差清强官勘审。如实。便任开仓。先从贫下不济户给贷讫。具数分析申奏。并报户部。不得妄有给与富豪人户。其斛　仍仰本州录事参军至当年秋熟专勾当。据数追收。如州府妄有给使。其录事参军本判官。请重加殿罚。长吏具名申奏。敕旨。宜依。

其年十一月敕。应畿内诸县百姓军户。合送纳诸仓及诸使两税。送纳斛　。旧例。每斗函头耗物遽除。皆有数限。访闻近日诸仓所由。分外邀额利。索耗物。致使京畿诸县。转更雕弊。农桑无利。职此之由。自今以后。祇令依官额。余并禁断。

杂录

长安元年十一月十三日敕。负债出举。不得回利作本。并法外生利。仍令州县。严加禁断。

开元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敕。应天下诸州县官。寄附部人兴易。及部内放债等。并宜禁断。

十六年二月十六日诏。比来公私举放。取利颇深。有损贫下。事须厘革。自今已后。天下负举。祇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取利。

二十年九月二十九日敕。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皆合通用。如闻市肆必须见钱。深非通理。自今后。与钱货兼用。违者准法罪之。

元和五年十一月敕。应中外官有子弟凶恶。不告家长。私举公私钱。无尊长同署文契者。其举钱主并保人。各决二十。仍均摊货纳。应诸色买卖相当后。勒买人面付卖人价钱。如违。牙人重杖二十。京兆尹王播所奏也。

宝历元年正月七日敕节文。应京城内有私债。经十年已上。曾出利过本两倍。本部主及元保人死亡。并无家产者。宜令台府勿为征理。

唐会要卷八十九

疏凿利人

武德元年。长孙操除陕东道行台金部郎中。遂自陕东引水入城。以代井汲。百姓赖之。

七年四月九日。同州治中云得臣。开渠。自龙门引黄河。溉田六千余顷。

贞观十一年。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袭誉。以江都俗好商贾。不事农业。誉乃引雷陂水。又筑勾城塘。溉田八百余顷。百姓获其利。

大历四年五月十五日敕。泾堰监先废。宜令却置。

十二年。京兆尹黎干开决郑白二水支渠。及稻田硙碾。复秦汉水道。以溉陆田。

建中元年四月。宰相杨炎不习边事。请于丰州置屯田。发关辅民开陵阳渠。人颇苦之。京兆尹严郢。常从事朔方。晓其利害。乃奏五城旧屯。及兵募仓储等数。奏曰。按旧屯沃饶之地。今十不耕一。若力可垦辟。不俟浚渠。其诸屯水利。可种之田甚广。盖功力不及。因致荒废。今若发两京关辅民。于丰州浚泉营田。徒扰兆庶。必无其利。臣不敢远引他事。请以内园植稻明之。其秦地膏腴田。称第一。其内园丁皆京兆人。于当处营田。月一替。其易可见。然每人月给钱八千。粮食在外。内园丁犹僦募不占奏。令府司集事。计一丁一岁当钱九百六十。米七斛二　。计所僦丁三百。每岁合给钱二万八千八百贯。米二千一百六十斛。不知岁终收获几何。臣计所得。不补所费。况二千余里发人出屯田。一岁方替。其粮谷从太原转饷漕运。价值至多。又每岁人须给钱六百三十。米七斛二斗。私出资费。数又倍之。据其所收。必不登本。而关辅之民。不免流散。是虚扰畿甸。而无益军储。与天宝以前屯田事殊。臣至愚。不敢不熟计。惟当省察。疏奏不报。郢又上奏曰。伏以五城旧屯。其数至广。臣前挟名闻奏讫。其五城军士。若以今日所运。开渠之粮。贷诸城官田。至冬输之。又以所送开渠功直布帛。先给田者。至冬令据时估输谷。如此。则关辅免于征发。五城丰厚。力农辟田。比之浚渠。十倍利也。郢奏不省。卒开陵阳渠。而竟弃之。

贞元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泾阳县三白渠限口。京兆尹郑叔则奏。六县分水之处。实为要害。请准诸堰例。置监及丁夫守当。敕旨。依。

八年三月。嗣曹王皋为荆南节度使观察。先是。江陵东北七十里。废田旁汉古堤。坏决凡二处。每夏则为浸溢。皋使命塞之。广良田五千顷。亩收一钟。又规江南废洲为庐舍。架江为二桥。流人自占者。二千余户。自荆至乐乡。凡二百余里。旅舍乡聚。凡十数。大者皆数百家。楚俗佻薄。旧不凿井。悉饮陂泽。乃令合钱凿井。人以为便。

十三年七月。诏曰。昆明池俯近都城。蒲鱼所产。宜令京兆尹韩皋充使修堰。

十六年十一月。以东渭桥纳给使徐班。兼白渠漕渠及升原城国等渠堰使。

元和八年。孟简为常州刺史。开漕古孟渎。长四十里。得沃壤四千余顷。观察使举其课。遂就赐金紫焉。其年四月。以神策军士修城南之洨渠。

其年十二月。魏博观察使田宏正奏。准诏开卫州黎阳县古黄河道。从郑滑节度使薛平之请也。先是。滑州多水灾。其城西去黄河二里。每夏涨溢。则浸坏城郭。水及羊马城之半。平询诸将吏。得古河道于卫州黎阳县界。遣从事裴宏泰以水患告于宏正。请开古河。用分水力。宏正遂与平皆上闻。诏许之。乃于郑滑两郡。征徒万人。凿古河。南北长十四里。东西阔六十步。深一丈七尺。决旧河以注新河。遂无水患。诏并褒美焉。

十三年。湖州刺史于3　。复长城县方山之西湖。西湖南朝疏凿。溉田三十顷。岁久堙废。至是复之。　稻蒲鱼之利。赖以济。

长庆二年。温造为朗州刺史。奏开复乡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顷。郡人利之。名为右史渠。至太和五年七月。造复为河阳节度使。奏浚怀州古渠枋口堰。役功四万。溉济源河内温武陟四县田五千顷。

四年七月。诏疏灵州特进渠。置营田六百顷。

大历二年二月。以诏应令刘仁师充修渠堰副使。初。仁师为高陵令。上言三白渠可利者远。而泾阳独有之。条理上闻。其弊遂革。关中大赖焉。

其年三月。内出水车样。令京兆府造水车。散给沿郑白渠百姓。以溉水田。

硙碾

开元九年正月。京兆少尹李元纮奏。疏三辅诸渠。王公之家。缘渠立硙。以害水功。一切毁之。百姓大获其利。至广德二年三月。户部侍郎李栖筠。刑部侍郎王翊。充京兆少尹崔昭。奏请拆京城北白渠上王公寺观硙碾七十余所。以广水田之利。计岁收粳稻三百万石。

大历十三年正月四日奏。三白渠下碾。有妨合废拆。总四十四所。自今以后。如更置。即宜录奏。

其年正月。坏京畿白渠八十余所。先是。黎干奏以郑白支渠硙碾。拥隔水利。人不得灌溉。请皆毁废。从之。时升平公主。上之爱女。有硙两轮。乞留。上曰。吾为苍生。尔识吾意。可为众率先。遂即日毁之。

元和六年正月。京城诸僧。有请以庄硙免税者。宰臣李吉甫奏曰。钱米所征。素有定额。宽缗徒有余之力。配贫下无告之甿。必不可许。从之。

八年十二月敕。应赐王公郡主并诸色庄宅硙碾等。并任典贴货卖。其率税夫役。委府县收管。

泉货

武德四年七月十日。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以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甚便之。其钱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其字含八分及篆隶三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及左。回环读之。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元通宝钱。鄭虔會　云。询初进　样。自文德皇后掏一甲迹。故钱上有掏文。十八日。置钱监于洛并幽益等诸州。秦王齐王赐三炉铸钱。裴寂赐一炉。敢有盗铸者。身死。家口籍没。至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桂州置钱监。

显庆五年九月。以天下恶钱多。令官私以五恶钱酬一好钱赎取。至十月。以好钱一文博恶钱两文。至仪凤四年四月。以天下恶钱甚多。令东都出远年糙米及粟。就市粜斗。别纳恶钱百文。其恶钱令少府司农相知。即令铸破。其厚重径合斤两者。任将行用。至先天元年九月二十七日。京中用钱恶。货物踊贵。谏议大夫杨虚受上疏曰。伏见市井用钱。不胜滥恶。有加铁锡。即非公铸。亏损正道。惑乱平民。铜锡乱杂。伪钱丰多。正刑渐失于科条。明罚未加于守长。帝京三市。人杂五方。淫巧竞驰。侈伪成俗。至于商贾积滞。富豪藏镪。兼并之人。岁增储蓄。贫素之士。日有空虚。公钱未益于时。须禁法不当于世要。其恶钱臣望官为博取纳铸钱州。京城并以好钱为用。书奏。付中书门下详议。以为扰政不行。至开元六年正月十八日。敕禁断恶钱。行三铢四絫已上旧钱。更收人闲恶钱。镕破复铸。准样式钱。敕禁出之后。百姓喧然。物价摇动。商人不甘交易。宰相宋璟苏颋奏。请出太府钱五万贯。分于南北两京。平价买百姓闲所卖之物。堪贮掌官须者。庶得好钱散行

人闲。从之。又降敕近断恶钱。恐人少钱行用。其两京文武官夏季防合庶仆。宜即先给钱。待后季任取所配物货卖。准数还官。

七年二月诏。天下恶钱。并令禁断。钱令初下。或恐艰辛。宜量出米十万石。令府县及太府寺选交易稳便处所分置。依时价粜与百姓。收取恶钱。便送少府监捶碎。

干封元年五月二十三日。盗铸转多。遂改铸新文曰干封泉宝。钱径寸。重二铢六分。其开元通宝必旧钱并行用。其新钱一文。当旧钱之十。周年之后。旧钱并废。其后悟钱文之误。米帛增价。乃议却用旧钱。至二年正月二十九日诏。比以伪滥斯起。所以采干封之号。改铸新钱。静而思之。将为未可。高祖拨乱反正。爰创轨模。太宗立极承天。无所改作。今废旧造新。恐乖先旨。其开元通宝。宜依旧施行。为万世法。干封新铸钱。令所司贮纳。更不须铸。仍令天下置铸之处。并铸开元通宝钱。至干元元年七月十六日诏。钱货之兴。其来久矣。盖代有沿革。时为重轻。周兴九府。实启流泉之利。汉造五铢。亦宏改铸之法。必令大小兼适。母子相权。事有益于公私。理宜循于通变。但以干戈未息。帑藏犹虚。卜式献军之诚。宏羊兴国之算。静言立法。谅在便民。御史中丞第五琦奏。请改钱以一当十。别为新铸。不废旧钱。冀实三官之资。用收十倍之利。所为于民不扰。从古有经。宜听于诸监别铸一当十钱。其文曰干元重宝。而重其轮以别之。一当五十。以二十斤成贯。仍令铸钱使即勾当起铸。至三年十二月诏。顷属权臣。变法非良。遂使货物相沿。谷帛腾踊。求之舆议。弊实由斯。今欲仍从旧贯。渐罢新钱。又虑权行。转资艰急。如或犹循所务。未塞其源。实恐物价虚腾。黎元失业。静言体要。用藉良图。宜令文武百官九品以上。并于尚书省集议。委中书门下详议闻奏。至上元元年六月七日诏。其重棱五十价钱。宜减作三十文行用。其开元旧钱。宜一钱十文行用。干元当十钱。宜依前行用。仍令京中及畿县内依此处分。诸州待后进止。至七月二十五日敕。先造重棱五十价钱。先令畿内减三十价行。其天下诸州。并宜准此。至十二月二十九日诏。应典贴庄宅店铺田地硙碾等。先为实钱典贴者。令还以实钱价。先以虚钱典贴者。令以虚钱赎。其余交关。并依前用当十钱。由是钱有虚实之称。至宝应元年五月十九日赦文。集开元干元重棱钱。并宜准一文用。不须计以虚数。

开元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敕。布帛不可以尺寸为交易。菽粟不可以秒忽贸有无。古之为钱。以通货币。岂无变通。往者汉文之时。已有放铸之令。虽见非于贾谊。亦无费于贤君。古往今来。时移事异。亦欲不禁私铸。其理如何。公卿百寮详议可否。秘书监崔沔议曰。夫国之有钱。时所通用。若许私铸。人必竞为。各徇所求。小如有利。渐忘本业。大计斯贫。是以贾生之陈七福。规于更汉令。太公之创九府。将以殷贫人。况依法则不成。违法则有利。谨按汉书。文帝虽除盗铸钱令。而不得杂以铅铁为他巧者。然则虽许私铸。不容奸钱。钱不容奸。则铸者无利。铸者无利。则私铸自息。斯则除之与不除。为法正等。能谨于法。而节其用。则令行而诈不起。事变而奸不生。斯所以称贤君也。今若听其私铸。严断恶钱。官必得人。人皆知禁诫。则汉政可侔。犹恐未若皇唐之旧也。今若税铜折役。则官冶可成。计估度庸。则私钱无利。易而可久。简而难诬。谨守旧章。无越制度。且钱之为物。贵以通货。利不在多。何待私铸。然后足用也。左监门录事参军刘秩议曰。古者。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管子曰。夫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舍之则非有损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与之在君。夺之在君。是以民戴君如日月。亲君如父母。用此术也。是为人主之权。今之钱。即古之下币也。陛下若舍之任人。则上无以御下。下无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重则伤农。钱轻则伤贾。故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钱之轻重。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物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钱重。重则作法布之使轻。轻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于人。其不可二也。夫铸钱不杂以铅铁则无利。杂以铅铁则恶。不重

需要更多資料 請至國學吧

禁不足以惩恶。方令塞其私铸之路。人犹冒死以犯之。况启其源。而欲人之从令乎。是设陷阱而诱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许人铸钱。无利则人不铸。有利则人去南亩者众。去南亩者众。则草莱不垦。草莱不垦。又邻于寒馁。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则不可以赏劝。贫馁则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行。民之不治。皆由贫富之不齐也。若许其铸钱。则贫者必不能为。臣恐贫者弥贫。而服役于富室。富室乘之则益恣。昔汉文之时。吴濞。诸侯也。富埒天子。邓通。大夫也。财侔王者。此皆铸钱所致也。必欲许其私铸。是与人利权而舍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钱重而伤本。工费而利寡。则臣愿言其失。以效愚计。夫钱重者。犹人铸日滋于前。而炉不加于旧又公钱重。与铜之价颇等。故盗铸者。破重钱为轻钱。禁宽则行。禁严则止。止则弃矣。此钱之所以少也。夫铸钱用不赡者。在乎铜贵。铜贵之由。在于采用者众矣。夫铜以为兵。则不如铁。以为器。则不如锡。禁之无害。陛下何不禁于人。禁于人。则铜无所用。铜无所用。则铜益贱。铜贱则钱之用给矣。夫铜不布下。则盗铸者无因而铸。无因而铸。则公钱不破。公钱不破。则人不犯死刑。钱又日增。不复利矣。是一举而四善兼也。伏维陛下熟察之。

其年十月六日敕。货物兼通。将以利用。而布帛为本。钱刀是末。贱本贵末。为弊则深。法教之闲。宜有变革。自今已后。所有庄宅。以马交易。并先用绢布绫罗丝绵等其余。市价至一千以上。亦令钱物兼用。违者科罪。

二十六年。于宣润等州置钱监。

干元元年七月。户部侍郎第五琦。以国用未足币重货轻。乃先铸干元重宝钱。以一当十用。行之。及作相。请更铸重轮干元钱。以一当五十。与干元开元宝钱。三品并行。既而物价腾贵。饿迫死亡。枕籍道路。又盗铸争起。中外皆以为琦变法之弊。封奏日闻。遂贬忠州长史。

建中元年九月。户部侍郎韩洄上言。江淮钱监。岁出钱四万五千贯。输于京师。度工用转送之费。每贯计钱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红崖冶。出铜益多。又有洛源监。久废不治。请增工凿山以取铜。洛源故监置十炉铸之。岁计出钱七万二千贯。度工用转送之费。贯计钱九百。则利浮本矣。其江淮七监。请皆停罢。从之。

二年八月。诸道盐铁使包佶奏。江淮百姓。近日市肆交易钱。交下粗恶。拣择纳官者。三分纔有二分。余并铅锡铜荡。不敷斤两。致使绢价腾贵。恶钱渐多。访闻诸州山野地窖。皆有私钱。转相货易。奸滥渐深。今委本道观察使明立赏罚。切加禁断。

四年六月。判度支侍郎赵赞。以常赋不足用。乃请采连州白铜。铸大钱。以一当十。权其轻重。

贞元九年正月。张滂奏。诸州府公私诸色铸造铜器杂物等。伏以国家钱少。损失多门。兴贩之徒。潜将销铸。每销钱一千。为铜六斤。造写杂物器物。则斤直六千余。其利既厚。销铸遂多。江淮之闲。钱实减耗。伏请准从前敕文。除铸镜外。一切禁断。

十年六月敕。今后天下铸造买卖铜器。并不须禁止。其器物约每斤价值。不得过一百六十文。委所在长吏。及巡院同勾当访察。如有销钱为铜。以盗铸钱罪论。

十四年十二月。盐铁使李若初奏请。诸道州府。多以近日泉货数少。缯帛价轻。禁止见钱。不令出界。致使课利有缺。商贾不通。请指挥见钱。任其往来。勿使禁止。从之。

查看更多新书 请访问我们吧

元和元年二月。以钱少禁用铜器。

二年二月。诏曰。钱贵物贱。伤农害工。权其轻重。须有通变。比者铅锡无禁。鼓铸有妨。其江淮诸州府。收市铅铜等。先已令诸道知院官勾当。缘令初出。未各颁行。宜委诸道观察使等。与知院官专切。当事毕日。仍委盐铁使据所得数类会闻奏。四月。禁铅锡钱。

三年五月。盐铁使李巽上言。得湖南院申。郴州平阳高亭两县界。有平阳冶及马迹曲木等古铜坑。约二百八十余井。差官检覆。实有铜锡。今请郴州旧桂阳监置炉两所。采铜铸钱。每日约二十贯。计一年铸成七千贯。有益于民。从之。

其年六月。诏曰。泉货之法。义在通流。若钱有所壅。货当益贱。故藏钱者。得乘人之急。居货者。必损己之资。今欲着钱令以出滞藏。加鼓铸以资流布。使商旅知禁。农桑获安。义切救时。情非欲利。若革之无渐。恐人或相惊。应天下商贾。先蓄见钱者。委所在长吏。令收市货物。官中不得辄有程限。逼迫商人。任其货易以求便利。计周岁之后。此法遍行。朕当别立新规。设蓄钱之禁。所以先有告示。许其方圆。意在他时。行法不贷。又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民。权其重轻。使务专一。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恐所在坑户。不免失业。各委本州府长吏劝课。令其采铜。助官中铸作。仍委盐铁使作法条流闻奏。

四年闰三月。京城时用钱。每贯头除二十文。陌内欠钱及有铅锡钱。准贞元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敕。陌内欠钱。法当禁断。虑因捉搦。或亦生奸。使人易从。切于不扰。自今以后。有因交关用欠陌钱者。宜但令本行头及居停主人牙人等。检察送官。如有容隐。兼许卖物领钱人纠告。其行头主人牙人。重加科罪。府县所由祗承人等。并不须干扰。若非因买卖。自将钱于街衢行者。一切勿问。

其年六月。敕五岭已北所有银坑。依前任百姓开采。禁见钱出岭。

六年二月制。公私交易十贯钱已上。即须兼用匹段。委度支盐铁使及京兆尹即具作分数条流闻奏。茶商等公私使换见钱。并须禁断。

其年三月。河东节度使王锷奏。请于当管蔚州界加置炉铸铜钱。废管内锡钱。诏许之。仍令加至五炉。

七年五月。兵部尚书判户部事王绍。户部侍郎判度支卢坦。盐铁使王播等奏。伏以京都时用。多重见钱。官中支计。近日殊少。盖缘比来不许商人使换。因兹家有滞藏。所以物价转轻。钱多不出。臣等今商量。伏请许令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任便换见钱。一切依旧禁约。伏以比来诸司诸使等。或有使商人钱多留城中。逐时收贮。积藏私室。无复流通。伏请自今以后。严加禁约。从之。

八年四月敕。以钱重货轻。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令两常平收市布帛。每疋段估加十之一。

十一年九月敕。今后应内外支用钱。宜每贯除垫一陌外。量抽五十文。仍委本道本司本使。据数逐季收计。其诸道钱便差纲部送度支收管。以备军需。时以淮西用兵。从有司之请也。

十二年正月敕。泉货之设。古有常规。将使重轻得宜。是资敛散有节。必通其变。以利于人。今缯帛转贱。公私俱弊。宜出见钱五十万贯。令京兆府拣择要便处开场。依市价交易。选择清强官吏。专切勾当仍各委本司先作处置条件闻奏。必使事堪经久。法可通行。又敕。近日布帛转轻。见钱渐少。皆缘所在拥塞。不得通流。宜令京城内自文武官寮。不问品秩高下。并公郡县主中使等已下。至士庶商旅等。寺观坊市所有私贮见钱。并不得过五十贯。如有过此。许从敕出后。限一月内任将别物收贮。如钱数校多。处置未了。其任便于限内于地界州县陈状。更请限。纵有此色。亦不得过两月。若一家内别有宅舍店铺等。所贮钱并须计同此数。其兄弟本来异居。曾经分析者。不在此限。如限满后。有误犯者。白身人等宜付所司。痛杖一顿处死。其文武官及公主等。并委有司闻奏。当重科贬。戚属中使。亦具名衔闻奏。其剩贮钱不限多少。并勒纳官。数内五分。取一分充赏钱数。其赏钱止于五千贯。此外察获及有人论告。亦重科处。并量给告者。时京师里闾区肆所积。多方镇钱。如王锷。韩宏。李惟简。少者不下五十万贯。于是竞买第屋。以变其钱。多者竟里巷佣僦。以归其直。而高赀大贾者。多依倚左右军官钱为名。府县不得穷验。法竟不行。

十四年六月敕。应属诸军诸使。更有犯时用钱。每贯除二十文足陌内欠钱。及有铅锡钱者。宜令京兆府枷项收禁。牒报本军本使。府司差人就军及看决二十。如情状难容。复有违拒者。仍令府司闻奏。

十五年八月。中书门下奏。伏准群官所议铸钱。或请收市民闲铜物。令州郡铸钱。当开元以前。盐铁使未置。亦令州郡勾当铸造。今若两税纳匹段。或虑兼要通用见钱。欲令诸道公私铜器。各纳所在节度团练防御经略使。便据元敕给与价直。并折两税。仍令本处军民镕铸。其铸本请以留州留使年支未用物充。所铸钱便充军府州县公用。当处军人。自有粮赐。亦校省本。所资众力。并收众铜。天下并功。速济时用。待一年后。铸器物尽。则停。其州府有出铜铅。可以开炉铸处。具申有司。便令同诸监冶例。每年与本充铸。其收市铜器期限。并禁铸造买卖铜物等。待议定便令有司条流闻奏。其上都铸钱及收铜器。请各处分。将欲行尚资周虑。请令中书门下两省尚书省御史台。并诸司长官商量。重议闻奏。从之。

宝历元年八月敕令。销铸见钱为佛像者。同盗铸钱论。

长庆元年九月敕。泉货之义。所贵流通。如闻比来用钱。所在除陌不一。与其禁人之必犯。未若从俗之所宜。交易往来。务令可守。其内外公私给用钱。从今以后。宜每贯一例除垫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贯。不得更有加除。及陌内少欠。

太和三年六月。中书门下奏。准元和四年闰三月敕。应有铅锡钱。并合纳官。如有人纠得一钱。赏百钱者。当时敕条。贵在峻切。今详事实。必不可行。祇如告一钱赏百钱。则有告一百贯锡钱。须赏一万贯铜钱。执此而行。事无畔际。昨因任清等犯罪。施行不得。遂参酌事理。量情科赏。或恐已后民闲更有犯者。宜立节文。令可遵守。臣等商量。自今已后。有用铅锡钱交易者。一贯已下。以州府常行杖决脊杖二十。十贯以下。决六十。徒三年。过十贯以上。所在集众决杀。其受铅锡钱交易者。亦准此处分。其所用铅锡钱。仍纳官。其能纠告者。每贯赏钱五千文。不满一贯。准此例。累赏至于三百千。仍且取当处官钱给付。其所犯人罪不至死者。征纳家资。充填赏钱。其元和四年闰三月敕。便望删去。可之。

四年十一月敕。应私贮见钱家。除合贮数外。一万贯至十万贯。限一周年内处置毕。十万贯至二十万贯以下者。限二周年内处置毕。如有不守期限。安然蓄积。过本限。即任

人纠告。及所有觉察。其所犯家钱。并准元和十二年敕。纳官。据数五分取一分。充赏纠告人赏钱。数止于五千贯。应犯钱法人。色目决断科贬并准元和十二年敕处分。其所由觉察。亦量赏一半。事竟不行。

五年二月。盐铁使奏。湖南管内诸州百姓。私铸造到钱。伏缘衡道数州。连接岭南。山洞深邃。百姓依模监司钱样。竞铸造到脆恶奸钱。转将贱价博易。与好钱相和行用。其江西鄂岳桂管岭南等道。应有出铜锡之处。亦虑私铸滥钱。并请委本道观察使条流禁绝。敕旨。宜依。

会昌六年二月敕。缘诸道鼓铸佛像钟磬等。新钱已有次第。须令旧钱流布。绢价稍增。文武百僚俸料。宜起三月一日。并给见钱。其一半先给虚估匹段。对估价支给。敕。比缘钱重币轻。生民坐困。今加鼓铸。必在流行。通变救时。莫切于此。宜申先甲之令。以戒居货之徒。京城及诸道起今年十月以后。公私行用。并取新钱。其旧钱权停三数年。如有违犯。同用铅锡恶钱例科断。其旧钱并纳官。事竟不行。

天佑二年四月敕。准向来事例。每贯抽除外。以八百五十文为贯。每陌八十五文。如闻坊市之中。多以八十为陌。更有除折。今后委河南府指挥市肆交易。并须以八十五文为陌。不得更有改移。

唐会要卷九十

闭籴

开元二年闰二月十八日敕。年岁不稔。有无须通。所在州县。不得闭籴。各令当处长吏检校。

上元元年九月敕。先缘诸道闭籴。频有处分。如闻所在米粟。尚未流通。宜令诸节度观察使。各将管内捉搦。不得辄令闭籴。

大历十一年六月十三日敕。自今以后。所在一切不得闭籴。及隔绝榷税。

贞元九年正月诏。诸州府不得辄有闭籴。

太和三年九月敕。河南河北诸道。频年水患。重加兵役。农耕多废。粒食未丰。比令使臣分路赈恤。冀其有济。得接秋成。今诸道谷尚未减贱。而徐泗管内。又遭水潦。如闻江淮诸郡。所在丰稔。困于甚贱。不但伤农。州县长吏。苟思自便。潜设条约。不令出界。虽无明榜。以避诏条。而商旅不通。米价悬异。致令水旱之处。种植无资。宜令御史台拣择御史一人。于河南巡察。但每道每州界首。物价不等。米商不行。即是潜有约勒。不必更待文榜为验。便具事状。及本界刺史县令观察判官名衔闻奏。河南通商之后。淮南诸郡。米价渐起。展转连接之处。直至江西湖南荆襄以东。并须约勒。依此举勘闻奏。仍各委观察使审详前后敕条。与御史相知。切加访察。不得稍有容隐。

咸通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御史台奏。今后如有所在闻闭籴者。长吏必加贬降。本判官录事参军并停见任。书下考。仍勒州县各以版榜写录此条。悬示百姓。每道委观察判官。每州委录事参军勾当。逐月具申闭籴事由申台。从之。

和籴

查看更多精品　请[illegible]吧

证圣元年三月二十一日敕。州县军司府官等。不得辄取和籴物。亦不得遣人替名代取。

兴元元年闰十月诏。江淮之间。连岁丰稔。迫于供赋。颇亦伤农。收其有余。济彼不足。宜令度支于淮南浙江东西道加价和籴三五十万石。差官般运。于诸处减价出籴。贵从权便。以利于民。

贞元二年九月。度支奏。京兆。河南。河中。同。华。陕。虢。晋。绛。鄜。坊。丹。延等州府。夏秋两税青苗等钱物。悉折籴粟麦。所在储积。以备军食。京兆府兼给钱收籴。每斗于时估外。更加钱纳于太仓。诏可之。

其年十一月。度支奏。请于京兆府折明年夏税钱二十二万四千贯文。又请度支给钱。添成四十万贯。令京兆府今年内收籴粟麦五十万石。以备军仓。诏从之。

四年八月诏。京兆府于时价外。加估和籴。差清强官先给价直。然后贮纳。续令所司。自般运。载至太仓。并差御史分路访察。有违敕文。令长以下。当重科贬。先是。京畿和籴。多被抑配。或物估逾于时价。或先敛而后给直。追集停拥。百姓苦之。及闻是诏。莫不欢忻乐输焉。

元和七年七月。户部侍郎判度支卢坦奏。今冬诸州和籴贮粟。泽潞四十万石。郑滑易定各一十五万石。夏州八万石。河阳一十万石。太原二十万石。以今秋丰稔。必资蓄备。其泽潞易定郑滑河阳。委本道差判官和籴。各于时价每斗加十文。所冀民知劝农。国有常备。从之。

长庆元年二月敕。春农方兴。种植是切。其京北京西和籴使宜勒停。先是。度支以边储无备。请置和籴使。经年无效。徒扰边民。故罢之。

四年八月。诏于关内及关外。折籴和籴粟一百五十万石。用备饥歉。其和籴价。以户部钱充。收贮。寻常不得支用。

宝历元年八月。敕以两京河西大稔。委度支和籴二百万斛。以备灾沴。

大中六年五月敕。自收关陇。便讨党项。边境生民。皆失活业。连属艰食。遂不宁居。兼军储未得殷丰。切在多方赡助。今年京畿及西北边。稍似时熟。即京畿人家。竞搬运斛　入城。收为蓄积。致使边塞粟麦。依前踊贵。兼省司和籴。亦颇艰难。其弊至深。须有厘革。其京西北今年夏秋斛　。一切禁断。不得令入京畿两界。

其年六月敕。近断京兆斛　入京。如闻百姓多端以麦造¥入城货易。所费亦多。切宜所在严加觉察。不得容许。

食实封数

旧例。凡有功之臣。赐实封者。皆以课户先准户数。州县与国官邑官。执帐供其租调。各准配租调。远近州县官司。收其脚直。然后付国邑官司。其下亦准此。入国邑者。收其庸。

安国相王。太平公主。各一万户。神龙元年十一月六日敕。安乐公主四千户。长宁公主三千五百户。神龙元年十二月二日敕。

卫王温王各二千五百户。同上月敕。

宁王宪。薛王业。庆王潭。忠王亨。棣王洽。鄂王清。各二千户。开元二十一年四月一日敕。

荣王琬以下。各三千户。开元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敕。

楚王豫。一千户。至德二载十二月十五日敕。

雍王适。二千户。宝应二年七月十一日敕。

郭子仪。二千户。大历十四年闰五月十五日敕。

浑瑊。一千八百户。检年月未获。

裴寂。一千五百户。贞观二十三年九月八日敕。

荆王元景。二千五百户。武德九年十月八日敕。

武三思。一千五百户。神龙元年正月五日敕。

李光弼一千五百户。广德二年七月十一日敕。

仆固怀恩。一千五百户。同上月日敕。

长孙无忌。王君廓。尉迟敬德。房元龄。杜如晦。各一千三百户。并武德九年十月八日敕。至永徽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诏。房元龄所封。不须依例减降。

新都。宜城。定安公主。各一千三百户。并神龙元年十月三日敕。

长孙顺德。柴绍。罗艺。赵郡王孝恭。各一千二百户。同上敕。

王武俊。一千二百户。检敕未获。

刘宏基。一千一百户。显庆元年敕。

李绩。一千一百户。总章元年十二月敕。

韩游瑰。一千一百户。检敕未获。

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各一千户。武德九年十月八日敕。

武士　。一千户。显庆四年七月敕。

武攸暨。一千户。神龙元年正月十八日敕。

宣城公主。一千户。神龙元年十二月二日敕。

薛崇简。一千户。唐隆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敕。

邠王守礼。一千户。唐隆元年七月四日敕。

永穆公主。一千户。开元十年敕。

乐安王瑗。一千户。开元二十四年七月十四日敕。

高都公主以上。各一千户。开元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敕。

鱼朝恩。一千户。大历五年三月敕。

田承嗣。一千户。大历八年二月三日敕。

高士廉。九百户。段志元。九百户。贞观元年敕。

魏征。九百户。贞观十七年正月敕。

李晟。李元谏。各九百户。检敕未获。

李湛。八百户。神龙元年正月十八日敕。

李辅国。八百户。宝应元年三月三日敕。

宇文士及。秦叔宝。程知节。各七百户。武德九年十月八日敕。

李多祚。敬晖。桓彦范。张柬之。崔元暐。并七百户。神龙元年十二月二日敕。

姜皎。七百户。先天二年七月十八日敕。

刘幽求。七百户。先天二年八月十一日敕。

马燧。七百户。唐朝臣。五百五十户。检敕未获。

安兴贵。安修仁。唐俭。窦轨。屈突通。萧瑀。封德彝。刘义节。各六百户。武德九年十月八日敕。

温嘉顺。六百户。检敕未获。

魏元忠。五百五十户。神龙元年十二月二日敕。

李靖。五百户。贞观四年八月敕。永徽二年十月九日诏。李靖所食封。不须减。

段秀实。五百户。李抱真。五百户。兴元二年二月敕。

陈仙奇。五百户。贞元二年四月敕。以杀李希烈功也。

李愬。五百户。元和十二年十一月敕。

刘悟。五百户。元和十四年二月敕。以杀李师道功也。

田宏正。三百户。张子良。田少卿。李奉仙。各一百五十户。元和二年十一月敕。以擒李锜功也。

史奉敬。五十户。长庆元年二月敕。以破吐蕃功也。

缘封杂记

贞观二十三年九月八日敕。诸王并宜食一千户封。霍王元轨常使国令征封。令自请依诸国赋。贸易取利。元轨曰。汝为国令。当正吾失。反说吾以利耶。

神龙二年七月十四日制。功臣段志元。屈突通。萧瑀。李靖。秦叔宝。长孙顺德。刘宏基。宇文士及。钱九陇。程知节。庞卿恽。窦悰。苑君璋。李子和。张平高。张公谨。梁恪仁。安修仁。秦行师。独孤卿云。苏定方。李安远。郑仁泰。杜君绰。李孟尝等二十五家。所食实封。并依旧给。

其年十一月一日敕。皇太子在藩府日。所食卫府封物。每年便纳东宫。给事中卢灿驳奏曰。伏以皇太子处继明之重。当主鬯之尊。岁时限用。自可有司供拟。又据周礼。诸司应财器。岁终则会。唯王及太子不会。此则储蓄之费。咸与王同。今与列国诸侯齐衡食封。岂所谓宪章古昔。垂法将来者也。上纳其言。十一月五日敕停。

景龙二年九月敕。诸色应食实封。一定以后。不得辄有移改。三年敕。应食封邑者。一百四十余家。应出封户凡五十四州。皆天下膏腴物产。其安乐太平公主封。又取富户。不在损免限。百姓着封户者。甚于征行。十一月。河南巡院监察御史宋务光上疏曰。臣闻分珪列土。各有方位。通邑大都。不以封锡。前猷未远。古义亦深。自顷命侯。稍殊旧式。莫居硗瘠。专择雄奥。徐州贡土。方色已乖。寝丘辞封。让德不嗣。且滑州者。国之近甸。密迩帝畿。地出缣纨。人多趋附。所以列县惟七。分封有五。王赋少于侯租。入家倍于输国。求诸既往。实所未闻。每科封丁。有甚征艺。因而失业。莫返其居。此土风俗。逃者旧少。顷日波散。良缘封多。伏愿稍减封户。散配余州。下息疲甿。上尊古制。则公侯不失于采地。流民得还于故乡。诸州封户。亦望准此。又征封使者。往来相继。既劳传驿。甚扰公私。请附租庸。每年送纳。望停封使。以静下人。仍编入新格。庶为永例。又闻五等崇荣。百王盛典。自非荆茅懿戚。寇邓鸿勋。无以誓彼山河。酬其爵土。近者封建。颇缘恩泽。功无横草。人已分茅。遂使沃壤名藩。多入侯国。邑收家税。半于天府。经费不足。盖亦有由。窃见武德之初。建侯故事。于时天室新定。王业开创。佐命如云。谋臣如雨。然而封者。不过十数人。今礼乐承平。邦家继世。有象贤旧德之裔。无野战攻城之勤。至于命封。不合全广。论功谢于前业。食邑多于往时。既减边储。实亏国用。伏惟酌宗周之前训。咨武德之旧章。地匪宗盟。勋殊社稷。不宜加于实邑。自可宠以虚名。如此则庶绩其凝。彝伦攸叙。臣忝当廉问。备采风谣。见此不安。岂敢自默。知必被封家所疾。顾尝以报国为心。乞择愚言。访诸朝宰。秋毫有益。夕死无忧。兵部尚书韦嗣立上疏曰。臣窃见食封之家。其数甚众。昨闻户部云。用六十余万丁。一丁两匹。计一百二十万匹以上。臣顷在太府。知每年庸调。绢数多不过百万。少则七八十万以来。比诸封家。所入全少。臣闻自古封茅土。列山河。皆须业着经纶。功申草昧。然后配宗庙之享。承带砺之恩。往者皇运之初。功臣共定天下。当食封纔祇三二十家。今以恩泽受封。至百十四家以上。国家租赋。大半私门。私门资用有余。国家支计不足。有余则或致奢僭。不足则坐致忧危。制国之方。岂谓为得。封户之物。诸家是征。或是官典。或是奴仆。多挟势骋威。凌蔑州

县。凡是封户。不胜侵渔。若户不满丁。物送太府。封家但于右藏请受。不得辄自征催。则不免侵渔。人冀苏息。

唐隆元年六月十三日敕。安国相王。镇国太平公主。宜各食一州全封。其州公主自简。

太极元年正月制。皇太子妃王氏。预闻秘策。潜图义举。父仁皎食实封三百户。

开元三年五月敕。封家总合送入京。其中有别敕许人就领者。待州征足。然后一时分付。征未足闻。封家人不得辄到出封州。亦不得因有举放。违者禁身闻奏。

四年三月十八日。宰臣奏对。诸国请自始封至曾孙者。其封户三分减一。制可之。

十年十一月敕。中书门下。宜共食实封三百户。自我礼贤。为百世法。其年。加永穆公主封一千户。初。永穆等各分五百户。左右以为太薄。上曰。百姓租赋者。非吾有也。斯皆宗庙社稷。苍生是为尔。边隅战士。出万死不顾一生。所赏赐纔不过一二十匹。此辈何功于人。顿食厚封。约之使知俭啬。不亦可乎。左右以长公主皆二千户。请与比。上曰。吾尝读后汉书。见明帝曰。朕子不敢望先帝。车服皆下之。未尝不废卷叹息。汝柰何欲令此辈望长公主乎。左右不敢复言。至是。公主等车服殆不给。故加焉。自后公主皆封一千户。遂成其例。至干元元年三月一日。诸公主宜各给五百户。郡主县主据元赐户数三分各给二分并以宣越明衢婺等州给。

十一年五月十日敕。请诸食实封。并以丁为限。不须一分入官。其物仍令出封州随庸调送入京。其脚以租脚钱充。并于太府寺纳。然后准给封家。

其年九月十二日敕。亲王公主等封物。宜随官庸调。随驾所在。送至京都赐坊。令封家就坊请受。余食封家。不在此限。仍令御史一人。及太府寺官检校分付。使给了牒。

二十二年九月敕。诸王公以下食封薨。子孙应承袭者。除丧后十分减二。仍具所食户数奏闻。无后者。百日后除。诸名山大川及畿内县。并不封。

天宝六载三月六日。户部奏。诸道请食封人。准长行旨。三百户已下。户部给符就州请受。三百户已上。附庸使送两京太府寺赐坊给付者。今缘就州请受。有损于人。今三百户以下。尚许彼请。公私之间。未免侵扰。望一切送至两京。就此给付。即公私省便。侵损无由。又准户部式节文。诸食封人身殁以后。所得封物。随其男数为分。承嫡者加一分。至元孙即不在分限。其封总入承嫡房。一依上法为分者。若如此。则元孙诸物。比于嫡男。计数之间。多校数倍。举轻明重。理实未通。望请至元孙以下。准元孙直下一房。许依令式。余并请停。唯享祭一分。百世不易。自然争竞永息。勋庸无替。

永泰二年正月十六日敕。自今已后。子孙袭实封。宜减半。永为例程。至三月十八日敕。应请封家。三分给二分。待兵革稍宁。即当全给。

大历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敕。诸公主封物。公主薨后。三年不须停。

兴元元年正月敕。诸军诸道诸使应付奉天及进收京城将士等。或百战摧敌。或万里勤王。扞国全城。驱除大憝。济危难者其节着。复社稷者其业荣。我图尔功。特加彝典。锡名酬赋。永世无穷。宜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其有食实封者。子孙相继。世世不绝。

贞元二年五月。故尚父汾阳王子仪。实封二千户。宜准式减半。余以分袭。暧可袭代国公。通前袭三百户。晞可袭二百五十户。曙可袭二百五十户。　可袭二百二十五户。

七年三月。户部奏。伏以周汉故事。有功即加地。有罪即夺国。即明赏罚。方申沮劝。其犯除名以上罪。有实封。准法合除。比来因循。兼不申举。自今以后。应实封人。或人缘罪犯。其尚书省及本军本使本贯奏状。请令并标实封户数。本配州名同奏。敕下户部。以为凭据。其犯徒罪。三分望夺一分。流罪夺一半。除名以上罪。即准法悉除。并以本犯条论。不在减赎之限。其奉特敕贬谪。验制词内所犯无正条者。伏请准流罪夺一半。敕旨。依奏。

其年十一月敕。诸公主每年各给封物七百端匹屯。依旧例。春秋两限支给。诸郡主每季各赐钱一百贯文。县主每季各赐钱七十贯文。

八年八月。户部奏。准贞元七年三月二十日敕节文。比来食实封人。多不依令式。皆身殁之后。子孙目申请传袭。伏请自今以后。并今日以前。应食实封人。并一年内。准式具合袭子孙官品年名。并母氏嫡庶。于本贯陈牒。如无本贯。即于食封人本任本使申牒。如合袭人有罪疾及身死者。亦限一周年内申牒。请立以次合袭人。仍具家口陈牒。请附籍帐。本贯勘责当家及亲近。如实是嫡长。即与责保。准式附贯。然后申省。到后即取文武职事三品正员一人充保。敕旨。宜依。

二十一年七月六日敕。应食实封。其节度使宜令百户给八百端匹。若是绢。兼给绵六百两。伏以食封本因赏功。封之多少。视功之厚薄。不以官位散要。别置等差。其节度使兼宰相。准贞元二十年以前旧例处分。从之。

元和五年六月。户部侍郎判度支李夷简奏。应给食实封官。自贞元十三年以后。节度使宰相。每百户给八百端匹。若是绢。更给绵六百两。节度使不兼宰相。每百户给四百端匹。军使及金吾诸卫将军大将军。每百户给三百五十端匹。

内外官禄

武德元年十二月。因隋制。文武官给禄。正一品。七百石。从一品。六百石。正二品。五百石。从二品。四百六十石。正三品。四百石。从三品。三百六十石。正四品。三百石。从四品。二百六十石。正五品。二百石。从五品。一百六十石。正六品。一百石。从六品。九十石。正七品。八十石。从七品。七十石。正八品。六十石。从八品。五十石。正九品。四十石。从九品。三十石。并每年给。

贞观二年二月二十日诏。官人得上考。给一季禄。至三年正月十一日。官得上下考。亦给。其年六月诏官人出使。皆廪其妻子。至十二月诏。外官新任。多有匮乏。准品计日给粮。

八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表曰。仕以应务。亦以代耕。外官卑品。犹未得禄。既离乡井。理必贫煎。但妻子之恋。贤知犹累其怀。饥寒之切。夷惠罕全其行。为政之道。期于易从。若不恤其匮乏。唯欲励其清俭。凡在末品。中庸者多。正恐巡察岁出。輶轩继轨。不能肃其侵渔。何以求其政术。今户口渐殷。廪仓已实。斟量给禄。使得养亲。然后督以严科。责其报效。则庶官毕力。物议斯允。

永徽元年八月诏。文武五品以上。解官充待者。宜准致仕人例。给半禄。

光宅元年十月二十日敕。诸内外官禄料赐会。二事已上。皆据上日给。新授官未上。所司及承敕使差充使者。禄料并考第。一事已上。并不在与限。如别敕应差使者。京官以敕出日。外官以敕符到日。为上日。若新授外仍直诸司者。上日同京官。即旧人应替。先别敕定名。充使未回。两应给而无正课料者。以当处官料充。职田据新人上日为断。不别给旧人。因使应别给者。经一季虽未了。不在给限。其制敕授官。虽敕符先到。未上者。旧人无犯。不在停限。

天宝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敕。京官兼太守等官。俸料两给者。宜停其外官。太守兼京官。除准式。亲王带京官。外任官。副大将军。副使。知军。及正事京官兼内外官知政事。据文合兼给者。余并从一处给。任逐稳便。

十四载八月敕。在京文武九品以上正员官。既亲于职务。可谓勤心。自今以后。每月给俸食杂用防阁庶仆等。宜十分为率。加二分。其同正员官。加一分。仍永为例程。

至德二载四月敕。天下郡府及县官禄。白直品子等课。从今年正月一日以后。并量给一半。事平之后。当续支还。

贞元七年十二月敕。郡主婿授检校四品京官。户部每月给料钱三十贯文。度支给禄粟一百二十石。县主婿检校五品京官。户部每月给料钱一十贯文。度支给禄米一百石。

大中三年九月敕。秦州刺史禄粟。每月给五十一石。原州威州刺史禄粟。每月各给四十一石。

唐会要

唐会要卷九十一

内外官料钱上

武德已后。国家仓库犹虚。应京官料钱。并给公廨本。令当司令史番官回易给利。计官员多少分给。

贞观十二年二月。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曰。为政之本。在于择人。不正其源。遂差千里。汉家以明经拜职。或四科辟召。必择器任使。量才命官。然则市井子孙。不居官吏。大唐制令。宪章古昔。商贾之人。亦不居官位。陛下近许诸司令史。捉公廨本钱。诸司取此色人。号为捉钱令史。不简性识。宁论书艺。但令身能估贩。家足赀财。录牒吏部。使即依补。大率人捉五十贯已下。四十贯已上。任居市肆。恣其贩易。每月纳利四千。一年凡输五万。送利不违。年满受职。然有国家者。尝笑汉代卖官。今开此路。颇类于彼。在京七十余司。大率司引九人。更一二载后。年别即有六百余人输利受职。伏惟陛下治致升平。任贤为政。或文学高第。或诸州进士。皆策同片玉。经若悬河。奉先圣之格言。慕昔贤之廉耻。拔十取五。量能授官。然犯禁违公。辄罹刑法。况乎捉钱令史。主于估贩。志

意分毫之末。耳目廛肆之间。输钱于官。以获品秩。荏苒年岁。陛下能不使用之乎。此人习以性成。惯于求利。苟得无耻。莫蹈廉隅。使其居职。从何而可。将来之弊。宜绝本源。臣每周游人间。为国视听。京司寮庶。爰及外官。异口同词。皆言不便。伏愿敕朝臣遣其详议。上纳之。其月二十三日。敕并停。改置胥士七千人。以诸州上户充。准防阁例。输课二年一替。计官员多少分给之。

二十一年二月七日。令在京诸司。依旧置公廨。给钱充本。置令史府史胥士等。回易取利。以充官人俸。

永徽元年四月二日。废京官诸司捉钱庶仆胥士。其官人俸料。以诸州租脚价充。

麟德二年八月十九日诏。文武五品已上。同武职班给仗身。以掌闲幕士充之。咸亨元年四月十二日。停给。

干封元年八月十二日。诏京文武官应给防阁庶仆俸料。始依职事品。其课及赐。各依本品。

仪凤三年八月二日诏。廪食为费。同资于上农。岁俸所颁。并课于编户。因地出赋。则沃瘠未均。据丁收物。则劳逸不等。俾之富教。其可得乎。永念于斯。载怀厘创。如文武内外官应给俸料课钱。及公廨料度封户租调等。远近不均。贵贱有异。输纳简选。事甚艰难。运送脚钱。损费实广。公廨出举回易。典吏因此侵渔。抚字之方。岂合如此。宜令王公已下。百姓已上。率口出钱。以充防阁庶仆。胥士白直。折冲府仗身。并封户内官人俸食等料。既依户次。贫富有殊。载详职务。繁简不类。率钱给用。须有等差。宜具条例。并各逐便。

光宅元年九月。以京官八品九品俸料薄。诸八品每年给庶仆三人。九品二人。

长寿三年三月。豆卢钦望请辍京官九品以上两月俸物。以助军。左拾遗王永礼奏曰。陛下富有四海。足以储畜军国之用。何藉贫京官九品俸。而令钦望欺夺之。臣切不取。钦望执曰。秦汉皆有税算。以赡军。永礼不识大体。妄有争议。永礼曰。秦皇汉武税天下。使空虚以事边。奈何使圣朝仿习也。不知钦望此言。是识大体耶。遂寝不行。

开元六年七月。秘书少监崔沔议州县官月料钱状曰。养贤之禄。国用尤先。取之齐民。未为剥下。何用立本息利。法商求资。皇运之初。务革其弊。托本取利。以绳富家。固乃一切权宜。谅非经通彝典。顷以州县典吏。并捉官钱。收利数多。破产者众。散诸编户。本少利轻。民用不休。时以为便。付本收利。患及于民。然则议国事者。亦当忧人为谋。恤下立计。天下州县。积数既多。大抵皆然。为害不少。且五千之本。七分生利。一年所输。四千二百。兼算劳费。不啻五千。在于平民。已为重赋。富户既免其徭。贫户则受其弊。伤民刻下。俱在其中。未若大率群官。通计众户。据官定料。均户出资。常年发赋之时。每丁量加升尺。以近及远。损有兼无。合而筹之。所增盖少。时则不扰。简而易从。庶乎流亡渐归。仓库稍实。则当咸出正赋。罢所新加。天下坦然。十一而税。上下各足。其不远乎。

十年正月二十一日。令有司收天下公廨钱。其官人料。以万户税钱充。每月准旧分利数给。至二十二日敕。王公以下。视品官参佐及京官五品已上。每月别给仗身职员钱。悉停。

[illegible] 请[illegible]吧

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敕。文武百官俸料钱所给物。宜依时价给。

十八年九月四日。御史大夫李朝隐奏。请籍民一年税钱充本。依旧令高户典正等捉。随月收利。供官人料钱。

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敕。京官兼外州都督刺史大都督府长史俸料。并宜两给。至天宝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敕。京官兼太守等官俸料两给者。宜停。其外官太守兼京官。准式。亲王带京官任外官副大将军副大使知军及知使事。京官兼外官知使事。据文合兼给者。仍任逐稳便。余并从一处给。

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敕。百官料钱。宜合为一色。都以月俸为名。各据本官。随月给付。其贮粟宜令入禄数同申。应合减折及申请时限。并依例程。

一品。三十一千。月俸八千。食料一千八百。防阁二十千。杂用一千二百文。

二品。二十四千。月俸六千。食料一千五百。防阁十五千。杂用一千文。

三品。十七千。月俸五千。食料一千一百。防阁十千。杂用九百文。

四品。一十一千八百六十七文。月俸四千五百。食料七百。防阁六千六百文。杂用六百文。

五品。九千二百。月俸三千。食料六百。防阁五千。杂用五百文。

六品。五千三百。月俸二千三百。食料四百。庶仆二千二百。杂用四百文。

七品。四千五百。月俸一千七百五十。食料三百五十。庶仆一千六百。杂用三百五十文。

八品。二千四百七十五文。月俸一千三百。食料三百。庶仆六百二十五文。杂用二百五十文。

九品。一千九百一十七文。月俸一千五十文。食料二百五十。庶仆四百一十七文。杂用二百文。

天宝三载十三日敕。郡县阙。职钱送纳太府寺。自今已后。纳当郡。充员外官料钱。不足。即取正官料钱分。若无员外官。当郡分。

五载三月二十日敕。郡县官人及公廨白直。天下约计一载破十万丁已上。一丁每月输钱二百八文。每至月初。当处征纳。送县来往。数日功程。在于百姓。尤是重役。其郡县白直。计数多少。请用料钱。加税充用。其应差丁充白直。望请并停。一免百姓艰辛。二省国家丁壮。

十四载八月四日诏。文武九品以上官员。既亲职务。可谓勤心。自今已后。每月给俸食料杂用防阁庶仆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员官。加一分。仍永为例程。至德二年已后。内外官并不给料钱。郡府县官给半禄。

干元元年。外官给半料。与职田。京官不给料。仍敕度支使量闲剧。分给手力课。员外官一切无料。至二年九月五日诏。京官无俸料。桂玉之费。将何以堪。官取绛州新钱。给冬季料。即仰所由申请。计会支给。且艰难之际。国家是同。顷者。急在军戎。所以久亏禄俸。眷言忧恤。常愧于怀。今甫及授衣。略为赒给。庶资时要。宜悉朕怀。

大历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度支奏。加给京百司文武官及京兆府县官每月料钱等。具件如后。

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侍中。中书令。每月各一百二十贯文。中书门下侍郎。各一百贯文。东宫三太。左右仆射。各八十贯文。东宫三少。各七十贯文。六尚书。御史大夫。太常卿。各六十贯文。常侍。宗正卿。太子詹事。国子祭酒。各五十贯文。左右丞及诸司侍郎。给事中。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太子宾客。殿中监。秘书监。司农等卿。将作等监。各四十五贯文。太子左右庶子。太常少卿。各四十贯文。谏议。诸司少府少监。各三十五贯文。国子司业。内侍。东宫三卿。各三十贯文。郎中。侍御史。司天监。少詹事。诸王傅。国子博士。谕德。中允。中舍。殿中。秘书。太常。宗正丞。各二十五贯文。殿中侍御史。著作郎。大理正。都水使者。总监。内常侍。给事中。各二十贯文。员外郎。通事起居舍人。王府长史。各十八贯文。监察御史。台主簿。补阙。王府司马。司天少监。太子典内。太常博士。主簿。宗正主簿。门下录事。中书主簿。各十五贯文。拾遗。司议。太子文学。秘书。著作佐郎。国子太学。四门。广文等博士。大理司直。詹事府丞。及诸寺监丞。谒者监。中书门下主事。各十二贯文。洗马。赞善。诸寺监主簿。詹事府司直。各十贯文。评事。各八贯文。诸校正。各六贯文。诸奉御。九成宫总监。诸王谘议。及诸陵令。各九贯二百文。城门。符宝。国子助教。六局郎。王府掾属。太常侍医。文学录事参军。主簿。记室诸卫及六军长史。两市令。诸副总监。武库署令。太公庙令。各五贯三百文。太子通事舍人。东宫寺丞。太学广文助教。内坊丞诸直长。内寺伯。千牛卫及诸率府长史。诸陵丞。诸陵署诸王府判司。司竹温泉监。尚书都事。都水及诸总监丞。司天台丞。太子侍医。诸司上局署令。及王府国令。苑四面副监。公主邑司令。各四贯一百一十六文。国子四门助教。律医学博士。协律郎。内谒者。诸卫六军左右卫率府等卫佐。诸王府参军。大农。都省。兵。吏。礼。考功主事。春坊录事。司竹副监。诸司中局署令。都水主簿。诸司上局署丞。及监庙邑司丞。司天台灵台郎。保章。挈壶正。太医署针医监。尚药局司医。各四千百七十五文。太祝。奉礼。省中诸行主事。门下典仪。御史台。殿中。秘书。内侍省。春坊。詹事府主事。诸寺监。诸卫六军诸司录事。诸司中局署丞。及大理狱丞。诸司府监录事。诸率府录事。殿中省医佐。食医奉辇。司库。司廪。奉乘。鸿胪寺掌客。司仪。太仆寺主乘。内坊典直。司天台司辰。司历。监候。内侍省宫教博士。东宫三寺主簿。太常太乐鼓吹丞。医正。按摩。咒禁。卜筮博士。及针医。卜助教。国子书算博士。及助教。诸王府国子丞尉。诸总监主簿。各一千九百一十七文。武官左右金吾卫大将军。各四十五贯文。六军大将军。左右金吾将军。各四十贯文。诸卫大将军。六军将军。各三十贯文。诸卫将军。各二十五贯文。诸卫及六军中郎。诸率府率副率。各一十一千五百六十七文。诸卫及六军郎将。诸王府典军。副典军。各九千二百文。诸卫及六军司升千牛。及左右备身。各五千三百文。诸卫及六军中候。太子千牛。各四千一百一十六文。诸卫及六军司戈。太子备身。各二千四百七十五文。诸卫及六军执戟及长上。各一千九百一十七文。京兆及诸府尹。各八十贯文。少尹。两县令。各五十贯文。奉先。昭应。醴泉等县令。司录。各四十五贯文。畿令。各四十贯文。判司。两县丞。各三十五贯文。两县簿。尉。奉先等县丞。各三十贯文。奉先等主簿。尉诸畿令。各二十五贯文。畿簿。尉。各二十贯文。参军。文学博士。录事。各一十贯文。应给百司正员文武官月料钱外。官员准式例合支给料钱如后。

检校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每月一百一十贯文。准大历十二年六月七日敕。检校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同正官例。就一高处给。殿中省进马。准开元十七年五月十四日敕置。每人准一月纳料钱一千九百一十七文。仆寺进马。与殿中进马同。内侍省。每月四十五贯文。省监。与诸少监同。度支奏。岁约加一十五万六千贯文。准旧给都当二十六万贯文以来。伏望准数。起六月一日给付。敕旨。依。仍令所司。起五月一日支给。至六月七日。户部侍郎判度支韩滉奏。准今年四月二十八日恩敕。加给京文武官九品已上正员官月俸。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带正官。敕内无额。应检校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请同正官例。就一高处给。敕旨。依。至建中三年闰正月四日。中书门下奏。文武百官每月料钱一百贯以上者。三分减一。八十贯已上者。五分减一。六十贯已上者。七分减一。四十贯已上者。十分减一。三十贯以下者。不减。待兵革宁后。丰年无事。即准例程处分。仍旧给。

其年五月。中书门下奏。得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知台事李涵。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使。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刘晏。户部侍郎专判度支韩滉等状。厘革诸道观察使团练使。及判官料钱。观察使。令兼使。不在加给限。每月除刺史正俸料外。每使每月请给一百贯文。杂给准时价不得过五十贯文。都团练副使。每月料钱八十贯文。杂给准时价。不得过三十贯文。观察判官。与都团练判官同。每月料钱五十贯文。支使每月料钱四十贯文。推官每月料钱三十贯文。巡官准观察推官例。已上每员。每月杂给。准时估不得过二十贯文。如州县见任官充者。月料杂给减半。刺史知军事。每人除正俸外。请给七十贯文。如带别使。不在加限。杂给准时估不得过三十贯文。州县给料。其大都督府长史。准七府尹例。左右司马。准上州别驾例。支给料钱。刺史八十贯文。别驾。五十五贯文。长史。司马。各五十贯。录事参军。四十贯。判司。三十贯。参军。博士。各一十五贯。录事。市令等。各一十三贯。县令。四十贯。丞。三十贯。簿。尉。各二十贯。右谨具条件如前。其旧准令月俸杂料纸笔执衣白直。但纳资课等色。并在此数内。其七府准四月二十八日敕文不该者。并请依京兆府例处分。其中州中县已下。三分减一分。其额内厘务。比正官减半。其州县官除差充推官巡官及司马掌军事外。如更别带职。亦不在加给限。敕旨。宜依。

十四年正月。宰臣常衮与杨绾同掌枢务。道不同。先是。百官俸料寡薄。绾与衮奏请加之。时滉判度支。衮与滉各骋私怀。所加俸料。厚薄多由己。时诸少列。各定月俸料为三十五千。滉怒司业张参。惟止给三十千。衮恶少詹事赵悫。遂给二十五千。又太子洗马视司经局长官。文学为之贰。衮有亲戚任文学者。给十二千。而给洗马十千。其轻重任情。不通时政。多如此类。

兴元元年十二月诏。京百官及畿内官俸料。准元数支给。自巡幸奉天。转运路阻绝。百官俸料。或至阙绝。至是全给。从之。

贞元二年敕。左右金吾及十六卫将军。自天宝艰难以后。虽卫兵废缺。而品秩本高。宜增禄秩。以示优崇。并宜加给料钱。及随身干力粮课等。其十六卫各置上将军一人。秩从一品。左右金吾上将军俸料。并同六军统军。诸卫上将军。次于统军。所司条件闻奏。

一十六员诸卫上将军。左右卫本料各六十千。加粮赐等。每月各粮米六斗。盐七合五勺。手力七人。资十千五文。私马五匹。草三百束。料九石七斗五升。随身十五人。粮米九石。盐一斗一升三合五勺。春衣布一十五端。绢三十匹。冬衣袍紬一十五疋。绢三十匹。绵三十屯。二员左右金吾上将军。左右金吾卫。并准上。一十二员左右武卫等。本料五十五千。加粮料等。每月手力五人。资六千五百文。私马四匹。草三百三十二束。料六石六斗。随身一十三人。粮米七石八斗。春衣布十三端。绢二十四匹。冬衣袍绸十三匹。绢二十六匹。绵二十四屯。一十六员诸卫大将军。左右卫左右金吾卫。本料四十千五百。续加。

准上。随衣一人。随物随人减料。左右武卫等杂卫。本料三十六千文。续加。每月手力各四人。资二千文。私马三匹。草一百六十束。料四石九斗五升。随身十八人。粮米六石。春衣布一十端。绢三十匹。冬衣袍紬十疋。绢三十四匹。绵二十七屯。三十员诸卫将军。左右卫左右金吾卫。本料三十六千。续加。准上。左右武卫等杂卫。本料二十千。续加。每月手力各三人。资四千五百文。私马两匹。草一百一十束。料三石三斗。随身八人。粮米四石八斗。春衣布八端。绢十六匹。冬衣袍紬八疋。绢十六匹。绵十六屯。六员统军。本料各六十五千。续加。春冬衣一付。每月粮米六斗。盐七合五勺。私马五匹。草粮随金吾同金吾随身。余准诸卫上将军。六员大将军。本料六十千文。续加。并准诸卫大将军。六军将军。本料三十千文。续加。准左武等杂卫将军。射生神策大将军。本料三十六千文。续加。私马五匹。草料准上。随身十四人。七人给衣。不给料。七人给粮米四石三斗。盐一斗五升。春衣布十四端。绢二十八匹。鞋十四两。冬衣袍紬十四疋。绢二十八匹。绵二十八屯。射生神策将军。本料三十千文。续加。私马三匹。草料准上。随身十二人。六人给衣不给粮。六人全给。粮米三石六斗。盐九升。春衣布十二端。绢二十四匹。鞋十二两。冬衣袍紬十二疋。绢二十四匹。绵二十四屯。

三年六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泌奏。加百官俸料。各具品秩。以定月俸。随曹署闲剧。加置手力资课杂给等。议者称之。

四年。中书门下奏。京文武及京兆府县官。总三千七十七员。据元给及新加。每月当钱五万一千四百四贯六百十七文。一年都当六十一万六千八百五十五贯四百四文。旧额三十四万八千五百贯四百文。新加二十六万八千三百五十五贯四文。文官一千八百九十员。三太。各二百贯文。三公。各一百八十贯文。侍中。中书令。各一百六十贯文。中书门下侍郎。左右仆射。太子三太。各一百三十贯文。六尚书。御史大夫。太子三少。各一百贯文。常侍。太常。宗正卿。京兆尹。各九十贯文。左右丞。诸司侍郎。给事舍人。御史中丞。太子宾客。詹事。国子祭酒。诸卿监。内侍监。各八十贯文。谏议。庶子。太常。宗正少卿。各七十贯文。司业。少詹事。诸少卿。少监。内侍。各六十五贯文。谕德。诸曹郎中。东宫三卿。各五十贯文。员外郎。起居舍人。侍御史。王府长史。著作郎。太子中舍。中允。国子博士。太常。宗正。殿中。秘书等丞。大理正。都水使者。京都总监。内常侍。各四十贯文。补阙。殿中侍御史。通事舍人。各三十五贯文。拾遗。监察。司天少监。王府司马。赞善。洗马。奉御陵令。内给事。典内。太常博士。司舍。太常。宗正。御史台主簿。中书主书。门下录事。各三十贯文。太子文学。秘书郎。著作佐郎。城门。符宝郎。大学。广文。四门博士。大理司直。大理。詹事诸寺监丞。内谒者监。中书门下主事。各二十五贯文。评事。国子助教。王府谘议。及司天正。宫正六局郎。诸卫六军长史。诸寺及詹事主事。詹事司直。太子通事舍人。东宫三寺丞。太子文学。广文助教。千牛卫及率府长史。七品陵丞。都水丞。诸直长。各二十贯文。四门助教。协律郎。诸卫及六军卫佐。校书。正字。奉礼。大税尚书都事。九成宫总监。各十六贯文。诸寺监。内侍省。詹事府。司天台录事主事。各八贯文。王府掾属。录事参军。主簿。侍御医。两市令。中书武库署令。武成王庙令。司天丞。各十贯文。内坊丞。内寺主。王府判司。王府国令。诸司上局署令。太子侍医。公伯邑司。总监丞。司竹温泉监。七品陵庙令。司天台主簿。各六贯文。律学博士。内谒者。王府参军。诸司中局署令。王府大农诸司上局署丞。邑司丞。司天灵台郎保章。挈壶正。京苑四面监。太常医博士。及监医。八品陵庙令。尚药局司医。司竹温泉监丞。各四贯文。诸司中局署丞。大理狱丞。鸿胪掌客。诸司府监作监事计官属佐食医。各二贯文。尚辇。太仆主乘。仆寺典乘。军卫率府。亲勋翊府兵曹。典膳两令。司天台司辰。司历。监候。内坊典直。内侍省宫教博士。太常寺乐正。及医卜正。九品陵庙丞。苑四面监丞。王府国丞尉。按摩。　禁。卜筮博士。及针医助教。诸总监主簿。国子书算及律助教。各一千文。武官八百五十六员。七十二员四品。各十七千三百五

十文。一百三十六员五品。各一十千八百文。九十六员六品。各七千九百五十文。九十八员七品。各六千一百七十四文。一百三十六员八品。各三千七百十二文。五百五十八员九品。各二千八百七十五文。并杂给校簿。每贯加五百文支给。京兆府县官。唯两县簿尉加五千文。余并同大历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敕。右中书门下准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敕。京官宜加料钱。准敕商量。谨条件如前。敕旨。依。

十年二月。诏应文武朝官有薨卒者。自今已后。其月俸料宜皆全给。仍更准本官一月俸钱。以为赙赠。若诸司三品已上官。及尚书省四品官。仍令有司举旧令闻奏。行吊祭之礼。务从优备。初。左庶子雷咸。以是月朔卒。有司以故事计其月俸。以月数给之。上闻之。故有是命。

十五年十二月诏。今年十月三日。权减诸道诸州刺史判军事料。及专知勾当官加手力课。并减州县官手力。门仓库狱囚子驿馆廨宇等钱。宜一切却仍旧。初。献计者言收诸道军事钱。及手力资课等。当得百数十万贯。可以助军。于3 时判度支。又赞成之。及算计大数。止于三十万贯。而数中更有耗折杂破。纔得十余万贯。舆论甚以为不便。韦皋张建封。又相次奏。言所得甚微。所失体大。又因此人心颇不安。故命复古也。

元和六年闰十二月敕。河东。河中。凤翔。易定四道。州县久破。俸给至微。吏曹注官。将同比远。在于治体。切要均融。宜以户部钱五万五千贯文。充加四道州县官课。

七年五月。加赐泽、潞、磁、邢、洺五州府县官料钱二万贯文。其年十二月。以麟、坊、邠三州官吏。近边俸薄。各加赐其料钱。

其年。中书门下奏。国家旧章。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三十千。其余职田禄米。大约不过千石。自一品以下。多少可知。艰难以来。网禁渐弛。于是增置使额。厚请俸钱。故大历中。权臣月俸有至九千贯者。列郡刺史无大小。给皆千贯。常衮为相。始立限约。至李泌又量其闲剧。随事增加。时谓通济。理难减削。然有名存职废。额去俸存。闲剧之间。厚薄顿异。将为定式。须立常规。制从之。乃命给事中段平仲。中书舍人韦贯之。兵

部侍郎许孟容。户部侍郎李绛等。详定减省。从之。

十二年四月敕。京百官俸料。从五月以后。并宜给见钱。其数内一半充给。元估疋段者。即据时估实数。回给见钱。

其年十一月敕。工部尚书邢士美。以疾未任赴京。宜就东都将息。疾损日赴任。其料钱准上官例。令有司支给。

十三年六月。以德棣沧景四州。顷遭水潦。给复一年。遂定四州官吏俸钱料。刺史每月一百五十千。望紧上县令。每月四十千。余有差。

十四年四月。复位淮西州县俸禄。以蔡州为紧。刺史月俸一百八十千。申光二州为中。刺史月俸一百五十千。长史已下有差。

十五年六月。敕曰。朕闻帝王所重者国体。所切者人情。苟得其体。必臻于太和。如失其情。是由于小利。况设官求理。颁禄责功。既有常规。宁宜就减。近者以每岁经费。量入不充。外官俸料。据数抽贯。朕再三思度。终所未安。念彼遐方。或从卑官。一家所

给。三载言归。在公当甘于廉洁。受禄又苦于减克。待我庶吏。岂其然乎。虽忧国之诚。固须赡助。而恤人之虑。将起怨咨。必若水旱为虞。干戈未戢。事非获已。人亦何辞。今则幸遇丰登。又方宁谧。九州之内。永绝妖氛。三边之上。冀除烽警。自宜克己以足用。安可剥下而为谋。临轩载怀。实所增愧。其度支所准五月二日敕。应给用钱。每贯抽五十文。都计一百五十万贯文。并宜停抽。初。宰相以国用不足。故权请抽减课官。及言事者累陈表章。以为非便。故复下此诏以罢之。

唐会要卷九十二

内外官料钱下

长庆元年二月敕。司徒兼中书令韩宏。疾未全平。尚须在假将息。其俸料宜从敕下日。便令所司支给。

四年五月敕。近日访闻京城米价稍贵。须有通变。以公济私。宜令户部应给百官俸料。其中一半合给段匹者。回给官中所粜粟。每斗折钱五十文。其段匹委别贮。至冬籴粟填纳太仓。时人以为甚便。

太和四年七月敕。吏部奏。应比远道州县官课料。请令依元额料计支给。不得更有欠折。敕旨。依奏。

其年七月敕。应外任官带一品正官京职。纵不知政事。且依俸料。宜付所司。并令兼给。

七年一月。户部侍郎庾敬休奏。应文武九品已上。每月料钱。一半合给段匹丝绵等。伏以自冬涉春。久无雨雪。米价少贵。人心未安。自德音放免逋悬。赈恤贫民。中外群庶。已感皇慈。至于衣冠之家。素乏储蓄。朝夕取给。犹足为忧。以臣愚见。若令百官料钱内。一半停给段匹丝绵等。回给太仓粟。每斗计七十文。在众庶必见欢康。于公家无所亏减。待至麦熟。米价稍贱。即依前却给段匹等。酌于事理。庶协变通。敕旨。宜依。

八年八月。剑南东川观察使杨嗣复奏。管内普合渝三州刺史元请料钱。每月各四十五贯。请各添至六十贯。敕旨。依奏。

九年六月敕。宰相俸料。宜依元和十四年以前旧例。并给见钱。

开成二年八月。户部侍郎李　奏。京诸司六品以下官。请假往外府。违假不到。本官停给料钱。敕旨。违限停俸料。余依准令式。

四年三月敕。侍讲学士兼太子少师王起。宜兼给料钱。

五年三月。中书门下奏。准今年二月八日赦节文。应京诸司勒留官。令本处克留手力杂给钱与摄官者。臣等检详诸道正官。料钱绝少。杂给手力则多。今正官勒留。亦管公事。俸入多少。事未得中。臣等商议。其料钱杂给等钱。望每贯割留二百文与摄官。其职田禄米。全还正官。从之。

会昌元年。中书门下奏。河东陇州鄜坊邠州等道比远官。加给课料。河东等道。或兴王旧邦。或陪京近地。州县之职。人合乐为。祇缘俸课寡薄。官同比远。伏准元和六年闰

十二月十二日及元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敕。河东。凤翔。鄜坊。邠州。易定等道。令户部加给课料钱。共六万二千五百贯文。吏曹出得平流官数百员。时议以为至当。自后访闻户部所给零碎。兼不及时。观察使以其虚折。皆别将破用。徒有加给。不及官人。近地好官。依前比远。臣等商议。伏望今日以后。令户部以实物仍及时支遣。诸道并委观察判官专判此案。随月加给官人。不得别将破用。如有违越。观察判官远贬。观察使奏取进止。选人官成后。皆于城中举债。到任填还。致其贪求。罔不由此。其今年河东陇西鄜坊邠州新授比远官等。望许连状相保。户部各借两月之数。加给料钱。至支给时克下。所冀初官到任。不滞息债。衣食稍足。可责清廉。从之。

内外官职田

武德元年十二月制。内外官各给职分田。京官一品十二顷。二品十顷。三品九顷。四品七顷。五品六顷。六品四顷。七品三顷五十亩。八品二顷五十亩。九品二顷。雍州及外州官。二品十二顷。三品十顷。四品八顷。五品七顷。六品五顷。七品四顷。八品三顷。九品二顷五十亩。

贞观十一年三月敕。内外官职田。恐侵百姓。先令官收。虑其禄薄家贫。所以别给地子。去岁缘有水旱。遂令总停。兹闻卑官颇难支济。事须优恤。使得自资。宜准元敕。给其地子。

景龙四年三月。敕旨颁行天下。凡属文武官员五品以下。各加田五亩。五品以上。各加田四亩。

开元十年正月。命有司收内外官职田。以给逃还贫民户。其职田以正仓粟亩二升给之。

其年六月敕。所置职田。本非古法。爰自近制。是以因循。事有变通。应须删改。其内外官所给职田地子。从今年九月以后。并宜停给。

十八年三月敕。京官职田。将令准令给受。复用旧制。

十九年四月敕。天下诸州县。并府镇戍官等职田顷亩籍帐。仍依允租价对定。无过六斗。地不毛者。亩给二斗。

二十九年二月敕。外官职田。委所司准例仓中受纳。纳毕一时分付。县官亦准此。

其年三月敕。京畿地狭。民户殷繁。计丁给田。尚犹不足。兼充百官苗子。固难周济。其诸司官令分在都者。宜令所司。具作定额。计应受职田。并于都畿给付。其应退地。委采访使与本州长官给贫下百姓。其应给职田。亦委采访使与所由长官勘会同给。仍永为例程。

天宝元年六月敕。如闻河东河北官人职田。既纳地租。仍收桑课。田树兼税。民何以堪。自今以后。官人及公廨职田有桑。一切不得更征丝课。

十二载十月敕。两京百官职田。承前佃民自送。道路或远。劳费颇多。自今已后。其职田去城五十里内者。依旧令佃民自送入城。自余限十月内便于所管州县并脚价贮纳。其脚价五十里外。每斗各征二文。一百里外不过三文。并令百官差本司请受。

上元元年十月敕。京官职田。准式并令佃民输送至京。

广德二年十月。宰臣等奏。减百司职田租之半。以助军粮。从之。

大历二年正月诏。京兆府及畿县官职田。宜令准外州府县官例。三分取一分。至十月。减京官职田。一分充军粮。二分给本官。

十四年八月敕。内外文武官职田。及公廨田。准式。州县每年六月三十日勘造白簿申省。与诸司文解勘会。至十月三十日征收。给付本官。近来不守常规。多不申报。给付之际。先付清望要官。其闲慢卑官。即被延引不付。自今以后。准式各令送付本官。又准式。职田黄籍。每三年一造。自天宝九载以后。更不造籍。宜各委州县。每年差专知官巡覆。仍造簿依限申交所司。不得隐漏。及妄破蒿荒。如有违犯。专知官及本典。准法科罚。

贞元四年八月敕。准田令。永业田。职事官从一品。郡王。各五十顷。国公若职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顷。郡公若职事官从二品。各三十五顷。县公若职事官从三品。各二十顷。侯若职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顷。伯若职事官从四品。各十一顷。

十四年六月。判度支于3 请收百官阙职田。以赡军须。从之。

元和六年八月诏。百官职田。其数甚广。今缘水潦。诸处道路不通。宜令所在贮钱。充度支支用。百官却令据数于太仓请受。

十三年三月诏。百司职田。多少不均。为弊日久。宜令每司各收职田草粟等数。自长官以下。据多少人作等差。除留阙官外分给。

长庆元年七月敕。百司职田。在京畿诸县者。访闻本地多被所由侵隐。抑令贫户佃食蒿荒。百姓流亡。半在于此。宜委京兆府勘会均配。务使公平。

其年十月敕。司兼中书令合属内官。各依旧外。再加田五亩。七品以下仍旧。

宝历元年四月制。京百司田散在畿内诸县。旧制配地出子。岁月已深。佃户至有流亡。官曹多领虚数。今欲据额均入。地盘万户。供输百司。尽得随税出子。逐亩平摊。比量旧制。孰为允便。宜委京兆府与屯田审勘计会。条流闻奏。

开成二年五月。判国子祭酒事门下侍郎平章事郑覃奏。太学新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屯田素无职田。请依王府官品秩例。赐以禄粟。从之。

会昌六年十月。京兆府奏。诸县征纳京百司官秩职田斛斗等。伏请从今已后。却准会昌元年已前旧例。上司官斛斗。勒民户使自送纳。所冀输纳简便。百官各得本分职田。县司所由。无因隐欺者。并从之。

大中元年十月。屯田奏。应内外官请职田。陆田限三月三十日。水田限四月三十日。麦田限九月三十日。已前上者。入后人。已后上者。入前人。伏以令式之中。并不该闰月。每遇闰月。交替者即公牒纷纭。有司即无定条。莫知所守。伏以公田给使。须准期程。时限未明。实恐遗阙。今请至前件月。遇闰即以十五日为定式。十五日以前上者。入后人。已后上者。入前人。据今条。其元阙职田。并限六月三十日。春麦限三月三十日。宿麦限十二月三十日。已前上者入新人。已后上者。并入旧人。今亦请至前件月。遇闰即以十五

日为定式。所冀给受有制。永无诉论。敕曰。五岁再闰。固在不刊。二稔职田。须有定制。自此已后。宜依屯田所奏。永为例程。

唐会要卷九十三

诸司诸色本钱上

武德元年十二月。置公廨本钱。以诸州令史主之。号捉钱令史。每司九人。补于吏部。所主繦五万钱以下。市肆贩易。月纳息钱四千文。岁满授官。

贞观元年。京师及州县。皆有公廨田。以供公私之费。其后以用度不足。京官有俸赐而已。诸司置公廨本钱。以番官贸易取息。计员多少为月料。

十一年。罢诸司公廨本钱。以天下上户七千人为胥士。视防阁制。而收其课。计官多少而给之。

十二年。复置公廨本钱。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言七十余司。更一二岁。捉钱令史六百余人受职。太学高第。诸州进士。拔十取五。犹有犯禁罹法者。况廛肆之人。苟得无耻。不可使其居职。太宗乃罢捉钱令史。复给百官俸。又令文武职事三品以上。给亲事帐内。以六品七品子为亲事。以八品九品子为帐内。岁纳钱千五百。谓之品子课钱。凡捉钱品子。无违负者。满二百日。本属以簿附朝集使。上于考功兵部。满十岁。量文武授官。

十八年。以京兆府岐同华邠坊州隙地陂泽可垦者。复给京官职田。

二十一年二月。令在京诸司依旧置公廨本钱。捉以令史府史胥士等。令回易纳利。以充官人俸。至永徽元年。废之。以天下租脚直为京官俸料。其后又薄敛一岁税。以高户主之。月收息给俸。寻颛以税钱给之。总十五万二千七百三十缗。

光宅元年。秘书少监崔沔请计户均出。每丁加升尺。所增盖少。流亡渐复。仓库充实。然后取于正赋。罢新加者。至开元十年。中书舍人张嘉贞。又陈其不便。遂罢天下公廨本钱。复税户以给百官。籍内外职田。

开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隐奏。请籍百姓一年税钱充本。依旧令高户及典正等捉。随月收利。将供官人料钱。并取情愿自捉。不得令州县牵捉。

其年。复给京官职田。州县籍一岁税钱为本。以高下捉之。月收赢以给外官。复置天下公廨本钱。收赢十之六。

天宝元年。员外郎给料。天下白直。岁役丁十万。有诏罢之。计数加税以供用。人皆以为便。自开元后。置使甚众。每使各给杂钱。

至德二年七月。宣谕使侍御史郑叔清奏。承前诸使下召纳钱物。多给空名告身。虽假以官。赏其忠义。犹未尽才能。今皆量文武才艺。兼情愿稳便。据条格议。同申奏闻。

干元元年敕。长安万年两县。各备钱一万贯。每月收利。以充和雇。时祠祭及蕃夷赐宴别设。皆长安万年人吏主办。二县置本钱。配纳质债户收息。以供费。诸使捉钱者。给牒免徭役。有罪府县不敢劾治。民闲有不取本钱。立虚契。子孙相承为之。

宝应元年敕。诸色本钱。比来将放与人。或府县自取。及贫人将捉。非惟积利不纳。亦且兼本破除。今请一切不得与官人及穷百姓并贫典吏。拣择当处殷富干了者三五人。均使翻转回易。仍放其诸色差遣。庶符永存官物。又冀免破家。

大历六年三月敕。军器公廨本钱三千贯文。放在人上。取利充使以下食料纸笔。宜于数内收一千贯文。别纳店铺课钱。添公廨收利杂用。

贞元元年四月。礼部尚书李齐运奏。当司本钱至少。厨食阙绝。请准秘书省大理寺例。取户部阙职官钱二千贯文。充本收利。以助公厨。可之。

其年九月八日敕。自今后。应征息利本钱。除主保逃亡转征邻近者放免。余并准旧征收。其所欠钱。仍任各取当司阙官职田。量事粜货。充填本数。并已后所举。不得过二十贯。

十二年。御史中丞王颜奏。简勘足数十王厨。二十贯文。十六王宅。三百九十二贯八百二十五文。门下省。三千九百七十贯四十文。中书省。五千九百九十八贯文。集贤院。四千四百六十八贯八百文。崇元馆。五百贯文。宏文馆。七百二十六贯二百文。太清宫。一千贯文。史馆。一千三百一十贯四百文。尚书都省。一万二百一十五贯二百三十八文。吏部尚书铨。三千一百八十二贯二十文。东铨。二千四百四十五贯三百一十文。西铨。二千四百三十三贯六百六十一文。南曹。五百八十贯文。甲库。二百八十四贯六十五文。功状院。二千五百贯文。流外铨。三百贯文。急画。五百贯文。主事。五百贯文。白院。五千六百二十三贯文。考功。一千五百二十六贯一百九十五文。司勋。二百二十八贯文。兵部。六千五百二十贯五百五十二文。户部。六千贯五百五十六文。工仓部。四百二十七贯三百三十文。刑部。六十贯文。礼部。三千五百二十八贯五百三十七文。工部。四千三百二十贯九百五十九文。御史台。一万八千五百九十一贯文。东都御史台。五百贯文。西京观察使。五千四十六贯八百五文。三卫使。五百贯文。军器使。二千一百九十一贯一百三十文。监食使。七十四贯五十文。秘书省。四千七十贯文。殿中省。二百三十八贯五百文。太常寺。一万四千二百五十四贯八百文。太常礼院。一千七百贯文。光禄寺。一百五十六贯文。卫尉寺。一千二百四贯八百七文。宗正寺。一千八百八十四贯文。大理寺。五千九十二贯八百文。大仆寺。三千贯文。鸿胪寺。六千六百五贯一百二十九文。司农寺。五千六百五贯二百八十二文。太仓诸色供。七百八十七贯四百二十四文。太府寺。二千二百八十一贯六百三文。左藏库将作监。七百贯文。少府监。六百七十八贯七百文。中尚。七百七十贯文。国子监。三千三百八十二贯三百六十文。詹事府。一千七百一十六贯七百三十二文。家令寺。七百八十七贯九百文。仆寺。四百贯文。左春坊。一百八十四贯六百文。右春坊。二百八十贯文。崇文馆。八百一十贯文。司天台。二百八十贯文。皇城留守。一千二百三十四贯八百文。右金吾卫。九千贯文。右金吾引驾仗。三千三百六十九贯文。右街使。一千八百六十贯八百三十文。左金吾卫。九千九贯五百文。左金吾引驾仗。六千一百二十贯文。左街使。三千九百十六贯三百八十文。总监。三千贯文。京兆府。四万八千八百八十九贯二百二十四文。京兆府御递院。二千五百贯文。

二十一年正月制。百官及在城诸使息利本钱。征放多年。积成深弊。宜委中书门下与所司商量其利害。条件以闻。不得擅有禁钱。务令通济。

其年七月中书门下奏。敕厘革京百司息利本钱。应征近亲。及重摊保。并远年逃亡等。今年四月十七日敕。本利并放讫。其本事须借钱添填。都计二万五千九百四十三贯六百九

十九文。伏以百司本钱。久无疏理。年岁深远。亡失颇多。食料既亏。公务则废。事须添借。令可支持。伏望圣恩。许令准数支给。仍请以左藏库度支除陌钱充。敕旨。宜依。

诸司诸色本钱下

元和二年六月。中书门下上言。圣政维新。事必归本。疏理五坊户色役。令府县却收。万民欣喜。恩出望外。臣等敢不厘革旧弊。率先有司。其两省纳课陪厨户及捉钱人。总一百二十四人。望令归府县色役。敕旨。从之。

六年四月。御史台奏。诸使虑有捉利钱户。请同台省例。如有过犯差遣。并任府县处置。从之。

其年五月。御史中丞柳公绰奏。请诸司诸使应有捉利钱户。其本司本使给户人牒身。称准放免杂差遣夫役等。如有过犯。请牒送本司本使科责。府县不得擅有决罚。仍永为例程者。臣昨因奉进止。追勘闲厩使下利钱户割耳进状。刘嘉和诉。被所由分外科配等事由。因勘责刘嘉和所执牒身。所引敕文。检敕不获。牒闲厩使勘敕下年月日。又称远年文案失落。今据闲厩使利钱案。一使之下已有利钱户八百余人。访闻诸使。并同此例。户免夫役者。通计数千家。况犯罪之人。又常侥幸。所称捉利钱户。先亦不得本钱。百姓利其牒身。情愿虚立保契。文牒一定。子孙相承。至如刘嘉和情愿充利钱户事由。缘与人殴斗。打人头破时。便于闲厩使情愿纳利钱。得牒身免府县科决。实亦不得本钱。已具推问奏闻讫。伏奉进止。今臣具条流奏闻者。今请诸司诸使所管官钱户。并依台省举本纳利人例。诸司诸使更不得妄有准敕给牒身免差遣夫役。及有过犯。许作府县处分。如官典有违。请必科处。使及长官。奏听进止。其先给牒者。并仰本司本使收毁。入后在人户处收毁不尽。其官典必有科责。其捉钱户原不得本钱者。亦任使不纳利。庶得州府不失丁夫。奸人免有侥幸。敕旨。宜依。

九年十一月。户部奏。准八月十五日敕。诸司食利本钱。出放已久。散失颇多。各委本司勘会。其合征钱数。便充食钱。若数少不充。以除陌五文钱。量其所欠。添本出放者。令准敕各牒诸司勘会。得报。据秘书省等三十二司牒。应管食利本钱物五万三千九百五十二贯九百五十五文。各随司被逃亡散失。见在征数额。与元置不同。今但据元置数额而已。秘书省。三千三百八十四贯五百文。太常寺。六千七百二十二贯六百六文。光禄寺。一千二百九十九贯六十四文。宗正寺。一百十七贯九十五文。卫尉寺。一千二百五十贯九百文。太仆寺。一千九贯五百文。大理寺。五千九百二十四贯七百四十文。鸿胪寺。二千六百六十贯文。司农寺。二千七百三十五贯七百七十文。太府寺。一千五百八贯九百文。殿中省。九百九十贯五百五十文。詹事府。一千一百九十一贯三百七十七文。国子监。二千六百四十四贯二百五十文。少府监。一千三百三十四贯七百三十一文。将作监。一千六百十七贯文。左春坊。一千三百八贯七百七文。右春坊。一千贯文。司天台。三百八十贯文。家令司。一千八百一十贯七百文。太仆寺。四百三十六贯六百五十文。总监。二千六百七十二贯文。左藏库。六百二十贯文。尚食局。三百三十八贯文。尚舍局。三百七十四贯三百文。尚辇局。一百贯文。太仓。二千四百十五贯六百八十一文。内中局。六百三十六贯二百文。万年县。三千四百贯六百文。长安县。二千七百四十五贯四百三十三文。左卫。五百四十贯文。左司御帅府。二百一十贯文。右司御帅府。一百贯文。敕。宜委御史台仔细简勘。具合征放钱数。及量诸司闲剧人目。加减条流奏闻。

其年十二月敕。比缘诸司食利钱。出举岁深。为弊颇甚。已有厘革。别给食钱。其御史台奏。所勘责秘书省等三十二司食利本钱数内。有重摊转保。称甚困穷者。据所欠本利

并放。其本户中纳利。如有十倍已上者。既缘输利岁久。理亦可矜。量准前本利并放。其纳经五倍已上。从今年十二月以前。应有欠利并放。起元和十年正月已后。准前计利征收。其余人户等。计其倍数。纳利非多。不可一例矜放。宜并委本司准前征纳。其诸司所征到钱。自今以后。仍于五分之中。常抽一分。留添官本。各勒本司以后相承收管。其诸司应见征纳。及续举放所收利钱。并准今年八月十五日敕。充添修司廨宇什物。及令史驱使官厨料等用。仍委御史台勾当。每常至年终。勘会处分。其诸司除疏理外。见在本钱。据额更不得破用。如有欠失。即便勒主掌官典所由等。据数填赔。其中书门下两省。及尚书省御史台。应有食利钱外。亦便令准此条流处分。

十年正月。御史台奏。秘书省等三十二司。除疏理外。见在食利本钱。应见征纳及续举放。所收利钱。准敕并充添修当司廨宇什物。及令史驱使官厨料等用。准元和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敕。仍委御史台勾当。每至年终。勘会处分。及诸司疏理外。见在本钱。据额不得破用。如有欠失。即便勒主掌官典所由等填陪者。其诸司食利本钱疏理外。合征收者。请改案额为元和十年新收置公廨本钱。应缘添修廨宇什物。及令史府史等厨并用。勒本司据见在户名钱数。各置案历。三官通押。逐委造帐。印讫入案。仍不得侵用本钱。至年终勘会。欠少本利官典。诸节级准法处分。庶官钱免至散失。年额既定。勾当有凭。敕旨。宜依。

十一年八月敕。京城百司诸军诸使。及诸道应差所由。并召人捉本钱。右御史中丞崔从奏。前件捉钱人等。比缘皆以私钱添杂官本。所防耗折。裨补官利。近日访闻商贩富人。投身要司。依托官本。广求私利。可征索者。自充家产。或逋欠者。证是官钱。非理逼迫。为弊非一。今请许捉钱户添放私本。不得过官本钱。勘责有剩。并请没官。从之。

其年九月。东都御史台奏。当台食利本钱。从贞元十一年至元和十一年。息利十倍以上者。二十五户。从贞元十六年至元和十一年。息利七倍以上者。一百五十六户。从贞元二十年至元和十一年。息利四倍以上者。一百六十八户。伏见去年京畿诸司本钱。并条流甄免。其东都未蒙该及者。窃以淮寇未平。供馈尚切。人力少疲。衣食屡空。及纳息利年深。正身既没。子孙又尽。移征亲族旁支。无支族。散征诸保人。保人逃死。或所由代纳。纵倪旄孤独。仰无所依。立限踰年。虚系钱数。公食屡阙。民户不堪。伏乞天恩。同京诸司例。特甄减裁下。敕旨。从奏。

十二年正月。门下省奏。应管食利本钱。总三千四百九十八贯三百二十一文。宰相已下至主录等食利三百七十八贯三百四十余文。直省院本钱。准建中三年四月十五日敕。以留院入钱置本。中书省奏。当省食利本钱。共五千贯文。宰相以下官至主录等食利钱一千贯。直省院食利本钱。准建中二年四月敕。当院自敛置本。准元和九年十二月九日敕。令勘会疏理。其见在合征钱。准敕合充添修当司廨宇什物。其省院本钱。缘是当院自敛置本。请便充本添厨等用。敕旨。依奏。

十四年十月。御史中丞萧俯奏。应诸司诸军诸使公廨诸色本利钱等。伏缘臣当司及秘书省等三十二司利钱。伏准本年七月十三日赦文。至十倍者。本利并放。展转摊保。至五倍者。本利并放。缘前件诸司诸使诸军利钱。节文并不该及。其中有纳利百姓。见臣称诉纳。利已至十倍者。未蒙一例处分。求臣上达天听。臣已面陈奏讫。伏以南北诸司。事体无异。纳利百姓。皆陛下赤子。若恩泽均及。则雨露无偏。伏望圣慈。特赐放免。敕旨。从奏。

十五年二月诏。内外百官食利钱十倍至五倍以上。节级放免。仍每经十年。即内外百司各赐钱一万贯充本。据司大小。公事闲剧。及当司贫富。作等第给付。

其年八月。赐教坊钱五千贯。充本以收息利。

长庆元年三月敕。添给诸司本钱。准元和十五年五月十一日敕。内外百司。准二月五日赦文。宜共赐钱一万贯文。以户部钱充。仍令御史台据司额大小。公事闲剧。为等第均配。

三年十一月。赐内园本钱一万贯。军器使三千贯。

其年十二月。赐五坊使钱五千贯。赐威远镇一千贯。以为食利。

太和元年十二月。殿中省奏。尚食局新旧本钱。总九百八十贯文。伏以尚食贫虚。更无羡余添给。伏乞圣慈。更赐添本钱二千贯文。许臣别条流方圆诸色改换。收利支用。庶得不失公事。敕旨。赐本钱一千贯文。以户部五文抽贯钱充。

七年八月敕。中书门下省所将本钱。与诸色人给驱使官文牒。于江淮诸道经纪。每年纳利。并无元额许置。如闻纳利殊少。影射至多。宜并勒停。两省先给文牒。仍尽追收。其去年所减人数。虽挟名尚执两省文牒。亦宜收讫闻奏。以后不承正敕。不在更置之限。

开成三年七月敕。尚书省自长庆三年赐本钱后。岁月滋久。散失颇多。或息利数重。经恩放免。或民户逋欠。无处征收。如闻尚书丞郎官入省日。每事阙供。须议添助。除旧赐本钱征利收。及吏部告身钱外。宜每月共赐一百贯文。委户部逐月支付。其本钱任准前收利添充给用。仍委都省纳勒旧本。及新添钱量多少均配。逐行分析闻奏。

四年六月。上御紫宸殿。宰臣李　奏。堂厨食利钱一千五百贯文。供宰相香油蜡烛。捉钱官三十人。颇扰百姓。今勘文书堂头。共有一千余贯。所收利亦无几。臣欲总收此钱。用自不尽。假令十年之后。更无此钱。直令户部供给亦得。两省亦有此钱。臣亦欲商量。共有三百余人。在外求利。米盐细碎。非国体所宜。上曰。太细碎。杨嗣复曰。百司食利。实为烦碎。自贞观以后。留此弊法。臣等即条流闻奏。乃奏宰臣置厨捉钱官并勒停。其钱并本钱追收。勒堂后驱使官置库收掌破用。量入计费十年用尽后。即据所须。奏听进止。敕旨。宜依。

会昌元年正月敕节文。每有过客衣冠。皆求应接行李。苟不供给。必致怨尤。刺史县令。但取虚名。不惜百姓。宜委本道观察使条流。量县大小。及道路要僻。各置本钱。逐月收利。或观察使前任台省官。不乘馆驿者。许量事供给。其钱便以留州留使钱充。每至年终。由观察使。如妄破官钱。依前科配。并同入己赃论。仍委出使御史纠察以闻。

其年四月。河南府奏。当府食利本钱。出举与人。敕旨。河南府所置本钱。用有名额。既无别赐。所阙则多。宜令改正名额。依旧收利充用。

其年六月。河中。晋。绛。慈。●等州观察使孙简奏。准赦书节文。量县大小。各置本钱。逐月四分收利。供给不乘驿前观察使刺史前任台省官等。晋慈●三州。各置本钱讫。得绛州申。称无钱置本。令使司量贷钱二百贯充置本。以当州合送使钱充。敕旨。宜依。仍付所司。

是月。户部奏。准正月九日敕文。放免诸司食利钱。每年别赐钱二万贯文。充诸司公用。今准长庆三年十二月九日敕。赐诸司食利本钱。共八万四千五百贯文。四分收利。一年秪当四万九百九十二贯文。今请落下。征钱驱使官二百文课。并更请于合给钱内四分中落一分。均摊分配。所得新赐钱。均给东都台省等一十四司。虽落下一分钱。缘置驱使官员。于人户上征钱。皆被延引。虽有四分收利之名。而无三分得利之实。今请每月合得利钱数外。更添至三百贯文。内侍省据自司报。牒称省内公用稍广。利钱比于诸司最多。今请于合得钱外。亦添至三百贯文。兵部吏部尚书等铨一十一司。缘有旧本钱。准敕放免。又有公事。今请每月共与一百五十贯文。臣今于新赐外。更请添赐上件钱。所费不广。所利至多。则内外诸司。永得优足。伏望圣恩。允臣所奏。敕旨。宜依。

二年正月敕。去年赦书所放食利。衹是外百司食钱。令户部共赐钱讫。若先假以食利为先。将充公用者。并不在放免。如闻内诸司息利钱。皆以食利为名。百姓因此。亦求蠲免。宜各委所司。不在放免之限。

唐会要卷九十四

北突厥

高祖初起义兵晋阳。刘文静曰。与突厥相结。资其士马。以益兵势。从之。自为手启。遗始毕可汗云。欲举义兵。迎主上。若能与我俱南。愿勿侵暴百姓。若但和亲。坐视受宝货。亦惟可汗所择。始毕得启。谓其臣曰。隋主为人。我所知也。若迎以来。必害唐公而击我无疑。苟唐公自为天子。我当以兵马助之。即复书。将佐皆请从突厥言。帝不可。裴寂乃请尊隋主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帝。以安隋室。旗帜杂用绛白。以示突厥。帝曰。此掩耳偷铃。然逼于时事。不得不然。乃许之。炀帝十三年六月。遣使如北突厥。突厥遣康鞘利等送马千匹。许发兵送帝入阙。帝受书。命刘文静报突厥以请兵。帝私谓文静曰。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我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引之为患。又胡马行牧。不费刍粟。聊欲藉为声援。数百人之外。无所用之。八月。帝克临汾绛郡。刘文静以突厥兵至。遂下韩城。帝即位之五月。突厥遣使来。时突厥强盛。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又恃功骄倨。每遣使至。多暴横。帝亦优容之。

武德元年八月。遣郑元　以女妓赂始毕可汗。始毕遣使来报。帝宴之。引升御座以宠之。

二年二月。始毕死。其弟处罗可汗立。八月。梁王师都与突厥合数千骑寇延州。总管段德操击破之。十一月。师都请为乡导。谋大举入寇。是月。处罗死。其弟颉利可汗咄苾立。

三年五月。颉利恃其士马雄盛。有凭陵中国之志。言辞骄慢。求请无厌。又王世充使说之曰。昔启民奔隋。赖文帝力。有此土宇。子孙享之。宜奉杨政道。炀帝孙。代唐。以报文帝之德。颉利然之。至是寇汾阳。

四年三月。颉利遣使送郑元　等还。先是。处罗与刘武周寇并州。遣元　谕以祸福。不从。未几。处罗死。疑　毒之。留不遣。又遣汉阳公瑰使颉利。颉利欲令瑰拜。不屈。亦留之。复遣使赂颉利。且许结婚。遂遣使送还。

查看更多新书　请进本站吧

六月。寇定州。八月。寇并州。遣郑元　诣颉利。责以负约。因说以得唐地不能居。虏掠所得。皆入国人。于可汗何有。不如还师修好。坐受金币。孰与弃昆弟积年之欢。结子孙无穷之怨。颉利悦。引兵还。

七年闰七月。秦王世民与虏遇于豳州。颉利突利二可汗。率万骑奄至城西。秦王帅骑驰诣虏阵。告之曰。国家与可汗和亲。何为负约。深入我地。我秦王也。能斗独出与我斗。若以众来。我直以此百骑相当耳。颉利不应。又遣骑前告之。尔往与我盟。有急相救。今乃相攻。何无香火情。突利亦不应。颉利见秦王轻出。又闻香火之言。疑突利与王有谋。乃遣止之曰。王不须渡。我但欲申固盟约耳。兵少却。后雨久虏弓筋胶俱解。秦王潜师夜进。颉利大惊。乃请和亲。

九年秋七月。颉利寇边。先是。与突厥书。用敌国礼。帝欲改用诏敕。突厥遂寇灵、相、潞、沁、韩、朔等州。张瑾全军没。温彦博为虏所执。灵州都督任城王道宗击破之。请和而退。

贞观二年四月。颉利以薛延陀回纥等叛。遣突利讨之。败还。颉利拘而挞之。突利怨。表请入朝。

十一月。突厥北边多叛颉利归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为可汗。夷男不敢当。上方图颉利。乃遣使闲道册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夷男建牙于大漠之郁督军山下。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霫诸部皆属。遂遣弟入贡三年十一月。颉利因薛延陀之封。大惧。始遣使称臣。请尚公主。代州都督张公瑾上突厥可取六状。乃命李靖为行军总管讨之。公瑾为副。突厥俟斤九人及拔野古、仆骨、同罗、奚酋长。并率众来降。复以李靖等分道出击。十二月。突利入朝。太宗喜曰。朕治安中国。四夷自服。岂非上策乎。

四年二月。李靖袭破突厥于阴山。颉利遁依沙钵罗设苏尼失部落。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苏尼失执颉利。张宝相取之以献。苏尼失举众降。漠南遂空。

十年正月。突厥阿史那社尔降。社尔。处罗之子。年十一。以智略闻。处罗以为拓设。建牙于碛北。颉利亡。西突厥亦乱。社尔诈之。袭取其地几半。众十余万。乃曰。破我国者。薛延陀也。我当报仇击灭之。诸部皆谏。不从。大败。遂率众降。

十三年四月。突利之弟结社率。贞观初。入朝为中郎将。久不进秩。从幸九成宫。阴结故部落四十余人。夜袭御营。折冲孙武开等帅众击之。盗马北走。追斩之。七月。自结社率之反。群臣皆言留河南不便。乃赐怀化郡王阿史那思摩姓李氏。立为泥熟俟利苾可汗。赐鼓纛。使率其种落。突厥咸惮薛延陀。不肯出塞。上赐延陀玺书。言前破突厥。止为颉利为百姓之害。今册还其故国。尔薛延陀受册在前。突厥受册在后。当以先后为大小。无故抄掠。发兵问其罪。薛延陀奉诏。乃遣王孝恭等赍册立之。

十八年十一月。突厥泥熟俟利苾北渡河。延陀恶之。数相攻击。俟利苾有众十万。不能抚御。悉南渡河。请处胜夏之闲。许之。群臣言陛下方远征辽左。而置突厥于河南。距京师不远。岂得不为后患。上曰。夷狄亦人。以德治之。可使如一家。且彼不北走延陀而归我。其情可见。俟利苾既失众。轻骑入朝。

二十一年冬十一月。突厥车鼻遣使入贡。车鼻本颉利同族。颉利败。诸部欲立之。薛延陀方强。不敢当。率众归之。延陀因其有勇略。恐为后患。欲杀之。车鼻逃。建牙金山

之北。余众稍归之。及延陀败。车鼻势益张。遣子入贡。又请入朝。遣使征之。卒不至。正月。遣右骁卫郎将高侃击车鼻。车鼻本无罪。帝因安市班师。欲立奇功。以雪耻耳。

永徽元年九月。高侃击车鼻。军至阿息山。车鼻发诸部兵。皆不应。遂以百骑走。侃追获之。送京师。诸部尽内附。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十都督二十二州分统之。自是北边无寇三十余年。

咸亨元年三月。敕突厥酋长子弟。给事东宫。

调露元年十月。单于大都护府突厥阿史德温传。奉职二部俱反。立阿史那泥熟卜为可汗。二十四州酋长皆叛。众数十万。遣萧嗣业等讨之。屡捷。会大雪。突厥袭其营。为虏所败。

永隆元年三月。以裴行俭为定襄道大总管。将兵以讨之。大破于黑山。擒奉职。泥熟卜为其下所杀。以首来降。

开耀七年。阿史那伏念自立为可汗。与阿史德温传连兵为寇。诏复以行俭为大总管。曹怀舜副之。引兵讨伏念。先遣裨将程务挺掩金牙。袭获伏念妻子辎重。伏念北走。又使务挺等追蹑之。伏念遂执温传以降。余党悉平。归斩伏念温传于都市。

永淳元年十月。突厥余党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寇并州。代州都督薛仁贵将兵击之。虏以仁贵流象州死。仁贵免胄示之。而虏失色。下马列拜引去。仁贵因奋击大破之。

宏道元年二月。突厥寇定州。围单于都护府。五月。寇蔚州。

嗣圣四年七月。骨笃禄寇朔州。武后遣黑齿常之等击之。骨笃禄散走碛北。长寿二年九月。武后以僧怀义讨之。十年九月。骨笃禄死。弟默啜立。十一年三月。复遣僧怀义讨默啜。十二年十月。默啜遣使请降。

圣历元年三月。默啜请为其女求婚。武后遣阎知微等册为迁善可汗。初。虏降者多处于丰胜灵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之。乃悉驱降户归之。并许其婚。由是默啜益强盛。

其年八月。太后以武承嗣子延秀入突厥。纳其女。默啜谓知微等曰。我世受李氏恩。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儿。闻李氏惟两儿在。我将兵辅立之。以知微为南面可汗。发兵寇妫澶等州。移书曰。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小姓。罔冒为婚。我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九月。陷赵州。武后以帝为皇太子河北道元帅。狄仁杰副之。将兵讨之。默啜北遁。追之不及。

二年十月。默啜立其弟咄悉卜为左厢察。骨笃禄子默矩为右厢察。各主兵二万余。其子匐具为小可汗。位在两察上。主处本昆等十姓兵四万余。又号为拓西可汗。

大足二年正月。默啜寇盐夏。遂寇并州。遣薛季昶等御之。

神龙二年十二月。默啜寇鸣沙。进寇原会等州。掠陇右牧马万余匹而去。诏访群臣御寇计策。

景云二年正月。默啜遣使请和亲。遣和逢尧使突厥。逢尧说默啜曰。处密坚昆闻可汗结婚于唐。皆当归附。何不袭唐冠带。使之闻之。默啜许诺。明日。　头紫衫。再拜称臣。

开元三年。默啜既请和称臣。至是复围北庭。九月。遣薛讷讨之。四年六月。默啜为拔曳固斩首来降。

西突厥

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入朝于隋。留之。国人立其叔父射匮可汗。射匮者。达头之孙。既立。拓地东至金山。西至海。遂与北突厥为敌。建庭于龟兹北三弥山。射匮卒。弟统叶护可汗立。勇而有谋。北并铁勒。控弦十万。据乌孙故地。又移庭于石国北千泉。西域诸国皆臣之。统叶护各遣其吐屯监督征赋。

武德元年八月。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为归义王。曷娑那献大珠。帝曰。珠诚至宝。然朕宝王赤心。珠无所用之。竟还之。

二年八月。曷娑那在长安。北突厥遣使请杀之。不许。群臣皆曰。保一人而失一国。后必为患。秦王曰。人穷归我。杀之不义。久之。引曷娑那入内殿。既而送中书省。纵北突厥使者杀之。

八月。西突厥高昌各遣使入贡。

八年夏四月。统叶护遣使请婚。帝问裴矩。矩对曰。今北寇方强。国家且当远交而近攻。臣谓宜许其婚。以威颉利。俟数年之后。徐思其宜。上从之。

贞观八年十月。西突厥咄陆可汗死。其弟沙钵罗咄咥利失立。

十二年十二月。西突厥分为十部。每部酋长各赐一箭。谓之十箭。又分左右厢。左厢号五咄陆部。置五大啜。右厢号五弩失毕部。置五大俟斤。通谓之十姓部落。至是。咥利失失众心。为其臣所袭。遂走焉耆。寻复得其故地。西部遂立欲谷设为乙毗咄陆可污。中分其地。

十三年十二月。西突厥咥利失可汗死。子乙毗沙钵罗叶护立。号南庭。咄陆为北庭。

十五年五月。咄陆可汗杀沙钵罗可汗。

十六年。咄陆既并沙钵罗之众。自恃强盛。遣兵寇伊州。安西都护郭孝恪击破之。是年。咄陆击破米国。不分虏获与其下。又斩其将泥熟啜。泥熟啜部将胡禄屋袭击之。咄陆走保白水胡城。所部诣阙请废之。上遣使立莫贺咄之子为乙毗射匮可汗。率诸部击咄陆。败之。使人招其故部落。皆曰。使我千人战死。一人独存。亦不汝从。咄陆自知不为众附。乃奔吐火罗。

十九年六月。乙毗射匮可汗遣使入贡。且请婚。许之。使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国。以为聘礼。

二十二年四月。叶护贺鲁来降。咄陆既奔吐火罗。部落亡散。其叶护阿史那贺鲁帅其余众数千帐内属。诏以为瑶池都督。

永徽三年七月。贺鲁招集离散。庐帐渐盛。闻太宗崩。遂叛。击破射匮。灭之。胜兵数十万。与乙毗咄陆连兵。处月处密及西域诸国多附之。进寇庭州。攻陷金岭城。诏梁建方。契苾何力发兵及回纥以讨之。

四年十二月。乙毗咄陆死。子颉苾达度设号真珠叶护。与沙钵罗有隙。寻为沙钵罗所并。

六年五月。屯卫大将军程知节将兵讨沙钵罗。不克。

显庆二年正月。遣苏定方等复击沙钵罗。定方至是曳咥河西。沙钵罗帅十万拒战。击败之。会大雪。平地二尺。定方曰虏恃雪深。谓我不能进。亟追之可及也。又斩获数万。沙钵罗脱走趣石国。诸部各归所居。乃命萧嗣业追获之。遂分其地置昆陵蒙池二都护府。以弥射为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步真为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

龙朔二年十月。敕兴昔亡继往绝二可汗。发兵与苏海政讨龟兹。继往绝素与兴昔亡有怨。密请海政矫敕收斩之。其部落亡走。海政追讨平之。继往绝寻死。十姓无王。附于吐蕃。

三年十月。西突厥寇庭州。刺史来济将兵拒之。不能御。遂赴敌死。

永淳元年四月。阿史那车簿围弓月。安西都护王方翼救之。三姓咽¥ 与车簿合兵拒方翼。战于热海。分遣裨将袭破之。擒其酋长三百人。西突厥遂平。

嗣圣三年九月。以突厥斛瑟罗为继往绝可汗。

长寿二年十月。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来。为东突厥所侵掠。散亡略尽。继往绝可汗斛瑟罗。收其余众。入居内地。武后以为竭忠事主可汗。

长安四年正月。周以阿史那怀道为西突厥十姓可汗。

沙陀突厥

贞观十二年九月。上以薛延陀强盛。恐后难制。分封其二子皆为小可汗。各赐鼓纛。外示优崇。实分其势。

十五年十一月。薛延陀真珠可汗闻将东封。境内以虚。我此时取思摩奴。如拉朽。乃命其子大度设勒诸部兵。合二十万。击突厥。思摩不能御。率部落入长城。保朔州。遣使告急。诏遣李世绩等分道击之。十二月。世绩败薛延陀于诺真水。捕获五万余。大度设脱走。

十六年十月。上谓侍臣曰。薛延陀屈强。今御之有二策。苟非发兵殄灭之。则与之婚姻以抚之。房元龄曰。兵凶战危。臣以为和亲便。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礼。持节使薛延陀。许以新兴公主妻之。

十七年。真珠使其侄来纳聘。献羊马。契苾何力上言。薛延陀不可与婚。上曰。我许之矣。可食言乎。何力曰。愿且迁延。敕夷男使亲迎。彼必不敢来。则绝之矣。上乃召真珠可汗会礼。真珠欲行。其臣不可。谓往必不返。真珠谓天子圣明。远近朝服。今亲幸灵

書籍更多新書 請至來書吧

州。以爱主妻我。我得见天子。死亦不恨。薛延陀何患无君。因多以羊马为聘礼。路经沙碛。耗死过半。乃责以聘礼不备。绝之。褚遂良上疏曰。往者夷夏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爱一女。莫不怀德。今忽有改悔之心。得少失多。窃为国家惜之。嫌隙既生。必构边患。彼国蓄见欺之怒。此土怀负约之惭。恐非所以服远人。训戎士也。不听。薛延陀本无府库。至是厚敛诸部。以充聘财。诸部怨叛。延陀由是衰弱。

十九年九月。真珠二子。长曰曳莽。次曰拔灼。初分立为小可汗。至是。真珠死。拔灼杀其兄曳莽而自立。是为多弥可汗。十二月。薛延陀寇夏州。

二十年正月。夏州兵击薛延陀。大破之。

二十一年八月。多弥猜褊好杀。废父时贵臣。专用己所亲昵。国人不附。回纥诸部落击之。大败。上诏王道宗等将兵击之。国中惊扰。多弥出走。回纥杀之。尽据其地。余众西走。犹七万。共立真珠兄子咄摩支。遣使奉表请居郁督军山之北。诏遣使安集之。铁勒九姓酋长闻其来。皆惧。朝议亦恐其为碛北之患。乃遣李世绩图之。上自幸灵州招抚之。世绩至郁督军山。咄摩支降。道宗兵既渡碛。薛延陀余众拒战。道宗击破之。遣使招谕铁勒诸部。其酋长皆喜。请入朝。驾至浮阳。回纥等十一姓各遣使归命。乞置官司。上喜。遣使纳之。诏曰。朕聊命偏师。遂擒颉利。始宏庙略。已灭延陀。铁勒百余万户。请为州郡。混元以降。书未前闻。宜备礼告庙。仍颁示普天。上又为诗曰。雪耻酬百姓。除凶报千古。勒石于灵州。

景龙二年十一月。突骑施乌质勒卒。子娑葛自立为可汗。故将阙啜忠节不服。数相攻击。遣冯嘉宾持节安抚忠节。吕守素处置四镇。以牛师奖为安西副都护。发甘凉兵兼征吐蕃。以讨娑葛。忠节逆嘉宾于讨舒河口。娑葛遣兵袭之。擒忠节。杀嘉宾守素。牛师奖与娑葛战败。遂陷安西。断四镇路。大都护郭元振表娑葛状直。遂赦娑葛。立为可汗。三年七月。娑葛遣使请降。

开元九年二月。突厥毗伽遣使求和。帝赐书谕之。果有诚心。则共保遐福。不然。无须使者往来。若仍侵边。亦有以待之。其审图之。

十五年九月。吐蕃寇瓜州。遗突厥毗伽书。欲与俱入寇。毗伽献其书于朝。上嘉之。听于西受降城互市。于是遣使入贡。

二十二年十二月。毗伽为其臣梅录啜毒死。子登利立。

二十九年七月。登利从叔二人。分典兵马。号左右杀登利恶其专。诱右杀斩之。左杀判阙特勒攻杀登利。骨咄叶护自立为可汗。

天宝元年秋七月。突厥拔悉密。回纥葛逻禄。自为左右叶护。余众共立判阙特勒之子为乌苏米施可汗。朔方节度使王忠嗣说拔悉密等攻之。乌苏遁去。突厥西叶护阿布思等。帅余众千余帐。相次来降。突厥由是遂微弱。

三载八月。拔悉密攻杀突厥乌苏米施可汗。国人立其弟为白眉可汗。于是敕忠嗣乘乱破其左厢十一部。会回纥葛逻禄共攻拔悉密颉跌伊施杀之。回纥骨力裴罗自立为骨咄禄毗伽阙可汗。上册拜裴罗为怀仁可汗。

四载正月。白眉为怀仁所杀。其子摩延啜立。自号葛勒可汗。

吐谷浑

初。隋炀帝征吐谷浑。可汗伏允奔党项。炀帝立其质子3 为主。不之遣。会中国丧乱。伏允还收其故地。仍自称为吐谷浑可汗。

武德二年二月。凉李轨奉书于帝。称从弟大凉皇帝臣轨。帝怒。议讨之。遣使与伏允连和。使引兵击李轨。许以顺还之。伏允喜。起兵击轨。数遣使入贡。请其质子顺。帝遣还之。

四年七月。吐谷浑寇洮岷二州。遣岐州刺史柴绍救之。为其所围。虏乘高射之。矢下如雨。绍遣人弹胡琵琶。二女子对舞。虏怪之。相与聚观。绍察其无备。潜遣精骑出虏阵后击之。众大溃。

八年正月。吐谷浑突厥各请互市。诏皆许之。先是。中国丧乱。民乏耕牛。至是资于戎狄。杂畜被野。

贞观八年十月。吐谷浑可汗伏允老耄。其臣天柱王用事。数入塞侵盗。诏大举兵讨之。上欲以李靖为将。因其老。不欲重劳之。靖闻之。请行。上大悦。以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节度诸军讨之。

九年五月。李靖悉烧野草。轻兵走入碛。诸将以为马无草。未可深入。侯君集曰。虏一败之后。鼠逃乌散。取之易于拾芥。此而不乘。后必悔之。靖从之。分军为两道。败吐谷浑于牛心堆。又败诸赤水源。君集追伏允于乌海。与战大破之。靖袭破伏允牙帐。伏允子顺斩天柱王来降。伏允为左右所杀。国人立顺为可汗。诏以为西平王。后顺为国人所杀。上遣侯君集将兵立其子诺曷钵为可汗。

十年三月。吐谷浑请颁历。遣子入侍。

永徽三年正月。吐谷浑遣使入贡。

咸亨三年二月。徙吐谷浑于灵州。其故地皆入于吐蕃。

干宁元年六月。李克用大破吐谷浑。

唐会要卷九十五

高昌

即汉车师前王之廷。后汉戊巳校尉之故地。汉时兴师西讨。军中羸惫者留居焉。地形高敞。故因名高昌。垒有八城。本皆中国人也。后魏时为郡。以阚伯周为太守。寻为沮渠无讳所夺。居数世。高昌灭之。以炖煌人张孟明为国王。国人杀之。共立马儒。又杀之。乃立其长史金城曲嘉为王。嘉自云河东人。世修职贡于中国。知文字书计。置官亦采中国之号。今王伯雅。即嘉之后世。

武德七年。献狗。雌雄各一。高六寸。长一尺余。中国有拂秣狗。自此始也。

贞观四年。其王文泰来朝。泰即伯雅子也。妻宇文氏。即隋炀帝所赐华容公主也。请入宗亲。诏赐姓李氏。封常乐公主。其后与突厥连结。西域诸国朝贡者。皆路出高昌。文泰稍拥绝之。至十三年。太宗谓其使曰。高昌数年来。朝贡既略。无蕃臣之礼。今兹岁首。万国来朝。而文泰不至。我使人至彼。文泰云。鹰飞于天。雉窜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岂不快耶。明年当发兵以击尔国也。

十四年八月十日。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副总管牛进达。平高昌国。下其郡三。县五。城二十二。户八千四十六。口三万七千七百三十八。马四千三百匹。太宗欲以其地为州县。魏征谏曰。未若因抚其人。而立其子。所谓伐罪吊民。威德被于遐外。为国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为州县。常须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易。往来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办衣资。离别亲戚。十年之后。陇右空虚。陛下终不得高昌撮粟尺布。以助中国。所谓散有用而资无用。上不从。以其地为西昌州。又改为西州。以交河城为交河县。始昌城为天山县。田山城为柳中县。东镇城为蒲昌县。高昌城为高昌县。并为都护府。留军以镇之。初。西突厥遣其叶护屯兵于可汗浮图城。与高昌为影响。至是惧而来降。以其地为庭州。并置蒲类县。国威既震。西域大惧。焉耆王诣军门请谒。留兵镇守。刻石纪功而还。每岁调发千人防边。黄门侍郎褚遂良上疏曰。臣闻古者哲后。必先华夏而后夷狄。务广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止。始皇远塞。中国分离。汉武负文景之聚财。玩士马之余力。始通西域。将三十年。复得天马于宛城。采蒲桃于安息。而海内空竭。生人物故。所以租及六畜。算至舟车。因之凶年。盗贼并起。搜粟都尉桑宏羊复希主意。请遣士卒。远田轮台。筑城以威西域。武帝翻然追悔。情发于衷。弃轮台之野。下哀痛之诏。人神咸悦。海内乂康。向使武帝复用桑宏羊之言。天下生灵皆尽之矣。是以光武中兴。不逾葱岭。孝章即位。都护来归。陛下诛灭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鲸鲵。以为州县。然则王师护发之岁。河西供役之年。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陛下岁遣千余人。远事屯戍。经年离别。万室思归。去者资装。自须营办。既费刍粟。倾其机杼。经途死亡。复在其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于贩肆。终朝堕业。犯禁违公。谓之浮薄。徒能扰于边城。必无益于行阵。所遣之内。复有逃亡。官司捕捉。为国生事。设令张掖尘飞。酒泉烽举。陛下岂能得高昌一人升粟而及事乎。终须发陇右诸州。星驰电击。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己腹心。彼高昌者。他人手足。岂得縻费中华。以事无用。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此之谓也。陛下平颉利于沙塞。灭吐浑于西海。突厥余众。为立可汗。吐浑遗氓。更树君长。复立高昌。非无前例。此所谓有罪而诛之。既复而立之。四海百蛮。谁不闻见。蠕动怀生。畏威慕德。宜择高昌可立者而立之。征给首领。兼还本国。负戴汉恩。长为藩翰。中国不扰。既富且宁。传之子孙。以贻永世。初。平高昌。君集至京师。有司劾其私取宝物。诏下狱。中书侍郎岑文本上疏曰。高昌昏迷。人神共弃。在朝议者。以其地在遐荒。咸欲置之度外。惟陛下运独见之明。授决胜之略。君集奉行圣算。指期平殄。陛下为而不宰。乃推功于将帅。露布初至。便降大恩。从征之人。皆沾涤荡。内外文武。咸欣陛下赏不逾时。而不经旬日。并付大理。虽君集等自挂网罗。恐海内疑陛下惟录其过。以遗其功。古之人君。出师命将。克敌则获重赏。不克严刑。是以当其有功也。虽贪残淫纵。必蒙青紫之宠。当其无功。虽勤躬洁己。不免鈇钺之诛。故周书曰。记人之功。忘人之过。宜为君者也。昔汉贰师损五万之师。縻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唯获骏马三十四。虽斩宛王之首。而罪恶甚多。武帝以为万里征伐。不录其过。遂封海西侯。又校尉陈汤。矫诏兴师。虽斩郅支单于。而汤盗所收康居财物。为司隶所系。汤乃上疏曰。臣与吏人共诛郅支。幸得擒灭。今司隶乃收系按验。是为郅支报雠也。元帝赦其罪。封汤关内侯。又晋龙骧将军王浚。有平吴之功。而王浑等论浚军人得皓宝物。浚上表曰。今年平吴。诚为大庆。于臣之身。更为咎累。武帝赦而不推。封襄阳侯。近隋新义郡公韩擒虎。平陈之日。纵士卒暴乱。取宝宫内。帝亦不问罪。加上柱国。由斯观之。将帅之臣。廉慎者少。贪求

者众。是以黄石军势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故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计其死。是知前圣莫不收人之长。弃人之短。良为此也。陛下若降雨露之泽。收雷电之威。录其微劳。忘其大过。足使立功之士。因兹而皆劝。负罪之将。由斯而改节。乃释君集等。先是。文泰已死。国人立其男智盛为王。竟为君集执献于观德殿。初。其国童谣曰。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文泰使人捕其首唱者。不能得。曲氏有国。至智盛凡九代。一百四十四年而灭。寻拜智盛为左武卫将军。封金城郡公。弟智湛为右武卫中郎将。封天山县公。智湛后终于左骁卫将军西州刺史。天授初。其子崇税授左武卫大将军交河郡王。税卒。封袭遂绝。

高句丽

高句丽者。出自扶余氏。其后有朱蒙孙莫来。因灭扶余。都平壤。即元菟之故地。俗颇知书记。恒西与中国通。

武德七年二月七日。遣使内附。受正朔。请颁历。许之。

八年三月十一日。高祖谓群臣曰。名实之间。理须相副。高丽称臣于隋。终拒炀帝。何必令其称臣。以自尊大。可即诏述朕此怀也。裴矩温彦博进曰。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元菟郡耳。魏晋以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若与高丽抗礼。四夷必当轻汉。且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于列星。理无降尊。俯同藩服。乃止。

贞观十八年二月。太宗谓侍臣曰。高丽莫离支贼杀其主。尽诛大臣。用刑有同坑阱。夫出师吊伐。须有其名。因其杀虐下人。取之为易。谏议大夫褚遂良进曰。兵若渡辽。事须克捷。万一不获。无以威示远方。必更发怒。再动兵众。若至于此。安危难测。太宗然之。兵部尚书李绩曰。近者延陀犯边。陛下必欲追击。但为魏征之谏。所以遂用其言。此之失机。亦由征之误计。倘若仰申圣策。延陀无一人生还。可五十年间边境无事。至十一月十六日。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自莱州泛海趋平壤。又以特进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趋辽东。两军合势。以其月之三十日。征辽之兵。集于幽州。安州人彭惠通请出布帛五千段。以资征人。上嘉之。比汉之卜式。拜宣义郎。

十九年四月。李绩攻拔盖牟城。获口二万。以其城置盖州。五月。上渡辽水。诏撤桥梁。以坚士卒之心。上亲率甲骑。与李绩攻辽东城。拔之。以其城为州。六月。攻拔白岩城。以其城为岩州。遂引军次安市城。进兵以攻之。会高丽北部耨萨高延寿。南部高惠真。率靺鞨之众十五万来援。于安市城东南八里。依山为阵。上令所司张授降幕于朝堂之侧曰。明日午时。纳降虏于此。上夜召文武。躬自指麾。是夜。有流星坠贼营中。明日。及战。大破之。延寿惠真率三万六千八百人来降。上以酋首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迁之内地。余三万人悉放还平壤城。收靺鞨三千三百人。并坑之。获马五万匹。牛五万头。甲一万领。因名所幸山为驻跸山。命许敬宗为文勒石。以纪其迹。遂移军于安市城南。久不克。九月。遂班师。先遣辽盖二州户口渡辽。乃召兵马。历于城下而旋。城主升城拜辞。太宗嘉其坚守。赐缣百匹。以励事君者。十一月。至幽州。初入辽也。将十万人。各有八驮。两军战马四万匹。及还。死者一千二百人。八驮及战死者十七八。张亮水军七万人。沉海溺死数百人。凡徒辽盖岩二州户口入内地。前后七万余人。二十一年。李绩复大破高丽于南苏。班师至颇利城。渡白狼黄岩二水。皆由膝已下。绩怪二水浅狭。问契丹辽源所在。云此二水更行数里。即合南流。即称辽水。更无辽源可得也。二十二年七月。太子太傅知门下省事房元龄谓诸子曰。吾自度危笃。以东讨不停。岂可使吾衔恨入地。遂封表上谏曰。臣详观方今为中国患者。无过突厥。遂能坐运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

卫。执戟行间。其后延陀鸱张。寻就夷灭。铁勒慕义。请置州县。沙漠已北。万里无尘。如高昌叛涣于流沙。吐浑首窜于积石。偏师薄伐。俱从平荡。高丽历代逋诛。莫能讨击。陛下责其逆乱。弑主虐人。亲总六军。问罪辽碣。未经旬日。即灭辽东。前后虏获。数十万计。分配诸州。无处不满。雪往代之宿耻。掩崤陵之枯骨。比功较德。万倍前王。此圣主之所自知。微臣安敢备说。今臣深为陛下惜之、重之、爱之、宝之。周易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由此言之。进有退之义。存是亡之几得有丧之理。老臣所以为陛下惜之。盖谓此也。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彼高丽者。边夷之贱类。不足待以仁义。不可责以常理。古来以鱼鳖畜之。宜从阙略。若必欲绝其种类。恐兽穷则搏。陛下每决死囚。必令三覆五奏。进素食。停音乐。盖以人命所重。感动圣慈也。况今兵士之徒。无一罪戾。无故驱之于战阵之间。委之于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魂魄无归。令其老父孤儿。寡妻慈母。望々车而掩泣。抱枯骨而椎心。足以变动阴阳。感伤和气。实天下之冤痛也。且兵凶器也。战危事也。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而陛下诛之可也。使失百姓。而陛下灭之可也。久长能为中国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于此。虽日杀万夫。不足为愧。今无此三条。坐烦中国。内为旧主雪怨。外为新罗报雠。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愿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诫。保后代巍巍之名。发沛然之恩。降宽大之诏。顺阳春以布泽。许高丽以自新。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所恨竟无尘露。微增海岳。谨罄残魂余息。先代结草之诚。倘蒙录此哀鸣。即臣死且不朽。八月。徐充容上表曰。窃见顷年已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且召募投戎。去留怀生死之痛。因风阻浪。存没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无数十之获。一船致损。则倾数万之粮。是犹运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虽除凶伐暴。国有常规。然黩武玩兵。先哲所戒。昔秦王并吞六国。反速危亡之期。晋武奄有三方。翻成覆败之业。是知地广非久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原。愿陛下布泽流仁。矜弊恤乏。减行役之烦。增湛露之惠。

龙朔元年四月十六日。兵部尚书任雅相为浿江道行军大总管。三十五军水陆分途。先观高丽之衅。上将亲率六军以继之。蔚州刺史李君球上疏曰。臣闻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战者危事。兵者凶器。故圣主明王重行之也。忧人力之尽。恐府库之殚。惧社稷之危。生中国之患。故古人云。务广德者昌。务广地者亡。昔秦始皇好战不已。至于失国。是不爱其内而务其远故也。汉武远讨朔方。迫乎万里。广拓南海。分为八郡。终于户口减半。国用空虚。至于末年。方垂哀痛之诏。自悔其失。彼高丽者。僻侧小丑。潜藏山海之间。得其人不足以彰圣化。弃其地不足以损天威。何至于疲中国之人。倾府库之实。使男子不得耕耘。女子不得蚕织。陛下为人父母。不垂恻恤之心。倾其有限之赀。贪彼无用之地。设令高丽既灭。即不得不发兵镇守。少发则兵威不足。多发即人心不安。是乃中国疲于转戍。万姓无以聊生。则天下败矣。天下既败。即陛下何以自安。故臣以为征之不如不征。灭之不如不灭。惟陛下裁断焉。

干元三年。李绩攻拔扶余城。遂与诸军相会。时侍御史贾言忠充支度辽东军粮使。还。上问以军事。言忠画其山川地势。且言辽东可平之状。上问曰。卿何以知其可平也。对曰。昔隋主亲率六军。覆于辽东者。人事然也。炀帝无道。军政严酷。举国皆役。天下离心。元感一倡。狼狈而返。身死国亡。自取之也。及先帝亲征问罪。所以不得志者。高丽未有衅也。今高丽已失其政。人心不附。男生兄弟。相为攻击。脱身来奔。为我乡导。彼之情伪。尽知之矣。以国家富强。陛下明圣。将士尽心。灭之必矣。且臣闻高丽秘记云。不及千年。当有八十老将来灭之。自前汉之高丽氏。即有国土。及今九百年矣。李绩年登八十。亦与其记符同。又高丽频岁饥荒。卖鬻男女。无故地裂。狼狐入城。蚡鼠穴于国门之下。夷俗信妖。迭相惊骇。天意如此。人事如彼。臣窃以为是行不再举矣。上曰。卿观辽东诸将孰贤。对曰。李绩先朝旧臣。圣鉴所悉。庞同善虽非斗将。而持军严整。薛仁贵勇冠三

军。威名远震。高侃勤俭自处。忠果有余。契苾何力沉毅持重。统御之才。虽颇有忌前之癖。而临事能断。然诸将夙夜小心。忘身忧国者。莫逮于李绩。上深然其言。

总章元年夏四月。彗星见于五车。许敬宗以为星孛于东北。王师问罪。此高丽将灭之征。九月。李绩拔平壤城。虏高藏男建等。十二月。至新丰。诏取便道俘于昭陵。乃备军容。奏凯乐。献于太庙。诏以高藏政不由己。赦其罪。授司平太常伯。男产授司宰少卿。男建配流黔州。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县一百。又置安东都护府以统之。移其户二万八千于内地。

仪凤中。高宗授高藏辽东都督府。封朝鲜王。居安东。领本蕃为主。高藏至安东。潜与靺鞨相通谋叛。事觉。召还。配流邛州。以永淳初卒。赠卫尉卿。圣历二年。又授高藏男德武为安东都督。以领本蕃。自是高句丽旧户在安东者渐寡少。分投突厥及靺鞨等。其旧地尽入于新罗。高氏君长遂绝。

元和十三年四月。其国进乐物两部。

百济

百济者。本扶余之别种。当马韩之故地。其后有仇台者。为高丽所破。以百家济海。因号百济焉。大海之北。小海之南。东北至新罗。西至越州。南渡海至倭国。北渡至高丽。其王所居。有东西两城。新置内官佐平。掌宣纳事。内头佐平。掌库藏事。内法佐平。掌礼仪事。卫士佐平。掌宿卫兵事。朝廷佐平。掌刑狱事。兵官佐平。掌在外兵马事。又外置六带方。管十郡。其用法。叛逆者死。杀人者以奴婢二人赎罪。官人受财及盗者。三倍追赃。余与高丽同。武德四年。其王扶余璋遣使献果下马。与新罗世为仇雠。

贞观十六年。与高丽通和。以绝新罗入朝之道。太宗亲征高丽。百济怀二。数年之间。朝贡遂绝。至显庆五年八月十三日。左卫大将军苏定方讨平之。虏其王义慈。及太子崇。将校五十八人。送于京师。其国分为五部。统郡三十七。城二百。户七十六万。至是以其地置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等五都督。各统州县。立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县令。命左卫郎将王文度为都统。总兵以镇之。义慈事亲以孝行闻。友于兄弟。时人号为海东曾闵。及至京。数日病卒。葬于孙皓陈叔宝墓侧。至麟德三年已后。其地为新罗靺鞨所分。百济之种遂绝。

新罗

新罗者。本弁韩之地。其风俗衣服。与高丽百济略同。而朝服尚白。好祭山神。国人多金朴两姓。异姓不为婚姻。重元日。每其日。拜日月鬼神。人发长美。其先出高丽。魏将毋丘俭之破高丽也。其众遁保沃沮。后归故国。其留者号新罗。

永徽元年。新罗王金真德大破百济。遣使金法敏来朝。仍织锦作五言太平诗以献。帝嘉之。拜法敏为大府卿。五年。真德卒。高宗为举哀于永光门。使太常卿张文收持节吊祭之。赠开府仪同三司。仍赐绫彩二百段。诏其子春秋嗣位。

显庆元年三月。又破百济兵。遣使来告。

查阅更多新书　请上来翻吧

龙朔元年。春秋卒。诏以其子法敏嗣位。三年四月。诏以新罗国置鸡林州大都督府。仍授法敏鸡林大都督府。麟德二年八月。法敏与熊津都督扶余隆盟于百济之熊津城。其盟书藏于新罗之庙。于是带方州刺史刘仁轨领新罗、百济、耽罗、倭人四国使。浮海西还。以赴大山之下。

上元元年二月。新罗王金法敏既纳高句丽叛亡之众。又封百济故地。遣兵守之。帝大怒。诏削法敏官爵。遣宰臣刘仁轨讨之。仍以法敏弟右骁卫员外大将军临海郡公金仁问为新罗王。时仁问在京师。诏令归国以代其兄。仁问行至中路。闻新罗降。仁问乃还。二年二月。鸡林道行军大总管刘仁轨大破新罗之众于七重城而还。新罗于是遣使入朝伏罪。并献方物。前后相属。帝复金法敏官爵。既尽有百济之地。及高句丽南境。东西约九百里。南北约一千八百里。于界内置上良康熊金武汉朔溟等州。所输物产。为诸蕃之最。

开耀元年。法敏卒。遣使册立其子政明为王。仍袭父官爵。

长寿二年。政明卒。册立其子理洪为王。三年。遣使来朝。其年。理洪卒。册立其弟崇基为王。仍令袭兄辅国大将军左豹韬大将军鸡林州都督。

神龙三年。授骠骑大将军。

先天元年。改名兴光。

开元十年。频遣使献方物。十二年。兴光遣使献果下马二匹、牛黄、人参、头发朝霞綢、鱼牙、纳綢、镂鹰铃、海豹皮、金银等。仍上表陈谢。至十二年。遣其臣金武勋来贺正。及武勋还。降书赐之。又使其弟金嗣宗来朝。并贡方物。至二十一年。加兴光宁海军使。其年。命太仆卿员外置同正员金思兰使于新罗。思兰本新罗之行人。恭而有礼。因留宿卫。及是委以出疆之任。且便之也。前年。帝赐兴光白鹦鹉雌雄各一。及紫罗绣袍、金银细器物、瑞文绣绯罗、五色罗、彩绫。共三百余段。至是。兴光遣使从侄志廉奉表陈谢。仍奏国内有芝草生。画图而献。二十年。又遣其大臣金端竭丹来贺正。又遣侄志廉来献方物。授志廉鸿胪少卿员外置同正员。赐绢百匹。留宿卫。二十三年十一月。遣从弟大阿飡金忠相来朝。死于路。赠卫尉卿。二十五年。兴光卒。其子承庆嗣位。遣使来告。帝悼惜之。又赠太子太保。命赞善大夫邢　摄鸿胪少卿。往其国行吊祭册立之礼。至二十八年。册承庆妻朴氏为新罗王妃。

天宝三载。承庆卒。命弟宪英嗣位。仍袭开府仪同三司。都督。鸡林州刺史。兼持节宁海军事。是载四月。遣使谢恩。并献方物。十月。遣使来贺正。授左清道率府员外长史。赐绿袍银带。放还蕃。自后频来朝。七载。遣使献金银及六十总布、鱼牙、纳朝霞綢、牛黄、头发人参。

宝应二年。宪英遣使朝贡。授其使检校礼部尚书。放还。大历二年。宪英卒。册立其子干运为王。三年二月。命仓部郎中归崇敬兼御史中丞。持节册命。又册干运母为太妃。七年。遣使金标石来贺正。授卫尉员外少卿。放还。八年。遣使来朝。并献金银牛黄鱼牙纳朝霞綢等方物。建中四年。干运卒。无子。国人立其上相金良相为王。

贞元元年。授良相检校太尉。都督。鸡林州刺史。宁海军使。新罗国王。仍令户部郎中盖埙持节册命。其年。良相卒。立上相金敬信为王。令袭其官爵。良相之从兄弟也。十四年。敬信卒。其子先敬信亡。国人立敬信嫡孙权知国事俊邕为王。十六年。授俊邕开府

仪同三司。检校太尉。新罗王。令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韦丹持节册命。明年。至浑州。闻俊邕卒。其子重兴立。诏丹还。

永贞元年。诏遣兵部郎中元季方。持节册重兴为王。

元和元年十一月。放宿卫新罗王子金忠献归本国。仍加试秘书监。三年。遣使金力奇来朝。其年七月。力奇上言。贞元十六年。奉诏册臣故主金俊邕为新罗王。母申氏为太妃。妻叔氏为王妃。册使韦丹至中路。知俊邕薨。其册却回。在中书省。今臣还国。伏请授臣以归。敕。金俊邕等册。宜令鸿胪寺于中书省受领。至寺宣授与金力奇。令赍归国。仍赐其叔彦升门戟。令本国准例给。四年。遣使金陆珍等来朝贡。五年。其王子金宪章来朝贡。七年。重兴卒。立其相金彦升为王。遣使金昌南等告哀。七月。授彦升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持节大都督。鸡林州诸军事。兼持节宁海军使。上柱国。新罗王。妻正氏册为妃。仍赐太宰相金崇斌等三人戟。亦令本国准给。兼命职方员外郎摄御史中丞崔廷持节吊祭册立。以其质子金士信副之。十一年十一月。其入朝王子金士信等。遇恶风飘至楚州盐城县界。淮南节度使李墉以闻。是岁。新罗饥。其众一百七十人求食于浙东。十五年。遣使朝贡。

长庆二年十二月。遣使金柱弼朝贡。

宝历元年。其王子金昕来朝。兼充宿卫。

太和四年。彦升卒。五年四月。诏以新罗王金景徽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使持节大都督。鸡林州诸军事。兼充宁海军使。景徽母朴氏。宣册为太妃。妻朴氏册为妃。太子左谕德兼御史中丞源寂。持节吊祭册立焉。

开成元年。其王子金义琮来谢恩。兼宿卫。二年四月十一日。放还蕃。赐物有差。五年四月。鸿胪寺奏新罗国告哀。其质子及年满合归国学生等。共一百五人。并放还。

会昌元年七月。敕归国新罗官。前入新罗宣慰副使。前充兖州都督府司马。赐绯鱼袋金云卿。可淄州长史。

唐会要卷九十六

契丹

契丹居潢水之南。黄龙之北。鲜卑之故地。君长姓大贺氏。胜兵四万三千人。分为八部。好与奚斗。死无服纪。子孙死。父母晨夕哭。父母死。子孙不哭。余风俗与突厥同。武德二年二月。遣使贡名马丰貂。

贞观二十二年。酋长窟哥等部落咸请内附。又契丹有别部酋帅孙敖曹者。武德四年。与靺鞨酋长突地稽俱请内附。诏令当州城傍安置。至曾孙万荣。通天元年中。与妹婿李尽忠杀营州都督赵文翙。据营州作乱。尽忠则窟哥之婿也。则天大怒。更号万荣为万斩。更号尽忠为尽灭。寻自称无上可汗。以万荣为大将。及尽忠死。万荣领其众。上初令曹仁师讨之。全军败绩。又令王孝杰继之。孝杰没于阵。攻陷冀州。俄为奚及突厥掩击其后。张九节设伏以击之。遂单马潜遁。为其奴斩之。开元二年。李尽忠从父弟失活请归款。复封失活为松漠都督。授左金吾卫大将军。仍于其府置静析军。五年十二月。以东平王外孙杨

元嗣女为永乐公主。出降。失活亲迎之。夜遣诸亲高品及两蕃大首领观花烛。六年。失活卒。元宗为之举哀。赠特进。册立其从父弟娑固为松漠郡王。十年十一月。娑固与公主来朝。宴于内殿。及归。娑固衙官可突于勇悍得众。娑固欲除之。而事泄。可突于攻之。娑固奔营州。可突于立娑固从父弟郁于为主。郁于遣使谢罪。元宗复册立郁于。令袭娑固之位。仍赦可突于之罪。至十年。郁于朝。请婚。又封余姚县主长女慕容氏为燕郡公主以妻之。封郁于为松漠郡王。授左金吾员外大将军。兼静析军经略大使。郁于死。立其弟咄于。袭其官爵。复以燕郡公主为妻。十三年。咄于复与可突于相猜阻。携公主来奔。改封辽阳郡王。国人立其弟邵固。其冬。邵固诣行在。从至东岳。诏授左羽林员外大将军。改封广化郡王。仍封宗室外甥陈氏女为东光公主以妻之。十八年。邵固为可突于所杀。以其众降突厥。东光公主走投平卢。诏遣使信安王祎。幽州长史薛楚玉等讨之。皆不克。二十二年六月。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大破之。遣使献捷。敕曰。边境为患。莫甚于林胡。朝廷是虞。几烦于将帅。积年逋诛。一朝剪灭。则东方之蠡贼。寖以廓清。河朔之民人。差宽征戍。此皆上凭九庙之灵。下仗群帅之功。今具凯旋。敢不以献。宜择日告九庙。所司准式。其年十一月。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发兵讨契丹。斩其王屈列。及其大臣可突于等。传首东都。余众及叛奚皆散走山谷。立其酋长李过折为契丹王。仍授特进。封北平郡王。其年。过折又为可突于党泥礼所杀。惟一子刺干。走投安东获免。拜左骁卫将军。自后与奚王朝贡岁至。蕃礼甚备。至贞元四年。复犯我北鄙。幽州以闻。九年十二月。遣使朝贡。十年正月。遣使朝贡。其年二月敕。幽州道入朝契丹大首领悔落拽何等五人。并可果毅都尉。次首领王下诏活薛于君等一十六人。并可别将。放还国。十一年十月。契丹大首领热苏等二十五人来朝。

元和元年。遣使朝贡。八年十一月。契丹大首领悔落鹘劣来朝。十年十一月。契丹遣使悔落饶等二十九人来朝贡。十二年十一月。契丹首领介落等朝贡。以告身十九通赐其贵人。

太和九年十一月。契丹大首领二十九人来朝。赐物各有差。

开成元年十一月。契丹大首领涅列坏等三十一人来朝。四年十二月。契丹大首领薛葛等三十人来朝。

会昌二年九月制。契丹新立王屈戍。可云麾将军。守右武卫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奏。契丹新立王屈戍等云。契丹旧用回鹘印。今恳请当道闻奏。乞国家赐印。伏望圣慈允许。敕旨。宜依。仍以奉国契丹之印为文。

奚

奚。盖匈奴之别种。所居亦鲜卑之故地。即东胡之界也。胜兵三万。分为五部。每部置俟斤。风俗与突厥同。通天年中。契丹叛。奚亦臣属突厥。两国常为表里。号为两蕃。景云元年。其王李大酺遣使贡方物。

开元五年。大酺入朝。为饶乐郡王。仍授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诏封外生女为固安公主以妻之。其年。大酺与契丹首领李失活来朝。请于柳城复置营州。许之。大酺卒。弟鲁苏立。十年。诏鲁苏袭其兄官爵。又封咸安公主女韦氏为东光公主以妻之。十四年。改封鲁苏为奉诚王。后为契丹衙官可突于胁附突厥。鲁苏走投榆关。移其部落于幽州界安置。明年。信安王祎降。其酋李诗。以其地置归义州。因以王诗。诗死。其子延宠又叛。为幽

州张守珪所困。复降。封怀信王。以宗室出女杨为宜芳公主妻之。延宠杀公主。复叛。诏立它酋婆固为昭信王。仍授饶乐都督。自大历后。朝使继至。

元和四年七月。奚及室韦寇振武。五年四月。幽州奏。破奚六万余众。

太和元年。其王饶乐府都督袭归诚王梅落来朝。加检校司空。放还蕃。五年。以奚首领索低为左卫将军同正。充檀蓟两州游奕兵马使。仍赐姓李氏。八年。遣使朝贡。十一年。遣使献名马。是后每岁至。至今朝贡不绝。或岁中三至。故事。尝以范阳节度使为押奚契丹两蕃使。自至德后。藩臣多擅封壤。朝廷优容之。俱务自完。不生边事。故二蕃亦少为寇。其每岁朝贺。常各遣数百人。至幽州。则选其酋长三五十人赴阙。引见于麟德殿。赐以金帛遣还。余皆驻而馆之。率以为常。

室韦

室韦者。契丹之别种。附于突厥。用角弓楛矢。尤善射。时聚戈猎。事毕而散。其人土著。无赋税。人牵犁以种。又按隋书室韦记云。室韦有五部落。一南室韦。二北室韦。三钵室韦。在北室韦之北。四深末怛室韦。在北室韦之西北。五大室韦。在室建河之南。深末怛室韦之西北。隋书曰。大室韦之外。名字改易。不可详悉。突厥沙钵罗可汗常以吐屯潘●统领之。盖并契丹之别种也。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南室韦在契丹北三千里。后魏书云。自契丹路经啜水盖犊子山。其山周回三百里。又经屈利水。始到其国。土地卑湿。至夏则移向西。贷谷久对二山。多草木饶禽兽。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后渐分为二十五部。其酋帅号余莫不满咄。死则子弟代之。无嗣则择贤豪而立之。盘发衣服。与契丹同。乘牛车。蘧蒢为室。如突厥毡车之状。渡水则束薪为7 。或有以皮为舟者。马则织草为鞯。结绳为辔。寝则屈木为室。以蘧蒢覆之。移则载以行。以猪皮为席。编木藉之。气候多寒。田收甚薄。无羊少马多猪牛。言语与靺鞨相通。婚嫁之法。二家相许。婿辄盗妇持去。然后送牛马为聘。妇人不再嫁。以为死人之妻。难以共居。部落共为大棚。人死。置尸其上。居丧三年。其国无铁。取给于高丽。南室韦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韦。分为九部落。其渠帅号乞引莫贺咄。气候最寒。冬则入山。居穴中。牛畜多冻死。饶獐鹿。射猎为务。凿冰没水中。而网射鱼鳖。地多积雪。惧陷坑阱。骑木而行。俗皆捕貂为业。冠以狐貉。衣以鱼皮。又北行千里。至钵室韦。依胡布山而住。人众多于北室韦。不知为几部落。用桦皮盖屋。其余同北室韦。从钵室韦西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韦。因水为号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阴之气也。又西北数千里。至大室韦。径路险阻。言语不同。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韦。后魏武定。隋开皇大业中。并遣使贡献大唐。有九部焉。所谓岭西室韦。山北室韦。黄头室韦。大如者室韦。小如者室韦。娑莴室韦。讷北室韦。骆驼室韦。并在柳城郡之东北。近者三千五百里。远者六千二百里。今室韦最西与回鹘接界者。有乌素固部落。当居俱轮泊之西南。次东有移塞没部落。次东又有塞曷支部落。此部落有良马。人户亦多。居啜河之南。其河彼俗谓之燕支河。又有和解部落。次东又有乌罗护部落。一名乌罗浑。元魏谓之乌落。居磨盖独山北啜河之侧。此部落自魏大武真君四年。历北齐周隋及武德已后。朝贡不绝。又有 礼部落。与乌罗护犬牙而居。又东北有山北室韦。又有小如者室韦。又北有娑莴室韦。东又有岭西室韦。又东南至黄头室韦。此部落兵强。人户亦多。东北与达姤接。岭西室韦北。又有讷北支室韦。此部落校小。乌罗护之东北百余里。 河之北。有古乌丸之遗人。今亦自称乌丸国。武德贞观中。亦遣使朝贡。其国北大山之北。亦有大室韦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地。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韦之北。路丹室韦之南。又东流与 河忽汗河合。又东经南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东流注于海。乌丸东南三百里。又有东室韦部落。在猺越河北。其河东南流与 河合。

武德八年。遣使朝贡。

开元天宝中。每数十岁一遣使来朝。及贡貂皮等物。

贞元八年闰十二月。室韦都督和解热素等一十人来朝贡。

太和五年至八年。凡三遣使来朝贡。九年十二月。室韦大都督阿朱等三十人来朝贡。

开成元年十二月。室韦大都督阿朱等来朝。进马五十匹。四年正月。上御麟德殿。对入朝贺正室韦阿朱等十五人。其年十二月。室韦大都督帙虫等三十人来朝贡。

会昌二年十二月。上御麟德殿。引见室韦大首领都督热论等十五人。宴赐有差。

咸通元年正月。上御紫宸殿受朝。对室韦使。

靺鞨

靺鞨者。盖肃慎之地也。后魏谓之勿吉。凡有数十部落。各有酋长。而黑水靺鞨最处北方。尤称劲捷。性凶悍。无忧戚。无文字。其畜宜猪。食其肉而衣其皮。

武德二年。其部酋长突地稽遣使朝贡。以其部置燕州。初。突地稽朝炀帝于江都。属化及之乱。间行归柳城。至是通使。拜突地稽为总管。贞观初。高开道引突厥来攻幽州。突地稽力战有功。拜左卫将军。赐姓李氏。封耆国公。寻卒。子谨行武力绝人。麟德中。累迁营州都督。右领军大将军。为积石道经略大使。上元三年。大破吐蕃众数万于青海之上。降玺书劳。仍赐燕国公。永淳元年卒。赠幽州都督。陪葬干陵。

贞观十四年。黑水靺鞨遣使朝贡。以其地为黑水州。自后或酋长自来。或遣使朝贡。每岁不绝。其白山部素附于高丽。因收平壤后。部众多入于中国。汩咄安居骨室等部。亦因高丽破后。奔散微弱。今无闻焉。纵有遗人。并为渤海编户。唯黑水部全盛。分十六部落。以南北为称。开元十年。安东都护薛泰。请于黑水靺鞨内置黑水军。续更以最大部落为黑水府。仍以其首领为都督。诸部刺史隶属焉。中国置长史。就其部落监领之。十六年。其都督赐姓李氏。赐名献诚。授献诚云麾将军。兼黑水经略使。仍以幽州都督为其押使。自此朝贡不绝。旧说黑水西北有思慕靺鞨。正北微东十日程。有郡利靺鞨。东北十日程。有窟说靺鞨。亦谓之屈说。东南十日程。有莫曳皆靺鞨。今黑水靺鞨界南。与渤海国显德府。北至小海。东至大海。西至室韦。南北约二千里。东西约一千里。其国少马。国人能步战。士多貂鼠皮尾骨咄角白兔白鹰等。初。上谓侍臣曰。靺鞨远来。盖突厥服之所致也。昔周宣之时。猃狁孔炽。出兵驱逐。比之蚊蚋。议者以为中策。汉武帝北事匈奴。中国虚竭。议者以为下策。秦始皇北筑长城。人神怨愤。议者以为无策。然则自古以来。其无上策乎。朕承隋之弊。而四夷归伏。无为而治。得非上策乎。礼部侍郎李百药进曰。陛下以武功定四海。以文德绥万物。至道所感。格于天地。斯盖二仪降福。以祚圣人。岂与周汉失策。较其长短哉。太宗大悦。其拂 铁利等诸部落。自国初至天宝末。亦尝朝贡。或随渤海使而来。唯郡利莫曳皆三两部未至。及渤海浸强。黑水亦为其所属。

渤海

渤海靺鞨。本高丽别种。后徙居营州。其王姓大氏。名祚荣。先天中。封渤海郡王。子武艺。

贞元八年闰十二月。渤海押靺鞨使杨吉福等三十五人来朝贡。十年二月。以来朝渤海王子大清允为右卫将军同正。其下拜官三十余人。十一年十二月。以靺鞨都督密阿古等二十二人。并拜中郎将。放还蕃。至十四年三月。加渤海郡王。兼骁卫大将军。忽汗州都督。大嵩璘。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册为渤海郡王。依前忽汗州都督。初。嵩璘父钦茂。以开元二十六年袭其父武艺忽汗州都督。渤海郡王。左金吾大将军。天宝中。累加特进。太子詹事。宝应元年。进封钦茂为渤海郡王。大历中。又累拜司空。太尉。及嵩璘嗣位。但受其郡王将军。嵩璘遣使叙理。故加册命焉。至元和元年。以渤海郡王大嵩璘男元瑜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忽汗州都督。依前渤海国王。七年十二月。遣使朝贡。八年。又遣使朝贡。十年二月。黑水酋长十一人朝贡。十一年三月。渤海靺鞨遣使朝贡。赐其使二十人官告。

铁勒

铁勒者。本匈奴之别种。武德初。有薛延陀。契苾。回纥。都播。骨利干。多览葛。仆骨。拔野古。同罗。浑部。思结。斛萨。奚。结阿跌。白霫等。散在碛北。皆铁勒之部内。诸部隋大业中。西突厥处罗可汗强盛。铁勒诸部皆臣之。后处罗征税无度。铁勒相率而叛归。及颉利政乱。皆属于薛延陀。贞观二十年。既破延陀。太宗幸灵州。次泾阳顿。铁勒回鹘。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丹。奚。浑。斛萨等十一姓。各遣使朝贡。奏称延陀可汗。不事大国。暴虐无道。不能与奴等为主人。自死败。部落鸟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能逐延陀去。归命天子。愿赐哀怜。乞置汉官司。养育奴等。太宗以破延陀。欲遂空漠庭。见其使至。甚悦。遣黄门侍郎褚遂良引于县厅。浮觞积胾以礼之。夜分乃已。异日。召铁勒等并入行宫。张乐以宴之。拜为郎将。及昭武校尉等官。乃降玺书劳其酋长。及赍绫锦等。以将厚意。仍遣与乘舆会于灵州。并使右领军中郎将安永寿往报焉。十一月。太宗至灵州。铁勒诸部俟斤颉利发等诸姓至灵州数千人。咸请列其地为州县。又曰愿得天至尊为奴等作可汗。子孙尝为天至尊作奴。死无恨。于是北荒悉平。太宗为赋诗以叙其事。公卿咸请勒于石。从之。二十一年正月。铁勒。回纥。俟利弦等诸姓。并同诣阙朝见。太宗亲赉以绯黄瑞锦。及标领袍。铁勒等睹而惊骇。以为未尝闻见。捧戴拜谢。盘叫于尘埃中。及还蕃。太宗御天成殿。陈十部乐而遣之。麟德中。余党复叛。

干封元年三月。铁勒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大将军郑仁泰。左武卫大将军薛仁贵。破铁勒之众于天山。初。泰等将发京。内宴以饯之。积甲于殿前。令仁贵试之。帝曰。古之善射。能有穿七札者。卿且射五重。仁贵射而彻之。帝大惊赏。更取坚甲以赐之。时九姓有众十余万。令骁健数十人。逆来挑战。仁贵发三矢。射杀三人。其余一时下马请降。仁贵恐为后患。并坑杀之。更就碛北安抚余众。擒其伪叶护兄弟三人而还。军中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是后遂绝边患。

薛延陀

薛延陀者。自云本姓薛氏。其先击灭延陀而有其众。因号薛延陀。其风俗与突厥同。延陀乙夫钵之孙曰夷男。率其部落七万帐。附于颉利。颉利乱。碛北诸姓多归夷男。共推为可汗。

贞观二年。太宗使乔师望册为真珠毗伽可汗。赠之鼓纛。大喜。遂建庭于大漠之北。郁督军山下。三年。遣其弟绕特勒来朝。上赐以宝刀及宝鞭。谓曰。汝所有部。有大罪斩之。小罪鞭之。及平颉利。夷男东反故国。建庭于都尉犍北山犹逻河之南。即古匈奴之故

地。胜兵二十万。仍立其子为南北部。太宗恐其太盛。册其子皆为小可汗。外示优崇。实欲分其势也。会朝廷立李思摩为可汗。处其部众于漠南之北。夷男心不悦。

十五年。太宗将有事太山。夷男谋于国曰。天子东封。士马皆集。我乘此击思摩。若拉朽耳。因命其子大度设勒兵二十万寇白道川。诏李绩薛万彻讨之。大败其众。

十六年。遣使谢罪请婚。许妻以新兴公主。仍令备亲迎之仪。太宗欲幸灵武以会之。夷男竟后期不至。乃绝其婚。太宗以其数与思摩交兵。乃降 書責讓之。又谓其使曰。语尔可汗。我父子并东征高丽。汝若能寇边者。但当来也。可汗遣使致谢。请发兵来助。太宗答以优诏而止其兵。及太宗拔辽东谢城。破驻跸之陈。降高延寿。声震戎狄。而莫离支潜令靺鞨诳惑延陀。啖以厚利。延陀气慑不敢动。太宗在安市城。谓边臣曰。以我量之。夷男其死矣。闻者莫测。俄然真珠毗伽可汗死。其少子四叶护杀其兄突利失可汗而自立。是谓颉利俱利薛娑多弥可汗。而车驾尚在辽东。边境阙备。遂发兵寇夏州。执失思力击败之。多弥可汗轻骑遁走。部内骚然矣。多弥可汗驭下少恩。废其父时贵臣。任己亲昵。多所杀戮。其下不附。国中震恐。皆不自安。时太宗别令校尉宇文法诣乌罗。护靺鞨部。适遇延陀阿波设比于东境。法令率靺鞨进击破之。阿波设谓其国人曰。唐兵至矣。其众转相惊扰。如是二旬。诸部大乱。多弥可汗与数十骑往投阿史那时健部落。寻为回纥所杀。宗族殆尽。其余尚存五万。窜于西域。而立真珠毗伽可汗犹子咄摩支为酋帅。乃去可汗之号。遣使奉表。请居郁督军山之北。使兵部尚书崔敦礼。英国公李绩就安辑之。太宗谓曰。叛则击之。绩等既至。咄摩支惶骇不知所为。潜谋拒战。持两端。绩因纵兵遣击。前后斩五千余级。虏男女二万余人。后咄摩支入朝。拜为右武卫将军。及卒。太宗为发哀。初。延陀请以其庶长子曳莽为突利失可汗。居东方。所统者杂种。嫡子拔灼为四叶护可汗。居西方。所统者皆延陀。诏许之。并礼以册之。曳莽自知非正嫡。部落又少。意常不协。性又疏扰。而轻用兵。白道之役。即曳莽倡首。拔灼二之。夷男之卒。皆来会葬。焚尸卒哭。曳莽惧拔灼图己。先还。拔灼引兵自后袭杀之。延陀以贞观初建衙于碛北。历三主。凡二十年。李绩崔敦礼灭之。

总章二年十二月。延陀部落余众扰乱。诏发突厥进袭。至乌罗德健山。大破之。

唐会要卷九十七

吐蕃

吐蕃者。在长安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种也。不知有国之所由。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子曰樊尼。国灭之后。西奔于羌中。建国。为众所怀。故姓窣勃野。或云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历魏及隋。隔阔诸羌。未通中国。号其王为赞普。自中国出鄯城五百里。过乌海。入吐谷浑部落。弥多弥苏毗及白兰等国。至吐蕃界。其国风雨雷电。每隔日有之。盛夏气如中国。暮春之月。山有积雪。地有冷瘴。令人气急。不甚为害。其俗重汉缯而贵瑟瑟。男女用为首饰。其君长或居拔布川。或居逻婆川。有小城而不居。坐大4 帐。张大拂庐。其大可容数百人。兵卫极严。而衙府甚狭。俗养牛羊取乳酪供食。兼取毛为褐而衣焉。不食驴马肉。以麦为面。人死。杀牛马以徇。取牛马头周垒于墓上。其墓正方。垒石为之。状若平头屋焉。其臣与君自为友。号曰共命人。其数不过五人。君死之日。共命人皆日夜纵酒。葬日。于脚下刺血。出尽及死。便以殉葬。又有亲信人。用刀当脑缝锯。亦有将四尺木。大如指。刺两肋下。死者十有四五。亦殉葬焉。设官。父死子代。绝嗣则近亲袭焉。非其种类。辄不相代。其官章饰有五等。一谓瑟瑟。二谓金。三谓金饰银上。四谓银。五谓熟铜。各以方圆三寸褐上装之。安膊前。以辨贵贱。其战必下马列行而阵。死

则递收之。终不肯退。枪细而长于汉者。弓矢弱而甲坚。人皆用剑。不战亦负剑而行。其驿以铁箭为契。其箭长七寸。若急驿。膊前加一银鹘。有草名速古芒。叶二寸。状若斜蒿。有鼠尾长于常鼠。其国禁毁鼠。杀之者加其罪。有可跋海。去赤岭百里。方圆七十里。东南流入蛮。与西洱河合流而东。号为漾鼻水。又东南出会川。为泸水焉。自赤岭至逻娑川。绝无树木。唯有杨柳。人以为资。国置大论。统理国事。无文字。刻木结绳为约。征兵用金箭。寇至举燧。与臣下一年一小盟。用羊狗猕猴。三年一大盟。用犬马牛驴。以麦熟为岁首。其国都号为逻些城。用法则严整。议事则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此其所以强且久也。重壮贱老。母拜于子。重兵死。恶病终。以累世战没者以为甲门。临阵奔逃者。悬狐尾于其首。表其似狐之怯。其赞普弄赞。雄霸西域。

贞观八年九月。朝贡使至。十四年。遣其相禄东赞致礼。请婚姻。献金五千两。自余宝玩数百事。十五年。以文成公主妻之。弄赞至柏海。亲迎于河源。见王人。执子婿之礼甚恭。而叹大国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及与公主归国。谓所亲曰。我祖父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遂筑城立栋宇以居处焉。公生恶其赭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身释4 裘。袭纨绮。渐慕华风。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字之人。典其表疏。上征辽还。献大鹅。黄金铸成。高七尺。可受酒三斛。高宗即位。拜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致书于长孙无忌云。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以往。并献金银珠宝十五种。请置太宗灵座之前。高宗进封宾王。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笔之匠。并许之。

永徽元年弄赞卒。其子早卒。立其孙。立年幼。国事皆委禄东赞。禄东姓筑氏。有谋略。初。太宗许降文成公主。东赞来迎。召见。顾问进对。合旨。乃拜为右卫大将军。又以琅邪公主孙女妻之。东赞辞曰。臣本国有妇。父母所聘。情不忍乖。且赞普未谒公主。陪臣安敢妄婚。上嘉之。东赞有子五人。长赞悉若。早卒。次钦陵。三赞婆。四悉多于。五勃论。及东赞死。钦陵兄弟复专其国。

通天元年。薛仁贵为钦陵所败于大非川。

上元二年。李敬元又败于青海。钦陵多居中。诸弟分镇方面。赞婆则专在东境。与中国为邻。三十余年。恒为边患。

仪凤三年。上以李敬元初败。吐蕃为患转甚。召侍臣曰。吐蕃小丑。屡犯边境。置之则疆埸日骇。图之则未闻上策。宜论其得失。各书所怀。给事中刘景先曰。攻之则兵威不足。镇之则国力有余。且抚养士卒。守御边境。中书舍人郭正一曰。吐蕃作梗。年岁已深。兴师不绝。非无劳费。近讨则徒损兵威。深入则未穷巢穴。臣望少发兵募。且遣备边。明立烽候。勿令侵掠。待国用丰足。一举而灭之。给事中皇甫文亮曰。且令大将镇抚。畜养将士。仍命良吏营田。以收粮储。必待足兵足食。方可以举而取之。上曰。宿将旧人。多从物故。自非投戈俊杰。安能克灭凶渠。中书舍人刘祎之曰。臣观自古圣主明君。皆有夷狄为梗。今吐蕃凭陵。未足为耻。愿暂戢万乘之威。以宽百姓之役。给事中杨思忠曰。圣人御物。贵在从时。今凶寇不能怀德。未肯畏威。和好之谋。臣谓非便。中书侍郎薛元超曰。臣以为敌不可纵。纵敌则患生。边不可守。守边则卒老。不如料简士卒。一举灭之。上顾谓黄门侍郎来恒曰。李绩已后。实无好将。当今以张虔勖纪及善等差为优耳。恒曰。昨者洮河兵马。足堪制敌。但为诸将失于部分。遂无成功。今无好将。诚如圣旨。

圣历二年。赞普器弩悉弄年渐长。不平。乃与大臣论岩密计去之。召钦陵。执其亲党二千余人杀之。钦陵自杀。

神龙元年。其赞普器弩悉弄卒。其子弃肆蹜赞嗣位。赞时年七岁。使来告丧。中宗为之举哀。废朝一日。俄而弃肆祖母。遣使献金二千两。为弃肆求婚。中宗以所养雍王女降嫁之。自是频岁贡献。然亦时犯西边。

景龙四年来请婚。以左卫大将军杨矩为送金城公主使。后矩为鄯州都督。吐蕃厚赂之。因请河西九曲之地。以为公主汤沐之邑。矩遂奏与之。吐蕃既得九曲。其地肥良。又与唐境接近。自后复叛。杨矩惧。饮药而死。

先天元年十月二十六日。吐蕃遣使来朝。

开元二年五月。吐蕃宰相坌达延陀献书于宰相曰。两国地界。事资早定。界定之后。然后立盟。其月。吐蕃使其宰相尚钦藏及御史名悉猎来献盟书。元宗御承天门楼。命有司引见。置酒于内殿宴遣之。其月。坌达延陀率众侵我渭源。帝下制亲征。会薛讷遇贼数万众。战于武阶驿。大破之。乃罢。自五年至十年。凡八来朝。并贡方物。十三年。遣使来贺。不许。

十七年。复遣使来朝。诏忠王及皇甫惟明及内侍张元方使于吐蕃。惟明既见赞普及公主。皆欣然请和。尽出贞观以来敕书。以示惟明。及遣其重臣名悉猎随惟明入朝。赞普既献宝。公主又献盘杂盏器等物。悉猎颇晓书记。先是。迎公主至长安。当时朝廷。皆称有才辨。及引入赐宴。与语。甚礼之。诏御史大夫崔琳充使宣谕。于赤岭各树分界之碑。约不相侵。

二十一年二月。金城公主上言。请以今年九月一日。树碑于赤岭。定蕃汉两界。时李皓使于蕃。金城度其还期。当在暮秋。故有是请。及树之日。诏张守珪李行祎与其使莽布支同讫其事。是月。遣其大臣属卢论莽藏来朝。及献方物。自二十二年。每岁遣使贺正。并贡献。至二十九年七月。金城公主薨。遣使告哀。仍请和。不许。使到数月。始命有司为公主于光顺门发哀。辍朝三日。天宝中。连事西讨。进收黄河九曲。拔其石堡城。

至德二载三月。复遣使请和。且助国讨逆。诏遣南巨川报之。明年二月。又遣使来朝。复请盟。诏从之。大历元年至十年。七来朝贡。十三年正月。遣将马重英率众四万侵灵州。夺我水口。填汉渠御史渠。以弊屯田。

建中元年正月。入蕃使太常少卿韦伦至。自大历已后。吐蕃陷我河陇诸州。聘使前后数辈。皆留之不遣。边上每俘获其人。亦令中官部统。徙之江岭。德宗初即位。务以德绥远方。征其俘囚五百人。给衣一袭。使韦伦给还其国。与之约和。仍敕边将无得侵伐。吐蕃始闻归其人。不之信。及蕃俘入境。部落皆畏威怀惠焉。又命伦为太常卿。复使吐蕃。其年十二月。伦至自蕃中。与其宰相论钦明思等五十五人皆至。献其方物。吐蕃见伦再至。甚欢。既就馆。声乐以娱之。留九日而旋。兼遣其渠帅报命。伦一岁再往绝域。戎夷奉教。无此之速也。

二年三月。以万年县令崔汉衡为殿中少监。持节使西戎。初。吐蕃遣使求沙门之善讲者。至是。遣僧良琇文素二人行。每人岁一更之。其年十二月。入蕃使判官监察御史常鲁。与吐蕃使论悉诺罗等至自蕃中。奏请改敕书以贡献为进。以赐为寄。以领取为领之。优诏降谕曰。前相杨炎不循故事。致此误耳。并从之。

三年九月。崔汉衡与蕃使区类赞至自吐蕃。乃约灵州以贺兰。泾州以弹筝峡西口。陇州以清水。为汉界。皆建碑以志之。期以是年十月十五日。相与同盟于境上。其年十月。以都督员外郎樊泽兼御史中丞充吐蕃计会使。约以来年正月十日。会盟于清水。

四年正月。诏陇右节度使张镒与吐蕃使尚结赞等于清水会盟官。崔汉衡等七人。与结赞及宰相等七人。俱升坛为盟。夏四月。吐蕃将先没蕃将士僧尼等至自沙州。凡八百人。报元年之德。

贞元元年九月。遣左监门卫将军康成。使于蕃中。且定界。十月。凤翔节度使李晟。遣兵袭吐蕃于推沙堡。大破之。焚其储积。斩蕃酋扈屈律设赞等七人。传首京师。结赞等闻而大惧。累遣使请和。仍约盟会。上皆不许。会马燧自河东至。且保明其诚至。乃许之。

二年九月。吐蕃游骑及于好畤。京师戒严。上遣左金吾卫将军张献甫等统兵屯于咸阳。其月。二万余众又寇凤翔城下。李晟出兵御之。一夕而退。其年十一月。吐蕃陷我盐州。初。贼之来寇也。刺史杜彦光使以牛酒犒之。吐蕃谓曰。我欲州城居之。听尔率其人而去。彦光乃率众奔鄜州。其年十一月。吐蕃陷夏州。亦令刺史拓拔干曜率众而去。复据其城。自是又寇银州。银州素无城壁。居者奔散。蕃亦弃之。

三年二月。以前太子右谕德崔澣为检校左庶子兼御史中丞。充入蕃使。四月。至自鸣沙。不数日。澣复以鸿胪卿兼中丞。又充入蕃使。令澣报蕃宰相尚结赞曰。杜希全职在灵州。不可出境。李观又已改官。遣侍中浑瑊充盟会使。约以五月二十四日。复盟于清水。又令告尚结赞以盐夏二州归于我。然后就盟会。其年夏。吐蕃背盟于平凉城。

八年九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攻吐蕃之维州。获大将军轮赞热以献。十一月。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奏。击破吐蕃于芳州及黑水堡。焚其积聚。并献首俘。

十年五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又奏。西山峨和城击破吐蕃二万余众。攻拔城栅。斩首三千八百余级。获其器械牛马。其年八月。先没蕃中使李朝清归自吐蕃。

十三年正月。赞普遣使农索昔赍表请和好。帝以其豺狼之性。数负恩约。不受表状。任其使却归。七月。韦皋奏。去年二月十七日。吐蕃于剑山马岭三路分军下营。仅住一月。进军逼台登城。嶲州刺史曹高任。率诸军将士。并东蛮子弟。合势接战。自朝及午。大破之。生擒大笼官七人阵上。杀获甚众。

十七年七月。吐蕃陷我麟州。杀刺史郭锋。毁城隍。大掠居人。驱党项部落而去。次盐州西九十里横槽烽顿军。有蕃卒传呼延州僧延素辈七人。称徐舍人召。其火队吐蕃没勒遽引延素等疾趍至帐前。皆马革梏手。麻绳缧颈。见一吐蕃年少。身长六尺余。朱髭大目。乃徐舍人也。命解缚坐帐中曰。师勿惧。予本汉人。司空英公五代孙也。属武后斫丧王室。余高祖建义中泯。子孙流播绝域。今三代矣。虽代居戎职。位掌兵要。思本之心无涯。故血族无由自拔耳。此蕃汉交境也。复九十里至安乐州。师无由东矣。延素曰。僧身孤亲老。敢祈全活。悲不自胜。又曰。余奉命率师备边。因求资食。遂涉汉疆。展转东进。至麟州城下。城既无备。援兵又绝。是以拔之。知郭使君是勋臣子孙。必将活之。不虞为乱兵所害。适有飞鸟使至。飞鸟犹中国驿骑也。云术者上变。召军亟还。遂解缚归之。时诏命韦皋。分遣偏将。勒步骑合二万。出成都西山。南北九道并进。逼栖鸡老翁故维州保州松州诸城。以纾北边故也。其年九月。韦皋又奏大破吐蕃于维州。

十八年正月。韦皋又破吐蕃。生擒大首领论莽热来献。至二十年三月。以吐蕃赞普卒。废朝三日。命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张荐吊祭之。四月。吐蕃使臧河南观察使论乞冉等五十四人来朝贡。至二十一年七月。赞普使论乞缕勃藏来奉献德宗皇帝山陵金银衣服牛马等。陈于太极殿庭。

元和元年七月。遣使论勃藏等来朝。并献方物。

五年春。以吐蕃俘人归于西蕃。虏遣使论思邪熟来朝。并归郑叔矩路泌之柩。及叔矩男文延等一十三人。叔矩。贞元初平凉背盟所陷。凡二十余年。竟不屈节。

其年五月。命宰臣杜佑等与吐蕃使议事于中书令厅。且言归我秦原安乐州地。自六年至十年。遣使朝见。并献方物。相继不绝。

十一年。西川奏。吐蕃赞普卒。

十二年。吐蕃告哀使论乞冉。献马十匹玉带金器等。

十三年。宴吐蕃使于中书。八月。吐蕃使论司热等七人辞于宣政衙。已事不退。且征国使。诏有司谕之。方出。敕。今后入回鹘吐蕃南诏使。所奏随从。不得过三十人。新罗使不得过二十人。回鹘吐蕃使下合授正官。不得过十人。南诏不得过五人。其年十月。吐蕃围我宥州。命夏州兵击退之。

十四年三月诏。蕃使论矩立藏等并后般来使。并宜放归本国。八月。寇我盐州及庆州方渠下营。大军至河州界。其年。复遣论矩立藏来朝贡。立藏自称曰和好。诏纳其请。遣还。其年十月。以太子中允张贾为太府少卿。摄御史中丞。持节充入蕃答请和好使。寻贬贾为抚州。责其逗留不行也。以邵同代之。至其年十二月。灵武奏。吐蕃大军营于黄河北。烟尘数十里。凤翔进吐蕃表函一封。西川奏。吐蕃入雅州界。时方镇邻接蕃界者。皆奉诏备御。东川节度使王涯上言。臣道当出军。径入贼腹。有两路。一路从龙州青川镇人吐蕃界。直抵故松州城。是吐蕃旧置节度之所。一路从绵州威蕃栅入蕃界。直抵栖鸡城。是吐蕃险要之地。涯又陈备御吐蕃要略曰。臣伏愿陛下不爱金帛之费。以钓北虏之心。遣信臣与之定约曰。犬戎为边患者数矣。能制而伏者。惟有北蕃。如能发而深入。杀若干人。取若干地。则投若干之赏。开怀以示之。厚利以啖之。一战之后。西戎亦衰矣。

长庆元年四月。遣尚绮力陀思来朝。并献国信。其月。吐蕃使郭居简朝贡。兼遗宰臣马。又遣使论纳罗来请盟。

其年八月。吐蕃请盟。许之。宰相欲重其事。请告太庙。太常礼院奏。谨按肃宗代宗故事。与吐蕃会盟。并不告庙。惟德宗建中末。会盟于延平门。欲重其诚信。特令告庙。至贞元三年。会于平凉。亦无告庙之文。伏以事出一时。又非经制。求之典故。亦无其文。今参详不合告。从之。十月。命宰相崔植等十四人。与吐蕃使论纳罗盟于郡城西王会寺。十一月。又遣使论答热等来朝。

二年五月。又遣使论赞等来朝。并进马六十匹。羊二百口。及银器玉带等。七月。入蕃会盟使刘元鼎奏。以五月六日与吐蕃盟于闷惧卢川。是川盖赞普之夏衙也。中有臧河流焉。满川多紫薇树。其月。吐蕃使论悉诺息等随元鼎来谢。十月。命太仆少卿兼御史中丞杜载。持节充答吐蕃谢会盟使。

三年正月。遣使论答熟来贺正朔。并进羊六百口。

四年。遣使来求五台山图。

宝历元年三月。遣尚绮立热来朝。且请和好。

二年十一月。诏遣光禄卿兼御史大夫李锐。持节入蕃。充答和好使。

太和五年正月。遣使论乞熟来朝。

六年。又遣使论董勃藏来朝。

九年正月。遣使论笼熟来朝。

开成元年。遣使论悉立熟来朝正。并献国信及马。

二年。遣使论监通来朝。先是。遣宗正少卿兼御史中丞李从简入蕃。其年五月。至自蕃中。进国信金银器。玉带。獭褐。牦牛尾。朝霞毡。杂药并马牛 驼等。诏以其信物颁赐宰臣已下。

四年。遣使论焦熟等来朝。

会昌二年。赞普卒。至十二月。遣论赞热等来告丧。诏废朝三日。仍令文武常参官四品已上。就鸿胪寺吊其使者。诏遣将作少监兼御史中丞李璟。持节入西蕃。充吊祭使。

三年正月。璟至自吐蕃。

大中三年春。吐蕃宰相尚恐热杀东道节度使。以秦原安乐等三州。并石门木硖等七关款塞。泾原节度使康季荣以状闻。上命太仆卿陆耽往劳焉。其年七月。河陇耆老率长幼千余人赴阙下。上御延喜楼观之。莫不欢呼作舞。更相解辫。争冠带于康衢。然后命善地以处之。观者咸称万岁。八月。敕曰。自昔王之有国也。何尝不文以守成。武以集事。参诸二柄。归乎太宁。朕猥荷丕图。思宏景业。忧勤戒惕。四载于兹。每念河湟土疆。绵亘遐阔。自天宝末。犬戎乘我多难。无力御奸。遂纵腥膻。不远京邑。事更十叶。时近百年。进士试能。靡不竭其长策。朝廷下议。亦皆听其直词。尽以不生边事为永图。且守旧地为明理。荏苒于是。收复无由。今者天地储祥。祖宗垂佑。左衽输款。边垒连降。创业建功。所谋必克。实赖枢衡妙算。将帅雄俊。副元元不争之文。绝汉武远征之悔。瓯脱顿空于内地。斥堠全据于新封。莫大之休。指期而就。况将士等栉风沐雨。暴露郊原。披荆棘而刁斗夜严。逐豺狼而穹庐晓破。动皆如意。古无与京。念此诚勤。宜加宠赏。泾原宜赐绢六万匹。灵武五万匹。凤翔邠宁四万匹。并以户部产物充。仍待季荣叔明玭君绪各领征师到本镇。度支差脚。两司各差人押领。送至本道分付。令充节级优赏。四道牧州牧有功劳军将。各宜具名衔闻奏。当议甄奖。原州秦州威州并七关侧近。访闻土地肥沃。水草丰美。如有百姓要垦辟耕种。五年不加赋税。五年已后。量定户籍使。任为产业。温地有盐。颇闻厚利。如置榷税。可赡边陲。仍委度支计度制置闻奏。四道长吏如能各于镇守处遣官健营田。度支出牛粮种子。每年量得多少充军粮。亦不限约定数。原州秦州威州并七关镇守官健。每人各给衣料两分。一分依常年例支给。一分度支加给。仍二年一度替换其家口委长吏切加安存。官健有庄田户籍者。仰州县放免杂差役。秦州至陇州已来道路。要置堡栅。与秦州应接。委李玭与刘皋即便计度闻奏。如商贾往来。兴贩货物。任泽利润。一切听从。

关镇不得邀诘。其官健父兄子弟来往。通传家信。不限多少任去。如要垦辟种田。依百姓例处分。三州七关。如要器仗。长吏与量据所要申奏。除授刺史关使后三五月内。差人巡检。有如修筑部署。课绩殊尤。并训练有度者。其刺史关使虽新授官爵。亦更与超升。其官健节级更与优赏。山南西道剑南西川边界没蕃州县。量力收复。其兵士委本道差遣。如要钱物接借。亦具闻奏。三州七关创置戍卒。且要务静。如有羌戎潜来博易。辄不得容受。委刺史关使切加禁断。或有投降吐蕃到边上收取。本道令长史奏取进止。其京城有犯事合流役囚徒。从今已后。一切配在十处收管。呜呼。七关要害。三郡膏腴。候馆之长址可寻。唐人之遗风尚在。溯怀往事。良用兴嗟。夫取不在广。贵保其金汤。得必有时。讵计于迟速。今则便务修筑。不逞干戈。必使足食足兵。有备无患。载洽亭育之道。永致生灵之安。远迩臣僚。宜体朕意。

咸通七年十月。沙州节度使张义潮奏。差回鹘首领仆固俊与吐蕃大将尚恐热交战。大败蕃寇。斩尚恐热。传首京师。

唐会要卷九十八

回纥

回纥在薛延陀北境。居近娑陵水。去京师六千九百里。胜兵五万。人口十万。先属于突厥。初。有特健俟斤死。有子曰菩萨。部落以为贤而立之。由是大振。菩萨劲勇有胆气。善筹策。常以少制众。其母乌罗浑主。知争讼之事。平反严明。其地沙卤。有大羊而足长五寸。贞观二十一年正月。率众内附。

显庆三年十二月。以回纥故烛龙州刺史吐迷度子婆闰授左卫大将军。

龙朔三年二月。移燕然都护府于回纥部落。仍改名瀚海都护府。其瀚海都护府移云中古城。改名云中都护府。仍以碛为界。碛以北诸州为蕃州。悉隶瀚海。碛南并隶云中。婆闰卒。子比来栗代立。比来栗卒。子独解支立。其都督亲属及部落征战有功者。并自碛北移居甘州界。故天宝末。取骁壮以充赤水军骑士。在碛北者。自则天后。并为默啜所役属。仍别立都督以统之。独解支卒。子伏帝匐立。为河西经略副使。兼赤水军使。

开元七年。伏帝匐卒。赠特进。遣使吊祭。子承宗立。承宗為涼州都督王君 誣奏。长流瀼州而死。其部落犹存。天宝初。回纥叶护逸标苾。袭灭突厥小杀之孙乌苏米施可汗。未几。自立为九姓可汗。由是至今兼九姓之号。因而南徙。居突厥旧地。依乌德健山嗢昆河居焉。虽行逐水草。大抵以北山比中国之长安城。直南去西城一千七百里。西城。即汉之高阙塞。北去碛口三百里。有十一都督。九姓部落。一部落置一都督。于本族中选有人望者为之。破拔悉密及葛逻禄。皆收一部落。各置都督一人。每行止战斗。以二客部落为锋。其九姓一曰回纥。二曰仆固。三曰浑。四曰拔曳固。即拔野古。五曰同罗。六曰思结。七曰契苾。以上七姓部。自国初以来。着在史传。八曰阿布思。九曰骨仑屋骨恐。此二姓天宝后始与七姓齐列。天宝三载三月。朝廷以逸标苾有诛乌苏米施功。封为奉义王。及破拔悉密。自称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又遣使朝贡。四载。加授特进。五载。册为怀仁可汗。六年。逸标苾卒。子磨延啜立。国人号为葛勒可汗。磨延啜勇悍善用兵。十五载。回纥吐蕃遣使请和亲。助国讨逆。葛勒可汗太子叶护以精骑三千。随朔方节度使郭子仪讨贼。

至德元年七月。肃宗即位于灵武。二载五月朔。驾在彭原。四月。官军为贼将安守忠所败于清渠北。乃遣中官窦议使于回纥。令发其兵。九月。回纥遂遣太子叶护领蕃兵四千

余人来助讨贼。叶护入见肃宗。亲宴慰。赐以金帛。广平王俶领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之众十五万。讨安庆绪。既战。大败逆贼。遂收东京。十一月。回纥至东京。敕百官于长乐驿迎。上御宣政殿。引叶护宣慰。其余酋长列于阶下。赐锦绣缯彩银品物甚多。叶护辞归。帝谓曰。能为国家就大事者。卿力也。何遽去耶。叶护奏曰。回纥战兵留在沙苑。欲更为陛下收范阳。马少不足以讨除余孽。请且归灵夏已北取马。用济其事。优诏答之。仍许和亲。

干元元年六月。遣达亥阿波来迎公主。拜开府仪同三司。并献马五百匹。貂裘白　等。又遣宰相帝德领骁将三千人助国讨贼。七月。册命葛勒可汗为英武威远毗伽可汗。封幼女为宁国公主以降焉。八月。遣三子骨啜特勒来朝。九月。遣大首领盖将军等谢主下降。又遣三妇人来谢。二年四月。英武威远毗伽可汗卒。长子叶护先被害。少子移地健立。是为牟羽可汗。

宝应元年四月。回纥演者裴罗等十八人来朝。八月。可汗自将精骑五千南逾太原晋绛。屯兵于陕州平陆县。遣使奏请助王师讨平残寇。是日。引其使宴于延英殿。赐物有差。命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尚衡。使于回纥军。宣慰可汗。遣弟右杀领精骑三千。与行营节度使仆固怀恩破逆贼史朝义于北邙山。二年正月。可汗辞还蕃。六月。册命为颉咄登里骨啜密施合俱录英义建功毗伽可汗。

大历十三年正月。回纥寇太原。河东节度留后鲍防出师与回纥战于阳曲。我师败绩。死万余人。三月。河阳将士劫回纥辎重。因大掠河阳坊市。回纥格战。死数千人。

十四年。英义建功可汗为其下所杀。

建中元年六月。册回纥合骨咄禄毗伽可汗为武义成功可汗。命京兆尹源休持节册立。初。德宗遣中官梁文秀告哀于回纥。且修旧好。可汗移地健不为礼。而九姓胡素属于回纥者。又陈中国便利。以诱其心。其相顿莫贺达干谏不听。因大怒击杀之。并杀其亲信及九姓胡所诱来者。凡三千人。顿莫自立。号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使其酋长聿达于随文秀来朝。故命休册拜焉。

二年六月。以兼光禄卿李涵为散骑常侍。充吊册回纥使。

贞元三年八月。回纥使合阙将军归蕃。初。合阙将虏命请婚于我。许以咸安公主嫁之。命公主见合阙于麟德殿。又令中谒者赍公主画图赐之可汗。四年十一月。回纥公主及使至自本藩。德宗御延喜门以观之。可汗喜于和亲。其礼甚恭。乃言曰。子婿。半子也。父患于西。我子也当遣兵除之。又骂辱吐蕃使。乃使其宰相等率众千余人。及妹吐骨禄毗伽公主。姨迷叔咄禄公主。及职使大首领等妻妾。凡五十六妇人来迎可敦。聘马三千匹。敕令朔州及太原分留回纥七百余人。其宰相大首领等至者。馆于鸿胪寺。召回纥公主。及使者对于麟德殿。颁赐有差。诏以咸安公主出降回纥可汗。仍特置府。官属并同亲王府。十一月。册令骨咄禄武义成功可汗为天亲可汗。

五年七月。公主至衙帐。回纥使李义进请因咸安公主下降。改纥字为鹘字。盖欲夸国俗俊健如鹘也。德宗允其奏。自是改为回鹘。其年九月。天亲可汗卒。子多逻斯立。国人谓之判官特勒。诏册为登里逻没密施俱录忠贞毗伽可汗。以鸿胪卿兼御史中丞郭锋为吊册回鹘使。至六年四月。忠贞可汗卒。子阿啜立。十月。郭锋至自回鹘。初。锋奉使册忠贞可汗。是岁。忠贞为弟所杀而篡立。时回鹘大将颉于迦斯西击吐蕃未回。及四月。其次相

率国人杀篡者而立忠贞之子为可汗。方年十七岁。及六月。颉于迦斯西讨回。将至牙帐。次相等惧其复有废立。不欲汉使知之。留锋数月而回。及颉于迦斯之至也。可汗等迎于郊野。盛陈锋所送国信器币。可汗与次相等皆俯伏自言废立之由。且请命曰。今日惟大臣生死之。悉以所陈器币赠颉于迦斯以悦之。可汗又拜泣曰。儿愚幼无知。今幸得立。惟仰食阿爹。国政悉不敢闻也。回鹘谓父曰阿爹。七年二月。诏册阿啜为奉诚可汗。遣鸿胪少卿御史大夫庾鋋持节吊祭册命之。四月。回鹘遣使律支达于等来朝。且告小宁国之丧。小宁国。荣王琬之女。宁国将有行。肃宗念其远去。故遣媵之。及归宁。遂留虏中。国人号为小宁国公主也。九月。败吐蕃于北庭。使献捷。十年四月。奉诚可汗卒。奉诚无子。国人立其相骨咄禄将军。诏册册为滕里逻羽禄没密施合禄胡毗伽怀信可汗。五月。令秘书少监兼御史中丞史馆修撰张荐。持节吊祭册立之。其骨咄禄将军。本姓 跌。少孤。为回鹘大首领所养。及长。有武艺辩慧。自天亲可汗时。已掌兵马衙官。诸大首领多敬服之。奉诚无嗣。国因奉为王。其天亲以上诸可汗。有子见幼小者。并送阙庭。至德后。回鹘于中原有功。故怀信可汗不敢言奉诚。从人望也。

永贞元年。怀信可汗卒。使来告丧。十一月。奉册命可汗为爱登里逻羽德密施俱录毗伽可汗。未详爱登里逻与怀信何亲。史并不载。以鸿胪少卿兼御史中丞孙杲持节充吊祭册立使。至元和元年二月。凡三朝贡。三年二月。回鹘使来告咸安大长公主之丧。废朝三日。公主。德宗第八女也。本降天亲可汗。卒。子忠贞可汗立。忠贞可汗卒。子奉诚可汗立。奉诚可汗卒。国人立其相。是为怀信可汗。皆从胡法继尚公主。在蕃凡二十一年卒。册赠燕国大长公主。赐谥曰襄穆。三月。御麟德殿对回鹘使多览将军等。赐白彩锦衣服银器有差。自回鹘请修蕃臣之礼。五年后。累遣使朝贡。六年。回鹘可汗卒。遣使掘野居葛勒将军来告丧。七年正月。册命可汗为军登里逻骨德密施合毗伽可汗。命检校工部尚书鸿胪卿兼御史大夫张茂宣。持节吊祭册立之。八年四月。回鹘请和亲。伊珠难还蕃。宴于三殿。赠银器缯帛。九年。仆固昌来朝。十一年正月。御麟德殿引对回鹘使。赐锦彩银器有差。三月。又遣使押进橐驼九头。马八十匹。十一年。回鹘可汗卒。遣使来告丧。十一月。册回鹘可汗为爱登里逻骨没密施合毗保义可汗。命宗正少卿兼御史中丞李孝诚。持节吊祭册立之。十五年三月。御麟德殿引见回鹘使合达于等。许其尚主。其月。封第九妹为永安长公主。降嫁回鹘可汗。

长庆元年三月。保义可汗卒。辍朝三日。四月。册回鹘可汗为君登里逻羽禄密施勾主禄毗伽崇德可汗。五月。回鹘宰相都督公主麾尼等至。迎所降公主也。初。保义可汗求婚。许降以永安公主。保义既卒。则宜改定。而酋人固请永安。寻以第五妹封太和公主。出降回鹘。命中书舍人王起就鸿胪寺宣谕焉。上御麟德殿。对回鹘使及公主五十人等。赐锦缯银器有差。六月。敕太和公主宜特置府。命宰相杜元颖充五礼使。回鹘宰相并公主献驼褐。白锦。白练。貂鼠裘。鸭头子玉腰带等。马一千匹。驼五十头。至七月。册太和公主为仁孝端丽明智上寿可敦。命左金吾卫大将军兼御史大夫胡证为送公主及册可汗使。光禄卿兼御史大夫李宪为之副。三年。崇德可汗卒。其从父弟曷萨可汗立。遣使来告丧。册曷萨可汗为爱登里啰汨没密施合毗伽昭礼可汗。命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郑权吊祭册立之。宝历中。频使朝贡。至太和六年。为其下所杀。其从子胡特勒立。遣使告丧。为之废朝。诏册胡特勒为爱登里逻汨没密施合毗伽彰信可汗。命左骁卫将军兼御史大夫唐宏实持节吊祭册立之。

开成四年。其相掘罗勿荐公引山北沙陀攻围之。可汗自杀。国人立勿荐公为 飒可汗。未受册命。连年饥疫。羊马死者被地。又大雪为灾。武宗即位。遣嗣泽王溶告丧。始知易代。其年为黠戛斯所害。其国分散。有乌介特勒者。曷萨之弟。胡特勒之叔也。亦率众南奔。至错子山。乃自立为可汗。居塞上。朝廷遣鸿胪卿张贾。右金吾将军王会。往宣谕。分边备以振食之。兼就大同川。还其马价绢。且册为可汗。遣将作少监兼御史中丞苗镇。

持节驻于河东。待其底定。然后受之。而可汗违背恩德。侵劫诸部落。旋又擅入云州。将入振武。上以为天亡数尽。不可容也。乃命河东等遣兵讨之。

会昌三年正月。诸军大破回鹘于杀湖山。就虏帐中奉太和公主归于我军。其特勒以下大众数万人尽降。获其前后所赐敕书。可汗亦被疮。与百骑逾山遁走。捷书至。宰相率百僚合中称贺。先是。回鹘宰相嗢没斯特勒将其家属及麾下数千人来降。上嘉之。降书抚纳。仍赐姓李氏。封怀化郡王。改名思忠。赐甲第于永乐坊。并家属遣所在给传赴阙。其军士分于诸镇收管。用壮骑兵。

西爨

西爨者。南宁之渠帅。自云本河东安邑人。七世祖事晋为南宁州太守。属中国乱。遂王蛮夷。梁元帝时。南宁州刺史徐文盛征诣荆州。有爨瓒者。遂据南宁之地。延袤二千余里。俗多华人。既死。其子震玩统其众。高祖受禅。拜玩子宏达昆州刺史。令持其父尸归葬本乡。益州刺史段纶又遣俞大施至南宁谕之。由是部落归款。武德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来贡方物。

昆弥国

昆弥国者。一曰昆明。西南夷也。以爨之西洱河为界。即叶榆河也。其俗与突厥略同。去京师九千里。胜兵数万人。相传云与匈奴本是兄弟国也。汉武帝得其地。入益州郡部。其后复绝。诸葛亮定南中。亦所不至。武德四年。嶲州治中吉宏伟使南宁。因至其国谕之。至十二月。遣使朝贡。因求内附。自是每岁不绝。其使多由黔南路而至。近又封其别帅为滇王。世袭其国。贞观十九年四月二十日。右武候将军梁建方讨蛮。降其诸屯七十二所。户十万九千三百。遣使往西洱河。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各擅一州。不相统摄。自云其先本汉人。有城郭村邑。自夜郎滇池以西。皆云庄蹻之余种也。其土五谷与中夏同。以十二月为岁首。

林邑国

林邑。汉日南象郡之地。其先因汉女子征则之乱。县功曹子区连杀县令。自号为王。子孙相承。后王无子。其甥范熊代立。晋宋已来。恒通中国。其地恒温。不识冰雪。常多雾雨。人能用弩。以藤为甲。王出则列象千头。信佛法。以二月为岁首。稻岁再熟。有结辽鸟。能解人语。亦谓之结了鸟。盖夷音讹也。

武德六年二月。其王范梵志遣使朝贡。至贞观四年。又贡火珠。大如鸡卵。圆白皎洁。状若水晶。正午向日。以艾承之。即火燃。五年。又献白鹦鹉。精识辨慧。善于应答。太宗悯之。并付其使。令放归林薮。十四年。其国献通天犀一十枚。诸宝称是。永徽总章中。其王钵迦含波摩累献驯象。先天开元中。其王建多达摩又献驯象沉香琥珀等。

天宝八载。其王卢陀罗使献真珠一百条。沉香三十斤。鲜白　。驯象二十只。自至德后。遂改称环王国。不以林邑为号。贞元九年。环王因遣使贡犀牛。上令见于太庙。

元和四年八月。安南都护张舟奏。破环王国伪歡爱州都督杀三万余人。获其王子五十九人。器械战船战象称之。

咸通二年十二月。寇安南府。遣神策将军康承训率禁军并江西湖南之兵赴援。先是。大中末。安南都护李琢贪暴。侵刻獠民。群獠引蛮攻安南。至咸通三年。大征兵赴援。天下骚动。其年。东蛮竟陷交趾。

真腊国

真腊在林邑之西南。本扶南之属国也。南接车渠。西接朱江国。其王姓刹利氏。其俗东向开门。国以东为上。有战象五千头。梁大同中。始并扶南而有其国。都伊奢那城。风俗与林邑同。

武德六年十月。遣使来朝。

贞观二年十一月。又与林邑国俱来朝贡。太宗嘉之。赐赉甚厚。今南方人谓真腊国为吉蔑国。自神龙已后。真腊分为二半。以南近海多陂泽处。今谓之水真腊。半以北多山阜处。今谓之陆真腊。亦谓之文单国。贞观中。累遣使朝贡。永徽二年。遣使献驯象。

圣历元年。开元五年。天宝九年。并遣使朝贡。并献犀牛。水真腊国者。其境东西南北。约皆八百里。东至奔陀浪洲。西至堕罗钵底国。南至小海。北至陆真腊国。其王所处城。号娑罗提拔城。国之东有小城。皆谓之国。其国甚多象。余所出物产及言语。与真腊同。

元和八年。遣使李摩　等来朝。

白狗羌

白狗羌。西羌之别名。与会州连接。胜兵一千。白兰羌。亦西羌之别种。风俗并与党项国同。

武德六年十二月。遣使朝贡。

贞观五年十二月。其渠帅并来朝。

永徽二年十一月。特浪生羌卜楼莫各。率众万余户诣茂州归附。其年正月。生羌大首领冻就。率部落内附。以其地置建州。显庆中。白兰为吐蕃所并。收其兵以为军锋。

开元二十九年。益州长史章仇兼琼。发其国及索摩等诸州笼官三百余。出至奉川。望准女国等例。简择许令入奏。余并就奉川宴赏放还。从之。其年十月。白狗国四品笼官苏唐封。及狗十川五品笼官薛阿封管至。各赐紫金及帛以遣之。

贞元九年七月。其王罗陀忽逋租。又与女国等诣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内附。谒授试太常卿兼保州司马。至今子孙承袭其爵。

曹国

曹国居埋　密水南。古康居之地。俗与康国同。附于突厥。胜兵千余人。好淫祠。罄资产而无悔。去瓜州六千里。

[illegible]多[illegible] 請[illegible]吧

武德七年七月。朝贡使至。云本国以臣为健儿。闻秦王神武。愿在麾下。高祖大悦。

贞观十一年至开元中。朝贡不阙。

天宝元年。其王哥逻仆罗使献方物。三载。诏封其王为怀德王。四载。哥逻仆罗上表。自陈曾祖以来。奉向天可汗忠赤。常受征发。望乞恩慈。将奴土国同于唐国小子。所须驱遣。奴身一心为国征讨。十一载。其王设阿忽与国副王野解及九国王并上表。请同心击黑衣大食。元宗宴赐慰谕遣之。又有中曹国。在西曹国之东。康国之北。其所治谓之迦布底真城。在平川。其人长大。工于战斗。又有西曹国。治 密水南瑟底痕城。东南去康国一百里。西北至何国二百里。南与史国界接。北与波览国界接。其城东北四十里。有越于底城。内有得悉神。远近敬信之。有金人金颇罗。阔一丈五尺。每日所祭羊马。千人食之不尽。并有金银器。胡书题云。汉天子所赐神器。隋大业中。始通武德。以后常修蕃礼。

殊柰国

殊柰。昆仑人也。在林邑南。去交趾海行三月余日。习俗文字与婆罗门同。绝远未尝朝中国。贞观二年十月。使至朝贡。

拔野古国

拔野古在仆骨东境。胜兵一万。口六万人。皆殷富。其地东北一千里曰康干河。有松木入水一二年而化为石。其色青。有国人居住。其人谓之康干石人。皆着木脚。冰上逐鹿。其国东北六日行至鞠国。有树无草。无羊马。有鹿如中国牛马。使鹿牵车。可胜三四人。衣鹿皮。鹿食地苔。自鞠国东行十五日并俞折国。土地广大。百姓多。风俗与拔野古同。少牛马。地多豹鼠。骨吐鞠国北有大汉国。饶羊马。其人极长大。长者至丈三四尺。其国云北有骨帅国。与大汉国相接。户万五千。胜兵三万。

霫●国

霫●。匈奴之别种。居鲜卑故地。亦与靺鞨为邻。胜兵万人。并臣于颉利。习俗与突厥略同。其渠帅号为俟斤。

贞观三年朝贡。至二十一年。列其地为置颜州。即以其酋长为刺史。先是。太宗荡平突厥。其番望多授以侍卫之官。沙漠之人。素爱锦罽。太宗既招来遐域。特赐其好者。用文锦析用旧缕。而错综其色。花叶翔走。事多殊形。每颁赐其酋长。大为荣宠。

显庆五年。以其首领李含珠为居延都督。含珠死。以其弟厥都为居延都督。自后无闻焉。

党项羌

党项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魏晋已降。西羌微弱。自周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南杂春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旁当氏。米擒氏。拓拔氏。最为强族。俗皆土著。有栋宇。织牦牛及羊毛覆之。俗尚武。无法令赋役。其人多寿。年至百五六十岁。不事生产。好为窃盗。互相陵劫。尤重复雠。若雠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跣足蔬食。要斩雠人而后复故常。男女并皆衣裘褐。仍被大毡。

不知耕稼。土无五谷。气候多风寒。以牦牛马骡羊豕为食。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求大麦于他界。酝以为酒。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淫秽蒸报。诸夷中最为甚。然不婚同姓。老死者。以为尽天年。亲戚不哭。少死者则云夭枉。而悲哭之。死则焚尸。名为火葬。无文字。但俟草木以记岁时。

贞观三年。南会州都督郑元　遣招谕。其长细封步赖举部内附。亦自入朝。列其地为轨州。拜步赖为刺史。其后诸部相次内附。列其地为崌奉岩远四州。各拜首领为刺史。五年。诏遣使开其河曲地为六十州。内附者三十四万口。有羌酋拓拔赤词者。甚为浑主伏允所昵。与之结婚。屡抗官军。后与其从子思头并率众与诸首领归款。列其地为懿嵯麟可等三十二州。以松州为都督府。羁縻存抚之。拜赤词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自是。从河首大碛石山已东。并为中国之境。后吐蕃强盛。拓拔氏渐为所逼。遂请内徙。始移部落于庆州。因置静边等州以处之。故地陷于吐蕃。其处者为其役属。吐蕃谓之弭药。又有黑党项。在赤水之西。李靖之西讨也。浑主乞伏允奔之。处以空闲之地。及吐谷浑国举国内属。其黑党项首领号敦善王。因贡方物。其雪山党项。姓破丑氏。居雪山之下。贞观初。亦常朝贡。又有白狗舂桑白兰等诸羌。自龙朔以后。并为吐蕃所破。而服属焉。其在西北边者。天授三年内附。凡二十万口。分其地置朝吴浮归等十州。仍散居灵夏等界内。自至德已后。常为吐蕃所诱。密以官告授之。使为侦导。故时或侵叛。寻亦底宁。至宝应初。其首领来朝。请助国供灵川军粮。优诏赞美。其在泾陇州界者。至后上元元年。率其众十余万诣凤翔节度使崔光远请降。

宝应元年十二月。其归顺州部落。干封州部落。归义州部落。顺化州部落。和宁州部落。和义州部落。宝善州部落。宁定州部落。罗云州部落。朝凤州部落。并诣山南西道都防御使梁州刺史臧希让请册印。希让以闻。诏从之。

贞元三年十二月。初禁商占以口马器械于党项部落货易。十二年二月。六州党项自石州奔过河西。党项有六府部落。曰野利越诗。野利龙儿。野利厥。律儿黄。野海。野窣等。居庆州者。号为东山部落。居夏州者。号为夏平部落。永泰大历以后。居石州依水草。至是。永安城镇将阿史那思昧扰其部落。求取驼马无厌。中使又赞成其事。党项不堪其弊。遂率部落奔过河。

元和元年七月。宰相杜佑上疏曰。伏见近者党项与西戎潜通。屡有降人指陈事迹。而公卿廷议。以为宜当谨兵。备戒戎轶。益发甲卒。邀其寇暴。此盖未达事机。匹夫之常论耳。夫蛮夷猾夏。唐虞已然。周宣中兴。猃狁为害。但命南仲往城朔方。驱之太原。及是而止。诚不欲弊中国。怒远夷也。秦平六国。恃其兵力。北筑长城。以拒匈奴。西逐诸羌。出于塞外。劳力扰人。结怨阶乱。中国未静。贼徒竞起。海内云扰。实生谪戍。汉武因文景之富。命将兴师。遂至户口减半。竟下哀痛之诏。罢田轮台。前史书之。为嘉其先迷而后复。盖圣王之治天下也。惟务绥静蒸民。故西至流沙。东渐于海。在南与北。示存声教。不以远物为珍重。求遐方入贡。盖疲内而事外。终得少而失多。故前代纳忠之臣。并有谏君之议。淮南王请息师于闽越。贾捐之愿弃地于珠崖。安危利害。高悬前史。昔冯奉世矫汉帝之诏。击莎车。传其王首于京师。威振西域。宣帝大悦。议加爵土之赏。萧望之独以为矫制违命。虽有功效。不可为法。恐后之奉使者。遂争发兵为国家生事。述理明白。其言遂行。国家自天后以来。突厥默啜。兵强气勇。屡寇边城。为害颇甚。开元初。边将郝灵荃亲捕斩之。传首阙下。自以为功。世莫有二。自望宠爵。宋璟为相。虑武臣邀功。为国生事。止授以郎将。由是讫开元间。无人复议开边。中国遂宁。外夷亦静。此皆成败可征。鉴诫非远。其党项小蕃。虽处中国。本怀我德。当示抚绥。间者边将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马。或取其子女。使贿其方物。征为役徒。怨苦既多。叛亡遂起。或与北狄通使。

或与西戎连寇。有为使然。固当惩革。传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管子曰。国家无使勇猛为边境。此诚圣哲识微知着之远略也。今戎丑方强。边备未实。诚慎择良将。诫之完葺。使知诚信。绝其求取。用示怀柔。来则惩御。去则谨备。自然彼怀我德。革其奸谋。何必遽图兴师。坐致劳费。陛下上圣至仁。覆育群类。动必师古。谋无不臧。伏望坚保永图。置兵衽席。实天下幸甚。上深嘉纳之。

九年五月。复置宥州。以护党项。

十五年七月。盐州送劫乌白池盐女子拓拔三娘并婢二人。诏入内诘之。赦罪。送本州。其年十一月。命太子中允李寮为宣抚党项使。以部落繁富。至今远近商贾。赍杂缯诸货。入其部落。贸其牛马。至太和开成之际。其蕃镇统领无绪。恣其贪婪。不顾危亡。或强市其羊马者。不时偿其直。以是部落苦之。遂相率为盗。灵盐之路小梗。会昌初。上频命使安抚之。兼命宪臣为使。分三印以统之。在邠宁鄜延者。以侍御史内供奉崔君会统之。在盐夏长泽者。以侍御史内供奉李樗主之。在灵武麟胜者。以侍御史内供奉郑贺主之。仍各赐绯。以重其事。久而无状。寻皆罢之。大中四年。内掠邠宁。诏凤翔李业。河东李栻讨之。羌乃破殄。

唐会要卷九十九

东谢蛮

东谢蛮在黔州之西数百里。南接守宫獠。西连夷子。北至白蛮。土宜五谷。无文字刻木为契。散在山谷。依树为居。无税赋之事。皆自为生业。刀剑不离身。男女椎髻。以绯束之。后垂向下。其首领谢元深。世为酋长。谢氏一族。法不育女。自云高姓。不可下嫁也。

贞观三年。元深入朝。冠乌熊皮冠。若今之旄头。以金络额。身披毛帔。韦皮行6 而着履。中书侍郎颜师古奏。言昔武王时。天下太平。远国归款。周史书其事为王会篇。今万国来朝。至如此辈章服。实可图写。今请撰为王会图。从之。以其地为应州。拜元深刺史。隶黔州都督府。又有南谢首领谢强。与西谢蛮连接。共元深俱来朝。拜为南寿州刺史。后改为庄州。

贞元十三年正月。西南蕃大酋长。正议大夫。检校蛮州长史。继袭蛮州刺史。贵阳郡开国公。赐紫金鱼袋宋鼎。左右大首领。朝散大夫。前检校邛州刺史。赐紫金鱼袋谢汕。左右大首领。继袭摄蛮州巴江县令。借紫金鱼袋宋万。传界首子弟大首领。朝散大夫。牂州录事参军谢文。经黔州经略招讨观察使王础奏。前件刺史。建中三年。一度朝贺。自后更不许随例入朝。今年恳诉。称州接牂牁。同被声教。独此排摈。窃自惭耻。谨遣随牂牁等朝贺。伏乞特赐优谕。兼同牂牁刺史授官。其牂牁两州。户口殷盛。人力强大。邻侧诸蕃。悉皆敬惮。请比两州。每年一度朝贺。仍依牂牁轮环差定。并以才干位望为众所推者充。敕旨。宋鼎等已改官讫。余依奏。

西赵蛮

西赵蛮在东谢之南。其界东至夷子。西至昆明。南至西洱河。山洞深阻。莫知里数。南北十八日行。东西二十三日行。其风俗物产。与东谢同。赵氏世为酋长。有万余户口。贞观三年。遣使入朝。二十一年。以其地为明州。以首领赵摩为刺史。

牂牁蛮

牂牁蛮。亦姓谢氏。其地北距兖州。东至辰州。南至交州。西至昆明。土气郁热。稻粟再熟。无徭役。刻木为契。风俗与东谢同。贞观二年。首领谢龙羽遣使朝贡。授牂牁州刺史。封夜郎郡公。四年十二月。遣使朝贡。

开元十年闰五月。大酋长谢元齐死。诏立其嫡孙嘉艺。袭其官封。至二十五年。其大酋长赵君道来朝正。献方物。大历中。每岁遣使朝贡。及贞元初。朝献不绝。至七年二月。授其酋长赵王俗官。以其岁初朝贡不绝。褒之也。自七年后至十八年。凡五遣使来朝贡。

元和三年五月敕。自今以后。委黔南观察使差本道军将充押领牂牁昆明等使。至四年正月。又遣使来朝。是月。遣中使魏德和领其使。并赍国信物赴牂牁国。仍降玺书。赐其王焉。七年十二月。遣使朝贡。九年。复遣使谢注二十人朝贡。十一年正月。遣使来朝。拜其酋长等官。仍赐告身一十六通。遣还。十二月。又遣使二十五人贺正。召对于三殿。仍赐宴及银器锦彩等。长庆中。朝贡不绝。凡外夷使将至。遣中使郊驿迎劳。既至。恩礼甚厚。将归亦送之。以怀远人。今悉不书。省文也。

宝历元年十二月。遗使谢良震来朝。自太和五年至会昌二年。凡七遣使朝贡。并贺正。皆宠以宴赐。

南平蛮

南平蛮者。东与智州。南与渝州。西南州。北涪州接。部落四千余户。山有毒草沙虱及蝮蛇。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为干栏。其人美发为椎髻。土多女少男。为婚法。女氏必先货求男族。贫人无以嫁女。多卖与富人为婢。俗皆妇人执役。其王姓朱氏号为剑荔王。

贞观三年。遣使内附。以其地隶渝州。

南诏蛮

南诏蛮。本乌蛮之别种也。姓蒙氏。蛮谓王为诏。其先有六诏。各有君长。蒙舍龙世长蒙舍州。高宗时。细奴逻来朝。开元二十六年。封其子皮罗阁越国公。赐名归义。其后以破西洱蛮功。敕授云南王。归义渐强。五诏浸弱。剑南节度使王昱受其赂。进六诏为南诏。归义日以骄大。每入觐。朝廷亦加礼。天宝七载。归义卒。其子阁罗凤立。与节度使鲜于仲通不相得。云南太守张虔陀复私其妻。九载。因发兵反。鲜于仲通为南诏所败。自是南诏北臣吐蕃。十二载。复征天下兵。俾李宓将之。复败于太和。寇陷巂州及会同军。

大历十四年十月。吐蕃率南蛮众十万众来寇。一入茂州。过汶川及灌口。一入扶文。掠方维白坝。一入黎雅。过邛郏。连陷郡邑。乃发禁兵四千人。及幽州兵马五千人同讨。大破之。

贞元十年三月。剑南节度使韦皋奏。云南蛮王异牟寻。领部落兵马破吐蕃。并收铁桥以来城垒一十六。擒吐蕃王五人。归降百姓一十二万人。约计三万余户。大小城一十六所。敕旨。宣付所司。其年七月。诏赐南蛮异牟寻。铸印一用黄金银为窠。其文曰。贞元册南诏印。先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奏。南诏前遣清平官尹仇宽献所授吐蕃印五。二用黄金。今赐印请以黄金。从蛮夷所重。从之。九月。南诏又使蒙凑罗栋及清平官尹仇宽来献铎槊

浪人剑及吐蕃印八。蒙凑罗栋。异牟寻之弟也。既朝见于麟德殿。上所赐赉甚厚。其年十月。以南诏朝贡使尹仇宽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其余授官各有差。至十一年九月。南诏异牟寻献马六十匹。至十二年。韦皋奏。于雅州会野路招受得投降蛮首领高万唐等六十九人。蛮约七千户二万口。其万唐等先授吐蕃金字告身十五片。至十四年十二月。南诏异牟寻遣酋望大将军王丘等各贺正。兼献方物。至十九年春正月癸丑朔。上御含元殿。授南诏朝贺使杨镆龙武试太仆少卿兼御史。授黎州廓清道蛮酋领袭恭化郡王刘志宁复试太常卿。

永贞元年。南诏遣使赵迦宽来赴德宗山陵。

元和二年八月。授南诏使者邓傍传试殿中监。其年十二月。复遣使朝贺。三年十一月。以南诏异牟寻卒。废朝三日。辛未。以谏议大夫段平仲兼御史中丞。持节充册立南诏及吊祭使。仍命铸元和册南诏印。司封员外郎李逢吉副之。至四年正月。以太常卿武少仪兼御史中丞。充册立及吊祭使。先是。谏议大夫段平仲充使。朝廷以为谏官不合离阙。因罢平仲使。少仪遂有是行。册异牟寻之子骠信苴蒙阁劝为南诏王。七年十二月。南诏遣使朝贡。十年十一月。南诏蛮使杨还奇等二十九人来朝。至十三年四月。剑南西川节度使奏。南诏请贡献助军牛羊奴婢等。上发诏褒之。不令进献。

太和三年。宰臣杜元颖镇守西川。以文儒自高。不练戎事。南蛮乘我无备。入寇黎州。牧屡陈。皆不信之。十月。黎州陷。十一月。犯我西川。驱劫玉帛子女而去。即日。邻境以状闻。上大怒。贬元颖为韶州刺史。丁卯。又贬为循州司马。命东州节度使郭钊代焉。明年春正月。其王蒙嵯颠以表自陈请罪。兼疏元颖过失。国家方事柔远。寻宥其过。自后赋贡不绝。

开成四年正月。上御龙德殿。入对朝贺正南诏酋赵莫三十七人。赐官告并金彩银器金银带衣服等有差。至五年十二月。上御三殿。对归国南诏使等十六人。

会昌二年正月。三殿对还蕃南诏酋望张元佐等二十五人。大中八年二月。南蛮遣使进犀牛。诏还之。

咸通十年十一月。南蛮骠信坦绰酋龙率众二万寇嶲州。定边军节度都头安再荣守清溪关。为贼所攻。再荣退保大渡河。北去清溪关二百里。隔水相射。凡九日八夜。定边军节度使窦滂勒兵拒之。十二月。骠信遣清平官十余人来伪和。与窦滂语次。蛮军船筏竞渡。忠武武宁兵士结阵抗之。接战自午及申。蛮军稍却。窦滂惧。将自缢于帐中。徐州将苗全绪止之。滂乃宵遁。全绪乃夜入蛮军。万弩乱发。蛮众大骇。全绪等保军而还。蛮军乘胜进攻西川。朝廷以颜庆复驻大渡河。制剑南应接等使宋威将兵数万。与忠武武宁之军合势。战于汉州之毗桥。大捷。蛮军走。解西川之围。

干符元年十二月。南蛮复寇西蜀。诏河东。河西。山南西道。东川征兵赴援。西川节度使高骈奏。西川新旧军差已众。况蛮蜑小丑。必易枝梧。今已道路崎岖。馆驿穷困。更有军顿。立见流移。其左神策长武镇鄜州河东所抽兵中。人数不少。况备办军食。费损尤多。又缘三道藩镇。尽扼羌戎。边鄙未宁。望不差发。诏。除河东兵士。令窦瀚不要差发外。余三处兵士。委高骈到日分布驱使。三年十一月。邕州节度使辛谠奏。南诏遣使段瑳宝等四人通和。诏令答使许之。至五年七月。谠遣从事徐云叟通和。凡水陆四十七程。至善阐府。遇骠信华言君上也。游猎。尚去云南一十六程。凉好而还。进南诏录三卷。

东女国

东女。西羌之别种。以西海中有女国。故称东女国也。俗以女为王。东与茂州党项接界。隔罗女蛮及白狼夷。有八十余城。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为船以渡。户口四万。女王号为宾就。有女官号曰高霸。评议国事。在外官寮。并男夫为之。五日一听政。女王若死。国中多敛钱。动至数万。更于王族求令女二人而立之。大者为大王。小者为小王。若大王死。则小王立。或姑死而妇继。无有篡夺。其所居皆起重屋。王至九层。国人至六层。其王服青毛绫裙。下领衫。上披青袍。其袖委地。冬则羔裘。饰以纹锦。为小环髻。饰之以金。耳垂珰。足履　。俗重妇人而轻丈夫。文字同于天竺。以十一月为正。每至十月。令巫者赍酒殽诣山中散糟麦于空。大咒呼鸟。俄顷。有鸟如雉。飞入巫者怀中。因剖其腹视之。有一谷。来岁必登。若有霜雪。必多异灾。其俗信之。名为鸟卜。武德中。女王汤滂氏遣使贡方物。

永徽七年正月。其国遣女使高霸黎文并其主男三卢等来朝。

垂拱五年。其王敛臂遣大臣汤剑左来朝。仍请官号。则天拜敛臂为左玉钤卫员外将军。仍以瑞锦制蕃服赐之。

天授三年。其主俄衍儿尔来朝。万岁通天元年。又遣使来朝。

开元二十九年十二月。其王赵曳夫遣子献方物。

天宝元年五月。命有司宴之于曲江。令宰臣以下同宴。又封曳夫为归昌王。授左金吾卫大将军。赐其子帛八十匹。放还。后复以男子为王。

贞元九年。其王汤立悉。与哥邻国王董卧庭。白狗国王罗陀。忽逋租国王弟邓吉知。南水王国王侄薛尚悉曩。弱水国董辟和。悉董国王汤悉赞。清远国王苏唐磨。咄霸国王董藐蓬。各率其种落。诣剑南四川内附。其哥邻等国。皆散居西山。弱水王即国初女国之弱水部落。其悉董国在弱水之西。故亦谓之弱水西悉董王。旧皆分隶边郡。祖父例授将军中郎果毅等官。自中原多故。皆为吐蕃所役属。其部落大者不过二三千。各置县令十数人理之。土有丝絮。岁输于吐蕃。至是立悉与之同盟。相率献款。兼赍天宝中国家所赐封告。共三十九通以进。节度使韦皋处其众于维霸保等州。给以种粮耕牛。咸乐生业。立悉等数国王。自来朝。召见于麟德殿。授立悉银青光禄大夫。归化州刺史。邓吉知试大府少卿。兼丹州长史。薛尚悉曩试少府少监。兼霸州长史。董卧庭行至绵州卒。赠武德州刺史。命其子利罗为保宁都督府长史。袭哥邻国王。立悉妹乞悉漫颇有才智。从其兄来朝。封和义郡夫人。其大首领董卧卿等。皆授以官。俄又授女国王兄汤厥银青光禄大夫。试大府卿。清远王弟苏历颠。银青光禄大夫。试卫尉卿。南水国王薛莫庭。及汤悉赞。董藐蓬。女国唱后汤佛庭。美玉钵。南郎唐。并授银青光禄大夫。试太仆卿。其年。西山松州生羌等二万余户。相率内附。其粘信部落主董梦葱。龙诺部落主董辟忽。皆授试卫尉卿。立悉等并赴明年元会讫。赐以金帛。各遣还。八月。诏加韦皋统押近界诸蛮及西山八国使。其部落至今犹代袭刺史等官。然亦潜通吐蕃。故谓之两面羌。

婆利国

婆利者。南荒之国也。在林邑东南。海行可万里。地延袤数千里。署热恒如中国盛夏时。谷一岁再熟。王姓刹利邪伽。名护路那婆。世有其位。人皆黑色。穿耳附珰。其王服花冠。饰以真珠璎珞。身坐金床。行则驾象。鸣鼓吹蠡。

贞观四年四月。使至婆利界。有罗刹国。其人极陋。朱发黑身。兽牙鹰爪。时与林邑人作市。市以夜而自掩其面。其国出火珠。状如水晶。日正午时。以珠承影。取艾承之。即火出。其年。林邑国来献。云罗刹得之。或云出狮子国。国在西南海中。有棱伽山。出奇宝。人到初无所见。但署宝物价值。卖于洲上商舶。依价货之而去。其国以能驯养狮子。故以为国名。

倭国

古倭奴国也。在新罗东南。居大海之中。世与中国通。其王姓阿每氏。设官十二等。俗有文字。敬佛法。椎髻无冠带。隋炀帝赐之衣冠。今以锦彩为冠饰。衣服之制。颇类新罗。腰佩金花。长八寸。左右各数枚。以明贵贱等级。

贞观十五年十一月。使至。太宗矜其路远。遣高表仁持节抚之。表仁浮海。数月方至。自云路经地狱之门。亲见其上气色蓊郁。又闻呼叫锤锻之声。甚可畏惧也。表仁无绥远之才。与王争礼。不宣朝命而还。由是复绝。

永徽五年十二月。遣使献琥珀玛瑙。琥珀大如斗。玛瑙大如五升器。高宗降书慰抚之。仍云。王国与新罗接近。新罗素为高丽百济所侵。若有危急。王宜遣兵救之。倭国东海屿中野人。有耶古。波耶。多尼三国。皆附庸于倭。北限大海。西北接百济。正北抵新罗。南与越州相接。颇有丝绵。出玛瑙。有黄白二色。其琥珀好者。云海中涌出。

咸享元年三月。遣使贺平高丽。尔后继来朝贡。则天时。自言其国近日所出。故号日本国。盖恶其名不雅而改之。

大历十二年。遣大使朝楫宁副使总达来朝贡。

开成四年正月。遣使薛原朝常嗣等来朝贡。

大羊同国

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里。胜兵八九万。辫发毡裘。畜牧为业。地多风雪。冰厚丈余。物产与吐蕃同。无文字。但刻木结绳而已。酋豪死。抉去其脑。实以珠玉。剖其五脏。易以黄金鼻。银齿。以人为殉。卜以吉辰。藏诸岩穴。他人莫知其所。多杀　牛羊马以充祭。其王姓姜葛。有四大臣。分掌国事。自古未通中国。

贞观五年十二月。朝贡使至。十五年。闻中国威仪之盛。乃遣使朝贡。太宗嘉其远来。以礼答慰焉。至贞观末。为吐蕃所灭。分其部众。散至隙地。

乌罗浑国

乌罗浑。盖后魏乌洛侯也。今亦谓之乌罗护。东与靺鞨。南与契丹。北与乌丸为邻。风土与靺鞨同。贞观六年。朝贡使至。

女国

女国。在葱岭之西。以女为王。每居层楼。侍女数百。五日一听政。其王若死。无女嗣位。国人乃调敛金钱。还于死王之族。买女而立之。其俗贵女子。贱丈夫。妇人为吏。

查看更多新书　请上宋萌吧

男子为军士。女子贵者。则多有侍男。男子贵不得有侍女。虽贱庶之女。尽为家长。犹有数夫焉。生子皆从母姓。男子披发。以青绿涂面。妇人辫发而萦之。土宜六畜。多骏马。

贞观八年十二月。朝贡使至。

石国

石国。其俗善战。多良马。西北去瓜州六千里。

贞观八年十二月。朝贡使至。

显庆三年。以其地啖羯城为大宛都督府。仍以其王职土屯摄舍提于屈昭穆为都督。

开元初。其蕃王莫贺咄吐屯有功。封为石国王。加特进。寻又册为顺义王。二十九年。其王伊吐屯屈勒遣使上表曰。奴自千代以来。于国忠赤。秖如突厥骑施可汗忠赤之中。部落安贴。后背天可汗。脚底大起。今突厥已属天可汗。在于西头为患。惟有大食。莫踰突厥。伏乞天恩。不弃突厥部落。讨得大食。诸国自然安贴。

天宝初。累遣朝贡。至五年。封其王子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并赐铁券。九载。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奏。其王蕃礼有亏。请讨之。其王约降。仙芝使部送。去开远门数十里。负约。以王为俘。献于阙下。斩之。自后西域皆怨。仙芝所擒王之子。西走大食。引其兵至怛罗斯城。仙芝军大为所败。自是西附于大食。至宝历二年及大历七年。并遣使朝贡。

吐火罗国

吐火罗。在葱岭之西数百里。与挹怛杂居。胜兵五万。其国土著多男子。少妇人。故兄弟通室。妇人五夫。则首戴五角。十夫则首戴十角。男子无兄弟。则与他人结为昆季。方始得妻。不然则终身无妇矣。被服文字。与于阗略同。其城北有颇黎山。南岩穴中。有神马。国人每收马于其侧。产名驹汗血马。北界接西域大宛之地。

贞观九年五月。朝贡使至。

永徽元年。献大鸟。高七尺。其色元。足如驼。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啖铁。夷俗谓之驼鸟。三年。其叶护那史乌泾波奉表告立。高宗遣置州县使王名远到其国。以所理阿缓大城为月氏都督府。仍分其小城为二十四州。以乌泾波为都督。五年。乌泾波遣子伊室达官骜以朝献。

龙朔元年。授乌泾波使持节月氏等二十五州诸军事月氏都督。

麟德二年。遣其弟祖纥多献玛瑙灯树两具。高三尺余。

开元七年。其叶护支汗那帝赊上表。献解支之人暮暗。请加试验。八年。献名马　及异药。至十二年。遣使献胡药干陀婆罗等二百余品。十七年。册其首领骨咄禄顿达度为叶护。其年。叶护遣使献须那伽帝释麦。十八年。遣使献红颇梨。碧颇梨。生马脑。金精。及质汗等药。

天宝八载。其叶护失理忙伽罗遣上表曰。臣邻境有一胡。号曰羯师。居在深山。恃其险远。违背圣化。亲附吐蕃。于国内置吐蕃城。投勃律要路。与吐蕃拟将兵入境。臣每忧惧。思破凶徒。望请安西兵马来载五月到小勃律。六月到大勃律。伏乞允臣所奏。事若不成。请斩臣七段。缘失蜜王向汉忠赤。特望敕书宣慰。使其感恩。元宗览表。许之。十二年。又遣使朝贡。

干元元年七月。与西域九国遣兵助国讨逆。肃宗令赴朔方行营。

昙陵国

昙陵。吐火罗之属国也。居大洲中。其风俗土宜。与吐火罗国同。

贞观十六年。遣使朝贡。

康国

康国。本康居之苗裔也。其王本姓温氏。其人土著。役属于突厥。先居祁连之北昭武城。为匈奴所破。南依葱岭。遂有其地。支庶强盛。分王邻国。皆以昭武为姓氏。不忘本也。俗多蒲萄酒。胜兵三千人。深目高鼻。多须髯。生子必以蜜食口中。以胶置手内。欲其成长口尝甘言。持钱如胶之粘物。习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二十。即送之他国。来过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至。以十二月为岁首。有婆罗门为其占星候气。以定吉凶。至十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泼。盛为戏乐。

武德七年。其王屈朮支遣使献名马。

贞观九年七月。献狮子。太宗嘉其远来。使秘书监虞世南为之赋。十一月。又献金桃银桃。诏令植于苑囿。

永徽中。其国频遣使告为大食所攻。兼征赋税。

显庆三年。高宗遣果毅董寄生列其所居城为康居都督府。仍以其王拂呼缦为都督。

万岁通天元年。则天封其大首领笃婆钵提为王。钵提寻卒。又册立其子泥　师师。神龙中。泥涅师师卒。又册立其子突昏。

开元初。屡遣使献锁子甲。水晶桮。及越诺侏儒人。胡旋女子。兼狗豹之类。十九年。其王乌勒伽表请封其子咄曷为曹国王。默啜为米国王。许之。二十七年。乌勒卒。遣使册咄曷袭其父位。

天宝三载。又封为钦化王。其母可敦封为郡夫人。十二载十三载。并遣使朝贡。

盘盘国

盘盘国。在林邑西南海曲中。北与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日乃至。其国与狼牙修国为邻。习俗与扶南略同。以路远不与中国通。梁大同时。来朝贡。

贞观九年。朝贡使至。

查看更多资料　请上来书吧

朱俱波国

朱俱波。在葱岭之北二百里。胜兵三千人。其俗崇饰佛法。文字同于婆罗门。西与渴盘陀为邻。去瓜州三千八百里。

贞观十一年十二月。朝贡使至。

甘棠国

甘棠。在大海之南。昆仑人也。

贞观十年。与朱俱波国朝贡同日至。太宗谓群臣曰。南荒西域。自远而至。其故何哉。房元龄曰。当中国乂安。帝德遐被也。太宗曰。诚如公言。向使中国不安。何缘而至。朕何以堪之。观此蕃使。益怀畏惧。所望公等匡朕不逮也。

罽宾国

罽宾。在葱岭之南。其地川渎。水皆南流。注于南海。人皆乘象。土宜种稻。多甘蔗葡萄。草木凌寒不死。尤信佛法。南去舍卫国三千五百里。罕通上国。闻中夏有圣君。故遣使来朝。

贞观十一年。遣使至。上谓长孙无忌曰。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惟魏征劝朕偃武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此皆魏征之力也。朕之任用。岂不得人。二十二年。其国遣使献俱物头花。丹白相间。其香远闻。

永徽二年。献耨特鼠。喙尖尾赤。能食蛇。螫者。以尿涂疮即愈。

显庆三年。访其国俗。云王始祖馨孽。今王曰曷撷支。父子传位已十二代。其年。列其城为修鲜都督府。龙朔初。授其王修鲜等十一州诸军事。兼修鲜都督。

开元七年。遣使献天文大经。及秘方奇药。八年。诏遣册其王为葛罗支特勒。二十七年。其王乌散特勒洒以年老。上表请以嫡子拂菻罽婆嗣位。许之。仍降使册命。

天宝四载。又册其子勃葡准为袭罽宾及乌苌国王。仍授右骁卫将军。

干元元年。又遣使朝贡。

流鬼国

流鬼。去京师一万五千里。直黑水靺鞨东北。少海之北。三面阻海。多沮泽。有鱼盐之利。地气早寒。每坚冰之后。以木广六寸。长七尺。施系于其上。以践层冰。逐其奔兽。俗多狗。以其皮毛为裘褐。胜兵万人。南与莫曳靺鞨邻接。未尝通聘中国。

贞观十四年。其王更三译而来朝贡。授骑都尉。

史国

史国。居近独莫水北。与康国同域。中有神祠。每祭牛羊口。自隋以来。国渐强盛。乃创置乞史城。都邑二万余家。

贞观十六年正月。朝贡使至。

显庆三年。遣果毅董寄生列其所治为陆沙州。以其王昭武失阿曷为刺史。

开元十五年。其王阿忽必多延屯遣使献胡旋女子及豹。二十七年。其延屯卒。册立其子阿忽钵为王。二十九年。其王斯谨提立首领勃帝。未施朝贡。天宝中。诏使其国为来威国。其那色波国亦谓之小史国。为史国役属。

拂菻国

拂菻。一名大秦国。在西海之北。东南与波斯接。地方万里。列城四百。邑居连属。其宫室柱栊。多以水晶琉璃为之。有贵臣十二人。共治国政。常使一人将囊随王车。百姓有事者。即以事投囊中。王至宫省。发理其枉直。其王无常人。简贤者立之。国有灾异及风雨不时。即废之。有鸟似鹤。其色绿色。常在王边。倚枕上坐。每进食有毒。其鸟辄鸣。户十万余。南临大海。城东面有一大门。高二十丈。自外至王室。饰以黄金。凡有大门三重。第二大门之楼。悬一金秤。以金丸十二枚属于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时焉。为一金人。其大如人。立于侧。每至一时。其金丸辄落。铿然发声。金人即应声引唱。以纪日时。毫厘无差。其殿以瑟瑟为柱。黄金为地。象牙为门扇。香木为栋梁。无瓦。以白石末涂屋上。光润如玉石。至盛夏之时。引水潜流。上遍屋宇。机制巧密。人莫之知。观者惟闻屋上鸣泉。俄见四檐飞溜。悬汲如瀑。激气成凉风。其巧如此。有羊羔生于土中。其国人候其欲萌。乃筑墙以护之。防外兽所食。然其脐与地连。割之则死。惟人着甲走马。及击鼓以骇之。其羔惊鸣而脐绝。便逐水草。诸珍宝多出其国。隋炀帝常欲通之。竟不能致。

贞观十七年。其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石绿金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自大食强盛。渐陵诸国。遣将伐其都。乃岁输金帛。臣属大食焉。

干封元年。遣使兽底也伽。大足元年复遣使朝贡。

开元十年正月。遣吐火罗大首领献狮子二。羚羊二。四月。又遣大德僧来朝。

乌苌国

乌苌国。在中天竺南。一名乌枝那。地方千余里。百姓殷实。人性懦弱。颇诡诈。尤工禁咒之术。笃信佛法。与天竺同。而天竺不及之。自古未通中国焉。

贞观十六年十一月。朝献使至。

开元八年四月。遣使册立其王。时大食东与乌苌邻境。煽诱为虐。其王与骨咄王俱位王。皆守节不应。亦潜输款诚。元宗深美之。故并降册名。

耨陀洹国

堕和罗西北。其王姓察失利。名婆那子婆末。其国海行五月至广州。土无蚕桑。以白毡朝霞布为衣。谷有稻麦。俗皆楼居。谓之干栏。父母死。停丧在室。辄数日不食。燔尸之后。男女并剔发临池。先浴然后进食。

贞观十八年。遣使来朝贡。又献婆律膏。白鹦鹉。首有十红毛。齐于翅。

唐会要卷一百

瑟匿国

瑟匿北接石国。其俗不好商贾。风俗与康国略同。

贞观二十年三月。使至朝贡。与似没役盘国康国同邻。出好马。

悉立国

悉立在吐蕃西南。户五万。胜兵五千人。其地有城邑村落。咸依溪涧。男夫以缯彩缠头。衣毡。妇人辫发。着短裙。婚姻简略。不行财礼。以蒸报为俗。多水牛。宜　稻。丧制以黑为衣。一年就吉。羁事吐蕃。自古未通中国。

贞观二十年闰三月。朝贡使至。

求拔国

求拔。或云章揭拔。本西羌种也。在悉立西南。居四山之内。近西移出山。西接东天竺。遂改衣服。变西羌之习。因而附焉。胜兵二千。无城郭。好为寇掠。商旅患之。

贞观二十五年。因悉立而朝贡使至。

俱兰国

前亦名俱罗弩国。与吐火罗接。南抵雪山。地险窄。物产惟出金精。

贞观二十年闰三月。朝贡使至。

骨利干国

骨利干处北方瀚海之北。二俟斤同居。胜兵四千五百。口万余人。草多百合。地出名马。其国北接冰海。昼长夕短。日没后。天色正曛。煮一羊胛纔熟。而东方已曙。盖近日出之所也。贞观二十一年正月内附。

诃陵国

诃陵在真腊之南海中洲。王之所居。坚木为城。造大屋重阁。以象为床。以椰花椰子为酒。饮之亦醉。有毒女。与常人居止宿处。即令身上生疮。与之交会即死。若旋液沾着草木即枯。

贞观二十二年。朝贡使至。

元和八年。遣使献僧祇僮及五色鹦鹉频伽鸟。并异香。

十三年十一月。献僧祇女二人。及玳瑁瑾生犀等。

婆登国

婆登。在林邑之南。海行二月。东与诃陵。西与迷黎连接。北邻大海。风俗与诃陵国同。种谷每月一熟。亦有文字。书之于贝多叶。其死者口实以金。又以金钏贯于四肢。然后加以婆律膏。及沈檀龙脑等香。积薪以燔之。

贞观二十一年六月。朝献使至。

波斯国

波斯在京师西一万五千里。东与吐火罗康国接。北邻突厥之可萨部。西北距莆林。西南滨海。户数十万。其王初嗣位。便密选诸子才堪承统者。书其名字。封而藏之。王死后。大臣与王之群子。共发封而视之。奉所书名为王焉。俗事天地水火诸神。西域诸胡事火祆者。皆诣波斯受法焉。其事神以麝香和苏。涂须点额。及于耳鼻。用以为敬。以六月一日为岁首。系囚无年限。惟王代立则释之。地多名马。骏者日行七百里。又多骏犬。今所谓波斯犬也。出　及大驴。

贞观二十一年。其王伊嗣候遣使朝贡。

龙朔元年。其国王卑路斯使奏。频被大食侵扰。请兵救援之。诏遣陇州南由令王名远充使西域。分置州县。因列其地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为都督。是后。数遣使贡献焉。咸亨中。卑路斯自来朝贡。高宗甚加恩赐。拜右武卫将军。

仪凤三年。令吏部侍郎裴行俭将兵。册送卑路斯还波斯国。行俭以路远。至安西碎叶而还。卑路斯独返。不得入其国。渐为大食所侵。客于吐火罗二十余年。部落数千人。后渐离散。至景龙二年来朝。拜为左威将军。无何。病卒。其国遂灭。西部众犹存。自开元十年至天宝六载。凡十遣使朝贡。献方物。夏四月。遣使献玛瑙床。九载。献火毛绣舞筵。长毛绣舞筵。无孔真珠。至大历六年九月。遣使献真珠等。

都播国

都播。铁勒之别种也。其地北濒小海。西坚昆。南回纥。十三月行。前代未之通也。分为三部。皆自统摄。其俗无岁时。结草为庐。无牛羊。不知耕种。土多百合。取其根以为粮。捕鱼鸟食之。衣貂鹿之皮。贫者亦缉鸟羽为服。婚姻。富者用马。贫者用鹿皮为聘礼。国无刑罚。偷盗者征其赋。闻骨利干来通。亦遣使朝贡。

贞观二十一年十一月。朝贡使至。

结骨国

结骨在回纥西北三千里。胜兵八万。口数十万。南阻贪漫山。有水从回纥北流。逾山

经其国。人并依水而居。身悉长大。晰面绿睛朱发。有黑发以为不祥。人皆劲勇。邻国惮之。其大与突厥同。而婚姻无财聘。性多淫泆。与外人通者不忌。其婿死丧。刀●其面。火葬收其骨。踰年而葬。以木为室。覆以木皮。天每雨铁。收而用之。以为刀剑。甚铦利。若猎兽。皆乘木马。升降山磴。追赴若飞。其北有骝马国。邻北海。畜骝马而不乘。但取其酪充飧而已。貌类结骨。而不敦邻好。交相侵伐。贞观六年。遣王义宏将命镇抚。二十二年。结骨国君长遂身自入朝云。臣已一心归国。望得国家官职。执笏而还。遂授左屯卫大将军坚昆都督。开元中。安西都护盖嘉运撰西域记云。坚昆国人皆赤发绿睛。其有黑发黑睛者。则李陵之后。故其人称是都尉苗裔。亦有由然。今有改称纥扢斯者。亦是北夷旧号。臣按国史叙铁勒种类云。伊吾以西。焉耆以北。旁白山则有契弊。乌护。纥骨子。其契弊即契苾也。乌护则乌纥也。后为回鹘。其纥骨即纥扢斯也。由是而言。盖铁勒之种。尝以称回鹘矣。其转为黠戛斯者。盖夷音有缓急。即传译语不同。其或称戛戛斯者。语急而然耳。访于译史云。黠戛是黄头赤面义。盖回鹘呼之如此。今使者称自有此名。未知孰是。

会昌三年。其国遣使注吾合索上声呼之。等七人来朝。兼献马二匹。以其久不修贡。且莫详更改之名。中旨访求。唯贾耽所撰四夷述。具载黠戛斯之号。然后知耽之通习荒情。洽而不误。先是。回鹘背恩德。侵劫诸部落。又擅入灵州。以为天亡不可容也。乃命河东等道遣兵讨之。正月。命河东兵大破回鹘于杀胡山。就帐中奉太和公主归于我军。可汗亦与数十骑逾山遁走。黠戛斯乘其破亡。遂有其国。二月。遣使注吾合索等七人来朝。并献名马。且凭大唐威德。求册命焉。四年。上命太仆卿兼御史中丞赵蕃持节宣慰。五年五月敕。我国家光宅四海。君临八荒。声教所覃。册命咸被。况乎族称宗姓。地接封疆。爰申建立之恩。用广怀来之道。有加常典。得不敬承。黠戛斯国王生穷阴之乡。禀冱朔之气。少卿之后。胄裔且异于蕃夷。大漠之中。英杰自雄于种落。日者居于绝僥。隔以强邻。空驰向化之心。莫通事大之礼。旋能奋其武勇。清彼朔陲。万里归诚。重译而至。时既当于无外。义必在于固存。是用特降徽章。载明深恳。加其美号。锡以册书。贻厥后昆。遂荒有北。举兹盛典。彰示远戎。祗服宠光。永孚恩化。可册为宗英雄武诚明可汗。命右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李栻持节充册使。仍命有司择日备礼册命。六年九月敕。去岁。先帝册立黠戛斯为可汗。虽有成命。旋属朝廷变故。未果遵行。今欲遣使。且展封告之仪。续行先帝之意。又虑深僻小国。不足与之抗衡。回鹘向残。不合遽有建置。事新体大。须归至当。必询于众。方免有疑。宜令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御史台尚书省四品以上。集议闻奏。大中元年。遂命鸿胪卿御史中丞李业持节。再册命焉。

天竺国

天竺。即汉之身毒。或云摩伽佗。或云婆罗门。地在葱岭之南。去月氏东南数千里。地方三万余里。其中分为五。南天竺。南际大海。北天竺。北距雪山。四周有山为壁。南面一谷。通为国门。东天竺。东际大海。与扶南连。但隔小海而已。西天竺。与罽宾波斯相接。中天竺。据四天竺之间。国并有王。而俱以天竺为名。隋炀帝志通西域。诸国多至。惟天竺不通。武德中。国大乱。王尸罗逸多勒兵。象不解鞍。士不释甲。六载而四天竺之君。皆北面以臣之。贞观初年。中国沙门元奘至其中国。天竺王尸罗逸多谓元奘曰。吾闻中国有圣王出。作秦王破阵乐。试为我说秦王之为人也。元奘具言圣德。王曰。信如所言。我当自朝也。至十五年。自称摩伽佗王。遣使朝贡。上乃遣云骑尉梁怀璥往通其国。尸罗逸多惊问诸国人曰。自古亦有摩诃震旦使人至吾国乎。皆曰。未之有也。乃遣使随怀璥来朝。至二十二年四月。遣使右卫长史王元策奉使天竺国至。尸罗逸多死。其国大乱。发兵拒之。元策御战不敌，挺身宵遁。至吐蕃。发精锐千二百人。并泥婆罗国兵七千骑。元策与副使蒋师仁。率二国兵大破之。虏其王以归。太宗大悦。谓侍臣曰。夫人耳目玩于声色。

口鼻耽于臭味。此败德之源。若天竺不劫我使人。岂为俘虏耶。昔中山以贪宝取敝。蜀侯以金牛致灭。莫不由也。是时。就其国得方士那逻迩婆娑寐。自言年二百。云有长生之术。上深礼之。馆于金飙门内。造延年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延历岁月。药成。服之无效。后放还本国。

天授三年。东天竺王摩罗枝摩。西天竺王尸罗逸多。南天竺王遮逻其跋逻婆。北天竺王娄其那那。中天竺王地婆西那。并来朝贡。及中宗睿宗两朝。并献方物。

开元三年二月。遣使瞿云惠成来朝。八年五月。南天竺遣使献豹皮。五色能言鹦鹉。又奏请以战象兵马讨大食吐蕃。求有以名其军。制书嘉焉。号为怀德军。九月。南天竺王尸利那罗僧伽宝多枝摩为国造寺。上表乞寺额。敕以归化为名赐。十一月。遣使册利那罗僧伽宝多为南天竺王。遣使来朝。十七年六月。北天竺国王三藏沙门僧密多献质汗等药。十九年十月。中天竺国王伊沙伏摩遣大德僧来献方物。二十九年三月。中天竺国王李承恩来朝。授游击将军。放还。天宝中。累遣使朝贡。

葛逻禄国

葛逻禄。本突厥之族也。在北庭之北。金山之西。与车鼻部落相接。薛延陀破灭之后。车鼻人众渐盛。葛逻禄率其下以归之。及高侃之经略车鼻也。葛逻禄相继来降。仍发兵助讨。后车鼻破灭。葛逻禄。谋刺婆。卜踏实力三部落。并诣阙朝见。显庆二年。置阴山大漠元池三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三族当东西两突厥之间。常视其兴衰。附叛不常。后稍南徙。自号三姓。兵强。勇于斗。延州以西。突厥皆畏之。开元初。与回鹘拔悉密等攻杀突骑施乌苏米施可汗。三年。与拔悉密可汗同奉表。兼献马。至阙下。其年冬。又与回鹘同击破拔悉密部落。其可汗阿史那施奔北庭。后朝于京师。十三年。授阿史那施左武卫将军。干元中。率拔悉密可汗南奔后。葛禄与九姓部落复立回鹘暾叶护为可汗。朝廷寻遣使封为奉义王。仍号怀仁可汗。自此后葛禄在乌德犍山左右者。别置一部督。隶属九姓回鹘。其在金山及北庭管内者。别立叶护。每岁朝贡。十一年。叶护顿毗伽生擒突厥帅阿布思送于阙庭。授开府仪同三司。改封金山郡王。至德后。部众渐盛。与回鹘为敌国。仍移居十姓可汗之故地。今碎叶怛逻斯诸城。尽为所踞。然阻回鹘。近岁朝贡。不能自通。

泥婆罗国

泥婆罗。在吐蕃之西乐陵川。土多赤铜。其俗剪发与眉齐。穿耳。揎以竹筩。缓至肩者。以为妙丽。食用手。其器皆铜。多商贾。少田作。铸铜为钱。面文为人。背文为马。牛不穿孔。衣服以一幅布蔽身。数日一盥浴。以板为屋。壁皆雕画，俗重博戏。颇解推测盈虚。皆通历术。祀天神。镌石为像。每日清水浴神。烹羊而祭。其王那陵提婆。身着珍珠诸宝垂缨。耳金钩玉铛。佩服庄严。坐师子床内。尝散花燃香。大臣皆坐地不藉。左右持兵。数百人列侍。宫中有七重楼。覆以铜瓦。楹栱皆饰以珠宝。四隅置铜槽。下有金龙。口激水仰注槽中。初。提婆之父为其叔所杀。提婆出奔。吐蕃纳之。遂臣吐蕃。贞观中。使者李义使天竺。道其国。提婆大喜。延使者观阿耆婆弥池。池周回二十余丈，以物投之。则生烟焰。悬釜而炊。须臾可熟。二十一年。遣使献波棱菜浑提葱。

永徽二年。其王尸利那连陀罗遣使朝贡。

大食国

大食本在波斯之西。大业中。有波斯胡纠合亡命。渡恒曷水。劫夺商旅。其众渐盛。遂割据波斯西境。自立为王。其王姓大食氏。名噉密莫末尼。自云有国已三十四年。历三主矣。其国男儿黑而多须。鼻大而长。女子白皙。行必障面。文字旁行。日五拜天神。不饮酒举乐。有礼堂。容数百人。率七日王高坐为下说法曰。死敌者生天上。杀敌致福。故俗勇于战斗。土多沙石。不堪耕种。唯食驼马。不食豕肉。西邻大海。常遣人乘船。将衣粮入海。经八年而未极西岸。海中有一方石。上有树干。赤叶青上。总生小儿。长六寸。见人皆笑。动其手脚。既着树枝。若使摘取一枝。小儿便死。

永徽二年八月。大食遣朝贡。至龙朔中、击破波斯。又破拂菻。始有面米之属。又南侵婆罗门。吞诸国。并胜兵四十余万。开元初。遣使来朝。进良马宝钿带。其使谒见。平立不拜。云本国惟拜天神。虽见王亦不拜。所司屡诘责之。其使遂依汉法致拜。其时康国石国皆臣属。十三年。遣使苏梨满等十三人献方物。授果毅。赐绯袍银带。遣还。其境东西万里。东与突骑施相接焉。又案贾耽四夷述云。隋开皇中。大食族中有孤列种。代为酋长。孤列种中。又有两姓。一号盆尼夷深。一号盘泥末换其奚深。后有摩诃末者。勇健多智。众立之为王。东西征伐。开地三千里。兼克夏猎。一名钐。音所鉴反。城。摩诃末后十四代。至末换。末换杀其兄伊疾而自立。复残忍。其下怨之。有呼罗珊末粗人并波悉林举义兵。应者悉令着皂衣。旬日间。众盛数万。鼓行而西。生擒末换杀之。遂求得夷深种阿蒲罗拔立之。自后末换以前。种人谓之白衣大食。自阿蒲罗拔以后。改为黑衣大食。阿蒲罗拔卒。立其弟阿蒲恭拂。至德初。遣使朝贡。代宗之为元帅。亦用其国兵以收两都。宝应初。其使又至。恭拂卒。子迷地立。迷地卒。子牟栖立。牟栖卒。弟诃论立。贞元二年。与吐蕃为劲敌。蕃兵大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至十四年丁卯九月。以黑衣大食使含嵯焉鸡沙北三人并为中郎将。放还蕃。

火辞弥国

火辞弥。与波斯接。风俗亦与波斯同。

贞观十八年三月。遣使贡方物。与摩罗游使者偕来。

驳马国

驳马。其地近北海。在突厥北。去京师一万四千里。经突厥大部落五所乃至。胜兵三万。马万匹。地寒。至冬积雪。树木不没者一二尺。至雪消。逐阳坡。以马耕种五谷。马色并驳。故以为国号。其使云去鬼国六十日行。其国人夜游昼隐。眼鼻耳与中国人同。口在顶上。土无米粟。啖鹿与蛇。

永徽二年十一月。朝贡使至。

金利毗迦国

金利毗迦。在京师西南四万余里。行经日亘国。诃陵国。摩诃国。新国。多萨国。者埋国。婆娄国。多郎婆黄国。摩罗游国。真腊国。林邑国。乃至广州。东去至物国二千里。西去赤土国一千五百里。南距婆庭舍。衣朝霞白　。每食。先泥上铺席而后坐。其国王名本多阳牙。前有队仗甲鍪。甲用贝多树皮。风俗物产。与真腊国同。

多摩苌国

多摩苌居于南海岛中。使云。其王先祖骨利龙之子。利常得一鸟卵。剖之。得一女子。容色殊妙。因以为妻。今尸罗劬佣即其后也。

显庆四年二月。朝贡使至。

虾夷国

虾夷。海岛中小国也。其使至须长四尺。尤善弓箭。插箭于首。令人戴瓠而立。数十步射之。无不中者。显庆四年十月。随倭国使至入朝。

哥罗舍分国

哥罗舍分。在南海之南。接堕和罗国。其国王名蒲越摩伽。精兵二万人。其使以显庆五年发本国。至龙朔二年五月到京。

日本国

日本。倭国之别种。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国为名。或以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吞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

长安三年。遣其大臣朝臣真人来朝。贡方物。朝臣真人者。犹中国户部尚书。冠进德冠。其顶为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为腰带。好读经史。解属文。容止闲雅可人。宴之麟德殿。授司膳卿而还。

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元默就鸿胪教之。乃遗元默阔幅布。以为束修之礼。题云白龟元年调布。人亦疑其伪为题。所得赐赉。尽市史籍。泛海而还。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历仕左补阙。终右常侍安南都护。

师子国

师子。在西南大海中洲。宋始朝贡。其洲中有山。名棱伽。多奇宝。古佛游处。国中有王以一善化人。皆以清净学道为胜。

天宝五载正月。王尸罗迷伽遣使至。献大珠钿金宝璎珞。及贝叶钞写大般若经一部。細白　四十張。

多蔑国

多蔑居大海之北。周回可两月行。南至海西俱游国。北波剌国。东真陀洹国。其王姓摩伽。名失利。户口极众。置三十州。又役属他国。有城郭楼橹。宫殿并瓦木。常侍卫兵可四千人。虽有弓箭刀楯甲v 。而无战阵。有刑典书记。及婚聘之礼。事佛及神。亦以十二月为岁首。畜有犀象马牛。果有槟榔子。其桃枣瓜李及园蔬五谷。与中国不殊。

多福国

龙朔元年八月。其王难婆修强宜说。遗朝贡使至。

耽罗国

耽罗。在新罗武州海上。居山岛上。周回并接于海。北去百济可五日行。其王姓儒李。名都罗。无城隍。分作五部落。其屋宇为圆墙。以草盖之。户口有八千。有弓刀楯鞘。无文记。唯事鬼神。常役属百济。

龙朔元年八月。朝贡使至。

拘蒌蜜国

拘蒌蜜。在林邑之西。陆路三月行。山居饶象。并养之以供用。显庆元年闰正月。来朝贡。在盘盘致物国东南。海路一月行。南距婆利国十日行。东去不述国五日行。西北去文单国六日行。风俗物产。与赤土国堕和罗国略同。

永徽六年八月。遣使献五色鹦鹉。

骠国

贞元十八年春正月。南诏使来朝。骠国王始遣其弟悉利移来朝。华言谓之骠。自谓突罗朱阇婆。人谓之徒里掘。自古来未尝通中国。魏晋间。有着西南异方志及南中八郡志者云。永昌。古哀牢国也。传闻永昌西南三千里。有骠国。君臣父子。长幼有序。然无见史传者。今闻南诏异牟寻归附。心慕之。乃因南诏重译。遣子朝贡。东北距南诏咩苴城六千八百里。凡去上都一万四千里。在永昌故郡南二千余里。其境东西三千里。往来通聘者。迦罗婆提等二十国。役属者。道林王等九城。食境土者。罗君潜等二百九十八部落。东邻真腊国。西接东天竺国。南溟海。北通南诏些乐城界。其王姓困没长。名摩罗惹。其国相名摩诃斯那。其王近适。则舆以金绳床。远适则乘象。嫔御甚众。侍御常数百人。其罗城构以砖甓。周一百六十里。壕岸亦构以砖。相传本是舍利佛。城内有居人数万家。佛寺百余区。其堂宇皆错以金银。渥以丹彩。地以紫矿。覆以锦罽。其俗好生恶杀。其土宜菽粟稻粱。无麻麦。其治无刑名桎梏之具。犯罪者。以竹五十本束之。复犯者。笞其背。数止五。轻者止三。杀人者戮之。男女七岁则落发。止寺依桑门。至二十岁不悟佛理。乃复为居人。其衣服悉以白　與朝霞繞腰而已。不衣缯帛。云出于蚕。为伤生也。又献其国乐。凡二十二曲。与乐工三十五人来朝。乐曲皆演释氏经论之词意。二十一年四月。封弥臣国嗣王乐道勿礼为弥臣国王焉。咸通三年二月。遣使贡方物。

占卑国

大中六年十二月。占卑国佛邪葛等六人来朝。兼献象。宰相魏　以性不安中土。请还其使。从之。

咸通十二年二月。复遣使朝贡。

杂录

故事。西蕃诸国通唐使处。悉置铜鱼。雄雌相合。各十二只。皆铭其国名。第一至十二。雄者留在内。雌者付本国。如国使正月来者。赍第一鱼。余月准此。闰月赍本月而已。校其雌雄合。乃依常礼待之。差谬。则推按闻奏。至开元一十六年十一月五日鸿胪卿举旧章奏曰。近缘突骑施背叛。蕃国铜鱼。多有散失。望令所司复给。

查看更多精品 请[illegible]

贞观二年六月十六日敕。诸蕃使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

四年三月。诸蕃君长诣阙。请太宗为天可汗。乃下制。令后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有死亡者。必下诏册立其后嗣焉。统制四夷。自此始也。

二十一年三月十一日。以远夷各贡方物。其草木杂物有异于常者。诏所司详录焉。叶护献马乳葡萄一房。长二尺。子亦稍大。其色紫。摩伽国献菩提树。一名波罗。叶似白杨。康国献黄桃。大如鹅卵。其色如金。亦呼金桃。伽毗国献郁金香。叶似麦门冬。九月花开。状如芙蓉。其色紫碧。香闻数十步。华而不实。欲种取其根。罽宾国献俱物头花。其花丹白相间。而香远闻。伽失毕国献泥楼钵罗花。叶类荷叶。圆缺。其花色碧。而蕊黄。香芳数十步。健达国献佛土叶。一茎五叶。花赤。中心正黄。而蕊紫色。泥婆罗国献波棱菜。类红蓝花。实似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味。又酢菜。状如菜。阔而长。味如美鲜苦菜。状如苣。其叶阔。味虽少苦。久食益人。胡芹状如芹。而味香。浑提葱其状如葱而白。辛嗅药。其状如兰。凌冬而青。收干作末。味如桂椒。其根能愈气疾。薛延陀献拔兰鹿。毛如牛。角大如麃。西蕃突厥献马蹄羊。其蹄似马。波斯国献活褥蛇。其状如鼠而色青。身长七八寸。能入穴取鼠。西蕃咄禄可汗献金卵鸡。鷇鸟鷇也。雕刻作禽兽。而涂以金。西蕃胡国出石蜜。中国贵之。太宗遣使至摩伽佗国取其法。令扬州煎蔗之汁。于中厨自造焉。色味逾于西域所出者。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世或有贡献。及破高昌。收马乳葡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自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既颁赐群臣。京中始识其味。

天宝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上因问诸蕃诸国远近。鸿胪卿王忠嗣上言曰。臣谨按西域图。陀拔恩单国。在疏勒西南二万五千里。东至渤达国一月程。西至沮满国一月程。南至罗刹支国十五日程。北至海两月程。罗刹支国。东至都盘国十五日程。西至沙兰国二十日程。南至大食国二十日程。北至陀拔国十五日程。都盘国。东至大食国十五日程。西至罗刹支国十五日程。南至大食国二十五日程。北至渤达国一月程。渤达国。东至大食国两月程。西北至岐兰国二十日程。南至都盘国一月程。北至大食国一月程。河没国。东至南陀拔国十五日程。西北至岐兰国二十日程。从南至沙兰国一月程。从北至海两月程。岐兰国。东南至河没国二十日程。西至大食国两月程。南至沮满国二十日程。北至海五日程。涅满国。东至陀拔国一月程。西至大食国两月程。南至大食国一月程。北至岐兰国十日程。沙兰国。东至罗刹支国二十五日程。南至大食国二十五日程。北至涅满国二十五日程。石国。东至拔汗那国一百里。西南至东米国五百里。罽宾国。在疏勒西南四千里。东至俱兰陀国七百里。西至大食国一千里。南至婆罗门国五百里。北至吐火罗国二百里。东米国。在安国西北二千里。东至碎叶国五千里。西南至石国一千五百里。南至拔汗那国一千五百里。史国在疏勒西四千里。东至俱蜜国一千里。西至大食国二千里。南至吐火罗国一百里。西北至康国七百里。

证圣元年九月五日敕。蕃国使入朝。其粮料各分等第给。南天竺。北天竺。波斯。大食等国使。宜给六个月粮。尸利佛誓。真腊。诃陵等国使。给五个月粮。林邑国使。给三个月粮。

圣历三年三月六日敕。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蕃。及坚昆都督府。北至契丹突厥靺鞨。并为人番。以外为绝域。其使应给料各依式。

开元四年正月九日敕。靺鞨新罗吐蕃。先无里数。每遣使给赐。宜准七千里以上给付也。

大历十四年七月诏。回纥诸蕃住京师者。各服其国之服。不得与汉相参。

归降官位

显庆三年八月十四日。置怀德大将军。正三品。归化将军。从三品。以授初投首领。仍隶属诸卫。不置员数。及月俸料。

总章元年十一月。授婆罗门卢伽逸多怀化大将军。

贞元十一年正月十九日。置怀化大将军。正三品。每月料钱四十五千文。杂料三十五千文。归德将军。从三品。料钱四十千文。怀化中郎将。正四品。料钱三十七千文。归德中郎将。从四品。料钱三十五千文。怀化郎将。正五品。料钱三十二千文。归德郎将。从五品。料钱三十千文。怀化司阶。正六品。料钱二十五千文。归德司阶。从六品。料钱二十三千文。怀化中候。正七品。料钱十八千文。归德中候。从七品。料钱十七千文。怀化司戈。正八品。料钱十五千文。归德司戈。从八品。料钱十四千文。怀化执戟长上。正九品。料钱十一千文。归德执戟长上。从九品。料钱十千文。敕。准六典。应投幕蕃官。前承未置。今蕃人向化。近日渐多。名位高卑。须有等级。其增置官品及料钱等。宜依前件。其尸。以归降吐蕃论乞髯汤没藏悉诺硉为归德将军。会昌二年八月。制。归义军使。特进。检校工部尚书。兼右金吾卫大将军同正。怀化郡王嗢没斯。赐姓李。名思忠。冠军大将军。左卫大将军同正。宁边郡公历支。赐姓李。名思正。冠军大将军。左卫大将军同正。昌化郡公习阖啜。赐姓李。名思义。冠军大将军。左卫大将军同正。宁朔郡公乌罗思。赐姓李。名思礼。守右领军大将军同正。宁塞郡公受邪勿可。检校右散骑常侍。右领军卫大将军同正。充归义军副使。仍赐姓李。名宏顺。制。李思正弟冠军大将军。右骁卫大将军同正。昌化郡公李思义母。可封雁门郡君。李思忠男。封中散大夫。检校殿中少监。仍赐紫金鱼袋。赐名继美。

天佑元年六月。授福建道佛齐国入朝进奉使都番长蒲诃粟宁远将军。